

叢書集成新編

八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八册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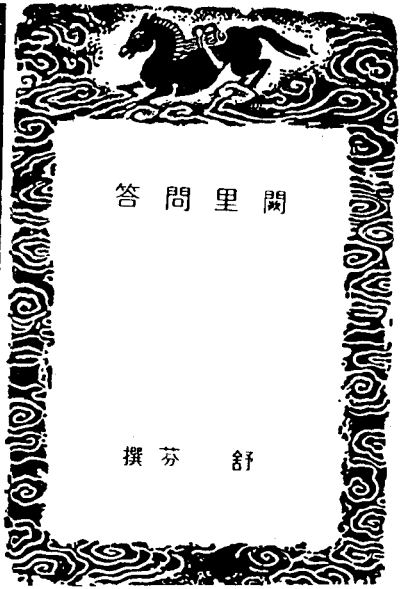
瑣談

闕里問答一卷	明舒芬撰	百陵	一
瑾戶錄一卷	明楊慎撰	函海	二
瑣語編一卷	明楊慎撰	今獻	六
庚巳編十卷	明陸燾撰	紀錄	九
碧里雜存二卷	明董穀撰	鹽邑	三七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敖英著	寶顏	五二
西園雜記二卷	明徐咸撰	鹽邑	六二
見聞紀訓二卷	明陳良謨撰	紀錄	八六
墅談一卷	明胡侍撰	百陵	九五
長水日抄一卷	明陸樹聲著	寶顏	九七
善餘雜識一卷	明陸樹聲著	寶顏	一〇二
病榻宿言一卷	明陸樹聲著	寶顏	一〇八
清暑筆談一卷	明陸樹聲著	寶顏	一一〇
春雨逸響一卷	明田藝蘅紀	百陵	一一四
留青日札摘抄四卷	明田藝蘅撰	紀錄	一一五
復齋日記一卷	明許浩著	歷代	一四五
葦葭堂雜著一卷	明陸楫撰	紀錄	一四八
西堂日記一卷	明楊豫孫撰	寶顏	一五四
明良記一卷	明楊儀撰	硯雲	一五七

文昌旅語一卷	明王文祿記	百陵	一六四
機警一卷	明王文祿撰	百陵	一六四
鷄林子五卷附校語、續校、補校	明趙鈺著	琳琅	一六六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著	寶顏	一八五
丘隅意見一卷	明喬世寧撰	百陵	一九〇
北牕瑣語一卷	明余永麟著	硯雲	一九二
談略一卷	明張鳳翼撰	百陵	二〇〇
筆塵一卷	明莫是龍撰	奇晉	二〇一
二酉委譚摘錄一卷	明王世懋撰	紀錄	二〇四
焦氏筆乘正六卷續八卷	明焦竑輯	粵雅	二〇七
新知錄摘抄一卷	明劉仕義撰	紀錄	二八六
筆記二卷	明陳繼儒著	寶顏	二九五
書蕉二卷	明陳繼儒撰	寶顏	三〇二
狂夫之言五卷	明陳繼儒著	寶顏	三一
太平清話四卷	明陳繼儒撰	寶顏	三二五
辟寒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寶顏	三四八
銷夏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寶顏	三六一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寶顏	三七五
珍珠船四卷	明沈德先校	寶顏	三八一

讀書鏡十卷	明	陳繼儒著	寶	顏	四〇二
雨航雜錄二卷	明	馮時可著	寶	顏	四二五
客坐贅語十卷附提要	明	顧起元輯	金	陵	四三五
賢奕編四卷	明	劉元卿編纂	寶	顏	五〇九
拙齋筆記一卷	明	蕭良幹著	涇	川	五四〇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	袁宏道輯	學	海	五四七
秋涇筆乘一卷	明	宋鳳翔著	學	海	五五〇
甲乙剩言一卷	明	胡應麟著	寶	顏	五五六
田居乙記四卷附提要	明	方大鎮著	寶	顏	五六一
敝帚軒剩語三卷附補遺	明	沈德符著	學	海	五九二
棗林藝實一卷	明	談遷著	學	海	六一三
呵凍漫筆二卷	明	談修纂	藝	海	六二一
意見一卷	明	陳于陞著	寶	顏	六三三
秋園雜佩一卷	明	陳貞慧著	粵	雅	六三九
戲瑕三卷附提要	明	錢希言撰	借	月	六四二
耳新八卷	明	鄭仲夔撰	硯	雲	六五九
冷賞八卷	明	鄭仲夔撰	硯	雲	六七四
萬松閣記客言一卷	明	陳吳才著	稗	乘	六九二
奇子雜言一卷	明	楊春芳撰	百	陵	六九三
玉堂薈記二卷附提要	明	楊士聰撰	借	月	六九四

EP02/04



關里問答

舒芬撰

關里問答

調關里問答

舒梓溪分國蒙

入孔氏家廟問聖公曰金絲堂安在公對曰堂舊在家廟前聖祖所居正在此今移於西啓聖殿前矣予曰人方欲訪古蹟之湮沒者而表之此舉何也當時修闕里烏用俗吏董其事邪九川曰圖先上俗吏不得專也○至詩禮堂聖公曰舊名延賓爲真宗也西涯李先生至改今名予顧二人曰可乎二人曰以天子爲賓正見吾道之重况真宗又破歷代俗格展拜于下則於吾夫子實若賓王非徒號之而已此名烏

學山 大關里問答卷一 一 伏虎

可易邪聖公曰舊扁在予曰須復之○至洙泗講壇九川曰當以五經白文刻于此予曰李漢言韓退之於書禮別其僞可見古人讀書之功也今若刻白文須當剔僞然不特書禮而已○至周公廟謂九川某泉曰周公但當依舊證稱文公今日文憲王則非所以尊周公也二君曰然予曰二君熟周禮乎九川曰嘗試讀之而今不列於學官或者謂非周公之作然與予曰子謂夫子之夢寐常若見周公者何也詩書之刪蓋取諸外史之所掌太師箒章之所守也周易之贊蓋取諸大卜之三易而就象象係之以辭加之

關里問答

以說卦文言也春秋之修蓋取諸二史所記以定天下之邪正而發揮周禮於百世耳其義惟三傳窺見萬分之一若正叔康侯輩皆所謂習其傳而不知其讀者也九川曰信哉周禮五經之府也寒泉曰國朝廢之何也予曰觀六典建官則洪武初實用之也何謂廢永樂間表章五經真萬世一時也當時備臣大抵以周禮儀禮無宋儒統一之註遂以禮記獨充之以見道之顯晦斷不偶也○宿公館忠光侍予曰汝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旨乎對曰即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之意予曰此見聖賢

學山 大關里問答卷一 二 伏虎

立言之別也寒泉愕然曰程朱之論皆如此予曰程朱未至樂處言之豈得親切如其言則夫子爲人之意多而孟子所謂好爲人師之意也蓋學始有得則說未敢自是也又得同道者相與講明方釋然無疑而安之矣所謂樂也樂豈在外哉此義惟周子得之蓋實有諸已也寒泉曰周子何如予曰聖人也當蹟於四配之列○

卷完



謹 戶 錄

撰 慎 楊

謹 戶 錄



謹戶錄序

謹戶錄千頃堂書目及經籍志俱作一卷而說郭所載纔三葉今于丁小山處得寫本一卷較向所見幾五倍矣足本也是書所載多名物訓詁詩詞雜事足資考証因校行之謹戶者取詩塞向謹戶蓋記其著書之歲月也羅江李調元贊庵撰

謹戶錄 序 二十一 爾

謹戶錄卷一

成都 楊 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綺井

金溝銅池

羊元保曰金溝清池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甚此語殊有韻致

虎落

虎落若今竹虎以竹篾相連遮落之

軸簾

其戶錄 卷一 二十一 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歐陽六一放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畫堂銀蒜珠幙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鎖羅幙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誰

郡縣更設樓多名誰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誰壯麗而誰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誰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旗亭

秣歸縣有宋玉宅旗亭題宋玉東家

使駱

唐會要驛傳曰使駱音閣

錦購

古裝袂卷軸引首後以綾粘褚者曰購有樓臺錦購毳絡購紙購榜蒲錦購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日打搬

義名

容齋四筆載人物以義為名如義士義帝之類其多
器物在首日義警在衣曰義欄義領奇矣予觀樂書
有義嘴留謂留外更安嘴也抑又奇矣漢蔡湛碑陰
有義名

張陸奇語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楨末旗蘇蘭新桂陸羽茶經有
華救沸皆奇俊語

晉人俊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元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帝聞
梵唄曰聲聲溜滴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
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為入神用
騰挪為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
義莫依語又曰籠馭詎貴鈞耳難嘗又云沙漠縱寒
長風負雪又云莊矜老帶彈沐斜埃又早帳風首春
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
說固不能辭也

多物以幸有功

許允寄醫書云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
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
之獵不知免廣原絡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
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

治盡方

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
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異錄侍郎燕為雷州
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見范石湖集

世說誤字

古書轉刻轉謬蓋病於淺者妄改耳如近日吳中刻
詩說右軍清真謂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語為
詩右軍本清真是其證也近乃妄改作清真兼有諸

人之差謂各得諸人之參差近乃妄改差作美聲賜
轉急改鳴作氣義學改作學義皆大失古人語意聊
舉一二他不能盡

十樣蠻箋

薛浦詩曰十樣蠻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
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
曰淺綠曰編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
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
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嶷霞光即深紅箋也
又有百韻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為名其次學士
箋則短於百韻焉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
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
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蒙家
花也其皮可作紙

瓊花

楊州有華嚴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
庭花也中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委好奇者云瓊花
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場加替總未嘉要須博
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
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為玉
蕊王介甫名為瓊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
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藍音膽荷花
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
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
五色雲中紫鳳車詩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
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瓊瑤玉刻成風廊
點地色輕輕女冠夜竟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明注
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

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
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花飄
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
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采種盈踏仙女一何多乎

草書枯澁

徐浩其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澁在書法以為妙
品戴幼公贈懷素詩曰忽為壯麗就枯澁龍蛇盤騰
獸屹立曾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懸槎
蹇生其前寶製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
驚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禱礙忽覺陰山突兀橫翠
微蓋深知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季海之渴筆
譬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粧倪思以痴重筆跡謂
之墨猪元斑彥功之字評者以為死猪腸可以喻矣

司空圖論詩

司空圖字表聖避亂居王官谷胡致堂評其清節高
致為晚唐第一流人物信矣余嘗愛其論詩云陳杜
濫觴之餘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
極矣右丞公抑又其次尤白力就而氣屏乃都市豪
佑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
德仁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又曰王右丞章蘇州澄澹

瑾戶錄

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觀
其全篇意思殊饒大抵附于寒澁方可致才亦為體
之不備也其論皆是而推尊右丞蘇州尤見卓識宜
其一鳴於晚唐也其文集罕傳余家有之特標其論
詩一節又有韻語云知非詩詩末為奇奇研骨練爽
憂魄凌肌神而不知知而難揮揮之入垠卷之萬家
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蹙蹴掀蒼新鏡空擢壁
崢嶸擲鼓擊呵春霞落露滴隣女自嬉補袖而舞
絲色屢空續以麻紬鼠革丁丁嫩之則穴蟻聚汲汲
積而曠凸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心也

其日詩賦首句言自知非詩乃是詩也謂未為奇乃是奇也句法亦險怪

書貴舊本

觀樂生愛收古書嘗言古書有一種古香可愛余謂此言未也古書無訛字轉刻轉訛莫可考證余於滇南見故家收唐詩紀事抄本甚多近見杭州刻本則十分去其九矣刻陶淵明集遺季札賁草堂詩餘舊本書坊射利欲速售減去九十餘首兼多訛字余抄為拾遺辨誤一卷先太師收唐百家詩皆全集近蘇州刻則每本減其十之一如張籍集本十二卷今只三四卷又倭取他人之作入之王維詩取王涯絕句一卷入之詭于人口此維之全集以圖速售今王涯者若一字一句之誤尤多畧舉數條如王負李夫人

歌修嫖穠華銷歇盡修嫖詭作德所武元衡詩劉現坐嘯風寒清塞詭作生苑現在邊城則清塞字為是焉得有苑乎杜牧詩長空澹澹沒孤鴻今妄改作孤鳥沒平仄亦拘矣杜詩七月六日苦炎蒸俗本改作熱紛紛戲蝶過開幔俗本開作開不知子美父名開詩中無開字今俗本邀歡上夜關作卜夜閑曾閉朱旗北斗般妄改般作閨北斗開成何文理前人已辨之矣劉巨濟收許渾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俗本烟作山亦是淺人妄改湘水多烟唐詩中流欲暮見湘烟是也烟字大勝山字義山詩謠池宴罷留王母

金屋粧成貯阿嬌俗本作玉桃偷得憐方朔直似小兒語耳陸龜蒙宮人斜詩草著愁煙似不春俗本作草樹如煙似不春尤謬小詞如周美成情惜坊曲人家坊曲妓女所居俗改作曲陌張仲宗詞東風如許惡俗改如許作妬花平仄亦失貽孫夫人詞日邊消息空沉近日俗本改作耳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

息空沉近日俗本改作耳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

吹玉如作玉奴其餘不可勝數也書所以貴舊本者可以訂訛誤備參考不獨古香可愛而已

口脂面藥

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鬢下九霄李嶠文集有謝賜口脂表云青牛帳底未輟爐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蘭蘇又令狐楚謝臘日賜口脂紅雪表云刪凝紅紫之香膏蘊蘭麝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其子令狐綯謝紫雲表云靈膏有瓊液之名仙散擬雪花之狀職當喉舌匪放魯國之三臧任在燮調請獻謝莊之六出此可考唐代臘日故事亦可補杜注之遺令狐父子兩世被賜亦榮矣

弓珣

天順初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扈蹕應制賦詩有祭酒劉某詩以珣弓為弓珣大學生輕薄者帖詩于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珣弓詩倒作弓珣祭酒如今為酒祭衙官何以達廷朝東舉人王佐復上詩于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惟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珣何愧古人詩本為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

石苔可踐

隋王無功詩石苔應可踐叢枝幸易攀清溪歸路直乘月醉歌還閑詠此詩有疑難者曰石苔之滑踐之豈不艱余曰非也觀其詩中一幸字便得其解蓋言石苔本難踐幸有叢枝可攀援耳古人用意須三思乃得之謝靈運詩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此反其意唐杜審言詩攀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又順用無功詩意也章后齋聞余此言所見畧同因成一絕云

哲匠應機成美錦東風隨處點春功若求巧出天然

處正在時人話柄中

阮籍詩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按戰國策趙武靈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夢處女鼓琴歌詩因納吳廣女娃贏孟姚其先七世而兆于簡子之夢及入宮而奪嫡亂國豈非妖女乎張平子應問曰女魁北而應龍翔合而觀之可見其微意蓋當是時魏明帝郭后毛后始寵相殺正類武靈王事故隱語怪說亦春秋定哀多微辭意也顏延年曰阮公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茲詠懷雖志在機刺而文多隱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蒂而婆娑東南西北中五方不相見園中有媼女求偶者眾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晚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妾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妾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上南枝郎嘆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痴羊一夜受凍眠北枝郎廣曰我等沒巴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愛已身一夜寒凍情但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

張亨父詩

張亨父詩姑蘇人詩句清拔名于一時其正月十六日詩云長安元夕少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十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悶晚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

關誰家悶晚香醉著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

其手書稿慎於先師李文正公處見之

洛澤

三都尉居塞上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屈延一治番和澤大治 从父洛澤水著樹如索故曰澤索也北方寒夜冰華著樹如絮春秋謂之雨木冰五行志曰樹介言冰封枝條如介骨也詠作樹條諺曰木若稼達官怕集於涸凍浴也又液雨也曾商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露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為可愛遂作詩曰園林日出淨無風露凝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又曰香銷一榻遯逾暖月映千門霧淞寒又以爲年登之兆諺云霜淞打霧松貧兒備飯餐余舊有詩云怪得天雞誤曉光青腰玉女試銀粧瓊敷綴華齊如剪端樹花開冷不香月白詎迷三里霧雲黃先兆萬家箱貧兒飲甕聲 好六出何須賀謝莊

陽明先生紀夢詩

慎嘗反覆書目王導爲叛臣頗爲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先生松窗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王先生紀夢詩尤爲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陽明公紀夢詩錄於后○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小

堽戶錄

卷一 二十一函

關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畧嗟乎今匪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秋夜卧小閣夢遊滄濱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關高嶼响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好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說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實不然三問三不答

堽戶錄

胡鬼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實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閣臆試抽晉史閱中間事迹頗有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噴不成之語以箴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亦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垓被敦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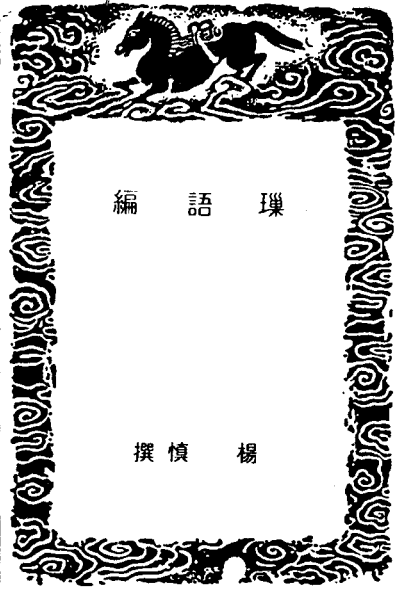
堽戶錄

卷一 二十一函

草木糞土臭腐同沉淪○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狀一枝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覬諸賢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悲何足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攜手登亭空酒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誌獻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因表而出之

堽戶錄

錄終



環語編

西蜀楊慎著

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坤順乾而施生月週日而生明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康言同則釋釋則

同也情者金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之善者

庸之

優游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如食豐軍奉帥虹飲益室利主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

微矣

環語編

養集而攫焉皇高程而搏鸚鵡欲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

鏡哉

雲糊天月藏明金在燭火收燐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徒蹟

盞泉海日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齊也慶者福之

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其齊足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

微福

辛伯曰並后匹敵政禍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並后外
龍二地雙子配道六都構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

以雙御人疾並后母以雙御士疾在士韓非子曰內有疑
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女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
無字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
則並今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
其所增而禍在其所愛又曰尾大不掉未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禍必貶明德
明乃哲哲乃明乃奮奮乃奮奮乃奮奮也夫落也鳥筆之交
初離而後吐鳥巢之族先笑而後號始龍幸劫化茶葉幸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偃而不見于子舍而不見于子口無異而飛無腰而走其珠
之利乎昭乘西子鄭樛領粉于津寶者歎國剖者必身嘗
亦弘哉

環語編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處二以畫八卦八者偶之

方也虛一以叙九奇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為用故有應

則吉時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蒼蔚朝陽國風帝業施登空楚騷悲

當邀戒尾當集黃翔兩夜包畫重陰偶陽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

聚鱗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數逢飛仲

尼所以感桑落也

榮華卿之祿身其沒矣賦驕君之餌身其止矣易曰舍爾

靈龜觀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甘也以錦練錦吾何以知其綺也

是故渭以涇濁玉以礫其輔以拂顯善以否形

垂素而往徇戴而歸師學之益乎被禍而入衣錦而出友

問之力乎故曰字化之翼飛之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

之不盡為魚之不容精義之不致龍變之不知外典曰子

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長言三日

科姓隨兒強側暴憐赤子非科姓乎豈首非隨兒乎
矜莊殊序也肅營殊處也統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故逸
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樂燕樂則
左右侍御從開北房則薰服之樂從容澤燕則厥役從故
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
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削
千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棟材故曰大器晚
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類毛之感必下於蛙龜故曰大音
希聲

環語編

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

所用收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家宰與六卿並分于六職網固

在綱之中首宜出身之外式書曰若網在綱易曰元者體

之長也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公模寫事

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

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俊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

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備若决

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

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九月與

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

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

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和說之隱微則神搜

重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

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朱子之文乎

長言三日

或謂文與道為二學道不屬文專守一藝而不復傍通他書揆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及使記誦者唯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之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雖然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夫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村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以卿原竊相位胡廣也以卿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鳥居羔膝蠅管荷荷小人禽能乎烟祝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能乎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度人焉度我明乎幽之故神焉度我神焉度我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垂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執天形正圓如虛地地形正方如傳設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為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杏冥罔象卓尔之障也接構心開浩然之寇也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罔牧則悍鷹鷂者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心腎相去八十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

珠語編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文交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象受命之不誦也如響失禮以考敬樂以較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教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德御中執書中文教中

水瀉太一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瀉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章行陵蛇章行澤鵲章行陸狼章行山月兔章書曰平章詩曰絳章章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

華驛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後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矣

俎豆廢而楮楮盛社樹地而叢祠植祝殿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幃而匹偶之漬其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霧滄而蟹嗽枯露下而蚊喙打月虛而魚腦滅星實而承

膚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專
綬如安表晏如覆梓靜而極也行以美兼起以肆夏動而則也

道以器寓人與天期故雷震之聲可以鼓鑄為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枯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如忘子一微而威王終日悲

進乎道者技已未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弱翰輔強較者必以弱幅

珠語編

大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攝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札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旌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車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較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即

嚴徒之宰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空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華

責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求名實者以柱下為詭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樣強而同之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教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應程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朽瓜化為魚陳蔡化為蝶
屋有通石有量珠有光木有覆管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有傍生肺之餘瀝下生腎之餘
鑿穴由於足響青地起于多明

源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豎惡巧言之傷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為黔資乎近墨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又漢儒校群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為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為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為曆觀性以曆

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少而多之也真雲稱山曰

珠語編

長坡貴竹名兩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為之崩士數市市為之罷積精曰減積誠

為精也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捕井不

諭蓋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齊歌曰謳吳歌曰飲楚歌曰此已歌曰耀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莫折不作蒲分艾榮寧載

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士古今一揆乎行川之

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

不可為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

水壺不可與夏蠶變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群臣如陛

眾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指亦喻也

文章蹊徑遠矣哉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茲戮民則士徙

養民則賢致

王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雍閑則污

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運一遊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望光

珠語編

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

火出假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

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

旅之間乎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野其流民于韓非陳五帝商君論

六竭其流士乎安流民勿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項籍寄伯仲之騰琴

琴瑟志義之風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

樂

奏事多擬琵琶多按空侯多擊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彙稽謀易稽學錄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

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火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

珠語編

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

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損之日進前

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即幽鼻朝吳忠貞無已極之故曰女無美惡

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王火三日而見性豫章

生七年而辯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會息之精陰

慶鮑叔之冤默舉難矣哉漆園嗚嗚當世不可枉語楊雄謂

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惻惻樂之意歡歡惻惻以王帛放心歡欣以鐘鼓

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其對

敵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

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外也成王信讒大風拔

木修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魚影競走

悲夫

鐸以聲自穴青以明自鑿虎豹之文采射狼狽之捷來措

直木先伐井井先竭翠以羽矚身蚌以珠致破

以木擊木則梓以木投木則散以木投水則沉以塗投塗

則陷詩曰載胥及滿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踞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

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

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

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

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此說

也韓說也取若下駟與彼上駟取若上駟與彼中駟取若

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任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醜

則惡來進周厲貪壘則祭夷公起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德莊子云瓦礫

糞輝無非道也倒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

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戲鬧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語出而詩與言

離矣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而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

我如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易曰飲酒

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禍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筆書苟便下世人其含諸絲之城也雒之

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頽之故曰吾用人者

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能經鳥仰

珠語編

珠語編



庚巳編

陸聚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庚巳編卷第一

陸聚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從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王僧交頗厚僧每飲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燭天為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恐殃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暗之答曰此父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踐佛地非有回祿之禍也男即高皇帝云

太學

相傳高皇帝時初起太學上臨視之顧學制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捷之耶顧叱之出語訖而蛛遂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職于是其下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上如萬馬

庚巳編

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為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單騎追躡燕王運糧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爪擊其臂安馬跪于地安知天命有在歎息收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治元氏舊俗不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舊人自疑經歎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為編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東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于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拱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焚晒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世所傳辨宰相于嵩山佛寺更使詳視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為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恐有他慮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宣宗曰萬年天子于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于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對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

庚巳編

鄉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為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兵文定公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條沮行且問曰君之相見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朶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願則已為一人簪于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過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聽者忽應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宣同音而旁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人伯父舉進士時夢來肩輿乃御大聖寺觀

瑞骨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黎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緊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貧為人備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

庚巳編

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貨推于鄉黨大者家頗溫裕為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浴摩革間毫忽落又數日灰

沅江鱗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鱗生時雲霧滄合紅光滿室其形畧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為怪物擊之傷右脇而後有識其為鱗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參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秦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為巡檢居一山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水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水鐵一家呼為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公念曰是且致口語為吾家禍矣乃放之解後溪潭中囑曰汝母憂饑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為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

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擊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子家同年進士

交州嶽廟

交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觀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子陰官也于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爇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歎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即愈

王全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于貨為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踳踣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蟇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歎事餘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

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繪繖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驗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幣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閩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傍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至人之父也汝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于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誤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扣門至出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悅恨且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撒糞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哀其犬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歿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為而歿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歿矣于曰我必何如老人曰汝當浴水必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歿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誤耶抑聊戲之也

竹園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園竹

間忽生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尤稔密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于市暮歸携錢滿袖盡以與川川賴以給周旋歲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川時患瘡徧體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卧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為所壓不能與出汗淋漓被盡濕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大寂寞且憂子貧無以贍子有丹能點銅為白金今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藥一匕授川酒盡別去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竟銅杓重四兩熾火鑄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焰起鏗然有聲已成雪白銀而錙銖無所耗于是相顧驚嘆程乞其少許至今藏之

張秋昂爐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勒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重其役方祭神焚帛燼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與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王桓

長洲學生王桓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託所親驚舉于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葉絕來招桓共圖之事演就矣一夕桓夢身中鄉試十

庚巳編

名甫中試而父歿妻繼死妻之父亦歿俄而身亦歿及覺心恠之且往見純秘不言夢但託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桓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歿桓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桓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千里人陸忠家墻下產靈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疊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子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母黨有關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于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三足鼈

今年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脫形者驚怖號喚里中聞之以婦為謀殺夫而詐設也錄之官知州蕭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為異物理或常有歸婦于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破命網于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申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

違限必獲罪矣惟神祐之禱畢而網乃得鼈焉竟不知前二物為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為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宜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五
庚巳編卷第二

陸聚

洞簫記

徐鑿字朝揖長洲人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陋陋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鑿王解庫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畫鑿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鑿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空紗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皆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頗覺宏敞鑿股樂不知所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鑿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鑿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鑿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于遂巡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輝如也使侍女喚鑿鑿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捧玉盃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看極精腆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鑿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夙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縉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鑿稍前促坐歡笑詳致温婉鑿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

庚巳編卷二

二七

與致非淺身亦薄晚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鑿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鑿不能按也且笑曰素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遂巡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相藉窮極瑰麗非復鑿向時所眠也鑿心念我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着紅綃裹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淡粉宛轉恒佳難勝鑿于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鑿曰感時追運偶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鑿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畫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毋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鑿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所聞鑿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問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各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鑿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倦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鑿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椰子意甚欲之及久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多方致之鑿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鑿方勤看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

庚巳編卷二

三六

歸王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鑿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卿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鑿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鑿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鑿嘗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人欲來坐于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鑿曰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鑿不能忍口時復宣洩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慍會鑿母聞其事使召鑿歸謀為娶妻以絕之鑿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即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鑿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鑿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鑿隨之出胥門履水而渡到大第院牆裡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卧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鑿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窓隙看鑿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言罵者俄聞佩聲泠然香烟如雲室內遞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鑿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筋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鑿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未因歎歎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即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願指辱卒以大杖擊鑿至八十鑿呼曰夫人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晴昔今貴卿必鑿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人仍送還登

庚巳編卷二

三三

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卧不能起又五六夕復見美人來將鬚貢之如前話云鄉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詣衙門蹤蹟其境查不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予少聞軼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為之叙次作洞篇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于家同居未逢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于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寺門伽藍即往然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宇一新自是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父相日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規諸友俱出獨携一盞往祭極冗不輟弘治己未鑑登進士授今官歸往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豫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于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于主文者有實緣為華給事中景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悚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證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七總官部使

成化間蘇人張文寶者有子壯年天沒他日其友人有遇之于途者忘其死也拉歸家亦樓呼家人治具共飲家人怪入門時無客視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語言揖遜如對人者驚而嘆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遇之謝曰君家何乃爾吾豈禍君者吾今在七總官部下廟宇去此不速君能

番訪乎即與俱至廟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曰其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謝無益也指堂上曰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為語之了此自無事矣友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即愈七總官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布一帽既而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即瓜分之僕有所如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邪術肆為奸濫以故不齒于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展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啟門欲出遲回自疑疑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為厭勝說而痛箠之幾死郡中禱雨觀中鳳岐着道服髮髻負劍往謁守

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薄俄擲其劍躡而凌空以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為笑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于新塘陸氏陸氏兄弟曰季方李園季園死季方析產不均季園妻何氏忿之將大理鄉能聚巡撫江南大煽感虐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事迎訴于水次繁不受何赴水繁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託岐鳳入都營解岐風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風季方既伏法岐風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鄉一舟自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暉投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竟行蹤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岐風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邸中劉主事廷買棺殮之死後三具間有召仙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

平所為言事往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仗劍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若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之信然松江守私解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語不足憑問為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言賦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少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所竊猶藏解後灰堆中乃悟前語予之先曾大父亦與岐鳳交然薄其為人每來則置之別墅不令至家也

柴輝丞

吳江盛景允高景泰庚午舉鄉試北上偕常熟章泰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山東一驛章等先至景獨後驛丞柴某出迎日諸人久之問曰公等五人來其一安在眾對曰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非衣綠乎眾惟之詰其所自知丞曰子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明日有五來人至此中一綠衣者是汝異日思人慎毋慢之予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景至丞意甚喜留五人宿供帳極豐親為景執奴隸役勤渠百端象竊笑之及上京景竟擢第尋以監察御史僕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訟于巡按御史下獄當黜為民矣景因造謠為之緩頰不從索獄詞至手裂碎之因取筆別為其案盡雪其罪御史不得已聽之丞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矣

羅江神祠

景自御史謫官福之古田尋以滯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于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景蒞任不復然一日私解失所畜鵝

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與鬼董皆
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暴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
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子血食于
此者累年不敢為過昨日鷄被釘乃鬼卒董苦惱故
為之非予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某不許明且遂撤
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留家于縣署後夜夢神來
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感額曰須公自
為之耳彼盛公威嚴不敢干也令乃即所居旁建廟
祀之

感編修

餘姚感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
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
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誤英顧更令釋之得出
還至中途遇雨憇佛寺步入一室中滿地皆紗帽櫃
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
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
七品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修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菓園委一人守之販鬻
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
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
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答
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間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
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此舍人
帷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為其費
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人覆視記識曾無
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
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
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助助
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于君無損也他日來

劇飲沉醉謔謔益欺其人試挑之曰子于世間亦有
異乎姬以醉忘情且待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
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于我者一
臨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
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
人唯唯候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狼躑什田中往
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
熱下光盡飲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
中盛允高監鹽課揚州陳氏有商于揚者道其事云
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右四事見高

果報

其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
英者妾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
其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給英云已燒却矣
後顧復以事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屍以賜之謀于侗
侗以為奇貨陽許之而微泄其事于英英懼致厚賂
焉授以計殺顧焚其屍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侗與
英俱感疾英病昏恍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
為顧某所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成侗
疾亟連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收鄰僧庵中比侗氣
絕馬忽數躍而驚英且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去未
答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補說

鷄變

是歲于家一母鷄已伏卵數過忽冠赤尾長能鼓翼
高鳴且與他北相尾末幾家大疾病益甚微也

劍池

虎丘劍池水清冽雖經旱不少減辛未十二月二十
日無故忽涸見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嘗聞也池不
甚深傍崖處露一洞可容數人立其中亦無所有但
果石數層若橫板而已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庚巳編卷第三

陸黎

西山狐

范益者精于脉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
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
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憐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
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
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嫗爾無隱當
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
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
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
所在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
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
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高皇帝龍潛淮右云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
劉之祖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算啟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
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所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
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
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
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去
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動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
孤舟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簪松遺衆
誇村陵荒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
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吾道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藤策紫電誰
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
悲之玩其氣格益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憇止道旁民家愛其門戶蕭灑延移時堂中有女郎映方恁情悄悄立觀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文郎更衣出拜韶顏雅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為之心醉遂巡設酒看延坐談諧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借繾綣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顧生曰汝良家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奈何雖其心于子不足贖吾恥顧吾女猶未有家子能為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偕伉儷留連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離別相顧悽斷兩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行邁吾女朝夕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于杯中見之生迷罔懽悵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子妙之夫于生有親能道其事

盛氏性

郡醫官盛早被檢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今年夏四月盛罷攝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為厲初有大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床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兒在室忽鑽于榻下查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無間倏變成犬猶警然遂滅諸婦皆夜坐見窓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惟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室端午日有

庚巳編 卷三

醫生餽猪頭置肉机上連作聲長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餽養餒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禱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稍止後盛三男相繼天家人亦皆患病死喪狼籍久而泊安

人為牛

蘇城大鹿巷唐豆腐家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成四年矣唐之季子嘗書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子不幸成被罰為牛今賣于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驚覺問之其家傭上兩日前止買一牛一小者日果有白翳後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輪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又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託生其家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自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帷幙擇芻豆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袁尚寶

鄞人袁尚寶忠微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閩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為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兇很不肯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入具該至今有沈洪出閩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還金童子

袁尚寶忠微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

庚巳編 卷三

五七

性機警尚實相之以為不利于主使逐焉及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竟去無所歸往來寄食于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遺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彿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其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暴着破衲中挈之過廟少憇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重歷問其說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頗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編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于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爾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戶婚親中司

蘇州府學生吳照儀寶現傳音吐洪亮嘗夜夢駛卒捧一牌其上署朱字數行跪于前曰奉命請相公作戶婚親中司官願速行照夢中不暇詳問覺而惡之他日遊水仙廟偶憶前夢問道士道書中有所謂戶婚親中司者乎對曰有之在某書中照聞之益不樂居無何感疾疾革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竟死疑其遂赴此職也

古銅鴨盆

門材朱家帶之古室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

初亦不以為異他日有農墾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于朱以合金影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遂以為奇實後其家被焚遂付煨燼右三錄說

侍女峯

里中醫師朱璣作池島買石西山掘地有峯卧土中工運斂而斷焉植而觀之其首若婦人髮兩肩以下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飄帶然儼一圖畫中侍女疑立也扣之聲清越如王磬惜其已斷徒嘆咤置之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癩疾嘗號其家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為我解却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視憐其病態因請與歸使遊行自適留數日病如故甥常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圃中畜鶴一羣悉奔逸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愕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夢矣吾適遭羣鶴一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喜往視後圃見一蛇大如椽死竹間猶帶血王從是平復疑其疾是一蛇所為蓋鶴善啄蛇也吳越

苟畢元帥

玄妙觀道士郭淵靜官族子道業頗精飲馬橋居人李旭遶疫延淵靜建醮至昏時淵靜握劍及水盂辟除于旭寢所既出旭問其妻曰適為何人曰郭老師也旭訝曰我適見一人披髮而束額左縮索右挈槌狀如神人此何也妻以為謔語不省旭疾頓瘳詣淵靜具說所見淵靜曰吾心將雷電苟畢元帥也旭乃悟為扣頭謝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封門環堞西居民顧鎮家老幼皆染疾因祈于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

開倉賑濟鎮入城關領偶忘其誓于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畢附舟而歸不以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鮐鮓其背及砵又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夫問之同入城者乃知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樂

許門人王樂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途中見漁者持一驚甚肥大藥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炮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成醫廢自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附乱召將判云溫元帥下報壇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為驗至時黑雲起于巽偶隱隱見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堂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乱大發入樂寮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驚劍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其虔恪右二事道士陳然商說

猪犬生兒

今年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雜猪頭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儂敏公鑑父孟王為人愿慈鄉間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晉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姪生儂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臧鼎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子觀之如儂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儂敏從孫行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于邸報子里人卓四者性年商于鄭陽見人家一婦美色鎮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黑膏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色黑或如犬或如貓其行如風夜空中飛下或爪人面額或嚙人手足逐之不見蹤跡蓋黑膏類也

火災

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誠夜無故自鳴火起系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大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寒夜大雷電西北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礮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方春比賽各鎗上亦有光並邸報云

庚巳編卷第三

陸榮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國朝
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自
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
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卧深洞中石
牀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士能拜之不
答因爲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壘所盛類
乾麩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
實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澁不能下
咽乃拾山菓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
之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
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
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當不火食惟啖數枚或菜
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領肌膚如童子少婦其
初人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
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
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
合于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
受宜有同官往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披滿前
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
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 上賜寶錄
遣歸士能被召時望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
其履歷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
巷敗屋數間屋中卧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
欲之說坐又瞑目閉息曰老僕無能爲 朝廷過聽
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
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

庚巳編 卷四

七

後三年丙午吾蘇楊南峯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微服
訪之見士能着白禪衣坐木榻上扣其所以致壽曰
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
先生爲之嘆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
俸貲頗厚王簿感傷寒七日歿既葬二子析產求其
貨不得疑母匿之以召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
簿對門有徐姓者商于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
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
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
指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
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
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
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櫃上君爲我語之
又容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人兵到具城中
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
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爲
妄語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放果得白金八百
兩視簾櫃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
遷于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具矣

人魂出遊

葑門有百姓爲里長以索役錢適齊門錢萬李橋暑
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憩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
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一小兒戲舞于奴身俄
下地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良久主覺奴不起至溪
邊擊其板兒還不能渡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
過後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主詰之云適乘乘橋入一
苑中喬木千章戲遊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
渡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又嘉定有士人嘗訪

一僧值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
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儿上小刀插地蛇至
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拔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枯食
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舊
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爲其人言適夢出行遇
盜植刃道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其露食之甚美
浴于海中樂甚乃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
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
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今年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
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
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往看亦甚疑怖掘之其根不
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
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論月髮
再生力壯貌少復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
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
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垂乎愚夫之手惜哉

鄭灝

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盃重數兩
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傭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
相率列名書狀爲誓投之城隍神祠灝止之不得亦
不復覓盃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什地家人掖
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
問所以成捷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
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
之皂及門徑前碎吾曰奉命勾汝使以索縛吾頸驅
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
名皂介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于庭神坐
殿上厲聲叱問以投誓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

庚巳編 卷四

七

憶失銀盆事乎此盆是汝孫盜耳如何誣妄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再拜具陳非已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盆以質錢于汝家之東銀匠舖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盆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千人鞠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既人衆且不推究但要去與衆人說令他知道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盆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猶惴惴月乃得自安

蔣子修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神駭于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擬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覆念後亂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疾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入弘治丙辰進士

黑魚

相城劉浩嘗寢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數人隨之拜訴曰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今為君家所獲幸垂仁相捨驚覺甚疑之是夕家奴網魚者獲大黑魚重數十斤又有數白魚差小以獻浩浩悟前夢即以足蹙諸水中放之

青虎

劉淪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腰間

有五齒痕青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瘳

黃長子

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不知積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吊橋少憩有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因憊嘔吐狼籍道人憐之問所苦具言疾狀道人曰我能醫爾疾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吞之少頃民覺膈甚快分所携器中數餅為謝道人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民至醫家覺機甚索食視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意道人為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

雄鷄卵

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鷄生一卵如雀卵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沈鏗

嘉定江東沈鏗者病革時屢後糞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且後數日鏗死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仙召將諸術自辦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于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欵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暴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晨往暮來在再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灑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鄰人家亦無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甫

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符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符于懷袖間女輒知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扶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案牘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楨所相戒無睡以視其來夜中窺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于善顯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窓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遂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于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如公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渡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于後有頃進餛飩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飽且喉中有餛飩氣怪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某人戴客以醫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卧床褥者半年醫藥禱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姬孀舟艤岸欵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姪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見期如

極之言非所敢望也。極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之。然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極戒不得妄窺。敲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極導以登。遇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柴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今為此家開舖，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極招母入舟，以箸逐密覆，溪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大畏儼一牛頭野人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却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極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于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極舟亦不復見矣。

玄壇黑虎

吳俗喜關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為之輒敗，至罄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業。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其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痛哭以銀作棺葬之。

錢蛇

鄧都能存為子，予子遠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盈長數丈，惟以嚼雞雞，竊飲食而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藝為圃，有年矣。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鏗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中。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漢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歸于家，頗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庚巳編卷第五

陸聚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為五郎神，蓋溪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吳堅志云：五顯，謂即所謂五顯一姓者也。五魅，皆稱侯王。其地鄉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蕭義。此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于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嘆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鳩產以從事，至稱贊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于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遇人信之，有却聲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為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卒與魅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騎從，姪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去。以為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大燒人屋。西陽雜俎亦云：性又奸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夭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冠冕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後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已其冷，如木有大者，避不敢同寢，或強卧婦旁，輒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于此。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兒，徐還魅逐到家，排擊門闥，糞穢狼籍，家人不知其何等。

也呼為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于庭。錢猶熱，窓眼中偏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窓，其指通紅，如大閩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蹟，數十皆長尺有咫，豎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床後食唾，啞有聲，秀才沈濠，第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佐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晝夜，晤擾一鑪自行，且擊桌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盞水，握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寧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惡，處處起攘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毀其廬，乃已。洪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急逐之，遽滅。黃板鑄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為壇考，劫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厥死，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筒，衣十六筒，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小，神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勸解，乃放還去。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為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姪，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娟好，及周歲，曰吾今携兒去矣。如是，輒天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與妻李氏，僞具司徒伯昇之裔也，初嫁日，下與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怕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盃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盃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于家，神已癡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頓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為士人朱魯，妻魅因隨往，愚母本賤也，婦見輒罵云。

老婢老婢與人應答益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着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欸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為鬼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有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陳為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合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購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奢後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于堂忽內有貴人傳呼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支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由人興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為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為禁約焚毀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文字

馮漢宇天章為吳學生居閩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視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欲往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質鮮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卧簾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移一本植于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恠惑死數傳矣

巨蚌

千家陳湖之濱有水自成壘湖北來流至韓末熙都憲家墓前滙為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歲十月間蚌張口灘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遂開口而沉沒水漲面冷如水婦為之驚什嘗有龍下戲其珠與蚌相持彌日風濤大作龍攝蚌高數丈復墜竟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水皆為之碎推擁兩旁如積雪然自是遂不返

性后

于家楓橋別業港通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落于此歲久遂為堆每至秋間能自行出于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于港口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齒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性

官壽

鄉人 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官與妻痛惜之殯時以墨署其名于背俗說以此冀其轉生可辨認也至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生云

見報司

吳學生許先為人頗剛直明敏往年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先曰奉命請君先起隨之至門則與馬騶從赫奕滿道俄有捧朱衣金帶以進者先便着之升輿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于堂謂先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恠之是夕覺體中不佳歸而臥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獄作見報司矣數日其妻憂先來家冠服如貴官詰妻曰吾在見報司司事甚

繁劇賴有鄉人常熟金其為同寮助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為吾寄辭謝其家也妻以其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先家通問云吾主金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歿時自云為冥官與蘇城計某同司所言皆與計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

天鑒

鄉人顧謙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官杜祥療治七日轉加瘳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為杜生所誤不速更醫則當死謙請所更者曰葑門劉宗序甚佳驚悟亟迎之服其藥病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為謙且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為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頓瘳而苦耳聾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為針兩耳核時而愈曰子嘗為天醫傳藥予謙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聾也謙乃且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釋與神問答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至今恨之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自識

牛生麟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為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產一物如鹿周身有麟跳躍不定有鐵杖倚牛欄墻下獸即啖之甚甚惡其恠且不解飼養之經三日餓死或以為麟云

疫氏犬

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其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后而死一夕忽見夢于其子曰吾生

時乃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為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
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子如言貴米往納因求買
其犬不許乃且述所夢家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跨臥
不肯起凌氏嘆異遂以歸之而却其直云之榮說

香教授

鎮江香教授有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
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贖其
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各備將還請十師曰
明日家問祖父其厄瀕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
之三生辭歸且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
馬性頗野凡見人開目則蹄啣請問目少時如其
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日至矣扶掖下馬
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答叱咤之聲通
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
侍衛森肅階下柱楛係擊者殆百餘人香甚驚訝二
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
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
曰二孫久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
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逐賓誠疎于禮已而即席
坐饌設皆其美異常至暮林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
繡錦其中以槐香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
門而別命二生送香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
繡係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其以罪
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緩頰也香指謂二生
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
生唯唯因請香先行香丁寧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
頗疑惟詰且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香謝曰公實
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于樹垂危困囑公為
二子言故得放歸耳香乃大驚方知二生為閻君之
子而所遊者其府也是復二生訖不復來矣

庚巳編 卷五

金華二士

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
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登岸良久
醉飽而返即野睡罔測為何人也行達山東二士私
計以為彼蹤跡詭昧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
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
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連
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豫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
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孰是
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疎脫因謂
張曰吾實部都使也方奉閻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
為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益驚恐下拜求免四
人初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 救
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公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
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
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于某月日驅家人盡出
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炷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
自有說因枚舉諸神名令市紙馬張一一記之又叮
嚀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勿信而嗤之張
疑懼不已竟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
人向外如言設神位及焚索局屏獨坐待之俄四使
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真信人相與叩首神前跪而
陳詞不知所言為何因持索縛張于焚輓之一百解
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竟以
是夕死右二事金華 蘇如縣說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庚巳編卷第六

陸榮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負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
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榮惑入南手
公私語於劉原博原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若
社稷有禍天子或感疾而廖庶可厭當時之罰耳久
之終不退舍公曰禍不遠矣命妻孥南歸皆重遷
有難色公怒曰汝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比
過臨清數驛而上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
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侯稍退
吾方可以為未幾竟為豐后所擠記不得伸其志以
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
宦官之禍作矣吾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
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嗣
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
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
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鳴吻
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具士其
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具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
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君入閣之後
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綵後半歲
而 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清
池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
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禱其所奉十
母咒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今乃知免矣迨獄且論決
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眩暈中或見錦衣堂上有
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手神所為也公奉手極誠每日
必北向四十九拜雖寒暑無間閭門不食豕肉公亦

庚巳編 卷六

一五

自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見
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願庭中有犬卧焉
因取所佩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大若被扼
繫者展轉欲絕又旋而右大帖然安卧如故矣長洲
薛副使 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謂人曰此地當
出一繫金帶者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
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摘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
西以為障富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
發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
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
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
設饌以謝自是無日不來必款飲所費浸多漸不
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甗堆積滿場
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恠之扣以五人居止姓
名謝不知乃曰此必崇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助益招
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
室為帷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
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
日忽數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彼
書畏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羣兒奔入告
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獠惡在場上逡巡又
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着紅將軍
立場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拈之入諸酒餅中
諸鬼彷彿擒獲勢其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
見伺其每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於水便
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
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
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梓我入舟意家迷同行百數十

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
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榜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婦產蛇

蛇王廟在樓門外一土墩上廟前有府隸饗茨菰者
其子婦嘗遊廟觀神像有感歸而恍惚如醉自是不
復與夫寢處常見神來就之與狎昵歲餘腹大如有
妊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滿一虎子能知蛇王所為
也奔至廟擊神像供爐之燭盡碎之而返延醫療其
婦久之乃瘥布二事 婦體說

江神魚頭

母黨沈江家人商於江右載貨物自大江而下中流
船忽漏水倉卒間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勸船人惶恐
無計但拜禱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復入安行達家則
一魚頭也神明之巧至於如此

趙琪妻

長洲沙湖趙琪有嬖妾正室甚妬不令視寢多以白
晝乘私間通後有姙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
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
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
事聚實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 缺令人於日月雷
霆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體怪異者如趙妾
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為業技之是殆未究其所以
然也

神船

陽山惠理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
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
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
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
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
沉寢寤寤開目乃見身卧草野中囊籍首如故而草

履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明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
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
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無異
不加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楫皆濕其尾則草履在
焉味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
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母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
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
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魂識已
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
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鷄肉於案雖不見形
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
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豫相候及期候之鬼
便還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慮置家事皆有條理其
家每近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為怪
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常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
去適無送者遂為羣狗所嚙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
不復來

牛償負錢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
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
見吾牛否應曰吾即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一年以償
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彼得錢五千便可
賣我民聞之大驚及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
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然肯買
酬價恰得五千右二事亦 惠理說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
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遷

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
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雷震大風雨
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聞響乃敢舉哀及殮視
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 月 日也嘗聞河津薛
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
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為感召者固如此夫

嶽武穆祠

嶽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
黎從父官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
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
將賦詞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
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
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為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
致害者張希獄也因請於公曰其棧託於此屋宇傾
圯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
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
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劍揮而去遂寤寤明往祠神
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摧剝有
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捌拾兩以託分
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
祠成弘敞倍勝於舊公親為工

疾狗

嘗聞疾狗噬人令人腹中生狗雖不能產而亦頗疑
其妄近里中跨塘橋周氏有犬一日就地厥物忽發
狂奔走嚙人周有養女婿年十五被嚙而死後焚
其屍滿腹中皆泥也狗亦砍剖腹視之中有泥果小
蛇一團其犬如指人言蛇交遺精於地狗食之故然
然人腹乃亦生泥是怪也高賦說

九僊夢驗

福建德遊縣有九僊者以所夢者靈其相傳漢時有

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
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所夢
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鷄因留宿祠中夜必有
夢起用杯投上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
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為隱語過後
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
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袋即諺所謂擲勝者以其長歲
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擲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
學生徐昊託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遂報云夢到一
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
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為蠱也文太守林
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數壽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
先是文命孔老人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
老人適跪曰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為之
竦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
疽發背卒王御史高賦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常
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即
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决二事
先問嫁女云白石階前唱第也是龍華會禮人又
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
女歸於朱狀元高賦之子其一驗矣及買第城東份
得一道院入門見捐閣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
合於是定居焉一鄉前輩志記姓為閩守便道過家
時其妻有妊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
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
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
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
語云然非男而何又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冊

江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笑忽為神物所憑嘗見一

貧丈夫入房與交台自稱為五聖父母為延師巫治
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奈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
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
克勿於室然一玩即復攝去不肯與女女嘗見金數
千錠積屋隅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為
者返之則又成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
女曰此神冊也人或以慰胸腹即時復活宜寶之止
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
猝病死女欲驗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
身即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
吾冊索而觀之即奪去從此遂絕不來陳洪說

鸚鵡山茶

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青山
入寺僧房庭中出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其狀宛如
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為翼二瓣合為腹二鬚垂為
足而蒂橫出為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即此
樹間所開也可謂異矣

紀綠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庚巳編卷第七

陸榮

鐵寇道人

鐵寇道人張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
能測 太祖皇帝初駐滌陽道人詣軍門謁言於
上曰天下清亂非命世之王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
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
常貴不可言若神禾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
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
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番陽之戰友諒中流
矢歿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歿
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歿因持
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
遂大潰後 上定馬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
地大見信用嘗遊鷓鴣山寺時 上以利字高敞大
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言也道人忽謂寺僧曰 聖
上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
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且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
駕至僧拜懇不已 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
妄訴僧曰此鐵寇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遂止不
毀初徐武宣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顧赤色
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
十四而斃道人結廬鐘山下梁國公蓋王携酒訪之
道人野服出迎王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
語請仙兄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
王所持椰盃復之曰手執椰瓢作尊尊前不忠王武
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王竟以謀逆伏誅赤
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木
成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其月

日鐵寇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木之日也由是
訖不復見云南都備士

陳子經

四明陳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
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勿忽震其几子經色不
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極之膺亦不改矣後三日
子經晝寢夢為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
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
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黃紫黑降坐迎之曰朕
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
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
我不可易也王者俯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
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成臨刑 上曰吾特為宋祖雪
憤矣此事 傳聞諸先朝近見陳承之先生所記云
舊編書奉周王為鄭王子經易奉字為發與此
同不

羅侍郎

侍郎羅公 為入剛直與楊文貞公同鄉郡借官
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為數面斥之文貞頗不樂薦令
巡撫寧夏時羅公已年老至邊未幾胡寇大入方督
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見紅袍者翼而
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
歸

沈知剛

長洲沈知剛少從父宦遊一夕燈下俯几讀書忽有
人携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繞離榻所坐
處壁一堵拉然而崩為之愕胎視其燈故在對壁案
上門戶皆扇鎖而其人已失矣蓋神物所為云趙元

關公

長洲顧舉人 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疾甚
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此殊以為

憂見附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膝
臚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詰之曰君無
憂至晚日出汗即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
愈後歸盡其像事之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峯温州樂清金氏子元
末名僧長于嚴高第也初學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
汝途汝名即住至蘇止於邵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
藍若初未嘗識字既超悟禪乘遂能作書傳語皆可
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為贊有求髮辨頭陀留鬚
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 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
至之七日蔚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
當應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命母焚屍越十
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觀大被寵
錫後住湖廣之九峯寺與蔚好望焉蔚素精堪輿家
學嘗言玄墓形勢為三龍二鳳勝絕天下卜葬者多
扣之蔚未嘗輕答也老患痰氣詰其徒曰吾當服城
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久矣且歸矣
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仍
遣之往及夜因寢其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
之異焉即往治疾即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報
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
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
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屢等皆以
富甲其里布政木諭德壽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
堯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末孫汪者如此然
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蔚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浦應祥

吳人浦應祥成化丁酉領鄉薦老於禮闈凡三十有
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選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領

為時嘗夢乘肩輿行而其前有一僧昇之後數夢皆然迨得官自京師學一僧歸吳道上值險或涉行潦輒令扶輿而過數日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正此也此一小事兆於三十餘年前人生得表豈偶然哉

范汝輿

范汝輿文正公之裔孫也為府學生秋試失利還道經一神祠乞靈焉夜即祠下宿但夢其友婿秦鏡盛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謂次舉遂捷故事舉子得解州府例途捷報牌其前者舉子名第自府官以下皆列銜具名姓汝輿第後偶散步於堂見楣間所釘牌中一行曰同知秦鏡乃悟前夢為之驚嘆

產異

今年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都十五國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媿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捉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前此有鄉儒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一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烏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僕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

江東鏡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夾休咎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者儒趙同舉年八十有一有疾上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三三歲同舉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為九九亦正合趙壽數

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俾遠行祈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若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可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間科名得詩云魏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憲臣乃被黜為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舉不第上以快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得空字遂與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教少時春一妓情好甚密妓謀託終身焉私以一叙遺之約以為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為之驚竦下拜時叙猶在袖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奉人姓名因

五足牛

今年有僧自京師携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胯下短不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於市乞錢予親見之嘗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生於頰蹄及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其巽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後二歲為已已其言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遊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隨人至死既其血食之宜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卧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雞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

杖力擊其腰下一竿踏地遂復本形乃一艱體婦人也執而禁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吁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人齊米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問旁觀者云祝得變鬼人也僧自

李智

吳中焚屍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朱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使一人偃卧智執指點誦咒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之屍亦坐使立則屍亦立使抱已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旁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欺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善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即趨抱柁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柁為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為戲不期便欲相害若吾術稍劣於彼適已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於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為費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者

海島馬人

數年前有巨艦自海外漂至崇明中有七人巡檢以為盜執之七人云吾等廣中海商舟入西洋為颶風飄至此耳非盜也送上有驗視檄遣還鄉其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異物四五輩人形而馬頭自島入水而因以頭置船舷作吁聲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警坐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入水濱跳躍欲來擒執而風利舟駛莫能及倘少遲已落其口矣

祝氏收兒

海鹽祝王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去溢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得飽勿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克然道人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食明日亦不饑絕殺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王人王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王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為何漏言謝曰畏王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頷一手擊其頂問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士雙足遂陷入土中稍近盆下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見土上都無窠穴驚顧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吾鄉戴區人蘇盤時為祝塾師親見其事劉宗康說

魂魄
高皇帝嘗怒一內使灑掃不如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猶布金圍背于綠衫市人觀之遇見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狀貌衣冠略無少差其疑怪之既而得旨停刑方解縛而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為魂魄云

劉公望氣
鄱陽之後兩軍接戰方酣太祖據胡床坐舟端指揮將士誠意倍劉公侍側忽變色祭謾言引手擠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胡床為寸斷上賴而免戰勝之前一日上疲極欲引退公密奏曰姑少須之明日午時吾氣旺矣已而果以翼午克捷

庚巳編 卷七

一五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庚巳編卷第八

陸聚
弘治末浮梁戴公瑄餘姚史公瑄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見榮感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紀元正月竟終於位榮感始退舍

張宗茂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驗鐵瓶巷陳舉人汧家有黃鼠對數十逐逐成羣曰晝公出博食雞畜鬪壞衣案占上云是怪汧將討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誦經忽有拱立於前者視之人身而首則鼠豺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家有夙冤欲報之彼來求師師無像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見即詣陳氏告以所見為咒水被除書符鎮之怪遂絕宗茂後年老無疾坐逝為近時羽流稱首陳崇仁說

洞庭鷄犬
今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尾忽長遂化為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二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羣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徐翁說

蜂化促織

人病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說久得利乃鑿而藏之乳醫周媪者為子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較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較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兒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始不肯去天益暝請益坐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卧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更盥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一副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食奉母也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蹟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妾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蹟示焉乃太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坐逐逐用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蹟至野外轉入幽邃蹟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眾喜曰此

庚巳編 卷八

一五六

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新穴中燒焚良久一狐突烟而出衆格殺之兵神凝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妾有姪丁疇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說携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脫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携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歿丁悲慟怨曰吾父丁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登山留兒極旅邸嗚呼翁翁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王命載其棺而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歿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夙而已既入舟日常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遣一僕先歸報入門至母出感怒詭其夫曰汝唯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王業驚不知所對乃奔告其王王大喜之即拾舟繼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一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王為事少屬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慘癩猶在而却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證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情然不知也

牛屍

今年六月巡撫淮揚等處都御史叢蘭奏所管滁州鮑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出胎即成即報云

白鳥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園植樹百餘木上有鳥巢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循狎可愛孝肅皇太后勅上仙以此為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勅使表獻之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楚巫

楚俗好鬼故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做鬼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九點為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遊王一日脫足纏為風吹至廟聽得之謂其妻曰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舉以足纏鐵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咒之王登時足痛至廢寢食延巫巫日夜騰祠終不止他日聰託獻親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私財具牲牢請聰為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又旬餘復依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而止自三月至歲且盡疾時一祭必命聰禱禱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某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留之使校設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鞫聽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其服獄成馳驛奏聞有旨因妖人送京至臨清楚焉於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留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於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散及屠舉目間皆能為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警疾互以術相軋新死卒未能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襟承尸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寄臭來破其法者徑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覆之破法者直用火銷却水屍自壞臭唯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變之噫王

楊寬

府出袋極重不舉益數十夫猶然呼師公解襪返廬即行巫云某巫以布賊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為扶去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為稍稍歇賊云鄉人具用待其父教授賦數目擊其事時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鶴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咒鶴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避運用之則可若豫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又云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樂為是大抵如閩廣所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世傳習故不免為之爾具用者頗含談怪後四事並是渠說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嘗因公宴掌酒見牆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有鬼神試澆酒酌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嶽燒香遇二卒山下青木白欄邀而揖之曰我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寬問識其姓名必誤也漫應之同人肆飲罷別去金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一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也慙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非禍君者願德往歲事乎我二人獄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機渴中得君二瓢之賜甚慙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謝耳非有他也言訖瞥然不見寬歸視為人

方卵獼猴

弘治末南昌文公 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本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獼猴纔大如棗文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公 欲同

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其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以詔旨進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其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親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姙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癩死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童神遂能雕塑神像極加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湖志作于仁恐誤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民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即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人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為部民告許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梓人下吏治之數日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為誰答曰身是梓人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許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亦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勝置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柁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異

其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投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適逸可觀其用藏其所製游太山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盜

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晟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歲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陸榮

異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后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入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后脚揣藉而卧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前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揣后耳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女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此與漢武帝微行遇書生事相類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解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仰鑿池做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翫以為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至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亦龍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冊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大糞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若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名猶來杭刺金且乘驢而至暮則還家條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

房簾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過市人爭隨求觀 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眾張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 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殿庭 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 上亦為惜惜張索紙剪為一舫置之水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中倏忽轉向岸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嗟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盛御醫

盛御醫 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尸赴京時 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脈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平內侍服其言人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實語即傳宣入便殿指 上脈扣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效遂授官後事 仁宣兩朝皆被眷遇 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醫醫束手莫知何疾勸募人療治有草澤醫請見投藥一服遂巡却愈 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其草也用是為湯以進耳非有他術 上計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奇疾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瘧疾五年不瘥而灰僧少而姿貌性又淳謹其師痛惜之厚加殮送及奈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體眉髮無不畢具其髮鬚蔚然

番腹觀者駭異其師親為醫者陸度說

黃村匠人

具山之西黃村匠者王其夜歸途一人青木白束腰如謀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人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指道旁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鐵酒及一熟鷄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鐵約著柴積中立伺之俄見窻裏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窓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開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王翁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一鐵酒一熟鷄匠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揆柴積得鐵鷄骨猶滿地始悟其為真卒也

吳恂

鄉人吳恂從其妻之諸母周氏借白金于五百兩而不立契券實欺之也既久遂負不還周陳於官為恂行賂不能直而罷周忿供城隍神日祝云令彼謀財者紅蛆出白蛆攢蓋吳俗詛咒語也已而恂妻得疾常覺面奇癢搔之得物如筋蠕蠕而動如此日復數四其色紅白不一而面初無創損也人以為果報云

北斗經

崑山魏涇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工誤針其足脛脛腫痛積久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髯老人告曰子病若此亦知誦北斗經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唯愈病且益壽夢覺意頗不信詰旦有道士來問疾診之曰誦北斗經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所夢合乃悟而持誦日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及八旬齒髮如少壯猶日誦經不輟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狀衣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為髻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千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王出行犬常隨之他日王苗於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王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都盡幸避得性命耳妻子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偽妻及鄰里不能明乃白於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知之何皆實之獄縣一小卒問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始犬精也欲驗之當視其始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即是矣蓋夫與人交常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始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為怪密使人以血灑其偽夫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此汝歸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比此類尤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大通故也妻慚自縊死吾鄉陳都御史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開

雷謹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於焚修晚更息忽嘗上青祠乘醉戲書天尊為天尊大帝為大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天尊可恕大帝難容事在

天順成化間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 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承賞嘆以示眾眾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是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眾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得出則貌寢多特與前不類文康為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為有神助云

騰衝能

正德 年雲南騰衝能衝地地震其初日數十度漸至十餘度後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傾為平地一村坊居民數十家皆陷沒入土中餘以震壓死者不可勝數民無寧居皆即空曠處構廬舍以自庇舉人汪城者家人盡殞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圃中八仙卓上頭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蓋捫之鱗甲刺手但不覺其蠢動耳居數日來觀者眾汪氏恐為家禍取狗血塗之乃滅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宮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作一后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託終身後得嫁為遠妻遠妻始悍日雲之又為諸厭勝法咒詛於神欲使速死居無何妾果病卒又成餘而妻病久不瘳厭厭牀褥家人倦於侍乃呼

一里姬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達妻牀前視之乃其妾也指妻身曰我命未合死爾多為咒詛令我天殞情極慘我今控訴已得理於獄司必追汝抵命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姬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驗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兩日來聞訊則遂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於時呼腰痛姬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為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王行者禱於所事真武以環瑛卜之連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遂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獄府入門隸卒遠跪於庭殿上王者叱問爾妻攀訴爾同為咒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扣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來証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辯往復甚苦久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爾為人正室生既妬害強瀆鬼神死復誣証妄于官府爾罪容可遣乎便令卒押送鄆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煩人所為咒詛文書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王案旁一綠衣判官曰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准折過矣王命吏檢看乃啓一櫥櫥中文書叢番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鄆都當云呈今乃云容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而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心將王靈官也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領之靈官以足躡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

晦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言且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先天一氣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遠遂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即請六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久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內重納着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昭陵銀兎

陝西九陂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民販薪於山見白兎突起草中與而逐之兎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捩流注最下一缸中宿火其燄有礙油不下火燄欲滅滅民為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兎死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撤燈火賜銀兎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不足以贖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將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携兎而出隧門隨閉僅有微燐民歸鄰居惡少年聞之者競到陵所述其鑿掘之否不可窮事覺皆被逮係民亦幾坐誅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

子梁澤以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戲與賭之濠許諾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明聞廉問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別跪庭下稍前者一青末次亦黃衣一白末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魁敢欺害人青末答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歎耳澤曰汝何為者青末曰我筆也問居何在曰在儂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曰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末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澤曰汝等今來為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報公今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處一時都滅澤便臥達曙諸友付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為說向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鍾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蹟瞭然從是解中永無害怖澤後登第為御史成化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誣謫官卒如其紙上語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適當朝觀諸京籍其從者名黑廝豫烏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曰白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乃令治其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說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人朝以事下吏又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翁然信之為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驕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

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且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白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為福巫至始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溫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誓遂絕

錫魔

西安有錫魔寺塑大錫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僱客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須使關人入私解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錫大如車輪卧於榻間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為妖妄聞請曰他日相公望願無聲款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錫伏榻上展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益蓋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錫魔所以貪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得罪真道相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觀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觀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胡弘

寧波儒士胡弘宇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上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肅征閩寇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至蘇士大夫多從問休咎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鼎初爻云子及逢匪當有二男趙御史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祭政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

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過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歲四五年有子亦靈祿未幾果以潛邸薦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具縣王簿如此千百皆中尤舍相字嘗遇一士林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一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為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頌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問之弘云君不唯中舉兼擢進士串字者一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串書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後問者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瑞蓮

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二花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而施修撰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兩月而具文定公竟為狀元又具人舊傳云寧隆后移狀元來歸弘治丙辰狀元為今朱學士和周前一歲城西寧隆山風雨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為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魔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任人上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紋刺分作三柳戴上髮

醫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文工描剪花樣扣繡鞋頂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助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他們到各處人家出八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年別無生理在外專一圖奸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妾乞食婦人先到傍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文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與奸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鷄子一箇去青桃辛七個柳辛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燭烟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念解昏咒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或任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奸似此得計十年奸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轟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為夫打罵逃妾前來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內宿歇至起更時分有高宣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奸冲將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掉倒在炕按任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奸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獄

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奸非出本心又于礙人眾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右符之友人家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庚巳編卷第十
陸榮

升遐之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轉諸卷俗呼鑽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笑未盡放令却回其間官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吏卒皆著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為帶孝耳百姓得活私為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玄怪錄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未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琴聲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誠意伯

誠意公佐命之功追蹤文成而時罕傳記至其學所師承亦無能言之者或云師九江黃子卿人顧棟知青山縣與劉翁遊為誠意之末孫能通其家學為梗言誠意未遇時知青山有靈異日于一編向山而坐日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絕轉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尋遊溪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懸几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嘆曰子天才也遂得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

雷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語其子云吾家封爵富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萬榮前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廣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領機為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椽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載藏銀百萬果徹產廣之未久遂會落如故

義象行

洪武中林膳部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水天都大江欲渡心坎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象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舖屹然十日受飢渴俯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絳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受象戰又不克兵掠象乃州憶昔君皇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珠蔽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辟能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且芻象何索爾何汚天子垂本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二其女痛父之歿號慟絕良久復甦云

庚巳編 卷十

見父服朱袍張黃蓋後二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阿殿而行女望見父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為衢州知府以正且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問曰父今做官母女孤零無依何不望之俱行也潮亦泣然曰未也汝母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來領取吾在彼左右之人對門暑廡舖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大倉人姓王皆秀才也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重未幾果死于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吊聞女言如此

王賈

王賈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縣到任年餘有蔗能稱一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為此地城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賈曰不然昨夢帝遣使命來吾以家累多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名勢必須去期在明夕耳文呼其子未年囑之曰好事者毋力為善人及明夕洞下十數刻冠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賈不聽鼓竟同官畢集賈從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命命為城隍不復得相周旋荷諸公愛厚敢以妻子為託爾薄俸足以為柴但少賜周全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賈起向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與訣了無恻愀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為殮殮護其妻子還京師醫士思費與甥也附說張潮事及此

十神救災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燬燬中有小樓三楹巍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媼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大

熾時烟燭四逼二人窘佈無措素事十神但扣頭求救頃更見朱末者七人立簷下舉神麾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姑媼拜起則四面幾無一椽留美說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答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廳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並立於門見我呼問所以來答云適在家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答之父曰兒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示戒云前路入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歸矣吾欲第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題曰注死簿揭視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府吏朱某戌時死又欲視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叱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迫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遠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母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轎夫役以人數不足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於外母貽書令市禍紗五百疋製僧服為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託盛醫官買之為盛具說如此願說

楊少卿

長興楊復初有敏才為士子時迎棍學於閩外未至伺於土地堂中戲取玳瑁說曰提學即至當賜勝兆一擲而後客於上不可取即以聖書神像行云發

武陵驛驛站是夜神見夢於提學云公所轄士黥吾背發為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米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復後登第累官果至棘寺在任不久即乞致仕還鄉未至家先趨辭親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復平生剛

張孟介

湖州張廉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微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投之嬾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嬾亦如舍入帳欲親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時嬾不能寐柳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嚴尚書

嚴震直字子敬湖之驥村人有能 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葬鄂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畀汝乃登岸一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木妖

子所居臨頌里中百姓金氏有舊楊木肉机已七八年物今年四月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踰食者又桃花鳩徐鐵匠家木梳亦生枝條畧與金氏同近木妖也

唐祀

吳縣唐祀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甚隱几而卧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

米曰崑山某官邀君飲使上馬馳出嘉定壯門入崑山南門迤連沿 城而行忽復有二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還限者汝不得復乘馬即掉至地出神中縛繫其頸行抵山王衙門下入報內傳呼召入跪於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曰汝有吏才特召來為我掌四殿八廂公隨指階上竹筒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為崑城妖神祀素知自念一承職未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倫極痛苦不堪而祀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

追某縣某人來云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忻然拜命神喜即為易冠服領十六箇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祀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至祠上神冠冕出受牒自遣部下兩人送詣嶽祠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祀望之見嶽帝冠冕緒袍提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未擬候又數百人現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不堪諸人踐踏躊躇間忽門內有人出呼曰即君何為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祀具說前事僕曰即君當復生吾

今送歸祀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祀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腹掖登之縮脚而卧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嗣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棹而舟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為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祀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德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准以薑汁氣息終屬而雙目昏暗手足皆傷厥厥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祖須先炙其背曰若

知噓乃可生也父喜引入藥爨爨之爨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不食止啖水果數劑及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未久家人覓所藏藥已失之於是交相七恨以為必無生理詰且道人至告以故笑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之正昨所失者家人愚不以為異贈以十金道人笑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為又以布二十疋曰且番之明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祀得生備述冥中事如此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 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山東民家為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大鷄前導已隨而行其年蓋屬酉云至其家娘適坐草遂投胎而生既浴置炕上家人環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遂厥然而覺乃長眠榻上其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順俾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音舉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辟瘴鏡

具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瘴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鬣高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奮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瘴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為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瘴不復見鬼矣

臂龍

臂龍

舊說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佛徒嘗晝寢同胞者戲
畫一龍於其臂頭角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
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默之以成其異乃
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
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宛然如動一
臂為之捉握不安行病之他日淖於江江水為之開
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為神時
時潛沒水中見龜鱉魚鱉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
山盤距江心其下宜有根者蓋探之乃下投窮至江
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
山為摧危不止屋宇皆動俯仰以為地震焚香祝三
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道
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胞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
妖人也清請鎮江告官請懲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
懼其為已累也辭行而繼之行既亡龍亦頌述訖無
靈焉

九尾龜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
餘買龜繫者柱下將賣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
其即翁請以千錢贖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
物也欲買放去君從史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
借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
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
中平地高三尺許床榻盡浮十餘刻始退及明午
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床父
子都不知去向人或云皆神龜為水府攝去殺却也
吳人批序客後
中觀見其事

香陽水神

餘姚感潤字文瀾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
艱服闋上京渡鏡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

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帥首飾帶劍白馬飛馳
水向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夫推窓
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
兄耶應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
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
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
支矛旌幟旆羅旗擁項公卒後車騎騰踴前後若
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
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
人感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艘舟夫人
慎毋渡覺而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亟止之瞬息大
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
感其意緘文祭之戚公之鄉人項生侍公渡江親見
其與九神語又嘗得丘公祭文

樓三舍人

樓三舍人者樓樓也 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于鄱
陽湖死者數十萬返還委樓樓於湖寃冤憑之遂能
為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馬少師

釣州馬少師文升學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家辛
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
去正德壬申慶於家其日日將晡時公里人有事從
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眾自輿中向其人
拱手問所之曰萊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
已捐節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絕時也公鄉人韓
張御史神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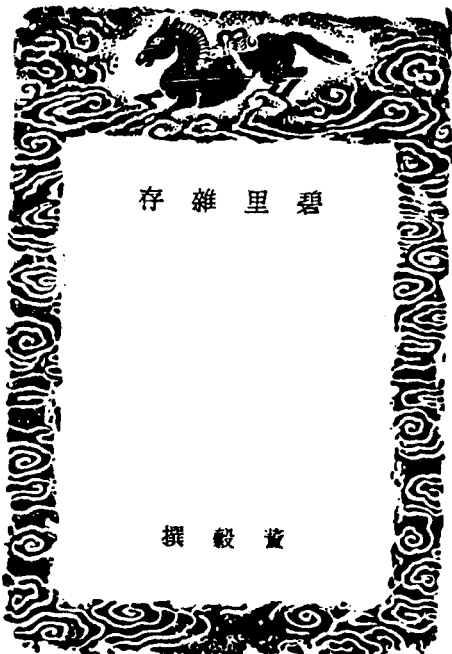
張御史神政記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
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為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
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長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
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

鱈得新直以其半市鱈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鱈
乘機恣啖少時腹痛而歎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
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曰蒼
登堂忽視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
覺也及行案前長揖公疑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
實邑中其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
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
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鱈毒而殞非嶺罪也公
欲驗之俾置鱈水瓮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獲
之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
之詰且召閩境漁者命捕鱈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
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類而烹之出死囚於
庭與食終不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鱈曰汝冤
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
又甲始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
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欺其女互相爭執前令建媾
從諸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
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助太淵陳氏過路山
於數百畝田上有畝至數石行至邑界有樹大數
者以是公往看視為奏均之行至邑界有樹大數
抱蔭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
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精失瞻敬使至
死病明所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
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命堅
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
者三人拜謁道左曰我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夫
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
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為倡凡三百方斷其樹
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嬖人墮地真然欲絕命左右
掖而淮之以湯良久始甦問何以在是嬖曰昔年為
狂風吹至此身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饌

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與中為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墜地復為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於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勅不信未三日果頌意吐逆神乃降家人羅拜為之立廂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嬾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其形不見公託以他出徑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嗥竟死杖下邑寡婦唯一子採薪於山為虎所咬隣居惡少欲以難事窘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窘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畧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伏虎擊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啓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喧傳目為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為鄉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子聞得公事於其鄉人因此為記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右張御史神政記子弟子遠作錄之以終吾編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頌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存雜里碧

撰毅董

董漢陽碧里雜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八帙

鄭瑞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甲辰

按御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為始我國家萬載無疆之歷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塵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為梢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

碧里雜存 卷上

舵樓指麾將士適偽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兩側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臂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日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為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塵也偽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蓬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滌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顛而死子理昇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典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偽漢有大功封郊國公謚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規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登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 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避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為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為之修云

卷上

五

彭友信

彭友信者彼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候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駕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與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宜人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歷歷尚寶司事見一室中克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我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 上將信之人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為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綠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正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第一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刎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棚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

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為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麪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巋然尚存徒想當時泰淮水勢而已東南號房一帶即昔之枝尉營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為優劣滿七百圍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區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之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之曰煩汝為我生利只以一月為期初二日一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七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為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為率年

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為五等曰哥曰訥曰即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那不那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盡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為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 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傷原有八功德水泉脉其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既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楷笏之禮焉

孫黃

孫黃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為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為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附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附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于春似海隔窓開殺碧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復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所慰勞但云吾用鐵券何為使者歸奏之震怒賜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誌文太子驚聞赴

水 上懸涼放之謫戍於蜀終焉 山以太史冠配之山陰王城題其祠云之思許下鸞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馬衡陽少夜月啼鵲劍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白下故老為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 聖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者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關左黑者勝明日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大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氈燕邸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異之蓋真氣驚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視雖有小災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顛杖錫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五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欲歸耳汝等可為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四十秋歸來自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辨其真偽有一老宦者曰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當時宮中侍浴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

呈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桀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末有光自天厨人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天象示變占北方富有聲勅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均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置深密晝夜熟籌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倘有失候非惟貽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乎使覆瓿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為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即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遠之衢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既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許崇禪泐李潭琦楚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服機新豪華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

碧里雜存

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為也後 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峰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即姚廣孝祠室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為僧於蘇之承天寺其兄碧峰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 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峰乃 勅廣孝公差於外始 御鞠之具以實對無懼容 上曰汝號碧峰必不爛者曰然命以既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暇日從容以請 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入至午門脚踏於地不肯入口業緣盡矣又奚見為雙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葬西山仍命舉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蒼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峰合葬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談田謂余曰碧峰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洒地誦大悲呪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已斥去之矣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鏡千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號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高皇帝削平羣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為架圓石為砲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七尺又有連子弩者最為利器天下既定即收藏之不以示民已卯歲 毅皇帝幸南都得於內庫其喜方詔如式製造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造數千張矣不軌之志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之其製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上有鐵挽子挽匣使却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則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則那問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夫 國家歷 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

石刻先祥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答春暉朝隨步輦趨丹床夕侍參輿入紫閣銀燭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菴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失節可議詩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傷於悲怨亦非良婦寶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此外不多見矣 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菴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令終遺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暖煖碧桃芳瑤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鶴過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百草萎蝴蝶不知身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涼露濕宮袍不辭團扇輕拋柳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向胡天為惜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丹青不畫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斷些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歇真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兩立苦戰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已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溝定界分收兵欽旌旌旌彼妻與父恩義何忍欺愴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為陰陵迷失道天亡復何

碧里雜存

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劍橫蛾眉寧甘劍頭死肯事志祝兒芳魂逐君去雖今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墮讀霍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神先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亦族一何慘孝宜胡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為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牆擲馬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請毋苦斯民為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矣惟枷杻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苗丘訴者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諸雲宗可信也

撥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獵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撥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蔡龍封諸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蔡龍及有夏孔甲撥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蔡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撥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承章之後龍一雌死潛醴以食夏后后

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遷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其官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撥流於庭至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座上直養迎揖即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以歸出四龍子如粟圍境驚異三月大雨沾洽乃真蜿蜒并子于石項之俱無所見詔進龍君為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白空而下其大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上即以帛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 上親為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至瓊花只一本遂至於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嘗註于家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得即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矣如迨喜斐豹裂儒梓慎杞梁犬華仲上之登哀駘佗皆春秋人尋穉涅浩輪雙破石親肥公玉帶郵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角念僧疆可敬容叱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隋人龍忠靜壽孫唐人衷愉刺羽五代人斗益哈珊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院質底蘊鏡賜撒祥汗融陝茂浙興順境革從時皆本朝進士若此皆不載者也而姓名俱禩者羨門子高闢殺於菟落姑重異安國少季宗正

珍孫關門慶忌公上不害沮崇遊昭涉掉尾公
戶滿意游水發根句能廷實青陽夢炎荅祿與權
皆四字者也

鄧杞

鄧杞字貞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借
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邁奇
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
袍寒當時只為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權今三十
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
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為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
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
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
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瞻部洲阿耨山主之
即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
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
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州之日午為南洲之
三更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辰皆
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
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
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
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為晝
不到處則為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以下而推三
方皆然矣日之正午亦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
中以爲午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
蓋緣而行惜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
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
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
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

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
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
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邵子以天地
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
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
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為
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為之也虛空即氣氣即機
浚川此論殊為精到真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
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
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
如渾天之儀則天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
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
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嘆之曰平生惟
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
儒皆不得其意以為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
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氣也無涯故
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
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
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牛水是也故氣無
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
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
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
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裨海環之裨海之外復有
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廣八廣之
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
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
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
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

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
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
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
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而貶之
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
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
聖人獨不能為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
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
仲尼為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
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
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
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爛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
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
非受命乃弑也人臣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
因過而誅之代踐南面非弑而何固曰然則高祖
伐秦即位非耶於是帝兩解之曰食肉不食馬肝
不為不知味蓋言學者不談湯武亦不為愚也遂
罷是後諸儒莫敢明言受命放弑者愚謂馬肝有
毒食之能殺人湯武伐暴救民固元元之梁肉也
然開萬世篡奪之源謂之馬肝帝亦知言哉邵堯
夫登樓吟曰誰將酷烈千般毒化作恩光一派深
惆悵先民不復見更憑高閣一沉吟意亦至矣

几

今世之椅桌不知始於何時古人席地而坐其坐
以膝即今之跪也但人授一几倦則憑之几形稍
彎三足而內向漢管寧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當

滕處皆穿則漢時固皆以滕音使說醉饋墮凡上以頭就几穿取則音尚席地齊武陵王暉嘗侍宴醉伏地貂落肉盤帝笑曰肉汚貂對曰陛下愛毛羽而疎骨肉帝不悅可見六朝時尚席地坐也柳子厚有新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為何物矣古人既晚坐于地則列食于前艱於俯取故為邊豆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為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 聖祖於宗廟革去邊豆而用盤櫟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為妙藥之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爐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刺刀其上一圍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款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獻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於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榜矣送一綠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權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碧里雜存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街壁出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北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四百斤壓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為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氏朱爾家牝馬夜產駒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為怪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通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蓋日收於海上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然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已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為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板兒惟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為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好錢遂聞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板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如數自是銀貴而錢賤矣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前吾鄉婦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者晨至手持一蟲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蟻者但稍大耳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至不可行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未之前聞實助於此氣之感召絕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謠云百升飛上天是以百升為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也今官製五斗為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米一石重一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為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是為二百一十六丈是為一里

論畝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時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之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畝通計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母指與中指一又相垂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為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當今七寸七分耳今以母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脈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

三寸棺七寸當今三寸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為是

白沙詩識

白沙陳公甫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中為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燕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東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生歿後以至正德已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共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奉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樂猶存魯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軋坤已正高皇親制作還思霸業更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枕畔白雲閒一片直從南斗跨東瀛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彗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符秦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往往有事昨甲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揚州之域有災既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蠶盡死六月一日正人斗中迨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人早米價昂貴民不堪命從前所無苗皆蠶死民大失望多力勤人事愈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犯斗之効益彰彰矣

人異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為女至暴之極

人化為虎鬼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獻帝七年越嵩有男化為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為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三者嘗為者民人呼為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為害人有遇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捨去正德間蘇州吳縣有男子孔方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定昌巡按蘇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為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為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弟子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塾時乾亦從游他日時信與諸生扶鸞召仙降者乃朱晦翁也眾皆驚愕羅拜質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色病我以酒亡眾方疑駭又書曰陳軋兒過來眾笑始悟其為世章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為男驚既還諸生乃紀其言於壁次日輒出其所遺舊書昨所剖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

吾邑有徐豐厓先達以達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孕將育矣夜夢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乃一冠帶者曰吾姓陳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明而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彦昔之召仙者聞焉曰噫微矣為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木信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豐厓嘆曰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為學正因名其子曰應陳云

陸儼山

陸儼山祭酒深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經一日夕未殮復甦自言曰初見一吏人相請至一大衙門主者出迎入後堂坐定命取祿壽簿來檢之曰公之功名富貴美矣但平生有短行者三事故折公壽算今盡於此矣尚有三日且請還復送出門適見拘繫一罪人至乃儼山第也因言於主者主者即命放之曰汝且去與老先生同來遂甦時其弟亦久病果越三日同時而卒

人面瘡

按醫書言人面瘡云是袁盎晁錯之冤諸藥不効以貝母啖之遂愈正德丁丑臨淮貢士彭鏞邀余飯有神樂觀陸道士者在座老矣當時失問其名彭指之曰陸公少時嘗生人面瘡余因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即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燂食畢則閉疹乃稍可但流膿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忽七日不言以為將瘥矣有兄

在牛首寺為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即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寬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懇焉樵者勸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曾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有婦人潑水者即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白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實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皆閉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歲又自稱為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鶚即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此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儀臂燕頤完備將才始隸職于建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嘗守用為心膂自渤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一呼率眾歸國時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勤王佐正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鉅稷荆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麻以備祇奉供承南北十五年內外無間言以寶大元年四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葬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澱墅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碧里雜存 上

果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鸞與府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逸爾奇形素藹豹畧能精武經戈鋌再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振厥聲盛績既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遜劇鎮開吳志大佐越功全一人注意百辟惟賢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功臣沒留遺策春彼令嗣恭承帝澤丹旄斯引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觀鶚之文既佳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董漢陽碧里雜存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九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鐸角

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化民之道思之盡矣黃昏則製木鐸使人呼之於道路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母作非為不過六句之闕而其語甚明無非欲其孝弟慈愛為善去惡而成仁厚之俗五更則製書角使人吹之於鹿譙曰為君難為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亦不過九句而已而其聲甚悲無非欲其謹始慎終居安思危而免顛沛之苦雖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真聖人之言也天下臣民使能守而弗失豈不永享太平奈何二百年來遂不復知有此可不慎哉

洪武韻

韻書始於江左沈約乃吳人其以四聲括字內多士腔雜亂之甚不可分辯自唐至宋以詩賦取士尤嚴於韻作者雖佳一韻之錯則不復取想當時亦非不知沈約之謬或者正喜其雜亂易誤蓋將以此窘士故用之歟我朝洪武取士猶用詩賦聖祖獨惡沈約之謬故作正韻一書一洗前代之失其有功於士習大矣至今會試榜文有除洪武正韻一部外不許夾帶片紙隻字蓋亟欲正韻之行也豈知以後革去詩賦士子已不知正韻為何物而世之作詩者亦復因仍舊弊又不知正韻為何書不務正音不遵時制反從侏離艱澁之韻吾不知其何也

趙松雲

趙松雲公宋之宗室而仕元人皆議之有題其畫者曰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若溪似朝川多少青山紅樹裏豈無十畝種瓜田又題其畫淵明圖云典午山河半已墟寒雲宵逝望歸廬翰林學士宋公子妙筆多應醉後書有題其畫馬者曰偶目品焚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有題其畫竹者曰中原旦暮金輿遠南國秋深水殿寒留得一枝春雨裏又隨人去報平安其識之也深矣恐亦傷於太刻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屬疏遠又無責任仰視俯育為祿而仕民之道也但當辭尊居卑時懷黍離之感而已必欲以事讐責之寧免頑民之誅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受封於宋箕子傳洪範以授聖受封朝鮮與夷齊各行其志仲尼稱仁不亦可乎

哨編

舊觀東坡在昌化負一大瓢歌田野間蓋哨編也哨編二字不知何謂及觀坡與朱唐叔書云舊好讀淵明歸去來詞每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為般涉調哨編畧改其詞不改其意始知哨編是樂府牌名後見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雅韻專論音律但無師傳不能通曉其言樂府曲名共有三百六十五章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止存一十有二自黃鐘大呂等以至般涉調總統三百餘樂章所謂哨編乃般涉調之一曲耳則知歷代士大夫皆通音律如李白應制作清平調柳子厚言筆與瑟皆十三絃有七律三十五調可見自唐至元猶有其傳至於我朝絕無之矣但依其平仄成文而已漫不知官商律呂為何用又何怪聲詩之不古若哉坡翁哨編在草堂詩餘可考

詩帳

東坡先生以才高見忌於時朝士嫉之百計中傷誣其詩涉誹謗檢其龍等作言於上欲置之死又行杭州凡其在任日所題屏障卷冊僧房名山詩句悉錄成帙以進謂之詩帳所媒孽者至矣幸賴時君不信浸潤遂得從減或言禍起詩諷重惇此恐未然蓋皆舒直賈易朱光庭等為之也觀其在海外所遺悖書乃平生至厚相知而蒙其教愛者豈有是哉然嘗因秦太虛下第和參寥韻寄之二云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此則真欠檢點無所逃罪幸聖輩不及知耳

岳武穆

成化中杭郡庠生陳瓌陳珂以功名事扶樂召仙仙至題詩曰天風吹我上湖山回首中原只慘顏一紙靈符來野壘又騎黃鶴到人間二生問前程如何書曰二子皆有成但令弟更顯達耳二生請問大仙姓名書曰吾宋岳飛也吾有心事為子白之其詞曰君不見黃龍塞上秋風高貌貅滿野如蟬毛千乘萬騎拱視而壁立仰看大將真嫖姚又不見朱仙懶城戰大捷拈揮甲士皆英烈匈奴酋長已受降圻甸腥膻聞之而潰蹶丈夫立志豈止此直欲挽回君父之車與天下蒼生俱雪耻嗟乎權姦蔽天日班師之牌一日十二至搆成大獄壞長城傾山倒海風波起縛虎容易縱虎難妖狐敢決東窻計一家同日盡誅夷河北功勞皆已矣世間萬事有公道聞說賊臣皆切齒至今血食在西湖千古堂堂照青史二生曰他日功名有成即以此歌立石於廟又書曰自頌功德非臣子所宜汝若立石吾以雷霆碎之後環中會試為蜀府長史

珂中進士至大理椰果如其言郡人徐越述其事於余因作精忠百詠詩貽其耳孫為筵簞云

周孝侯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勇力無行鄉里患之因感父老三害未除之言乃入山射殺虎入水殺蛟遂師事陸機陸雲勵志好學有文思州府交辟仕吳吳亡歸晉累遷至御史中丞不避權戚為梁王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茲今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募烟氣盡天若暨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子姪觀作令所目擊者乃為文致祭士民懼曰孝侯顯靈吾上無患矣後賊過境上果不為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如此

千寶

千寶者孫吳時人即千寶也本姓于後人訛為于字海鹽人也按武原古誌去其墓在縣西南四十里今海寧靈泉鄉真如寺乃其宅基載在縣誌蓋古地屬海鹽也舊圖經云寶父名瑩仕吳為立節都尉有寵婢妻甚妬之瑩卒臨窆遂生推婢于墓後十餘年寶葬母開墳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夕始甦言其父恩愛如舊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寶感之遂作搜神記想當時必聞婢談地中鬼神事故耳嘉靖壬戌六月又聞于沐陽兵師王方崖極言漢川尹蒲山者任四川順慶府同知嘗為之談蜀邑南充縣劉氏事忘其名矣父有一婢名么女父寵愛之為母所妬父沒母推諸壙中併葬焉三年後母死開壙見其婢伏棺上不死遂出之言與其父相處如常乃一夢中無所苦也蒲山歸

遍言于人以為大異殆與前誌實相符合

張方洲

方洲張先生寧吾鹽之偉人也儀表豐整有雋才詩字丹青一時三絕文集甚富行於世正統蒙塵先生尚未仕作二詩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漢羣臣端笏護元戎禁中已乏回天諫闕外誰收關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轂令人長憶寇萊公 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難解奉天憂鼎湖龍去弓刀遠劔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草青山猶是漢宮秋微臣天末空瞻切肉食何人與國謀成化間官禮科都給事中奉使朝鮮國王遣其臣朴元亨者為館伴朴亦捷才從游太平館先生為百韻詩每寫一聯朴亦隨手和之相逼甚急殊無遜意及先生寫至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遂閉筆曰不敢和矣先生終於汀洲知府家居無子名重海內捐館後有二妾曰寒香晚翠各年十六七乃更相剪髮以死自誓不下樓者六十年皆登壽考人莫得見其面以卒為吾邑之雙節云

冷面寒鐵公

周新者南海人永樂中為監察御史不避權要貴戚斂手性剛直無笑容人呼之為冷面寒鐵公轉浙江廉使多所平反不能悉錄有虎為害公為文禱於城隍虎自來伏罪乃格殺之其異政多類此朝命錦衣千戶東浙拿賊吏受賂責法通新須知還遇於涿州捕之繫於涿獄被其脫走詣闕反証奏新上怒馳驛縛新至 御前猶口陳其罪不已上愈怒立斬之是夕太史素文星墜上大悔之後嘗見形於朝或見一人紅衣立日中上訶問之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浙江城隍為陛

碧里雜存

下除奸吏言之不見參政彭森為作傳其畧如此

狸嘴鷄

吳康齋先生與弼江右崇仁人也少年省親太學布衣弊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棄去舉業專意聖學中歲家極貧締綰絮絮冬躬耕食力人不能堪而怡然終身嘗有詩曰淡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又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家蓄一鷄司晨為狸所嚙乃作一詩焚于土穀神祠曰吾家住碧嶺山養得雄鷄作鳳看却被狐狸來嚙去恨無良犬可追還甜株樹下毛猶濕苦竹叢頭血未乾本欲將情陳上帝題詩先告社公壇一夕雷雨天明狸震死壇前非誠通神明而有是乎然愚觀康齋在我 朝道學中篤志力行第一流人品試觀其語錄不問而可以知其人故白沙先生師事之作枯樹哀談者乃極力肆詆此與宋之小人巧謗程朱者何異恐後學不知遂信以為實則受誣於千古矣故敢為一雪之

渡海方程

余於癸丑歲見有渡海方程嘉靖十六年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人吳朴者所著也其書上卷述海中諸國道里之數南自太倉劉家河開洋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為標準海中山甚多皆有名并圖其形山下可泊舟或不可泊皆詳備每至一國則云此國與中國某地方相對可於此置都護府以制之直至雲南之外忽魯謨斯國而止凡四萬餘里且云至某國回視北斗離地止有幾指又至某國視牽牛星離地則二指半矣北亦從劉家河開洋亦以山紀之所對之國亦設都護府以制之直至朶顏三衛鴨綠江盡處而止亦約四萬餘里云下

卷言二事其一言蠻夷之情與之交則喜悅拒之嚴反怨怒請於靈山成山二處各開市船司以通

有無中國之利也其二言自山東抵北直隸瀕海數千里皆沮洳膏腴之地今皆棄於無用合于其間特置一戶部衙門專管屯田之務募民耕之臣願語區田之法又傳得外國金稷米種見在每種一畝可比十畝如是數年得穀不可勝計則江南漕運可免其言如此雖未知可用與否亦有志之士也據其所言則至忽魯謨斯國當別有一天星斗矣永樂中太史秦南極老人星現廷臣稱賀南極入地三十六度不可見豈即其地歟則所言牽牛止有二指又何疑哉南極乃遠而不可見非入地也程氏遺書言天地昇降在八萬里中豈亦自星而驗之歟

秦駐山碑

按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併天下自號始皇帝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嶧山並海以東登之罘又作瑯琊臺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會稽並刻石頌德凡七處史載其詞者五東南惟會稽秦望山者尚存今按武原誌載吾邑秦駐山碑趙宋時已破碎所 可攷者有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受命業超上古鐵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深太古道邁前王堉炎均吳美冠額黃道靈七代敬構斯堂縱聖窳賢荷茲休祉菴蕩餘輝蜚聲萬祀凡六十八言其詞甚古真先秦文史記所不載者蓋遼海而南先登秦駐而後登秦望也今碑不存而廟在不知於何時廟前有飄松一方拆而復生不由栽種亦往往顯兵戈光怪之異海上人皆見之

王雨舟

王兩舟名淋湖之烏鎮市人也其父王翁家巨富而性各無子其家臨市河傍有市橋久廢矣一日有老僧至門以修橋為請怒叱數次其請益堅翁曰汝於市中募緣吾當為主僧不肯必欲翁一力成之不得已而諾焉費之百金成矣仍建亭橋側俾僧居之僧戒律清苦時時與翁往來笑語甚相得也居且十年時翁側室有娠將就館矣一夕翁夢此僧狼躑進門徑入閨中翁夢中大怒追逐遂醒而內室啼聲聞矣舉家大喜天明得外報云僧于半夜已坐化于亭中翁大驚異因命其子曰濟蓋取義于橋也兩舟後官橫州別駕詞翰俱佳亦無子性坦夷有大度窮極聲色富樂終身與余先君交善此其所自言也

佛記兒

按史傳所載修已背垢而生禹簡狄胷拆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脅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脅黃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腋下小腹上出宋時蕭田耐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腰間出皆瘡合子母無恙此皆得于傳記近見瑯琊漫抄乃文衡山先生之父林所錄稱成化辛丑宿州秦一婦人脇下生男弘治改元戊申公按宿親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母娠時脇腫如臙比生時母亦昏暈不知及甦視脇腫處已平瘡疔甫合乃知脇下生也據此亦常有之則自古聖賢之生而異於人又何疑哉

前知

前知之道在至誠因其能事然觀傳記若夏侯嬰之住城王果之墮棺沈彤之漆燈皆符於十數百

年之後載諸簡冊世遠或末可信及觀虞邵庵作朱澤民母墓碣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將就館其姑施夫人疾亟下壙夢偉丈夫告曰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孫既而治地得石焉太守陸續之墓別有刻石在傍曰此石爛人來換視之果斷矣遂掩之而遂卜地夫人復夢偉丈夫來謝曰感夫人盛德今得為夫人孫矣已而澤民生為江東行省儒學提舉本朝天順年間徐有貞治水張秋命東平判官王震濬河堤下一壙有石誌曰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通判移我在河東遂改葬之則前知之術信有之矣豈皆至誠之聖人哉

習靜

正德初先師陽明習靜於陽明洞洞在南鎮深山中先生門人朱白浦蔡我齋等數輩自城往訪焉道遇先生家童問以何往對曰老爹知列位相公且將至故遣我歸取酒飯耳眾異之既至問曰先生何以知某等之將至也先生曰諸君在途某人敲水洗手某人刻竹紀詩皆如目擊眾益大駭蓋無事則定定期明故能心通豈他術哉信蜀山人董五經之事非誣矣然非聖智之資未易言也

感玉華

玉華感先生端明南海人也提學浙中通政南畿余時屢獲接之寬仁厚重犯而不較忍性絕欲存心濟物真感德君子也尤精於醫自言嘗集方書一千卷家不殺性雖會客惟取諸市自己飲食惟白粥柏子湯而已茶亦不用也嘗自云諸君不信輪迴蓋忘之耳其不信固宜惟余自生時即能記憶故惟自知之自信之耳余前世乃廣東一軍卒也不欲言其名父早喪惟能認母與妻耳專與百戶牧馬今母妻之容與繫馬之樹宛在目中其自

言如此又自述今生之異蓋其今世之艾選一苦寒邊方教官年五十餘無子因學中無鄉賢祠言於縣尹而圖之既得地矣期以明日啟土夜夢一朝服者曰此吾宅也公能存之當使公生貴子及明破土得一碑曰端明殿學士某之墓遂不動為之封而樹之逾年而得先生因以為名云

郭景純

陽明先生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夢晉忠臣郭景純璞以詩來謁且極言王導之好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導實陰主之云云覺而悉記其詩不遺一字起錄于壁曰我諳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裏底所以致者備罔識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附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識偶感君子淡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會粹不成文自今當與頡頏戲倘其為我一表揚萬世萬萬萬世憶後之千二百年而英靈猶見夢於陽明陽明能盡憶之是皆精明之極理無間耳陽明亦有長詩多不錄

田石謠

陽明先生既平田州之亂先是田州有一巨石謂之田石側卧江浒舊有童謠云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岑猛聞而惡之乃夜遣人平之明復如故如是再三終軟側也自先生定亂之後此石平矣先生自往觀之命洗剔苔穢見有古刻新建伯三大字於其上亦異矣先生遂續加九字併刻之云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因奏改為田

度臺夢

陽明先生在贛州都府軍令甚嚴宿衛之士無敢
偶語離次者一夕於中夜衛士忽見府門洞開有
一道流自外至長髯蕉扇儼如洞賓一童子執紗
燈前導以入門復閉久之開門送出長揖別去其
速不知所之見者驚愕門如故天明遂相傳言自
守巡以下皆知之已而守巡入揖先生遂自言夢
純陽真人來訪吾問如何謂之仙彼曰非儒之至
者不足以稱真仙吾又問如何謂之儒曰非仙之
至者不足以言真儒良久別去守巡乃敢言夜來
衛士所見始知純陽之果至也

斬蛟

嘉靖八年春金華舉人范信字成之謂余言寧王
初反時飛報到金華知府某不勝憂懼延士大夫
至府議之范時亦在座有趙推官者常州人也言
於知府曰公不須憂慮陽明先生決擒之矣袖中
舊書一小編乃許真君斬蛟記也卷末有一行云
蛟有遺腹子貽於世落于江右後被陽明子斬之
既而不數日果聞捷音范語如此余後檢白玉蟾
修真十書始知真人斬蛟之事甚詳其畧云真人
既制蛟於牙城南井仍鑄鐵柱鎮之其柱出井數
尺下施八索鈎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亞其妖再
與吾當復出鐵柱若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頓息
都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竊發故因鐵柱再記云
地勝人心善應不出好警縱有興謀者終須不到
頭又曰吾沒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此妖復出為
民害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出而
誅之真人生於吳赤烏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至晉
寧康三年八月朔年一百三十六歲拔宅上升云

余考傳記旌陽存日至今正德已卯大約適當一
千二百四十年之數且所記鐵柱實應宸濠之讖
亦異矣哉鐵柱井今在洪都南城鐵柱觀中而真
人亦有廟在省城其有功於南昌甚大又見江西
士人言寧王初生時見有白龍自井中出人於江
非定數而何哉

瑞蓮

錢君景字名達風度高嚴遠流俗吾邑隱君子
也喜植蓮弘治己酉發一幹雙花結二實人咸異
之衢方蒙詩云錢家盆池如玉井亭亭一幹雙花
並却疑姊妹在昭陽太液波間雙影夜舒不聞
有荷蕊兩房垂垂意可省綠知公家有聯璧媚水
含英作光景天水胡續宗詩云太華峰頭有奇卉
分得小池香一叢扶疎對面笑初日婆娑雙袖歌
迴風戲魚田田擲其下飛鸞振振鳴當兩兩岐連
理元易得有人競爽難為同後錢君贈刑部郎中
長子珍封禮科給事中次子琦正德戊辰進士嘗
以孤城抗賊極諫犯顏一麾出守非其好也乞東
海而老焉珍子微琦子片皆舉進士甲第蟬聯
一時獨盛而後來之秀尚森森也天之報施善人
表之以應運為兆耳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善
必先知之信哉

禦夷

漢賈誼以洛陽年少當文帝朝上治安策史氏議
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自余
觀之可謂通達國體未可以疎目之也夷狄之性
謂之天驕貴吾修內治以防之若與之角死傷必
多仁人之所憐也故太王事之以皮幣大馬珠玉
春秋時魯公會戎魏絳和戎公子遂盟戎皆不得
已而與之交後世若漢唐之和親宋之歲幣視古

則又甚焉何嘗出於誼策之外乎我朝西僧朵顏
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勝計皆表餌之
遺意邇者放人徐海等誘倭夷為邊患焚屠慘酷
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狸程之法托
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非有武侯武
穆陽明之才諒其未可輕也今日之計禦北虜傍
邊防禦東夷開市船底幾其長筭乎

天寧塔

海鹽治在未時去海稍遠後岸善崩漸薄城下而
勢未已天寧寺西齋長老礎石琦翁者博學高才
有道行名動朝野夜夢龍王獻珠請師建塔遂募
緣建成謂之鎮海塔自是而海岬不復淪矣迄今
二百餘年歸然尚存高二百四十尺制度比他塔
殊秀爽正德間僧會秀翁修之余嘗為之作記聞
琦師初建時每一磚頂于首踞而誦大悲呪一卷
其愿力如此初成時其勢稍偏忽一夕滿城人皆
聞空中語云天寧塔偏急往救之且乃正矣事在
宋潛溪所撰誌中乃今嘉靖乙卯二月寺僧一小
暗室中忽有塔影在壁余往觀之乃倒影也五層
在壁二層併塔頂在地層層欄杆枋栴簷瓦分明
如畫陰雨亦在晴則尤明余嘗睹野史中往往言
塔影倒懸今乃親見之

器車

按禮運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故天降甘露地產
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註云器謂銀甕丹甕車
謂山車垂鈎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者晉時恒山
大樹自拔根下有壁七十五七十二皆光色精奇
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璜之象亦此
類也正德甲戌吾鄉硤石友人沈拓於紫硤山上
中得異石無數有如斧鉞者圭璧者方者圓者而

而長者厚僅二三分周圍口尤廉薄各有圓窾窾皆倒樞黃白黑綠各不同光潔工巧人為有所不知見者皆以為霹靂砧而藏之嘉靖丁巳黃灣馬氏開山作壙亦於土中得如前者一十六枚其形極相似白者尤可鑑皆余所親見者諒非人之所為且人亦安事於此豈即器車之類乎

投江

先師陽明竄龍場時日夜南奔抵杭計逆瑾必欲置之死也懼禍及親乃不敢歸惟遣家僮還報而獨居勝果寺一日題詩于壁置雙履於江濱而潛去矣其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生我欲何如生曾許國慚無補死不忘親痛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無極日夜潮聲泣子胥自是遠近喧傳陽明已投江矣聞於逆瑾伎心由是稍紓遂得達龍場而家亦無虞然在萬里之外風聞洵有云海日翁已斥死矣有云王氏已抄沒矣非先師之見機行權樂天安土何以保其性命而成他日之功哉而無識之士猶以偽死議之豈知微服過宋在宣尼有不免乎余觀唐史安祿山表權皇入幕府皇度祿山必反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又慮禍及親因獻停京師在途詐死既合欲而遁去皇母以為實死慟哭感行路祿山信之而歸其母皇潛奉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與此事正相類真卓行哉

鐵柱老僧

陽明先生壯年受室時以婦翁宦江西因往馬一日獨游鐵柱觀至一靜室中見一老僧坐與語相得僧乃出書一編授先生而別且曰三十年後再相見後平宸濠入洪都復往游焉老僧尚在在詩遺先生曰三十年前曾見君再來消息我先聞君

於生死輕毫末誰把綱常任半分窮海也知欽令德老天應未喪斯文東歸若到武夷去千載香燈鎖白雲先生亦有和章今失記昔所授編亦竟不知何書也

張永

武宗殺皇帝既聞宸濠之變奮然有射蛟之志自稱大都督威武大將軍乃南巡欲與之決戰未至而陽明已擒之矣自常山路歸杭將獻俘京師而駕已至鎮江時巨璫張永先帶京軍若干來杭先生遂移疾卧於勝果寺僧房以宸濠付三司官取其收管水至問知先生所在徑造僧房而先生藥香滿室擁被稱不能起永坐於床曰王都堂我知汝非病也我有好言與汝先生備述用兵勞瘁致疾之故永曰君之功不須說但聖上此來欲與濠戰君先擒之今當押赴南京候旨未可獻俘秦捷先生曰謹如教又問曰宸濠宮中金銀今安在先生曰金銀則無但拾得簿籍有帳皆送與二十四監矣永與語久之意甚相得杜先生起出袖中片紙乃御書密旨也云拿宸濠之功我第一你第二先生乃起具服謝恩遂同入城次日同赴教場操軍永親射九矢俱不中請先生射先生以不能辭強之再三而後就位九矢皆中京軍齊聲歡呼曰名不虛傳永遂心服曰我國家得先生如此文武全才社稷之福也自後江斌張忠等屢於上前肆謗皆賴永解救得免然先生亦終不得一面天子幸脫危機永之力焉不可以不紀也

銅柱夢

陽明先生既受廣西田州之命自言曰吾少時嘗夢至馬伏波廟題之云銅柱折交趾滅拜表歸來白如雪又夢題詩曰拜表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

鬢毛瞻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銘文永不磨不意今有此行乃嘉靖四年秋也逾年功成而疾亟矣屢表乞致不許遂促歸至南雄府青龍舖水西驛而卒事聞上怒爵陰遂尼至今夢之驗也如此

聶司務

湖州凌漢章成化間針術神靈擅名吳浙嘗謂予先子從吾翁曰昔曾於一市中見一丐者形軀長大而兇惡面頰天生一手掌痕有十餘丐者從之既去問於主人主人曰此丐姓聶父聶某原為司務之官因早朝從行吏失携笏板怒甚掌打其面遂仆地死後家居其妻有娠忽一白日見前吏入門徑入其室已而妻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父已心知之矣始能言即有報讐之語比長日以殺父為事父謹防之幾被其弑者屢矣夫妻相議逃避異鄉不知所往其子遂縱酒色為非將家業費盡而為丐云凌時感其事作詩記之曰平生不信有陰冤丐面而今見掌痕寄與世間君子道莫教結怨種冤根

鐵樹開花

王雨舟名濟島鎮人家富好客能詩為廣西橫州判嘗為余言今世所謂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吾嘗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乃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園中其人言在我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四年再花信書中不誣矣雨舟又自刻一編記所見聞亦載此惜不問其所睹者何書也

日月影

凡日月東生西沒并南北二陸行皆有一定之度獨丁卯歲子於荆溪所見不然余與館賓查懋言

等驗之數月甚審可駭月自望以前每夜長落于未方自望以後每夜漸出於東北直從寅五之間升天望南斜行至未方則下沒矣七月八月九月皆然每至半夜月光入檻一丈二尺有餘日與月同宮皆出寅人未日將沒時其光入南牖照北壁九月望日太陽入檻七尺五寸去冬至尚有兩月此何理也不但日月而已凡南斗箕心等宿自一更以後皆從午未間落甚速不復西行幾乎四方易位殊不可曉初疑地勢有異及余仲冬抵家望夜觀月尚在天南無一毫異但人自不察耳始悟太史公月出北辰間之說可信次年春海賊大至殺死宗將軍圍阮中丞於桐鄉浙西茶毒豈陰符經所謂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之說信有之耶在南

木稼

嘉靖十五年余游荆山時冬至後連日大暖忽夜中大雷電雨雹天明下雪連五日夜厚與有齊人皆行於雪巷晴後三日余乃渡淮是日無風日光在薄霧中而寒氣入骨比雪寒三倍忽見人之鬚眉毛髮皆皓然成翁無間老少相頷大笑而馬之尾幾柳之枝條皆成銀絲平生之所未見問於逆旅主人曰此所謂飛霜也余意豈春秋所謂雨木水者歟沂陽子曰此木稼也然余考之木稼又謂之樹介木為少陽少陽將有害陰氣脇之先寒得雨而水曰樹介是日無雨不知是否燕惠王信諧棄鄒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飛霜則謂之飛霜亦有所本又考齊民要術大寒水雪封條謂之諫樹蓋恐其陽氣之洩故封之謂之諫殊有理而意新稼介二字無義豈諫字之訛歟黃太史題橄欖軒

雷書

按宋儒皆以雷從地發固為正論然此直據理而不知變者耳夫變亦理也寧有理外之變哉按史宋祥符中岳州玉真觀天火所焚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人皆巨測召仙而問之曰此雷部掌火神名也又宋德清縣覺海寺雷書西侯李鈞火攸利火謝鈞思通凡十二字皆倒書又華亭天王寺雷書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亦皆倒書此猶見於傳記者也余游荆溪善權寺正殿乃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楹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亦皆倒書也周文襄公忱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洼處猶存謂雷為二氣搏擊而無鬼神可乎

雜存下

雜存下



東谷贅言序

古者士大夫老而明農。日坐里門以訓其鄉之子弟。子往時奔走名途。竊有此志焉。及得請東歸。已成物。寮翁矣。里門之役。莫償初志。乃閉關習靜。以送殘齡。門生故舊。時來相過。情話之餘。或相與評論古今天下事。而一得之愚。又不覺吐之。遂日割記。加潤色焉。有長者謂予曰。子於此時。宜遊心忘言之天。願猶喋喋。乃爾。非咎邪。予曰。然哉。然哉。夫懸疣者贅也。身有之。心固醜之。而況人乎。然非疾痛害事也。欲決而去之。又不忍。言之資也。亦然。自今以後。當奉長者之教。而謝筆硯。其業既割記之者。命兒輩藏之。以俟稗官氏采焉。不然。以俟家人障牖之需可也。
嘉靖己酉夏四月既望東谷教英識

刻東谷贅言序

東谷贅言序

贅言二卷。東谷放公之所著也。公先在蜀。嘗刻綠雪亭雜言。其博議雄談。光流有發。海內愛而傳之久矣。然當是時。方策勸樹。結閣化千里。特於自公退食之餘。敘次所見。而慷慨議論。人尚珍愛。矧今矣。傲林丘。道遙雲石。或觸景會心。或感今思古。其超然之見。能無詞述者乎。余一日謁東谷。輒以此意探之。公果出二帙示之。曰。此猶贅爾。然去之。又不忍也。子其以爲何如。余惟言者。所以據發胸中之所蘊也。世之言有二。播藻瀟灑。誇奇競麗。非不燁然美也。而道遠矣。若夫裨益身心。增廣聞見者。非無辭也。而情深矣。考古今之同異。權人物之高下。究心迹之是非。定言行之臧否。詳制度之因革。洩前人之所未發。啓後人之所未知。初何贅之足云。東谷之意。得非欲相忘於無言與公。以一代鉅儒。行成表樹。言成模楷。而聲實兼懋。余方垂髫。數聞縉紳先生。謂其名世豪傑。既而親所製作。雄選博朗。意必光期。俊偉人也。今也天假良遇。每一會晤。必聞嘉論。皆直剖藩籬。鑿鑿可行。而高卓之行。尤使人欽畏。思以信哉。信哉。蓋非長河不足以喻其議論之源流。非峻嶽不足以方其制行之寬絕。是篇者。特一時之緒論。宜其自以爲贅言也。然其殊聞獨見。可以開廣博。亦可以撥正趨。向欲知公之行不可及者。觀其言而已矣。君子之所樂而玩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遂命工刻之。
嘉靖己酉仲夏朔日仁和三洲沈淮世

東谷贅言卷之上

清江放 英著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救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宋晦翁不敢行之也。
或告子曰。有孝子某者。鄉人稱爲君子也。業遇恩例。以孝名受草蓐。頃因割產。與兄鬪。鬪。子曰。爲孝子而薄天倫。則其所謂孝者。豈其然乎。吾聞惟孝。及于兄弟。未聞不友。而能孝者。是故克段于鄆者。不及黃泉。誓不見母。躐血玄武門者。環兵海池。震驚若翁。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清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水貞八司馬。皆茂材異等也。乃朵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人有恆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臥。安知被裊破。蓋朋之盡。誰無情誼。必要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諸途。予於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萬段。恕亦不救。予於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為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實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古之奸雄巧於用術。往往神出鬼沒。於至深至險之際。自以為算無遺策也。殊不知天不容僞。祇自斃焉。是故蘇秦能報刺客之仇。而不能逃其七首之害。呂不韋能匿祖龍之胎。而不能免其遷蜀之禍。

古之權臣跋扈。必陰藉名儒為之宗主。毅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舉。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禮文雖復古。而政事則日非矣。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潘良貴為諫官。殿上叱侍郎向子甄。王公度為諫官。門上殿死。指揮馬順。嗚呼。於此見二公忠憤之氣。可謂雄於九軍矣。然竊有說焉。子甄奏對支離。封皂囊而論列可也。何必叱之。馬順之罪固在誅絕之域。請歸之司寇。以徵刑書可也。何必殿死之。夫尊客之前不叱狗。而投鼠且忌器也。況法宮何地。乃徑情如此。殊駭觀聽。非所以尊朝廷也。不可以為訓。

唐憲宗以節度使王鐔帶宰相之銜。李藩以筆塗詔。而附奏曰不可。宋貞宗以劉美人為貴妃。李沆引燭焚詔而附奏曰不可。嗚呼。二公可謂能執大臣呼嘯之義矣。然竊有說焉。古者人臣不敢齒君之路馬。孔子過魯虛位。必勃然變色。蓋敬君之禮固當然者。況詔王言也。而輒塗之。而輒焚之。可乎。向使天子震怒而下吏議。則不敬之罪。二公將何詞以自解。大抵賢臣居密勿之地。君有過舉。執奏可也。塗詔不可也。焚詔不可也。

張忠定公守成都日。合軍大閱。始出城。衆皆羅拜呼萬歲。公亦下馬東拜呼萬歲。復懷轡徐行。衆不敢譁。夫軍士擁郡將呼萬歲。是無君也。無君根於怨望也。而怨望之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公胡不能炳燧鎗。直待其譁焉而後靖之。亦晚矣。向非公之忠誠。有以厭服其邪志。吾恐嗚呼不已。必至黃袍加身。黃袍加身則成騎虎之勢。而劍閣玉壘之區。人心搖矣。當其時公將何辭以聞天子而謝天下。

韓魏公經略西事。開府延安。夜有賊擄七首至臥內。公曰。可取吾首去。賊曰。得公金帶足矣。遂取金帶而去。或曰。賊夏人遺來也。予於此見公倉卒應變。而辭氣不亂。非養之疑定能爾耶。雖然。昔楚師圍宋。華元夜入楚軍。登子反床以劫盟。君子固病其將略之疎矣。公也。鎖鑰西郵。又非子反懸軍之比。重門擊柝。虎旅背殿。而刺客奸人胡為乎來哉。意者公於周身之防。曾未之虞耶。幸而賊有鉅虜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則夏人得志西事其憂哉。

或問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獨不言君父懼者何也。予曰。春秋之義。莫大於尊君父。討亂賊。夫亂賊既討。則聖人之斧鉞在春秋。而後死者懼而君父尊矣。君父尊則君父慶矣。奚懼哉。嘗觀古來固有君而不君。父而不父者矣。忠臣孝子之心。以為君父天也。天可逃耶。是故西伯不怨美里之囚也。甲生不怨新城之死也。又嘗觀古之君子。傷一代人倫之變。亦未聞罪人君父者。是故湯武奉天討誅獨夫而

巢伯不罪桀也。夷齊不罪紂也。桃圖之變。董狐不罪靈公也。棠姜之禍。南史不罪莊公也。知此則知孟子不言君父懼者。所以存萬世之防也。嚴哉。

史魚盡死後之忠。鄒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之苦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死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愛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古之烈士。不肯欠人一死。蓋烈士尚奇節。故於同志者有借死之義焉。脫不得已而先死。則後死者心即許之。他日事濟當以一死下報故人。夫心之許也。心既許矣。若負幽冥山川鬼神其可欺乎。此古人所以重心許之盟而執牛耳之盟次之。是故羊角哀不肯欠左伯桃一死。陳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乃若范質王溥。欠周世宗一死。而宋太宗薄之。

秦穆公用孟明。而殺之役彭衙。之役皆敗績。終焉伐晉。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左氏美穆公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愆意不然。兵凶戰危。豈人君屢試主將之具哉。況孟明喪師辱國。穆公不能用。是失刑矣。又不替之。不亦過乎。且茅津既濟。兵刃未接。何功之有。夫秦之所以能霸西戎者。以累世富強也。左氏乃歸功於敗軍之將。不亦乖乎。初穆公因杞子以襲鄭也。遂叔業諫之矣。使穆公能用其諫。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乃不賢秦叔而賢孟明。不亦左乎。

莊子曰。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予曰。信斯言也。伯玉四十九年以前。冥頑不靈。全不知非矣。設使若顏子。短命而死。則終身不知非矣。若然。何以伯玉且夫子天縱之聖也。必待行年七十始從心所欲。化何遲哉。若伯玉六十而化。又先於夫子十年。可謂賢於夫子遠矣。豈其然乎。雖然。春秋列國大夫之賢。無如伯玉者。然則賢伯玉者。奚稱哉。予曰。夫子嘗以君子出處稱之矣。其使若晉以欲寡過不能稱之矣。靈公夫人又稱其不以冥冥贖罪。不以冥冥贖罪。不以冥冥贖罪。不以冥冥贖罪。

或問長幼之序。專序齒耶。不專序齒耶。予曰。兄弟之長幼序齒也。伯叔姪之長幼不序齒也。蓋伯叔姪孩提尊也。姪雖老。夫卑也。何也。分重於齒也。同父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立子以嫡不以長。紂弟也。而為君。微子兄也。而為臣。何也。嫡重於齒也。同母之兄弟。亦有不序齒者。周公弟也。而為王。管叔兄也。而為君。無官何也。命官以德。德重於齒也。宗族鄉黨。亦有不序齒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齒於族。而三命不齒何也。命重於齒也。為師為弟子。亦有不序齒者。韓子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故王通十五。教授河汾。其弟子有白首北面者。何也。道重於齒也。

或問歷代君臣之義。予曰。有一統之君臣。有革命之君臣。有列國之君臣。有舊國之君臣。有敵國之君臣。有先世之君臣。有亂世之君臣。有華夷之君臣。時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莊周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一統之君臣也。時曰。商之子孫。侯服于周。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

革命之君臣也。百里奚虞人也。而臣於秦。伍子胥楚人也。而臣於吳。他如晉大夫韓厥對齊君亦稱臣魯大夫平子對齊君亦稱臣。此列國之君臣也。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故樂毅燕臣也。而奔趙。趙謀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此舊國之君臣也。吳蜀魏晉皆稱帝也。而劉禪降魏。孫皓降晉。此敵國之君臣也。張良以五世相韓而報秦仇。陶潛以曾祖為晉宰輔而不肯事宋。此先世之君臣也。馬援遊二帝之間。其言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此亂世之君臣也。胡人金日磾而臣於漢。武漢將李陵而臣於匈奴。此華夷之君臣也。然則君子處此。將安適從。王蠋有言。忠臣不事二君。此其律令也。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賢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謂子之與姪。親視固有自然之殺。倫也。乃以愛姪不如愛子為私。僕矣。信斯言也。必愛無差等。然後為公乎。是墨道也。且吾聞之父為子綱。而不為姪綱。父為子隱。而不為姪隱。父名子而不名姪。父冠子而不冠姪。父醮子而不醮姪。有爵位也。立子以嫡。立嫡以長。而不立姪。考終命也。治命亂命。命子而不命姪。凡若此類。皆一本也。皆天也。非人也。皆公也。非私也。欲比而同之。是二本矣。而可乎。或曰。然則視姪當如塗人乎。子曰。不然。兄弟之子猶子也。駸馬援戒兄子嚴。教之書。韓昌黎祭祭十二郎之文。固當撫之以恩。教之以義矣。

或問人有恆言。慈父敗子。然則父可不慈耶。子曰。不慈則不父。傳曰。為人父止於慈。止之云者。無或過也。過於慈則溺愛不明。故敗子必也。有義方乎。義方主嚴。過於嚴則傷恩。君子不忍子之無良也。事傷恩。雖然。陶靖節非無義方者。五男兒皆不好。紙筆何耶。此之謂教亦不善者也。韓文公文公皆孤也。皆卓然命世。何義方之聞耶。此之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者也。

石碻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為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詔。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為名臣。噫。子之不係世類也如此哉。

程太中夫人曰。子之不肯。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予謂婦人之仁。過於姑息也。其敗子也恆多。或問孝子盧襲。禮賦子曰。此孝子不忍舍親之心也。古禮無之也。古禮親喪居倚廬。倚廬者。倚木為廬於中門之外。東牆之下。不櫛不塗也。既虞則柱楣塗廬矣。既練則舍外廬矣。曷嘗有廬墓之制哉。然則桐宮之祖。非廬墓耶。子曰。密邇先王。其訓伊尹之志也。非太甲之心也。蓋倚廬當也。桐宮變也。

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子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求以身代。庚黔婁因父疾。禱於北辰。求以身代。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臥榻。藥劑罔功。其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雖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經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母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焉可也。古人奉父母遺體。無不用其潔者。故髮必沐。而必頰齒必漱。手必盥。足必洗。蓋以遺體者。親之枝也。敢不潔乎。不潔。況敢虧辱焉。豈以忝其生乎。嘗怪樞叔夜一月不梳頭。陰子春半年不洗足。柳宗元一履皮膚。塵垢滿爪。三子者。皆名士也。奉親遺體。當不潔如是耶。

古制父喪。斬衰三年。父在母死。齊衰期。父卒齊衰三年。蓋以父母猶天地也。母服不斬。不三年者。此天尊地卑之義也。故厭之也。殺之也。我朝制服。父母皆斬衰三年。無厭也。無殺也。蓋以母氏劬勞之苦。尤勤也。妾有子而死。其子亦斬衰三年。不以父與嫡母在而厭也。而殺也。此聖朝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所以達孝子之志也。

孝子禁服內生子。考之經傳。未見明訓。蓋自桐門右師譏然明始也。歷漢唐宋元。此禁尤嚴。我朝則無此禁矣。嘗莊誦孝慈錄御製序文。其中有曰。禁服內生子。不近人情。故大明律無服內生子之條。嗚呼。此聖明所以緣人情而立法也。類如此。

近年江東有朝士服內生子。反避其妻與外人通。其妻自縊死。湖南有老儒服內生子。乃沉之江中。遂絕嗣。此皆不知本朝無服內生子之禁也。

五倫言父子有親。不言母何也。統於尊也。家人卦以父母為嚴君。則兼言之矣。自古稱大君為天子。而不言地何也。統於尊也。西銘以大君為乾坤之宗子。則兼言之矣。

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五王同寢。可謂友愛之篤矣。竊以為非帝王之友愛也。夫帝王之友愛。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也。富貴之也。未聞同衾枕而寢者也。且古者父子不同宮。況兄弟乎。宮且不同。況寢乎。同寢者。惟仇儷則然。若兄弟。裸裎於一榻之上。展轉反側之際。能無變乎。昔韓昭侯與梁溪公謀事。夜必獨寢。慮腹言漏於妻妾也。玄宗之於五王。誰無私曲。萬一寢而漏焉。則喧騰何及。然則寢之不同。不猶愈乎。或曰。玄宗忍人也。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則同寢之愛。豈誠於五王者哉。子曰。不然。論玄宗者。當論始終。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玄宗之心也。故始焉愛五王者。心之天也。終焉殺三子者。心之人也。其君天下也。亦然。故開元治也。天寶亂也。

尊卑分也。強弱勢也。輕重時也。時乎分重則勢輕。故楚子強也。不敢窺周之鼎也。時乎勢重則分輕。故昭公君也。不能抗意如之逐也。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好事。亦可適人心也。是故殷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桑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奸臣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執執不屈。而清議壯之。

以乘君子攻一小人。事機不密。猶或難之。況君子寡而小人衆乎。此陳蕃賈武所以起黨錮之禍也。以君子之寡。攻小人之衆。為力固難矣。況以子子負乘之小人。而攻累世膠固之小人。不尤難乎。此李訓鄭注所以成甘露之禍也。

李文達公辭命以奔喪。羅圭勳李文正公引年以遜位。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疎。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買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或問人有恆言。妻乘夫何謂也。予曰。乘之為言。馭馬之名也。六轡在手。雖那控耶。皆如所欲。易致有越志哉。聽妻悍妻之乘夫也亦然。或曰。甘心受乘者。惟懦夫愚夫。則然。彼英武之夫。肯爾耶。予曰。不然。彼單騎出走入山谷二十里。而終夜不返者。非英武之夫耶。蓋受其乘也。習矣。且奈何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言乘夫者凶也。大抵骨肉屬階房。轉烈禍。皆起於茲。非凶而何。

元世祖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草場。賴耶律楚材諫而止。予曰。華夷天所限也。元人逆天。欲滅我華。夏而夷之。其一念之毒。上通於天。是誅也。天贊之也。昔劉定公觀維納安流而思禹功。微禹吾其魚乎。子亦曰。微耶律文正王。吾其馬乎。嗚呼。危哉。嗚呼。幸哉。

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王之死。周奇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勳。三子當與山河帶礪之誓。加恤典焉。可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此。漢真少恩哉。

張巡許遠。孤忠大節。無可問然者。奈何當時於巡也。猶議其殺妾之忍。於遠也。猶議其分守之闕。先陷。不有李翰之表。昌黎之文。則後世惡焉。作史者。論唐衰忠之典。有遺恨焉者。以此。嗚呼。此其所以終唐之世。不能鼓河北忠臣義士之氣也。宜哉。

或問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斯禮也。果通萬世之義乎。予曰。此經也。而有權焉。非聖賢識其遠哉。泉齋邵公有曰。武王賢非長也。立而與周。微子賢非嫡也。廢而亡商。嗚呼。此達權之所以難也。

水覆舟。航人不怨水。火焚室。廬人不怨火。食傷脾胃。人不怨食。色蠱元精。人不怨色。四者之害。果物之咎耶。抑御物者之咎耶。是以君子貴自修自艾。

凡行事。覺得本心有不妥。則人心必不悅。甚則怨。怨則仇。仇則或敗乃公事。故君子謹始慮終。慮終者。慮其敗也。慮敗者。不敗。

凡立志不可持兩端。兩端交戰於胸中。則誠偽之辨。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界限。終是把握不定。而上達者難哉。昔桓溫嘗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是固兩端交戰之病。畢竟成就何如哉。

或問。鈍子曰。有天之鈍。有人之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鈍之命於天者也。大辨若訥。大巧若拙。鈍之習於人者也。夫君子之處世也。敏於天者。必求鈍之。君子之為學也。鈍於天者。必求敏之。敏其鈍者。困心衡慮。不冥頑也。鈍其敏者。藏鋒欲鎔。不揮霍也。不冥頑者。不自棄也。不揮霍者。不自傷也。

莊子曰。庖人雖不善割。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予謂尸祝代庖。是出位也。彼庖人之不善者。匪用為德。且將疑其病已而衡之矣。知此說者。處朋友察察之間。因事納忠。以匡不逮者。尚慎旃哉。

嘗見梅余錄中有曰。稱人之善。或過其實。不失為君子。揚人之惡。或損其真。事免為小人。予謂此語。可為善善長惡惡短之註疏也。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于楹曰。積丘山之善。尚未為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哉。

揚子雲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或疑斯言也。幾於梓。予曰。害極福謙。鬼所司也。高明氣焰之家。其惡易盈。鬼實瞰之。所以降之百殃。此固感應自然之理。無足怪者。雖然。必瞰于室何也。予曰。凡欺天罔人之惡。多萌非於暗室之中。以為人莫我知也。殊不知冥冥孔昭。恆在茲哉。雖然。不瞰尋常百姓之家何也。予曰。尋常百姓之家。何惡之能為。若概而瞰之。鬼之威靈。不亦斃乎。蓋嘗微之人事。朝廷遣使巡天下。惟督察強宗豪右之惡。而震罰之。曷嘗問賣菜傭耶。知此則幽明一理。夫復何疑。

人有恆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強宗豪右。當常誦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為黷黃卓得者。不可自誦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哉。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被服造次。必於儒者。或勸之從陽明子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子聞之。歎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略談及琴曲。吊古之事。真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雪。胸襟。

番禺陳兩峯先生。白沙高第也。來尹清江。予為諸生。獨蒙與深。一日。侍几杖。請問古人作文之法。兩峯曰。論語是夫子短文章。繁辭是夫子長文章。孟子七篇。是斬釘截鐵。雄辯文章。子潛心而求之。則機杼在焉。經緯在焉。山龍華蟲。黼黻在焉。竊以為萬世作文之法。無逾此者。

自暴自棄。下愚之所以不移也。不固風氣。不染習俗。上智之所以不移也。然均一上智也。造詣殊途。亦有不能變而一之者。是故伊尹之任。不能變為伯夷之清。伯夷之清。不能變為展禽之和。孟子之嚴毅。不能變為顏子之純粹。河南程氏兄弟皆賢也。伊川自以為不及家兄。眉山蘇氏兄弟皆賢也。東坡自以為不及舍弟。

晏子曰。古者飲酒。周觴五獻。過之則誅。漢法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者。罰金四兩。宋法夜聚飲酒而曉散者。坐死罪。皆所以儆酒禁。防酒禍也。皆祖酒誥。執拘歸殺之意也。我朝無禁。飲夜飲之禁。視漢詔。賜醺五日之澤。不尤汪濊乎。

或問。姦人與小人何以異。予曰。敢於為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有為善之名。終無為善之實。有為惡之心。初無為惡之跡。姦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食。姦之柔者也。口蜜腹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於希寵。姦之戾者。志在於毒人。

或問古者諸侯死。社稷之義何如。予曰。諸侯之社稷。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幸事勢危迫。當效死守之。義

也。然而有權焉。占公不死社稷而遷岐山。勾踐不死社稷而棲會稽。卒能基王業。恢霸圖。何必死。唐玄宗荒淫之君也。豈達權哉。漁陽之變。棄社稷而西巡。幸而前星幹盤。不失舊物。宋欽宗當金兵壓境之日。僕執諸侯死社稷之義。乃舉族北轍。遺恨千古。究原而論。僕欽宗者何與也。僕何與者李綱也。先儒陳登中又曰。靖康之役。景德之役。僕之也。蓋景德之幸。遼人未過河也。靖康之不幸。金人過河也。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取北虜西蕃。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納款。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其來朝貢。則以恩禮待之。其朝鮮安南琉球日本占城暹羅滿刺加諸國。烏思藏董卜韓胡奴兒于諸司。榮顏赤斤阿端卜刺罕諸衛。奉法尤謹。朝廷待之恩禮。亦有加焉。嗚呼。盛哉。

故舊中有權橫逆者。或教之自反。或勸之不校。予曰。顏子犯而不校者。恕人也。孟子三自反者。責己也。君子與其恕人也。事實已。夫顏子豈忘責己者哉。夫子嘗稱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子不能責己。安能自知其過而不遠復哉。

或問霍嫫不學兵法。岳武穆不閱陣圖。帥師者可法之乎。予曰。有二公之將略。則可。否則否。威凶矣。夫兵猶醫也。醫之良者。未有不用古方者。但變通之機。自有神妙。

蘇老泉曰。龍逢比干。不得為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故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子謂斯言也。歷代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皆謂之無術可乎。夫蘇秦張儀之術。狙詐之術也。老泉乃以之責備龍逢比干。何淺之待忠臣哉。殊不知邪正不兩立。有龍逢比干之心者。決不肯為蘇秦張儀之術者。決不能存龍逢比干之心。故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

陳龍川曰。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予謂此言以之論漢唐以下人物。則可以之論漢唐以上人物。則不可。何者。湯武之征伐。趨天下之變者也。謂湯武非孝弟忠信可乎。伊周之立訓。定天下之經者也。謂伊周無才術辯智可乎。蓋龍川之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見三代之英。宜其言如此。

或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漢循吏卓茂。有是言也。今欲執法。則人情拂矣。欲順人情。則法廢矣。二者將安取衷哉。予曰。法之執者。當于其大而小者可宥也。人情之順也。當于其小而大者不可恕也。乃若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又古人原情立法之深意。不可因漢人之言。而或差池。蓋過者無心之犯也。雖大可有宥。故者有心之犯也。雖小必刑。司刑者其慎哉。不然。宥大過。不免有故縱之失。刑小故。不免有深刻之愆。或問我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正脏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之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故勸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考訊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

或言先儒謂元結中興頌。其末言大業而不言盛德。有美刺之風焉。予曰。不然。頌體有美無刺。若兼美刺。非頌體也。觀詩中有曰。盛德之興。山高日升。何嘗不頌德哉。昌黎平淮西碑序中。只詳序諸臣平蔡之功。至詩結尾。乃以明斷二字歸美天子。大抵名家作文。自有體格。

古人祠堂。或祀木主。或祀小影。程伊川宋晦。卷以主司馬溫公。呂東萊以影。蓋主者神之棲也。影者神之像也。我朝劉文安公。不用主不用影。止用一軸。大書三代考妣之靈。此又是一見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侈靡之風耶。

楊文節公別號誠齋。朱文公亦否之。蓋以誠者聖人之事。豈宜以誠自居。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亦否之。蓋以遙遙華胄。將誰欺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也。

崔後渠曰。小人其心。君子其術。故張商英竹坡雜著。異端其學。聖賢其名。故張無垢師宗泉。廟備林矣。予謂後渠之言。似有所指。其借秦之論耶。

古人稱先生尊辭也。稱父兄亦曰先生。故朱子曰。先生父兄也。漢人單稱先。亦尊辭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故梅福傳有曰。叔孫先非不忠也。漢人單稱生。亦尊辭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人稱先生加老焉。尤尊辭也。如劉元城稱司馬溫公是也。其筆之於書。亦自元城語錄始也。

泉齋邵公曰。學古而議事不以制。猶不學也。予按所謂制者。時王之法也。聖人所以憲章文武者。以此。漢儒所以練達朝章者。亦以此。近時士子。專於博古。而略於通今。聞泉齋之言。其有激乎。

宋南渡。詔市牛筋五千斤。李椿奏曰。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遂止。予觀此奏。不以和買擾民為言。只以戕害許多牛命為言。而不忍見其骸骸之狀。宛在目前。此其所以能感悟君心。而諫易人也。

軍中年力極精銳者教之藝使之重習勞謂之曰武卒而列國莫強焉岳武穆祖其智以練成背鬼之軍孟嘗君用鷄鳴狗吠之盜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秦虞翊祖其智收劫竊盜不事作業之徒以破朝歌之盜嗚呼孰謂豪傑而不師古哉

先民有言二教之徒盛則官失良吏鄉失良士蓋傷之也我朝近年有例不許良家子弟出家為緇黃之徒其關邪崇正拔本塞源與盛典哉嗚呼向使徐洪客張伯雨不峻棲於海外支道惠遠不禪寂於花宮咸得與當代清流角逐於秋苑名途安知其不能翻翻起家哉

先民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夫所謂無治法者豈真無哉蓋執其法而不能變通之是謂徒法徒法者有糟粕無神化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同一兵法也馬服君用之而立戰功其子用之以四十萬而敗於長平同一青苗法也荆公躬行於鄆縣而窮民受其禍通行於天下而良民受其殃

觀人之色可以知人之心蓋誠於中者必形於外苟能即外以占中雖不中不遠矣嘗試觀之其色莊者其心詐其色媚者其心詭其色赧者其心愧其色戚戚者其心憂其色慘慘者其心哀其色欣欣者其心喜其色怡怡者其心和其色悻悻者其心忿其色拂拂者其心怒其色奄奄者其心屈其色詭詭者其心驕其色不定者其心邪其色易變者其心淺其色黝然不露者其心深而無人色者其心樞義形于色者其心直正色立朝者其心忠蠶食豆羹見於色者其心吝造次顛沛而色不變者其心有所主事惟是又嘗見醫家以色而知人之生死相家以色而知人之休咎法家以色而知人之曲直噫色之時義大矣哉

東谷贅言卷之下

孝子封股廬墓女子未出室而以死殉夫者我朝有例不旌表蓋以先王制禮未開以毀傷遺體不居倚廬為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孝父母之命未親迎未廟見以死殉未嫁之夫為貞烈者是皆過中失正之行不可以為訓

我國初正祀典凡先代忠臣烈士異代所加贈諡悉革去止稱當時官爵蓋時異勢殊待以不臣之禮也我國初都督府軍數太僕寺馬數有禁不許人知天下版籍藏在玄武湖中週洲之上有禁不許閑人擅過湖觀象臺在鷄鳴山巔歷代簡儀渾天儀璇璣玉衡量天測景諸器皆在焉銅以崇城有禁不許閑人擅入其門此皆定鼎金陵之日謀國者得請為禁以杜奸雄窺伺之心其志念深哉

蠻夷不和中國之福也猶穢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蠻夷和則曠穽入寇而邊陲不靖矣穢獲和則相蒙為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刺吉蠶之事觀之可見矣

古之奸雄用私智以惑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祇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為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蒙傑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陀之葬靈輜四出塙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吳用三軍迭出以肆楚彼進則此退彼退則此進使楚疲於奔命王朴祖其智坐致江南之困魏惠侯還

吳文正公曰嘗觀天下之人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子嘗以此說驗之里中黃耆者之老良然間有不其然者蓋稟賦氣數之或差殊也

醫書有曰怒則氣上驚則氣亂恐則氣下勞則氣耗悲則氣銷喜則氣緩思則氣結予謂此說吾儒養氣者亦當知所以平之也不然七者之害豈直趨者驟者之能動氣哉

人身以脾胃為本然脾胃有好惡焉好溫而惡寒好燥而惡濕好甘而惡苦好樂而惡憂好靜而惡思好熱而惡生好潔而惡穢好軟脆而惡堅好鮮新而惡陳腐好精膩而惡粗糲攝生者能順其所好遠其所惡則脾胃和平疾斯寡矣

或問羣居應接人事將同耶異耶予曰無害於義同可也若苟且而同焉人將鄙之為鄉愿矣有害於義異可也若微激而異焉人將忌之為怪物矣

予行役麻城謁毛鳳崖先生於山中留宿因問請曰先生鑿鑿丘樊以何事為樂鳳崖曰某平居恆以禮義灌漑此心以廉恥潤色此身以勤儉訓子孫此外奚所事哉

予行役關西齊縣渡陰入子午谷山行崖壁巖巖林木蒼鬱見水澗二叟策杖行歌意似逍遙者適揖而問之曰叟何許人對曰山中學究也又問何以能自適如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饌穉為酒可留親友臨野水看閑雲世事百不聞一叟對曰清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僱租吏不見縣大夫

予乃作而謝曰其太古之民哉。

正德間杭州有太守某初下車僚佐隨飲具請遊西湖且言湖中三竺六橋山水之奇畫船簫鼓清歌妙舞之樂爲南國遊觀之甲太守曰某往時銜命秦川曾登西華絕頂俯瞰層巒巒如列蟻垤計西湖之山不過如是又嘗勾當荆南公事泛樓船浮洞庭忽怒風驟濤城地刮天魚龍湧躍檣欂折計西湖之水不過如是至於歌舞之事素心厭之況職務填委莫如頭緒不能從諸公于過敢謝不敏僚佐皆汗顏而退自是太守在任三年而西湖樂事殊不凋落

柴桑翁卜居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見翁擇隣不苟之意其後與子之疏有曰隣靡二仲豈所謂素心人者亦不當其心哉

古者士大夫閉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沖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薰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雁陽香山洛社者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之私勝也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雖祖南華老仙緒餘其與天下何思何慮之旨將無同乎予曰不同聖人所謂何思何慮者言天下之理皆本於自然何以思慮爲哉迺若作聖之功則思慮其本也故吾夫子終夜以思又曰慮而后能得若忘矣何以思慮然則其二氏之道耶予曰亦非也猶龍翁曰萬物芸芸吾以觀其復若忘矣何以觀雪山頭陀曰諸幻盡滅覺心不動若忘矣何以覺雖然忘之一字以之卻七情之疾實爲妙方是故歐陽文忠公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卻之黃文節公嘗構枯木庵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亦是此意

天地有心乎予於復卦見之矣天地有情乎予於大壯卦見之矣天地有好惡乎予於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見之矣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微哉

或問古者臣位而君權可乎予曰此危道也治亂幾焉存亡繫焉國家有此不幸也哉何者使居攝其人如伊如周則黃裳元吉而臣道有終矣使居攝其人如操如懿則包藏禍心而弒逆萌芽矣

或問子囊城郢梁伯滿宮其自衛之策何如予曰二子之策雖曰自衛實自焚也獨不思郢可城也郢之外非楚耶宮可溝也宮之外非梁耶蓋城郢自亡楚也溝宮自亡梁也烏在其自衛哉宋之南也不此之慘惴惴然保長江天塹之際其後上流失特角之勢外郡撤藩籬之固卒使買師憲以十三萬之師潰於江上而賸賊更說一句不得哀哉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葬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爲救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

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方面官有稱欽差者何也予曰國初設官分職咸有定額往設職掌者領部檄焉皆不餉勅不稱欽差其後因事繁難添設職掌按察司如提舉屯田兵備邊備巡海撫民之類察院如清軍巡茶巡鹽巡關之類都察院如巡撫巡視總督河道總督漕運提督總制軍務之類皆領專勅各於職銜上加欽差二字於此以見前項職司俱出自朝廷處分非吏部專擅也

我朝軍國之需有額派有歲派有坐派洪武間國定制如夏稅秋糧魚課鹽課茶課桑絲藥材之類皆有定額此額派也宣德以後如宗室繁衍加添祿米增設職司加添俸糧之類此歲派也又其後也如營建宮室買運大木之類此坐派也董額派無增損也歲派有增無損也坐派有事則派事竣即停也

嘉靖癸卯冬四川藩臬長吏將逃職北上撫臺東臬劉公錢之且告之曰來春是黜陟幽明之期合附賢否考語公等幸留意也又嘗先年曾見監司填考語只以清慎勤三字爲準綜覈名實而殿最之藹然有愛惜人才之心初無求全責備之意咸作而謝曰謹奉教次年考察邸報至而各官去留甚愜輿情

東臬劉公患蜀人之訟獄滋豐也嘗語憲使王公鴻漸曰越訴誣告律有明條告遠年陳事不干己事立案不行例有明條主者施行能不姑息則獄之放紛庶其清乎頰以鄙意達諸監司自後各道以獄來上者咸勵精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爲仁不富爲富不仁之言孟子雖之矧孤注之說背喻則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爲則與老成謀國深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初真宗駐蹕澶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以寇準之貶觀之則爲謬言以請康之禍驗之則爲格言

或問一統正統史家編年第一義也考之孔門傳授曾無一言及此何也予曰二統之說孔門傳授未嘗言未嘗不言蓋未嘗言者二統之名也未嘗不言者二統之實也若嘗求其實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又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一統也子思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言一統也

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言一統也時乎不然天地閉塞而海宇之內瓜分鼎峙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則無統矣乃若正統也者又自其得一統以正者言之也非謂一統之外又別有所謂正統也是故孔子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言正統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言正統也彼兩漢唐宋雖不敢比隆三代亦庶幾得統以正者也下此或以詐力篡弒得之或以乾戈之兇得之或以左

衽之雄得之斯固一統之君其實一統之統也故遜志翁乃立變統之例以持之良有見哉然則一統也正統也變統也無統也編年書法當何如予曰先民有言據事直書善惡自見

誦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或問伉儷離合之義何如子曰有經權焉古人於此處之也周矣處之也至矣是故六禮既備離命乃行與之偕老而終身焉是伉儷之常也經也苟婦德不恆不貞為人倫之蓋門戶之羞則有七出之條焉是伉儷之變也權也於七出之中又有三不去焉是忠厚之至也予於七出之中竊有疑焉無子也有惡疾也皆天也皆不幸也何忍去之當善處之使之不至失所可也予於三不去之中竊有疑焉不順父母忤逆也竊盜隲行也淫穢行也苟存姑息則難施面目當以義裁之可也

或問古來亦有夫為妻妾者乎予曰太公望為妻所棄棄故也朱買臣為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淫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鑄之以求去其志也偉哉介葛盧識牛鳴陰子春識鳥音尸鄉祝鷄翁養鷄數百羣各命之名呼之則應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三子之知皆非衆人之所能知者不知此又是何等聰明哉夫以如是之聰明宜於道物理無不知者而三子所知止此耳而他則泯泯無聞焉吁可怪哉

右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狎洽若交遊然者而君子無鑄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薄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已乃若攜妓遊山與妓廣時對妓參禪則雖開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綽有古意

尚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即墨之守是皆以神道設教者也

馬都督某遠陽名將也一日舟過天津予以憲職備兵此土往謁之見案上有孫武子十三篇因問之曰此書以何者為兵家之要何者為兵家之忌都督曰始計篇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厲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蓋用兵之要莫先於此者軍爭篇曰無道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伴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蓋用兵之忌莫先於此者予與馬都督論用將之道都督曰古人用將必嚴敗績之誅然後為將者知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不可忽也予曰允哉故郊之敗管殺先殺城濮之敗楚殺子玉衍亭之敗諸葛武侯斬馬謖不然三軍暴骨何辜哉

勝國以前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皆有肖像而封爵我國初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蓋以神者靈氣之所聚也必有像而封爵之是靈之也非神之也

勝國以前歷象日月星辰之所曰司天監司之猶官轄之也我朝改曰欽天監蓋以天至尊也誰敢司之欽之云者乃欽若昊天之意也

陳定宇能批點諸家之文而定宇之文傳世者鮮矣劉須溪能批點諸家之詩而須溪之詩傳世者鮮矣

警之奕也豈傍觀者固審耶抑兵燹之餘二子之詩文殘篇斷簡流落人間而莫之撥棄之耶古禮入門問諱諱其名也春秋之法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諱其事也唐玄宗孝經序其中引夫子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不知此語出何書或曰出鬼髓靈經予行天下偏訪藏書之家無之即有之蓋贗書也豈夫子之言哉何以言之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夫六經皆學也皆道也何獨春秋哉夫子晚年刪述六經以憲萬世皆聖志之所存也又何獨春秋哉且吾聞之夫子父母皆早世雖欲孝誰為孝而曰行在孝經何居况夫子之時無孝經之書先儒汪玉山吳草廬又業有昭昭之辯也

宋末江西饑當道議勸富民出穀以賑餓者其言曰警之殺一牛以活萬蟻何不可元中子曰萬蟻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而死議遂止嗚呼牧民者平時不能積儲以備賑事急乃行勸分之命是無策也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恆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恆自矜曰我之織紉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善事上官毋名譽光武有是言也或疑其教臣下以諂予曰不然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事上敬乃其一也他日告哀公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然則聖人亦教人諂乎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勸強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此其所以官箴無忝於陟明有光

嶺南有貪泉吳中有廉石噫泉石何知哉其榮辱之名蓋因人而得之耳

子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夕饑餒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腰脅脾肺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灌於心肺之竅其毒不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鬪訟之徒其悍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煅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乎刑也子其慎之

師卦二爻為帥師之將聖人以帥師之道言之五爻為命將之君聖人以命將之道言之後世推轂遺將築壇拜將正得此意故宣王南征則命方叔北伐則命吉甫其赫然中興有由然哉或曰王制有天子出征之禮何如予曰天子出征惟天造草昧之初可間行之苟不其然不足以震疊英雄而屈羣力若常常而行之則白登受困遠左無功所謂殷鑒不遠者非耶

宋真宗駐蹕澶淵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之乃引去帝使人視寇軍何為軍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華如是吾復何憂竊有說焉主憂臣辱未有甚於此時者萊公既決策親征矣因當臨

事而懼。勞心竭力以濟艱難可也。顧乃儼然就樂。如在宴安無事之秋。身繫安危者。固如此乎。楊億職掌絲綸。亦與有同舟共濟之責。曾無一言忠告於萊公。且隨波浮沉焉。自許八角磨盤者。固如此乎。斯時也。真宗獨憂之。及偵知二臣所為。乃曰。吾復何憂者。豈真不憂哉。始權詞以安兩士之心耳。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此西京重父執之禮始也。宋朝諸老。凡同年同官之子孫有來謁者。皆坐受其拜。然後設香案遙拜其祖父。噫。此風厚矣。予往時在南都。見部寺堂上諸老。與各署屬官小官作通家世講之會。其坐次序齒不序爵。噫。此風亦厚矣。

馬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微不信。蓋謂此耶。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有故人尹岩邑。予以公事過其邑。故人告予曰。邑當孔道。苦於供億。欲請於當道裁省使客餼。屬可乎。予曰。不可。無忘賓旅盟乎。五霸送往迎來列在九經。古者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澣。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優賓之禮有如此者。以今視古。禮簡略矣。若又裁省。無乃大簡乎。

孝陵嘗謂學士詹同等曰。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故詞雖深。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無事浮藻。嗚呼。大哉王言。其所以風勵天下文章之習。歸於淳古爾雅也。至矣。

國初江西進陳友諒。金床。燕京進元順帝水晶宮。漏。惡其淫巧。皆毀之。大祀郊廟。拜褥。褥心以紅布爲之。乾清宮御床。若無金龍在上。與中人之家。臥榻無異。宮中每日早膳。止用蔬菜。凡若此類。皆以儉德示天下先。

孝陵開天起兵時。蓋甲。藏在太廟。鐵鎗。藏在五鳳樓中。采石渡江之舟。覆蓋在龍江沙上。護以朱闌。皆所以示創業艱難也。

國初大統既集。民物更新。元之子孫。而縛來降。以帝王之後。免獻俘。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順天命。證之曰。順帝又封其孫爲崇禮侯。還之沙漠。又遣使祭告歷代帝王之陵。而禁樵牧。又訪求孔子之後。封衍聖公。顏子孟子之後。封博士。又立孔顏孟三氏儒學。設官以教育三氏子孫之秀者。而登用之。又立尙賓館。聘天下名儒梁寅徐一夔周子諒胡行簡等。修大明集禮。又命名儒曾魯等。修元史。又命刑部尙書劉惟謙定大明律。又設文學武舉二科。以網羅天下之英才。凡若此類。皆忠厚惻隱之至。都鄙乎其文也。風涵乎其風也。嗚呼。盛哉。

古者朝服。通於上下。不但見君也。按鄉飲酒禮。大夫朝服從鄉先生而謀賓介。鄉人雖近。也。孔子朝服而立於階。萬石君家居。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自漢以前。朝服通于上下如此。我國

初製朝服。與古製頗有損益。惟朝廷有大朝會。如聖節元旦冬至册封傳獻獻俘乃服之。每月朔望朝則服公服。逐日常朝或服錦繡。或服公座治事之服。等威有載。嚴哉。

都御史東臬劉公撫蜀時。有門生在諫垣。以書來求作司諫。東臬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會見近科程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所不敢言而已獨言之。幾伏隱微。有舉世所不能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爲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悚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恭簡熊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朝。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或問昔者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楊時之於伊川。黃幹之於晦菴。亦猶子貢之在孔門也。及程朱下世。不聞二子有廬墓之感何也。予按古禮。師死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夫父喪無廬墓之制。而師廬墓之。豈師父之恩殊科耶。且記者言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觀獨居二字。可見當時在門諸賢莫之能從也。乃子貢獨行其志。以報夫子罔極之恩。前乎此者無證也。後乎此者無繼也。所謂賢者過之也。夫賢者之過。非道之中也。非道之中。子何必於龜山勉齊責備耶。

黃天叟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是夫子自作行狀。竊惟聖人一生爲學進德之序。俱見於三十八字之中。無餘蘊焉。我朝頒行文廟上下祭文。一十六字之中。而聖人道德功業又曠括盡矣。

歷代女禍。至武曌而極。外戚之禍。至王莽而極。宦官之禍。至漢唐末年而極。我朝母后無垂簾之制。外戚宦官不得典政。本擬兵權。嗚呼。防微之念深矣。貽謀之慮遠矣。

管寧過海。遇惡風。幾覆舟。寧語人曰。吾嘗三晨晏起。一朝科頭。過必在是也。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對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子曰。此非二子之言也。或者史氏以二子人品之高。附會其說。以益其高。不知適足以輕之耳。何以言之。晏起科頭。凡老者病者閒無事者常態耳。曾是以爲過乎。世傳稽叔夜或旬日或終月一梳頭。袁安雪中高臥。晝不啓扉。未聞當時以爲過而謂之者。孰謂海神有靈。乃以此爲過而覆君子之舟耶。夫牛不良而搏之。所以訓牛也。若以爲過。則古人以夏楚二物收擊蒙之威者。亦過耶。且搏牛一下。未足爲過也。且以爲過。則古人殺牛以禮祀。火牛尾以攻敵。截牛耳以蒞盟者。其過又當何如耶。予故曰。非二子之言也。

文路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贍。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以范文正公爲第一。

安南陪臣來朝貢。道出澳陽宿郵亭時。亭中芙蓉盛開。亭長誑之曰。此花名一丈紅。請詠之。陪臣伴爲不知。賦詩曰。原來不是芙蓉樹。花與芙蓉卻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尙留一半與人看。太守聞之。以亭長不

誠於遠人，乃託而杖之，譯者以告陪臣，嘆服而去。

清狂道人郭翊，漢有天趣，詩有風刺，陽明王公初以尋常畫史待之，後見其畫雪樵圖，題詩其上曰：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滑自堪憐。市城誰念青山瘦，盡日廚頭不斷煙。又見其畫牧牛晚歸圖，題詩其上曰：兩腳風聲滿樹頭，隨身笠勝羊裘柴。門前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陽明語人曰：郭清狂畫掩詩也，乃以賓禮優之。

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前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師伐之。處士斫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候他雲外鶴歸來。乃再拜而送之。松至縣庭，縣尹讀詩，悵然遂填直而還其松。

松溪戴公提學南畿，一日艤舟姑蘇之盤門，見水濱有溺死少艾，命縣官掩之。又命諸生賦詩挽之。蔡佃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帶羅袖薄，清波難掩玉容羞。蕪煙綠暗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關歌此曲，月明風細不禁愁。戴公奇之，既而對教官惜之曰：此子詩有骨響，無骨氣，吾恐冬華之木不實，早慧之子不壽，明年蔡佃死。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窗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備。

唐詩亦有極拙者，宋元詩亦有極佳者，不可以時代槩論也。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涓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國初詩以高啓楊基張羽徐賓爲大家，近時空同李公又以袁海叟爲詩家冠冕，東橋顧公又以李空同爲詩家武庫。

荷亭辯論，以殿子陵橫足加帝腹爲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爲不仁，予按二子之論，近於剝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卻不可無此等公評，不然微顯幽幽之志竟矣。



西園雜記

徐成撰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二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太祖開基建康升建康為應天府 太祖遷都北

平升北平為順天府 今皇上興自安陸升安陸

為承天府與宋太祖以歸德節度使登極升宋州

為應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大原府高

宗以康王中興升康州為德慶府同一揆也

太祖遊西苑命四輔官杜牧莫教趙民望李祐吳

源侍宴相與聯句 太祖首倡云踞盤龍虎聲豪

英杜云五色卿雲炫日明吳云王氣瑩然垂景象

龔云民風樂爾見昇平趙云山河百二金陵最李

云宇宙千秋帝業成 太祖復云暗憶六朝興替

事杜足云禱祥來盡又加顧亦一時之盛予謂未

句意不相屬當用君臣交儆以保有王業意接第

七句便有虞廷君臣交相責勉氣象矣

國初寧海布衣葉允上 太祖書論武事一綱三

目其大意謂用兵之要在胸中有一定之規模宜

北絕李察罕之招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國

珠之歸順取閩越之上地即建康以定都招江廣
以自資進則越兩淮窺中原而取天下退則保全
方面而自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其三目即一
取張九四二取溫台處三取福建時偽漢雖已平
而元李平章察罕方以書招誘 太祖故允云云
卒之平吳平越平閩然後北伐混一天下次第皆
如允言亦奇士也後不知其所終

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角力干戈易麾
奉妖徒白蓮社借彌于其間龍鳳山童子林兒僧
龍鳳山童子林兒僧奔走無定在不啻風巢懸天暇京都城累表請伊
遷太祖定鼎金陵建康志本表請林兒遷都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
鵲林兒舟家屬俱溺死宜興楊統制其義亦堪憐
與國興言感龍風連賊弗自全與國興舟沈黃言
千戶飲永忠肇此圖伯溫炳幾先謂彼牧豎子實
歷當聖傳見明通鑑大事從此定 皇心良儼然尋賜
永忠死見通鑑而楊家賞延復與國聖神本天授
草昧久迤邐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
武龍飛遂統天陽升燭火熄神光照入延綱常一
以正天風掃胡羶于茲聖繼聖於昭萬斯年右感
古一篇越人王綖所作其事見通鑑博論乃洪武
一十四年寧王撰進者綖官宜興聞之楊統制孫
知縣勸得其詳故作是詩史筆也予遊太學時越
士元士雁為予言故記之劉辰國初事蹟云 太
祖以永忠借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或者假此以
殺之耳

太祖登極後時微服獨行以察民情一日登其寺
樓值雨倚欄賦詩曰微微細雨灑斑竹陣陣輕風
吹落花吟數次欲結之久未得有一士在旁續之
曰獨立倚欄開眺望乾坤都屬帝王家 太祖大
喜問是何人對曰某下第舉人也即勅吏部官以

要職復以試官遺才悉奪聘禮而罪之士之遭遇
亦偶爾如此
國初功臣惟魏公徐達鄂公常遇春曹公李文忠
衛公鄧愈信公湯和黔公沐英及誠意伯劉基為
最自永樂後惟魏黔二公世其爵餘皆坐事革除
弘治間禮科給事中吳任偉建言始詔訪常李湯
鄧及誠意之後行取赴京常曾孫復鄧玄孫文炳
李玄孫璿湯玄孫紹宗各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俾
奉其祀誠意九世孫瑜亦授處州衛指揮嘉靖中
今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休詔封常之
後玄成懷遠侯李之後沂臨淮侯鄧之後繼坤定
遠侯湯之後祐賢靈壁侯而誠意孫瑜亦仍伯爵
甚感舉也
建文死事之臣錄者多矣予復考得數人列之于
左以俟纂入者采焉
王彬字文質兗州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巡按淮
揚北兵攻揚州彬堅守七日有力士能舉千斤彬
以自隨北兵飛羽書城中有能縛王御史來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者莫敢縛軍中知之厚賂力者
母因誘出其子彬適解甲浴為千戶徐政所縛墜
城下不屈妻子同遇害千戶從綱亦被執不屈死
見鄭淡泉書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中進士累官太
常卿嘗建議削王侯爵見親重于 高廟北兵至
倡義死守不屈遂族之先是我軍北喪子澄賦詩
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
真兒戲賣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越括撲夷
何日見齊桓上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
蓋指李景隆也
胡潤都陽人 太祖伐陳友諒謁吳芮祠見壁間

題竹詩幽人無俗懷爲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噴實不已遂召官之至大理少卿北地于直言以上二人俱見江西通志備遺錄源南名而無事實故錄之蔡公運南康人以貢士任四川參政罷歸復起知濱州北兵至城下不屈死見南康府志馬宣都指揮守蔚州北兵將南宣謀起兵迎拒文廟命都指揮張玉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被執不屈死之見東里集張玉碑陳思賢漳州府學教授文廟既即位思賢率其徒吳性原陳應宗林珏郭君默曾廷瑞呂賢六人為舊君哭臨于堂事聞俱械至京不屈師徒皆死之見即端峯詩端峯爲之福建提學立祠祀之高賢寧濟陽人監生北兵圍濟南城促降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破被執執官之固辭文廟嘉其忠釋遣之終身不仕至九十七而卒見菽園雜記陳性善字復初山陰入洪武初以明經薦爲翰林院檢討淡被寵渥建文初爲禮部侍郎奉命勘災於河南回值北兵至城下知事不可爲即跨白馬馬躍入江中死之文廟怒其不能順天歸命以其子孫散戍于邊見紹興府志建文二年廷試已取吉水王良卷第一及傳臚以良貌不揚遂以胡廣易之良次焉文皇兵入城良仰藥死廣乃迎降官至大學士有負舊君多矣以貌取人固如是哉永樂成廷試文皇親閱試策以李馬卷爲第一嫌其名馬就卷上改爲駢及傳臚凡三唱名無敢應者上曰即李馬也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永樂甲辰廷試已取孫日恭卷爲第一矣上嫌其名若暴字抑寘第二士之遇不遇豈非命乎

西園雜記 卷上

梅純損齋備忘錄云狄梁公雖始終爲唐卒授五王反正大統功固偉矣然非有道者所可取法何也蓋君子於義有所不安不敢須臾處以成事有命難取必於將來也若梁公者後雖幸而成功其身固已委質爲臣而處于所不安矣况或不能終遠又將何以自獻于先君乎立論精當君子仕危疑之朝當大任臨大事宜熟思而審處之可也梅鳳陽人國初駙馬基之孫成化甲辰進士有學士也程篁墩謂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註楚詞傷宗國之亡以蔡西山之窟穴道之不行乃註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事非得已者而世疑其長浮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謂淺之爲丈夫者類此其知言哉正統中張太后大漸召三楊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貞對有三事其一建文人雖已減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年號以亂實后領之後楊文懿公亦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官于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一朝政事與忠於所事者皆缺略無傳及今猶可補輯章未及上而卒識者惜之予在南都時見革除錄所載建文君事備極醜穢皆當時迎合上意而爲之者言多不實今去彼時益遠不知秉筆紀實者在何日也正統已巳庚午間也先由宜大犯京師脫脫不花東寇遼陽阿榮出西擾陝右黃蕭養及廣東鄧茂七反福建葉宗劉反浙江各擁衆數十萬皆奸宄

西園雜記 卷上

王振之所招致者也不有節庵司馬居中調度社稷事未可知反正未久又有曹石之變終英皇之世不靖者屢矣正德已巳庚午間安化王寘鏞叛陝而劉六楊趙反中原藍鄂廖喻反西蜀王浩八反江西丘仁楊清反湖廣亦各擁衆數十萬皆逆聞劉瑾之所釀成者也非遽庵幸庵見素水村諸公宣力于外天下事亦未可知平定未幾而宸濠復叛終武皇之世用兵者強半矣武疲財匱元氣索然是雖人事所致其亦氣數然歟景帝易太子詔陳循首創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于四海久不能對王文云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千萬年循于二句下註云文作及英皇復辟追咎易儲事循出舊草進呈文乃坐誅循之見亦早矣予聞之吏侍歐陽崇通云英皇復辟之詔一云高少保殺所撰一云岳修撰正所撰未聯云多難興邦高帝脫平城而肇漢殷憂啟聖文王出羗里以開周爲時傳誦賀克恭云此只好臣下誦美之言豈有復國天子而自夸大如此全無悔罪之意此亦好議論于少保遇害之日從容口占一詩云莊椿居士老婆安成就人間好事多正統再更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超呂望扶周室德邁張良散楚歌長嘆一聲歸去也白雲堆裏笑呵呵公舊巡按河南甚久故汴城有祠正德間御史張淮重修之李空同夢陽撰碑記有曰賊首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乎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

西園雜記 卷上

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此一腔血竟何何地此段甚好可補傳誌之闕 賀克恭曰于少保所為有取死之道但當日殺之非其罪矣夫 英廟被留虜庭邸王監國少保輔相之自當卧薪嘗膽期復不共戴天之讐以歸 英廟乃不久而邸王遂即天子之位無復討賊之心且廢太子而立已子及虜人自送英廟歸景泰但相與一見而遂幽之南內此皆少保當國時事也豈不有死之理然謂其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則實無是事也又曰于公才有安社稷功人鮮及之但大義不明遂至于敗或曰邸王欲踐位少保何以處之曰當時 英廟被虜人心搖抗雖邸王監國亦自恐懼不暇豈敢便有他意當此時少保處之有道使邸王大誥天下以監國復讐大義敢有上言欲王即位者即是奸黨身家重罪如此則後來邸王雖有邪心何由能動當時處置既無後來節節俱不能死諫又不引去而主張國事權勢自如乃使英廟禁錮南內此心何忍耶又曰于公清白抄沒時其家實無所有琅邪漫抄白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聞事泄乃為內豎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眾議非少保意也 憲宗但知有請旨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抵廢太子一事凡畧字者皆當誅豈獨少保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順指故其罪為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實

為無辜人至今惜之論少保者觀此數說功罪了然矣

宣德正統時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守令者不狗出身惟賢是用敗官者連坐朝廷又能久任故在位者多得其人如劉綱守寧州三十二年孫遇守徽州一十八年况鐘守蘇州十餘年天順成化間猶然故居官者咸肯留心民事愛民如子而民亦愛之如父母弘治及今此制已廢銓曹但循資格叙用居官者未及一考但望行取陞遷一切苟且捱日視官如傳舍百姓苦于送迎間得一好官不久即去民失望矣安得久任與民休息如昔日者哉不能無感

祖宗時中外大臣亦多久任如蹇忠定在吏部三十餘年夏忠靖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禮部三十二年三楊在閣下俱三四十餘年黃忠宣鎮交趾二十年周文襄巡撫南浙二十二年于肅巡撫撫河南山西一十八年王忠肅巡撫遼東十餘年在吏部十六年委任既專聲望益重此所以得行其志也

成化初 孝莊皇太后崩詔廷臣議別葬不祔祔陵 孝莊乃 英廟正后錢氏無子是時 孝肅太后周氏為 英廟貴妃寔生 憲皇 憲皇即位尊為太后故不欲 孝莊祔葬也而大學士彭時上疏言 大行孝莊太后今日祔葬與 皇太后萬歲後祔葬自不相妨不宜生嫌別議以失大倫 周太后不允堅欲別葬給事中七弘張寶皆為之力爭禮部尚書姚夔率公卿伏闕覆奏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少有疑沮關係匪輕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詞甚懇切繼之以哭聲達于內

上自持疏奏 太后太后知羣情不從乃允之裕陵居中 孝莊居左虛右以竣 周太后至弘治十七年三月 周太后崩 孝皇知 孝莊葬不合禮欲為改正 且袖出 裕陵圖一紙與閣下三老觀看時三老乃劉健李東陽謝遷也 孝皇指示陵門內有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 英廟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為孝莊玄堂相去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都是當初內官迎合 周太后做的勾當當須要改正反覆與三老議三老者或從或違欽天監以北方不利中止但於陵殿神座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 孝肅已定欲二后並配 英廟且引唐宋一帝二后一帝三后之說為證 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謝進曰彼三后者一謂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棄之事不足法况 錢太后乃皇祖册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皆是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乃止以 孝莊配食別立一殿如奉慈殿之制中一室奉 孝肅神主左一室奉 孝穆神主 孝穆又 孝皇生母紀氏也聖明之見高出千古而向時姚文敏公據禮改正之言似逆知今日有必然者皆足為後世法

憲皇溺愛萬妃後宮無敢備寵者惟官人紀氏偶獲一幸遂有娠萬妃百計推辱娠因無恙乃擯居西宮與廢后吳氏同居內外不通後生子無乳餵幾殆忽有應爪一牝雞從空墜于庭內侍獲而畜之日生卵取以和粥糊餵之遂得生 憲皇不知也時 王皇后無子 憲王一命內監理髮覽

鏡嗟嘆 內監曰官家嗟嘆豈以未有太子故耶

憲皇領之 內監曰太子生西宮已六歲矣復何

慮具道其故 憲皇驚喜握髮徑造西宮斧門而

入皇子胎髮披面見 憲皇即走入懷中 憲皇

即抱之還宮遂立為太子是為 孝宗紀氏亦出

居宮中甫一月而卒人謂為萬妃所鳩後 孝宗

嗣位為太平賢主者十有八年聖人之生天寔相

之非人謀所能害也後紀氏追尊孝穆太后

成化末年 壽安邵太后時為貴妃有子方被寵

王后無子 上將有廢易意召內侍懷恩與之謀

恩叩頭曰此大事非奴輩所敢與當與內閣大臣

議之 上以為然明日朝罷恩恩辭疾更問之

對云本無疾昨聞旨驚悸成疾耳其事遂寢 壽

安彼時雖不得正位中宮而至其晚年親親 聖

孫入承大統庸尊稱享至養爵及外裔若有待焉

借使當時易正事成則其名不若是安且榮也若

愚者賢于許敬宗呂夷簡輩遠矣

成化甲辰秋八月有黑青至俗謂之妖魔變幻不

測能傷人初聞有白羊一羣自城北門入是晚遂

為害民間皆鳴金擊柝以警之或以石灰印手于

壁以懼之否則變化而入終夕不得寧寢半月始

息嘉靖己丑七月復至城中人家多有被其害者

不十日亦息

弘治初元夕張皇親兄弟入內觀燈通宵不出時

孝皇甚寵張氏一夕內侍何文鼎執金瓜潛立東

華門內候皇親入即擊之皇親奔入內見 孝皇

伏地慟哭訴之 孝皇驚起急索文鼎至詰曰汝

何人敢辱皇親文鼎曰皇親終夜入宮宴樂脫有

他虞如宗社何金瓜乃 祖宗留下擊亂臣者奴

婢打死他粉骨不辭 孝皇始甚怒聞其言然之

止責置南京開住文鼎讀書守正賢內侍也

弘治己未科會試程學士敏政主考僕輩假通關

節以要賂舉人唐寅輩因而貪緣欲竊高第為言

官華祀等所發逮赴詔獄 孝皇親御午門會法

司官鞠問以東宮舊官從輕奪職正問時一巨鎗

進言曰使奴輩在內豈有此事 孝皇叱之曰茲

事豈汝輩所可與真 聖明之見也嘗聞事未發

時 孝皇內宴儂人扮出一人以盤捧熟豚蹄七

行且舞曰賣蹄呵一人就買問價幾何賣者曰一

千兩一箇買者曰何貴若是賣者曰此俱熟蹄非

生蹄也開堂而罷 孝皇頓悟程世家子以文學

名天下自負甚高此事不待辨而知其為所誣第

疎于檢防為羣小所誤耳後雖復職贈官白壁青

繩終不可掩情哉

弘治己丑會試初場日 孝皇黎旦焚香告天願

得真才輔治求賢之意篤矣少頃禮部進題 孝

皇見孟子題故將大有為之君一節慨然動心問

閣下何故出此題大學士劉健對曰試官揭書命

題示天下至公無他意乃罷是年五月 孝皇晏

駕先是上年各省鄉試河南書經題出天子惟君

萬邦乃商高宗免喪事山西論題出仁孝闡于天

下乃漢文帝自代人繼事至是又出此題皆為新

君即位之兆夫豈偶然者哉

弘治己丑九月十三日半夜地震棟瓦皆鳴先是

有黑氣從東來地皆出白毛南京蘇松皆然有長

一二尺如馬尾者

正德初劉瑾谷大用馬永成羅祥魏彬丘聚張雄

張瑞導 上淫樂竊弄威權踞為八黨虐酷薰灼

人皆重足側目無敢議者戶部尚書韓忠定公文

草疏倡九卿伏闕論之繼之以泣疏入 上怒付

閣下裁可解養木齋俱欲重坐而西涯從旁申救

甚力解養云爾志願命之言乎是時八人者著其

冀得遠竄免死為幸而內有司禮李榮外有西涯

互為管解遂皆寬宥不日間瑾掌司禮永成坐東

廠瑾既得志益肆無忌乃搆據見任致仕諸大臣

細故如東山忠定輩俱械至京下獄罰粟奪職編

戍受禍良深時解養木齋相繼罷去惟西涯獨得

留用曾無一言救解得罪清議多矣予聞之卒錫

衣絨云

武皇登極初集火者數千百日於內教場操習炮

喊聲徹曉不已李崆峒有明星篇紀其事

正德二年秋黃河自汴清三百里者三日乃 今

皇上降祥之年七年正月黃河自清河至柳家浦

清九十里者五日聖人之出豈偶然哉

正德辛未壬申間流賊大擾中原予所聞一時盡

忠死職者康強知縣段豸北京人弘治乙丑進士

上恭知縣霍恩茂山衛人弘治壬戌進士西平知

縣王佐潞州人弘治乙卯貢士潞州知州郁米山

陰人正德戊辰進士皆能奮志抗賊其蹈白刃有

古烈丈夫風俱贈官蔭子享祠祀云

正德壬申流賊劉六輩大擾中原直抵湖廣有司

籍民兵捍禦率三丁抽一名為驍勇不盈其數捕

責里老不得已將不成丁者皆報為成丁又不已

偽以虛名填冊曰未生保以塞責閭里驚惶怨聲

載道楚城尤甚金陵沈寶作詩曰未生保舊冊新

供查對了寧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報誰

為里正誰屯老過堂官惟成丁少丁丁研審盡同

名此理看來有難曉抱屈含啼向官道但恨兒孫

生不早大半成丁猶襁褓在腹名為未生保膏血

不允官一飽春日須霜還殺草前年民戶損七分
官廩何曾到流殍嗟乎國家養兵歲費廩祿鉅萬
萬及至寇盜生發則選民兵及調邊軍土軍勦之
而邊軍猶可至如土軍狼子野心總領者弗能銜
制任其劫掠屠戮其苦尤有甚于盜賊之過也予
在沔時值流賊之亂襄漢騷動一時民兵有驍勇
義勇健步僧兵白棒手拈牛陣名隨地異土軍之
為害予所目擊者養兵果何益哉

正德丁丑八月一日 武皇從數十騎出居庸關
欲北幸守關御史張欽固止不得出且上疏以為
主上之出必告宗社詔天下必命勳戚文武大臣
扈從今者俱無必是奸人假托 陛下欲與北虜
交通消息不道之甚乞勅法司緝捕 上遂獵昌
平而還十三日抵京即下欽詔獄命官守關二
十八日復出居庸至大同駐驛陽和城虜數萬截
蹕歸路言欲求見我師亦陳城外 上遣夜不收
三人至京師取銀百萬兩九月念四日 聖誕閣
老梁儲內臣張永往請不問戶部措銀二十萬兩
遣侍郎侯觀賚赴大同犒賞官軍然後返駕嗟夫
英皇北狩被留虜庭往事之明鑑也 武皇之出
使關隘守臣俱如欽豈得率意而行嗣後幸宜府
幸太原幸榆林輕蹈虎狼之窟其不至于顛踣者
亦幸也可不戒哉欽後改姓李官至都御史北通
州人予同年進士

正德庚寅冬予至瑞州寓分司夜二鼓盡聞有聲
如雷者三次日瑞守宋以方人報夜半時有火如
斗者三墜城東聲如雷先燭遠近地為之赤良久
而滅占之地方當羅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明年
六月宸濠遣人誘以方至南昌下之獄十四日果
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以方至舟勸其從以方

曰吾有死耳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望康郎山曰
吾得死所矣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陽明奏紀皆
不見錄後陳洪謀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始贈
光祿卿賜祠名嘉忠蔭其子以方字義卿靖州人
弘治乙丑進士貌不揚質直少文宸濠屢肆侵擾
以方痛拒抑之日聚糧練兵以備其變嘗與予談
及義氣激發若不與並生者其死亦預辦者歟
宸濠之變孫許二公同時盡節無可軒輊者後有
謂孫之死不如許之烈者予因憶正德戊寅九月
奉命至江西得會孫公公密謂予曰寧賊必反無
疑變作吾以老命報國君無地方之責不宜久居
于此予謝之即往撫州去明年六月變果作而公
遇害乃知公之死素所辦者但許公壯年赴死慷慨
而孫公年已六旬舉動稍覺遲緩言者便謂孫
劣于許殊不知孫公以身殉國蓋自領巡撫之命
已預辦矣觀其過草萍驛詩云綱常自古要擔當
弱水誰將駕筆航嶺道風行射道遠海天雲濶馬
飛忙身曾許國頻加愛髮為憂民忽變蒼醉飽思
光何以報寸丹應不愧朝堂志可見矣議者曉曉
亦何為哉

宸濠元妃妻氏廣信郎中性之孫謙之女也有淑
質自濠蓄異謀早夜苦諫或至垂泣濠將害孫許
二公妃于屏後頓足令內侍救止不得登舟之日
泣不肯行濠給曰朝廷有旨取我汝第無慮妃不
得已乃行黃家渡之敗投水死濠在幽囚每食設
妃位哭奠夜不能寐及將就俘為詩曰嬾與乾坤
擔此愛不如收拾上瀟洲清風明月人三箇芳草
斜陽土一丘夢短夢長都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
從今別卻江南去不管人間春與秋又憶故宮云
當時輕棄牡丹臺寂掩重門日幾回楊柳雨中含

泪舞芙蓉水上帶愁開痛思賢子真非輔始信嬌
童自不才歌管樓臺金馬地等閒留與野人來濠
性穎敏善吟咏而用之不善有此富貴而不能享
悔之晚矣

宸濠內寵甚盛有紫妃者居紫竹宮衣紫素妃者
居素英宮素粧翠妃者居綠英宮飾純翠能吟善
書尤被寵幸宮四壁皆列巨鑑光瑩晶明每與宴
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濠意暢悅又于宮中作鞦
韆臺結架高二丈許運繩以車宮人為戲車動繩
輿超出架上勢不能止至有昏眩墜地而死者又
于陽春書院疊石成山宮室臺榭備極華麗掘地
數十畝為大池夏時菱荷芬馥濠與諸妃盡日宴
樂宮人少而美者靚粧綉衣浮小畫艇歌采蓮曲
沿池蕩漾時摘花果進以侑酒醉乃罷翠妃嘗
咏梅花詩云繡針刺破紙糊窻引透寒梅一線香
蝶蟻也知春意好倒拖花片上東墻甚為濠所賞
後事敗翠妃聞為一知縣掠而去噫濠之荒淫沉
湎如此借使逆謀得遂亦不過為陳後主隋煬帝
而已惡得而不亡哉

宸濠既平功罪之典殊不厭眾心惟進賢舒狀元
國蒙哭許公詩序一篇甚為公當云宗室發難人
多以成敗為順逆宸濠之反况有陸完錢寧為之
所哉苟非巡撫孫公德成副使許公汝登當日死
義則君臣之道廢而人心之是非莫適從矣既而
進賢知縣劉源清首誅其起兵官校妻伯等明日
濶陂巡檢 餘于知縣馬津亦殺其校尉往萬
年東鄉二縣招致強盜者知縣皆拒之而萬年知
縣白繡又使人于龍窟邀賊糧事為頗奇賊撤至
撫州知府陳槐率所屬拜迎臨川知縣傅南喬不
至候捧檄教官唐曰仁及生員出執之以送益府

此皆義兵未舉之先可錄者也及巡撫王公舉兵
吉安解官亦起義兵可謂無所為而為者矣各府
縣不由巡撫徵兵而自激發于義者惟萬安知縣
王冕瑞州通判胡堯元耳而萬安知縣臨機制變
以小艇載葦放火竟土人作建昌語者就賊巨艦
計擒宸濠事為尤奇惜乎今之錄功者皆不及也
或曰安慶之功為誰曰楊銳中張文錦如書降旗
將豎之指揮崔文斬其旗擒潘鵬之子戮于城上
以殉乃議守則濠以黃石磯之敗遂撤兵而返去
矣曰南京之功為誰曰不知曰孫許贈官亦足報
歟曰綱常之功亦社稷之功也雖爾公爾侯亦何
過哉濠出鄱陽湖首犯安慶至黃石磯以爲王夫機不辨遂返黃石
李士實以詩文名世正德間為者舊大臣子至南
昌訪之東湖里第所談皆道義之說劉養正以舉
人居家負道學名不苟交接予至吉安伍太守文
定爲予言其人品甚高有欲見而不可得者陽明
亦推重之不半歲皆從逆李爲太師劉爲國師俄
而身戮族滅遺笑萬世昔之虛名安足憑哉甚矣
知人之難也故曰蓋棺事始定
宸濠之反其脅從官員畏威懼死偷生苟免如梁
辰楊璋輩尚不可解况僉事師夔者分巡在九江
濠僞檄至夔率眾出迎拜呼萬歲出募兵告示即
稱欽奉聖旨不用正德年號止書已卯年六月某
日其逆跡昭著與王綸潘鵬無異初擬處死久而
不決直捱至揚遂庵入閣始獲漏網充軍而去尚
爲有國法哉蓋夔乃遼老之門生也
姑蘇唐寅南圻解元也善詩畫知名于時宸濠禮
致之日與展詩論畫酒間語涉悖逆寅即伴狂不
答或作喪心狀遇人若泄其謀者濠懼遣歸得不
及禍浮梁汪文慶有才器濠重其人欲官之汪力

辭曰其疎散非才不堪任使劉養正力爲從吏汪
又謝之寅笑曰汪君所處是也丈夫安能作佛座
八角獅頭鬼耶言所負者重卒不可脫也寅外若
放誕而中有所主如此
武皇自正德丁丑冬幸居庸既而幸宣府大同大
原陝西榆林諸處迄無寧歲是皆邊將江彬之所
誘引也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彬賜
姓封伯提督京營視如腹心手足已卯春有旨南
巡時寧海高逆上下憂虞大臣科道交疏不聽武
選郎中黃華獨疏六事大意謂 上不親正人過
絕言路假稱位彌滿意巡遊寵任邊將收置義子
言甚切直車駕副郎陸震亦欲上疏見鞏稿遂附
名以進各部院寺屬亦相繼上言 上大怒俱下
詔獄廷晚五日華震俱杖百餘除名餘各杖三十
震及各屬死者十有三人至六月宸濠果反七月
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 上親征欲歸功于已
上乃挾所愛劉娟南行駐蹕南都者幾一年時又
有神厨李宗許泰等皆總大兵扈從凡 上出遊
獵四人者服騎皆與 上同參錯爲伍人莫之辨
而彬尤席寵恃權僭擬至尊公卿皆畏憚之其所
統邊軍散居民間抄掠奸淫靡所不至怨讟叢興
至冬乃返駕明年辛巳春三月 武皇晏駕時諸
將所統邊軍數萬在京內無儲皇中尉岌岌以變
在旦夕石齋閣老乃密奏昭聖太后即散遣諸軍
各歸邊受賞次日中官張永受密旨即擒彬于後
載門而宗周奉亦各就擒于前朝門官民踴躍歡
聲如雷彬以哄誘至尊潛圖不軌族誅周宗奉亦
坐同黨俱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
俄頃間若石齋之密謀 太后之明斷永閣之宣
力皆社稷之功也而石齋竟以大禮擯斥以死惜

夫
正德辛巳三月丙寅 武皇遣詔 今皇上繼統
慈壽太后遣皇親邵憲壽寧侯張鶴齡附馬崔元
太監韋霽閣老梁傑禮部尚書毛澄齊詔往迎同
日起程至南陽霽欲先見邀功潛自兼程行二晝
夜遂達與邸駐門外霽奏求見 上曰迎立大事
朝廷不遣皇親大臣而差一內官乎與府官言皇
親大臣俱即至 上曰候到齊同見次日諸臣至
宣詔朝見畢退至使殿 上惟召邵張崔梁毛五
臣坐賜茶并問國事霽獨拱立庭內次日 上復
召五臣者坐議發駕事霽又假他事介承奉求見
冀得一坐 上斥出之霽駕行沿途駐驛進膳惟
與五臣言無一毫詞色及霽者是時 上方十五
齡且聖貌莊重不輕輦笑真有穆穆之容霽退謂
其儕曰聖人復出矣
今上即位初五月五日故事御樂局出京採辦百
草并取醢酥以備藥餌之用內使奉行 上曰此
年例抑初舉行對曰年例 上曰既是年例車中
有且用着方今百姓禾苗在地爾等出採人馬往
來蹂躪有傷禾稼可且停止又問醢酥該用幾何
對以萬數 上曰如此不重傷其生乎內使對但
以針刺其一目留一目存其生 上曰雖刺一目
其腦既空必死殺萬命以供一人吾不爲也
上一日朝 慈壽太后太后左右憚 上聖明思
有以眩惑之風 太后盛飾美姬數十預列左右
冀上之悅也 上初入見之以 太后在上不敢
斥言但下視却立不進若有怒色者 太后微覺
即麾之退 上方進拜問安 太后曰天下是祖
宗的皇帝是你做須是張主莫聽外邊官人們說
壞了裏面事 上知爲左右所譖唯唯而退至文

華殿親寫禁約令各宮內官守門者各于本宮止宿不得往來洩亂傳說雖仁壽宮內官亦不得擅入矣

今上踐阼之六日即詔禮官議與獻王及母妃尊號時內閣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毛澄皆主漢定陶宋漢王故事會廷臣上議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 與獻王為皇叔父與獻大王母妃為皇叔母與獻大王妃 上意不然令再議張璉時方舉進士上疏以為 皇上遵祖訓奉遺詔入承大統乃繼統非繼嗣也與漢成帝宋英宗預立為皇子育于宮中者不同不當後 孝宗以叔父稱 與獻王宜別立廟京師以隆尊親之孝 上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矣既而桂萼霍韜相繼有言俱同總論而廷和輩固執不從 上始徇眾議稱 孝宗為皇考 慈壽為聖母本生父為與獻帝母為與國太后詔天下矣

萼在南京聞之亟上疏言 上不當為人後 與獻帝宜稱皇考聖母宜稱太后請去與國二字正合 上意內閣復執廷和罷去遂勅禮部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天下而 上意終未愜也慈壽又連疏宜去本生二字 上益喜詔禮部議行於是閩朝大小臣工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 太祖高皇帝者有呼 孝宗皇帝者聲徹于內 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退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鑿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等七人掖門大哭聲震闕庭 上大怒命錄諸臣姓名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杖于午門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翔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侍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母德純等八人

為首者并楊慎等七人俱加杖罰職充軍遂下詔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于時在襄聞之竊謂此禮總督借桂萼繼之方獻夫席書黃綰熊浹黃宗明又繼之其論極是楊遠菴閣老時罷居京口見之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彼時聰聖輩俱新進卑官而驟建此議在廷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蓋有不勝其憤憤者矣此意一橫于中牢不可解於是上下大小不論其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群和而力排之務為必勝之計殆非為國至公至當之論也 上雖冲年而聖明之見卓越于古浮議紛紛不能捷奪卒之大禮以定而大臣相繼罷官落職小臣受捷編成幾成黨禍竟何益哉向使當時有遠菴者居中與同列禮官從容講究俯從斯論則 聖心以慰而於國體亦全矣惜乎諸老不知出此以激成斯禍也可勝慨耶

今上即位初即遣行人存問大學士脍菴劉公本齋謝公戶部尚書質菴韓公禮部侍郎楓山章公起用致仕尚書九峰孫公都御史幸菴彭公見素林公靜菴胡公異菴李公而白巖喬公復自南司馬召為冢宰一時名臣故老布列臺省朝廷改觀海內翕然有太平之望然俱不久謝去惜哉

今上即位初朝見 慈壽太后晉云汝兄久廢朝儀外邊官不請禮度藩邸從來者恐亦未堪用內臣蕭敬應事三朝小心知事可用之時敬年已八十久閉住矣 上即日召入掌司禮監事即位後三日御西角門素服視朝百官皆編素朝畢一生員手執奏本北面跪侍班御史并鴻臚官相顧驚愕敬至御榻前奏下邊跪的生員擅入禁門合着錦衣衛拿問旨是眾戚服其得體生員乃湖州孝

豐歲貢生姓李忘其名 當時亦該開吏部尚書王瓊既得罪員缺刻卿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廖紀兵部尚書喬宇掌詹事吏部左侍郎石珪上請遂用石次日早朝宣石出班跪鴻臚官引至奉天門 上降寶座行數步臨軒拱立取手勅授之復座石叩頭而退朝罷驚至文華殿復宣石至復降座宣言曰朕在藩邸已知卿名今特用為吏部尚書須選用幾個好官人為朕辦事石叩頭而退此亦舊典弘治初召三原王公為冢宰 孝皇嘗一行之正德來此禮久廢今復舉之朝野稱慶聞 上初不知此典司禮蕭敬導之行固不可無老成人也後石以多病不久入閣其守正不附為清議所重云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抱大木拔起無數 孝陵松柏亦拔起二千餘株府部堦內大栢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乙酉七月廿露降于襄陽之山川壇松柏上凝結如糖霜樹為之白味甚甘其美戊子四月甘露降吾鹽城中予西園花竹上皆如濃霜是秋大稔庚子四月復降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今十六年之間凡三見矣

嘉靖丁亥三月十日癸感守心是月有大魚乘潮來潮退陷于沮如不能去長可十七丈高二丈餘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鬚甚勁海民競剖其肉聲如虎哮到三日乃盡蓋海獸也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四月海鹽縣有巨獸偃沙上高齊縣門樓長百丈民斃其肉轉氣壓死十數人頰骨長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其後吾邑無他應所關者大也

豐歲貢生姓李忘其名 當時亦該開吏部尚書王瓊既得罪員缺刻卿會推南京吏部尚書廖紀兵部尚書喬宇掌詹事吏部左侍郎石珪上請遂用石次日早朝宣石出班跪鴻臚官引至奉天門 上降寶座行數步臨軒拱立取手勅授之復座石叩頭而退朝罷驚至文華殿復宣石至復降座宣言曰朕在藩邸已知卿名今特用為吏部尚書須選用幾個好官人為朕辦事石叩頭而退此亦舊典弘治初召三原王公為冢宰 孝皇嘗一行之正德來此禮久廢今復舉之朝野稱慶聞 上初不知此典司禮蕭敬導之行固不可無老成人也後石以多病不久入閣其守正不附為清議所重云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抱大木拔起無數 孝陵松柏亦拔起二千餘株府部堦內大栢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抱大木拔起無數 孝陵松柏亦拔起二千餘株府部堦內大栢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乙酉七月廿露降于襄陽之山川壇松柏上凝結如糖霜樹為之白味甚甘其美戊子四月甘露降吾鹽城中予西園花竹上皆如濃霜是秋大稔庚子四月復降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今十六年之間凡三見矣

嘉靖丁亥三月十日癸感守心是月有大魚乘潮來潮退陷于沮如不能去長可十七丈高二丈餘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鬚甚勁海民競剖其肉聲如虎哮到三日乃盡蓋海獸也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四月海鹽縣有巨獸偃沙上高齊縣門樓長百丈民斃其肉轉氣壓死十數人頰骨長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其後吾邑無他應所關者大也

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夜南京大雷電終夕至二十五日午後大風雨一日屋瓦皆鳴墻壁俱倒合抱大木拔起無數 孝陵松柏亦拔起二千餘株府部堦內大栢皆起非常之變也

嘉靖乙酉七月廿露降于襄陽之山川壇松柏上凝結如糖霜樹為之白味甚甘其美戊子四月甘露降吾鹽城中予西園花竹上皆如濃霜是秋大稔庚子四月復降瑞應圖曰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今十六年之間凡三見矣

嘉靖丁亥三月十日癸感守心是月有大魚乘潮來潮退陷于沮如不能去長可十七丈高二丈餘口廣半之膚綠無鱗項有長鬚甚勁海民競剖其肉聲如虎哮到三日乃盡蓋海獸也文獻通考宋紹興二十年四月海鹽縣有巨獸偃沙上高齊縣門樓長百丈民斃其肉轉氣壓死十數人頰骨長二丈五尺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其後吾邑無他應所關者大也

嘉靖戊子十二月十七日立春是晚長庚西見起奎妻抵黃參至天漢而止

嘉靖己丑元日大風霾是年四月間 今皇上夢

黃衣者二人陛辭南行次日以語大學士楊一清

一清對曰黃衣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七月

蝗果至大江以南在在皆有吾鹽亦然數日為大

風雨漂入海盡死至庚子六月蝗復自西北蔽天

而來數日又為大雨驅逐盡斃然遺種于茲至七

月復生初食草後食禾稼民間祈神賽廟張旗擊

鼓田野之間聞若赴鬪然卒罹其害亦十之四三

次年復苦遺種為患方初生苦雨連旬盡行殄滅

民復安業矣吾鄉素無此物百歲老人亦未之見

大抵蝗旱物終不利于水鄉也

嘉靖庚寅正月一夕晚膳罷家僮忽報海上有火

子亟登城望之見海中火隱隱數十點如星漸移

往東是夜火自教場口移上海塘如龍燈數百十

兩兩成對往東北行直抵獨山而滅若有神主之

者此理殆不可曉

嘉靖辛卯七月彗見西方月餘始滅九月復見東

北方已亥四月終又見東方

嘉靖己亥六月金衢檄嚴諸郡龍出山水暴發壞

城郭民居墳墓無算人畜漂溺數日浮屍錢塘江

灘及吾海上者以千萬計其少婦有戴金懷銀而

亡者棺槨樓房器具皆隨潮下多為居民所撈獲

東南一大變異也吾豐厓凡有詩云己亥六月之

七日海塘漂尸滿塘側銀簪金鐲羅綺衣盡為海

邊人所得傷哉此尸來何由頃乃傳自徽嚴州穴

龍奮騰山石裂洪水湧出滔天流沿江相望幾郡

邑高城大厦盡淪沒金珠財帛何足言皓齒紅顏

幾千百錢塘江水傾天來哭聲滿江江神哀江高

西園雜記

六五

水急救不得千里奔人魚龍胎君不聞吾鄉四月

之六日有龍西來雨驟集春花盡隨風電去南境

一帶連天赤去年元早已薄收重罹災病何能瘳

雖然視彼漂溺事小傷薄損何須憂嗚呼山崩水

發古來有如此慘毒吾誰咎四月終旬彗東指此

事已兆君知否天發殺機誰禦之兵戈盜賊未可

期表翁頭白復何願但願老眼不見民流離

嘉靖己亥秋田禾稿死并並食者大半民間以獲

視豐歲十無三四府縣不肯奏荒征歛反急至明

年春饑饉之甚民間食糠糶餅至草根樹皮剝

削殆盡餓殍盈道賣子女妻妾者無算北鄉尤甚

長老相傳惟元大德五年吾鄉極荒人相食到今

二百餘年來未嘗遇此荒歲也予豐厓長公作貢

編諸云東家賣婦江南去西家賣婦江南去肝腸

寸斷兩不知涕淚併作河流注夫囑婦汝且逃生

莫予顧實汝得錢了官府猶勝相持死朝暮婦告

夫楊花隨風落何處百歲夫妻一朝散此生何日

重完聚哭聲震天地悲道傍觀者各泪垂道傍

垂泪且勸之人生不幸遭此時休言草根與樹皮

他家食卻親生五歲兒朱西村亦有一篇云東家

少婦價萬錢西家大婦五六千瘦兒肚腸鐵石堅

婦人薄命徒苟延不關恩愛無姻緣亦非兩情相

棄捐龜前數日斷火煙腹中餓病無由痊官家賦

濟解倒懸予奪盡屬豪民權初末寫契涕泗連放

手慟哭聲徹天明朝捉落江南船只有去日無歸

年懷中兒女呱呱然拋擲竟付饑蚊風吹落花

江水邊蓬飄梗斷不復聯婦人去家何足憐風俗

所繁誰之愆我今歌此賣婦篇情誰寫入筆芭絃

官家早晚開華筵一彈一唱公堂前

嘉靖己亥夏駕幸承天啓 章聖太后殯宮一日

忽有男子夜潛入皇城裸跣坐奉天門寶座上比

且為闈者所獲送法司鞠言名孫堂在京人論死

未決大異事也

嘉靖辛丑七月台州山中野出遍身皆火諸山龍

出與關水大作水火相薄赤氣漫空壞臨海太平

天台三邑民居田地人死者無算此亦大災變也

是歲臨安餘杭竹生米甚多民間羨而食之如大

麥然人云亦歲凶之兆

人主接見大臣商確治理講究問學延訪人才諮

詠民瘼實感德事也漢唐宋英主皆然我 朝自

聖祖後 文仁宣英四廟皆勤于接見當時元老

如蹇夏三楊李文達輩亦皆盡忠匡輔故君鮮失

德朝多善士海內又安陰受其賜觀三朝聖諭錄

夏忠靖公遺事及天順日錄可見 孝宗末年屬

精圖治每于平臺召見三四老臣惟劉忠宣公時

有謔言裨益 上亦倚任之若毋菴西涯木齋三

老不聞有大建明豈得君之專不及前朝諸公而

大臣之道貴乎將順耶明良相逢自古為難觀西

涯燕對錄不能無慨

經筵而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修撰呂柟面

言五月十二日為 獻陵愍忌是日講筵君臣不

宜華服已丑夏祭酒陸深奏講官講章不宜輔臣

吹竄使得口盡其愚因以觀其學術邪正俱為輔

臣所不樂未幾呂以論禮請判解州陸竟坐是請

延平府同知雖不用其言時論是之

正德中劉瑾雖誅餘黨尚在今 皇上繼統年齡

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即位初遂出長

隨火者萬餘蟻衣玉帶追奪無算後又得張璉以

正匡輔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

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

西園雜記

七

者自總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司局巨擘見疎疎
息敬畏不敢並行垂坐以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
消其驕悍狡險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欲
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
誠千載一時也是雖 皇上之英明而總之得君
制取有術其功豈可少哉

嘉靖初 今皇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
并皇親邵蕙輩俱得重賂咸屬意宗伯毛文簡公
澄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
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決不敢擔當者也在
列位自爲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
其大節云

孔子稱攝及從祀諸賢 國初大學士吳況曾作
孔子稱王辯以言其非成化中夏止軒寅論奏云
孔子實萬世道學宗主當稱先聖而反欲稱王稱
帝雖極尊崇終于名禮未正宜考古禮之沿革去
往代之紕繆正孔子先聖之稱而以顏曾思孟爲
先賢改用木主以代塑像禮正十哲之位置寢室
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魯孔鯉配其間若公伯寮
荀卿王翬賈逵馬融杜預之獲戾于名教者皆罷
黜之夫然後足以慰先聖神靈答天下學士仰望
爲千萬世不刊之典其說見政監弘治初程學士
敏政議奏亦謂漢以來從祀二十二人內若戴聖
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翬杜預八人雖有訓
詁微言俱得罪於名教非小宜稱爵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伏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亦於聖學無所
發明宜各祀于其鄉其居在漢初說禮數萬言
躡后氏曲臺禮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
世矣宜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孔安國毛
萇高堂生杜子春一體從祀又議以隋王通宋胡

瓊宜列祀於兩廡又以顏曾思孟配食堂上而其
父俱坐廡下爲非禮宜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以
顏路曾魯孔鯉孟孫氏配食而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從祀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又以申黨卽
申振位焉宜存其一公伯寮蔡再顏何遠瑗林放
五人不得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其議見曾
敬集正德初謝祭酒鐸陳三事亦謂叔梁紇當別
立廟及欲罷黜吳澄從祀有旨下禮部會議率爲
沮格不行嘉靖十年 皇上始用輔臣張璁議詔

天下去大成至聖文宣王稱通稱至聖先師孔子
大成殿改爲先師廟四配十哲兩廡諸賢悉去朱
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像代以木主春秋二祭
國學用蓮豆各十外府州縣用蓮豆各八樂用六
偷斥出公伯寮蔡再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
遠何休王肅王翬杜預吳澄等十三人從祀林放
遠瑗鄭衆盧植鄭玄伏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
以後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四人增入從祀又詔於
聖殿後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叔梁紇以顏路曾
魯孔鯉孟孫氏爲配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每
丁祭先期以羊一豕一致奠各正禮順一洗百王
之陋而吳夏程謝四公之論議卒見行於後世成

昭代之盛典非聖君賢相主張於上何以臻此
近見梅純損齋傳忘錄載成化甲午江西鄉試策
問欲進周程張朱五子配享先聖大意謂禮以義
起五子之學實繼孔孟既絕之統其有功於來學
非漢唐諸儒所及不可拘以世代先後混於從祀
則道統以明其立論甚精及觀熊去非五賢祠記
後語乃知先儒已有是說第當道者未舉行耳予
謂此論亦是能羅峰建議時豈止據前諸說而不
知有是論乎抑果以世代先後有不可行而不之

言乎宋王安石亦曾配享其人則非其禮固踵而
舉者也予故存之以備將來考之考見云
郊社之禮自漢唐宋元以來或合或分制各不同
我朝 太祖開國之初分祭南郊壇舊址尚在
後謂父天母地宜異位乃采古明堂之制創建
崇宇飾以黃金高明宏壯古莫與儔名大祀殿合
祭天地殿中設昊天上帝后土地祇神位南向旁
設 太祖 太宗配享位西嚮皆高座黃幔月臺
左右爲日月星辰之位儀門外左右築臺聚石爲
龕爲嶽瀆海鎮之位革去前代封禪止稱某山某
水之神北京規制亦同每歲孟春行禮天子主祭
天地日月以下公卿大臣分獻祭畢還朝設慶成
宴于奉天殿及丹墀內文職五品以上武職四品
以上皆得與宴此其大畧也是禮 太祖當時以
義起之儒臣莫能奪後歷代皆遵行之至嘉靖

年 今皇上用輔臣議分祀乃創南北郊壇冬至
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而以 太祖配之
又建明堂之祭以祀上帝而以恭穆獻皇帝配之
太宗無所配乃改尊焉 成祖以配祈穀之祭予
考明堂之說杜氏通典載歐陽修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自漢以
來諸儒之說不一至於莫知所從臨時增損不能
合古然推其本旨要在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
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今舉其祭而明堂
未建閣即奉天殿行禮其亦用歐之說與

巾帽之說成化以前予初不及知弘治間士民所
戴春秋羅帽夏絲帽紗帽冬禮帽絳絲帽帽俱
平頂如截筒正德間稍收爲桃尖樣其鬚帽
又有瓦稜者價甚高初出時有四五兩一頂者非
貴豪人不用嘉靖初年士夫間有戴中者今雖庶

民亦戴巾矣有唐中程中坡中華陽巾和靖巾玉臺巾諸葛巾凌雲巾方山中陽明巾制各不同開閣之下大半服之俗為一變近御製忠靖冠為臣下燕居之服所以明貴賤別尊卑三品以上飾以金線四品以下飾以青線文職惟朝貴及在外二司官府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武職惟都督以上許用今則武夫下吏亦樂用之無所忌憚矣

國初民間婦人遇婚媾飲宴皆服團襖為禮衣或羅或綺皆繡領下垂略如霞帔之製予猶及見之非仕宦族有恩封者不敢用冠袍今士民之家遇嫁娶事必假珠冠袍帶以榮一時鄉間富民必假黃涼傘以擁蔽其婦僭亂至此殊為可笑非有司嚴申禁例其何以革之元時有團衫團襖其遺制與

謚法本至公之論所以風勸天下前代不少假借宋夏疎卒謚文正劉敞言疎奸邪而謚為正不可改謚文莊竊謂文正二字如范希文司馬君實足以當之王子明許平仲吳切清猶有規焉近聞閣老大臣亦有謚文正者不知與議以為何如也又有子孫為祖父請謚者不各所貴禮部執不容率奉旨罷越數月乃實錄近幸私得康僖等謚京師人語曰千兩銀只買得糠糶二字米價之貴重如此哉亦可發一笑或謂我朝謚法專美而遺惡予賢而不及不肯獻議不由於太常覆定不由於考功故於公論少合云

嘗聞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為上壽雖其稟賦之厚亦由修養而得近世壽者崑山周壽誼生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五年一百十歲郡守魏觀禮為鄉飲大賓嘗家太祖召見賜食殿上獨其家丁役至百十六歲而終北京茹翁生元至天順初

年百有四歲 英廟召見賜冠袍帶為宴於順天府仍命禮部尚書姚文敏公率公卿往賀其家至百十歲而終濟寧王士寧生元季至成化癸卯百二十歲程篁墩曾訪之面如童子神完氣和朝廷遣使以安車徵之後不知所終蓋修道而有得者太倉毛翁禮部尚書文簡公澄祖也老而喪子撫孫澄教之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官修撰以孫貴馳封巡撫都憲彭禮建人瑞坊以表之後至百十二歲而終四翁者皆躋高年被榮命獲考終不知何修而得也近又聞沈東川壽云湖州有陳德百十六歲尚強健惜不得而見之

晉吏部侍郎徐算五子豐之實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為秘書監三子尚之美之欽之欽之宋丞相東莞公三子遠之佩之邁之遠之中書侍郎二子淳之湛之湛之丞相枝江忠烈侯二子洹之津之洹之工部郎中襲侯五世名俱從之義獻不為嫌矣

國初提學無專官正統初始命各省添一憲臣俾專學政給勅以行朝廷倚賴弘敷教化作養賢材其委任重矣於時吾浙有熊會事鍊者剛方正大人不敢干以私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考較去取錙銖弗爽成化中張莊簡公悅以憲副督學亦如熊公弘治初不谷吳公伯通博學有識亦庶幾焉者故先朝士習端雅風俗醇美至今稱之不衷嗣是而後居是官者非尸位具文則緩教急刑非鈞據細微則背公向私甚者如今之提學者其學術淺深不可知但試士去取罔公童生入學先儘鄉宦士夫子弟而後及於民間富民白丁子弟欲進無階乃以重賂資緣仕宦多者費百金少亦不下數十乃為收姓易名冒籍更買大開伴門有司曲

意承奉無不如意寒素之士縱有可取亦見黜徒俯首喪氣仰屋竊嘆而已士風至此壞亂極矣不知勅語中有此條令其如是乎抑徇情肆意而無所忌憚也其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多矣安得如熊張二公者復見於今日乎湯錄之以發一慨

予讀唐史薛登傳云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陳翰希恩表記誓報故俗驕舉人皆稱寬舉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今之士子每遇秋試亦有預探藩臬府縣官有學舉者即便奉贊及門呈文聽講以冀入簾或得僥倖此正所謂寬舉人士風至此豈不可耻之甚乎

孝宗賓天謚曰敬皇帝廟號曰孝翰林編修陳作表詞云敬止詠於詩人是以謂之文也大孝稱於孔子其斯以為舜乎可謂切當矣

弘治中有虜使至京言其國有一對無能對者請中國對之云內無相外無將天運相將有輕視中國之意時有以天難度地難量皇家度量為對者示王者無外氣象亦甚佳時馬端肅公為家宰止使勿對蓋大國之體當如是也虜使由是心沮老成之識見能重國如此

唐突厥默啜請尚公主詔送金縷具鞍默啜以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罷和親馮驥卿知達亮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默啜從之今人家娶婦皆用鞍與寶瓶取平安之意其來久矣

博物志謂山居多瘦蓋謂飲泉水之不流者也予至均州那陽諸處見民間男婦十人九瘦亦緣山中無大泉故也

嘉靖中軍人陳森以金銀首飾數事用帕裹之令

婢持往銀工修整有一鷹於中途攫其包出城去
 婢歸告森森亟登城望之見鷹啣包直往東北下
 海塘去以為必失矣無何復啣包盤旋而上入城
 置霖屋上而去取視之一無所失蓋鷹初以為可
 食之物故攫去既而知其誤遂復還之物之有靈
 如此不可謂為偶然也鶴林玉露載宋葵州治
 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
 察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去已而知其非探
 巢之卒也啣而還之復徑攫探巢者之巾以去與
 此事略同其亦異於人之遂非者多矣
 江南某鄉宦其子以虛券強奪人田田主畏其勢
 不敢與抗隱忍之憤鬱成疾將華謂妻子曰我即
 死汝當於棺旁穿一穴我必為毒蛇殺其父子食
 其肉言聞於鄉宦鄉宦懼立命其子以券還之未
 幾其人覺胸中作惡強起嘔之中有一物長尺許
 如赤練蛇首尾皆動疾遂愈蓋其積憤已久遂成
 此物向使彼父子不悔過則其人必死而宦者亦
 必罹禍矣足為強橫者之鑒戒
 四時之景惟春為可樂春時風日和暢花柳爭妍
 百鳥交鳴人心悅懌故人於此時曰尋芳曰踏青
 登山臨水隨意所之皆所以淋漓鼓舞用宣春機
 以助陽回之意故泉曰春臺登曰春登肴饌之具
 曰春盤果菜之品曰春盛又曰春福曰春樂酒曰
 春酒餅曰春餅茶曰春茗菜曰春蔬皆春時無樂
 之具他時則無有也夏間蠶事方畢栽插隨之災
 天酷日方事耘耨寧暇遊樂秋曰雖為清爽景物
 蕭條收穫及期築壩納稼婦子拮据亦不暇樂冬
 乃萬物藏聚之時民間公私賦稅婚喪營葬諸事
 皆取辦於三兩月之間况風雪沍寒宜出門未
 幾而歲且徂矣故一歲之間惟春可樂而一月之

關又不數日一日之內又不數人而數人之中又
 不知何者為真知此樂也何者為自然得樂也浮
 生碌碌良可慨云又有一種縉紳處于得為者領
 乃瑣瑣營營為子孫不朽計而不知自適其鄙細
 何如

華州靈哥言未來事多驗知州妻珥貴溪人一日
 叩之曰某去家久音問絕欲寄一書能為我致
 否靈哥於帳中答曰第作書來當為致之珥緘書
 付侍香婦人報曰爺去矣俄南庭榭颯作風聲
 復報曰爺來矣靈哥乃於帳中曰書已送至君家
 家中俱安珥默念數千里遠頃刻豈能即達未之
 信後數日家人至言某月日於小兒手中得書舉
 家驚異是以遠來探問珥始大神之魯橋亦有靈
 哥跡嶧山召之即來亦以婦人侍香稱為爺與同
 寢處正德初予會試北上亦曾扣之所言多驗扣
 者欲求見但于帳中舒臂令人捫之未嘗見其形
 也實猴精云

密雲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數十年前至密雲養
 濟院與群乞兒同處時嚴冬地苦寒乞兒皆凍
 死惟赤肚獨存人頗異之遊行於市取市餅食之
 嗔弗與者其日餅弗售樂與食者獲倍利人尤異
 之旦夕卧人家屋簷下遇大雪其卧所雪皆融化
 赤身不衣背披片氈前蔽尺布左腋挾一穗卷兩
 手惟舒大食二指運用餘皆屈檢不展髮半白及
 肩常就地坐以左腳跟抵尾閭不語問之微笑士
 夫北遊者皆往見之弘治中南京有尹蓬頭者館
 於魏國家日食侵頭數十其行如飛自言二百餘
 歲後往陝西不知所終皆異人也
 陳道視者居華山後徙居寶鷄香淨山絕頂之上
 嘉靖初吾邑令魏侯廷璽過寶鷄聞此老借二友

入山訪之至山口見一道人迎候路傍問之何來
 曰師父令道童出迎魏問何從知我輩來曰山中
 人久靜是以知之次日至絕頂見一老人幅巾布
 袍赤脚出迎即道視也延坐與語先一日道視借
 推者木置延客所設木榻其徒問之曰明日有貴
 客至其先知如此益董五經之徒歎

近世吳興凌漢章之針灸隨用神效洵川吳日章
 之星命半塘和尚之相術百試百中吾鄉陳天器
 之寫真容貌氣色無一不肖其生皆絕藝也今豈
 易得乎
 吾鄉天寧僧秀碧峰者自幼出家即不茹葷每日
 五鼓起誦經禮佛無間寒暑身中最高有戒行今
 秋忽得疾卧床月餘終日酣睡自言甚適忽一日
 起沐浴索送終新衣服訖盤膝端坐索念珠誦阿
 彌陀佛數十聲既而止呼佛字亦數十聲與徒眾
 言別跌坐而逝越三日神色不變左手捻中指作
 卍字右手仰開指猶軟頸骨挺然嘗聞有坐化者
 今始見之亦其平日靜專之功所致也年七十時
 嘉靖壬寅八月一日也

江浦孔德胎自南京戶部出守荆門年四十二
 父六十二祖八十二子二十二孫二歲五世俱全
 人間罕有士大夫多咏歌之惟澧州守廣東趙善鳴
 一聯捧觴令祖還稱祖戲絲賢孫又見孫最為切
 當
 丘文莊公弔岳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
 無言世忠廉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
 史筆也
 邵二泉作孫景雲妻鍾烈婦傳云烈死太汚溺死
 衣濡屍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從詞約意盡無
 太古作也

今上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官皆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燕子雲官詞有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壇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萊雲繞千峰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通從上陵回小年選入藥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真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冲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啓琅函諷道經

嘉靖九年秋予內姪張有守夢人持示一籍如試錄者揭視之見有守名第一吾兒清孺次之張憐徐子龍又次之明日有守以所夢告諸三人四人者年相若皆邑庠有志者私相喜謂他日當借登科第是冬有守得疾卒次秋予兒病卒又二年悌疾作遂驚歎曰吾不起矣人問之乃述所夢至秋果卒子龍固無恙見佛亦吃曰吾其能免乎次年亦得疾卒夫四子者皆銳意進取而實志以發豈冥冥之中果有主之者乎抑有守精神感召固與三人者同乎靜言思之豈勝痛哉

徐襄陽西園雜記上

徐襄陽西園雜記卷下

鹽邑志林第二十三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玉筍生張憲為研補歌滄洲生朱升打研文并釋音一通寫憲詩于左與好事者傳之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楊子維楨廉夫在分類村居試奎章賜墨謹識張憲歌并序曰玉帶生者端人也事宋文山丞相為文墨賞與同館謝先生親友善宋章丞相殉國計聞生與翱哭于西臺之顛復憫宋諸陵暴露私相蓋履議以冬青木而去後翱道卒生今歸于會稽抱遺老人與秋聲子輩為七客初宋上皇以丞相恩賜生紫衣玉帶至今不改宋末梁隆吉聞杜鵑詩云不如歸去錦城宮殿迷煙樹天津橋上一兩聲叫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元末燕京聞杜鵑丘文莊公詩云不如歸去中華不是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路不如歸去同一詩也梁嘯宋社之已屋丘喜胡運之告終所感有不同耳

文文山被執而北王炎午鼎翁作生祭文以述其死累于五百言讀之令人悲憤不已及文山殉義謝翱舉羽乃哭祭于嚴陵西臺為歌以招其魂一爰助于未死之前一哀挽于既死之後文山事君之忠取友之正可并見矣

程嬰殺子而存趙孤魯孝義保殺子而存公子稱同一義也紀信誑楚而解榮陽之圍韓成誑漢而成鄱陽之捷同一權也謝翱登嚴陵西臺而祭文文山成器登龍泉山頂而祭劉忠感同一悲憤也如此相類事甚多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子過杭之集慶寺 觀宋理宗像因憶宋遺民錄

戴元胡僧楊理嘗發宋諸陵取其金寶藏理宗頭為飲器後我太祖高皇帝求得之瘞之南京高座寺山後復命浙江守臣還葬故陵及觀林霖山夢中詩註又云理宗願骨為北軍投湖水中霖山賂漁者覓得函之託言佛經葬于越山豈葬後復為胡人所取去故太祖未得之耶其真理宗之願骨與否不可知矣感嘆之餘因作一絕云穆陵天子越山鑛自謂珠襦百世安許大頭廟留不住空遺餘像與人看

方太常時舉云同母異父昆弟之服于夏以為齊衰比之親兄弟焉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乎近之矣游氏以為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母也橫渠曰其小功乎得之矣予謂凡為之服者雖總麻之輕亦必有所繫屬然後為服若同母異父之昆弟其母既與父絕所生子即與途人無異諺所謂有稱呼無服制者何以小功為哉游氏之說得之矣如其該服先王制禮已有之矣何待後世之議論乎

鎮江府廨舍有蜂一筒逸出失其王羣蜂搶攘終日至今皆死不下萬餘貳守嚴應階義而埋之號曰蜂冢士夫多有題詠比之田橫之事予歸自金陵應階為予言之埋雅曰蜂無王則死觀此益驗應階予同年進士也

國制文職極于六曹父子相繼為尚書者如盧氏耿清惠公九疇為刑書子文恪公裕為吏書南宮白恭敏公圭為兵書子文裕公敏為禮書軒江何公文淵為吏書子文肅公喬新為刑書太原周莊懿公瑄為刑書子文端公經為戶書金陵倪文僖公謙為禮書子文毅公岳為吏書三原王端毅公恕為吏書子承裕為戶書閩林文安公瀚為兵書

子庭編為工書餘姚王公華為史書子守仁為兵書吳江吳公洪為刑書子山亦為刑書靈寶許襄毅公進為史書子誥為戶書讀為史書俱不易得而許氏尤盛至若德興孫公原貞為兵書而孫清簡公需為史書祖孫相繼僅一見也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李公永樂中為侍讀因三殿災上疏言事忤旨繫獄兩歲不死洪熙初以時政違節抗顏極諫上怒命武士撲以金瓜數十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死改為御史復因言事下獄受杖棍又不死正統初為祭酒不屈忤王振矯詔以百斤枷枷之太學前時年七十四國子生石大用上疏請代得釋致仕去陳公永樂中為河南參議言事諱太和山佃戶躬耕者十年宣德初有回懼御史出按江西上疏言事上大怒械至京併籍其家閩門十六口皆錮死獄中 英宗即位知公忠直詔復原官按湖廣條上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械至京以離間論死繫獄後王事覺獲免改南京雲南道又劾法司深刻陞福建僉事致仕亦八十餘矣若二公者愈挫愈勁百折不回不少懲艾豈非純稟陽剛之氣者乎東坡稱劉元城為鍊漢二公其無愧焉者彭惠安公錄名臣而遺陳豈亦不知其人乎予故表而出之

楊文貞公歷事五朝在內閣四十餘年佐理之功居多我朝賢相公為稱首 仁宗嘗以銀圖書賜文貞諭之曰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疆國恩如此之厚若可憑藉者後家子稷居家多不法為鄉民李某所奏逮至京坐死文貞時年幾八十驚愛成疾

西園雜記 下 一〇九

在古 英廟降敕慰諭不少貸公竟以疾不起樓旋伏法文貞元老為 列聖眷重乃不能庇其子當時刑憲甚明故也後世要官子弟肆為恣惡下不敢發上不得聞何哉

靖遠伯王驥修治租墳務為宏壯壞民間室廬田地不勝勞擾衆有怨言一夕盡發其祖父骸骨棄毀之葉文莊公有詩云破却人家作祖墳祖宗遺殖及成塵足為侈橫者之戒

陳白沙應召赴京過南安時張東海為守餞之金齋閣閣前有玉梳山白沙口占一詩云一梳橫秋碧玉新金齋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南打睡人東海戲復之曰客囊羞澁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雞鳴催入紫宸關白沙聞之憮然予聞之陳以載云云東海詩話所載尤備

杭王琦正統時山西提學僉事致仕歸不事生產家極貧隆冬大雪僵臥不起親故餽遺一無受天順中竟卒于飢寒杭人至今稱餓死王僉事可謂至廉者矣忠清里坊額列唐褚遂良 皇明郎中項麟及琦三人杭人云項之人品非二公倫也殆阿私所好者為之耳

白巖翁公字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圍棋負一長者悉得延見契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屬官有禮馭輿臺有恩感怒未嘗出惡言德器深厚寬洪簡重有大臣之度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武廟南征時公為留都大司馬過將江彬跋扈下視公獨嚴憚于公公亦不動聲色而能潛消其驕悍之氣當時留都非公鎮定事未可知嘉靖初召為冢宰天下想望風采未幾為議禮擯斥以死惜夫

西園雜記 下 一一一

南兵侍黃公瓚儀真人貌古陋性狷介寡合薄于自奉每且惟啖市餅二枚茶一甌即入部舊袍敝履終身雖慶賀令節不易一衣散衙歸閉門靜坐不輕出訪客客亦罕至其第者不飲酒日用惟豆腐青菜數日市肉一斤每月武庫吏以俸皂銀送入收貯一積鎖之日袖其鑰夫人繼而少不堪其窘伺公出啓以它鑰竊其零物仍鎖之他日暇開積構檢其數及罪庫吏償之人傳以為笑蓋儉而失之陋者

東湖吳獻臣先生警敏有謀不好華靡正德已卯以都御史賑恤湖藩巡郡邑幅巾布袍悉屏導從肩輿獨行杖策徒步遇窮屠屋即走入與村夫野姬談糶事及詢守令臧否民情利病乃復升與頃復如之人不知其為達官也且夕坐堂上手披心畫見時事可憂執政可議即草疏論之無所顧忌對僚屬捫虱自若逢首垢面人率喚其為迂為恠然其崇尚理學抱負經濟遇義敢為不避艱險歷官所至著名在廷諸老莫之或先亦近世之名臣也自釋褐以至大拜立朝者僅數日士論惜之

王忠肅公翺為冢宰十有三年嚴毅廉公人莫敢犯散部恒止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不歸私第因寡女在室竟一老嫗為伴者數年監生某因托嫗求得某部司務嫗為言公第念嫗數年周旋未嘗有所干請輒許之不虞其獲厚賂也某既得選即有造飛語帖于公門曰白銀一百兩監生選司務要問過錢人寡姿與寡婦公見之大悔即乞歸然公之清操朝野共知此亦不足為公累也予聞之吳南溪方伯云

李西涯先生少時與某同學後某亦鄉舉任邵武

二守居官甚廉銓曹皆知其名弘治中某以缺守
應朝千京事竣以闕為二端訪西涯西涯知其清
苦却之瀕行西涯以段二疋書一部為贖其亦辭
改而受其書書約有三十餘本既行舟中無事啓
封展玩書中夾赤金箔數百葉重若于兩其驚歎
以為不知何人所餽以此者欲西涯之薦拔也
而西涯又不知又以餽諸人斯人之妄投西涯之
濫受皆可笑也仍固緘之寄還西涯且致書責西
涯為台輔不能謝絕苟直以表率百僚西涯得書
大慚復書謝之

孫九峯先生交成化末為南京車駕主事時散部
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先生
獨退火房默坐觀書至晚方回嘗曰對聖賢語不
猶愈于對妻妾賓客乎王端毅公時為南司馬甚
愛之弘治初端毅公起為冢宰即調文選用以自
輔後至戶部尚書致仕嘉靖初復起前職欲大用
先生固以老請歸于屢接其言論恂恂誠懇無大
臣氣象其清慎篤于自修始終一致云

李子陽先生為南京禮侍時江文瀾先生為大宗
伯一日江公先至部坐後堂候李公至升堂久不
至少問江公降座出迎空立拱揖連應諾諾從吏
不知所為驚報四司官趨出江公曰適李先生
來告辭且以老母相托言訖不見可令人覘之即
令吏往候李公已中風臥床矣吏回報江公即偕
司屬造問至則氣已絕矣江公大慟為經紀後事
且慰安太夫人于時在南都備聞之不一月江公
亦下世蓋其見李時神氣已衰故亦不久耳
左都御史王公瑛立朝方正熟于典故諸司事有
難處者就質之公必詳檢歷朝事例之相合者
以示無不允當平生恬淡寡欲年餘六十惟結髮

夫人不畜妾媵夫人每勸公納妾不從一日夫人
用數十金潛聘一良家子娶至第公朝回夫人迎
謂曰今日有喜可賀公詰其故夫人引女子出拜
公拂衣起立命昇歸曰更一宿吾行毀矣聘賞亦
不取此為更侍時事也夫妻白首相敬如賓一時
諸老罕及焉予聞之李濟之御史云
楊文懿公守陳發解登進士入翰林為學士同母
弟守耻又以解元及第為編修從弟守隅守隨文
懿子茂元茂元俱相繼登進士同宦于京好事者
作春聯以修之云半壁官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
朝回後文懿官至吏侍守耻至吏書守隨至工書
謚康簡守隅至大理卿茂元至刑侍茂元至按察
使皆有賢名昆弟子姓一時之盛江南文獻之家
詳能儷焉

王晉溪理未第時讀書會舍每夕偕于憲隙窺之
見紅紗燈籠二在公左右若有人持侍者無聞夕
心異之公一日回家數日復來僧窺之則無所見
矣明日僧問公回家曾作何陰陽事公曰無僧回
詰之乃曰曾為某親作一退婚書耳僧曰速改之
當告之故公即回追前書燬之復來謝僧併詢其
故僧始以無他但觀公神色而知之耳至夕僧復
窺之二燈如故明日始述其事于公曰鬼神不可
欺惡念所當遏也公後必遠大善自愛之後公官
至大司馬家宰通敏有才略然卒以傾險取敗云
嘉興朱鹵菴先生見正統間以鄉貢士為崑山教
諭嚴立條約諸生陞堂衣冠步趨不整亦不貸少
長分坐居宿號房夜向闌書聲猶相屬先生開牀
一童籠炬扣門與語察勤惰發疑難文字親為箴
抹諸士化服多至大成時魏文靖孫互鉉教松江
曹安教亦然一時師儒之盛後世莫能及也

鄒文敏公濟為庶子日 文廟一夕夢大星墜于
庭明日朝罷問庭臣夜來誰得子者濟奏臣夜來
得一子即康靖公餘也 上喜即賜月米一石生
三月夫人入賀 皇太后壽携之入宮 太后親
抱之睡則臥之御床此亦奇遇也後康靖舉進士
累官禮部侍郎一日奏事便殿掩口而對 憲廟
以為失大臣體欲去之吏部言幹一時過于敬慎
無他罪互調之南京未幾 孝廟踐祚視朝不見
康靖宣問鄒先生安在吏部以南京對即日召之
陞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蓋東宮舊僚 孝廟為
太子時雅敬禮者不久卒于位其始終遭際如幹
者不多見焉

吳康齋先生天順初以石亨薦朝廷遣使以詔幣
聘之康齋忻然就道其所經處名其橋曰迎恩嶺
曰皇華亭曰天使曰集慶曰綠雲又從而歌咏之
是雖榮君之召較之不以富貴動心者有間矣及
至京授之以官儉布衣際遇可謂極矣然意猶未
慍力辭而歸昔許魯齋應召赴都道謁容城先生
先生問曰公一聘而起無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
則道不行後容城被召至以為贊善大夫即辭去
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
則道不尊康齋之出處為行道耶為尊道耶必有
能識之者

本朝大臣人物最偉者倪文毅公一人身長八尺
體有四乳垂紳正笏望之如神班行中特出一頭
四夷朝貢使見之皆噴噴仰羨以中國有若人也
嘗退食解帶侍吏四人方能圍之厥考文僖公諱
于北岳而生故名岳實異人也弘治中位冢宰為
海內具瞻不久卒于官士論惜之予在南都從其
嗣子竊得觀公像方面垂胡微鬚爛目見者起敬

西園雜記

雲以為通真云

林見素先生雲南長憲時寺有大佛民為疾病官
事者就鎔金汁澆佛身以祈福庇誣惑成風莫之
能禁見素至即欲去之一日詣其寺令人毀其
佛市人俱不敢令皂人毀之皂人亦俱不敢見素
乃自引斧碎佛首眾始從而毀之得黃金數千兩
上之朝後佛亦弗能為禍也

吉水羅僑正德初官大理評事上疏言 武廟狎
昵羣閹意棄國事言甚激直自分言人必死乃與
妻子訣別載棺西長安門候進止疏入 上果大
怒下詔獄拷掠幾死削官回籍劉瑾誅詔復原官
辛未五月僑至京到任予時觀政大理僚案方舉
酒相賀中官張永令人密語僑曰 上聞吏部到
任題本見僑名大罵曰這酸子又來做官作死作
死宜自退避僑即日出城歸家之變倡義勤王
終武廟之世不復用嘉靖初起知金華府終廣東

參政
劉源清東平人正德甲戌進士知進賢縣政令嚴
肅人不敢犯宸濠之變邑中洵洵謀窺匪源清閉
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逃去即手刃以徇
妻子皆鎖一空積薪其傍候事急舉火濠遣兵校
妻伯等取印及徵兵源清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
防守自是民志始定濠兵不敢東向進賢之首功
也始源清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
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率眾勤王以功累
陞副都御史撫大同坐事開任今北邊有事若源
清者正宜用之而嫉之者眾惜哉

蕭田楊贊為考功時方正廉公為王忠肅公所重
嘗語人曰楊震以却金名世吾竊憾焉舉茂才而
得假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却金而有四知之

西園雜記 下

二二七

畏其廉或有未誠也觀其言可以知其入矣

千大節為浙江憲使風節其者素有目疾為言官
所論遂乞歸潘果諸僚餞之西湖酒間公自吟曰
別人笑我眼昏花我看孤山定不差今日解官歸
去好給巾羽扇玩來麻從容自得無怨尤之意後
復起山東憲長卒于官

朱蒙公垂沙河人性廉介一毫不苟取為御史有
聲擢華昌守轉浙憲副左方伯終日蔬食菜羹非
待客未嘗買肉妻子布素親操井臼無異貧民冬
夏惟紗段袍各一無可更換迎父就養同列共製
新衣一襲為壽父却之蓋其家教如此後為都御
史巡視河南嘉靖己亥 章聖梓宮還葬安陸蒙
迎送過勞得疾道卒時盛暑二日始殮體魄已清
腐矣夫為廉吏而不獲善終天道果何如哉

衛瑛山西洪洞人成化中以鄉貢士為真定通判
至開封守政尚平易務在安民上官有所求為者
卒不應居官不以妻子自隨歲所得俸皆付庫吏
收掌用則取之衣服車馬非敝不更造在任九年
陞河南參政致仕至今汴人稱其廉

余瓚京師人成化中為真定守政尚嚴明吏民畏
服性簡伉不能下人見巡按御史才再拜而已以
故當道咸嫉之他日有劉御史者按真定意欲屈
之甫至境得府中投牒人輒持小過笞辱之因以
棟槽瑣聞之笑曰是將賺我也會御史適留河東
巡鹽王御史泛舟大陸澤飲宴為樂數日不去瓚
乃移文諭之曰寧音地瘠民寡比歲蝗旱二公亦
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帳之具不
無損于民者幸量移一邑時二人方坐廳事發封
相顧失色王即驅傳去劉愈大恨之然亦不能害
也其時吾郡守楊承芳所為政類此一時循吏如

西園雜記 下

二二八

開封守衛英岳州守張舉皆廉介者稱嗚呼今不
可得而復見之矣

胡宗道鳳翔人弘治中為襄陽守在任四年有惠
政聞母喪即日徒步出城不假輿馬行李蕭然悲
號恻感動路人服除補任某處乞老歸既抵外
舍其兄尚在聞其歸怒曰是必敗官而回也不容
入門宗道出致仕文憑示之始容入見事兄如嚴
父家政秩秩襄人至今稱之若此者其真古

霍兀崖尚書韶正德八年某月廣州守魏廷楫夢
府學明倫堂張一燈兩廣山川皆洞照無遺俄頃
十三省山川俱了了在目魏守語人曰府學生員
必有發解魁天下者是秋鄉試兀崖果第一明年
甲戌會試復第一後議大禮累官至宮僚孤忠峭
直天下皆知有兀崖夢不誣矣惜未究其用而遂
卒云

安陸李浩天順間以舉人會試下第行囊已盡欲
歸不得窘迫無聊一日詣市問卜既得卦卜者問
何用浩言欲于某宅貨物作路費何日得歸卜者
曰此卦官又大旺不出五日即當顯用矣何歸之
謀浩自念選期未及從何得官且笑卜者之妄越
三日吏部以急缺科官奏于下第舉人內選補時
下第者俱已出城止浩輩七人赴部選用三人浩
居首授某科給事中累官至都御史人之出處自
有定分如此而卜者之術之神亦不多見也浩乃
于同年祭工侍奠之外祖稟官南通政時每為予
道之

永嘉黃文簡公淮不數世子孫有以神道碑石齧
于人者謂買者曰汝買去可解薄用之薄則無人
復買矣華亭錢文通公清治第役鄉民擔土問土
從何處擔來鄉民曰黃廉使宅基上擔來即黃翰

西園雜記 下

二二九

有聲不樂問者不數十年宅基已為人挑毀矣觀此二事則區區為身後計者當深省云

胡安忠公淺母李夫人夢僧以一挑與之寤而生公髮白數日有僧至其家索觀云見我當笑抱出見僧果笑人問之曰此吾天池高僧後身也言當以笑為記逾月髮俱黑建文庚辰科舉進士文皇繼統為戶科都給事中上以其忠實命巡行天下觀風俗詢訪人才其實踪跡建文君所在并察人心向背也在外者十餘年窮鄉下邑無不至寓川廣最久聞公曾見建文幸護全之後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我朝大臣久任始終眷注者惟公一人至今其家富盛人以為厚德之報云

楊遠菴在吏部楊石齋閣老欲援之入閣遠菴致書云內閣之選必由翰林劉璣變制引用所私至今公論不容執事此舉是欲曹元我也劉宇我也石齋寢其議後在部久乃謀入閣梁厚齋薦于上詔取之遂菴辭本云內閣之選必春官舊臣翰林碩儒與之先朝薛瑄李賢超格特用以才望迥異而然臣曷敢與二臣班乎有才辯人隨意各述俱能動人類如此

刑部尚書張子麟真定藁城人父名欽初為倉攢典為事問革遂力農一日鋤地見二人一老一幼青衣負囊如術者流注目視之幼者曰好箇尚書老者曰好箇尚書欽聞之急趨問已不見矣後生二子長子麒淮安通判次子麟刑部尚書欽八十二受封錦袍玉帶二術士殆異人歟

今上自湖藩入承大統駕至良鄉禮部具儀注差主事楊應奎進呈云駕至自東華門入直至文華殿如藩王禮文武百官三疏勸進始登極上覽之即變色曰遺詔即日遣官迎皇帝位如何又

西園雜記

西園雜記

三三

以藩王待我四月二十一日駕至張掖門外止宿次日由大明門入即位禮官忤意已基于此矣豈待稱號而始然哉

仁廟即位初以繩愆糾繆銀圖書賜塞忠定夏忠靖楊文貞楊文敏金文靖五臣諭之曰朕有過舉即具疏用此封進朕不難于從善也其眷倚之意至矣宜廟嗣統又以銀圖書各一賜數老臣文貞曰楊貞一忠定曰忠厚弘忠靖曰含弘貞靖文敏曰方直剛正胡忠安曰清和恭慎各象其德此人臣之殊遇帝王之盛舉也故當時諸老盡忠輔翼海內又安宣德之治號為至理嗣後不逮焉至嘉靖中今皇上寵任內閣輔臣亦各有銀圖書之賜其將順匡救之道方之前烈何如 睿鑒之下和正恐莫能匿矣

宋林行已云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為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為衰亂之時我朝人才一盛于永樂宣德者俊如林道同心協海內殷富遐哉邈乎不可及矣再盛于弘治君明臣良有雍熙氣象三盛于嘉靖之初元老並出太平可望惜皆不久于位今在朝君子不特如晨星落落駸駸乎湍舟霜木矣可勝慨耶

正德辛巳秋太白晝見欽天占云見秦分陝西當失一大將不一月巡撫許都御史銘散軍士月糧銀兩舊規每石六錢時關中飢米價騰貴一兩五六錢易米一石軍士懇告加添許公堅執不許總兵李隆往見許公議之許公不少易李出語軍士曰許老爹決不肯加我亦不能回任爾曹為之衆

軍士遂謀而入亂石將許公捶死置于廳鼓中架薪焚之事聞遣法官往問殺為首軍士十餘人李問主謀械死于刑曹李正德中統兵勦姚元洞寇縱下暴殺民謠曰莫過李隆軍寧逢王浩八姚元洞見賊猶可生見軍必定殺李之先其亦妄殺之報歟

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喪子家貧調蒙自給有星士過其館為推命云還有二十年踰燈交百歲外尚富貴矣翁笑曰人年八十與死為隣豈有百歲外尚富貴者乎至九十七而孫禮部尚書文簡公澄中舉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幾封修撰弘治十一年建太倉州翁有老官田數十畝在州治前居民爭買為屋基高價售之得金數百至百十二歲而終此天壤間大異事也

予觀政大理時五月朝命官張永請大理會三法司錄囚刑部有二囚一西安府通判一西安府推官皆以阿附劉瑾問擬斬罪先是劉瑾欲于原籍陝西營一第宅擬按承奉撤藩司起造規制宏侈僭擬宮殿瑾誅第宅沒入官二人皆前管工官也故連坐之郎中讀招詞畢永曰二人單官豈得輒附奉藩司所委不得不任使耳今陝西左布政使王此事者已陞京堂而委官坐死何以服人益指工侍夏昂也時刑書新昌何鑑左憲福建王鼎大卿北京張綸皆侍審聞永言起立拱謝曰公論也二人遂得釋永備儀觀明達有謀不附逆瑾為賢內侍也

台州推官某父在任愛石梁鴈蕩之勝時出遊覽富家士族爭禮延之守巡官皆以縱父出遊受賂填註考語巡按御史劉魁素著風裁賊吏解組至台召推官問汝父在任時好登覽有此事否推官

免冠謝罪劉曰吾獨取爾也子貪名位而禁父私
衛若牢獄然豈得為人子乎行文獎之識者嘉某
之能孝而稱劉之知政本也

元宛丘趙天錫舊為吳豫後官至副總管公差至
吳因訪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
問但曰前路吏趙某來望慎毋曰趙總管我朝良
山余煥故錫工子洪武初為吏部尚書造里中人
家必戒其下云第稱余待詔兒子來望勿云官人

二者皆厚德之事視自炫顯以驕鄉人者有
陸水村為吏部尚書坐黨宸濠被收以兵部王晉
溪代之晉溪以頻年為冢宰者多不利命司官料
公座并火房器具通行改作洗滌方到任有揭帖
于堂壁云奸做好做莫過莫待到明年連你三
箇不數月晉溪亦以黨江彬下獄吏部為六曹之
首自正德庚午尚書張絲黨劉瑾被誅庚辰水村
敗辛巳晉溪敗十年之間凡三見焉果如帖所云
要地豈易居哉

陸機在洛附家問于黃大郝經羈真州寄帛書于
北雁郭仲賢尹曲阜得家信于鵲鴿夫禽獸能不
負所托如此觀此則蘇武上林之雁客或有才略
相獻王 太祖第十一子能詩善書驍勇有才略
太祖甚愛之封國于荆每濬造戎器 太祖召戒
之洪武末命同楚王平五開蠻親製誥文褒寵及
太祖晏駕頗有它謀一日忽驚報朝廷遣官問罪
乃閉城闔宮自焚烈燄中持鎗策馬而進亦焚死
宮眷官校軍匠死者千數人後遼王徙荆別為治
第湘府今為草莽之區予往觀之獐鹿雉兔成羣
而走遼王時往獵焉

荆楚各王支庶若遼之光澤蕭寧岷之南渭皆工
詩善書恂恂若儒生而光澤號止養尤讀書下士

好談時務見時事不可人意輒擊案咨嘆諄諄以
守法為善訓諸子其東平河間之流亞歟使其出
仕亦不失為賢公卿也

襄之襄陽王佑德儀觀俊偉世所罕有詩宗曹魏
文法班馬皆蔚然成章樂交賢士子在襄每相接
豪談劇飲終日不厭但性剛恃才後與宗府交構
奪爵悉去故態角巾野服益為謙抑自稱方城山
人人共惜之

魯府郡王某者年四十無子妾媵甚眾每至它王
府飲宴回輒歔歔流涕家人問其故則曰人皆有
子我獨無也如是者數四一日命家人于空房四
傍積薪如垣次日將府中軍校童僕盡驅出官門
數重皆兩面鎖之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乃設酒
殿中請母妃上坐已及妃妾皆侍飲半酣起集誥
冊寶玩于庭悉焚之即入室裂帛懸之梁出跪
告母妃曰兒不孝天絕兒嗣兒即死不忍妻妾屬
之他人也乃仗劍驅妃妾二十餘輩俱上縊母妃
固止不得哭聲震天四面舉火然後自經烟燭蔽
空外人欲救不得入母妃匍匐投入火中止餘燬
下一老婢號呼馳入抱持母妃而出其妃以帛斷
墜地奔出然顏面衣裾亦灼爛矣事聞朝廷命官
至府詰致變之由并慰安母妃此天壤間大異事
也若此可謂至愚者矣究守童實陽為子言故記
之

南京司禮監太監張公和閣之政和人少給事內
庭受學于楊文懿公弘治間理市舶于寧波時文
懿已故公至墓舉奠哭盡哀在官十八年見文懿
弟任子姓視如至戚周恤愛護無所不用其情讀
書過大義對客言皆忠孝語謙恭好士無巨鎗氣
象正德初劉瑾擅權切齒怒之故置之南京內侍

如公者殆不多見其敬師之禮雖吾儕恐不能及
焉公嗣孫文仁從子遊故知公為詳云
吉安范兆祥弘治壬子提學副使黃仲昭小試偶
遺之兆祥作一詩上巡按御史云兩泪交流出漢
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得龍泉劍寄與君王
斬書工巡按奇其才遂收入試是秋果中第五
嘉靖初吾門友徐仲孚應試于杭寓仙林寺僧樓
上一夕獨臥帳內夜分後忽忽自開有二女子入
坐兀上仲孚時已籍月色射窻如畫仲孚從帳內
窺之見其容甚麗足穿鳳頭鞋救來不類人間心
知非其人也即謂曰此非爾可坐宜亟去之女曰
我坐此何與于汝相與抗論者至再仲孚乃起坐
叱之亦不去湖州生員楊濂者寓樓下楊登樓約
仲孚晨出二女遂逐楊下樓入楊寢所楊少而易
感遂與之合自是每夕必至不數日楊骨如柴矣
昇歸卒後僧知之云殿後高塚乃宋官人墓也若
仲孚之不為所淫亦可見其中之有主矣

成化庚子浙江鄉試填榜第一卷得餘姚王家宰
李時憲長楊公承芳以華儒士抑真第二而以仁
和科李亦及第一科得二狀元盛矣李公之會試
也癸卯冬十二月發舟行至毘陵同行者二人好
飲博行與忿爭一人持刀刺之誤中李肩賴皮衣
獲無恙李公驚悔即別二人返舟抵家已歲除矣
甲辰新正親友以家貧親老促其行李乃齋沐禱
于響卜以决行止是夜行至清和坊北有人唱新
狀元花生滿路來者李聞之喜即治裝初六日方
起程二月六日抵京明日赴部投文則席舍圖已
荷部中不肯納李公苦告尚書云汝第往觀席舍
圖有空處方收汝李亟往觀圖尚缺其一禮部方

一四五

一五六

一五七

為收卷填圖尚書笑曰那爭你一箇來作狀元耶是春果及第人之出處分定如此

弘治初 敬皇內宴丘瓊臺以內閣王三原以家宰各執已見論坐列遂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接例求進王公不許劉遂疏王公短事時以丘公嗾之且目王公為好名王不安遂求去物論譁然有揭詩于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須當早見幾夫丘之文學在近世亦不易得獨於正人君子頗不相容如葉文莊陳白沙莊定山皆被詆抑時論以是少之賀克恭云若有一个臣斷斷分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過觀當世無有一能似之者豈亦有為而發歟

國朝名臣久任享耆壽者魏文靖公驥九十八王瑞毅公恕九十三胡忠安公澂八十九馬端肅公文升韓忠定公文吳文恪公訥章文懿公懋俱八十六王文端公直王忠肅公翱王忠毅公驥林文安公瀚劉忠宣公大夏謝文正公遷俱八十四茲數公者名位祿壽兼而有之豈易得哉

元史天澤髯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卿之髯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漆之故也上曰漆之何為曰臣覽鏡見髯白猶傷年且暮盡忠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漆之使玄庶報效之心不異時昔耳上大喜今在朝諸老多漆髯者非貪戀官祿則求媚妾而已藉是以輸忠報國者幾何哉人吾邑有陸三者甚狡黠鄉人某有田三畝在其門首歲與佃種入其租陸欲占為己業某不從弘治五年該造黃冊陸挽出一無賴者作中假寫賣券徑將田收過本戶他日某知之與理論不明訟之縣官拘審陸與中人強執以為實賣某負屈無可

控訴遂相與詣城隍廟矢諸神陸與中人各矢訖某曰彼利吾田而身命不顧矣尚可與論曲直哉即隱忍棄與之事已各歸陸抵家即患寒疾未幾中人亦得疾俱七日卒而某家漸裕諺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信夫子聞之朱西村云

沈儒者崇德石門鎮豪惡民也外交結所為多不義以此居積致富坐事發問口外為民旋逃回作惡如故復利人產謀殺一丐者以害產主事發百計鑽求以圖釋脫為郡守鄭鋼杖殺之人人痛快嘉靖中嘗因母喪致客數郡畢至樓船蔽江極至墓所經過橋梁低小礙于行悉拆毀為之重造喪事日一尚書為題主一太卿為祠土皆鄰郡顯宦各得數百金頗為清議所訾云

弘治中吳下水災民流離萬狀石田作水鄉孛子十首云水鄉孛子難存活半去神堂學打吹吹笛會時還打鼓學如不會趁捷旗水鄉孛子求魚活辛苦求來賣又誰今歲水鄉魚却少空籃歸去兩床床水鄉孛子無衣者手脚皮破要忍寒見欠戶備三十貫阿爺領去賣還官水鄉孛子田無麥趁伴高鄉拾穗頭爛是趁條乾是餅看他人喫口涎流水鄉孛子無牛放賣不勝錢未有年家裡開噴開索飯嫂來詬罵阿哥奉水鄉孛子能辛苦短小伶仃氣力無五畝薄田春漲裡踏車不轉打嚨

胡水鄉孛子打放槌手拔荊針強塞飢不見何奴教喫飯竈中無火已三時水鄉孛子瘦堅趕使能行使顧錢飢飽趁人顛倒臥也無娘惜與命憐水鄉孛子團泥佛俗說團泥雨即來怕見田淹根不准阿公噴打哭哀哀水鄉孛子最堪嗟自小離鄉不戀家終日趁娘求活去傍人門戶唱套花可謂曲盡貧民情狀矣

海市之說菽園雜記云惟登萊有之疑以為屢氣所致東坡曾禱于海神之廟見焉是又以為可禱而得矣遼東志云遼之東南皆海山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升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人物掩映馳驟于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故名登萊海市觀此則所謂海市者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靈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特偶然耳開州王崇慶同知登州亦嘗禱于海神求見不得遂作海市辯謂必不可信吾鄉亦近海

舊未聞有此邇來海上人見海中城郭樓臺隱隱浮沈或有黃氣如煙如蓋良久而滅乍浦海中山傍亦時或有之蓋天地之化山澤之氣變幻無常不獨登萊為然並海之地宜皆有之登萊特見之數耳不可謂其必無是事也

徐天全自金齒回放情湖山日與耆俊遊樂其遊靈巖山作水龍吟悵一首云佳麗地是吾鄉看東山更比西山好有層臺金碧若屏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世事幾多堪吊香徑

踪消屨聲香燼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倒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歡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須較短論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杯便捱得到三更乘月歸仙棹此老詞藻俊發意氣凌轡當官隨試輒效亦奇才也獨於于肅愍事不能免于公議惜哉

威寧伯王越得罪章壽編成安陸時作詩云歸去來今歸去來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只如此試問古人安在哉綠醕有情憐我老黃花無主為

誰開平生心事炎如火一夜東風化作灰越跌石不羈有才略但附汪直終至于敗不為清議所與云

沈石田詩云忙忙展枕遂難極碌碌頭難又啼傀儡不曾知自假體方始笑人迷昨朝清髮今朝雪滿眼黃金轉眼泥輪我一尊酬見在在詩還向醉時題又一詩不知誰所作云坐對湖山酒一觴醒時歌飲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為誰忙得些好處且為樂光景無多易散場二詩格調皆同可謂達矣管管名利老死不悟者亦獨何哉

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媿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樂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裡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趨倒戲兒棚足為少年蕩子之戒

半落西南四十秋歸來華髮已盈頭乾坤有夢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官前雲氣暗朝元閣上兩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世傳為建文君出亡西蜀時所作未知是否但悲傷感慨之情猶有官家氣象恐它人不能道也

許忠節公之死名公士夫挽詩甚多惟王浚川南昌行一篇為激烈云豫章妖星入太白飛入勾陳闕光赤欽天博士不敢奏遠臣見之空噴噴周公卜鼎八百春漢代規模遠過秦山東諸侯自破滅淮王雞犬安能神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護新莽慶陽鄙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南風不競北人力東門黃犬嗟何及君不見河南許汝登皎皎真丈夫口中舌可斷萬歲不肯呼匣裡寶刀光電電梅不先發臬賊願報國心切不言苦甘死寧能效囚虜已拼魂作大湖雲何惜血染洪州土

西園雜記 下

一六三

黃靈塞天白日昏長風翻江帝心怒鄱陽未接勤王師坐令狂奴氣先沮汝登汝登振古蒙吞聲苟免奸蟻曹

中山狼傳世傳為故城馬中錫所作大旨謂施恩于人人不惟不之報而反仇之詞意憤激亦足以警世正德中流賊起河朔勢甚猖獗朝廷以中錫素有才望命以都御史督大軍往平之委任重矣中錫抵家遷延觀望受賊厚賂不速進兵以致賊肆意屠掠如入無人之境禍延列省跡其所為忍心負國與狼何異中錫坐是死于獄君子不以言取人觀此益信

抗之富陽產茶并鱒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分廵念事韓邦奇目擊其患乃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富陽山何日類富陽江何日枯山頽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頽江不枯吾民何以甦邦奇關中人剛方執法為鎮守中官劾去後復起官至都御史是詩杭人至今傳誦之

海昌朱銓妻范氏夫亡剪髮自守年踰八十姑蘇王漢吾郡判也為作剪髮賦云云思是身不可以再奪猶吾髮不可以再續乃入錦幃握絲一束乃引金刀矢天三囑謂生斯者父母而結斯者夫子垂地覆面痛裂骨髓以心比髮以髮代死長縷斷今雲散綠淚血濺今刃痕紫掩鏡擲髮抱節沒齒非李妹之委地而自嘆家亡非玉環之剪髮而竊希寵吉壯矣此髮昔青今白對孤影而謝以膏以沐歷八旬而匪一朝一夕冰炭在心雪霜在額誰謂髮柔堅今礪石誰謂髮短節今千尺是髮之髮古有所似為寶氏女鼻為王凝妻臂又似忠臣有

一六四

死無二為常山舌為吳門背為王子心為文山體於乎噫嘻有節者無髮而有光無節者有髮而無義懷彼二心而不如婦人者當如王旦之削去何高弁我冠而擁位

此波不知東奔幾千里此柱不知中立幾千百世非此波無以表此柱之壯非此柱無以障此波之靡其在人也達而為抑洪水驅猛獸之大禹周公窮而為作春秋距楊墨之孔子孟子又達而為掃俗學挽正傳之程子朱子其不幸也為二十四郡之研舌漁陽三百年之風沙燕市嗚呼此其所以為中流砥柱也歟

右中流砥柱贊不知何人所作一云西涯一云蓬菴未知孰是

元劉靜修作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雷殘萬里江湖夜瀟酒竹看春水鴈來還益詠元室興王平宋之次第也輟畊錄玉堂嘉話云宋末下時江南謠曰江南若破百鴈來過當時莫論其意及宋亡乃知指伯頰行師也靜修云白鴈豈亦指伯頰歟

王振死土木錢學士溥為撰葬銘稱其忠烈陸式齋詩云王閣素稱慧輕生恐如此史官忠烈銘千載孰非是劉瑾作玄明宮李閣老東陽為作碑記頌其功勳李空同詩云我碑照輝頌何事一謾死後一謾生時同歸于失言矣其能免後世之誦乎元胡石塘先生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定請作乃父葬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葬誌耶是日先生正絕其子以情白親友咸勸受之先生却愈堅賢於錢李遠矣

西園雜記 下

一六五

諸處嚴洞幽絕實東南勝地元僧楊璉真伽乃于各處鑿成觀音羅漢像以千百計又中天竺一佛殿後壁山水乃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為補之開化方豪題其上云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鑄之天奇鑿矣叔明畫人奇也自遜齋子補之人奇損矣此二者山中千古不平之疑案也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為時傳誦未幾寺被回祿盡皆燬惜哉方號棠陵予鄉同年也自刑部主事出為湖廣臬會云

今人于人之嚴肅難犯者則稱之曰是包待制曰包龍圖于人之清狷有守者則稱之曰趙清獻公于人之秉禮嗜古者則稱之曰假司馬溫公于人之咬來扇去言行反覆者則目之曰湯思退于人之瞞心昧已挾詐欺人者則目之曰賈似道夫人立身于千載之前而好惡定于千載之後可不知所自處哉

西涯久在內閣務為循默又不引去一日有士人入謁晉詩而去云高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西涯出見之甚加歎賞即令人追之不及矣不久遂請老西涯長沙人故云湘江

國朝中三元者金谿吳公伯宗淳安商文毅公翰今人但知商公為三元而不知伯宗之為三元豈世遠人亡知之者少耶伯宗洪武四年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剛直有學其人品恐不在商公之下

新淦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塗村塾見案上對一聯云墨落盃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問誰所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

西園雜記 卷下

公在館閣因薦之召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箇中吹出太平歌 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為夫人厚養而遣之

何烈女泗州人早喪父值歲荒其母鬻之娼家及長色艷絕人媚欲以事巨商徵厚利女泣不從及期迫之女引刀自斃藁葬之淮之滿浦弘治末淮大旱禱雨無徵父老抗言冤氣所致太守王某為改葬天乃大雨三日立祠府治之東正德初推官馬駿復請于朝立祠墓左樹碣表之丁卯冬予會試北上過淮謁焉祠方落成

正德辛未五月流賊擁眾入潞州西火鎮大肆焚掠趙氏女名小閏兒年二十一獲之上馬女乃自投于地大呼曰我良家子即死誓不受辱賊悅其色復挾之上馬女復自投如是者三賊乃射其目斷其右臂以死原氏女名燕菊年十八與隣人焦相妻程氏同匿土穴中為賊所覺曳出欲犯之女罵曰我家為汝賊所破我父母兄弟為汝賊驅迫今不知其處恨不噬汝肉萬塊可從汝以苟生耶罵不絕口賊怒亂刺殺之程氏時年二十七亦忿罵曰我有夫寧死不從汝賊見其清粹不忍害以刀忍之程愈忿愈罵賊怒就地曳之百餘步皮肉皆傷罵不絕亦殺之平氏婦年二十餘與夫王川避之山谷間顛沛相失為賊所得賊見其少麗驅至鎮置諸民舍欲犯之平度不能脫亟抱幼兒赴井死予僚友申綸廷言時為潞守為予詳言之噫西火一小鎮耳非聲名文物之都也而四婦女者視死如歸凜不可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信夫

海昌朱靜菴司訓周汝航之妻也出自名族博學能詩有聲成化弘治間若古樂府長歌短章皆有

古人矩度絕無纖麗脂粉之氣有靜菴集藏于家平生婦德冰清玉潔朱淑貞李易安不足多也

桐城陶氏有四節婦國初陶鑄成大寧汝子繼方周歲妻鍾氏年二十五負夫骸骨及繼走數千里還葬于鄉剪髮自誓孀居五十七年年八十二而卒繼亦蚤世妻方氏年二十七誓死養姑撫其子亮讀書中景泰癸酉鄉試卒于太學亮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年二十二皆無子嗣相依紡績給日終身不改圖成化末事聞詔樹四節坊旌其閭予豐厓兄典教桐城有詩云想得黃泉見夫日婦姑妻妾絕無慚蓋世所罕見後陶竟絕嗣云

吾鄉張方洲先生無子妻甚多有二侍婢一高氏名寒香一李氏名晚翠先生卒時二婢方及笄服既除諸妾憐其少欲遣歸他適二婢知之言母輩能守節吾二人獨不能守乎遂請先生靈幃相向大哭各剪其髮以誓無二噫清茹若垂四十年有司以聞詔旌為雙節士夫題詠甚多獨雲江二絕為勝云交剪雲鬟報主恩鏡臺花落沈頭盆同心待死方洲上霜月寥寥夜到門錦素沈沈抱所天死心已在剪刀前主家樓上孤燈泪同灑秋風四十年

向烈婦名月粧王氏女向升之妻也年十六歸升甫一年而升卒婦大憫猶地幾死設一榻柩傍朝夕坐臥其上時覽鏡曰人言女子頸長者傷三天吾其可三夫乎欲繼者屢為姑所止日以針工自遣間日一市肉奉其姑而已自升卒即不復茹筆姑閱婦少欲奪其志號泣引斧斷足以誓不再又為姑所止居一年姑欲以從子某來後升婦念子止少六歲况以叔為子焉能混處乃決意求死至晚伺姑寤沐浴整衣繼于柩側時嘉靖戊戌冬十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十年

一月五日也年十八升卒時以汗悅遺婦曰汝不吾忘見此即見吾也婦得悅朝夕玩視瀕死去手焉婦性聰慧切讀書通大義時時吟咏既卒姑于櫛笄檢得手書數詩皆自傷其命薄有誓死不二之志聞者憐之今錄其一云孤燈一殘照空房四壁蛩聲寸斷腸休怨淒涼眼前事自燒前世斷頭香平生節孝兩無成遺笑人間作話名奇語湘君賢姊妹東風回首莫關情弘治初有姚節婦方洲先生為立傳至是五十年又見向婦吾豐厓長公為作傳皆所謂疾風勁草大有關于世教者歟

國初濟南張節婦鄒平人年十八歸成卒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戌子閏未幾午卒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禮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若許妾見夫骨雖寒甚當不死臥踰月猶生鄉人異之為聞于官給路引遣之間關至戌所零猶在問夫葬地榛莽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降于童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骨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膏已而果然乃抱持而哭官司義之復其役使零扶歸濟南噫世之婦以節名者多矣苦心苦行未有如張者其獨行之儔歟事見潛溪集

吾鄉景泰天順間有張澤民者居重家巷西家僅溫飽瀟灑好事略知文墨當理小舟具琴書茶灶一蒼頭舉棹隨意所之遇清絕處即樹陰下橫琴自鼓與味偷然嘗折梅一枝貯瓶內命童子捧之訪天寧禪僧童子上月臺失脚碎其瓶徐顧曰興已盡矣即返步家有問月樓時與鄉李孟璠陸順德蘇雪溪雲壑輩觴詠其上如澤民者今不可

得而見之矣

吾鄉童景文先生名輝性至孝家甚寒其父朝夕甘旨不缺冬夏衣必輕煖已則粗衣糲飯誦讀不輟父顏色稍不悅即長跪請責父亦嚴毅不少恕白首猶然人稱為童孝子督學憲臣臨郡考試景文行至中途見漁者網得鮮鱗曰此可奉吾父也即以行糶易之徒步携歸烹以供父然後赴試學師責其後至弗恤也景文子顏亦苦學嘗走閩中講禮于劉子賢動循矩矱一日久雨顏其垣父命顏畫之顏趨少緩父呼景文跪曰顏不承祖命是誰之愆景文伏地請責杖之起率顏手完之家庭之間儼然若公府今不可復得矣後父年八十餘卒子猶及見之景文以貢選授鎮江府經歷亦八十餘卒顏不底于成亦卒于姓涓零孝友之家弗昌厥後何歟

子外祖王翁名賓字本敬號貧樂家頗裕性豪邁惆悵隣里皆敬畏之然好文事樂交賢達鄉先生張方洲陳友雲皆與友善先母宜人其次女也翁最愛之弟名忠字本誠號就蘭讀書通大義性坦直不事生產雖窶空亦怡然無求存心作事一以天理為主方洲尤敬愛之三子長佩號杏庄能醫次儀號古鐵善金蘭墨竹著各江湖親喪廬墓絕飲得疾卒人稱其孝李仔號憤舟能草書喜吟咏有巧思製作精妙良工殆不能過焉
子岳翁姓張名彥昇字景初族大而饒于貲兄弟五人翁最少所居去寒舍甚邇翁季女少時相者見之言後當大貴時年十一二每出入里間翁必愛而禮之卒擇子為婿愛踰諸子旦暮戒勉務底子于成繼室張亦禮重予子官沔陽翁送之任暨子轉官南都為正德丙子是久翁夫婦一月俱

殂後被回祿廬舍一空諸孤伶仃嘉靖癸未予轉襄陽歸省始克葬二柩于其先塋翁雖居闈服買事質直好義人有過面折之見賢士夫極加禮敬鄉里多歸重焉壽止六十有六若翁者不可多得矣今予妻亦下世子俱不振歲時伏臘予必為位祀之如其先感念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

長與徐子南丙與子同鄉舉復同舟會試為人內剛外和意氣慷慨以同姓乃結為兄弟子長二年子南以兄事之子亦直呼子南為弟後中乙榜教醴陵六合丞太學教授松江尹永新回翔仕途者近三十年與子過失相規忠難相恤同胞莫過仕途中不知其非親昆季也初字邦明因予字從子乃改字子南號半溪世居長興在六合時佳靈岩山水之勝遂卜居父母因遷葬焉子熊徵游六庫子生平友如子南者自謂庶幾無愧古人久要者矣今俱歸林下各天一方不得時相會晤每一思之便欲淚下予子孫其無忘世講焉

弘治辛酉三月巡按御史永州陳銓按郡堂試于夜夢一老人告子曰德裕以大義謀國事汝知之乎予知為司馬公論維州之議應曰知之老人復曰須要作得好話且將入院予與東溪豐厓二兄語所夢皆曰得無出是題乎少頃就試論題乃牛李是非得失何如越二日唱名發落豐厓第三子第六溪兄弟七俱在優等是歲吾邑應試者四十二人陳公詢知為昆季甚喜之
正德丁卯元夜先母宜人夢方洲先生緋袍金帶過寒家問予在否先母出見答曰少出矣先生徑入予寢室解袍帶置於牀出曰吾冠帶已付三郎矣遂去明晨先母語豐厓兄以所夢兄即在學宮觀題名先生中正統丁卯鄉試歸告先母甚為子

喜之及秋予果中式先生任至知府成化丙戌解官予亦至知府嘉靖丙戌致仕中間履歷雖不同而功名始終一無所爽其亦異乎

正德庚子冬會試北上予與潘惟遠鍾彥材同舟至白洋河見流賊沿途劫殺心甚憂懼曰功名有分脫犯不測奈何欲返者屢二友曰行已至此盍禱以決至濟寧夜予三人即船頭焚香告天乞夢是夜予夢至一境山明水秀云是鳳陽見一宮殿朱門半掩人曰此鬼樂殿也三人即入觀玉階金闕極為宏麗登殿見一塑像高丈許冠皮弁服葱白袍西向坐予曰此高皇帝像也即借二友四拜扣頭二友起退予曰臣當八拜復四拜訖像掀髯降座掖予起殿上八音並作耳所未嘗聞者既覺問二友皆云無夢予以夢告之二友曰子決中矣即行無疑至京入試終場策首問高皇帝龍飛鳳陽事及傳臚前後八拜殿上奏中和樂宛若夢中所聞精誠感通信乎有神也

正德辛未會試初場出夜夢李西涯劉野亭二閣老携酒果過舍下稱賀先君出遊既入二公上坐先君對席予侍飲飲畢西涯出一扇授予予誦哀宏谷謝安之言謝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是歲野亭會試主考西涯 廷試讀卷子為二公所取八月開選授沔陽知州贈扇即作郡之兆功名有大數存焉豈可得而妄干之哉

予登第之八月授沔陽知州九峯孫先生時為戶部尚書即來訪予出見坐定先生曰閣下釋褐初授即為大夫專理一郡榮矣慎毋懷歡予曰豈敢但恐弗能勝任耳願聞教先生曰初蒞官不可便望陞望陞則無心做好官矣又曰初要嚴不可寬縱一年後法立令行民不敢犯然後漸寬則民知

西園雜記 下

感若下車就從寬則事弛民玩後欲復嚴無及矣又曰吾弟某在家專于隣近州縣有所求為閣下到任彼必來見幸峻拒之勿以吾故縱令壞事也領檄後與趙漸齋同舟行至臨清適二泉邵先生督餉駐此予二人鄉舉時二泉以右轄提調甚見愛造謁二泉曰昨見高中甚喜今又做官矣進士初做官外任更歷民事後來大有受用吾亦初授許州八年始得遷轉不可便望陞也又曰慎毋以士宜餽人明年二月予至沔沔去華容隔江耳予以少儀遣吏候問東山劉先生先生出見吏與之坐而問賜之酒食頗行出謝賸授吏曰吾老不能書命小孫代筆歸語爾主居官之道潔已愛民勤政事敬上司四者兼盡賢譽出矣不要好名好名最大壞事三先生引掖後進言皆諄切至今可想魏子疎庸不學無所成就有負教愛多矣林泉無事偶一錄之以識不忘

予觀政大理時以八月得選同年太倉何壁相與甚厚一日謂予曰聞吏部取選止于年兄例得作州吾太倉缺守且與貴鄉密邇可計而得予謝之他日復以為言予又謝之乃拉施西亭聘之以強予予曰榮辱有命食祿有方况筮仕之初決不為此聘之深然之已而得沔陽

同年何文徵壁容貌俊偉詞藻清麗嘗以翰林自許及選庶吉士不得心已怏怏繼聞選科道自謂以貌以年可必得矣及選復不得以名在二甲部屬之選其所不屑者及選部屬又不得遂出知關州州當流賊擾攘用兵之際文徵抵任十餘日以糧草不繼為巡撫都憲果所責情怒遂得心疾家人環守終日傍佐百方療治越兩月稍知人事乃命家人回取家春時母年幾八十繼室方二十

西園雜記 下

餘且無子既至任出見母妻悲泣慰問如平時家人不復慮有他故至晚膳罷乃自縊于一室噫文徵氣豪自負既登第即欲躋華履娶一拂意遂恚憤以死不足悲也獨其母妻無托予在沔時亦嘗周之此可為妄意不知命者之戒

襄陽撫民憲副王佩宇朝鳴四川南充人正德戊辰進士舊為南道御史恃才負氣城府深然與襄守撫州矣華不相能予至襄頗為降意有大事必商確而後行每稱予直諒可與乙酉秋九月任安陸回中途值風雨又以久不調心甚怏怏十九日至司是晚子夢王深衣幅巾造予屏舍再拜言曰將歸故鄉特來別君幸終愛之予覺而驚異黎明吏報王公已中風矣予亟入視已不能言即為經紀後事棺斂之具悉從厚越六日遂卒王為人深刻不悅者眾率謂其愛錢然實無所有也其母妻出拜泣曰使遇前守吳公豈得送終如此之厚是兒不幸中之大幸也予復聞諸當道厚贖以歸其喪予台舉人亦早世

襄陽守判周全貫溪人監司檄署襄陽縣事去兩月子婦并年甚美有一少年日夕來調戲婦輒昏亂與合每夜分即至如是者半月夫固同寢不知後亦微覺及欲拘執則不見矣婦面色漸黃痿姑詰其故婦不能隱姑曰妖也乃召術者百方驅之無驗每夕姑率家人婦女入伴妖畧不畏避至見形作聲云何物微術乃欲驅我乎兩月餘婦益厄羸家人驚惶無措一夕其姑夢其先翁曰此事須告太府方有處翼且令家人來見述夢懇乞予亦不知所謂是日偶出鐵佛寺訪客左右言寺中有張道士者北京人能驅妖惟予亟召見之修髯白面年已七十如壯夫然予語之故道士曰去之不

難即延入周解書符設法仗劍入房久之出曰是妖當在城西五里外今除之矣後果不復來過半月姑率其婦來謝先室見之婦顏色如舊只此一事其姑之夢之異道士之術之神皆可紀云

予守襄之明年為嘉靖甲申夏大旱予率僚屬禱雨數日不得耆民言萬山有龍潭去府七八里必禱于此方可得雨予乃徒步往求之既拜耆民以虎骨投之予即返至府大雨如注頃刻沾足甚異

之後見松人談其先達孫衍為延平守時弘治辛酉夏亦大旱行禱于龍潭正拜伏時民投以虎頭龍即起暴雨大至官吏不能避衍及知縣皆死禱雨用虎骨此理殆不可曉或謂龍陽物虎陰物亦陰陽感觸而然又有謂龍神物也極畏穢不特虎骨可致兩牛馬人骨投之亦起雨可立致未知然否禱雨者宜防之

予過江西崇仁山中將憇一寺中午餉有平巾青承者十數輩跪道左稱和尚迎接予甚訝之問左右曰此間寺俱有田村中人投為僧承種田地辦納糧差名礎基僧不披剃不焚修居宿外宅佛像殿宇輪守修葺而已予且飯且吟云四面山光透寺門田園耕鑿別乾坤寺僧猶喜如人類高帽長衫髮不髡使使天下寺僧皆如此則斯教可不除而漸滅矣後見輟耕錄載唐鄭熊雜記云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僧有妻曰梵嫂其曰火宅即今稱道士有妻者為火居也

予在南兵時吾浙一僚與江右一僚各論本省人才江右者證以翰林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說以為江俊于浙爭辯不已予曰二君且休聽予數之吾浙入國朝來太祖開基運籌帷幄佐成大業

別劉誠意為謀臣之首論思侍從黼黻皇猷則宋潛溪為儒臣之首建文之難方正學為忠臣之首已之變于少保為功臣之首宸濠之叛孫忠烈首輸忠盡節王陽明首倡義戡亂今皇上入承大統張羅峰首建議以成大禮功業文章節義傑然為列省之冠江右人才雖盛皆當讓一頭地象僚翕然服其當云

南京牛首山寺殿西一室東向門有穴如豆大閉其門久之晴光射入虛明滿室殿塔林木影皆倒懸于柱觀心甚異之及觀吳郡志云虎丘寺閣板上有一窾當日色晴時以數寸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頂反居下事正相類 永樂六年蘇人有以虎丘塔影倒射為祥瑞

奏聞者 文廟勅守臣李紱云天地之間有形之物無不有影塔影倒植者益由天光射窻隙中影隨天光傾遂成倒植非特塔影凡物皆然以爾等觀之塔影果為瑞乎果非瑞乎奏言塔影者朕已罪之爾等非不自知但奸邪之心不忠于國不仁于民朋比罔上之心恣無畏忌以法論之死有餘畢今姑屈法宥爾以俟自新其深省之無蹈前非聖明哉

正德丁丑春予奉迎先父母就養于南都時車駕主事徐文明晉乃翁八十二歲武選郎中湯引之繼文乃翁六十六職方主事顧英玉璫乃翁五十八武庫郎中歐陽崇道鐸乃翁六十四考功主事王汝和鑾乃翁七十五御史王士招以旂乃翁六十八先公七十六七人者惟歐願為同僚餘皆同年家也文明乃首治具于靈谷寺邀諸老出遊繼而各設一席報恩天界高座清涼雞鳴諸勝處處無不至予輩皆從之諸老皆已受封錦衣烏帽丹顏

白髮或乘肩輿或跨欵段陟降陵谷宛若神仙亦一時之良會也南都人談為盛事不數年諸老相繼謝世後文明止青州守引之止湖廣憲副汝和止文選員外俱卒于官文明引之家俱貧子俱不振汝和一子已鄉舉英玉止河南僉事予止襄守皆落莫苟延惟崇道至吏侍士招至兵書屈指二十餘年存沒升沉迥然各異追惟往事若一大夢人生良晤豈易得哉

予守沔時過范關舊有解珮亭云即鄭交甫南遊漢皋遇二女解珮珠贈交甫處及守襄襄城西亦有解珮諸志亦云然未知孰是沔有滄浪村在州城東又有濯纓鋪為屈原既放遂漁父處襄之均州北亦有滄浪水州東半山有滄浪亭予嘗登焉蓋漢水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隨地得名故漢自漢中來經鄖襄安沔至大別山入江曰漢中漢津漢江漢阜漢口漢川漢陽皆漢所經歷地而滄浪即其水非別有所謂滄浪者但屈原時沔為雲夢地去湘潭為近楚居鄖即今安陸州既放則從而南也若襄在鄂北去湘潭益遠不應邇酒而上予謂沔之滄浪為近是云

沔水在襄城縣南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復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故漢中府有沔縣舊亦為沔陽縣為沔州湖廣之沔周地圖夏水合諸水同入漢自漢入瀕名七里沔故東晉為沔陽郡隋為沔州唐宋為汶州今改為沔陽州二沔相去幾三千里

孔明躬耕之地實在隆中去襄陽城西三十里羣山中惟此隆然最高故朱子綱目大書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是也漢時襄陽屬南陽郡三國魏始置襄陽郡故今南陽府亦有卧龍岡一統志備載為

孔明隱處之地蓋因躬耕南陽之說而云爾其實則在隆中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今襄陽城北有故鄧城去隆中不遠故云

龐德公宅在襄城東南鹿門山中今為鹿門寺嘉靖乙酉巡按御史東萊王秀命建三高祠于寺後山上祀德公及孟浩然皮日休鄭伯興有記予謂德公隱德尚矣誠宜祀之浩然文質傑美流風尚存或可配食至日休事黃巢與沈雲翔裴渥同為翰林學士甘汚偽職胡可與德公並列哉不知當時何見而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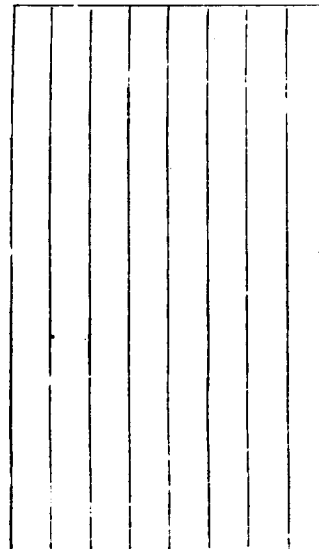
謝公巖在峴山之麓晉謝希逸遊此故名巖東復有一巖差小予作亭其上名曰少岩景致幽絕政暇時拉僚佐出遊命何孝子繼宗守之予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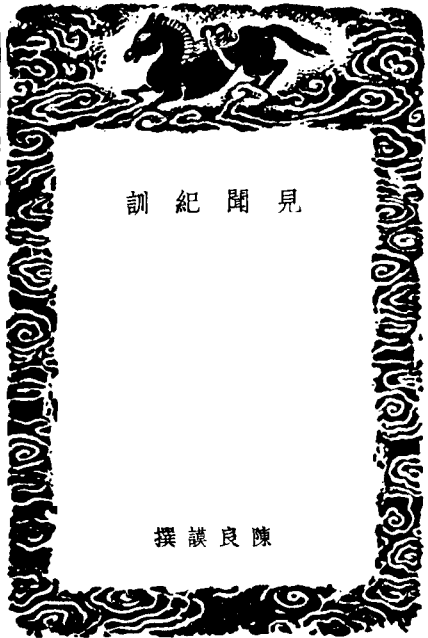
大堤在府城西舊疑遊冶之地故古樂府有大堤曲張東之詞云南國多佳人莫如大堤女詩漢有游女蓋其地也今府城西門外堤上襄藩樂戶居之不下數千士人商賈南北行者必假宿焉每旦妓人盛飾百十為羣俱從浮橋步至樊城酒館至暮挾客以歸猶有大堤之遺風焉

襄陽名勝之地多古公侯將相墳墓予初至郡城見城垣街衢井民間墻壁皆花紋古甃甃成者詢之知為墓磚裏人多喜發掘雖平地無封識者亦能探知其下有墓掘之或一丈或二丈初益不止利其磚耳發其磚盜其物則棄毀其骸骨間有千

百年後形體尚存者湯無碑誌雖有亦將沉匿之何不幸如此曾聞襄陽人發一墓其尸甚長如黑漆者柳中赤方金長不及一寸湖三分填塞尸下者數升盜取其金棄尸于江云漢岑彭之塚予親見其金後訪盜者不可得襄中習以為常雖士夫

之家時復為此無所忌憚予嚴加禁捕論恐此俗終不能易也





見聞紀訓

陳良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四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萬世俾人為善去惡而已然其辭又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渺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於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微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親記畧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徵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為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棟塘八十五翁陳良撰書于天目山房

見聞紀訓上

陳良撰

歸安施相之翊之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多矣互有唇齒之隙親友數人居間連日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駱事兄如父周郵保愛無所不至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翊之語以產事公輒嗚咽流涕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今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之田去吾復何憂因泣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相之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其田悉從親友處分無片辭焉自是相交交受至老不疑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三公盛德一時風動鄉邦云

正德癸酉冬予與溪亭嚴公施善陽邦直計偕應試邦直之兄邦顯出以省祭謁選同舟北上守棹於舟陽旒次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舟車飲饌之費悉邦直供辦實則邦顯管馬一日邦顯謂予曰連日視嚴公飯食城少何也豈殺哉不腆京調失節邪明曰又謂予曰夜來思之吾得之矣公平居每飯必有羹何無羹耳已初庖者具羹矣是日嚴公果先啜羹而飯果加餐邦顯喜曰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予曰吾兄泣何也予入問故乃技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遣伴回囑付少弟俾經紀家事因思俾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過節日放假與羣從吹簫擊鼓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第大事不可已者吾蟻蟻異途願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界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予乃率福出告嚴公相與反覆慰解之乃止可凡子之養親視食多寡為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

於鄉先生乃備其尊賢之誠何如邪家事委弟不為其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邪吁賢哉若人君子哉若人

通鋪市賈黃臻休寧人其為人頗直謹憲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推手縮頸避之僅一子尚稱携之以隨予愛其長者嘗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壞民田廬人畜溺歿者無算予時卧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梓登茶師張先生棧得免望通鋪屋舍如木葉下瀕史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父子俱溺歿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予獨弗之信曰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歿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天距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予曰雖然論理之常父子俱存其一瀕史又一人報曰臻尚存其子歿矣予曰是或有之瀕史又一人報者曰臻歿矣其子在予曰是或有之詰且臻携其子來自言抱竹漂沒函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子乃鼓掌大笑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設使益成括不歿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為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君子人也嘗遺疾就醫杭州伴至自家問以鄉里事伴曰對門顏六歿矣公大駭乃語伴伴以為誰言伴曰僕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為覓成木非歿而何范公曰此人善人且未有子可歿之耶既歿當復姓伴竊笑之數日范公疾已歸至湖州州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歿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遲造顏六暗之曰

夫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年六十
七而終予得之范燕軒先生云醫官先生之父也
此事與予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
之可恃如此云

同年廖梅南名梅南人爲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誤謫
知吾州其事其寬及蒞任絕口不言謫事清操凜
然秋毫無取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城省
衙內日逐監督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用之
費比昔城十倍不止憂民之憂真若惻惻乃身員
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輒解之聽訟平心易氣必使
之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三年量移寧國
府同知既去衆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
昔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乃止而心
祠口碑至今未泯云陸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
攻苦食淡一如諸生時余爲關臬副使行縣至蕭
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器桃子四枚白酒
一壺飲余意泊如也余對府縣官每道其爲人而
守令或因有所愧遺悉峻却之一日請余變色曰
兄其憐我耶余知其意應曰豈敢憐兄弟播揚清
德耳呼若梅南子清脩苦節終始不渝即方古之
具處默陳師道何余韜寐思服願爲執鞭而或
以才短少之陋矣哉世俗之見也夫士之守官猶
婦人之守節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即其意危刺
繡紡績織緝種種才美皆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
奈何世道凌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猶嫌其無
才俊者不責其所守重末志本是非混淆往往而
是嗚呼世變至此尚忍言乎哉

見聞紀訓 卷上

中泊如也諸生入學補增廣并節儀之餽不問多
少有貧乏者版却之丁祭舊例宰牲後即將各牲
肚雜分入私庖先烹食之恐暑天作氣耳陳獨懸
之廳事相聞臨祭仍密置各牲下祭畢收之此一
事予深敬焉督學范公臨郡凡事與同僚相形其
歐辱之即日入告致仕問其故止言年老病作絕
不言歐辱事涕泣不已范公憐其誠准之歸考畢
還州急治萊知州查其員下猶未支齋膳學糧銀
若干新入學補廩例有束脩銀若干又措處餼鹽
若干諸不肯待乃戒關者蓬開城門益留之也不
意其侵晨突出西門竟去後仍追各項銀總若
千移文差人賞送原籍止收員下未支廩米齋膳
夫正銀餘外分毫不受亦告本縣回文付原差人
帶還問其家僅足朝夕耳矣呼人堂言氣化日滿
今無古人若陳君者今人中恐不多得將謂之古
人非邪

程瓊休寧人寓吾州北門外開舖賣飯招宿畜馬驟
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財重義有歸安宗定
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舖就
雇其馬下梅溪置其銀於布囊懸之鞍上不意中
途墜於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瘞於路勿竹園內
而宗定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乃馳回程
舖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之程視僮面色可疑
遂密誘之不伏又威嚇之始吐實遂押同至瘞
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城至二十
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
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
况百金哉柳子作吏商議官之賄者即商也乃斯
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
目之曰商士不可乎

見聞紀訓 卷上

宴客必持設單請一人有兩客明日又設又請決不以昨日餘飯再出也至他家亦然若獨請則公乃赴有雜賓焉拒之笑遇斯文人折行輩敬禮之見僧道疾之如仇警馬尤不信淫祀家祭外惟臘月祭竈而已但待鄉人傷於分別如坐中有三人親疎一也而善不善有三等則當面以三等禮待之所以與人多忤耳市井無精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於上流二三十里魚鱉蛤蟹大雷公公每年出銀二兩買藥焚之曰吾力不能示人只焚此或可免數千百魚鱉成耳吁此又公愛物之仁不但猶介獨行已也今吾鄉中環視一二百里苟有若人焉吾當整冠肅容拜之

洞庭山消暑將舉人名其屢試春官不第遂棄去效蓬斷之徒而尤之雞鳴而起至日之夕執籌數緡琴琴惟賄是急居積取益算入骨髓周郵義事雖至親不換一毛不數年稱高貴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撻炮烙慘於官刑申而入漏盡而出產其所有席卷之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寒怨於湖中小雷山之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避兵莫能蹤跡我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拔舵飄然長往盜醒覓舟不見無如之何兀買船經過知是盜也戒弗敢近時值嚴冬凍餒之劇踰首就覺無一存者此予得之陳康衢名其所云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然而有之亦不知其何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木下咽而彈射及矣表外之利息外之變相尋於無窮嗚呼豈非嗜利者之末鑿哉

舟同泊者數舟皆同輩也會坐間俄舟人與土人歐碎至會所乃予家僅焉訊之家僅曲遂薄真家僅論遣之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遽嚇然怒曰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歐邪縛之復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併捷之令上誣狀其人扣首哀乞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噴噴贊譽而某益自揚揚有矜色語予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請姑置之予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府推官果置此四字不用兩詞且造惟恣其胸臆煨煉羅織含冤者不可勝算而上官則往往嘉獎焉蓋儂巧敏給自能快人意也後陞刑部主事予適與之同僚房觀其所為仍如紹興而加甚焉後竟以考察謫判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聲感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殆不可置哉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廉能仁厚出自性成興廢舉墜真若家事不遺餘力雖造作紛擾民則宴然不知其諸患政更僕不能盡數也及瓜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鏐修船比行鏐修完公携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備具甚其間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不信麾之去密喚各色工匠逐一備查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觔二物價值四兩有餘仍喚鏐至謂曰爾陪十兩吾已知之矣今以三物與爾鏐不敢受公授之堅遂勉受之退其闕正安人語公曰既知十兩即當償足其數而以扇墨酌其勞可也何斬此耶公應喚譯至補銀四兩鏐愈不敢受公面頰發赤怒曰是則使我不如一婦人矣必不許辭鏐乃受之呼即此一事他可知矣夫公有楊伯起之天資而又有樂季子之內助宜其持身溢政大過於人也吁賢哉

素行不可玷福地不易得而真報之說不可不信
前輩樊知縣名王司訓名子少時奉二公言論樊公
嘗曰吾自鄒平歸檢校囊資白金僅五千耳黃金
彩繒不及一千王公亦嘗曰勿謂學官貧吾官沛
縣所積俸資分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而歸予觀
樊之意似以六千爲少而王以六百爲多矣樊三
子兄弟不相能各求異居公所得六千金買田築
室悉以與三子三子乃復疑其父有遺藏輒志怨
不顧其養公乃獨取田數畝園居一所自衣食焉
未穀而糶未絲而賣應門無五尺之童客至一老
婢供茶而已予恒見公戚戚焉愁比其卒也堇不
能成禮今其諸孫皆已零替不振矣王四子伯業
醫仲棣潘司叔季讀書爲生員異食而同處養其
父惟公之暮年悠悠自適惟灌花種竹爲樂客至
未嘗不啻飲飲必盡惟乃已予恒見公無一日不
開口笑也今其叔季二子一教諭邵武一知縣來
安諸孫爲生員家聲益盛駸駸未艾夫樊之財十倍
於王而王之受用 十倍於樊二公子孫賢不肯
相去又不啻拾倍然則居官贖身且不能終
况爲子孫謀乎蓋若寡求易足而又以其餘以遺
夫後之人哉吁亦可鑒矣
寧波郡洋生王錄臨貢其父爲李李素乏行檢而
多智術乃百計獲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
選備于鄉貴資緣得請首相嚴介翁之門久而親
驅遂求順天府學訓導翁爲諭意銓許計之於是
志得意滿未掛榜前忽揚揚入府學登其堂窺其
衙徘徊良久齋夫輩與其舉止詞之乃大聲謂曰
吾不日當生於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乃聲譁於
吏部前語聞文選大駭遂易以廣東一僻縣學李
快快去又恰值舊日鄒平司訓爲察長乃素相睦

見聞紀訓 卷上

二九

賦者日尋事爭訟李遂忿忿卒并一子一僕俱歿
焉次年王應貢入京當次乃得江西餘干縣學訓
導頗致饒裕而歸夫李之費盡心機而必竟至此
王也聽其自然終亦得善地而且善歸造物者故
子亦於其間以彰善惡之報如此可畏也已此間
之郭邑士友云
梅溪一富翁最貪而吝之極銀幣錢穀日益充積子
每對錢煥輝曰此人當有奇禍問曰何也曰財積
不散又無一善狀欲無殃得乎過二三年予又曰
此人禍且至矣煥輝又問何也曰曩惟貪吝可厭
鄙而已近聞漸驕橫非速禍哉未幾爲賊刺殺之
芝里朱某者平生最惡蜂窠梁柱間每見蜂從窠入
輒以物業之雖在高處必設梯以塞在他人家見
之亦然後連生二子穀道皆塞而不通人教以秤
尾燒紅鑽之竟成洞亦絕乃問於紫姑姑神降筆
告以塞蜂窠之故此聞之外祖東畦公云益天道
好生朱某有心念念必欲蜂之成是逆天矣能
無報乎然則罪類之微天亦欲生之邪曰然觀之
放龜渡蟻皆有福報可知矣雖然易曰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善以吉爲類惡與凶爲類故
作善而吉自應之作惡而凶自應之如水之流濕
火之就燥各以類應也豈天一一稱量以授之哉
吁然則天只在吾心其嚴乎
龍西溪愈愈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其同年友某行
人一日過西溪邸謀曰五欲註門籍幾日何如
官供者名簿上置長安門謂之門籍有西溪問故
病註病字在名下不須亦謂之門籍有西溪問故
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之耳西溪曰何故湖廣
非險境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觀豈不善乃欲避
邪某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
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

見聞紀訓

三五

吹某行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若某行人竟註
門籍稱病不意幾數日吏部遞開選某行人勢不
可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
帳帳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及以成他人
之功良可哂也已
杭州朱朝宗名政舉子榮有聲先是陸水村公爲浙
憲副延以訓子最知重之後朝宗中正德癸酉鄉
試累弗利於春官家且貧乃乞恩就學職時陸公
爲家宰唱名至朝宗訝曰子何就是朝宗具告
不獲已之故公歎息良久復告左右二鄉盛贊譽
云既出同選友咸賀之曰君受知家宰官雖不能
上下獨不得一善地乎及選善地皆他人得之而
朝宗者乃此地最僻陋縣也縣名衆莫測所以時
金美之流名方館於陸公之第一日共飲公問曰
朱朝宗選官何所美之以某縣對公投勸歎曰是
子之過也我初實欲語郎中擇一善地與之竟忘
之耳子其爲書於朝宗我將處之意謂更調也無
何陸公坐宸濠事謫成朝宗竟卒於官嗚呼既爲
家宰所知而不能得一學官善地豈非命邪先正
曰雖宰相豈能陶鑄得我信哉言也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於民無與民亦忘之後其子北
原公爲家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請選乃獨爲州
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某場業橫悉自營辦所
費頗多定欲以是媚家宰公云及抵京一疾遽卒
而此碑爲長物矣於時適同州有施某者亦以貢
候選吏部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
獻焉未幾北原公以事去代者石塘開公就選得
雲南安寧州吏目竟流落罷歸夫爲其父立不朽
之名凡爲之子者孰不喜之耶千金當不過此丘
之爲計亦甚巧矣記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

見聞紀訓

三五

施生不勞不費坐得奇貨口以為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做小人有味哉斯言乎

同學郎士英劉鳴遠劉名二人過鉛干廟就籬傍廟見粗紙一團棄地上郎戲以溺餘瀝酒之已乃坐廟門限少頃一丐者過亟以手所柱竹杖疾敲所見紙處郎問何也丐者曰有小蛇蟠此故敲之耳郎心疑之曰吾所見者粗紙無所謂蛇也豈蛇藏紙下邪又少頃見一少年騎馬過輒勒馬下俯地若有所拾置袖中郎趨問曰君取何物也少年曰誰道一荷包耳郎因取視之果青絳絲荷包一面有兩漬數點猶濕又有破痕五六處乃竹杖所截者其中有銀一塊僅五六分耳郎具以告三人乃相顧嘆異久之夫此一物也郎劉見為粗紙丐者見為蛇騎馬者見為荷包可見一錢寸帛不可妄得此子聞商士英云

同手諸楊伯語我曰嘉興有一賈積白金數百兩貯以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賣於外不虞為其子窺見之踰半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復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蓋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甕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邪吾所置金釵在上今顧在下何邪後其子稍自言其故眾相駭嘆以父之財子猶不得而有之况可非分說邪

朱筆峯 觀人 與字為閣泉寮友也嘗言其家塾師之父楊姓者一日坐於門見一婦人過墜一銀簪於石上鏗然有聲伺其去遠就其所視之不見止一蚯蚓在石鏽間踟躕良久仍退而坐少頃一男子過俯而拾簪簪於楊老乃高聲曰此吾所墜簪也其人知其偽逕去楊老隨而行牽其衣不

釋其人乃取銀二分以一買魚一尾以一付楊老曰老者休纏將此銀沽酒煮魚作此一夜消可也楊老乃歸置魚金上買酒一壺令其媳煮魚煖酒間忽墜猶突跳金上娘以杖撲猶猶竟啣魚去時因覆其酒而併盛魚器碎焉人皆憐而笑之夫楊老善化為蜩似可悟矣而猶強索之其能食乎吁嗟乎貪夫哉薄命之人哉

樂清章奉教公名景泰間為儀制郎中以諫易儲事下獄事載國史士大夫類能言之其孫九思字可唐與子同舉於鄉偶談及公一事甚異公父被幽囚風生於首疴瘞殊不可耐思欲一櫛治之而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翠雀在大窓中共啣一物墜下正當公前取視之乃新製一牙邊篋其也公感荷神呪得濟所需謹珍藏之至今供家廟中又一日大雨滂沱水呼獄卒移就乾處剛離一床之地磚壁轟然倒矣不然幾斃於屋可見忠臣義士行合神明故隨其所至而冥冥之中自為保護真若有物以左右之者故特表而出之

余昔奉楚藩以分守行縣至公安縣有白教諭志其儀觀修整獨鼻梁間橫黑一縷如黑畫者然進衙問門子門子曰此晦氣耳方言不利教諭會試入京有太和山一田道姑來縣募緣聞其妻素好善遂造其街求布施乃拾銀一兩以教諭出名題疏仍與符絲一丈繡幡甫去而同僚之妻過訪言及乃駭然曰此疏簿正本道上司出給者見之將謂儒官乃與道姑來往為累不小奈何白妻急令人追尋不獲遂信以為其夫之官自此休矣日夕快怏於心比教諭下第回取符絲裁去却又剪動妻益不自安遂自經於明日余問知縣一如所言且盛贊舉馬後撫院林二山公莆田人會議賢否冊

對余曰明午湖廣去一官必公安白教諭也此狗罪不容誅余訝問故公曰此人姦學吏之妻其妻有言遂勒令緝余乃具述所聞公之公沉吟間余曰不審公所聞者何如人也果君子也庸或可聽苟非其人請更訪之公乃幡然擊几曰是矣是矣君不必言即奮筆抹去其名下所註考語後白陸國子助教余轉官閣泉見二山公於莆公指隣家謂余曰此吳姓者向為公安訓導詢白教諭者是也平素心術不臧吾因君言頓悟渠後陸萍鄉教諭乃亦為同僚所誘罷歸過鄱陽湖舟覆僅以身免今且無聊矣吁昔自謂人今被人誦天道好還不信然哉而聽言者尤當先察其所言之人歸安省祭孫邦華調選北上有姐夫某者亦以省奈當選學子與華偕行北就選某乃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選期未及不預束裝將歸不意其姐夫忽暴卒於旅邸華駭人也私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若使我冒為爾父小官與省人誰識之爾可權厝爾父隨我以往凡有所得誓必均分比及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逆而我自可另選矣如此豈不兩利不愈於子然空手歸乎其甥悉從其言展轉之間幸不敗露華甚以為為得計三年後脫身入京乃自投文聽選數日榜出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矣遂涕泣棄之而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為謀而造物者更巧於制命任爾千方百計總不出其範圍華雖黠也夫何為哉此郡人王承祖說溧陽狄某其任雲南定遠縣知縣縣有富翁來而其妻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其叔叔乃告於縣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信之拘其

見聞紀訓

嫂到官酷刑拷訊不肯吐實乃以鐵釘釘足溪湯洗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一萬焉其婦齋恨而後欲罷官歸一日晝寢忽見而婦手持一小團魚掛於床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灰凡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遂相繼灰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錘之地矣館賓餘姚沈少林前年館於其族孫生員斯道家得聞其詳茲與談及真報之事因語如此嗟哉狄明府徒知多財之快意而不知種禍之深一至此極哉遂昌士人劉合峯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泅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致滅頂僅而獲濟仍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墜跳而登岸二人遮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即一念之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紀鍊彙編卷之二百十五

見聞紀訓卷下

陳良謨

東門范藻軒先生名少英俊有文學名所自期待不在近小而父兄輩亦以遠大期之其母一夕夢人報先生中舉須臾就吹旗轟導送一彩幃至其家懸諸壁上中書一兵字如車輪大諦視漸縮而小至如盤如盂而止覺以語其夫訓科公公曰吾兒當必為司馬掌兵政又一夕訓科公公亦夢人報曰爾子選官矣亟趨視榜見先生名下註指揮二字

覺乃曰文官那有指揮得非總制以指揮三軍之徵邪又與前兵字夢相合則相與大喜私識之其後先生累試不第竟由歲貢選南京東城兵馬司指揮至是始知先生之官三十年前已形諸夢兆如此然則人之官爵可以智力謀之哉或曰今人每有智謀得官者何哉曰亦命也雖然說遇獲禽君子不為也

長興滅損齋名德少時有勇氏某者宦游閩中託祈夢于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勇氏謂神祈焉夢神告曰正去採絲瓜見赤毛竿三箇繫在園中喫草覺而述其言以復然莫可詳解漫不留念久矣迨正德丙子損齋借弟應壁赴試于杭俟舟舟回回墳旁有廢園一區園中有絲瓜棚瓜垂垂焉多損齋漫就而採之轉盼間忽有三余紫蓬毛色皆赤損齋乃大驚詫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兆也是歲損齋中鄉舉明年試禮闈中式與予為同年間以語予如此云

正德丁卯同學王思賢名元旦夢一官府門墻若掛舉人榜者其第一名乃同學章景餘不能記榜尾書官士僧道各色人像青紅錯雜爛然盈紙一日語予曰今科舉維賢中矣且述其夢予曰維賢固應中但解元恐難耳其榜尾之像吾二人亦幸強解之後府考選才凡五學總九十八人而維賢果第一於時適有相士畫圖一幅懸諸榜後相接無間昔者之夢至是驗之無差予緣茲二事每思之竊以為藏之中章之取固有定數未暇論矣第瓜之採竿之繫與其數之三也之赤榜文圖畫懸掛之處皆一一前定此何理也真有莫可究詰者吁異哉

同年具維新名聽選京師慶錢江樓中丞飯維新

於孔子家時錢公為山東副使維新曰吾必得充州屬縣夫及出榜乃臨淮知縣迨赴任過臨清適錢公候

武宗大駕於彼駐節學宮維新入謁遂留飯正在文廟夾室也於是追憶前夢適符合云昔人有言明朝一飯先書籍由此觀之不但明朝雖一年後飯已先定之矣

未康周實夫名文為舉人時與予南雍會交也嘗語予曰人不但窮通得喪有數雖一衣一食亦有數

定焉吾家住縣中門前有小樓門生肄業其上一夕夢一鄉間士友來訪予乃戴一塵垢冬帽出見各啜粥兩盂而去時夏月且巾而不帽而吾鄉客至絕無啜粥者晨醒方與室人道此夢適婢子傳報云某舉人在外相訪已坐學生樓上矣吾遽披衣起盥櫛取所戴馬尾帽不獲再三覓之竟不見

室人偶在架上拾一舊紵絲帽笑覆吾首推而出吾與此友且笑且訝乃曰此固異矣啜粥在我夢其如之何乃命庖人必煮肉醃酒炊飯不意此友之兄逮繫縣獄患病屬其弟偕吾兄知縣求保放

時知縣正欲出郊外公幹其兄使人絡繹督促甚急吾最怕空腹馳行急催酒飯不能就口越起間門生有粥在案笑而請曰此有粥盍啜之以應夢何如吾二人只蒸各啜兩盂而去實夫之言如此

吁一巾帽粥飯尚有定數况其他乎今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蠅營狗苟至老成而不知止者徒自苦耳何益之有哉

餘姚陳省齋公名克為湖廣方伯嘗語予公初入學之夕乃堂夢天降一龍於其家急呼乃翁取盛稻之桶盛之至正德甲子鄉試入場之夕乃翁又夢一龍降其家急呼乃堂取稻桶盛之二夢相隔十

七八年前後一同龍岡奇物可喜但不識稱桶為何祥也是年江西楊月湖先生主考策問何黃金許四先生相承道統之由省齋公賞該帳於金華閱四家家乘最詳因敷對備悉楊公閱之大喜批曰道統一策足見究心理學非章句士也取之至是始知稱桶之夢其應在此

溪亭嚴公鳳鳴選餘曹名坎已在知縣推官之列但不知何地常私念之一夕夢其家僅與其兄之僮同舟備泥相爭蓋湖人籍以墾業地者公急乘一採美園木桶浮至其所量取泥各得一半遂覺比榜出乃袁州府分宜縣也人間靈夢極多但道統分宜之事至巧而神故特記之

或曰萬事皆有前定則人事可盡廢之乎曰不然外至者固前定而在我所當為者不可不盡但不當非體妄謀耳善子諺有之曰循乎天理聽其自便聖賢義命之訓即此是矣

正德甲戌余下第歸與南茗名高同舟至寶應湖風浪甚惡余戒舟子勿渡南茗強欲行余持之堅乃作詩以謔小見請俄降舟微友四人解維而行南茗指之曰彼獨非人耶遂促使必行舟子不得已方整理篙楫顧視前船開未一箭地忽一浪撲沒不見踪影矣於是南茗捫胸咋舌余亦愕然曰膽大者當何如哉此亦可為冒險進者之戒

踰年麟及次子俱成焉呼小船重載而又停入之貨欲不傾覆難矣陳公信知言哉

湖州儀鳳橋官氏三兄弟家微無名字人只以宣大宣二宣三呼之宣大稍朴實其二人傑劣貧甚其所居地價不值十金鄰有倪知縣作宦歸騰欲展拓堂室乃以百金買之三人均分焉宣大買田務農日漸溫飽宣二釋五過太湖舟覆而身溺矣宣三則喪心發狂持刀殺人舉火燒闈閣眾乃以鐵鍊鎖橋柱上其妻偏詢神祠禱禱後請坐師來家幸性違崇破費狼籍祝床頭所得地價無一分矣而橋上之人豁然復常人問之曰吾不知也

鄉定四余母當親也掘地得埋藏銀甚多於是儘力營范輪奐一新將完木匠與其子戲墜地公於於官官知其得藏貨也重索之殆盡公息而新舊房屋四厥一夕燬之矣蘇東坡曰無故而得千金不有大福必有大禍今以宣鄉二事觀之則薄命之人豈待千金雖數十金有禍矣吁可哀乎哉

正德初蘇商王某徽人也年踰二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歿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慨然語之曰汝至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避奈何王某素神其術亟往蘇歛貨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露出河濱散步見一少婦抱一孩投水其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二十金諸漁舟競投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豕者來值夫他出因遂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筆楚亦無以聊生故謀歿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其夫於途且泣且幸其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扣

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某乃厲聲曰汝夫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有意明早借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某乃披衣起方格戶問問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磚壁因大雨而頹正壓卧榻粉碎不然某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不瓜乃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向陰隱紋現是必曾救兩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今已九十六尚康健其次子王樞商於德清人熟知其事予蓋聞諸德清秀才揚其善所言因特記之以見陰德之足以回天續命如此此與輟耕錄載杭相士王鬼眼所斷真州商人事絕相類云

愚按前紀數條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數莫之能違然以王某之事觀之則又若轉移禍福之機在人而數又不能固何也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為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出於精誠之極則上格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定者也天心既祐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固之譬國之典刑法制一定不易者也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既諫而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之間喜怒頓殊又何有於不易者哉推此則知理數相為貞勝而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不誣矣

予主管太和山時有郎陽鍾都司名其酷信方術常服道士韓衍山藥其方以男女初至壬癸水和藥為丸又曰灌之鼻中久之覺頭重眼腫臨嘗見白衣人道士曰此藥行也未幾眼珠雙落凡上九竅出血暴卒同年儲谷泉與予言而鍾實富冠一郡云大抵畜方士家非貴即富富貴之人何欲不遂

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豕者來值夫他出因遂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筆楚亦無以聊生故謀歿耳某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周之婦歸遇其夫於途且泣且幸其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乃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闔門就寢其夫令婦扣

所慮者惟恐少壽耳故此輩得以長生不灰之說中焉然長生不灰回天奪命豈尋常伎倆可辦哉必要以世間所罕見之事與夫世間所難致之物庶可聳動其聽且信而因得為久任之計夫其未食其食用其財及其人也卒無效焉嘗過焉耳矣又有繼之來者曰彼未得其精也所以前車既覆後復蹈之往往而是吁可哀也已又有一賊專以燒煉求富者此至貧極愚之人不足論矣

南京王冠頌都一富翁也絕不與士人往來而方外修煉之士應接無虛日拜為父師配以妻室自置婢妾十餘人恣意淫毒俟其娠將產未產輒以藥攻之孩一下即提入臼中和藥杵爛為丸或購別家初生幼孩棄之其慘酷所不忍言事發屬刑部郎中吾郡溪亭嚴公鞠問比擬抹生折割凌遲處死事見嚴公傳誌中乃今唯類不遺而家其墟矣咄咄異後殺人以求生國法天刑其能逃乎

予素承太守漁石唐翁所知比赴閩泉過蘭溪符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奈有足場不能步行當遣兒子汝梅代之來予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過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邪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名譽歸樾是步行未嘗乘輜乃姪村蒼公名梅竹瀾潘公名希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矩扁然而諸公皆能率履弗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纒登一第遠鄉遂乘軒擁蓋揚揚過閩里者果何如邪

郭洞雲翁翁用川文定公名那之父也父為學憲時其廳事僅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乃其叔之居也適叔有宿逋愿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構

見聞紀訓

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如于對翁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泫然淚下公詰問故翁嘆曰嗚呼吾想至日辨彼屋以督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為情是以悲耳公乃惘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袖身取券翁又止之曰毋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石之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吁翁之孝友仁慈載諸傳誌允哉淳德宜其篤生文定修身體道卓然為一代純臣也豈偶然哉此間竹墟公所言

正德二年州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澆殆盡而吾村頗高旱又獨裕州官又聚申災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需衣服器皿諸物價廉獲利三倍於是大家小戶狼狽皆越戲劇宴飲無日不爾意揚揚自以為樂也予乃謂家叔兄曰吾村富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予曰無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可彼輸費內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殊不以為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咸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至此家叔家兄稍動念問曰吾三家畢竟何如予曰雖無彼四家之甚損耗終恐有之越一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嗟予為此言豈無稽哉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况又暴殄天物邪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大富貴之家永享安樂彼獨何歟予曰渠根基深福氣厚勝受得起故耳雖然淺深厚薄久近因之亦須入事培植之乃可不然自撥其根而顯其基焉將暗漸銷鑠不知久後作何結局耶

鉛于朱氏名鬼降其家有形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一可聽人問吉凶

事大書以示凡人至必贈以詩如此者將一年其事其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也予服闋當謁選京師有事過鉛于莊朱氏來邀予過焉入門見紙四幅俱草書古詩墨跡猶津津未乾乃鬼書者也少頃宴子後堂范先生謂予曰先生來辱神必有詩贈之子但唯唯乎時凡有詩贈人其家先具紙筆視墨於几闔戶聞擊几聲乃入取詩予宴既久寂不聞有聲朱氏怪焉乃拉予排戶入則見其碎硯裂紙壞筆墨几上書數字云今以後不復敢書矣予笑曰神其棄予耶自是鬼不復來其家遂寧錢煥鄉間曰生聞鬼祟之家必敗以先生所見朱氏何如予曰未也吾見其兄弟雍睦藏獲用命時母有小恙長子陪我坐諸子迭入問疾必掩口復其兄於耳以予觀之無敢微令經二十年矣家道如故子為生員駁駁有向進之勢曩所料者似不謬矣予每見鄉中父子兄弟相忤逆者無不凋敝而孝敬雍睦之家必昌益和氣召祥垂氣致異自然之應也

予為第子員本齋陳先生名者郡武人嘗與予言提學按臨考試生員之日府衛官俱伺候於憲司前白日忽聞震雷曳一指揮於眾官列坐之外一擊疾其右足及頰以至於股劈碎無完膚一魁遂成痲疾已乃訪其故其成者歐母此日乘醉陽其母母合手額天咀焉其魁者當罵庶母不甚惡耳計其時乃弘治末年事也此予所親聞先生又非妄語者頃聞近峯聞畧亦載是事與予所聞者少異疑本一事而傳聞紀述偶不同耳

孝豐吳封君南山公之父諱行八其人謹愿畏法甚厚德長者也一日自外歸過其別墅望見栗園中有人正在樹偷栗乃承勒馬轉迂路三四里抵

見聞紀訓

家語內人以其故且口說我過而彼見之必含星
墜地非必則重傷矣今忘其所取損我能幾何哉
即是一端其仁厚顯可想見乃今子孫蕃衍富貴
君子知其有自來矣

荆州府推官魏劍廣東人嘗奉檄往夷陵州檢屍道
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來梓潼神極靈
一夕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
遠大日後當入銓曹君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至
明日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迎謁過其家款
宴殷勤因留宿焉次日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
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
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
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嘆
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有不誣未幾魏丁母
憂歸起復補任濟南尋陞戶部主事繞一年遽卒
于京邸家遂凋落云此長見在國學閣同舍生彭
汝清道其詳

汝清道其詳歸為余言如此殊可為貪
賄罵獄者之戒語有之曰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呼
其真可畏哉

正德庚子余遊學廣德忽本庠掌教張先生
使人呼回謂余曰歸安武大尹

高第今科必入簾吾介爾往拜其門以文字結知
師友之情人孰無之場中當必留意余唯而出私
念窮通得失有命在天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托
辭不往而是歲僥倖中式乃恰由武公所取加蓋
美焉當時試從張師之言則彼此無以自明終身
含愧多矣可見人之出處預定真不須分外謀求
徒壞心術也

初余以都水主事提督徂泉代者嘉興泉今致
仕家宰吳公

過予言別問曰兄何以教我予曰

然吾將告之乃具一小冊題曰交新忠告條于左
曰某事吾所經畫頗當君宜從之勿易其事宜於
前而今有弊焉吾欲改未改君宜易之某人可用
君用之勿疑某人不可用吾欲熟未熟君宜熟之
九十餘條墨泉公初至按冊先試一二衆以為宜
乃遂悉措諸行人翕然稱之曰陳畫矣矣而吳又
畫善也墨泉公才賢人也而又參之以吾言宜其
畫善矣自是遂為相知焉餘姚楊二種亦以都
水管理濟寧以南開河代者為廣東李汝司邦直
也二種亦告李曰某事當守其事當易某人當用
某人當熟故司唯唯而心嚙之對人曰二種聖人
邪三代相承猶有損益渠必欲吾一一遵之勿易
邪後為考功郎中竟索廉去其官夫二種之告李
亦猶予之告吳也一為相知一為仇隙何相懸若
是亦徐夫人之遇不遇幸不幸耳而二公之所存
固可知矣

從兄郁七公堂有燕將雛集忽被毀俄隣燕成拳嘯
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明日遂有數雛巢中
乃知羣燕以事急而助力焉義哉燕也

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
連其絲於腹中另結焉絲盡反記獨左畔一絲牽
連小網若去之則小網無所依必毀乃盤旋梁柱
間若有遲疑籌度之意良久竟不取而去夫不忍
彼網之毀寧舍己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

姪懷四家有黑白二鷓鴣二窠相並各哺雛數隻越
數日黑鷓鴣成雛失怙焉其曰鷓鴣每晨必至其窠
呼雛與已雛同啄園中晚必領其雛至窠乃去似
有恤孤之仁有念同類之義仁義哉鷓也

子少時見對門內家甚貧畜一犬惟齧糖糍與臭穢

耳隔壁姚客店有二犬犬牢中殘粥冷飯常有剩
餘二家所限僅一竹籬而空竇處亦寬穿過特易
姚犬或何離邊低聲搖尾若有招呼之狀而內犬
蟠曲卧地上但畧昂首而已竟不過食其餘子每
見而異之吁觀此四物苟人而不仁不義食糞無
耻則禽獸豈不若也何以為人哉

嘉靖甲辰荒歉之甚賣妻鬻子者無算上江人聞風
而來叔去為奴然只買婦女而男子則否銅山一
人姓名妻先賣矣止遺九歲一男計扮為女賣之
所得價直適逢州差催稅人奪以抵其稅焉其人
苦不聊生遂投河而其買女者行數里識為男
也仍負之追來問其父已矣矣乃乘念棄其男於
水中嗟傷哉歲歲賦民窮一至此極肉食者宜深長
思矣

同里許阿愛楊達萬中極貧惟以撐後載商貨為生
三人者因與徽商程琳爭顧直觸其怒遂誣以侵
盜貨物米布乾魚各若干乃自取乾魚一包為贓
投里長即昇賄囑為證呈告於州州主林雲溪信
之痛加筆楚許阿愛自經於獄中楊達萬中俱問
刺徒配驛陸續於驛阿愛父母老而饑寒且苦
其子亦相繼而歿嗚呼琳起於念昇忍於賄官偏
於執共殺平民五人焉冤哉冤哉

同里施氏張氏二家比隣且姻也施之竿食張之豈
互相爭訟於州事屬方倅詞內各牽扯別事曼
延不決適施之族人有義男病歿遂誣以人命事
益大日益久而所費益多張有田七畝盡鬻焉又
將鬻其所居之室妻子交偏怨謫遂自經成而施
之家亦廢吁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殷鑒不
遠蓋亦知所懲哉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聽者有具
人宜致此痛



聖談

胡侍撰

聖談一卷

關西蒙泉胡侍

祖母綠

祖母綠即元人所謂助木刺也出回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尤罕得聞成化間官裏以銀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為希世之寶近籍聞奴錢寧私藏有祖母綠佛一座重數斤內帑所無

積書

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餓讀之以當肉素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頗有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亦不少幸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燬燼迄今勤搜檢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東置度關以飽蠹魚既不觸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竈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魚也

死訴

會稽志漢馬臻為會稽守立鑑湖淹沒家宅有千餘人詣闕訴臻坐棄市順帝遣使覆按並不見人檢會名籍皆是死者乃廟而祀之頃北虜內侵邊將欲掠喪之罪乃盡斷新葬者之元或掩殺途旅及虜中

述回生口以充虜級又苛酷之吏殺人以棍與政動逾千百然皆擁節橫金居然無恙昔昔之鬼靈於今抑今之鬼怯於昔邪

四水潛夫

武林舊事但云四水潛夫輯不著名氏余考齊東野語乃知即周密也密之先歷城人宋南渡徙吳興居弁山之陽號弁陽翁宋亡乃著武林舊事以寓黍離之意故不敢著其名氏而易其號曰四水潛夫吳興有晉溪蓋合四水而為一云

胡子崖聖泉

四川志云酉陽宣撫司北百里有胡子崖下為孔道行者過此而渴四顧無水土人高聲呼云婆婆齋水來初呼一聲崖上水滴一點再呼滴數點至呼三五聲其水如壺中傾下注於崖下石盤中量定幾人足用即止至今如常宋王鞏聞見雜錄云夔峽將及澗瀨堆峽左岩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于管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後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水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則水於是出夫右二事正同又皆在蜀地

水君

松漠記聞云戊午夏熙州野外灑水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余按崔豹古今注云水君狀如人乘馬聚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口鼻與人不異爾良久乃入水中然則熙州所見或

者其水君乎

水異

句容縣半湯湖其水同一壑半冷半熱熱可滷雞皆有魚魚入輒死石陽縣有井水半清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穢崇寧一大井以片石開二竅幕其上一竅汲以造餹一竅汲以為渠若易竅汲之皆不能成其用恒山有雙龍泉相去僅大許一甚甘一甚苦已上足見造化萬殊之妙

長城之始

世謂秦始皇初築長城非也秦昭襄王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燕昭王破東胡卻地千里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皆始皇前

異酒

山海經樞汁甘為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梅酒烏尤有東塘酒交州有椰子酒大宛有葡萄酒南蠻有檳榔酒真臘有朋芽酒辰溪有釣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酒酒烏孫國有青田核頓遜國有酒樹又有安石榴酒波斯國有三勒漿酒訶陵國以柳花椰子為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皆不假麴米而成

第事兄禮

楊椿及弟津並登台門而津嘗旦暮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崔孝暉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司馬溫公於兄伯康奉之如嚴父實儀尚書每對賓客即其第二侍即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今世第之於兄多不肯下並坐並行恬不為異此倫殆於廢矣可勝歎哉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榮陽

穎川宋有千雙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鮮于之千今晉書千寶書千作千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今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千寶周禮注亦云千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湜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千寶一吏進曰乃千寶非千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千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今世士夫讀作千寶者尚多有之獨不愧於斯吏乎千寶所著又有千子十卷

陸玩鄭茶

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為三公天下無人矣鄭茶拜相曰敬後鄭五為宰相天下事可知矣世有庸才據顯位而揚揚自居恬不色愧遂謂天下真皆莫已若者則又二子之罪人也

耳字事

管子桓公北伐孤竹至界耳之路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朝野僉載云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圖乃首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又虎名李耳四耳字事韻府羣王耳字下皆不載知其他遺脫多矣

江黃人魚

洽聞記云隆安中舟徒民陳理於江邊作魚菴潮出菴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中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菴潮來今當去徂異志云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髮亂肘微有紅釵查命水工以篙担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使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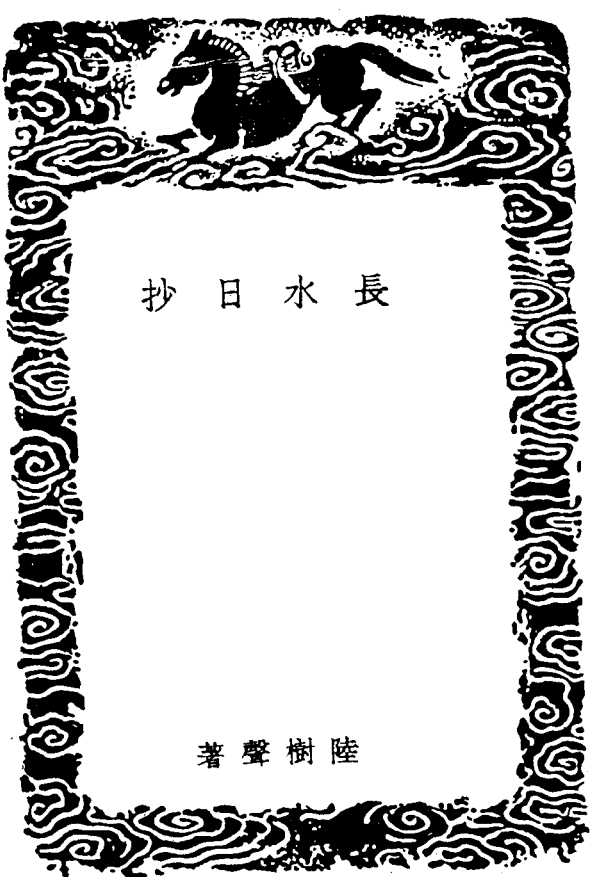
封肉芝

江鄉魯嘉祐雜志云徐鎮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神仙感遇記云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又二物形狀既同不知何以別其為封與肉芝也

玄鶴

崔豹古今注云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卓鶴洞洞中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

野談一卷完



長水日抄

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慮。塞免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一操翰染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人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小引

長水日抄

明 雲間陸樹聲著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曰天。一塊之物。曰地。一系之靈。名混沌。氣分萬。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滯。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寢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篇。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於三。而始於一。一為奇。奇者為陽。二為偶。偶者為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三其三。而成九。九為老陽。兩其三。而成六。六為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六進一。而為七。七為少陽。陽極生陰。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為八。八為少陰。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也。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絃。在寒暑。陰陽調。寒暑平。則氣致和。不和則災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傷於暑。秋必痰癘。蓋方冬時。陽在內。陽為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

長水日抄

陽為疫癘。方夏時陰在內。陰為主。暑雖入之。勢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而搏陰為癘。冬陽在內。故伏於下。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脈。任脈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脈之海也。督脈起於下極之輪。會陽之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脈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脈。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為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為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為兌。兌為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為艮。艮為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為震。震為雷。坤之下一畫交於乾而為巽。巽為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為坎為離。離為火。坎為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陰居西南。處卑位也。坤未之交也。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離則內陰而外陽。而化生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水火為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事也。易難扶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為奇。奇者為陽。二為耦。耦者為陰。陰陽之象也。臨卦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為井。火在木上。故離上而巽下之為鼎。震在下。艮在上。上止而下動之為頤。故曰。象者像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無不利。往字當自為句。查屯之初爻為陽。四爻為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居陽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為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為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以有為。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為也。故可則。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己。夫曰忘己者。形骸之己也。靡所不己者。大同無我之己也。何也。人與己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己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已兩忘矣。何以有己。疑所謂舍己者。意若此。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緊。如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掘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於陔。楚人使屈完來盟。盟於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卻克伐齊。敗之於鞍。至於衰。襄齊使國佐如師。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於衰。襄齊秋。齊及國佐盟於衰。襄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子誓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諂。晉文公諷而不正。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利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為為劉勝。為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為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己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竅者。所以藏氣也。脈為心肝脾肺腎。其五行之氣。故為五竅。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竅。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旁胱為津液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脾與大腸。胃與旁胱。相為表裏。故兼上五竅而為九。其外則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竅。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脈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脈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嗔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魄降。氣行為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為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匪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謂之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器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次實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為閑淡絕物。故諷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陰獨不衰。託身已得所。載真相違。其特立獨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己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

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略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關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公皆進職。公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溷原全師。敗殘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類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候文字到日。須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資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

賀。又以和戎為二府功。欲遷秩者。公曰。漣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己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南公。皆繫宰相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銜。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鬣而直言。面折。則鋒銜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菜公不悟此也。

東坡輪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太嚴。盡行焚毀。至宣和間。上自內府搜訪。一紙直至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輪。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關。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者。識於毫墨。緣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實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勳業於宣帝朝。皆騰騰功。故為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傳贊則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紀載之公也。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汲公書。論災傷。獨租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詭薄成風。播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傷。夫所云詭薄成風。以報災非所樂聞。知而新於申報。暴征急斂。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之責者。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驗。賑實。無致冒濫。獨除。以上念國計。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此正仁政之先務也。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葦菜鱸魚。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從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不知輪方述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顧正平。四人者。皆一時聰明才智之士。不幸生非其時。值操梟雄。皆殲身滅名。論者謂四人炫名。驚進所致。若乃東晉謝安。孟嘉。之值桓溫。何異於操而卒能自全者。安之高臥會稽。曠懷達識。嘉之放志山水。夷猶沖默。隱然處順。不希世營合。此其所以身名兩全也。

漢順帝備禮玄纁。以徵樊英。朱子綱目書。聘處士樊英。為五官中郎將。英濡遲至京。帝責之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慢朕命。英對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

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尤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由其志。雖簞瓢弗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夫以臣對君。而抗言若此。其庸鄙可知。儒者果若是乎。若英者。直方術之流。耳。觀班固漢書列儒于九家之流。則宜乎當時所謂儒者若此。而帝徒以死生富貴賤挾之以待儒。則宜其所徵者非真儒也。

荆公于呂惠卿始善而終睽。荆公罷相。退居金陵。以惠卿背己。不忘芥蒂。會公弟和甫執政。呂方除服。意不自安。以啓貽公曰。合乃相從。豈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于人。為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難以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惠卿者。切豪一臂之援。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成同職。而溢言皆達。蕪氣並生。後既莫知其終。前亦不疑於有敵。而門牆資善。難移兩解之書。殿陸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隨教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探高明。夫何舊惡之念。伏惟觀文公相公。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備示於至慈。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故事。側躬以俟。惟命之從。荆公以書答之曰。與公同心。以至異意。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預公。則公何尤於我。開論重悉。覽之。恨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為于聖世。而安石叢棘。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路。則相煦以溫。不若相忘之為愈也。趨召在朝夕。惟良食自愛。呂書至。公披閱再三。曰。終是會做文字。或謂荆公于呂何過于優容而不悔悟。其失於知人若此。命曰。此正見此老執拗處。

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為儕輩。在杭則為交承。東坡入翰苑。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鬼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毀。云賦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賦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賦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後心。若讖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尤不戴天。願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於詭佞恩。市井不為紳紳。其恥尚屈。林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賦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賦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慰。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而貽禍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以官賢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蓋武反正。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略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是不輕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身之疾者。未為不幸。雖然彼閻。歷懲創。困心衡慮。得之。既眩者之為幸。如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限眩之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而阻。謹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為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其落成。只須凭欄大櫺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道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為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謁召還者。夫臣子處邊謫。放逐。但當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恥。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者。此唐德宗論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曰。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望乎。或謂宜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為賈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肅復為輕己。以姜公輔為賈直。贊數以直言劇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寤乏之後。惟務聚斂。悅人言利。如日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贊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似非出於賈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暄敷。行宮列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其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塵水院。涼氣淅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豈能離殿。不得其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孤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表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粉粉腹羊。兩宮所不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安能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需厲。天淚雨洗。撫劍長吁。思欲清贊。恨以遠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遂卷一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瓊也。一清雖諸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崇也。其品篤人材。不以偏長求全者。此蓋善用材者。賢之工師之用木。棟梁榱桷。各適于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落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未變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得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乘史筆者。審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指斥岳正坎珂終身。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略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梅榮極富極貴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燮者。亦在乎人事之修。蓋天道遠。人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糧數百萬石。已巳之變。北虜南犯。謀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偉敏公益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至而棄軍實。非計也。蓋若撤示在京官軍。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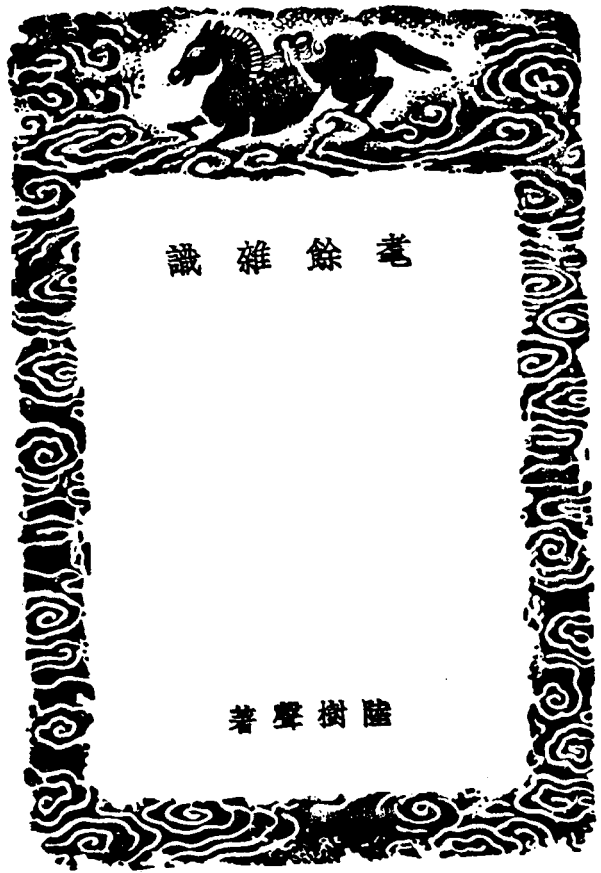
陳都御史鑑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久而民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諡擬忠肅。易以傳後。後王竟致極刑。而信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革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事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陸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將誰委議。遂擬蠲文敏公稻為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於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為位為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大監出使西洋。所致番中物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為兵部尚書。一日。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史檢舊案於庫內。忠宣已先檢得。置其籍。都史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為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為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亥。人始生之謂之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耄餘雜識敘

余性資寡僻。例簡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釋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日櫛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間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以惜餘陰。兒童在侍。藏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為刻存之。願耄餘莞斐。語多蕪雜。即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曆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陸樹聲識。

耄餘雜識

陸樹聲著

耄餘雜識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靈樞經曰。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蘇轍城解老曰。入於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總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

雲間 陸樹聲 著
陳繼儒 校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蓋亦曰動而為陽。靜而為陰。者之免於分疎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混。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遠。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慧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為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謂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為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

畫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麗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水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諸音而為華。華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為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業。故文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為夏。其卦乾為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為冬。其卦坤為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氳交互則能為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為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陰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潮至子時而滿。子為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為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真陽。西方日入之地。主滅。故釋氏言寂滅而修淨土者。於西方。西金位。金陰也。故釋氏之教。證真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陰。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為陽逼也。

心為火。漢五行傳以心屬土。謂心星起於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為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為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冲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為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渙內卦為坎。外卦為巽。坎君子。一陽生於子。巽居己。六陽亢於己。自子至己。卦體純乾。陽已盡出。已者已也。故謂之渙。渙者散也。節內卦為兌。外卦為坎。坎為水。兌為澤。澤者水所鍾也。節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為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金能剋木。故陰能剋陽。此以淺論也。易一陽生於子。子左行三而為寅。寅震也。震為長男。一陰生於午。午右行三而為申。申金也。申為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為水。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彌漫而為雨。日陽在地。則蒸濡而為露。人真陽在下。則融液而為華池之水。氣陽而血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牡胎胎卵。以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也。蠶之化蝶也。以

穢汚而化為清也。皆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物也。此物類中之小混關也。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史所載。天皇人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葛從考證。故孔子詩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說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為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為一尾。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渾渾濛濛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所必至者。皆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為春。冬之不可為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商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慚德。恐來世以為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柴望祭告安之。若以為常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污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為己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墼。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一民饑猶已饑之。一民寒猶已寒之。其責任若此。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奉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為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己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天下擇君。以不得禹為己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士之席珍以待聘也。玉之韞積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為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足再割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壁。失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冥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為重也。當其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為過。同於求去。而不以為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為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皆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意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為筆削是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春秋之指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夫之稱其至德。論者遂以泰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之義。至謂太王志欲割商。泰伯不從。逃之荊蠻。是說者謂泰伯得矣。如太王何。且讓之云者。推己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頌實始割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割商。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魯紂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泰王逃曰實始者。疑其之謂也。然則泰伯之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自泰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未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扎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讓其辭國以生亂。論者謂扎之不立。扎之讓也。吳之亂。扎之不幸也。且扎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位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倣始見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即使亂由扎生。法為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甯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說者謂弑君者趙盾。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罪於盾。則是弑君者穿也。盾失為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為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隨而走。穿盾族也。遂弑靈公。是則盾有弑君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為盾實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為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為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變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焉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報主之食。不當食。則報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蘧與輒。謂蘧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蘧。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蘧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曾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蘧。復籍晉以求立。是利有國。而不知有義。觀夫倫無復人理。故春秋於蘧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蔡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於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為是也。而後世定以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通鑑輯覽

七

司馬遷作史記。上敘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敘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章顯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子產受嬰。擬之稷契。桀樂毅王。同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其是讓史遷何也。

伍員為父復讐。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讐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讐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盡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劍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即不死而為盡之去可也。然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惟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為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為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為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龜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冀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皆急於用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爾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為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做古鄉舉里選之義。而問以偽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及弟以克讓。讓舉矣。復大會宗人。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廉為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私。亦有二。納苞苴。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見好惡以作威福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一己之私者。謂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況任之以行私乎。

通鑑輯覽

九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搜隱隱。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虎狼之舉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之殺人。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為害鉅也。

分宜相。相機腸滿腹。急則駕禍於人。觀其擠黃溪於死地。其智計諷矣。卒之子陷大獄。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世宗朝。南給舍陳慶疏。上擬以南兵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旨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

事賊在儀真則避入鎮江賊近鎮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益輕重。時刑侍曾前漢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僅通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真西山曰。撫民當寬。東史常嚴。史稱劉寬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概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賊。更稱長厚矣。如措擬疑。似以入人贓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概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德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尚不欲取。而況橫徵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為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入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藏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傷於虐矣。盡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恆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誠盧。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而我以薄應之。是膏失矣。何以責人。論者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為小不忍者。成也。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貨百斛。以易粟。姚命覆鹽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為不仁矣。晉王修。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卻曰。王修。修難。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語之。為已甚矣。故凡處人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斥。察其意所固。懸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年。並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懸者何在。昔唐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估權位者。可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略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尚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視沛公如几上肉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門一念之仁。足以貨拔下之死。唐明皇幸感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不除。則激三軍為騎虎勢矣。而劉恩寵。雖始為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以解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為齊州防禦使。值歲饑。捐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不給。所謂患而不知為政者也。況施小惠以干聲譽。市私恩以謀利達。或假以自濟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為政之大體也。

新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因白有父母在。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臨淄令曹據囚陷大辟者。新歲問知其有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孚。然偶一為之。非常道也。

范質謂吸得三斗醋。方可作宰相。以有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受。毀譽不為之動。利害不怵其衷。好賢納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節不可奪也。故易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容。同流合污。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宗。欠一死。即其大節。不以介於衷。若是以為大度耶。梅守昭州。昭為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刺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操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為瘴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讀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為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為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為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蓋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寅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遠。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實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給納。窺。遂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稹之於崔璿。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與賈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謂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私宰羊。以譏僚屬。杜肅懷一樹。奏上。武后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德。斯二者其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繫國家利害者。甯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為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為之加。及勢去而不為之損。隆替異時。處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為樞密使。值英宗即位。頒賜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實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為更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少陽祠，入門見汪黃二像，蹀躞庭下。荆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余曰：「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款，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之主，詔旨諄切者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歎，以為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為呂希哲，受者為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為倭貴，受者為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為何如。」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尊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為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權，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概之無君之律則一也。」

元祐之政，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君子，寬遂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山川草木，真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真，如山水圖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真，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轍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儻豪奪者，欲以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秘藏昭陵，終為溫給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為人剔取，蘆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流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願游蜀郡，登汶嶺峨眉，皆以不遂其志為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驚之中，立必爭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艱兀，況求之而未必得者乎。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何椒邱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荆公以同己者為賢，異己者為不肖，是失用人之公矣。任

用呂惠卿而不悟其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資荆公，荆公當無辭矣。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趙忠定汝愚，嘗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胄，亦知其為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識者為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之牯，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夫之五陽一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其未萌之惡，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柏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胄，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胄，何以顯趙忠定，雖斯人之不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梁肉養癰，而任其自潰，以積薪厝火，而幸其未燃，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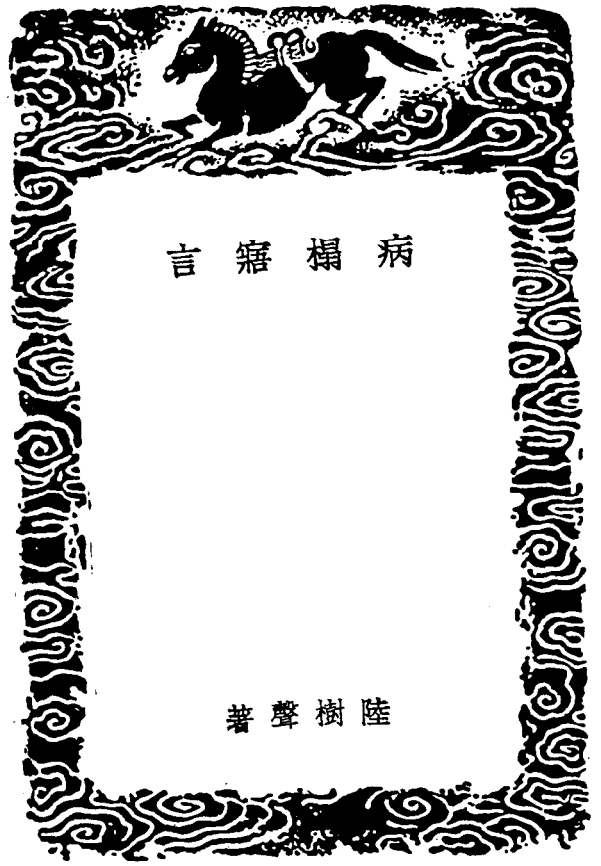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諷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城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囚者，則無議矣。

一雜識一編跋

宮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所著藏草名山者也。先生既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握麈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與年俱富，茲託墨卿者，什之一爾。適精義析於秋毫，直筆凜於寒霜，舉之九鼎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秘，剖抉殆盡，真足補直隸籍，羽翼六經矣。先生願抱損，以老餘自命，昔衛武作抑戒於老年，稱曰咨聖武公，抑語云：不斑白語道，夫以先生表儀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為南車北斗者乎？況恬泊葆真，雖八喪而神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逗漏於三寸之管，手是編者，闡名言之堂奧，潤博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界，想見先生屹屹聖賢心學，耄期不倦，此何減武公抑戒十二章也。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病榻寤言

陸樹聲著

病榻寤言

余臥病榻間。冥心攝息。或警然起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囁。時復假寐。頃焉得病。驟然起坐。憑几捉筆。造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故。養生之旨。間亦備中。存之以自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壬辰秋。余臥病兩月。一切世慮。茫無罅罅。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之後。何者為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逝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之為泰。外坎內離之為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填離。返老復丁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瘁。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止。滅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病榻寤言

明 雲間陸樹聲著

病榻寤言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顯跡之辨。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實。姦辨以且壽為大年。蟻蟻以墮天為一世。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細細凝結。質血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虛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衰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煤萬物者。莫熾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枝。柔可結。至秋枯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為醜。衽席為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沉而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為惡矣。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為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曰。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楊王孫遺命。蘇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履。醉酒穿履。則攪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事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履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若猩猩之於血乎。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為坎。坎為水。坤之內一陽交於乾。而為離。離為火。乾坤交而為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為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如著。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造父學秦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隨肢體聽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有若亡之間。神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為賓。陽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慮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子在心內。運黃庭。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

病榻寤言

三

廷言虛。故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然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備何處安腳。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天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倭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漸。季梁曰。身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其一爲盧氏之醫曰。病出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季梁曰。神醫也。遺之而疾瘳。夫季梁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內達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有外之心也。



清暑筆談

陸樹聲著

清暑筆談

九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開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曠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荏雜。旨涉清訛。聊資戲說。以備臆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離。坎陰也。陰中有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為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中有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養。丹經以硃砂燻出水銀。硃砂屬離。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屬坎。靈砂為真火。水火升降。合成內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成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與雲。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清暑筆談

一

清暑筆談

二

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因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為震。月令雷始發聲。蟄蟲啟戶。故曰卯為天門。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魚火凝冰。慎安樂性。此之謂內寒暑。此身為衆苦所集。有間大熱。向何處避者。曰。向鏡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安語。

廣野中陽微。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威氣。為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氣。細縷濛濛。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幻有也。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萬物者。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味爽之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惟物感之。牛羊且盡之。惛亡。則存焉者。存。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且盡做工夫的樣子。當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復強。則必強。強則必弱。弱則必廢。與則必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見也。蓋老氏處恬淡無為。不為物先。方衆人紛拏攪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術所自出。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為我。故自私自利。從軀壳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為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常止。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余無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書者。遂巡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弄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筆紙。余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士貴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乖誤龐雜。為後人捧擊之地。如歐陽公好集古。而黃長容以為致校。非其所長。然長容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清暑筆談

三

揮粉筆難色者惟華美。然粉疎則澀筆，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淪而墨脫，不便收摺，摺久則裂，近稍用
潔白純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媚，惟所用縑素稍遠古質，故余詩云：餘情寄縑素，反模還其
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之性。此近於不任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良老指腕多
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倣，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畫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
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與膠束緊慢皆中度，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函芬，筆既濫劣，惟巧於安名以新售，一
種毫過圓熟者，不能速墨，用之則鋒散而墨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驚
馬無良御，益窘蹙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體藉喜交名士，楊鐵老為著類命，託以秦中書令制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
前輩臨文，審於用事若此。

墨以陳為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
東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小啜之，余無暇墨之量，惟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胸中無三斗墨，何以連管城，然恐縑縑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墨細，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德。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芒
灑，墨易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筆。

蘇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者理緻，鋒銛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理堅潤，鋒銛盡而墨無聲矣。
安能損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在眼，或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
有眼為端，則有飾偽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貌而效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為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梅檀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
土氣所鍾也。內經云：香氣淡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石臥而吐涎，飄浮水面，為太
陽所煉，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與雲，亦展氣樓臺之例也。

犀角以粟紋縹細辨貴賤，貴者為通天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為班犀，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
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每蛇角則培土埋之，惡其病己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輕脆滑潤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而清越，凡木皆木質而枝幹
虛，惟桐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不曉。

鍾子期死，伯牙絕弦，不鼓傷世無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諸衆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為至音
歟，則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即世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發音以自傷，是何其特

人者重，自任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
於貧漢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
有琴者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敘夷陵令時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
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自清曠，意甚適，自為舍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聽聲利，無復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
意所自適，無絃可也。

遺噴入靜者以風，因風動葉，飄以絕聽，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為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
而非靜，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才處，唐太宗令蕭翼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
其靳惜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為之說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
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鴉鴨雞豕，藉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醜，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
殺養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為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豚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為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
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為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甚佳。東坡連盡數餅，願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塞能歸不
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饈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
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蠶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
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蛄蟻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
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降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歸下，會天氣乍晴，運艘大集，河流淤
濁，每旦舟楫江流中，汲中冷泉，一日舟觸礙，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滄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
于此，此何異秦剡十五城易道，而荆山之入用以拉鵠。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
平旦穀氣未受，胃藏沖虛，服之能瀉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

清澤中食。賈者重進而輕退。廉者重死而輕生。其段于木飽焦田光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于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飢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隸年。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部。距壬子離闕門者二十年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踉蹌。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陸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為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熟遠行。雖未到。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擢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饜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臨海金一所。貴享。僂居應容庵。大獸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于生前。而非在身後。蓋身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享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勳愆。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乘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乘邪。醜。正世忌太深。耶。故楊誠齋有云。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為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為典客所拒。旬旬從門闕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蓋家世薰蒸。習熟見聞。故能自立若此。

棋罷局而人換世。黃梁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營夢馬不知止者。推是可以盡達生之旨。

賈太傅年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郎署。董賢年未二十而為三公。馮元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廣慎慎。貴為卿相。而終於處貧。修短貧富窮達。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為向背。處一人之身。而懋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變喜悲。曲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翰間。俱成空矣。

玉韞璞而碎。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潤詩序云。威性命之永。懼凋落之無期。二人者。考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為凡事幾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命于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咨。而吾能陶鑄人。以是為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為失先。寵為辱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敘遊長安中。與丐者為友。或以友為太下者。然而世有句。顏色於人。丐名位于人。句權家以善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與丐者為伍。郭忠恕自放於酒。出則從僮。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而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何怨府危機之有。

或謂立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妨。但願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同歸于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讒。以為容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稔。不惟國是以是為同。非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分為僥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則所謂貴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老氏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老氏之所謂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萬類中。如海一瀾。發言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室何須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嚙津納息。為小還丹。澄心寂照。為夜氣丹。既無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劾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符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善。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夏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為已學而絕學。既聖而絕聖。向建立處掃除。離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聖。儒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念。後念生而續前念。種種取捨。無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闢闢之機。交合綿綿。根根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腎為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會曹道沖。以為玄者含冥而藏神。牝者沖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剎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鏡。極陰慘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起念處。懺除而惡惑者謂生前一切罪業。沒則可假借懺除。是使為惡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于身後。藉以為釋罪之因。而特以無恐。昔方蛟峰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尙懺除。

無雲之月。有日者所快視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服餌以希長生。然于世法中取數已多。恐造物者所斬。惟以善處泰。廉取而薄享。以逆積其餘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忍。則諱惡其言而不知信。及其亂亡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善天通舉。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如餅爨釜。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則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其者為命。而以其者為命。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為。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于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于桃花。香巖之于擊竹。其得悟皆此類。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劍也。

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幹而譚海若者也。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為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于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略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于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時。澤不加于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談之時不可為者。往往依違乘中。曰。無奈時何。然時亦人所為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者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盡心之時。鬼美叔為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

去者。子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救何。世朝中千岐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己分所及。則以無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春雨逸響

紀補韓田

春雨逸響

春雨門良朋偶至雅談終日無非金玉之音退而紀之用志毋怠逸響云爾錢塘田藝衡子藝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恡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于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形如稿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造化之神
單雖驚不能攫風虎雖猛不能搏麟人患不麟鳳若爾于隼虎何患哉
周公吐握以來天下之士今則州縣之官尸于位士有自至于門墻而不得一見者矣或有見刺而詭却云飲食沐浴者矣誰能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也哉夫以守令尚如此又况于元聖之德叔父之親家宰之尊者乎吁世道人情兩可議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教其子以盜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教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困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戰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戰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耶臣將結之耶一舉足而見之矣噫

進速必退成速必敗易曰咸速也貞者所以善其速者也言久必錯安久必弱易曰恒久也貞者所以善其久者也

正月之令以東風解凍為始十二月之令以水澤腹堅為終天地之啓閉皆繫於水故曰天包地水包天極浮水中水周極外

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鹹

天道體明而用幽故其福善而禍淫也章章而昧昧人道體幽而用明故其賞善而罰惡也默默而察察短狹射光而病癆疎瘦弱影而成疾此有情而無情也梅子望林而止渴木瓜呼名而緩筋此無情而有情也昆蟲草木果知覺耶人之與物果感通耶氣耶理耶孰居解耶

天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雲錮欲餅天心同閉

五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

即名夫夫此心性之學也性統於心故達磨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即本相而尋面目也其曰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非心之虛乎又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非心之實乎其學可謂體用合一者也

斃於敵以死也驚禽之美者人烹之鷓鴣之美者人庖之幣貨之美者人貪之物各以其美斃此字之所以以敵也人心雖靈溺于物則敵故曰慙至於眼目手足皆有敵故曰瞽曰聵曰聵

夏禹受禪而迅風偃木惡其忘父之仇也周成受讓而大風拔木警其忘父之恩也風木同象父子一體感則相生逆則相什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不善用則死

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一以象太極之無為也人之脿其百竅之太極乎聖人虛一策以成化至人虛一竅以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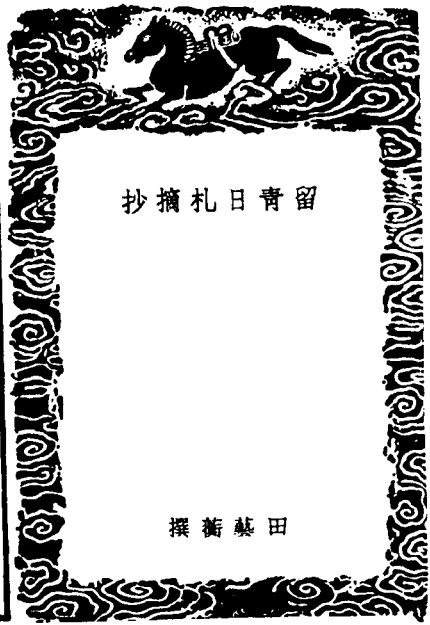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聖人孰不願學也貌不為聖人而心為聖人善學也貌聖人而心盜跖者其今之道學之士乎

天地之氣亂于春秋之世而正于孔子之身以色曰姤以才曰忌吾聞倉庚可以止妬矣欲止忌者又何物哉嗟乎不烹麟鳳以食之其忌不止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為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為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感之如是可為了死生者

翁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情農媿矣茲難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卷完



抄摘札日青留

撰術藝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七

留青日札叙目

田藝蘅

玄樓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放詠林中聲金振玉偶聞
 瞥見則抽簪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鉛槧于是竹
 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騰稿克字第
 多則混肴久當散軼乃復枝分櫛比為卷百餘承託
 梨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
 不忍以為頰摹綠間勝弄紺珠得鐫琅玕何減琬琰
 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樓樓紅塵余常白眼
 悠悠青盼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末期笑覆瓿之可卜
 矣詩以引之目列如左

有田誰肯藝秦蘅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葉
 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間劫男子獨留身
 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子為愛影竿飛白
 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饕每惜常珍棄拙計空勞重
 寶儲千載何人能挂眼還留清賞對林筵
 目凡三十有九卷不盡錄錄其摘出者為四卷云

第一卷

留青日札摘抄

蘇大年書	倚馬萬言	大語減等	祭四代
文王夢	八夷	金牌馳驛	賭博
人生夜叉	右	拜	子弟隨任
詩談	日光摩盪	七曜	星好風雨
五星聚室	尊臨東井	熒惑入斗	星變雜紀
赤虹黑虹	天火	甘露	茂州雪
雷	雷擊人	雷擊屋樹	雷書
雷	天鼓鳴	電	風變
天算帳	文身	崇山	漢壽亭
山飛	江枯	浦陀浴迦	輿地圖
三京三天	大明先識	子陵耕釣	楊墳
天目山崩	白雲宗田	埋土乾湖	
大明大統曆解	益口馬丁	養老	
大漢	長人	淨人	生異類
姓	重瞳	宅	瓊鋪
戒石	琵琶記	疊角	禽鳥戲
兩木蘭	雁鳥辰	頰衣	月運紅潮
龍井神文	王列文	寒香晚翠	柳含春
弄新穎	繡花插帶暗先生	宦官妻	
瑞蓮池女	貢服	我朝服制	金
鈔	刺紙	瓊鑿	貓睛祖母祿
賜醵	七件事	茶	誤候
懸鷄	莊簡格言		
戒壇	晏公廟	東明寺	火居火宅
妖僧	佛才	假師姑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姚廣孝	大光明佛	朱正增
道士主禮樂	浙江城隍	武安王	
神助陣	家神卻盜	呂紹先何仙姑	

第二卷

第二卷

華天師	風流神	閉氣道士	使鬼法
鬼殺咸寧	于公辟鬼	失母之妖	見鬼投井
四神四靈四祥	麒麟	獅子	
大明名馬	龜	淮水鯉	龍鴨
半哀狗寶	方正學蛇報之妄	辨	
赤雀	四時蠶	白花蛇	鴈足帛書
鷄鶩妖	豬妖	禽獸衣冠	文淵芍藥
練寶	榕	五色芝	惜花人
別花人	木中宇	木板自植	木生異實
沈萬三秀	劉瑾	錢寧	江彬
嚴嵩	鄒懋卿	陶世恩	馬祖師
李良雨	非夫過言	非文事	非武備
非民風			

第四卷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八十七

留青日札摘抄

田藝衡

聶大年書

臨川聶東軒為仁和縣訓導陸教諭能詩文而灑翰
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胄日趨丞
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擊日月五城樓閣
欄雲霞受命無忘軍旅事盛時須折板垣花漢家未
可輕韓信尚要生禽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
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
霞寶刀雷煥蒼精劍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
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絕但懼宗吉歸田詩
話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適云免胄日趨丞相
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雨燭照天生
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掃御筵花漢王未可
輕韓信尚要生禽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晚平吳王
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
者幕下故所賦如此至正間為浙省員外張士誠專
擅棄位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問老
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
居在今花市名曰宴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一詩或
大年所改定為之也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
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為題篇
率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
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
件金通詔封孺人時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
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熙獨成
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為女進士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
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
止杖九十七我朝 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
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各每減一等
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
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全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
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
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于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文王再
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
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
答曰唯文王曰吾知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
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
遂與之歸以為鄉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
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傳會者此其曰太公望
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
而今以為其名稱其謬也太公望字子牙一作姓
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傳說亦曰帝喪良弼猶之可
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為哉後世異端方士有
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二年冀州妖僧
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
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真愛邪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
韃曰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
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

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
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
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警甚赫炫人皆
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即
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
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
注輸去與人亦忽然不惜曾不知恥誠可殺也吾鄉
一富家翁 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殞死
公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宦家子某姓者輸其
婢妾許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
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問革
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而蘇常一路尤甚士
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避禁也因記宋人嘗謂世
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因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
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為穿窬若黨類頗
多則為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少防其微必為大患淳
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
行處斬引匪不以聞與同罪愚謂此令今所當申明
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蔡本賭博負來探博
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為妻時已有姪遂生男來
俊臣為御史中丞後棄市則此風久矣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產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
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并屋而走用布囊百計
擒之捕死嘉靖十六年上虞范家一孀忽生子乃一

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指嚙損而奔委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繞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肉羹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痰以刀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善吾不盡信也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又或以爲手足便右以左爲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閒左皆此意至于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騎虛左以迎侯生扶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具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鄉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拜

拜本作摻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俯也平俯曰啓折頭與腰平漢書鄭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下也周禮九摻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始下俯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也乃今之扣頭頓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爲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肅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類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奇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

留青日札摘抄

拜及鄉村老嫗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頓拜捧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時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起曰福并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國跪拜曳一脚行步皆委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是神祇雖至等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首再拜肅儀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死再拜謂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二叩頭子弟之子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二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來書奉啓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其乃今有亂禮敗法者如婿之于舅姑婦之于舅姑皆行八拜名曰施泥八拜甚可鄙恥也余在軍門時又見一姦諂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叩頭此又小人之小人想見矣伏禽獸之禮也罪不容諫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于白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浚字深源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許子第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第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詩談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李迪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元習嗣後說稱何李若崆峒之文亦庶幾矣 莊定山陳白沙曾不可以言詩而公甫乃曰百鍊不如莊定山此兩人所以合轍也而李西崖雖不滿之

留青日札摘抄

猶云陳詩極有聲韻莊時苦思精鍊不知聲韻者思在何處亦有何益也解縉神輕脫詩皆口號而當時人乃稱其才名絕世可謂遺笑萬世也不得其所以宜哉今類集者若皇明文選之類紛采入之何也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文選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 福建張獻叔嘉猷爲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及甚踞王合樂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強就試王以秋江曉濤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次日對衆官漫然噴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下而張亦竟署取下考左遷其所作如獨憐芳草別共醉菊花杯坐席流花氣征鞍拂柳絲可謂俊雅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永嘉候一麟酷傲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爲儒家舊貧每因枕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兄稱華萼在南海則有一黎曰民表民裏真二難也如瑤府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鑄金成九島翳葉建諸藩極渾雅矣 徐後餘杭人偉貌豪傑詩後後逸如綠醅空金盞落銀缸映玉交枝芹湖沙暖眠鷓鴣花塢春陰困海棠怪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雨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日光摩盞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時有黑氣如盤往來與日摩盞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火則百千飛盞滿天漸向西北散沒

留青日札摘抄

易通卦驗曰：易智同位日月無光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為七曜。今星術家增入羅喉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馬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傅藻。纂輯黃帝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以蔡氏言為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於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為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為蔡氏之說。曰：吾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為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証書及觀書証語。經度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二年。失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辨非尋常之機。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羣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帝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日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未以天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為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說。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合次。盡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穹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

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為之理說。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乎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於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彗行磨上的論。吾為斯而著意。因蔡氏不窮精於理。以郭傳黃帝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誠後人。特救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因為之論。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起火在日月在箕。則風揚沙。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四時。正三刻。月在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盈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七日。皆大雨。或月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又聞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月正仰。瓦勸六漸遠。夾許十五六七日。已後大雨。水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二道日月之行。

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雨。是也。

五星聚管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管室。但太陽未到。官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水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遺者。每舉以問術士。多不知其說者。占主朝廷營建。

慧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開。未及二歲。凡已三見。未幾而首相。承嘉張公罷去。時人為之。謠曰：石產房州。胡明舍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子敬。災自天來。胡公為直。隸巡按御史。時以采石去。

癸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癸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兩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黃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鷄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夫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殃。
甲子七月十七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之大。以為異。或曰：此大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嘆。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日。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南。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羣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廟。
赤虹黑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東
南直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此其象也
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
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
不炎上秋多電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
離骨肉外疎忠臣怨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
火焚其燹謂子孫為疑由王者德棄五則也嘉靖間
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
運庫宋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耳露

洪武二年十月其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
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 上鄒武樓便閣
敕取膏露于宮中盛以翠甕玉潔珠圓世所未覩昇
饗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
杓中瀉一內侍舉承之香澤已淨重灑以絳紗縹
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宣贊舍大夫宋濂
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行遐齡
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醜一入口間
神親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於學士其露
漿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園丘見森松極
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密擊交雜採而啖
之其如錫糖見御製其露論嘉靖其年十一月冬至
日其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
夏言疏謝有曰露醇水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其
結珠琲于林表橋有以管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
疑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為雨天氣下
降地氣不應則為露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
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水則色青

留青日札摘抄

味酸而氣生其行大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全則
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
流行于四時而獨于大夏其色黃其味其氣沖
和故其露得五行之精而味其大抵皆和氣之應豐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為其露王者施德惠則其
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其露降者老得故則松柏
受之尊賢客眾則竹葉受之其露者仁澤也一名天
酒有朱露卅露玄露青露黃露曰露之異者即五行
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
小洞天偶見其露降于品崑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
如凝脂其怡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
澤聞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
葉珠生彩露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瑞勝飲瓊漿後
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品崑忽遇其露從空而降天
無片雲正午時也藉于火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
看海上冊丘麓獨灑山中翰墨房樹木珠如弄彩
紛紛芸葉盡凝香祇宜詞客分其飲絕勝金莖屑玉
管况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深呈祥茂漢漁隱嘗
戴熙寧六年建昌松上其露迷華陰道人之言曰譬
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
涌併于未成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
榮此妄言也無知僉子復信其言何哉今其露降於
空中視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况
竹木初未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茂州雪

嘉靖三十八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
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濂在威茂道
親見故言之又四十年方祿在寧波六月二日亦
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覩也嘉靖二十一年象
山雨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留青日札摘抄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
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陰冬而轟無分于晝夜而霹靂
此殆之其所暴怒而辟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
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屋瓦皆震有聲直
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
驟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巳巳申
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迺地初二日飛雪初三日
四日其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
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翻屋拔木飛沙走
石滿天地皆黃泥沙塞遍門戶不可開几案堆積如
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
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克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為偶然辨之甚詳此或
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虛擊今歷觀遠近所
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若多矣王
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
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偽造悔恨無及
因自縊於孫牽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於昭昭之報可
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降慶六年四月二
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
經過者湯頌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必于桑田中其
兩兒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
屍也是可異耳雷木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
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文移開
二三夫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
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其書曰此煩初世爲僧貪色
耽酒再世爲娼謀客姓柳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
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留青日札摘抄

罪大拜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拜哀求悔過焉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街身若火炙其弟避于卓下及及復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自縛跪于街心咸見天神捧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死又八十老嫗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為肉泥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母舅雷擊樓柱為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頭家途中衰從兄廩生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迪功即蕙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絕嗣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園丘廣利門鳴吻擊碎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紫火灼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王大夫古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三字橫經五六寸長二尺餘畫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知何理也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谷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見之數年前山北六七里雷擊死一人櫃立田中其下掘得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

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二月五日懷慶府東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隸新城縣空中迅響三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黑石一塊如碗大許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拳大出黑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謬云天砲雉鷄叫有米沒人要果然夏米及賤也

雷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水電火光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遼奏馬草堡大雨雷長四十里高一尺連年虜犯西北破后州未平京師大震黃台吉寇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避化水電如鷄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其雨電擁至半午擊頭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大忽大雨電四月又大雹長明莊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電水電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橫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電也左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委后飛沙天地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嫁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惟恐失曉歌哭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沸無間大小長幼莫不驚惶以出門得偶即為大幸雖山谷村落

之碑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偶一大將官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驚驚為曰朝使太監至某倉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偽悔恨嗟嘆之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懼惑此甚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遼海而止又何其遠也一富家偶顧一錫工在家造鐵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暮捲兩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麗粧待聘矣大出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闔未啟情甚極矣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啓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奈何奈何何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為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孀伴送入京于是始居老少之媾亦皆從人一民家母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孀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此不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兒嫁老公又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孀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追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召合時兵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冊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相娥不嫁人又

有人集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
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邊是綠陰余則改之曰白
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
明日池邊綠陰盡其為風命命之象又為少女風
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
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濟厥異風

天算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齋閣下
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復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
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文身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謂五百故曰刀墨
皂巾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勾吳乃文身之地亦
同離題繡面之俗兵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
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
離題注題額也離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
牢夷皆刻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疏
勒人文身碧瞳即碧眼胡雛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
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勾吳也余始祖聞氏
子元末居方山東火塘營養少年亡賴三千人為兵
保障鄉土內家丁健兒五百餘口悉刺為花拳繡腿
以龍鳳蛇虫別其貴賤之分 太祖夷滅之皆克花
拳繡腿軍已載之田氏本支譜中余幼時猶及見會
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子兩臂皆足刺為
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密皆在隱處不令人
見余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
詢其故乃云業下海為鮮者必須懸體然後能辟蛟
龍鯢之害也方知插髮文身古亦有自

崇山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

留青日札摘抄

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
崇山越峯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
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木缺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峯水
水直上于徐伊諸仙窟宅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送
雲南僧崇諱入崇山詩涉入崇山路查真心悽神愴
足難行雲凝樹沒千嶺合雲積橋過百里平杖錫欲
棲烟寺沒倚崖穩想草房身必以身先造素福
還應福愈盈詩十八首前有序後有記命書令人
拊膺書之洪武十七年二月在筇竹寺中今以崇山
為在湖廣慈利縣者誤也

漢壽亭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
亭侯之神姓關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
詹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健為史稱費禕遇害于
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
侯者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
亭為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復議
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
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京紹遣其將顏良攻
東郡羽獨刺良于萬眾之中操表羽為漢壽亭侯二
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觀此則亭
侯為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為封邑無疑蓋漢壽在健
為郡即今之叙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為國號而以壽
亭為封邑會典未之釐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
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下合下開水經
其中曰沫水又復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
壽縣入穴中山海經可考而一統志皆失載

山飛

自古山崩山鳴而山移之變甚少惟晉惠帝元康四
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正統十四年紹興府山移于平

地又地動白毛生陝西山移有聲呼三日後去數里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陝西西安府同州涇
城縣麻林坡界頭山未時吼起聲如風雷晝夜響至
二十七日子時山崩高一二百餘丈腰約七十餘丈劈
裂一半而下東西移叁二里南北五里東有土崩深
澗淤塞漫平又隆慶四年八月三日湖州山崩成川

江枯

嘉靖丁未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源乾涸中流
可涿而渡夫江面十八里而今一線之水災異甚矣

浦陀洛迦山

浦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一名梅
岑山或謂梅福煉州于此因名有舍才常潮音洞世
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韶覽后橋宋寧宗題曰
大士橋佛書所稱海常孤絕處是也愚民以為甚著
靈應唐大中間建實陀寺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
占為營窟其靈安在三十六年提督胡公建議遷于
招寶山可謂趕得沒脚禿矣何况愚民不逃避乎可
笑之甚招寶山舊名候濤定海縣東北二里後以諸
番入貢停泊改名招寶山惟嶼縣清風祠藏倭寇四
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然當門弓弩雨注而烈燄
神像無一鐵犯及遂乃束手就擒如有神助者此則
王氏正氣之靈也與觀世音菩薩邪正感應相去萬
萬矣

輿地圖

輿地圖見淮南王傳及後漢光武本紀易坤為輿是
即坤象厚德載物之義而蘇林蓋載之注亦本諸此
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洪武十八年三
月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
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備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

德廷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大哉王言其創業守成之龜鑑也我朝興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袤之數若大國初之東比若三衛西南若交趾蠻夷之道則不止此矣余嘗應聘纂修浙江通志因檢舊志欲訪十郡志例隨大業初內史舍人賈威崔祖濟替治侯偉等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又著冊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為東夷帝不悅遣柳達宣教貢之謂無次序各賜杖即日復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共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若我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者須重修之可也後通志成不能盡如吾意亦非佳製也後必有改正者

三京三都三天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既立南京大業有司次第舉行北京之事三年以臨濠府乃龍興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于府西二十里有萬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上謂羣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不可重勞興築能之而劉伯溫言于上曰臨濠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治于新城以舊會同館為之因在鳳皇山之陽故名鳳陽府也太祖嘗御謹身殿問廷臣曰北平建都何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頌對曰胡虜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位官闕已完不

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頽歛人又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燕王龍興于北平後定時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華行在之稱我皇上由與府入承大統乃陞安陸州為承天府仍曰興都而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可謂之三京三都二天矣太祖建都金陵啓于尚書陶安和尚姚廣孝弘治成祖建都金臺啓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四年十月與王奏稱臣聞衛輝府地形瘠窪遊年黃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賜與臣况本州舊有梁土等王府基易為改造昇宗聖育安陸州既會議相應地方准奏遷徙也今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史無所考我朝初封鄂王于安陸及府而薨乃應今兆也

大明京師臨濠先畝

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開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興府即今順天府大典將地也萬年國祚之長卜矣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梳粧臺皆金之故物也臺今訛為蕭太后梳粧樓木金燕山故都城之東北隅入元改為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暹明時皆以警妙誇之殊不知今為大明建都之地此其先兆也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讖云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為潯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太祖實應其瑞可見天時地利人心皆非偶然也

子陵耕釣處

余嘗辨嚴子陵耕釣處已著為記今見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疑范文正公既為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備所為記於類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史登山顛求之溪谷衍然開為平曠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表二百畝史所謂耕于富春山者即此也語其主名則為勢家所有公欲損公幣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若嘆我太祖嘗作嚴光論有云漢之嚴光當國才疎致生民之受惠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體茫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崑嶺木以為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為奇哉在朕則不然使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 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志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之墓在德清縣中鄉于錢塘去吾鄉甚近若至長明別業則相去不數里也規制甚大徑路猶存碑表甚盛惟一卷觀乃香火院此地有楊姓者云是後裔其像尚在楊悅家并高孝節札三十九道或后刻或墨蹟其墳舊都盜掘正德間一沈姓者發得玉監二枚玉杯十板玉象棋一副并諸玩器為警人報于鎮守內監遂都沒人止存玉棋懼而改作墳人首飾花朵余嘗見之真可惜也又近年小民土中得一銅爵容酒一升為沈子魁所得出以飲于腹

下有子孫承享四象字益宋內府賜物也當時殉葬之物何其太盛自宋元至今發之尚未能盡也

天目山崩

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衝崖水災傷人按度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余後過崩處見其峯巒皆粉碎老僧歷歷指示又庚申七月 日天目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詔恤又甲子四月二十一日餘杭臨安大雨水黃湖變溪尤甚只曾沉一所發洪二十八處

白雲示出

吾鄉有田名曰雲宗田蓋我朝 洪武初抄沒元僧之產也元有八思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恒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元至德嘗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為之塑像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騶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汗女嬪白雲示曰蓮宗頗通奸利

埋土乾湖

杭有貴公子以廉得縣官畧不知事體在任出郭門見一大土阜當道因亟呼地方人叱曰何不開掘乎治者老曰為力固易但為無處可容此土耳本官乃操其音曰有舍子難快掘箇埋了罷一時傳為笑話因思宋王安石為相有人獻計乾太湖可得良田數萬頃安石與客議之劉貢父曰此易為也但旁遊別開一箇大湖納了此水則成良田矣安石悟而大笑此古今的對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八

留青日札摘抄二

田藝蘅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為大日月為明大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谷成義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難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分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衍開曆勅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權統為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未久不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既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
國初曆有樂節受封祈福求醫乘船度水登岸履除收歛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

年則由洪武元年以前具元年週上則但書甲子平

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曰治曆用方向

繁神大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宜申播種之時不

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識而不能用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刺必時異人

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

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閏日

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歷千九

百四十一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

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

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

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

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

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

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

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

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頒民以鹽乃收其鈔國

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奏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

美艷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說事過錢壞法害民

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著他見丁出錢

買馬往北地當驛站至今為丁田馬丁云

養老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者老年八

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

酒三斗九十以上咸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

足以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
 宗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
 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
 陳樂者為令上復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
 以敬故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尚齒不以齒為尚而
 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與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
 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
 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
 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
 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
 謀議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
 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
 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人所重文王
 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
 經豈可僅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
 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
 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
 下民九十以上爵鄉士名稱甚奇孟于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
 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
 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
 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
 潘士廉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大漢

我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人
 少餘杭其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曰
 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寒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
 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
 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
 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力力士長三千萬丈天
 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神異
 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
 北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二千里腹圍一
 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西隅大荒中有林父高
 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符堅以乞活莫默為
 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為右鎮郎奄人申香為拂蓋郎
 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
 斤符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履一
 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威庶大人見葉武長二
 丈脚蹟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
 二尺隆慶三年寧國人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
 是年又高郵衛指揮鄒事陳律腰大十圍腹垂幾至
 于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婦人
 郭璞讚婦人小人也音淨椰子厚詩婦人長九寸漢
 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
 外鶴國人長七寸西比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穎
 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陶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
 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果
 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
 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拾餘歲云
 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
 十七人衆尚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烏龍盛之水
 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唧唧聲不知所言
 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問倦則喘息此即

人國人也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生異類
 虎之生豹鶴之生龍鶴之生鴉雀之生鴛鴦之生驢
 騾猶可謂之同類木其相遠也至于鷄之生犬生蛇
 羊之生猪甚至羊狗與猪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
 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猪
 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鷄且又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
 半身猶帶黃未化餘杭猪生一人其身有俱人惟手
 足似猪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
 家猪生五子其一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又崇
 德羊生一人弘治間湖市氏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
 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主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
 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
 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
 一男兩頭隆慶元年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衆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
 生子故從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
 從女生也非特謂聲本會意也古作齒固窻備麗明
 象形也從生從囧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
 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
 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
 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
 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
 之主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
 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
 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其可分辨故云皆
 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摩如今之
 大姓巨族之里其考義窮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
 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證古不

亦充著明也那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
三代以後姓氏浸廣年世既遠族類繁於是以氏
為姓而宗之族矣自五胡金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
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
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者有省文者有轉姓
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者有轉姓
者又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覆姓
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為皇呼延之為呼赫連之為連
開人之為聞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沆為子
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重瞳

元末明玉珍重瞳後為飛天損右目號明眼子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為美擇
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
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宮宮穹也穹隆而崇高也
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
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朝
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
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拱藻井重拱者謂四
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即今之櫨栱也藻井
者天花板井口內畫以水藻者也非常恭官不得造
抽心舍及施懸魚瓦獸孔梁抽心舍穿廊也懸魚博
風板合尖下所垂之物也瓦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
仙海馬之類也孔梁櫨栱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
許作鳥頭大門即錦栱門也宋之櫨栱即官府門首
拒馬又于也鷓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鶴者瓦獸上
鐵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
重簷重拱繪藻藻井硃紅門窓其樓房不在重簷之
列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奏准故官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之家皆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污黜罷者令改
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
居住如此不惟厲任者廉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歷
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環鋪

楊尚書晉賦曰暗環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
者我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
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戒后

我朝立后于附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后
錫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儀爾祿民膏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王孟景其文尚
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取用黃廷堅所書對面警省
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
民難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琵琶記

琵琶記

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
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蘭谿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
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
樂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外後是非誰管
得蒲村爭唱暮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
學問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
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
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為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為不
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
高皇帝徵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
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
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
捕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勅以伯喈為不忠不孝
麥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為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終解未未知然否後卒于寧
海時陸德賜以詩哭之曰亂離遺世發出處嘆才難
墜地文將受慶天履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
一代儒林傳直堪入史刊

疊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
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為民
為民者當儉約不奢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
動肝也今置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為軍難為民難難
又難益角為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
已而祭酒胡公儼乃曰為君難為臣難難又難是誤
以軍為君以民為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為民之事全
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
兼樓曰盡用吹來歲月深燕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
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逝去人以為仙

禽鳥戲

鳥有蠟鬚蓋眉之戲獸有獼猴狗馬之戲更有蝶蝶
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甚震濠俗亂招致
姦徒後散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唐時有蠟戲
乃場中以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
王固能為蠟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行分為二隊變
陣合戰今不復見之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軍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
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
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
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實善聽應天淮清橋民家
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
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
者數年父亦亦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活同輩有李英者亦取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數年恒稱有疾不解求禮夜乃洩溺必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汗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即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越日英來侯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為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快快而歸如有所失蓋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即為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勸則亦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以為奇事厥後聞之乃助其聘判為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遲五代之臨卞黃崇嘏又何以加之可謂我朝兩木蘭矣婁遲者女名變服為丈夫仕至楊州從事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履屐履

履屐中薦也曰步屐曰舞屐其王宮中有響屐屐以梗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屐是類女通服之韓偓履子詩六寸履圓光緻緻唐尺雖短謂之六寸履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畫屐重高畫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者想是闊頗也今之高底鞋類履底曰屐以皮為之屐以木置屐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屐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屐古類女亦著之李白浣沙石上文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今廣東類女雖晴天曰畫亦穿木屐余嘗戲給事中李孺徵云樂府有雙行屐今南海可謂雙行屐矣因作雙行屐云為枝醉顏頰未離清灑孔雀隱鳳草佳人出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一〇一

茅屋繡帛謝纈綿赤脚幸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履奇南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西子畫屐聲東陽素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輕輕烈日響洞房良宵展郎腹非之蓮花承願厭笋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此肉濡微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貴地惟有雙行屐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已

賴衣

禮賴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青為然我朝定制賴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深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細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媚厭錦繡矣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賴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各入月唐詩密奏君王知入月故各月事醫書各月經言按月而經脈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婢變賴人汗也又傷孕也蓋幼女未通老媪當絕故其字從半女也古人點朱千額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冊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鑄亦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我朝宮中欽錄簿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慈氏之姊抗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為女官甚得幸以選繡女一室至抗宦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官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繁金錢兩鬢俱禿云伴駕登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官之股有衛門之履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藉其事甚詳且密雖聖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龍井神文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巨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一〇二

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遊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子子同遊酒酣因吟曰橋花出陰碧關于此地曾經柳毅傳鄉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橋柳影中一笑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遙吟曰橋花如雪曉風清迢迢關山春夢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蹟查不可得質明欲關地祠之綽下確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即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為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香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又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恐途行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兵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晚翠

寒香晚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晚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姪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一人有私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闕同處且封綸之第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且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關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一〇七

齒已齟七旬幸不辱先公子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况有佳後邪于是即日合啓鑰而出之則睹然雙老媪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為之秦開旌之曰雙節云

柳含春

含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王祠而愈因繡幡往酬之一少年僧頗慧慧窺柳氏之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咒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提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偶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亦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面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為答大笑而釋之且令畜髮以柳氏配為夫婦

弄新婿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婿入門眾親戚皆百厭戲侮調弄名弄新婿甚有至于不堪毒誑死者云其衣服鞋履皆用線縫線恐有疎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兩蠻之遺習也唐時即有此風曰娶婿之家弄新婿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繡花娘插帶婆暗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為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處婆藥婆穩婆為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地鳴盜其貽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曰繡花娘者以善針刺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花

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眷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妝則專顧此輩顏色周維四面勻勻一首之大幾如合抱即 插帶頃刻費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能入簾輿也到人家坐席則須俛僕四五人冠侍左右仰觀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即能解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為從者熟視動心遂致通姦露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悵恨涕泣數日成疾者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娘女粧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暗先生者乃雙目昏女即宋陌頭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詞曲彈琵琶為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靜室晝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如杭之陸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類若南唐文冠耿先生者淫詞穢語汗人聞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俗恬不知怪甚至家主亦悅之置薦枕席愛而忘其暗真異事也

宦官妻

后顯傳丞相御史條奏惡宦官與妻子從歸故郡憂死唐高力士駁曰玄晤女國妹李輔國帝為娶元權女為妻宋梁師成妻歟蘇叔黨范温皆哀淫臨哭元趙伯顏不花年踰三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為奄人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我 朝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璉字閣德天順初賜大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為此曹要嬪人何用或曰雖去其勢男性猶在必須近嬪女乃安夜也家君在京所善太監候玉亦有妻妾甚美且多及家君督學廣東出京王送別出二女子相贈此內臣交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絕色也云玉之寵姬也

日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謹甚于平人夫妻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汗出與闌而後已其女人每當值一夕則必徧病數日益怒火鬱而不暢故也此女妻為狐狸狸連染其後隨至鎮外在滁州時余晚起親見之形如貓而玄黑髮態不常然亦不為害因命小童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如毛狗而已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為妻狐復不捨復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其商今尚在杭不知如何矣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向氏譚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嘉蓮時偶及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中向氏立為后譚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絲葛錦紵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粉不貢則天子將自織之邪我 朝蘇之致任朱隆希以獻大極衣于 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緞絹樂妓則帶明角皂裙不許同二十二年中嚴巾帽之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帶手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襖衫寬袖皂線條軟巾垂中農家許着細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

者亦不許着細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粟朝遞有禁
華隆慶四年奏華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
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機坊不許織造今
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夏商周之錦又何如也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緡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
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鍔二
鍔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
曰鎰說文一丙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
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為萬錢則萬錢止
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重二十五百
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
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為箔無復
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鐵金研
金披金泥金鏤金燃金鈇金圈金貼金嵌金累金古
又有細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銷金箔銀線貼金銷金
開金慶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
命嬪不得以金為首飾詩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
飾塑像者齋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
宮院花園等止用冊白裝飾不得用五絲皇親士庶
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官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
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緞又八年詔自中宮以下衣
服並不得以金為飾應銷金貼金綬金間金戴金圈
金解金刷金燃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關
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
自宮掖悉皆屏庶之家犯者必置干法仁宗明道
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
武元年有司奏進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
銅為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

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
大費必至開奢汰之源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
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絳
綾羅止許用細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
止用銀花

鈔

我朝之鈔即元之楮幣也劉秉忠曰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刺紙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曰
是也刺从刀束束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矣也後
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稱衡懷刺漫
滅孟宗家貧刺詣魏親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
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就用舊紙有識
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
闊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
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干松江五色蠟箋
麝脂碧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為拜
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為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
闊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裝鄉士夫皆
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
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
子之後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槽戶殊不知此
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
之皮以書己之名以克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
是哉節用愛人為民上者其試思之

鑿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鏡形質薄而透明
如硝子后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自力昏倦不
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綉絹懸

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鑿也出
于西域滿刺國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
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 宣廟賜胡宗
伯物即此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為柄紐制其未合則
為一岐則為一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泰政昇章亦
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為倭遠則
其二字之訛也蓋鑿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
月不掩其明也若作鑿鑿亦可

貓睛祖母球

猶睛名貓兒眼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者
名委木石無光祖瑯球本瑯瑯石上者名助把避深
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刺明綠色下者名撒土泥淺綠
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
瑾江彬嚴嵩輩比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
金兩事內猶睛祖母球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賜餽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餽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
慶往往賜餽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為盛典我
朝初政許郡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靴宴南市
樓詩詔出金錢送酒爐綉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蟹
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餽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
襲舞裙汗綉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
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
樓集賢樓謳歌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
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有後為
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
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窓無語嗟呀
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

册砂糖甕兒恰繞夢撒羅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
 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
 折桂令也我 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
 云柴米油盐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愛
 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也

茶

茶木萌也山中多產采葉作飲一日茶二日損三日
 發四日茗五日桂蓋早晚之別名也驚蟄為上清明
 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二卷又茶
 記三卷唐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
 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
 遺一卷蔡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
 苑煎茶法一卷曾仇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覽十
 卷蒸葉有進茶錄黃備有品茶要錄能審有宜化比
 苑貢茶錄能克有北苑別錄余亦有黃泉小品論之
 詳矣唐德宗時納戶部侍郎趙贊之議初權茶漆竹
 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朝 洪武二十四年
 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為上其名曰探春
 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為龍鳳團皆芽茶也
 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政考
 茶之偽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稗藎葉今之偽者雜
 以苦楸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柳
 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誤餞

王敦如廁誤食乾棗燥豆世以為笑談王安石禁中
 與宴食鈞餌盡標仁宗言其詳殆未可知近見仁和
 學師茹芮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為香毋席各供
 一標自既餐盡復勉強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
 言祇稱其美而袖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惡鷄

留青日札摘抄 卷二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蔣獨頭家請貴客八人每席
 盤中進鷄首八枚凡用鷄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
 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視僕少
 頃復進鷄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三
 十餘鷄矣况其他乎家大夫為之坐不安席也因言
 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為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
 暑熱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因為之語曰經年
 不請客居文伯七日尚懸鷄江景曠屢應坤嘉興人
 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
 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棧飯雖大賓
 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
 既非陋而背禮實通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高賢在
 小人謂之不情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九

留青日札摘抄三

田藝蘅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為天下僧人受戒之
 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
 不偷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笑色四曰不飲酒茹葷
 五曰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
 戲羣集實為淫亂輩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為
 泰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系教法
 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
 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錄中載僧戒壇中公
 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弊也久矣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比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
 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
 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秦公
 戮然痛禁異端絕影真一快事隆慶三年己巳閏六
 月六日戌時為雷火一夜焚盡蓋天將滅之也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收上且指之以舟
 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猶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為
 老漁翁示以殺龜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
 感之遂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
 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
 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
 乏舟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封
 為各刺罕與五品印檢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
 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

帝為僧曾居此寺傳傳劇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比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為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縞素私謚為孝愍皇帝後主事楊循吉致仕遣子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為火居道士唐鄭能嘗與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媛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媛俗言道婆佛妻名耶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二十一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趕逐相容隱者罪之有稱曰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畧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咒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實兵員外郎再威得告家食開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殺運氣法屏人廟室以一偃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臥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進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為么人長不滿指盤碎而歌繼如蠅聲劉問曰爾何為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偃子駭

而大謬么人忽亡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寐語不憶矣遂得悖病忽忽三月而卒具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呼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容狀且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采白鳳之膏養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使命既而家中百怪朋作大登窺而嗶嗶兒及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且擊且罵曰妖禿爾賊任氏刺其二稚為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羅羅狼窟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悖半年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采生法具之子遵晦為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色透明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觀獲利也其狀如盤牙相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那行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傳奕以羚羊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斫碎西域佛牙我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吏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蓋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勳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著大齋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瘞之草野不得遺留清禁以永杜愚冥眩惑之端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蹟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為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

晴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為男女淫褻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蓋慮長于深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之教矣漢成帝盡紆踞姐已而坐為長夜之樂于屏又戴王子海陽立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亂交按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淫圖之始也胡元伶人詹俊子為淫亂之物此淫具之始也所謂歡喜佛者想亦此類其殿名曰大舍乃大惡也

假師姑

隆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為假師姑至餘杭哄誘愚婦人淫構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事露送縣賄釋投察兵公擒之盡發其姦醜聲滿邑乃號令通衢致之戒刑則又頌聲滿省矣總制郭公薦刻所云開運河而百姓騰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兵公名教傳朝城人崇正剛邪真王政也

僧道托生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瑄是未禪師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暉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琊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真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閣黎馮京是五臺僧真德秀是蒲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深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瓊是西番僧豈輪迴之徵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候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筆昌候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木粟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童童皆生員中式

姚廣孝

廣孝幼名天禧長洲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

通儒多異術質敏盡得其傳嘗曰父不願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驛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人里之妙智善改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爲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廣孝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任僧服還山及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奉澤舉之遂見知于成祖豫建靖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錄司左善世未幾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權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仍居慶壽寺及大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母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髻頂戴帽像者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爲尚寶司少卿廣孝贈榮國公諡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初名衍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僧享禮也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未幾三年詔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凡三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喃尊兒藏下來朝封爲灌頂弘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兒葛鎮南札叭堅赤巴藏下西番字表一通時通把人等譯之曰上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葛鎮南札叭堅赤巴藏下差使臣葛班鳩兒等拜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人身堅固獨如須彌天下

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烏思藏高僧喇嘛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歲今于鼠年具印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珊瑚茜草葫黃連毛櫻紅白黑鐵刀麻毯毯等件又廂款甸子無量銀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五錢

朱正增

正增本姓穆正德間魏彬誘見投充義子賜姓朱氏與周一源即周件兒馬時明即馬福壽真人李雲蛟即李驪住右至靈真一然即聶道兒附權奸魏彬陳應循等以賊克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齋緣爲奸家大夫在儀制劾之曰先朝宿靈盛世遺好鑽刺榮身肅肅脫罪隊隴陳乞皇天聽之能周休附營求信國法之難宥有傷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孽十年十月有旨都僥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還度牒皆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真人陶真人符錄妖惑最盛而陶爲之魁陶仲文黃岡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戮

道士王禮樂

我朝祭祀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爲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克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近日上司至以山縣出

鹿者今以羊代仍追鹿價人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我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禮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事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蒞任之日必齋宿謁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爲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靈亦可以補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爲余召其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昔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諸余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其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鳥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于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如此其著邪今通志常德府龍陽縣縣名漢武陵郡索縣地東漢爲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縣曰具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城都也亦其一證云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一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爲

保障計猶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于西郊以順金方肅殺之氣刑牲飲血為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見雲中神兵衆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以不敢交戰而去也衆皆聞言踊躍感悅靈應已畧載之聞淵橋記中余憶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符符堅其後八公山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朝真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雲所貽鐵劍以破桃花洞賊是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誦咒所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誦經則不可耳方倭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醮燒香所保退敵者左道惑衆可恥之甚也正神乃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旌薦止所圖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昉于天寶間不空三藏之術也

家神邪盜

燭溪湖胡家有暴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呂紹先 何仙姑

品崑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道始成祖涓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箕箒洞陰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借清風雨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檀檝理華醉對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全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停輟有

云繁碧落之兩峯對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漁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得少選復書云聞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文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求之屬對實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者人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妙自許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人精金應不鏤蒼蠅白壁未嘗磻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未州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福宋顯苑云潭州夏鉤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與化寺設齋鉤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圓客設供益呂洞賓自稱華州圓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嚴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經謁何仙姑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為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為南劔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二山符錄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襲實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大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

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蒙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歎贊教一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年代至隆慶元年乃華天師之號止稱真人追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濠濠洞洞言兼詭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蹟太華峯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若我道人樓頭倒一抺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倒側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于後不知其為何妖也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為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啣身若不扇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閉其氣膚理鱗鱗實若吸住其味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飛聲啞啞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咬嘴散再不復能嚙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使鬼法

世有采生摘割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使鬼每呼仙童則其

鬼即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
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戶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
剪紙爲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
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同寢宋懸之命
擊其牀則飛磚走石竟驚魄喪乞夏移寢而止不知
果何術也毋舅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鬼殺威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統皆不得其死及威寧
侯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
妻子各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
施之應云漢田蚡論嘗與灌夫乘市乃十二月晦也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服謝罪上使視鬼若
膽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管欲殺之竟死具見本
傳二事正相類也

千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
中即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
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
失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擲拾餘夏月風雨大作勿心所在其子
追訪七八日無可蹤蹟遇樵人見于嵩山頂上端坐
荆棘中間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
復舊也又餘姚郭家娶婦纔十餘日行至窳前忽然
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聞在山中已將死家人
往收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淫
媾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看守不謹即
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賣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絕因憶
古人所記鬼攝少年美姬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嫗尤
惟也

見鬼投井

留青日札摘抄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
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
上蓮花臺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厥歸
而投井死焉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
選朝罷遲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
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
解帶置地浦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爲
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爲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
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虎我朝謂之四祥五克
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凰兔走疾于麒麟龜躍
除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可
上有國所寶不疑上廢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
編修許彬進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從鹿故說文於麒曰仁獸
麋身牛尾一角從鹿其聲是也至於馬之曰騏者亦
從馬其聲而曰文如傳基則鑿矣夫基本从木其聲
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麒於麟於基之取義皆有文如
傳基否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麋身牛尾黃色圓
蹄角兩端有肉音中鐘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
房曰五采腹黃黃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并州有麟如
鹿非瑞應麟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游聖
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秋運斗樞曰機星
得所則生龜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
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朝永樂甲午榜葛刺國乙
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
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

亥滿折鄧榮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十六年四
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焰其聲如雷野
人怪而擊死其字又作慶麟見春秋傳

獅子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
鬚尾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戲猶食虎豹日
走伍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
大夫在京師虫蟻房曾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
內兄張子文時爲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
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
鐵籠命之當堂放開則先將大鐵棒長可六七尺釘
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大馬之類
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偶一犬失逐過前
即擗犬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
知逃避之所夷人亦大忙迫逐收之官日供一羊或
牛馬之肉數十斤須有夫扛荷且伴送夷人五六
名其爲居民之害夷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斃
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
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
舌舐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擊物吹氣一口
則毛自飛落雖秋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
異耳故虎豹亦畏之又陝西老人言五十年前曾貢
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峪關所進是
也西域又有黑獅子捧獅子其鬣各蘇合香其筋爲
絃鼓之則衆絃皆絕其尾爲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
集其上又犬生二子曰獅又號一名師子

大明名馬

青驄 赤驃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僞吳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伍分廣三十餘貫膺絡
 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驕勒
 不可近近觀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視策 詔祀馬
 祖乃敕典牧副使高敬業沙四百斤壓之人跨裝上
 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於清
 涼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
 悅賜名為飛越峯因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
 焉詳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
 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未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成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
 霧興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變龍
 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兔 烏兔 飛兔 飛黃 銀褐 棗驪
 黃馬 成祖八駿名 龍駒戰于鄭村城中箭都指
 揮丑丑板 赤兔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板 烏兔戰東昌中箭都督董信板 飛兔戰夾
 河中箭都指揮猶兒板 飛黃戰棗城中箭都督麻
 子帖木兒板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賴冷蟻板
 棗驪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板 黃馬戰靈
 壁中箭指揮鷄兒板 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
 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為之
 板焉亦已奇矣况駿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
 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駿也哉因繪之為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其肅獻
 玉麟飛 白玉駒 碧玉橋 照夜壁 銀河練
 瑤池駿 飛雲白皆 天開選乘也嘉靖十二年四
 月十三日 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
 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

麟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羣臣應制
 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乘御車華得賜同遊即賜茶
 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
 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選賜服聖恩莫報實
 無涯李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愜衆懼
 內苑草茵迎玉轡行宮花氣襲離鞍薰風拂拂當朱
 夏翠靄惹惹紫雲華載明良真不偶流傳青史後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乘龍喜色多
 共訝飛雲擊白玉潭看匹練下銀河同遊環碧臣何
 幸賜對重華詔更和應制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
 廷歌崔公詩云宸遊內苑御飛龍盡是神駒渥產雄
 巧翦緋羅經寶銜分題玉篆佩花踪三千駿內名稱
 貴十二間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精汗從
 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
 似錦蹄過軟官路如絃踏去平立向天堦應自慶穿
 將仙仗絕無驚微臣得侍瑤池上願播聲詩頌聖明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濁游于濁魚食于
 濁游于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因考
 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
 十一年陝西散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
 此又異產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
 下之寶壽敵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
 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道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
 龜人掌八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
 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屬屬南龜曰獬屬北龜曰若
 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十歲五
 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
 上或在叢著之下禮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兩
 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

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本草曰
 秦龜亦曰蒲鶒其甲有文似璚瑁而差薄耳故名龜
 皮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吞嚙龜
 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啣蛇龜腹甲曲折解能自
 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菴龜寶龜傳國者
 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有書冊甲青文
 筮龜常在著叢下火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大貝也
 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
 共八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
 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
 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左右各六凡
 計四十九數即合大極虛一之數說死曰千歲五色
 背陰面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
 頭在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比十
 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
 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各
 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尺人得長七
 八寸可寶矣能得百並著并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
 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達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寒沙鷄鵝等
 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巡卒
 擒一魚牙行并一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
 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
 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
 嗜之我亦嗜之耳縣官不解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
 蓋世傳伊尹于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而水居之
 珍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龍鴨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徐姚燭溪湖童魯潘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窻間有物掩映其夫令煩推窓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迨曉淋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圯方知其為窟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住傍穴地出屋破椽瓦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塋松木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品崑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壞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物勃然蒸人甚可畏也去此纔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叔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天餘者三次跌為塵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羊哀狗寶

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高食翻胃余見其三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于葉入藥可治毒瘡

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堃祖夢蛇而殺之之事以為母見異氣入室而姪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真小人好事之誣也遂以赤族為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衆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畜之何益便使真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兆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

留青日札摘抄

留青日札摘抄

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其先人後裔之遊魂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及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亦族是可恥也忠矣孝矣而族亦焉是可榮也于蛇何與嗚呼小人之說不止蛇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為救蟻之報甚至于繪之為圖以惑世愚民倡為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蟻蟻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為學問福量也邪

蚌

蚌甲虫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蚌可一尺五寸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蚌舟其小者名瓦衡子言形如瓦壘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蚌田

赤雀

品品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為前星之應是也

四時蠶

雲南于厓宜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偽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安南也吳郡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錦未嘉記郡有八蠶蠶一曰蛭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初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初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無八蠶之說今吾鄉亦有二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而熟者又廣西橫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更食葉如蠶亦黑色四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蠶人

留青日札摘抄

買作釣縉史言野蠶成繭者其名曰蠶又尹思真為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桑青蠶饑則以米粉灑葉而饑之山海經皋塗山白石名察蠶食之而肥玩一作原蠶再蠶也一日晚蠶也晚蠶生也晚蠶也蠶三眠也蠶三眠也晚蠶生也蠶白死也蠶又名蠶蠶蛹也蠶蠶蛾也蠶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黃有青松繭有火蠶冷蠶水蠶懶蠶是亦八蠶類也或書作蠶神之也俗或作蠶非也蚕上聲天殄切名蠶寒蛭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白花蛇

白花蛇出蕪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潛山中亦出此蛇春有白花方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馬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馬足繫帛書為題余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卿事人所共知者不足為奇且偽也若能以真馬書答之便為奇士矣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馬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基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因歸武故曰偽事也惟元郝伯常之事乃真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議于宋以郝經為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克國信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期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拔弓繳窮海愚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馬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留青日札摘抄

字以蠟丸昂先是有以馬獻公者命畜之馬見公輒
 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比向再拜以帛書親
 係屬足視之比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一
 月似道懼送公歸國三月虞人獲馬于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
 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故不知也宋亡帛書
 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
 奏聞仁宗勅中使取之裝黃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
 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
 又獲之花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馬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
 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
 使者論云天子射上林得馬足有帛書言武牧旆澤
 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失考也後
 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
 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
 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一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
 常乃何武事邪投卷而出後果優等相知益資治通
 鑑不考本傳事既踈畧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
 訛字形影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
 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弁紀之以為博識之助

鷄鵝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
 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
 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
 余族人家生一鷄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
 余大兄家生一鷄止一掌懼而棄之其時餘姚陳家
 一鷄生三掌

豬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母猪忽入房卧于牀上其家

惟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久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
 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豬十二頭即領
 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
 惟即以猪與之復生五乳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
 杭州施蓋商家有母猪自食其子喂者善之即作人
 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饑而自食其子于你何事其主
 惟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賣
 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禽獸衣冠

我朝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
 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相之將
 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
 宗號之曰孫供奉比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
 藉以旃芻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為大夫
 也鸚鵡為孺也肥馬而食人猶可乘也肥虎豹犀象
 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夜宮嬪與
 犬羊交接是真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
 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諒
 闇新政孝宗曰但絕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澹紅芍藥一本
 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淡紅後學士李賢命之
 以美名曰醉仙顏澹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
 紅澹紅也與眾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
 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項來班班有實
 狀如小麥堪可為飯嘉靖二十一年昌化徧山竹皆成
 穢實春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為荒年
 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即枯死恐

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于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鷄子
 竹葉層層包裹味甚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山
 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嗜也
 字書迺于練木下云鷄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
 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多食練

榕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榕是何木余漫應之曰
 南方木之有榕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椰子厚榕
 葉蒲城鶯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蓋適一嶺南
 士大夫以榕為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
 言初如葛葛葛木後迺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
 一士夫迺云其樹最大葉最陰枝上生根垂地根上
 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圓實木里巖
 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
 蔭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斲作盤盆其輕
 玉色芝

玉色芝

我呈上五色芝進自陝西玉金自後曾遺御史巡行
 天下采之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尺許
 者云用之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為六芝青曰
 龍芝赤曰丹芝黃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
 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益言其狀也
 余庭中產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下皆有黃氣

惜花人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
 舍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
 括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選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
 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鈴燒紅燭付酒盞藉枕幃武仲
 不啟關子美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
 憤酒都將命乞花禪家所謂觸緣受緣愛緣緣取
 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滅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
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
生愛者也綺窗紛紛無可奈何非與花為命者又何
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香宇齋微十二屏
花開甚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強就枕子玳
趣田子起曰乎恐憂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平安
也至則紅絳綠慘恍首垂泣若訴若怨不忍相見者
田子方太息而子玳忽驟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
玳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
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口恐夜深花濕去
故燒高燭照紅妝子玳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滅徘徊
獨許惜者久之忍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
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為
霖何況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味不眠重起惜
花心紅妝冷落燈花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
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噫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
退吞榻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即為褪益方言
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別花人

惜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
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
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直殺風景也所
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微蓄薇特常植耳而自
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
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為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
則大傳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矣然
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蓋折花極俗人惡事也
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
福寺大會賓客剪芍藥七千餘莖置瓶盎中供佛賞
詭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

留青日札摘抄

九九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
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
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擷葉
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插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
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
唾笑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笑人之目也解衣
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與笑人裸程相逐也近而觀者
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醜語曰寧逢惡獮莫殺風景
論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非而
惜香豔耳凡我同心共守此約

木中字

餘杭徐第之所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土通所五字
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為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木
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
有法大德二字宋太平興國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
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
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
上天大國四字類顏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木板自植

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
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可皆往視之後
倒其木為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自
拔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
房曰妃后有專木什反立亦木妖也

木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橘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
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
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
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山柏樹開鸚鵡冠
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

錢塘湖市栗樹生桃形類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
無核九月西溪栗樹生林擒三枚黃生藥采之唐太
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栗生桃紹熙中
富陽栗生檮實占曰木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
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
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而吏胥
為奸千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為觀其於五
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
有和鑿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
入有各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
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夫桃李冬華百卉變色
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

留青日札抄四

田藝蘅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即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洪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蔡村時人以汙菜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有方瀟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二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廓房為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墜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其工先畢太祖嘗獨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軍百萬汝能備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以為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往往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婿余千金亦流潮州尋命選大戶家為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曰珍者擢為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蓋器重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善點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其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曾為之治財入國朝德原亦為黃冠蓋體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柄會畢滔天荷荷公行仕路汗穢嘉興丙辰科一進士用金一萬三千兩買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曰沈萬三官卒為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章遂命錦

衣橋治制籍大快政也因詳及之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生內臣李廣奸黨兄南京海子口軍黃錄取用 乾清宮災復發配又召回念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江聚等為八黨肆惡無忌傳詔旨變亂成法謀為不軌五年八月張永憾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罪伏誅籍沒家產

平天冠一頂 袞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爪金龍盃甲三十副 金甲二副 金鈎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十一百六十條 玉印一顆 玉琴一張 寶石二十 牙牌二櫃 穿宮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二十五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迥檢之家生子也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為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武宗賜以國姓號為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于與國政制制司罪惡貫盈十四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弁首飾五百二十箱 珍珠二櫃 金銀盃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百担 蘇木七十扛 段疋三千六百扛 餘物不可勝計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避竄義

子制六劉七趙風子那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為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禦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兇悍橫行公卿屏息導 上遊遊職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督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逸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詐偽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內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三十年來流毒華夷益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為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白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為禍尤甚言官競劾嵩罷職世蕃克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奉 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開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父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為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且不查究所云逆本者指賊嵩也積穢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祭之物况當炎炙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閱等抄沒江西家產畧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誥勅諭器等項共二百二十四件 金共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扇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鑲金器皿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個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十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扇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貓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扇寶珠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貓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壽永喜心字等名件 金玉珠寶頭飾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 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貓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扇珠玉寶石等項墜額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扇珠玉寶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 金玉扇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錢 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 金扇珠玉寶石帽頂共二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扇玉寶條環二百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玩月福壽康寧等名色貓睛二十顆內黑貓睛一顆員月大珠不計 金扇嵌珠寶條釧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貓睛二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八錢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 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 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兩一錢 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巖毓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 玉帶二百零二件 金扇玳瑁犀角馬瑙銀珊瑚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 金扇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貓睛二顆 金扇珠玳瑁犀角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 金銀扇牙筋二千六百八十二雙 金扇雙龍龍邪壺一把鑲金雙龍龍邪壺一把金扇龍邪酒壺一箇連座木扇龍邪一枝共龍邪五箇 珍珠冠頭飾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頂件共重三百六兩二錢 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水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琥珀瑪瑙翡翠等項共重五百六十五兩 席西洋席共二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籤八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刺水龍騰空青蓋微露共十三罐金 磁砂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 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一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百八斤十兩 奇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絹七百四十三匹 羅六百四十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納八百一十四匹 改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織色絨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綿一百一十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絨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灑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綿四百八十七斤 刻絲畫補四十副件 金銀鏡扇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成通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鍾清流激玉玉壺水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琤寒玉秋月春雪調古木泉壘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瓊流水高山寒江落雁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木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天威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 都丞文且六副 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玳瑁林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 鈔二捆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綉絹布匹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 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把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變價螺銅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輪二十五乘共銀七十兩 卓椅樹檯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盆家火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瓦甌膠藤通估價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千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五兩 變價田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稻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又硃砂八十兩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書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釐連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
 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 金扇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二十斤 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二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筋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

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有雕刻香十間 金綵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所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及十四五蓋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頓奇子親戚者十三四鄒鳩父營免爲多術安能根連株拔風羽滅滅如我 高皇帝藉及胡藍二黨時邪其籍中龍那貓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傾兌賊汪直求和易者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纔得其贖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充物害民也嵩賊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鑄爲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爲纓絡以珊瑚爲欄杆雜以寶石製以香藥網羅圍繞繞繞燦爛眩目駭人以供一時之說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有八寶滿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高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爲人搜奪卒至乞食殞軀世蕃又縱姬妾宜姪以繁陰饒美入隊伍以代樗捕其孫嚴紹庚嚴鶴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慾鬼殛神號而禍敗立至矣所恨者不父子祖孫駢斬藁街以爲天下後世快耳論者又曰若弁其贅嬖之家及鄒懋卿諸黨而盡發之則所得又當百十此也足國裕遼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疆土加賦困民也哉

鄒懋卿
 鄒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又結昏姻之好嵩之牙爪羽翼固未易屈指數而陰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難容而貪噬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爲好差以圖歸計乃以都御

史經理東南鹽課諸務聲勢赫辰賂記所未有者每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歸嶺府縣聞風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名置造金銀湯鼓器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猛如倭寇室家驚惶山嶽震搖又受電戶賍私六萬爲之奏乞分外優免田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嗚呼水山一傾今不知其所積竟何如邪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黃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當刑儆符錄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少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固寵榮乃進小淫等冊而陶傲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梵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冊陝西鄆人王金先以獻五色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冊田即刻火發三原申世文進冊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等冊皆用麝香附子諸熱毒之劑假以延年羽化爲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之貼危而不諫救尚自鳴曰賢相便當愧死矣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爲蝴蝶人禦之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擊鼓喊聲起遂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爲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衆將謀不軌而特盛于湖州時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衆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默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
難仕宦大夫顯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
則貴賤迥別或有影帶貂蟬頭紗帽紫蓋諸色種
種奇侏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
籍豫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羣居鳥程
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
亂以白巾為號先二日有鄔彰者發其謀于主簿田
本渭曰子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湖越
城逸去集于烏鎮雙林燒劫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
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懋德李鉞督
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
搜得花名簿二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
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避竄者多矣遺棄家
產田地及為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其獲厚利
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
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
馬道人能剪紙為兵念咒即能布陳夜入人家男婦
睡時多為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
歎者書符作籙籙籙四字雖過海州縣無不至後
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為
婦人與同夥一人合為夫賴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
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陽男子化為
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為月山不可為川
如何天與地傾倒如轉圓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
乃有彼丈夫而化為婦媚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
木性失曲直冠土不生烟同火自匹妃嗣續恐弗延
茲謂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
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嘆不飲空潸然

聞諸山西人實無此事一縣官妄申巡按宋繹繹
以奏報後取其人親驗行至某驛羞愧自縊死實
縣官者絞殺之也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都而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
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
既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
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
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
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即
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
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
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勿談善議或在在上者之藥箴
后諫也與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
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况文之未必
盡善矣乎試即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
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蓋是者恒十三而非者
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叟亦有黃口之小兒富者
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膺薦目不知書惟習括帖
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餘曹以是
而隆其選嗚呼科舉如此况于昏耄之貢途乎又况
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善為治者
盍亦反其本邪

國朝經義取士即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
本數為時義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淫泆自恣殆與
詞賦不殊蓋洪武未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
德已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
平嘉靖局面愈更纖縵者麗而不雅棘鈎者恠而不

典澆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
暢即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
葵皆以博雅蔚為時宗而錢與謙顧士廉輩又以簡
才嗜手高第是以青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昌言
欲以論孟古義為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為
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就為奇妖無
所顧憚文體頹壞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
正文體為務敦實學為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
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
所有與華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
倡十喙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

時義之奇怪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
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
語聖神哉此始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
體何異而督學方為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躐于趨進亦
投時好就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
榜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絕倒使在
今時更屬平易矣金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新調
旖旎故不羣翦花金瑣瑣關葉玉紛紛巧疊空中錦
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織
縵之病豈特時義為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

括帖之說總屬時套舉子習就取便于場屋耳先朝
陸欽諸公號稱名家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
遇大吉無不利之類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膺
舟楫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
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為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
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觀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
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錄七篇偶湊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為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撞大歲其既得第也則號之曰敲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為進賢選能之具而願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尤為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套子日盛甚至子仁義忠孝之類各集美語編為數聯遇題直書唾手解三尺童子真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買禍不惟古人詩詞為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罹其災者當 太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觸諱抵戕至于 世宗之世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山東試錄以無為而治者其弊也與之文結用作聰明亂舊章等語 皇上震怒以為誹謗而御史逮捕卒斃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是臨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為逢迎甚至斷章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錄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錄已進有人語以此題乃懿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千金厚賂閣下而息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軍士試錄已發差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帽者真不學無術者也

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為客經素未曾讀讀出題目一督學命易題云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故字本屬上文一場喧異又一督學命詩題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真優人搬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罕通經譯名苟進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蠶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脈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拆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

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策命作先策其命者近日書坊刻布士子珍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二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策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二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虫焉此言切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况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眾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為君子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當留心于三蘇者但未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一個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說以為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寶酒之妻蘇惠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舉以老泉東坡續演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

纂修實錄事宜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兼事林大春為纂修實錄事案准本司關准浙江布政使司照會呈准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稱於清吏

司案官宗照先奉本部送該本部奏節該欽奏 勅諭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一應合行事宜悉照例舉行欽此云云為照 先朝纂修實錄例差辦事進士往各處採取事蹟近因進士俱已選授是以擬差職官今職官又無應差人員役當另行議處臣查得各處提學官職專文學之司兼有地方之責委之採取事尤易集合無本部將合行取勘事件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一面照會十三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提學官將所屬地方各項事蹟查照開去欽目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精明收錄公當編類造冊俱限本年十二月以前纂完運自差官具奏冊送史館以備采擇如有稽遲及草率者聽本部查出究庶幾責任有歸事體簡便而纂修不致有誤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蹟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獎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廣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錄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徇情虛飾妄報 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 旨褒獎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遊年行過事件有十條纂修可為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

提學道劉付本學廩生田藝蘅學有家傳文長紀事其論本道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有裨于 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右劉付杭州府儒學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勅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欽差進士顧可學張文麟 浙江纂修官右布政使李瓊 杭州府知府楊孟瑛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一

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蹟不得入錄深可惜也况
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獎諭謹按今奉 旨獎諭者
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端
志益有墓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
偽作詭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撰入些微功績
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充欺罔也而纂者或節其繁文
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錄又可笑矣殊不知古
人奇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
亦不敢錄 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錄 所
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采錄當詳之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
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
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性
其聯屬之甚難矣况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糧刑
名之各為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辦于行移之
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為時名相者
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漢解脫鈐素開發騎不能為名
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久任無以服兵心兵不久練無以請敵勢兵心
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請然後可以幾其成功
乃今纔得一良將本善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善
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
志及其債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
善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慮軍士之陣亡
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毆民以衛軍因巧立為之名色
焉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真可恥也軍民既難
紀律難齊及害地方元氣頓索時人為之語曰寧可
倭于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
來苦我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輩不
惟智勇過人抑且紀律嚴明公皆為名將矣如羅知
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
人吏員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
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久安長治也得乎
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沿海已有成效益大族之力既能率人
而久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巡之協助府縣之專
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
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
萬夫恩威兼著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
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面
擬空鎮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具應徵分撥鄉義
兵二千石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
悉聽生員田藝蘅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
四月初十日卯時 差健步宋膺 沈相
臨安精兵六百名撥守餘杭橫濱緊關隘口蓋東固
則西安也四月十一日 提督軍門 差健步沈文
此皆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仰錢塘縣縣令鎮里長即團集各里保甲鄉兵一千
名聽軍門原委生員田藝蘅調度固守地方如違本
生呈來拿究須至牌者四月十三日 差健步陳龍
此分守道事也左叅政汪公諱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適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
人無固志時知縣張公冕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奈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為今
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莫若任恣恣然富貴家
之僕隸以克行伍庶人力強壯器械精明賊備完備
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拍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
不惜為國任怨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
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効乙卯年余
嘗糾集義兵千人為保障一方之計具約一十八策
呈諸本府李公蒙給帖遵行之亦首載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內地則有盜賊夷狄手足之疾盜賊
腹心之患小賊不止必為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
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
今之當道以催科為急務以安民為末節以小賊為
不足治以強盜為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為外國
而官軍之養豈專為亂世也哉愚則以為三五穿窬
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檢而戶家若二十人為羣
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難而彙拔之可
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
族滅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平民之家一被強盜皆
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
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閹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
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困審錄
之累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及破諺云失賊
遭官誠可痛哉陵夷頹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償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
而不受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檢不得已送之縣丞
丞鞠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
我錢塘為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
當越境邪又將自己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
使逃兩索其贖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
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

留青日札摘抄 卷四

行保甲之政謹曰要民安先保官官養賊賊生翼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儉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麗上義則下正直上苟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率以智術籠絡黔黎耳或銳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治國如家而為百年之計也哉往往稱能者亦先爾縻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倉粟闢葦之鄙夫乎故必上下不相回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于孫可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見一不肖者則為之明正其罪速奪其職不事姑息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荒過然之遇流移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控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為長嘆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病有十曰官府剝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宦詭竊曰竈戶冒免曰錢糧隱匿曰斗級守盤曰盜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薄昔年民所大病者惟耳房舖陳庫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游御史龐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惜乎不得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持風裁者豈無其人哉龐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曾無頌禪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稟事曰棍徒克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關節曰開成卷宗曰情書把持曰那移錢糧曰存作

詐害曰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龐公亦洗滌二三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克國用此理也分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期限太促不過欲完公事以衛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閒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減恩而不蠲除一切催併大戶以圖集事寬縱小民以沽美名殊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大戶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于鄉村嚴實良善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勸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帖給于民令有司點閱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克軍官隱購處斬又二十年浙江布政司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冊成乃上之嘉靖末年兩浙田土復行丈量較成化之冊美惡頓異蓋古人法度精詳今時大率苟簡即吾杭論之莫善于海寧莫不善于錢塘而餘杭則曾不丈量含糊申報要皆無任事之人故耳許公天贈在戶部為余言海寧之政始終條理真合魚鱗舊法至于錢塘則遷延七年而後成雖曰以平猶為不平也安得借許而重乎吾杭也哉此久任之法所以當急也餘見出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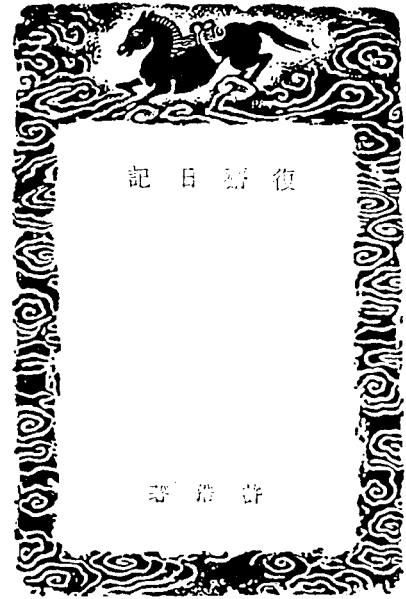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頌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歷代小史卷之九十六

復齋日記

會稽王見元章有高才其妻梅冠絕古今斷髮代楮人爭寶之其妻
梅多自題有云我家先碗池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
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其物見

高廟應制題梅詩曰氣概北風穴倒人乾坤無處不此應胡兒凍死
長城下誰信江南別有春

上大賞之

僧尼大璞餘姚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成誦 高皇帝
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為僧不其報云何尼對曰為僧不其求道
阿鼻地獄 上曰出何典尼曰出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
曰若奈何尼對此對尼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 上頗明其
一語之正以實對 上更色曰然則吾當何報尼曰頭曰天生
聖人為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 上曰此又出何典尼曰出藏經
第幾卷 上命取經閱之信然大悅諭諸大臣曰知等雖各有才
不若僧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請 上告訣 上適有事不見
尼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知其語嘆曰噫死
死矣使人謂之果已幸遣人請祭送還師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懶疾其父令媒辭絕友泣不從
竟歸壽以已惡疾不敢近安事之三年不辭壽念惡疾不可瘳而
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知死乃私市此欲自盡婦知之為欲其

復齋日記

半與俱俱須壽服此大生而願病愈婦一吐不死夫婿倍老生三
子家道日隆人皆以為婦貞烈之報安成李翰為子言之如此
永樂間李馬廷試第一
御筆改為驥鳴名馬不知驥為已不敢應 上曰馬也復鳴李馬乃
出拜賜

高皇帝罷相政皆獨斷惟 制誥之事任之館閣
求樂周詳緝以章益 極詔稱 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某
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
命 上不悟示以奏曰爾後進軍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
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
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中城固守及隣近諸城
堡設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為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明日與諸老
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且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
料之審也善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 命
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筆 罷過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
於外

正統中三楊繼沒繼之者頗微成權焉後繼文敏三楊心迹大抵
相同而文敏才實過敏敏務遠至斷決如流而善承 人主意徐
引於正三楊皆以諫 東宮事被殺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
也說者謂其相業有純崇之風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文皇帝密諭曰
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危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
以授御史諫真疏入奏符罪有詔即日復改作使者不從其願聞
出於文敏會祭酒負鈔共舉推公欲疏之也 上不允其知過如
此

慶寧伯劉鎮守遼東軍政傳明
末樂簡樓賊二千餘人駕海船數十過望海場登岸公令都指揮徐
副伏兵山下百善營率士士先獲其舟約以旗舉伏起砲砲奮
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倭至江鎮樓擊鳴砲伏盡起合擊倭大
敗奔入櫻桃園空室內乃開西南一路縱之倭走江鎮東遂斬
首千餘級生擒幾百人無人得脫者事聞進封麾下皆進秩先是
遼東山東淮陽崇明天命金山浙閩廣多被倭寇害但置備後官
軍自江捷後倭不復敢窺城雖置人無不見驚江之功大矣

太師英國公沐輔征交趾時一日舉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將
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聚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
問昨日不與賊者為誰王知公怒已故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
公曰我獨不畏死也封疆之重幾不可失我既已出而爾不繼
朝廷之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於賊非爾實我子命引出
朝之王叱引之者曰孰敢引我公遂按佩刀叱衆共擁出斬於軍
門其子某訴之 朝廷頗疑微遣都御史顧佐詰去其兵權以保
全之某知 朝廷之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既之
朝廷知而不問

仁廟在東宮時天自徐好古為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
詩文皆令改定嘗曰其有疾致書稱之為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
言裨益欲望輔導之意辭極謙抑久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
卒痛悼不已自為文以祭及即位又為之 物守臣特祭於其家
是固好古之過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之盛德云好古名善
述贈 太子少保徐文肅

京中有富家夫富且才一婦人用錢買來求益夫不與婦人引手
就其管取之袖中銀一錠落於其管夫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
免責矣矣妻略不視曰爾得之而喜彼失之者哉乎今吾將孕彼
成而致死咀呪及吾吾亦且死矣綰得十錠何補夫感其言遂還
之婦為夫所答果行自經得之甚喜勇以酒飯以銀一兩遺之其
父賣來妻產一男夫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
彩照至驚怪以衣接之即沒夫意有寶物得銀一年報於夫銀
者其婦亦產一女婦於其男相與同為富易其妻亦賢乎哉
兗州高李迥官始蘇人嘗嘗詠卓筆筆記詩曰望澤研池小等
架石找仰鳴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詩曰望來初漲豈為過遠成
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人之氣象於此蓋可見矣

溫州有數聘某氏未成婚約妻其氏有娠而其疾且死其氏聞請
往視父母謂未成婚尚可別議不許某氏堅欲往其一見而即逝
某氏為棺斂之撫安守喪妻生子給視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後進
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先欲疏請從立藩 太子恐胎
母受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
官無所恨也論遂以疏入許旨諭成其地某氏情狀論後官終
承其氏嘗自為詩見志人其傳備詩曰誰云安無夫妾猶及見夫

國如何舍得去乃悅之曰若此去即為閩羅王何惡也公善曰如
何便得為閩羅王夜叉婆曰公有准益十餘萬非益王而何聞者
絕倒及卒議設事九入聞者皆用文字而下議加一字如文正
文貞之類至此衆論翻之特改例而誦之曰在靖其後求新劉公
繼入聞尤不惟於衆望或述輟錄所載或人議史帥語意謂人
曰昨新開老八關閣中文請循故事把軍便復獎劉曰陳先生不
奈我也不奈朝士多或未見報錄事相傳為笑

正統十四年也先來都城之後自真保定至河南在任有盜路梗不
通少保于公募將統兵往捕治之指揮光信願募請五百少保獲
其請少保對以已足用不須多也少保壯而道之因請給兵部禁
約榜文沿途招揭夜即正營警候嚴整盜賊屏息人馬通行如故
少保錄其功陞都指揮使從教閱信強力勤恪常使人候少保動
息才出門即趨候於道左少保夫倚信之 英廟復位石亨等素
嫉其附少保指為黨黨市人皆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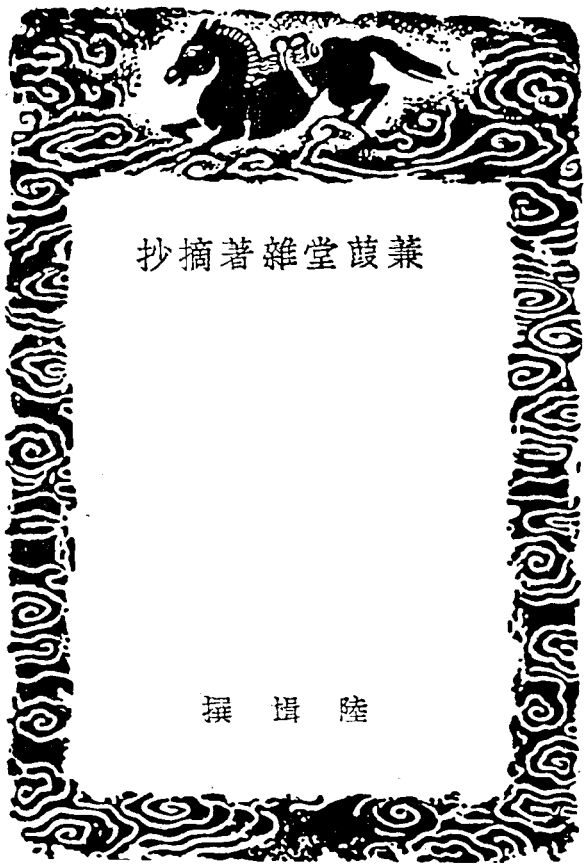
狀元孫賢與同邑徐神同領景泰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彰德驛二
丞盛終待之二人疑怪驛丞曰昨夜愛神人津大旗驛門其上有
狀元字今此故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事皆不過
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再傳臚則孫果第一
人班中一人謹曰前定前定則陝西和簡二科前嘗言中孫遇賢
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悟為孫賢
也馬涼之說信乎有之

弘治乙卯河決張秋濟寧已下漕河水決入之舟不通昭道御御史
劉大夏總兵官太監發兵較萬修築而別濟亦以過濬功未有緒
予聞而有感詩以志之曰河決伏邑井論卒聞不覺淚沾巾不
愁天意不歸壑只恐人謀柱動地勢若知原有險漕渠何處別
無津誰將此意問當道免使吾民苦若其造祀神特所焚幣帛
灰燼有人頭之狀按察使楊茂元既請取回太監總兵官以省浮
費而專用劉以責成功抑損外戚之權以回天意忤旨謫同知長
沙

定案伯郭登有文武才畧 英廟宴之特授助射郭感激思欲立功
一夕夢至岳祠見二人擔水釋荷前揖郭問為誰對曰吾二人幼
尉鄰君某其為不識即因至皆下仰問功名之事苦神目一僧下
控其手同至方丈待茶僧一手有六指貌亦奇怪茶罷告曰公之

復齋日記

功名自此始矣必列五等既藉以語家人則勝近果有二人前夕
死矣公心異之然莫曉所謂功名自此始之說未幾詔征麓川公
為恭將分駐欲安置則公解皆為巡池重臣所據守臣不得已延
館于寺一僧出茶六指宛然岳祠僧也公乃悟前夢志深入累
敗賊衆以功陞都指揮都督王公志存建勳而周公自入於夢也
身泰元年與廣寧伯劉安守大同也尤遣人奉 上皇至城下招守
臣出見議事劉邀公同出公曰君父之召義當出見然屬情巨測
安知其不以夏人之誘貨令圖者誘我乎吾二人之身城之存亡
攸繫吾二人命不足惜如此城何探甲登城北面拜曰非敢不出
但此城臣不敢離耳劉竟自出得也先疑因得迎後 上皇悅命
加封劉為侯給事中葉盛劾之事獲後劉竟封侯而公罷食至
成化間始復用錄前後功進再為伯臺所開岳祠僧言果不妄云
因老淳安商輅字弘載命試禮部累不第平素太學成乙丑再試
至岳祠祈問曰否神曰判官閱籍云皆有首商喜趨出廊下見神
吏數人來內一人乃從遊於太學儒士餘建潘叔崇也呼之不
應而泣商遂驚寤及禮部試廷試商皆第一潘中二榜授陝州訓
導未任而卒壽天窮通皆有定數如此



蒹葭堂雜著摘抄

陸 撰

蒹葭堂雜著摘抄

明 陸楫撰字思豫上海人也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中華之正統人謂開乾坤於再造功高湯武不但邁漢唐宋而已愚以為此固天命聖神為千古除兇為百王雪恥無足異者但高皇即位改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我高皇一人而已

孝康敬皇后張氏孝皇配也孝皇平生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仇家奏其僂民業為莊田者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勤大理寺丞某往勘之敬與勤等俱乘公將二張家奴數人依律問處敬復命於內廷適當上與后方對膳后聞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上亦伴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穢所言非我本意汝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力辨未嘗聞於外上猶不信即遣人各以

蒹葭堂雜著摘抄

蒹葭堂雜著摘抄

白金五十兩賞二勳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以此為厭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上退朝入內忽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即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爾汝可諱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慎也鐸聞感懼又都察院左都御史戴恭簡公珊為上倚任甚切公久有疾乞休不允以兵部尚書劉忠宣公大夏為上所信任特俛其代言于上一日忠宣奏事畢附奏曰戴珊病篤願陛下姑放歸以延其生上從容問曰此汝自言抑珊俛之言耶忠宣對曰不敢欺此實臣往視珊疾珊力挽臣言爾上即曰汝為朕致意天下尚未平珊何故欲去耶忠宣以告珊珊感泣不復言去竟卒于位

論治者類欲廣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正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杆而身衣文縵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衆也只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羞良醴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饗者不知其幾何日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絢綺奢則蠶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獎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為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之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復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使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復以市易相高耶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

蒹葭堂雜著摘抄

三

蔡號為小蘇州游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生。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不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

國朝成化弘治間。大學士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同朝。雅相敬愛。劉北人。器度嚴毅。在內閣。凡事獨乘大綱。其學問不事博洽。丘南人。則博極羣書。為一時學士所宗。所著有大學衍義。補等書。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所學如一倉錢幣。縱橫充滿。而不得貫以一繩。觀其學無大綱也。丘公聞之。語人曰。我固然矣。劉公則有繩一條。而無錢可貫。獨奈何哉。士林傳以為雅謔。二公雖名位相抗。而劉相孝廟二十年。碩德重望。卒受顧命。稱本朝賢相。丘之所就。似為不逮。相業豈以博洽為貴哉。

自隋設進士科。至宋則定甲第。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或二十餘人。及國朝我太祖高皇帝定制。進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釋褐日。即授翰林修撰。編修等官。儲之館閣。以備台輔。其重無以加矣。然讀蘇老泉之文。有曰。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十餘年。未有不為兩制者。豈宋時第一甲進士雖多。而銓選資序。或以三人為重。國朝之制。亦祖其意而為之與。然不可考矣。

邑先達有沈雲者。字子龍。以鄉進士就教。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為我釋之。沈不知所謂。及丁外艱。歸。服闋。上天曹補選。復夢如初。已而除授河南汝寧府通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勒太守方宴畢。即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番鞠之。沈愕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為異。遂為此婦白其冤。復審知此婦入獄未久。計得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也。吉凶事前定類如此。

本朝不設丞相。惟翰林官遷至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禮絕百僚。人稱為宰相。自設科以來。由狀元至內閣者。尚書。胡文穆公廣。太傅。曹文忠公鼎。少保。陳公循。太傅。商文毅公幹。學士。馬公愉。太師。彭文憲公時。太傅。謝文正公遷。太保。費文憲公宏。太保。顧文康公鼎。臣。僅九人。狀元。年最少者。即費文憲公。登第時年二十。最長者。會彥。登第時年五十四。

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自周以來。不設專官。為大臣。榮秩俱文階之極。

也。本朝自高皇帝革丞相。隆六部為正二品。故職官以尚書為極。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俱為大臣。加官。然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兵掌府者。乃得遞次加之。文臣內閣大學士及六部尚書。其加秩則周流三孤。止於少師而已。歿則方以三公為贈官。天下權皆出文臣。右文而左武。自然之勢也。故朝廷法不得不借加秩以低昂之。此祖宗之深意也。三公以太師為極。自開國迄于今。文臣贈太師者。尚書三人。憲忠。定公。儀。忠。義。公。銘。王。端。毅。公。恕。內閣大學士十二人。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李文達。公。賢。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彭文憲。公。時。徐文靖。公。溥。李文正。公。東陽。劉文靖。公。健。梁文康。公。儲。張文忠。公。孚。敬。共十二人。餘贈太傅太保者。不能紀。

尚書吳文定公寬。字原博。號匏菴。蘇之長洲人。少有異質。屢試於鄉。不第。年三十餘。得充邑庠。賈務博學。攻詩文。不專治舉子業。決意不就場屋。偶於一士大夫家。作聽鳥軒記一篇。懸之堂上。忽一達官見之。稱羨不已。問其人。主人以實對。達官乃苦勸之。就試。公從之。遂舉于鄉。壬辰試禮部第一。廷試狀元及第。仕至禮部尚書。文章器識。為館閣名臣。所著有匏菴集。行於世。士之通塞。信有時也。又公少有介行。聞于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為館師。其家有女及笄。窺見公姿容。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遣親婢稱通意於公。公恐見汚。乃求見其主母。懇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沈周號石田。吳中名士也。博學工詩畫。放浪山水間。隱居不求仕進。晚年嘗有詩戒其子云。銀燈別盡謔香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白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一似風行草。運退真如浪捲沙。說與吾兒須努力。大家轉箇好生涯。雖語涉俚。然亦有意趣可誦。及易簀時。口占一律云。了卻平生事已休。又承仙詔赴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野草閒花土一坵。夢短夢長終是夢。愁多愁少終成愁。于今大寐茫茫去。不管人間春復秋。詞意凄婉。聞者為之墮淚。又晚年一感興詩云。今日殘花昨日開。思量年少總成埃。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樂駐顏終是夢。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俱寫性情。不假修飾。

本朝靖難死事之臣。以天台方孝孺爲首。孝孺博學宏材。少嘗過嚴陵釣臺。有古詩一章。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早見幾。卻向桐江釣煙水。此不獨工於詩。亦天下第一等議論也。

本朝兩畿十三省鄉貢士。俱有定額。雲南貴州二省。以夷方地僻。解額獨少。二省鄉貢士。俱合試于雲南。共五十五名。雲南三十四。貴州二十一。其後貴州士若干。就試於雲南。嘉靖丁酉。巡按御史王杏。題請乞分科。詔行之。是年雲南解額增至四十名。貴州解額增至二十五名。共增十名矣。湖廣解額八十五名。庚子。撫按合請于朝。以湖廣乃今上龍潛之地。皇考獻皇德化所及。乞增額。詔增至九十名。本朝慎于舉士。類如此。

太師劉文靖公健。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在翰林二十餘年。成化末。入閣典機務。又二十年。官至少師。大學士。老成忠直。海內翕服。弘治末。受孝皇顧命。正德初元。以逆瑾將用事。公懇疏乞休。歸田時年七十四。家居蕭然。如布衣。坐一帷中。不問門外事者十餘年。享年九十四。而卒。子東。弘治丙辰進士。本朝卿輔。德望福壽之隆。無與爲比。嘉靖初。太師。大學士。楊一清。號蓬菴。家若嘗受業者。才略蓋世。所在輒有政績。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恩。簡用。不得爲例。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今上特起公於家。改兵部尙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公。辭色甚倨。伴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旣爲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亦細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公大慙而出。文靖雖辭嚴。誼正。然覺太峻。雖下此恐不能當。況勢位顛顛者乎。第揚公服義。能受先達正言。皆盛時事也。近世一登樞要。雖先輩長者。亦皆曲爲面諛。以取容悅。而後生得志。祿位相抗。便不能受正言於人。遂使世道愈下。右諫不復。二公遺響。遐哉不可及矣。

嘉靖己丑。遷樞楊公爲首相。上倚注甚切。時議禮諸公。受知于上。相繼登樞要。尙書霍文敏公縉。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大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久。凡家蠶。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資勞。例得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

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家。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過。但悼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吾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太保費文憲公。年十六。領癸卯鄉薦。赴試禮部。道經呂梁。洪時公從父某爲主事。有事於此。一見公。卽曰。吾姪此行不第。當卒業北雍。公愕然問故。答曰。近得一夢。吾見姪在北監。領籤出館。籤上寫彭時二字。彭公。狀元宰相也。吾姪勉之。已而公是年果不第。卽入北監讀書。專事博洽。以資策學。至丁未。果狀元及第。官至少師。大學士。計得夢時。彭公尙在。及後彭公卒于官。諡文憲。公以嘉靖乙未再召入閣。亦卒于官。蓋亦如之。二公不但科第祿位偶同。雖考終賜諡。如出一轍。亦異矣。

古者天王教世子。必齒讓於學。曰。有君在則禮然。有父在則禮然。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王魏不死。建威之難。後之君子。猶或有之。謂宮臣亦天子之公臣。非太子之私臣也。自漢以來。先王之法。變易殆盡。而羣臣於太子。未聞有稱臣者。此綱常大義也。我皇明治教卓越百王。獨高皇晚年。欲崇重東宮。制令百官奏事東宮者。俱稱臣。自是天下司府州縣。每歲逢聖誕。有萬壽千秋二節。是分明二上矣。恐先王垂世立教之意不若是也。又喪制。古者父在而母服。齊衰杖期。父死然後爲母如父服。此嚴祖敬宗之大義也。至唐武后與政時。上便宜十二條。其一欲令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爲罔極之恩一也。雖制與父同。然猶不敢服斬衰。沿於宋元不廢。猶知有大義也。至本朝則父母之服不分存亡。俱服斬衰矣。獨祖在。嫡孫爲祖母不承重。尙沿舊制。庶子以官秩受封。嫡母在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得受封。此亦厭於嫡母之義也。至於嫡母在而生母亡。又仍服斬衰。與嫡母同。於義乖矣。且我高皇嫡庶之辯甚嚴。親王及正妃年五十無子者。方許立庶長爲世子。故今建儲之法。亦必立嫡。然東宮登極。雖正后在者。生母卽並尊爲皇太后。無復有厭於嫡母之義矣。此制三代以上不可考。自漢以來。無有不沿此制者。按先王重嫡之法。則天子生母厭於嫡母者。止宜尊爲皇太妃。嫡后崩。始宜追尊爲太后。則大經正矣。此皆綱常之重者。使復古之走出焉。稽經按禮。著爲定典。以

正萬世之大經。其功豈小補哉。

每見館閣諸先達。對後學縷縷道國朝典故。先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見國朝前輩。抄錄得一二事。便命不肖熟讀而藏之。蓋士君子有志用事。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濟。此先儒所以貴練達朝章。而魏相條晁董之對。特見重於朝廷。良亦爲此。朱文公有言。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父也。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今世學者儘有務爲博洽。不究心當代事故。一問及朝廷典故。及一代之經制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過衆。恐其見諸施爲。自多窒礙。宜識者目爲俗學。無足怪者。

海邑士有楊學禮者。別號東濱。少負文學。竟落魄不第。與家君學士爲忘形交。予童時嘗憶其春興詠一絕云。舊蒲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掩開。蛺蝶不嫌春色澹。隔牆飛去又飛來。頗有天趣。又晚年和家君秋興一律云。風物蕭疎兩鬢絲。感懷常在夜深時。心灰未冷金猊熱。首級無功鐵馬悲。杜宇敢言遊子怨。芙蓉空帶美人姿。山家自有陽春調。不與多才宋玉知。亦可謂寫出心事矣。

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過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向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爲之絕倒。

嘉靖庚子。予自京師還。過淮陰漂母祠。見題古詩一絕於壁間。有云。賢哉一飯恩。千載猶願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予嘗有理外之論。物外之想。人稱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所謂四海者。今中國以交廣爲南海。遼渤海爲東海。西北二海則隔絕夷虜。不知所在。予嘗挾陰中國。我皇明疆域不減漢唐盛時。而今京師之北。不五百里。便爲大漠。天子獨以三面控制萬里。其西北虜所占。又不知其幾何。然則四海之內。天子所統取者。或不及十之一二。未可知也。昔人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不過誇揚之爾。非實錄也。每恨初開關時。天分華夏。何不環四海以爲家。四面皆數萬里。無山川沙漠之限隔。盡爲平陸。撤華夷備禦之勞。則君相代天撫治。當千百年雍熙而不變。豈不快哉。抑豈造化之氣不齊。而華夷險阨。正所以警戒人君。

以神上天子奪之柄。如予所擬。則有驕奢之主。如隋煬。陳後主者出焉。雖環海爲圃。生民盡爲糜滅。而人亦莫之禁矣。此造化開闢之意也。雖然。後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安知不知子所擬耶。又嘗謂生人貧富不同。盡由衣食。尤費天下之民生者。粒食也。惜天之生人。百骸諸臟皆具。何不別生胃腸。令人飲水而生。土地所產。惟植桑以供蠶繅。植茶以解燥渴。植棗楠諸材以爲宮室。使奇花異卉遍天下。不復知有五穀。則生人無甚貧與富。而逍遙逸樂。皆可以永壽。豈不快哉。何獨以五穀之費。萬累皆從此起。五味之入。百病皆從此出。上有吞吐之勞。下有便溺之污。一何其煩勞之甚也。抑豈造化將役人於不靖。必使勞勞擾擾。俾萬有不齊。方成世界也。又安知一元數盡。復混沌而開闢。不果如予所擬也。好事者聞予二說。每爲一捧腹云。

今世士大夫居鄉居官相反有二事。好名者居官時。頗能以志節自勵。人皆信之。及其退而居鄉。則培克里閉。邀結守令。以求富其家。甘爲鄉人所賤惡而不恤。貪利者或居鄉時。巧飾清謹。求爲鄉黨自好。至於居官。則鑿取溢溢。忍棄繩檢。甘就黜落終身。自以爲得計。要之皆士風掃地。習俗澆漓。乃有此等士大夫。予嘗觀羅一峯先生。丙戌初及第時。有家書一封云。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污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只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始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兩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德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互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尚財貨。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兄友其弟。弟敬其兄。

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子。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不才奴僕、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慎勿以吾言為迂也。其志節如此、居鄉可知矣。又有為懷慶守謝世修作論屬文一篇云。聖主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莫如令。其次莫如守。令民父母於一邑、守民父母於一郡。所以父母之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實而優之焉。知其不肯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然也。初何心於彼之服也。而為吾民者、生則愛而戴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襲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於古人哉。方其含哺賦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翔古人而犬處若輩也。及一旦棺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之薰灼、妻子之浸灌、淫朋比友之慙慙附和、則前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恥且惡也。囊帛櫃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

矣。不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為吾身、則身外皆長物也。為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為昆弟婚友、則刑辟毀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噫、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賈黃卓魯何如哉。酒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養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為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監於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己、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勤蒞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寮、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乎可矣。詩曰：靖其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母悔、其志節如此、居官可知矣。近有薦紳士、將二書鈔梓、傳播四方、予每懸之中堂、時一讀之、未嘗不擊節歎服。彼如前所云者、觀此足以自愧矣。

方洲名士、字實夫、四川遂寧人。嘉靖戊子首解於蜀。己丑賜進士及第。第三年、年方二十五、至壬辰歲上疏、論時政四事、忤旨、謫戍。未幾、蒙恩釋歸。先文裕公當蜀左轄時、嘗刻劉知幾史通、因索方洲序之。方洲清節、學久負時望。予嘗搜先稿、見方洲詩一律、蓋經郎報見此、刻因有感而作。聞道天邊有薦書、遙思往事渺愁予。疎才賈誼堪長謫、多病相如喜索居。但得紅蓮生瓦甌、不須丹鳳到茅廬。天王遠識孤臣僻、一任飄零賦子虛。予每愛而誦之、可以想見其人矣。

先文裕公以祭酒在講筵、面奏、外謫將十年、乃自外藩內補、尋復翰林、奉命與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同修玉牒。日事館閣、頗承聖眷。辛丑自陳得歸、未幾、文定亦南擢。越二歲、上在西苑、語大學士石門霍公鑾、以翰林無人、因問張邦奇、陸深何在。霍以實對。上曰：二人才識何如。霍對曰：陸遠過於張。上曰：我記他曾出作提學官否。霍曰：是外謫遞遷。上復曰：是桂尊害他。桂太傅文襄公也。住在內閣、以先公面奏忤意、因下石、不意蒙聖明洗過、記憶如此。子孫大馬、何以為報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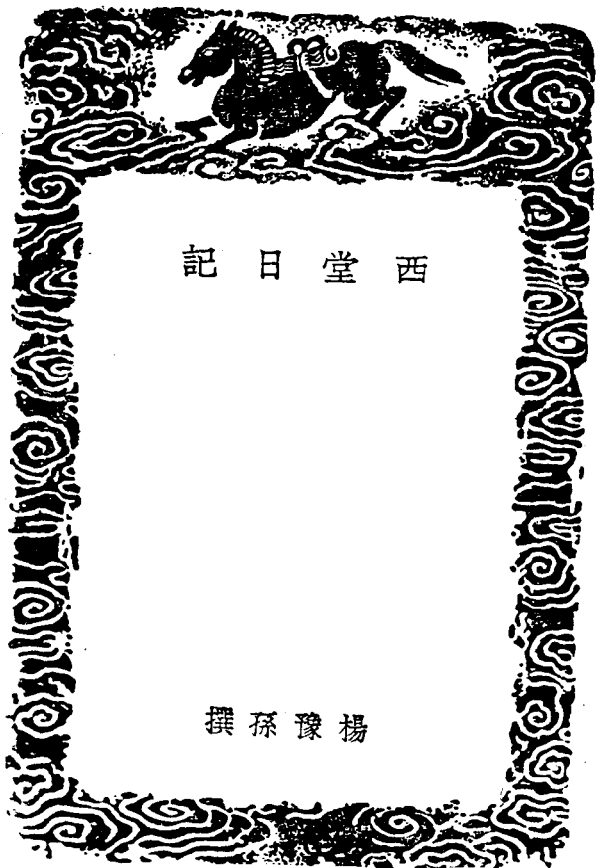
常熟楊夢羽、名儀、別號五川、官至按察副使、學頗該洽。未達時、曾題詩虎丘山、有一聲黃葉楚、天秋之句。先文裕公為史官時、嘗登臨見之、愛焉。偶過蘇、見有極道夢羽之學者、因為先容。

先公云。是一聲黃葉。楚天秋。楊秀才耶。願見久矣。遂握手極歡而別。後嘉靖間書同朝。相與尤厚。

我太祖高皇帝。生二十四子。傳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籍外。尙存十五府。及列聖所封親支。吳布海內。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幾十萬口。因我高皇崇重後裔。自親王初封支庶。至八世。方止于奉國中尉。秩猶從六品。並廢廩祿。經賦不繼。將軍中尉之家。苦於關給失時。不濡實惠。至貧窘不能自立。慕庶人作商賈而不可得。識者之憂。非一日矣。但祖訓昭赫。誰敢輕議。予養生懷杞人之憂。每竊仰屋長算。爲經久之策。僭書于此。俟英君賢相采擇焉。夫高皇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世次分八位。其制甚詳。今就第一世爲初封親王。許嫡子孫世襲。初封者每歲支祿米二萬石。雙封者一萬石。除嫡長子封親王外。餘子皆封郡王。每歲支祿米二千石。自第二世以下。皆如制不易外。若郡王之子。則嫡降一位。庶降二位。如郡王長子爲鎮軍。餘子則爲輔軍。鎮軍長子爲輔軍。餘子則爲奉軍。輔軍長子爲奉軍。餘子則爲鎮尉。奉軍以下。同。至奉尉則自親王以來。爲五世當斬。其餘不分嫡庶。俱稱宗。庶人每月支祿米五石。若有志讀書者。依照民間俊秀。一體送入學校。聽其科貢出身。做藩親不得內補。例。稍爲限制。其餘遷擢黜革。悉同異姓。以示至公。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亦聽從有司。關給路行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送有司附冊填註。以憑撫按刷卷類查。仍啓王知許。其朝見而退。以爲親親之義。生女則郡主。以至鄉君。例有五等。亦宜遞減常祿之半。以益宗支。此則隆大宗而殺支庶。爲宗室者亦不得而生怨也。如此則不必別爲之制。而天下祿米較之往日。可省數十倍。十餘年。及減損既多。常賦可給。則請特勅有司。務須按時關給。俾實惠。而其爲士爲農爲商。亦各聽其自便。如漢唐之世。則宗室之人。視向之苦於束縛。而不暇自給者。今必欣然樂從之矣。苟不行此法。而天下有不坐困至於無策者。吾未之信也。

皇朝輿地。前古無比。狃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一事。堯舜時。冀州爲王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爲職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之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泮水。不如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尙書文滄事。賦詩曰。温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逐。卻念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夫忝乘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西堂日記

楊豫孫撰

西堂日記

明 青浦楊豫孫撰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擬十年。稍非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園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夫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為儒。就今觀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歲。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古之學者。先學而仕。故兩得之。今之學者。既仕方學。故兩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學到五六十歲。亦必稍別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歲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緣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義。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則未必有仁也。人之愛父母也。以其為身之本也。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故曰事天如事親。知得一本。則虞舜曾參。原無天人之別。訂頑正欲發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

西堂日記

西堂日記

二

說孝易。嘗知有本來。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也。去親愛父母。豈有微上微下之道。便做得成時。祇到得薛包王祥。更無進步。所謂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說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較與天相近。堯非親。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猶魚之不能離水也。故動必本天。言必稱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聖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曉。後人卻只在道上求。便覺與天稍隔一塵。沒世并道字不識。支離做雜。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處。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謂禮樂為顯。鬼神為幽。肝肺為內。耳目為外。几席為近。燕狎為遠。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處。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愛己者。須先識己。識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為不善。欲害人為穿窬。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故為人而冒為之。其為善者。不伎不求。亦非本心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故亦為人而強為之。是善固為人。而不善亦為人也。孟子曰。人役。莊子曰。諛人。此輩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焰。有何榮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為世情束縛。不能理頭反己。理會性分。只是揀題選事。供奉它人耳目。與自家無干。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性無善不善。所謂人生而靜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張子曰。性未成。則善惡混是也。其有善者。是繼之者也。所謂元者。善之長無對者也。性體空洞。何嘗有孝弟來。孝弟者。善之有微而易見者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則有善。無知則無善也。是習之初也。由是而稍長。而有妻子。而慕父母。是習于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而妻子以慰父母。是習于不善。以喪其善也。其習為善者。固此知識。其習為不善者。亦此知識。知識即性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民可使由之。順帝之則也。不可使知之。不識不知也。民用智則不能由。聖人以人治人。用智則整矣。夫人安之難。起之易。聖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是以知為明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宗。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孔子既沒。此時當立宗。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正

西堂日記

三

此意也。時年長莫如子貢。學醇莫如曾子。然子貢又獨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亞子貢。而學亦大醇。故門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則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陳孔子之業。則微言豈易絕哉。惟失此舉。其後子夏居魏。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漫無統一。闕里散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而荀況莊周吳起田子方之徒。皆學於孔子。而自為偏見。惟其無以就正之耳。漢時五經師傳最盛。有數百年之宗。彼經術耳。且以有宗而傳。我孔氏之道德。再傳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觀有若言行。如魯論檀弓所載者。最為近道。其論夫子出類處。比之宰我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故家語有古道之目。左傳有稷門之望。其沒也。魯悼公弔之。魯論一書。出其門人所記。為萬世準繩。後世只為四科無名。又被史記說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義。記者之詞。不達其意。遂與伊川象山有異同之說。不得列于十哲。今孺子張而誦有若于東廡。反居原憲南容之下。豈禮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魯。次子世為周公於幾內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為三公。猶魯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謂文公且也。

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喪。其妻哭之哀。母以為子之好內也。而責之。子之好內。以訓其生。則可也。若夫沒而哭禮也。蓋穆伯之喪。穆姜以有禮稱。然而皆枝葉也。居夫之喪。而往來于季康子之家。嚶嚶辨論忘之失。而撓婦之得。擅弓國語皆喜稱之。豈草蟲卷耳之義。相君孟姜之節。為非禮乎。且曰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以為有不夜哭之禮。夫寡婦不夜哭。以男子之殯。必于正寢。夜行不便。故輟以待旦。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則哭。何朝暮之有。枝葉如此。本根之撥可窺矣。

鄉飲酒為賓與而舉。雖曰鄉飲。實王朝之禮也。故其樂歌。先王事。後家事。始歌四牡。皇皇者華。鹿鳴。臣道也。次南陔。白華。華黍。子道也。次采芣。采芣。由庚。嘉魚。崇丘。南山。由儀。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次合關。雖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芣。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至于鄉射。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關雎以下而已。蓋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後私之心。然後有事可做。此聖人之意也。

有角求齒。則終身愛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愛不如獸。而不知已有

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鳴。才外無餐。鶴不慕魚。得魚而止。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嘗有水。水流相禱。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見江河之多水。而孰知其非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負舟充寸。蕃魚長龍。為世之需。池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就注而不流。

生之謂性。性即氣也。言氣則不必言性。伊川曰。論性不論氣。不備是二性也。剛柔氣也。即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試以不善者言之。剛之惡必為強。梁而不為陰。柔之惡必為陰。而為強。梁其強。梁陰。陰者習也。其不能互為者。以其根于性也。使其人一旦幡然焉。則剛者必為爽。而為強。梁。柔者必為縝密。而不能為爽。而為強。亦性矣。故曰善惡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體統正。論議明。不惟君子有所用。雖小人亦有用。性非瓦礫。雖小人亦有寸長可用。上有主張之者。則亦揜庇其醜。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醫巫。皆出義農。豈其自為之算五行。嘗百草哉。亦乘人之能也。後世則不然。不惟君子無以展布。雖小人亦無以展布。彼小人者。雖無德大見識。就有所蘊。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稅政之朝。踐徑不一。內以躡。外以揣摩。人主之隱。精神心術。竭盡於此。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為志無不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蓋其精力機巧。能使祿山屈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陽之命。然其心方內蠶君怨。外亢楊劍。晝夜之力。窮於踐徑。何嘗得少用其才。嗚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聖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惡至明矣。其所謂善惡。抑物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天之賦物。惟有生理。驕虞之不殺。豺虎之食人。總是率性。于人有何恩怨。但鳥獸不可與同羣。為人計者。惟遠之而已。周公驅猛獸。程子放鴟。皆不殺之。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為人為羊豕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噉。則何以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豈惟愛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殺。聖人不戒殺。此處難着愛憎字。或曰人之食鳥獸也。亦大之噬小。與余曰。大豈能噬小。鼠之食肉。鳥之啄牛。繩蚋之食人。豈盡噬小哉。此理相循無端。人不能泥。泥則無易矣。

方長不折。非止愛物。只自養仁。不獨賢者有此心也。今人見折花拈蕊。便自不忍。及斬刈合抱。就以爲當然。了無顧惜。不忍之心。沒于見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芒種至十一月。中而又盈。小滿者。盈數之極也。然益起冬至。損於春分。至小滿而損極。交芒種而又益。小滿者。益之極也。盈損之數。各八百四十八。故曆有小滿無大滿。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余亦曰。胡亥愚而秦世滅。非焚書之罪也。五胡興而晉室亂。非崇玄之罪也。佞臣多而梁國亡。非達摩之罪也。今人不知學。妄引國家之治亂。藉口近於把持。

武后盜國二十年。把持豪傑不能爲。亦老於權術矣。夫豈不知與子之足以善其後。又豈不知姑姪母子之親疎也。彼年未三十。便握國之柄。惟其握之久。所以釋之吝然。非倚諸武則不足以制廷臣。非啖以諸位則不足以致承嗣。三思之死力。伴爲易性受命。絕天下之圖。已。廬陵廢而不終廢。復而不全復。皆術也。蓋其壯也。藉諸武之力以久其權。一日彌留。不屬之己子而誰與哉。而承嗣以儲議未就。至於發憤病死。李昭德王及善之徒。曉曉然與后爭姑母之親疎。或死或爭。徒足以供此姥一笑耳。或曰。狄文惠無力歟。曰。文惠之所可貴。惟其有存唐之心。而唐實未嘗亡也。但后之意。尚在中容之間。其專主復辟。則文惠之力。猶不啻鶴。非甘之不至也。蟲生藥裏。非苦之不足也。

銅爲錢則人愛。爲印則人畏。爲足爐漱盃。則翁媪皆役之。非性有美惡。置之者何如耳。于我何加損焉。

楊公爲楚中丞。當時最爲徐文貞所知。生平熟于國家掌故。以暴疾集不傳。茲得之萊峯先生所抄。繼儒記。



明良記

明良記

撰儀得

七槍山人楊儀述

吳文定公寬初以歲貢入監後科第登狀元官階至閣學世稱三極太祖既定鼎金陵欲更造大內與寧有期欲先觀其形勢而不能大會其全工部有一郎請至夜以燈數萬伏宮殿門牆形勢列之太祖御覆舟山途一望盡得其概成化初巴縣有一老僧結菴野外人皆莫知所自每日晡則澆酒出菴邀過客對酌苟無客雖田夫樵子無所嫌亦無問識不識也時好吟詠語多哀怨更數歲疾作持一冊書就水次悲歌痛哭篇終則裂而投之於水其徒竊窺之乃離菴也此書盡疾已劇呼其徒謂曰吾處州松陽縣九都人也終不言其姓名時無有知者正德末其縣人賈琦來松陽掌教訪之故老云革除年間九都有葉希賢者為御史太宗靖內難失其所在又訪其子孫則云革除中已墜少卿有弟曰希然其斯人歟

明良記

一

大臣之體也

正德初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論試選人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為題蓋正德者宋世西夏李乾順僭號故舉乾德故事諷之時端肅公與降施會元顯建文中遭放黜還家丹陽道中有詩曰蹇驢駝病出京華細策吟鞭數落花借問呢喃雙燕子隔江楊柳是誰家

我朝定制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惟兩癸未年一以太宗靖內難一以文場災並以甲申開科正德庚辰武宗南巡會試登第者至辛巳始廷試或謂可以當癸未之數矣特天運小變先後耳

太祖嘗夜微行兵部前守門者方熟睡遂撤去其額明日巡風官吏俱被誅次至吏部兩過而兩被所覺竟除巡風官吏今南京吏部無巡風兵部無牌額也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既通運河緣堤皆樹楊棗二木並淮北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噉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為利其後土民并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官運夫既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唐解元寅既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悖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年時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時背口一簾烟又曰綠簾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其二蓋詩王少傳詩也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

千場其款
漢類如此
金都憲舉父為山陰令皆發地得二古錢文曰早登科第時都憲尚少在蜀築壩亦得二錢文畫並同其年登第

羅一峯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遺用爾不着邱瓊臺游王三原怨並以大賢立朝然不相能王謂邱作五倫全備傳奇有傷風化失文宗體邱謂王自刊章疏彰君之過失大臣體

高皇帝嘗夜讀有新俘內侍執燭將去燭則以他燭燃燈乃如剪剔意恐誤滅之耳帝以其詳慎極加寵

錢方伯所為御史時抄沒中官王振家產內有金鑄觀音一座背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蓋文襄公所獻物也此與謝太師認鐘惟九祖溫事相類豈公明習保身不惜小德耶

李文正公有子名兆先明敏絕人然好遊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花街有限光陰秀才才子子尋歸見之續其後曰今日黃封明日黃封發理陰陽相公相公

張尚質在京師穴地藏舞妓夜燕其中以此被劾

武宗幸揚州買民舍自居仍以契付稅課局批稅藏之

我朝京官俱不敢用筆蓋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其後南京官稍稍用筆雖齋頭貴特兩

明良記

三

青傘而已。嘗有南北兩京官相戲。北曰。輸我腰間三寸白。蓋言常朝官有牙牌也。南曰。多君頭上兩重

吳康齋與鈞召至京師。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長安浮薄少年。競以履服投其中。戲侮之。公亦不顧。

陸司業深賦早朝詩云。聖人勤政百工良。鐘鼓聲嚴夜未央。仗馬但聞嘶落月。宮鴉不見帶朝陽。班成鷓鴣當幾陸。影動龍蛇護舜裳。緩步歸來綸閣靜。尚深官燭校文章。雄詞雅思。不減古人。而三四用事。頗得當時之實。

武宗久不御內。自大同還。忽趨入宮。夏后見帝。因泣下。帝曰。皇后如何。日來太瘦。着光祿司進膳。加肥稱一雙。

武宗在宮中。偶見黃鵲。實氣促之作聲為戲。宦官遂以車載進御。恣價賤貴數片。

王瓊忌陸完。江彬忌錢寧。禍竟相若。初陸在位既久。王有覬覦之意。一日謂蕭敬曰。偏有蘇州人好做天官。爾曰。此位終有爾分。陸不能避。遂得禍。錢既就應天府獄。江使其子問之。錢曰。我固決死。而父好為之。然尚以兒呼彬子。江後竟先錢誅。

庚辰年至京師。見智永千文二千字。無一殘缺。其前有宋徽宗瘦金細書黃綾貼云。梁釋智永真草千文。是李文正公家物。

武功伯徐有真初在張秋治水。方略未定。或謂當大濬一溝。或謂當多開支河。乃以一壘整數方寸者一。又以一壘整數方寸者十。並實水發。數十。厥者水先竭。乃多開溝。以殺水勢。

陳翰林音性健忘。嘗謁客還。既入門。忘其為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掛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為在此。又嘗信宿具。僮邀客早盡忘之。遂造其家。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其留之。家人來促。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陸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竹牙牌懸其帶。作驚謂曰。公向編竹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認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賣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為太常。見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之。何以為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識冠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昔劉儀同訪同舍

見其子。猶不悟。與此何以異哉。

謝少傅遷開卷宗欲册妃。上疏諫之。張后深以為德。後閣老缺員。廷臣推選殆盡。未嘗命旨。最晚乃擬李

文正公及謝進。遂超遷入閣。蓋張后意也。後張后妹入宮。帝欲因后意立為妃。廷論不可。帝決於內閣

諸老。謝答曰。舜妻堯之二女。將無不可。後帝竟用廷議罷之。後據劉閣

李尚書晏初以省元入監。時邱瓊為大司成。李自通曰。浙江解元李晏見邱公怒其淺劣。令即用其語為題。作破冒。李應聲曰。以一省之名魁。謁天下之宗主。邱公曰。不然。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浙江解

元李晏然也。
昆陵王綬孟端。高介絕俗之士。所交皆一時名人。遇流俗輩。輒白眼視之。工詩翰。善畫竹。冠絕今古。未幾時。畫已馳名。人不可得。嘗月夜寓京師旅邸。聞蕭聲起隣家。清亮可人。倚牀而聽之。乘興寫竹石一幅。明早叩門尋訪其人。以為贈。蓋一富商也。商人大喜。過望。次日奉駝駘段。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桑通判悅少有才名。落副榜。欲因臺閣諸名公求解於春官。時楊莒州受知邱公。遂介往謁之。邱謂桑曰。汝錄平昔得意文章數篇來。為汝推薦。明日。袖其書往。邱公首讀禮部韻序文兩三句。輒指其疵病。至將半。以指尚書作圈曰。似此不如意者。塗之可也。楊公私謂桑曰。事不諧矣。後竟授泰和訓導。

張后嘗患口瘡。太醫院進藥。宮人無敢傳者。院使劉文泰方受孝宗寵顧。忽得密旨。遣一女醫入視。帝親率登御榻傳藥。又親持瀨水與后。宮人扶后起坐。睜目視帝。少頃。帝趨下榻。蓋將咳。恐驚后也。其厚倫篤愛若此。又科道累劾后家專權。命司禮監拒之。而不得其辭。白帝求旨。帝手批朕。只有這門親。再不必來說。仍密勅后家邀科道為宴。謝罪。各官並辭不赴。遂請旨召之。及赴命。乃光祿茶飯也。

帝嘗啜茶。願謂中官張羽曰。汝謂劉文泰善善茶。何如此。茶。羽對曰。外人安得有此。遂命以御用金壺。令茶人善煮。遣羽賜文泰嘗之。臨行。帝親以茶末少許着壺中。曰。毋為所笑。其寵顧如此。

我朝科貢。恩例四等人。曾監滿日。並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戲詠曰。似傘難遮雨。如鏡却長風。

嘉靖二年。天下大災。至明年春。無雨。危亂尤甚。未有錫租之詔。時泰司徒金被召北上。羅太守柔以詩送之曰。春雪消時水尚枯。一鞭持贈大司徒。漢文皇帝龍飛日。不是荒年也。賜租。

武宗在南京。幸牛首山。夜驚。人馬辟易。鳥獸號鳴。次夜復驚。帝疑有變。乃夜馳歸。江彬有異謀。遣人過山。鳴帝因得免。蓋天意耳。六軍驚駭。而彬獨晏然。將誰欺乎。

張御史准嘗寓一古舍中。忽聞人呼其名。急出視之。舍屋仆矣。帝南巡過淮安。謂孟都御史風曰。汝非一乳二子而並顯者耶。兄弟以網命之漁。風舉網奮張。僅如一笠。帝曰。官許久。尚不解漁耶。

高帝既都金陵。觀山川形勝。勞皆內輔。惟牛首山外向。乃特定其罪。杖之百下。發令太平府編置。今牛首稅絲獨錄。太平收納。鍾山西南一岡。勢若飛走。每視即與舊形不同。乃用銅釘數丈埋山中。築於城下。曰。以城為索。縲以繫之。

高帝既制官員月俸。仍有食鹽。其關支之時。駝負有不勝者。輒委棄於地。帝偶見之。問之。乃刑部人也。帝曰。此無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鹽減十斤。

弘治乙丑。殿試諸士。時劉殿學健當國。謝木齋副之。事將半。謝舉策意問劉曰。不過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耳。謝笑曰。此豈易言哉。使我復為試士。狀元不復得矣。時顧鼎臣策既登。正中誤空一葉。率

意前之偶與劉合意置第一蓋通場無此意也。劉初得此書持示謝曰：天下士少成者已及矣。元帝謂試官皆有此類耳。

楊道毅諱為苦，有大獄事連四郡，逮繫累年。撫按知公能，遣治之，遂得決。諸郡民來觀者，具白不法。公曰：吾職有限，而各有主，吾不當治若事也。民抱冤者，皆泣不肯去。又謂之曰：吾將往白事，撫按不得已，從吾行。既日事，因出諸冤狀，且言所治獄為害有限，今郡縣吏多不法，蒙猾肆志，不治奸將滋，其害寧止一獄哉。撫按即以狀付公，悉召具詞，微去奸吏尤者數人，省下震肅，稱為神明。

莒治後有武士病死三日，其妻從外治飲具，還則復生矣。妻問故，武士曰：厲鬼召我行，道遇州主，鬼相謂曰：楊公雙目炯炯，破幽明矣，敢為厲境內耶。言訖，失厲鬼所在，故得生。計之，乃公朔且詣謁文廟時也。莒城自春秋時杞梁妻哭夫而崩，迄今未興，公往相其宜，因命民濬池登土，為邱陵之狀，高與完城等，築之既堅，乃削其外為峻壁，不匝月，城成，民亦不費。後數年，流賊犯齊魯，獨莒城完，不能攻，民乃懷德，設像魏公祠旁，歲時祀焉。

吳文定公居憂時，皆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於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為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為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出門，競致去，所得數十倍，兒歸，具道其事，再持扇來乞書，公但笑而置之。

吳郡憲納既政家居，其子侍御某，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隔一水，遙渡歸省，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京師民家產一駒，色種黃，狀甚雄駿，無驚鈍，每一鞭，二三步而止，人弄之，了不驚動，其主以為藥物，賣之，舉市大笑，獨秣者四年，竟無所試，嘉靖五年端午，上踏青西苑，馬驚幾墮，因不豫，累日，敕兵部市良馬，遂獲首選。

武宗在南京，幸朝天宮，諸樂器並集殿上，有一樂工能琴，欲自售其技，乘間觸琴作聲，帝聞之，大怒曰：此聖人雅樂，何物賤工，敢近之耶。戰懼驚進而去。

山賦詩時，適年五十也。孝宗嘗至仁智殿，觀鐘欽禮作畫，見其微蹙飛動，從背後久立不發，鐘亦不知也。既而忽持其鬚大呼曰：天下老神仙，然鐘實無長技，我朝列聖，留心經典，至於繪畫末技，初不加意，故畫苑中頗為乏人，如或進最為名手，為謝廷循輩所擠，其後則有沈周、吳偉，亦但作士夫畫，皆不得預選，今世復以奇詭細密相高，畫法盡失，夫古益遠矣。

武寧王母嘗夜過大內，不下車，王知之，早朝叩頭，伏地引罪，帝笑而釋之。太宗將舉兵，靖內難，先遣使持衣數十襲至都下，密察朝士心附者，賜之，令入城之日，服以參謁，然初不知鈞邊中各有私印也。比正位，將行誅賞，給事中言信所領衣，乃先許使者，以他衣與之，驗無印記，將引出斬之，大呼曰：我先賢子游裔孫，不當誅戮，帝意不解，稍以語犯忌諱，遂大怒，命法司籍其家，無男女大小，並沒發化外，籍其居，發土三尺，今常熟縣護樓臺墓，即其土所築也。

誠意伯劉基，將朝謁，途中忽一僧求附舟，甚切，公命舟人容之，時公方作表，展轉不能安席，僧進曰：有何事在念，公曰：表中蹉跎歲月，六十有三，未有對，僧隨答曰：何不言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公驚起曰：和尚非高峯乎，因留笑語，移日別去。

善權居吉祥菴，一夕被火，衣鉢悉無所顧，但從烈焰中持吳文定公所贈篇章，驚避而出。洪武中，吏部尚書吳琳、黃岡人，由起居隱任，既致政，朝廷遣使密察之，至其里，見一人坐小几拔棧，於是使者就扣之，此處有吳尚書，今安在，答曰：吾是也，使者以狀聞，上益重之。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乙亥，太祖皇帝即位，是年八月，欽定官制，然猶未備也。至十三年庚申，品秩始大備。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日，太祖崩，皇太子孫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官制復多增損。如六部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之類。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即建文四年，是稱革除，其年六月，太宗皇帝入繼大統，改明年為永樂元年，並建兩京官制，悉復洪武之舊。南京止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六年戊子夏六月，初建北京宮殿，至十八年庚子秋九月，落成。冬十月，皇太子皇太孫至自南京，襲稱北學，欽取府部印信，赴京用，使鑄降南京衙門印信，自永樂十九年正月一日為始，添南京二字。洪熙元年乙巳三月，奉聖旨，如今現在這裏的五府六部等衙門，還做行在衙門，用行在印信，現用的印信送南京。該衙門用一應行移，及所管衙門，照永樂十八年十月以前例行。南京稱某衙門，北京稱行在某衙門。正統元年辛酉十一月一日，奉勅諭，今南北二京文武大小衙門印信，悉已新製，即補給行用，舊印俱送內府收貯，所降印信，俱仍添南京二字。欽此。北京除行在二字，南京加南京二字。

濟陽郡公丁普郎，初為陳友諒將，後歸降，從征友諒，身被十餘創，首既脫，猶持兵戰，植立舟中。禮部右侍中黃觀，洪武中以狀元及第，靖難師渡江，公徵兵上游，至安慶，聞京師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江上，明日，舍人來言，夫人翁氏及二女被執，自溺淮清橋下死，公度大事已去，乃東向再拜，亦投羅漢磯死焉。

左都御史耿幹，初赴舉，宿淳化道旅，主人有女，為妖物所惑，聞失妖，女私詰之，妖曰：避耿秀才也。女以告父，父馳追及之，以事告公，公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持歸揭於戶上，妖遂滅。太宗靖難，公與方希直、練子寧志同殉國，而二公同日就戮，公獨不死，人疑焉。後持刀入朝，行刺，不果而死。戶部侍郎卓敬，少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值風雨路迷，遇一牛，乘之歸，及門疑之，則虎也，後亦死難。正統間，範曾思任叛，西南之地盡為所據，大司馬王公驥奉命討平之，蓋驅餘曾於金沙江西，與之盟而

志於碑曰石泐水竭爾乃渡江酋不敢渝盟者數十年弘治中或借其兵攻猛密因碎碑導之使東乃復為邊患矣

袁凱作狂遊世太祖命題畫虎詩曰畫得花斑斑只是難相聚維有父子情相親復相顧太祖雖知其意在諷刺然惜其才不忍加罪後因雷震田父題於長安門曰雷哥哥近前來我和你說箇緣由耕牛田父與你有甚冤誰怎麼不揀一箇大得人情的與他一箇辣手太祖見之批其後曰袁凱這厮放縱不才打他四十為民當差既放歸田里遣使潛察之凱益為狂廢以糖和熟米搏為犬豕糞狀夜密塞牆根草際盡取為食使者見之以為食犬豕糞也歸陳狀得免禍後聞太祖崩始歸理髮有從此一梳梳得去之句世傳太祖用法太嚴凱二詩狂悖過甚自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而卒容之於此可以仰窺聖祖容人之量非前代帝王所及人之蒙禍多其自取蓋當亂國之後蕩棄禮法不得已而加之刑辱耳三原王公恐巡撫江南有中貴得白鴿鴿進御所過聲勢烜赫過蘇公遣人懇求一見至即開籠放之石亨謀復上皇時都御史羅通與亨友善密與之謀通曰要仔細亨疑之遂不復言既而通亦悔誤答遣其僕來與亨問曰前日之事如何亨難於為答伴疾作仆地家人悉以為真病且泣且救來與歸報通以亨既疾篤雖有謀亦無成不復為意時蓋景泰八年正月十五日也明日通又遣來與視疾亨方對客密談見與至遂起曰汝少待吾將詣醫當即還寫書復而主既命駕出令家人治具醉之通又遣使至促來與石亨舍人謂與至已大醉入門即臥今猶未醒吾主就醫未還尚未面也其夜與臥亨家十

七日早從行入朝亨與徐有貞等舉事上皇既復辟通免歸來與授衛指揮高皇帝欲懿太子練習國事每有大獄輒付論之一日有父訟子者帝已察其非罪命付太子太子論子得死帝諭太子誤決獄太子言子致父訟雖冤死無赦帝問廷臣莫有答者忽班中一人對曰陛下所論乃申天下之仁太子所斷乃廣天下之孝皆是也帝問對者為誰曰監察御史袁凱遂命錄其名乘危之因伴狂得免禍

商文毅公輅初本淳安大姓至其祖以樵獵為業資特甚出居山中就一大石結菴居之生子霖為嚴州府小吏太守忽夜聞絲竹聲自空中直下諸吏解字中明且召詰諸吏夜飲飲為誰不得更問有何異或以霖生子對太守知其為祥給俸養之是為文毅既長與桐廬姚公慶齊名宣德乙卯秋將赴省因與姚公舟會富陽公夜夢神人呼解元因叩解元為誰神人持一簡示之上有姚慶二字公復以己名叩覆簡示之則公名在焉是秋公第一至正統戊午姚亦第一

洪武中建大內就西華門外隙地為殿以處匠作命工部官監督然事既繁緒奏啓頗艱乃遣小黃門在殿傳旨大內既成殿尚未全去至永樂徙都北京中官漸謀為南京內守備然無公署可居因即殿地結屋遂以殿名今顯以為尊稱之名凡工部官行寓悉以殿名可為一笑也太祖嘗至國子監有廚人進茶稱官詔賜冠帶有老生員夜獨吟云十載寒廬下何如一盞茶帝微行酒聞之應聲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太學之制廣業最在後初入監生員必由此以漸遷轉至率性堂則升諸吏部而得祿之其後此法不行人以出入走班在六堂諸生之後遂有朝朝一背日夜夜滿頭霜之嘲然居此堂者多得高科如吳文定王靖遠皆從此堂出也復有解嘲者大書於壁云勳業重開靖遠伯甲科累出狀元郎嘗聞聖祖貽謀在有福孩兒到此堂世傳太學初成太祖視之直抵廣業堂嘆曰有福孩兒到此堂蓋總指六堂而發非止為廣業也然王晉既出堂中遂成吉識後人亦遺此為故事云

太學號房制度極卑小止可容一牀一卓而已鳳陽生員皆高帝鄉人相率出怨言帝乃別造高房居之今十廟前某字等號房是也

太學成馬后欲視之高皇帝已出令禁婦人入矣乃築臺鷄鳴山望之馬后憤諸生員貧欲給與妻小月糧高皇帝從之但謂貯月糧倉屋無瓦奈何后曰自有處乃以棕蒿葉覆之後旋易瓦仍給賜花粉鞋布錢后既崩高帝微行知生員妻皆不哀服遂罷花粉等錢月糧則仍其舊

十廟關王廟最後成時廠木已盡工部請旨高帝夜將寢見几上有奏章問之內豎曰關王廟請木料本也帝曰記着內豎誤傳旨用杞條為料遂悉以杞條木構之朝鼓殿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况公鍾為郎奮筆曰緊綳密釘晴雨同聲一時傳誦高皇帝初建大內與誠意伯相度基址所定奉天殿基乃在水中以木椿識之帝夜潛以金為圈貫木而下乃發木移向東三尺明日復與誠意伯相視誠意伯驚曰昨誤定正穴乃尚在西三尺命更下椿正入金圈中帝曰在東則當何如答曰恐後世不得本宗嗣位耳帝曰他姓乎旁枝乎答曰旁枝也帝曰若是亦吾子孫耳竟用東穴

高皇帝嘗召太常不至詰之曰早遣祭寶公詣靈谷寺矣乃命即鷄鳴寺塑像祭之高皇帝將以鍾山為陵并欲取靈谷寺禱於寶公撤撤其辭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因是靈谷寺獨存其辭即江

舉人章洗連喪二妻將再娶撤籤于江東神其辭有他日王侯却並肩之句以為佳讖娶之未幾又死葬於先二妻之傍始悟前妻一姓王一姓侯也

兩京闕王籤即江東籤欒黃門奇初發解至京午門月城西關王廟中撤籤得此事常謀親弟兄之句時其弟太為嶗山摩生未知名奇頗不信至四科後卒與弟同榜

偽吳張士誠所據王府即吳夫差宮乃舊平江路治也西近天王寺寺左有一老嫗以浣衣為生嘗遣使諭之曰娘娘每早厭聞搗衣聲須移向稍北然亦不苦逼今其子孫尚居舊地皇朝平吳後誰樓內鑿地為二池直衝府基以洩王氣後知府魏觀因今府治偏在城西即王府基重建堂宇令高太史啓撰上梁文太祖知之魏高並付極刑魏觀斬高太史斬張后母金夫人至宮中既設齋帝后二席在正殿夫人席在旁殿帝與后親往視之所用器皆銀帝問內

豎曰。何故器用銀對曰。舊制也。帝欲特用金器。燕畢。盡賜之。后曰。母已領恩賜。吾父則未嘗召食也。帝命即撤后膳。一席賜之。令張氏世世為美談也。

武宗為太子時。乳母某氏在宮中。孝宗臨視乳哺。每賞賜。多為張后所收。未嘗謝恩。帝疑問。以實對。他日。又面賜酒食。對帝后食畢。因抱太子。不能起謝。又因太子啼泣。帝后親視之。帝命乳母坐勿起。他日。帝戲謂太子。擊后。太子擊之。命擊乳母。太子不忍擊也。后由是大怒。面叱出之。既歸。其夫驚曰。保保之位。千金不易得。顧不謹畏。獲罪而出。奈何。乳母曰。此為汝增千金。事長出耶。吾居宮中。未嘗得滋味。第急買肉。多用鹽醬治具為食。食未畢。中使果至。召之言。太子失乳母。啼不能止。帝后急宜汝。催逼就道。乳母故不行。且欲自盡。后驚懼。盡還帝累賜恩典。帝又厚賜其夫。往復數四方。發行報使相望。太子見之。始復初。

馬后崩。高皇欲再册后。遣使召太子。將面諭之。太子久不至。再使促之。且令視太子不行故。復命者曰。太子方作晝。因命取晝至。則一婦人負男子行雪中入山。帝感微時事。乃止。

高皇帝嘗欲食湯餅。光祿寺上供治具不精。多所誅戮。因言往時入一山中。僧進湯餅甚佳。今竟不能致。馬后聞之。乃親治數盤極粗澁。以獻帝。帝一時食盡。后問何如。帝曰。佳甚。后曰。往時入山寺。乃當困乏時。食物覺美。今富有四海。錦衣玉食。厭飲之餘。願以口腹枉害人命乎。遣使尋山寺僧問法。乃以嫩鷄作粉搜麵為之。使復命。盡獻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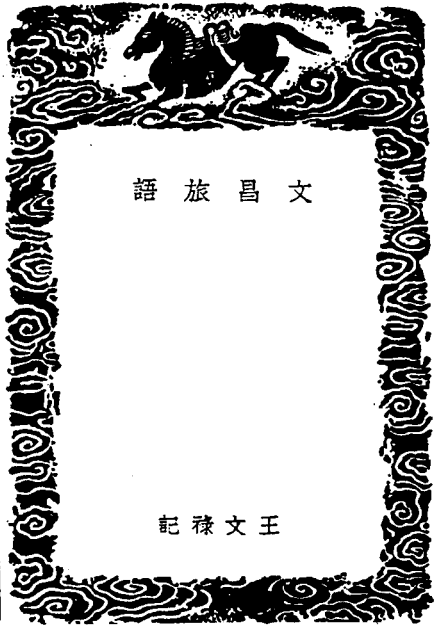
高皇帝將舉事。嘗詣卜者。其人乃農家。久不出。因就鷓米牀。坐以待之。須臾。卜者出。問何卜。帝曰。吾將有所謀。卜者曰。君坐龍牀。得非將謀天下乎。帝不答而去。

皇帝勸諭三法司。昨該爾等會府部司寺。及六科十三道。同內閣輔臣。并朕命司禮監官。逐一鞠審犯人。薛侃等事情。俱已明白。茲特降勅發落。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據其言似忠謀遠慮。但朕非宋仁宗向暮之年。原其心實懷欺罔。忽於言終無建綱之期。妄生異議。致惹事端。法當重處。以杜禍源。着法司再擬罪來看。彭澤實非才用。性本無良。小人狡詐之資。姦邪譎詭之行。往來構禍。般圖是非。致使薛侃招稱。有干宗室。傷朕親視之情。俾輔臣急於攻擊之志。害朕君臣之義。罪犯甚重。法當處死。姑從寬宥。發邊遠地面充軍。輔臣張孚敬。初以建議大禮。朕特以不次進用。既而被人彈劾。有旨令其省改。却乃不慎於思。罔淩於性。朕以心腹是托。奚止股肱而已。望以伊傅之佐。豈惟優待是降。味休休有容之量。犯威成媚嫉之科。殊非朕所倚賴。專於忌惡。甚失丞弼之任。難以優從。着致仕去。夏言既於斯事無干。不應拍案喧罵。匪失朝儀。亦涉爭報。朕念其被害所激。故特赦而不問。孫應奎曹汁職在糾舉。豈實彼言。但其時事未明白。遽斥輔臣。跡涉回護。故朕併令鞫問。今亦念係言官。亦從赦放。其餘見監人犯都放了。此事既經區處。凡爾在朝大小官員。宜思革除私忿。務為盡忠。效古人事君。同寅協恭之心。守聖人事君。不二不欺之訓。匡朕不逮。以臻至化。庶不負其君。忝其親。而永有譽焉。如勒奉行。故諭。嘉靖十年七月初七日。

胡明善附張羅峯。羅峯以慧見再去位。而明善亦以石碑事誦成。時有以春對揭明善門者云。白石出西山。胡明善從地起。蚌星見東井。張季敬禍自天來。

張羅峯十年七月之逐。陸辭日。人有詩帖吏科門上云。大連橋下鷓鴣鳴。寶鏡三千又送行。歸路若逢徐少宰。入山相伴採黃精。至次年再召而逐也。思典盡去。并馳驛還。亦不可得。央序庵上揭帖兩請而後許之。

楊公字夢羽。常熟人。嘉靖五年進士。家有萬卷樓。貯書其中。撰著不輟。今所見明良記。為江陰李氏刪本。非公原書矣。又高坡異纂亦公手定。而續說郭載此二種。刪削太甚。僅存什一。何所傳無一全書也。開卷為之懽然。願山金忠淳識。



文昌旅語卷一

記祿文王

文昌旅語卷一

傳曰古者于旅也語天旅聚也眾聚不容無語相成也法允麗澤嘉靖戊申季冬朔廣呂約會文昌祠八十有一人眾矣聚而語語而紀紀而成秩題曰文昌旅語姓名見語中沂陽王文祿東筆紀之乃借引云

火豐顯于雲曰客有自雲中來者云威遠有一男子嘗習飛狀遂飛去不復返陽和有一女子年可十六七忽化為男此何異也兩山子曰此陰陽失調所致也男陽道也而能飛陽失節也女陰道也而化男陰氣縱也陽失節故使而不寧陰氣縱故變而為幻氣化不得其樂理固然耳少豐子曰然則冀北之山坵地震冬月而龍見雷鳴亦陰陽失調之故與兩山子曰山與地皆靜物也理宜貞以安而坵且震焉是陰精不固龍與雷皆動象也冬宜閉以蟄而且鳴焉是陽精不藏陽陰之精不固不藏是斡天地之房

謙謙子曰近日海寇剽掠為患倏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東沙子曰聞諸洪武孔樂閣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之而寇息矣少豐子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責神速守責招降是以憲臣廣授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禦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沂陽子曰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大統率統綺士卒疋羸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至以齋琴臺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弗據也戈矛幹脫而鐵絛甲冑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為弊梓腹稱貸妻子啼飢餉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及道竄居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船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船紅出地方給以票証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為善良且因以裕國用矣仰屋子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

其進聞其黨也沿海出紅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艇則在海者日戒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泊之處悉立鐵尖撞樁隱于水面礙其來艇可也詞其聚泊東芻灌油梓棧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艇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艇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水牌朱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艇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者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鳳岡趙子黃金謂奇峰楊子春芳曰學象變化氣質氣質變化甚難奇峯子曰然躁者少容雅者易隨虛者輕諾察者太險詐者多匿怯者能忍躁斯直雅斯親虛斯誕察斯擊詐斯問怯斯止非學尚矯哉霖川陳子鯉易學也與奇峯子論乾坤二象奇峰子曰孔子象乾之剛健以馬象坤之順承以牛文王以龍象乾周公以馬象坤是可見文王之為君也周公之為相也孔子之為師也霖川子曰象者象志乎仰樽虞子志高問曰易詩書禮春秋皆經也惟詩學不絕何也奇峯子曰易聖學之淵也強之下學則拂書浮世之務也施之末俗則窒禮民情之恒也律之君極則淫春秋衰國之事也稽之盛王則陋詩者播上下達賤賤齊顯顯憂樂通治亂其天地元聲乎故三百篇後作者不可勝紀或悼時幽憤或經世嘆讓今時人文盛矣觀風者盡示宋之陳治哉

中庸五達道有曰朋友之交也仰屋子嘆曰交之義大矣哉心乎道合之謂交非特朋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然是以君臣之交見于唐虞父子之交見于文武夫嬪之交見于梁孟昆弟之交見于祥覽吁下此亦鮮矣故阿衡之不惠其君非不明也孝己之見逐于父非不仁也會稽之妻請去其夫非不貞也薛氏之窮有訟其兄非不友也其如心之未孚道之未合何哉故君子明白以啓發之誠惻以感動之不見人之非不見我之是所以積久而待交也交義合而國家之務成矣或謂子之言交信大矣聖人奚獨系之于朋友哉曰朋友人倫之紀綱也系之朋友而四倫可推也人特未之察也

仰屋子曰萬物從虛中來故人心本虛故靈靈故與天地合德今人讀中庸稍知誠之為貴而不知虛之為先未有心之虛而能誠者故虛者物之始也誠者物之成也虛者善之入也誠者善之實也

仰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言人心素有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言吾心素有也以吾心素有而通人心素有其性一也此萬物皆備于我之徵也故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止



機警一卷

沂陽子曰子生也朴室見事每選閱書史中應變神速轉敗為功者錄以開予心云各條末著數言以自警類長之能事畢矣嘉靖丙午海鹽王文祿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寮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乘僕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尚父敦而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與徐行若無慮旅人且憂為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為至警

警 機

王 文 祿 撰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為戒哉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先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應起計中矣噫危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今宗人盡斷車軸末而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田保即墨保即墨由傳鐵籠倉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穰養弗能也噫卒勝樂殺軍名將之傑歟楚公子過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探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及之而訛其識也楚伏擊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息楚兵乘之敗劔必矣傷指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呂布屯漢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為又問操得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否問曰曹操何在紿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敗神色不動匪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春夏讀書呂灑子曰周文子發且三聖魏武子丕植三又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歎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義

之在機警之警備聞知無活理乃伴吐汗頭面被褥詐熱睡數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光哉是以君子聚豫遠惡人也李勣孫敬業年十齡餘勇悍異甚勸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刺所乘馬入其腹中大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勸勝敬業大體論敬業勝勸臣後雖虛武嬰襁褓及周為唐陰有力焉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遁去有是哉張垂崖諷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天側一日大閱方出軍眾忽高呼者三垂崖亦下馬隨眾東北墜三呼攬纒後行眾不敢謹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思太子英明陰與其黨謀立廢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李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呂矣

文潞公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諍語共拆并
事煥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事終矣正
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
問先拆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李亦疎矣
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
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囊中已沒群
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囊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
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矣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彼鍾豈凡例邪

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
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暑張於蔗樓旋即飲之大搖
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
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運來殺我乎

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畫軍肯為賊用况公
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
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死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疎自檢慎哉臨事無時
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

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臣寺欲箸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椽三百隻
糊清江紙朱塗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同索火炬三

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
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白
染圍爐三百尚書窘迫莫履濟教婦卓脚繫圍爐

機 書

二

白紙糊之取鐵鍋為鑪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濟是
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
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為燎得如數進
上稱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
貴顯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
旬吏曰它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
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
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

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徒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
中夕散夫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
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即應曰有毋驚
主人盡付匙鑰秉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皆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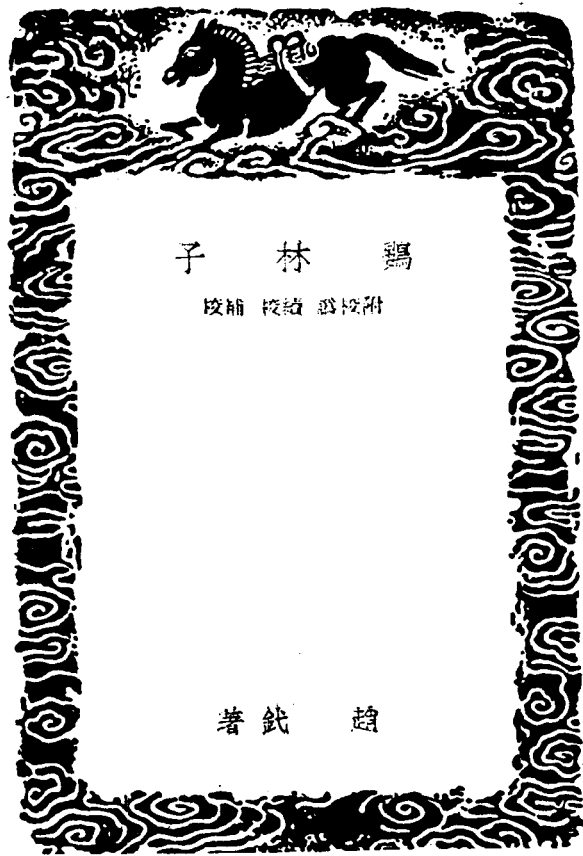
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
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
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
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

敬傳載赭汗盜衣裙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綏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及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

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象皆曰得屢奈何炳曰
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
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

無餉曷濟貴紳速運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
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機 警 一 卷 完



鷄林子引

鷄林子退耕山中五年。因避俗駕。日把書坐茂林。見尺鷃往來飛鳴。聲如互答。輒樾然大笑曰。此吾忘形友也。意有所得。取木葉書之。漸至數篋。兒子輩易以刻藤。復穴敗葉樹下。留此箇中。昔戴顛持柑聽黃鸝。以為俗耳。誠砭。詩腸鼓吹。此吾與尺鷃論事耳。故曰鷄林子云。
嘉靖戊午秋日。

鷄林子引

鷄林子卷一

明 桐城趙 鈇鼎卿著

闔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迹。曰徒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嗚呼。吾輩見前輩著作。初盛氣觀之。自為能過。及學稍有得。然後覺其用意深遠。邈然難及。因手之終日不忍釋去。是以學者甚不可有易心。易心生則學不進。
昔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此正吾夫子無隱之教。得晦堂發明透徹。所謂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者也。但學者不能隨處見得。
蘇子由云。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耳。吾有旨於其言。學者單一生精力。白首於王孟之門而不忍去。然竟何所發明。信詩者文之餘也。
范景仁與司馬溫公。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往在館職。唯議樂不合。亦蒸以決之。君實不勝。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往候之。不持他書。唯持向所說樂論八篇。爭論者數夕。不能決。又投壺以決之。景仁不勝。君實讚曰。大樂遠魂。二公論樂而終之以戲。所以平勝氣也。勝氣難平。唯在虛心觀理。若詞鋒甚銳。則宜暫止。少選氣和。是非自見。故人知有言之辨。而不知無言之辨。辨之至者也。如復墨守。牢不可攻。知者代作。留俟百世可也。

鷄林子 卷一

徐師川山谷外甥也。晚年欲自立名。客有稱其源自山谷者。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遂上夫古人稱人之善。必本其所自。而學者自述。亦曰。某氏某氏之學。今師川名成職重。遂俯視外家。不有涪翁。以至後世父子兄弟。亦各立門戶。自成一說。以相雄長。古道蕩然。盡矣。嘗聞涪翁於東坡。亡後亦曰。此後文字。人不謂家兒手定矣。涪翁且然。他尚何責哉。昔陳無已與鬼。以道俱學。文於會子固。無已晚得詩法於黃魯直。他日二人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會南豐。既而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爲山谷道人燒也。二公自能用情。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世隆謂諸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遺爲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願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嗚呼。安有入人之室。見其子而遺其父者乎。雖爲愛才。實已長傲。而爲之子者。挺然受長者之顧。亦自忘其有父。賢者若是乎。噫。年少未能窺人。人可。以窺年少矣。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鄰居。顏談談飲酒。誼呼不絕。新安靜默無言。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呼。此吾人最受傷處也。然則昔之酣呼。盡謂坐上無人。乎。因人以爲疏密。所失多矣。古人閨閣之中。相對如賓。何況見客。然則昔之酣呼。亦見省發。

賈淑性至險毒。邑里患之。林宗遣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還。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五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悔悟。終成善士。此正見吾儒作。用。陰者不爲。孔孟之後。惟明道識得此意。

建元中都下。舛難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膝。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噴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人皆以是稱謝太傅。然則京師之所謂廣大。顯在是乎。邇來。都城多盜。往往候門相第。陰入竊取。莫能窮詰。而姦作不時潛入。中朝事體。夷庭無不調知。欲立保伍。人。至不敢夜行。殊亦廢事。識治體者當自有說。

張九齡焚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殿庭之蕭誠善。疑之惡。誠奸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殿庭太苦。勤。不若蕭誠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願喜。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以九齡猶喜。美。交道可知矣。然則正直難。何但君臣。此古人所以有惡繩之歎也。

今道家符法禁咒。不甚信之。及讀稽聖賦。謂鳩善。其性甘帶。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翅而行前。卻如道士。兩步。則石防然而起。新木善爲禁法。能曲爪。畫地爲印。則穴之。塞自開。飛輒以翼。擾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扁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

蕭穎士傲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之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奕耳。嗚呼。主人博奕。於僕僕何與。雖受鞭撻。猶不忍棄去。此其好德之心。可與汝汝者道哉。今人子弟之於父。師。少加呵責。已不能堪。去此僕遠矣。

陸相知舉放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益置莊園。公曰。今年已置。

三十所矣。謂如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文章炳。陸氏子無一得仕者。如以君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夫舉士。公典也。寧樹桃李爲門戶地乎。崔之言。直道也。羣解爲寬公弟子。然則。不舉陸氏子。是乎非乎。曰。願其才何如耳。如其不才。黜之非我。雖然。世少厚德。嘗見崔涓。涓有門人請安。諾之。至日。不往。封書一册。送之。宴上。乃羅羣。張相公祭文也。當時羣與張同主試。張公故。門人獨無言。崔。以是愧之。曰。死且不。莫生而食我。寧有敬心乎。一時門人皆慚謝而退。由是觀之。良田多失。不獨陸氏就。荒也。

王求玉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江夏王啓宋文帝曰。王球誠有素。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嗚呼。收時望者。要在得賢任事。乃僅取充位。惡得爲賢宋之君臣兩失之矣。近世。亦有以虛名得美地。縱職業不能。人猶恕之。盛名亦復累人。若此。唐常袞。常國。崔祐甫。在中書。舍人岑參。初掌綸誥。稱疾不宿直。崔以舍人職在樞密。今疾久難。局。衰曰。此子羸疾。諸賢豈不能容。崔曰。相公若知。岑疾。不當遷授。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亦自有見。

宋胤緒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儻有一。夫之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老弱居半。又皆京師遊蕩之夫。及內臣家。儻子。姪。代役其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俾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詔言。

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及。余巡視團營時。以是爲言。逆覺竟不行。豈真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難。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蟻蟻五六月之間。經營穡場之下。車轉糞丸。至濁者也。久之成蟻。白如尸解。去其尸解時。必入土。余嘗。掘而視之。其形似蟬。夫蟬飲露。至清者也。而蟻能化而爲之。豈非惡濁而求爲清者乎。則貪夫亦可化。而爲廉矣。抱朴子曰。玄蟬潔飢。不羨螻蟻。飽。卒能去穢忍飢。則又足嘉。然則清者必多飢乎。故君子不。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也。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瑋羽英雄。猶不懼。可憐容得辟陽侯。遂得狂疾。而卒。夫辟陽者。自無口。過。而檢夫不但奸人。私往往輕伐古昔。卒被人非神。以口滅身。孰爲。焉可。傷哉。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季舒嘗與孫。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妻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責人正。不亦乖乎。吾聞長者之言。不覺。雖然。夫以醉語細故。動相苛責。誠非曠度。飲。者不自操持。率以酒失求原。大非善事。如遇。心人。則灌夫之禍。前車可鑒。今又有。人假酒伴狂。敢行欺。侮。醒醒。謝過。罪歸。生。則又濟惡助。甚矣。

陽城年長不肯娶。語羣弟曰。吾與若孤。俾相育。既娶。則問外姓。雖其處而益疏。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嗚呼。此吾之所未解也。異姓入門。最易離間。有道者處此。亦自有法。今欲全友愛。忍。廢人倫。所謂因噎去食者也。賢者之過。亦能害事。抱朴子曰。兔不牝牡。麋鹿不交。不可謂貞。此未足稱也。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策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嗚呼！術者每持是說以惑人，令益疑駭。吾郡有張姓者，兄弟甚友愛，喪母下地，一僧指曰：近舍有佳兆，但弟不利。弟即拜謝曰：兄如富貴，自當恤我。葬後，季宰子孫遂至逃絕，與此相類。然則地理天道，不相關貫耶？一言偶中，百世傳疑。今兄弟繁多，常有數年爭勝，不非其親者，誰與決之？

崔公儒是韓魏公夫人之弟，魏公執政，日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儒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嗚呼！此古人所以物爲之所也。後世常軸者，率引用子弟私人，列置要地，不復問其修職與否，甚至亂政，亦所不計。其亦未以造化爲心乎？吾嘗三復斯言。

陸無障爲晉熙王長史，立身清肅，倣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禮人，又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陸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于懷抱嗚呼！此長者之言也。今人于坐立稱謂之間，好爲低昂，自爲持體，往往顏色詞氣，變態立異，殊爲可笑。吾師歐陽南野公嘗見一士夫方驢，忽報屬吏見，即斂容厲聲，公曰：安得爲此？曰：見屬吏當如是，公大笑曰：此好作生人相也，亦是酒後朱定。

司馬德操盛德絕倫，有人臨窆，求箴德操自棄其靈而與之，或言凡損己贖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己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此與微生乞醢事何異？孔子美之，蓋微生好直，嘗以佞譏孔子，孔子舉乞醢以美微生，能委曲以行其德，非徒直者，後人以爲貶，非矣。此自盛德事，何庸貶刺？與織織以有無爲情者不同。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謂陳陳不止之，范憤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官以公禮格之，今成其老，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淵爲陝府錄事參軍，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裴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諸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而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裴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裴遂泝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嗚呼！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乃責人以禮，外相崇，裴淵則堅白卑執，不受入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像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妻譏，思澄欣然當之，嗚呼！此巧宦之一端也。人至今能之，昔范蜀公有子弟赴官，乞書請見朝貴，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抑何超然遠覽，彼肯向人庭前與柳並列者耶。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醜狀小詞，可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誘人淫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詞曲，此真可以戒矣，今人好爲淫詞。

使歌者習之，聲發閩里，如聖人作，當在流放之列，其有以前賢爲戲，罪且無赦，豈止墮冥道而已。儒者亦復爲之，法秀之言，誠爲善誘。

連庶爲壽春令，縣有淮南王舊壘，在山間，州守議取其壘爲城，庶曰：弓矢舞衣，傳之百世，歲于王府，非爲必可用，蓋以古之物傳於今，尙有典刑也，豈因是得存，嗚呼！今人好壞前賢遺迹，其亦未聞此論乎？嘗見仕人因邑中碑刻，世多求者，輒令斷毀，曰：爲地方去累，非惟不知好古，其忍心甚矣，使翰議，當與祖龍焚書同科可也。

若銘謂古今人作明妃辭曲多一意，唯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夫詩在言志，豈貴新奇，此何指諭，嗚呼！是詩也，使李陵聞之，誠中阿堵，若誦於蘇子卿之側，當咋舌自愧矣。

唐王義方爲魏徵所知，徵欲妻以夫人之姪，王辭不取，俄而徵薨，王乃取女，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元移刺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爲相，不與，後元宜罷守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古人用情乃若此，今人有求，率意取色受朝，有抗詞，暮有隱禍，不得申臆於去住存沒之時也，二相忘情得失，並足嘉尙。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妻畢，敎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富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嗚呼！今人常虛懷物外，雅慕向公，曰：嫁妻未畢，尙滯佳期，夫嫁妻何與吾事，吾人自爲兒女作，豈能了了，終是透此關，蓋不得爾，每念及此，常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父母不仁，以兒女爲芻狗。

崔彥玄清虛寡欲，以簡正見稱，初和士開懷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貴，多處京官，彥玄二子，並爲外任，弟耶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此真可以勵俗，近世紛紛乞恩，抑何不達。

張寬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瑤，瓊瑤者數十人，揖寬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常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豈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有僊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觀此，可以知作詩之旨，夫詩貴情景，稱作帝王家詩，不得用田間語，若賦野叟林翁，使內殿祕閣事，恐菜餚中著麟脯不得。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貫贖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虛，四者爲直，並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賊，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辦，施於邊郡，金人製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卒奪衆議，又論王虎臣不宜往接總管趙全及論奉御微里論桑哥丞相之惡，吾常偉之曰：承旨立朝大節，總總可稱，乃獨稱其字畫何也？史官楊載亦稱孟頫之才，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乃知多技累人也。故法秀師亦嘗讓李伯時，為士大夫而以畫名，行已可恥，又作馬，忍為之耶？伯時悲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久思其情狀，求為神駿，繁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但當責大士像，伯時遂畫此像，妙絕天下，夫以冥道相誘，雖非至論，謂士夫作畫行已可恥，亦名言也。學者當知所重，毋託辭於遊藝焉。

虞伯生與元明善俱以文章著，二人相得甚歡。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送至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道為職，當蚤還復初宜，更送我伯生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酌酒同飲，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辭之，起立言曰：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嗚呼！古人愛才，曲為保護，若此，今朝中有一人以此為心，則善類全矣。

呂子義往省一友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糲而往，主人盛為供饌，子義出懷中乾糲，求一杯冷水食之，此古今人所共高者，但置主人何地，如不可共食，則不當往省，因思王江州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隱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輩監輿，既至，欣然便其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終是胸中灑練。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于，鄭公力辭，東朝遺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遂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此王魏公所以有美珠之憾也。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那根矩獨守道持常，若非公事，自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那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幸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雜間，謂陛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觀此二事，則知所以安儲君，全臣節矣，昔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鬪雞，勃戲為沛王徵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勃，輕動若此，豈不悲哉。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此語遠于籍紳，凡為中丞者，唯恐者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關吏忽忽而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而直，豈謂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說論人遺食，指揮

數四，危人去，復丁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危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漸謝，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大都與庸人言，不得不多與君子言，不得不簡，自有神聆耳，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語，與凡人語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教教是以碎耳，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箸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今人慕德悅佛，妄念盈腔，乃欲變食，便可永筭，可謂不知順天者矣，然清心寡慾，節食頤真，亦是美事，但不可有妄心耳。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鬪，勝負未分，能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慶麻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范文正為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人服其言，後溫公欲用張無盡，嘗問東坡，坡云：權子雖俊可喜，終收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轡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溫公遂止，觀此，可見志剛氣銳，終非遠到，東坡以氣節自負，乃為此言，亦是作劄子，斬人後，漸有覺悟耳。

宋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皆高大，何耶？令狐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由是觀之，服之不衷，所關甚重，君子必不隨時變遷，以媚時好，重服所以重吾身也。

獸之中，獬豸觸邪，又有名牛形狗聲者，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逢奸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邪正不同，獸類且然，世固有崇顯奸回，屏黜善良者，亦其秉懿好德之心，得于天者，自少耶？噫！魏元忠上封事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缺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故陰陽不和，披士為相，豈猶不庭擢校為將，予嘗謂選將求材，無論卒伍，擢校之言，足為至論，夫世祿損智，執袴生愚，專屬將門，往往失士，今募兵乃取之民間，而論將多拘於世類，此債師所以成風，而軍威由之不振，主國是者，當有遠鑒。

昔仲長統著昌言，人皆謂詳觀時政，成昭政術，其損益篇有曰：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屠者為高，養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食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

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算，以待天下之君子也。嗚呼！以是為言，是導貪長慾，願足以厲人臣之節乎？今聞有道之士，亦曰居鄉則一介不取，柄用則揮金不顧，人皆以為通，似亦非中正之論也。

鷓鴣子 卷二

昔白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任文之黨，嘗賦有木八章，其弱柳櫻桃枳橘杜梨野葛水榭凌霄，以諷在位與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云云，則託以自謂，若然，其真可以羣矣。

邠超少卓犖，父情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若超可謂能掩父之過者矣。嘗聞呂涇野以少宗伯歸，其子向家僮索求宦資，無有，遂致笞責，涇野覺，竟聞於官，治其罪，夫以涇野為父，乃有是子，以邠情為父，乃得邠超，然則鷓鴣寧有種乎？子之才不才，信有命矣。褚彥宜少乘高節，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代，開彥回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嗚呼！人之所至難得者壽，而彥回反為多壽所累，此孔子所以責原壤也。昔箕子論五福，亦必以好德為言，好德非福，乃所以致福者，爾人而無德，雖親如兄弟，而反望其促，雖聖友如孔子，而亦惡其不死，然後知天死不足惜，而死者有餘，然後足悲耳。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榭街，宅正相對，丁將有謁請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勳。

多辭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家百官耳。嗚呼！此不惟有知人之明，亦且得避嫌之道，可謂善處友者取以為法。

戴叔少便誕節，居母喪時，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以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叔鸞曰：禮所以制情，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怪嗚呼！此情實之論也，令人哀不足而禮有餘，詞甚感而貌益腴，視此媿矣。但情既不失，又能中禮，食既不甘，并能變食，始為善道，叔鸞此舉，要亦矯世者，非自以為常也。

武侯將軍田仁會，詔奏侍御史張仁禕，高宗臨問，仁禕懼失次，章仁約歷階進曰：臣與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備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也，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夫代人辨對，非素致為時所重者不能，而高宗雅能容之，君德恢然大矣。今人雖有密友，稍蒙外議，恆恐餘波相及，即推而遠之，能代直於當事者之前，尚少，況以君父臨之乎？然仁禕一遭誣奏，便惶懼失次，亦非雅度，嘗見吏郎林東城，許石城二公，為臺官所論，例應奏辨，林悲鬱不能作一詞，許既自陳，又復為林公代作，朝士以是觀二公器度。

蔣公球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素性簡略，公球與語，不時應答，或構戲於公球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球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為慢耶？嗚呼！當國者必有如此度，然後可與言天下事，否則從風靡矣，後人未及拜官，先學作語，時事可知已。文然戲字

潘孟陽在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恩過極異，有一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緡，劉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為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匹緡，其危可知，遺勸潘避位，夫遺緡求見，其人足鄙，而其權勢能使人以一見為重，夫豈無自，今士夫欲倚權，先交歡僮僕，甚至投刺稱號，卒以此敗，皆用權者炫赫之過也，善乎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思闈人不為道，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嗚呼！開門延賢，猶恐賢者不至，豈有拒賢者於門庭之外乎？可以鑒矣。

韋斌請韋時，李鄴侯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寢，屢聞鷓鴣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為惡，苟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鷓鴣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夫鷓鴣自有聲，無與人事，而人苦忌之，抑何不達，昔有牝雞夜鳴，主人烹之，明日懷憂，以問伊川先生，先生曰：彼妄鳴，自合烹耳，於人何與，然其家亦無他，嘗聞道家言，人姓名，具在陰司，欲學道，須變姓名，遠遊四方，庶可逃避，此亦掩耳避鷓鴣者也。衛茲弱冠，與同郡卷文生，同稱盛德，鄴侯宗與二人俱到市，衛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詭詞，誠價乃取，林宗曰：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學，子於服飾器用之類，率不能辨，往往託之於人，一售即止，不復相疑，見士友中，必手自揣量，估價不相值，數反不已，嘗側厥其多事，及其既用之後，子物先弊，乃歎為人所欺，今見子許，亦足自解。

孔恂及齊王修諷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為亂世之英雄。潘籍知王敦必反。王衍諷石勒將為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甯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張九齡諷安祿山必亂。呂誨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璘諷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數公不知從何而知。真為先見。

今內府財物未進十庫。先戶工二司主政驗之。然後從西安門入。又特救彙諫各一人。同內臣驗收。其法非不甚密。近內臣用事。專論常例。不復辨其物之美惡。雖彙諫亦不能主持。以致百姓交納倍費。又不足以供國家之用。雖府庫充盈。實皆朽溢。所謂官民俱困也。嘗見唐開元初。楊崇禮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初丈尺間皆親自省閱。時議以為前後為太府。無與為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為經楊卿者無不精好。輒為懷然。感念弊政。何時可已。

明帝末年。頗多忌諱。因之犯忤致戮者十有七八。僧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周顒入侍帷幄。瑾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為除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愷愷因機候正。常陳此而已。願乃習讀法句實。二經。每見談說。輒以為言。帝驚曰。報應真常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夫詔佛阿上。固非直道。因事啓納。多所解悟。亦不失其為忠。張文隱公嘗欲詮釋道德經。剛正道藏諸書。定為一說。以獻。竟不獲就。齋志而沒。惜哉。

昔陸羽著茶經。常伯熊復廣煮茶之功。李季卿宣諷江西。知伯熊善煮茶。召伯熊執器。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有鷹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擊其入。季卿不為禮。羽愧。更著毀茶論。至宋蔡君謨著茶錄。造大小龍團。歐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奚至此。作俑者可罪。夫飲食。細事也。君子處世。豈不能隨時表見。乃於茶鏡水壘中立名。其於激頌起。廉風猷劣矣。學者猶稱雅致。反讓季卿。吾謂季卿能賑水厄。功亦不小。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芡煖。菱開花背日。芡開花向日。故也。今仕人以近侍為熱官。以外臣為冷官。亦以去日有遠近與。

河間王子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吾嘗遊江南。見一士人。忘鄰家高第。乃計向背。遣宅舍。使樓脊直犯其門。以相厭害。夫古人不欲臨高窺人。況肯損人自利耶。風俗薄惡甚矣。

陽城名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醉。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臥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嗚呼。此諫公諍臣之論所由作也。夫官貴知治體。或人言其細。我舉其巨。人或多言。我獨無言。鶴立雞群。羽儀自在。乃以酒自亂。豈君子安身之術耶。後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雖坐。熙載語。德明云。吾為此。行。止。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借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乘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嗚呼。相命可逃。亂世易避。達人玄識。嘉遁有途。豈網羅其能。彌空。而黃鶴無由。神舉耶。此皆以劉阮為宗。伴狂避世。君子中庸。殆不如此。

人之所以貴長年者。豈無謂哉。以父子兄弟。日相保聚。親戚朋友。日相呼喚。而貪生。乃欲一日沒。捨去性。

超然隱境。縱能得道。以風為馭。以雲為車。以時為月。以日為年。以琳琅為宮。以珠玉為食。五倫盡去。四人以解。亦何益乎。昔老子有云。大塊勞我以生。俟我以死。夫以死為快。正謂耳目不交。心志無慮。復還大化。冥然忘形。若猶強留人世。浪寄乾坤。時異世殊。亦自感憤。便使頹然忘念。而生人之理。薄然俱失。既不能經綸宇宙。又不能與亂持危。雖神氣常生。亦與鬼物無異。吾嘗謂隱者有形之鬼。日中可見。鬼者無形之仙。幽暗乃出。況四大強合。終難久存。而世人紛紛。遐想神舉。反致振齒喪生。求延得促。覺也晚矣。昔范忠宣公云。人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與吾心豁然相契。乃益信其灼灼耳。

今之學者。得一把茅覆頂。便非朱攻陸。毀道罵佛。實陰藉其意。而陽乙其文。標置門戶。爭為一祖。細求其實。無甚發明。畢竟何所裨益。昔唐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施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嘗見之。穿鑿之學。徒為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美泉之言。有味哉。殊可深釋。

唐文宗嘗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此言當為帝王法。此所以奸宦相戒。毋令帝王讀書。見前古治亂興亡之迹。亦是仿此。

王介甫呂晦叔同為館職。當時館中皆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喪。衆人之論。必於于介甫。介甫之論。又為晦叔止。能止人言。必識見過人始得。介甫偏執一生。獨心服晦叔。急於引用。後論新法不合。乃歎晦叔有共工驩兜之奸。不知平日心服者何。可見知人不明。一日諸士論劉向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為知忠義。或以為不達時變。未決。介甫來。衆問之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對曰。百姓之卿與。衆乃服。觀此。則知止人言不易也。而二公深淺見矣。

孫權謂呂蒙將飲曰。宜學問。自開益。蒙曰。軍中多務。不及讀書。權曰。孤豈用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今涉獵見往事耳。蒙始就學。所覽見。舊儒弗及。夫將以智為上。將不知學。則智無由生。雖勇力過人。僅百夫之敵耳。今人論將。不知出此。昔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莫由生。雖勇力過人。僅百夫之敵。曰。卻毅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毅將中軍。卒退楚師。由是觀之。將可不知學哉。今之將者。一字不識。徒以弓馬為事。亦何當於折衝。稍能談說前事。則又趙括者流。此武事所以不說也。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遊山訣也。不但可以登高。予且用以涉世。黃巢作亂。帝遣田令孜擊之。親餞章信門。資遣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資。世藉兩軍得慶。侈服怒馬。以詫權家。初不知戰。聞選皆哀。陰出資。羅販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塞。今圍營兵大率類此。前庚戌之變。參將陳燦領兵三千。防守陵。賊忽至。止四五十騎。兵皆跪迎。目令解甲。先獻引頸受刃。後燦坐以失律。除兵例。給賞。禁兵不足用。自古然矣。

祖士言深好弈。王處叔謂之曰。禹措寸陰。不開數。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昔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

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哉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遊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而後忘哉。祖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謂簿書奔走。可以長守祿位。不復事詩書矣。又有好誕任達。率以遊燕為歡。見人著作。轉相嗤笑曰。為人辦覆瓿者。動以蕭雍州恭為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勸心著述。厄酒未嘗安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飲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聞道。輒自著述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涼倒杯酒。沈或楸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球之每休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常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不能盡。豈為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嗟夫。吾嘗云。得書能遂生前樂。好學非身後名。每誦珠之此語。不覺神恩。同心之言。可多得。

二王是韓持國婿。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為歡。嘗謂身已癯老。且以樂聲自娛。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眾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口。還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怨。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擊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夫以暮年耽於聲樂。固為過計。而坡老善誘。其說止此。豈無有別說更可怡老者乎。然亦可為吾輩小歇肩方也。

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與中開闢。蘇附耳而聽。即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言笑。梁公時之正人。不敢見。邪不于正。於此可見。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斂營葬。曾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騷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寶乎。曾王稱善。後柳仲遠先為牛奇章辟客。後李衛公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遠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衛公不以為嫌。仲郭常感衛公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郭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令以祿利贖南宅。時令狐綯為宰相。不悅。仲郭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哉。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員官。夫二賢之言。不惟理既順。而辭亦暢。遂能使怒者忘怨。抑其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雖有恩奸。儻遇謙忌。遠自遜避。背德忘交。亦所不惜。用情之薄。遂至於此。存此

二事以收世風。

龐相判太原。日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彼傲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鄙。而不以聞。後為西羌所敗。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與詰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略弗自言。久之。遂落使相。以記文。學士罷歸。龐公益默不一語。溫公用是得免。夫以身庇人。尤人所難。昔聞石塘公為大司寇。嘗與三法司會題。適廷尉後奏。上怒。降首事者一級。時公已兼宮保。腰玉矣。乃削兼官。僚屬勸公自明。公不辯曰。尚書猶在也。後任家宰。一考。復賜玉。人皆服其雅量。見前輩風流。令人羨慕無已。然溫公輕舉。亦自可戒。王令明兄。察顏好。娶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鑿曰。尊何用田。鑿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昔王思寂。假壁在鍾山。有田八十餘頃。與族及故舊共佃之。常語人曰。我不如鄧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若有田能如此作用。亦自不惡。但以聚斂營之。誠無用田為。

范忠宣既薨。朝廷賜碑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君益知穎昌。為表其居曰忠直坊。正平語君益。荷公厚意。但上命揭於墓。假龍於范氏。若施之康莊。以為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言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流俗所尚。識者所止。異時不獨吾家為人。嗤謂公亦寧逃於指議。故敢以力請。時李端叔官於許。語君益曰。頃胡文恭知蘇州時。將希魯致政歸。文恭嘗學於蔣。乃表其第為難老坊。蔣公見之不樂。曰。此俚俗。飲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夸者。非所望於故人也。時營繕已畢。文恭因其嘗獲芝艸。遂更為靈芝坊。文恭退而語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識如此。非吾所及也。君益聞端叔言。遂撤范氏之坊。嗚呼。昔人識度。乃爾。今率假重於人。得有司片板數字。懸之宅里。以相夸耀。甚有乞建求助。上以此為患。下以此為思。一時成風。恬不之愧。亦見世變。

凡新羊入羣。為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羊。義獸也。見虎不避。羣鬪爭死。乃獨新附者何耶。不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定交。一與之交。後。死。生。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始。

王克敏嘗為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敏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汚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法司中鞠獄。每事必曰。有一二婦人。啓發證佐。皆由此等。常見男子易屈。婦人足智難理。京師四方之極。乃爾。爾亂。竟莫能革。何由興化。外郡以逮婦為最辱。往往搆訟連年不解。亦司理者無復以克敏為心耳。

盧思道聰明俊辨。年十六。中山劉松為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求異書。數年才學兼著。以此知士不可一日不學。若更知所以學。不但善變。素絲。天地造化在我矣。

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常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負。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舊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交道甚難。在士遜則當忘勢。在玄季猶當異禮。非曰曲徇。所以全交爾。

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亦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層重。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詔止朝謁。幸使憂鬱。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效九耶。嗚呼。吾每讀天生羽翼之言。不覺愴然動念。嘗見家人翁止生一子。念其孤立。每以爲憂。及連舉數子。則喜以羣枝相附。羣風不驚。及其長大。各立門戶。則互相離隔。反結外姓。以爲強輔。恐其室人。是自翦其羽翼。而假人爲重者。卒生禍亂。而昔之強輔。終非一體。亦皆散矣。始知友生不如兄弟。嗟無及矣。

鷓鴣子卷二

讀書實神解。昔支道林談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開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善學者。顧不以記誦爲能也。故謝顯道誦史。不遺一字。程子以爲玩物喪志。亦是此意。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范所爲。范讀書亦鈔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賈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謂畫有益於讀書。吾所未解。

劉歆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今見博學之士。以才華耀世。羣競尙之。因是駭縱。竟以惡終。則昔之強記多識。適以助過。遂非。雖不足以欺目前。而後世誦其言。或有想見其爲人者。又殊可深罪。

劉尹郡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爲相舉正。劉曰。夫居下。請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大正源。鎮靜末流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夫官多不法。若置而不問。則留民害。若因訟言。以去長吏。則來者不振。皆與一當道言曰。宜卻民官。而以他事去之。則法行而民不怨。始爲政體。然又有因是而大與民議者。可勝歎論。

王榮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頗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爲令乎。驢鳴本無可悅耳。王讓好孫子。刺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母以是悅朋。若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父視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嗚呼。今人不知擇婦。惟重世系。豈知鸞鳳寧有種乎。王公超識至此。其英才挺生。不獨有女德云。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壘。舉弓而射。卽中之。擊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卽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卽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戲。歎無辭。崔卽救內令女。卽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其拜爲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常以相還。生女。常留自養。救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憶懷愧。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轎車。浮浮。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卽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梳。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梳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梳。及詩。忽不見。二車。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會遙睡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兒徑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梳。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歎有一老婢。問充得梳之由。還報其大家。卽女姨也。遺視之。果是。謂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梳。著棺中。今視卿梳。甚似得梳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卽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煙溫也。願永強也。卽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爲漢尚書。植子誠。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余嘗聞高太史談河南有一鬼戶。甚奇。竊疑其說。今讀孔氏傳。若相符云。河南村中有一婦。負短以疾。迨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婦放時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時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常至。因竊視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蹤迹之。及暮。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家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稱爲鬼戶。由此觀之。宇宙間何所不有。但人不及見耳。

路鷲五色。尾有毛。如船舵。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曰鷲云。鷲鷲邪而逐害。此鳥蓋鷲中之救邪逐害者。故取以爲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鷲鷲於水渚宿。先少若有敕令。然又其浮遊。遊者左

雖者右，孫伍皆有式度。今科中皆服籍，而掛獨尚左，或取義於此。

李文靖所居陋巷，雖無重門，頗垣敗壁，不以屑意。堂前墾園，墾墾夫人戒守舍者勿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而韓魏公所至，輒起宮室，務求廣大壯麗，人亦未嘗以是短之。可規二公所存不同，故規模亦別。

余友汪子苦性急，極髮不順，即披髮，幘巾偶引他髮，即裂其巾，諸事稱是。余嘗笑曰：人七情互用，安得獨行多怒，人皆愛其達，日何以居位，余日政爾不達，後果以貧卒。一日讀中興書，見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以履齒碾之，又不得，賊甚，復取入口中，齧破吐之。王羲之聞而大笑，此與汪子何異。述固急，後遇謝無逸，以事相忤，極罵，述正色面壁不動，謝去良久，問左右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性急乃爾能容，此固小巫見大巫，不覺自屈。知世復又有善怒者，因書以為誡。

桓沖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已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謂少經軍鎮，乃為荊州，謝苻堅自出淮，深以根本為慮，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開暇，因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獨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淝，今大敵果至，方遊談示暇，遺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誰知吾其左，左索俄間肥上大捷，慚慨而薨，嗚呼！此何足死也。吾方美之，夫讓揚任刑，推賢也，遺兵內擾，忠國也，知賊所向，審機也，淝水成勳，當共為國喜，反重為己愧，此桓車騎之所以止於車騎也。

王戎子綏，欲娶遺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致老無收者，此亦用情太過也。裴室亦能久留其女，此說倍寫，後所亮兒會遺蘇峻難，其婦諸葛彪女也，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小，故其宜也，感念亡日，若在初沒，彪視適何如哉。

呂夷簡生四子，皆穎異，與夫人語，四兒它日皆顯重，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一日，四子居外，夫人令小婢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疑然不動，夷簡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夫父母之視子，自言語學識，起居動作，皆可規驗，必待碎器而後見乎。蓋人之器量，於成敗得喪處最易見，故以此試之。然文靖獨先忍碎四寶器，亦且量處，大丈夫以量為先。

彭城元伯楚歷典二郡，早喪妻不肯娶，臨終教子便留葬，無取汝母喪柩者，亡者有知，往來不難，若無知，只為煩耳。此可為超識，適常情，今仕人在外，幼子弱女，雖開關必被還本土，祇是俗情不割耳，昔有友人為小官，卒於州，子勸卜葬於彼，人皆以為不情，不知古有行之者，此以證吾言之非妄。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漢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年耳。積越既履，順遊性，何美遺齡，人稱善談，此與孔子朝聞夕死之語，互相發明。

度山中毛姓者，族甚衆，因留其家，凡二日，始去，村中蛙聲甚鬧，后問曰：亂鳴者誰，曰：蛙也，曰：何用苦鬧，蛙聲遂絕，至今此村蛙不鳴，先時毛姓造一牀，甚華，但寢其上，則搖動不寧，遂不敢用，適后至，則以奉后，牀不復動，亦異事也。毛姓到今猶繁，毛與郭給舍有親，給舍與余言如此，郭永豐人名汝霖。

元文敏公元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遺蒙古大臣一員，使交趾，公副之，將還，國主賚以金蒙古受之，公固辭，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為，公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主歎服，今使臣册封宗室，或封外國，多用武臣為正文臣副之，武臣不但受其賄金，反多索焉，文臣則不受，或原於此，其所儀刑者甚遠也。

余嘗讀水心葉公進卷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專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資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備作奴婢，歸於富人，遊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

人主既不能自養小民，而吏先已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此論甚得治體，按周官十二政曰：安富曰恤貧，貧者恤富者安，此聖人之政，所以為平，故萬物各得其所，衛靈公死，夫人無子，傅妾有子，一日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婦之人也，得留幸矣，又煩孺子，我甚慚，願出居外，以時相見，甚便，傅妾泣曰：夫人欲使妾氏受三不祥，耶事君不終，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孝子養親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逆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欲自殺，夫人聞之懼，許留終養，噫，若衛夫人者，可善處子母，嫡庶之間者矣，夫子王則母后禮也，禮無二后，則忌生矣，忌則不終，故秦尊華陽則廢辛后，與其廢也，事外，故曰善處子母，嫡庶之間也，而傅妾則自以為罪，而要之以死，則尤難矣，亦夫人素所處者得其心也，不然，長信宮之行，恐自不免矣。

吾聞德清有女獄山問之，曰：有姚恢者，縣之千秋鄉人，東漢時為清州刺史，時與沈戎為婚姻，縣東北有柯田山水，嘉甚，恢謀定居，其女泄之，沈氏為戎所侮，憤懣，女歸寧，竟囚之，亭路之北山，墻間，至死不悔，戒其後三世不得嫁女，女獄山，即恢因女處也，嗚呼，異哉，田居細事也，竟以是而滅天性之恩，世固有若人者，語云：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為狼，人情大可畏矣。

昔景公成路寢之塚，遂於何禮，禮請於晏子曰：於何之母死，兆在寢臺上，願請合骨，晏子曰：噫，難哉，為子復之不得，將若何，曰：小人將左手擁格，右手搢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

者也。晏子見公，爲於何請。景公作色曰：古之及今，子亦嘗聞有罪人主之宮者乎？曰：古之人，其宮室節，不侵民居。今奪人之居，廣爲臺榭，使死者膏，生者膏，不如許之。公曰：諾。於何葬其母？涕泣而去。噫！景公晏子，俱盛德事也。難哉！於何又能誓死，得如所請，則尤難矣。余甚疑之。夫人主之宮，死者穴之，世寧有是理乎？但常卜地，官爲之改葬，使得合焉，則民得償地之便，而官亦無入鬼之凶矣。晏子亦未之思耳。嗚呼！若此者，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嘗讀後漢書，見李固既策罷，知禍遣三子歸。時發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其知事本，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豫藏匿，託言還京，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人古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在君矣。成乃將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質卜各爲異人，陰相往來，變從學，酒家異之，因以女妻變，變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冀誅而災，嘗歷見史官，言有赦令，又嘗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并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既有戒變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吾分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變謹從其誨，後王成卒，變以禮葬之，四節爲位，祠焉。管辛憲英，辛田女也，適羊耽，憲英弟，爲大將軍，羊爽參軍，司馬宜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司馬魯芝將爽兵斬關出城，赴爽，爽呼飲俱去，做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夷耳，做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之偶也，做曰：然則做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做遂出，宣王果誅爽，做歎曰：吾不讓于姊，幾不獲于義，遂鍾曾爲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曾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爲參軍，憲英愛曰：他日見鍾會之出，爲吾國憂之，今日難至吾家，瑋固請國，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瑋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瑋竟以全吾於史中，見二女才智，有非丈夫所能及者，俱以知全其弟，全其子，可易得哉？因錄以傳，孰謂生女不關門戶哉？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榮，主簿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縷袴，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甌，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云云，神不欺非類，信矣。近聞湖南一學士，無子，陰携有娠者，取以爲妾，遂生五男，今族人皆外之，不許入廟編牒，若然，是不但欺其先祖，實自欺耳，作此何益？

汝南王叔漢父子，方出遊二十年，不返，叔漢作尙書郎，人告子方死于汝南，即遣兄往迎，喪叔漢發哀，詔

賜錢二十萬，既而子方從行，梧回叔漢，謂關乞納，賜錢，受虛妄罪，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議云：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任遠，人指其處，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許還錢，復本官，此事世多有之，昔一仕人，誤傳病故，錢曹遂作缺補注一官二人，因以一人他從，錢曹遂還浮議，落職，良以遠言易信，不可不審。

今之仕人，率多苟息，凡營造婚葬行來，必選日卜時，少有違礙，則以爲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讎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隣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郵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而字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後坐女墻亡吏，太守邵嬰怒而殺之，時人多譏爲證，因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隋起居注王劼，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其略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心與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薪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尙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吾味其言，以古人改火，其意義至深遠也，然亦非難行之事，後世偷惰，於細事不肯一爲之，況望其他乎？余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行之一家，即毋論順時救患，亦足以見師古之一端也。

隋牛弘嘗從容問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噫！此後世通弊也，今簿書委積，而磨勘之使，冠蓋相接，自謂盡法實徒，滋益亦何益於政理，故省官不若省事，千載名言，何時得去，掾吏使我心目豁然，亦一快也。

隋辛彥之拜徐州刺史，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世臣曰：人安可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高祖以是爲學力，尤爲有見。

儀同三司左僕射劉臻，無吏幹，又性恍惚，既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願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嘗聞諸學士，陳公香終日誦讀，脫略世故，一日往謁故人，不告從者所之，竟策騎而去，從者素知其性，乃周迴

街衢復引入故舍。下馬升座。曰：此安得似我居。其子因久候不入。出見之。曰：渠亦請汝來耶。乃告以故。舍曰：我誤耳。與此大相類。乃知天下事未嘗無對。可資一噱。陳公嘗考滿。當造吏部。乃遣戶部見徵收錢糧。曰：貨賂公行。仕途安得清。司官見而排之。曰：先生來此何為。曰：考滿來耳。曰：此戶部非吏部也。乃復出其可笑者多類此。

河東柳營。陪帝甚重其學。嘗引入內閣論事。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帝。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于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夫古今若臣相得者多。未有如此之甚者。其何術致此。觀其與嬪后同榻共食。大低便。便為人所狎耳。然亦大異事。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夫古人有車。惟恐人之不借。今人有車。惟恐人之借。古今人相遠若此。要之。能以物公之於人。非有道者不能。昔孔子不借。蓋於子夏以護其知。而子路之志願。惟以車馬衣裘與人共。在賢者且以為難。他可知矣。

許詢王循論理。其決優劣。苦相挫折。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道林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耶。豈是求理中之談哉。今人講學論事。各求理勝。往往詞色俱厲。甚至作誓互爭。多至千百言。使者往返四三不止。亦是涵養未定。

戴安道從東出。謝安石往看之。謝本輕戴。相見但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甚妙。謝悠然知其量。此安道之所以為安道也。其視不對米價。何如有道者。其度量語言自別。

王莽之子宇。非莽所為。身先被殺。褚淵之子賁。非淵失節。遂不復仕。人之無道。父子之間。亦不能容。況他人乎。士誠不可以世類論也。

齊循吏傳。載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郡。水使者。無以饋。吏人為買棺器。齊武帝嘗非洽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故宜罪。賤。無論。賤。乃救不給。贈。嗚呼。此豈人君之言乎。今仕人亦復有是。其說者。是亦仲長統之見也。

梅聖俞作碧雲。其言專許士人。而於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攻之尤力。且言多涉陰私。穢。可。以。聖俞乃為此。其終身坎。不得大用。得非天道與。孰云外史之言。為可信哉。譏舌一鼓。千載受。評。奸人多。以是害人於百世之下。可罪也。

黠林子卷四

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讎。語子孫曰：吾與汝曹。獲良產矣。昔先正亦云。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吾嘗笑其言。夫積書所以向友古人。自廣聞見。豈徒遺子孫為功名計耶。若恃是為產。恐亦易徙。昔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損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嚮及借人。皆不孝。似亦過為著意。與李贊皇惜平泉花艸。其意相同。噫。此豈一家能數百年物耶。吾每蓄書。輒祝之曰：願長有賢者披閱。不使蠹魚相侵。更得展用。即為得所。但惜書過甚。不輕批點。友朋相借。猶有吝心。亦是癡態未除。

平繼叔。所綜經籍。多所通究。安貧樂道。不營資產。衣食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二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繼叔忿其世衰。植杖巡舍。而哭。不為營事。婚宦。親知每以為言。繼叔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時有珍味。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管焉。處不肖子。只得如此。昔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為其子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沈香煎湯。時呻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此則為不肖子所苦矣。殊失料理。可為一慨。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糶。有問余

者曰。此可爲法乎。笑曰。此急救良方也。
 得京知制誥日。韓琦爲相。京數月不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語。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道。王公此處高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

會布以翰林院學士權三司使。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常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登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公不聞宋子京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才雅。稅一第於近處居之。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遂且方罷。翌日罷。罷相。朱常舛詞。極詆斥。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余嘗聞諫垣中一人。與一都卿甚厚。偶以事相忤。已具奏論列。猶飲其家。傾倒而去。少選而言草上矣。明日又復往。願曰。偶議論不合。故相辨證。非傷之也。古今人情反覆多同。可慨也已。

周輝節度鄭滑。表章澳在幕府。會攝入相。私語澳曰。卿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輝愕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無權。輝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嗚呼。此真可以爲萬世法。誠使爲相者。以人才進退之權。付之天官。兵馬之權。付之司馬。錢穀之權。付之司徒。刑罰之權。付之司寇。而吾一一責其成功。如不得人。則亟請易之。天下何憂不治。後世以公家之權。濟私家之用。政事日非。幸皆由此。雖然。權亦自能累人。昔王安石在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所常舉行。及入政府。孫孝老。公擇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何與前言異也。此惟恐太阿之柄。持之不專。其志難行。寧能免於用權。故卒以專債事。

范蜀公鎮至和中。嘗論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今戶部可錢穀。兵部司軍馬。運歲虜騎。日馳。邊塞多事。議者與言築牆增堡。募兵。紛紛不已。戶部轉輸。多出額外數百萬。度支不繼。率請裁抑。二部題請。常令廷臣會議不決。與此何異。嘗見戶部王柳濱在部時。每抗沮兵部所議。未幾。轉兵部職。方戶部諸郎相慶曰。柳濱去。知錢糧。詎之。不致妄與矣。已而所用日增。且言某藏可動。某儲可支。戶卿夏松泉銜之。竟表免削職。一人之身。旬月異官。一人之心。旬月異趨。此無他。地分不同耳。以是知會計不可不詳且豫也。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杖而破死。後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按例。時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況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旻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常及之。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撻。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懼刑。亦不避遠。但惡辱。辱受刑。死於杖下。當國者往往藉是以符。

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王佛大臨荆州。甚得民和。桓南郡時在江陵。既爲本國。且奕葉故舊。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謂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輿。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夫對客。輕人長者。不爲。而乘輿徑入。亦非所以事邦大夫禮也。士者往往恃故舊。望人以格外相容。不惟難行。抑且自損。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于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所薦爲嫌。大喜曰。後來文章。常在此。卽極力推挽。天下高此兩人。夫愛才公心。人皆以引用爲私。近見楊費諸公。人之所用。已必斥之。未幾。己之所用人。亦斥之。往往才智之士。遭相臣一盼者。動擯棄終身。更不追諒。公私以爲進退。良可歎惜。視前輩風流遠矣。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傅季友時與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徐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夫審而後入。既不忤人。亦不失己。真可爲法。

學者要有偉量。淵衷。似人不能窺其涯涘。方爲入道之器。常見士夫羣聚。少負寸長。急於自見。往往以聲色示人。令其望而知辨。皆不能善藏故耳。昔徐羨之自布衣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愛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常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傳亮宴。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雅。特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魏陽元爲鎮。鎮後將軍長史。疏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爲籌畫。後遇朋人不足。以陽元滿數。鎮初不知其善射。陽元既容飽閒雅。兼發無不中。舉莫能敵。鎮謝而歎曰。吾之不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夫使人知之不盡者。必其藏之有餘。若一見而知底裏。淺也甚矣。

李光顏初任都統。韓弘惡光顏忠力。乃飾名姝。教歌舞。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非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大會將校。引使者以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嗚呼。感人原不在多。僅僅數言。已足以奪韓弘之魄。而收軍士之心。卒致斂手削地。皆由於此。大抵奸雄。巧於同人。多以聲色貨利。少不自持。卒爲所窺。有識者自能察識。所謂上將伐謀。殆多類此。

庚亥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衰獨不拜。準弟徵曰。子何以不拜吾親。衰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衰敢輕之乎。遂不拜。昔侯霸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納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夫不輕拜人之親。與不輕受人子之拜。可見古人交道最謹。彼豈輕爲然。有匪人之吝者耶。
 紀傳真得幸于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于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尙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論我不得措意。可謂之。僧真承旨詣。登

紫微貞經曰。爲道者誓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則色於已。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美。口即有截舌之患。夫蜜刀之喻。可謂切警。但不知冥室中自有常明者在。不待持火自外來也。

景祐末。西鄆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宰相。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即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官。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寶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參軍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僊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鑪鑪。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爲然。坡詩不及文。亦坐此病。詩若淘洗不盡。則珠玉瓦礫。雜然並陳。總不成文。此數十位。聖賢中著一個屠沽兒不得。

有真人問人曰。子嘗彈琴。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此言見道。

李文靖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議。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秘監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爲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祇前居職罷去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尙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其學文靖甚力。文靖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室。曰。吾豈其。優於是。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祕監不復用。嗚呼。此真足以塞詭佞之途矣。夫執政之門。窺伺者衆。不以賄進。則以佞入。賄進者其害淺。佞入者其機深。一不加察。則顛倒是非。贊成邪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噫。秉政者了此。則事可過半矣。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詭譎。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夫自不爲戲。易使人不敢戲難。此豈無道至此。然戲謔最害事。文公竟以此得罪。吾有此病。故存前車。用誠後乘。爾。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夫古人欲得一士。雖裂防破格。不以爲私。今人嚴於避嫌。一字之差。率標黜之。安能得士。然防之益密。而用意益奸。往往厚棘叢中。私植桃李。乃知禁密不足以杜奸。而適足以滋奸也。噫。

唐李景莊老困場屋。每被黜。母輒撻其兄景讓。一日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被撻。由是始得第。試爲弟子時。家君甚嚴。每試有司不在前列。輒怒。自吾母以及於兄弟。皆辱及之。吾少嬉戲。吾母與吾兄弟皆含淚勸學。曰。勉之。吾等不見爾榮。先受爾累。後得第。皆私智曰。自是父可無罵矣。今見景莊。不覺愴然。

李錫之爲盧城令。變苦泉爲甘泉。包山嶺無三班。謂蛇虎雄也。自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是山川之氣。因人而變也。又聞人有飲狂泉而狂者。有飲盜泉而貪者。是人心反因山川而變。可謂不善變矣。昔吳隱之有清操。曰。泉安能易我心。一飲而去。後不聞飲盜泉者。化而爲廉。則隱之清德。乃不如李錫之政乎。理不可窮若此。

漢崔瑗臨終。願命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遂留葬洛陽。嗚呼。然首丘之論。非乎。要其終與季札之意相同。亦達者之高致也。

漢姜伯淮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遷往就室。噫。此可以矜楊氏兄弟之謬矣。

金華長僊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義役。幾二十年。吳帝與致十一人與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此十一人者。惜不知其姓名。真可師也。今一家兄弟子姪。每遇戶役。輒相告爭。況鄰里乎。當以此爲法。惜未一試行之。

宋張孝祥。蚤負才俊。殿試問師友淵源。人皆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高宗擢第一人。召對百言。皆切時政。後所至有聲。但初登第。出湯思退之門。後知平江。張浚薦之。召赴行在。渡江初。朝議惟和戰二字。張浚主戰。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公之門。而兩持其說。君子惜之。夫孝祥於思退。今所謂座主門生也。於張浚。今所謂舉主門生也。是皆有恩於我者。固當報之。然皆同立危朝。當以國事爲重。不

當以私議爲黨。何則。所重有甚于恩者。故私情有不能顧也。若以恩言。則師生之恩。孰如君父。君父有過。尚且諫諍。而況於師生乎。如孝祥者。能調和其間。同歸於正。上也不否則直言。是非奉身而退。乃依附隱忍。而兩可之下矣。吾友李一吾。趙甬江門生也。嘗恥出其門。未有一言相假借。在孝祥上矣。

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賈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實生之謀也。先是。岑晡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露自遺其容。吾以不能銜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銷。卒於家。夫賈公能奮身以救黨人。而不肯開門以納公孝。其視破族屠身相繼滅亡者。何如。東漢諸公。雖慷慨激昂。徒自取毀。端亦何補于國家。若賈公真可爲法。處波瀾之中。而獨能自立。信非有道者不能。

元矣。由是惋惜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耐盡爵。從步輩歸寢殿。又一日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難以自醉解。夫為君上。乃亦受事不治。而以酒自解者乎。夫事不治。則當廣求賢才。以自輔。如張說輩。豈絕世而難得者。此其不足為可知已。近聞上谷有撫臣報虜至。輒呼火酒。連進三觥。再報則鼻息轟轟如雷。及覺。則虜已鈔掠出境。又抽毫作報捷疏矣。乃知麴生能壻。其功甚大。

梅宛籍為余言。山東有人能腹中語。聞於有司。有司拘之。腹中人能自言其冤。曰。吾山西布客。一日出遊。偶醉臥道旁。道人李美者。與張成兄厚。能采生折割人。見吾醉臥。夜私殺之。取其心肺并七竅。烹熟。與張成食之。吾遂入於腹中。而不能去。問張成。成輸服。曰。初食時昏醉。二日始省人事。後覺腹中有物相礙。啣啣如人語。呼之輒應。每飯。吾不能多食。食多。內輒譴呼擊之。又曰。夜臥則從口出。出時如蚯蚓然。長可五六寸。天將明。則從鼻中入。入則復言。問曰。李美既殺汝。汝能知李美處。吾拾治之。以報汝讎。曰。李美者。淮安人也。可無檢治。吾常死。曰。何也。曰。成化時。吾為賊。夜遇李美途中。因殺之。奪其資。張成兄弟與吾有隙。為吾所殺。吾今當以死酬之。李美昔為誰。張成昔為誰。皆能言其名字里地。曰。汝能出。何不他去。曰。既受約。不能背。十年後當自去也。曰。汝夜出為何。曰。出則入寺廟。竊聽其言。即日所語於人者也。曰。寺廟有神乎。曰。有大都與人間事。曰。日中有神否。曰。有。與人出入道中。或乘馬。或徒行。遇貴人則避。餘則行走無妨也。張成兄弟遂坐法。此皆二司并兩院所親問得其言如此。因知殺人者必殺之。縱能逃於有司。而不能逃於鬼神。故曰。明則有刑罰。幽則有鬼神。可畏也已。後與毛雙渠語。雙渠曰。吾巡歷山東時。親聞其言。如是。書此為報應之一端云。

山東有一耕者。侵及鄰人之地。鄰人與之鬪。擊殺之。已抵其罪。後一年。近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曰。吾前為某人所擊殺者。吾妻子尚在。欲往觀之。父母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為某人子。以二鬼押送。時日向盂。引避洞中。頃有登瀛者。鬼曰。此即汝父也。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為若子。即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櫺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即汝母也。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將吾從。顛門送入。其子即哭。二鬼行。吾力出脫。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果逃矣。時吾隱衣架腳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忽按之。吾遂昏頓。其子復哭。良久始放。吾附形矣。後雖欲避去。不能。今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可負吾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其隱味人所不及知者。與妻言之。不妄。又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猶未決。因訴於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笑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是日曹憲副復言此事。曹名金。河南人。與宛籍同入竟者。宛籍名守德。寧國人。先為山東提學。故所聞同。

宋呂獻可沒。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為中丞時。有倖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所謂倖臣。蓋指荆公云。誌未成。監牧使劉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因代書。曰。成父之美。可乎。仲通又陰屬呂氏。諸

鷓林子卷五

張龍湖先生拜相內直。旬日始出門。人往賀。先生曰。何不弔我。人皆謂先生不樂撰文。故有是說。竟不弔。余曰。不然。昔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動非傷。責重任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先生之意。或本於此。

宋慶麻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募。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饑餓遺之。法所當誅。不誅。那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小民饑餓。免於殺掠。理必喜而云。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夫賂賊安民。此仲約一時苟全之計。然猶可諉曰。猝至無備。至於邊防。則戍守素嚴。近日邊將力不能拒。每先期齎金帛方物。求免入寇。寇問所之。則指示他路。故上谷路。則犯雲中。雲中上谷俱賂。則犯遼。紛紛效尤。遂致邊備大弛。以至海防亦有然者。皆仲約之遺術也。可勝歎哉。

唐文宗自太和乙卯後。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謂修己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懸於東廡下。舉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

子勿舉本恐非二家之幅。時侯天中爲西京察訪。厚賂工得書以獻安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挂壁。問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昔庚戌科大學士張公主試。策引蘇轍重臣權臣論。爲問時王翰林與張公論文有疏。試錄未上。先使人馳進一册於首相。其意有在。後相公亦不問。小人之中傷人。率多如是。可畏也已。

禮曰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不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觀於此。古人輕技甚矣。今如工作之類。以卿大夫之官。官之反有齒先於士者。與先王之意大相遠矣。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懷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義。徒爲佳麗耳。去古遠矣。

昔韓公雅作鎮兩廣時。銅鑿方熾。公追斬大藤峽。嶺表悉安。遂于梧州開府聽治。每賓客過。必厚贈。軍前所費無算。而士皆盡力。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洞達。而政績亦不逮前。至今稱度。蓋鄭大者猶誦說韓公。而不知韓公之平兩廣不在於用物之侈。而在於謀略之妙也。嘉靖中。東南倭亂。趙南江往督戰。能以怒怒禍福人。自巡撫下至有司。無不備極趨命。以略相悅。動以數千。往往諱債軍爲有功。以詭獲爲真俘。又有功至於內者。言無不應。稍拂意。則詆以罪。輒致喪身。東南緣此大困。仕人以是競進。賂愈重。則遷轉愈速。議者反目爲邊才。指顧視理法者爲狹小多忌。不足重任。一時遠近化之。凡軍中糧餉。皆爲饋遺。不復顧念尺籍。而浙中尤甚。士夫過者。視其官之清與多者。三四百金。少亦不下一二百金。士夫亦以此多之。彼蓋以韓公爲法。韓公且以是敗。而況不及韓公者乎。此捧心學西子者也。

五季時。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沈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屯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火。賊突之。紇敗。檢之。斬於建康市。馮僕以其母功。封官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册命沈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轎安車。鼓吹。麾節。如刺史之儀。昔漢高以天下之故。不顧太公。而卒全其太公。沈氏以守國不顧其子。而卒全其子。漢高以智。沈氏以義。合而觀之。兩奇事也。若婦人則尤爲難矣。

字書謂僞爲虎役。蓋人不幸斃於虎者。其神魂不散。被虎所役。爲之前導。是僞可謂鬼之僞者矣。噫。今人國破家亡。反臣事其人。爲之致力。豈非僞之類也哉。不自以爲僞。反謂明於去就。可哀也已。

東平有東門子王德元者。學全真之道。有得。後學者至。必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之曰。何誑我也。其人駭而問焉。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其家。則姓某姓。雖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真姓。非汝姓也。彼蓋以真性爲姓。故以今得者爲強耳。學者知是。可謂吾忘我矣。其言大有開發。又嘗問人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若干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耳。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此真足以齊死生。等彭殤矣。祝蒙莊之言。更易覺悟。讀之豁然。

附詔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開參會古今。多所損益。寔寔日月星辰。皮弁以漆紗爲之。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柯。鶴恐殺其子。自拔鬣毛投於地。時人稱以爲瑞。吾聞鶴千年始巢於木。必喬枝。可謂靈矣。然猶不免焉。至於披翻救子。得者不以爲媿。而反瑞之。則是自斷其尾。自齧其臍。以遺人者。亦可表賀獻頌矣。如此而欲不亡得乎。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未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而聽左右之請。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乎。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說。敗子之道。可乎。申子辭。舍請罪。噫。今之論政者。何以異於是。嘗見臺諫建言崇儉素而已。宮室衣服。飲則修。論驛傳之苦。則言可出涕。而於親故則假文乘傳。惟恐應之不恭。於奔馳者則餽誑。禁止。而於己則計日求陞。甚有俸在。人下。以力超出之名。曰。閣位。他日可陞四品。京堂者求補五品。可陞大九卿衙門者求補小九卿。不一年即復他轉。是何自敗於其言耶。恐亦當避申子之舍。

東坡有曰。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獨言爲吾憂。童子厚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判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此皆不善論詩者。非惟不能詩。且不能遊。夫遊覽者。遇山水花木佳處。緩步縱觀。稍遠方罷。亦多命駕。如江南遊者。多汎舟。至山麓。逸適尋徑。徑有肩輿。候客多乘以入山。賞畢。復還舟中。儻有詩紀行。便言舟車。亦不爲復。且步且駕。方見其妙。若無是事。而虛爲島言。則爲病矣。必如子厚之論。則竹竿之詩曰。淇水悠悠。楫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紛紛上下矣。

徐子仁篆書甚工。嘗見千文篆本。以爲當傳。有道士沈祖鵬曰。惜一字差耳。曰。何字。曰。晉楚更霸。霸字當篆作伯字。今作霸。誤耳。余曰。是誰爲之說。曰。邢雉山之言也。余莫能辨。及讀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正音爲靜字。旁聲爲動字。則齊楚更霸。用霸未爲謬也。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旁露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吾讀至此。不覺毛髮豎立。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爲人所辱。胡後之人。乃甘心臣虜。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實聖忠烈精爽不爽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款再三。詢諫。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劾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册立茂爲太子。而竄浩于昭州。夫焚諫章美事也。乃亦

鷄林子 卷五
有不盡然者。此類是也。

六二

吳縣汪士鐘三十五峰園藏書

仁和 胡珽

金匱 汪文煒 全校

元和 徐立方

鷄林子 校語

一〇頁八行。遵字誤。本作遊。

一一頁十行。無字誤。本作離。

二卷二〇頁十三行。於字誤。本作止。

二一頁三行。今字誤。本作令。

二三頁十二行。增字。本作。

三卷二八頁八行。曰字下少字。戲字誤。十一行。應字誤。本作戲。

三三頁十三行。其為領其字。下當有字。

三六頁五行。行當。本作。

三八頁八行。低字誤。本作低。

四卷四二頁八行。日字誤。本作日。

四五頁七行。鳴字誤。十一行。霜字誤。本作霜。

四七頁十五行。汪當。作注。

五〇頁八行。無此字。十行。治字誤。十三行。李當。本作治。

五卷六二頁二行。英縣誤。按汪士鐘係長洲人。

六四

鷄林子校語

鷄林子五卷。明趙銳撰。向無刻本。惟祁耀澹生堂書目載之。四庫及各家書目俱未著錄。其傳本之希可知。友人徐省甫。於汪氏覓得舊鈔本。搦以畀余。檢其卷帙。與祁氏所載合。刊印後。校出鷄字開左。咸

豐三年六月仁和胡珽識。

一卷一頁十一行。驗字誤。本作論。

二頁十五行。博字誤。本作感。

四頁十一行。雜字誤。本作離。

六頁十行。不陸誤。本作不容。

七頁四行。宜字誤。本作宜。老字誤。本作去。

九頁八行。鄭字誤。本作碩。

鷄林子 校語

六三

鷄林子 校語

六五

鵝林子續校

引 一頁二行。鵝字誤。原作鵝。○橫當作雁。

卷一二頁七行。爲當。作出。

三頁四行。候落。六行。好當。作候。作奸。

四頁十五行。簡次字三字疑有脫文。次當作次从大上下文並同。

五頁八行。爲當。作謂。

六頁十三行。朱字誤。原作去。

七頁一行。以候讀孔子乃微生就。非當。也此以爲一人不知何物。

一二頁七行。曰當。作日。

鵝林子 續校

六七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鵝林子 續校

六八

一三頁四行。宋帝二字有誤。合孤讀。仕居初不得與宋帝問對。

卷二二五頁五行。鄭當作鄭下。十一行。宣所云期頤之壽。特因論產回而推言之。非實事也。此文竟以產回爲多壽。誤矣。

一六頁一行。謂當作爲下。旬方可承接。

二二頁一行。遊當。作遊。十二行。樂當。作樂。

二三頁十行。還當作。十行十一行。日自言三字。連用疑有誤。十五行。好字誤。原作好。

二四頁一行。彼似當。作發。

卷三二七頁十二行。劉尹郎三字有脫文。當作劉侯尹丹陽郎。事見晉書劉侯傳。此條所引與傳文盡同。

二八頁八行。少府上脫權字見胡氏校讀。應加○誤用△。又下三十三頁十三行爲狼上脫不字。亦誤加△。

三四頁六行。其字誤。八行。入古誤。原九行。受從當作從。十二行。吾舍當作令。十四行。田當作吐。晉書列女傳魏侍中毗之女也。十五行。與字當在司馬當芝上。

三五頁一行。天下二字當一行。崩上當依晉。三行。數曰然則事就乎至非太。傳之例也。晉書無此數語。五行。理當作。五行六行。鎮西下當依。晉書可證。五行六行。爲晉書作晉爲。又蓋下無之字。案下有矣字。闕馬誤當作於司馬。

三六頁一行。珠上脫當字。行下。八行。史當作史古書。九行。世世謂書本。十四行。珍當作既。又四。傳作朝臣。卷四四頁同。

三七八頁十四行。請當。作請。

三九頁八行。案陳振孫云碧雲。以殿馬爲書名。其說不遍。必非。取前所作或三寶號。委所假託王性之辨之甚詳。

卷四四六頁十行。願字誤。原作願。

四七頁十五行。符字誤。原作異。

鵝林子 續校

六九

魏林子 禮校

四八頁五行。字是奔餘。疑有誤。

四九頁二行。良落。尺下當有之字。

五〇頁一行。貞疑。一作真。一作已。

附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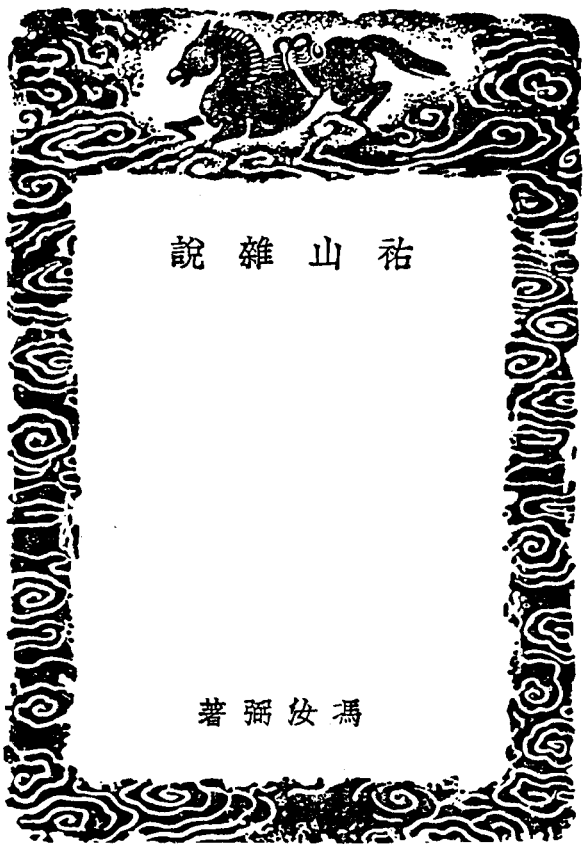
卷三二八頁十一行。其字誤。原作共。

二九頁五行。謂下脫充字。據下折而字原本不脫。

卷四四五頁五行。力疑作烈。或作易。

四六頁十四行。幼當侯音。書作勤。

七〇



祐山雜說

馮汝弼著

祐山雜說

青雲接手

余業師丁一匏先生文華。吾庠夙學士也。嘉靖乙酉。提學進賢萬公。至嘉興考科舉。余與一匏同入試。一匏倉遽中忽謂余曰。倘坐相近。試題為我一講。余但唯唯。未解其意。然坐竟不相近。終日不得交一語。試畢。余問其故。一匏云。吾甥與格者。昨夢汝至吾家。汝上座。吾下座。吾與汝俱變為虎。咆哮跳躍者久之。復為人。吾送汝出門。汝乘青雲上升。吾翹首望之。汝引手下接。吾亦得至青雲端。意者此考。或得汝力也。及出案。余居首。一匏竟不與。余謂此夢特孟浪耳。後一匏以年資應貢。迨新例起。選賢不得意者。屢矣。比因喪年。自分永棄。無復仕進之想。後數年。余舉進士。座主莆田林退齋先生。雲同擢余為本房首卷。甚見愛厚。因問余所從學。以一匏對。未幾。退齋奉勅督學吾浙。因憶余言。一匏乃得謁選天曹。典教宜興者三年。余第在壬辰。然乙酉之考。已為之兆。而一匏仕進。亦兆于此矣。

讀書必然黃

余嘗館于魯約齋先生家。一日。其子默夜讀。燈忽滅。即鳴嗚作聲。既而發狂語。連呼讀書必然黃。尿穢觸天地。吳音尿讀作詩。約齋問何詩。豈汝日間所誦昔年會向玉京游之詩耶。默睜目大聲云。不是。是人尿約齋云。此先生所為耳。于我何與。默復大聲云。先生是爾所請者。罪歸家長。約齋無以應。為之惡。翌日

祐山雜說

始。時余病脾。醫用黃便作粥。故云云。以此知鬼神之事。未嘗無。而人生祿位。莫非前定也。

彩鳳雲霄

辛酉歲。余將赴省試。吾邑潘東淵先生。以發慶府通判家居。夢有人持黃紙一幅。上書彩鳳入雲霄。至長安門。為余報捷者。東淵因賦詩云。喜看彩鳳入雲霄。萬里風輕兩鬢飄。德抱九苞歌昔日。文披五色瑞今朝。朝朝共賀登賢俊。楓陛爭誇奪錦標。末二句未得。夢中不覺作吟哦聲。其室人喚醒。急索紙筆書之。擬續前韻。沉思復寐。又得句云。老我江湖忘想念。夢驚佳兆坐中宵。翌日為我言之。是年余領鄉薦。明年舉進士。

文章卜命

士之急功名者。往往惑于命星之說。視其子孫以為欣感。而星命者。亦遂揚揚然。執其子孫以射厚利。及其說不驗。亦恬然不以為異。幸而偶驗。則更相傳播以為奇。其不驗者何限。固不置之齒頰矣。余素不喜此術。有言及者。曰卜之文章而已。嘉靖辛卯科。提學崇陽汪白泉先生臨郡。余與門人俞禮卿同試。索其卷觀之。余驚喜謂其父界涇公曰。必首案無疑矣。次日謝考。海鹽王沂陽謂余曰。貴庠首案。仍當屬于余。曰。已有人矣。王問何人。余曰。門下俞生也。王遂求見。預賀之。及出案。俞果首案。及省試三場畢。王祐湖問余曰。今科誰當中者。余屈指曰。余與君及俞禮卿。趙子相沈子完。俞一清。其在此六人乎。及出榜。余五人。果中式。所遺者一清耳。是年沈子完病。不會試。余四人連第。壬辰進士乙未科。兩泉兄問今科吾縣當中何人。余曰。沈子完孫斯立。及開榜。果然。後一清亦中甲辰進士。余嘗謂卜之文章。其中者十八九。間有不中者。亦偶然耳。或曰。然則人皆不必論命矣。余曰。文章好即是命好。何莫非命人之貧富壽夭。窮通得喪。皆命也。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真於有生之初。其理甚微。聖人尚罕言之。豈今術家所謂五星子平者。所能盡哉。

入門差

嘉靖癸巳二月。余在行人司。王祐湖謂余曰。如此閒暇。何不學詩。余遂勉強一絕云。帝里鸞啼二月天。拋書無語對愁眠。無端聽下桃花雨。猶自紛紛點暮烟。祐湖曰。不好。余問何處不好。曰。都不好。入門差矣。此是晚唐格局。極卑弱。詩家所謂下乘禪者。公且勿作。且看古選及盛唐人詩。余如其教。數月不敢作。至八月十五日。司正柳公。倡中秋待月一律。余次韻云。何人待月倚瓊筵。有客悲秋憶楚天。北闕衣冠蓬海上。西風鼓吹玉樓前。江鄉夢斷身猶寄。淮海雲橫鴈不傳。兩度都城今夜月。清光千里照人圓。祐湖曰。近之矣。及余檢古詩。已有江鄉夢斷一聯。以此知古人詩句。有相類者。未必皆是祖述。蓋其情景相合。意與偶同耳。未幾余選科謫外。祐湖改刑部。亦外補。卒于滯。嗚呼。良友云亡。其誰益我。對景輿懷。愴然於邑。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榜後。謂同年王祐湖梅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祐湖笑作吳語云。天塋自有長茶子。吳人謂長茶子。後祐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旨報罷。祐湖寄余詩云。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

祐山雜說

三

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毋自有長茶子。如今却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爲絕倒。

移居

嘉靖癸巳。余任行人。儼居京師。連子衡衛。既閱歲矣。一日夜至五鼓。忽聞牀前若有人行步者。余怪之。翌早急遣人微視。乃移居于細瓦廠。先遣春屬至彼。余在舊居檢發家物。抵暮尙未盡。時七月七日。余急欲過新居。爲果瓜酌。遂鎖門去。甫上馬。舊居忽然傾仆。一類垣矣。余謂一日不遷。則先室屬臨人及吾兒敏功。俱無唯類。一刻不去。則余爲齏粉矣。彼牀前行步者。果何人也。豈非鬼神者有以使之乎。至于求遷而即得。得屋而即移居。一出門而舊居即傾覆。皆不差時刻。則又有鬼神默相于其間。而陰爲之布護者。以此知死生禍福。皆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而人之巧爲趨避。徒自苦耳。

導駕

嘉靖乙未春。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制。余當導駕。三鼓至華蓋殿。候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尤步東門疾馳。循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奉天殿。候駕稍遲。則駕從中出。不復得入矣。惟給事中自御前導上。直至奉天殿。候升御座。分侍左右。最爲密邇。天顏清聲。咳聲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龍御遠。新陽晚色鳳歸忙。蓋憶此也。

乙未夢兆

嘉靖乙未。余在工科時。汪榮和爲冢宰。科道交章彈劾。汪辯許不已。余章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余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資橋。則艘外雞鳴矣。又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者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辯許。余章留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接爲翰林侍讀。謂余曰。昨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形于色。急召二老李。遂菴時費鵝湖宏。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自陳。禍且不測。君自是名重天下矣。翌日。旨下。汪罷去。余等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懃曾鞏而汝弼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余得潛山縣丞。轉歷縣府。將十年。至甲辰歸田。汪亦卒。余嘗有南遷詩云。夢斷荒橋夜未央。蓋謂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予之恩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閭。蓋隨地皆君恩。隨地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即天地。蓋罪己而不怨。可謂度越買生矣。

謫仙詩識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廣韻一絕云。明月在地人在天。應寶玉宇遙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識云。

沈秋江

星士沈秋江者。嘗游嘉興。言屠漸山嘗入翰林。沈少泉呂東。俱至通顯。後三人俱中進士。屠入翰林。沈在刑科。呂在吏部。嘉靖乙未。沈秋江至京。三人咸爲延譽。一時精神神其術。爭相延致。時刑科都給事中崇德周學山。循實當選。適有京堂缺。則曰。公不出。二月。常陸京堂矣。有薦于余者。試之。譽美備至。不數月。余謫。周落職。戊戌歲。余轉常熟。沈秋江來見。余謂之曰。向者何不言我謫官。沈曰。公以直補外。雖降猶陸。何以言謫。余曰。此以理論在儲家。則可。爾術家畢竟陸。還是陸。降還是降。沈不能對。

達人知命

嘉靖戊戌。余轉令蘇之常熟。三年。撫按保薦者。凡八上疏矣。後巡按御史晉江陳西郭。蕙至。時同官相忤者。其姻家一。其鄉人二。妻非于陳。遂被論調餘干。暮年轉太倉。時陳以巡按河南。舉劾不公。亦謫調餘干。余復至蘇。而陳乃代余。故人笑謂余曰。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又曰。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此又不特常州戶崖州戶而已。甲辰入覲。相會于吏部。席中。陳面發赤。若無所容。余欣然談笑移時。絕口不言往事。陳謂人曰。姑山長者。子曩時爲人所誤耳。大抵榮枯得失。固自有命。所謂公伯察。其如何者。于彼何尤。或勸余上疏。自明。余因賦詩云。寒上老翁誰得失。離邊朝權自枯榮。達人知命。無事。不向江潭訴獨醒。

童子詩對

余調官餘干時。次兒敏勛。甫九歲。侍余往鄱陽。見魚人拽網者。曰。伏羲不仁。子釣而不綱。何故作網罟。以害物。余心奇之。因指舟中筆架。出對云。筆架如山。余即自思。欲對。似海。殊不穩。當勸兒曰。甚盛似路。真的對矣。時子校纂蘇文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即應聲曰。程門二弟兄。道德爲尊。余益奇之。年十三。讀書西樓。未嘗學詩。一日。忽有作云。西樓高數仞。夜靜聞人聲。燈光已將滅。危坐養心靈。忽聞子規語。不覺已四更。雲開月漸見。容光透殿明。此雖童稚之作。頗有古氣。其岳父錢海石見之。亦大稱賞。以爲近選。體天不假年。未究所就。惜哉。

陳午江論文

余在太倉時。取王柘湖詩文遺稿。托同年陳午江編輯。午江謂余曰。詩出一手。文則不類。余問何篇不類。曰。總制三邊兵部尙書行六卿送別序。其氣昌大。典語作不同。其笑曰。兄何鑑別之精。若此。此余作也。館中出此題。柘湖偶以他事不暇作。托余代筆。時柘湖先錄稿本。然後謄寫。故今在柘湖稿中。此稿余與柘湖知之。雖其乃弟亦不知也。兄鑑別若此。真知文哉。午江笑曰。非獨知文。且知人矣。蓋觀文可以知人。柘湖氣頗促。故中年而沒。然非午江精鑒其孰能辨。

鍾篋

嘉靖辛丑。提學張蒙溪。案臨嘉興。余兒敏功。年十六。候試于院門。背坐簷下。乘擁入院。張命趕出。衆爭擁出門。功兒被踐踏不能起。偶有鎮僕在傍。拽起得脫。功兒詣鎮僕謝之。問其僕。僕曰。不知也。然則院門前拽起者。殆鬼神歟。相之與。

劇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寬。領兵格戰。邑人酒酒。余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拆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十去。令兒輩合之。李兒敏効。年十五。曰得之矣。劇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齋室夢

先君居易公。化在嘉靖己亥。距今庚申三十四年矣。本縣學舉先君居官之遺愛。居鄉之晚節。申允當道。奉入鄉賢祠。擇在今十月二日。前一日。余齋宿山園之聚樂堂。夢先君席地臥室之西隅。余亦臥側。聞有呻吟聲。以手捫之。則腐肉溫然如生。問之。亦微應。余喜曰。阿爺活矣。意若先母胡孺人臥西耳房者。遙謂之曰。阿爺活矣。先母亦喜應曰。果活矣。余意先君平生德業。沉淪既久。一旦學校公舉。當道闡揚。血肉無窮。名傳不朽。英靈入夢。殆昔人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耶。

漢樓靈夢

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吾邑大尹劉漢樓先生。顧余于嘉興舟次。謂余曰。恭喜令郎中魁矣。余曰。何以知之。曰。以夢知之。且自言其平生夢極靈。歲丙午鄉試。夢本府應太守乘轎出府。命吏檢名。望生員卷。少頃。應回問吏。云。止存劉某有卷。應云。便將劉某解去。及赴試。謂其父樂峴公曰。父可預備酒席。兒決中矣。縣學俱無。府學止兒一人耳。及開榜。果然。父甚奇之。夢觀會試榜。第四十六名。乃涿州吏。心甚不悅。謂我乃舉人。不中。吏反中耶。庚戌會試。夢人謂曰。汝命甚好。只少一牛耳。以此預知其年下第。第在癸丑矣。時以親老就教。適涿州涿州學吏姓名。又適與漢樓同。漢樓亦自喜其夢之應也。又夢同年中者四人。內一人甚矮。比會試中式。名又適符前夢。同年果中四人。內一人甚矮者。廣濟孫喬也。又夢廷試中三甲六十三名。黃榜開。有報中二甲六十三名者。先生曰。非也。乃三甲六十三名耳。觀榜果然。余因作漢樓靈夢記以遺之。漢樓曰。何不入令郎中魁事。余笑曰。待開榜後。補入之耳。越三日。得報。吾兒敏効。果中第三名。春秋魁也。漢樓舉酒賀余曰。今可補入靈夢記矣。遂併書之。漢樓名存嘉湖 虞慶陽人

甲辰荒變

嘉靖十七年。至二十二年。嘉興各縣荒。二十三年甲辰。大荒。平湖海鹽尤甚。鄉民力田之外。恆以紡織爲生。是歲木棉早穉。杵杵爲空。民皆束手待斃。水上浮尸。及途中餓殍。爲慈狗所食者。不可勝數。又官糶通負。苦于催科。田無所售。則拆屋貨之。蘇湖各邑。不足。即鬻妻女子。寧紹人每以此爲業。官府知而不禁也。若鬻之。則妻女去。而父與夫獲生。否則均爲杖下鬼耳。有就食于野者。草根芟蔓。採掘無遺。或行乞于市。遇貧食者。輒搶而奔。比追及。已入口矣。又有數十爲羣。至人家求食者。或不與。即相凌辱。其無賴者。

伏草野中。遇人持布入市。即掩擊之。謂之打布賊。數人爲夥。即行劫于路及村落間。日未沒。即不敢出。相結防禦。洵宵不得就寢。時平湖未有城。余居縣市西。佃戶及隣居將百人。推半壁之。曰于縣。昔牌備器。爲守望計。至除日。忽驚傳。乍浦軍人自東湖搶入縣市矣。縣市人倉遽惶惑。披靡失措。居者爭收店舖。行者盡氣狂奔。雖縣中兵皂。亦各星散。尹丞薄尉相聚泣下而已。惟余所製百人者。相率備禦。既而寂然無聞。始知其爲詭言矣。蓋饑饉流離之際。民心易搖。變起倉卒。雖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故當此時。獨免之令。賑濟之事。備御之策。皆不可不之講也。

應變操縱

甲辰凶荒之後。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負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趙通判臨縣催徵。命運竹板重七斤者。檢榜長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詐行乞者。曰。趙公領府庫銀三千兩來賑濟。汝何不住。行乞者更相傳播。須臾數百人。相率詣趙。趙不容入。則叫號跳躍。一擁而進。逋負者隨之。逐隸人。毀刑具。呼聲震動。趙惶懼莫知所措。余與趙上。幸輩聞變。趨入趙意稍安。延入後堂。則擊門非關。勢益猖獗。問欲何爲。行乞者曰。求賑濟。逋負者曰。求免徵。趙問爲首者姓名。余曰。勿問也。知其姓名。彼慮後禍。禍反不測。姑順之耳。于是出免徵牌。及縣備豆餅數百。以進。未及門。輒搶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輩出。則號呼愈甚。突入後堂矣。趙慮有他變。踰牆宵遁。自是民頗驕縱無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應奎。推爲首者數人。干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復犯矣。向使趙不嚴刑。未必致變。郭不正法。何由弭亂。寬嚴操縱。惟識時務者知之。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即不飢矣。謂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官。蹟甚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李及泉

都憲李及泉。巡撫吾浙。爲余言。正德七年。其家避流賊之難。穴山洞以居。時及泉在襁抱。婢挾坐車。先登及泉母懷。及泉將登。未及母之兒適至。曰。此洞人多。慮爲不測。吾家洞可居。蓋其家亦穴山避寇也。遂與俱往。甫入。而寇至。寇退而返。則洞傾石仆。其家十餘人。及其鄰之避寇者。將百人。一時盡粉矣。其先登之婢。亦粉身于坐車之側。使當其時。母之兄不至。或至而不遊。遊而不往。則及泉母子。已爲穴下鬼矣。安有今日哉。蓋人之死生貴賤。皆非人力所能爲者。事若偶然。實非偶然也。及泉名天簡。乙未進士。河南人。

宋御史

嘉靖丙申。余謫官潛山丞。奉委至東流閱舊冊。有宋邦輔名。因憶居京時。識御史宋邦輔者。問之。果宋御史也。問其產。曰。有田四十畝。問何不優免。曰。與縣令命不合。職命者李。適來會。因問宋居家。李曰。宋道長督子躬耕。夫人親餉。茅屋數椽。縱橫風日。安貧樂道。委如也。余謂何不周之。曰。饋紙數張。即受。他物即不受。昔巡撫公饋坊銀百兩。以書却之。曰。某質未至于可貧。貧未至于可周。強之再三。卒不受。余至池州。謂

夫炎氣薄而味淡，且不替不鹽不油也。乃造化本然性異物耳。人之一身，六氣七情，紛摩膠擾，成動心火。心火一動，五火洪然齊動，而真水銷燼，元氣衰枯，百病交作。身其餘幾，山人取造化本然之物，資其淡薄，疏爽以納息，下氣以滲洩，其紛摩膠擾，以殺其烘然炎上之勢。夫然後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為水火既濟，真氣還元，百病屏息矣。昔者聖人作易，乾上坤下，曰否。言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乾下坤上，曰泰。言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泰。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人與天地參，使吾之一身，火不下降，水不上升，是即天地不交之否。萬物且不通，而況于吾之一身乎。能使濁氣下降，清氣上升，是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天地尚可以財成輔相，而況于吾之一身。人身小天地也，山人之術，蓋有得于造化之妙者。人鮮知之，雖山人亦不自知也，故為說以贈之。

養魚

余東園有小山，環山為池，蓄魚苗二千。比年視之，頭可一斤許，明年可二斤，又明年有三斤者，僅取數頭，即池無遺育矣。但見殘鱗朽骨，零落山隈，伺之一，縶于溝中，捕之不能得。余謂類食吾魚數千斤矣。余別畜魚一千八百于塘橋池，池可二畝，一年有二斤者，明年六月暴雨後死而浮者三、四斤許。明日浮者十七，又明日浮者二十四，急取囊漚數桶入池中，乃止。至冬則二年矣，舉網捕之，余謂當得魚數千斤。時有西鄉人在旁曰：可得三百斤耳。網之果得三百斤，余問其故，曰：魚多則水色帶赤，此水色白，故知之。問魚苗幾何，余謂一千八百石多矣。此池止可蓄二百石，入草六七擔，暑月大雨後勿入草，草入魚腹，即風不能攝，頭插泥中死矣。夏熱，魚不甚長，春秋長驅，冬長脂，一年即大者五斤，小者四斤，一無所損。若畜多，即漸消謝，魚亦不復長矣。西鄉人蓋養魚為生者，故知之甚悉。余始悟向者園池之魚，蓋亦畜多消謝耳。縶食魚，豈至數千斤，若非西鄉人言，縶亦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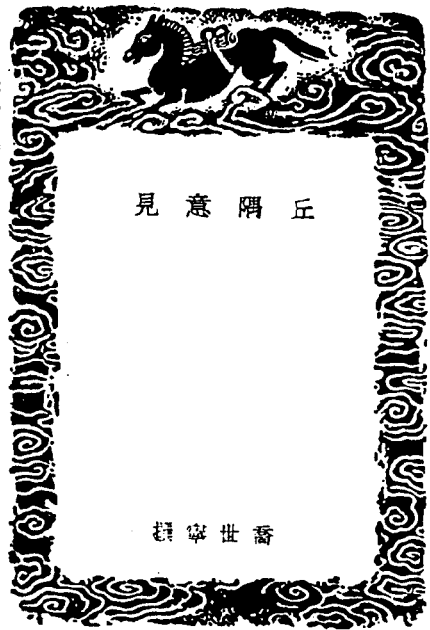
種蓮

余性有濼溪之癖，嘗植蓮于東園小池。時二月水寒，僕夫以足踏藕入淤泥中，後數日，悉浮水而成朽質矣。明年春，則命僮掘淤泥，植根生土。先是池中畜魚，正是荷苗出水，輒為嚼斷。池中積石為島，水環四面。又明年，則命植根北面，東西斷以籬，春煖魚行，輒復躍入籬中，嚼盡無餘矣。又明年，則命築土成堤，東西斷流。由是魚不得復入，荷苗茁然，始見青錢貼水，繼而翠蓋擎珠，終則紅粧爛然，清香襲人，可徵肌骨舉。酒臨風，真若水宮仙子，含露佩芳，爭妍競秀，環侍左右也。或曰：子種蓮三年無成，而卒享其成，何也。余曰：天下之事，阻于難而廢于久，無志故也。不阻不廢，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豈直蓮哉。

稻籬

嘉靖二十三年，平湖海鹽大荒，五六月禾苗盛長，至七月即躡縮黃萎，萎多者尤甚。間有五月後插秧者，種如平時，或謂禾苗久旱，失自然生意，烈日中車水，暑氣薰蒸，萎多則泥浮根朽，故不可支。或謂曆法漸差，時候稍遲，先種則禾欲實而時未至，及時至則禾老力衰，不復能結實矣。故後種者獲收，二說各有所見，然而不盡然也。大抵久旱，則酷烈之氣與水薰蒸，泥發浮爛，萎多則浮爛益甚，始則根鬆易長，及其

既長，則根虛易敗。先種者，方其根鬆易長之時，固已盡禾之力，及當結實，則禾力已衰。又值根虛易敗之際，則躡縮黃萎，理固宜然。使先種而不泥浮，則長不易，泥浮而不先種，則長不過。時禾力未盡，不妨結實矣。今田家插秧，宜在芒種一日之後，久旱不宜多耨，三耘後，斷水數日，使根實，則可免矣。



見意隅丘

稽寧世喬

丘隅意見一卷

稷稍喬世寧景叔

自註疏成而漢註廢矣自大成而宋註又廢矣故
類書者辨方物學之便無閱覽慎思之益也
今字學不講點畫失攸朝廷詔制獨用中書字體古
法帖遂盡棄不行洪武正韻又止用於章奏而生徒
未嘗遵守學官無所駁正甚非所以廣同文之化也
故字學宜以唐石經與正韻為法而詩賦家亦宜以
正韻與唐禮部韻並行也
古人制作事事精於後人惟曆法則後日益精詳
內六卿分職守令則六卿之責皆萃焉外三司分職
守令則三司之責皆萃焉故非才識不可以漫授非
又任不可以責成今既不擇人又不久任故日益貪
肆無忌百姓日嗷嗷難堪矣
古者大行有大謚小行有小謚蓋當實示訓且勸懲
在也今制官非翰林者不得謚文則已不得其情矣
又心待其子弟乞請而後得之則又非所以示公也
惟當令禮部以大臣宜得者即疏請下部院覈實與
九卿翰林傳議然後斷自 聖裁而賜之其子弟不
敢乞請不當與而乞請者亦必不行庶幾昭天下之
大公而激勸臣節者不小矣

古者爾雅列諸小學蓋識名物便訓詁自童子始也
釋名廣雅爾雅翼猶斷古今註諸書皆爾雅之緒餘
也今士習草畧登仕太易五又童子即記誦陳言以
幸一旦之遇而古今名物無一識者此習俗之大患
士所以鮮經世之學也
洪武時用稅戶人才如嚴震直沈玠之類即漢賈即
之意也與近時入粟買官者殊矣
今天下民貧極矣竊觀民所由貧者五水旱一也遇
盜賊起者二也賦役日繁重三也吏貪暴四也風俗
侈五也水旱者天也盜賊者不可豫謀者也賦役亦
有必不可已者救時急務惟懲貪禁侈而已俗侈起
於京師吏貪始於上官今戚里做大內大家做戚里
衆庶做大家習以成風傳式海內故京師不禁而欲
禁四方法未有能行者也自守令以上至於藩臬又
至於鄉寺皆通相賄賂以求遷補故不禁上官而禁
小臣法未有能行者也故諺曰得詔書但掛壁其此
之謂哉

政會典所載也糧當天下賦稅十之三四以今事勢
觀之則可行於腹裏衛所而極邊衛所未能盡舉也
蓋虜勢日益猖獗矣戰士不解甲而卧即有田安得
耕且牛種器其何給也即能盡給之乘間而耕亦不
過充虜馬一夕之秣耳故極邊也田未可盡舉也
司馬光曰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上不在官下
不在民蓋盡歸權臣之家矣此韓非所謂中飽者也
中飽者必病瘡塞謂上下不通也
往年邊士戍主帥其漸不可長也始見於甘肅再見
於大同頃南京又見告矣蘇州山西者逆事已著幸
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法紀治天下若是者
尚有名義法紀邪故當事者日益難處養奸則國紀
大削伸法則事變立起於是苟且姑息之習多斷精

明作之政難矣
近時上官鮮綜覈之法下吏多苟簡之政議者謂官
不父任是矣然未究其本也何也久任之法在上不
在下在近不在遠今自鄉寺以上閱官如傳舍關一
官必補一官循其資品以遞相遷補若是則久任法
安可行乎故曰在上不在下在近不在遠
國初鹽法主於紓邊急非必盡籠天下之利也其始
商人輸米不多獲利甚大故商賈得厚利九邊恃緩
急 祖宗大計也自餘鹽之議行而鹽法壞矣頃者
餘鹽之外名目復有四五而鹽法益大壞矣蓋行鹽
之地猶故也食鹽之人又猶故也而鹽出者日益多
鹽安得不賤賤則不售不售則商人失利故雖有邊
急商人亦不樂中納此蓋法意失而緩急不可恃矣
氏謂事有千百之患以目前小有利而為之者此也
往者論鹽法之弊率謂票勢者占中賣商今遇召納
之時應命者常不及數求賣商者而不可得矣邊事
尚何賴邪
蕃人以茶為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以制
其死命也 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
朝廷體統敦善也乃後蕃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
撲矣於是年有輪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之遺意
也此於體統已失矣顧自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
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蕃馬盡易於商矣矣
夫抽分法偶因官幣一時之匱暫為權宜之處耳乃
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吳錯謂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虜則兼中
國之長技矣昔不知攻城今能攻城矣昔不習步戰
今能步戰矣昔不用銀幣今其俗貴銀幣矣昔遇人
無生還者今見少壯者即掠之去矣昔不知文儒今
喜文儒信用矣此其志安可量也

漢儒所言即可行所學即可用賢良文學時與諸大夫廷論可否計何奴則拙丞相議鹽鐵則拙大夫蓋學出專門人有定見也此豈唐宋士所有哉 國朝士所學非所用非所學其英華者即唐之溺於詞章矣其好名者即宋之襲談性命矣然實效則不逮漢儒遠矣

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有國家河西五郡如漢時而京東又有朵顏三衛則虜之左右有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之策也自俺荅之橫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蕃而虜全一右肩矣東收山後諸賊又東結朵顏則又全一左肩矣故虜益盛陸日益多事蓋其勢然也

謀國者皆曰倭寇東南虜患西北然此外虞易計也今導倭者漳人也導虜者邊人也吾不能自有其民使其叛而導倭導虜焉是則大可慮者矣今內地盜賊在在之若迫於饑寒聚而荷一日之生者猶不難處也顧今號為白蓮玄孤黃羊教者皆挾妖術以誘惑愚民如往時乾州曹縣者不可畏邪今其徒日益延蔓百姓不敢告有司不敢發是隱憂深禍不知何所極也

邊事之壞極矣其大者有五功罪不實一也賞罰不信二也芻糧不得實惠三也按伏修邊冒破四也又移牽制失事幾五也而功罪不實為大功罪不實則跡涉欺罔而上萌倖心豪傑解體矣 國初重兵聚京師天下有事外兵不能制者則出京軍計之謂之天兵頃者虜一犯京師輒多調邊兵入衛恐邊兵之輕京師也即不得已則調山西遼東者入援可也又不得已則調及延綏若寧夏則已遠况其肅遠在萬里者乎不然暫以邊兵入衛而示暫出團營兵分戍諸邊即一二年而營兵與邊兵同矣今

丘園意見

二

丘園意見

三

營兵多而不練虛費無益顧今邊兵輕京師豈國家之利哉

選貢法所以及時用才也三途並用法所以激勸吏治也自學校士多千是歲貢者多衰老之人自進士科重千是科貢者無自信之志豪傑所為孤憤而太息也余以為先選貢而後可以行三途積十餘年而後可以見成效論治安者無踰于此矣

今天下田糧詭寄欺隱之弊日甚矣富者或坐享無稅之田而貧者多空輸無田之稅富者稅少則差輕故益富貧者稅多則差重故益貧此不均之弊也欲救今日之弊使貧民實受其惠其惟均地均糧乎

寧夏隔黃河策應亦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門盡閉此可不為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驟傳率併加千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自邊糧納價而邊倉虛自鹽糧有包攬而虛出多守臣所以愛困乏而難接濟者此也白渠不引涇水故水利不多不開三門津月河故舟楫不通關中所以憂歲荒而難生計者此也

大寧者膏沃阨塞要地也故設一都司守之自都司移于保定也而大寧故地盡棄之朵顏朵顏雖內屬而陰持兩端往歲窮自善舉口湖河川諸處直犯京師其經由皆從朵顏三衛地實朵顏人導之也此真肝腹之患也而真保定又有散處遠官遠舍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皆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

今進士科太重矣欲矯其弊即不得行三途並用法則莫若減進士名數至于極少或增而至于極多則一科不過三四十人或百人而止夫進士少則內外諸官不免用科貢之士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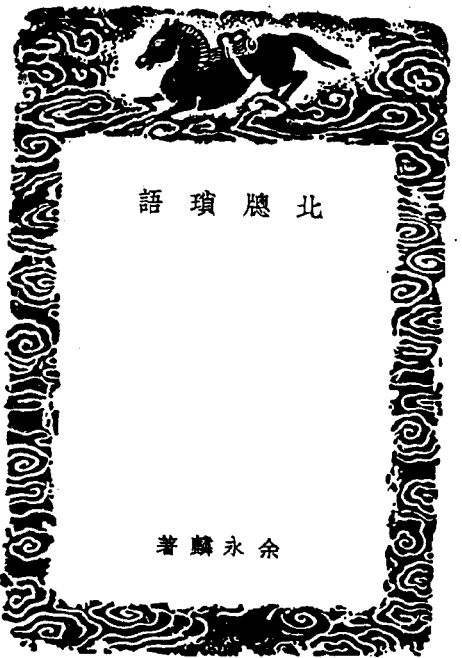
陝盡進士也而科貢之舉而陝者亦半焉何也科貢人多故也况進士者又未必盡舉蓋陝平多則一科五六百人或至七八百人夫進士多則內外諸官大率皆進士之科得之者易而視之者輕矣用之者多而不才者亦不少矣即使撫按所舉與部院所陝亦盡進士也而進士之効而黜者亦恭奉焉何也進士人多故也况科貢者又未必盡勸蓋黜乎如是則雖不行三途法亦自無偏重之患資格之弊而舉劾黜陟無不公士風吏治無不興矣

今天下法多廢格擬議失倫非其智弗逮也大率是非違于利害事幾蔽于嫌疑執守奪于權勢出入乘于喜愾深文起于矜名厚誣失于偏聽有一于此法無弗故矣

律可以無六經六經不可以無律蓋律者六經之權也故曰春秋者經中之律律者法中之經皆聖人精意之所在也

今邊議十九及于長城必曰乾溝澗未盡城又曰青沙峴不可城然虜一大舉即決墻夷壑長驅而入不必乾溝與青沙峴也故築城乘障者為傳警清野之賴耳非萬全決勝之策也

意見卷完



北 聰 瑣 語

著 麟 永 余

北聰瑣語

鄧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吟云微微細雨
 洒脩竹拂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
 書今一統五雲濛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
 詩深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
 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
 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每為鄉人所仇誣以
 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持之甚急鳳望門投止莫有
 容者錢承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造焉錢贈以詩云
 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
 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
 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
 日至家欲與妻御妻曰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御
 而有娠時欲自鳴誰則信那是累良人不淺也鳳
 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鸞者祝曰長安萬里
 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鳳即赴

壇至今吳下不絕

方谷珍寧海人長身巨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
 劫掠村落珍鳩集家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
 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
 者無功為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為賊我不能
 為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亦魯不花者為其所殺
 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
 溫明三府而明州為其巢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
 友定為東南一巨鎮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
 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
 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
 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
 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
 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軍事卒於建康後台
 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敏為
 總管以統理冀其向化而彼二堅者反生煽惑潛
 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款
 款攏為燒天竺炷香來眸凝綠水波微動掌合白
 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勿初試雪天梅不
 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
 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
 雨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
 風上帝州

唐子畏傀儡詩紙作衣裳線作筋悲歡離合假成真
 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帶

七

六

詩末郎且女假為真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
 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儼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
 鑄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革華二傳體裁
 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
 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遠事湮莫可窮詰性嗜
 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闕闕
 而晝日常閒達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慎持坐以待
 旦蓋體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
 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
 為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諧甚者鳴鼓而攻
 之會姬德既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
 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索世世蠅虻
 相襲以為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襲者所
 能窺獨漢子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為盈虛
 偶奇以損益之間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為
 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忘省己而已焉知其他魏
 晉以降代不乏人造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
 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營
 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壺氏之滴翁
 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遠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教
 天下亦號曰翁而厥先所任之翁蓋辭祿請老矣
 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
 於嘉靖丕實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臧否
 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已丑侍御
 西崖朱公持斧維揚謂儼曰翁有功於世而忍諸
 哉於是通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為翁助再成樂安

寓 乾坤遺所志 寧壤者翁對曰翁真似我蜀子
雲哉翁真似我張益公哉若公為政嚴明鼓番漏
水歷歷可指倘一刻差必詰之守箴者他日毀直
荐好官員及公亦以印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
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厖眉皓齒繩未艾克世
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雪竇溪入萬山中凹陷下平泉石清峻竹木森
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象傲而求焉
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鄒智有詩
曰板蕩微欽出北關五城日夜望南還康王自是
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閭閻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
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寸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
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賈於吳下有人詩
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醜雖然要作
詞羹用未必詞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努力過人常持鐵器重百
斤者軍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每朝見
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
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
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
其第太祖持卮酒脩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
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為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
古寺伶俜幾百春斷碑磨洗認前人忽朝一日無
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
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廣一詩於其次元亮歸

北牕瑣語

來不計春濤眉入社更何人祇園陀樹今枯槁看
遍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喜寺猶可保也
不然我亦當速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既而
吟哦者久之又喜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
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
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做盡人間好事多正統
已添新歲月大明重整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
德邁張良散楚歌願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
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
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
御史王文在側云祈頭就祈頭何用多言由此觀
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
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
言為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
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
却焉白齋立筆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墮烟高
樓朱箔未成眼閉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
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絳藕花風起
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投而印去見詩迫之不
得渠應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為非
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
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
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

以知經費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焉
投登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淡壺
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
中點水老人難獨龍入洞雲猶濕濕燕歸巢雨未
乾留却一枝斜插髮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
亦善以文為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尚書爰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
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
重賞真有見之言也可為國家建議之準
王翳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酷凡見年長者
降黜殆半惟卯角者俱獲雷秀才至有已冠而復
作卯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我我已數年於
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
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鄉薦薄者書其門云朱
賢中科是偶然既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
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
偶然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真蹟者甚珍愛之余
鄧有一家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
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
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
事者得子昂畫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
公子玉堂仙寫出蒼溪類朝川兩岸青山紅樹裡
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卮歌以

自嘆曰屈屈復屈仰天難訴非造物人皆讀書
 多顯達何我讀書成抑鬱歎昔年二八時優游
 學讀詩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
 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赴
 東館歲暮欲還猶蹉跎今年已去復明年寒烈冷
 寒俱坐穿寂寞一飯小廳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
 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
 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
 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泄柳先生
 先生獨坐悶始得虛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
 主人遂為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是皆費盡千
 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拊兒隔壁高聲爭先生教
 法縱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歡平天冠在市市買馮
 驩缺向誰家彈不願主人廣讀書只願主人多富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
 為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遽入籠魚不
 遠躍輕吞釣束脩况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輸租償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
 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轉糶歌屢屢白
 雲滿日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恁生
 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
 誰球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
 憫我度浙行誰能問我饑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
 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馮馬周投筆西應有
 何事安能不貴亦不富守株待兔終不悞良辰美
 景夢中過賞心樂事愁邊度問君無學既無才何

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
 問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翼麒麟閣上
 繪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為囊琴
 扶劍將何之川原遠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
 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
 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賤
 出行歌歸未雪先期隱辟羅牖乾已得服茅茨田
 家有事在南畝畊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
 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游朝夕南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
 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
 絳帳畢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教畝田簞瓢陋巷三
 四椽布衣履粥尚逍遙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
 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
 簞寸暑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
 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寬
 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公無人子思側子思
 不能安其身屈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街
 頭紙價一日貴墨池盡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
 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
 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
 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勞再相詢信知先
 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
 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
 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嘴吐晴烟牆頭戴芳草
 黃鸝鳴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祇是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戲棋聲碎羅扇
 影涼南薰買奇貨添得菱荷香蟬在綠槐深處鬧
 也須回首顧螳螂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
 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
 歸期舊巢留着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閉烹茶浴雪
 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寒邊曲將重夜度關若箇漁
 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
 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壺醉而醒醒又沽傍
 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
 鍾我也不挑黃公墟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
 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
 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
 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豈矣
 蘇州通判某寡學不識翁仲倒呼為翁翁人有嘲之
 者曰翁仲如何作翁翁讀書未求有夫工想來難
 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哥窈窕時舊物雷傳雖久真價相雜人間頗多求其
 真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巨族曹瓊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潤澤是以美玉鑲海東青捉天鵝
 為蓋真絕美者也漸聞於鎮守察大監麥四瓊索
 之其子良不得已而獻焉後為司禮監之有力者
 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貨於吳下上海汲山張
 信夫淡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
 都市遍陳器無甚奇玩雖千金不吝務索其絕
 美者市家云止聞蘇人得一內府哥窈窕可數百
 金為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雖然此物為內
 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為己物耳市家不知其為

張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質於吳之好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杲者鄆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靈門家貨骨董為業引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交易費不能償以杲沒入潛匿夷船載之而歸彼國以杲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杲變易姓名曰宋素卿充正使入貢鄆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杲也鎮巡官知之以杲叛入外國遂致其事於朝時逆瑾弄權得杲金遂震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靈門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果以賀即位為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圍杲之意而杲不知也永春遂揮其黨授甲執兵徑至和義門太監三司倉皇逃避民家果與黨循城奔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容追至前路盡殺之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遣指揮袁璉為護夷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嘉賓堂未發餘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士民獻策於三司請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譁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即遣推官高遷指揮劉文各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賊者城外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馮把總與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梟黨百餘餘皆逃入紹興收杲等囚焉夷兵回至灣頭見城上鼓譟防備知不可為矣遂奪民船三艘奴指揮袁璉順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為叛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酋以獻於朝今按察司獄之望古多羅是也杲黨鎮巡官撫實以聞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傲覆奏若殺朱杲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留此以待後來之進貢者使証焉仍禁於杭獄餘黨着令造船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翁特勢作傲接人多忽畧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深深掩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壘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第宅東風緩棹聽涼歌

閩之建溪清流激湍遠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傍皇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子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為之散魄果於林薄中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魂曾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諺云榮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帝甚疑之蹴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為

高歡所逐遂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已已榮惑入南斗慈谿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韃靼寇遼太監王振勸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太史秦士星犯斗門宮中有人凶孝宗命大索之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卿趙子昂諸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貢正使石昂周良珠宜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致筆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雋王弼鄭玄之徒皆彼所淡信醫用舊方而略發揮詩尚纖巧又元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枝頭紅不紅鶯閨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冰鎖却數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偶來覽勝鄧峰境山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饑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萍錦鱗密砌不容針只為根兒做不淡曾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被張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空教飛入堯天問還在扁舟一葉中體製大槩如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鄆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蒼山為題僧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齋擊雲間一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赦罷金吾不禁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百月餘厚賜遺遷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隣右有陳克恭者一女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寡居於父家施生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放束含情獨倚闌干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羯鼓催香香若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生畱盼情不能已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曾移櫂過閩溪覓得龍團幾片香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階梯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芍藥齊不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飛設勞微笑窺珠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寂瓊枝碧草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道子稱之先是其父吳老客金陵與報恩寺僧人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久離願為汝子及醒異之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圖寫後書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滯吳諸公設燕

於紫微樓諸公索紫微樓詩云昔年聞說紫微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觀黎氓歸壽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連滄海晴還雨閣筆致思時會事龍霓在座遂續云蔭落長松夏亦秋公笑稱善遂足之曰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祖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制作之深意也小帽截子惟執役廝卒服之其後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為禮衣如衢嚴等處雖析薪者亦服此服尚有洋樓之風邇來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小澹衣甘泉衣陽明衣琴而衣帶有琵琶帶鞋有雲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全已大袖風俗大變矣故民謠云頭帶半段襟身穿橫裁布街上唱筒唱清燈明翠幙又云蝴蝶飛脚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對角戴二可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可怪白布截子綴綠帶兼禮者痛之建言於朝遂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為忠靜冠服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一等巾樣以細絹為質界以藍線繩似忠靜巾制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噫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陞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之士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湘江矣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片紙之存不特骨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之特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羣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日盡焚諸城外可驗也

古人遠矣閩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者為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澹嬰珙戴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則徐熙王筍雉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尊師周紹胡璉李真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姜正佐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竹則夏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冕開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斲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雲班駁寒沍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鈞棘茁輒山根水源挹挹在目石澹細膩勻適縱橫布置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郊則師在石則友也李在則閩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肖趙昌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過焉錢舜舉單枝瓣葉儼然天成徐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蕨荒草水鳥野兔神氣超卓王筍蜀士孟和家客日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真是粉堆而不比園線雀白之清雅另
作一家林良寫意雁尤其所工呂紀初年寫真
後於細膩中溢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
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灼則熙寧人胡
璉季真代北人氏畫院祇應所作猶犬何則有士
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一家皆有
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
濁者多偽作於人物面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
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
合規度畫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清雅孫太古多用
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
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奇怪筆益勁利亦
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翥
袁仲昭之竹過於與可溫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
作橫過老絲稜稜靜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
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
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
柱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
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同年許斷成
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以為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二琴歸御於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
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
人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
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闔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
蘇東坡趙子昂輩皆士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

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為嫌甚至欲求四幅
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
俗挂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
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
水回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驪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為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
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驪仙子以
為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幾醉茅亭
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驪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
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甕取酒而飲但得
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
乃去驪仙令人視甕中之酒與槽俱盡竭矣道士
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種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王北川仁山
云予昔在科時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
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尚侈靡故重稅
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為
最遂以此為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為
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寬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
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
請罪夏笑曰何不早日我以餘履易之乎併棄其
存者而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起墨污
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
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污精微文
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更大感謝

宋靈覺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
鉢一空為秀奴所絕僧逃戀不已乘醉直入擊秀
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為郡勸之
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
苦相思東坡遂之遂成獄作踏沙行以嘲之曰這
箇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逃戀玉
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
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道回還了相思債
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弗之知也吾鄉薛知
州蒞任江西奏績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葉欲
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為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
之許夫人嘲其不在書一絕於冊曰今日作詩送
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淡都是離
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
杭州妓者多鬻身遊客有一妓號素娥為歙商所據
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
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為渾身都是淡
將來付與賣鹽人亦善諷者矣
千機錦戴題畫梅扇詩一首經年不見玉人面意在
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肌依舊逼人寒
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
中見之誤矣
應珍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儀
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
雲樹墨歛妝東閣上華清莫誇賦客心如鐵楚些
安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溫見之稱為應梅魂
象山所產木犀獨紅色甚奇絕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遂獻閣下宋高宗雅愛之畫為扇而以賜從臣題詩曰月宮移向日宮裁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為君開又曰秋入幽崑桂影團香淡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淡而香烈移之他地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

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賞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官職英宗親至文華殿顧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故緣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罷待非輕初無不稱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既稱衰病務欲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還家若某者亦可謂過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皇帝曾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一柄太傅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物奇哉此扇日本來恩賜于官敢輕忽南薰殿高淸畫長水晶簾捲露薇香綠煙蝶影弄春日碧天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網珊瑚弱水淺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鯨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霞飛江蘆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仙知是誰稜稜墨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時卷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統團團堪障日豈為好新輕得失朝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

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主孟昶始頒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日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慮緩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為理匪慎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公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日戒本朕密思宋太祖刪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秦政容齋徐公琰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今府州縣前道中有戒石亭南面刻公生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約之十六字而徐公改者今不存民常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收授勤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白聞大夫欲倅勤有之乎李白曰然淵才悵然曰誰為大夫謀昌佳和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木勤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鄧江布衣秦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隱黃公暮車底文亭并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清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堰為通明上虞東山由謝傅錢王廟前雙樹清葉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紫如帶紹興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閣柯橋古寺殿突兀舉頭又見錢清關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湖吼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開枕漱江新杭州舊是宋行宮鳳皇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湖十里荷花黑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碧嘉興尚有讀書臺平望隨雲高八尺吳江八九洞相連蘇州好在閶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橫林曉色凝雲烟常州古城高峩峩奔牛呂城壩相接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虎踞龍潭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上全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奉楮殷勤報名字五更待瀉觀楓宸從今願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云四明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車廡遠舜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港內還通楫梁湖曹娥湖易枯大舟小舸重難涉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甘里芙蓉開賀監湖光淨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橋聲搖過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高對江寺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吳山青錢唐江接海門濶胥潮怒捲轟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臬三司列文武生賈行商寶貨傾錦繡街衢百萬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挂高亭臨平

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燭崇德石門逢皂林澗邊
 三塔高十尋嘉禾却過杉青岡黃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屬姑蘇郡楓橋尚憶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既庶且
 富聞綠歌瞬息毘陵暫相泊奔牛呂城容易過丹
 陽與丹塗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卽江漢浩浩湯湯茫無岸甘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黃冠師程奔卽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
 淡處浴鴛鴦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應湖荒
 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
 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審密征帆蔽天日桅檣接踵
 連舳艫舵樓按歌吹簫篴清河口土高厚淮陰城
 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旋覺人烟轉直
 河下邳地漸墜子房地橋遺舊踪馬家淺呂梁洪
 篙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避古名將金龍之祠屹
 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陰相快馬船
 飛莫能過鑼鼓催還號聲鳴一淺一鋪穿井泉溲
 濟兵夫往來鴻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况
 對歌風臺臺下每驚流水灑沙河谷亭閣最難湍
 流策回却船退南陽葉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濟師家仲家勢亦險新聞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樓草二關追開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關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關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清臨清當要衝百工紛

北牕瑣語

六五

紛共蘭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
 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愁必
 與朋簪共夜淡風雨打蓬牕五更驚起思親夢明
 朝涉磚河順入長蘆灘乾寧興濟青縣關河流靜
 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滹縣
 相將迴城域張家灣上趨通州半肩行李惟書籍
 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
 之程兩月矣共經水關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
 薰沐整衣冠肅選鷄班列九重紅日耀青天四海
 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
 奪錦袍早沐恩沾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書賈有以北牕瑣
 語來售者卽於北牕晚霽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杲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雜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既
 山金忠淳識

北牕瑣語

六六



談輅

張鳳翼撰

談輅

長洲張凌虛鳳翼伯起

任昉序王儉集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
攻擊之攻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
語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
止駁夷狄有君甚正大與章句儒不同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
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
所謂劫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旬賞二事也
間縱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
孤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為明徵何朱註以
托孤寄命為才以臨大節為節且寄命云者與晉書
所謂方托百里之命於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朱註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
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可考豈可倒置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
佞苟為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宋儒以好諛悅色
並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皆訓詁之殺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即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
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不懈於學易則可以無大過
也此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

誤當是六十美何以為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人心去殷而
歸周也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
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紂之暴非服獻之
比若使使其地至三分有二美里之囚豈得釋
孟子為長者折枝朱註折草木枝可疑折枝按厚折
手足解罷杖也廣絕交論有折枝砥痺可以推類况
枝肢古通用折腰肢揖拜也為長者三字方明
鄴侯人品與留侯武侯匹不可輕皆托跡黃老是從
亦松子遊意何本傳云人以此薄之司馬通鑑朱子
綱目亦因之不改烏在其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輕舉好進背公絕黨固不可為賢矣然
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盡謂小人何當時有八關
十六子之號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為小人觀柳子
厚以柳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為之否耶范曄有言功
成則譽顯業謝則學生肯哉言也

大抵道學章只是自以為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
而以功名之士為籠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
為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後詆其非益道家之棟樑
而後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也莫此為甚
學者不可不辨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章氏至自金靖康帝故
未歸也豈當時不請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
奴迎元額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頗放奴逐唯唯退則
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
密音者第令當事諸賢若李趙輩明言靖康既已失
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
高隱疑郎有好楡說或不待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劉季緒才不能逮作者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此習
日甚一日加以寅緣請托遂今西施却坐妓毋入帷

巴大行晉連退舍欲墜孫康於異代豈易哉徐陵
一代文宗未嘗詆訶作者至其公終也

昔蔡邕至會稽讀趙曄詩細數息過論衡論衡今傳
詩細不可見豈書之存亡有幸不幸耶

任子雖因父得官然願作為何如若沒黷李德裕皆
任子如此氣節功烈科目中亦未易得

郭解客殺人公孫弘以解雖不知甚於解殺嘉靖間
以殺沈鍊罪楊順路楷是矣然順楷解客也為解者
嚴氏父子惜當時不以世蕃價鍊之死

尚左尚右當有定體不知今時何故分南北禮禮乃
一定之制豈有當大一統之時而可為南北之分乎
是在一道德同風俗者所安究心也

常聞一在人稱實地理者其言曰你也看我也看自
有天然地一段重重包裹在中間不須錢買人不見
人多疑而笑之不知乃真人儼世之言即陰地不
心地好之謂也

阮瞻素執無鬼論每自謂此理可辯正幽明忽有一
客通名詰瞻言及鬼神事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
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
須臾消滅瞻默然失色歲餘卒此事可証

漢末洛陽婦人生子兩頭當時以為漢祚將盡天下
有兩主之徵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趙太
尊問西明門內樹變為人形鬚髮具備為欽手之狀
惟無目鼻近日竹節多生小人頭自崑山至太倉皆
有之不知此時何緣有此也

晉史諸葛長民將及於難壁間見巨手長八尺臂大
數圍令人所之忽不見近有松陵陳文學向子言簡
村一婦至園採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
色手心純紅牽婦水婦驚大呼眾以鋤擊之得解手
已不見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死



筆塵

明 莫是龍 撰

平湖陸 烜 閱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片紙至呼淳化閣本為祖帖蓋不知昇元帖耳漢唐碑碣鍾王墨蹟乃多有存者何為此刻獨無僅見也

何內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黃亦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吐之逼真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皮骨全似而神氣尚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換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黃遂廢古法自成一門戶惟米南宮篤意師古其書入石者便勝諸家矣

寒鴉飛數點流水遠孤村斜陽欲落處一望黯消

筆 塵

魂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小詞

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壯盛日昃衰老日沒死日出復然莊生所謂冥靈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皆且暮也淵明詩云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又云中觴縱達情忘彼千年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使九原而可作則願為陶公執鞭矣

昔人謂天下之智無窮益錯之不能並立久矣初益道達丞相申屠嘉謂嘉密有所啟意在錯也而嘉恐以吳事見告輒拒之既乃引為上客而請問之說得行相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奈何帝以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死及七國之變益又請問而錯遂不免蓋其為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是錯計出嘉上而益計又出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行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生捨想此等語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峰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曰觀世音手中數珠念甚曰

念觀世音菩薩又曰自念自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文殊

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秘藏無不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知解得來非復聖賢心性學術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已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乃求之枝葉

凡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不覺及異代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章韓柳欲力振六朝之衰今其文置之選固間有可辨者乎唐人未嘗不學漢魏詩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不可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佳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成一家至謂還固本六經皆虛談也獨我朝號為復古文師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為遠駕唐宋矣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思千古哉非然探古人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匠以合一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如優孟之為叔敖其將有事於命世之傑者乎

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清思徹人肌骨坐久佐以一盞茗神氣益佳爾

時聞童子鼻息足當數部鼓吹或風生竹樹間
山鳥忽轉倦魔都盡往往徘徊達曙強就枕席
晚涼箕踞臨池數酌設筆墨摹古帖一二行援
琴而鼓之神遊羲皇矣

人居城市無論貴賤貧富未免塵俗喧囂遠處山
林非道流僧侶不能適既有仰事俯育自有交
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我願去郭數
里擇山溪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
區往返郡邑則策蹇從之良友相尋款畱信宿
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臘稍洽尊俎
粗供嘯歌簷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乎

種花不須種菊竭三時之力以供數日之賞吾性
懶不為也菊時則覓一小艇酒榼自攜訪有菊
之家間一就觀如王郎看竹不問主人可耳
種樹必先種梅何也雨晴煙雪無所不宜疎影暗
香新英老幹無不可者枯枝偃蹇傲骨蒼然猶
勝艷桃穠李

余最不喜疊石為山縱令紆迴奇峻極人工之巧
終失天然不若疎林秀竹間置盤石綴土阜一
仅登眺徜徉故自佳耳
肥甘可省蔬食可獨樂酒不聖則神理都惡若不
精飲食難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即九鼎八珍
之饌皆為長物
人久御肥甘炮炙之味不獨令腸胃受傷亦令人

心氣昏濁每三日一齋素可以養生可以養心
山非高峻不佳山非幽深不佳山非遠城市不佳
山非近林水不佳山無樵牧不佳山無寺觀不
佳山無流泉不佳山無雲霧不佳古之真隱曠
士有道術者多托跡乎山岳焉要之山無隱士
則林虛故世有巢居子山道尊矣

夫富貴之士則學名利貧賤之士則學衣食鼎鼎
百年之內營營以老不知此生身心俱曠飲啄
自適放恣形骸之外盤礴溪山之間俯仰無累
於情起居咸順其欲語默不礙於俗視聽無逆
於中有幾何日哉是造物者所最吝惜也古惟
巢居之徒豪傑之侶能蠟脫塵埃造物不復能
為之拘可謂遁天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
能閒不是等閒人信矣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衆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岑
寂之間知之者稀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此語最識霞外之理
余嘗呼一童子入深山中探清流茂林人迹不
到處危崖斷澗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惡饑渴
吞氣納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了不相關
忽聞樵牧隱隱出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
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子憤懣無緒念
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凉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諸雜記錄今人

讀書而全不觀小說家言終是寡陋俗學宇宙
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第如鬼物妖魅之說
如今之燃犀錄膠膠車志幽怪錄等書野史蕪穢
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從衆附會而不知
所以好也且如畜一古書便須考校字樣譌繆
及耳目所不及見者真似益一良友蓄一古畫
便須少文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其如商彝周鼎
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為有益不然與在賈肆
何異

山谷墨蹟一帖云近有佳會幸以故不得佳豈食
料禁不批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
否蘇長公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送拍板一串意
余有歌妓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
金剛經耳

山谷一帖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大江
東詞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為惠州土矣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幅後書云寶晉參前軒書銘
云五色水浮崑崙箭潭在頂出黑雲挂龍怪電爍
痕下震澤極變化閻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余甚
愛之時時訪其筆意出以示識者
南唐李氏有研山一座前峰三十六峰皆大猶手
指左右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研其廣不盈尺

李氏凶後流轉數處為米老元章所得米之歸
樂陽也計為卜宅久而未就時蘇仲恭學士之
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宅基竹木
叢秀晉唐名賢多居之既米欲得宅而蘇親得
研於是羣公共為之和會而蘇木竟相易焉研
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

山谷嘗言人生歲衣十疋日食兩杯而終歲蒼然
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詩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飢
溝壑者天亦不能轉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
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
足之歎耶

淵明詩云故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荆坐松下
數酌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
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置酒中有深味此
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寧復有富
貴貧賤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藉祭文云乃
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既而遂曰翁疾日浸加
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瓠黃一
疾迄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瘧然退之嘗談
人不解文字頭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
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瓠黃乎

何次道任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

大字宙勇邁終古何日卿今日何故見推阮曰
我國翁十部郡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
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升天作佛鮮
不為阮生所笑矣

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
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
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
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惘莫生能
為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鳳高談宛王景畧之
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尙物何
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
史為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世今余問何勅
便是立世宗勅選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
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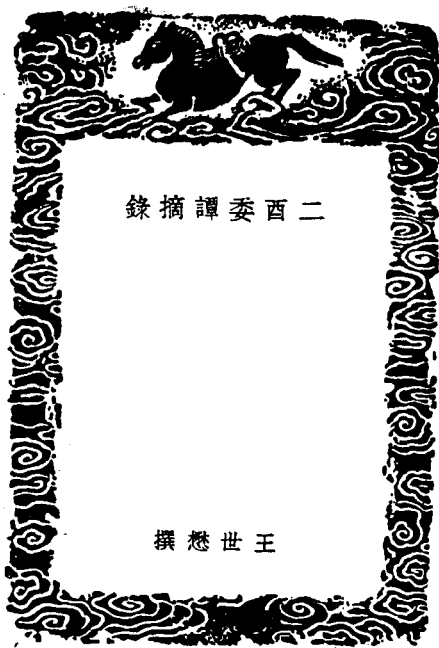
玉皇上清帝主勅明天子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
行廟多巡承祧偶乏普黃河清徹曾開聖世之
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養茲這嶽瀆之神定
爾河山之主嗚呼表陸天日足備聰明但年富
春秋首薦欽恤速圖警蹕毋讓滑橋欽此書畢
便去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余鄉士
大夫傳誦以為奇事

靈陽事大有助於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令張大
聲息所稱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靈陽去後必
自懺悔

壬午冬十二月余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
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
也案頭拾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塵聊當
友生一夕晤言之趣耳莫雲卿

右雲卿筆塵如仙人下降吐納皆成珠璣乃
其筆法亦妍雅絕倫傳世之珍也谷耕其實
之丁酉七月望後三日江上外史宜重光題
說款以不用意為極多筆力亦人款士於茲
展映其神灑自得之趣空際於雲外於莊時
也筆毫倏忽雲煙真跡乃一時天口而得去西籍筆
法希貴意像贊清言名理大似晉人於說部中
亦屬上乘惜不能摹勒上石第望之梨本已足
子如矣乾隆戊子情讀日梅谷陸陸後
墨陽為王揚爵少詩嫁夫之守貞不字安也淡
治也梅長在滄海釋典是書現乃精通一貫四方
士大夫多師事之其遊也必以詩書為樂至羽
化而望心云可墨陽子傳二老其門弟子而撰
誌大矣息僕以語然梅谷再筆

筆塵終



錄摘譚委西二

撰懋世王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六

二酉委譚摘錄

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遙城有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為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房云有之近至閩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甘州張大茶在涼州其說左異徐云脩甘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斂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髯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紗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為祭文掩而葬之竟不知是何物又不知是何緣得葬城土之內張云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房耳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若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蓋不可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甘州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 毋其旁有一屠者踽踽而化云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猪肝三片疑之乃微踪其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為說法因各化去皆真身也弟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地去地將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介

人手捫之了不着地云其事不見一統志宇宙間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誇吾師道嗚呼彼神於事者尚不可疑况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為予言甘州牙瑣陽肉菘菘瑣陽形甚不雅壘上生肉從容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肉助甫歎一識之卒卒之田間掘得昇來儼如一大人臂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芝乃肉菘容耳宜其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頰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為交構狀遺精地下未絕而殞其一吳江嬾人病狂走入郡城逼覓死尸食之捐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看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群逐之官為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為妖孽所憑若吳江嬾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瑞瑪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戍土大夫進退權得罪於 宗社為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為小民所怨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容云爵一夕卧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衆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如家史金吾為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為神既許之延矣奈何竟不免焉金吾為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廷爵致酒謂公何自善信妖夢也強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嘗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

茲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者傳會其事今歷歷若符與然焉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即持齋可遂免

一可名錄

子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為之其走權貴而終死在權貴大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子歷藩臬於容家間見異證二因錄以俟知醫者一秦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間生一瘰核漸大如磨聞荆南有善醫者須服藥滿百貼始除即九弗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為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七何足微寒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今童子捫之傷皮耳已遂愈數日而病劇批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

曰大夫其非痲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余非知醫者先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閱眾政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髮皆枯云是消渴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卿宦濬謂人曰王公病曾有管其渴否向有患者渴甚甜此不治驗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甘已而漸濃愈益甜王亦自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渴甜則未之前聞也豈亦獲神苦之類乎二事皆醫說所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強出 朝謁過季臨淮唯寅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來唯寅笑謂余曰君知近日山人多改業乎是君為一邊鎮中丞所知腰已橫金夫即守倫無幾何可得也余戲謂山人方競橫金那曉橫金更反作山人也唯寅為絕倒亡何余發行託道奉 明禁以重值募驛卒

僅身有與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驛驛馳而前中一人大帽繡裳即向山人也遣驛起居而去蓋渠乃有勸合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覆倏忽固然然於世亂槍棒時見之今際太平

盛世而所見如此為之一嘆

余謝閣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憫余逆旅之艱力勸若公館余咲曰曩為督學來不傳居今

乞歸願薄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送厓
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并與行而途
間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噓者靈寶道中聞
侍郎栗公起為其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
規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栗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
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
亦四人但乘傳顧慕異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著
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
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主簿陸郡幕不赴而歸者也
薄一月前躬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
異如此蓋繇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
而希指者又每過為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儼
民舂舂而小董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詔
遂至八夫輿一主簿而莫之誰何其為異又豈直山
人而已是深可為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然而今歲尤甚
春三月十七日鵬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
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為其湯沐便
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
以見遺茶色白大作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
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沈沈
入咽而脆風生念此境界都非宦跡所有琳泉蒸
先生老而嗜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
晨起復享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
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時憊甚惡聞蚊聲不寢又
之街欲欲動始得帖寢忽聽外涼涼於時望雨不
啻調饒竹林布余半醒半睡呼侍兒起背聽之覺
倦態盡蘇檢點胸中略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
先一夕出矣為復展轉問問老妻喚聲蓋督課儻

二酉委譚摘錄

二

二酉委譚摘錄
如受黃梅水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吟
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
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蓋已立春矣余時駐興
化府海波無恙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為民憂蓋
瀕海地高民倚麥為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
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再作心念元日
當為屏弱所苦願民慶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遽
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噫舖後而日大出元
日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則醒忽微雨
甚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
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問適偶同而為民間
秋意有餘欲因檢篋中舊稿推枕洗研作小
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嬉生之具都絕嗜
事乃暇一弄筆研便為佳境耳第三子士駉年十
四從老妻侍宦即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鷄鳴山視牲還雨中過十八街北循溪行
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遶無慮千株綠莎平鋪牧馬
散訖其中輿從軟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
白縷蜿蜒蠕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
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弟金
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
狀想自負此景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弟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為景
德鎮官宦設馬天下宦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
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
燭天夜令人不能寐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
富子弟多入學校俱為空利所奪絕無登第者惟
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
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為吾郡倅陞黎卒

守而卒宗吉前後無一人寒者吁亦異矣乃知
選方異域產奇貨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况擊
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為不可廢
也

又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為圖書記取離騷句
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
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
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
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
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為之絕倒蓋
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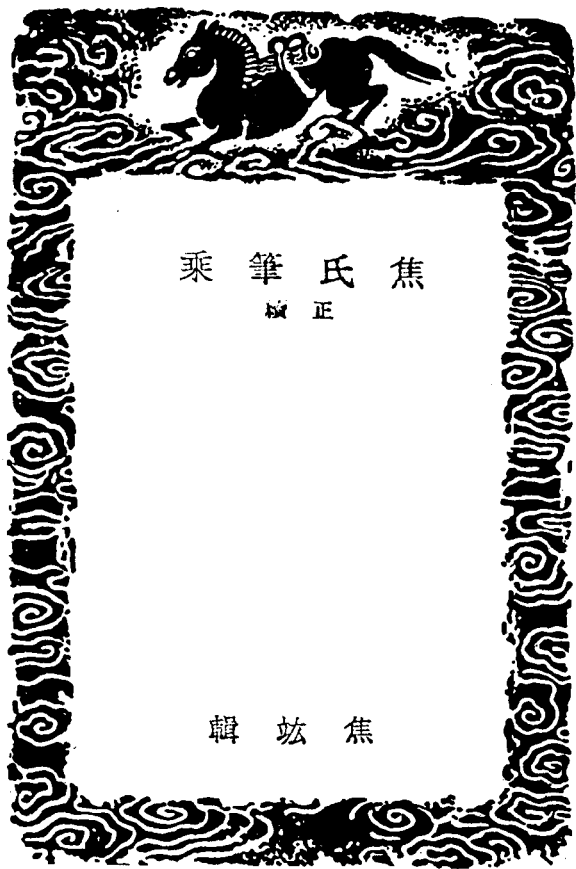
徽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
君同年張君以兩道邀余雨中燕集固求余書隔
為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梁閣流舟余墮
咲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不留名然為
萬眾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
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
此君少而誤讀冊字為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
以為天造地設不知流舟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
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
余書陋未必為斯樓重亟除四字為此樓洗穢則
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為題止刻一
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春新建縣一
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
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
孀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舍里長至門索丁銀無
以應之里長者遠來而饒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
入厨兒飯責其欺人人握手曰此非君所食念益
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

二酉委譚摘錄

二七

埋之曰若無遷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
負歸春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遷自殞焉
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
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
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遷持銀至里長所還之
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
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家俱稍
饒裕矣此得之喻邪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饑
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孑生人也河南北人相
食而卒未聞上蒼有來牟之惠乃忽於豫章兩姓
示異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
者亦足以勸矣



焦氏筆乘
正

焦竑輯

焦氏筆乘卷一

仲脩勸讀論語

秣陵焦竑侯輯

李彦平曰。宜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若編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極。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為學之道。敬聞命矣。政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為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彦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便民以時是也。彦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己。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為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但終非真。

焦氏筆乘 卷一

焦氏筆乘 卷一
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醒齋云。有問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實以多學而識失之。夫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憤憤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與君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根

論語申根。鄭元云。即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積。傳寫之謬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根為棠。則申根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根魯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致。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根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曠亦作曠。棣亦作棣。六字並音。論語諸聲字也。振亦音根。本作穀。亦諸聲字。可見棠亦音根。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謬也。

駒虞

詩。吁嗟乎駒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闕。雖之應。故誤以駒虞為獸。因擬之為鷓鴣之應。或以為不殺。或以為義。獸白虎。照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容。樂以駒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駒虞為節樂。備官也。則駒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明矣。說文。駒。鹿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駒成。註。謂僕或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乃獸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駒主之。并總主六駒者為七駒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為駘。駘一僕夫。六駘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駒屬焉。使訓羣駒。知禮。則駒為駘。駘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為羣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遺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腹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羣從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為非虞人能屬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駒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

焦氏筆乘 卷一

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鷓巢之應也賈誼曰鷓者天子之固也虞者固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鷓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尙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其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蓋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綴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庶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五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其王壤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暨說殄行震蕩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詭言僞而辨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參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其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內移後義卻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說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承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魚姤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因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饗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震象曰不喪七鬯可以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

字雙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象曰既濟享小水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而著今雜誤作雜字此書世罕見吳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教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教化塞司馬貞蓋未見其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軼之術無他恃告姦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軼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輶農無得輶則盜情之農勉商無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軼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不自知其蔽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糜牀牛欄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靡腐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與靡通漢買山傳自下剛上注音靡腐也割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蓬

懸卦肥遁無不利肥字古作豐與古豐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嶽山碑稱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始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蓋知尊尙孝德者也會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隱會希夷先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

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椟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為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昔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運九達。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謬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為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音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黨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亦無戎。左傳引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曹都賦。時謝節移。和族探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蒸韻。而肱。勳。朔。宏。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韻。則其韻亦韻之韻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諛草言。樹之背。植康養生論。合歡。欲。諛草。忘。憂。以其忘故名。諛。忘。也。背。望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諛草。言樹背與。忘。諛。認。背。字。又誤。

谷絲鍾繇二縣同音

古尚書。皋陶作谷。絲。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絲。魏鍾繇。字元常。取谷絲陳諫。彭厥有常之義。世說。庚翼謂鍾會曰。何以望君。遙道不至。正舉其父諛戲之也。今多讀為由。誤。

教誤為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谷絲戒帝。曰。無放佚。欲有國。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庚書。谷絲諫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放佚。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侯。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或曰。觚。觚。觚。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版。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而皆可。觚者。稷也。有稷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為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為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諱。若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幾相為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為水。厥陰為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為強項。為腰疼。為發熱。為惡寒。其患難然而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觀不恭而為復。為狂。為怒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為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為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異異之。逃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章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嚴實無差。試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泉。令。印。泉。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印。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為。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波。從。犬。能。無。外。嚮。之。筆。泉。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章。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蓋。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鶴。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遺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語皆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舞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助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從官。事已即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煙五葉。皆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為韭。成百陰。為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潤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自雲來。太白詩。我來杞橋上。懷古欽英風。披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為圯。二字不應復用。

太白詩誤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園佳入字莫愁莫愁為南園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時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疵終損運
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復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
魏問宮中以紅線益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首蓋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為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
家亦行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提節右丞節施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公治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治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矣樂天禽蟲詩序子非治
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治長辨鳥雀語云暗暗噴噴白運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頓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其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
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
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為語曰猶溪亦木盤輻七曲盤羊鳥欄氣與天通庚降賈子左擔七里
左擔纒見此耳

盜等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等韓非解云等也者五聲之長也等唱則衆樂皆和
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等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做野有餓殍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為訓也如李惺平
糶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為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遙古作消搖字黃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
不傷其內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今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為吾乎邵堯夫
詩昔日所謂我而今卻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蔡王芻也竹屬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蒹竹一草名其莖葉
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淇篲又曰淇衛之篲又曰淇園之竹以為
楫又伐淇園之竹以為矢是淇之產竹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
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箴如箴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
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四請問之曰太陽火日食后之喪兩宮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視日食亦
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命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
真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日有食之記異也譬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
人君視為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為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
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髮成絲然觀太白詩益見古語之妙

袁白石

韋蘇州湘底東荆新歸來袁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叔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颺甚取
白石袁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
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所以為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為全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
是性動則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邪
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繼與元與水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為非而不論見出者之罪為子者知奉出母為厚道而忘視死父為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為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也嗚呼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之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耶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妻本汝南郡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賦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固道歸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質酷耳子朗時為郎母與嘗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絕噓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書義如此若朗者其能自裁者也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回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己之恩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盡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為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黃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於白巾經如總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間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滿帝青雲帳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觸也白虎通濁者濁也漢書穎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昏濁以酒為喻或作散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炭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故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憎不之覺若不為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其語

慶詒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可發慘淡暮湖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讀誤改陋

天官書廷瀋西有隋星五隋晉安宋均曰南北為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為隋意義既別音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詳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偁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權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偁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為之立傳亦盲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慕先師微言為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雅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詩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諺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四方四極佛佛復復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詩訓詁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

言終之日吾與爾有矣豈不無損於其間遂啓後世之疑邪

秦離降爲國風

孟子王者之迹也而詩亡解者謂秦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是不然風之與雅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雅也律也歌與曲也試實秦離於二雅之中聲果同乎倘以平王政教不行降雅而爲風則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幽王以後詩也而反列於雅何哉故其聲風也即二南亦系之風其聲雅也即正月亦系之雅政不以此爲升降也

紀傳自相矛盾

王應麟曰秦本紀載穆公以五羖羊皮贖百里奚商鞅傳又載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按呂氏春秋云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諸穆公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智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據此則奚飯牛而秦以五羊皮贖之正舉於牛口之下也何矛盾哉

徐廣注誤

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爲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雷字又作同實所未詳不知即雷字此以發聲非時故特紀異耳雷集韻原作雷通志云回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雷回象雷形古尊多作云回今人不通字學而欲讀古書難矣哉

周破胡

齊世家即墨大夫毀晉日至阿大夫譽言日聞而不載毀譽者爲誰按列女傳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倭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威賢妒能即墨大夫賢而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諛之佞臣也不可不退乃破胡其人耳

鄒侯

蕭何封鄒侯今世家作鄒侯字相似之誤也鄒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鄒唐詩麒麟閣上識鄒侯按鄒在沛鄒在滎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真師古云何封滎陽之鄒疑未深考也

孫叔敖

史記載孫叔敖僂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子得漢延熹中碑書是

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履孟曾許千金貨吾孟楚之梁長與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梁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其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耻獲功而欲有實必於播國下澤曉窮人所不貪遂封播鄒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貧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貧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貧吏當苦富廉吏當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勸哭比之史記所查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果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號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陳仁子不知文章實主

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選也以孟荀同傳已爲不備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邪按史法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客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莽莽焉尊禮於世正以見賦硤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仁子反見謂爲聖孟是不知文章之實主故也

年月抵牾

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論語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既在回之前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知前此幾年則孔子卒時子思應不甚幼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問答之語其證也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隱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思之壽止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穆公之立然孔叢子載穆公薨時子思居衛孟子亦屢言穆公之於子思此兩人同時則年表亦誤矣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並云子思壽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之子謂既信壽六十二之說即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薨之後矣伯魚先孔子而卒子思又安得後孔子而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何也嘗傳年月抵牾如此者甚多不可勝舉

張祿

范雎傳雖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絨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困君之人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問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雖入秦而顯名張祿豈祿嘗有關於諸侯秦特令離其姓名以誑鄰國邪

史記多爲後人殺亂

太史公歿於武帝末年而賈誼傳言賈誼最好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相如傳引揚雄以爲廢處之賦勸

百風一猶馳驅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則其文為後人所設亂者多矣。古書喪其可為嘆息。

史公權衡

刺客傳。序其政事。極其形容。殆自抒其憤激云耳。於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蓋太史公之權衡審矣。又如列孔子於世家。老子於列傳。而且與申韓相埒。亦皆先黃老而後六經哉。然則後人之譏述者。悉隨語也。

史公疏漏

史公曾粹衆說成書。時月先後。不能盡合。如韓魏時處戰國。而滑稽傳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扁鵲醫虢公。而傳云。與趙簡子同時。又遷序。漢初專據陸賈。如鄧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文句既殊。事理盡異。又韓王名信都。而去都留信。使其名姓。全同。淮陰前輩。譏其疏漏。蓋不盡無也。

漢書真本

劉之遺傳云。鄧騭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諸王傳。雜在諸傳中。古本悉類項傳前。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之。古本敘傳號中篇。今本稱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班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貨竄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王侯。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誼。而今本無此卷。其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唐陳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斷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探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探甚秘之。乃以餉鄧陽王。見探傳。

伊川評班馬

程伊川云。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評史漢者。獨此語為最。張輔以文字多寡為優劣。此何足以論班馬哉。

匈奴傳贊

太史公向奴傳贊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從忘諱之詞也。子長深不滿武帝。而難於顯言。故著此二語。可謂微而彰矣。班掾元帝贊。稱其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成帝贊善。脩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此皆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最得史臣之體。

漢職官與今制多同

漢之職官。以今制論之。太尉。即今之本兵。左右前後將軍。即今之五府。其各置長史。即今之參軍大夫。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即今之六科。期門。即今之錦衣。廷尉。即今之大理。治粟內史。即今之戶部。少府。掌

山海地澤之稅。即工部之都水虞衡。尚書符節。即今之尚寶。太醫。即今太醫院。導官。即今儀仗司。樂府。即今太常諸屬。考工室。即今工部鑄作局。與內官監諸屬。大官。即今之精膳司。與內之御膳監。東織西織。即今之織染局。而庖人以下。又與光祿寺。大官諸司相參矣。典客。掌歸義蠻夷。一名大行令。今國家設行人。專以使四方。歸義蠻夷。則以屬禮部之主客司。郎中令。中書。諸者以下。今並為內官諸屬。漢時以士人參之。猶不失周官遺意。而今不可復矣。

古今人表

楊用脩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華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率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按表名古今。而籍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為不愜。

聽后變也。居襲於上中。出后襲於下上。草。家。草也。真草於下上。列家草於上下。范武子。即士會也。既書士會。又書武子。計然。范蠡所著之書也。既書范蠡。又書計然。至於品屬無章。是非驚亂。則又不可彈論矣。

白馬盟

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列白馬而盟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帶。衣帶也。礪。礪石也。言設使河微而如帶。石泐而如礪。盟不可改也。讀者多失其義。宋制。羣臣佩金魚。其文曰。忠曰。忠曰。清曰。慎。如黃河之深。若泰山之礪。吾爾無渝。此盟是直以礪為堅固之義矣。

袁盎

袁盎傳。從攻項籍。屠袁盎。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袁盎城。功臣表有袁盎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袁盎。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袁盎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補漢注之闕。

薄昭事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為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為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糾。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

國吏二百石及比者

淮南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師古

注謂其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滿歲為真始給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為真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具之

楊王孫文翁史失其名

漢書楊王孫傳失其名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敬崇文歷代小志文翁姓名文翁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史亦失其名

六尚

漢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如淳謂掌天子之物曰尚是尚即掌字之義也然尚字皆作上音至六曹尚書尚字又作常音按周官有司服中士軍王之服辨其名物即尚衣也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惟幕帷帟之事即尚舍也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塗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並車組輓有翼羽蓋即尚蓋也秦置六尚又有尚沐尚席而尚書亦預焉則尚書之名起於秦也宋大明中改尚書曰左右尚方則尚方之名又起於宋也宋百官志秦世遺吏四人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夫秦漢魏宋以來皆有六尚而皆以尚為名即今六曹之尚也特所掌之事稍異而皆主發書耳古字少故多省文以轉注為義合周禮之言則諸尚字皆古掌字省文無疑今人或從去聲而讀為上或從平聲而讀為常如淳知解尚字之義宋百官志知尚猶主也然皆不知從省文而讀為掌是蓋承訛習舛而不悟也

案街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案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按三輔黃圖案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願斷三人頭竿之案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斷檜首懸之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耳程克勤平逆頌吉祥就磔欲首懸竿案街闔關卻人快觀又正德甲戌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案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案街之文乎

兼稱代魏

元魏石刻有大代脩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云魏自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耳由是言之史家闕謬多矣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則當時二號固皆並稱歐公豈未之致與

崔浩受禍自有故

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於石立於郊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志相與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浩所撰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然何至亦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為案廚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偽司徒崔浩廚之相也廚主拓跋焘南寇

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謀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鄂不

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榘說文鄂是也草木房為榘一曰花下鄂通作不即今言華帶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者深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深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音或音并無作通音切者今讀如下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魯虞服經作榘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之注於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亦可證也

平仲君遷

吳郡賦平仲君遷皆木名平本作梓上林賦華楓平楸其木理平可為棊局故棊局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一作榘榘出交趾溫公云如馬餘俗名牛餘榘今本草有君遷又言即枰漆非也別有榘榘開居賦梁侯鳥榘之榘是也可補文選注

神農黃帝皆作易

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黃帝時蒼頡筮從而衍之耳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為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為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太極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曖昧未分紀瞻云其理極盡無復外形皆善言太極者也近吾鄉張山人好窮天地之說謂余太極者自無而有不可以理言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易也無極也乃指理言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老此其證也不然太極為理則在太極之先者復何物耶余未以有以難之

耐金

漢諸侯王以耐金失侯者甚多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隨受獻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耐正月且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耐爵以史漢注皆未明特詳疏之

荔枝

世讀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謂以果實勞遞送獨明皇耳不知漢已有之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植所得奇草異木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後數歲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日萎死守吏坐誅者數人因不復時其實則實為荔枝者疲斃於道

極爲良忠。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罷官。

昆明池詩

子美昆明池詩。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甲動秋風。注未詳明。按關輔古語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牽牛織女。立池東西。以象天河。張衡西京賦曰。昆明池。黑水元址。牽牛立其右。織女居其左是也。又廟記曰。池中有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鼓尾皆動。

昆吾御宿

漢書武帝建元三年。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橫黃山。灑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子美詩。昆吾御宿自逶迤。摩詰黃山舊繞黃宮斜。即其事也。又三輔黃圖。御宿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武帝離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入。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御宿園出梨。落地則破。欲取先以布囊承之。號曰合消。此園梨也。

悲五子詩

吾鄉自天益師倡道以來。奮興於學者不少矣。李維明。楊道南兩人。爲其魁傑。李以敦篤勝。楊以遼脫勝。皆金玉質。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矣。新都潘朝言。與兩人相切劘。不幸亦早世。抗守方思善。因余以識三人。曾作悲五子詩。今載三篇於此。其一。李祠部逢陽。斯道久榛。空言竟何補。及汲李祠部。狂瀾迴砥柱。超然破藩籬。心傳繼鄒魯。枝葉永刊落。躬行以爲主。忠告啓吾徒。四海如同父。天道無棄物。華生化時雨。豪傑固有興。凡民藉鼓舞。昊天不慙遺。奪我明時輔。諸子各天註。念茲心良苦。願言一聖真。無勞弔終古。其二。楊太學希淳。嗟嗟楊太學。細行難具陳。昭曠有獨觀。敏德無遺遜。汎濫百家言。以筏涉其津。顏淵不貳過。曾子日省身。一往有深詣。千載會其真。春秋三子。雅言日諄諄。大小各有得。溫故知其新。明德方自茂。天道無常規。後死將安傲。哀哀悼比鄰。清風一以誦。四海歸仁人。其三。潘陸州絲。挺挺潘陸州。意氣自英邁。公子時亦佳。使節以爲快。桴鼓動山城。邑人殊不戒。曹勇擊戎衣。取賊如官制。中年契名理。開學時靡懈。開過輒自檢。求言勸下拜。以此悔悟心。精進有深解。勞謙令其終。生平無睚眦。一官何所爲。五斗殊自德。孤鴻有高鶩。吾黨增嗚嘔。詩成而思善亦發。嗚呼痛哉。朝言爲人。并討賊事。具余所作傳中。

懷五子詩

思善又有懷五子詩。今載其三首。一。李姚安。聖人不克見。聖學日荆榛。寥寥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土風變。再振民風醇。名教有妙用。何論越與秦。所以忠信士。登嶺猶相親。況此邦城中。負版皆王臣。聞君返初服。吾亦遊無垠。微言共探討。乃在江之濱。嗟嗟行負俗。去去勿復陳。二。耿次公。天豈欺夫子。仁賢萃其門。伯也起吹篳。叔也遞吹埙。則翔振斯文。時軒仲氏信。仁只。幾幾負耶。闔步趨迴無困。絕塵一以奔。蓋蓋無和。六籍多知言。至動有至一。至靜至神存。披雲往無從。聞風知所尊。古今豈異時。千載自淵源。與君盟靈壑。翻翻胡畔援。三。王隱君。王生好菴蕪。乃在江淮間。水家固有道。

遺跡良自賢。振衣陟屺岵。濯足臨滌滌。幽人時往來。當路無躋攀。名理析元晏。至道希孔顏。嗟予倦行役。歲晚旅交曠。昔者吾友言。陶生時一班。考槃信自矢。振鐸寧能說。以茲精進心。獨往諒非難。嘗被作室家。願言開其藩。三人皆金石交。思善從余誦。三人而其嚮往若此。亦可以知思善矣。姚安名載於字。宏甫以姚安守告歸。次公。天益師仲弟。名定理。字子庸。隱居王汝止先生仲子。名壁。字宗順。

宏甫書高尙册後

宏甫解組歸。巡邏劉君。覺鹿紳贈言爲册。題之曰高尙。宏甫寓言於天台楊子。作文一首書其後。其平生大都具矣。天台楊子曰。吾識劉君高尙諸篇。而益信宏甫之不可知也。或曰。宏甫隱於禪者也。夫宏甫年已五十四矣。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辛苦跋涉。以至若斯之年。亦既倦而後去耳。使其先四歲而死。亦已不稱天矣。幸而不死。而又博高尙之名。以去不爲宏甫氏。其終不去乎。且高尙之名。非有道之所處也。仲尼嘗比之匏瓜之罔矣。曾謂宏甫而不聞之乎。夫大道無高。有高則有過。至人無尙。有尙則有累。處既深於是。而猶以過自累也。安在其爲知道歟。嗚呼。是非或人所知也。夫宏甫非高尙之士也。而未始非高尙之士也。而與以高尙之名。則受之矣。且天下之物。亦無一而非累也。苟不以物累心。則終身役一官。雖三黜之而不去可也。及其所之既倦。則或四五十。或六七十。辭而去之可也。與之名當其實可也。與之實而不當。亦無不可者。若益高尙之名。而後去去矣。而又嫌於有其名。皆累也。子何區區於名實之間。揣量而校度之。而欲以議至人之出處。不亦左歟。且吾聞宏甫氏。擢故不事生產。而兢兢一郡。惟恐後時。譬則細人之理其家。然不爲千歲之計不止也。凡一切備禦。經久之費。靡不日新。而孰知其且暮決去哉。雖宏甫自以決去語人。人且不信。雖其家之人。亦必待既去而後信之耳。而或者欲以是而知宏甫。胡可得矣。然則孰從而名之。曰。此侍御劉公意也。劉公以爲欲以風於世。故借其去而以是名之云耳。雖然。宏甫氏若非今侍御。則亦終莫之名矣。宏甫爲人。一錢之入不安。而或以千金與人。如藜藿芥。一飯之惠亦報。而或與人千金。言謝則駭之。見一切可喜人。無有不當其心者。而不必合於己。己不能酒而喜酒人。己不能詩而喜詩人。己不能文而喜文人。己不捷捷能言。而喜能言之人。己不便鞍馬。而喜馳騁。己不好弄。而喜戲道。己不好鬪。而喜排徊古戰場。己不好殺。而喜商君吳起韓非之書。己不愛紛華。而喜郭汾陽窮奢極欲。以爲係國家之安危。己不欲以鋒利自處。而喜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獨不喜遜牀循牆。終日百拜。僂僂以爲甚者。以故常不悅於世俗之人。俗之所愛。因而讎之。俗之所憎。因而求之。俗之所疎。因而親之。俗之所親。因而疎之。有時長貧。雖必不得已也。故終身不有假借於人。有時富。雖必可已不已也。故終其身無一錢之積。平生未嘗召客。人名之酒則赴。平生不禮貴人。貴人饋之則受。以故雖不悅於人。而終不見害於人。以宏甫與世無爭故也。獨設三科度世。最得祖意。見上士則誇而肆之。冀其或我知也。見中士則抗而疏之。以待其自知也。見下士則時發而後謹閉之。恐其不知而恣疑謗無益也。以此終其身。交游遍天下。無知宏甫者。知宏甫者。疑莫如侍御。故宏甫與我言。并出此相示云。嗚呼。若侍御知宏甫。則可以傳矣。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

程大昌詩話十七篇其言詳博多前人所未發其首篇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詩時未有國風一名猶猶恐夫子偶未之及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鼓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邠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以此知古固如此非夫子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邠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魯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又曰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大夫士賦詩見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邠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山庚鶴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簡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管鼓南者則南之為樂古矣

馬端臨論詩序不可廢

桑中東門之壇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序以為刺淫而朱傳以為淫者所自作靜女木瓜采芣邱中有麻將仲子道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穉兮狡童囊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序本別指他事而朱傳亦以為淫淫者所自作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詞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其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之言曰思無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詞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朱子之說則雖詩詞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且木瓜穉大風雨子衿諸篇雖或其詞問未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序情閱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於愛桓叔其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皆昭者之口則可錄也

荆公學史記

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謂之受業弟子可乎向讀荆公短文數首真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子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豈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茲政售於嚴仲子荆軻案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伍子胥廟銘云子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

中以寄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想以儉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戚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晉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徒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與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抗使其州人力而新之與與為等此等文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

八司馬

荆公讀柳宗元傳云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荆公此論亦節取其文學云爾其心未見原也後觀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材豈不知趨權利之可恥哉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公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禍耳故善良皆不免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循循其說似終不與人為善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皆略及之八司馬庶幾稍伸氣矣

揚子雲始末辨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嘗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奏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辨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奏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盛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憶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袖六經翊孔而義甚深又嘗高俄顯下祿隱雖不越風原而屢斥公孫宏之吝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子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嘗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抵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水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子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尙遠而劇奏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子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四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蓋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

殺哉。顧其大德原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機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充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稱乘鈞。知人要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言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脩飾者。劣通方。尚揮霍者。薄廉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迂仁厚。溫恭進。而飢僻退。英敏優。而沈潛幽。是皆以己格物。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維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照之。梧檟培矣。而荆棘亦滋也。參差產矣。而鳥附亦植也。牛馬蕃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弗滅也。夫梧檟以材以質。而荆棘亦足以藩垣。參差以宜以補。而鳥附亦可以祛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飾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乘鈞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鑒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王先生

王汝止先生。超悟於魚鹽之中。不繇文字。故從之遊者。往往簡易直截。蓋明與之學。至是豈翫披而礙。輝益明矣。余不及振衣先生。而從其兩子。頗聞緒論。欲編輯以傳。未暇也。內江趙開學。為其墓銘。姑筆之以示同好。明與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者。秦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為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穎脩體。安豐裕負。無宿學。先生遠祖。識語孝經章句。即遠焉。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成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盪冷水。酒痛哭曰。良為人子。令親天寒盪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為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乘禮為儒者。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撒布。如故。萬人歎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益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右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願奉親。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問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德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為又卓。蔡如此。同志相顧愕。其匪車勒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諸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

焦氏筆乘卷三

知天說

天蓋先生曰。余校士泗州。為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談學者。類為元虛語。如中庸言思脩身。至不可不知人。質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元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質發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然讞訊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評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弗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焉。今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默禱之。天不見為喜。人日昏昧而相忘於覆幬中。天不見為噴。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願茲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至而日積焉。或問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中微有噉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問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毋意焉。謹慢兩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蓋時適歲大計。同志考功。君見訪。座間蹙然嘆曰。知人難矣。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束髮受書。逮通籍為仕。亦大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與在黜幽。厥有故常。願安得遂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蕭

卒於師。先生迎哭於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誠。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齟齬。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靈疾。精蘊畢露。廓披聖塗。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政後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聖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著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梯。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月日。卒於正寢。配湯氏。生五子。以某月日葬於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李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常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董先生

董羅石。以垂老之年。坐進於道。嘗讀其數詩。風格翩翩。其奇士也。許黃門相柳志其墓。今略載之。先生諱濬。字復宗。湖濱浦人。平生樂義好善。兄貧。割私產讓之。所知郎魯。以田來質。魯疾革。出券焚焉。卒。復經紀其葬。聞高世賢達所在。不計遠近。寒暑。投贊納交。見後輩工一詞。披一善。輒稱嘆不已。人以此多之。然先生生不解世俗生事。時時倒好歌吟。所過節序景物。離合感折。慨今懷古。一寓之詩。家四壁立。不以屑意。一時名能詩者。沈周。孫一元。鄭善夫。皆郵寄。每佳風日。放浪湖山。流連親知。嘯詠忘返。好事家往往除館以待。先生紀之爲五節記云。晚造陽明夫子。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爾得稱人乎。悚然就弟子列。時年六十七矣。故所與游者。聲味色招之。先生曰。吾從吾所好而已。因號從吾道人。先生末復究心內典。忽若有悟。喟然嘆曰。乃今客得歸矣。於是援匡廬故事。與僧法聚糾諸縉素。結蓮社於海門精廬。遂又號白瑜山人。嘉靖甲午某月日卒。嗚呼。先生。我丈人行也。忘年友子。蓋三十年矣。吾見先生。始專於詩。遺其家。甚難之。晚志於道。遺其詩。甚愧之。終入於佛。嗟然自遺也。予愈益怪之。莫能闕已。觀乎聚之言曰。先生生在先劫中。始業蒙龍。氣相感。名近可遠。大可小。有可無。虛實相因。動靜相證。若有類焉。蓋先生學三變。歸於空。而自所謂吾者。且見爲妄矣。尙安事銘。予將安所銘。無寧試妄求之。亦慙妄應之邪。銘曰。一顆蓬翳。蝶化蟬蛻。吁嗟董翁。莫於是。

花信風

熊氏筆乘 卷三

六一

我朝經筵。日講。非徒辯析經史。爲觀美也。謂當旁及時務。以匡不逮。而近世而奏。推兩人。嘉靖甲申。詹撰呂柟。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筵。君臣不宜華服。己丑夏。祭祭陸深。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撰。使得自盡其忠。因以觀學術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誦解州判官。陸竟以此誦延平同知。

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二候棠梨。三候櫻。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棟花。則立夏。

霜天曉角詞

盛仲交。同古編。載霜天曉角詞二首。不知何人作。語殊警策。可以醒憤憤也。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憐開先謝。此理人知。少萬事。算來由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了。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何益。萬事付之一笑。前程事。暗如露。

銅餅詩

子美銅餅詩。較龍半缺。猶得折黃金。蓋非幹輻輳。有爲蛟龍之飾。而塗以金者。今已凋落。而黃金爲人所折。隱然有荒頽寂寞之感。而缺折之餘。猶有可折之金。則其當時非幹之美。又可想見也。

評杜詩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賢子美之知已。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爲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爲宗。而氣格反爲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敵者也。

古詩無叶音

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爲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騷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霞與祀。又音五。紅反。而叶蓬與從。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達。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後。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鳩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至于岐下。上韻爲率西水許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道音。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轉反側。有狐云。之子無服。上韻爲在彼淇側。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爲依彭成之。則大戴記。孝昭冠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精文武之龍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爲憂心忡忡。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爲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錄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爲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爲永歸其澤。是蟲無作之類也。此等不可彈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叶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道。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錄。而無一字作他音。

熊氏筆乘 卷三

六一

者耶。雖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附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問曰。然則騷虞好仇。當作何音。余曰。殷與魏為一韻。遂與騷為一韻。吁。嗟乎。騷虞一句。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騷。麟兮一句。亦不必叶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免置。仇與達同韻。蓋達古一音。求王案從軍詩。雞鳴遠四境。黍稷盈原。時館宅充鄰里。士女滿莊。趙趙即達。九交之道也。不知途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叶之。遂就之曲說也。

齊魄

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如經營。屏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意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其一。能保其不離乎。楚詞云。魂營營而至。略謝靈運詩。得以慰營魄。皆可證。

銅柱

余友楊安慶道會。博雅士也。問余馬援銅柱事。不載漢書。為出何典。余曰。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然不獨馬援。東漢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銅柱為誓。在衡山縣西北百二十里。又唐御史唐九徵。立銅柱於點蒼之瀘溪。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翠銘。在辰州西北百十里。會溪對。又浯波陵江口。名銅柱灘。

石圍

三都賦。林藪石圍。而蕪穢。石圍。言土地多石。如人之有圍結也。圖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圍之地。無所用之。賦本此。

我朝兩木蘭

木蘭。宋氏女子。代父從征。詞中有可汗點兵語。非晉即隋唐也。今黃州黃陂縣北七十里。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將軍家。忠烈廟。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近有兩事。與此類。聊附載之。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黃善聰。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為男子裝。遊廬風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復。漸安。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誓之曰。男女亂。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姊哭。手為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大賢之。時英猶未至。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弟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鄰喧傳。以為奇事。嚴衛聞之。乃助其聘禮。何為夫婦。呼二女者。即兩齊妻也。五代黃崇。何以加諸。此我朝兩木蘭也。

子京用漢書韻

蕭氏筆乘 卷三

六五

蕭氏筆乘 卷三

六七

漢書息夫躬。賢牛。仲叔孫卒。郎伯。魯。李昭公。遂。費。忠。納。女。楚。建。走。宰。諸。皆。皆。夫。差。喪。李。國。通。妹。春。申。斃。上官。訴。屈。傾。橫。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辰。坎。盟。宋。陸。死。江。充。道。羅。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用。七。言。成。文。蓋。時。出。一。奇。耳。宋。子。京。作。唐。奸。臣。贊。云。三。宰。囑。囚。北。斬。長。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覺。崔。柳。倒。持。李。宗。覆。用。此。格。也。張。表。臣。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元。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為。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然。則。漢。書。非。史。詞。邪。

屬負茲

公羊傳。屬負茲。舍不即罪。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皆漢禮之名。言負茲者。負事繁多。故致疾。言犬馬者。代人勞苦。行役遠方。故致疾。言負薪者。祿薄不足代耕。故致疾。衛朔屬負茲。蓋託疾以犯罪也。此出漢儒之意。今按。茲。新。生。艸。也。故。从。艸。从。茲。立。意。艸。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為。年。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云。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茲。字。皆。訓。年。諸。侯。稱。負。茲。言。已。年。老。有。疾。也。一。說。史。記。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蓍。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蓍。如。所。謂。伏。枕。類。耳。

地中

周禮。均人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則周都。潁川。陽城。所謂地中也。草木子云。崑崙。天下山之頂也。其東。中原也。所以江淮。河水。皆東流也。其西。西域。諸國也。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也。南。自吐蕃。兩廣。水皆南趨也。北。即沙漠。又天下。岡脊。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田地。地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崑崙。乃其結頂處。四下之麓。乃四方之國土。考其流水。可見。道經。云。海外。蓬萊。關苑。有五岳。靈山。一曰。廣乘。之。山。天之。東。岳。也。在。東。海。之。中。居。九。氣。青。天。之。內。二曰。長。離。之。山。天之。南。岳。也。在。南。海。之。中。居。二。氣。丹。天。之。內。三曰。麗。農。之。山。天之。西。岳。也。在。西。海。之。中。居。七。氣。素。天。之。內。四曰。廣。野。之。山。天之。北。岳。也。在。北。海。弱。水。之。中。居。五。氣。元。天。之。內。五曰。崑崙。之。山。天。之。中。岳。也。在。八。海。之。間。上。當。天。心。形。如。偃。蓋。東。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積。石。北。曰。閼。風。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又。按。宋。沙。門。慧。嚴。與。南。蠻。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引。周。公。測。景。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言。測。景。者。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景。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之。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為。中。耳。既有。表。景。豈。非。除。陰。邪。故。曆。有。大。小。二。陰。增。損。積。算。時。輒。差。候。明。非。中。也。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豈。甚。無。影。所。謂。天。中。承。天。無。所。措。難。文。帝。聞。之。乃。勅。任。豫。受。焉。後。婆。利。國。人。來。果。同。說。說。成。光。子。云。中。天。竺。國。東。至。罽。旦。國。五。萬。八。千。里。罽。旦。即。神。州。之。號。也。南。至。金。地。國。西。至。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阿。耨。達。池。各。五。萬。八。千。里。釋。迦。方。誌。云。池。名。阿。那。陀。答。多。唐。言。無。熱。惱。也。在。香。山。南。雪。山。北。居。山。頂。上。池。周。八。百。里。分。出。四。河。各。隨。地。勢。而。注。一。海。故。蔥。嶺。以。東。水。注。東。海。遠。壤。以。南。水。注。南。海。雪。山。

蕭氏筆乘 卷三

六七

其心學歸諸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誦誦焉。

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賀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得闕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賀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錢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通鑑誤認漢紀

荀悅漢紀云。高帝諱邦之。字曰高。文帝諱恆之。字曰常。謂君諱臣下所避者。故變邦為國。變恆為滿。變恆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傷王曰驚王。桓公曰威公。剛徹曰剛通。莊助曰嚴助。皆此類耳。通鑑西漢諸帝下。註惠帝則曰諱盈之。字曰滿。文帝則云諱恆之。字曰常。景帝則云諱啟之。字曰開。武帝則云諱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恆之啟之徹之為名。而以滿曰常曰開曰通為字。蓋荀悅之文。而味其義者也。然則劉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謂之曰國可乎。

史通

山谷稱史通。文心雕龍。皆學者要書。余觀知幾指摘前人。極其精駁。可謂史家中韓矣。然亦多輕肆譏評。傷於苛刻。浮詞篇云。漢書蕭何知韓信賢。賢者不阻。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淮陰置業無行。滿盈速禍。以賢為口。不能無譏。夫賢之為言。異於人云耳。而輒律之以儒行。責之為聖人。不已甚乎。人物籍云。秦陶伊尹。傳說仲山甫。功烈尤顯。事跡居多。孟采而編之。為列傳首。夫遷書與經典並行。世多其書。輒弗論著。而復責之以編纂。不亦復乎。辨識篇云。彭越賈不避強。若董狐南史者。上也。編次成書。德為不朽。若邱明子長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史佚倚相者。下也。夫史佚當盛周。紀史職。與董狐南史。未知先後。而抑居邱明子長之下。此何據乎。雜說篇。李陵與蘇武。審觀其文體。不類西漢。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為謬矣。今李傳并無其書。且陵書為齊梁擬作。遷亦何從逆觀之乎。其最甚者。夫子謂昭公知禮。則識其飾。矜於愚。愛憎由己。稱顏子殆庶。則識其曲。垂緇。不能忘私。至堯之幽囚。舜之野死。益為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一以汲書為據。勇於信家中之斷簡。輕於梓顯行之六經。幾蓋小人之無忌憚者哉。且自云因王充之問孔廣。彼後疑增其新說。夫充之淺妄。又何足法也。

史通所載史目

古今正史。及偏部短記甚多。然半就湮沒。如晉書不行沈約而行唐太宗。唐書不行劉昫而行宋祁。世俗

識真者少。古書散佚。正坐是耳。史通所載。多有其名。今備疏之。雖周古史考。荀悅漢紀。漢尚書。謝沈漢書。後漢尚書。袁宏後漢紀。華嚴漢典。東觀漢記。習氏漢書。春秋。晉孔衍漢魏尚書。王沈魏書。項俊吳書。魚豢魏略。孫盛魏春秋。王隱蜀紀。張勃吳錄。王隱晉書。沈約晉書。孫盛晉陽秋。干寶晉紀。何法盛晉中興書。陸機晉書。臧榮緒晉書。檀道鸞晉陽秋。徐廣晉紀。王劭晉書。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裴子野宋略。江淹齊紀。吳均齊春秋。何之元劉瓛梁典。姚察梁書。姚最梁略。姚思廉梁書。裴政梁大清實錄。蕭韶太清紀。蔡允恭後梁春秋。姚思廉陳書。公師或十六國史。鄭都紀。趙紀。杜輔全燕紀。董統燕史。王景暉南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綽梁國春秋。張重華涼紀。索暉涼書。劉昫涼書。裴景仁秦記。馬僧虔秦史。衛陞秦史。姚和都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魏收後魏書。蕭子顯齊書。王劭北齊志。杜益卿齊紀。李百藥北齊書。牛宏周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北史。王劭隋書。孔穎達隋書。顏師古隋書。張太素齊後略。皇甫元晏帝王世紀。陶宏景帝王歷。虞世南帝王略。梁武帝通史。元魏王暉科錄。晉樂資春秋後傳。孔衍春秋後語。司馬彪九州春秋。阮氏七錄。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于令昇史議。樂資山陽公載記。陳壽李漢輔臣記。王韶晉安陸記。姚梁後略。王榮英雄記。劉向列仙傳。劉向列女傳。杜預列女記。梁鴻逸民傳。趙探忠臣傳。徐廣孝子傳。嵇康高士傳。皇甫謐高士傳。戴逵竹林名士記。揚雄蜀記。周稱陳留者傳。周斐汝南先賢行狀。陳壽益部者傳。傳。楚國先賢傳。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蕭大圖淮海亂離志。和嶠汲冢紀年。西京雜記。三輔黃圖。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南徐州記。晉宮闈名。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趙岐三輔決錄。沈亞海海水土記。周處陽羨士風記。蔡欽水經。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常璩華陽士女記。曾稱典錄。辛氏三秦志。羅含湘中記。潘岳關中記。陸機洛陽記。建康宮殿記。揚雄家語。謝承家語。華康姓族記。殷敬世傳。孫氏譜記。六宗系傳。楊子山真宰傳。顧協瑣語。謝綽拾遺。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介談藪。章昭潤記。郭子橫洞冥記。王子年拾遺記。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文心雕龍。李充翰林論。裴處文章流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記。劉義慶幽明錄。劉敬叔異苑。

世說注所載史目

史通所載。尚未該備。梁劉孝標注世說。自漢魏吳諸史子傳地理之外。如晉氏一朝諸史。及諸公列傳。購牒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正史之外。此又齊梁以上書也。譜牒別傳。姑不暇及。餘書亦疏其目。已見史通者不載。謝承漢書。張璠漢紀。薛瑩後漢書。劉向別錄。瑗濟吳紀。梁祚魏國統。曹暉傳。魏末傳。朱鳳晉書。虞預晉書。劉劭之晉紀。晉後略。曹嘉之晉紀。鄧燦晉紀。晉惠帝起居注。晉安帝紀。晉百官名。晉諸公贊。裴處世本。車頻奏書。趙書。名士傳。江左名士傳。海內先賢傳。逸士傳。江表傳。蕭廣濟孝子傳。文士傳。華麟譜。晉世譜。杜篤新書。世語。竹林七賢論。八王故事。高逸沙門傳。名德沙門題目。永嘉流人名。周祇隆安記。張資涼州記。荀綽冀州記。荀綽兗州記。三秦記。丹陽記。揚州記。陳留志。南州異物志。襄陽記。豫章傳志。壽陽通議。文字志。文章錄。裴處文章志。婦人集。妒記。青鳥子相家書。和牛經。

淮西碑

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殺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戊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諱辨

賈駰集退之諱辨。漢有杜度。謂其姓名同音也。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是度非名也。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其言不妄。則退之誤矣。楊用脩謂不如用魯有乘仲亦非也。乘音終。與仲亦不同音。

楚詞逸句

劉涓子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詞云。節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詞云。橫江漚而漁。今二篇無此句。又橫江漚而漁。見子雲答客難。

九辯九歌皆屈原自作

離騷經。九辯與九歌。今即後之九歌九辯。皆原自作無疑。王逸因夏康娛以自縱之句。遂解九歌為禹。不知時事難於顯言。乃託之古人。此詩人依倣形似之語耳。不然。則上所謂就重華而陳詞。豈真有重華可賦邪。舍原所自言不之信。而別解之。不知何謂。九辯謂宋玉哀其師而作。熟讀之。皆原自為悲憤之言。絕不類哀悼他人之意。蓋自作與為他人作。旨趣故當霄壤。乃千百年讀者。無一人覺其誤何邪。

子虛賦

相如游梁時。嘗著子虛賦。為武帝所善。尋著天子游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意。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彼上林。故一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載為二篇。以前鼓齊楚者。為子虛賦。亡是公訢然而笑。以下為上林賦。何其謬哉。

元鶴射干

賦中三用元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顏籀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編羅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葉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亦獲羅羅。犀象野牛。騎奇獲。獲之句。漢書文選俱無之。

玉樹青蔥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蔥。或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參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此說亦非。按王褒雲陽宮記。三輔黃圖。並言甘泉宮北有槐樹。今為玉槐樹。根幹盤時。三二百年木也。香齋相傳。即子雲所謂玉樹青蔥者。據此。則何必巧為解邪。

李夫人歌

武帝李夫人歌。是邪非邪。立而望之。翻何珊珊。其來遲之與遲。一韻。翻何珊珊。言其來翩然而珊珊。珊珊然耳。許顛詩話云。立而望之。偏是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也。以翻字屬上。不惟於韻不叶。且立而望

前溪歌

晉沈玩前溪歌二首。前溪滄浪映。通波澄綠清。聲弦傳不絕。寄汝千載名。永使天地并。黃葛結紫籠。生在路溪邊。花落隨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鮮。五言五句之詩。古今惟此。此外梁宮人包明月。亦作前溪歌。當略與未略。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窗相葦切。雙工切。用韻甚古。

何遜為少陵所推

何遜之詩。極為少陵推服。嘗曰。能詩何水曹是也。少陵嘗引香鴨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今集中無之。則軼者不少矣。他如團團月。隱隱洲。輕燕逐風花。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黛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遠檣飛。游魚上急傾。海雲巖際宿。諸語皆采為己句。但少異耳。

何遜摘句

古人論詩。但愛遜踏澁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為佳。然遜句如此者甚多。如天幕遠山清。潮去遙沙出。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室墮傾城佩。門交接輻車。蕭散烟霞晚。淒涼江漢秋。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枝橫卻月觀。花遠凌風臺。又水影漾長橋。蛟螭禁空戲。川平看鳥遠。皆秀拔可喜。顏黃門乃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不幾於失實乎哉。

踏歌詞

崔曙踏歌詞二首。綵女迎金屋。仙姬出畫堂。鴛鴦裁錦繡。翡翠帖花黃。歌聲舞行分。隨色動流光。庭際花微落。樓前漢已橫。金登催夜盡。羅袖舞寒輕。笑樂暢情不盡。著天明。末十字上七下三。新體妙思。前此未有。

書事詩

王維書事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洪覺範天廚禁樹云。此詩含不盡之意。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也。王半山亦有絕句。山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文。莫上人衣來。董道畫跋。更有王維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今集中俱不載。

玉川子

退之贈玉川子詩。春秋三傳東高開。獨抱遺經究終始。許顛云。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則玉川又有經學。不但能詩而已。晚唐詩人。予最喜玉川子。及司空表聖二人。人品甚高。不為勢利所汨沒。故其詩能不涉世俗。踐徑。此非其隻眼者。安能別之。

白打錢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章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開分白打錢。用脩云。白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按齊雲論。白打。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又丁晉公有白打大

梅花詩

梅花詩古無佳者。王元美獨稱老杜。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蓋情在景中。意超物外。最得詠物之妙。李羣玉玉麟。寂寂飛斜月。素手亭亭待夕陽。方之為著相矣。前此何遜。枝橫御月。花邊凌風。後周蘇子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二詩可謂得其手神。已收入古今詩系。

白蓮詩

花鳥之詩。最嫌太著。余喜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花之神韻。宛然在掬。謂之寫生手可也。余嘗有梅花詩。花開春等。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自謂差可嗣響。

馮錫誤用事

劉禹錫踏歌行。為是疑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疑王也。疑劉誤記。

蓮花漏

唐張翥詩。遠公窗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遠公弟子惠要。忠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池。心漏芙蓉。三千漉頂香。是也。六時。僧規。以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高山時。卯也。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且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鱖魚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鱖音愧。爾雅。鱖曰。凡牛羊之屬有肚。故能鱖。唯魚不然。鱖獨有肚。能鱖。江南名鱖魚。又水經注。江水至魚復。為巴鄉村。村側有溪。多鱖。每木水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名水底羊云。

韓詩用嚇字

韓退之詩。兒童稍長。成。復。最得驅嚇。官租日輸納。郵酒時遊近。嚇書如縛。莊子。鷓得腐鼠。鷓雞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韓詩本此。唐馬吉甫。蝸牛賦。缺爪牙。今自達。無羽翼。以相惜。本忘情於蜂守。亦何懼於鴻嚇。鴻。當是嚇字之誤。

杜常

楊用脩云。三體唐詩。有杜常華清宮詩。孫公談國。以為宋人。近注者亦引談國。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遺者之失耳。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以史與談國參之。其為宋人無疑。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觀者不知其誤。何邪。用脩此言。蓋據史以正之耳。予嘗見杜常一碑。凡數詩。華清宮絕句。居首。前書殿中丞杜常。後題元豐年月。其詩與今所傳。微不同。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蓋周勃不惟迷其世代。且妄改其詩矣。大抵三體。鼓吹所取。皆晚唐之最下者。其人無識而寡學。要不足辨。

唐人用事之誤

魏朝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將贈魏朝。則誤以魏為策。阮籍登廣武。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則謂豎子為沛公。天幸者。當去病。右丞詩。衛青不收由天幸。則誤以為衛青。放鷹。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鷹翁。則誤謂之中山。顏延年一處出守。嚴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麾。左傳。請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間。紫雲仙與詩。且來。李迥秀詩。且重門開。則誤以為詩。且為今日。裴秀冀州記。魏氏仙人廟者。昔王儉為相。人合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可憐。魏嶺登仙子。猶自吹笙。碧桃。則以王儉為王子喬。

酒經

萬曆己卯秋。同昆陵徐士彰。尋買舊書。得十數種。中有酒經一冊。不著撰人姓名。讀之。知其風流。醜婦人。也。癸未。讀田子秋。札。載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乃知即翼中作。然又有李保。續北山酒經一卷。前此更有汝陽王。魏甘。露。經。王績。追。焦。草。釀。法。為。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為。酒。譜。寶。子。野。亦。有。酒。譜。酒。錄。一。卷。胡。節。還。醉。鄉。小。器。五。卷。白。酒。方。一。卷。食。圖。四。時。酒。宴。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一。卷。真。元。飲。略。三。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松。醉。鄉。日。月。三。卷。陽。曾。龜。合。圖。芝。蘭。集。一。卷。小。酒。令。一。卷。同。遊。先生。庭。宣。譜。一。卷。近。又。有。酒。史。三。卷。田。汝。成。醉。鄉。律。令。一。卷。

茶經

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皎然茶訣三卷。陸魯望茶品一篇。溫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接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竹坑茶苑總錄十四卷。茶法易。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備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客有北苑別錄。田秋衡有養茶小品。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殺飛天。網攪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啼夜月。青燐發。燄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客中奉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疑燕子。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者。此即章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三年。督理蕪漕。歸。擬量定支撥。減重額。繕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圖以革逋欠。立改兌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糶貯。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益奸偽。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騎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和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衆面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爲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發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據始可。如論語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太祖定金陵。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上禮之。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幃。坐久必賜宴。命履馬送歸。車駕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據摠。所獻替。悉保國安民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曾疾醫療。屢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粉。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爲解。上每聽之。徵官其子。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卹祭。加東園祕器。奉待之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宏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況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李韓公劉誠意。勸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其說。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疑

金陵史疑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性豪爽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洽。家有樓。近治城。扁曰臥癡。中列陶史敦。位置雅潔。有酒。請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香吐清亮。旁若無人。有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蒙。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婿

焦氏筆乘卷四

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體。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奈之何哉。

葳橙

上林賦。葳橙若蘇。李善本作葳持。葳。音針。乃馬盛。又作塞將。即塞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葳持。缺。故詳其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瀟湘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作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某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刻多文字。且不能知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貧不能其禮。翁詭譎親燈。同妻送至婿家。取笑而別。年逾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揮成大筆。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弄以為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為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畫曰。畫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情。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為儔。臨終端坐而歿。舉室聞蓮花香。三日始壞。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寒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塞豪士古長饒。明珠不換黃蠶。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金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錢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會醉朱家。搗磨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須有茂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沙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顧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為授記人。草衣隨處局開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柏靈。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蹤跡。餅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疑問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石對西來八詔靈。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蠅蟻。同盡歸邱墟。頗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親親居士。香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即病即實相。趨空定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推輈。非其見地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驪尾尾蕭蕭。湖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耶盜跖俱塵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天地間。用劉楨語。深山大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却路難。峻屏用孫綽語。十日不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謝元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語。賦詩舟人漁子入浦激。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庾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尚存。用羊祐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語。即今若看無新語。用張洪語。陶冶性靈存底物。用鍾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鄰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一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秦城依北斗。鄠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當是秦城耳。

綠沈

綠沈。設色名。猶今所謂沈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詩。乃謂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鎖臥於苦。為綠所沈。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嘗賜張翥以綠沈之甲。薛氏遂以綠沈為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沈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沈為竹管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蓋。歌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霓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皆笑。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霓。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爾曹。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滅。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遂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綰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與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杜詩。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具時事。稱為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為句者。隋帝幸侍場。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珠曰。皆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嶼。初發關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為詩。

杜詩用校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又借為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投。又借為酸酒之酸。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棲宿。蓋重醴謂之酸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賈父詩語云。曹參曾為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為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廣胡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爾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志。既非辭曹。賈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下夜闌。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枝。久雨不妨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

出塞詩。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鶴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片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辭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衫衣錦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盤

昨日玉魚蒙罪地。早時金盤出入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盤即玉盤。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怪。盧充入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盤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草。光麗何猗猗。華陰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臨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何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盤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依肝脾。充謂市賣盤高舉。其價實有識者。歎一老婢問充得盤之由。因曰。我姊妹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卿盤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騎竹龍鶴。則誤以為婢。乘榭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桂。則誤為漢之張翥。劉越石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背搆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己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籥同。藥欄即藥也。乘輿還來看藥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衙門。真則誤為花藥之欄。

子瞻用馮錫詩

劉禹錫詩。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天嘆為警絕。子瞻云。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則又以己意轉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詩中翻案。須點盤為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始得。

章蘇州

章蘇州詩。綠陰生盡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儼然在目。荆公。鄰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章。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峯采藥詩。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歸。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新。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秦少游。孤浦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然韻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如道猷。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鋪巾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齊為笏。高力士貶所。見國中齊菜。士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為蔬。甚美。文清齊蔬詩。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皆慕羹羹最清好。固應加糲愧吾絲。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笏詩。乃云。尙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以齊為笏。何曾千里。

作詩不讀書

萬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澗。又。窗間一榻。烟碧。門內四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鷓鴣而已。徐師川乃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寧不怖死。王世名能詩者。一事果用。殊令人情解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少。號國夫人夜遊園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陳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蘇花奴。手。花奴。指汝陽王璣。而以玉奴為楊妃。又展於前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而以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中郎解摸金。出裴紹微。曹操云。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廣陵亦有戲馬臺。臺下有路。號玉鈎。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龍魚豚稅。來與彌陀共一倉。致稽遠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窟。非彌陀事也。又代人留別詩。絳蠟燒殘玉尊飛。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網。鷓夷去。應記儂家齊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是也。乃以為姓西。又石建方欣洗臉。脂。委虛不解嘆。蟬。漢書不作。脂。蓋中衣也。二字亦不應倒用。

陰火

木元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暉。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意元虛指此耳。

搗藥

搗藥。搗裂也。從手為聲。通作應。時。應之以版。書。右。乘白。施以。應。亦通作搗。謂指搗。皆。搗也。本義作發揮其。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於市。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筒。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拿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手草。執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春。舊注。

哲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乘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凹也。虛鹽也。

許景先詩說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葦葉之下。許景先詩。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為蘭。

樛机

樛机。舊注惡獸名。樛非也。樛。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樛机。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樛机者。留囚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机。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才。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樛机。漢書。樛余山。藝文志。樛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猶夏

猶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猶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其上則有宛雛孔。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獵得枳棘。南都賦。鸞鷲鷓鴣翔其上。騰獵飛鷓棲其下。蜀都賦。撥狄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獵。鷓鴣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錯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入之。

鳥鬼

鷓鴣。水鳥。似鷓而黑。峽中人號曰鳥鬼。子美詩。家家養鷓鴣。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鳥為鬼。巫占元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鮑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婦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樸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噫。今之人有官清要。而蒲席布被者乎。其妻有操井臼以養者乎。第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為肥家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為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

價日損一日。其勢益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倚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其與三楊並推為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原。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貨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忍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此其所輕為然。令世之估勢仗勢。奪閭里者。聞之當愧死矣。

左右尚書

家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培嘗選。預求善地。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違僻。培曰。地違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嗣自代。朝廷固留之。與其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牛。言宜豎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減。至為盜賊所指。可為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曠。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壽九十八。卒。嗚呼。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為己事。安得善終。尤為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位

倭幸汪直之坐西廡也。以九卿堂上官奏能。御史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能。因從厥如故。縉隨都御史。於是御史王位效為奏曰。直所行可為萬世法。位隨副使。吁。一副史。一副都。縉精神之無取。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鷓鴣。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從雨。鷓。好霜。故從霜。鷓。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給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穉下詔獄，故而風節開，政柄移于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向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穉，故欲嫡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藏累朝詔語，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語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官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會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劾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況無賢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二人，以為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復嬰二子登第，時謂一變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軼轍，亦不當並。中變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進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稱科名。方乳吳子，應試京省，向書巡撫以下，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為之傳遞文字，被梅儿樹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噫，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儲羊，乃為無恥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冑不可先寒賤，退沈文通，馮馬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蠋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蠋，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子是不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即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即墨之守，救死之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為戰，故燕兵并于宮而緩即墨，及淖齒戕溈王，則宮不為齊矣。燕不即爭，而東攻即墨，又不急，而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殺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敵，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即墨之守固，教之謀，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嘗蠋事，累數千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為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嘗闕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為之，復齊之功，蠋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揭諫，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兼以諫年少，黜為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考者古藏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緯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董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為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舉，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謙道子仲舒受業，謙歸仲舒校正韻，多用其說，既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謙又當時信幸臣，而道子受學，不為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為媚嫉，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六篇，邱深菴、李西涯、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不獲。

組豆軍旅

孔子言組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王道思以為組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千萬人者，即此事也。衛靈公自以陳法為問，始謂王孫賈輩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組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當時衛公既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誤解，于是軍旅組豆，判為二事，而雍容細謹，為文儒之習，暴厲悍怯，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撥，過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歸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借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論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選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子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苟言為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醫在途，觸處成室，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舜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留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為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誦騰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削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堯舜好飲食而鄙廉恥，以詩書發家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

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夢。習刁以相爭於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一。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吾於儒者。取其長焉。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其短者。吾且弃之已耳。所貴於折衷言之。更不啻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諸千古。彈說百家。推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於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目為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始造羅曲防。獨守籬城。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而信程張。尊楊謝。而力關楊。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自為異端。而懼其一言之流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喜稍涉易簡。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關。而不知其尊神。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可以學。而後為正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謂靈覺昏愚。豈謂儒者必滯昏昏愚。而後為正也。謂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繫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虛埃濁物。皆沈沈故。經朱氏指擊者。明其學之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都魯繚紳之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避為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危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玉環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得子美一闌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當矣。大賸賸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讀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聞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聞。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為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愛

仁是天地生生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闢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即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

精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做人。甚切。人未之思耳。即精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為刑曹。親見桂格之苦。自頂至趾。更無寸膚。可以動活。輒為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精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牽。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耳目。廢置不用。雖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平旦。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良以良心為罪人。而桂格之無所從告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知。求為可知也。參看。蓋君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奚慍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曰。此即無逸小人怨女習女。則皇自敬德。意與先生所見畧同。余又記先生入觀時。張江陵方為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答。勿容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堯舜其君者。意否。張沈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而第為此言。不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時曾吏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與張君言至此。欲為滴淚。而君猶為諛言。以相寬。是無人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四醫。日夕營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憮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學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為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留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位。為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未見殺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會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曉曉者易缺。堅而礪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曰白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愛

矣。我無以受迎而笑。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竊負而逃

孟子謂管仲殺人不彘。竊負而逃。遊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其如此。始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弃。遊從而敵。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昔曰。管亦允若。則必無殺人罪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宋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悅。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禁。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實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雜同。退之卒內召。琖固神也。宋太祖徵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琖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琖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于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為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由也。昔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德性之功。致靈樞道。溫知教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疑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致。而道問學變乎知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而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讀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謂。此蓋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牧之誓夫子廟碑

杜牧之。嘗韓公處州夫子廟碑陰曰。天生夫子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有陰陽鬼神為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君若李斯。商鞅。不為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儒不生夫子。百家盡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天下隨時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為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終透徹。其源實出此耳。

詩亡辯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實二經終始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闕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爲浮詞。而剔節攝脫。則情間而理遠。非孟子之旨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日三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宋明其義者。因爲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焦氏筆乘卷五

醫方

梁溪漫志云。陸宣公在忠州。莫方肯度日。非特假此避禍。蓋仁人之用心也。前望名士。往往能醫。非特衛生。亦可及物。本草單方。近已刻於四明。然唐宋人文集及雜說中。名方尚多。未見有類而傳之者。予屢欲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用予言。集以傳諸人。亦濟物之一端也。此言甚合余意。讀之之餘。隨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皆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

一方士嘗貨藥。淮西值兵變。竄入深山中。遇老姥。年二百許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之醫姥也。傳以背疔方。用射干一味。俗名地扁竹是也。原花園中物。藥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狀。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蒼藥收口。又傳壽星散。專治惡疔。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功效如神。仍用蒼藥收口。又傳壽星散。專治惡疔。痛不可當者。移之不痛。不痛者。移之即痛。大南星一味爲末。如背疔大疔者。遍塗於上。即得安臥。不痛者。移之知痛。即可治也。養生主論。

傷腎公孫知叔。記問該博。深明百藥之性。創造五毒之劑。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疔毒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登。熟之以火。候藥成。傅焉無不神效。一人髮有疽。一夕決潰。勢欲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差。惟此。

左氏曰：反正為之，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象形也。正以受矢，之以藏矢，正相反也。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候正之正。邪用瑣瑣之邪，並協音而借，是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為人，非自營之義也。人於象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人，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晶，晶象積肉形，宜祭器也。揚雄以益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不識象形者也。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則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感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逮六書之義，況其他乎。

熊朋來論六書

熊朋來曰：古初制字多象形，故象形為六書之首。形不可象而指事，事不可指而會意，意不可會而諧聲，聲無可諧，五不足而後假借。世間文字雖多，玉篇諸部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於內諧聲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是諧聲居六書十分之九矣。漢字猶有有聲無字者，番字則皆諧聲矣。刑公字說，則字皆會意，無復六書矣。故王氏周禮新經至六書無可說。

用脩論轉注

六書當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為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鄭漢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發明，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原轉注之義，最為難明。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許慎云：轉注考老，是也。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弓，音巧，各字成文，非反考為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調為非。爾雅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謂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可正考老之謬矣。又易疏云：賁有七音，義各不同，類類而長之，賁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有七音，差有八音，故有七音，辟有十一音，皆轉注之極也。

周官六書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假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之說，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謂六書四者有象可見，故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於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或問假借、轉注、將無同乎。曰：假借借義不借音，如兵甲之甲，借為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借為天干之乙，義雖借而音不變。故曰假借。轉注轉音而注義，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轉音而為爾雅敦邱之敦，又轉音對為周禮玉敦之敦，所謂一字數音也。假借如假物於鄰，或宋或吳，各從主人，轉注如注水行地，為浦為澗，各有名。字矣，是奚可同哉。

趙古則轉注論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意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再轉為三聲用者，有三轉為四聲用者。至於八九轉者，亦有之。其轉之法，則與造諧聲者相類，有轉同聲者，有轉傍聲者，有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又有傍音協音，不在轉注例者。吳械韻補，庶矣。傍音之

類，迄今無書，學者引伸觸類，可也。自許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為轉注，鄭元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考考考考考考六字，皆從老省為義，以旨勿勿占子至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為明，以目少而眇，而轉為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按說文，巛从眉从，巛曰，中微也，不從少，此夾漈說。

右趙古則所論，其全見聲音文字通首云：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可謂思過半矣。末節所論，其中夾漈之旨，而起叔重之厥疾也。然其云雙音並義，不為轉注者，又云傍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又非也。雙音並義，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也。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蓋轉注為六書之變，而雙音並義，傍音叶音，又轉注之變也。若曰不為轉注，則當為何事，不在轉注例，則何以例之。是六書之法有不盡，而聖人之作遺餘力矣。又當於六書之外，別立一法以括之乎。茲余不得不辨者，不敢以疑網墮來哲也。

三十六字母

司馬溫公作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適用則名音和，傍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名雙聲，同出一類，則名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吳幼清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說，而莫或正也。輩當易以片，非常易以威，知微牀孃四宜廢，去缺羣危四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孃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於經，堅輕索筆度外，出肩消傾困運，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

伯琦論轉注之誤

元周伯琦云：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是矣。而云轉注者，側山為阜，倒之為市，何哉。若如其言，猶是常也。豈得為變。側山為阜，亦是象形，倒之為市，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

夏英公字書

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說文、石經、字略、夏書、籀韻、雲臺碑、豫讓文、古孝經、古周易、古尚書、演說文、雜古文、林罕集、古老子、山海經、古史記、古漢書、孫彊集、馬日磾集、牧子文、古世本義、雲章、古莊子、碧落文、華岳文、古案經、張揖集、元倉子、古爾雅、古論語、古毛詩、開元文、李彤集、古春秋、古禮記、徐選集、三方碑、茅君傳、古樂章、古周禮、石椁文、濟南集、馬田碑、銀牀、烟蘿頌、荆山文、廣儀集、古月令、南嶽碑、陰符經、王庶子碑、祝尚書、比干墓銘、衛安字說、具邱長碑、凌壇臺文、季札墓銘、滕公墓銘、周才字錄、朱育集、字樊先生碑、義雲切韻、羣書古文、楊大夫集、天台經幢、慶邑石經、王維畫記、顏黃門說、庚儼字書、證俗古文、王先生誄、彌勒傳、陳逸人碑、楊氏阡銘、鬱林序文、周書大傳、淮南子上昇記、王惟恭黃庭經、趙琬章古字略、王存義切韻、張庭珪銘、裴光遠集、郭昭卿字指、李商隱略、古崔希裕略、古邱光庭序文、風樞記。

楊用修字書目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於水也又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此類甚多豈敢重去古未遠別有所見邪抑孟堅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邪

漢儒失制字之意

漢儒鄭元賈逵杜預劉向班固劉熙諸人皆號稱博洽其所訓注經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釋親言之如云父知也以法度教子也母教也言育養子也兄況也況父法也弟佛也心順行篤也子汝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孫順也順於祖也男任也任功業也女如也從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問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妻齊也與夫齊體也妾接也以時接見也凡此率以己意牽合豈知古人名立義固簡而易盡乎今以六書及許慎說文攷之蓋父字從子從一子即手字一即杖以手執杖言老而尊也母字從女從兩點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從口從人象同胞之長以弟未有知而諄諄誨之友愛之情也弟字上象弟角中象象手象象足不良於行義當從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孫字從子從系子之系所以續祖之後也男字從田從力壯而力田供爲子職也女子象兩手相拚故足而坐淑德貞閑也姑字從女從古齒德俱尊觀身從日可知也婦字從女從市市即古紉字紉爲蔽膝義取在前觀妹從末可知也夫字從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婦字從女從帚女而持帚承事舅姑之義也妻字從女從尙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從女從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細玩篆文其義立見乃漫不之省輒爲之附會其說亦鑿矣哉

韓詩誤解字

韓詩外傳云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開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繇既既乎其猶醉也按古文君字同從口從王取端拱南面出命令而無爲之意李斯小篆從尹從口許慎說文云從尹從口以發號晉悼公曰臣之求君以出令也此君字之義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李陽冰曰王者之王中一畫近上王者則天之義此王字之義也師之稱爲先生謂開道先乎吾如樂克於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之類長老之稱亦爲先生謂年齒先乎吾如孟子遇宋牼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類子之稱父亦爲先生謂其分之可尊如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問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之類君之稱臣亦爲先生謂其德之可尊如魯哀公問冉有之言噤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衛靈公問于夏之君避席拱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之類此先生字之義也古人制字每寓意於點畫之中觀此類可見矣乃以羣釋君以往釋王以先醒釋先生至如司馬遷班固鄭康成應劭劉熙之徒諸所訓註此類非一則徒以聲之相近者而強釋之初不致六書之本意其誤後人甚矣

蘇有六義

蘇有六義黃庭翁云漢高帝蘇成陽則與偕同文紀無蘇教訓其長則與山同百官表各蘇則與陶同李壽傳蘇俗則與諶同韋孟詩大馬蘇蘇則與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蘇則與猶同一字凡六用

率有五音

率有五音將率之率音帥孟子徵率左氏漢率唐率更令皆音律益名音刷皆率之率音朔算法約數之率音類

敦有九音

敦有九音禮敦厚以崇禮音敦詩敦彼獨宿音堆樂記樂者敦和音純詩敦彼行葦賈誼賦何足控敦音團詩敦弓既堅廣韻天子弓也音離周禮每敦一几敦覆也音轉周禮度量敦制注敦布帛幅廣也音準周禮珠璣玉敦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音對爾雅敦邱如敦敦音純

離有十六義

離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離也者明也見易離離於離見毛詩大率謂之離見爾雅釋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離離鳥名見李斯書陸離參差也見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侏離西夷藥名又設服離離注陳也見左傳又離木名莖冢中之樹見孔子世家又水名客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廣衍見漢書

直有十四音

直有十四音七閏切麻也子園切直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又天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蕪也一日蠟場又似嗟切直咩城在雲南又姐加切詩傳曰木中傅紳也水草曰直字一作莖又作泚今作泚非又都買切土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莖艸也又側魯切說文曰酢菜也離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精魄也又子余切苞直莖貨也

古字有通用假借用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如易豐卦雖句無咎禮記內則旬而見注皆釋均不知旬即古均字遞卦肥遞無不利肥古作蕃與蠶字同韻書訓別也則肥當從蠶離卦離麗也又云明兩作離禮經曰納徵束帛離皮白虎通云離皮者兩皮也三五歷紀古者麗皮爲禮離麗古通用巽卦夷其資斧資讀爲齊應劭云齊利也淮南子云麗齊斧以伐朝南漢書王莽傳引易句資作齊資齊古通用良卦其限列其蠶厲蠶心重讀爲團蓋其爲團也重開古通用歸藏易一與與讀爲坤即古坤字書堯典方命圻族圻讀爲弊即古弊字禹貢西傾因桓是來又和夷底績水經注和夷底績即西傾因桓之桓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桓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桓譚新論附志作華諱桓和華三字古通用又岷嶓既藝又岷山導江史記引此皆作汶三國志蜀後主測登觀坂觀汶水之流五代史王建貶衛尉少卿李鋼爲汝川尉徐無黨註汶讀作岷汶岷古通用五子之歌甘酒嗜音又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二十字

狗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曰子細。本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罵人為獍奴。本南史。王瑤獍婢所生。曰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官賢傳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形容短矮者。俗謂之蓬。蓬之語。唐書王任傳。形容蓬。蓋里巷常談。其所從來遠矣。

不日筆乘六卷續八卷。明焦竑撰。按竑字弱侯。上元人。有澹園集。事蹟具明史稿文苑傳。是書四庫提要。著錄附存目中。作八卷。或采進本偶殊也。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其晚撰撰科。仕雖不達。公望歸之。必州李文友仁卿詩云。文章南國多門下。翰墨西園集上才。蓋竑錄也。詩特寄與。故僅錄二首。然如周樸園書影錄其梅花詩。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亦羌無俗韻。又稱其嘗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為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云云。今觀是書所錄醫方一卷。及續錄均註出典。而全書頗不如是。宜提要以多助說部。沒其所出譏之矣。朱國樞湧幢小品。稱其率直任真。嘗為講官。撰從正圖說。諸老大憲。謂由他途進。又載其序呂坤園絕。衆大譁云云。沈景倩野獲編。謂其又不幸承乏典試。張新建遂借闈事。推拾之。弱侯實博洽冠世。以勇於獻替。遂遭忌口。士君子處末世。即著書立言。亦當愆慎云云。則弱侯亦以講學自命者。今檢續筆支談一卷。乃專以西方直指。化誘後學。幾如宗門導師。景倩又謂其與泌水劉晉川。並推尊李卓吾為聖人。宜其流弊至此。亦可駭矣。然書實淹博。似不謬揚。用修朱鬱儀。竹垞又稱其儲書之富。幾勝中籟。多手自抄撮。諒不誣矣。道光庚戌立夏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識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即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庶空者。顏子也。庶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即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助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恆也。性有恆。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為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為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為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不知仕而優即為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即為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濶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為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不嘗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後。無始終。如蠶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遜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坦化為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會行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闊矣。會哲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為。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哲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哲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為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遂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嘗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為默識耶。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命矣。七十則舍身矣。孔子而未夢與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且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良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即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細之。皆妄也。易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助於色。耳助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為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皆為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視則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聽則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廢體體細聽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位離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為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能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止。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前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即不無子虛一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貢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為病者。驕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冰炭。蓋知禮虛元。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道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子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為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樂妙堂記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草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曾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亡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為善。以為不善。不知其同也。既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為之。愈為愈僻。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為。非我之為。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

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性之離也。故欲離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因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意即智矣。以智而為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聞耳斯為何物。未信何疑。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埋。而不信。無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

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也。不偏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誦其名。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性道一耳。孰為性。孰為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真聞也。噉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為入師。

孔子見南子諸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其道閨房淫佚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說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枝克之所以遠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為體。孰為仁。又孰歸仁。蓋枝於己。則天下外矣。克夫己。則天下歸矣。歸即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為己。無不自由。而有己者。恒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即為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返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醫者。豈少也哉。

戴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偽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遠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歎如云。以身發其端。則不俟退省然矣。漸華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為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為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而相尋於博物。其恥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為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為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徵生名歆。字高。漢古今人表。管郭子元。嘗言即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醴以通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客與貧者。唯惡夫客與貧也。故見子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子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為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為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為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為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為多。一不為少。文即禮。禮即文。我即道。道即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判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為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嘯。彼吁而此命。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為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章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歎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為峯。千聖為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為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固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界之。則為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即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為人子者。無以有己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即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遍。分爛份份。其可觀。鬼神或告人。今魂靈忽自悟。嗚呼。皆困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裕。然還於性矣。自此微始終也。則曰仁。微內外也。則曰莊。微己人也。則曰禮。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處人之非微。而幾其微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為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為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

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為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即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即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臍臍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知，知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勸則心向，不有怒與過，其笑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向已。此顏子爲一道也。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即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尤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則方爲圖，以免企鶴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輒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聖夫人之枉枉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懼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輕輕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己而不知

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微其蔽而遠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迷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漸卷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笑過之有唯意者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稊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子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即道，顯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善指之曰非道，冀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與，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祇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時者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特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歎，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問道者無所事者，曾子之三省，始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即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問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修者，皆曾子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即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繁風捕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自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燄火滅，儆者索食，對燈而坐，不知燭之即火也，則終於燬而已。忠恕之論，獨喻也。

余語傳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為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傳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遊學非惡其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味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為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能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履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處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為之會而非為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賦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諂細事也而以概滅剛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是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剛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占與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寶錘皆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傾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豎白鳴者此經輕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為之哉夫有堅必有礪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礪有白必有滑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濡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繁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繁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繁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間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尚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編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視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賸賸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會論此有門人曰為是尙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情不知學而指他人為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為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為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為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為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食陋巷顏子之陋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新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為樂必有以也周茂叔管仲二程等孔顏樂處非求之孔

願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沖沖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語說變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說不立能底何得生當體全空當然無礙則轉變為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為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所以為道而道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為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即一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誠質博謝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最其元充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嗚呼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為下度皆孔子所謂能也毋論能而弗中亦奚益哉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蓋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籍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益也射者不為徒勞乎一旦微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莽莽皆為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為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輕徑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為非身悟形色即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為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其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即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為之為無為執之為無執也耶知為而無為執而無執故人即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為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為施其視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伴況夫分人以財者矣是言哉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為他人說其福勝彼即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答問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著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即為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資承大察與施諸己而不顯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矣非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非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為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

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口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為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為無思而無不知無為而無不為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即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其清淨體以無為為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其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即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儀發明即見清淨真體定觀傷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即是吾之心智由智遂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原本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極益煩擾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慧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塵重習氣頓然清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濳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謂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為腹不為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為自知反本還源方為不妄若非覆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即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元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為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為曰無始以來無修證佛其下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為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為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即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水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遺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其論無念之義復德字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子

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為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為念心實不動即此義耳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即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即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過去未來其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霍德字有言我一舉心已歸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即過去心現在之心復往何處學者知一念起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即是涅槃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佳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為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任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諸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妄安懷其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無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無自性耶余曰無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貫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元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為自性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明元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般般時調宗伯嘗語余曰木末蟲蠹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余論真如無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無自性耶余曰無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貫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元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為自性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明元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般般時調宗伯嘗語余曰木末蟲蠹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余論真如無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無自性耶余曰無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無有餘悉入於如無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夫見為生死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見為因緣小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貫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即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磨力昔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諸首解我狐疑諸首答言大王所疑恆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汗染虛空垢垢任乎答曰不能汗滯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滯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恆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眾生不了自心安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搥胸叫呼汝等為我除此虛空此空為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借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為顯何義答為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其真無自相從其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劫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到無方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眾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即現三世事起顯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利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河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為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劫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即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為遮其種種功德為表其實遮中即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即是智慧若心起見即有不見心性離見即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即是真識無有自性即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即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即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即此一心更無所念即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即如來藏即如來法身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閻中入流亡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遂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暫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旋元曰反息循空曰返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滅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慈女士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法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為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遺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若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及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及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蒼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唯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頗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為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說說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即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當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為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實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即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者為方便波羅蜜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為礙畏愛自為礙若是大智道人一切舉動施為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為善或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攝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非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其淨名經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戒戒如何行持曰教教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業七遮和尙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思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事，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何以言寤寐復一？余曰：猶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園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夢境是實，是以大覺垂察，設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聾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邱，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眾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即是度眾生。又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即是度盡無量百千眾生。不見有一眾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與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眾生為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為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業，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為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冥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即乖真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即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即禮汝為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伴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為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即無作處，無作法，即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若無作法，即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自覺明宗，即塵勞而成正覺，利那而革凡為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顛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戒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為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為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為九十五種外

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為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滅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為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如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我獨無處超然，即謂為神變，笑而不可。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剝削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即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為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其不一心想也，妙得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為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聞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思，誰所起，是思，誰能證，誰能滅，是思，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即於比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為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即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為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即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界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開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即如來藏，淨名即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備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即是一性，一性即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即是備計，從依他悟真實，即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即生死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即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即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著想，獨幻師無著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如從身所出故。

傅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了名不實，長取白牛車。

齊劉瓛之妹，鄒陽王妃也，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瓛善畫婦人，殷善寫人面，瓛畫王寵姬，而使舊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師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恐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問。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如法偈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誰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為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圖清淨上座曰。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遂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水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即安心自息。此名為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為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水明曰。目前無物。是真見佛。問門每見人靜坐。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剎那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為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呵。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思未悟耳。習氣何患。鬼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為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相干耶。學道之難。為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為無捉摸。無捉摸者。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著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投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為己。乃又言克己。何耶。蓋未悟者。當為己。己知已矣。又當克己。余曰。克己所以為己也。坐人皆以為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蕪者。言除蕪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既未嚼其臍。俟佛者。又第毀其蘭。執著名相。遠戾真宗。為害滋甚。欺在偷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因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

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葦而趨。俱不免於患矣。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略舉數端。以助鞭影。三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問水亦無舟。亦無說其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有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心。靈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為慈悲。以貴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聖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即成空。執之則法亦為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遺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為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嚴曰。世人在疑其目前之前。寧知生死之際。鬼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紅席之上。密涉長途。輪轉之中。柱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投途禍胎。鬼趣。積習安於其中。未會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為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衆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微。即知我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為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害。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為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竹持人也。

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法。都督遂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竟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標。龍餅與之曰。竟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為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視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慈以某年老眼暗。奉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若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收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便打驛將碎事。徒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睡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秦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琪。本市人。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到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竄重毒斃之。酒向之來。其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梓婦人至市。其疏其事。傳亦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因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發遺。出建旌。首辟滕公入幕。及保益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替。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謬。詔顏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益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册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感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奏淡。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妻公

張登朝野錄。載妻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妻師德。歸州人。為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呼驛長。曰。食何為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遊近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某者。犯賊。都督許飲。明將罪之。乘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某。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問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為小兒時。

戶部張侍郎。滕之婿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室為虜。既逢滄陽。慕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髮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聞井桑麻。易之他姓。子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婿。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答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勵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職。其子竟列閭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疑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馮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馮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為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行以其言有益。擬為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

直書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為永歎。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即位。史治何顯。賈誼傳。孫寶嘉好學。選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道。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柳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為選本書也。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諷。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禮部。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為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與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愛持斧鉞。出鎮藩鎮。宮殿於遠方。命鑿與而遠。為登之端。為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俊傑。金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權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為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為貪饜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議。與亂本則違章程之妙。恣謀謀則事煩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燕軍營。要覓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愚悞。有歐陽冕在。陪奉舊民。市刑聚貨。明為郡守。實負天恩。疢痍已偏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倚在。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週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誇誇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為柔竊。有嚴凝在。在唱亡國之音。街巷時之伎。每為巫覡。以叛聖明。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綵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開在珣之言。當勸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即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即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弊。請立權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韋處休。詰之。平叔謂。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為權鹽。尤為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窳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為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為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既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荆州。權以備領荆州。收備過林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林陵形勢可為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為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復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復山西北。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待舟為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為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口不過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壘為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為薄上登。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絲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賞歡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謂得進格。白赫易夕。擢斥拆暗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為鈞。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鈞探。非酬和先倡者為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為之。其言高帝為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權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為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稱庚信作詩用雜記。旋自道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和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臨

亮采惠臨，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臨也。唐虞之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實使之也。說者謂：疇，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口，疇，疇疇爲疇，疇，疇所抵也。以疆界相寬爲疇，即疇別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吏官朋儕也。不必以疇爲疇。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鐘父也。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昇至幕廳，委護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毀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可救，死矣。死即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設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闖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即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炸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即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聃爲童，老聃爲童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腦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是所說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何入成陽

何入成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視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在漢儒窮經而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策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誤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益爲榮，浮於淮泗，達於荷，本同一荷字。案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與導荷澤同，則是達於荷，非達於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荷爲河。

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專於汴，是隋楊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荷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泗入河，溢爲榮，會于荷，注於泗，泗爲荷，益明矣。

徐廣案隱注

史范雖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案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案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而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音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目擊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揚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釋机

亢倉子，即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脩亢倉子九篇，乘轡机元吾邱衍作，王禮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人所著，而託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晉史記，連山易諸書，撰實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冠言：謂亢倉子爲偽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子：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入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爲隸，遂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入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即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遊觀詩

韓翃仙遊觀詩：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董璠搜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略陪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詭命，爲百篇以續古，甄正樂府，取其雅興，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辭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典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誰先謝。又

注周易窮乎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章分。窮源造極。為之詰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為文中子非偽書一證。

尙書徵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尙書。即疑今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徵錄。折然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審別於絕。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致。獵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矣。伏生沒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為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者。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彙為今文如左。而存其被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卻留千門草。色開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儂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鍾觀臥美人詩。落釵猶冒髮。微汗欲沾裳。古本最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輻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星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齋

尙書。惟一月壬辰旁死。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齋。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為武帝病言曆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皆總會星辰次。

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謂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為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履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為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為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家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其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且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謂彌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品。大為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為衆。宰相以其與先儒為異端。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武館職。以詩之綠竹為題者。以竹為綠。與之竹。而先儒以為生芻。澹試者指為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為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乘釁不守。獨濫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為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密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即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念

孟子。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徐鍇曰。說文無思字。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為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為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開失聖賢本旨甚多。而不可究詰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閭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為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其為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且免徭行。必不流散。本謂。如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鐘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為作也。與始作翁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公創制此詩也。左氏於召穆公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辨

李頤云。六氣者。平旦為朝霞。日中為正陽。日人為飛泉。夜半為流澌。并天元地黃為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流澌。流澌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元地黃之氣。是為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脾胃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腑。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即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卻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而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豈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文壇

涇野曰。天下要事為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國初丈量田地。擬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為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為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及躬臨其田。隨地量錢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為京兆尹時。武廟南巡。有太監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榮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為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官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置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雖官過劉參政。謝會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質。更無虛文。稱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都御史王三原先生。至京。見一闍老。以羊毛口袋為餽。問老怪問之曰。此物何為。先生不以為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當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勸業。卻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其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為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選曰。此有源流。乃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貨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選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為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為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為之而定伐惡之謀以阻盜為繼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送于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嵇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開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奇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誰敢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其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樞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開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圓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禮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計算里數似為可據又鄭元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分六分為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里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寓六散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耳目者彷彿象而非其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為天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困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而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為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

漢郝萌云天子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精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拙凡正坐啞鳴阿筆筆慶拱而聽命戲能則亦已矣見粉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慨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折成於胸中也視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維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遺橫逆機穿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尙書古文

余嘗疑尙書古文之偽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為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為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古文而為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爾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漢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諺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臆摹所作非全書也

顧家論易

唐人顧家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凌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辯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絀繇祖述三十有餘家驚精于擗撫擅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筮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擗輕重不為

捶胸者說也。尋尺所以而遠。不為運斤者說也。殘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物理為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為內。取諸身者。以象為得。權於環中。迎於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被枯槁朽。安能與於此乎。親如生之言。蓋遠於易者。俱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志中。故表而出之。

熊氏筆乘續集卷四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為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惑。知而不迷者為智。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善本惡也。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歸架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

惡混。雖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之深也。雖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唯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而有光輝之謂美。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為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開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雜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開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之作古易。象象列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為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愛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每每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其愛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貴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棲采蕨。與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眉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國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始即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為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為樂天詩。開成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為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巾花氎淨。香帳稍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稍畦帳。水田衣。即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墨毫。蓋西域以毛為之一名。道遙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為二制。一為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為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誦者即其...

王司馬

王公語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為巡撫時行經過適虜驛至公入一僮中避之自念虜方愁吾徐引去易...

王元順

王游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胤洪武中為濰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

夏公德址

夏原吉德量醇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為立表於門時豐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為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

瘴鶴銘

焦山瘴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通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葛嶺...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為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其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為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為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

朱雲之請劍下獄唐室未開林甫之新棺坐令存沒之姦極備寵榮之典頗言彈擊無益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此敢出一時公議大明竅說賸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為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楸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土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妾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宜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張蒼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元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贛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其王瓊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為從收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為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為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并己意為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為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即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時立誰將乎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連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司馬徵與劉廣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蜀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

之節而嘆賞曰昔讀丹鉛錄知紫電青精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清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為怪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唐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謬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足銅邊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通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通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部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閣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礮破火井騰光而赫發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騎光而絕影碧雞條忽而曜儀火井沈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瀟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為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闕天大顛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猓侮總言文王之臣宣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天顛學於適

古史官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即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即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

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訓管子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月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出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亦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蠶蟲吐絲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蟬蟄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闔闔風至而蟠劍吟日

元宵應制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子厚問公使何事岐公曰盪山鳳益耳子厚以爲陳言且疑爲所結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蓋下六鼉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爲不可及事雖尋常只是能點化用之便成佳句此可悟作文之法

杜詩如吳道子畫

子瞻云老杜自秦中赴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其比獨明皇道吳道子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都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無不相合可用爲比子瞻此言可謂善喻以此見古人集當以編年爲正若近世各體爲類此等處無從攷見矣

夷狄名姓異音

口頓墨特靈茲音邱慈可汗音樁寒闕支音烟支谷蓋音綠黎浩聲音諧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鉢牙先零音銑藥浪音洛郎契丹之契音乞敦煌之敦音屯康居之居音渠月氏之氏音支史傳具有音切未易悉舉

三商

士昏禮漏下三商爲昏商音滴與夏商之商不同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用其語也今人多誤讀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

明堂位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閔宮傳遂緣此以解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者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倍則其物數隱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嘗見大嘗之嘗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嘗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嘗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

焦氏筆乘續集卷五

佛典

佛典世謂漢明帝時始通中國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劉向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蓋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注曰今佛像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此皆明帝以前事也使明帝前未有佛典傳教對明帝之言何從而得之但未盛行如今日耳隋書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遺秦之世所以湮滅亦臆說也

周禮注

千寶周禮注曰言司者聽其頌之司會言師者訓其徒之師言職者主其業之職言衛者平其政之衛言掌者主其事之掌言氏者世其官之氏言人者終其身之身不氏不人權其材也外於宮之內

月令

月令篇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自

郊社樂歌而獨自信始則信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信於信可知矣國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上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平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墜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平王衰于下哉

肉孔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好言其圓滑也禮記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政事疏

賈誼政事疏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出說苑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脛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直履出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

田子春

陶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未知所出讀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書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為瑯琊王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乃知即此人耳

子美詩

孫莘老云子美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有深意也得風雅體以此推之如草黃賦驢病沙晚鶴偶寒謂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蓋竄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

禹梁益

墨子云禹梁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與孟子合符子乃云禹遜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勞矣豎山川通河濟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勞矣此莊列寓言之流非實錄也

誦北山移文

神明逸其宗時辭歸終南舊隱上命設宴禁中廷臣皆賦詩以寵其行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但誦北山移文一過明逸不憚云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熙寧中王荆公進用有王一介中書者以詩誣之云草廬三顧動幽憤一壑空生曉寒荆公不以爲忤但賦絕句云莫向空山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即用本朝事入詩中甫三箇人昭陵時中制科爲從官有名

神明逸詩

明逸詩今無所見小說中得一首漫記之樓臺縹緲路岐傍共說新真白玉堂珠樹風高高低絳節靈臺香

冷離虛皇名傳六合何昭晰事隔三清恨渺茫欲識當年漢家意竹宮梧殿共淒涼是詠時事而作句讀

學者有讀書終身不知句讀者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宮講論語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作一讀使者動色嘉嘆蓋人多忽此故耳嘗觀李彥平讀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柳不同句中節不親授句程伯淳讀孟子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鑒於天地之間姚寬讀左氏春秋故講事以度軌句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句采謂之物又聞晉公子駢會欲觀句其操落句薄而觀之費補之讀漢書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管罵即足矣楊用修讀史記高祖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皆妙得古人之旨是正沿革之誤其他經籍所具余略條一二俟學者以類推之如莊行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當涇流之大一讀而林希逸以涇流之大兩涘渚涯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齊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觀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之文則八神名當至主字句絕而用衍允寧皆一曰天二曰地爲句季布傳身屢典軍幕旗者數矣九字一句而索隱身屢典軍爲句何奴傳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句絕而索隱以偏指不參爲句律也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道者明矣而用修引之作情核其華爲句魏豹彭越傳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句絕言欲遣時行志與所趨適相際也如云此足下度內耳可證而用修其度以故爲句谷永傳成帝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句絕李從微殿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而用修元美皆讀云小臣趙李從微殿專寵此類未可悉數

諺字

替篆文作替與替相近竝下曰爲替補竝下白爲替劉郭知元曰白頭爲苑不知替替之分青幹小生焉辨商商之別又柳豫大藏音序載彼則巾小不分擲槐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彼體者多對讀支離辨正者少

樂天逸詩

宋王彥國獻臣招信人居縣之近郊建炎初虜將渡淮獻臣坐所居小樓望見一十夫傍徨阡陌間攜小僕負一匣埋於僻處獻臣默識之事定往掘其處宛然尚存啓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真奇物也今人謂能豪飲者爲大戶樂天詩屢用之此詩集中不載見宋人小說輒錄於此

龜山不輕解易

吳審律勸龜山解易否曰易難解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也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爻其說然後已今人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易之理果極于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爻不止一事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

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孔子無所不佩

王叔師禁騷注曰。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佩。能決疑者佩珉。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琵琶浦司帆作仄聲

唐詩。四弦不似琵琶聲。又斷腸猶繫琵琶弦。又銀合鑿落殘。金屏捲盡。是琵琶之琵琶。作第四聲讀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鶴孤及詩。近日霜毛。一番新。番音飯。樂天詩。充管吹楊柳。無姬酌蒲桃。獨淚連盤。蒲桃。蒲音浦。又四十著。耕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司音伺。選詩。無因下征帆。子美。蒲帆晨初發。退之。無因帆江水。孟襄陽。館北迴。征帆。巴東問故人。帆音梵。此等尚多。周子充跋文苑英華云。切磋之磋。馳驅之驅。挂帆之帆。仙裝之裝。廣韻各有仄音。而流俗改切。磋爲效。以駢易。驅以席。易帆以仗。易裝。今皆正之。

一物數名

蟋蟀一名蜻蛚。又名寒蛩。莎雞。促織。蕭子。一歲名烏蟻。二歲名附子。三歲名烏頭。四歲名天維。廣韻。枸杞。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皮。爾雅。芙蓉。其花芙蓉。其莖藟。其根藕。其莖加。其葉荷。其本莖。其實蓮。其中莖。節中莖。以子名曰蓮華。以莖名曰藕華。在陸生秋華者。名木芙蓉。

蟠桃核

宋學士有蟠桃核賦。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今藏大內。可謂甚異。然洽聞記言。吐谷渾桃。大如六石。意即此也。宋王補。盛時。廣求四方瑰奇之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其問題詠之字滿矣。李端叔題云。如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丈蓮。信有之矣。今御府核。亦多古人題字。

鸞桃

櫻桃亦曰鸞桃。呂氏春秋。養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含桃。鸞桃也。鸞所食。故曰含桃。鸞桃二字甚新。前人所未用。

劉歆游秦

葛洪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百卷。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班固所保。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顏游秦。師古之叔也。撰漢書。決疑十二卷。時稱爲大顏。後師古爲太子承乾注書。多取其義。是二公有功於漢書多矣。今人知班固師古而已。若歆與游秦不知也。唐史師古傳。略載游秦事而不詳。語具顏魯公集中。

阿堵

史言。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但云。舉卻阿堵物。世遂以阿堵爲錢矣。然顧凱之言。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殷浩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書之。謝目衛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阿堵輩。一以爲眼。一以爲經。一以爲兵。士豈可指定言之。阿堵。自是當時語。如今所謂此物云耳。

甯馨

甯馨。猶言信的也。如阿堵。皆虛活字。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至宋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割我腹。那得生甯馨兒。若不見宋太后語。當以甯馨爲美詞矣。

禮樽

周禮。小宗伯辨六樽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謂犧象著壺。太山六樽是也。明堂位。犧象周樽。三禮圖。畫樽形。刻刻犧象于其上。此即樽。未見其器。妄想圖形。謹按博古圖。作牛形背。上開竅。以注酒。曰犧樽。如象形者。曰象樽。據此。可證三禮圖之謬。

設壁

周禮。典瑞。子執設壁。男執蒲壁。皆五寸。三禮圖。設壁畫禾莖之狀。蒲壁圖。盧葦之形。此亦以意度妄作。如後漢象樽之誤。蓋設壁圓球拱起。狀如粟粒。蒲壁界畫細文。形似蒲華。即今二壁多有存者。世儒莫辨。

舖辰

明堂位。天子負舖辰。南向而立。注。狀如屏風。高八尺。東西當戶。舖之間。因爾雅。斧謂之舖。俗遂誤用斧。依如荀勗。謬用蒲伏。與論。謬用窳窳之類。三禮圖。傳會其說。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取剛斷之義。謹按禮書。白與黑間爲舖辰。則屏障畫鋪文于其上。取分辨昭彰之義無疑矣。今時市說。以黑白相間。即舖文之遺制。

內則

禮記。內則。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釋致軒字。乃幹之訛。按儀禮。特性。饋食。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爲證。

祭法

禮記。祭法。粢宗祭水旱。幽宗祭星。稽攷宗。當作祭。說文。祭。音味。設縣。爲營于日月星辰山川之域。以風雨雪霜水旱厲疫。

師卦

周易。師卦。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于民。則民弗從。說文。毒。音篤。訓生厚也。从生。母會意。毒。音獨。傷也。从艸。毒。音。二字音義皆有別。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注。木鐸。金口木舌。稽攷木鐸。金鐸。各有所用。不以舌爲分。釋名。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古者木鐸。木口木舌。金鐸。金口金舌。若以

金口木舌爲木鐸。然則木口金舌爲金鐸可乎。

聯字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逆。音同而字訛。逆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以上八則。吳元滿說。

種英蘇冠

盧多遜當國。門下士最多。其所器重者。種英。蘇冠。二人而已。後多遜得罪。賓客皆散去。獨英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還。後改名放。即明逸。冠改名易簡。魁天下仕。至參知政事。近日嚴介溪能相。平日知交。無一人至者。羅先生汝芳歎曰。公當國。吾鄉人孰不沾其餘潤。一旦皆舍去。太不成模樣矣。因日往視之。然先生當嚴氏盛時。實未嘗與相周旋也。先生器識。自學問中來。又非前二人比。

尚書多詩時

楊慈湖言。書。時者。時登庸。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庶頑諷說。若不在時。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曰。誰乎。嗟哉。有誰能是者乎。吾將登庸之。蓋時即道也。舜之以所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獻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祇敘。敘此也。祖考以此而帝。堯后以此而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請。勅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政之幾。蓋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無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非言意所能名。後乃強名曰道。取道無所不通之義。初無形體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非大聖。時能名之。易多曰。此。此即時也。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亦時也。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事者。榮事也。次問事。則知時爲道無疑。

駘

駘。說文。送也。史載湯摯有莘。以伊尹爲駘送女。故稱有莘媵臣。楚辭。魚鱗鱗兮媵子。爾雅亦云。駘。將送也。即不指爲妾。今攷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及魯共姬嫁于宋。而衛與齊皆三國來媵。傳云。駘。淺事也。胡氏引公羊。謂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婦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婦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遂以爲從嫁之女。夫魯與衛敵。而齊盟主。齊大國也。其姬雖賢。其肯以姪婦爲妾。以承事之。如傳之言。則伊尹爲駘送女。與魚之媵子。亦謂之妾可乎。至于江有汜之詩。注因以爲美媵。釋名又附益之。以姪婦曰駘。謂駘承也。承事適也。今二品曰。姬五品曰媵。以陳人之婦。與三國之下其媵。可若是。疑乎。

送琉球生詩

樂天題岳陽樓。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張芸叟用之爲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人喜。

熊氏筆乘續編 卷五

詠之。不知實出樂天也。友人王元善。送琉球生歸國詩。風卷晴沙送客歸。片帆南去疾於飛。春濤萬里重回首。紅日中天是帝畿。尊中國最得體。雖語類前人。而氣韻則勝之矣。

小學

杜鄴。子夏。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名。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籀。籀。秦相李斯作。訓。籀。籀。揚雄作。滂。滂。後漢郎中。賈勳作。總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附錄經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鄧內史王義撰。又小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初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東晉撰。張揖字詵。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郎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郎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尙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籀。注謂多知奇難字。三蒼訓詁三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郭璞三蒼解詁。

明駘

木蘭辭。願馳千里。明駘足。送兒還故鄉。駘臥腹不帖地。屈足。滿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駘。唐制。驛置有明駘。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又後魏書。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駘。更互回復州。取水供驛。據此。則取水數千里外。不始於李贄矣。

用管人語入聲律

晉人語。一入聲律。無不精妙。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韋蘇州用之爲詩。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昔後徵題三百韻。洞庭須待滿林霜。渾化無跡。如自作語耳。一帖。寒食近。得且住爲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辭。試聽呵寒食近也。且住爲佳。又霜天曉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凡兩用之。當是絕愛其語。

五大夫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未嘗爲何樹也。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爲松。松在泰山小天門。至郡時猶存。故邵知之耳。五大夫。秦爵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爲五大夫是也。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其誤已甚。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大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位皆至大夫。因而得名。不知者附會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時王梅溪爲郡幕。宋所開爲會稽風俗賦。得此遂以爲實。然故賦有楓挺于丈松封五夫之語。且疏云。上虞地名五大夫。乃始皇封松爲五大夫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德。不知封松乃在泰山。非會稽也。而梅溪復失於審諦。泚襲其誤。至此。張溟云。予嘗過其處。見道旁古石塔。有刻字尙可讀。乃會昌三年所記。云草市五大夫。因焦氏

厝。衣裳楚楚。楚作。鷓有矣。次作。綠竹。荷。綠作。葉。無。然。泄。泄。作。賦。挑。今。遠。今。挑。作。矣。如。此。之。類。不。可。勝。舉。是。時。五。經。皆。古。文。未。變。隸。書。橫。當。得。其。真。此。後。字。畫。又。有。玉。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出。采。摭。日。繁。雅。俗。兼。載。諸。書。遂。其。本。始。以。說。文。所。述。告。之。未。有。不。誠。以。為。異。者。也。

立碑

唐人在官有善政。去任後立碑頌德。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國朝無聞奏之例。然見任官輒自立碑。見於律條。其禁甚嚴。近日有司身方在官。輒動羣小。外托辭讓。密相督責。甚可恥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先為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泊登廟堂。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於國學都堂之前。後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氣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磨滅。覆之於南廊。林甫何人。其羞惡之心。猶有存者。今之不如林甫者。抑又多矣。

荆蠻

史記。太伯逃之荆蠻。考其所都。實今蘇常。在禹貢古揚州城。何謂荆蠻。蓋古者中國亦有夷狄。如徐戎淮夷之類。徐戎非徐即戎也。戎而處於徐者也。淮夷非淮即夷也。夷而處於淮者也。則荆蠻亦蠻之處於荆者。或管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耳。吳即揚之一隅。宣王命方叔伐楚。詩曰。蠢爾蠻荆。王子朝奔楚。使告諸侯。亦曰。莫在荆蠻。則荆蠻非揚州之產明矣。或曰。春秋夷吳楚。何歟。曰。春秋夷吳楚。以其僭王也。夷其道。夷其人。非夷其地也。其地固聖賢之封國。禮樂衣冠所從出。胡可夷也。

東南西北

史記。六國表。作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與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固無常利也。黃帝邑於涿鹿。顓帝邑於龍城。舜耕於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下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百年。乃轉而南。西土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於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者。襄漢以南。達於湖廣。極於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魚龍畏鐵

封氏記。言寶應中海州堰破水涸。差東海令李知遠修之。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過多。知遠甚憂之。或說築築浮山堰。頗有缺壞。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依其言而穴果塞。初堰之將壞也。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能害目。蛟龍避之而去。故堰可成耳。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於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以此知魚龍皆畏鐵也。天順中。徐公有貞治河。張秋苦堤善。用一老僧言。以鐵鎖之功。輒就人以僧為神。不知前時已有此矣。

秦會稽刻
史記。秦二世東行郡縣。到碭石。距海南至會稽。丞相斯等。請具列詔書刻石。固明白矣。然不載其詞。今記於此。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應高天。存道顯明。既獻秦成。乃降尊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隨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子見南子

孫季昭曰。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之寵姬南子。非也。家語曰。孔子適衛。子驕為僕。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梁。使孔子為次。乘遊於市。孔子恥之。夫靈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而恥為靈公南子之次。乘豈當輕身往見之。南子者。蓋魯之南嗣耳。何以知之。以佛胥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胥以中牟叛。子路不欲其往。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嗣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二事正同。昭公十四年。南嗣奔齊。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嗣欲弱季氏而張公室。夫子見之。將以與魯也。與見佛胥事不約而合。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必矣。

星宿

二十八宿之宿。宿略。音秀。今俗多作此讀。誤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為義。陰符。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宿。與陸覆為韻。則可見矣。亢音剛。氏音低。鶡音費。亦誤。爾雅。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爾雅。天根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參犛為虎首。有犛之義。不音費。世多從韻略。則不考之過耳。

音滿。蓋字作蚤。不知蚤乃音腴。美字作美。不知美即是蓋。无字作无。不知无即是既。本字作本。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時。不知時音系圖字作箇。不知箇音部。趨字作趨。不知趨音馳。如此之類。未易悉舉。至如某已從日。又加日而為曷。然已從火。又加火而為燃。罔之罔。獨之獨。昏之昏。女之汝。菊之菊。與之與。回之迴。果之菓。席之席。架屋屋。林。觸目皆是。而字學墮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容。上色慍。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齋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也。

尼善應

偶得東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晚忽得定慧。誓以錢托魯文之僉。買樓與侍童以居。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安連其童。尉捕之。應曰。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殺業。盜費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知。謂為侮己。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尚不能窺。況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舍去。一日。待童扣善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移其榻坐。益堅。而淡紅色。翌日。聞雜舍利。益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輝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為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瑤瑛器。仲益應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贈以緋帛。囑為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道愛感人深。淚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簪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甯忍石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漸。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舊。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溘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則有稽考之義。本傷也。慙也。今云弔卷。弔。册。有索取之義。與槎同。本訓急疾。今以爲槩帖。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盜。本孟也。今以爲鑿。貫。本鉅也。今以爲鏽。屬。又如開朝。開辦課程。其義皆未

焦氏筆乘續集卷六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爲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蠶。善因名諸葛桑。僕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僕句。蔡地出龜。則名龜曰蔡。冀北出馬。則名馬曰冀。衛地出龜。則名龜曰衛。以至鄒國菜。劉氏冠。謝公墩。萊公竹。皆此類耳。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爲正字。即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早物。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壤富。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子。唐封氏記。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築須盡力。令牆堅。匠釋錘而對曰。京師貴人。牆皆某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牆固亡恙也。令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須。不知須乃音類。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商乃

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值為價值。足發為足句。幹運為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譚譚。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穎州屬鳳陽。穎州屬河南。以漢中府隸陝西。壘塘等街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衛。貴州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薊州。今桑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邱。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異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村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書或曰長安。或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漢祚都洛陽。以漢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封居。長安為西京遺迹。鄴為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即建業。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故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穎。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為京師。今順天府也。

鐵券

高皇即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明年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券。下禮官議其制。有秦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尚藏。因取為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闊二尺。左右二塊。

而鐵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做金。故曰金書。宋制。高閣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遂自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南浙。唐卷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將不可勝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爰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先代帝王之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三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諒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申屠嘉為愚相。公孫宏贊曰。儲相。田千秋乘車入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商以貌稱。與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李絳曰。真宰相。合狐綯為相。其子怙勢。人稱為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關立本為丹青宰相。姚崇為救時宰相。蘇味道為模稜宰相。李邦彥為浪子宰相。梁陶宏景山中宰相。蘇瓌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官宰相。楊再思。楊思勳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為真相。李綱為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媼相。梁師成擅權為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蘇琳道人。龍伴宰相。孔頴曠為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甯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尚嵌。其詞云。維乾甯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鎮海等州諸軍事。兼鎮海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節節之勳。言垂漢典。載孔。理之德。事美魯經。則知。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偽。東昏。鉞水。狂謀。惡貫。滿梁。濟人。而爾披。攘兇。巢。盜。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稜。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續。冠。侯。溢。於。旂。常。深。在。丹。素。雖。鐘。鐻。刻。五。鼎。之。釜。寶。勳。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賜。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奉。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龍。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宣。付。史。館。頒。示。天下。鏐。謝。表。云。思。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恐。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容。形。此。繪。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

帥攻昌於乾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親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宏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宏增夏侯陟。宏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塔。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能識侃與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善乎。宏之官治一國。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宏之罪人也。

舊集諸書藥方調得者更錄于此

會公談錄云。荆芥種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末。瓦滲思慮。

瘡疹黑陷者。用沈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疔。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熟。削去再合。熱誠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疔。腎疔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熱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已上神方。

宋趙濟養河漫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命屠末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蠍。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開水聲即愈。

枸杞子。揀淨。點燈觀。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桐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毒。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鷲毛刷患處。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薑。藤。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即切破。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與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開微溫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與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密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助。半日遂蘇。

竹甕用犬涎。殺芒用芫涎。無非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道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宜之。至問

得病之由。語以食滯。蟹多。故致此。因診脈曰。此冷痢也。用新米。稱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杆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杆白賜之。至今呼金杆白。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癢者。取田螺一枚。去拖。以黃連末。搽之。置於露中。吸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亦極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椿。去核。薄切作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甘至五更爲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趙州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效。或教用向南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攤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痕痕。幸怪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臥之火燒地上。登而疼痛盡消。又有肩脾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止。故前方大治。擷後。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土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鶴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鶴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而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

宋龐元英談藝云。徑山寺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一腳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肉悉去之。易水數器。是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卻不受。主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磨香。各少許。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備告諸人。

孫琳路幹。本殿前司健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亟召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九。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豈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開久病。瘧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餌之甚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但安樂時。湖上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瘧。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刺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減。須三服乃效。今卻可進滋補藥矣。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頓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愈。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服燥潔。無受溼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

深水溪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匹。易藥一丸。遠

近中藥者多獲濟。值混小女有惡疾。沿於鎮之溫湯。即愈。乃蓋捨女之粧。蓋造浮圖廟於湯之右。冀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混欣然迎。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默。乃刊石於二縣之市。府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溫湯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蟹殼末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米泔泥為丸。如覆核形。如中一切毒。食前用米泔下一丸。恰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貓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開。載王駙馬師約。年四十九。髮變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晚食。其法咬咀之蜜水酒過。小瓶微蒸令潤。匙抄時。以少湯嚥之。每次不過半。服已二年。極康強。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山為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吏。時太宗苦氣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薯蕷。上服立差。宜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擢寶藏曰。與三品文官。即授鴻臚卿。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蠶。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蠶主之家。若益月不殺人。則蠶者自隨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傷殆盡。蠶家多絕。飛遊道路之中。則飛焉。每夜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蠶痛行。是也。范石湖集。集云。蠶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李業巖侍郎。為常州推官。鞠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峯開略云。子在呂梁。時生汗癩。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愈甚。及歸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癩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撥也。為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即脫然愈。至今不發。皮疳入雞腹中。同灸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鑊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以餵糖半斤。即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也。山東一家。五百口共饑。二百餘年不染疫。其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為末。正旦五更。盡調之。每人服一匕。即古屠蘇之義。

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諸宮。有富商中夜暴亡。追曉氣猶未絕。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啖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振汗。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慰獎。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書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遽策馬而歸。時鄭州馬曹趙鄂。新到京。都自勝姓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刺喉消梨。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振汗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頭策馬歸。以書筒實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喉消梨。頓覺爽。疾遂已。卻往趙謝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

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舉。官至太僕卿。唐時一婦人。從夫官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至。媵中護密者。一預誠之。今以藥吐。但以蠶蓋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蠶。飛走去。勿令娘子知。是証語也。其姊僕道之。此疾永除。

曲清菴開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小。紅鮮可愛。僕憐叢生。土人云。倒結子花也。結子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有聲。亦頗澀。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石草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果。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滯。百藥不獲。取倒結子嫩葉。蒸之。焙乾為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復。然後知其奇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酒為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為風狗毒蛇咬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葺尤佳。諸藥不及。凡禽鳥翅足折者。餒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即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造海石法。用苦瓜葉搗碎。同蝦過。始殺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脂。而瓜葉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有效。或以海浮石為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備體難不可忍。諸醫云中風。云風溼。云腳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所致。為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法治之。為末。溫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進之。以止為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科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魏李憲推劫。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憲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憲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然燈。勅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熄。

夜光芝。一株九寶。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以上八則。見山陰雜錄。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善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縲舟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新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飲物而不飲水云。外集。

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東觀漢記。今在應天府。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藏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自跋。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蹟。豈亦江南集賢所藏乎。

東晉與官二年。太歲甲子。上其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諸真。經授弟子。鄒那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以傳護軍長史父子。魏傳青錄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川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皆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雜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伯思於丹陽東齋書。

陶經云。金陵者洞墟之背。腹。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胥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變。南郡新書。永貞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漿窰。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擲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徐錯。久次當選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並居。清要恐物忘太盛。不如少遲之。錯頗快。快。簡言徐出。佐佐酒。所歌皆備詞。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錄聞。

焦氏筆乘續集卷七

金陵舊事上

金陵爲斗分。晉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間。當興王者。是歲元帝登寶位。故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

長短句中。六州歌頭。音節最爲悲壯。昨見王潛齋。整詠金陵二闕。讀之亦自爽然。龍蟠虎踞。今古帝王州。水如淮。山似洛。風來遊。五雲浮。宇宙無終極。千載恨。六朝事。同一夢。休更問。莫開愁。風景悠悠。得似青溪曲。著我扁舟。對殘烟衰草。滿目是清秋。白鷺汀洲。夕陽收。黃旗紫蓋。中興運。鍾子氣。護金甌。駐遊蹤。開行殿。夾朱樓。送華轡。萬里長江險。集鴻鴈。列羣鷗。埭關河。清海岱。志應酬。機會何常。鶴唳風聲處。天意人謀。臣今雖老。未道壯心休。擊楫中流。

句容縣吳涇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滄雞。皆有魚。髮入輒然。今湯山下有。吳涇塘。吳涇上元。齊永明九年。林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有法大德三字。晉時有徐景於宜陽門外。得一錦履。登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纏一五銖錢。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嘗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鑿管如玉。莫傳其法。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

之嘆曰弟癡絕乃為數詞換卻風鼻池平南唐詩徐鉉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春不出管指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習尤審諦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

柴宏宏未遇時其母自表子可將又官克宏有父風苟不能任孳戮無悔元宗始用之所向有功官至奉化軍節度使刁衍事後主為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淳淡夷粹恬於仕進暇日鼓琴園藝不交人事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閣王安石蘇軾皆尊愛之

史虛白與韓熙載歸江南宋齊邱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棋博戲酒數行雜出書檄詩賦碑頌便製之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

金陵陸昭符刺史常州為政寬簡甚得民心一日坐廳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而案吏卒震仆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昭符神色自若徐命舉索納庫中

李建勳以司空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山中放意水石或謂之曰公未老也而退為此豈欲復為九華先生邪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來日無多欲求數年閒適爾

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稱建勳曰李和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馮延魯銳進而喜言高退官早朝集漏舍嘆曰元宗賜賞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得元武湖足暢平生矣徐鉉笑曰上禮賢如不及語惜一湖恨時無知章耳延魯慙不能對

江南後主造道心室紙甚為貴重宋初紙猶有存者歐公曾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寄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鸞臺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江令宅在秦淮上今尚書顧華玉所居云是其處劉禹錫有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池蓋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淹宅

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有云藟藟之衣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指此紀瞻字思遠丹陽林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也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隋書王右軍告晉文今之所傳即其墓草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甯縣瓦官寺僧講堂匠人於鴿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廷業求得以獻岐王便留不出十二年王家火燬書悉為煨燼此書亦見於云

沈瑀武康人善吏事嘗役民速而無怨開湖熟縣方山埭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瑀本善善其略曰臣嘗歷考前世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購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為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為阻可也雖無長江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元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王濬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諸語

韓擒虎以五百人背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難以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舍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亦壁之役果有成功至羊祜則以兩人所長惟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略如拮策故臣以謂無如喻者為用則祐之言不可不察也說者謂虜以馬為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為難虜使於作機而江流迅急非機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潛自上流來皆用大棧也州縣有最為要害者津渡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

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十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尙未論也文多不載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書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畫但無後主親題者皆非也

山謙之南徐州記曰延陵縣南有荊山漢元帝時咸陽人茅益及弟固得道之處異苑曰丹陽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夫婿怒殺之投屍水中乃流至廟處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下晦暝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唐書樂志云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今石城之西有莫愁湖亦一證也然樂府解題曰古歌亦有莫愁女洛陽人與此不同豈有兩莫愁耶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觀石城西與下揚州二語爲金陵人無疑

欽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當是導南渡時奉之以來後子孫七十許人六朝史皆有其傳此古今所未有因由太保兄弟盛德所始然觀史言王氏世居蔡中里馬巷巷門風寬恕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董諸王爲長者且門中唯劉其長王仲祖許元度支道林諸人往來其能世濟其美久而彌昌有以也夫

王右軍與謝萬書云頃東還修植桑果令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饗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廉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觀此王氏之家法亦可樂見今人動言江左風流若以爲浮薄者然彼何足以知王謝哉

陶隱居有真蹟藏律陽徐閣中家今停雲館帖有之云郭千村者在長隱山東數里仙人郭四朝初至山種植於此郭千號因斯兆焉隱居華陽頌所云郭千時留岸委巴巨遠蹤正指此也嘉靖中山人郭第詩至其處以爲奇廣陵朱白潘贈以詩塘牆新綠影俯俯一笑能來郭四朝擬接土山開靖室且支丹窺向疎寮扣絃憤愛池中戲相杵聞時城上謠見說五遊還有待願因香茗結遺遊

謝公墩在治城之尾治城本吳王夫差治處宋爲天慶觀今朝天宮鐵塔寺謝公墩一脈綿亘皆其地也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治城謝悠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賦視治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怒揚指此也自欽定建康志言荆公雖有我屋公墩之句又云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意公亦自疑遂斷以父老相傳之言爲無據不知我屋公墩已的有所指其言樵牧不知特言舊事荒涼以寓其感慨云耳而豈謂非公遺跡也哉李太白登治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子將登園其上故作是詩云治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憑覽周地險高標謝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歌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其言詳且晰矣太白又在介甫之前即世說與太白詩證之紛紛之疑盡破亦何必鑿空指謝公他子孫爲說耶沈約遜尙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宅鍾山之下既成劉杳贊之約報云惠以二贊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官能並無遺資雖垣仄陋妻子寒露內外菲屋六間在金陵城東南五里張文潛云子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濠水或流或絕多鴉鵲白鷺逡巡傍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

鍾山最秀者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山之東有八功德水在悟真庵又寶公塔西一里有洗鉢池與國寺有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斷得名宋熙寧寺之側寺東山頭有定心石下臨峭壁西百餘步有白蓮庵又北高峰絕頂有一人泉僅容一勺挹之不竭皆山之勝處

蕭氏筆乘續集 卷七 二九三

齊立儲館於北郊命當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高帝嘗就以受禮及左氏春秋竟陵王子良移居雞籠山下集四學士抄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陳軒金陵集有懷謝山十題曰白雲庵清風軒唐公巖天開巖宴坐臺中峯淵明月臺品外泉醒石宋謝靈運七藏能圖文父莊遊土山使屈命篇擬筆便就謝公於土山營立樓館植林竹甚盛每攜中表子姓往來遊集看饌日費百金

湯山西接雲穴山湯泉出其下大小六處四時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豉終日不熟草木溜之愈鮮茂

杜子美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詩結句看畫曾餓渴追蹤俱莽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自注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官寺維摩圖樣

銅山在江寧縣東七十里鮑昭過銅山掘黃精詩云銅山盡深沈乳竇夜涓滴即此句容北溧水西各有銅山皆舊日采銅處

陳永定初王彬聚兵襄陽以窺益城造黃龍舟千艘忽西南風急張帆直下陳將侯瑱泊舟蕪湖即隨之戰於烈山之下用拍竿撞彬船遇之則破彬燬火焚之風逆自焚遂大敗士人以頭功甚盛故名山曰烈山以祠之宋吳無咎有詩云山如浮玉一峯立江似海門千頃開我欲此中成小隱莫教山脚有船來

景定志吳亦烏四年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暨湖漕洩元武湖水南流接於秦淮及楊吳城金陵青溪始分爲二在城外者自城濠合於淮今城東竹橋西北接後湖者遺跡尚在但城內者悉皆湮塞惟上元縣治運通而西循府治東南出至府學牆下皆青溪之舊曲通於秦淮溪有七橋皆郡府施泛舟青溪每溪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至趙宋僅存一曲耳節使馬光祖浚而深廣之建先賢祠及諸亭館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汎舟於中自早至暮樂而忘歸馬有詩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園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疊嶂泛舟猶可醉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若鷺滿湖不足言

烏衣園有宋張杜柳梢青詞繙藉可喜燕里花深鷺汀雲淡客夢江皋日日言歸淮山笑我塵鎖征袍幾回把酒憑高欄干外魂飛暮霽只有南園一番風雨過了櫻桃

郭文字文學王茂宏築臺於治城以處之今太一殿即舊臺遺址嘗手探虎鯁茂宏問之對曰情由想生不想即無人無殺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

吳景伯登鳳皇臺沁園春詞再上高臺訪謫仙今仙河所之但石城西歸湖平白鷺浮岡南峙雲淡鳥衣鳳鳥不來長安何處惟有碧梧三數枝興亡事對江山休說誰是誰非庭花飄盡胭脂結綺繁華能幾時問何人重向新亭揮淚何人更到別墅園棋笑拍欄干功名未了肯肯綠鬢尋釣磯深深飲任玉山醉倒明月扶歸

白鷺亭東坡嘗題其柱王勝之龍圖守金陵一日而移南郡東坡居士作長短句以贈之千古龍蟠並虎

臨從公一弔與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乘青鸞。欲
訝此湖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飛去。荆公因作詩。柱上題名客姓蘇。江山清絕冠吳都。六花飛舞
闌處。一本天生臥雪圖。

洪丞相遜云。金陵之賞心白鷺。抗漢汝陰之西湖。洪蜀水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泉。揚
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滌之珊瑚。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指辛。賓夕陽而導初月。校奇品勝。於
登臨爲宜。丁晉公典金陵。陸陸真宗出八幅。袁安臥雪圖。付公曰。卿到金陵。選一絕景。處張此圖。丁遂張
於賞心亭。圖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太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人以畫蘆雁易之去。

何遜有登延祚閣詩。閣在城內西北。鐵塔寺中。有鐘龍軒。王荆公嘗讀書處。今王集有正覺院鐘龍軒二
詩。據此。我屋公墩之句。正言自鐘龍軒望謝墩耳。

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墳典。特置學官。落秦淮。開國子監。舊志在鎮淮橋北。御街東里。人呼國子監巷。
吳赤烏八年。使校尉陳勳作屯田。發兵三萬。鑿句容中道至雲陽。以通吳會。船艦名破岡。爲十四埭。上
七埭入延陵界。下七埭入江寧界。於是東郡舟行。不復經京江。六朝因之。隋平陳。乃廢。

李司徒建勳將山寺詩。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聲閒與客同尋。清涼會
擬歸蓮社。沈酒終須乘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林秋霽向千岑。又題道林詩。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
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閒地。別著高懸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
倚王門玷玉班。蘇東坡過清涼寺贈和長老詩。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
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氎巾。又過淮入洛地
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少。遇無物情句法新。送我長
渡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

劉後村清涼寺詩。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龍
壞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納晚涼。寺創於南唐李後主。山有後主遺像。風亭
宋景文雜興集。南齊樓道寺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爲談柄。

晉哀帝興甯二年。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以南岸舊地。施僧慧力造寺。因以瓦官名之。今驍騎衛倉。是其
遺址。南唐爲昇元寺。登開江山滿目。最爲佳勝處。太白詩。白浪高於瓦官閣。正與今倉基所見同。近詔毀
私創庵院。集慶庵一點僧。輒妄以瓦官名其處。因得幸免。然於古跡毫無干涉也。

李司徒建勳將山寺詩。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那堪冷落
存遺跡。難落稀疎帶舊村。此地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釋慧約。姓婁。少妙理。周顛素所欽服。於所居鍾山舊館。作草堂寺。以處顛。仕於朝。孔稚圭作北山移文
識之。卽此荆公詩。周顛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峯塔波。蕙帳銅餅皆夢事。倘然陳迹翳烟蘿。寺今移栖霞
山側。

焦氏筆乘續集卷八

金陵舊事下

吳郡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等古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大帝時。自江口沿淮築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
蓋其時夾淮立柵。自石頭南上十里至查浦。查浦上十里至新亭。新亭南上十里至孫林。孫林南上十里
至板橋。查浦即查下也。金陵鼎族。聚居橫塘。查浦間。樓閣壯麗。天下莫比。至趙宋猶然。馬制使光祖詩。如
今何處是橫塘。在府城南淮兩旁。魏蜀兩都皆不似。蓬萊三島足相方。烏衣巷口排金屋。朱雀橋邊立粉
牆。有底繁華難說似。何妨把作畫圖張。

茅山玉晨觀許長史舊宅有井。色白而甘。徐鼎臣作銘云。長史含道。棲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茲
谷餅。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潤芝田。我來自西。尋其繁陽。若愛召樹。如升魯堂。敬刊翠琰。永識銀牀。噫嗟
後學。挹此餘光。

茅山華陽宮。有陶隱居井。歲久湮沒。政和初。道士莊慎修索得之。初去三尺許。得瓦井闌。雖破合之尚全。
環刻大字。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
吳戴陳許諸生。供奉階宇。湖熟潘遵。及遠近宗黨。不可具記。悠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
日。錢塘陳宣慈書。又穿數丈。獲一圓石。視徑九寸許。列十一趾。蘇之朱色。然又得銅甕有柄。若今之手

瞻者今歲宮中。
 蕭穎士蓬池賦序云。晉氏中朝。始參燕晉之樂。江左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遠。鬱為盛集。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有云。聊潔新而濯故。式東流之清軌。右瞻則青溪千仞。北顧則龍盤秀出。汝南謝常泰准曲折處。齊陸慧曉清介自立。張緒日為江東樂。家於海濱。張融自稱天地逸民。牽船住岸。下以鄰居。劉歊及弟璉二人。并居其間。水有異味。時共酌飲之。馬光祖詩。當時只號汝南。後有三人住此間。自謂逸民。須臾約。並稱賢士。想高開。祇綠水味都殊異。且欲鄰居數往返。好事有時相就飲。不妨鐘脚對青山。

宮苑記。吳大帝遷都建鄴。曰太初宮者。即長沙王故府。徙武昌宮室材瓦所籍也。曰臺城。宮省之所寓也。曰東府。宰相之所居也。曰西州。諸王之所宅也。曰倉城。儲蓄之所在也。晉郡郡王渡江。因吳舊都而居之。宋齊以下。間有改築。其經畫皆仍吳舊。

圖畫見聞志云。艾真。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收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昭厲。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即。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少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如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

王祥。字休徵。舊志。在江寧縣何城寺北。祥累官太保。進爵為公。年八十五而終。諡曰元。弟覽。累官至大。中大夫。年七十三。諡曰貞。祥五子。肇。夏。烈。烈。芬。肇。始。平。太守。觀。上。洛。太守。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水。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子。根。散。騎。郎。子。觀。撫。軍。長。史。基。治。書。御史。會。侍。御史。正。向。書。郎。彦。治。中。議。軍。深。國。子。祭。酒。丞。相。導。我。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為。江。左。第一。

聖宋名畫錄。開寶中。王師伐金陵。府藏悉充軍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齎於市。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為所匿。訟於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證其事。清教辭屈。乃出元。其真宗嘉歎。各賜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祕府。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配面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鋪之狀。蓋鍾離翁也。詞云。露滴蘭芽玉滿畦。開。掩。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淨。何。必。身。將。朽。木。齊。古。壘。細。香。紅。樹。老。半。殘。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李。穉。白。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蹊。徑。飄。然。神。仙。風。度。也。其。本。藏。建。康。府。治。軍。資。庫。一。作。唐。僧。貫。休。詩。見。宏。秀。集。

江表傳。載吳大帝詔曰。建康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小。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木治。帝曰。大禹以卑官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損農。武昌材自可用也。

湖濱在金陵上元之西。張子野長相思詞。粉臨明。秋水盈。柳樣纖柔。花樣輕。笑前雙鬢生。羨江平。江橋鳴。

誰道潮溝非遠行。回頭千里情。
 越用范蠡之謀。蓋有吳地。將圖楚。稱霸江淮。乃築城於長千里。今秦淮南一里半。廢越城是。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為第一。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選賢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微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詔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各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整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

黃中則亡國之寶。汚法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天麟中。馬亮三知江寧府。初亮將代。步舌上毛生。有僧解曰。舌上毛生。刺不得也。當再任。果如其言。華旆如歸。惹倪相慶。林通寄詩云。金陵土著多蒙賴。分野三回見福星。光祿卿王隨知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隨置不聽。曰。民饑由兼井閉糴。以邀高價耳。乃大出官粟。而私價遠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多流死。

天聖四年。江寧童子夏錫幼能為文。召試賜出身。
 昇州人邵必。被差為編修唐書。官必言。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崇甯二年。監司薦江寧府進士侍其頤。經行為鄉閭所推。詔乘驛赴闕。石勒來攻建鄴。揚威將軍紀瞻督諸軍討之。勒退河北。帝錄一鼎。洗瓜步江中。其鼎無文字。乃龜形。茅山記曰。秦始皇三十七年遊會稽。還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不章江山。巡狩蒼川。勒銘素壁。

蔣山本少林木。晉令刺史龍遠。種松百株。宋諸州刺史龍遠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散騎常侍劉勰。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遊。阮孝緒因母疾。川藥須生人。獲相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獲。忽一白鹿導之前行。至一所不見。就求之。果得。

唐大曆中。處士韋渠牟隱鍾山。號遺名子。顏魯公題其所居之室曰。遺名先生三教會宗堂。朱元晦云。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經滙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盡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閩粵。

唐地理志云。江南道名山。衡嶺茅蔴。
 吳使薛瑒聘蜀。帝問蜀政得失。瑒對曰。蜀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朝不聞正言。經野民皆菜色。夫燕雀處堂。自以為安也。竊決棟焚。而恬然不知禍之將至。是之謂乎。帝聞之。慄然。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吳人陳焦。死埋六月更生。穿土而出。

際帝建興四年。王册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嘯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江寧縣名。始見是年。或曰。水

晉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堤以繼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宜武城六里餘。

張詠為江南東路安撫使。殿直范延貴。押兵過金陵。詠問沿途來。竹見好官員否。延貴以萍鄉邑宰張希顏對。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自入縣境。橋道完。田野闢。市無賭博。吏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延貴開門候。皆為能吏。

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巔。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雲帶焉。視舟如兔。船矣。

袁崧嘗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霧雨霖不辦。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

紹興中。上元令李開之。本縣所管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鄰大江。田疇化為水面。二稅虛掛版籍。乞除放從之。

張孝祥奏。淮之水。流入府城。分為兩派。正河自鎮淮新橋。直注大江。其一為清溪。自天津橋出。柵塞門。亦入於江。綠淮柵塞地。近為有力者所得。遂築斷清溪水口。創為花園。以為瓶賞之地。每水暴至。則泛濫城內。居民被害。若仿古迹。使清溪直通大江。庶建康永無水患。詔汪澈指定以開。澈言欲於西園依異時河道。通柵門入江。從之。

南唐元宗性友愛。弟景遂。景遂出處遊宴。未嘗擅捨。元日。雪。上召諸弟登樓展宴賦詩。詩成。賜李建勳。建勳方會徐鉉張義方。於溪亭。即時和進。元帝召三人同入。夜分方散。景遂集名公圖其事。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臣屬詠。徐鉉為前後序。文多不載。

裴翺傳。奇昌中有顏椿秀。才遊瓦官寺。遇陳宮人同遊。語落曰。今日偶此登臨。為情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果因寺廢而毀。

術士王生。金陵人。善而善聽聲。時丁謂先罷參知政事。知金陵。一日。車從出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曰。參政月中必召。月餘。果召歸。觀再入中書。諫議。其宗榮為丁充山使。時王生至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厚待之。留宿書院。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蹄聲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使。乃有是說耶。王不對。後一朝士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丁果罷相。分西京。繼有盛州之命。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風遠景。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其用筆甚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如源畫落照圖。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返照之色。此妙處也。

僧皎然送履霜上人還金陵西山詩。攜錫西山步綠莎。禪心未了余情何。湘宮水寺清秋夜。月落風悲松栢多。

吳雲經。字居父。留守建康。高似孫為徵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濕過髮微絲。多少恩榮世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滿篋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備用。項安世。周師復。劉朝。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游從皆極一時之彥。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為書扇。以賜。樓下設雜樹。酷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故高詩及之。

杜旗。字伯高。賦石頭城。將江月云。江山如此。是天開萬古。東南王氣。一自揖孫橫短策。坐使英雄鷓起。玉樹聲消。金蓮影散。多少傷心事。千年遼鶴。并疑城郭非是。當日萬驕雲屯。潮生潮落處。石頭孤峙。人笑藉淵今尚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烟。神州何在。欲墮新亭淚。元龍老矣。世間何限餘子。

周晉仙。名文瑛。宋淳熙間人。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頭只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歲歲鴉黃上柳條。

宋景濂。學士。有晚步清溪上詩。溪色涵蒼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迴辟。清芬襲肺肝。渚芽既戢。岸花亦。淺。深。溷。近。宜。狎。賞。動。清。可。捫。流。念。梁。陳。際。甲。第。繞。其。城。南。濼。綺。鏡。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沒。寒。曠。蒸。氣。溼。鉛。丹。有。時。作。清。遊。蕭。輪。輸。軒。算。泛。得。溢。朱。組。簾。筵。引。蟬。冠。荆。倡。選。妍。曲。秦。臨。發。清。彈。惟。恐。懸。象。噴。不。覺。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衰。歎。黃。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趙王臺。在長千里。范蠡佐句踐。與楚爭霸。築城臺之南。臺即越城故址也。小說乃謂。越女嫁江南國主。為妃。以其地卑溼。運土築臺以居。詩人因有為越臺曲者云。玉顏如花越王女。自小嬌癡不歌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夜思歸淚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地卑溼。旋築高臺待曉粧。千艘載越中土。喜見越人仍越語。人生脚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有名。此詞人不根之語。殊不足據。

謝鮑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曜。宏微。並以文義賞會。其宴處。居在烏衣巷。謂之烏衣游。五言詩。昔為烏衣游。咸感皆子姪。其地在秦淮南。江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謂之才盡。治亭即冶城。又金陵有夢筆驛。不知在何處。真語。秦時有士周太實。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秦孝王時封侯。今謂之姜巴路。在小茅山後。通延陵。

紗影蒼華酒闌卻念在天涯。幾日不來春使晚。開盡桃花。江寧浦。在城南六十里。荆公有江寧夾口詩。五首。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二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夜淚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春燈展轉中。三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高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湖水到秦淮。四日西江口落征帆。卻望城樓漲滿衫。從此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五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沙楓欲死。繫船猶有去年痕。

段成式云。蔣山有湖。湖井在半山之間。俗傳云。與江湖相應。嘗有破船朽板。自井中出。貞觀中有牧兒汲水。得杉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烏二年。豫章王子駿之船。

陳公堯咨泊舟三山。有叟曰。來午有大風。舟行必覆。當避之。翼日晴明。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未發。日午黑雲起。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砂。怒濤若山。行舟皆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江之遊奕將也。公他日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宜為護行。願得金光明經一部。乘其力。薄得還職。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至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所一部。公賜以三。今連陞數職矣。再拜而去。

金城戌。在上元金陵鄉。王敦為瑯琊內史。嘗鎮其地。後溫北伐。經金城。見蘇所種柳皆十圍。歎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石城洞。一名龍洞。石頭西。瀆大江。當巖絕之處。有洞戶。真語云。此小有洞天之南門也。世呼為龍洞口。

青溪閣。本梁江總故宅。徐照詩。吳脫林梢處處秋。壯懷易感更登樓。日斜鐘阜烟凝碧。霜落秦淮水慢流。人似仲宣思故國。詩如杜老到夔州。十年前作金陵夢。重撫欄干說舊遊。

周益公賞心亭詩。晉人誇新亭。暇日輒高會。中間伯仁輩。未免楚囚對。江山猶古昔。人物已變味。東郊今保釐。翠華記行在。佳麗壓淮楚。追遊盛冠蓋。茲樓冠城雉。于邁無小大。令威雖不歸。靈光故無礙。烟雲互明滅。川郭相映帶。當年鳥衣遊。此日思勝槩。從容直休沐。登臨多慷慨。幽懷忽軒豁。細故絕芥蒂。已尋詩社盟。更許食期戒。佳賓常滿座。好語來天外。舟移白鷺遠。目送飛鳥快。方種淵明菊。粗免監河貸。一醉儘可期。與君時倒載。

米元章賞心亭詩。晴新山色黛。風縹蘆花雪。盡日倚欄干。寒雲低細月。

後山談蘆云。黃巢亂。將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則鏢矣。巢因自引去。

金陵有樂官山。南唐樂官所葬。曹景建有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將作樂。樂人大慟。殺之。聚殮此山。因名樂官山。詩云。城破轅門莫賞頻。伶倫執樂淚霑巾。駢頭就死緣家國。愧殺南歸結綰人。

鍾山有一人。泉釋覺範。嘗同牧養沈宗師。酌而飲之。賦一詩。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烟鏡。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容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其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冰玉清。風流繼東山。茲遊適所願。但恨無弓彎。東陽邱壑姿。癡絕

臆亦頑。孤坐絕巖處。掉頭不肯還。天風吹笑語。聲落千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乞秀句。端為刻爛斑。

溫庭鈞雞鳴曲云。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覺。寶馬盛高人未知。魚躍連東海。宮沼深。深御柳懸棲鳥。紅粧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慧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江漲。天繡龍畫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江燕砌生苔。十二金人指爛爛。羊眼平緩臺城基。暖色春容荒古殿。當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又有謝公墅歌。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榭飄飄紫庭客。文楸方罫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隨。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得長蛇尾。江南王氣繫疎櫺。未許苻堅過淮水。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因請點之。頃刻雷電作。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如此。

貞觀初。丹陽令王瓊調集遺蹟。瓊甚憤惋。乃齋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問吉凶。靈中年九十矣。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墮地。朱書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二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瓊無疾暴卒。

周輝清波雜志云。輝居建康。春晚赴張德。其會於西園。呼數輩為侑。酒酣。忽有傳府命呼其人。時張安國開府方兩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說。衆謂但以實告。坐客略適。正即席賦詩云。花隨春盡豈無痕。尚綺餘歡索侑尊。一曲未終人已去。西園燈火欲黃昏。今三十年。西園賓主無一在者。舊事無人可共論。為之一嘆。

王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芳。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平。實知歸州。經從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孫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往者。五十年前。士人節序。亦往致奠。時之風俗如此。曾子開有上荆公墓詩。見曲阜集。

清波志云。輝居建康。春時借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徑。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關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臺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者。又至白下門。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錠。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錠。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玑。誠不吾欺。

輝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鍾山。陳題三四詩於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清溪第一橋。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亂走江鄉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止記其二。陳句金人先。嘗次其韻。雄壓吳頭控楚腰。千峯環拱治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刹淒涼尚號蕭。北嶽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二十年後過之。皆不存矣。都后化蝶之地。鹿苑院。士人名蕭帝。寺殿宇猶是梁時建。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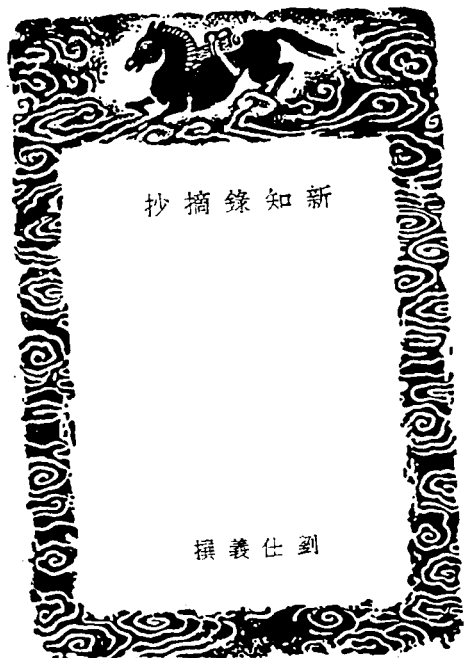
蘇氏筆乘續集 卷八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橋林敏若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輝嘗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爲助良多。

石林至新林。因江甯尉林格。謁於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卽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溫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寮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托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林開封人。

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俾闕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載。臨幸。以設廳爲三省。便廳爲樞密院。六位爲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人至今能道之。

張忠定公詠真宗朝。出守昇州。集中有金陵郡齋述懷一首。僑人往往羨清塗。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湖溝一面近生盧。病嫌見客低徊……



抄摘錄知新

撰義仕劉

紀錄東編卷之二百十六

新知錄摘抄

劉仕義

賢智之過

吉水羅念善先生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詔不起居

講學務政實踐援引四方有志之士萃萃不倦嘉

末郭希顏以放棄伏臣仗詎畝不忘君之義上疏

儲貳朝廷惡其希功干進處以極刑先生聞之

本感動因思昔人董膏之譏遂禁趾不踰中國者

十諸縉紳皆謝絕之歲癸丑楊繼盛在武選謂嚴

高當國專權檢禍發其十惡五奸曰臣居兵曹以討

賊為職高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天下一大賊也卒以

危言就戮劉仕義曰念善知道者也二公其賢智之

過矣昔唐中宗時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

宮掖必為逆亂上天怒命斬之朱子綱目書曰殺處

士韋月將劉交益書法曰月將退處山林而與聞宮

掖之事出位甚矣書處士病之也然則郭公寧能免

於朱子之議乎莊子曰厄人雖不治厄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邵子曰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

意也然則楊子寧能免於越俎之嫌乎大抵君子不

貴於成諫貴於有以善其成觀於春秋之書洩治無
妄辭其旨深矣是雖視世之梯突脂韋循默苟容者
為賢然以中道律之寧不深為君子惜耶

唐荆川

唐荆川順之以議大禮不合而去養高林泉海內矜
式厥後倭寇猖獗應命總戎乃大不厭時望士論以
是少之劉士義曰此不足以病荆川也昔程焦謂梁
惠王曰今天大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
勸力之效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
若此其宜也或曰荆川可以出邪曰荆川多技能洞
韜畧諳兵法嘗觀王子應電所註握奇經謂王君年
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
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擊之間以與老將角短
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
自信矣豈其亦欲以自試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出
可也又嘗自言其晚天文精曆法每嘆屠龍之技無
所用之豈其亦為技能所使也乎殆哉其岌岌矣不
出可也

治體

居官以不擾為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
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
日驅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
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王陽明
先生知應慶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
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
已其不擾類如此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
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詩有別趣

昔人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誠然矣其謂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則殊未是杜子美詩所以為唐詩冠冕者

新加雜抄

以理勝也彼以風容色澤放蕩情懷為高而吟寫性
靈為流連光景之辭者豈足以語三百篇之旨哉近
唐實送入下第詩曰王家空設網儒子尚懷珍唐荆
川以為是有怨意因舉唐人詩曰明王既不遇青山
胡不歸如此胸次方無係累也此見詩之命意當主
於理矣都穆味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
沈石田以為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
夜哭燈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若謂詩有別趣非關於理豈不謬哉

山林之樂

唐人有詩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
嘆世人假途躡榮守貧待次沉酣於名利中而莫之
止其於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未知也夫政務
之擾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與野服之適午門
待漏寒威逼就與睡覺東窓日已紅岩急流中勇退
者誠達矣哉吉水羅念善洪先建言忤旨由翰林歸
田厥後當道交章屢薦堅志不起嘗有詩曰獨坐空
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解閑非偶到得
能閑幾丈夫吁公亦可謂超然有見者矣末豐羅一
峰倫以抗章忤權貴由修撰棄官而歸作詩曰五柳
先生歸去來笑荷衣上露漉漉不由天地不由我無
盡烟花無盡杯別樣家風幽澗竹一舂春意隔牆梅
老來只怕風濤險懶下瞿塘灑灑堆吁公殆薄軒冕
而愛泉石者乎鉛山費從齋宏以總角中狀元及第
為黑頭宰相既而以權勢怨憎之所集得請家居年
尚未五十日居小樓名曰至樂大學士王守溪鑿竇
以詩曰橫林特地起高樓樓上書多擬郭侯日與聖
賢相對語身於天地復何求三峰有意當窺見一水
無聲繞檻流試問主人何所樂本來無樂亦無憂吁
殆知進而知退者哉

楊公翁

天順間都御史陳智性甚狹捷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水一人搨領一人捧匾一人捧漱水孟一人執瓶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皆坐堂偶有搨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李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於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成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莫及其其福狹類如 此成化間尚書楊公性甚寬博家備舍其補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火也或又人侵其址公有普天之王土更過咤咤也不妨之句隣翁生兒惡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又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什墓人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其厚厚類如此噫夫人之性莫病於狹而莫貴於寬事之所以得其理者以寬得之也事之所以失其理者以狹失之也禍福成敗之基其在茲乎學者當以智為戒以楊公為法

碧光

予一日晚如廁見後室有梨木字板二片合置几上側繞有碧光一道射出寸餘舉而指視中有碧光數點堂堂然相叢二木皆然締觀之宛然螢火也久之不滅及排房闔視之燈下無有矣因以語室人大以為異室人曰此蜈蚣光也家居時暑夜納涼親見有光三寸許遊壁間近視之蜈蚣也隨足所踏皆碎光其燭涎亦成光燻氣亦成光此豈蜈蚣所致也歟予聞之尋光處絕無痕跡可見又考諸類書蜈蚣一名螂

新知錄摘抄

名馬

名馬一名名馬一名百足一名馬蠃一名蛆螺一名馬陸一名商距初無此一種豈古書所載亦有遺於見聞所不及者歟又世人恒言鬼火鬼無形與聲者也安能為火豈亦此其類也歟又世人恒言浮屠中有舍利光舍利者佛之法身所煉有骨舍利髮舍利肉舍利血舍利夫佛既涅槃矣寂滅矣安得有光豈亦此其類也歟因識之以質諸博物者

幸不幸

南京聚賢門外雨花臺側有僧寺十數區東西並列中一寺側有梅將軍廟每朔望日城中外居民焚香者以萬計尚書王公以旂為之碑記將軍者梅賾也東晉人但言其會上書傳為有功於吾道耳初無他績可紀亦無惠德在民及有靈驗顯報之跡不知緣何居民崇祀如此之眾且久也將謂其祈福益歟當世之最尊信者佛耳諸寺中曾不蒙一香一燭之敬何也豈神亦有幸不幸也歟雖然願猶有功於吾道也象至不仁舜封之有庫唐時土人猶祀之柳子厚作道州毀庫亭神則既已毀之矣及觀王陽明先生象祠記則貴陽至今猶祀之斥於唐而存於今毀於有唐而猶盛於貴陽象亦何幸而得此也耶因慨自古忠臣義士多矣其名垂竹帛噴噴人口者有焉其名隨身沒泯滅無聞者有焉是皆有幸不幸於其間也每尚論焉之太息於斯云

勸學箴

番禺蕭梅東應魁當業古詩可以為勸學箴其箴曰
 爇灼其華其質之食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怒如調饒
 示我周行電勉求之日就月將教時繹思每懷靡及
 爇灼其華其質之食不稂不莠如琢如磨怒如調饒
 莫知其他每有良朋俾汝多益彼其之子是用不集
 我有旨蓄何用不減如璋如璋邦家之光百爾君子

樂陵令

正德間流賊劉六劉七等作亂橫行河南山東間固始許透為樂陵令預築城浚隄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堵屏高迺其屠仍開墻實如主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俟於堂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連率眾追至高苑斬首至衆復破之於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何景明作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處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家貴白面豈得言封侯 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劉仕義曰祿山之叛所過望風投伏會無一人能扞禦之者而抗節致忠乃僅一平原太守而已明皇聞之嘆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流賊之亂 朝廷屢命大將征討卒皆喪敗無功挫威辱國而遂以一樂陵令推敵致勝大振國威如此嗚呼 國家懸爵祿以待豪傑居高享厚者何人為之禦侮亂者又何人哉此景明之所以深慨也

南海三倫

廣東南海倫文叙以會元 廷試及第狀元長子以諒解元登進士第次子以訓會元 廷試第二人少子以詵進士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並以魁元策名當

世盛哉前乎未之有也故天下稱為三倫昔人有詩曰去時曾携一束書歸來玉帶掛金魚文章未必能如此應是雙規積善餘諒哉噫吁天下之士抱璞弗售者十四五馬可以安於命矣

胡敬齋

姚千胡敬齋居仁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仁當先難而後獲又曰氣質之偏皆可克治要克治氣質之偏須涵養得大本完固則元氣壯病易除又曰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此語於學者極有力

曆法

曆家有一定之數其推算亦有捷徑之法授時曆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月大月小起初一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大月天千五支九小月天四地八耦月大三十日無差月小分明只廿九節氣只憑九年曆二十四氣真陽的天千三數地支七數記心中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過八君無慮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妙處謂今年曆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定何干支且如大月天千五地支九假令初一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中九數也即以此中為今月朔推小月亦然而今年月之大小亦因自定不勞增損也若節無則看前九年是何節若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巳七數也即以乙巳為今年節若定時如逢子時交節無以八數之當見未也又推節無中氣與節無但有半月隔若要知道仔細兩時零三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二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

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此皆有定法也然至於推閏則有不可為準者其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畫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準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畫在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然陰曆五年辛未予謂明當置閏以其法推之十一月二十六日甲申冬至則明年當閏四月及曆出非閏四月乃閏二月也因而前閏陰之皆不合豈由歲差之積而然遂不可為準也歟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歲差者天道口纏之所致也曆法隨時而修改始以是歟因識之

物始

綠雲亭雜言載 太祖初有天下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中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中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予讀禮問喪篇親始於難斯徒說陳滌註曰雞斯讀為筭纒并骨并也纒纒髮之纒也親始於者子先去冠惟留并纒也夫曰纒曰縗皆從絲是知網巾蓋托始於此也道士特變其制而加飾耳大抵凡物之制必有以托始之者或由粗以入精或由質以加文所以因襲之者其來必遠豈一人之智慮能創為之哉昔人謂席下戴其方象地蓋上覆其圓象天車陸行也形肖飛鳥舟水行也形肖遊魚由是觀之雖創為於一人者亦必有以托始之矣

曾見有人醉酒而後委於道旁偶一方士過之令左右急取好香以薰其鼻孔頃更而醒吁酒之能殺人如是哉因書於此以為嗜酒者之鑒

歌詠

古人一歌一詠每倦倦有天下之慮杜子美茅屋歌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盧仝茶歌曰安 知百萬億蒼生性命墮巖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此皆非徒探奇顯英但以為工焉而已者景泰間編脩楊公守陳賦銀豆謎曰尚方承詔出九重拾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環走玉盤一天雨電歇奪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福半墮羅衣綉安得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清書閣知昨夜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就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菜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舍有米無錢雜操瓢畫作溝中塵明王由來愛一嘆安邦只在郵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誦此而公軫念蒼生之心亦可想見矣

官制考

尚書秦官也秦世少府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尚讀為常者殆方言而轉為此音歟岳珂乃謂後世之訛音恐非也 國朝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猶古六卿之任也位二品文階至此而極進一品則保傅為加官矣沈馬秦官也漢亦曰光

亦祇以異蓋古今之同情如此顧恨非其人不能使
節婦未有聞於後世如紀叔姬也雖然庸非知世界
無其人乎感事悼時廢書于邑劉仕義曰石李節婦
傳滁州大司馬胡公松所傳也子勅弁納婦沈氏時
嘉靖丙午方十有九歲逮庚戌遭變以幼子饒後母
之妬矢志不偶曠居者十五年諸先達以為芳年苦
節噴噴稱難今讀李節婦傳慨然有感焉其刻勵之
行惟苦心者知之耳因紀之以詩詩曰麟經特著紀
姬名見說滌陽飄蕩志冰霜成化石其心槁朽
對孤檠總惟每憶青春恨塵室常持白髮貞四十年
來如一日傳芳應有漢更生

化民成俗

湛其泉先生為南大司馬時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
中沽市無論舉火當醴致衆飲有大禁焉除歲庶
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
時居民大擾咸稱不便何愚之不易化如此哉或
曰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
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
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
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
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
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
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
去民思劉仕義曰其然乎雖然化民成俗政之經也
隨俗習非弊之道也

星變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十月十三夜星隕如雨有
曆十四十五夜皆然十五夜月食歷三時既夫星隕
如雨異也歷三夜甚異也繼以月食既又異之異者
也是歲十二月 皇上賓天吁天人感應之理微矣

人心至靈

人心至靈於夢而可見予每學院小試必優選然入
試前夕必夢啖桃或菱或採蓮實故不待案出而已
知必在優列矣不單惟是乙卯之試撒棘前兩夕夢
入明遠樓前內簾出九試卷每卷書姓名其上閱之
無已名既窮嘆曰此番又休矣及放榜應天果中九
人而見遺是又數目攸判而夢能先知矣不寧惟是
已酉初小試於學院前夕夢手粘進米四大顆入試
既而優取第四名是又事幾未形而夢能前定矣非
人心至靈何以知此澶淵王公崇慶曰心之靈氣常
與天通信哉

妖孽

嘉靖甲寅秋南京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簷
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
有頃四散時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然竟以無恙朕
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中夜誰
呼圍之遂明念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播灰之
大中橋坊上懸之三日捐旗鳴鼓一時稱亂劉誠意
安撫之乃定此正所謂蜂中蟻聚妖孽之虛作也
也然不及楊公而黃公當之者何也嘗思之蜂蟻之
異乃厲氣所致楊公寬厚仁愛厲不能及之黃公嚴
刻持法太苛嘗因國用虛耗諸凡冗食悉奏罷之以
故萬口稱怨遂及於禍豈非以厲召厲也歟嗚呼君
子固宜為國家當事然事體有大拂人情者貴通融
處之否則必致生變觀黃公可以鑒矣

方烈女

隆慶初烈女方氏名勝容欲舉方涓女也母出稠墅
汪氏生女三年稠墅汪守愚舉其子鳳時請婚女女
家以母黨相聚也許之七八歲母或歸寧女即不欲
與偕家人異之有至性開習女訓十歲時汪忠愍公

夫人之於忠愍公也閨中莫不慘沮女獨快然曰是
得所成者先是鳳時病女聞而私禱閨中皇皇然舉
止異常計聞即涕泣躑躅剪髮不食誓不二嫁父母
慰之女曰身雖未行為之婦者十五年矣寧忍悲然
願展墓遂終制養其姑舅父母不聽萬方開諭女置
不聞欲速姑一見姑往慰之泣謂姑曰勝姑之婦也
夫不幸勝願養姑如子姑辭之再三女知無解已志
者約日後三日女臨塋一哭遂拜姑至日姑往逐之
女辭不見見於塋耳斬衰拜父母別并車揚揚逾時
至塋所聚觀者凡數千人閨中有投足聲以為奉
哀也泰唯窺之則自經於矣老幼男女見者皆號泣
不能止視其禮衣皆夙已緝結汪氏為祀襲之與時
鳳而合塋焉年十七長二稔去其殯之日纔六日耳
嗚呼烈哉當道具其事以聞詔旌表其門有司建祠
以祀焉劉仕義曰女雖已字矣然未親迎廟見可以
守亦可以無守也方氏乃能秉志不回以死相殉如
此誠天植其性哉長厚風俗有補於世教多矣自烈
女之一死不惟女失其真婦懷一心者知所警而緝
紳之士無背天白日之心者亦將汗顏中愧嗚呼男
子剛腸者幾人孰有能如淑媛之貞轟轟烈烈玉潔
冰清頰波砥柱空谷足音誠可憫也夫誠可嘉也夫
邑人都御史汪道昆有詩云夫君當戶子神祿委玄
黃妾若何陽翹東西未相望云胡水未泮大海摧扶
素生當誓曰日成當殉黃壤所親不識察眾口紛如
簧一舉從鴻鵠安能復迴翔抗顏別父母飲泣理衣
裳慷慨臨君穴捐軀同歸藏人生若朝露逝矣無彭
殤豈為蘭與芷溢於有餘芳母為桃李華灼灼徒春
陽

冥司

先室陳氏之亡也鼓而逝矣鼓寂復甦遮謂家人曰

來有異言之適與數十人同拘捕到一公府中恍若世間神祠然有見者巍然上坐傍一判官執簿籍一唱名驅人餘其半却回之指中一女子云陽壽尚及五稔今乃得復親人世乎舉家驚異謂已再世矣乃黎且而長逝吁地獄罪福之說起自浮屠吾儒所不道也其載之小說得之傳聞者予嘗謂其幽遠怪誕未足深信乃今日擊之真信冥司之必有報應之不誣矣可畏也哉因謹識之彼世之恣惡者可以知警也夫

女中烈丈夫

我朝虞氏海寧人童涓妻也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重甫兩月而涓卒痛絕欲死以殉家衆防之遂不得死父母惜其年少勸女再醮女不應吟菊竹二詩刻木為夫像而晨昏事之年五十餘而卒人皆稱之為節婦云味菊詩曰移得春苗愛護周柴葉無主為誰秋寒芳其抱枯枝萎盈墜西風逐水流井上竹詩曰一片貞心古井泉清寒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水霜薰一天劉仕義曰於戲彼美淑姬可謂女中烈丈夫矣慨夫欺君賣國會生苟免朝為仇敵暮相君臣者視此寧不愧歎哉

輪迴

金陵有姓王者星命士也性好脩潔即其服飾容止宛有婦人女子態既從遺夢其家言托生某處某家為女子矣其家往訪之果然又有紀姓者其為人也苟賤不檢然性狡偷夙之日其家得夢謂往某處某家憑化為狗某中白項者即其也宜速歸歸尚可復得為人翌日往詢其家果生數犬中有白項者遂賤以歸及至家卧堂前作伸舒狀夙矣又有染工管姓生一子甫總角或染疾病臨危彷彿若夢中語云當再生某尚書家為子幸來視之既而訪其家果其所

新知錄抄

生時日不誣也及長以恩補官累遷至兵備副使劉仕義曰佛家輪迴之說吾儒嘗深闢之以理勝矣及閱陳善捫虱新話載房瑄前身為承禪師專師德前身為遠法師蘇東坡前身為五戒和尚每嘆其誕妄不經不可信以今聞見所及誠亦有然者此身故哉昔程子讀左氏傳至伯有為厲事謂其別是一般道理此豈亦別是一般道理也歟然則非干浸假而化之說殆亦未可盡非也因識之

憂賜

嘉靖間憂賜字國輝通州人家世石工為人目不知書而志行純篤事父母以孝聞冬月侍父同寢必夾父溺器於懷溫之欲洩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落而後行母屬疾久賜侍湯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為子賜家城外况夜大雪無所得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懼寒不時起賜泣於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其他事親之儀多暗與古合賜之子以小忿為其弟歐至斃賜惡傷母志但含涕不言人以為難賜行益著人無識不識交口譽之賜讓不敢當衣冠之士慕其行多從之游有能使之召見臺下自傷違養親執其手對之流涕命有司製衣一襲親衣之念慮安福歐陽瑜以理學擅名一時為郡憐日數躬造其廬與語竟日徘徊不忍去其卒也督學侍御蒲田黃公弘毗下州為立祠表焉劉仕義曰賜特一藝工耳其天性純篤乃動縉紳之仰敬如此德之繫乎人心何如哉大司成林公樹聲曰嘗讀齊景公有馬于駟章捲卷三復因思後世有以齊景公稱人者乎在匹夫或耻以不足為有以夷齊稱人者乎在侯王亦安且受為匹夫之於千乘侯王之視餓夫相去遠矣然匹夫羞比於千乘而王侯顧附

詩話

於餓夫讀者可以深長思矣予於賜亦深有感焉人世婚姻的有定數其中脩短離合亦的有定數異哉予嘉靖丙午刺沈氏以孟冬朔有四日成合卺之禮所謂丙午十月杏園花與卿結髮成歡嘉者是已連庚戌而遽逝傷哉僅歷五春耳以幼子鏡後母之妬曠居有年歲癸亥忽萌續絃之思其春姪輩親迎避匿往遊牛首山偶成一絕句其一云天闕最曠岫烟籠草樹深溪流清以剛聊用濯吾纓其二云因暇到巖阿巖松翳薜蘿金冊何處訪仰見浮雲過此但以適一時之興耳初何心哉明年甲子得婚陳氏僅八月而物故去矣然猶未知此詩之為識也又明年為乙丑偶邂逅金少白丹氏談婚得高氏焉忽憶曠昔之句遂成識語異哉信乎脩短離合的有定數彰彰著矣深有感於是遂詳識之

夢

人之有夢蓋緣於因想日間耳目所因心思所想夜遂形而為夢然其禍福之兆炳於幾先灼灼不爽者此又鬼神陰有以啓告之人心固靈所以洩造化之機者信非鬼神莫能神其鑿矣鄭師南宣化辛酉元日夢學中門子至其家大肆喧嘩因播從之既寤喜曰樵砍門子門子未不至矣中之兆也既而果然乙丑之春選兇夢其伴者來致書於予問之對曰相公在京詰旦以告予解之曰相公在京而致書來此必已中也未數日捷報果至矣黃龍岡尚質戊午祈夢學宮土地祠因夢家中儲菜數十瓮充滿前後莫解所謂既而入試所編席舍則菜字第幾號也及中領朱卷所編朱卷又菜字第幾號也神哉神哉予命運塞薄弗克取第以酬宿心亦既已矣然乃屢為點鬼所侮殊為可恨每當科之年元日子夜輒多吉夢

新知錄抄

三五

若在所必中者則合掌加額躍然不勝其喜無何乃以迂細之事應之遂已此又為黠鬼所戲侮深可恨也

宗方城

興化宗方城臣以詩自豪喜譚神仙昇舉之術督學閩中時忽謂其家人曰某日有胡僧相訪當歸化矣及期謂僧且至出門逐之登堂分賓主坐定相與話冊鉛之專議論酬答疊疊不倦歷三晝夜而辭去左右初未見也既而命家人具湯沐浴作遺詩三首遂擲筆而逝嗚呼方城果仙去耶抑或假此以成其名耶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若方城者殆以身殉名者歟縉雲樊蘇科為之作傳指為謫仙之流窺見其微矣予故表而出之以箴夫世之好奇者雖然其詩亦自可傳足為不朽嘗取而讀之其同何侍御遊大雲寺云驟騎中原下招提絕域邊黃金原布地青石正參天齊魯停盃外蓬萊落鴈前沙平樓閣直路僻斗牛偏法有玄猿聽經知白馬傳慈雲千嶺合慧日萬家懸樹結空中果也開定後運展鍾飄積雪夕梵度輕烟羣鳥頻窺偈雙龍欲護禪陰陽悲萊砌今古慨葉田岱色東無盡河流西可憐問君遊苦海何以賦甘泉冬夜同徐山人集天藻館云客到孤城暮亭開萬水邊晴虹標野渡巖雪動平川吾愛滄浪曲誰聽白石篇羣鷗驚落木孤鴈下新烟楚澤樵漁在吳雲涕泪偏一尊聊未夕雙鬢任催年春入寒衣後歌停夜漏前出門看嶺月任爾如婢娟喜雨友人借集云千家迷曉日萬壑下秋陰地迥浮雲直亭高驟雨侵羣鷗寒自立一水坐能深波動魚龍起天流鴻鴈音榮枯芳草色憂喜故園心長嘯無賓主高譚失古今開尊憐阮籍作賦見陳琳豈作商霖望耶為梁父吟湖上晨起云碧石高成削江流直浸園鷗鷓猶渚宿

鳥雀已枝喧比斗青大墜雲漢白日翻秋聲起曉使曉色出鷄豚玉露淒松逕高霞落石門漁舟忽停棹髮鬢是桃源午日同李于鱗游天寧寺云得爾姓名者今辰又小山林山高楊柳細路險巖巖深古塔已開翠祇園曾布金談經學鳥下聽法一龍吟舍利光難滅善提跡豈沉空虛能悟性清淨不依心雲竹窺禪相風室度梵音傳來看果結酒至對蒲對世事形骸苦浮生日月侵恣航如可渡同此謝朝簪秋夜張園遇談玄者有贈云萬里秋雲下雙峰夜月初空梁寒蟬曲沼亂芙蓉仙路青芝隔玄亭古木疎浮生俱客計斯意久吾廬白雪爐中藥黃庭石上書請聲何處起琴絲紫霞福此其清楚蕭曠之才自可名家傳後也奚必仙去而後成其名哉吾復表而出之以規夫世之有志者

一條邊

善計天下者以安民為本安養斯民者以革弊為先海公瑞巡撫南畿慨小民困於徭役之不均也乃立為畫一之法以一縣繁簡適中者為準總計徭役幾何當用額直幾何於是禁一縣之田除一切應優免外總計田畝幾何一畝當出額直幾何不論官民惟按戶計畝按畝收直其編派差徭官自辦顧遂以其式頒諸郡縣一體行之名為一條邊權豪莫肆貧困少蘇誠良法哉不特施之南畿推之天下可也此法行而天下平矣惜書更為奸奉行無狀一夫量之餘弓口有大小冊籍有虛偽甚至有勢者除沃壤為荒地無勢者開曠土為良田隱弊百端難以枚舉雖訟想繁興有司莫能清規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竊嘆而已嗚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難誠難哉然則小民何時而獲蘇息也可為于邑也夫

孫一元詩

孫一元詩

五九

關中孫一元者方外士也以詩著名自號太白山人本空同為之作傳稱其善說玄虛又處瑩渥顏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而風神藻雅日與之游令人坐忘今讀其詩殊踈明冲逸有裨風韻空延攬八垠之意嘗同羣公遊西湖時已極醉信口成長篇有青天落孟底白日行舟盪之句自謂豪才逸性不減謫仙其絕句結構尤奇醉着云瓦瓶倒盡醉難醒獨抱漁竿卧晚汀風露清身呼不起一江流水夢中聽山人云山人住在瀑布西早晚看山情自怡屋下紫芝高一尺無數春風不受吹秋夜二云林屋無人月正明推窗歌枕睡魔輕一秋詩句知多少聰盡瀟瀟葉上聲漁翁云漁翁生長不識字坐對滄江有好懷不用蒲船載書畫一蓬獨挂酒芻來愛竹云眼中愛竹只數根他時畱取雙文樽除却酒徒與漁父春風長日不開門野夫云兩山夾湖當城隅何人能過清風蘆黃葉抱霜噉姑老野夫閉門窮着書桃源圖云溪上春風笑語溫溪頭春水浪新痕中途逐鹿人誰是桃葉桃花自一村皆有意致可誦也

王陽明

餘姚王陽明先生守仁為世大儒文章德業炳炳如日當持致良知之說啓後學所至人人感動引接人無問貴賤賢愚皆令有省音咳眴顧使人意消官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人定僧閉者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生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信始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乎悵然者久之為之建塔以葬焉而後去劉仕義曰予不及見陽明先生其高足弟子猶及見之時接其言議若此事似涉於語怪也然

野記中每言聰慧之士多自蔽若中來如冷齋夜語
載張方平是瑯琊寺僧輪化公孫談圖載馮京先世
爲五臺僧於辛雜誌外集載其西山乃草庵和尚再
訪新話載蘇東坡前身是五戒和尚此皆不足
深信然聞見所傳又歷歷若是豈事有不可以理致
詰者如此夫因思程明道先生見學者靜坐便嘆其
善學蓋以立得一箇靜根在此庶窮理力行有得力
處耳後儒不察往往流入於談空論寂閉眉合眼竟
不知窮理力行為何事以故猖狂顛倒致遠則沈當
知儒之與釋其主靜同而作用迥異學者須具眼辨
之否則差毫厘而謬千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朱子
曰彌近理而大亂其此之謂也因併識之

鐵筆師

廬陵吳丘山公憲鐵筆先生也言動端懿剛直不阿
同鄉暨同道有爭辯者咸曰請吳先生談公道至則
以義理曉喻之莫不首肯心服至有持狀求決者宛
有古王彥方之風焉柱文襄考秉鈞當朝愛其才性
欲官之辭曰不如田舍天之安且逸也文襄愈重之
居常與物無競輕財慕義過市不辨權衡低昂輕重
惟人物價亦惟人高下然平生未嘗嘗用反見饒祜
豈非天道自有乘除之數也歟噫若公者豈可以鐵
筆師目之哉昔人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歟

國朝超越五事

國朝超越前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
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閑之職銜二也
政本有歸無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鮮悍將
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袋
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
此 國朝超越前古之五事也

角聲鐘聲

新知錄摘抄

六

世之鼓樓曰燕樓燕樓者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書
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其初弄曰爲君難爲
臣亦難難於弄曰劍茶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
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今角音之鳥鳥者皆難字
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之際聞之有所
做發也右見曹昭格古要論天下晨昏鐘聲數皆一
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隨方各殊杭州歌曰前發
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
聲息越州歌曰繁十八慢十八六過轉成一百八
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
擊三聲三通轉成一百八然一百八者所以準一歲
之義也蓋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
數釋氏念珠亦一百八亦借此義具榜伽經中昔薩
問也右見郎瑛七脩類纂南京城中絕高處建鐘鼓
樓二區食三品俸其祿入孤老院濟貧予過其處詢
之角人曰方昧奕初奏角三通聲如鳳鳴某但習其
聲音則未諳也然於曹製有近似者鍾人曰鍾以十
八緊慢間擊六遍城中外寺鍾皆然併識之

古今人品相類

古今人品有絕相類者漢曰張子房蜀漢曰諸葛亮
明 國朝曰劉伯溫三人其德器同其才畧同其出
處同其超然遠覽辭祿富貴不係於心同其以布衣
掉三寸舌運籌帷幄爲王者師亦同其佐英王於草
莽之中而成帝業亦同蓋此三人者尤明後倖備儻
磊落三代而下所僅見者也

嘉遜園

無錫華鴻山蔡由翰林學士歸田築嘉遜園以居日
與圖書花石相親娛其於勢利紛華澹如也興至時
賦詩以見其志皆清勁爽朗泉然名家因錄其有題
於園中者一二於此忘言齋云幾年埋跡在丘樊一

新知錄摘抄

六

室重關可避喧窓外雲峰常滿目主人終日復何言
松筠閣云高閣凌虛對遠峰綠筠無數間蒼松清陰
自與炎歊隔日向冊梯幾重避俗處云新篁統屋
長十年白日陰陰六月寒幽徑已無塵跡到祇應高
卧聽琅玕清機閣云月上孤峰靜夜分憑高四望絕
塵氛天空萬籟聲俱寂惟有疎鐘和自雲面壁亭云
跌坐居然是達磨孤亭突兀兀對巖阿山深畫靜無人
語惟有舟崖掛絳羅水竹居云檻外疎篁蔭石渠水
聲和月到林居清脩自得幽人意不是持竿欲羨魚
碧山仙隱云瀛洲空矣到仙居何似山中舊草廬高
卧不聞金馬詔閉門時讀養生書獨觀閣云小閣聊
成容膝安晴牕高對碧峰寒憑虛獨得超然意萬物
皆從靜裏觀萬玉山房云瀟湘秋色滿山房白日清
陰覆石牀一鳥不鳴蓬戶掩半空惟聽奏琳琅

有感詩

子家素貧賤自幼篤學惟執著時手僅一離書冊雖
溽暑炎膏展卷不較恐夜分倦而欲寐則以意製爲
獨木机憑之稍惰便驚而奮矣猶慮鷄鳴之難寤
也輒和衣就寢一覺便起燃火朗誦句中偶一二日
帖席耳其苦心如此曾作清明日有感詩云清明佳
境萬峰頭獨坐書齋新一遊紅杏碧桃空映日青燈
黃卷幾經秋眼前人事風前絮世上浮華水上漚否
泰循環應有數且寬脚步任侵游時嘉靖壬子歲也
是秋學院趙方泉公鐘試高等得沾廩祿迨今又二
十霜矣猶碌碌膠庠中正昔人所謂鍊永燒鉛二十
年至今猶在藥爐前者是已可嘆哉復有感而和之
因戲言之以自慰焉詩云曾躡蓬萊最上頭喜逢仙
子話同遊餐霞服露三千日跨鶴乘鸞八百秋蓋世
功勳成幻夢羅人榮貴等浮漚平生有好惟嚴察坎
第遺踪遍四游時隆慶辛未也或曰大材晚成子乃

新知錄摘抄

七

游心物外而仙之學乎昔有人作詩歲昌純陽者云
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益便傾未必無心唐事
茶金丹一粒誤先生恐為子誤矣予謝之曰直戲耳
非敢為荷蕢之果也

吉安文物之盛

江西一省可謂冠裳文物之盛而吉安一府為尤最
自洪武辛亥至嘉靖己未凡六十科吉安進士七百
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
八人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官至內閣九
人一品六人贈三人尚書二十二人贈四人左右都
御史六人得謚二十五人盛哉吉水劉克化嘗賦吉
郡十狀元詩云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
胡廣時中兼子榮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
彥前有陳循分鶴齡何事三元爭些子斯文願望在
明春既而羅念庵洪先復與進士第一盛哉

登科錄

今登科錄叙其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
也舜生於諸馮遷於有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
為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為
西夷人何嘗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絕已服窮
而親盡矣况四世一焉者乎猶曰某
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曰稱新安何也
婺源人因仕入閩生文公寓居建陽之考亭
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見吉安廬陵人以公務
至京悅其山水之佳麗因家焉而子毋郭氏歸之而
以生子故予金陵矣而稱廬陵者不忘本耳若世
代既遠而猶云云豈不甚無謂哉

建昌府督刊如事

毛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勝宗



筆記卷一

明 華亭陳繼儒著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葦鱸正美。梳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畫。於香評賞。無過此時。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即此地也。元章愛其松石沉秀。晉以來生為寺伽藍。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祀於寺之左偏。余謁之。乃袍笏像也。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椿譜。歲華麗紀譜。陸游及胡元質牡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紀。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為法。紫微夫人語仰和天真。俯按山源。天真是兩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兩眉之角是敬視之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

宋奉宸庫玻璃母一。初不知其美。諸璫分去。後藝之作。百花香。氣清都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於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

筆記卷一

筆記卷一

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業者常此二物也。

浩翁紹聖四年八月後。自誓不復奕碁。

李白生於彰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溫公生。遂名光。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橋六郎試劍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能應時自鳴。李雁山公宋眉皆各見一爐。羣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文徵明始名徵明。其字也。後更以為名。昔文文山死宋。而其弟文壁號文溪者。附元公之改名。意或惜此。

王龜齡龍行記題名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監與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藤。羅絡松上。如積雪。崇閣數百本。秀發若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都。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滄茗賦詩而歸。

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東坡云。孔子孟柯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着

匙。

袁白燕海夏。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

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稷修有琴篋。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筆也。

沉香出真臘者為上。占城次之。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墨瘦一衰。遍耳。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享携酒。集與華陰楊庭鏡。高安張質夫。莆陽陳秉仲。觀杏花於上東門外。倚宗之

祠堂。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盈盆之上。衆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和詩者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還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謂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鮮于伯幾。以屢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為和靖清節。曠世。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山谷題水

仙王廟。

仙花用此事云。錢塘昔開水仙廟。荆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揅詩句。宜在林通處士家。伏義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

先朝西域買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紫若鳳。京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歷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麟甲。松季翁所圖六。此類也。

乘悅客星亭記云。客星石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萊。曰國皇。曰溫星。凡有所犯。無不當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之變。劉聰遂亡。光武無應者。豈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舊患歟。

榜寫刺國。有衣黑白花彩。縈佩珊瑚琥珀。繫臂銷子。鑄劍歌。舞侑酒者。曰根背。速魯。秦。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家解索。坐虎於庭。探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乃或手沒人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王元美公。以重九母忌。終身不登高。萬曆甲申。有閏九月。邀余登弁山園。縹緲樓。是日大醉。殊覺有飄渺之致。

閩頭陀縮龜。能於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其後。輒令通身拭摩。以為快。或上下俱赤體。跌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不問貴賤。必分。及顧獨好。余甚。蓋先見於元美公。及辰玉家。後又見之。常州白家園。

陸平泉先生。八十六時。手書邀余。同眺白龍潭。閣行不支杖。上下樓。復如健少年。謂余云。每夜欲睡。必走千步始寤。日以爲常。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峰巒洞壑。叩之。聲清越。雖天燥。昏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殷無美有酒志十本。未刻。

宋吳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禪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萬歷間。恭順侯香最良。

漢南寶井中。一石。中官三百金得之。石中有玉蒼蠅二頭。羽鬣皆活。置几上。能辟蠅。雁山季公漢憲副時事。又言爲工曹郎。董夏鎮河工。灌河有魚腸劍。劍柔可繞腰。如帶。圍翁中。差得之。

漢中軍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蒙袖有蛇。見人自斷。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獸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皆有肉鬣。翼上有毛。疑即飛虎耳。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張應詔吹鐵笛。數里外聞之。後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絳。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存望仙橋。閉署亦付之祝融。可惜。

管夫人出御西小燕。今其路尚名管道。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題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五百金買之。亦畫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己家見之。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官密軸。其畫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

吳孺子狀如老猿。有木樓。及曲木几。光淨如蠟。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以諸物自隨。餅中花枝。狼藉。則以散乞。網間臥之。能畫山水。有黃鶴筆法。余有其圖書。露居三十年。真山澤之癡也。最愛一瓢。偶失之大。哭。一時名士皆有破瓢詩。

子蘭國貢使。每來必携一寶鏡。往返如是。典客者視之。一鏡鑄耳。蓋其來道涉流沙。踰三月。程無薪水。獨挈水而行。是鑄者投以水。頃之百沸矣。用是不乏。故寶之。

岳墳樹樹劈開。天順時。杭州郡丞馬偉爲之。

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爲一盛。再盛於元季。自王元俞。鄭元祐。張天雨。雙子敬。陳子平。宋子虛。錢翼之。陳敬初。顧仲英。輩各出所長。以追匹古者。繼而張仲謙。杜彥正。王止仲。楊孟敏。高季迪。宋仲溫。徐幼文。輩。推前丁。遠學。王汝器。釋道衍。輩。附和而起。故數詩之能。必指先居於吳也。惟時。吳來。自江右。來。吳。楊。徐。相。友。善。名。爲。大。家。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唯。文。才。之。似。而。其。終。亦。不。相。遠。眉。川。監。應。令。終。如。一。高。太。史。存。心。無。疵。而。斃。則。同。乎。寶。王。北。郭。雖。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張。來。儀。竄。嶺。表。尋。召。還。以。對。內。政。不。協。恐。禍。及。己。遂。投。龍。江。以。沒。又。與。照。鄰。無。異。

祕書番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在州市。色青質藍。樹於道旁。中有人骨一具。跌坐若自生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解開有古吟林十卷。

索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冢。吳地記云。旁有監洗石。周廻四丈。爲梁太守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文太史家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王局散吏書。咸通三年。余登進士。叨職史館。適有客自山西來者。饒余以墨竹一本。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黑色。葉玄碧。節二。蕭疏森秀。鬱鬱蟬蟬。余甚愛之。越戊戌。余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二侍。歲月長邁。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余以密邇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毀。余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筆成干。配以毛穎。醉塗醴。抹頗知人意。復與余游。所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余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老矣。不時作書。筆忽衰。余憶由咸通中。至播瀉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陰替判然。其生也。以時蒙雨露洗灑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

益勤。能推別真贋美惡。故所蓄皆不下乙品。時吳有沈周先生。號能鑒古。尚古時時載小舟從沈周先生游。互出所藏。相與評議。或累旬不返。成化弘治間。東南好古博雅之士稱沈先生。而尚古其次焉。見衡山作墓志。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醜籍則有如賈酸齋。馬昂父。

管輅云。眼有方睛。多壽之相。陶隱居末年。其眼有時而方。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執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樞。仲光其季也。

韓昌黎外集五卷文緩而衍。不類昌黎筆。趙彥卿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後世依倣而託之者。

文博士壽口云。在長安時。過顯舍人汝由研山齋。見其窗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冰烹茗啜之。

又新得龜鼎奇古。目所未見。爰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茅山乾元觀姜麻子。閩蓬頭弟子也。黑夜初衲。從揚州乞爛桃核數石。空山月明中。種之不避豺虎。自茶庵至觀中。有桃花五里餘。

楊鐵崖云。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峯三澗間。殆偃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峯。張句曲。周易癡。錢思復。爲倡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飲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伎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精名。起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水仙。妨故事。游漾湖光鳥翠。望之呼鏡。龍仙伯。願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

客有小海生。賀公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公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鐵冠道人張中。高皇帝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果符兩重之名。中猶介。寡與人言。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

筆記卷二

唐人酒令。有釣鯨圖一卷。刻木爲鯨魚。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爲多。衍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樛杌。晉文春秋。道書授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開中編。竹素山房詩。

花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翼寫湘山樹。及橘州圖。其石門諸跋。尚多也。

杜少陵自成都來。夔門。欲下三峽。遠荆襄。以向洛陽。漸闢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漢西。後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於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

黃長容遺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將殆之夕。沐浴易衣。西向念佛而逝。

虞集嘗自稱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爲文每事於口占。

王嗣之。灑水燕談云。景祐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按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聞父老言。今南京街中。亦半是六朝舊碑也。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湖間。或乘輿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余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瀕洞中。便若此。

境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澗洞庭耳

青元真人託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種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臣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

降生人間元祐姦黨諸名賢多是星宿降魔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國湯子重王履約履吉文徵仲室虛韻深嘉禾秀野性喜蒼蒼每并金

懸壁故所積甚富山經地志稗官小說無所不有遇有所得隨手削記積數巨帙文先生極重之寫贈

碧梧高士圖

沈雲鴻字維時石田之子也性特好奇器物書畫遇名品摩撫誦玩喜見顏色往往傾囊購之蕙翁所入

足以資是標雅湘峽爛然充室而雙藏惟謙對客手自展列不欲一示非人至尋核歲月甄品精駁歷

歷有據依江南賞鑒家咸推之又喜積書警勸劇曰後人視非貨財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

厚矣公先石田而卒

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行竹對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南江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廷為

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於檢考耳

米顛捕蝗帖云魯君素誘蒞者與薛至親一體加毀幸天恩曠遊盡賴恩庇及此愧傷又雲林帖云友生

倪瓚上公武先生比承專寄雞鳴銘跋尾并詩深見遠懷小楷寬綽而逾媚尤得唐人風格敬敬敬

命寫鄙作謹書上求教益比來想惟履康格正月為醉客揮毫不肖亦辭然如土木偶人不屑

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與誇於雲門翁謂謙謙其詩文字畫況雲門學皆造極其艱屢中又留遇僕不

薄僕果爾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不無少動是不可曉也四日瓚啓此蹟在構里包儀甫家公又有次韻

答友人詩吹竿豈為求齊好在楚何妨自越吟醉人睡罵吾何恤且復清尊與子斟其詩疑一時作也

不知捶罵者何人二公想皆以顛迂得罪

山陽縣城都北二十里父老猶謂嵇康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

史沐猴而冠沐猴名出蜀資國見漢書

慈慈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宴始開游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

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飲飲終日以享

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為癸卯

滕用亭待詔善鑿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為趙千里用亭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騎馬都

尉王仇名

石田好竹者也關水南隙地因宇其中將以千翠環植之然未易卒致作化竹疏皆四六文

錢唐女士有曹雲齋氏以才謂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介其師丘公自陳幼獲見於酸齋賈公思齋班公

而猶未及謁廉夫先生復借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為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雉朝

琴操以和白雪之章廉夫大賞彼其曹氏絃歌集

菌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為笑矣乎青蓮集亦有笑矣乎一篇斷然偽作

列仙傳云盜道無師有翅不飛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花東侯誠叔西池春游記婦人詩也

中峰禪師聞鄭所南思肖名偶會於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

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

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歎息而去無何化其所居得錢則周人之急田

亦捨諸利唯餘數畝為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為家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

室道宮無不徧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位牌當云

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有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像曰不忠可誅不

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編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

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字而加十宋字也寓為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庚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

臣思肖啣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

文集一卷自跋一百二十韻詩一卷思肖以樓氏宋侍從論之族妹為比丘尼名普面受業於款野橋

南寶林尼寺

杜綰號雲林黃老嘗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雲幻霞

沈清友女子也詠漁父云起家紅蓼岸傳世綠簑衣

端州下岩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巖兩口通為一穴穴取研所自入小穴泉水所自出巖北壁水

浸莫測淺深工不能採往往於石罅中得之然是泉生石中非石在泉中也泉珠散落如雨不絕

晏子城安吉西北二十里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

晏子金

蘇東坡有研銘手蹟或謂居士吾嘗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

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損紹聖二年臘月七日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鄆請主北

禪適當九日上座云骨中一片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少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蒙

節賞歎有圓覺手鑑行庵錄

平泉陸宮保自題其像留於諸寺作供豈有文章置集賢也無助業到凌煙只應畫作老居士留與香山

結淨緣

顯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恍惚如步不離其家顯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喪子日暮泣成血

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為顧家子。願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殺平生事。歷歷不誤。乃知羊叔子事非怪。其子即非熊也。

唐孫處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為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是古人第一樂。

蜀僧湛然。注楞嚴及易。皆有名理。與余同坐。顯光祿照園橋上。指柳枝云。此物何以易生。蓋柳星在二十八宿中。寄根於天。故枝之飄活。

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路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楷奇玩。必歸魯直。

裴休相公。法門中龍象也。歿後作於關。於關一小國耳。當懿昭際。不聞有所與。闡佛法也。此公未見黃藥圭峰。未談般若。不妨作相。作節度。既見而既談之。使天下歸以龍象。而奈何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於關之報業報也。非福報也。王奔州

僧齊已。聽琴詩云。萬物寂寂。堪開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余極喜誦之。同時徐東野有詩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王。毀形自學無生理。

李獻吉。道理一橫一立。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家。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虛空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無。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為之泣下。

宋周魯秋塘圖一卷。元皇姊太長公主所藏。前有皇姊圖畫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題。自太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郡文原哀伯長俱為直學士。李河以翰林待制居京師。為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龍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也。

停雲館朱巨川告。刻鄧喬二跋。余藏又有陸太宰完題。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為顏魯公書。按唐式。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禮吏部尚書。為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忌不客。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開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為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猶今士大夫得請誥勅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身符。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搜易之。劉涇得余。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為秘玩。王說為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說處。宜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宜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三

印。前後歷縫有宋高宗乾卦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數去。不復。耶。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護國處。豈王說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文雖小。而與東朔贊用筆同。其為顏書無疑。告中細字。不知出何人。唐制。唯侍中中書令為真宰相。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為真中書。中書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勅後細字。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惡張。發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即同平章事。爰。後細字。首行云。侍中。關。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即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閣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辦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麟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為與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為左散騎常侍。未後書。令史不名。益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蹟尚裝為秘玩。況真蹟耶。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時在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核。辨博。今之收藏家。即具雙眼。如公之反覆。檢括者。少矣。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跡。如覺偽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真跡。往往復以真者為偽。此豈眼中有筋者乎。

顧野王讀書臺。一在學林。一在鶴李之雙溪橋後。一在海寧縣之映石山。和靖讀書臺。在虎丘。梁昭明書臺。在招隱段文昌讀書臺。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董子讀書臺。在廣川。

張三影臺。在下山多寶寺。其西園故址。在南門外。存叟端平所居。子野詩名安六集。余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友。入不能關。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襆被。於郡城內外。名勝處。避客息躬。倪尚書經鉅堂。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也。馬嘯雪上人。觀音閣。龍樹庵。橋柳堤。超果紫藤。嘉樹林。孫漢陽東臯雪堂。竹素園。澗錦園。熙園。文園。楚園。寶勝庵。寶蓮庵。郭外禪居。庵山。雪山。小崑山。天馬山。佘山。小赤壁。白龍潭。唐氏拙園。陸君策騎墅。泖塔。范象先梅花樓。神山雲香書屋。金澤寺。洙溇釣灘。機山下平原村。萊峰書屋。瑤潭。白石山房。

太宗自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遍野。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宮。念佛。冀其輪迴。又有腦骨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盃。

范丞相贊。畜一墨。表曰。五劍堂造。裏曰。天關第一煤。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析之以。獄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俄之。抽其桁。出其爪。牙。揆而。鑽之。繼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始飼以飯。一盃。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為。戲。

因而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大牛而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置庭中以煨。道士診其口爪。鷄剔搜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臨川湯養仍有嘍。賦上元縣有兩東山。一在崇禮鄉。即土山是也。謝安棲遯東山。在會稽。後於土山營築。以擬東山。今去縣二十里。一在鍾山鄉。將廟東北。劉勳棲息之地。今去縣十五里。陳軒金陵集載。李白李建勳東山詩。皆指土山而作也。

王子幻云。永州蒼馴。以待鷄。沒水捕魚。常得幾十斤。以供一家。甚有獨繁者。子幻親見之。

舜井有二。一在垣曲縣北五十里。傍建廟。一在蒲州東南二里。東西二井相距有舜祠。其宗名為廣孝泉。

王欽若撰碑。

郭太史守敬。七十致仕。獨不許。元翰林太史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

李北海與張說交惡。以枉下獄論死。公妻上書請戍邊。自贖。許昌男子孔璋亦上書願代。曰。臣知有

爵。豈不知有臣。得末減。貶。化。尉。流。嶺。南。豈早有名。重義愛士。人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聞其眉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填隘門巷中。

天目中峯禪師。趙文敏公與之為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訪海粟。

海粟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而成。如馮之數。海粟神氣頓攝。

陸環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葦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不說老坡。

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寓南屏時。一鶴自隨。九杞為買。鶴田。歲輸糧千萬。深處而納。券曰。太白

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而湖。左林右涂。廣從百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

而歸。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歌。歲則沃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婦。董之者主人之弟。婿。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名。鶴。田。券。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研有墨偶失。浣滌出之。墨彩如新。聲清質細。目中罕睹其偶。幸為余所藏。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鱗送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

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張即之書東禪寺林酒仙詩。有刻石。蓋寒山子之流。朱紫陽極賞之。上海靖安智儼師嘗食活蝦。斗許。事

頗相類。名蝦子。禪。當時貢師。秦。鄭元祐。楊元誠。孫大雅。仁。一初。王原吉。皆有詩。楊維禎作序。名靖安八詠集。

景定三年。司曆者曰。星有天尾。旅於奎。填與辰。從月後會。四星不相能也。乃季春月朔同軌。其占為文連

不明。天下三十年無好文章。

浮石洞有異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如犬吠。其名曰。甌。今人所謂。蓋家也。

王履吉手寫經書。皆一再過。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然其心每抑下。雖聲稱振疊。而體自將。對人未始言學。蓋不欲以所能尚人性。惡喧囂。居洞庭三年。既而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水。輒忻然忘去。或時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含醴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

葛延之嘗以親製鶴冠獻東坡。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一

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峒嶼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甯復來。欲慰相思時盤視。集中無此詩。

昔人以陸羽飲茶。比於后稷樹穀。及觀韓胡茶云。吳主禮矣。方聞置茗。晉人愛客。纔有分茶。則知開創之

功。非關桑苧老翁也。若云在古茶動未普。則比時賜茶已一千五百串矣。

元美公推穀于鱗。沒世不竟。願世人一瓣香。往往為傘州。拈出。余有祭元美公文云。公與于鱗。焚舟而逝。

初為敵國。晚雅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菜羹必祭。見者頗以為定論。

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



書蕉卷上

蕉書

陳繼儒撰

華亭 陳繼儒撰

勿勿非勿勿
顏氏家訓云勿勿非忽忽亦非勿勿說文云勿州里所建之旗以趣民事者凡言避避狀皆稱勿勿祭義云勿勿諸其欲饗之也勿勿猶勉勉也杜樊川有詩云浮生長勿勿王虞帖云臣故思勿滿氣上頓乏勿勿皆此意

胎卵二族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過鵬窠站站吏指站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為犬一為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鵬窠所生則知向者所聞不為異也

相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鬮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馬一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二歲齒落不復出

花刑

俗以開花風為花驍扇潤花雨為花沐浴至花老風雨斷送蓋花刑耳

書蕉卷上

書蕉卷上

楊用修

俗有規揚用修者楊答書云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賦宋子景修史使麗賢繚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道餘年所謂老頗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穎慧

人有穎慧似由於學問似不由於學問者如介葛盧解獸語公冶長及侯瑾字子瑜並解鳥語李商隱馬語發何聞牛鳴知牛黑白沈僧昭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人丁苟易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符朗食雞而知其栖之恒半露

青風帶

陳陶詠竹詩青風帶亞思君祖綠潤偏多憶蔡邕注陳張君祖竹賦青風運帶碧空掃煙蔡邕竹符綠潤碧鮮甜文紫錢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屈原耕田人多不知

騰脂虎

陸慎言沉悽狡妬史民語曰騰脂虎

籠欵

唐李鄴詩薄雪燕翁紫燕欵欵垂籠欵抱香懷籠欵下垂之貌又作籠欵

禹穴

石泉縣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香深人跡不到近世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乃知會稽禹穴之誤

賈島詩

賈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為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注引用之

山獮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蝦蟹同人不在而盜人輒以食蟹名曰山獮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焯燂而山獮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見生樹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槩死言候農也見生樹生謂望杏敦耕瞻蒲勸穡也見死槩死謂槩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也

浮丘

羅浮記云浮丘即羅山朱明之門戶先在水中若浮丘然四面簫痕宛然末初有陳崇藝者年百二十歲

書蕉卷上

自言兒時見山根有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蠟

海鹽凡六路。池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并則川陝四路。胡中出於木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蠟。王漢傳。甜者曰蠟。

蝦蟇

蝦蟇。百粵以為上味。疥者皮最佳。云不可脫去此錦襪子。

五漏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非古也。今猶沿之。

御史灘

灘在嵩縣。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灘出。唐牛僧孺為縣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鴻鶴一雙。未幾雙鶴飛下。僧孺果拜西臺。客有舉此事者。余曰。灘是驗其官耳。若奇章入西臺。當以鳴鳥應之。坐客皆笑。

護門草

王筠直詩。霜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特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實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吐之。一名白靈草。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脩篁。嶽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嘗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也。

君遷樹

文選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註缺。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遺扇用此柿油。可補。

籬

篆文二鳥曰籬。三鳥曰籬。音戢。三鳥相聚。其音戢戢也。

白鳥

水經注。江陵古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余亟寢處其中。及移他齋。則蚊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異。白鳥蚊也。

庚泉之

吳之清貧自勵。王儉領吏部。用為長史。蕭緇遣儉書曰。庚泉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云。其用事辭逸可愛。

女的

釋名云。天子諸侯姬妾。以次進御。有月事。更不口說。以丹注面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粲神女賦。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斂。即釋名所云也。玄的。藝文類聚作華的。

蕭子雲

晉陵蕭子雲正隸。初學大令。晚慕鍾太常。子雲出應東陽百濟國。使人望舟。落膝正書。停舟書三日而去。

金枷

唐吐蕃作金枷。欲必得渾瑊。

輕容

齊東野語云。紗之至輕薄者曰輕容。即今之銀條紗是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夜有急投刺於宮門。

木偶

王弼注易。刻木偶為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叱之。

李陽冰

陽冰字少溫。見於前和書譜。或以為陽冰即李潮之子。李白杜子美詩。汝與東山李白好。蒼白書客遊。以筆法自運。故安石風流自。東山李。白故杜云。然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白入東山人物考。而引杜詩為証。其矣。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即今之彰明也。讀書縣南之匡山。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畫藏李白讀書山是也。後竟終於採石。病革猶以詩草託友人。捉月之說。流傳誤矣。

蘇綽服制

後周皇帝后服制。受兩則服。驚衣。聽女教則服。朝服。衣。歸甯則服。朝服。衣。蓋蘇綽所制。而鶴鶴亦惟此見之。

精糝粹

香米一石。得四斗曰精。得三斗曰糝。得四斗曰粹。

流蘇

五彩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晉書劉流蘇為馬帳。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蓋古者樂器之飾。而後世用為幃帳之飾。自晉以後始也。

餐玉法

李預漢古人餐玉法。乃探訪靈田。得若環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及死。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

啟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

越紐

越絕書後篇隱語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謂衣也。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論衡按書篇云。隨安其太伯。章文術。會稽吳君高。世即其人乎。又曰高君之越紐書。絕與紐相近。疑即越絕字。

萬歲夜

姚寬注戰國策。楚王遊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夜如左傳注。宿夢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

摘瓜手

唐太宗瀛洲十八人。許敬宗乃得與。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

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滅明猛毅甚於子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又按渡河投壁斬蛟。則勇又不下季路也。

讀書

董仲舒讀書三年。不窺園。法真趙里皆歷年。桓鑾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守祖戒。因以殺身。亦何足貴焉。

苦樂辭

福龍優樂過逾於人。薄福諸龍日苦。熱沙搏身。爲諸小蟲之所啖食。又如人間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走使。不得自在。

外國乞文

梁使臣至吐谷潭。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大曆中。秋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顯爲師。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書。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山

東坡歌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肯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不待招邀滿庭戶。太白歌云。猶人張網罟。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

枳椇子

枳椇子。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爲屋柱。屋中酒俱薄。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搜神記云。韓朋墓木也。

禽經

禽經云。風翔則風。風奮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鷓鴣也。露瀝則露。露鷓也。四名甚奇。又以鹿風。以羅識雨。腕江豬也。鶴知風。蟻知雨。

鳥有知

陳所敏云。鷓鴣能勸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魚自出。鴉有隱巢。故鴉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戾。已故巢不傾。鷓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逐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鏡福。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桑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刀筆銘繫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策。以竹爲之。而書以漆。或用版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蠅之說。

荒朝

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黃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字蓋史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指此類耳。近世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情未見此。

平楚

謝眺詩。秦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楚蓋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云。即詩所謂平林也。

幸我子賤

史記。幸我爲齊相。作亂夷其宗。韓非難言篇。幸子不免於田常。又云。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則二君亦不良死。

百獸譎

唐中宗朝。安樂公主。令尙方採一百獸毛爲繡。視之各見本獸形。

張去疾

荀子。韓之張去疾。蓋臣也。按去疾乃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爲韓。克蓋前愆者也。

不夜城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此城。是時城方成耳。

調家鏡

南溪地狹力弱。州縣時會僚屬。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錢。

吳鈞

吳人殺二子。釐成二鈞。二子名吳鴻。屠積。

四結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宜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為四結。

楊乘

楊乘。震中子。官太尉。有直聲。性不飲酒。早喪夫人。不復娶。所在以廉稱。乘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震畏四知。乘去三惑。亦楊氏佳對。

鱷魚

鱷魚四足。黃身。修尾。其形如龍。舉止趨疾。口吞鋸齒。往往為人害。鹿行崖山。羣鵠鳴吼。鹿必怖懼。落崖為鹽所得。

水梭花

僧家謂魚為水梭花。

朱絲欄

李白嘗召入賦宮體詩。下筆辭甚。上令宮人張朱絲以欄。

記里鼓

記里鼓。宋書不著。作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槌。

龍頰髻所織

李暉遇神女。遺以疋素。云蛟須所織。後胡人以三百萬易之。曰。此龍頰髻所織。三十小劫方斷一綜。

駟馬

車二馬為兩。三馬為駟。四馬為駟。

槌鼓

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十二聲為一疊。晉鼓四通為大鼓。半夜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响。

運斤

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貨手民。

草授

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授方箋。學士鄭絅欲馳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妃蜀纈袍覆之而去。其龍漉如此。

外色

太康以後。人顯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為災。漢哀幾於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為之殺妻。僧達遂將阮姪。

百里洲

梁史。陸法和有異術。隱百里洲。舊傳枝江縣有九十九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未幾嗣位。

海棠香國

海棠故無香。蜀昌地產者香。故號海棠香國。有香露亭。

勿報小紙書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報。

執金吾

執金吾鳥名。主辟不祥。故以名官。辟除非類。

洞庭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旁。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棹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答。

侵牟

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三泉

結恨三泉。三泉者。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為九泉。

果下馬

漢國出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以果樹下行。

要害

要害於我為要。於敵為害。

祈嗣

蜀江津有天水池。邑人春月遊此。就於池中摸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願驗。故知毛詩弄丸事非誣也。

晁文元

晁文元公晚年。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

酒海

符堅拔髮陽。獲道安。安貌俛而姿黑。喜談論。故諺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號酒海。

梁弧箕服。梁弧山桑之有文者。以為弓也。箕服。草似荻而細。織之以盛箭也。

書蕉卷下

深淵思話

思話少好騎屋棟。打腰鼓。晚好讀書。學書於羊欣。名不在欣下。少子惠甚善隸。

不動尊

宜武劉錢民也。錢鎮為算子。其子游遊娼家。妓求釵奩。劉辭之。姥曰。郎君家庫裏許多青銅。教做不動尊。可惜爛了。風流拋散。能使幾何。劉子云。我爺喚算子作長生蠟。況錢乎。彼日夜燒香禱祝。要錢生兒。絹生孫。金銀千萬。變化身。豈止不動尊而已。

與霹靂關

薛孤延少驍果。嘗從神武。時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關之北史。

笏竹杖

笏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嶺。蠻人持至。濠汶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而直者為上品。

班竹杖

芥 蕪 卷下

芥 蕪 卷下

陸務觀云。拄杖班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班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遶莫嫌。滿漚紅班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余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蕭結

蕭結嘗令祁陽。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急渡船。結怒。批其符曰。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閒船。守慚而止。其風力如此。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翻刻者刪去之。而不知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給革。重革當心。着之所以禦兵。小區。練。古袞。冕字。君臣。城中積糧曰無委。鮑古。鶴字。獵而火曰燒。同。上。餘。長。銳也。上。寧丘。即葵丘。

珠子樹

熊太古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發人入海取珠。得珠子樹數擔。置憲司公廳。眾人聚觀。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於樹。不可上下。樹生於石。發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甚多。發人不懼。可為異也。

謙

謙之卦曰。君子有終。吉。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之事賢。獨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誰不知之。一隨利害。巧為趨避。語曰。飢馬在廐。演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為能謙哉。故張毅之走縣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文字

程去華云。清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世變不同。而文字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禮詞。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詞已濫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義帝

樂器圖有義帝宮。謂宮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襖。謂衣外別安襖也。唐人稱假髮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東坡義尊義墨。蓋本於此。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號祭酒。皆作義。合置義米肉。懸之行路。

跳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日搥頭。

四季荷花

清水池。在儋州城東。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亥子之交

芥 蕪 卷下

孩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此處不得放過。

泥孩兒

宋時鄆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莫之能及。陸務觀家藏一對。有一小字云。鄆時田玘製。庶學士伯生亦有記。言其精絕今古。

龐安常

龐安常名安時。新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侈。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廚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昆巖

昆巖好馬名。注。蹄研善升。研平也。巖山如飯者也。

弓隆執明

甲子神名弓隆。呼之入水不濡。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琵琶峯

琵琶峯與蜀江相對。形似琵琶。北鄉婦女多曉音律。

壽逸羣

嵩山神姓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

黃腰獸

黃腰獸有太白山人謁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自敗。崔遂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至秋果敗。

大劫

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具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即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連環無端。都將成住壞空八十轉。結算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為始終之極數。所為一大劫也。

山水

陸儼山云。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興樂。葉石林記陳后山。每登覽待句。即急歸臥一榻。於被蒙首。家人知之。即貓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賦筆硯印詩已成。乃敢復常。大是為詩所苦。大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士。便當極躡攀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月夕。追憶所遇。歷歷在目。然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

溫公

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秦結了

蜀叙州有鳥名秦結了。能言。一日夷人買去。秦結了曰。我漢禽不入夷地。遂驚死。

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然則微子有四手乎。不然而何以既面縛。而又有牽羊把茅之手乎。史云。微子抱祭器歸周。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言之。抱祭器歸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論云。去之者。去紂都也。斯仁耳。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二曰金錯刀。三曰剪折。三曰甘泉。四曰玉缸。五曰雕文。六曰安。七曰曲。八曰美。九曰新。詩曰。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乃可披襟。若芙蓉。躡水。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有。從事作比。百首詩。

盤古氏

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且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荆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為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湘鄉有盤古村。贛之會昌有盤古山。或以湘贛為盤古氏顯化之所。

黃檗沙

閩越黃檗沙。善視。其地為。即知休咎。因號黃檗沙。藝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木根傷葬者。左目發。果然出之。即愈。

養花天

越中牡丹開。多有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

耗磨日

正月十六謂之耗磨日。張說詩云。磨耗傳茲日。縱橫道未宜。

三滯

俗以上滯中滯下滯。為上中下三句。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而今猶襲之也。

張李詩辨

張子容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李嘉祐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語極相似。而盛唐中唐分焉。

瓜李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嫺而瓜。大昂中而李。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昂星中收李。莒正用此二事。

調水符

蓋屋有玉女洞。飛泉。列。蘇子瞻過此。汲兩瓶去。恐後復取。為從者所給。乃破竹作券。使寺僧藏之。以為往來之信。戲名曰調水符。

君主

蜀叙州有鳥名秦結了。能言。一日夷人買去。秦結了曰。我漢禽不入夷地。遂驚死。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之妻曰君主。猶公主也。妻河沈河水。即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失之遺矣。

道題格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裏色偏深。一簇煙條萬縷金。不忿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道題格也。後人改松作枝。語意索然矣。

李吉甫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成均

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亦音韻。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騶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均古韻字。

須女

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須女主賤女。貴則嫡也。賤則諸侯之副宮。九嬖大夫之側室。三歸也。妾之於禮久矣。有嬖而妾者。有下而妾者。下而妾者。閉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

厥

厥許金。爾雅厥興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厥其樂器。蓋謂陳而不作之義也。獨孤及墓銘。厥衣楚挽。徘徊墓田。

明駝

木蘭詞。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或改明作鳴。謬也。按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滿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逸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賜祿山荔枝。

華嚴洞

靈川縣西南二十里。高數仞。可容數榻。泉繞洞前。又名華嚴洞。世傳昔有桃花片。濶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有詩。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閑歸去等閑來。

博物

管子知微兒。耳。東方朔知舉方。備足。劉向知貳負。上。鄒山中。諸葛恪知侯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狗。張華知銅梁。中宮。又知然石之便。然石。澄澄。服。武。子。子。子。

汶南

汶南無鶴。江無無狐。粵無馬。虎。廬山人見。馳以為山精。潤州人見。蠟以為主簿。

晝昏

宋人晝昏。自彼云。性本晝昏。質惟木訥。按范蔚宗和香方云。晝昏昏蒙。甲煎淺俗。

鄉里 俗語有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橘黃

唐李伯珍與醫帖云。白金一挺。準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乃知時使然耳。

夢命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鏡。以為陶淵明語。不知何據。

買石碑

唐鄭瑤。在嶺南。南江得怪石。紺冰。而去。平理。彈之。有好聲。聲。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二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癡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空桑

人知伊尹生於空桑。按春秋孔演圖。孔子亦生於空桑。

龍體

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所道有二。其一。真宗臨楊。楊之喪。降步。重其清介也。其一。富弼母卒。仁宗為之罷春宴。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皆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書之。祗辱耳。

容頭過身

漢書。虞翔。公卿異儲。容頭過身。按貓犬鑽穴。頭可容身。即過矣。翔蓋以貓犬喻之也。

鹿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嘗味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薺。危。

結巖

江西鉛山縣三清山。俗傳晉李尚書與葛洪修煉時。尚書結巖。渡此岩。因名。

六鶴堂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

極廟

秦始皇更命信宮為極廟。注。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

馳道
始皇紀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天子馳道也。

漢壽
漢壽本蜀郡縣名。雲長初為漢壽亭侯。即亭長也。後人不讀壽。遂以為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

芙蓉香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花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擊以箱案懸於屋壁。

花妖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柱。忽生松一枝。置貫帽中。木板上生雜草。研刻復生。

盆水如畫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紋如畫。住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盡春喧乃止。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并宋。表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皋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為位。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駿狼至

郭璞客傲云。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頓。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言著生於微。盛生於衰也。駿狼長暉。言冬至之日也。淮南子。冬至日在駿狼山。余不可曉。

潮

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保月之盛衰。此又不可曉也。然則曆家之著長短星。蓋海中占潮候也。謬者乃以為交易裁衣之用。可笑。

左擔

杜少陵愁坐詩云。腹萌氏種迴。左擔犬羊屯。腹萌左擔皆地名。腹萌人皆知之。左擔解者俱不得其詳。太平御覽引李充蜀云。蜀山自綿谷腹萌道。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壇務官懶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闕嗣十三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也。城西有碑。漢桓帝時徐整所立。銘曰。上有壇務山。王喬所仙。收為莊嚴寺碑。壇務之精。即用此事。

華不注

左傳成公二年。晉卻克戰於華。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注於水。其說甚異。而有微。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

邦

呼奴為邦者。蓋僮僕未冠曰豎。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為邦。義取邦君樹塞門句。

山名

崑崙一名崑岑。君山一名媧宮。武當一名蒼嶺。普陀一名梅岑。青城山一名天谷。大復山一名胎靈。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

律召調陽

智永居長安西明寺。寫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律召調陽為真本也。俗稱律呂為誤。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其義以閏餘對律召耳。

殿試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慶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

胡苑

張良對高祖言。長安形勝曰。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饒。史漢書多不解胡苑之義。按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婦女無顏色。失我祈連山。六畜不蕃息。所謂胡苑之利。當是此義。

劉綺善射

劉綺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望之。人服其精。

四和香

山林窮居。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毳。棗核。梨核。皆妙。

功德水

佛經。大仙彼岸有池。隨月增減。其水有八功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西山有寺。名功德。正取此義。作記者以神功至德敷衍可笑。

知風草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幽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篠幽。以為民先。剽河而導九岐。雙本髮名。義取環曲。別本梳剔。取義疏通。幽即插字。

塗林

陸機與弟書。張鷟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其字無復鋒鏗宋杜仲微乃故用秃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王宴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

忠州木蓮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余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發花狀如芙蓉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折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世有木芙蓉而不知有木蓮花也

龍鍾竹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枝官

書曰尸位詩曰素飭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云游手蝮蠅蠹賊不在下矣

草木

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君節度使曹華進獻且曰得之汴水有字刻云貞觀四年尉遲敬德字向在

聒帳

太宗嘗謂侍臣曰後唐莊宗湛飲以鄭聲與胡部合奏謂之聒帳息音遂且不悉

勾漏洞

容州有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涉外略微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椽乘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獠然欲轉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

八芳草

宋良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三葉

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三葉齊危也葦靡也稊稷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獲之候

桐知正閏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月昔 月昔歷草死按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注昔終也

地大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開地中有犬子聲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奇偶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養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一以斂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竹枝詞

元楊廉夫竹枝詞和者五十餘人余獨愛徐延徽一首云盡說盧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賸拋萬斛胭脂水溜向銀河一色秋

魚米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俗名沃土爲魚米之地

白題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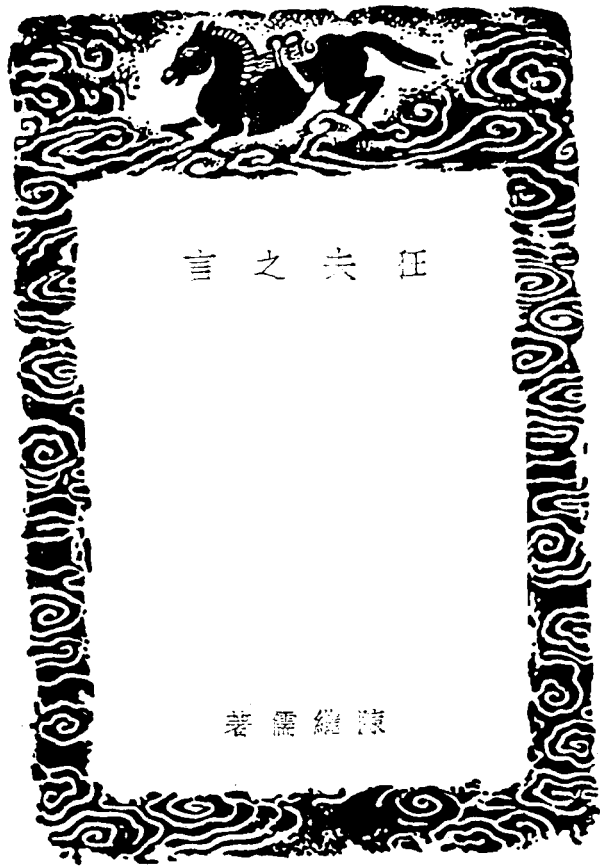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顯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三羅

晚唐江東三羅隱虬鄰也鄰詩如閨怨云夢斷南窗啼曉鳥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籬外如桂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臘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二詩隱虬不及也

牽絲

謝靈運詩牽絲及元與解龜在景平李善注牽絲初任也解龜去任也



狂夫之言卷一

華亭陳繼儒著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儒子可教。孔明臥龍也。每見龐德公拜於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遠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二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虛全茶歌。飲到七碗。自然富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健悍人。卻得此意。故其威不衰。

唐元徵狀元云。今天下有二事沒處法。燕郤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慎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真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易於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難

狂夫之言 卷一

狂夫之言 卷一

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賢輩拉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事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隨世的無此勞擾。厄于絕糧。亦覺得隨世的無此困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疏水曲。地位。而後知顏子之早。早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而三款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誠師半德。智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遠。不見他如愚。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況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幾許大。卻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懋能做得。亦不過剩水殘山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也。大要坐在氣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為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伯。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地既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駭難矣。況其他哉。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柏之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東田院乞兒。自以為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為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雞羣之鶴。豈同大海之鷗。大海之鷗。豈望九霄之鳳。

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難伯者最多。陽施陰翁之謀。端足附耳之德。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項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竊。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為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庸代。每事正而不諂。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禪無使人以諂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買。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著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

狂夫之言 卷一

三

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真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推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為政，其後繼之者，刑猛而為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幾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卻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主託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為猜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他可類見。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即論語亦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聖門不甚及之。此語尚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為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尚在，則公子糾不得為君，公子糾不得為君，則管仲亦不得為忘君而事仇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嗚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段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則難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以此舉為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笑。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阻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真如食家梨栗，爽口之甚。然為子胥難，為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讐，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即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尚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閔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敏也。黃山谷答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為人，既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囊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

輪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惟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若饑皆沾汗巾，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開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有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子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卻是從跨下得力來。

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為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仲子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卻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卒四十餘萬，唯邯欣駭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卻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罽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嫂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細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尚是耳中鳴聲，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吳與病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真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為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苦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觀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與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使惑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鎮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奪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園圃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尚且周到，史官

安得獨想蜀亡之後，收國語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秦維之才，自魏禔之後，實鮮其比。維本魏旅國，每見黃皓恣橫，啓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遂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維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託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官官耳，卻又與之惱，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輩，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黃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即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壘壘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備始。漢武帝東帛加鑿，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舉，申公但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教武帝好文辭，且欲教董文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辟而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母文文覽弗省也。母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文文章，尚有少年氣習。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因而致上，乃召噲接載，監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為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慮館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淑房之威也。噲以呂氏女弟呂嬃為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既黨于呂氏，若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卻犯陳平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語項中唯項伯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夏漢侯兒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而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杜子美依劍南殿武殿武辭為參謀，杜子美有遺問詩呈武云：東轡酬知己，蹀躞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

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讀南宋陳仲微二語，雖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管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

狂夫之言卷二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聚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便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到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為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對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報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資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問行與何俱歸漢。夫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問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佈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為顛倒聚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應亦是幣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徵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既知忠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余讀書檮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

遠下旋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楚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閔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傲其刑具，以志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皆被惡人弄壞，即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為何物，所以往往有憤眉誓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而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闕，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相相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藏之篋箱，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商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都于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典故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綴拾完書，無暇聚頭磋商，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為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心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背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妻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即使與之並爭功名，妻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謀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觀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即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援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妻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者，初敬脫脫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妻敬曰：「衣帛衣帛，見衣帛衣帛，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遂，是用世人一大病，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帛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業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業非故人，又適有賓客，業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頃客罷，當與卿善。」

統客託託，往就業坐，業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業之登床，即敬之衣揭也。業之因龐統而見先主，即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者也。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祥，稿木蒸芝，插竹布葉，繙素見聞，嘆未曾有。無何董安宰氏和合北嶽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兆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擔，故笈每當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窗展鏡，作而歎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傳譯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昌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劫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裁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背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偽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偽滅，闕草混于東，新鳥雜于鳴，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毀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成數百人，次及大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魏鶴聚鹿，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勸為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偽，偽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帝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與由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帝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費梵經自西域還，勸付有司，遣人翻譯，帝且親為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琉璃瓶，侍者三人，散官一人，靈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蓋，種種音樂，供養圍繞，而唐裝法師，抵蜀資天林，以至趨開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狹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勸入弘福寺，譯經成賜九道總管，又賜剃刀百金磨納，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無他，則德學多而權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孀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兒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殘，不啻顯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凄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復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繡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繕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書經論

九千宮內造刺繡繡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繕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書經論

柳下惠見鮑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鮑曰可以粘靴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云李廣之射石虎習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恨恨非虎然則智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喻也

左丘明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卷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為春秋內傳又分寫周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作國語為春秋外傳合為二十一篇大約如夏以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漢卿陸賈之春秋而已非有憲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則枉卻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為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探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歲副名山自成一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之正史之中誣其疎略又誣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枉卻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問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二川肅宗自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關輔亂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為某事某句為某人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詁相似則枉卻杜詩也

狂夫之言卷二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即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敬敬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為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人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能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紳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主瑗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開臣稟擬呈內批發部院參覆然後奉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卻愛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愛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為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卻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卻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嗾起于婦人卻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為法才好到無為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御若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為之旨

也不然藉口無為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託之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託之楊國忠李林甫治平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余曰人有有為也而後可以無為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立其誠此語甚有味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及敘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整整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為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所請增益者尤為可笑漢司徒翦道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賤卦曰睽小事吉夫既睽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睽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葵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韻蒙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為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為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曾有緩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況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為公東吳故舊耶歐陽為文正作墓志銘為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葵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即便有之乃舉為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

孝經閨門一章由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為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為國家諱始刪之而唐遂有馬鬼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荆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開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宜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出為主漢高帝為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為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籍臣名藉鄭君嘗為項籍將屬漢不奉詔詔盡拜名藉者為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祖聞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皆伴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或者謂漢高與太祖相類余謂無論他事即以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也。璋父為劉焉，劉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竹令，徒治縣竹，操納弊，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每始以鬼道，又有少常侍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遺魯為督義司馬，使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威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略不出兵，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荆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獻帝，為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璋自表省劉焉，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為東州兵，聞曹操征荆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及雜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劉焉父子將誰往哉？況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為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兔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蜩蟻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拙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識法者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為近來獻納與饋稅發也，余不答。

謝錫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撲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公主寡，再為擇婿，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敘，子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即宮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剝刺刑，則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

人凌過，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任子，入監執紼，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下歷，尚可量哉。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登視，又如不稱葬，為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楸，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柏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為婦死為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即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肯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李于麟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為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坡下二歌，其果與荆卿項王情境合否，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訪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體，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煙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姓齒，髮衰相已現，張天覺云：曾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中，鏡光無遠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隰谷來巢，注謂此鳥穴居，以巢為巢，而此鳥本不穴居也，隰谷即今牛家鵲，以夏月孕子，奪其巢，乃羣鳥凌高大，此季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即于當年九月書公遜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明年公至自齊，復歸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死，其地此為昭公之兆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為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隰谷不逾濟，孤逾汶，則死，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鼉，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為桓溫入河之兆，即此類也，余聞之于蜀僧洪然云：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絲密周緻，密則神為拘迫，疎則天真爛漫，史記之佳處，在疎，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畫疎，宋畫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唐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植結宦官魏弘備求執政，恐裴度復當國，因輕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植過惡，以為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

愚小特聞思夫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本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責不輕遺也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機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賴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表度大臣不得已罷魏弘簡元植近職俄擢元植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稹問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疎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勸味不絕死則為微之作墓志贊嘆不絕略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為親故者無失其為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為趨炎附勢于生前則以為匿瑕合垢于死後將樂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孫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鑿鑿乎垂垂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即後之老于周官者日以井田為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即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刑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勦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變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與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軍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密姦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璣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賈明什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曉馬候暗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殺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

師克而和也酌量欲實以示告厥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與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雖夷狄復盜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饗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慝獻納于公至于公田則思君獻納則思君而百姓之頌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于室而不容不拔髮于鬪鄰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耕子孫則更抱人諸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嚴軍籍田中有庶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耜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餼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餉輸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辛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保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登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嘗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迤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符于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場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馮諷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調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

廬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真與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嘗以庚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狂夫之言卷四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秦漢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園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卻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為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為文。遲則過老。為武。文武得宜。乃鼎鑄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問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雖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曾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中心。盡要進出來。只管跳躑。

狂夫之言 卷四

三三

狂夫之言 卷四

三四

堪越不已。如垂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遠海外。微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獨箕子卻忍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已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為宗室懿親。問則泣謝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佯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為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為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於中國。以為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弄出來。即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為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設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鼓惑。不能保終始。宜處之遠方。則冀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即箕子所封朝鮮也。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於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為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為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為豐鎬。即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為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為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為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子皆懷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卻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為首。洛邑為腹。青齊為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

狂夫之言 卷四

三五

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關里當塞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壁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噫真至人也故曰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膺麟董荼如胎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遐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部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通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為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適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越大夫范少伯蓋贊云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為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徒成名鳴夷子何意心周處士魯仲連贊云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韓義士張子房良贊云秦之鹿惟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為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唐郭侯李長源源贊云辟五穀相三帝疑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駁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為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廢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敎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于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匾能乎賴彼教設為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能乎賴彼教設為誦經說法以曉惕之人人裹糲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驚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敎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敎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關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刻除此敎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發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悛為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謹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益且弱者無殍餓殍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演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為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即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敎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

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為之區處而家為之經其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深穿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欲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士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關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為主則不惟不敢為我敵而反為我用豈非洩小羣而為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為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為刑東方以笞殺為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為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為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為我亦不能我而為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敎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為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為楚舞噦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闕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偽託以劫帝者也子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是其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蟻射擊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宋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僅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歎然投結為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被魄掉舌入沛卒為帝師四皓曾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鏡子蝕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為漢屈獨不為子房屈乎圮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辭毅為采真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惟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為異況四皓采芝行歌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為鴻飛風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右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猿良皆為韓而不為漢皆用帝而不為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誓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夫浣紗女子至履舟沉瀨以示無怨惡離專諸嬌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誓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

房警在君，警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併個上車，不為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宋時商山農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何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偽託，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房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為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也。余嘗同一名柘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湖，雲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湖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即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湖水晝夜衝激，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湖頭，湖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秦始皇王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湖湖退，秦始皇以併吞六國之威，踰躡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與一日生氣也。秦始皇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即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喪天自秦創西時，有白帝之說，浸淫為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為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又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由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為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時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為用，如春為青帝，夏為赤帝，秋為白帝，冬為黑帝，中央為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會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即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為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為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為五帝，而以天為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與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撤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茂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酒滿

觚，一編長對老潛夫。兒曹莫恨成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當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

將軍出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饑，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劍羣廷，吟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干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答為詳，雖指客星為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園標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鼓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闊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官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

宋演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推求宋史之微意，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猶而手接飛鴈，觸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謂道錄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為神，壽王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仇之教，懇請於上帝，降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錄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尚道教得之真宗也。真宗之崇向天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懼哉。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賦于陰，故騷騷孤沉而深往，樂者賦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下，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鉤，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百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最稱研辨，而吾友鄭孟陽則謂餘注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庚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開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為解，則妙解在乎其中。善教者役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

積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草編，唐玄宗遂號為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聘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其為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

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為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為莊子解。特以此註。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為己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案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行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貴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狂夫之言卷五

余二十年前。閱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真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即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曠習此法。頗以炎蒸為苦。即敞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曠翳然。往往移榻卷簾。邊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匍匐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闊。深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釐殺之下。每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為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檮撫。按撫按。靡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一。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酒掃固圍。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著月中聽民務。無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為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為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為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為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為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并請之。或當路者先期。膝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會與包羽。明集古來為吏不酷者數卷。為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之後。倉庫行空。里巷蕭條。史傳嘗言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策。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復諸盜賊耳。而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竄起。呼集。少以為兵。割奪城邑。以為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龍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狼狽可使馴。虎彘可使戰。鳥革野葛。可使起沉河。而代良藥。凡有血氣者乎。吾嘗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馬。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算宗公。得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淄。青。李。復。賊。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淄。青。閩。廣。河。南。之。賊。侵。掠。息。矣。共。算。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丹。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算。岳。公。得。兵。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為。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為。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嶺。海。間。盜。賊。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受。饗。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許。團。練。無。大。危。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觀。察。此。輩。耳。唐。人。中。余。極。愛。郭。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冤。死。為。之。痛。恨。李。繁。為。隋。州。毫。州。刺。史。州。劇。賊。為。患。繁。有。機。略。捕。殺。之。符。元。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勤。勞。載。在。史。書。不。具。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混。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為。之。尋。求。不。獲。意。因。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同。賊。之。休。息。夜。繞。人。于。城。外。探。蕪。薪。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混。嘗。從。間。道。轉。漕。又。獻。練。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混。又。遣。將。發。勤。辛。萬。人。破。走。南。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混。又。運。米。餽。之。船。置。千。艘。以。相。擊。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辨。之。曰。混。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混。貢。賦。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起。混。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混。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為。永。嘉。之。行。為。迎。寇。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德。宗。云。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勿。開。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舉。為。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混。之。用。心。臣。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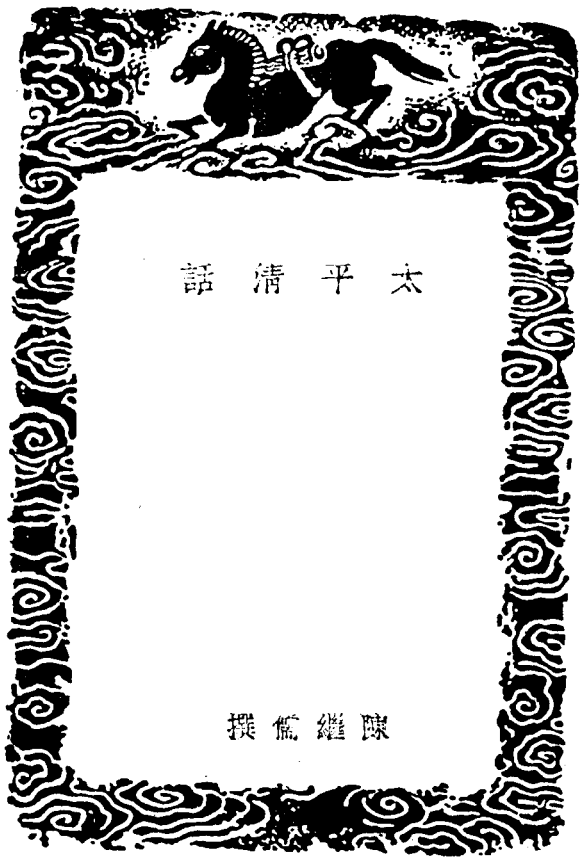
至然。願上卓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奉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易可保。慎勿違棄。恐非為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泌。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留中。雖知卿與親戚。豈得不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為朝廷非為身也。今天下早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奉之惑。而論韓歸。以解其自疑之心。使泌運糧備以救朝廷。德宗云。朕深慮之矣。即下泌章。令韓歸告歸。而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舉至潤州。泌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歸留五日。即還朝。舉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泌怒。召出。遂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泌買米。亦買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歸乃能化陳少游亦買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買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歸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遂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歸。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歸歸省韓歸。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歸願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泌。反覆干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真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為郭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會一部將耳。以死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李希烈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郭侯之助。勢。又在李國貞周會之上。雖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況捕刺盜而罪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會。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不恨舒元與。恨曩時郭侯故人安在。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指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有左氏。則有左氏。釋稱。其言互有得失者。為三傳分。左右相者也。其有仿周官調人諸贊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為三傳分。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為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凡誦。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譏。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為三十篇。括彙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制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為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為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

氏所賦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物等殺。禮儀悉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故揚雄不能識。即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文章典範。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禮儀之下。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諷。關雎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成其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為可喜也。

宜和畫譜中。載畫善善畫。其略云。賈父混。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鵬。往往資給于家。賈侍父。獨得其妙。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滿酒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鑿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為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賈于此亦然。賈策功。遠鄰西鄙。間拔城。誠醜不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為善。屬救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賈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凡四。據畫譜所載如此。度爾時賈未伏誅也。其後靖康庚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隨日出。鼻。賈首于都市。然則武侯伏波安在哉。畫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諸諫。則宋之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既誅賈。賈。即賜尹焞為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宜城公主。降武宗。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者。興信公主。降裴瑒。後降裴穎。三降楊敷。南國公主。降鄭崇。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其可笑一也。杜荷。涿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卷。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晨。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為也。太宗從其言。璫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瘁。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為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饑風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真宮。如方士黨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遠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自作詔。符其前。請帝許。可。又請為皇大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華陽。如平思。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真。如詩春。如高安。皆出為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徵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



太平清話敘

善乎弁州之敘蘇長公曰長公之奇不盡于集余亦曰陳先生之奇不盡于集而先生之太平清話諸書又不盡于先生之集先生集大都為枕秘余雖執鞭先生而所獲寶藏止讀書鏡一編未幾為好事所刻則諸未見者意未快也復未幾而所為太平清話者哀然于肆矣余怪而問曰余所不能得之于眉公者而曾能得之若而人乎余去峰湖僅一衣帶水終歲之間不能一再見先生而所藉以昕夕如晤對者惟是未發之秘在故按經史則奉先生之典刑評法物則入先生之武庫溢而為雲烟變而為山水忽往而為川巖縹緲則游先生之三昧文在筆墨縹緲之中趣在齒舌流美之外庶幾自得師于先生者夫何盡舉而挾之則余雖得發所未發而意猶未快也願其梓已竣余無能止其役收諸帳中為無辭于先生而銀根三已于傳寫之謬者悉糾而付之則尤愈于據先生之言為己有也余有以謝先生矣同校者郁伯承王子逸沈天生白生伯仲

秀州張兩元跋

太平清話

陳繼儒撰

太平清話卷一

人生江南是極樂國而余又以男子身際清朝丁康年老親許以二十有九解青衿為逍遙布衣余因此得讀未見之書眼漸高之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門生故人過余酒肆間搜一二故聞以應之削忌諱置臧否皆古今文獻翰墨玄賞之事而已兒子竊聞手錄投古叢埋海棠閣下積久編成數卷題曰太平清話萬曆乙未冬至日華亭陳繼儒記

太祖高皇帝常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屏間又極喜顧渚茶定額貢三十二斤歲以為常

李西涯云裝潢舊碑石刻法帖上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却似賢人不着冠耳孫漢陽得此法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竹戴凱之譜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為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為詭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為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仁廟賜禮部侍郎金問歐陽居士集寶藏之凡二十本既而遭火厄失其八本後宣廟在文華殿備顧問從容言賜書事宜廟促令內侍補之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蓋美遇也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樂剛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樂剛在蘇州雍熙寺之西。已稱為民居。其米南宮書樂剛墓誌手蹟。余從辰玉家見之。

鄧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林邑外夷亦在記中。歐陽趙明誠而後。罕見其倫。吾朝庶幾蜀之楊太史乎。

顧光祿有唐朝人兒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鬣。後題云燕子女子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精。

吳中宣德間。嘗織畫錦堂記如畫軸。或織詞曲聯為帷帳。又布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演卷冊之用。

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于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紙。而又竹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自然不卒也。獻之刻此石以備研及交鑒。

天下深布皆有聲。惟腐蕩者無聲。

李賀修白玉樓。又宣室志云。召為月窟宮樂章。

余見蘇文忠手蹟。與郭延平帖。又與中玉提刑帖。又獻蟻帖。又蘇過題郭熙平遠帖。視老坡無異。差於東耳。舊為朱子倚所藏。文太史跋。

太原王光祿家有白燕一雙。生民戶巢中。其眼如丹。比尋常繁燕更萬。余輩皆有詩。

楊椒山先生喜鴉而惡鵲。云鴉報凶。鵲報吉。鴉近忠。鵲近諛。

米海岳言李懷琳好作偽書。世莫能辨。而不知身蹈其過。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于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董玄宰從長安賞得。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寄書報于云。為此裝裝。然不知何本也。余別見仇英所摹。後有文休承跋者。

項希憲家馬和之邪風一卷。七月至狼跋。凡七段。皆高宗補書經文。高宗每云。寫字當寫經。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或每書毛詩。虛其後。命和之圖焉。

劉靜修先生詞勝詩。詩勝文。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自獨立一代。

王元章冤不肯附吳珍。曾謁胡大海。獻攻紹興之策。皆傳所不載。

山谷云。小字樂毅論。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翁者。

鹿史云。古人二十而冠。父字之。今人童而字之。非古。

陳攏與仲清帖。及仲清答書。皆集蘭亭字為文。

僧一行郵公張公藝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逃匿隱于僧梵。見正史尉遲敬德晚年。似雲母粉。為方外遊。

太平清話 卷一

余歲顏魯公朱巨川告身。偶讀張睢陽傳。睢陽之死也。論者薄其功。而巨川與李翰等爭之。天下無異言。買師憲遺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李龍眠蘇黃俱稱伯時。秦少游又稱叔時。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歲年事佛。不殺唐丘。除有項干。蔬食文。則羽亦嘗事佛者。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壁殘珪。

陶南村父陶燈。字明遠。自號道與山人。又更號白雲處士。就祿試吏。浮沈六察。遂昌鄭元祐為狀。楊廉夫為志。

廣川南十三里。去州城八十三里。有董家莊。清和北鄉有董學村。卽下帷地。西安府南六里。武帝幸芙蓉園。有董仲舒墓。江都大東門外。有董仲舒宅。揚州府東城兩淮運司治內。有董井。

錢唐為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龍袖驕民。當思陵上。大皇號孝宗。奉太皇。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恭為沈姑姑。演史為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為陸妙慧。妙靜。小說為史惠英。隊戲為李端娘。影戲為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點之選也。兩宮游幸。聚於玉津內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費無算。

劉孝標註世說云。曹娥婢在會稽。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

余乞花場在小崑山。小崑山二陸讀書處。余無以為供。乞名花以代。須繁。王元美先生及馮元敏有記。其中有澆花井。後偶見書中。孟縣西南舊河陽城內。東晉潘岳亦有澆花井。

崑山頭仲瑛。真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集。凡五十餘家。詩七百餘首。其自著有瑤山玉稿。玉山樂府行於時。

王晉卿瀛山圖。細絹著色。上題云。保寧賜第王晉卿瀛山。既覺因圖夢中所見。甲辰春正月。夢遊者。此卷陽翟張飛卿得之。遺傳延之。紹興七年。飛卿之弟共甫與延之。皆會集于南昌。是歲中秋。同賞延之。出此以示衆客。既而謂張共甫曰。此公家舊物也。遂歸之。為項希憲所藏。

范石湖小峨嵋壁石也。烟江樓障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休時開玩。

米襄陽長者名公草書二帖。後遠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為誰。府字闕點。疑有所諱耳。

山谷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廢。

稽山微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為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響溪遠。能清秀。稽山微。洞冰雪。

黃省曾有吳風錄。有理生玉鏡。稱品有種。平法有實。經有養魚。經有養菊。書。

朱紫陽者。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暮相攷。留取開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耶律楚材漆水國夫人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咸州刺史弼之女。又見宋子。

沈氏湖州人。少選入宮。云孝皇時。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上說。擢第一。

虞集云。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書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太平清話 卷一

趙文敏公尚書洪範并畫筆子文王授受之意為圖畫既古雅而小楷精絕公素精尚書嘗為之集註
褚河南有真蹟千文瀟灑云如鐵綫繁結而成
王安國率其弟皆在墓側出和墨畫佛經甚衆荆公為弟作志銘而絕不露兄字亦不書其出官之績
文僅四百餘字

余藏有東坡清醇帖手蹟其帖云子高見那直了便請見過仍以此詩呈那直不妨恐其個遠得一棧清
醇也賦上子高朝請八日後讀山谷集亦有清醇酒頌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
永日落花遊絲之困人借之以消翁清閑鑒此杯面淡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幾頭春
宋徐鉉不喜釋氏而好神怪布衣崩亮尤夸誕年逾九十鉉延門下稽神錄之事多亮之言也
安祿山冥籍中曾為回向寺胡僧名爐滅王見神錄傳

秦少游將赴杭作時有妾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
天有陰德星直斗口三星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也
召公爽壽一百九十餘乃卒見風俗通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見紫微斗數
宋朝握團扇其摺疊扇一名撒扇自永樂朝鮮買始
蔡元定有人問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張橫渠先生少年註周禮子一卷見邵公武讀志

唐有魚子箋宋顏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
金鏤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箋鈇色尤奇又以親紙
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
法

鄭虎臣宅在蘇州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調燈寶錄
一卷
王敬美公第六子名士駿出示海蟾銅水滴綠色裝如翠羽君今亡矣
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傍與子美相鄰
蘇子由之子與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贈以謝元暉古印者是也後見老米墨蹟一帖云吾子繼
兒洞陽三雄

鐫印官祝溫集自言祖思言為唐禮部鐫印官世習鑿篆即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
梅花和尚寫竹譜二十幅在項又新家其中草草跋語皆得畫竹籀法而畫竹又帶草書法跋云為吾子
能習右軍書讀孟子佛奴作也
籀冠徐延之云古鍾鼎彝盤盂瓦鬲其款識文多鳥跡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李陽冰鑿背銘
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治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用寫篆對臉傳紅

太平清話 卷一

光含竹殿影照秦宮鑿書玉篆永鑿青銅凡四十字學燈估筆亦載此鑑銘從八句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研有墨偶失流蘇出之墨彩如新聲清質細日中罕視其耦幸為余所
藏
韓幹嘗畫下生噴彌勒
宋高宗建炎以己所嘗用之研賜葉崇禮研上刻御書銘曰搜羅滿墨今中有教生造次必思分令世可
行

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開公廚有石用以鑄肉取
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宜和殿或云置容思東閣之壁或云置良
嶽馬瑞亭靖康之亂尚方珍寶悉歸胡虜獨此石房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廣宗澤居守東
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末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證清獻莫廷韓云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
倪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畫惟荆蠻民一印者畫遂名荆蠻民
少游二東一云蘇黃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其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滯
諷介意且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思其才高太銳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又云
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乘扁舟循郭澗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
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植柳而誦其所賦詩為之喟然以嘆遂登摘星寺
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陵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
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二札却有道况

僧王孫文王孫者湖山間職名與猿異擾人又有職名福祿者似驢而花紋可愛出忽魯漢斯等國
王晉卿騎馬不獨妙擅山水其作樂府長短句及碑版書極佳山谷稱其如蕃錦
舉天下之山無不虛也舉天下之水無不實也山惟虛而易崩水惟實而不腐
洞庭中西盡處有仙人茶乃樹上之苔鮮也四皓采以為茶
成都佛掌骨記乃劉松老筆而實借米海岳名
西川有一孽龍似馬日行千里南海有一虬龍與鷄胎交之遂生一獸前二足如龍後二足如虎有肉翅
飛而食

馬無膽午者馬之宮五行肝膽屬木木死于午故無膽也
屠長卿為青浦令梁伯龍來謁長卿命演淫妙過佳詞起為壽否則罰以咒脫
近代雜劇惟天地池徐憲辰王衡天地池有花木蘭及補衛馬曹操最為擅場而辰王鬱輪袍及裴洪和合
二曲的當行家其鬱輪袍中裴迪呼儒童善舞者戲指余耳
李遵道李息齋之子善畫竹木頗勝伊父遵道為黃若知州息齋為嘉興太守

太平清話 卷一

太平清話 卷一

太平清話 卷一

吳人于十月采小春茶。此時不獨逗漏花枝。而尤喜月光晴暖。從此礎過。霜淒風凜。不復可堪。凡書畫裝潢之佳。自范曄始。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

葛仙翁煉丹處。天下一十有三。唐肅宗詔鑿放生池。天下八十有一。

徐貨幼文詩如盤蔬。孟德老圃黃花。字學晉王。屢畫法董源。余于項氏見之。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尚友之士。故相與其訪而傳之。

周公諱云。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李龍眠畫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畫中。

吾鄉若菜爛煮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遂為漁人野夫所食。此見于農田餘話。俟秋明水清時。

載菊泛湖。膾鱗橋燈。并試前法。同與蕁絲麴酒。

余見銅虎符。僅二寸許。虎各半。合而為一。色如碧羽。微帶黃金。

楊惠之將塑楞伽山。適為大護淨三藏呪其土。故至于今。跋行險息。蠟飛蟻動。一切獸禽不敢至山。

蔡君謨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林屋洞東。吳越錢王於此投金簡以祭洞觀。宋淳祐丁未七年大旱。生民於湖濱。漉出金簡。長一尺五寸。

闊六寸。上刻字曰。天下兵馬副元帥吳越錢王。

溫日觀葡萄。惟若溪沈仲華得其法。仲華日觀弟子。

人知栗陽投金瀾。為子背流紗女。而不知孟郊為栗陽縣尉。亦有投金瀾。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洙溼船子和尚釣灘漁師下網者。時得紅蝦。

東坡嘗嘗時有高述潘岐偽為之。

金志言。奉符人。愛懷英。竊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金海陵揚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故南宋庫物。脫于劫火者無幾耳。

余于項玄度家。見官窰人面杯。哥窰一枝瓶。哥窰八角把杯。又哥窰乳瓶。又白玉蓮花膳脂盒。又白玉魚

盒。又倭箱倭几。又宋紅刺桂花香盒。又水銀青綠鼎。銅青綠提梁。齒蓋底皆有款。又金翅壺。又商金鳳頭

尊。有四螭上下蟠結。而青綠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為乙未八月廿有五日。

又黃鶴山樵花溪魚隱一軸。天眞道人圖一軸。又倪雲林一軸。又盛子昭雪景一軸。王孟端梧竹一軸。又

趙子昂落花游魚一軸。又馬遠探梅單條一軸。又文太史傲趙子昂送王履吉一軸。又馬遠梅花冊二十

六幅。又薛道祖字一軸。又王晉卿謝佩帖一軸。又韓絳字一軸。又吳傳朋節婦詩一軸。又沈文通秋杪帖

一軸。又蘇文定公和詩帖一軸。歐陽元字一軸。又宋楊懷素千文一冊。又東坡乞山帖一卷。又顏漬帖二

卷。又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米襄陽杜詩山水歌一卷。又盧楞伽六祖像一卷。又子昂文賦一卷。吳興賦

一卷。又李龍眠狂僧圖一卷。而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鄭志完建平東張南軒遊游城之畫。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蹟中宜以東坡手末六紙為輔。而以懷素苦笋帖。後有米敬文跋者冠之。庶得次焉矣。以上亦項玄度所藏。

楚靈鷲山洞深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籥。宋熙寧中。山泉溢。有樣器動車流出。志字曰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構李項氏。有靈壁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冷然。背有黃沙文。一帶峰巒皆雋。下金填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其下押一字。

寶慶人呼水仙為雅蒜。

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宋秦太虛久病不起。高符仲攜輜輶至。曰。閱此可以愈病。太虛展玩喜甚。若與摩詰同入輞川。疾遂愈。

徐太常家輞川一卷。多名跋。吳龜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拄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和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看。一樹上。蕭蕭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顧况云。大抵文體十年一更。

王沂公李文靖之婿。王拱辰歐公薛簡肅之婿。富鄭公安元歐之婿。李清臣韓魏公兄子之婿。

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歐陽公劉原父。趙明誠。皆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王維等蕉。曾在清園閣。楊廉夫題以短歌。

峨眉山普賢殿前板有題云。天眞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

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設恭獻。

紫陽山下有米南宮大書第一山三字於石壁。余從友人張元張處得其榻。吳興八曉。趙王孫稱首。而錢

舜舉與焉。至元間。子昂被薦入朝。諸公皆相附取。遂獨舉。雖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余見其畫

五石味卷。學周文矩。王蒙跋極推敬之。而公寄意亦高雅。

俞紫芝有臨十七帖卷。此帖向藏林叔大家。後有大勅字。世傳為勅本。紫芝過其家臨之。紫芝後有二跋。

楷書結法精繁。

漢太尉許儼碑。其陰題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為許碑重立。碑在宜興。

馬遠畫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鶴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驕自安。稔壽骨。人間難得是

清名。淺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賜王都提舉。為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成氏子。一日開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圭北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成氏子。一日開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圭北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成氏子。一日開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圭北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成氏子。一日開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圭北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成氏子。一日開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郡。請圭北

太平清話 卷一 一四
福。適當九日。上座。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蓬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觀公擊節
款贊。有圓覺手鑑行卷錄。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肉刊簿二帖。節幹即公舅氏管公。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歿。建孝思道院以主
其祀。

顏書朱巨川語真蹟。有二卷。皆相本。其不書語。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字如菓子
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爾。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簽資成二跋者。向為陸
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某近年粗
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莊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為御史檢法。遂以病瘴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
也。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濛。即買山于龍眠。以基以堂。
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陶南村云。會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掛狀。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
于海。而落巖賦。澗隱巖竹樹間。在時桃花盛開。雞犬之聲相聞。有武陵風。隱者停雲子居焉。一角時放
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謝章柳詩。始將與功名相忘。嘗坐余舟中。作若供。襟抱清曠
不覺度成溪山好一曲。主人即譜入中呂調。命詞蕭吹之。與童子權歌相答。極鳴波縹緲之思。
張南軒知星命。乃判朱晦翁官多祿少四字。晦翁點首云。老漢生平辭官文字甚多。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董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增曾覽。
趙千里春郊走馬卷。絹素無跋。

劉無已遺余漢玉章。為陳壽卿印。當賜吾兒夢蓮作字。長壽佛蓮邦教主也。
白居易諷諫集。契丹主親以本國字譯出。詔蕃臣讀之。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韋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太白大騷。授以古樂府之學。
子昂亭林碑。其真蹟曾精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賞之。以轉傳項氏。
陸五臺官南司寇時。有僧攜佛牙至。公命以金絲籠紫檀奩裝供天戒寺中。余曾見之。闊寸餘。長二寸許。
僧見有光發。瓦礫中掘得之。昔秦太虛與李公擇同看佛牙。亦有詩。

楊鉄崖之兄。名不著。嘗讀其墓志。公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喜讀史。與維禎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
為度。睡則以水沃面。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為慈谿校。已遷天台校。其文議論高古。有氣概。可畏。晚年游
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與至揮灑。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嶽集。致經有
稱。稽錄。書畫有藝游畧。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尊醞正美。種酒新香。勝客時。出古人法書名畫。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太平清話 卷一 一五

天台廢可。剛為杖。然有數種。有含春藤。有南藤。倚風藤。者。婆藤。天壽根藤。
阿瑛。遊跡異。廿與草木同腐。今年日昏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
前。諸公散。落落與學古。詹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若枉駕。放下。其。唯。善。調。攝。不。具。五
月三日。頭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搆。嚴。緊。有。致。平。望。疑。公。所。居。今。有
驛。其。前。鰲。腹。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楊用脩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色譜。陸游及胡元質杜
月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可援以為法。

紫微夫人語。仰和天真。俯按山源。天真是兩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兩眉之角是微視之津梁。天真
是引靈之上房。
上谷集中。有元章兄弟。乃周元章與公為外兄弟。非米顛也。
宋奉辰庫。有玻璃母一節。初不知其美。諸璫分去。後藝之作。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
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
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動。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始不如曩時
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嗟夫。噉慧業者。嘗
此二物也。

白龜子曾見之。微賈汪生持來。大不能尺。楊詹履置之樓上。夜聞烏鳥有聲。還之。
隋蕭徽讀萬字文。
滄翁紹聖四年八月後。自誓不復奕棋。
李白生于漳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温公生。遂名光。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
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
能應時自鳴。李雁山公宋宗眉。皆各見一爐。竊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王龜齡龍行記題名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
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監與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花。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若石間。微
風透香。所至芬郁。東萊牡丹大蓋。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繞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乾
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著
盤。

太平清話 卷一 一七

墨竹或云李夫人觀窗上竹影所成。山鳥每夜五更噴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舊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塵客飛船。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綠石山騎馬臺南二里。吳醫林太守陸續葬于此。其南有孝子城。即太守嗣子墳之所。讀宛委餘編似以贖辨見奇而少一唱三嘆之意。

孫漢陽十月便以新草縛柑橋上。余曰。此為木奴者表。畫繼云。顏魯公鹿脯帖。有王冲隱題。王名持。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少跋。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海。若翁遊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閉關。松根茯苓煮可握。簪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斑。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勾吳倪瓚畫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金章宗幸蓬萊院內宴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高瞻遠望謂都堯大觀物色氣味。聲色氣味。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口。若鼻口。不能盡其觀與嗅。管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推也。管手杖竹為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微弗差。

江寧縣陶吳鎮西北二百餘步。響井園尚存元祐五年四字。或以紗品蒙其上。以物擊之。或作鼓聲。或以瓦石投其中。則作鐘聲。

賀方回長七尺。面黧色。眉目聳拔。退居吳下。昇平橋。及橫塘別墅。藏書萬餘卷。手澤棧無一字誤。桑民樸狂士也。却有數語遠習。語曰。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區區特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其揭竿下海而求庚子者矣。又曰。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樂。怒生毀。乃行天之氣。初不為我而設。思陵草書詩一卷。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漢轅。姓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蹟藏項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黃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凡卷中有開國印者。韓平章倪冑也。平章善寫琅玕大葉。自號太師竹。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宮人也。出畊餘雞鐵。而王方平蔡經事。則又似漢前人。山谷云。東坡不善鑄鈞。

陶隱居丹井。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宜懋書。及見磚甃。穿數丈。獲一員石。規徑九寸許。列十一趾。蘇之朱色。突然又得銅爐有柄。若今手爐。仍于砂石間有丹一粒。大如芡實。光彩射人。頭取之。遂墜井中。水極甘冷。雖大旱不竭。妣視藏宮中。宋時傳三味蘭亭出于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為第一。杜名寶竹。其有寶竹印者不獨米老也。

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李衍指其瑕疵者七條。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恒時斥其非博而不精故也。郭太史守敬。七十致仕。獨不許。元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趙魏公嘗云。郭補之贈余詩。世人說李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使伯時尚在。當與之抗衡也。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李林甫亦善丹青。高唐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山水小類李中余。徽宗時。龍麟薛荔一木。益致之費。逾百萬。行人司有例。其以事奉差復命者。納書數部于庫。秘閣而外。差可持者此耳。南渡時。高麗國進陸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絢。絢植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相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千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墓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藥。趙文敏道德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一龍朔三年歲次。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一永徽四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其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不同。余有瘦本元美公題簽。

袁白燕海叟墓。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虎丘顏真卿詩云。劍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獨孤及慧山新泉記云。無錫令敬澄。字源深。考古案圖。有客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為賓主。始開壑。表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惠泉蓋自唐始。至正十年。梅道人已年七十一矣。試風堂筆清衡。里兒誦論語熟。錢塘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于屏上。至今遺墨在焉。吳仲圭記。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勅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宋南渡以前蘇州買茶定額六千五百斤。元則無額。國朝茶課驗科徵納計錢三百一十九萬三千有奇。唯吳縣長洲有之。

都憲河間張公汝器弘治間奉勅開濬漕河。得古印四枚于揚州揚子橋。其文曰壽亭侯印。曰鎮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印。曰鄂州管內觀察使印。曰都巡檢使印。惟壽亭侯知為漢物。諸印皆疑贗。制作古雅。公以進于朝。時程項城先生過淮陰。公以是質之。先生曰。史稱韓世忠嘗為鎮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指飛箭為管內觀察使。此二印蓋宋物也。都巡檢使亦宋官。主捕盜賊。以守臣兼領。今不註其職守所在。莫知為誰也。

山陰蘭亭研池。可以染指。記云。山如屏障。水似松江。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黃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畫法。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衰癯耳。

太平清話卷二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亨攜酒邀集。與華陰楊庭鎮。高安張質夫。甯陽陳榮仲。觀香花于上東門外。倚宗之祠宮。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中袖杯盞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和詩者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元積慶禪師肉身。今在坐化庵。庵在吾鄉。竹籬茆舍。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謂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朱衣鳥。出山西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頗丹砂。善鳴。竟日不輟。張希周攜歸見之。予以為即古之赤鸚也。蔡襄知泉州時植松七百里。

宋山畫。淮陽人祀以為土神。見正傳。鏡湖木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鏡湖。故賀方回自號鏡湖居士。嘉祐中。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蘇守王琪家藏本。標校素精。即公庫使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之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

金大定中。汾東岸崩得古篆。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有蓋。大者幾三尺。其中寶物尤存。鐘磬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晉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度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篆址猶在。

東方朔久居吳中。為書之師數十年。虎丘生公講堂四字。李陽冰篆書。殷洪橋投書。在板橋浦。靈璧縣兩岸。奇石可愛。石產于縣鳳皇山。以大為貴。或云花石崗所來者。唐房琯云。不游覽洞庭。未見山水也。

朱文公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鉅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既又慨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疑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畧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肱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嘉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衰。然安知積之久而不若是其富也耶。

陸魯望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讀。乃錄。初病酒。再非乃已。其後客至。置潔壺。不復飲矣。歷山下二泉。名為納。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為納。北流者為納。合流入黃河。即堯益降二女處。晉陵村南。北十里。為舜所耕之地。至今荆棘草木不生。

黃公望。本常熟陸神童之弟。出繼永嘉黃氏。故姓黃。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盤。紫玉杯。皆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奉開墳。為閩人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為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常聞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李吉甫。諡誠。不合。張方仲。駁之云。諱淚在眼。過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每讀此。却笑似平康榜文也。山谷題萬松亭額。篆書。東坡手畫。一樂工。又作樂語題之。漢篆書。二公却又能隸篆也。子昂得靈壁石筆格。狀如雲蟻。虎。船子和尚肉身。向在吾鄉。涇法忍寺。後為人塑。出像一尊。竟盜易去。故像至今宛然如生。廣額細眼。左手如燃指狀。相傳肉身時。指中常出光明。山谷有蒼帶杖。虎臂冠。胎冠。椰子茶瓶。鏡研。

許尚書論藏水卷。自禹門三級。以至秋風漢陵。凡十二種。卷終書寶慶丙戌南豐陳樞真呈。上有彭城一開國私印。余所見王弼州馬遠水十二幅。極奇絕。困伯攝至余齋。孫漢陽借臨之。又演為二十四幅。王勃。王文中子之孫。李陽冰。李供奉之族子。

石別山吳人。善琴。為獨孤及所重。名與之游。荆山每操。常以十合小豆為準。盡一升而移品。蒲州有首陽山。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首陽山。華亭有八分碑。漢張昶書。陝中華亭也。天龜星有二百五。在南漢中。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為研。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王敬美藏一玉觴。有把長三寸。皆臥紋。純是青綠。侵蝕。真奇寶也。敬美自題其齋曰寶觴。莫廷韓有米海折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峯巒洞壑。印之聲清越。雖天漢奔瀾。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般無美有酒志十本末刻。果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神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陳孟夷。嘗乘白蠟。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潤州。聞藝祖登極而止。隱武當山。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其志如此。

梅花道人。嘗與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言禪祥皆中。歐陽詢之長子。名肅。次名通。皆攻草書。隸。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觀音。不可措手。故作于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親為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真贋本同送歸之。雖游戲翰墨。而雅有醫德。張應詔吹鐵笛。數里外聞之。後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鐵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絲。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存。望仙橋閣署。亦付之祝融。可惜。

鐵崖圖水墨。上書大痴為廉夫作。唐子華題。管夫人出湖西小蒸。今其路尚名管道。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亦畫一小像。在其後。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圓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其上。後有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己家見之。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官窰軸。其畫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其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着色李雲林。始在宋光祿氏倩家。後為徐太常所藏。

徐澤夫長君溢我。藏吳道子三十二相觀音水墨卷子。其上標題細字。字小而極。軒真寬。練有勢。又有王右軍月半帖。絹甚損。然法直是晉人風氣。余借至湖上。摩玩三日。頗快。

余有李嵩懶懶團扇。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戲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貨郎擔。皆零星百物。可愛。又有一方絹。為休休道人。大痴題。金壇王首堂見而愛之。遂以贈去。案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為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家。吳地記云。宅傍有盤洗石。周圍四丈。為梁太守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文氏停雲館。乃温州公當時所成。并署題。衡山則玉磬山房。庭內有雙桐。覆之。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菴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余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也。

蘇築城。為其子鑄。講老子數篇。曰。高子孟子二三等矣。楊廉夫錢塘時。為諸生。請律格。作二十首。拗體。伯雨嘗曰。無鐵老力者。便墮落。驢馬後大蟲耳。嘗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為玄宰所藏。每欲買山。嘗上作桃源人。以應畫。識為余圖。趙王孫桃花綠山一册。

李白之師趙楚。天水郡人。曾註長短經。關朗易。王叔明石梁秋瀑。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日。與徵君同宿愚菴。師房。焚香烹茗。陶石梁秋瀑。俯然有出塵之趣。黃鶴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挂飛泉。遙瀟瀟。山間疎樹淨含烟。幽人自愛清秋景。閒坐虛窗對夕陽。周伯器。一道飛瀾萬壑流。平林如滅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耕雲種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傍。陸有題也。

荆公蒼苔子。因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畫家宮室。最難為工。謂須折算無差。乃為合作。蓋東于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

政和間。洛陽僕夫作枕。小石。有刻畫。乃右軍蘭亭。餘。止有五十一字。百舌能為百鳥音。嶺南有鳥。如喜鵲。能變曲。合宮商。為百蟲之音。

乙未六月初四。過項。又新觀魯公顏真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帖。顧定之修篋圖。趙善長山居讀易圖。王叔明味石圖。徐幼文林泉高逸圖。香光居士王叔明丹山瀛海圖。趙文敏觀瀑圖。趙子昂書張文階送秦少宰。錢魯川青山白雲圖。及歸去來圖。王羲之草書二帖。馬和之毛詩鴛鴦篇。黃太史墨妙。馬和之毛詩破斧篇。趙子昂歸去來辭。同贊者。邵師古。王子逸。馮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潭。病僧不至。

臯甫。混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欲蜂。持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語。躍。呼。杖。杖。未。至。嚼。臂。血。流。而。死。段太尉秀實。為人。媿。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見。正。史。

杜子美。足跡。遍。天下。故。其。詩。變化。百。出。唐山。人。珠。詩。思。游。歷。不。出。二。百。里。以。此。正。可。貯。腹。中。耳。

秦少游有妙媚傳揚鐵崖有曉媚志而揚戒長舌有味
唐喻常曰吾詩無雜綺紛宜其不傳余見王子久山水一軸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老筆荆關
筆施粉施朱笑後生

關全山水下筆辣甚王固伯持來見之
古人以畫畫為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册從容為上
雲長在蜀荷聖寺孟蜀末有僧曰仁順作華陽記又云墓在草場廟
北魏延昌州郡佛法盛行有一萬三千餘寺見正史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和云涉涉
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春則濃艷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却又天朗氣清所以為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
芸湘之西一舍近日湖去湖之西三里近日蒸溪蒸溪之北有世家曰曹繼善其先自宋文恭後五世孫
其蘇溫之許璋家于淞子姓有稱貞素處士居安雅堂蓋學士虞集之畫也
石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誠字換字法爾
旌備廟碑陰即秦所坑儒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為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為外篇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道士行遊隣里先生住寶淨僧居其齋粥已否富貴如
風露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荆榛歲將暮王子九月十九日為潘翁仲暉寫并賦詩右方增題雲林此畫
在長安中

范石湖每歲移家泛湖賞海棠
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活為上
宋周甘秋唐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姊教旨所
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為直學士李洞以翰林待行居京師為監
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翰墨寵遇當世其盛蓋可想見
也

趙魏公早歲喜臨智永千文
鄧椿有言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辨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
黃庭經刻本出于秦州者傷于骨勝出越州者病于肉多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
寶公像父老相傳沉香為之宋初取師京師
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有意態得畫家寫生之趣方佳
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蘆牙山恐為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為震因名護牙下有子胥廟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晏陽鄭瑤自泉江得柅石六其三登而上說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
中而隱外若癡癡疾痼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悅彈之好聲瑤為泉江守三年不病極平安
食後還長安無家召歸見寄止人舍下計置六石道費俸六萬瑤嗜好有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
文太史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玉局散吏書成通三年予登進士叨職史館適有客自西山來者餽子
以墨竹一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墨色葉玄碧節節蕭疎森秀鬱鬱乎甚愛之越戊戌子歸中條
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部二侍歲月長遠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子
以密邇乘輿奔走弗暇及竹遂毀予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筆成干配以毛穎醉塗醒抹頗知人意復
與余游研席者二十餘年今為梁庚寅子年八十有二矣余亦耄老不時作書筆忽盡余憶由成通中至
播遷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隨替判然其生也以時蒙雨露洗洒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沒也以他他途
生意及斷筆後雖日涉輪墨風流間而本性已枯雖生亦死矣其盛可傷哉亦固然也嗟嗟連數豈獨竹
然子豈復忍棄之乃癡于休休亭之西池上并係之銘銘曰君子者姿改節者豈其之蠶寒者易行藏者
唯其時人亦然也於物矣疑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魂香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青園斷腸荷氣臨風紅
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豔綺席牡丹芍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助傲離以此引類連
情境趣多合

右軍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紫裳石田先生見而圖之
嚴幼芳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
會記人在武陵微醉此女不特天韻韶秀即其不肯禮唐仲友一事至今快骨猶香宜其傲阜陵之聽也
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鴨子內鏗然有聲聲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宜樂二字
陽明先生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插出山外下臨無底人無到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巖
前瞻顧而歎曰奇絕人服其膽

文太史得古端研銳首豐下形如覆盆而鏤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刺其背令虛鶴東坡製
銘一龜橫出作風威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為五星研
楊文公說苑云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樓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鞵筆之流血
禦輻却立鉉貽書徐餘杭沙門贊寧答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海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劇之
去士文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三尺腦骨若斷柱積柴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繼灑之遂爛焉南唐有大
虹橋小虹橋飛虹橋皆傍宮牆也

宋徽宗有大觀茶論二十篇皆為假餘烹點而設不若陶穀十六湯韻美之極
周初有子倉頡葉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太平清話 卷二

顏其卿嘗使童奴刻己所書奴帳以意修改之大失其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為刻之乃得其

云。徐長谷品惠泉賦序云。叔皮何子遠遊來歸。汲惠山泉一器。遺子東皋之上。予方拚掩竹門。消詳鶴夢。奇

事忽來。逸興橫發。乃乞新火煮而品之。使童子歸謝叔皮焉。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見錄

何元明極精詞譜。家有女樂一部。焚香 試茶 洗硯 鼓琴 校書 候月 聽雨 澆花 高臥 勸方 經行 負暄 釣魚

對畫 激泉 支杖 禮佛 管酒 晏坐 翻經 看山 臨帖 倚竹 右管一人獨享之樂。

汪伯玉言。李長吉語涉生死。輒嘔噎。與諸眷屬言。人之生。妻子未足為累。惟將死為妻子累耳。

道損司門。前日過訪六丈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郡。正看海棠。暗香海棠。頗見太守風味。幸稼軒有詞云。昨

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又頗見老樞密風味。稼軒辛敏公。少與堯煥英同師。蔡伯堅。策仕決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稼軒得離。遂南歸。紹興末。屢立

戰功。嘗作九議。與美芹十論上之。皆切中時務。累官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年解綬歸鉛山縣南二里

許有稼軒書院。而分水嶺下厥墓在焉。稼軒長短句凡十二卷。堯煥英。舉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

篆籀。當時稱為第一。今可見者。闕里杏壇二大字。皆祠碑額。魯兩先生祠碑。東昌府學三絕碑。

岳刻諸名家。可為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池後宜和大定二碑額。詞會真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

開元磨崖御書。篆形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嶺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如斗。中區補書秦始皇紀秦

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待制宣和修廟碑。宋真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襲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

碑。草則黃廣洋。魏闕。許應元。京房易傳云。山自上下者為崩。乞士者有四種。食合藥。種植田園。名下口食。仰觀星宿。名仰口食。四方巧語。名方口食。呪術卜算。名四維

口食。比丘不作此四。名清淨乞士也。如來眉間有白毫相。猶如珂雪。長一丈五尺。毫有八楞。周圍五寸。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如琉璃洞。

必得之。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道。洗筆池上。後人為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

令趙必稔。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濱題詩云。遠山曾翠翠。凝煙爛熳。花二月天。游遍九衢燈火

夜。歸來月掛海棠前。孫漢陽太守。以紫檀做古製。刻三雅杯。銀絲填漢篆字。客至拋散行酒。么二季

雅。三四仲雅五六伯雅。焚香倚杖。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發坏住山為煩。

初邵雍有言。世行亂。獨安可避。居及宜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漢馬起于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荀子正論云。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後世說先

而為洗耳。余每欲效萬卷異書。與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嗜味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

天壤間一異人。郭恕先以篆籀畫屋。故上折下算。一斜百隨。咸中尺度。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三。夫眼

相對尚然。况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董玄宰有印曰。靈福。嶺南古無兔。工人剪鬚為筆。遂下令使一戶輸入。鬚不能置者。輒責其值。見嶺表異錄。斯亦可笑也。

倪迂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芾陽在

溪選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

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暨塘縣舊有吳越時。羅隱手植海棠一本。

邯鄲縣。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墓。家形如研子。程嬰公孫杵臼。家在焉。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

余有宋仲溫書子昂蘭亭跋。諸體皆備。而僅九段。亦吉光片裘也。朝雲葬惠州。棲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以其能誦金剛也。

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宋政和時。都下李德茂。環積積籍。名曰書城。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吾鄉太僕沈公。懷春帖云。身入兒童鬪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黃魯直自題像多。惟一贊云。前身塞山子。後身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

哀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水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游宅第。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永禪師弟子辨才。不惟書法擅場。而畫亦工。見圖考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真跡。便是虬髯未見唐太宗也。

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殊處。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宵鶴唳。秋空舉。舉。王晉卿。雪霽琴雅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

李營丘。秋晚圖。盛子昭。雲深處。皆項氏藏。

雌雄劍。有人言以磁石鍊之。縮地法。視飛星流時。來其恚呪之足上。便能頃刻百里。

陸平泉先生云。讀書須尋出書中眼目始得。佛家所謂人天法眼是也。

范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為王翼寫湘山樹及橘州圖。其石門諸跋上尚多也。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行者為多。衍所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

正卦氣。楚史。構。文。春秋通書。授神契。說文。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開中編。竹素山房詩。

鄭元祐。少脫粉。任左手。號尚左生。

秦太虛。罷職。將自書田以歸。因住山寺中。修懺。日。書絕句于住僧房壁。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冊。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得法華經七卷。又得楞嚴十卷。閱覺二卷。皆宋板也。惜無

宋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蔚手寫金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結法嚴密。真光明寶藏也。後當分鎮諸山。

陳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陳惟允。亦長山水。實號大嶽。允號小嶽。

按太白故宅。在青蓮鄉。復往戴天山讀書。今宅已廢為浮圖寺。

杜少陵。自成都來。夔州門。欲下三峽。通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瀘西。後徙居

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于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

嗜古者。見古人書畫。如見家語。豈容更落他人手。見古人壙墓碑版。如見先靈間物。豈容更落樵採。不思

呵護。

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凡庚子日。陳五經再拜如神靈。黃省曾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之。有拜五

經文。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

何必輒引以為喻耶。

常熟顧氏。自閩中移。荔枝數本。經栽遂活。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茂茂。作新荔篇。

太平清話卷三

漢士諱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說。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李陵。李少卿印。龜紐。在余處。

歐公嘗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為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顏公書不

佳。見之者必寶也。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便有數萬卷書氣象。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虞集。常自稱曰。執筆惟憑于手熟。為文每事于口占。

張即之。別號樛寮。完顏有國時。每重購其蹟。史稱即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

嘗蔽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皆為

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成淳猶存。故世稱樛寮書。

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惟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

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之惡。謬極矣。

醫書中有天地脈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焦，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閑，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墨中，安能運墨？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大定六年，熙州野外流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首龍一條，良久而沒，次日見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輪，輪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榻，余始疑其偽，後見瀨溪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跡，為士人白驢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值。

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畫院故址也。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于官，不得悉如意也。綠端松斲研，長七八寸，蓋研板也，其上刻松枝石聲，而以半斲為研池，細調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贛州呂氏，手植白牡丹，於洪武六年冬十月，冰雪中盛開，狀若玉盤，蓋照耀風日。

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愜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為畫所掩。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漢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王青，臨耕則有賈酸齋，馬昂夫。

宋多右文之主，自真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

至正大德間，有僧雪庵，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為牟大理趙孟頫所賞。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誠懸十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常家，分授第四子閔仲，余見之，大令字疑鈞填，公權書真神品也。

宋高宗御書跋文一首，前斷簡，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

唐太宗嘗謂唐飲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八字，模寫酒韻殆盡。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執紼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仲穆，仲光其季也。

石田少時畫所為，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為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雲霧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雲霧樹石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稿也。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為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陳搏云：案隱行惟者不可通于易。

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跡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進士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希憲家。

碑石冰泐者，其在好奇之士，乃專放到文剝剝之處，僅成字形，以為古意，范石湖此語，為沙株也，不知今學漢印者，皆此類，古文亦然。

趙彥卿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

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唯張顛真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柏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柏者，相傳為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擊者，尤為詭異，真奇觀也。暇中與子培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為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寧不有以教我乎？昭明墓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蔓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楸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沈周。

天鶴中封東方朔為智辨侯，見今。

文博士壽承云：在長安時，遇顧舍人汝由研山齋，見其窗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冰烹茗啜之，又新得兔鼎，奇古目所未見，炙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吾友徐孟孺，欲刪史記中褚先生所補，元美公云：漢人之語，幾何而足下忍去之也。

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入用，文五峯却有此印。

瑛珎山出茶，類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甚滑。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峯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斂，密窗猶看玉環玕。

大庾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有東坡畫竹，見續文獻通考宋化卿檀香大士，約尺許，衣摺皆與道子，二樹根承之上者如屨，下者如馬，遠畫水浪頭滿，躍刻楷草院羅尼經於左方。

許由邪席不坐，邪膳不食。

氣霧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予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奈何奈何，雲云

孫游藝，齊永明初，詔主與世館，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入室。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作，今端明繪事絕跡矣。

雲間陶叔彬有畫帙，題曰無聲詩。

古人畫雲，沾濕粉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唐功臣墳墓無子孫者不許斫伐委所在長史差人巡檢宋朝墳墓至今猶撫探者亦數家
顧況云樂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故曲之師長也

高昌正位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廣僅尺其文如董北苑
僧巨然破墨用筆命曰江山曉思何九思記書其背而刻之此屏石色澄碧今在雨花庵中
趙文敏公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常情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意歸為一幅寶公大驚賞
亂真由此名實俱進

宋行宮考及吳越國考徐一夔研檢精確
李太白應前陸參政容莊定山日吳文定寬謝禮侍錄沈處士周呂太常憲皆衡山先生父之交也先
生不敢自托于諸公各賦一詩命曰先友

顧况結廬茅山昌蒲潭石墨池上年九十卒林肩吾嘗問其字余不能應後查改字通翁
張旭字伯高又字季明與集賢院學士延陵包融及賀知章張若虛吳中四士
虞世和甫名士善書公卿爭邀至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略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嘗言
黃孝子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紙奇玩必歸魯直

余見鮮于伯機草書昌黎樂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其真蹟後題云為國寶先帶書國寶書法探妙家藏
秘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汗几案愛忘其醜長者事也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復諦視至欲下拜
危太朴作錄書歌一篇附四明汪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查登千餘言不休
箕踞于篔簹林中徒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參諷一兩章茶不甚精愛亦不燥
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絃長謔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水涯若非羲皇以上
定亦嵇阮兄弟之間

新昌石佛寺彌勒宣律師轉身三代鑿成發願凡有見聞隨喜者俱得成佛
陸務觀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王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袁忠微家世一卷多名公贈言在王會州家

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墓園之意也說元
子昂水村圖學摩詰在王敬美太常家文太史臨摹一卷如出趙手余于白下得之
蔡倫紙紙有玉板有寶餘有經眉有表光玉板寶餘雜以零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眉表光非亂麻不用
於是造紙者廟祀蔡靈不絕備宜者也

薛壽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碧雅坊翹吟詩樓候息于上太和歲壽卒年七十三
山泉獨能發諸茗顏色滋味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湖間或乘興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予吹洞庭曲

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瀟湘中便若此境
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耳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籤
張伯雨素不善畫嘗醉寫奇石其一種逸韻為雲林所稱
倪元稱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臨宜少留意閉居尚可為之況身有職任而值儼者易
為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
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善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
潘谷驗墨摸案便知精麗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朝鮮國至今用狼毫筆

王充倫衡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今莫東連伯魚南連子思莖中無荆棘無鳥巢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曲阜城有顏回墓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余愛皇甫提鶴處雞宰賦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眾人皆醉慘澹無色低徊不平每戒
比之匪人常聽鶴為君子
讀天下志四川總志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後序云藝文志悉仍升
庵之舊故也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為嘉興縣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昂書在孔子廟前
傅彬老謂蜀之錦繡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于組織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縞綺焉
張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破賊首張郃于八濠立
馬勒銘
中峯和尚題十八尊者圍碁圖云俗語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用爭先平地上逃其分段生死
阿羅漢起直陸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米南宮海嶽圖陳叔方嘗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意雲林胸
次清曠筆意蕭蕭當咄咄真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稹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皆有之蓋崑山亦天目龍之子也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
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于檢考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橫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瀟湘中便若此境
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耳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籤
張伯雨素不善畫嘗醉寫奇石其一種逸韻為雲林所稱
倪元稱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臨宜少留意閉居尚可為之況身有職任而值儼者易
為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
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善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
潘谷驗墨摸案便知精麗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朝鮮國至今用狼毫筆

王充倫衡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今莫東連伯魚南連子思莖中無荆棘無鳥巢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曲阜城有顏回墓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回手植之木
余愛皇甫提鶴處雞宰賦同李陵之入胡滿目異類似屈原之在楚眾人皆醉慘澹無色低徊不平每戒
比之匪人常聽鶴為君子
讀天下志四川總志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漢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後序云藝文志悉仍升
庵之舊故也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為嘉興縣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昂書在孔子廟前
傅彬老謂蜀之錦繡妙絕天下蘇氏蜀人其于組織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縞綺焉
張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破賊首張郃于八濠立
馬勒銘
中峯和尚題十八尊者圍碁圖云俗語是黑子真諦是白子十八界內奪用爭先平地上逃其分段生死
阿羅漢起直陸看得眼睛穿翻轉碁盤都不是

米南宮海嶽圖陳叔方嘗寄雲林簡云此圖拙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畫云大米造妙入無意雲林胸
次清曠筆意蕭蕭當咄咄真矣暇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稹一絕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皆有之蓋崑山亦天目龍之子也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
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于檢考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荆山居士嘗論朱淑真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留詩無香火氣乃佳

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趙魏公書。早法思陵。既而師李北海。余見其秋聲賦一卷。晚歲筆也。後有文太史徵仲。願中丞應祥跋。
元美公石田。春山欲雨圖卷。今歸董玄宰。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觀。命太原王顯以丹為隸書。納于櫃中。見水
表
鶴林寺多宋碑。而岳珂孫觀為多。
張景山。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
能為。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橫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藏希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槍卷敵手。
老子云。東岳柳下惠。展禽司之。
青島形如鴉。紅頂長尾。緜仙姑曾見之。電神鳥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當往來方
寸間也。後王翁州跋云。蘇長公喜枯木小石。山谷愛書。顧伯句。秦少游愛書山見句。古人風流奇諷。若舍
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個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那奇。趙子昂。無書不讀。見李思訓畫
効之。不月餘悉得其法。
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吾鄉孫毅翁文簡善畫美人。
李之彦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其。豈非賤乎。
悠悠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蒸富家發。公道無均貧
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
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畫公六十為癸卯。

孫太白手跡。有詩草貽諸世揚者。諸公諱備。其子彭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清
之所藏見之。

宋景文公云。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曹雲西有書雲圖。傍題云。老雲為敬之作。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工刺繡。真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高子勉能眠。李亮工家藏。周防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亮工
官長沙。而黃魯直誦宜州。過見之。歡愛彌日。後此畫遂歸禁中。余于王固伯處見。周防撥阮圖。却無竹馬
小兒等景。謂畫人上有高宗題。周防撥阮圖四字。

張三影寫在下山多寶寺。其西南閣故址。在南門外。存存叟端平所居。子野詩。名安六集。
橋李有山茶二大樹。其一在東塔。留舍婆婆滿庭。其一在白蓮寺。後居氏家。旁有四老桂。輔之花五萬餘。
皆二三百年物也。余花時曾兩造。酌酒酬之。
米南宮墨池二大字。又寶藏二大字。傍題書學博士米芾書。在無為州。項野王有墨池。楊子雲亦有墨池。
右軍有墨池。費長房有墨池。張芝有墨池。
宋無為章居士慕志銘。為米書。應是偽帖。其里人亦能言之。
少游云。家貧無書。親成時首見借。亦足誦誦。深居簡出。不與世人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從事新書。
每有所疑。無從考訂。

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陰者
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真源無味。真水無香。
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願諸中山紫笋茶兩片。此恨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克昆
弟同啜。余鄉余山茶實與虎丘伯仲。深山名品。合獻至尊。惜收置不能五十勛也。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雞竹香。其根為黃熟香。其根節
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
黃庭堅問長老。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韓文公云。凡為文者。宜略識字。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讀書。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為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
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
石林葉夢得著書。石林家訓一卷。石林燕語十卷。過庭錄二十七卷。玉圃雜書十卷。石林避暑錄。岩下放
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燕語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釋言十卷。又有志魏集。
范丞相質畜一墨表。曰五劍堂裏。曰天關第一株。
鶴華秋色卷。趙子昂為周公謹作。山頭皆著青綠。全學王右丞。
雲烟過眼錄云。東坡畫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省。汗青軒物也。
顧光祿藏宋楊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後配入樂教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琉球亦曉烹茶。設古鼎于几上。水將沸時。投茶末一匙。以湯沃之。少頃奉飲。味甚清。
文太史云。家有龍三指。大獨篋。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為也。
孫忠烈曾于官中題事。掘一古鏡。有篆文云。光昭洪運。忠扶日月。後果死寧庶人之難。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為團餅茶。發其今。旗芽筍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
在五沸。

景不和無以破昏蒙之氣。地不雄無以壯光華之會。檢一變至于猷。歡一變至于醉。此符載奇語。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為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香。

臨川王義慶世說。全學檀弓。其妙妙在章法。若專以微言冷語求。何首千里。

僧贊寧云。龍未開化竹。化竹為龍。豈宜以符為龍孫。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吳門丹泉周子。能燒陶印。以堊土刻印文。或辟邪龜象連環瓦紐。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文亦古。漢玉佩。皆臥豎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沈存中云。當如芫蘭之葉。但今不復見耳。余一見于張黃門之子起之一見于張仲玉。張鵬長。鵬鵬短。鵬從角想玉者。又貴人所佩也。

白玉蟾集抄本。其詩歌多奇語。淡語。而淳厚未勻。白沙先生時有頌之者。

天如獅子林詩。極可讀。倪廷有圖。

乙未十月初四日。于吳伯度家。見百乳白玉。輝蓋有環。貫于把手上。凡十三運環。吳人陸子所製。李白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

茶見日而味。奪墨見日而色灰。

唐道微。游心禪乘。有鈍粉狀元印。蓋取大慧語。

顏魯公有與皎然及清遠道士唱和詩。謝靈運有與張大師節齋書。道士桂武仲書。及蓮社華嚴諸疏。二先生文章節義。照映一世。不廢方外之遊。今人何必排突二氏。

曾見鄭所函。一卷。甚有丙戌正月十五日寫此一卷。其月日寫此一卷。皆墨刷印者。其丙戌十五四字。則手書填之。

秦少游有逆旅集。開居有開。輒記之。恨未見。

文與可者。有石室先生升淵集蜀本。東坡稱與可下筆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乃山谷于吳君惠處見文湖州晚鶴橫卷。兼有王摩詰關全筆力。而世以洋州一派竹稱之。何足以盡石室。

玉枕蘭亭。和傅禧河南歐陽率更縮而入石者。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近世所為。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以燈影縮而小之。又云秋終使其各磨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鑿工用和以靈壁石刻于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男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沈石田家玉枕本。有秋聲印。及右軍像。而刻樹亦精。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

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為。若其開錄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為樂。寧宗書碧泚字賜之。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泚印者。多其遺書。

宋徽宗竹禽卷。趙子昂題其後。有云。小物得聖人圖。及其幸耶。又見徽宗畫六石。玲瓏古雅。不用筆法。以水墨生畫。舉吳道子。此二卷項晦夫所藏。

宋高宗御印。位江南。乃下勅。嚴之詔。四明樓瑋。字壽玉。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以至登隴。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瑋召見。遂以圖上。進。後此圖說流傳人間。見遂段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許松泉云。河圖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髮。

湖州天聖寺殿壁。東西二壁。有管夫人寫竹。姪蘇寒山寺。有題詩二句。刻于石。橋邊漁火依然在。詩裏鐘聲到處聞。

道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陸以軍謂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畫官。他日身後官靠畫。

丘長春有桃核杯。楊廉夫老鐵補樂府一解。鍾離翁詩。宋深陽斗子坐盜米估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如一劍狀。

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也。名三家。次過花郎廟。塑孟姜女。偶坐。配享者乃蒙恬將軍也。洪覺範渡海。即號甘露。維摩經曰。得甘露。覺道成。故以為號云。

七十二賢中。秦非大中祥符時。曾封華亭侯。柳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愈。去髮為尼。號初心。

宋高宗手書。祖王勳。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質項子京家。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暫香。黃而熟者為黃熟。通黑者為夾箋。杜康泉。在舜祠東。麻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揚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二十三銖。

鐵崖云。至正九年春。子游松之明日。邢臺張叔溫攜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矍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為誰。則曰袁景文氏也。凱先世錫錦城。僑居于松。其父可潛翁。以詩鳴。

蘇文忠。愛陽羨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唯斬蛟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鋼。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來伯家真跡。紹定間。其子奕修。義興。攜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邊人談北虜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鎮。又曰鎖守戰原野。截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岸。盼。

黃大痴溪山雨意一卷。題云。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雲林又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波要亦非近世畫手可及。此卷尤其得意者。

靈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此法始於湖州。而柯奎章全法之。漢紙左子邑尤得其妙。宋紙子明處望之無廉痕。

趙子昂畫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末人。效于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綠。剛刺黃花一兩枝。隋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償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

唐太宗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實其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習者。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又被噴。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嚴子陵妻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卓生陵。年八十終。顏果卿墓。在曲阜縣舊魯城內。顏之推墓內。顏真卿墓。在果卿墓左。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卒定以爲五代人筆。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

紅梅舊盛于姑蘇。安元獻移植西園。第一日。貴遊賭園吏。得一接分枝。由是都下有二本。又唐蜀州有紅梅數本。那侯建開局。鑰遊人。不見其貴如此。

趙承旨手蹟一啓。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孟頫前得。發至農具。又田園丈尺。及稍把舊椽竹。皆已收。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舊椽竹。疾發來。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山谷程監德不鎮。過泗州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呂文穆蒙正徵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今傳。破窗祖此也。趙千里弟伯駒。字希遠。高宗常命二人合畫。集賢殿壁。稱旨賞賚特厚。

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叩公跳探此洞。榜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闕數畝。門闕皆龍所衝。龍氣開水。霧露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糖米。憶歸訪舊而返。

東坡爲風翔會判。有兵官王凱。教之禪學。始能出入梵乘。凱王說之父也。呂公釣。有披老筆。

劉賓文生時。自次其集藏之私。謚曰。公是先生。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古人懶。惇字。懶寫。惇寫。草。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蕪萃。

宋洛中廣化寺。錫郭汾陽鐵像。顯上井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鋼束之。啓視。乃右軍黃庭經。董玄宰嘗以榻示余。頗異恒刻。今聞顯顯上庫中。

王祥臥冰處。後山叢談云。在沂水。今冰凍至今不合。然張希周見已涸無水矣。

王喚爲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謫會客。問名亭。所自。銅陵主簿。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招搖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莊嚴。華嚴成輪花。四照。又云。光雲四照。常圓。滿今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

孟子鄰人。其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張齊賢宅。乃裴晉公綠野堂。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

山谷云。來樊道舟中。觀長年。遊漿。了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又云。筆痛快。沉着。乃古人妙處。

乙未三月十一日。得法書。通釋翰林要訣抄本。于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職身掘土。市腥相匪。反不若此。書襲余。蓋中。爲洗塵。以慶其遺。

文人之有研。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研必宋唐。古人良有深味。王子幼云。北地梨花。最盛。惜與風塵相映。不若洞庭梨花。與湖山相映也。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瘞鶴銘。據銘乃瘞吾鄉。華亭鶴也。

仇質父畫子虛。上林圖。長五丈。窮態極妍。蓋生平得意筆也。余見其胡茄十八拍圖。汗橋會盟圖。赤壁賦圖。皆屬能品。而不若此卷爲第一。

太平清話卷四

夏黃公。初隱雄角山。後本姓崔。名郭。字小通。號夏黃。公河內軹人。親鑿一井。其泉清冷。後子姓以夏爲姓。至今有八十餘家。皆是也。詳見崔氏語。

陸友仁。得古銅印一紐。以示元鎮。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沒。仲安調元鎮。賦焉。有古詩。載雲林集中。

姜氏秘史。著遙國死難甚著。杜祁公。自少好學。工書。畫。見墓志。

南陵水而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宋頴大中。曾于南陵。巡捕司。劾子臥屏上。畫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後爲人具服者。竊去。乃更歎息。

王導疾久。方士滅洋云。君本命在中。而中也有治。金火相燥。不利。遂移治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西園。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游會稽。登勾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

巡狩蒼川。勅名素壁。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費黃金白玉。銅鐘五口。財三茅。封光武。建武七年三月。遣使者吳倫。費黃金五十斤。玉帛。獻三茅。君。今山頂有埋金處。上有聚石。又曰。中茅山。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十斤。深二丈。上有盤石。鎮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

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海。卒。璞又別名德輝。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真蹟。如覺僞者。其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為多見石刻。少見真蹟。往往以真者為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玄武湖中有大墩。里俗亦相傳曰郭璞墓。

郎駙馬景和未婚時習禮于儀曹。時侍郎臨頤賈公出對云。玉河冰泮聞流水。郎對云。金谷樓空見落花。公默然。以為非佳對也。成婚後二年而公主寤。

長洲李世英。精書學。作韻類三十卷。其義以字為本。音為幹。義訓為枝葉。自一而二。井井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五篇。辨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

右軍為山陰寫經道士住曼潭村。一作又巖。

東坡謫黃州時。布衣芒屨。都挾彈擊水。

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曰。吾葬亡妻崇因。長老欽公謂余曰。子何不瞻觀音。東坡南遊。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為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燬。前人不取。遂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與出。加清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先是刻馬祖龐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陸瑯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

王昭君墓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古豐州六十里。

柳城懸度人經藏項司馬少溪家。今授仲子希憲。後題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于上都昭成觀。永充供養。讀誦又一行云。昭成觀內供養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徐文果核勘。觀察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造。後又一行云。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其題跋。

大順元年二月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後有趙巖及馮子振奉皇城大長公主命題。宋謙題。又有吾鄉陸探與其師少宰蒲汀東一封押縫。有大觀印宜和。經中脫字。其上皆二丙字。凡丙字世民字係唐諱皆別也

藤用亭待詔。善鑿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為趙千里。用亭頓首。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僊名。

箕山有二許由塚在焉。下有水曰清澗。即由洗耳處。

丁晉公始與金陵辭之日。真宗出周防。袁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景處張此。謂遂張于賞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錄。若溪集。金陵記。王密學詩序。皆言賞心亭臥雪圖。出于晉公家藏。不言御賜。惟圖畫見聞志中。以此圖為真宗所賜。

懸榻不獨徐南州郡人周經。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景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五臺山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

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為梁。殿乃成。畫梅花于其上。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詭譎。件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余見倪雲林畫一幅。題云。八月江南未雨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機坐對西山晚。新雁題詩小着行。郁柏承云。橘奴不必渡江。即生橘。地愈南愈佳。愈北愈劣。

池澗沈仲貞多家藏。出示宋人畫冊。內有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絕。餘皆馬夏為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一軸。梅花道人竹一軸。梅花折枝插瓶中。下以斑竹方架承者。一軸。又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戴酒圖一軸。仲穆洗馬圖一軸。騎馬圖一軸。又盛子昭山水一軸。上有劉伯溫題。又沈石田做梅花道人松石一軸。又桐石一軸。又竹雞芙蓉一軸。又文太史柏舟圖一軸。又水仙一軸。仇十州四皓一軸。又梅花道人冊葉十三幅。題余題之。余為標其簽云。梅沙彌以畫說法。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落庭開。乃契斯語。

白樂天六帖。為眼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為詞賦棟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孔寧極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歟。此無異也。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唐伯虎有風流道數千言。皆青樓中游戲語也。都伯承有藏本。正和二年夏四月。新安蟪蛄背生芝草。時農夫汲水于龍淵之津。視此一蟪。望日而拱。已而視之。則其背生芝。凡十五葉。葉間有異草。蒙茸芥絮。歲寒不彫。

靈均蘭之導師也。宋人蘭譜。列品外之奇。白曰魚魃。紫曰金陵。透園二種。迄今取重。而尤通尚魚魃。或名玉餘。或名玉毓。是花也。妙香殊勝。一可當百他種。皆葉置花。而此獨花駕葉爾。

元美公云。數年來。甚推較韓歐諸賢。為大雅之文。余見管仲姬字一卷。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娘押封。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昔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羅蜀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

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却將此錢好生實封了。附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解。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箇為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交好生與我安排。排養為好。蘇海田。徐壽二好生。修理。休悞桑樹好生。照管。洗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兒。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椒樹。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哥。收此池。海沈氏所藏子。趙奕有跋。

余于項氏。見蔡君謨手蹟一卷。其前後二東。即停雲館刻。索澄心堂紙帖也。

錢塘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語稱于人。嘗持所著詩文。介其師丘公。自陳幼獲見于酸齋。實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謁廉夫先生。復借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為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琴操。以和白雲之章。廉夫大賞。彼其曹氏。弦歌集。

玄宰為余摹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懶得其半耳。仲醇好畫。畫以為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為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顧阿瑛。又有摘阮小像。

吳人朱性甫。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輒從以求。以必得為志。或手自繕錄。動盈篋篋。羣經諸史。小說。無所不有。詩精雅。著航集。尤精楷法。手錄前代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鈞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峯隨筆。總數百卷。

小米大桃村。闕諸石甚紅。藏顧仲方中翰家。元王方叔。字壯猷。與子昂善。其先自貽。徒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詩編云。第一山人文集。元美公。屬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鱗詩及記。皆命仲蔚書。而叔平畫。法不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乃水苔所成。賜蜜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蒙花所成也。臨帖如驟見異人。不必相其耳目。而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注處。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桑道茂宅。有二柏。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瘞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所藏鐵而卒。

歐陽率更。奕極墨蹟。有郭天錫。趙子昂。跋。而余以為定是宋人畫。倪元鎮。又嘗自號浪浪士。又號淨名庵主。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芭蕉。白石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庵。俗呼黃帽庵。余秀州。買得自定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簡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女真。僂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自與兵以。後。浸染華風。帥將生朝。皆擇佳辰。粘宰。以正。且。元。室。以。元。夕。烏。搜。馬。以。上。已。國。主。豈。以。七。夕。矣。其。他。如。重。

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余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圍。種。花。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負。笠。鋤。耨。散。土。言。如。灌。園。狀。是。小。於。陵。教授。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終。短。舟。倘。祥。池。中。一。爐。一。琴。可。溫。可。釣。是。小。五。湖。挾。此。數。者。視。清。天。呼。白。鳥。有。談。名。利。則。揮。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范。文。正。喜。彈。爐。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范履霜

劉說文家。其文章。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勾剔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圈者。菌。覆。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為。笑。矣。乎。背。運。集。亦。有。笑。矣。乎。一。篇。斷。然。偽。作。米。南。宮。云。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今。不。可。考。矣。

列仙傳云。盜道無師。有翅不飛。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畫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真奇物也。檢宜和畫譜。此為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針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為摩詰無疑。向相傳為大李將軍。其拈出為朝川者。自玄宰始。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祇住杏花東。侯威叔西池春遊記。婦人詩也。晉書。皆為許敬宗。寫入小說。

甲午秋。自下得漢印。陰文。長樂二字。懸之扇頭。訪雲浪山三懷講師。保恩寺中。懷公云。長樂我淨佛之德也。其以贈我。是年。渠人又五十。余解以為壽。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和。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絢。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開田。平陸縣。西俗。呼讓呼城。又名與讓里。至今其田民無耕者。張羽亦善畫。師小米。杜綰號雲林。黃七容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幼霞。陸機云。千里草薶。未下鹽鼓。南史。沈文季。千里豈關魯衛。湖石。漢陽至今產美蕓。俗呼千里游。與故縣游相連。或說。千當作芋。未當作秣。千未嘗省文也。林下即秣。

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而客有言。李如松。家人參一本。重十六觔。形如小兒。甲午五月初六日。從北庵。聽講。榜殿一參。是日。見檀香。爪中佛。又中峯。祖師畫像。像。愜。漢子也。崑山。王安道。學于丹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為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從。茂。密。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

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為臨水圖。以足之。

宋時老子廟。吳道子畫壁。官募人買之。有隱士以三百千買壁。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朱珪師吳瑤大小篆。尤善摹刻。得取王厚之趙孟頫吾衍三家印章譜說。并珪與己所製印文篆例。爲書曰文集考。又有名蹟錄。印珪素所刻名文。性孤潔。不娶而終。珪崑山人。

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蔡寶公于比。則鍾山者何也。

松檜楷書老子卷。前白描。頤老子立像一尊。後寫道德經。題云。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日。爲進之高士。書于松雲齋。又金寫道德經一卷。

元文稱庚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歐陽玄。黃諧。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宋化卿。一室壁石。秀而多峯。巒其上。有白石如小碁子。甚員。背鶴云。山高月小。晏子城。安吉西北二十里。吳地志云。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于此。至今耕者得黃金。狀如菱角。中有齊字。名晏子金。

顧仲英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平生。立之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爲戲。游他郡。圖壽莊規制。并錄志文以自隨。

北堂書鈔者。唐弘文學士。虞世南所編。爲卷百有六十。余醉李見抄本。五嶽山人所謂意親則登。非拘代。次述同斯筆。罔擇雅俗。例成瑣細。不遂其長。可爲此輩之遺孤。

石斗山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花一枝。歐陽醉翁嘗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葛公墓銘。亦嘗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于孫武子十三篇。石墨出筑陽縣。出懷化郡山。廬山。皆可畫眉。

文待詔。自元四大家。以至子昂。伯駒。董源。巨然。及馬夏間。三出入。而百谷丹青志。言先生畫師李唐。吳仲圭。此言似絕不知畫者。且亦何以稱待詔里客也。

王以劉廷美陳道復子正。置逸品。而以文先生置妙品。稱量不平。待詔未肯心死。梁楷待詔畫院。賜金帶不受。掛于院內。自號梁風子。余曾見其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

李于鱗排行第三。鳳洲筆記。中懷于鱗。李三比部。余見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湘三君子。是伊親兄弟。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畫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晉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宋朝吳郡士登科者。始于張誠。其家居崑山黃姑。猶藏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紙。闊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帖于中外。亦書姓名二字。蓋以此報其

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如此。司馬子長墓。在河津縣西北十五里。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垣。今盡沒于河。淳熙戊申。古汴趙希聲。題謝太傅像曰。此維揚郡。晉本。新泰朱長卿家所藏。比于行都。見畫像相傳。是顧長康筆。縹色。刻幾不可觸。而阿堵中。瞭焉。校此本無毫髮差。訪維揚舊石不存。遂摹刻于半山。今存本寺。

張山人朗。贈余真玉珠。其大如拳。而稍方。內有白玉髓外露。馬鬣微附。余石雞卵。而雜色。穿石綴附焉。名百納石。皆以鎮紙。

古語云。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宋理宗御像。郭蕭齋所寫。度宗御像。俞似齋所寫。董玄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成。此五家畫。尤少真跡。南方宋畫。不堪賞鑑。兄幸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弟輩成。與合一奉。卽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畫史也。

蘇叔黨墨竹。衣鉢老坡。崗人散處于洋河。雜溪之界。男子吹簫。笙木葉。彈二弦琵琶。臂爲樂。岷山脈。蓋于建康。其分支爲天目。舊稱金陵地脈。言其浮沉軒輊。疑不獨三那福池爲然。

黎人釀酒。多雜榴花。親死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紹寧元年。石工采石于馬鞍山。山摧。工屢罵。越三年六月。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遂噤不語。化爲石。貌如平生。

白鹿峯陸樽。自歎有蘭亭癖。陸龜蒙曾爲湖州參軍。王通曾爲隋蜀郡司戶書佐。淮南子曰。宋人善畫。吳人善治。治賦色也。

顏魯公書法。有勇商仲容授之。唐孫虔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新。是古人第一樂。

汾陽子陵。其尙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能詩。紅線善彈。院成翠。手紋隱起如紅線。故名。

趙吳興寫龍門三自省。自謂無慮。數十百本。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碧琳池。東而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

高逸圖。趙承旨作。有朱砂着色。背而撥阮者。其旁有一人。以手據地。隸冠竹簪。狼藉草間。坐青羊皮。長松落落。真逸品也。

陸續林石在吳郡之墓門內陸龜蒙居陸順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榘之院前以亭覆之

吳翰庵有記又甫里白蓮寺池堂案卓亦有石名鬱林尚在

錢叔寶少孤貧迨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史門下授以畫法晚其故廬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

病必強起旬旬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研悠然自得

張即之書東禪寺林酒仙詩有刻石蓋寒山子之流朱紫陽極稱賞之上海靖安智儼師嘗食活蝦斗許

事頗相類名蝦子禪當時貢師奏鄭元錫楊元誠孫大雅仁一初王元吉皆有詩楊維禎作序名靖安八

詠集

賸賸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圓蓋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又有養弄飛弄之技不知始於何

人國初彭氏雲秀以女流清芬挾是技遊江海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登同文贈之以養弄行

沈監運得異石於葉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探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畫皆有印文復刻摩

詰詩于下方云探菱渡頭風急策杖林中斜杏樹墟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于探菱渡

者

西苑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覆殿古木珍石參錯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于此焚稿

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清閣閣下希是正之益句曲張天雨起首

嶺山千佛嶺下一泉名曰品外不省何人所題黃叔明早齊卷二幅一背一向學王摩詰李營丘沈啓南

題一短歌其尾云尺璧竟當酬尺紙向藏元美公家其跋刻四部稿中有御史中丞太保寺卿二大類印

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爲項德新所藏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

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絕筆

倪元鎮畫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畫復此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窗殘影月低時

洞庭小青山出茶唐宋入貢下有水月寺即貢茶院也

趙節齋宋觀文大史地種橘千枝名曰千枝園臨終送朱參政居

杭吳山雲居寺有中峯竹爐麻鞋鞋長尺四五許及半身相吾鄉北庵亦有中峯像及絲笠在焉

前朝有僧舍改爲道院者衆沙彌百口號佛有一僧題數語云此身尚且幻化身外何須道哉即今改僧

舍爲道院者來差不多兒無過佛頭着箇冠有何不可

龍性極懶道士行雨馮步吹烝驅而出之則雨拂遶走大水急隨其後道士又有斬水法一步一斬水不

及足

李北海鏡山帖在雲煙樓羅羅之上岳鏡之下東坡歸去來辭跋子昂亭林碑皆准此也

辰玉言京中見雙管漢玉杯下穴一酒眼過酒有鴛鴦及熊蟻其上乃合卷杯也而精巧非常血仗中半

雜青綠不知何人買得之項希憲官司馬公新鑿合卷雙桃盃桃一合一開即有研盤承之盤中一坎

正相亦奇物也

懷素塔衛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于此草書旁有墨池筆冢

王閔仲玉豆如燈臺皆臥豎文高五寸闊如之漢玉也

孫樞以書史爲墨兵又古人亦以史爲筆獄可謂佳對亦可畏也

研錄云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夫斲字碑活溪旁舊有神怪宋熙寧中永州判官柳應辰繼舟岩下僧告其故夜半怪果登舟應辰呵叱

怪伸手應辰書夫字揮之語朝登岸索之則夫字已綴崖上知爲石怪既而應辰舟行地僧追告以溪山

震響乃書斲字鎮之怪浪今刻石在焉

升庵丹鉛總錄辨鍾馗事甚詳而失記于勁亦字鍾馗

施兩縣普舍樹普覃氏祖于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卓氏子孫歌

舞其下花乃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普舍猶華言風流也

黃得直登荆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山欄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

委撲瀟沙鷗鷺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盡裏蓋女鬼詞也淚眼不曾晴五字甚奇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下嫁左衛將軍王誥好讀書古文章工筆札

盧全自號辨王陸龜蒙自號怪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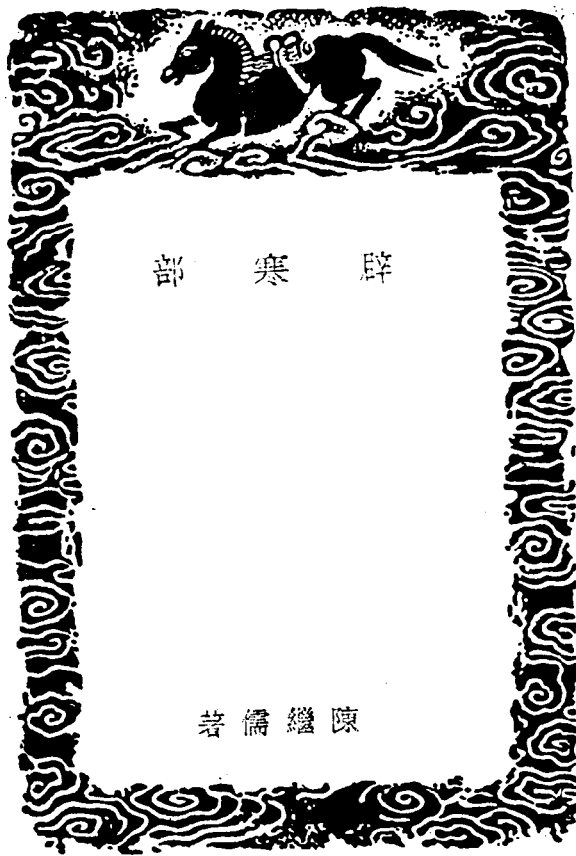
畫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

太平清話 卷四

八五

正是禪家一合相也。畫用焦墨生氣韻。書以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家實主法也。
密州趙德正云。太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宋西寧蒼莽若畫云。長江限南北。此非丈夫語也。





辟寒序

古人三冬文史足用。子弟父老當伏臘治羔酒相會。今三吳之儒。擯眉歲事。無暇問梅。甚則往往束文。書不觀。余嘗蹈此弊。而意嘗媿之。每於歲寒。設紙屏布幕。客有著雪笠過從者。出膽餅梅花供養。溫火一。瀉酒煨芋。甚樂也。客退爲籠袖讀書。而書中有可以召煖律回霜散者。不論次第。書之如左。名曰辟寒部。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辟寒部

辟寒部卷之一

周昭王 以之毛爲一裘。一曰暖質。二曰暄肥。常以御寒。至厲王猶未寶此。及厲王流于虢。人得而珍之。罪有陷大辟者。以千青鳳毛贖罪。免後一毛千金。

明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周靈王起昆昭之臺。設狐腋素裘。紫熊大褥。二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

漢元帝被疾。遠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驕馬。於上林之昆明池。上環以冰。而御驪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無變色。臥於池上。嘿然自若。

漢崔寔四時令。正月硯塞。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硯水冰。命讀論語。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綿錦其上。爲之棉几。以象牙爲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漢武帝有人獻神雀之鳥。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晶爲戶。使內外通光。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銷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時河南獻玉人。長三尺。夕則擁后而翫玉人。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大雪中衣布被。入貴城山。暮投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活。但言用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相寢。僧知其異。

辟寒部 卷一

人未明不辭而去。石虎嘗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千觔，燒如花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恆溫，名曰屈龍溫池。引風文錦步障，蔡葢浴所，共宮人龍嬖者，解縷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虎破滅，龍龍猶在郡城池。蓬萊山有霞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屬焉。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恨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瀾，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澗，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

仿與山孟冬水洞，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燠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入，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煊，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燠，刈之為席，方盡彌溫。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安語，正欲以為裘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為紅，缺蝶飛去。

諱景升冬則著布衫，或以於風雪堆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諱捧之且喜，復書遺家值，乃厚遺之，繼去，便以及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

李意期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雖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或二百日不出。唐貞觀初，天下久安，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盛奏樂歌，乃延爾后觀之，后曰：隋主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太宗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尹，諱民嘗輸租時，車牛各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炎筆視。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園恭帝令待詔，願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燠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燠者冬燠夏冷。

開元二年冬，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燠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唐內庫一酒盃，背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鍍金字，名曰白燠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炊如沸湯，遂收於內藏。巨寮王元寶每至冬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貨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燠寒之會。

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莫建茗，共資客飲之。唐內庫中有七寶硯，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置於爐上，硯冰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帝常用之。

岐王少恐女色，每至冬寒，手冷不近於火，惟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稱為暖手，常日如是。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為紅冰。楊國忠家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於爐中，及先以白檀木鋪於爐底，餘灰不可參雜也。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書詔。

陶穀妻本党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党家有此景否？曰：彼麗人安識此景，但能於箱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

李元之往遊和神之國，人皆一百二十歲，二男一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綠，絲可為衣。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

閩粵有福清縣瀕海人家，於海中闌得一物，乃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輒飄然豎起，擁匝人腰，溫柔不可名。

或問鄭榮曰：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

寇萊公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公取金鋪獨酌，令歌數闕，贈之束綵，侍兒情桃自內窺之，為詩呈公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窗札札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武宗會昌九年，扶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狹暖。

曹元龍母王氏能詩，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東坡云：徐州時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爾。

淳祐初，僧友自南宮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園，余冬夕踏葉訪之，小麗迎吠，時佛燈猶在，啓關炎茗，既而信行溪間，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樓指二十霜矣，皆

橘香濃。梳妝懶。脂粉薄。約略淡眉峰。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線。今夜休攻。莫厭
蘭蕙更難。明朝又紛冗。匆匆。酪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

黃山谷云。閑居多病。人事廢絕。遇風日時。暖從門生兒。姪輩扶杖。逍遙林麓。山水之間。忽不知日月之成
歲。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與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酪。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司馬溫公。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許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
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劉叔安名鎮。號隨如。元夕慶春澤一首。入草堂選。又有阮郎歸云。寒陰漠漠。夜來霜。階庭風葉黃。歸鴉數
點。帶斜陽。誰家砧杵忙。燈弄幌。月侵廊。重籠深寶香。小屏低。枕怯更長。和雲入醉鄉。亦清麗可誦。

潘子真詩話。余以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之句。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
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
之事。始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磨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無
滋。整看果。墓石滿壘。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墓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

張仲宗夜遊宮辭云。半吐寒梅未折。雙魚洗。冰漸初結。戶外明。靡風任揭。搗紅爐。酒慙間。稜雪。此日去
年時節。這心事。有人懽。說。斗帳重。驚。被。酒微。醒。管燈花。今夜別。雙魚洗。盥手之器。見博古圖。稜雪散
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見毛詩疏。

山谷戲詠暖足餅。即湯媪也。小姬暖足臥。或能起心兵。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脚婆元不食。纏裹一柄
足。天明更傾瀉。類首有餘煖。

宋王十朋臥龍行記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
秀。照人道。旁雜花盛開。暨與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藤。羅格。松上如積雪。崇閣數百。本秀發。巖石間。微風
透香。所至芬郁。東萊牡丹大蓋。雨前已開。道人值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白樂天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
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妻周四垠。暖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魏諷曰。解車有貂。納。子。皮毛柔。故天下以爲名裘。

羣公對雪。向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環。坐。問服。其韻。精。

元載設紫綺帳。得於南海。溪洞之中。會仲。則蛟綃之類也。輕疎酒薄。如無所礙。雖嚴冬。而風不能入。
謝超宗坐公事。免。請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
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

同昌公主。堂中設卻寒。乃卻寒鳥骨所爲也。設之辟寒。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青燄。時於此間。得少佳趣。

錢文僊維演守西都。謝希深。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頽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山
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霧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僊遺廚。傳歌妓。至。傳加語曰。山行良佳。少
留龍門賞雪。無遺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又無財物。得出。內一行脚僧。謂曰。
貧道有藥。可濟諸坐士。遂將一銅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土。揉於銚中
煎之。遂巡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有苻榮子。弟上莊。監。稷。天寒野。週。須。附。火。莊。資。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類。比
丘。岡。矣。低。密。烟。不。出。兩。目。淚。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墮。淚。垂。擁。入。難。爐。勝。如。喫。十五。大。棒。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游春。遇雪。擲頭酒盡。令人冒雪。遍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
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興醉飲而還。

呂微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
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
工。問其姓名。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
與之。微之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
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蕭大園云。沽。酌。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有。朋。自。遠
揚。播。古。今。田。陵。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梢。劣。者。必。退。之。小。爐。一
爐。可以終日。

辟寒部卷之二

有苻榮子。弟上莊。監。稷。天寒野。週。須。附。火。莊。資。引。往。山。坡。守。禾。舍。拾。杉。枝。燃。之。舍。乃。屈。竹。所。成。類。比
丘。岡。矣。低。密。烟。不。出。兩。目。淚。酒。如。啼。勃。然。走。出。叫。曰。入。墮。淚。垂。擁。入。難。爐。勝。如。喫。十五。大。棒。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游春。遇雪。擲頭酒盡。令人冒雪。遍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
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興醉飲而還。

呂微之。安貧樂道。常逃其名。以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大雪立門下。聞閣中有吟哦聲。乃一人分
韻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其故。先生因舉滕王蛺蝶事。衆請足之。先生援筆立就。既敏且
工。問其姓名。終不肯言。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得。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
與之。微之曰。我豈可以貨取耶。不受刺船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
一間。家徒四壁。值先生不在。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無衣。故坐其中。

蕭大園云。沽。酌。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有。朋。自。遠
揚。播。古。今。田。陵。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梢。劣。者。必。退。之。小。爐。一
爐。可以終日。

廬山白鹿洞遊士福溪每冬寒釀金市鳥新爲禦冬備號黑金社十月旦日命酒爲醴爐會蓋深密感家張澄穆以是日始也

唐宣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綿襦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盆置炭火少許進御止煖手而已蔡因呼炭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法出自韋邨公家用精炭搗治作末研米煎粥復和得所預辦固鐵籠滿內炭末運鐵面鎚實緊五七十下出籠陰乾籠巨細若蓋口厚如兩餅餅盛寒爐中熾十數枚烘然徹夜晉人獸炭卽此類也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卽投一魚其中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精粹然棧燭一乘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一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

頭也自不惡乃闌筆捲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譏集必舉以爲笑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辛魁燬之聲爐曰辛魁遭遇矣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牋用桃花紙塗以冰油取其明暖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鳴似春濛濛霖霖霖霖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天氣

古辣泉古辣本質開城名以城中泉醞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道御藥並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

兒錦曆鍾爐燻伏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卽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卽率皇后皇

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資本人使而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喚棋待詔並

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道太子到宮恭迎兩殿並只用椅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凳至相齋進

茶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進進酒十色熬炙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尊緣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宮中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

刻雪天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楮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近臣

獻詞云紫皇高宴仙臺變成戲擊瓊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囂喜冰消太液融鵝鵝門曉班初退聖主愛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官二聖萬年千歲

雙玉杯深五雲樓迴不妨頻醉看來不似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下大賜賜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酒太后命本官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宜輦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蓋還宮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

官裏女樂二十八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下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爺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兒免拜皇后換冠冠

背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賜謝恩照例支散目子錢太上下賜官裏玉酒器十件鑿珠嵌寶器一千兩尅絲作金龍裝花軟套圍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以下各賜金盞盞段疋薇

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宣道遙子入便門升蓋還內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

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裘絳衣之類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講講孟子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

勅下擬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記師承道古先究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荷奉倩與婦至爲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袁豐宅後有六株梅開時正雪爲鄰居烟氣所燻豐卽塗泥塞竈張幕蔽風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

恨無傾城耳卽出妓秋媚比之乃云可與比鬪爭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青田溪生蘆蕩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溫室殿武帝建冬處之溫煖也以椒塗壁被之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麝寶氈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處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賣酒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譚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出而至各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誦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

盈見君前日書夜夢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盈將聞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

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沒沒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雙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卽獻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若何此

歡噱昌齡等因語其事諸伶說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熊羆每歲寒會客至酒半塔前旋殺羊令衆客隨所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

食一時盛行。號過廟羊。
蘇晉作曲室寒飲。名酒。又地上每一博鋪一瓶酒。計輒約五萬枝。寒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邠州道士少微。頃在茅山紫陽院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宿。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設雪方甚。二三道士圍爐。有脆瓶美盃之羨。丁曰。致之何難。時以為戲言。俄見戶開。窗快而去。少頃。雪霽而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吟咏。忻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唯銀榼存焉。

政黃生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南嶽石頭志。庵主問曰。師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撥。塞文彩露。

白傅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虛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同登眺。望嵩洛。既而微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遂忽忽有二人。衣袈裟。領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清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窻。安銅瓶而炊。小僮烹羹。泝流過於橋前。聞舟中吟笑。方甚。虛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閉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某。曾往訪之。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於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孫遂及此。不覺洒然。

齊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有書籍在屋。若能為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為池。環山列宮室。上於華清新廣一池。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免雁。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鏤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繡出於水際。上因幸解衣將入。而魚龍。免雁。皆奮鱗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卻之。蓮花石至今在。

夏文莊性豪侈。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共致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中出。須臾。火滿屋。客皆熱脫衣笑。

宋王十朋游天衣寺序云。紹興戊寅冬十有一月己卯。日南至後二日。游天衣者八人。皆前進士宦遊於越者。黎明。成裝。集於賀盛之故居。天氣既佳。愛日初長。籃輿出。越城之南。道乎稽山之陰。徜徉乎秦望。鑑湖千巖萬壑之間。有松陰十里。林麓靜深。山轉徑迂。烟霞出沒。初行若迷。俄有鐘聲。出乎翠微之端。蓋

天衣寺也。十峯堆秀。雙湖涵碧。朝陽法華二峯。尤蒼然巖絕。乎其中。寺有唐人李泰和徐季海元微之白樂天李公華諸作者詩文。其碑刻尙無恙。有化身普賢飛來銅像。蕭梁衣鉢。雙鳥故事。繡徒顏能道之。方杖履。尋幽。有府吏將使君之命。餉以百榼。既拜賜。有舉杯而言者曰。今日之集。蓋不偶然也。昔王謝蘭亭之游。羣賢少長畢集。可謂雅會矣。然賦不就者十有六人。豈若吾儕臭味之同。游從之勝乎。白衣之來。非王弘之酒。乃楚元之醴也。飲其可以不既。於是舉白飛觴。唱酬交作。雜以諧笑。咸有餘適。借有勸游雲門者。夕陽薄山。遂不果往。乃舍車聯騎。探梅而還。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贈之。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麵。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州下俗謂之州南。聚賭。窮親四十口。皆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鷓鴣天冬景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口添老大轉癡頑。謝天教我老年間。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

開封孫惟信。嘗大雪登廬山至絕頂。盡得景物之詳。嘗撰廬阜紀游一卷。惟信能詩詞。有官棄去不仕。自號花翁。游江淮間。人多愛之。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子歸宗訪墨池鏡溪。乙亥。自命峯天宮。萬華重雲上。紫霄峯。欵杏林。覺性。丙子。至靈巖。三將軍洞。由隆教過。翻經臺。栗里。醉石。歸去來館。灑足。靈湯。暮抵廉王觀。丁丑。汧澗。酌谷。龍泉。還山。與朱洙。陳伯賢。段日嚴。向公。莫同來。子澹。侍釋元澄。鑄石。

猓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猓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猓毛煖坐。餘悉禁。遂為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元豐儀制。令侍從職事官。諫議大夫以上。乘猓坐。紹興令諸猓毛坐。職事官。諫議大夫。寄祿官。太中大夫以上。及學士。待制。或經恩賜者。許乘節度使。曾任執政者。准此。
楊文公曰。猓類。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為以褥。鞍。被。坐。氈。之用。猓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嚼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

酒泉南有銅駝山。言虜犯者有大雪。沮渠漢遜。工取之。得綿數萬觔。
婁道者。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冬則臥。雪浴。冰太宗。召見。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唯二聖親覽焉。

宋趙汝叔。羅浮山行記云。方余通背來絕頂。噫。然大塊。叫萬竅。而舞六花。淡綠一色。悽神寒骨。已而閉戶息視。及披衣起。天際已明。其上則暗。久之。火輪由暗中射飛。濤以出。向所謂渾沌也。又若造物者。始判清濁。而六合。障新也。林霏一開。負寒凌澌。變而明風。煖翠。凡嶺南之山川。隱顯。背嚮。咸無遁形。登小石。棋望文

溪東閣於大石樓上。若與抱朴子桃稚子相期於縹緲。過中閣飲茗。復歸冲虛。翼日訪諸君。得桃源王。臨安人也。圓龜跌坐。不茹不葷。不跡戶外二十三年矣。命之住見日庵。人宜之。渠亦忻然。又規陽室以遠陰風。買隙田以給常住。山行勝概。大都盡矣。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買蒸胡處。熱氣騰。使人買以袍袖包。掛底唱之。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炭頭范至能作。予病衰。大冬非附火不暖。既銘被爐。又作炭頭。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衷至陽。維火之傳。雪覆六虛。冰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煥既安。與之窮年。

嬌新賦。張文潛作。歲暮苦寒。烈風不休。先生家貧。衣無重裘。讀書夜闕。爐炭已灰。先生瑟縮。凄然不怡。頗謂童子。與薪皆來。童子曰。是薪也。陳之壁間。自春徂冬。風日所熾。埃塵所蒙。固澆液之乾竭。枵外稿而中空。唯利從熾。無所獻功。與火相得。赫然大烘。堅枿勁節。久而後燃。後羣枯而效技。又焚焚而不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窮谷蕭條。薪炭如土。蓋取之而不竭。顯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直獸形。攪搏。漢壁之椒。效暖。魏宮之金辟寒。誰知空山寒夜之叟。敢傲溫於狐貉之前。

黃哲番。偶人。性好山水。結廬蒲湖。棲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為未足。乃辭家度度嶺。過吳楚。游燕齊。問當風雪時。泊舟秦。遇宋文昭。誦韻。相與握手吟咏。沽酒大噱。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許查周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蓬地燒天。葛地空。爭似滿爐煨榿。慢騰騰地煨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

錢塘關子東。為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為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芋麻逢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冰凝成花。所謂花者。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總形似之也。跌尊檀香。皆成真花。或時為梅。或時為菊。或時為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皆交出之。以沃水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必一燕客。觀冰花人。亦攜酒就之觀焉。

臨瀆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投入石中。宛然若新。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荻花絮紙衣。咸少時。在惠日亦為之。佛燈。詢師。見而大噴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室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感愧。恐。而除去。

辟寒部卷之三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巖扉。立化。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等夜逃居岩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凍橘。其類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目為小春。枝頭時作細白花。既而橘已黃。千林已盡。乃始傲然。冰雪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詩有曰。梅柳纔先桃李晚。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咏桃李。物理皆然。

南隱張君。鴈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忍一日棄。月驛涼宵。雪店寒曉。手不釋絃。絃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今鴈山低。抱琴歸。今鴈山崔嵬。卜居今西湖之巖。身伯牙。今心子。期子謝之曰。人琴俱清。又居西湖。孤山之梅。添香矣。他日子到西湖。見鷗鷺當門。花竹繞屋。而中有琴聲者。必君之居也。訪君。君罷琴而接之乎。

予多病畏寒。未冬為縮。殺蝸矣。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榻。中垂一簾。對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當曉晴日。暖肌骨。暢柔。爐溫火深。神氣和淡。未信天地間。別有春也。嗚呼。室舊室也。歲殘歲也。何昨也。冬而今也。春吾疑二先生在焉。霜雪不敢犯。又疑葉葉春風。自書卷中流出。不然。是造物者憐我。寒病。異分於一室也。

然不敢私一室之春。願融而為天下之春。貧富富貴同一溫。家居客寓同一照。此子之心也。二先生之心也。

被塵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三月。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微亦如之。被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片成一。價值錢百千。背用紫綺。以篋四金。賜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避兩制。預買被座。得躡進之日。坐此。斥罷。或云。被毛以藉衣不。先公使北時。已作兩制乘被座。副使武臣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被張。金帶金魚。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率軍節度使董實充副使。遂俱乘被座。

予小莊在秦溪。極北。屋卑地狹。水南別築數椽。為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震凌。屋仆。梅壓。移扁。故。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通。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襍。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嘆。嘆。以。街。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雙。履。客。曰。唯。

榜。柳。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菴。有。吳。從。者。問。其。姓。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問。其。何。不。畏。寒。卻。指。松。木。答。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養。木。尚。能。過。可。不。會。此。

呂。居。仁。以。建。昌。紙。被。贈。劉。子。登。答。以。詩。云。寒。聲。移。曉。曉。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眼。屬。卷。意。自。適。素。風。含。混。沌。春。煦。回。呼吸。餘。溫。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魄。流。輝。乍。捲。無。迹。未。能。淡。子。心。愧。此。一。念。白。昏。開。野。江。藤。蒼。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瀉。以。滄。浪。色。粉。身。從。游。統。蛻。骨。齊。麗。密。乃。知。榮。然。姿。質。自。漸。陶。出。治。身。嘗。貴。精。治。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耳。則。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內。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覺。常。惕。惕。清。如。夷。齊。鄰。粹。若。淵。鸞。視。獨。警。發。鑿。鉤。邪。思。戢。莖。忽。勿。謂。絕。知。開。虛。閣。百。靈。集。鼎。鑪。或。存。戒。章。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塞。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擬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御時一盞。玉堂閒話道清無。

元。涂。幾。游。磁。龜。記。由。梨。木。灘。沿。小。溪。入。高。陂。溪。水。清。激。謂。中。琴。筑。絕。可。聽。人。居。半。山。曲。不。井。汲。接。竹。資。泉。入。廚。間。至。數。十。丈。每。茅。茨。敞。高。倪。入。幽。綠。雞。豚。魚。鳥。隱。見。雲。氣。使。人。即。之。有。異。世。桃。源。之。想。數。里。入。孤。州。上。綠。藤。藤。下。著。冰。雪。水。流。兩。崖。徑。其。間。子。勞。行。內。熱。氣。鬱。寒。衣。覆。屋。下。纖。魚。出。游。若。與。人。狎。而。玩。者。紫。絲。吐。沫。動。薄。晴。曉。良。久。畢。入。綠。藤。藤。者。有。大。石。塞。道。下。墜。深。壑。鑿。鑿。罕。罕。試。以。大。藤。絲。延。而。過。其。側。過。際。前。後。凡。六。涉。溪。水。亂。石。奔。時。急。流。淙。淙。濺。漣。上。面。至。不。得。側。足。立。力。少。懈。苦。滑。幾。墜。人。足。涉。茅。五。水。深。廣。加。前。之。半。冰。滑。微。隨。行。者。愁。感。建。陰。山。之。麓。而。坐。踰。焉。陰。山。無。陽。光。匡。木。橋。積。土。石。碎。發。琴。環。瓊。瑤。被。珠。璣。披。戈。劍。鏖。一。時。乃。出。山。半。築。長。腰。而。望。見。有。田。在。前。峯。之。頂。予。得。大。恐。俄。焉。一。渡。水。一。捫。嶺。至。田。上。益。峻。如。蛇。升。木。而。昂。其。首。者。再。乃。盡。嶺。又。如。蛇。升。木。而。昂。首。者。乃。見。民。居。焉。時。寒。沍。雪。澤。路。善。崩。崩。當。絕。險。

扶服。一失尺寸。即僵仆。崖谷。挂枯枝。裂巨石。以死。游魂不歸。而為世大僕矣。噫。予非有山水之好。名利之役。而為此來也。以友人鄭元方氏之文素所願讀。而不可得。故貿然從之。以游於斯。孰知是游之樂。乃動平生之恐。有不為樂乎。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非深。王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味。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非深。是。非。根。新。以。麥。苗。耳。

爛。殘。師。詩。云。深。夜。一。爐。火。彈。家。困。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

有人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一兔。無。人。可。製。師。云。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次。之。以。風。熨。安。坐。上。用。水。少。半。銚。候。酒。湯。一。盃。後。分。各。以。筋。令。自。夾。入。湯。擺。熟。噉。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注。不。獨。易。行。且。有。團。弄。暖。熱。之。樂。

羊。稚。舒。冬。月。讓。常。令。人。抱。纓。須。與。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楊。誠。齋。詩。云。壘。登。雪。水。醞。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烟。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澗。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溫。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酒。較。之。融。雪。煎。茶。味。不。殊。也。

李。昌。鑾。在。荆。州。雪。中。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陳。二。千。人。皆。着。紅。紫。綺。襪。子。及。錦。鞍。韉。宋。子。京。多。內。寵。後。庭。與。輿。輪。者。甚。衆。嘗。宴。于。錦。江。徵。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跨。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跌。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

蘇。子。由。南。德。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映。亂。南。德。朝。日。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培。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

唐。章。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章。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組。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火。蒸。猛。獸。皆。赫。赫。然。開。口。內。火。落。下。豪。貴。競。效。之。

唐。僖。宗。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並。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主。將。開。奏。以。宮。人。賜。得。鎖。者。後。帝。幸。蜀。其。人。前。後。捍。禦。

袁。安。負。賙。時。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捧。背。曰。甚。快。人。意。

宋。蘇。易。簡。為。學。士。太。宗。問。物。品。何。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臣。只。知。薑。汁。為。美。臣。常。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半。夜。吻。曉。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盃。薑。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仙。廚。鷓。鴒。胎。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周。之。翰。寒。夜。擁。爐。蒸。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卻。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難。浮。派。分。庚。嶺。

355

形者構木，稜稜山澤之麗，所如凝脂，淺淺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茂塞居三友園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遊，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晚，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猶煇，烘不醉，冰魂剪紙，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簾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朱廣平，磁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卻愁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味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嗚呼，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道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冬日出銘曰：折膠噴指，夢想負背，金羅騰空，映蒼白醉，皆取白醉二字以銘。

蘇子得微圃於東坡之陂，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治長老桃花，巢元修菜，何氏蔬橘，種秫時粟，果有松期為可，斷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為雪堂之勝景云耳。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好着寬真鶴氅，醉舞雪中。

王叔明洪武初為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與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都了，時陳惟允為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皆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為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類以為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俗密雪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

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磐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順陽公之請老妻，章請之一日，授簡徵新聲，章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賦詩曰：自趁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歌而和之。

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僊鎮，有二句者，爭於道，老嫗曰：我終年句乞，聚金數百，此子帶去半載，不償，無競取緡如所通數與之，句者謝曰：吾實通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以解其困也，吾家在陸和曲，均相青籬乃所居也，子能訪我，當有厚謝，無競異其言，後入陸和，果有籬欄，入門見數句者，地爐共火，入室有冠帶者，立於堂，乃向句者，既坐，曰：可小酌禦寒，無競恍惚甚疑，其人勤勸，遂辭終不飲，但濡唇而已，時方大寒，篋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懷歸，句者作詩曰：君子多疑即多愧，世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遠平如砥，何事夫君不肯行，無競至邸取桃，乃紫金三塊，因大梅恨，一日再訪之，已不見，詢問皆無有知者，無競琢其金為飲器，年七十餘，面色紅潤，豈酒濡唇之力乎？

潘辰泊舟秦淮，有老父求同載，辰許之，時大雪，老父醫中取小葫蘆飲之不竭，能掬水銀手中，按印成銀，皆見池中落葉，澆置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扣酒家門共飲，少頃見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啾，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章夢有寒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以內，悉藉茵毯，俄而登塔，侍婢皆笑。南史云：陳武帝嘗游義興館于許氏，夢天開數尺，有四朱衣捧日而至，納諸口，既覺，腹內猶熱，心甚喜焉。王輔居相位，嘗全盛時，寵幸一時，故窮極富貴，於室置一榻，用金玉為屏，翠綺為帳，圍以小榻，中擇美姬處之，名曰擁姬。

邕之南溪洞首長，以鵝毛為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稻畦柄之，暖甚於綿。

中峯禪師遇雪示衆，一片兩片，飛入人間，尋不見，三尺五尺，積向茅簷，難辨的，銀象三千界，靈瑞身光，有空皆徧，玉龍八百萬，敗殘鱗甲，無地可埋，梅華之恨，獨深，漁鏡之歸未晚，且道與蒲團，兩板邊，坐堆堆底，人有何交涉，古者道今日雪下，叢林有三種僧，一種向被位，頭究明自己，一種向經案上吟詠雪詩，一種向火爐角說喫堂供，此三種僧，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合受不合受，置之勿論，諸禪德，你還知結雨為雪，疑水為冰，底道理，雖然結雨為雪，固是造物變化，宜乎不知，如疑水為冰，遠以流注之質，頓成堅凝之形，雖金石不可與較，其固，請以喻明之，佛性猶水也，以無量劫中，迷妄之寒氣，念念凝合，由是結佛性之水為冰也，且政當冰時，未嘗不具佛性之水，奈何迷妄之寒，交結未化，雖全體是水，而不得為流注，灌溉之用，耳，或不以智慧之日融之，安有自化之理，如是觀察，向道之念，可得而免，諸或謂古人相逢，彈指便解知歸，豈必待奮神力下苦工，而後然哉，你殊不知，或不奮神力下苦工於曩昔，任你相逢，彈指，破指頭，也無你知歸之理，未有一佛一祖，不因智慧之日融化，迷妄之寒冰，而能復其佛性之水也，今日一個所參話，信得及處，靠得穩時，豈非真智慧耶，一旦工夫熟時，節至千丈冰山，也是水，萬尋雪嶺，也是水，滔滔然流，歸佛性之海，任你空中積雪，火裏生冰，未聞凍合無邊之海，諸禪德，莫道本上座長於譬喻，蓋法理如是也，更聽一偈，凍雲四合，雪漫漫，執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嘗，啓應猶看玉琅玕。

李輔國有風，首木高一尺，而刺如鸞鳳，雖嚴冬之時，高堂大廈中和煦如春。

李白看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淮，同玩霜月。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吳郡王家，及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樓，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製園園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且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絛囊籠，籍笙於上，復以四和香薰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脆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煖，樂府亦有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子過范堯夫於西府，先有五客在，因衆人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

久寒甚公命出酒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透透後令人心神融瀟

元李孝光鴈山觀石梁記云予家距鴈山五里歲率三四至山中每一至常如遇故人萬里外奉定元年冬予與客張子約陳叔夏復來從兩家僕持交桐杖履冬日妍煥黃葉布地客行望見山北口立石宛然如浮屠氏腰隆起若世之游方僧自縷被者客憮然而笑時落日正射東南山山氣盡紫鳥相呼如歸人入宿石梁石梁拔起地上如大梯倚屋檐端檐下入空洞中可容千人地上石脚空嵌類腐木根檜端有小樹長尺許倒掛絕壁上葉着霜正紅始見謂躑躅花絕可愛梁下有寺寺僧具茗茶醅酒客主俱醉月已沒白雲西來如流水風吹橡栗墮瓦上轉射岩下小屋從領中出擊地上積葉鏗鏗宛轉殆非世間金石音燈下相顧蒼然無語夜將半設兩榻臥子約沾醉比曉猶呼其門生不知岩下宿也

宋張拭游南嶽酬序云試來往湖湘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歎也乾道丁亥秋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于湘水之上酒始偕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亦與焉粵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予三人者飯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予獨與元晦決策明當冒風雪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陽谷矣三人聯騎渡輿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與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澗石曲折有聲琅琅日暮抵方廣氣象深竒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雪月皎皎寺皆板屋閭

老僧云用瓦甍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為風雪所折清爽可愛住山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牕牖間有猿嘯清甚出寺即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梁如素錦屏日下照林間冰墮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壑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明寺有飛雪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猶紫紵數里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膠枝下垂冰雪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榜二友始息肩望祝融絕頂寒雲徑往頂上有石可坐數十人時烟霧未盡澄澈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照雪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數酌猶不勝擁毳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如饌餽過南嶺為風所飄空濼杳瀟頃刻不復見是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雪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亦謂石磴冰結即不可步遂由前嶺以下路已滑甚有跌者下視白雲瀟瀟瀾瀾吞吐林谷真有激胸之勢欲訪李郭侯爵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勸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敘間已發於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與寄所託

異日或有考焉乃真而錄之

辟寒部卷之四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窳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每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為樂既而踐踏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為四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誦且知余之好在於世俗所爭而在於雪也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鷗為比不使皓白繁素等字唯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牕撥亂撲春過色閑來披覽學王恭姑射羣仙遊近逢只為肌膚酷相似遠庭無處覓行蹤氣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村酒價高味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礙槍旗入鼎烹擬欲為口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

唐杜光庭溫湯洞記云開州後倚盛山東枕清江沂江而北三十餘里至溫湯井井有湯泉此山麟德年震雷摧裂山脚洞山自開當門有天然石鐘如數千斤重空懸去地二尺許而中實扣之無聲門兩壁有石如金剛力士之形者數輩鐘傍有小徑高六尺以來行二三丈稍闊有石碑巨龜負之自然而成但中無文字碑側有巨屏上與鼎相連下一穴側身入可一二尺許自是廣闊中路徑平坦與常無異路左右滴乳為石羅列衆形龍麟鸞鶴類雲嵐山如林如柱似動似躍乍飛乍顯千形萬態不可殫紀僅一里許傍疎連翠周迴數步高三四丈層巒重疊皆可攀躋旋生乳石如臂如指者以燭照之通透瑩徹隨折旋

斯及出洞門外得風皆爲白石矣。自竄側三四十步。步有蓮花羅布於地。傍有甘泉水。色溫白。游洞者汲之。其苦。前自有橫溪。溢波甚急。其聲喧洶。流出洞外。溪上有橋。長二三丈。闊一丈許。非石非土。功甚宏壯。過橋得黃土坡。高四五丈。道徑險滑。行者累息。方至其頂。坡上有巨堂。四壁平靜。中高數丈。壁上多游人題記。年月室之極處。曲角有一穴。高四五丈。廣三四尺。去下丈餘。躋攀莫及。相傳云。昔有游人扳緣而入。累月之後。出於巫山洞中。自後無復敢入。

率子連道士。衡山人。形容魁奇。發言孟浪。未始拘忌。而有膂力。絕人。鄉中道間人苦重。卽代之。輕捷若飛。烏善修禱。皆應驗。開寶中。暮冬大雪。子連下山旬日。不知所之。有人自西靈觀出。見子連臥松徑。雲盛下。沒手足。問之言。數日前。從山下乘醉臥於此。下人皆異之。獨住魏夫人觀三十年。寂無黔黠。

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低絕。類而背脊。頗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綠。湖泉冷。冷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匯入江。是日極寒。岩嶺有積雪。而洞中溫然如春。

東坡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牛龍殿在城南十里。中寬可容千百牛。近巖居民。冬月驅牛入殿。以避寒氣。

宋梁朱璣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溫泉之在城中。最顯名者。新豐之驪山。而泉實不佳。水沸如蒸。難以驟入。硫黃之穢。逆於人鼻。稍不潔治。則窮谷之汚。生以青苔如龜蟻。衣驪山而下曰汝水。曰尉氏。曰匡廬。曰鳳翔之駱谷。曰渝州之陳氏山居。曰惠州之佛迹巖。曰閩中之劍浦。曰新安之黃山。曰關中之郿縣。曰蘄州之遵化。曰和州之香陵。難見於地。里之志。詩人之詠。漢雲之地。溫泉尤夥。其在寧州白崖。龍關。浪穹。宜良。永昌。騰衝。若夷。徵。邊。隅。不可勝紀。要獨以安寧之碧玉泉爲勝。浪水號曰黑水。雖盈尺不見底。而此泉特皓鏡百尺。纖芥畢呈。一也。四山壁起。中爲石凹。不煩斲斲。二也。浮垢自去。不待捫拭。三也。苦汚絕迹。不用淘滌。四也。溫涼適宜。四時可浴。五也。掬之可飲。尤發茗顏。六也。蓋酒增味。治危者。新七也。雖仙家三危之露。佛地八功之水。何以加焉。謂之海內第一湯可也。

礬石出少室山。性大熱。置水中則不冰。博物志曰。鴉伏卵。取此石繞之。以助煖氣。盛弘之荊州記曰。新郢縣有溫泉。冬月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轆形。世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入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可止也。

安祿山思順翰並來朝。玄宗使驃騎大將軍內高力士及中貴人供奉官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使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輸好故也。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

巧者王江居苑丘。喜飲酒。醉臥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鬻角戴花。小兒羣聚。捧之。江嬉笑自若。往往販餅餅。晚不能售。輒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招之食飲。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人亦信其無他也。

張九歌慶曆中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羅。盛剪爲蜂蝶狀。隨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爲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宋賀蘭曉。其真宗奇之。賜號宗玄大師。實以紫服白金。仍錫觀之田賦。未幾辭還舊居。祥符三年卒。時天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青山其中有石。實東通洞。庭冬夏常暖。山色如黛。故名。吳均與施從事書云。故鄆縣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天。孤峯入漢。綠嶂百重。清川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徑。風雨如陣。鷄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黃。

僞吳從嘉。竊僞位。嘗於宮中以銷金羅幕。其壁綠細。刷糊。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外。又於花間立畫小木亭子。纔可容三座。燈與愛姬花氏對於其中。

清虛子服道既深。歸山既久。臘月廿日。飛雪浙瀝。豹麋沖臥。鴉兔遁跡。園溪成珪。削峯變壁。適索茶於真玄子曰。問公上方有植一瑞。來歷遐遠。不知紀許。且暮青。殘露吞雲。根不蝕。穴稍不蛛。纔乃真清利仙。覺化生。時當初春。和風降。玉氣凝。羣芳獻臭。百監交明。或擬宮中之錦繡。或結上苑之綺屏。獨此植之不以花麗。不以蕊呈。而以葉貴。始以芽萌。金蕾珠纒。玉澹素塵。

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爲質。黑爲文。視如蒼頭鴨。脅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一席。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新北市是景雲觀舊基。有一巨石。大如柱礎。人或坐之。踞之。遂巡如火燒。應心煩熱。

儋州城南清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申徒有涯。外士也。嘗攜一白瓷瓶。遊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質舟沽酒。飲畢。大吐。傍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其詩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嗚呼。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雲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踪。吟訖。跳身入瓶。傍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舟者。見有涯箕踞於虎丘劍池之側。知其異人。欲逼問之。候爾不見。

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樓中。後苑進大小雪獅兒。並以金鈴綵縷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滴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並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餛飩。羊羔兒酒。以賜。並於內藏庫支撥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自支稿。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錢米犒閱。

三九

三九

里之貧者。倪雲林云十一月十七日過與之洛澗山居留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視。戶外巖岫如玉琢削。竹樹壓倒。逕無行踪。飄瞥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餘。因賦詩留別。

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一月。袁員外來林下。為留兼旬。臘月十七日快雪初霽。庭無來迹。與僕靜坐。因取琴鼓之。古音蕭寥。如茂松之勁風。春整之流水。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未如四五十許人。為言甫弱冠。遭逢盛明。初宰當塗。過九華山。道逢神人與棗食之。後數數見。夢寐間。若冥感玄遇者。員外稍疑。真仕祿以自給。不為人所知。豈郭恕先之流歟。

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勅。老萊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

建康府城之東郊。垣門外。皆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觀遊道。遙而已。人頗知之。巡之以白。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門西南內。至張某果園。多荒蕪。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謂果死矣。遂白官司。發屋視之。則已熟寢於室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宋孫惟信字季蕃。開封人。能詩詞。善談謔。嘗有官寒去。遊江湖間。自稱花翁。嘗大雪中登廬山絕頂。盡得其景物之詳。因撰廬阜紀遊。皇甫坦字履道。臨淄人也。後避地入蜀。居峨嵋山。嘗行風雪中。聞人有呼之者。顧見一道人臥小庵中。因留與抵足眠。坦自覺熱氣自兩足入。蒸蒸沃體。甚和適。比曉。道人去。曰。它日可訪我於靈泉觀。坦後求之。朱桃椎也。

道者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人間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淡郊邑。正自飄零林岫。便自浩然。仲廷預為蜀嘉王教授。諸子雖通墳典。常厄飢寒。至門下亦未甚禮。時方凝寒。王以舊火爐送學院。廷預方獨坐太息。以筋撥灰。俄灰中得一雙金火筋。遠求見王。王意其別有所求也。勉強見之。廷預乃出金筋。陳其本末。王曰。吾家失此物已十年。吾子得之。還以相示。真古人之風。乃厚贈之。竟以資介相遇。禮待甚厚。厚授榮州錄事參軍。

何仔云。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窗。萬事不到。自以刑公所選百家詩反覆觀之。李主中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大弟以下登樓展宴。成命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時建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咏。

群英部 卷四

四三

徐鉉為前後序。切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短主之。樓閣宮殿。朱帝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也。

董風子者。不知其鄉里。事母至孝。以乾道元年暮冬。過岳陽。夜宿黃花市。遇同店一叟。破巾單袍。而貌若嬰童。絕無飢寒之態。吟哦詩句。油然自適。董識其異。就即坐於傍。問所從來。殊不酬答。良久。再扣之。始微笑云。我待子多日矣。遂挽手同出。寺西旗亭中。買酒三升。論酒家。僕不用煖熱。董起自言某平日骨寒。雖當暑。亦去綿衣。不得況今臘月。若飲冷酒。定足喪命。惟先生亮之。叟云。毋慮。董不獲已。強進半杯。便覺四肢和暢。及再飲盡。脫其衣。移時出到大樹下。授以至道之要。董整襟再拜曰。敢問先生姓氏。曰。吾本東晉抱黃翁也。知君孝通於天。故來相見。語罷。陰雲四合。迨於開豁。失叟所在矣。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最相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志嘗以蒲席為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肆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於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他日。皆呼為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扣冰而浴。既出。汗流如雨。真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下休咎多驗也。

郭原平字長恭。稟至行。許瑤之能。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火蠶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兩。稍過度。則熾蒸之氣不可奈。晉東風公蠶字元邁。鎮鄆時。大雪。當其門前數十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歌先生大中。召之官。嘗大雪。戲之曰。能以雪為銀。曰。可。乃取雪投熾炭中。食頃取出。爛然為銀。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

群英部 卷四

四五

楊誠齋夫人韓氏年七十餘。居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備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嘗曰。大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憲聖時。收楊花為冬日鞋襪縫之用。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以雜之。

習整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草上有氣出。同一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之。老雉孤尾上得絳縷香囊。

崔寔為五原太守。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買儲時。為作紡績練繹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鴿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鴿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鴿不敢侵焉。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筴茂林。縛鴿於筴中。而斂其戶。獵者疊樹葉為衣棲於樹。以索繫机。埃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筴。遂得狐。一夕月微明。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筴。偃偻而來。且行且言曰。何讐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為人。至筴所徘徊久之。月墮而眠。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筴。則一白叢老狐也。製為裘。比常倍溫。

籍川子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甚。然則言甚。那不言之。是耶。人問何是。曰。火燒君裳。遂收衣火滅。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王山農以小詞約蘇養直赴溪堂。夜雪。蘇報云。今某已裝酒上船。來日若晴。須有月。若溪堂聞人橫笛聲。即我至矣。所謂月滿前村。莫辨溪門。尚恐有扁舟乘輿人也。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時入城。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為令狐雪中渡溪圖。其序略曰。張侯奮書萬卷。揀書就閱。或假輒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着墨縹布緹縵條。小童攜書篋。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酒。景物蕭索。接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早緞煖帽。委樹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問者毛骨寒。是知至人操履。偉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契焉。先生諱探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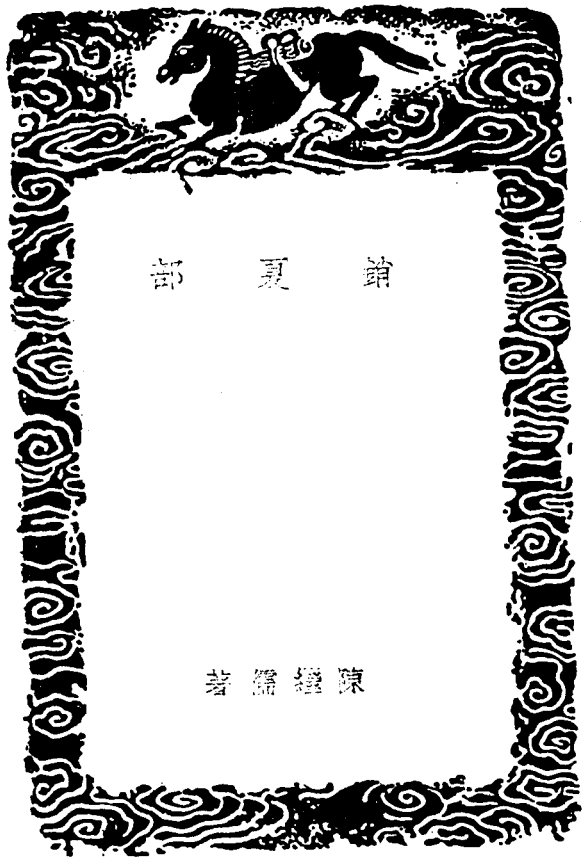
東坡與士言。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遊。未易讓優劣也。

體玄真人錄云。師昔於福山縣南水都村乞食。有富者王祐見之。曰。先生肯共我弈否。師曰。依高命。時方暮冬極寒。祐乃狐帽綿裘。皮靴靴襪。見師單衣露肘。弊鞋出指。故趨之。引於前廳。命師當門迎風而坐。祐即坐其傍。復戲曰。當圍幾局。師曰。三局可矣。祐曰。太少。師曰。十局可否。祐允之。次第而下。局未及終。祐已覺寒。勉至於再局。祐為之呵手振足。將不可忍。觀於師。則乃見神容悅澤。煦煦然如春也。祐竟不能待。

之於三。乃釋局而起。復曰。先生實為無心無念。忘形忘體者也。師微笑而嘆曰。俗諺俗諺。違盟負約。言訖乃去。

跋

甲午冬。凍冽慘慄。陳子仲醇時見過。相對滄鹿。姿態曝兩榮下。童子輒進松膠。仲醇輒於覆杯時。拈碎寒一二事歸而錄之。秘笈中已成帙矣。時有三餘冬居其一。此古人從容式燕之日。今人奈何以塵鞅牢騷。失之。不佞自得此帙。每每逢發。冰霰。榜紙風鳴。坐蒲團。嗅放瓣黃梅。聽竹爐上茶鑪殘。雪沸沸如懸崖。瀑深聲。聞卷披數行。何異四明狂客。上潛嶽峰頂。四顧狂呼。令人心膽澄徹。極恨紅爐煮酒。淺斟低唱。數言大不解人意。戊戌上元。宋啓明書。



銷夏部序

昔人避暑者曰。願得秦岱之長松。爲瀟湘之修竹。爲匡廬之飛瀑。爲太湖之明月。爲峨眉之古雪。又有渴思金盞之露。困憶石步之廊。又有飽風欲爲蜩。冰水欲爲魚者。其苦已不勝與祝融敵矣。獨一古老宿云。避暑向鑊湯裏去。此衆熱所不到。余深省斯語。而終不能舉似人。相與共享醞醑甘露之樂。惟當長夏候。轉徙山中。解籬冠。挂蕉服。展羅扇。卷筠簾。飲清風于北窗之下。釣秋水于南華之上。刺蓮刺芡。戰茗嚼冰。蔗境彌甘。槐國非遠。而時于曬書之暇。隨命大兒續記銷夏部一卷。以配辟寒。夫造化之涼燠。大寒暑也。疹疾之冷熱。小寒暑也。人情之炎涼。外寒暑也。胸中之冰炭。內寒暑也。四者潛移密運。如循環轉。使人垂老顛倒。而莫可解脫。非有道之士。其誰能出火坑而笑冰山者乎。如曰能之。則此集又爲風雪中清涼扇子矣。

華亭眉公陳繼儒撰

銷夏部卷之一

倪文節云。閑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輦。殆如蒸焙。客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不受人之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亦不能不受謁與報謁也。至於造朝蒞政。其事尤重。其禮尤謹。則其服尤厚。公裳必羅。靴帶必皮。乃與嚴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遠得水。飲食或不能以時。往往至于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然。自早燒香見尊長之後。食罷便可脫巾。杖相裙。從事藤牀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隔池觀月。登高乘風。探蓮刺芡。剖瓜削藕。白醪三盃。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易可以一二數也。故曰閑居之勝居官。尤於暑月見之。或曰居官亦豈無白醪可飲。蓮茨瓜藕可食乎。曰雖飲白醪。而思明日有事。飲之而不敢多也。雖有蓮茨瓜藕。亦非鮮新。食之而無味也。又安得醉而適乎。

華亭眉公陳繼儒著

西王母見程天子玉帳高會。進萬歲冰桃。千年碧藕。又進素蓮。一房百子。程王列播苜蓿。覆以冰荷。不使光遠。荷出冰壑。火不能鎔。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盤。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曰痛舍之立愈。

風松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巍巍焉。而涼廳生于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室內，稍秋氣，颯颯即散去。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亭，亭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錦蓋覆之，如照月矣。因名照月珠，以賜董偃，盛以琉璃之筐。

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乘石以爲底，近崖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崖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寂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東坡云：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圍戶畫，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相能者，儻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爲厭也。因作詩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棋者？戶外履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釣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真於履道里第，時屬炎暑，坐臥其上，愛而銘之云：耳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炳烟碧，莓苔有斑，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牀席。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云：巖老嘗用四脚棋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繞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非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澀。劉仙巖相傳仙人劉仲遠居此，峻道攀援而上，石室高寒，旁有穿雲仙跡。乳洞有上中下三洞，其中虛明，夏涼冬溫，內有龍田如盤，稜層紆曲，水溢不涸，洞之澳有清泉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窈窕深黑，觸石溢激，有聲，洞門左旋而上十步餘，至中洞，地勢爽坦，內有田數畦，左有三石如柱，旁有隙可通入石室，又承下洞，水氣蒸潤，常有烟霧旋擁，左有石道，曲折凡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有淺水可涉，乘炬而入，石乳玲瓏，有五石橫亘其上，行數步，有石高十餘丈，色亦五彩，又有石牀石室，千態萬狀，深入愈奇，宋李邦彥名其洞曰噴雷，中曰駐雲，上曰飛霞，且自爲之記，乾道間張孝祥大書曰：上清三洞，范成大亦有詩刻洞前，有明真寺藏塔院，李邦彥又書玉谿橋三字。水經注：銅雀臺北曰井亭，高八丈，上有冰室，室有數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黃憲自言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衣履鼻自滌硯於淮口，案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趁其滌硯未畢也。

金華洞有韓無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棐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清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鱸，夏至後，頰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棲霞洞在妙智菴左，地多怪石，隱樸莽中，實似道望而異之，命施春插，條見奇遂，乃扶藜剔幽，爲亭曰暢日，俗入其中，穹然如夏屋，雙石相倚，爲閣，風從南來，送呀而出，寒骨淒神，不可久佇，故暑遊最勝，石壁小臺突然，坎中衡二石，下達於城，仰視左賢，四五通明，大者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魏許使劉松輩三伏之時，晝夜酣飲極醉，以爲避暑，飲傳咸作感涼賦曰：夏日困于炎暑，旬日不過自涼，以時之涼作感涼會。

王直方云：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之時，今日復淒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然也。虛中之名祖臯，邛州人，有蒲江辭一卷，樂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洞仙歌詠茉莉云：玉肌翠袖，較似醴醞瘦，幾度熏醒夜醺，問炎州何許，清涼不到，冰花剪就。晚來庭戶，悄暗數流光，細拾芳英，踏回首，念日暮江東，偏爲魂銷人易老，幽韻清標，似舊，正簾紋如水，帳如烟，更奈月明露濕時候。

東坡寄柳子玉云：閒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解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山谷贈李昭華之句，蓋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其後又作竹夫人傳，東坡嘗云：爲我周旋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楊廷秀謝傅尚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腳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俱一味攪破菜園耳。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少豪勇，遊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夏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林外，悲壯回響，巖石皆震，追感賦詩。

漢武帝起神屋，以白珠爲簾箔，玳瑁之象牙爲葢，風至則鳴珮珞。歐陽公云：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其愛之，輒爲拙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端溪琢出缺月樣，新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無雲黃，琉璃瓦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矜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尤蒙不使加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朽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微尾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惟與睡相宜，以懶遺問何慙適，從來羸爾苦疲困，況此煩歎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寤疑驚疑釜鳴，蒼蠅蟻螻任緣撲，蠹書懶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鐘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

此始終當卷讀猶枕去築室買田清顏尾

鄭敬以乘霞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抱香履抱木生于水松之旁若穿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溼時刻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初不可理也履雖猥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滌淫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嘆異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蟹號魚藻洞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錄之謂之隸事使資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寶白團扇容氣自得王儉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搗搗筆便成文詞華奧舉坐擊節擗乃命抽憲寶自製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歐陽永叔與梅聖俞書云去年夏中因飲潑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

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靈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至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

玄風洞在七星山下巖林觀後洞口低下陰風襲人盛夏凜如冰雪舊名風洞省志改今名

風洞在疊嶺山後石門險峻陰風襲人盛夏無暑故名

元陳德永云石梁外小寺梁拔起地上百餘丈穹窿懸跨隔林竹望之如白虹下飲背有石類蒲葦狀岌岌欲墮怪藤數十聯絡之隱然如脈筋露出人膝理內有大石側削高出梁背空中深窈可容千人日氣從梁口入潛泉復行縷間滴滴如蠶盤中響地上皆碧滑陰冷切人不可久居稍出至梁下低回仰視有小紅樹長尺許倒粘絕壁上意甚閒遠悠然不去者久之

摩竭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所居之池曰阿耨達熱池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燒香伽河從象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歸南海西縛芻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璃瓊河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恆河從獅子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四河從無熱池右邊七匝隨方流轉而其氣甚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徵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焉持翁之名碧筍酒

鄒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林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緝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鄒謂謝公曰非君幾不堪此

消夏海吳王避暑所居也縹緲峯如展立羣山列障障之兩山合抱如周垣湖外三山當垣口環中瀟水

九里類太液昆明近則居人樹蔭水中井井如博衛邊外故有亭址亭今亡亭外水淺深其廣當三之二千家之聚負山面湖美哉風土之麗民物之饒蓋一奇也

唐高宗時天子嘗會夏宴蒲萄園賜宋相游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從行給翔麟馬帝賦詩學士尉和

泉出於山正出曰盤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洑泉同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流曰滌泉此泉之大概也而天下之泉其名亦不一香爐之瀑布與天台石門所出者尤其崩騰而雄悍者也錢塘西山靈鷲有泉流

幽澗中或隱或見者如綫如蛇曲折而下赴其激石有聲鏘鏘如琴筑之交奏珩璜之相觸春淙亭東西合流注大壑浪然如驟雨之至雷震之薄如決銀河自天而落也方五六月赤日正中人人皆坐火屋下行道者多嗚死而泉之旁飛珠濺衣肅然如清秋松風謾謾相和肥肉爲戰而栗不知大暑之鬱蒸也

玄宗幸洛時尉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奏曰崇方珍絳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頓忘繁

唐元結唐亭銘云活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晤臺北臨大淵南枕

活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

水聲松吹霜口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者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

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就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恆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讎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鑿爲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唐元結寒泉銘云湘西峯直平陽江口有寒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陰泉上近泉塘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踰躡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太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

堪救渴人不知當時大暑江流若湯寒泉一掬能清心腸誰謂人惠不在茲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口奉郎新當塗守黃庭堅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之外蓋人閑景幽兩奇絕耳

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醃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壘石爲之直方瀟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

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宵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膚不可留也

冰墜水也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也在地英明者惟水而冰則精而且冷是固清寒之極也

謝康樂詩鑿冰煮朝餐拾遺記蓬萊山冰水飲者千歲

南渡時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京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汎湖爲

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

紫菱碧夾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餅芥辣白膠涼冰冰雪爽口之物關

撲香囊畫扇蓮花珠佩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賤婦人簪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

餉之娛耳。蓋入夏則游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飲大觴。設新筵。高枕取涼。備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

成都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椹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月。暑氣不至。涼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蓮君手植。

晉有八達。胡毋輔。謝瑤。畢卓。相尋阮孚之徒。嘗散髮裸袒。閉戶耐飲。

倪雲林云。予來城郭而暑氣熾甚。偶憩甘白先生之樂園。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誦藝文之象。交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

曾公巖在七星巖下。舊名冷水巖。山根石門哈呀。中有洞水。東流伏於石下。源委不可知。宋元豐中。曾布帥桂。跨洞爲石橋。榜今名橋下水聲冷。寒氣侵人。橋側有石乳雙懸。如垂蓮。頰雲危欲下。壓度橋有石四。鱗差其中。水無乾溢。過田。築紆數十步。路窄不可通。頰視有石罅尺許。旬旬而進。復高廣。可通樓殿。自左隅數十步。出至洞。洞名玄風。洞旁水清淺不流。高岸玉立如削。真勝概也。

洞仙歌夏夜。蘇子瞻作。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數橫聲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換。東坡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之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合乎。乃爲足之云。

龍隱巖在城東二里。灘江之水。分流透其下。其後連屬七星山巖。後有洞。名龍隱。其下水深莫測。仰視其上。有龍跡。天蟻。長竟數丈。鱗鬣宛然。疑龍蛻去。跡印泥上。久而化爲石也。巖內寬廣。可容百人。巖嶺石色蒼翠可愛。巖左緣磴而上。舊有聯鸞亭。後改怡雲。今改望江。氣象高廣。後洞水勢湧激。盛暑汎舟。如在三峽中。巖口舊有佛閣。今廢。

魏文帝示羣臣詔云。中國珍果。甚多蒲萄。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爲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溢。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三伏日。炎熾赤騰。男女往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號歡樂井。

寒溪 樊山東有小溪。夏時溪裏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順宗皇帝即位歲。拘引國貢長堅冰。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嚼之。與中國無異。齋至京師。雖盛夏亦日潔冷如故。

賀新郎夏景。蘇東坡作。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因倚孤眠。清熱。籬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豔。待浮花浪蕊。都

盡伴君幽獨。穩睡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其粉淚。兩蔌。款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點慧。善子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管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悲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辨。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涼。蓋不得子瞻之意也。

佛氏有水觀。初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了。無分散意。既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瑠璃想。此想成已。見瑠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瑠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光。其光如華。又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臺。樓閣千萬。百寶合成。於臺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爲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爲水想。名第二觀。

杜徵之夏日嘗隨莫月鼎入西山。至湖上。熱甚。月鼎曰。吾借一把傘與汝共戴。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二穗。隨而覆之。

長安人每至暑月。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爲避暑會。

酉陽雜云。盛夏取大水晶如拳塊。置釜中。新汲水煮千沸。以小口大肚瓶盛湯。以油綿密封其口。勿令泄氣。復以重湯煮瓶。千沸。急沉井底。平旦出之。破瓶。冰以結矣。

為不吝不隨。冬煖而夏涼。宜於游觀也。

自百里坊至平陽峙。一百里皆荷花。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

澆水石出常山谷中。以此石為末。置水中。夏月能為冰。

葉石林云。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

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

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

之間。館於此堂者幾累月。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

謂雅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余今

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蘇序獲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待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

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非氣。毋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

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迎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炁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

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密雲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

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

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俟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

已逝矣。

銷夏部卷之二

呂誨為御史。出知安陸。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

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若冰雪下咽。公頗異其事。亦與所親者言之。

霍仙別墅。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鑲雕之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

蔣之奇云。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置台問。答曰。縣南水石相勝。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

求之得洞穴而入。又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于石上。及亭成也。所以階檻憑空。下臨長江。軒窗雲端。上

齊絕巔。若且暮景氣。烟霞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休于

亭上。為商之曰。今天暑登之。疑天時將寒。炎蒸之地。清涼可安。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背

劉光祖。字德修。號後溪。蜀之簡州人。有鶴林文集。小辭附焉。其醉茗賦云。春風開者。一時還共春風謝。柳

條送我今槐夏。不飲香醪。孤負人生也。曲塘泉細幽琴寫。胡牀滑響。無價日。遲睡起。籬鈎挂。何不露

與花竹秀而野。

黃庭堅云。余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陟山半。竹栢蒼蔚之

間。水泉瀟瀟。為太湖。亭樹環之。有僧舍五區。其都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復出沒。烟霏之間。而光影在水

東。望巫峽。西望郢都。林泉之勝。莫與南浦爭長者。寺僧文照喜事。作東西二堂於茂林修竹之間。仲本以

...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傅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

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見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宜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

起蒼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上。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

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一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

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全無暑氣。後苑小厮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輪所

撰鼓子詞。後苑進沉蠶漿。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

太上首肯。因問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

雖極暑中。亦着納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並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

則劇官家進水晶盃。盃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料碾玉香脫兒。一套六個。大金盃一面。盛七

寶水盃。並宜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太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

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斜殿在縣南二百餘步。古木蒼烟。石田棋布。殿寶可二丈。其中深不可及。或云通天。執炬而入。但見峻崖

洞有寇萊公題名在焉。

元周景昌陶潛源記云。安成南四十里。山巖特起。曰書崗。岡之上蒼崖怪石。層巒競秀。其巖然角列者。若圭璧。其屹然對峙者。若劍戟。絕頂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有水曰玉江。瀉于岡之陽。順流而東。可二里許。修水合焉。深澄碧。名陶潛潭。有釣魚石。水落隱隱可見。相傳以爲潛嘗讀書而釣游其上。迄今父老。歷誦言如此。不可誣也。

丁謂有高山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小山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而散釋。蜿蜒亦莫知所之。衆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也。龍交海上。流精于石。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綺。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葉石林云。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又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熱。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淙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家有皮扇。製作甚精。寶每暑月宴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酒筵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取看。愛而不授。曰。此龍皮扇子也。

元高德裔題王官谷石云。明昌元年夏四月。被朝命。始克與判官路元。解縣劉德源。進士韓琪。沙門明賢。同游王官谷。首謁司空表聖祠下。尋三休之故基。揖天柱之危峯。穿林沿流。直抵飛瀑巖。坐客或折巖花以薦觴。或酌溪泉以滌茗。久之覺毛骨凜然。殆非人世。抵暮題詩石壁而去。

鍾野金鄒山北有石洞。口清涼。深十餘丈。內鑿石作四小閣。閣外一堂。陸高三尺。堂外兩門。門外兩大閣。石道長三十丈。闊十有六尺。世傳秦始皇避暑宮也。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巖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馬永卿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鑄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復不見矣。入時必用油圈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春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人其中。皆得黃金而出。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遊。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綉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勝於他時。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張建章遇水仙童遺鮫綃。自費而進。好事者爲之立傳。其後唐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建章所進鮫綃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絲三道割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邇來變更。莫知所在。

黑蚌千年生珠。盛暑握之生涼。名招涼珠。可以避暑。唐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詩云。已持犀辟暑。更乞草迎涼。西陽編曰。迎涼草。碧色。而鮮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離落。盛夏掛之門戶。其涼風自至。北齊王琛字元寶。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寂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叙暑。遣信送冰。叙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何心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趙清獻在錢州宅之東。消暑堂。堂後舊據城闕。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據一州之勝。謂之高齋。後治第衢州。臨大溪。其傍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

張子通既貴。其弟子遊。好吹簫。暑月衣憤鼻納涼門簾。值里巷喪車過。必徑趨羣挽中。聲調清壯。抑遏中節。或至郊外。通夕而歸。

榮輯子嘗酷好圖畫。務廣粉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

唐沈佺期峽山賦序云。峽山寺者。名隸端州。連山夾江。頗有奇石。飛泉迴落。悉從梅竹下過。渡口至山頂。石通數層。齋房浴室。眇在雲漢。神龍二年夏六月。余投棄南裔。承恩北歸。結樓山隈。周謁精舍。爲之賦焉。仙巖洞口多桃花。中則空閣。上如覆蓋。石芝懸結。青黛點綴。榕根三四條。如絲拂亘。垂入地。半山間。開曠光明。中擁石推。如假山狀。可坐數人。旁有深潭。魚鱗游泳。淺流一綫。瀉出洞口。清涼可掬。一奇觀也。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離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桑牙桃枝扇。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五臺尤靈怪。長松喬木。高下森竄。如虬龍。肩與只行樹梢也。六月。須挾纈都無暑氣。宋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長松修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岫。靜竊深。寒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菡萏。萬柄。蓋園丁以瓦盆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閣闥。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閣簷。葡萄等。南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御苑。兩旁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掛。伽蘭木真蟻。龍涎等。香珠百餘。蔗漿金盃。珍果玉。初不知有人間有塵暑也。聞洪景廬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體栗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

謝逸夏月嘗仰臥。謝公清屣卒來。未暇着衣。跳出屋外。方臨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王逐客作夏暑雨中花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瀟。碧梧翠竹。面千步迴廊。重重簾幙。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綠絲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溫更詩話云。余嘗觀此詞。不用浮瓜沉李之事。而天然有虛外涼思。其詞語非觸熱者所知。

唐功茂云。朝陽殿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圍協洽。六月有五日。唐功茂宋景晉同

爲避暑之游。是日也。雨餘風快。烟靜霞鮮。爽氣盈於。飲海過去。開揮五絃。時寄一枰。神清骨爽。若與浮丘。亦松接於瀛洲。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嗟塵纒之自縛。飛翰舉白。顏然就醉。春色四合。乘桂而歸。

鑄明學士蔡君謨爲閩部使者。夾道種松以蔽歌詠。閩人至今賴之。
百家巖寺。創于高齊。唐禪師益拓大之。臺殿寮宇。咸壯麗。乃若冷然。自山而下。澗澗有聲。穿佛殿之礎。流入僧廚者。玉女泉也。一泓湛然。影沉沉紺寒。在佛殿之後者。明月池也。朱欄碧欄。當池之陽。四面敞豁。可凭可眺者。環翠亭也。蔣佛殿之西。有石如砥。可坐而飲。面對瀑布。泉如千丈。珠簾噴冰。灑涼氣。颯颯。侵入肌骨者。劉伶醒酒臺也。臺下有池。方廣險數丈。泉出其中。四時不涸者。嵇康淬劍池也。宋嘉定四年。河北提刑曹經楷書醒酒臺。淬劍池六巨字。刻石上。而鑿壺乃在淬劍池之畔。云。蘇醒酒臺而上。廢址宛然。有磴可躡者。避暑樓也。相傳漢獻帝爲山陽公時。嘗避於此。

天仙子水閣沈會宗。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幙小。閣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消涼。山一帶水一瀉流水自雲長自注。

晉書云。昔嵇康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荆門軍玉泉山寒亭。過客多題詩。獨一篇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亭分外寒。六月火雲天不雨。請君來此凭闌干。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意然起。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于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願。樽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終歸爛斧柯。回公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乘扇驅蚊。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噴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託以求驅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子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少留糟粕而無餘。灑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舉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并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張暨熙寧中夏日午臥。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擊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瓊瑤。瑣珞者數百人。掛畫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所適。

間語耳。買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冰。小於芡。圓如一斗。射之。珠玑滿中。富家收貯。盛夏以壺澆調之。如真珠粉然。竹坡詩話云。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路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嘗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如蓮花者。蓋諸花皆藉喧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

西郊野叟云。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絲風。云海外船舶。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句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絲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夏而既爽。入窮閩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熱。

山谷與朱子茂書云。盛暑少雨。比來日用佳否。不肯累日來。意思極不佳。初疑其欲作大病。熟思之。乃是臥簾遠旦。夜中不加寢衣耳。既而微覺。敷席少忍。煩而加衣。遂無恙。恐鮮君到說累日病。故具之。

黃山谷跋朱應仲卷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萬元筆。研不滯墨。墨不凝筆。但觀者如蠶。殊增暑氣。

臨晉士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二三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而瓜亦甘寒。

宣和間。執正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粧。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上供帳。堂上有盛幃幙。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解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視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養。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大風。風雨至。女蒼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雷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脫去。有空殼焉。鄧氏畏事。極秘之。押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宣和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蠶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響。雲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釋慧琳以隋初隱於建明寺。有時著複衣。夏坐墳上。日雖炎赫。身無熱狀。口雖涉道。行同于俗。言談之次。以理居。

蜀中氣暖少雪。一雪則山上經年不消。山高故也。大理點蒼山。卽出屏風石處。其山陰崖積雪中尤多。每歲五六月。土人夜入山上取雪。五更下山賣市中。人爭致之。

東林寺頌古後云。紹興癸丑四月。余過雲門。同妙喜度夏。山頂高寒。終日無一事。相從甚樂。妙喜曰。昔

白雲端師翁謝事園通約保寧勇禪師夏居白蓮峯作頌古一百一十篇有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加針錐之語吾二人今亦同夏於此事跡相類雖微無媿也遂取古公案一百一十則各為之頌更互酬酢發明蘊奧斟酌古人之深淺譏訶近世之謬妄不聞知見戶牖不涉語言蹊徑各隨機緣直指要津庶有志參玄之士可以洗心易慮於茲矣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謁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十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庠惕然有瘴疔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寄杉布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紹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隣黃氏世為儒相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遠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觀其遺文中甚愧之

東坡與蔡景敏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屋三間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說前試嘗攜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謔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出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嘗有新籍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
歐陽修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介甫知睡真懶者也

銷夏部卷之三

文宗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
忠宣公范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背簟看物見客處有數胡牀每於月蒸濕其餘客所坐者皆背所着處皆有汗漬痕迹惟公所坐處則常乾也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絳綉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餅餚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醪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笑曰卿不奈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餚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蔡君謨荔枝譜云福州種植最多延地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盤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
浦陽人物志云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所載紫巖巖巖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暑不覺涼颯生肝腹間何文定公跋其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
元魏時北夷會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厲臣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扇一日盛夏楊大夫器之呂公甥也將赴鎮戎軍倅辭公公於西懸烈日中

冠裳對飲三杯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周必大嘗自德壽宮後垣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於屏間大書東坡詩云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又蓋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即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峰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而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

神異經云北方層冰萬里厚百尺有磔鼠在冰下土中行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熟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甘蔗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或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莖末百餘子大各為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

河東項曼都好道學仙去家三年而反曰去時有數仙人將上天離月數里而止月之旁其寒凄凄予泊舟空輪灘上野服登岸眺望由曲徑窈窕入平林度石梁又斗折而西行數百步見峭壁攢峰如屏中有石潭水色幽絕可鑑鬚眉潭上有石笋駢立勢欲墮有泉出石竇若噴雪花游蕩落潭中傍有磐石如席石傍有古松三株虬枝奇崛綠陰蔽葢予欣然會心小憩石上以觀泉流俄有一翁曳杖而來矍然山澤之姿似有道者予揖而與之坐款語移時因問翁居開處獨亦觀書乎翁曰壯年服膺九字經今老矣又曰人生分定機關計較都不濟事已而蒼然暮色自四山而至予遂與翁別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

神異經云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短湖其內鱖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此魚狀即與江湖小鱖相類耳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蚊母鳥形如鷓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

衡神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枝其神幻佳境也
茉莉花胡人自西國移植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夏時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盛夏上置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陸景輿從兄安成王書云仰承發止已次新林三湘奧區九疑形勝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翰飛紙落

理豐群富。賞未與餘。時希速憶。

元載龍髯拂。紫色如爛熳。可長二尺。削水晶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翫然如怒。置之于室中。夜則蚊蚋不能近。拂之為聲。則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于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長三五尺。而未嘗輒斷。燒燕肉薰之。則浮浮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載不得已。進之。載自云。得之於洞庭道士張和知。

王僧孺答江瑛書云。躡林臥石。藉并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藜藿含糗。果然滿腹。詠高梧而賦修竹。背清淮而遊長范。留東閣以從容。登石室而高視。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睡蓮葉如荷而大。沉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復晝出也。

白居易云。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一白石。青黑平正。溫滑可翫。用為書鎮焉。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視之。已化為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為焉。殼落堅重。與石無異。

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碗。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醴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唐太液池千葉白蓮。開明皇與妃子共賞。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耶。懷素貧無紙可書。常於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灑。名綠天芭。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焔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坐於兩山。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為瀛州樹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毅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綺。廣樹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琴。玉韻命侍郎。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前風未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久之風霧后泣曰。帝思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妹幸者。或疑裙為綺。號曰留仙裙。

孟秋避暑山宮。七日甫至。見山峰峭拔。清泉飛流。越夕雲霞爭變。風雨橫天。亦奇矣。山房橫入半石。為題與木石居四字。終日靜坐。清風灑然。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兒於口中。蓋藉其涼津沃肺也。玉華宮飛流噴布。巖谷深險。夏有寒泉。地無大暑。真野人所蟻之地也。詩所謂遺構石馬。今不復有。但十

八松存焉。

藥石林云。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父老言數十年所無。有余居既遠城市。巖居又在山半。異時蓋未嘗病暑。今亦不能安其室。每旦起。從一僕夫負榻。擇泉石深曠。竹松幽茂。處俯仰終日。賓客無與往來。惟懷棧二子。門生徐淳立。挾書相從。問答疑難。益時為酬酢。亦或泛話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親戚之言。以為歡笑。皆後生所未知也。

顯德中。書堂設起秋水。席色如葡萄。紫而柔薄。類似綿疊之可置研函中。吏偶覆水。水皆散去。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喻之曰。卿所畫。夜間水聲。真通神佳手。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滸。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律中夾鍾。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鑿於山南。時中雜質。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梅仙祖師唐僧。常學道於白雲山。為戒行。夏月偶坐化于梅樹下。數里間聞梅花香。經旬不息。遠近異之。適有御史某過焉。疑其事。命昇於邑。試之曰。若復能香乎。香復聞三日。乃命衆即梅樹下葬焉。今為梅仙祖師墓。

長江萬里。人言出於岷山。而不知元從雪山萬壑中來。山亘三千餘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積雪。朝日曜之。遙視晃若銀海。杜子美草堂。正當其勝。故其詩曰。曉寒西嶺千秋雪。正是謂也。貞觀十八年五月五日。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俗俗。必服用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南明山在縣南七里。上有高陽洞。崖石刻靈崇二字。乃葛洪鍊書。洞中又刻南明山三字。則米芾書也。山頂有爽氣亭。千里亭。登之一覽。盡得遠近之勝。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纈者。其駢貴如此也。

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開衡曠。家世富豪。而好待士。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為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遞請為避暑會。人皆愛羨。

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宋鄭王寶石乳洞記。袁為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寶字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獲焉。命從事魯受為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後有蕭元宗者。縣接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華。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概。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

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因敘其略。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闔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雜石門。入而履之初。則

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

鑄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

井有丘塋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

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數尋裂兩歧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略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

宋司馬光獨樂園記云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樹圍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狀如漁人之盛命之

曰釣魚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墼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廊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消暑

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日使曝

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汗不出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執箴搖漾渠中其水清澄以盛

暑之時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渠中有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

則上仙也

語林曰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陶潛嘗言夏月虛閣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羊欣年十二隨父不疑爲烏程令吳興太守王獻之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

數幅而去

乾符末張建章爲幽州行軍司馬會廣府戎命往渤海遇風濤泊船忽爲仙女適至一島遣一蛟精自蔚

而進後唐明宗有事鄆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見建章所遺蛟精篋而貯之軸之如著以紅線三道扎

之亦云夏天消暑展開可以滿室凜然

天華園最大暑熱夏木皆乾死民善汲水以避日遇時暑常入寒泉之下

拂林園避暑之節乃引水清流上通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唯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出懸

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

馬援征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壘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

崖爲室以避炎氣

萬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日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

鄭灼字茂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鎮心便起讀其篇志如此

岑文本避暑山亭忽有報上清童子元寶衣淺服青衣曰此上清五銖服出門不見伺之東行數步於院

墻下警然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古墓中得古鏡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鏡之文也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九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冰激扇車風獵衣襟知

節至賜坐石榻陰階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冰成山簾水飛灑坐內含涼復賜冰屑麻飲陳體生寒粟腹

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汗汗不已陳纒及門遺洩狼籍適日復召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已高乘也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灑魄於冰壺也

漢桓帝時劉寔一云畫雲漢圖見者覺寒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矣。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設紫綉帳。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豐帝起探游館千間。渠水邊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卷。名夜舒荷。宮人觀放。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香羹。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張方平生未嘗不衣裳而食。嘗暑月與其婿王聖同飯。命聖帶帶。公衫帽自如。聖願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某之食。雖復衣無害也。

宋冕補之新城。游北山記云。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丈。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墨如鴉。赤冠長喙。俯而啄。森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磧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簷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鈴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嚶而順。如麋鹿。不可接。頂上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線繞。乃得出門。廡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為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歎。

魏收字伯起。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怒。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誦積年牀版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免。宜都俱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感。

銷夏部卷之四

葉石林云。仙都觀在縉雲縣東四十里。舊傳黃帝煉丹其上。今為道觀。唐李陽冰為令時。書黃帝祠宇。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見之圖畫。殆不可名狀。已西冬避地。將之處州。道縉雲。暫舍於縣東之靈峰院。東裝欲往遊。聞滑兵入境。遂止。其東十里。有崇道院。謂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間冒微雪過之。時臘已窮矣。迂折行山峽中。兩旁壁立。溪水貫其下。多灘瀾。遵溪而行。峻厲悍激。與雪相亂。山木掩天。每聞谷中號聲。風輒自上下。等橫至。倏而僕夫卻立。幾不得前。既至。山愈險。雪愈猛。溪流益急。傍溪有數石。拔起數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略如人行。俯而相先後。俗名新婦。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攏鼻仰視。神觀。豈然。欲與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還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蕩。盡白。不能辨道。索酒飲。無有。然松明半車。僅得溫。今日熱甚。聊為一談。望梅尚可止渴。聞此當洒然也。

唐白居易五亭記云。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洲以名也。去之千百年。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貞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游息焉。旋屬災澇。沼壑亭圯。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游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曠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澗者。謂之碧波亭。

五亭開開。萬象迭入。向背俯仰。勝無道形。每至汀風溪月。花繁鳥啼。遠開水香。實友雲集。歌吹作。舟棹徐動。歸味半醺。不知其方外也。人間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於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堂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簽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駕幸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並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殿。太上遣本官提舉官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與入轎。次少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殿。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宜賜。再入轎。次少歇。上遣閣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靴。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人於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坐。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與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並衛前呈新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草。並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太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宜和問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宜平聲近。升。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與居。並免到宮禮。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撐者為椽。椽。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廳戶。與瓦屋無異。此甚宜大暑也。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圍。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縹緲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逸響動。谷。羣。巖。競。奏。其聲駭人。

周益公夫人妬。有婦。公盼之。夫人廢之庭。公過之。嘗炎暑以渴。告公以寒水酌之。夫人窺于屏曰。好個相公。為婢取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者乎。

唐元結九疑圖記云。大谷長川。平田深澗。松杉百圍。榕栝並之。青沙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覆。碑板之所。聞見。崑崙之伯仲也。

葉石林云。每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為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阿曰。冰窟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物。從何來。乃復浪為苦樂耶。一念纔萌。願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雷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為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感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於世。且平生幾何。不為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秦寧縣。耕夫得鏡。照之病熱者。心骨生寒。故名生寒鏡。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瀟瀟。兩岸峭壁。孤巖橫盤。凜然疑近。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涼。秋晚。候。縹袍不暖。所謂寒門也。

東坡云。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蜀州郡圍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小菱。菱至此始見之。

古無極不知何許人。居封門道堂。蚊蠅不敢入。暑中開戶而眠。不用帷帳。猶犬至。即俯首疾回。無敢窺其內。經年不見揮拂。一塵不生。未嘗出幕於外。而鏡不乏。疑其挾術。遍問之。笑而不言。一夕撤去器物。竟不知何往。明日物色之。葑蕀盤闔四門。皆云是夕見其負籠荷杖出門去矣。

冰井臺在臨漳西南。曹操建石虎於上。藏冰。三伏之日。以賜大臣。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菜之瓜。

宋見補之照碧堂記云。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闕閉。人民之庶。百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曠然見其為寬闊之土而樂之。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公。從宴湖上。後驢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遡驚大空者。花明草薰。百物賦媚。湖光瀟灑。飛射堂棟。長夏長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粉妝。柳搖面荷。鳴鳥盡。客。顧而。歸。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為勝。雖歷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徘徊而喜矣。

李廷珪藏墨訣曰。贈爾為玉。泉清硯須深。避暑懸葛。臨風度梅月。宋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於大慶殿廊下。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東坡云。夏日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過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詩。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照。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真避世。青弱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驚鷗沒。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昔以九月望夜道發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鏡蒙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凝露皆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滿寒輝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酒然也

曲江池本秦世隱園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雲棲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翫盛於中和綵艇翠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駕肩繫轡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備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樂池中西備採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嶺勳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菰蒲蒹葭柳陰四合碧水紅蕖滿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攜觴塵壘不絕

神廟時中貴宋用臣暨後苑瑤津池成明日請上賞蓮荷忽見萬荷蔽水乃一夜買滿京盆荷沉其下上嘉其能

河東備錄云取豬毛刷淨命工織以爲席滑而且涼號曰壬癸席

韓文公夏日遊華嚴之巖巖視其險絕恐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烟爲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果有烟起留二句乃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菴舊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焉

唐書曰代宗時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如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夏而刺之體戶間則涼風自至

方輿勝覽鏡湖在州南二里後漢馬臻順帝永和五年爲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圍三百一十里以畜水輿地志曰南湖在城南百許步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蔡邕郊郭連屬峰岫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鑑若圖故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鑑中游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開以泄之水適中而止故山陰無荒廢之田李白詩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陸若耶杜甫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蓮秀具欲罷不能忘

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傲坐頃間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並到食之無別時四月瓜未熟上思之儼索百錢將去須臾得一大瓜云穉氏老人園內得之上追老人至問之云土埋一瓜擬進適看唯得百錢耳

蘇舜欽滄浪亭記云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做舍以處時盛夏蒸煥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闊之地以舒所懷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築地縱廣五十尋三向皆水也江之南其地益闊旁無名氏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園近戚孫承佑之池館也塙隆勝勢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徊遂以錢四萬得

之構亭北峙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宜子時傍小舟幅巾以往至則酒然忘其歸觸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反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夏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申王攜有肉疾腹垂至汗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軒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復有數約夏月真子約中不復覺煩暑

有史生游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真懷中食頃覺懷中冷重滯起觀之其葉上鱗起粟粟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人曰此必是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永經注曰西溪水火井北百步有東西谷廣十步許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亦凜冽

道姑菴其地四崖陡立高數百丈菴在大石洞中洞適當谷之窮哈呀幽邃玲瓏寥廓可坐千餘人東西各有石廊數千餘步屬於洞若解字欄檻夾廊巨木萬餘挺森茂蒼密蒼然黝碧黃熊紫猿與猩猩之屬白日跳梁啼啼於交柯積陰間見人視不去左右水聲澗澗自懸崖墮洞中至者皆慘慄股戰不敢入必多人榜鼓然後從廊下樹陰行

塞山南流惟豐林塞山在隸北二十里地城志云越王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其故云山中大寒不得歸因名余靖詩空翠紛紛冷不流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便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齊法師登壇嘗感熱病夜夢月墮其懷乃壁而食之脆如冰片既寤所苦頓除

白居易游大林寺序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深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中堅利辨道建神照兼卓息慈寂然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海東人山高地深節氣絕晚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湖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漱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垂二十年寂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隋秦王俊爲水殿香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栴檀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裝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

葉石林云。萬法皆從心生。心苟不動。外境何自而入。雖寒暑可敵也。嬰兒未嘗求附火搖扇。此豈無寒暑者乎。蓋不爾。余見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胸。終日澀徒求避百計。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盡烈日。衣以厚柄。挽車負擔。馳騁不停。竟亦無他。但心所安爾。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風痺疾。歸寓許昌天寧寺。足不能行。雖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嘗歇。每食時。弟子扶掖。稍伸縮。即復跣跡。如故。室中不設扇。拱手若對大賓客。而神觀澄穆。膚理融暢。疾雖不差。亦不復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語絕即化。余嘗盛暑屢過之。問重衣而不扇。亦覺熱乎。但笑而不答。夫心無避就。雖嬰兒役夫。猶不能累。況如若人者乎。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為牀。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郭支園。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鄭次都去吏。隱居蟻坡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菱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遂廬筆門。琴書自娛。宋會原一金精山記云。陽靈觀在羣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為壘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巨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其間層殿復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岩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岩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盛。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游人不取葷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雷雨并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栗慄。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響如千乘車。行者淺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懸石。石隙為大車輪。流轉滴瀝。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室在焉。狂蜂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蕙荷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聞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一二數矣。張齊賢短忠定公於帝曰。張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公聞自辨曰。臣苦心史學。縉紳莫不知。今齊賢以臣假手於人。是掩上之明。誣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閣。未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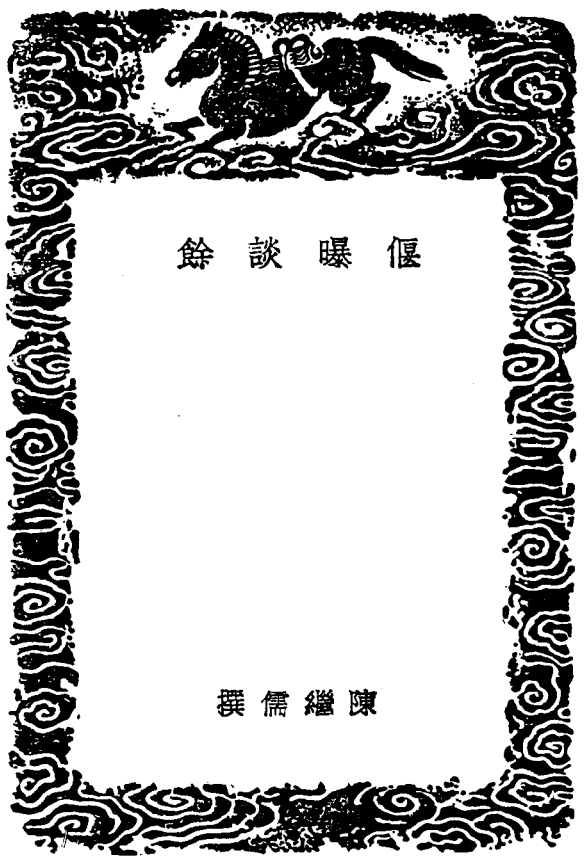
元潘仁劉仙岩記云。桂林諸山奇秀。為嶺南最奇平地拔起。望之亭亭玉立。或森若劍戟。而岩穴幽邃。冥搜莫極。至雕鏤萬狀。窮極天巧。雖繪事不能得彷彿。其最近可朝夕遊者。則有若七星岩水月洞。惟劉仙白龍二岩。尤號奇。然去城餘十里許。遊者數至。憲使濟南宋公紹明按節廣右。越仲夏初吉。時雨新霽。嵐氣廓清。相與同集岩下。屏徒御。攀危磴。幽穴摩礱石刻。以訪劉仙之遺蹤。曠昔賢之芳躅。聳目曠漠之野。而憐茲耕稼之民。俯仰今古。慨然興懷。歸過白雲洞。仰觀絕壁巖崖。神爽飛越。是日樂甚。命侍吏潘仁記之。

宋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宋楊傑洪崖記云。西山洪崖。在翠巖懸宮之間。石壁峭絕。飛泉北來。其下井洞。深不可測。每歲六七月

時。水高一二丈。湍激可畏。其傍人語不相聞。及過井洞。即聲勢斗殺。鏗流出山前。代有異人居之。世以為洪崖先生云。先生三皇時人。蓋得道之士也。元汪澤民遊黃山記。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為歙郡治。其北三十里為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游者罕至。今年四月九日。予始得游焉。山西之麓。田土廣衍。曰焦村。連峰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列戈矛。若芙蓉。茵莖之初開。雲烟晴雨。晨夕萬狀。蘇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湯嶺。上仰視翠峰。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巖石開透。巖巖欹危。瀑布壅壅。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泉。酒巾挾。當新暮。凄然如秋。

宋陸游游青山記云。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還。宅皆流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維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頰頰如丹。鬚髮無白者。又有李媪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東坡云。浦永最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長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襄國鄴路千里之中。夾道種種。極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宋黃廷堅黔南道中行記云。予從元明壽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闊。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駛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宋方輿勝覽。岑公巖。在大江之南。廣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石巖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湧出巖。遇盛夏注。如松篁藤蘿。蒼蔚鬱翠。真神仙窟。東坡云。紹聖二年。詹使君遊于白水山佛迹寺。浴於湯泉。風於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卻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於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灰質矣。父老指以告子曰。是可食。公能攜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餘談曝偃

撰儒繼陳

偃曝談餘卷之上

華亭 陳繼儒撰

余入冬喜負喧讀書已漸相暱往往狎夏日軒睡以為快庶幾有魯恭士行陽之意與客笑不能從曰王僧達云寒榮共偃曝孟浩然云草堂時偃曝則請與眉道人屢尾共之余退而記與客談者吾鄉御湖金澤寺傍多草錫孟照云永興御湖草萊三月盡采賣至秋則無人采矣孟照此語止見一方耳春草如亂髮不足異秋草長丈許凝脂甚滑季應秋風正饑此也按書至冬為猶草又云龜草又云七月以前曰絲草秋末冬初曰塊草四月曰雜尾草

昔人云年號毋論正統僭偽自漢武至晉大都承襲劉宋以後間亦有之自乾德後及於胡元皆前代所未有而實不然余嘗總考之 漢武建元 安建元 晉康建元 劉聰僭號建元 苻堅僭號建元 蕭齊高建元 漢武太始 晉武太始 張玄靚僭號太始 漢宣甘露 孫皓甘露 苻堅僭號甘露 漢宣黃龍 孫權黃龍 漢元永元 和永元 張茂僭號永元 漢成永始 高雲僭號永始 漢哀建平 石勒慕容儼慕容德皆僭號建平 光武建武 晉元建武 石虎僭號建武 蕭齊明建武 漢明永平 拓拔恪永平 王建僭號永平 漢章建初 西涼李暠後蜀李特俱僭號建初 漢章元和 唐憲元和 漢和永元 蕭齊東晉永元 張茂僭號永元 漢和元興 孫皓元興 晉安元

偃曝談餘 卷之上

一

偃曝談餘 卷之上

三

興 漢安水初 南宋武水初 漢安水寧 晉惠水寧 石祗僭號水寧 漢順水建 李恂僭號水建 漢順水初 晉程永和 牧犍僭號永和 姚泓僭號永和 閻王延鈞僭號永和 漢沖永嘉 晉懷永嘉 漢桓建和 利鹿孤僭號建和 漢桓元嘉 南宋元嘉 漢桓永康 晉惠永康 唐僖秦拓拔嗣皆僭號永康 漢桓永康 慕容寶 乞伏熾盤皆僭號永康 漢靈中和 唐僖中和 漢後主建興 孫亮建興 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 晉武太康 遼道宗弘基太康 晉惠永安 孫休永安 張軌拓拔攸沮渠蒙遜皆僭號永安 晉帝奕太和 曹叡太和 禿髮烏孤石勒拓拔宏李勢楊博皆僭號太和 又唐文太和 晉孝武太元 張駿僭號太元 晉恭元熙 劉淵僭號元熙 蕭齊和中興 拓拔朗中興 蕭梁敬太平 孫亮太平 馮跋隋末林士張遠隆緒皆僭號太平 陳後主至德 唐肅至德 石晉天福 劉漢天福 宋太祖乾德 王衍乾德 輔公柝反江東亦號乾德 張重華 五季蠻賊張遇賢及方臘皆僭號永樂 隋聖德 郭子和反 亦稱永樂王 元太子阿速吉八改元天順 西夏王乾順改元正德 以上皆歷歷可考而我朝襲之何也 明昌三年 太后不豫上待疾降慶宮 辛酉太后崩而穆廟幾朱泚僭號改元應天而南京亦襲之何也 昔盧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多遜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臣宿不敢洗面翌日對帝命洗去今如我朝年號使宋祖見之不知塗幾斗墨矣

王元美先生答慎侍御書會以示余余見而錄之如左來書桃源行云物外起田園起字不知何解答云即今起房屋俗語之所由始也王建詩妾家高樓連苑起亦此義 溫庭筠詩云招客先開二十雙此句不解所謂答云雙五畝也末句云四十雙蓋二百畝也見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為二百畝也陶南村輟耕錄則謂一雙為四畝 陶弘景傳云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志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六字竟不知何義 桓欲就之答云知此難立止句謂不可便住也六朝人文筆大抵晦澁如此 歐文忠詩謂補亡後序末云增損圖乙不知何以為圖何以為乙答曰增損圖乙圖者塗抹也乙者勾止也乙字義見東方朔傳 晏殊庭莎記不知莎是何物答云莎有二種草也又樹也樹似桃柳亦有鈎 又書云所論長孫太尉祀義感帝即感生帝也以正月辛巳所殺祀之高祖太宗皆配見唐書禮志第 三卷其文俱稱感帝非誤也鄉年在燕中有一貴人間家弟索慎子而僕無之後聞其竟得送去云其書 不能佳故不復追寫也 又書云別紙所云庫羅真記是北酒名尚未的也活刺吞蓋譏其全用他人語記是張昌齡非九齡也梓 卽卮也今書作神誤一漆之欲其堅久不壞也古人墓中用漆燈蓋漆能不畏土故耳答侍御書止此 晉孝武太元中寧州刺史費統言所統晉寧滇池縣舊有河水周迴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

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通而母遂安東坡善子脫胎大都類此
 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太母陳留蔡邕女也又羊祜祜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
 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文姬為董祀妻者想又一女也
 鄧州西有穀城城門石人刊其腹云磨兜羅慎莫言李敢立又揭三字於坐隅曰磨兜羅宋學士續之以
 箴亦曰摩兜羅摩字與磨義不同堅與羅韻不同不知誰為正

齊元真人注度人經云三界之上四維民天多是歷代聖君賢相居之如浩劫交周鴻濛開闢此諸天人
 降生人間元祐蔡黨碑諸名賢多是星宿降臨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來
 都玄敬使西日記多奇事洪苑有方石刻殷比干墓四字字徑八寸其墓字已剝似篆非篆元吾丘子
 行精家編常定為漢人之筆

新安西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取而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不特一石為然衆石
 皆然洞之上二木亦皆化石而一木復產枝葉

硤石山行五十二里道側有碑大書曰魏野草堂誰樓下二鐵人銘其序云鐵金屬土其母水其子也後
 之人慮河之奔決潰溢也乃斂其母鑄為人形俾水得金而不橫土得金而益壯水火成質子母相顧無
 奔決潰溢之患也

西嶽廟極壯麗其前土臺之上有樓凡一百七十楹其中樓特高大正與嶽對廟中古木森列唐栢五株
 從甚其一丈者四人圍之碑有唐明皇御製文其崇五丈字徑八寸經黃巢之火今存惟十數字廟又有
 漢郭香隸字碑及六朝唐宋人碑甚多

華陰班家莊謁漢定遠侯班超墓墓已為民居離班莊出大道登鳳居山山一名龍骨其麓有永慶禪院
 老僧云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此龍墮地化泉二道風憤而死其一龍被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至今
 院中有飲龍泉赤泉惟灌池而已僧又云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鳳死時山之僧以石函瘞其骨于山巔
 壘碑為塔覆之山因以名景泰癸酉鄉之人因築城適於州官盡取塔碑以去而石函始露其骨少年猶
 及見之石上刻字云景祐四年重修啓函鳳脛骨長二尺圍可六寸股骨長一尺五寸圍如脛骨其潔如
 玉龍之畏鳳昔所未聞斯亦異矣

隴澗縣灑山溫泉上有室三楹扁額甚嚴蓋非貴人不得浴此其四周鑿石如玉環狀中一小石上鑿七
 竅泉由是出室之內有古今石刻近知縣事者聚之壘於門外儼若屏障溫泉之左有泉曰混池以浴小
 民東行即華清宮故址上有三清殿前臥一巨鐘視其款乃華清物玉女閣方池即溫泉發源處飲之可
 以已疾每秋暮人取未熟柿投其中經宿食之不澀

唐興慶宮廢宮故址隱然而高四周皆古栢壽藤其右稍上為沉香亭又上為貴妃洗粧樓與興慶柱礎
 俱存

唐高宗陵石表二飛龍馬二方石上刻為畢方之形者二石馬十石人二十石碑二其左無後人為刻名

于上入門乃陶甃所築其半已傾右石人為回紇狀者六十有四其上即高宗陵武氏與之合葬
 趙文臨平涼人言其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舊常與張同知者遊山見山中二鶴玄色高七八尺首大如瓜
 視常鶴不止加倍飛鳴下上趙武臣欲彎弓射之張不可乃止遂飛入洞中歸以語其祖祖曰此千歲
 雀也汝何幸見之又言山中有王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歲髮白返黑齒落復生趙飲以酒至二百
 杯不醉從容問曰汝後亦死乎答曰我安得死第恐被人殺耳近果為盜所害研其首去
 弘治初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髮長二寸許見郎報鄭陽一婦人美色生鬚三線約數寸長可有數寸許
 人目之為鬚娘云然宋有鬚婦人為女道士而唐李光弼之母軍中指願諸將不敢仰視有鬚數十長五
 寸許封韓國夫人則古已有此矣

金山中冷泉又曰龍井水經品為第一舊嘗波險中汲汲者患之僧於山西北下穴一井以給遊客又不
 徹堂前一井與今中冷相去又數十步而水味迥劣按冷一作零又作灑太平廣記李德裕使人取金山
 中冷水蘇軾蔡肇並有中冷之句雜記云石碑山北謂之北灑釣者餘三十丈則中冷之外似又有南零
 北灑者潤州類集云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今寺中亦有三井其水味各別疑似三冷之說也

西湖昭慶寺後有慶忌塔上登峻壁下臨深淵每月明風雨之夜光怪百出傳言吳慶忌葬此然石骨嶮
 露恐非容棺之區余因思水石之精名曰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魚又
 潤澤之精亦名曰慶忌其狀若人其長四寸黃衣黃冠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一日千里

反觀二事在道藏中昭慶後所謂慶忌者得無飾其精魅故設塔以鎮之耶況吳將不應葬越地也
 猶狐鳥曠人其狀赤色故夜見查不見人目中瞳人黑色故晝見夜不見犬馬瞳人黃色故晝夜俱見諸
 魚目中瞳人移淚所覆故水見陸不見人目中瞳水泡所成故陸見水不見龜鼈蝦蟇水蛇瞳人骨之所
 成故水陸俱見也

弘治中西番貢人獅一番人長與之相守夜則同宿於木籠中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
 長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服不敢動蓋吼溺者體即厲吼猶獅又畏雄鷄引吭高鳴吼亦畏服
 俗所謂獅子吼非也

人各以我為私己。四豪萬紀。不若田橫五百。其同類猶當重之。七日色。色不親。二酒不染。面於道路不許視人之妻女。無嗣。然後告天地父母。娶妻。八曰。或劍。或鉞。或鈞。或匕。首。或彈丸。五者習一。用小牌上寫辭受取四字。背書俠字。旁書名。上俠以金。下俠銅。遠方相遇。饋贖。假者手刃之。九曰。勇。無畏。萬乘。君。毋畏。得寬。毋叛。本國。毋拜。夷狄。毋凌。貧賤。毋富。貴。餓死。不劫。盜。十日。掃除。不平。即探得。赤丸。殺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不干己事。凡奸臣賊子。俱得而誅之。風俗。敗惡。皆得直書於清議。十一曰。樂。三市。鬪。雞。五陵。走馬。奇美。衣服。酒肆。結客。一言。相合。繫千乘。而弗顧。棄千金。如脫屣。十二曰。信。一言。授受。千里。命。駕。雖心胸之間。有未知之事。亦不可以欺人。十三曰。神。以孟嘗。平原。信陵。田橫。為四神。隨意。祠。一不祠。春申君。祭。以端午。日用。雞。有犯戒者。或棰。或刃。俱告于神。而後刑。晉

山水畫。自唐始。變古法。蓋有兩宗。李宗訓。王維是也。李之傳。為宋趙伯駒。伯駒。以及於李唐。郭熙。馬遠。夏圭。皆李派。王之傳。為荆。關。全。董。源。李。成。范。寬。以及於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粗。硬。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真。草。隸。篆。四。字。乃。村。學。究。語。六。書。中。惟。有。楷。隸。鍾。王。歐。顏。皆。有。此。意。後。代。以。真。書。別。為。一。種。古。法。滅。俗。札。生。矣。通。釋。云。字。原。有。秦。隸。漢。隸。今。當。以。晉。唐。書。為。晉。隸。唐。隸。則。自。然。易。曉。也。張。紳。此。言。可。為。點。胸。洗。眼。之。語。

假曝談餘卷之下

銅雀瓦。世傳鄴城古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久矣。鄴中記曰。北高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鮮。筒瓦覆。故油其背。版瓦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亦如之。而其闊倍之。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員外方。用承簷溜。亦可以為研。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荊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元羅春伯。有任俠十三戒。一曰。戰。與日戰。不移表。與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達聲。菽丘所所以眇目。漢書曰。東市相砍。楊阿若。西市相砍。楊阿若。二曰。仇。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朋友之仇。不與同市。鄴郡曰。子在我愛而不手。子死我手而不愛。三曰。恩。恩莫大於知己。知己之遇。人生所難。終飯之惠。必報。寧過毋不及。讓讓曰。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彼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四曰。施。施恩於不報之地。以情察之。勿以事拘。毋施非類。毋施浮屠。五曰。委質。親在。不敢許人以死。擇主而事。待價而沽。既委質後。誓以終身。如女入室。不敢外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六曰。交。交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失。使

陳貞父云。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綱。樊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而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縣苦無酒。隨酒甜。桑落酒有毒。市中酒宿比屋。競欲其刺口。釀以烏頭。纔沾舌。舌破。不可飲也。又嘗見鬻皮於市。似猿。而長尾。尾色紅。問之曰。彼也。去來林間。如飛猿。猿之族。千百為羣。出探山核。披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張目。視彼。歷視其肥。瞻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噉且飽。臥或他去。猿猴散走。其首有識者。備備待牙。吻無動。其點者。乘間竊取。首所識移之。隣。已得脫去。而隣代之矣。又熊得人。輒搔人喉。若股。令人仆。舌。抵面。血以為快。人屏氣。陽死。乃棄去。還視之。再三。人蘇。欲起。逃去。追而扼之。山民習其狀。能脫於死。又寶雞縣。與岐山接。雷雨中。有黑鱗。蜿蜒。擾民於庭。民呼母。母亟走。抱持黑鱗尾。揮母。黽外。民腦入爪。流血。竟死。南山有巨蟒。噓氣成雲。人入其中。輒僵。懸崖空中。蜂國之家。為木箱。置其裏。梯而上之。置空中。蜂移國之。以為利。皆有伐樹。樹空中。得蜜石。許者。深山大林。多無人境。故見。聞與江南不類也。又登華山。明星峰。道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又太白山。積雪盈望。日射之。閃閃照人。經夏不消。土人云。洞在山巔。六七月早時。詣洞前。禱雨。非挾纜不可往。以上見陳貞父寶雞雜錄。

歐陽集古錄云漢故北海桐景君碑銘有云不永隳誅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眉壽者皆為隳誅蓋古字前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余按隳多至千京房易傳云廢正作淫者大不明國多廢又曰寔遂泥厥

谷國多毀博物志云隳千為羣隳壽者言多壽如千秋云也非通用眉字也
樛狀如虎長三尺人而虎爪口牙一丈八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甚哉史官之宜死於其體也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樛之為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紫陽訓為紀惡者又一義也
唐僧泓言張說墓不置雄黃以其氣燥草木枯而不凋葉夢得言勝國時有寶故于昆嶽內得雄黃燭甘石數萬餘斤雄黃辟蛇虺爐甘石兩後日炙濕氣鬱蒸淡蕪濃烟映帶木末蓋草苔苔即雄黃不能勝之如此巧思皆古人所無南轅北轍固其宜也

宋朝小說凡列祖位號皆提行擡寫相沿至今尚依原本抄刻甚無謂古竹簡之後皆易楷書之末而為卷故曰一卷二卷自馮瀛王刻板卷變為冊猶曰卷者甚無謂可馬溫公奉勅編通鑑制局書寫誤者例旁注半非今相仍以非字作卜者甚無謂此皆讀書嗜古者當知也

余嘗謂世人但能算九分其一分算不及處此造化權也而變幻無窮之妙亦全藏些子中正如大衍四十有九其妙在虛其一天文三百六十五度其妙在四分度之一

吾衍云墓前石人通謂之翁仲未有析言之者或作有墳前石人翁與仲之語好事者因續其事以嘲之西漢書載張崇又歷代小志文翁姓名名翁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即此人也文翁字漢書不載而吾衍號博雅亦未及檢証蓋墓前石羊名神羊石馬名駁馬身長二丈三尺氣貫鬪勇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款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陝漢聲振匈奴秦人以為瑞翁仲死遂鑄銅像置之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見之者猶以為生故古之墓間皆用之至於秦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六尺以為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形又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符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為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患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誤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則又誤傳之非也

歷查古人異相見于書史者如呂望眉唐叔生而有手文曰虞遂以為名吳夫差肉食而有墨色仲子魯惠公夫人生有手文曰魯魯夫人于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金花印諸葛亮手長八尺形細面龐猶如松柏皮簡枯槁文理潤澤石崇擊似鼓願思遠頭有肉角長寸許壽一百二十歲七子追死少子六十矣杜皇后長猶無齒晉成納采之日一夕盡生劉曜鬚髯百根長五尺身長九尺三寸符秦背有文隱起曰草付慕容就版齒呂光左肘有肉印劉元鬚三尺當心有毫赤三根長三尺蕭道成麟文遍體梁武舌文八字兩膝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陵簡文眉翠色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之其疣並沈沈約左目重瞳腰有紫痣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侯景左足上有赤瘤狀如龜戰應克捷滿則隱起分明如不

勝指低及王僧辨至石頭瘡陷肉中又左足偏短不便弓馬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貴後醉墮馬鬚角小傷侯景之亂中流矢眇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仕陳位至司空釋龔如足白于面雖跌涉泥水未嘗汗濁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葷功之服則先折一爪張麗華髮長七尺後魏拓拔澄立髮委地每臥則髮垂至臍高澄買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目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楊大眼眼如車輪盧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中足舉二人黃巢足有黃巢二字唐高祖體生三乳馬周妻賈餅媼也袁天綱見之言法當貴周納之封夫人高力士胸有七黑子安祿山雙足黑痣有毫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楊都女生而逆眉果得仙王欽若項有附疣朱仲晦面有七星秦相眼有夜光呂文德足長尺餘有咫趙子昂尖頭小書生

琉球造酒則以水漬米越宿令婦人口嚼手搓取汁為之名曰米奇
日本有白樂天集亦有宋濂集
占城奇南出在一山會長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彼亦自貴重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志則作奇藍此當是也

榜葛刺國有衣黑白花彩縈就佩珊瑚琥珀網絡繫臂硝子錫劍歌舞侑酒者曰根骨速魯素素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足行步中入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朝鮮酒岩有酒流出其下舟狀如亭上覆重葎下布紋席棟梁椽柄丹青炳耀四面皆蔽懸以素幕其國中亦有牡丹荷花
于闐國往返攜一鐵鎗涉流險河獨挈水而行鑿投水百沸矣故賈之
胡人以鴉鴉貯葫蘆中懸之柳上雙弓射之矢中葫蘆鴉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於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榜葛刺國不飲酒恐亂性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
堅昆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
撒馬兒罕古漢屬實地人多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應屬綴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為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教以羊皮按唐語林蘇昂有瑟瑟枕憲宗估其值曰至寶無價
高麗箕子墓封樹而不慎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
拂林國鑄金銀錢無穿孔面整彌勒佛

于闐國有白玉河綠玉河烏玉河每秋取玉於河
哈烈國國有學舍中為大室四面廊以居遊學之士名曰默得兒
占城國人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

日本婚嫁。不娶同姓。薄林國。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流養。不容別村求食。東夷北狄。尚蠻不聞有曆。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諸夷中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書也。

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滿。惟玻璃則否。庭州瀟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鐵承之。皆滿。惟角與瓠葉則否。狗夷山中。有流水亦如之。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非指子胥少伯也。崔浩漢紀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燧尊也。

殿滄浪云。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此老以禪論詩。臨門得外。不知臨濟曹洞。有何高下。而乃勦其門庭影響之語。抑勒詩法。真可謂杜撰禪。

山谷有舖池寺書堂詩云。桃李無言一弄風。黃鸝唯見綠忽忽。人言九事八為律。倘有江船我欲東。人言九事八為律者。主父偃上書言九事。其八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又桃花詩云。湯沐冰肌照春色。海牛押

應字。籬風不開。真言紅塵無路入。猶傍蜂窠蝶翅來。按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珠為籬。箱玳珀拂之。東坡詞云。銀蒜押簾。此山谷改壓簾作押簾之意也。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古居此。按李翰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碑曰。南陽人。嗣後劉蕡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

吾鄉自陶南村撰耕錄及說郛。有此一種氣習。而嗣後陸祭酒儼山。最稱博雅。徐長谷何栢湖張王屋朱察卿董紫岡繼之。又與吳門文徵仲王履吉交。故皆能泛濫究討。而莫廷韓又游于四公間。復得其外家常熟楊夢儀藏書尤多。朱太史文石廣畜宋版。而抄本書亦不下諸君。捐館之後。散落人間。孫漢陽收得之。至今借讀。皆朱氏收藏印記者。

何字新。惠之博羅人。母死廬墓。家無三尺之童。畜一黃犬。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繁使負還。趙澤民為山西廉使時。畜一犬名桃花。善獵。有客至。即呼名嗾之。語。家先人具酒果。良久。桃花必致一物。如麋鹿雉兔之類。無虛往。陸機寄書黃耳。劉貢父云。陸氏有奴名黃耳。觀此吾鄉黃耳犬家不妄也。

楊用修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記譜。陸游及故元江社丹譜。洪邁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宜援以為法。嚴州壽昌縣有朱買臣廟。其地有朱池朱村。乃構李東塔寺。後買臣墓在焉。不知當時何以葬此。余嘗一至墓頭。其樹蔭可憩也。按虹縣志云。後魏地志載虹縣朱山。會稽朱翁子之舊里。朱山廟即其別業。有買

臣墓在山之北麓。河南志。歸德府夏邑縣有朱買臣墓。河南府有朱買臣廟。又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鄉路北市東南。陷得漢丞相朱買臣墓。及考究游僑。皆不見買臣事。不知其何自而得。俎豆於梁也。中都志云。按漢書列傳。買臣吳人。為會稽太守。漢之會稽。乃今蘇州。嘉興縣故屬吳。當以在嘉興為是。然崇文總目。載名賢姓字相同錄。不兩朱買臣。豈相傳之訛歟。

近代尚質朝野之間。皆用古折簡。駭駭乎有先輩風度。顧其相稱謂及諸儀式。都未循體。余考狀牒之原。古惟鈔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達姓名。寓書于簡。止為問好。官有公事。上而下者曰符。符曰檄。而下上者曰狀。位相等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私自候請謝曰牒。記書。唐世稍增。始于刺。謂有參候起。因為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事。又周禮九攬辨。一曰稽首。手引頭至地。稽留多時。為稽首。臣拜君之拜也。最重。二曰頓首。頭叩地。即舉。不停留。為頓首。平敵拜也。三曰空首。頭至手不至地。為空首。君答臣之拜也。三者正拜也。四曰振拜。戰栗變動之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七曰奇拜。謂一拜。答臣下。八曰褒拜。謂再拜。神與尸。亦謂答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軍中拜。及婦人拜也。最輕。

甲午四月。有鹿渡浦。大如牛。無角。浦口之民。擊而斃之。獻上海。令許公。許公割其肉。分餉諸士大夫。余按祕閣有李贊華畫。千角鹿。崇寧四年。祕閣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董道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今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為角條。支桃杖。一角者為天鹿。兩角者為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千。皆古之異鹿也。遇之殆為瑞。又按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問之言。此仙鹿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也。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則害之又殆為禍。又按鹿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魚鱗珠而鱗紫。又按西域傳云。馬弋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又云兩角者為辟邪。一名扶拔。又按永徽四年。來州有異獸。高丈餘。一角。鹿形。馬蹄。牛尾。五色有翅。乃知獸有似鹿而非鹿。種者甚多。不知海上渡水者何物。以俟博雅君子質之。



珍珠船

陳沈
繼德
儒先
纂校

珍珠船卷之一

華亭陳繼德纂
福州沈德先校

雍熙中君房寓泊廬山開光寺望黃石巖瀑水中一大紅葉泛泛而下僧取之乃紅蓮一葉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廬山記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此也君房因分花葉磨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供奉官郭垣在母胎餘年不育有善針人百餘針竟亦不動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唯胸臆中有黑點數十處乃當日針痕也

蜀侯繼圖倚天慈寺樓飄大桐葉上有詩曰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擗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數年繼圖卜任氏爲婚云是妾所書葉也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騎上杯

韓退之晚年二侍女合彈琵琶等神不明謂之烟精不明謂之烟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珍珠船 卷之一

二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楊相召崔相飯前香爐中烟成樓閣云是國寶國香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山水無不精絕用鼠牙筆刻之云鼠牙着緋進士張衡死蔡邕母方娠時謂邕即衡後身魏凌風臺至高草誕書榜即日皓首榜有未正募整之有鈴下辛苦復登緣如履平地詰之云無術但兩腋各有肉翅數寸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張天覺好草書不工得詩疾書滿紙使姪錄之當奇險處罔然而止問此何字丞相熟視詰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荆公在鍾山因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棋隱語也陳搏隱華山幼時戲渴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令女更無嗜欲聽悟過人

江南有道士厲歸真嘗游洪州信果觀內塑像是玄宗時夾紵雀蛤蜊穢其上歸真於壁畫一雞筆迹奇異自是鳥雀無復栖者廬山有上霄臺可千仞上有石迹云夏禹治水時泊舟之所鑿石爲窠繫纜其上磨崖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譚鬼形狀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冥中所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爾

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峨眉山中芙蓉花苞大如拳葉似枇杷凡二十餘葉南中旱甚即以虎骨投有龍處即雨激龍之怒也王虞右軍叔也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疊于衣中以渡江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蘇威有鏡日蝕時鏡亦昏黑無所見日蝕半缺鏡亦半昏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

王聖美治字學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

榜戲經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李防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鷗曰閑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甯客

漢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為亂交難難辨徐鉉改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四時。五行。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甚於簡便。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筆名虎僕毛。

徐光溥為相喜論事大為李晏等所嫉光溥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張雲性多直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為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宗壽建之族子得一古鏡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與之剖腹納鏡而去。

摩疑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邊殿雷。

摩疑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規墓賊耳。

武行德以採樵為業而甚有力自謂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號武一谷。

莊宗雅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使揭聲而鳴唱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總轉樂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僧實休入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為得得和尚已上真元中宋清進博經一卷強名爭勝謂之掠奪假借錢貫謂之囊家計一而取謂之乞頭。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琴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黨魯使西蕃烹茶帳中魯曰滌煩銷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願酒者此新門者。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顏峴家僅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趙璧彈五弦曰吾始則心攝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皋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劉關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關據地而吞。

耳中忽聞金聲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也。

常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成三寸黑衣而立名念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泗水竹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菓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竹竿因不能作詩。

沈東陽野史曰吾極溫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溫溫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王榮老官于觀州能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磨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驗有黃魯直草書扇上題草應物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滬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梵志詩曰城外玉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個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見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圓有滋味。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于路公家移植秘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蓀也。

照夜清瑩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麵為餌。

漁人以獼猴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禱揚揚謂呢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憲母墓誌載其妹名鍾釐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于魏道武時又有于勤者亦字鍾釐。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贊有可唾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李伯時至驛驛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歐公知穎州有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綆戶悉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詔裁先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印迹帝名為一捻紅。

帝詔國錢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摸治吏不敢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焉。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碾碎綠塵飛碧玉甌中翠瀉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綠乃下者耳欲改爲玉塵飛素瀉起如何希文曰善。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向馬用銀槽。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遊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嘆羨蕭儼曰樓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每豔衣冠使人持巨鏡前後照之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去之。

張易之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味道等十八人形象為高士圖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洗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既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隋薛道衡每為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魏略曰大口國以水晶為屋柱以玻璃為牆赤土國在海南出異香每燒一彈丸香聞數百里號一國香

彈琴輪指曰盤行側轉指曰鸞鳴若全用甲則聲乾而多悲思全用肉則聲重濁而不勻李賀小傳曰賀連眉長苦吟疾書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一二百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微燐然後羣去時謂武帝侍從從之者病

唐李衛公收硯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言與相結為隣也魏買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龍芳味絕妙

晉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為戒願君屏爵弃卮焚鑪毀極極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李白每醉為文未嘗差人目為醉聖白樂天自稱醉尹皮日休自稱醉土

唐宗楚客造新第沉香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瓜惡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死一帶不獲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拽其手振臂就馬後主請以寶玩為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百碎者實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真得其法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坡有范蓋石牀石硯

伍緯之後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平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車亦存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青州以熟鐵為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鑄生鐵硯鎮潼留後李克伯得玉材琢為圓硯發墨可愛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為風字樣用墨即不出光發

墨如歛石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是右軍所用者石陽休以錢三萬得之村舍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張仲舒在廣天雨絳羅帳甚多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賈弼夢見其頭明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斑市屠沽魚肉不集蕭誠採野麻土穀作五色斑文紙

李邕嘗仍自刻多假立刻人名字如茯苓芝黃仙鶴之類是也寶泉謂李陽冰家為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鶴頭蛟脚二書皆漢詔板所用各象形也釋懷素自言草聖三昧又云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也

崔璵善草草王子敬云絕似章伯英王隱謂之草賢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復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隋釋智果謂永禪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藏放廣內

越家藏洛神賦是子敬小楷用烏絲欄寫成唐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以縑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嫗驚懼投之灶下香聞數日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獻之書斷作紋紙李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為阿彌

張長史云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漢相國蕭何善篆籀嘗使亮筆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為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瑣人目為瘦權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黃魯直八歲能詩

蛟蝶大者為鳳子蕭楚材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問殺老尚書蕭

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蕭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

太平何也公曰蕭一字之師也陶隱居云得為才鬼猶勝頑仙

張易之昌宗命畫工圖武三思李嶠味道等十八人形象為高士圖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洗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既寤心意豁落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瑞錦裏。

戴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腹中有牧童形。肅宗乃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鴛鴦杯祿山將飲會燕銜泥盃杯中祿山疑乃不飲。段維瞻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船上水船。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蔣凝遠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得傳或曰白頭花細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處女得道者居舍蓋童男得道者蕭臺。

齊桓公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前錄晉文公為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仙家事。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劉季為南明寶友。

北斗君天門亭長令咸洪紀瞻與虞淵更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溫太真為監海關國伯取杜預為長史。

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官。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夜不廢使人聰明五藏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踏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善夢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欲使心正當以日出三丈錯手於兩肩上以日當心中開眼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篤志學仙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以此得道西弘景。

徐晦嗜酒沈博師善食楊梅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釋林。

阿陵國以柳花為酒。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于外祖李牟韋應物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音實不及期則音浮。

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則其竹天此笛其天者也遇至音必破果試吹之一疊未盡笛忽中裂。陶峴彭澤之後日裂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陶峴彭澤之後日裂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

俗云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或云夏馬。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真珠為飾隋煬帝作長裙十二披名仙裙。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塔中按拂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為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到祠傍以千百數跳浪奮擲狂奔疾走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獵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獺朝廟。

韓忠憲公少年學書無紙在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晚即濈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繳自蔽率以為常。

九井口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老子廟中九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燭炳若列星有翠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瑛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直來照之影則倒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汝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榮陽枝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於此井也為雙鳩所救漢廟每正旦輒放雙鳩或起于此。

釋仲珠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開眼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李肇國定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汎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玉觀圖謂非文姬所撰非也謝齊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一拍清調明君九拍濁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觀圖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荆州記曰小西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廣之蜀郡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為笏潮循人或捕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佛林天食國多白象。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蒼老云汲此井者聽女多美麗聽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迨後雖產女而

七賢不完。

上官昭容有文集一百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闕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漸請來誦書。尋亦得愈。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月方無恙。尙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

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架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嫗懼失去。養之。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饒州軍資庫。大如彈。尤如水晶。其中有八斗七星。隱然而見。養之半枯矣。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為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楠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開。人以爲寫真云。

徐孺宅在梅福宅東。又塘東百步。又云孺宅北去城一里。亦曰書臺。

黑蜘蛛。大如蝙蝠。橘蠶所化。北人或名玄武蟬。鬼蜘蛛。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猿猴能嘔。雌不能也。狻不能耐著地。著地輒瀉以死。

南方以鸚鵡爲鮮。又以孔雀爲腊。

沾指掌如蜘蛛翅。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雞鬚。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

石梅。生海中。一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

伏波岩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

漢高帝封兒子信爲穎漢侯。括地志實有穎漢山。在媽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李道勳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德爲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國老談苑。

人夜夢他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己同者。覺則倒番被頭。易枕而臥。以氣三呼。則彼之夢還同己夢。明日說同焉。

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針不覺合而爲一。唐諸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踴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爲而立。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阜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

亦以阜羅糊屏障。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爲賣酒家。王右丞兄弟未遇。忽一貫酒漫游。幹嘗微債於王家。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幹畫十餘年。

已上寺塔記。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入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聽其聲者。主離別。鵲巢中必有梁。崔園相公妻在家時。於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巢上梁必貴。

東王公諱儁。字君明。佩雜色綬。綬長六尺六寸。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窳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無歸四字於其上。或曰非令德磨鑿去之。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裹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馬腦兒血所化也。

鑿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觔。

高堂縣南城傍。有盜跖塚。塚極高大。賊盜嘗所焉。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妾妒悍者。婢妾少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跡錢跡。

虛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脂禱之。

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痕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萬毒。

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已上。

程迥者。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營然自外飛入。徑着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嚶嚶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龕。至以香火奉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輸百錢。乃啓扉。其年忽飛去。

車張之陳如大驚乃如前約。

友人張棠宗以片紙錄奇竹事云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得十二時竹一根繞節所生子子凡十二時點畫可數。

辰州有人射猪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猪對以傷禾翁即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者問童子曰我即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鬼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替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都中記。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附之始也又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鬼子芝臂與客遊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鬼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莫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釵正直吟畢由東岸而去。

契丹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即盡望日唾之仍背日坐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為禳厭。

賀懷智曰上夏日與親王局令臣調琵琶貴妃立於局前顧之上數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獅子局亂之上大悅。

文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枕岐王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

妃初瘞以紫綉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曾前猶有錦香囊在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為鸚鵡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為之諸王郡王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做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你貧無可獻師長得我與爾為命侍兒紅桃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楊太真外傳。

合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泉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麻糍實錄曰麻糍皆永嘉中以絲為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着。

麗子梁天監中武帝名解脫履陳隋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奕子。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種中貯松花及起龍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鏡宮前柱忽生松一枝黃貫

珍珠船卷之二

天寶中禁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方為戲嬉於殿檻鷹至擊搏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為鸚鵡冢。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數根則無不偃蓋。

鸚鵡能勸水故宿水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蠹蟲自出鶴有隱巢木故鸚鵡能免燕銜泥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鶴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見艾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羅齊閣說。

南海有颶風四面而至裂屋拔木每數年一作將作則虹見謂之颶母。

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生子栖筠為御史大夫磊落可觀而氣不及其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柔懦公慙卿卿慙長蓋近之矣。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貽之云此仙家旌節花也後處回歷二鎮。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背白如銀。

繪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京師名娼曰婦陳如姿藝俱美睡丹睨一見求納焉陳曰得錦帳三十里酒可蓋戲之也翌日載錦數十

樁中木板上生雜草。斫復生。

鹽龍蠻人所築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搗鹽龍飲之。每罇中出鹽。則收用酒一匙。專主助陽。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

孫亮。吳王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筓中有炭。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筓。

蔡京喜食鵝。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鵝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鵝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斃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般。

李賀為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樓十二。

漢子定國為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識。飲酒益精明。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為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幾四十四。禮。

南史。梁王蕭管。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北史。沈光。驍勇捷馳。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號為肉飛仙。

孫荆玉能及腰帖地。銜得席上玉露。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以手挾殿柱。沒指。侃性豪。多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疏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記史法也。翰墨。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蓄華。梅有花而蓄葉。松有葉而蓄香。惟蘭獨併有之。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唐陸東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宋之書。蘭亭用綠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流。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與唐朝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搨也。

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精妙。天信中相國僧元藹。有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有文皇署數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陽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彦遠。彦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郭彤。常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紹興乙未六月。思陵常臨禋序。賜刻。劉光世。堯仁。進之。孝宗親酒宸翰于後。

吳郡太守謝朓。封蘭亭侯。

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西南二十

五里。水經云。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

山陰蘭亭。逸少研池。可以染縑。

白校許有神術。常於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為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為二小劍。長五寸餘。飛舞不已。洞微志。休省國道人尸羅。於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繞塔而行。

隋書。三品以上門皆立戟。五代馮道官一品。給門戟十六枚。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十二枚。唐馮慈明勸李密歸國。密囚之。死。神龍中。勅旌其門為忠臣門。令大其標題。見者莫不歎美。慈明號為凌雲花。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異開集。漢馬均能削竹為人。致雨。

丁文果覆射蜂。曰。鷲鷲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

德宗幸奉天。携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鐵。鐵後現。應手而碎。

林邑國王死。奴文篡立。文常放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為鐵。因以鑄劍。劍成向石誓曰。若斫石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葛。茲。

吳錄。居風縣。有蟻聚。人視土中知有蟻。因墾發以木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白居易與元稹書曰。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賈島句。圓轉子。譚之云。句妖詩精。白居易書云。詩人命。塞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劍至死。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孫何有詩。戰箭。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是七雄。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管子。

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

李賀作歌詩。屬意花草。蜂蝶間。竟不遠大。禮。因。因。

王筠為詩。能用強韻。謝眺常見語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之為實。

曹松贈方干詩。後輩難為措。機杼。先生織字得龍梭。

王禹偁序孟賓子詩曰。古之詩人。有三水部。何遜。張籍。與孟也。

搜神記。南朝呼筆管筆遺。一牀。

筆譜。人有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義之筆。經。昔人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

筆。偁云。圓如錐。捺如鬣。只得入。不得却。言筆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也。

李廷珪父超。易水人。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如犀。

陶亭會者四十一人。義之制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遺跡絕代。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慕相思。

西京雜記。廣川王得玉螭。大如拳。以盛香酒。晉袁象贈庾翼螭。硯。

紫石硯。似也。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具甲冑。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蚩蚩王欲觀魚于紫石硯。願左右取漁。其入硯中。獲小魚數十。

王羲之嘗祭北郊。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魯直詩注。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鈎勒成。謂之鐵鈎。自云唯柳公權有此筆法。

懷素善草書。伯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鶴書。鍾繇鑄字。謂之三絕。鑄字皆須妙于篆隸。故繇方得鑄刻。

世傳王右軍借船帖最工。

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施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李順贈張旭。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淡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後周韓果破嵇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為著超。人文帝曰。著超之名。寧滅飛將。

場帝時。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十餘萬。

唐高祖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

隋既平陳。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

黑山賊張燕。剽掠捷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南史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後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始選百家譜。以助銓序。

秦王后薨。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使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為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

論語疏云。公治長辨鳥雀語。云。嗜嗜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積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情春鳥。大不敵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山鳥。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人謂之。葛仙翁。搗藥鳥。

鷺一名春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鋤。亦謂獨春。

易林云。鳳有十子。同巢共懷。以相保。

珍珠船 卷之二

幽怪錄。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有名武仙郎。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路迷露。有名風花。有名蝶兒者。有名多花子者。又云。吾乃鳳花。豈鳥也。

有燕巢長數尺。忽羣鳥翔集。因毀巢。有白雛飛出。羣從去。又有燕巢中有赤光。毀之一。赤龍子長尺許。鱗甲皆具。少頃騰躍而去。

舊說鳥性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能倒一鳥。

漢武時。有獻獨足鸚鵡。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鷲。

禽經曰。鸚以怨望。鷓以貪願。雞以嘖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貽。視也。鷺以喜嘯。鳥以悲啼。燕以飢鳴。鷓以深嘆。鼻以凶叫。鷓以愁嘯。鳴也。

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虎為李父。江淮南楚謂虎為李耳。注云。虎食物值尾而止。以觸其諱。故出神虎記。

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豺一。購錢百。

晉以來。有草誌。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燕有二種。赤者名崑崙燕。白者名燕燕。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注云。皆以似篆者為名。

兩塔相謂為亞塔。註云。今同門塔為僚塔。是也。已上。

晉人謂臨禪序。唐人稱蘭亭詩。或言蘭亭記。歐陽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既大如斗。渙散滿池。雲舒霞卷。烟燦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微。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宗三朝。皆至御書。

山陰天章寺。即王逸少。上巳日修禊之蘭亭也。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博物志。鹿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民隨此。踐種稻。其收百倍。

鹿之大者為鹿。羣鹿隨之。皆視鹿尾所轉。

山海經云。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

陶氏云。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

東土呼鹿為子路。

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東晉發蒙記曰。獺以獺為婦。

史氏曰。龜生百歲。故君鵠尾之上。

猪肉項上一樹。謂之中禁樹。

俗說蝦蟆。蟻土。雖取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

珍珠船 卷之二

古語云：蜂窠疊構如蠶，蟻似樓。有冉端者，因營於掘地，遇蟻城方丈，蟻皆具若雕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色，足翅皆如金。

郭璞云：穀似蝸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蠶絲。

墨子曰：禽子問曰：多有益乎？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

一象形，二蛇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蟆形。

四分律文中說諸龍，初生時睡時噴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

德又迦龍王，舊云多舌龍，由多言故此是第六般若波羅密門，善說多法，故云多舌，此龍位，寄顯法故，開葉尖長，有花紅色，俗呼為燕尾香，煮水浴療風。

南海賈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述異記：媚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帶形如飛鶴，春月生雙虫，食其葉，越女收養，蟲老蛻為蝶，帶之號媚蝶。

太極山有采華草，服之通萬里言。

述異記：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媚媚草，芬芬沙。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雁翅檜，葉婆娑如雁翅也，又有珠子栢，實如珠子生葉。

峽州署中有千葉紅梨花，無人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也，歸其其實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竹得風其體大屈，謂之竹笑。

李衡公嘗北都推童子寺有竹一窠，纒長數尺，公書與維綱，每日報竹平安。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挽方回，注：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李真方常第果實名，如買士者，以綠李為首，榜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萄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宋盧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猶綠。

陸龜蒙詩：珍重更過三寸子，不堪分付野人邊，王僧辨嘗為荊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武帝。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盧橘。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舸，舸體偏欹，不得安臥，乃於西陵岸取石數片以實之，其

濟貧如此。

筆談：制兩省供奉官東西相對立，謂之蛾眉班。

偽蜀歐陽彬守嘉州，曰：青山綠水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五代漢草思守上黨，未嘗與賓佐宴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求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孔平魏相再為河南，陶侃再為荊州，黃霸寇尚並再為潁州，郭伋再為并州，外史：樞王廷借蜀以上封事，李景為眉山主簿，其制略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賢須之職，注云：古今注

羊，一名髡須主簿。

晉王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履於魏文皇帝云：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以年廢，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娑之事。

晉劉涓子答吳國書：胡桃本生西羌，外剛內柔，實似古賢，欲以奉貢。

蕭宏與召僧珍督諸軍使魏，畏儒不敢進，魏人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謂韋叡也。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下，枯骨成丘。

薛吉不厲清節，守汾州有聚納之譽，北史多下譽字，猶言有聚納聲也。

長房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月三易腸。

彭祖與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有姓李人，世世人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劉綱睡盤成李，其妻樊夫人睡盤成賴食之。

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自日昇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太霄經云：朱仲嘗於會稽買珠，漢高后時人，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上酒婦也。

神仙傳：燕人盧敖，見若士馬卷龜殼而食，始盤舉臂而乘身，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

王母降漢武帝承華殿，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竊窺之，王母視朔顧上，此兒久被斥逐，尋當還。

方丈山，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翠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

扶桑有樞樹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仙人食其樞，皆作金光之色，飛翔立虛，樞色赤，九千歲始一生。

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回環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之於火，亦作髮氣，莫知何物也。

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鯨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為此，夜持當天，從規中望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盧朧為廣州治中從事，有仙術，嘗元會，至曉不至，及朝列，化為白鶴，迴翔欲下，感饋以箒之，得聘雙履，乃驚還就列。

易仙童初二宮名，是男女之堂館邑，羣仙所居。

子胥死，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抱之，乃有遺部，發憤馳勝，氣若奔馬，咸加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微音曰：君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魯敢遇仙女曰。皆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耕耘五德。朝穡暮獲。註芻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禾於此而耕耘也。此言仙事。

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大智論。佛舌色相如珊瑚色。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廖融贈僧詩甚多。皆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耳。

陳釋真觀。通禮詩儒道羣經。又涉琴瑟。沙門洪偃稱其八能。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阿舍經。人壽萬歲時。此閩浮州極大豐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

焚法師西域傳。阿那婆答多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出清冷水。屬瞻部洲北面。顏師子口流出。徙多河潛流下地。出積石山。是為中國之河源。

天臺。天竺。天牟陀。羅天自在樂。如天樂也。我在鹿苑及在雞園。注世尊曾在鹿苑野中。為鹿王教主。羣鹿無優。王造伽藍名雞園。世界內衆。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于分寸中鼓發狂內。

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狂。如遭霹靂。寶媛箋云。妙裝嚴之美女。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為金姑聲。

丹陽縣有梅姑廟。言始生時能着履行水上。注苑。有人夜行。一彩禽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遺錦羽兒相迎。

南中有一泉。多有桂葉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祖廟而祀之。又有子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鬚。亦並有靈應也。

老君六甲符圖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壬。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戚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石卿。

真多市有楠木。具竅若七星之狀。李八百妹臨其竅而上仙。後立星楠觀。來君緯亡命。夜遇二人。自稱科斗郎君。姓威及威汗。言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類。及曉惟見汗池邊大蟻長數尺。及有蝸螺丁子。初有三人。一稱蝸兒。

述異記。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載則生牙。蛻而生角。

搜神記。宗定伯夜逢鬼。擲上頭肩。至宛市化為羊。買之得錢千五百。

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遊路。馬御當驛。謂不忠信。則水恠必害之。海童馬御水恠也。

續仙傳。三川嶺。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服粟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谷父蠶母。當致豐稔也。

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鸞鶴隨。玳瑁犀玉二十餘物。漬種。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注五梁禾即五色禾。谷永玉德是。

師曠占術。谷多質者。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抱朴子五典為筭。三墳為珠玉。梁有僧南渡。賣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張說檢校并州長史。修國史。勅蕭藻即軍中論撰。沈慶之曰。衆人不如下官學耳。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編蒲簡以為經。

說苑云。龜千歲能與人言。似取此意。然此事本出顏真卿所撰殷踐猷墓誌。云顏元孫章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云五相龜。

任來學無常師。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來趨寫之。時謂任氏為經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李德川舉進士不第。唐則天就拜右拾遺。不受。著補履書十卷。皆雄軻之旨。時號補履先生。

北齊郎基。性清儉。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本。賜金帛以招之。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裏。鐵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舛壞。必為輯校刊正。盤古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開目為晝。閉目為夜。

唐書。秦景通并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良人為濟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唐開闢妹文學。書畫。罔不動人。圖常謂人曰。我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陸澄南齊人。欲撰宋書不成。讀易三年。不解意義。王儉戲云。書廚。

孟景翼字輔明。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書倉已耗。墨守不墜。

貫穿策塚。窮綜書畧。

支道林言。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隔中窺日。注。學廣則難周。而識開。學寡則易覈。而智明。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管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

珍珠船 卷之二
僥事云王勃能文請者遺之金帛盈積人謂勃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四〇

珍珠船 卷之三

四二

石崇愛婢翔風年三十遂退之使爲房老

蜀劉琰侍婢教誦魯靈光殿賦

崔生謁一品問其妾與之手語

李研公妾名七七善琴與篋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親飲啖之長而肌香故名香兒

契丹馬漢兒作十里鼻猶言奴婢也

李抱玉主課青衣名奏授祭酒

王褒作買奴券文云王子淵從成都女子楊惠買夫時髡奴便了決買葉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但當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潰口不得傾孟覆斗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

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道奴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土陌蚯蚓鑽

額

施肩吾詩勸樂顯老叟焚香呼小青

柳公權有銀盃孟數爲主藏豎海鷗所竊一日鷗白公言不測其失之由公曰銀盃應解飛不復更言

陳後主未敗前蔣山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奈何帝後主夢黃衣圍城乃盡去邊城橘樹

花野湖在慈溪唐刺史任同勸民修築中有小墅春花明媚因以名之

珍珠船卷之三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宋鮑蘇之妻不妒宋公表其閨曰女宗

秦少游遊仙詞云上清欲問因何至請見先生十寶文仙家十寶猶人間九錫也陶貞白有遺芽子陸敬

游千寶文

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一代以爲恨

陳壽著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夏侯湛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

粧臺記序北州才女釀妍面而呪桃花東國王孫舐嬌痕而求爛磁

陶弘景年四五歲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關駟性聰敏三史羣言經目成誦人謂之宿讀

王羲之與謝萬書以君適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

婢號萱枝妾稱桃葉

高聰有妓十餘人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

韓滉集中有別錦兒詩

珍珠船 卷之三

四一

珍珠船 卷之三

四三

那子才孽子大德大道路不識字

晉賀喬妻論養子爲後議曰鄙諺有云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爲烏雞之子不知爲黃雞之兒

王符安定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

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亦使人諷單于從之故名彘知牙斯更名曰知

唐十八學士岡皆當時墨跡云房支齡字喬年陳覺白嗣主言宋齊丘本造國手

唐人呼天子爲宅家

瑞應圖云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鑿出焉瑞應圖王者恭信則珊瑚釣見

唐百官早朝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至則撲滅

荷靜蓬池鱉冰寒鄧水醴注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中鱉夏至後頽冰及燒香酒常和冰而飲禁中

有鄧酒坊

漢武帝因巡狩權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民間疾苦每難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於塔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

驚覺其自強如此。唐文宗讀施士旬春秋曰。學者讀書如浚井。得美水足矣。何苦穿鑿。石勒陷襄陽。得釋道安。及習鑿齒。習鑿齒疾。勒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哉一人有半耳。

鮮家婦。生一女。姿色殊異。後入宮。上問曰。何以眉缺。對曰。實劍寧無缺。明珠尚有瑕。命之曰鮮明珠。孝文崩。皇后馮氏。真謹有節操。遂號練行尼。

劉聰納新華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日月光。小日月華。皆絕色。顏峻嶮。而與人言。謝莊笑而不與人言。育髮之儀。值髮如竿。

因話錄。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俊秀。時謂玉笋門生。劉法壽與弟崇吉。及崔道固。劉資俱歸魏。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

林公謂王文度為塵垢。謝安謂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害。臨刑呼弼謂之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郭景向。字思和。善事權寵。世號郭尖。

王遵業。為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角履。好事多毀。新履以學之。五代馬裔。孫純儒也。登相位。臨事多不能決。但署名而已。時人號為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視事。不開門。延士大夫。

北齊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蟻蝶。劉孝綽。字之鮪。博悉晉事。時號皮裘晉書。曹利用。掌樞府。馮龍自恣。而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為和鼓。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王宗裕立枯樹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呵膠出房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袖綴隨呵噓。

王庭漢。嘗召五明道士。卜擲卦。三錢皆舞。隋鄭法士。求楊愔畫本。楊指市門人物衣服車馬。此畫本也。

李遵勗。楊劉筠。聚二三僧談宗性。各給其象。曰禪會圖。帝問韓幹曰。內之廐馬。皆臣之師也。

四四

四五

四五

倭僊姚洎。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僊每與兩使勸會。燕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僊呼為白鸚鵡。若泊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大中間。日本國貢玉碁子。云本國南有集賢島。上有手談池。池中出碁子。洎其記。碁物。獸犀角。表裏有光。因名明犀。暗中有影。亦曰影犀。縹以為。如錦綺之文。顏梨干。淡冰所化。瑤璫鬼血所化。

天寶中。異國獻軟玉履屐之首尾。相就。舒之則直。如繩。乃以聯蟬。誘為袋。碧霞絲為箱。碧霞絲。彌羅國所貢。自然碧色。縹之一尺。引之一丈。其縹縹。銅之精。為奴。錫之精。為婢。

鍊銅時。一童一女。俱以水灌銅。銅當分為兩段。凸起者。牡銅。凹陷者。牝銅。西京記。唐王元寶富厚。以錢文如其名。因謂錢為王老。吳與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齊臨川王宏。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以紫標。如此三十餘間。青鹿。一名錢精。取母殺血塗錢。繩入龍腦香。少許。置櫃中。焚一爐。其錢並歸繩上。

異物志。狼臙之民。夜為市。以鼻鑲金之好。惡。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是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

杜楊編。沈阿翹。本吳元濟女。進白玉方響。注玉響。玉鑼也。以犀鑼敲之。則響。牛僧孺謂拍板為樂句。桓譚善鼓琴。著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南齊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環。有人以猿臂骨為笛。吹之聲。阿圓。絕勝竹。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鑿成雙鳳。絃乃未調。阿彌國所貢。綠水露絲也。

北齊蘭陵王。體身白皙。而美風姿。乃著假面。以對敵。數立奇功。齊人作舞以效之。號代面舞。鄭儂出妓。以宴趙神。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婆。今日親見阿婆舞。

張紅善歌。每聽新聲。一遍。即能記其節奏。後入宮。號記曲娘子。嘯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鶴古木。處之類。峨嵋。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周處風俗記。擊壤者。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擲。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擲擊之。

孫氏瑞。應書。景星者。天履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則見陰精。

四六

四七

四七

箕四星。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號轉翼風起。開山圖曰。霍山南岳。山有雨師雲師。注。雲師如蠶。長六寸。似兔。雨師似蝮。長七八寸。似蛇。雨雲之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劉貢甫有諸家雪時侯家。山家。酒家。妓家。獵家。樵家。漁家。雪。

雷州每大雷雨。多於田野得聲石。謂之雷公墨。又於霹靂處得楔。如斧。謂之霹靂楔。小兒佩之。辟惡。周羣嘗學山中。忽有白猿化為老人而至。授羣書一卷。乃黃帝而下曆日也。羣遂洞明陰陽。吳中人謂之陰陽之精。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丸。塞食賜麥粥。帖彩毳毼雞子。

俗言社日酒治。故李昉贈李鴻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為乏。治酒一瓶。社翁李鴻小字也。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視而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漢宮七夕。臨百子池。以五種相羈。謂之相連愛。

周王者。有道術。中秋夜會月色。方登。謂坐客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袂。因取筇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取此月娥。以手舉。月中出。寸許。光色照爛。塞入肌膚。

安成記云。羅霄山有石井。天旱祠之。以木投井中。即雨。至井溢木出。雨乃止也。

襄陽舊傳。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烏生死同價。

王元張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道。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逃遁山中。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王粲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癯而體弱。通悅不甚。

漢書張敞言昌邑王清狂不慧。蘇林注云。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不狂似狂。故云清狂。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猶云白癡也。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側。還。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慮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季和大笑。

南史樂預傳曰。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也。

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伴不識。略。呼為山。王遂阻三事之拜。

西京雜記。惠庄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笑曰。栗。乃能爾耶。

陸士龍。以洪筆為粗。紙札為良。田玄默為穠。義理為豐。年談論為英華。忠恕為寶珍。文章為錦。植。蘊藻為繪帛。謙虛為鹿。讓讓為帷帳。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臣無當長一丈。大十圍。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遺筋食。破者。因官妓。坐客爭記。風事戲之。因纂成錄。

江東人取烏賊墨。畫以給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遠年自消。唯空紙耳。

齊高賀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首弘。曰。事逢惡賓。不逢故人。

南陽華。用劉寬蒲鞭事。韓詩外傳曰。老清為華也。

會稽典錄。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戶側。臨淮太守鄭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崔丘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雄英之魁。卿其人矣。

劉尹道桓溫。鬢如灰。頰反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宜之流人。

鄧艾曰。姜維自是一時雄兒也。與余值故。竊耳。

曹操聞孫策定江東。意甚難之。常呼獅兒。難與爭鋒也。

陳文遠持蒲金剛經。有人入冥。見樂臺云。此般若臺。待陳文遠。

藍田山真悟寺。高僧寫涅槃經。羣鶴自空中銜水添硯。

會稽集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刻中多名山。可以避災也。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活州天姥是其處。

明月山在醴陵縣。上有白石。狀如明月。照農夜耕。後有勸鑿下。見在本州明月池上。

夢筆山在浦城縣西南。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孤山。江淹為令。夢人賜筆之所也。

谷靡水。在廬山。被巖而下三十派。其廣七十尺。陸鴻漸第其水為天下第一。

涇水出廬都山南。流至常有聲。

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為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別為五湖。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中戰耳。

窮神秘苑云。梁昭明。為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盃。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為所司覺。悟。轉之。因名其地云。

珊瑚州在大秦國。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取之。

石墨。出南雄州始興縣。沈散小溪。巨細短長如墨。以端硯發之。可寫字。可畫眉。往來貴商多取焉。

李德裕平泉別墅。有醒酒石。德裕醉則僕之。

長卿山有相如讀書窟。在梓潼縣。

洗馬秦官也。漢亦曰洗馬。前驅也。國語。勾踐為夫差洗馬。洗或作先。

丁晉公自稱化鶴之符。為印記。時謂鶴相。

魯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岩。雖妻子不得入。

國史。王欽若頂有小疣。人目為瓊相。

田千秋老年朝見得乘小車至宮殿因號車丞相。

李肇翰林志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味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味如釋氏之去輒縛而自在也。

唐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以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心腹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下筆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袁聿修為吏部尚書素品孤官頗有怨望。

天寶七年九月勅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番絲竹以展懽娛行樂盛事式單中外。

謂史才操賢與愚以筆為獄。

獨異記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羣書衆史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使我太苦辭去俄而卒。

唐王洪義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侍御史乃騰言國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蕪無遺內史唐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為合口椒最有毒監察為開口椒微毒敬殿中為蘿蔔侍御史為脆梨漸入佳味選員外為甘子言可以久。

王禹玉曾陪英宗宴珠殿獨賜紫花墩令坐。

蔡當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蚤為蟻螻詩疏義以蚤為蟻蝻高誘以乾鵲為蟻螻。

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餅師之屋上謂之補天。

辰韓人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于闐國人得書先戴于首然後開封。

宛渠之民乘螺舟形似大螺云行海底而不濕拾遺記

女國用鳥卜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為市令帝為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武賁不得進大荆子閣內不得進實中荻。

魏志高士傳焦光字孝然作蝸牛應吟其中俗呼黃犢盧。

晉書王潛起宅門前廣數千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

唐盧師號李林甫安邑宅為玉杯牛僧孺新昌宅為金盞玉杯一破不復全金盞或傷庶可重製。

京口東南有謝公妓堂遺跡。

李德裕私地有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草詔令制置軍事即處其中。

屋棟之間為井形而加水藻之飾所以厭火災也故靈光殿賦淵方井反橫荷渠也。

論語疏藻稅者畫棟上侏儒柱為藻文也。

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驚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曰遊神言日奔競。

鄭大稔書于千頃云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為蒼澤。

李元忠曾貢文義玉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緡北史分鹿麋之投見貧窮門。

唐盧光啓受知於租庸張澄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

吳孫權傳注沈友字子正善屬文好武事又辨於口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京師語曰太宰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太宰牛僧孺少牢楊虞卿隊長三尺。

符后死慕容熙照百寮於宮內哭使有司案檢無淚則罪之羣臣莫不含笑以為淚。

箋云睡是眼之食七日不眠眼則枯。

宋史檀珪託王僧虔求祿不得與書云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退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王乃用為安城郡丞。

王殿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鯨客巡遊郡邑麻鐵之資云造釣且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釣鯨時取此等鯨洩為餌其言類如此。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延士分三館一曰欽賢館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之二曰魁羽館有材堪九列任二千石者處之三曰接士館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者處之。

蔣濟曰樊子昭插齒牙樹頰肢吐唇脰自非許文休之敵也。

淮南陽濕燦千園之燭以譏程。

王元寶以錦石為柱以錢花徑。

劉秀之儉宋武帝目之為老慳。

張孝秀不好淳華嘗冠殺皮巾執柁欄皮屨尾。

嶺表錄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撥母。

晉書魏詠之生而唇缺豎云可割而補但須戒百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

王登遷夢月落入懷乃擊而食之脆如冰片味美遂更名月德。

漢武夢李夫人遺衛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扶南傳順遜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世說海東劉白頭善釀酒六月赫曦曝酒於日中不動餉饋逾於千里號曰鶴觴。

王子弟子號太陽子陽子好酒常醉或問之曰晚學俗態未除故以酒自歸耳。

象洞在湖海之間今屬武平縣昔未開招時羣象止于其中乃謂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穡滋茂有鹽邑人重之曰象洞酒。

李白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踉蹌十年白自謂也。

陶人為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置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至不遠是義問饋五經束帶迎于門乃知是酒。

倦游錄廣南人食鼠謂之家鹿。

權紆若讚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若一車。

越僧撰有數編書。張君房抽一通。卷末題云。袁水處士。卷中言水晶第。茶古不開食。晉宋已降。吳人採葉。煮之名為茗粥。

靈居士著食忌。云茶久食。羽化不可與。其同食令耳聾。魏文帝與朝臣書云。江表唯長沙有好米。上風炊之。五里聞香。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五色餅出安息國。

山谷言城西張仲謀。為我寒惠送驢院馬。遞新三百秤。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浣百遍不歇。名曰百濯香。趙飛燕妹婕妤。名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林公曰。白梅樹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宮中香。有美人字曰宜愛。此香故名宜愛。山谷曰。香殊不凡。而名乃有脂粉氣。易名曰意可。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上大會。命遜舞。解所着白麕子裘賜之。燉煌俗婦人作裙。縷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裁之。支髮枕。庾公所作。蓋今俗山枕。置麕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

三代之制。人臣皆得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所好也。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孫皓造金璽六枚。又有龜麟鳳。驪馬。鴨頭。雜印。東昏侯為潘妃作一雙琥珀釧。直七十萬。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絨至。舍人不知也。所知錢物。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遣以執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昭王時。外國獻丹鶴。拾其脫羽以為扇。甚奇。名為鶴扇。古今注。漢成帝賜飛燕五明扇。七華扇。雲母扇。翟扇。蟬翼扇。洞冥記。跋勒國貢文犀。織以為簾。

漢武起神明臺。上設金牀。象席。雜玉為龜甲屏。洞冥記。貴州阿經云。郡有葵。可以為笠。謂之葵笠也。

海蝦鬚有一丈。可作拄杖者。鷗之別類。羣鳴啾啾。隨潮往來。謂之信鷗。

劉晏年八歲。獻書明皇。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引晏于內殿。坐晏貴妃膝下。親為畫眉。掩鼻。宮人遺花

投果。大曆中。吳士顧子畫山水甚怪。先布絹于地。研調采色。使數十人吹角。擊鼓。叫譟。着錦襖。纏頭。飲酒半醉。取墨汁。寫絹上。次寫諸色。以大筆開決。為峯巒島嶼之狀。

嶧山碑石。顏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碑者也。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者容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舊傳寺即孟嘗宅。鍾以遺食供客者。李任毀為兵器。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以萬字試之。七過通熟。李嶠等作桃花詩。帝令擇二十篇入樂府。謂之桃花行。

薛稷知集。庫馬懷素。知經。庫沈佺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通曰。四部書。分杯法。起自禪師。合諸藥。共筒內。插簪七日。乃取。插頭對客飲。以爵畫酒中。飲一邊已盡。一邊尚滿。

煬帝會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為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千人。為御書生。分番鈔書。

煬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臺玉觀。輝映溢目。號閃電窗。煬帝沈酒失度。每睡。須傾頓勞動。方就一夢。侍兒韓俊。蛾尤得意。每就枕。必令振鈴支節。常得美睡。因呼為來夢兒。

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綵進詩謝帝。曰。絳仙才調。女相如也。河間王侍兒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為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妃善擊磬。上令琢藍田綠玉成磬。妃琵琶以龍香板為撥。水精屏上。刻前代美人。可三寸許。服玩雜用。衆寶。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

交趾進龍腦香。波斯言老龍腦。妃私發明。馳使持三枚。道安祿山。明曉者。眼下有毛。夜明。日行五百里。安祿山晚年益肥。自秤三百五十斤。於上前旋舞如風。

帝幸蜀至馬嵬。賜妃死。妃泣曰。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梨樹下。才絕。而南方進荔枝到。上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歲矣。

上皇移入大內。日悼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可迭與大牧。大牧代宗小字也。即令具湯沐。我就枕。慎勿驚我。俄聞睡中有聲。已崩矣。

馬嵬。得錦機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貴妃生于蜀。常誤墮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

上合宮妓似七寶瓊瑤霓裳羽衣曲曲終珠翠可掃。

辛寅仲居士戲竹爲器以酌酒曰吾性甚愛竹及酒欲令二物並耳。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王履又得古書青絲簡編。

楊素東都起宅窮極奢巧中起沉香室既成閉之三日後開則四壁皆酒新腥血氣觸人。

恐背上有骨如扇乘風而行名懸帆其乘如飛筏名懸帆。

黎洞之人以香代蠟。

嶺表占卜甚多風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篋竹卜俗鬼故也。

京兆士曹判案至一百八道謂之念珠廳。

八月四日竹下圍碁卜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有疾。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如人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謂之睡仙。

明皇召張果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殿簷下年十六七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

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仆地化一酒榼乃集賢院物也。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旦起竊襪鞋送帝帝曰鞋者諧也當爲致諧事且諧矣。

珍珠船卷之四

君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道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裝帶劍思出視之曰。

非水也將有兵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果如其言。

李根兩目矐子皆方仙經云八百歲則矐子方以上神仙傳 葛洪

趙家云真人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

樂天作廬山草堂燒丹欲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刺除書到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劉十五論李八十草書謂之鸚鵡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如陳仲子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盡地爲字乃始通終。

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知此二反也。

藤達道蘇浩然呂行甫暇日晴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

已。

狄梁公性開樽樂尤妙針術。

魏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口誦道德經忽夢老君剪其舌既覺語遂正。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時號香尉。

蠶五百歲化爲蠶獲千歲化爲老人壽千歲生胡蝶。

有海寶忽見兩山相開出於波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舟人云此蟹螯也。

井州新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與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越多橋柚歲多橋稅之櫻橋戶亦曰橋籍。

南海小嶼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鱗目蛟眉。

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危豁題曰審雨堂 徐鉉

義興吳塘爲縣吏家臨荆溪忽得大螺已而化爲女子號螺婦。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爲名悉從海外來。

殷仲堪與遠公談易林問泉側愛其辨博遠公曰君辭如此泉浦因號聰明泉。

灌嬰所開井極深邦人謂之浪井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

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縣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好出水邊石上張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獸果出名畫記 張彥遠

顧潛山茶記山中有鳥每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至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者呼爲報春鳥。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建人謂開茶爲茗戰。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統跋回張向問北馬有割去肺者遂無病能行果否云有之其法飲以醇酒於腋間。

破之又問鴨巢中坐獵犬果否云亦有之然極難得今獨前有二隻其性醜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

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剪花欲急急則花林無傷。

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瀛州有影木日中視之則一葉百影花有光夜如列星萬年一實其大如瓜。

唐相石泉公王方慶著花木疏贊皇公李德裕著花木記。

順宗時書生賈秘於洛陽廣苑中遇七人同飲稱七賢遊秘坐徐詰之乃松柳槐桑棗栗博七木之精。

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按聲處。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皮可冠鼓。

新州出變柑苞大於升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爲名。

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符名蟻子醬。

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繭紙紙字从系氏蔡倫从巾。

南朝以墨爲蠟爲量爲丸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以紙爲番爲幅爲枚湘東王上荆武帳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箋二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

寶皇公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故公自製平泉花木記今悉絕矣惟雁翅珠紫柏連房玉蕊存焉怪石為洛陽有力者取去石上皆刻有道兩字

崔樞夫人治家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李汧公蓄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響者也二龍妓曰秀奴七七善琴與筆自撰琴譜

因語錄 遺珠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詩何公南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則誇也

胡旦作大觀可數尺鑲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視遺命埋塚中

嘉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

蜀有鮑魚善綠木有聲如啼兒孟子所謂綠木求魚未聞此也

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有瑞草謂之錦地張垂崖管令刻平之封其門戶後五日開復生如故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為筆

軒轅先生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如直又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撒成錢

邢和璞能算人壽天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詭鬼令詭果終莫能見

顏真卿問范氏尼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坐紫絲布云顏郎衫色如此

真卿小雙青衣名曰紅線僅曰銀鹿明皇十七年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人間

有人得青石大如輒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接處一日海商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燭金石垂之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海上漁人得一鐸擊之聲如霹靂問博識者云始皇驅山鑄也

姚鉉謫居連州嘗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遺吏寫錄吏以為苦以鹽水噴之冀其速壞後縱火焚樓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段文昌鎮成都子承式好獵丞相患之承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古故事甚悉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該聞也

李政

申國長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為異僧好遊佛舍

無嫌也艾子事齊宣王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艾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詭於記敘者皆

存而不去耶覽之者以意適志則艾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先後可也

郭汾陽將欲造浮橋而急流毀堦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回未遂成水上生壇而女尋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濱親家翁

梅樞行入試青玉按於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

江淹夢神人授五色筆識者謂五藏神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徐太尉赴廣南渡小海於淺水中得一琉璃瓶瓶中一龜及寸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夜覺舟偏重視之則羣龜層疊登舟口其瓶徐徐而棄之後問泊主云此名龜寶劉夢遠

龔舍初任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蛛網而死歎曰仕官亦人之網羅也掛冠而退時謂之蜘蛛隱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悵悵今白鳥營營是必飢耳因開翠紗廚進之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棧金櫃子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為十五卷詩續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稽語醉語

教舞驚者燒地置茶其上忽抵掌使其跳梁既慣習雖冷地開拊掌亦跳梁教龜鶴舞亦用此術

蘇才翁與蔡君謨茶俱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歐永叔自云嘗夢為鸚鵡飛在樹上意甚恬快聞榆莢香特異

啄木鳥舌好事者引之令長作穿拍版繩

歐永叔少時見一物如蛇四足有班錦文白澤圖云是刀之精

南京一女目重瞳巧于路沈文通視之目有兩瞳子相並

柳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中食乳然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髮綠衣小女童也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異之

汴都以南百餘里有周合公墓前一石人能怪人或遇之稱魯校書石押衙

有術士於腕間出彈子二九皆五色叱令變即化雙燕飛騰名燕奴又令變即化二小劍交擊須臾復為九入腕中

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叔

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窠中有小兒出頭下酥宋卿曰此九代祖也

不語不食不知其年胡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

玉堂後廡建二書閣閣之上下悉命僧巨然畫烟嵐曉景

安懷縣有蛙長二寸似小蛙有一小蟹在腹中為蛙出求食謂之蟹奴郭景純江賦云珠蚌腹蟹是也

廣州有人取蝦蟇長四尺又有大蝦頭可為杯皆以金銀飾之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畛中必有開墾之迹

珠一寸以上曰大品珠。大而底平曰瑤珠。次曰走珠。滑珠。礪何珠。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其約費錢三萬。雜珠玉寶貝。維黃朱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其志觀日玉。大如八寸。鏡映日。觀見日中宮殿。相惡志。

柳枝娘。洛中里。唱也。聞李義山燕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以乞詩。

灼灼。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調。相府庭中。與河東人坐接。神通目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銷多聚。紅淚寄河東人。羅情情

鄒風。眉高背曲。號鄒駱駝。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疋。自云山木可盡。我稍有餘。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李旻仕前後蜀五十年。貨貨巨萬。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酒盃。云得於華山陳搏。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汗人行止。

宋居士說擲骰子法。云伊帝彌帝。彌揭羅帝。念滿十萬遍。彩隨呼而成。

橄欖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明皇時有黃鵠兒。頗機慧。帝常凭之以行。謂之肉凡。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常飯以酒。每月夜。設三領。能當前一躍而過。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知齒爲妨物。

嶺南人有病。以虱下之。向身爲吉。背身爲凶。

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膏外事。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善。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禾耗。

野狐名紫狐。夜聲尾火出。將爲怪。必戴燭燄拜北斗。則化爲人。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目燈下。公了不懼。題其類曰。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

李峯注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不解。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棒劍。每遺鞭篋。一旦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

崔涯張佑齊名。每題詩。嬉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

王籍爲相。爲妾造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聞元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麻疾。自此闔閭相劓割股。真觀中。王珪處貴。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於永樂坊。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招賢寺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院。

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一蜈蚣。割其一爪。得肉一百二十斤。于志寧爲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士。恨不得修史。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過礪礪之地。必爲緩轡。有激石必去之。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鼓鑄貨財。我無一焉。軒轅集號羅浮先生。數百歲。立于牀上。垂髮至地。

李翰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已上南都新書。建章宮北積冰爲樓。

鶻夜傳枝。月暈繞鑾。皆主有赦。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母身安。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爲筆管。狸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爲墨。膠爲末。柴紹有力。能越百尺樓。謂壁龍。

辰州東有石。高數十丈。古語云。夸父與日爭。至此食。此支鼎石也。江陵號衣冠。人言琵琶多於飯。措大於鱸魚。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童子。馬周初入京。至滯。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市斗酒。濯足。衆異之。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鸞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籛駝。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蘇味道王慶方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雁。王如十月被凍蠅。皆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欲射君謨。殺之。矢來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吳王潘夫人因醉睡於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因掛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薜蘿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賦薜蘿。

李翰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已上南都新書。

建章宮北積冰爲樓。

鶻夜傳枝。月暈繞鑾。皆主有赦。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母身安。

歐陽通自重書。以犀牙爲筆管。狸毛心秋毫覆之。松烟爲墨。膠爲末。

柴紹有力。能越百尺樓。謂壁龍。

辰州東有石。高數十丈。古語云。夸父與日爭。至此食。此支鼎石也。

江陵號衣冠。人言琵琶多於飯。措大於鱸魚。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

韋庶人妹。以豹頭枕辟邪。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

唐元嘉聰敏。年少號神童子。

馬周初入京。至滯。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市斗酒。濯足。衆異之。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鸞閣。以龍門爲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籛駝。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炎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蘇味道王慶方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二子孰賢。答曰。蘇如九月得霜雁。王如十月被凍蠅。皆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欲射君謨。殺之。矢來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吳王潘夫人因醉睡於壺中。傾之。得火齊指環。因掛於石榴枝。起臺名環榴。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漢武思李夫人。臥延涼殿。夢夫人遺帝薜蘿之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帝因製曲名遺芳夢。又賦薜蘿。

其神曲。蕭總遇洛神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從巫山來。

子卿居廬山，有五采雙蝶來游花上，其大如燕。

徐鉉黜郃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書寫許慎說文一帙。

崔道度性方正，深於琴，嘗著琴箏，以天地自然有十三聲，徵非月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道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荆南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糴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列禦寇在鄭郊，胡生家貧，有茶酒，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刀割其腹，以一卷書置于心腑，及覺乃能詩。

世謂牡丹近有蓋，以國朝文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極分明，則知北齊已有牡丹矣。

願況嘗求知新亭，人或詰之，曰：余要觀寫海中山耳。

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城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柏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有德政碑，亦設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盧君一日見碧空澄澈，望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觀一鶴背一鶴，如人控馬之狀。

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異常。

清夜游西園，願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貞觀中褚河南裝背。

太宗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為軸。

陶朱公曰：種柳千樹，則足柴十年，以後斃一樹得一載，歲斃二百樹，五年一周。

德宗時吳明國貢蜂窠，聲如鸞鳳，身被五色，大重十餘斤，其色碧貯白玉碗，表裏如碧琉璃，食之長壽。

穆宗時中杏葉牡丹開，夜有黃白蚊蝶萬數，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遍明視之，皆金玉也，內人爭用絳線絳其腳為首飾。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繕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字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惜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遽，必待整齊，然後得起，人不厭其求假，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犬鼠所毀傷，實為失德。

溫庭筠善吹笛，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桐亭琴桐也。

江南廣茂之間，往往燒起睡龍，辰州燒起一龍，四面風雷，雷不能撲滅，尋為煨燼而角不化，豈白如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士曰：郎君喫鱸太多，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說芥醋一甌，因微吸之，遂愈。

李浩尚書號周禮，蓋精於傳典也。

李德裕至朱崖，著四十九論，敘所志，嘗遺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且幸頑徒，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耳。

高測上張燕公啓事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公曰：萬卷書未易徵詰，百杯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果如所言。

東巴下巖院主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置佛像前，明日花滿其中。

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即能識字。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王保義生女五歲，誦黃庭，長夢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其光者有獨指商，以一指揮一曲。

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有熊山野好訪異物，有石龜，石桃，石聚之類，嘗夢人自云姓石，相依附，後得一石人，長尺餘，眉目皆具，隴州有魚石子，畫書中，能詳盡。

有僧名無夢，手持木牌，書二詩云：身為車心為轆，車動轆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詳荆與棘，身為客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安寧，精神管定辭君去，翰府名談，劉岸。

劉贊文思甚邁，乃惡視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如錢許，自後大有文思，孟氏朝為學士，有玉堂集，一日吐金龜投水中，不久而卒。

李山甫美姿容，髮長五尺餘，嘗沐浴後，令二婢捧金盤承而梳之，有客造焉，見髮髮超，疑其婦，山甫連呼方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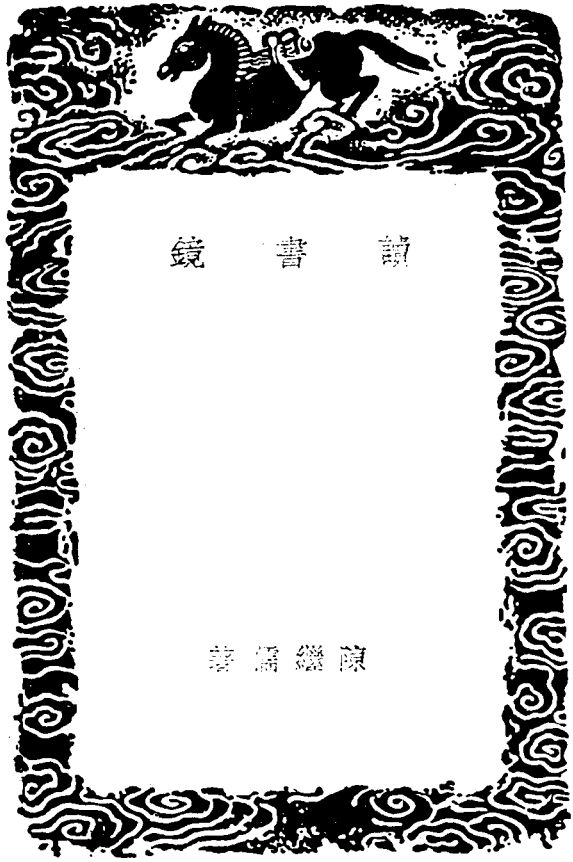
其雞師，凡有病者來告，即把一雞往，乃持呪呵其雞，令入病者之所，雞入而死，病者即瘳，雞出則病者不起，時號雞師。

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遂靈運於秋治養之，十五還都，故曰客兒，治音雅，奉道之家，靜室也。

齊詩贊令袁，蝦蟇平平耳，多自謂能答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第殿側有魏泉堂碑，其石豎微，宮中號玻璃碑。上於芙蓉園，獲白鹿，山人王晏曰：漢時鹿也，乃於角際毛中，得一銅牌，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上覺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為玉如意，以進，金剛三藏於袖中，取七寶如意，公遠所進，即化為竹。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而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為火畜，而南為離方，其色青，青驪驄，皆以支。

千相加。故得入妙。
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



讀書鏡序

私嘗怪淵明讀書不求甚解。似若無心世業。把菊沉酒。了却一生。及閱其次第節孝諸理出處。豁然通古之士所不及。當日清談玄塵。流風點染。祖企謝景夷輩。校書馬肆。專攻浮義。淵明鄙之。作此語自掃除耳。今世文藝之士。不乏揆天繡雲。雕績滿目。如小兒泥羹糜飯。不當飢飽。雖多奚爲。陳眉公先生抽其腹笥。作讀書鏡十卷。爲世資鑒。天下事本末消息。各有其漸。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古之耕莘鏡岩釣渭者。非必事事經歷。閉門造車。出門合軌。其取諸摸索者。豫矣。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知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其在是書乎。眉公謝落塵雜。衣帶之間。挾有薜蘿。而論次俱當世關切之語。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老氏曰。不出戶而闕天下。以此哉。余兄弟暨友人元破。雅有同好。故刻而公之。

庚子冬杪沈師昌

自敘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常總司馬溫公王荊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垂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編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其間。此語莫不歎服。我朝李康惠公承助爲刑部。屬林見素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文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悚然。李曰。承助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亦歎服。夫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脈。吏事如藥方。知脈審方。然後國家之沉痾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識病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拗以速禍。是果誰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愚讀書鏡之所以作也。陳繼儒書於漱石齋。

讀書鏡小引

世人號稱讀書者。梯崖絕澗。往往方軌左屈。門下竊臆。一樹者。亦輒以瓣香遙致千古。而不知古人往矣。則未有當吾世而有陳眉公先生也者。先生今之人也。開卷而知其非今之人也。先生日提不律。吐花弄舌。烟霞珠玉。供我指揮。而走我腕下。名山千秋。輝曠兩曜。先生文章大矣。乃又小貶其言而近之曰讀書鏡。先生藻鏡洞開。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故讀其書者。若攬其鏡。鏡國事。鏡家事。鏡世事。鏡世外事。隨在劉覽。各得意去。則豈非人倫之鑒。而邯鄲之梁肉哉。客歲。吾家貞卿。庀材鳩工。雪廬戲園。曹出而同余校。譬。雖陽紙業踊貴矣。會有嗟之者。貞卿乃願留幕下。享千金。遂以荒年之穀。而竟致陳陳乎。夫先生之言。吾儕芙蓉人鏡也。世不乏磨礪者。即一知半解。尙難於得先生之鏡。而鏡益局。則仲貞今日之役。斷不可已矣。仲貞閱覽博雅。其家多藏眉公抄書。故其增訂爲確。勸成。客笑謂余曰。蜀王宗壽。得鏡。晦不可睹。一日。見青衣小兒。卯角來訪曰。鏡鏡神物。當見還宗壽。出鏡與之光采陸離。長揖而去。審是則眉公之鏡。汎不至與匣俱塵矣。即不見還。而水心明鏡。其能禁仲貞之爐錘乎哉。余笑而不答。第并記之。

繡水張炳元跋甫

讀書鏡小序

自訓話行。而學士大夫日驅染烟墨。經濟之未諳。比其臨事。輒不解開轉如意。世匪之才。繇識眇也。華亭陳眉公。儼然離垢。頰心於林徒雲客之間。宜其開口一切世法。固不用世。而能用世。作讀書鏡十二卷。日新富。有以蓄審。切脈。按理。以情審。褒刺。譏諷。以名理審。譬之設樂家。金石既懸。八音在御。目調手。形調神。時調境。而後搗者擊者。敲者拊者。雜然中。厥人始破顏笑也。今眉公以是爲文字禪。直從水心。淬過。裴不盈咫。已盡具奇。裝好醜。通聞歌。覆根。株利。既種種策。助吾友沈仲貞。又能公而布之。秕俗陷界。令見見聞聞者。靡不折骨降心。窮涯而反。吾師乎。吾師乎。昔人謂俗人不可爲大臣。俗士不可以爲史。今讀讀書鏡。其所詮次位置。豈盡枕中鴻寶。祕然而成。是書非仲醇不能。則才備而識仰也。是書初成。名人鏡錄。更今名亦是仲醇云。

秀州范明泰撰

讀書鏡

雪廬居士范應官

莊生有言。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浮華。今人雅慕讀書。恆貴鉛錦。賤若柯。卽下墜了了。於箇中真實。未澈涓沫。何怪鮮補世用。仲醇以文霸海內。尸往古酌寸心。券物理。鏡其齊與不齊之間。亦鏡其合與不合之際。機鋒理溢。咸得懸而解之。其所述著。大概什七經世。什二規世。什一超世。片言緒說。儻非挽江河之趨。虛稀章之波。乘爲世鑑。炯然莫遁矣。語有之。鏡成於金。而明於金。豈使然也。予爰是知仲醇胸若武庫。筆無纖翳。以我轉書。而不爲書轉。故縱橫掉圍。又奚疲於屢照焉。余友沈仲貞氏。夙受知仲醇。欲懸是鏡以範世之讀書者。與七松隱人嚴校而重梓之。且命予贊一詞。余私謂讀書鏡之行世也。曾序十竹齋鑲板。尋易他氏矣。豈仲貞更欲草吾言哉。隱人曰。昔楚人三抵而後售。各在司鑒者。而益我貴。倘逢按劍乎。則仲貞自爲前驅矣。余幸心無貽。

庚子嘉平月。願佩書於漱石齋中。

讀書鏡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著

王昶戒子云。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歐陽公歸田錄跋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敍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譚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劉元城先生又曰。吾友後來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尙少。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年三十。其後孔子之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深矣。故其著述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于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大抵著書。上者羽翼世道。次者磨礱身心。又次者淘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娑歲月。若蕪口皮。昧心目。橫索錢米。恣逞胸懷。近觸尤悔。遠釀奇窮。皆公論失真之罪也。嗚呼。士傳言。庶人謗。三代盛時。則可。若後世則處士橫議。小人無忌而已。可不戒與。

韓持國知穎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食判。彥終身啣之。

馬清亦以狀元及第判秦州。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為判官。則勿稱之矣。謂愧謝之。予嘗舉此以問客曰。二事絕類。而一啣之一謝之何與。客曰。人品不同耳。予曰。固然。持國厲聲而叱之。故其人多怨。晉伯平心以道之。故其人多悅。程子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拱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鑒矣。

趙抃罷政。閑居。一士人以書贊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以卒業。却與閑退之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山人范知璋獻所為文于宋璟。璟判之曰。觀其良。幸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古人云。當官不接異色人。不止巫祝。尼媼。禮當疎絕。至于工藝之人。亦不可久留于家。與之親狎。此輩皆能變易聽聞。簞弄是非。又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字畫以媒進。一與款洽。即墮術中。如房瑄為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為非。遂為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省事遠勝之一助也。

王伯厚云。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為秦氏所擄。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王道蕩游。何亂之有。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馮甚。可速進熱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餘子荷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鹵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為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為賊浪所驚。左右呼不至。馮甚自潑茶。以此視仁宗度量。豈非酸措大骨頭。天地懸絕。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慶。李為絕句曰。公子乘閒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會說當年吐哺無。李會謁華州李相不遇。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險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自古公卿家。專有此病。故古人以將命典謁為重。然為士者宜使王公聞其名而不得見。則前時又覺多事矣。

東坡云。余謫居惠州。諸子不聞余耗。爰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適曰。子何憂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覆面覆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所求。答曰。契

類惟無求。故來惠州。若有求則在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棹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故來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萬里之勤。倘可投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為書歸去。來今詞以貽之。庶幾契順托此以不朽也。慶曆中。諫官李純甫言事。論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元。時為黃蔡門。都監念言事。坐誘者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之。辦行。旋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切不可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余每笑范元百萬家財。不如卓老僧東坡半紙。

濯涅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尚書致仕。數為請託。以干涅。涅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為時論所嗤。鄧情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然相溫。情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木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感致疾。吾死後。若損眼食。可呈此箱。情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反。密計。情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涅。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草草。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其將為涅乎。為超乎。

漢陳涉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闕吏不肯為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志。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絮。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蔚成。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難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因窮過責。望遠使歲寒之盟。彌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宋太祖一日罷朝。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又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扣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受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擲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乃知宋初史書核實。朝廷尚知畏懼如此。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唯食老菜而已。宋高顯有所乘馬老。以糜飼之。曹彬每冬月。禁勿修葺。塔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蝕。動之恐傷其生。伊川在經筵。見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夫王侯將相。猶仁心不殺如此。今人驅役奴隸。遠致異品。既飽則揚揚自得。少不如意。則怒罵。虐者染習成俗。見聞久慣。以為飲食合當如此。而不以為怪。夫貪生畏死。人物同也。愛戀親屬。人物同也。所以不同者。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能言耳。哀哉。

呂中。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我門下士也。

聞棧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棧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棧不獲已。如數拜之。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馬援有疾。梁松來候。獨拜床下。援不答。諸子問曰。梁一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乎。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印。援薨。薨城西。妻子草索。謂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夫納拜以定其公。正言以折其傲。泣像以動其心。此三君子之行。事皆古人也。若如棧之挾長。當松之挾貴。遂至執友之誼不復可施。而前輩一切執手殷勤之誨。亦從此杜口矣。可嘆哉。

北齊安德王延宗。高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流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個。封定州刺史。于上大。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宣和間。芒山有盜。隨刑。母來與之訣。盜對母云。願如小兒時。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之乳。盜嚙斷乳頭。流血滿地。母死。盜因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至不檢。遂有今日。故恨殺之。嗚呼。異矣。夫語教子。嬰孩不慮也。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為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為此。不作佛事。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鄭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成化初。章編脩。懋黃編脩。仲昭。莊檢討。彙以史官辭。撰煙火致詞。得罪以去。吁。亦由執政無純仁。故至此。

讀書鏡卷之二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爾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謙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智。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噫。危哉。

田文問其父嬰曰。我聞將門有將。相門有相。君用事齊相。至今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切怪之。黃魯直云。人生須較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略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蘇麻必不能為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士之用。而向之諛諂面諛者。且悉轉為下石裏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衛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譬直。文生誓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雪峰巖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灌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

尋之。雪峰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為哉。後入山果無名納。大抵情為欲根。儉為福本。有多情之文。生必不能為一柳百萬之劉毅。有惜福之雪峰。然後能為竹頭木屑之陶荊州。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苟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惟時是徇。此其所以為小人。昔衛鞅徙木之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夫立法之時。不難徒言不便者。而難徒言便者。鞅一切不顧。直是有豪傑骨膽。要亦厭其變遷不情耳。若使楊畏當之。其在首斥之列必矣。故君子寧為獨立鶴。毋為兩端鼠。寧昂昂若千里之駒。毋汎汎若水中之鳧。

宋郭進宅既成。以酒席犒工。令子弟之席設于諸工之下。指工人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買屋者。進死未幾。果為資政殿學士。陳彥升所得。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舊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買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營造。初劉溫叟之生也。其父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冀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酣詠太平之化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為名臣。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言質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錫以鑑湖。今洛中。唐少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講議。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舉廢。顧觀之子。肆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誇綽出諸券書一廚。觀之悉焚燒。言語趨近負三郎。黃皆不須還。王殉好積聚。及死。其子弘悉燬燒券書。一不收責。夫世有如此父子。可以免積財。

梁祖既有移鼎之意。求賓客直言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過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此大柳樹。可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為馬。有甚難事。悉擲言作車頭者。撲殺之。楊恩與秦柏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棺皆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晒焉。柏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吳願雍為人寡言。動靜特當。孫權亦厭服之。每飲晏。左右皆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願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余謂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皆防讒者在傍。如願與張。原自使人心畏。楊恩及樹下五六人。原自使人心鄙。至于取讒君子。而反不見容于小人。尤可憐也。

隱士趙逸過晉人云。自永嘉以來三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六君。目觀其事。國亡之後。史書皆非實錄。天后時有獻三足鳥者。左右或言一足偽。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偽乎。周公瑾云：定哀多微詞。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國史凡幾條。則是非凡幾易矣。元劉靜修詩云：記載從來已失真。紛紛輕

重在河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故史不可輕讀。古人亦不可輕論。馮諼王云：吾三入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初入能用至丞郎。再入能用至遺補。三入不過州縣。是宰相之權日輕也。桑維翰常謂交親曰：凡居宰相職位。有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大抵宰相權重。固非好消息。若權輕。則叔向所謂國將亡。必多制。可不畏與。

高宗曰：豪談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王縉時為監察御史。擢口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高宗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帝曰：王縉論事可思。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文正為參政。語同列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為矣。人皆服其言。夫憂盛危明。辟邪鎖惡。此皆臣子一念忠義所發。誠不可已。然或過于痛哭流涕。而其事未必至此。過于嬉笑怒罵。而其人未必至此。故其勢人主必以言為輕。而其漸人臣亦必以言為諱。他日雖有積薪之隱禍。滔天之巨奸。無復開口着手處矣。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晦翁曰：今時秀才。直會說廉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唯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雖然。鸚鵡可也。諺言頗與交亂。四國曉曉。為百舌鳥。則不可也。司馬光入相時。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幾帳。願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不可不有。張浚始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論人才。浚則謀術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及引鼎共政。方知其闊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教解。始見帝。獨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杓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遇于閭言。及此。始知皆為杓所賣。客有讀此者曰：小人難知如此。余笑曰：小人何嘗難知。只緣君子未到難悅地位耳。

元朔中。徐偃為齊相。至齊。偏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尚之為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彦德也。勢在則羣蟻聚。勢去則飽鷹鷹。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

秦桓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葆。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

三原王端毅公奏左史汝南強景明呈上詩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鷓鴣悲感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乾坤之負擔獲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全身

李沆為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侯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實路寧無愧乎公于馬上躡躡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為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陸族處事尤為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即倒耳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悔之雨止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為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為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子于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聲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報此同輩不可輕也

葉石林出蔡元長門下所著尚有避署錄中間紀蔡元長事多稱魯公而不名此雖近於私然亦見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終處今之失足權門自甘墮者一遇其敗輒反戈攻之冀文其醜其又石林之罪人哉然葉公文人也猶不足異獨陸放翁所載包明事則又士大夫所不知者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常論擊吾公者持何而目事之雖妻子饑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賤又非清議所及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嗚呼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讀書鏡卷之三

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我朝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然嘗曰吾父戒非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余讀子瞻為司馬溫公神道碑言上即位之三年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夫公當熙寧構黨之時也而人猶若此今聚訟紛然釀成一片罵世界可懼哉然則彈劾可已乎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蘇易簡特受宋太宗顧遇注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開冷噴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善處難做竟不登疆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為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億公惟演自樞密使為使相嘆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兼餌蘆葍以歹之未幾皓白宋李宗諤云先公少多病灸灼殆無完膚故從伯趙相國謂曰太凡壯年宦仕忌于太速肌體患在太豐觀子氣質神深雖體中多疾無足慮也范鎮東齊記事云嘉陵江上見二鶴未成躍出巢穴往往墮崖下死其天性俊勇是躁進之類也吁可畏哉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僧方飯見趨避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平江有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如恐亦只如此也夫儒者威儀掃地遂使明道先生亦贊嘆佛氏賴有箇莊嚴尹和靖先生始得向波羅門吐氣乃知吾曹不必以言勝佛要以躬行勝之耳

孟郊落第詩云題詩怨遠怨問易蒙遠蒙本蒙文字達今因文字窮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曹邨及第詩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辱吾云惜昔將貧年把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猶未能忘情于得喪也杜荀鶴老而未第詩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贈之云平生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山谷和云今年持齋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其實矣乎

陳釋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釋時為翰林學士語于乘曰文仲狂躁乃杜園賈誼也客有舉此以告余者曰今狂躁之士進不得于朝則退而再行舜趨以蹕蹕于鄉是杜園賈誼又欲作熱熱顏回何其不易簡也余曰此語不詳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

會子喪妻終身不娶其子元謂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免于非乎漢王吉之子駿喪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會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喪如故勸其再娶寧曰每省曾參王駿之意嘗嘉之豈遠其本心哉予觀今之繼娶多慘酷孤遺甚至亡人之家亦不少矣不讀陶學士載黑心符乎其略云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因家以蘆絮示簿許氏以鐵杵表酷歷歷可見為夫者耽少妾入巧言繼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寒熱飢飽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有家國則妻擅其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籬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照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甚者殺夫首子禍綿刀鋸冤著市朝祭祀絕而門庭無而怪且畏者會無也萊州右長史于義方黑心符略黑心者繼婦之名也噫危哉

元兵入閩執建寧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諸孫也起兵復湘潭潭縣及收被執曰若降何而見魏公地下遂遇害二公家教能薰習子孫如此後世少年無識輒以道學為買平天冠者其誠未之思耳

陳後山所作謁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因託後山為之後山窮日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牛僧孺赴舉之秋常投贊於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轉汝州牛

出資汝南軒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卒改公文卷借孺詩曰粉署為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昇沉事且圖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詩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馮錫和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嗟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陞降百司也於是移宴竟夕方盡前願劉乃戒其子成久亦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為非汝輩進脩守中為上夫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會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馮錫

鑄孟熙云至正兵燹後吾家園籍一空予從祖兄炳文家遺書尚有存者其官板荀子七帙余嘗就觀焉累欲惠予以其口許而非手授終不忍取後為他人所匿及觀張賓謙却盧家郎竊其家藏王內史借船帖黃太史不受宋元壽之子吉長所惠閣右相校書圖仁者處心古今一律近世持玩好之物匪人者貪忍之輩一目而觀鏡之心萌焉力者挾以勢巧者鉤以計是誠何心哉

宋哲宗朝范純夫為諫官東鄉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徵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為崇政宣也

李衝公德裕在珠崖郡北有望閣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請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為私儲出于此者貧道憫之為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返走心痛而死然公頗為寒道開路及南遷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公太和七年自西川迴入相上問王涯今日除德裕人情怕否曰忠良甚喜小人亦有怕者此公只是恩仇分明恩者不足令人德而仇者適足令人畏故王旦曰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而寇準自以為己任此其短也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于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諱即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富丞相一日于墳寺鬻度一僧劉貢父放聞知笑曰彥國壞了幾箇人才度得一人問之曰彥國每與人對語往往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者放目擊數人矣豈非壞了乎余以為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唐河東節度使王鐸略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遂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三代君臣面相可否後世則遺黃門下密命而已故旋乾揮日之手全在中書或曰得無

一三

一四

過乎。余曰：此已極格心大臣一着矣。雖然，以今日之時勢度之，即瀋沈在，要自難行。然正人立朝，常使人主動必有所畏，此意自不可少。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為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盜掠妾姬，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一有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也。虛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為授官擇遠避難者之戒。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當知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激納，又思之，覺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已，遂罷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為翰林，憐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晏，召宋出飲，酒賦詩，遂旦方罷，翼日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亦報然而去。林希子中，在元祐作從官，與東坡為儕輩，在杭則為交承，東坡入翰林，林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後東坡謫惠州，林草制詞極其詆毀，云：賦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于賦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賦兄弟以為己助，自謂得計，罔有後心。若朕之過失，何所不容，乃代子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親，害君臣之義。在于行路，猶不戴天，願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寺，於託倖恩，市井不為，縉紳共恥。尚屈蘇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賦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有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賦辨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絕君親，又將奚懲，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軍度副使，惠州安置。林草制時，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夫一人之身，而乍賢乍佞，乍炎乍涼，人情閃倏，一至于此，不聞歐陽子之待陳恭公乎？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有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吾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質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吁！三子開歐陽之風，可以愧死矣。

讀書鏡卷之四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賈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事，豈以賈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權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為虞祿所拘管耳。賈為之嘆服。唐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耆年寒餓，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飲及狗彘，稍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酸翻，番成毒藥。

王荆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荆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為人，才近縱橫，言近押閣，而薄於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聽聞知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為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李師中平日講論多與荆公遠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侍儼亭，蓋以公嘗倖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

方既照軍法。既而復為卷議十篇。其開卷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復。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為枉了做小人也。

宋謝泌諫議。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再拜而遣之。其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余嘗謂人臣薦士。與薦賢同。然賢與特異。一人官誤。幾殺萬姓。今薦者不復慎。誤者不復悔。至于悔而復薦。益又罕矣。此非特為國家舉動無連坐法。亦由為國之念不及古人也。

有士人願作韓魏公書。謂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願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于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讓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為我書。又能動君謀。其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差。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領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況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髯。扶筇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悵悵淚常淹。移床獨就南窗坐。長冷思親愛日篤。籬寇冠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灼見者。不能語此。悲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錢塘吳儲。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開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儲始以丁憂還家。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啣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目窮心折。終不敢少露於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哉。則前詩可念也。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我朝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遂為名臣。夫錢明逸以翰林為重。故見得民事輕。劉忠宣張簡肅以民事為重。故見得翰林輕。今新即君胸中。若使其此公案。則未入館選者。請托之心自消。而已出秘書者。怨尤之念自泯。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所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

紹遣人招張縉。縉欲許之。賈瑜于縉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操所滅。法昭神師。傷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四三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貽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通耗問。遇于途。則駭下車。閱于牆。則思角。結異姓為兄弟。迎讒夫為上賓。家乘操戈。野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桓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轡直進。忱對玄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字德胃。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鳳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應而去。吁。何其甚也。昔胡存齋參政。折節下士。南北士大夫皆願見之。公每患閩人不為通。是日不出。即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然則三君子之詬置。公其見夫。

唐肅宗為太子。上使劉羊。以饌餽刀。徐噉之。上喜曰。福祿當如是。惜。此李德裕載天寶十七事。中語。乃李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具。雄黃硃砂煎汁。過三沸。即棄其滓。公之修汰。如此何也。崖州之行。豈可專答牛奇章來。

趙韓王宅園。謀畫倖于禁者。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扇輪為常。歲時惟廝養。養負鍾者於其間而已。宋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實不得。善平黃山谷之言曰。余調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出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雜。人不堪其愛。余以謂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愛耶。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睡。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過為排擊。如漢高文時。常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通于荒教市肆之間。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杜祁公行。性好施。張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

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吁。今之施者。半及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為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首施之三族。

昔諸葛孔明為相。惟城都八百桑。唐元載為相。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為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常死於財貨。可笑也。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子弟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庶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進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人至德如此。

樊仙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仙。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潘曰。仙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潘往。果斬之。宋時御史有闕吏。隸臺中。事二十餘中丞矣。善評官之優劣。每聲諾時。視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傳於縉紳。范諷為中丞。聞吏過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論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叮嚀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視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謝夫小事。得大事。尚會錯。開時得忙。忙時尚會錯。今饌客設食。且如此。況其他乎。故于潘濬之笑。樊仙可以知將。于闕吏之笑。范諷可以知相。

蔡襄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英宗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琦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可以為鑒。歐陽脩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脩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為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為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辨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為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蔡襄豈有此命。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旦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算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以臣此狀問問。上曰。卿意如何。且曰。臣不欲因此

卜說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却。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擯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且曰。得旨已盡焚之。事乃寢。余嘗謂古今文字之禍。其端有三。或君子以此攻擊小人。而為背城一戰之舉。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而為打盡一網之謀。或有山人游客。攪亂於小人君子之間。而為快心報復之計。國家若遇此事。執政從中調停。而諫臣不得從旁過為窮究。則庶乎羣濁而黨解矣。且一切私揭冤單。歌謠謗帖。皆不必論其真偽是非。但俱付之祝融一炬。豈不為天地間潔淨了無數齷齪公案。

讀書鏡卷之五

仁宗朝諫官。累言陳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陛下睿意不替者。得非執中嘗于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先帝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誰。上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耳。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為相。劉公沆王公堯臣為參政。議立皇嗣。事祕不傳。永豐中。三公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召赴闕。恩禮隆厚。及還。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乃知丙吉而後。如潞公者。非特謹厚得體。可格九重。亦恐諫問小人。如陰整執中者。借以為口實耳。

杜舍人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常與同輩城南遊覽。至一寺。禪僧擁榻獨坐。與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又問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嘆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鄭禮臣初入內庭。於誇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權笑。有妓下簾指禮臣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際劉承雍。亦常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諸人躍起。喜不自勝。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言。韓退之。三子。皆衰智。擢第。衰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狀元衰者。史亦缺之。以此知科名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

而去。次年海寇盜賊犯潮州。悉毀城。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燈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內翰藏何書。否。歷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矣。王榮老皆官于觀州。龍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願無。止有黃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視獻之。風愈作。又以宜包。虎視獻之。皆不驗。臥念。日有魯直草。書眉。頭。題章。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潤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事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夫文人翰墨。即盜賊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後世嫉賢如讐。諱文若崇。豈別具一肺腸耶。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與禮樂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劉壯與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稱五代史而不循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撥拾其後耳。余聞之師云。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然余謂其能讀盡天下書者。益知古人不可輕議。後生晚曉。只為不遇蘇邵兩先生。誠。然究竟坐胸中書少耳。

白樂天一帖云。廬山自陶淵泊十八賢已遠。儒風縣。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整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孟孟。為人。乘筆。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海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賣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于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發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何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講集賢廡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懣。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將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且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多矣。吁。王公不下士久矣。有耳不聞。有睛不轉。有口不噓。有手不披。此詎可令香山眉山兩長者見也。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許為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警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忿嫉于頹。極口攻之。則是與之。恚。何取其為明哉。玉真先生云。大凡人自己本來福積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要見薄

福證驗。若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故譚人翩翩。當夫嘆嘆。非有冥禍。則有奇窮。而呂公著約禮精言。孫奕論論有根底。韓琦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真大人相也。吳文肅公子瑋。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瑋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涵不深。發必暴。且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驗。年環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當。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子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微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微用世語。便是古大臣。

胡忠簡貶謫。李彌遠贈以十事。其最警策者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宜更進步。又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又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夫萬里投荒。孤身禦瘴。人生至此。那復可堪。今聖朝寬大。被謫命則討差而歸。開除書則投袂而出。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然古人則反有以此鍛鍊。一生者。黃魯直答劉文學詩云。人鮮憂中危。萬死鬼門關。外更千峯。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家世住京師。定國南遷。歸。披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夫山谷天生鐵漢。若柔奴兒女子。乃能如是。使婦人遷客。聞其言。真可謂炎海變清涼也。

白居易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以向者。竊時之名。已多。又欲竊時之富貴。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陳搏嘗戒神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所惜。名之將成。有物敗之。放晚節。果以侈飾。遂喪令聞。甚矣名之可畏也。名盛則實望備。實不副則譽答深。甚且無疾而早衰。非罪而得謫。角摧齒缺。骨竭翠銷。熟非名為的而招之射哉。故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漢馬武為蘇茂周建所敗。蘇過王。籍營大呼求救。籍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籍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乘疲勞。吾乘其敵乃可克也。已而果然。籍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為吏。得得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吝。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籍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籍詠之才。不患不獲。所憂者氣倨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為人最微。知己最深。悠悠道路。其誰解者。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胤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吾屋也。

吾今年逾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為樂耶。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序云。慶樂園。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詞云。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窗。酸風掃盡芳塵。聲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聲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開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晴讀叔夏詞。要知有園者。仍未嘗有園。讀文正語。要知無園者。仍未嘗無園。如李衛公平泉癡癡。正不必如毅矣。故王珣舍虎丘為院。王維舍輞川為守寺。真可謂具身後眼者。

胡端敏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余檢點多戲之病。又往往從多言中來。此不惟不見諒于君子。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劉放劉恕同在館中。劉放一日問恕曰。前日聞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訪丁君開冷。無人過從。我冒雨往見也。放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請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詬罵。放曰。我偶與子戲耳。何忿之深也。然終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測。異時方知是日恕實有請求于丁。放初不知。誤中其諱耳。元祐中。黃魯直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羅蘭與瓜瓞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在廟堂之上。言橫行楷。豈宜以嫖語抵觸。人如劉放黃魯直可嗟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今不為虐。余謂即善謔二字。亦可抹殺去。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未能抹去。戲謔者。得一二畏友束之足矣。

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勣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上怒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東坡下御史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蓋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義疑可止之。余曰。此謂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凡家庭鄉黨。皆然。不獨諫法也。

宣子趙盾舉韓厥。其僕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贊我矣。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晉崔洪為左丞。薦郡說以自代。後說劾奏洪曰。惟官自視。各明至公。洪聞其言而重之。嗚呼。此宣子崔洪之所以曠絕一世也。雖然。門生之于舉主。大過則絕之。小過則掩之。可也。挽逢蒙之弓。射

含沙之矢。安乎不安乎。東漢鄭弘字巨君。為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隨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蕭選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路勾陳中。蕭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選曰。適見卿扶王鐸。子選卿善事長矣。選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為主司。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選謝而退。夫古人之待舉主如此。柳子厚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白樂天云。商山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

劉器之謫潞州時。小人有為部使者。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竟不得其纖毫。至過往驛券。亦無法外者。部使者亦嘆服之。東坡告王定國。薄俗好檢點人。小疵不可不留意。東坡曾傷于虎。老吏事變。遂能為人言之。從來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若使日慎一日。豈怕有人來點檢耶。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遠乘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夫用人聽言。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惟此二着。不信人。則顛倒在手。而忠佞不分。不信言。則裁奪任心。而利害莫決。此天下之大害也。然此當責之君乎。臣乎。品格不重。朝廷安得而不輕。議論不確。聖明安得而不厭。

讀書鏡卷之六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詬。而其故有三。一則為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怒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是也。一則為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路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嘩。撲碎視。王釋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是也。一則為奸人挑之以速其鬪而起者。唐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紳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豪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是也。獨韓魏公與范希文韓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下殿不失和氣。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豈為已哉。

王且從東封車駕回。過陝。魏野寄以詩云。聖朝宰相十年出。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此詩求退。就得謝。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之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公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題前詩于窗。朝夕吟哦之。說者謂寇萊公之南遷。不如王文正之早退。然公題詩。未必不晚悟于魏處士者。其詩云。沙堤築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夫榮辱猶自小事。若夫一朝籍印。千里輿棺。此又更輸。下老人一着也。東谷云。造化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貴。而獨靳于閑。天地之間。幾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機。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

身殞者有矣。又有築舍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于時求進之。賤。糞。餼。餼。備。備。于手。收支簿書。介子憊。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扣。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惟孜孜以安閑不擾為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故聖人斥之為無慚人。夫此二語。皆非定論。但當極忙時。宜省東谷之言。以濬俗情。當極閑時。又宜省中峯之言。以剪惰習。

大尉韋儻為領軍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又宋屠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此即范滂臨刑時語其子之言也。惟陸務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邀身後福報。若市道。吾實恥之。吁。二子聞此言可以瞑目矣。

王太尉問眉子云。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黃廷堅魯直作醜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于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疑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夫吾黨戒口頭妄語。戒筆頭豔語。難直至兩處皆刊削得去。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鐵人也。

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覆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哉。

申屠嘉以驟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而甚則有父子之間。迥然相絕者。唐來文濟父護兒。本附驥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然如敬宗奸邪。而其孫許遠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顧子孫何如耳。

王右軍諫殷浩北伐。書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脫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未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未知其經濟。然則孰謂翰墨人不曉事耶。

宋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變善善。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臣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趨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在館。趙重厚寡言。公意輕之。公知制誥日。韓范在中。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待制。趙不以屑意。會公甥女淫亂事覺。語連公。時疾歸。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乃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蔑。臣與修跡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傳獻簡公言。以惟循之罪。加于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受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忍乎。

余嘗謂人有好談閨門者。吾嘗當引而避之。況撫無影之事。形于奏牘之間。蝶箋至。點辱士類。此小輩。刀。祇自傷耳。一刻三洗耳。一日三易腸。惟恐不及。況可囊裳而蹈之哉。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交謁公。應接紛紛。一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及設饌。唯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云。葱湯麥飯丹田暖。麥飯飯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牛僧孺與李德裕交惡。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門戶。柳仲郢先爲牛公所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仲郢謝曰。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奇章公門館。衛公深嘆其無苟同。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儉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每事自斷于心。足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啻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章子厚嘗延太學生在門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爲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撻擊足。其人哀鳴乃得釋。魏昭者。陳國童子也。師事郭泰。泰命作粥。呵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使沙不可食。榔林于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泰喜曰。吾乃知子之心矣。余觀佛氏所呵者。人我山。驕慢幢。故王生結轡。黃石進履。古之至人。皆有深意。如郭林宗陶鑄少年。正所謂以噴作佛事者。章丞相便是風墮羅刹鬼國耳。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刺。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起握父手。爲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長州之相城一丐兒。每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圖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另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夫攸亦人子也。丐亦人子也。與其爲攸也。父孰若爲丐也。母。嗚呼。然則人子何常之有。

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密。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筋。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羗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嬰樂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尙可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飯生誣罔之事。幾乎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復。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

四四

誠不寒，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意爲德宗所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師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白首再陸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荆公哀詞，有慟哭一聲，惟有涕。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蓋當時已病人情之薄如此。若今則弁髦輩師，擣弓座主，吾不知歐陽芸叟見之當何如嘆息也。

詩文小技耳，然深沉則力勁，綜博則澤鮮，由淺而達，由老而化，而絢爛生焉。以此行世，即百賞譽，未必得我之骨髓。百彈射，未必損我之皮膚。若素無包畜深往之致，而揮毫對客，行卷對人，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此欲迫得名耳。而反爲有識拾作笑端，不可不慎。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嗔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韓熙載性好譴諍，有投贊大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薰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如此事，余嘗自愛，亦往往以此愛人。曰：何不文明以止，何不白賁無咎，而少年輩鮮有省余語者。苦海波爛，艾丸熏燄，何時是息。

讀書鏡卷之七

唐太宗泛游春苑，愛奇鳥，閣內傳呼畫師，閣立本應旨畢，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蔡允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誦，遣教宮人恭甚，恥之。韋誕奉帝命書匾，以籠盛之，輓轡而上，去地二十五丈，寫竟，鬚眉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因思古人，不以書畫顯，一則懼伎藝見稱，一則懼同儕賈忌，一則懼中官權幸。以此漸遷，又甚則人奴賤隸，展轉暗托，瀕落名號，遂爲終身白璧之瑕。故唐倪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王僧虔多拙筆，良有味也。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實較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有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來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鹽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

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濫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飽飽鮮，昏入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而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悶，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王文正公，凡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蒼名奔競者，將自待之，何假吾舉。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于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誇。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夫有文正忠定之用人，則真才不爲虛名所奪，然以知名之故而一切以奔競待之，所謂雖不能使之在上，其能抑之在人下乎。惟試以政事而名實立見矣。此又待名士法也。

開元間，刺史楊潛，坐賊當死，上命杖之六十。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上從之。唐明皇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張守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則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我朝秦襄毅公，統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暉，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需，檢處既畢，然後就道。軍容驕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就逮矣。遂白衣囚首，堅請自繫。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願兩廣總制，其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蠻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一身焉足惜，苟囚首就繫，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繫而去。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校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枯屈禮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剛氣由此折盡矣。或又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使技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余嘗謂國家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如有之，當如何。已發在臺省力爭，未發在閣臣密救。至于平日調養聖心，尤在士大夫奏疏間，勿得輕易動稱某可拿，某可斬耳。

張浚自淮西歸，與鼎同在相位，以招探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呂頤浩與檜同秉政，檜知公不爲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爲助。欲頤浩奪其朝權，上頗覺之，乃下詔成朋黨。大丈夫要須于此處見得分明。其人是浚是檜，其意是推是推，不然而藏舟于山，夜半爲有力者負之而去，安用名爲也。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又李文靖公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去臥林丘。余嘗聞前輩言：世廟朝，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璈置之辟，當時縉紳見而嘆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官情。其中一士夫笑。

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個。我只索拋卻。若使一月殺一個。還須做他。吁。若此人。雖日以正文正端之詩告之。亦復何益。富貴之能迷人如此。

慈覺禪師云。飲食於人。日月長。精麤隨分。塞飢倉。纔過三寸。成何物。不用將心細較量。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口腹矣。務實野夫云。皮包骨肉。屎尿糞。強作嬌姘。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若能如是思省。自可省癡癡矣。

皎然以詩名于唐。有僧補詩論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于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視之。遂定交。呂氏童蒙訓云。杜云。新詩改能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于壁。時加釀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尙釀定如此。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于容易而來。嘗于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唐子西語錄云。詩語最難事也。吾于佗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實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經意。真可愧哉。

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秦檜于鬼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慇懃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草草已下。又送白金爲贖。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曰此秦老筆也。夫防賢相也。純是一團生意。恰相也。純是一團殺機。恰固不足論已。防亦未免少涉機權何也。王者不令人怒。亦不令人喜。

爲吏最忌作俑。自古有以土物獻貢。遂貽地方無窮之害者。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我朝各鎮成鎮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質名椹。肉色似椹。而上下平正如椹。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蜜制之。歲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栗。民有獻南者。南命種者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其爲民遠慮如此。東坡荔枝款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歡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乃知始作俑者。不特輿腐附。且至壞人品。故曰無爲福先。無爲禍始。

范鎮勸王安石落職去。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息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開元末。李皇珣以母寵。欲立爲太子。裴稹陳申生展國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

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夫古之諫官。退不求名。進不求榮。如此。後世乃有一言而自謂九鼎。一日而望望九遷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晚年家頗豐。一夕盜入。諸子擄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詰所欲。遂予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爲邇者所獲。留至明。使去。盜感愧。卒爲良民。孔寺丞牧。以文行推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水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漸不復渡。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司馬君實新第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獲人。獲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澄。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檢。帝誅韋至。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荆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列子謂孔子廢心而用形。謂心不着於物而廢之矣。唯用形以應物。而經又有天人禮枯骨者。傷云。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寶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驚猜。又有餓鬼鞭死屍者。傷云。因這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白業錫鉢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棒打。此恨難難忘。此言化俗則可以爲誠。然則不可何則。人神託於形骸之中。所以用形骸者。皆神也。譬如匠人用斧斤。用之而善。則爲善器。用之不善。則爲惡器。故爲天人者。善用形骸者也。爲餓鬼者。不善用形骸者也。其得其失。皆在一心。及其受報。而禮之鞭之。亦何益。若吾孔子之廢心而用形。又并形骸俱化矣。

韓故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勿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擊腰帶。太后不悅。後亦死。茲四臣者。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終身誦之可也。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故人或爲具。雖權貴不拒也。大抵處權貴之道。在朝則跡跡宜疎遠。所以避嫌。在鄉則交際宜往來。所以敦舊。

之上。板城而陸。凍餒而卒。陳朝沈衆性委蓄。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造太極殿。夜服布袍芒屨。以蔴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餒餓之。朝士共謂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因其休假。遣康遂于吳中賜死。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蓄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氏所謂多藏厚亡。可鑒也。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曰儉。然吾儕爲之。自與俗人不同。

山濤晚與尚書和適交。又與鍾會裴秀等并中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處世如二公。亦足矣。然余嘗考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時年纔五十八。自是蓋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期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吏。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翺翔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以此意推之。雖入虎狼穴可也。況士大夫之同朝者乎。

陸象山曰。往時充員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方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諸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時疑罷。偏靡之事。稽考之勤。願何足以當大官之購。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當朝素薦王安石。後爲趙濟言。竊沮革新法。落職判汝州。過南京。見張安道。門下客私相謂曰。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之。張富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集知貢舉院。盛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某惡其人。傲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大抵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老醫看病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要之擇其利多而害少者。則爲之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滋弊紛紛。此劉元城之言。不可不讀也。

宋真宗宮火災。王旦馳入對。上驚惶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不當。臣備位宰相。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且持以歸。翼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歸融。唐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時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災。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遂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利。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帝乃詔置其錢於何陰院。以虞水旱。吁。後世有如此宰相臺諫。則早魃之說。捐俸之例。尙可止也。

讀書鏡卷之八



宋蕭惠開。嘗爲益州刺史。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才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發病。毆血吐物如肺肝而死。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開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案。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楚一字師也。唐人詩云。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崑山俞仲蔚詠劍云。天下常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讀此詩。則負雄心猛氣者。化爲冰散矣。

元帝優游不斷。開儲不武。恭顯擅權。許史恃勢。蕭太傅之死。劉向周堪之下獄。宗社幾危。主德日損。不可不諫也。薛廣德以御史大夫之貴。而不聞以死爭之。徒循默保位而已。至於從船從橋。相去幾何。乃欲自刎。以頸血濺帝。劉元城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遂使主人不欲親近儒生。正爲此輩。夫薛大夫程伯子。意非不善。而人主厭以爲瑣。懼以爲迂。則不若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此亦諫臣所當知也。

漢吏部侍郎張允。家貧。黃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瑣。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殺漢井。

楊州俗云。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慮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醜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下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知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知狐哉。

東坡上韓魏公乞養。董傳書。試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賦往歲官。賦下。始讀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情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處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賦言。公自知之。然傳嘗謂公不為力。致一官。賦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賦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賦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而存。又且虧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蜀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勉得一官。又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賦既為傳喜。且私愛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恐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在泥塗中。比公所以終焉。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婦孺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賦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歸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釋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賦且飲衆人之賻。并予以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上冒左右。無任戰戰。又與孫叔靜書云。眉山人有集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請海南。徒步百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殮殮。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殮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棺治其殮。當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麥舟。而不知蘇公之急死者至此。文人無行。託言狂簡。如此事。其可簡耶。

自來山人詞客。與達官貴人。出文視客。動稱之曰。此咸陽東。西京。出詩視客。客亦稱之曰。此開元大曆。夫孔子作春秋。而游夏不能贊一辭。柳下惠之妻。誅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其他如呂不韋。置千金懸之國門。而卒莫敢取一人損益也。噫。豈其書果不可以損益乎哉。故詞賦家去盈氣遠譽人。則可。不然。其不為呂賈之書者幾希。

陳執中在中書。不欲外聞。差除。每退朝。即閉省東門。說者譏其不知相體。李迪為相。丁謂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甚不平。唐元宗疑吏部選試不公。分爲十銓。召入禁中。決定。即尚侍皆不得與。吳兢表言。陛下曲愛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也。夫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部與閣臣酌酌天。下賢不肖。以候朝廷。處分其體。執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後世閣臣。權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權

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水火。而朝亦不復信都閣矣。是權也。其將安歸乎。此不可不為深長思也。

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驃騎。驃騎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驃騎身。驃騎推不受。遂絕飲食。積十四日死。公孫述徵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令以規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則賜以毒酒。融督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于不測之淵乎。今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又聘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誅之。述又詣玄。玄慮之行。玄欲遂受毒藥。其子瑛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十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謂死遲於王皓也。乃對使者仗劍而死。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棺。陽狂以避之。任永馮信。皆託言官以辭徵命。夫君子伏于巖林之下。平日露光。澹采。稻糞不密。或為詔曲見推。或為邪人橫劫。從之則違。違心。抗之則撓。奇禍。至於漆身扶服。亦良苦矣。語有之。色斯舉矣。翽而後集。其唯幾先乎。

漢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郁諫曰。竇憲不恪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懸。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郁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執。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唐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矣。邵堯夫云。盜之竊物也。方其盜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露也。唯恐其多也。此言極可為阿附權門之戒。九齡先見。故自不易。獨李郁所在遲留。猶稱高士。

諸葛孔明無論相業。即苟全性命于亂世。七字。不知當時有何奇策。及觀王鑿盡忠唐室。奮討賊巢。功垂就。令汝問之于內。解其都統。鑿詩云。二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鑿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錢之任。乃搆妓妾。輻重。慢廢治。容。行于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于高難。泊。惟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慮深矣。乃知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甚則古備保髡。奴皆此意耳。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為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為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屑與過里門。乘或走匿。輒使人論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恐。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道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大抵居朝廷。則為公卿。歸則原是鄉里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賤。不知其故。吾猶在也。乃擁篲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司馬溫公之風。得無顏汗乎。

范文正用人取其節，然開路細故，為帥府多辟，故相牽謫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無瑕，類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其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則為君子，沈忠敏公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人之正邪，能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為進退哉？噫！古今脫此局者罕矣，余故謂黨之一字，宜論于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太分別于宰相相印之後。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散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瓌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頡之獨不降意，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禁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呂東萊公又言：凡治事有涉，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遂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夫士君子功名淡禍福輕知命確，自然不落權貴泥滓中，而更于處權貴之事，心氣平，形跡泯，是真不為權貴所動也。

讀書鏡卷之九

陸務觀云：吾聞淫敗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挾摘剝削，露其情狀乎？文人發露，至于稿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天，東野窮，王川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此耳。華陰縣民，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接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可至六七十，若其壽短促，則漏于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然則後生詞彩絢然，宜洩太盡者，蓋甘露之類也，客曰：功名亦然。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于求知也。杜工部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子云：知我者希，則我貴，以此觀之，乃知子蒼尚未能自信，故匍匐求信于人，所謂問津吏過關者，必非曾過關者也。若二老胸中，何曾有如此關事。

張九齡獎愛李泌，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肅誠善，挺之惡，誠好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肅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肅，泌在旁，率附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願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肅謝，因呼小友范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夫故人位尊名高，謂之不幸，若使身至宰相，何不幸之有，其病專在不聞過耳，論善功德，遂移漢祚，積漸之勢，夫豈在多，軟美之士，可不懼哉。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于布衣中。僅為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文靖公。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進。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竝居。除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絕無聞。尤可太息。至于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舂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藝。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補工之類。尋常圍坐地上。輒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蓋半壺。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向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元結刺道州。承兵賦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皆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杜子美稱之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夫文人作吏。非厭其煩。則厭其俗。使摘章之士。盡如元次山。孰謂詞賦家不可入循良傳耶。

諸葛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嘗為人報仇。白晝突面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于車上拉柱維礎之。擊鼓以令于市。庶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于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平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因與亮交焉。周處少孤。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里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有改行之志。謂父老曰。今歲豐樂。否答曰。三害未除。曰何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若此。吾能除之。乃入山射虎。沒水搏蛟。入吳尋二陸。厲志為善。築臺以讀書。任為御史大夫。後死難。諡孝侯。夫千里之駒。性必踴躍。千人之英。性必跼踖。今輕俊少年。一抃文網。遂為鄉愚所嗤罵。然少能折節就規矩。居然便成名士。如不信者。徐元直。周孝侯。故是榜樣。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向敏中拜。門庭悄然無一人。昌武向親也。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降麻。端探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夫向敏中能耐宰

相。而馮當世不能耐第一。要是量不足。若使第一時不誇在人前。則為宰相時定不落人後。宋田況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況退而著論曰。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長。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長。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于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于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肯逆意。厭惡之心。則是今言者望風見疑。此為國之禍也。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閉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為無善之路矣。故曰。君子之論人也。當于無過中求有過。不可于有過中求無過。且諫臣拚一死。擲一官。忍謂之過也乎哉。

邵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蘇雍。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哲宗朝。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徵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純仁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後世阿諛相。幾等兒童。欲執其奪。而產廢戶。當太平不諱之朝。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置網彌天。卓錫無地。得無甚乎。昔李公美奏。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陸贄曰。參之貪縱。天下共知。至于藩鎮異圖。事跡曖昧。若據加重罪。駭動不細。乃更貶。參司馬。嗚呼。得之矣。

哲宗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司馬光曰。升之才智。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王陵少聰。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夫海內才士。誠國家藥籠中所不可無。然必如調鷹者。縱之九霄之間。而維繫在臂。輕馬者。逸之百步之外。而繩絡在手。如是。而可以御士矣。不然。烏頭重。苟無以制其性。其不至于殺人者。幾希。

自古有盛名之士。一為宰相。遂失令聞者。此何以故。曰。或以廉穢。判若兩人。或以恩怨。橫遭兩舌。故也。崔烈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寺。論者皆謂當為三公。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宋神宗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龐壯敏曰。富窮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富窮頃為編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稍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然則宜何如。斥苞直。則人服。無私。而位望自重。避權勢。則人不歸。恩而怨。亦輕。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都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開于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絡。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

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認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千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兼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核語及光再拜咨白宋初執政私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于是請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賓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以送客時羅列於廊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賓客少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嘔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見客則病夫宰相彈壓百辟平章萬幾朝參而後沖沖往來却與賓客書札分他一半疲精神憂體統滿門車騎則大瀆尋常寒暄則大淡若欲相業光明必須痛除俗套蓋士風正則宜有吐哺之周公私謁多則宜有謝客之司馬

滕達道為范文正公門客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為帥適以將略授之達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頗頹公前無所顧避久之猶邀遊無度夜歸必備酒文正雖意不甚樂終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書室中焚然一燈取漢書默讀意將以愧之有頃達道自外至已大醉見公長揖曰讀何書公曰漢書即舉手攘袂曰高皇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愛之如故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逸喜談兵實元康定間韓公宜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秋宵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狀為求于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嗜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夫狄武襄出于機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誠要之駕馭英雄為將相者如此俱少不得

宣和時傅忠肅公察為接待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萬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公曰銜命而行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去不顧陳忠肅公過庭當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皆行焉昌歎兩仲皆以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嘆息遣之壯哉兩忠肅也苟有聞二公之風者則奉使渡海必不捐印而還遺勸出關自當膏車而去庶幾所謂東西南北惟上所使者歟

楊升庵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聖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戲語亦有理也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呂晦叔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夫大臣擊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于外使錄窺伺于內甚則子孫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為奸者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器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尤幸相所當練習也豈特宰相凡居要路者皆當以李少師呂晦叔為

法。

讀書鏡卷之十

宋史云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程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燕交章互詆世說高座道人在丞相坐恆偃臥見下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豈不賢於頤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重人此二事可以定程蘇兩先生之是非矣司馬君實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諛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蘇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公知處君實而不知處程先生豈程先生疾公無禮法亦無處公地耶東坡與伊川猶溫嶠之於下臺也晉書云溫喜慢語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當時恨無以此告之者告之則蘇龍翰攻程弛墨守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葉石林云山居饑饉不時得吾又不能多飲乃兼取二者而參行之戲以語客曰古者行賓客之禮有燕有享而享其殺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當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以當燕遇所當用必先

舉以告客。雖無不笑。然亦莫吾奪也。近如吳越之俗。水陸餽釘。至客散而餽不止。使司馬東坡見之。當推案不食矣。

管華華欲劫樂見金。管揮劍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時議以此定其優劣。浮屠師宗果。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獨僧克勤。相與磨礪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果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果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果遠色顛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為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果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果師也。交益密。於。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果之能受者乎。且功名之事。亦棄中金。笠中釵也。世情擾擾。我不敢望以管華。若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則華敬之。擲法一之投。尚可得得一半。

今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橫。而不可制。此不知駕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給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賈翊為之方計。謂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於是皆引去。僅由此衰弱。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州縣供饋。不稱。殺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資介無敢往。馬燧自請豐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斃。虜大駭。至出境無敢舉者。此二事可為駕馭客兵之法。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劉丞相。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為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遺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浮誇略同。而不以為非。此何理耶。

常袞辭賜。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張文瓚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瓚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近年兩宮三殿火災。閣部而下。無不預捐。一年俸者。有一大臣云。本職去志已決。無俸可捐。是為得體。

荀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善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船。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冀。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船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要公殊。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有所諮詢。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後世有乘探大臣。弼贊兵謀。滿洩詔旨。以至為小臣所持。仰于廷威。削籍還里。語曰。機不密則禍隨之。其是謂歟。雖然。更有一說。昔鄭綱為門下侍郎。朝廷以盧從史。與王承宗有連。詔從史歸。從史辭。從史辭。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謂綱。謂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難以聞。下。帝曰。吉甫為言。絳曰。綱任宰相。稍稱名節。不當如大處。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輒內忌。造為

醜。帝良久曰。吉甫幾誤我。劉靜脩曰。天生此一人。而一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己。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菴楸菜。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溼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於是。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無論上古。如我朝土木之變。則生于忠肅寧藩之變。則生王文成。有是病。才有是藥。有是亂。才有是人。如今亦不乏賢才。只是庸醫多。不能拈着一味好藥耳。

明皇開元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為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為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拜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慳。惟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即改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及其終也。雖顛倒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情而無忌耶。宋朝李定。以資淺入臺事。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蓋資格已定。非特臣子無所容其攀緣。即人主不得恣其愛憎。故曰。上有道揆。下有法守。雖然。亦非定論。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則先材能。此又可以救資格一定之弊。

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兩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長。其然。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德是何等氣宇。與魯肅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為。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讀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願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攝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闔。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為第一義。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思之。林宗遣母喪。淑來脩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遣追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兇頑。太丘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蛇革其毒。性。鷓鴣懷以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雖然。未造兩先生手段。莫學帶水拖泥。且防墮坑落壑。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馮元。施肩吾。皆本

書生近歲有進定、維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但少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耶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陸游上執政書云。某小人。生無他長。不幸東髮有文字之愚。自前世道文先。奉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流。然嘗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為新。橫鶻別驅。屏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鼻處之方勝也。陸游又上辛給事書云。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蕪。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親戚之書。府軍旅官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入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棋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鼻。總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鬼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由前言之。必如此方是誦讀文字法。由後言之。必如此方是賞鑒文字法。

呂申公降叔富國時。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聞之前輩云。我朝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亦有手摺子。書知府已上名姓懷之袖中。暇即展閱。余嘗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

御史胡統。嘗謁晦庵朱先生于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統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誣文公十罪。林栗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誣。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此二事所謂其不善者惡之。于公何損。王文成公。少方太古。處士一歲。而以開道早。處士亦殿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藟。享文成。為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為野具。同當公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人情耶。文成禮謝之。陸放翁作司馬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要知淡泊者。必為濃豔人所疑。檢束者。必為放肆子所怒。君子不可以此處變節。亦不可不于此處進一渾融。曰。太上。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其次。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

李瓊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荆公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脩身齊家。事可為子弟法也。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跋

仲貞以高格文人家。武林上。日擁百城為南面樂。於其結讀之暇。取眉公讀書鏡。與伯兄爾侯及張君元發。盡札魚亥而刻之。詮次位置。蔚為佳觀矣。抑眉公不獨以是為文字禪。惟其有之。斯為超乘耳。若余撮囊無益。惟當作者。其間用蔡君謨玩茶故事可也。至於明鏡無臺。更尋究竟。則有仲貞在。

飯居士范明泰跋



雨航雜錄

馮時可著

兩航雜錄卷之上

天池居士馮時可元成著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朴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毀國之故。鈎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既云。京文不多見。觀柳所稱如此。其人可知。近來誌銘傳記之作。推務繁縟。極力贊述。荷悅子孫。無取月旦。即號為大家者。尤甚。致使將來賢愚莫辨。信史無徵。是文之大病也。昌黎云。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為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為人。二公之言。若此。其意皆欲以文維世。不徒遠晉魏為名美。務容悅為利媒者。予往時曾以直筆買罪。遭豪者偏毀於諸貴人。以此阻歸末路。然予持其說不變。趙太史稱予為文之輩。狐因覽柳語有感。漫筆於此。張子厚高而不蕩。邵康節嘔而不流。邵之談數則嚼而精微矣。張之崇禮則高而細謹矣。天運循環。何者非數。人身動作。何者非禮。
呂與叔祭李端伯文。以為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癢有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可謂善狀端伯者矣。無爭則心大。心大則於事何不如意。
吳幼清贊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闊天高。知言哉。本朝所以久而治者。道公之遺教如金科玉條。二百年來。士大夫為正而不為邪。為謹而不為蕩。純師純法。誰之力哉。

生無可好。以得所欲。死無可惡。以失所欲。苟能無欲。則同死生。一得喪不難。非誕語也。陸九韶於形迹可疑。不輕信流言。濫溢不輕揚。處好惡之際。逆遜甘苦。一不能溺。嗟乎。作人如此。可以相天下矣。

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規矩之畫地也。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遠。

子靜之求心。而其徒棄經典。紫陽之窮理。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令相下不益哉。鷲湖論辨。無極往復。若虛若無者。然乎。永嘉陳君舉答文公書。言刻畫太精。反傷易簡。矜持已甚。滋涉各驕。蓋諷之也。

屈原之騷。莊生之書。司馬子長之史。相如之賦。李杜之詩。韓蘇之序記。馳騁縱逸。天宇不能限其思。雄矣哉。

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蠶翹拂遂。貴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六經無浮字。秦漢無浮句。唐以下。靡靡爾。其詞輝然。其義索然。譬則秋楊之華。去治象遠矣。九奏無細響。三江無淺源。以謂文豈率爾哉。永叔侃然而文溫。程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適暢。次公恬而文澄澹。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哉。

漢文雄而士亦雄。宋文弱而兵亦弱。唐文在盛衰之間。其國勢亦在強弱之際。太史公之文。與杜甫之詩。皆深渾高厚。其彼世隆汗。勝復人。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搗成其神化。藁籥之也。邇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邇弱其繁。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春秋之文。告言倫脊。而漸漬人心。志戰國之說辭。氣縱橫而聳動人耳目。然去聖王之典訓遠矣。楊朱曰。賢患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於一時之毀譽。焦苦其形神。要數百年中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此語達矣。而非所以輔教。

莊觀觀大化。為汪洋浩肆。無端崖之言。自謂達道而無束於教。乃其弊也。背道而傷教。鄒子之赤縣神州。其莊之緒論哉。

子華子五源之溪。天下之窮處也。麗吟而幽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脚躡。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膏脈。以發其清流。四注無乏於瀟灑。其蘋藻之毛。足以供祭。其石罅栗爛。如楛藪。藹草之芳。從風以揚。壘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數語詞。飽而乏混芒。東京以後筆也。

西京之備。術衰於楊。維為利祿也。東京之經師。衰於馬融。為奢淫也。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權而清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為之。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革文而從忠也。左氏燁燁乎華繁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言明變。近語近詆。衰世之文。濫觴於茲矣。韓子以謹嚴稱春

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哉。戰國策或以爲虞卿作。矯稱露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詞巧。賦豈敢肆。薄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雖經時常。皆亂世之文。漢斷雖爲。漢反爲淳。而春和諸令。程如温如。以至賈董揚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灑。次者峭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枚乘七發。馳騁恢奇。祖屈原之騷。而變其體者乎。五言古詩。有三百篇之遺意。而近於哀傷樂淫者乎。相如當盛漢之隆。氣旁魄而詞最温麗。然已爲六朝端倪矣。西漢簡質而醇。東京新豔而薄。時之變也。班固瞻仰而有體。左史之亞哉。此外寥寥矣。徐偉長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古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何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今之學史漢者。大都然哉。

幹之中論。可稱論篤。當繁鬱嘈雜之際。而獨朱絃疏越也。寧諸衆耳哉。然其志則顯矣。陳思王稱其懷文抱質。恬澹寡欲。亦可驗於斯。

十三經註疏立。而西京諸儒之訓亡矣。學士大夫取通解而止。不復攻堅扣應。所爲帖括。惟朴淺近。能不詘於詞賦乎。譬之布帛朽蠹。寧如刺繡。故有唐經術之不振。治經者之過也。

昭明文選。唐人枕席沈酣。其間而六經如甲乙簿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韓子獨注心焉。所以其文高於一代。

薛少保陽林花已紅。寒凋苦未緣。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遲則浮沈。隨處逍遙。亦何必速哉。末云伊余忽人事。蕭寂無營。欲行雖遠。既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寶慎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陝郊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退之秋懷詩。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蕤。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發和暝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雖多途。趨死惟一軌。胡爲浪自苦。得酒且歡喜。詞雅淡而骨遒。上發疑建安矣。

退之山石詩。山石犖磽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希。鋪牀拂席置瀟飯。疏糲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此詩敘遊如畫。如記悠然澹然。在古劍篇諸作之上。余嘗以兩夜入山寺。良久月出。深憶公詩之妙。其嗟哉吾黨二句。後人添入。非公筆也。

初盛唐之詩。其情多而巧思寡。神足氣完。而色澤不屑屑也。晚唐意工詞纖。氣力彌復不振矣。春鳥秋蟲。節變遷。人乘代運。孰能知其然哉。劉文房曰。華浮野雪。春色染湘波。佳鏡佳語。其他作皆深心自道。涕淚千古。所乏者雄渾耳。

章蘇州春羅雙鸞。爲之作近於典。飄灑上作川。寒流瀟瀟。霜交物初萎。南池詩。烟草凝衰。嶼星漢泛。歸流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岡銜石。西齋詩。柳意不勝春。岩光已知曙。寢齋有單綈。靈藥爲朝茹。盟漱忻景。

清梵香澄神。虛高雅閑澹。朱子謂其氣象近道。無聲色臭味信矣。史稱其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余平日閑居。亦與蘇州好同。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花。掃地可以當簪。宅白居易始終完節。心曲清妙。其爲詩雖率意而不俗。續古詩云。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砂。盈盈一尺水。浩浩千丈河。寓意深矣。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夕照紅於燒。晴空碧勝藍。晴沙金屑色。春水麴塵波。自是晚唐色相。至古原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幾希初唐乎。

莫方伯常稱唐荆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送程翰林瀟湖陽詩。白晝蛟珠落。青天蜃閣分。又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離居。贈張相公詩。儲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光識姓名。冰燈詩。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從之初唐。真不易辨。伯兄嘗從公陳渡草堂。夏月席篔簹不施茵帳。即白鳥噴膚不願也。出則小艇一葉。僅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高叔嗣山河未可盡。行處與春長。空山懸日影。長路起風寒。起語之絕佳者。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塵外語也。孤心向誰是。直道匪今難。失路還爲客。他鄉獨送君。又登寺閣詩。末句。芳菲滿眼心無奈。祇上毘盧閣上看。皆悽婉有餘味。近陳太史伯求於燕京馬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雲樹隔長安。頗自得意。語予此似高叔嗣否。余曰。桓温之擬太真。稍有所恨。陳慥然而去。

劉子威稱陳東詩。長河風日損。高室鬼神憐。唐語也。惜其警策者不多。近水割鱗時供酒。遠山啼鳥盡關人。非不有趣。然已落晚唐格局矣。楊升庵詩甚爲絕麗。而文甚弱。尚各有分也。詩如猿猴臨客路。雞犬隔仙家。星河分字縣。鐘漏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即使寶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徐叔明東湖詩。馬蹄侵夕照。鳥語變春聲。姚國詩。鳥聲歡客至。花事怯春遲。豐樂驛詩。析櫛偏宜客。碣疏不遇門。皆五律之佳者。七言稍弱於二王。然叔明甚不服二王。謂此皆秦聲。初閱則驚。細嚼則厭。趙太史言。此二語評其文。則無辭矣。詩則吾不知也。較二王詩次公爲長。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爲王百谷所拔。其後稍見重。有司。即譏媚百谷。諛野集中所稱中山狼是也。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兒女憶長安。潤藤栖暝翠。山聲韻春潮。能洗盡并鴉氣味。

杜子美新婚別云。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無家別云。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又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悽悽。杳眇之極。足泣鬼神。

杜詩五言古之佳者。如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天涯歌滯雨。杭稻臥不翻。夜聞接軟語。落月如金盆。苦雨詩。草木水下。萬家雲雲中。夢李白詩。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送樊判官詩。冰雪淨聰明。雷震走精銳。九成宮詩。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晚登瀛上堂。詩。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大雲寺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梵放時出寺。鐘殘仍設牀。西枝村詩。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疏影。北征詩。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鷓鴣鳴黃桑。野鼠拱亂穴。皆足以軼徐庾而掩三謝。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孔子稱仲尼是也。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

以加於行。至文字間尤以字爲雅而號爲俗。然於從宜從俗之道終有所未安。近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若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之曰。誰使汝開輕薄之端。爲山人執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耶。若我則未有以叔明稱者。大凡前輩於後生當以孝弟忠信勉勵。不當專以詩文之標舉與會者。其於其於伐陵。宗伯所謂開輕薄之端。其語未爲過也。

光村詩。醉亦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逢。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歎歎。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此詩情至之語。與唐風綢繆章三星在天。夕何夕之旨相同。相對如夢寐。其思黯然。千載若在目前也。

有摘舟州詩。悲歌碣石虹。高下擊筑成。陽日動搖。以爲奇語。不知此正是舟州之病。近於匠作。而遠自然。豈如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王摩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穩當耶。近吳明卿岳陽樓詩。亦甲雲生神女過。黃陵日落帝妃哀。情思亦佳。

宋史稱程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嗟乎。惟其能在事外。而後能與人同。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辨也。

程叔子謂王介甫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辛勤攀援而上。雖猶未見相輪。卻實在塔中。其語直矣。而介甫不怒。蓋生平服其忠信也。嗟乎。今之談道者。博虛說影。指無爲有。求其對望而談者亦鮮矣。

孝弟之極。至於天明地察。孝弟之至也。非堯舜不能盡。今人或以一事一節爲孝。而路人視其族屬。善不推惠不廣者。亦何足以言孝。

台州徐中行居鄉。郡守以八行薦不應。有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爲無行者。吾避名非要名也。嗟乎。古人恥獨爲君子。況本無行而冒焉爲君子者乎。

江州陳氏。長幼七百餘口。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使。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變。余鄉兄弟一兩人。亦各分居。各有婢僕。生疑啓釁。皆由於此。且一人而有數十。或至百僕者。汰侈如此。俗惡能美。倫惡能悖。曾子固事繼母甚孝。竭饘粥之資。四弟九妹官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守福州。舊有園蔬錢三四十萬。棄勿取。荆舒當事。勢力能假舉世之人。從之而不少屈。其人如此。乃評者謂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則媚者詞也。

萬曆丁酉四月四日。午後雨甚密。山人沈士能嘆曰。是早也。徐別駕光訓問其故。曰。今日爲甲子。不見占書云。夏雨甲子。赤地千里。乎。徐曰。非也。子爲水位。雨於甲則水微。赤尺古字通用。言爲水沮。則尺地舉足若千里之艱耳。又五行書。甲遇單日爲雄。遇雙日爲雌。今雨於四日。則爲雌甲。其何傷。古人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雌雄之說。其來久矣。沈曰。何以分雌雄。曰。單奇數也。雙耦數也。天地之數。貴陽賤陰。多變不能信也。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已去衛適曹。適宋。及鄭至陳。已去陳如衛。

去之。晉至河而反。至楚。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自衛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祿。宜乎來喪家狗之讓也。

子華子曰。仲尼天也。其可遠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運宇宙。四方必迷所向。此深得夫子周流列國之心者。當時叔孫武叔之毀。專以夫子急過而輕去其鄉。嗟乎。人之肝膽不相照。即仲尼猶莫能自明。況以中才而涉世之末流哉。其取媚取讒也何怪。

東坡守膠西。仕宦十九年矣。而未有家。元豐己未。于吳興被逮下獄。已得赦。安置黃州。寓定惠寺。遷林泉亭。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明年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安置惠州。寓嘉祐寺。明年遷合江。又明年得歸善。寺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又移置昌化。初做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偃息枕鄆林。在儋四年。食芋度日。元符庚辰。赦歸陽羨。有邵民瞻從學。爲買一宅。卜菟裘焉。傾囊八十千與之。將卜吉入居。因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甚悲。問之。則舊宅主也。焚券還之。不索其價。遂還毗陵。借顧塘橋孫氏居焉。竟卒于此。蓋建中靖國辛巳年七月也。計東坡先後凡任三十二政。未嘗歸蜀。終身無一居。其清曠如此。彼或一二政而遂有脂田甲宅者。賢愚相去不啻霄壤哉。然當時豪貴赫奕。擊鐘鼎食之家。俱已烟消雲滅。而公之清風直道。至今在天壤。有志者亦胡能以彼易此。

叔明庶謂云。子孫亦是乘生。顧戀不可太深。深備不可太重。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欲相讓。分財便至相爭。有或子其言之也。然兄弟子孫。皆親遺體。果何分別。乃末世有重愛子孫。而深忌兄弟者。何故哉。至科甲顯晦之間。尤爲側目。吾不知其何心。自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奇貨。而屑屑若此。知秦伯以天下讓。寧非至德。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荆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冀改。荆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榮。一甲科即市井小兒。能知詞賦者。皆可。何足道哉。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前見徐叔明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但漢以前無是。即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同。乃今宦途之軒甲而輕乙。遂如簡珠之於沙礫。舉刺因之而不公不覈。則尤可嘆也。

西溪語。載范文正守鄆陽。喜樂藉一幼女。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改云。慶廟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嘗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託東風管領來。到京以臘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寄相思。贈汝好顏色。文字排諧。公決無此事。當時小人妬媚者爲之。西溪不察而遂筆之也。大都小人之謗。君子不能以財利汚之。必以聲色汚之。二詩鄙淺。決非公筆。昔李贊皇門徒之傾牛奇章。至代爲周秦紀行。何論詩也。

柳子厚。嘻笑之怒。甚於裂眦。或云。當作嘻笑之謔。今人誇人。或嘻或笑。若有意者無意。乃其恨深而媚之甚者也。若裂眦之罵。出自直發。此之謂怒。豈甚仇哉。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傾木。而無傷於人之血脈。隙穴之風。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爲深疾。噫嘻。今之爲隙穴風者亦多矣。劉禹錫云。駭機一發。浮誇如川。

二子皆身處姑嫂之間，故其言有味如此。余亦有解忌籍。南渡後秦檜為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為相，二十有六年，皆柄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公終無後患。人曰：二相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稱史衛王浩為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公後身。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後浩兩授節鉞，遍歷三公，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為宰相者，彌遠乃其次子。豈果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經亂久，將激於憤，士狎於戰，中國兵益精，而張韓劉岳如熊如鰲，金人且方酣睡，子玉帛氣志高昂，高宗君臣不乘將士之鋒奮而用之，苟安忘恥，以至不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漸盡，國勢益削，計不得不出於彌遠，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為奸為諛，談恢復於隆興後者，為愚為罔。若檜彌遠之久相無患，乃天道將亂之時，又胡可以常理論噫嘻！小人之富貴壽考者亦多矣。詩不云乎：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自古然哉。

昔人云：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以有涯之身，馳無涯之念，其何異於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也。昔顏靖侯戒子姪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邴曼容居官不肯過六百石，皆為有見。吾在粵西曾與章孝廉書云：人生於學問事業有餘，於功名富貴不足，不多取精用物於天地，則量不盈而過可憚。且子道遙遙，榆枋之說，其亦智哉。我鄉宗伯公見而嘆以為名言。大書于壁，余近者自楚移浙，過吳門旬日，檢囊中裝，僅餘曆年俸金五百，銀為兒納采十去其五，親黨過吳門告急者復斥其三，又以百金走雲間，惠我宗族，而案枋然發矣。侍妾服飾，盡質諸子錢家，行裝始備，乃親朋中思慮未備者不免噴有煩言。家六兄杜陵公每相念，以為廉吏安可為，然余未嘗不自適也。偶讀顏氏家訓，倦倦以少欲知足為戒。又云：婚姻勿貪勢家，勿貪富家，心竊服之。無論婚姻，即子孫福澤亦不可強圖，但苟無絕文種，不必科第，苟無損善業，不必富厚。上無求多於天下，無求備於人，何用不藏，何用不適。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所謂行乎富貴者，蓋我富貴當行之道。如毗主經邦濟世安民，隨其分量而行之，若富求益富，貴求加貴，此之謂額外，即使如其願，尚且不能自得，而況未必如其願乎。

劉邵人物志云：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散外明，聖人淳樸，節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虛，玄虛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斯數語發前人所未發，曰：何以能平淡，曰：抑躁則平，寡欲則淡，人之常情，以與己同，則忘其百非，故矯駕可謂至孝，殘桃可為至忠，以與己異，則棄其百善，故曲杖誣為匕首，葬稱為反具，是皆惑於好惡者也。荆公之喜呂惠卿，魏公之惡李忠定，皆以同異為好惡，遂誤國家之事。

劉延明云：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塗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是以讓為得，而爭為失。非君子之語讓也，君子之讓位也，真見其才不當位而讓之，讓財也，真見其分不當享而讓之。豈其計夫通塞耶？史稱延明為郭瑀弟子，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欲貸女婿，誰坐此席，延明奮奮坐曰：爾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嗟哉，妾婦以禮，延明雖五百餘衆之中。

而奮然出坐，近於爭矣。奚其讓，故延明之坐席，何如逸少之坦腹，行不掩言，古人所深恥也。劉孔才云：君子以推讓為利，銳以自俯為權，靜則閉嘿，淚之支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嗟嗟，處末世者，宜如此哉。孔才以文士處建安黃初之際，能為黨類所容，異躋通顯，賜爵關內侯，而無禍患，其以是也。朱文公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賢秘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途涉清要，咬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竊程張緒餘，為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倪胄秉政，則御史林采施康年首斥為偽學，是時臺諫皆以文公為奇貨，有御史胡紘者，故嘗謁文公，建陽山中，文公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共誣文公十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偽學。京錢何澹輩皆附和之，至謂文公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嗟哉，諷人之言至此極哉。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文公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令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誣，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輩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武叔，矧此么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自古而然矣。

楚志稱百歲楊，不知何許人，常往來太和及荆襄間，人有見之，四十年前髮已二毛，今更漆黑，口皆鯢齒，似重生者。楊自憶為天順二年生，計百歲外矣。所居挾二姬，嘗以御女術遊諸貴家，自云：吾貧不能得三姬，得三姬即不死，士大夫慕長生者，都與遊，而曹中丞尤尊信，復市一姬與御之，兩敗而死。未幾曹中丞亦以此術死，徐叔明先生作傳，刺焉。然叔明每謂神仙必無有，似非通儒之論。嘗見有穎川著論，以為人有變化，而仙者乃異也，非仙也。男化為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愚謂人之得仙，乃稟天地自然之氣，如龜鶴之於蚌蟬，如松柏之於蘿藦，豈其為異，但以御女求長生，則可斷其必無。蓋凡人欲動則精流，如驟張之弩，孰能禦之，己之精不能制而能探人之精乎。強制逆閉，蓄穢蘊熱，為疽為腫，其蓄蘊至二三年者，一敗則如決渠，死且不旋踵，如譚襄敏周銀臺皆以過人之聰明，而溺于此，可鑑也。余友汝遠亦喜談此，余每聞之，則曰：黃帝御萬女，乘龍鼎湖，汝何知。余曰：黃帝嘗藥，一日吞七十毒而化，若能一日吞七十毒，汝遠無以應。

荀穎川釋仁者壽，言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微不至，而休嘉集之。余嘗書于座右，或問何以不傷性，曰：無欲無憂，問何以不傷物，曰：無怒無猜，問何以不違天，曰：富貴貧賤無所擇，問何以不違人，曰：才學伎倆無所逞。

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此數語可稱五美，苟能如之，於從政乎何有。

一事逆而心憎，一言拂而心銜，樹荆棘於靈臺，障雲霧於天門，嗟哉，胡其自隘而自戕乎。乃又經年懷之，而不釋，易世志之，而不忘，若然者，四海之中無樂地，百年之內無泰時，甚矣哉，其惑也。

女子有未嫁人而守節者，熙甫著論非之曰：女子無以身許人之道，未嫁而為夫死，且不改適，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否則伯父世母，否則族長者，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

後三十年不肯盡所交布衣不少。曾有三公風度否。時俗益偷若此。余嘗欲為獨行傳。三公不能記其詳。漫書于册以誌慨。

徐叔明甚厭山人。曰。山人當居岩穴處。而奈何日置足朱門也。漢時授侯者。皆遙授不之國。今諸山人。亦當遙授。山人吾無計其詩詞工拙。即揭其目。但有簡某翰林某給事等類者。吾不欲觀之矣。有某郡守請余曰。子知吳下三厭耶。山人詩卷與士夫干請之書。皆徒慕綠之册。在坐者或笑曰。此可稱三厭。夫山人之口譽於四方。謂之外黨。士夫之口譽於中朝。謂之內黨。曰。然則僧徒稱何黨耶。曰。今世士大夫有高名者多。佞佛。施之可得其心。且有佛力為陰助。寧非黨耶。此可稱上黨。一座絕倒。雖然。山人中有如管寧。黃憲者。吾且執脯脰師之。有如孟浩然陸龜蒙者。吾且執鞭撻隨之。舍此則皆百尺樓下物也。遠之可也。小雅者。天子逮下之詩。大雅者。天子述祖之詩。小雅之變者。哀怨刺譏之意多。大雅之變者。憂懼規正之詞切。蓋周太史所命。孔子刪之。而未嘗易其大也。詩有南雅頌。為天子所用。樂章其十三國之詩。止陳述以觀風。不用之廟朝。惟列國自為歌咏而已。六義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起於周禮。太師掌之。或以風為孔子所命。非也。

夫先乎婦。故關雎求淑女。君先乎臣。故鹿鳴享嘉賓。詩為樂。樂主和。地天成泰。和之道也。故不溫柔不敦厚。不可以為詩。

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春秋所自名也。堯舜用中以治天下。孔子用之以教天下。

孔子贊易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稱善人曰。勝殘去殺。語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大學一書。於妨賢病國。小人深惡痛絕之。然止曰。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未嘗言殺也。聖人之慎殺如此哉。

孔子四教六藝。古聖王之教也。學者優游漸漬其中。上焉者以達。次焉者以立。此萬世不與易也。王文成之即心。即性。即心。即性。本為支離者。礙礙然其末流。未免虛而失實。內而遺外。甚者恣心順意。糟粕其經。脫略於教長游談。而廢實學。此憂世者所深慮也。

春秋卿大夫交接。以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志。皆取風雅頌之辭。不必自賦。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宗道德。路辭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至乃酒食徵召。刻燭分韻。流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觀矣。江左以來。又有酒令。莊士恥之。酒以令行。豈合歡之旨。詩以韻分。豈感物之義。

楚聲者。渺秦聲。雄高漢因之。而為樂府。其曲大備。然視二南之風化。固已蕩矣。建安風骨。道上。而深源不足。應徐輩之公。譏諸作。虛誕之開源矣。陳思洛神賦。淫靡之濫觴矣。知風之自微矣哉。

孔與老同時。至從問禮。且稱其猶龍。而未嘗攻也。孟在老之後。其著書闢楊墨。而不關老。蓋老子深矣。常無觀妙。常有觀微。豈專于虛無耶。老氏沒而得其傳者。寥寥。九還絕殺之術。非大患有身之旨也。役使鬼神之說。非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之旨也。自周以來。惟漢文帝得老之旨以治天下。而漢刑措。許旌陽得老之旨以治邑。而邑無訟。王何之任誕。稽阮之放曠。老之罪人也。始旌陽問道於女師。語母母教之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孝。其語約而盡。謹母以仙去。亦老氏之徒哉。

造字為經度僧。佛門敵法也。達摩目之為有漏果。為有為法。非真得釋氏袈裟。何以確然持其說如此。耶。然無聖一語。可謂佛門會子矣。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慧能亦得其宗者哉。或曰。佛圓澄來。趙鳩摩羅什來。秦天為殺機。盛而生是人營之也。猶孔生春秋。孟生戰國。其然乎。余鄉居日。見有建水陸燈。供浮屠治喪者。心竊非之。謂人生罪過。寧可以鳴梵誦偈。釋此至愚者所為。非士君子所當循。有盛生者。合掌語曰。公何毀佛。余曰。余最信佛。若乃毀佛耳。釋氏之教。明心見性。心性茫茫。觸為罪過。乃以一飯一菜。一經一偈。而求解脫。則心性可無明也。為惡一世。而取脫於一二日之齋。人亦何憚而不為惡。是釋教為人開惡門。非為人導善路也。此豈瞿曇旨耶。生以為然。憶余守節時。曾下教有司。令其力禁。民風一變。有一生不能自己。以一比丘閉戶而誦經。令請繩之。余曰。治道去其太甚。所為禁者。慮費民耳。苟無甚容之可爾。然格心之化。余有愧哉。

海上鱗族異者。名章巨。大者名石拒。居石穴。人取之。能以脚粘石拒人。故名。形如算袋。八足。長二三尺。足上碗碟。戩戩如釘。每釘有竅。浮海砂中。如死物。鳥啄之。即捲入水。噓足釘。以飽。其小者名章舉。又別一種。生海塗中。名望潮。身一二寸。足倍之。土人呼塗鱧。又一種。脚短而無釘者。名鎗管。寧台温皆有之。余鄉太倉上海無有也。其名章巨。蓋江東子弟所名。項羽引江東卒與秦戰。秦將章邯拒之。卒為羽所降。故江東名是物。章拒。人性而負勇名者。亦號章巨。

鱗形如覆釜。大如車。青褐色。其血碧色。口足皆在覆釜之下。足有十二。長五六寸。尾勁而尖。長二三尺。有刺能觸傷人。尾中有珠。如栗色。黃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沈。南人或帶其珠。或磨飲之。云利市。殼堅硬。腰間橫文一線。軟可屈。每一屈一行。牝常負牡。牡相隨。牝者背有目。牡者則無。牝去則牡死。故海上稱婦女健壯操業者。號為魚。是物在海中羣行。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人呼為鱗帆。其衆如薙。名鱗。東夷取其殼為冠。尾為小如意。子如麻子。温人取以為醬甚美。王參知賜谷曾以餉于館客沈士龍。甚嗜之。余未嘗嘗也。客語予此物得陰氣。甚益人陰。余笑曰。蔬食飲水者。陰何嘗不足。願余生平於奇物。未嘗入口。非特此也。

關胡如小蝦而短。大者如人指。長三五寸。頭有斑點如星。潮退數千百。跳躍塗坭中。土人施小鉤。取之一名彈塗。以孟撈活者。數百於地。且發視之。皆駢首拱北。蓋亦朝斗之意。玄脩者忌食。唐制賣鱈者。賣鱈者皆杖六十。蓋鱈朝日。蠶朝星。食者皆有禍。關胡雖小。頭亦有星。故土人皆戒勿食。

鱧魚即石首魚也。小者曰鱧魚。又名鱧魚。最小者名梅首。又名梅童。其次名春來。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土人以槐莖花卜。其多穿槐莖花。繁則魚盛。腦中有白石如棋子。取其石次以爲器。或飲食遇毒。則暴裂。腦漏者用其石燒灰。吹入鼻中。即愈。又下石淋。炙食之。主消瓜成水。至秋化為冠冕。又有鱧形相似。左右三牙如鐵錐。或曰。石首雖鱧其雌也。諸魚有血。石首獨無血。僧人謂之善鱧。魚至有齋食而啖者。蓋亦三淨肉之意。不能忍口腹而姑為此說。以自解。非正法也。

黃精爲藥上品服者得仙自古志之乃富貴人服者多不驗蓋黃精色黃味甘土氣之精野處僻處皆宜之補脾益氣即不得仙亦可延年若富貴者思慮極雜五臟皆火兼以膏粱助邪益積乃服加之甘溫之藥是猶燃燎而濟之風也其偶愈甚安得有驗余在錫穴值歲大教教窮民蒸曝登之皆得度歲蓋是物於養食之腸尤宜耳太和山每歲貢黃精尖數十扛於京師本山所產無幾皆取之近山旁邑內使採役往來需擾封原禁限使民不得種植孫中丞欲請罷貢而未果然以無益害有益則仁人所憫然也王昭明先生者蕪江人潛心聖學非禮勿動會與羅念慈先生遊又嘗客阡江與南城郭公元錫居數月其所爲六經說多發前人所未發惜既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公志道與周生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爲帳中之秘未嘗示人即今鄧南城所著易緯等書大半取其語又吳縣王少湖先生行誼無愧顏閔其於學宗朱紫陽然人亦罕有知者晚歲袁宗伯洪愈薦諸朝詔授國子博士年垂八十矣嘗與周道甫語二王先生皆大賢也然姓名不出里閭而沈石田王雅宜輩以字畫之技傳聞四遠甚矣末世好德者之鮮也然余見二先生真所謂聲爲律身爲度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使在孔門當不後於十哲知不知乃其所遭也子思不云乎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賢固不求人知也道甫又與余言兗州四部不如少湖數語余曰豈惟是哉老杜詩千百篇寧如武公抑戒賓筵二篇學者亦何必誇多關應爲

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蝨而來蛤蚧去毒小而來患大蛤蚧即蛇蝮也聞人髮脂油香則入人耳及諸竅中昌陽香能名是物故淮南子以爲喻是物好滯而升高則焦死故曰蛤蚧一曰陵乘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蛤蚧

慰者白蟻也人家有之則敗屋故相弔慰聞竹雞聲即化爲水竹雞自呼爲泥滑滑海上謂之柱石雞載者整人蟲也身扁綠色似蠶而短無足有毛楚辭以喻讒人九思所謂載緣兮我裳是也常在林間花葉背不知者輒爲所刺一名林載蟲之最惡者也老則吐汁自棄久漸堅凝如巴豆大就其中作蛹謂之姑嘶

鼠於果熟時竊取覆藏之有人掘鼠穴得栗橡百果多至石故北人目善蓄財者曰鼠鼠首出穴先觀望前却故謂之首鼠北人目南人爲鼠以其善窺探也鼠鼠在樹上名甘口鼠嚙物時不痛而甚毒亦名林毒鼠乃伯勞所化又能化爲鴛見日月光則死蓋陰物也

窮奇逢忠信之人輒留食之逢邪人捕禽獸飼焉惡正邪物亦有之何疑於人故共工誣害盛德比於窮奇

獨能盜婦女以爲妻獨能牽男子以爲夫然而生子仍爲獸不爲人也
温州有乳柑其味甚珍陳將軍曾以饋予自溫至錫穴數千里不變問何以然曰採時不去其枝葉則氣不泄盛時以綠豆爲末劑其溫性則氣不蒸故久而不變若藏梨者多用沙蓋梨性寒惡溼熱沙能制溼故也

張碩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一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衆皆爲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毫與對坐旬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爲外護若妻子請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媾其人自林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妻子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爲妻又呼其子與隣者未有子者子之曰亟去無來迹我乃竟往投萬總戎鹿園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爲爾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常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曰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人有戲豫無禮蹈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譁又數月萬知其惡確可托也命之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誅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異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寢其牀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胡無平等心也萬登牀覺牀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淮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爲療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熨也旬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日張請於萬曰小子脩玄有微效矣請一靜室求一姬爲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使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軍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大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婢入室鑿牆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未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真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絨之與銀布同置一箱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謂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留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已至故所遇老僧處跌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藏箱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斂以金制萬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息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萬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箱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皆見之淮徐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玄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爲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兼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棄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乎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世故有此異人也

離騷秋之爲氣也慷慨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是數語香渺清味之不窮古詩十九首有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句祖此也或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之祖曰非也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此言秋之祖也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本之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而詩語更深渾矣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意祖於騷而格調自下

黃庭經琴心三疊舞胎仙九氣喚明出霄間琴和也和其心使丹田如壘物然靜之至也而胎息之仙融融活活若舞若飛豈有爲注想之謂哉三元九宮氣象炳煥妙無方所謂出霄間也

七莖玉簫閉兩扉重掩金闌密樞機言無視無聽也兩目曰兩扉金闌爲口

史游急就篇有長樂無極老復丁本之黃庭物物不干素而平聲矣匪事老復丁物物不干則淡然無欲

矣。寧不反老為壯丁哉。

王次公之詩勝長公。而閣中集尤佳。稻花香裏流溫玉。水月空中出聖燈。盛唐語也。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疏。關山掛新月。枕簟如秋天。初唐語也。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是遊。似晚唐而有致。中原草棘盡。少婦木衣穿。有女償官債。無家問子錢。近於風矣。

郭相奎嘗著雪應豐年辯曰。雪係於地氣。閩廣無雪而宜五穀。戎地多雪而不生五穀。大戴禮云。天地積陰寒則為雪。曾子曰。陰氣勝則為雪。論雪者莫辯於此矣。故三尺雪十年豐。此世俗之語。君子不道也。愚謂雪者陰氣所積。當冬而雪。陰得其令。亦豐之兆。若雪太多。陰氣過盛。則為水徵。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註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以小雨。則潤澤而饒。治雪之兆。豐自古然矣。惟是遺蝗入地千尺之說。則為謬妄。蝗本春夏間暑曠之氣所生。至秋冬交則槁。未有遺於地而復生者也。或曰。蝗乃魚卵所化。春魚遺子如粟沒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為魚。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所暴。生飛蝗。其說近似。魚子無入地之理。且雪雖盛。不能殺諸蟄。而奈何獨生驅魚子使之走地千尺。此真世俗語也。

鼈與蛇相為牝牡。相為生化。有人發沙穴。嘗見鼈與蛇俱。鼈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為滅之。鼈遺子。蛇噓之。輒成蛇。久復為鼈。三足者能背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象之。能亦三足。在旁二。腹中一。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為水。郭相奎嗜鼈。行部瀘州。吏以鼈進。驗之三足。乃投諸江。活能說。戒庖人毋再庖鼈。因著為家令。余亦有戒鼈記。

坎為月。為水。故蛤蟹螺龜與月盛。月生明。則蚌珠生。螺肉充。蟹黃滿。月死魄。則蛤珠焦。蟹黃虛。螺肉消。或曰。水主智。龜知吉凶。水之德也。道書龜為地甲。殺者奪壽。活者延年。宋仁宗問長生術於雁蕩木葉老人。老人曰。無他。廣濟貧民。禁天下捕龜。能斯二者。乃可語道。

毛氏者。崑山人。父為別駕。富於財。以女歸侍郎周廣之子周士淹。士淹學明經。承家業。又得毛氏資巨萬。豪里中。然士淹嘗從魏莊渠先生講學。言動造次一依乎禮。不為貴介態也。毛氏歸周。夫妻朝夕相敬如賓。又善治生。業日益拓。年三十餘。無子。語周曰。吾聞古人娶婦。取宜子者。今某奉巾幘久。未有一綫之息。以為君憂。胡不納副室。以廣胤嗣。周初不可。曰。命也。吾嘗有胤。一變足矣。毛強之出數百緡。納二姬以進。其夫居歲餘。未有子。又謂周曰。語不云乎。田廣多殺。女廣多子。盍再求窮窶乎。又市四姬。以進。合毛共七人矣。副室步搖之飾。嫡庶無二。每飯則合六人同侍其夫。飯已。則挈之同遊後園。已復曰。毋已。太康令之各事所業。或刺繡。或織布。身與同作。良久。且倦矣。且更遊息。夜則貫魚以當。不獨專也。士淹借計卒於途。竟無子。毛氏以禮遣六妾。各贈百金而去。曰。彼以好來。宜以好往。無為先夫羞。諸妾既嫁。乃立其伯子為嗣。閉戶獨處。足不履地。以終其身。歸子遇嘗與余言。婦人不妬。不淫。如毛者。真女中傑出。不可無記。端午前一日。漫書於署。

吾郡文待詔先生。年九十。生平無二色。比部錢公有威。亦然。公與其室宜人。今皆踰七十矣。公生平目未嘗視。季女宜人。一日進二婢。以嘗公。公擢然曰。女三為燻。康公且不敢當。況區區耶。亟去。無益人罪過。沈

雨航雜錄 卷下

士能得與予語。錢公與管登之皆信佛。然錢公此事。真能信佛者也。余生平食不二味。用無長物。然所謂不二色者。則安能如待詔比部哉。

皇甫滂九日詩。鷓鴣鳴入怨。柱蠶響切雜。桐楓落他鄉。早尊寒故國。秋又河。虛平夕霧。開掩瀟秋塵。素月昇。逾靜。高霞散更新。又新月。詩微暉。不照荷。清漢欲生塵。雁山詩。遙籟引疏磬。羣峯寒暮天。四傑之槩也。公負才傲。曾為春坊司直。卒以讒廢。然郡中稱其人甚介。謂皇甫白眉。

皇甫滂。牛首山詩。齋關閉。秋雨寒。聲落江湖。虎丘詩。草綠知春半。花飛覺雨深。暮館詩。戶下鳴。蟹頻帶雨。湖邊落木似。催年。錢塘江詩。半帆布影懸。初月幾。幾處漁燈點。落潮。在唐盛中間。公以早廢。所詠詩甚富。其詩名與王元美相。累吳下能詩者。朝子循而夕元美。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春和融融。仁之象也。秋氣肅肅。義之象也。人心與天地萬物神。通脈接。常存此心。四時之氣自備。文章士人之冠冕也。學問士人之器具也。節義士人之門牆也。才術士人之僮隸也。德行士人之棟宇也。心地士人之基址也。先君子嘗以此教不肖。而諄諄然令其厚養心地。又曰。用人以觀察心地為正。以駕馭才術為權。

於越通于吳。其地文物而風美。而處乃與江右隣。質以野。其俚既曠於法物之聽。而吏於斯者。亦無以與于文章之觀。蓋平昌令局于面牆。而無與語者。五年于茲矣。天幸於越。

大人臨之。始與士民約。教以鄉比之長。如周官禁其佚而教者。至于童子。小學各有程。吏率惟謹。平昌令捧令而歎曰。公之文。其在茲乎。周者以參知天下事。其以文化成也。何有郡丞許公。聞之。翌然曰。未也。公之文。有以開萬世者。乃帥十縣令。稽首而求發覆焉。久之。乃得其超然樓所為文。各體具是。十縣令起而卒業焉。大者若雲漢。委運于天。而星含景流也。若山川之延夷。起沒于地。而烟霞草木禽魚。光怪響象。莫不備以與也。若觀九奏。雲成歌。頌而淫于舞焉。短章若奇音獨奏。其凄鏘。詭然。又若孤嶂寒潭之秀。以澄而冰。散之冷。歷也。蓋十縣令始知公之文。有以極古今之變化。見天地之大全。而平昌令一旦出面牆而遊。通都神明為之練汰。心容為之解舒。舞之蹈之。不可得而言矣。既而頓首曰。試言之。竊意超然有五難。有殊絕。秀卓偉。厲之資。而後可以竟業。公有其資一也。竟學然後其資。庶以有所立於時。而不廢。公無所不學。而學必深。二也。孤絕而與者。危得之而已後矣。公生而有忠父孝兄。家國之務。聞若性成。三也。雖滿而動其中。外阻山川。間遊之觀。則不適。吳故文物風美之地也。遊客大雅。將朝夕焉。意所至而開。四也。若官而偏窮偏通。無屈折頓挫之迹。亦不能有所憤會而成文。公外朗而中已。蒼世有知有不知者。物之臆

雨航雜錄 卷下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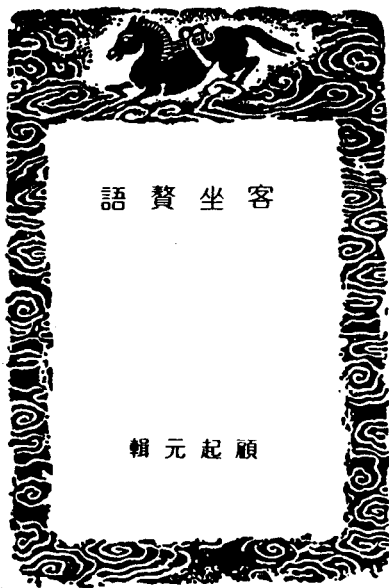
三三

三三

三三

色。時之機趣。無所不經。而盡究嘗以遊於文。五也。公有此五者。其觀於大全而變化極也。超然不亦宜乎。若平昌令者。生于質而野之鄉。學而廢于暗。仕而偏於窮。外無所發皇。而中有所底滯。雖得公之文師之。而萬一也。亦可得而超然也乎。說于是九邑之令拱手而歎曰。平昌令可謂汙而自知不阿其好者矣。因敬梓而傳之。殿以平昌令之言。附不朽云。

屬下吏臨川湯顯祖頓首拜撰



客坐贊語

顧起元 輯

客座贊語自序

子頃年多愁多病客有常在座者幾于生平好訪求系梓開故事則爭語往蹟近聞以相娛開出一二驚奇誕怪者以助驩笑至可以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予愍置於耳不忍遺忘於心時命侍者平語赫蹏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映因命之曰客座贊語贊之為言屬也又會也屬而會之俾勿遺佚予之於此若有合焉或曰泰漢開語人之所賤簡者曰贊增老子語物之或惡者曰儻食贊行莊周氏語疾之當決去者曰附贊厥痼子之為此語也又多乎哉予隱几啜然然以應也姑籍而存之以供覆載萬麻丁巳夏五遊園居士書

客坐贊語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content.

客座贊語卷一目錄

Table listing various top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age numbers or locations. Topics include: 經義兼古注疏, 轉運兌運長運, 辨說, 方言, 父母稱謂, 南唐都城, 花木二十二則, 鳥獸呼音, 七妙, 巾履, 米價, 風俗, 壬午, 五三絕, 寶船版, 國初曆式, 僻姓, 東宮命典試, 清運總兵流官, 益俗, 訪語, 南唐宮闈, 珍物, 會魚十一則, 登覽, 市井, 水災, 正嘉以前醇厚, 浙兵, 革除, 解道, 里上鄉士, 物怪.

客座贊語卷一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經義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係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入矣禮記專用陳澧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勤說浮莫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東宮命典試
永樂十二年在北宮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考試官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讓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官費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遂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園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轉運兌運長運
清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轉給解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分運令南京各衛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

頃見臺諫與部疏議清選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

辨說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巷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焉之音悉...

容座實語

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壁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隊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雜張蓋曰打拿屬文起草...

容座實語

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歇之假音如嫁日告假給假允通也穴也直也封名象口之龍音今以天平稱金銀日兌以物交易日兌民以糧付軍日兌劄刺者也唐人...

容座實語

謂之姪似惟以女子臨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結切也駝車輪端鍵也論語五經之駝輪駝以言駝駝以鑰輪今借為管轄之用揆子末切通也韓詩崩騰相排揆今官府刑手之具曰揆指音骨而民間但呼為揆子拐柱...

容座實語

舟之旄尾曰梢舟子曰梢工端曰梢婆今駝馬駝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梢包容也裝也今任人物足其數曰包陪代人上納官貨曰包攬雇寬舟車驛馬...

容座實語

巴凡物之乾如腊者昔曰巴凡此皆習而用之與本義乖者也

容座實語

或曰或或又曰獎言語籠置人使不覺曰蒙冒人之傲而難制曰牛曰嘯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驅而噬者曰為解兩家之忿或調劑成其事曰抄或反言...

容座實語

無實而外飾可觀曰見善迎人之意而助長之曰撈計去同事者而已得容焉曰撈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徒備吸以管其口曰油言之擊空而杜撰也曰鑽其最無倫者曰誇曰胡以言誇人曰嘍又或刺而曰誇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有所避而倏遇曰溜不...

而滿也日否空乏而不可支日燥作事之已甚日孔矜
而自高日喬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日寒其不色憚也日
喪衣服什器時之所競者日與目科人之上下日估共
事而偏得利焉日采一無所得者日毛強割人之有日
所送人而驅之曰輾人之焚而不慧者日笨或曰駭或
日狀或曰慢性輾而帶日傷其跳宕不馴謹日浪小兒
之嗜戲日頑日惡淫沃日嫖日貌貌而不揚日淫蘇小
可憎日佻長無度者日俊傑事非耳目之常日詭一人
而衆人者叢而奉焉若蠶日宗或曰扛家敗而始安之
事壞而始待之病亟而始守之凡皆日膿膿已所有以
與人角勝負日背背不當與而視焉附人以入之日離

彌縫其事之闕失日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日
散或曰酥或曰墟或曰瘞不知其人之隱曲也以言探
出之日透謾人與爲人所謾也日迷知事與物可求之
所而提得之日錄又曰挖初非有所要實也猝而與之
遇日撞滿怒而以語詰詈之也日覆其盡所欲言也日
捲兩心相憐日疼反是而交相背日彼無事而邀翔焉
日澹或曰澹或曰澹或曰澹或曰澹或曰澹或曰澹或曰澹
曲不可方物日鬼又身之或見或隱也日影在數中倖
而逃者日卵卵冒也覓人而孤疏求之日爪誰人之辭
也堅不可移日敲與人有桑中之期日偷相批日刮相
調日釋私合日有乍相近日湯久而益暱也日熱推折
之使與取而反日掃物覓緩不帖帖者日儀音義若事
之敗而不可收拾也日崩又或日裂

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日媼條美日標致獨日乾淨其
不獨日齷齪日邈邈日脂脂日塵情言事之軒昂日
齷齪下流有圭角日支查老成日穩重其輕薄日姑
移不雅馴日藟藟上聲日朝仇平日磊磊日孟浪日
藟藟日鏡日莽撞日粗莽日偏偏日彘彘其俊快可喜
日爽側日伶俐日乖角日踴跳日秀秀日活絡其不
聰者日鴉突日糊塗音糊與日也日精懂日令鏗音鏗
音少爲少度以無思量也以中原日温暇似當爲混混日
音少爲少度以無思量也以中原日温暇似當爲混混日

客坐實語

改汨日側汨日禿禿修容止日打扮形惡者日豚豚人
之亡賴日愆賴言之多而躁日嗷嗷日嗷嗷日瑣瑣日
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
可厭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嗷嗷日
不果決日挾挾日膩膩日七斜日落索日墮墮其掉物
不敬日莫莫日日蹀蹀其敗事日即當人之怒刻者日
此落音各日疔瘡日膿膿日攪攪日刀斃日雞鷄日製
數其果而望者日裂裂用財之吝日拮拮日寡寡日惡
尪能不彰者日隱宿其反是日招搖日倡揚也俗人之
貧乏日福短勉強營營爲日擲擲日巴結日扯拽曲處以
應之日騰那展轉造端日拐拐恰相當者日促恰不合
事宜日差池與世乖舛日此證日踴躍日落魄下音其
少精彩日危危或曰委委或曰敗壞之甚日墨堆性堅
執日直紆好撈弄日翻騰日估倒自矜誇日支楞日峻
喘不分辨是非日含糊面差濫日腫腫日腫腫日腫腫
日跟踉日去交關人物日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相
通者亦日首尾以事難人日揉抄人之發跡日升騰談
笑不誠俗日歇歇或曰哈哄聞入人中事中日夾插
撥人日聒聒籌處事日度量北音刀檢物用日拾掇以
言從吏日擷擷抄抑人日柱擦日敦粹厥大不拘束日
浪蕩音明物之細小者日些娘小者之事之有隙可指
日窟窟其有歸着日提然日合然日與結無彼敗者日

團團日團團不分別日儼儼何物事就理日條直不了結
日拖拉欲了不了日丟搭身之孤獨日伶行可憎日臭
厭其不爽潔煩汙日潰淨開眼之視不定日的惡都虛
手之捉物日捫捫摸擦身之失跌日撲騰入水游日泅
洞或曰骨都心之不快日換換揆笑之態日墜尿上音
分氣勃鬱日蓬蓬除不能解凡物之聲急疾日忽刺
又大日碎碎上音行日颯颯律日颯颯六

南都問巷中常諺往往有僂僂而可味者漫記數則如
日開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日熱氣一把冷氣一把日
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日饑人不是癡過

後得便宜日人算不如天算日捉賊不如放賊日好男
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日有窮自然香何必當
風立日日食三餐夜一覺無量壽佛日不看僧面看
佛面日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日強龍不壓地
頭蛇日燈臺照人不照己日酒在口頭事在心頭日與
人方便自己方便日若要好大做小日吃得虧做一堆
日惜一惜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日牡丹難好綠葉扶
持日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日家雞打的團團轉野
雞打的咕天飛日爛泥越搗越越深此言雖俚然于
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適言所以當察也

客坐實語 卷一
留都呼父日爹呼打平聲或曰爺吳人呼父日爸音霸
爲拜之爹字又作爹唐小說皇后阿翁或又爲爺音北
史荀父日兄兄或又曰哥哥聞人日那罷留都呼母日
嬈嬈字或作麼字又作麼音俗又呼日媽或曰嬈吳人
呼母日媽如理齊人日阿婆音字又作婆又曰嬈
字又作婆六朝人稱母日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日姐姐
字或作姑又羌人呼母日她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聞
人日耶奶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
地相傳內橋爲宮之正門所直南來行宮亦在此地改
內橋爲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有東虹
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達北街有石嵌古河
遺蹟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達園地亦有
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盧妃巷北
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兩橋北達
之水環絡交帶俱供轂於此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
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堙塞不復流貫耳

南唐都城

建國規摹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陳同甫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據秦淮清流以爲阻而地當南唐宮之東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孫南金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第六朝都城東出於白下橋即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臺城偏倚一隅恐難立止記又言六朝都城北據鍾籠覆舟等山亦恐誤管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玄圃華林樂游諸苑或疑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也

珍物

果之美者姚坊門棗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或青黃與朱錯駁罕可愛或白踰珂雪味甘於蜜實脆而鬆墜地輒碎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爲然它地即不爾移本它地種亦不爾湖池藕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亡在萍節江南所出形味盡居其下大板紅菱入口如冰雪不待咀噉而化康谷寺所產櫻桃獨大色爛若紅櫻粉味甘美小核其形如勾鼻櫻園客曰此乃真櫻桃也又鴨脚子亦巨於它產實糯而甘以火煨之色青碧如珊瑚香味冠絕秋深都人點茶以此爲勝魚之美者鱒魚四月

容座贊語

卷一

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候之魚游江底最惜其鱗財挂網即隨水而上甫出水死矣鱗如銀纖明可愛女工以爲花履其次爲河狔形醜而性易怒顧獨愛五色綵縷漁者繫綵縷以釣沉數十丈之下狔見綵縷羣趨之鉤財着皮輒勃然怒腹脹背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艇中燕尾者獨眼者胸而不熟異其子未經監淹者若血滌除未淨屋上塵墮者食之皆能殺人解之用蘆筍或橄欖甘蔗或日鴨卵生陷之長刀露魚出水而死類鱒魚頭有長鬚二漁者言鱒最愛鬚捕用絲網最柔稍習其鬚魚輒伏不動隨網舉矣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

三勝願以禁地人間不恒有也蔬茹之美者舊稱板橋蘿苣善橋慈然人頗不貴之惟水芹之出春初莖菜之出夏半莖白之出秋中白菜之出冬初爲尤美白菜鹽漬之可度歲周顧所謂秋末晚松者即此物也昔晉人蘇林陵家梨與千里尋今絕無此種南嶽志又紀聚寶山之石子今亦絕少其足堪東坡怪石供者就尋於六合靈巖山矣

花木二十二則

牡丹芍藥與薔此土多有之顧多產自它郡邑聞嘉靖以前牡丹與薔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陵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致而至若薔自

容座贊語

卷一

百餘種而薔之事爲最修矣宋人游九言字允默著麗春花譜極言此花顏色之奇麗案此即今之異果與虞美人二花耳嬰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麗變化中秋播種於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異所有者造物之巧於此一花尤其特幻者也鄭太守宣化官邵武太守卒於郡其家人攜一樞子樹至植於獅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後太守子上舍元輝移居南門復并此樹移而植於庭中今此樹高出於簷牙數尺矣葉青翠可愛冬日不凋拍之作樞子香可供瓶史但未見結實耳

二十年前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吃以爲奇作詩咏之頃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絕麗美紅者葉如髮紅轉紗又有淡紅者有蒼黃者有驚黃者開之日首尾夏秋間可三月第不能過冬齊王孫國華曾爲余言冬日護持甚謹而竟萎凋不得活蘭花自建蘭而外有樹蘭樹可高三四尺許枝葉類冬青而柔碧過之花如粟綴於弱幹上始作青莖已放則色黃香撲鼻如建蘭又有魚子蘭似樹蘭而幹柔可架其花亦類之又有朱蘭色紅道州蘭葉大以初冬開吊蘭無土而懸之賀正蘭以正月開尤奇異而建蘭有二

種開產則葉開而稍短江右產者葉長而狹花之色香不逮開而俗皆名曰建蘭至土產蘭一幹止一花長止可三四寸香色俱類建蘭又蕙草花繁具白紫二種香不逮蘭二者宜與所產尤勝椰子自廣東至者多願未有見其生葉者乙卯夏姚泉蘭允初自瓊管歸論余椰子二枚其一發芽如蘭葉密半寸余示容成詭所未見沈五陵謂余以瓊土掘之芽遂長二尺許葉大類櫻櫚初吐時向冬猶挺然春後遂萎

芭蕉本盛者冬日草苦不使霜雪催折二三年間可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莖長者至二三尺許而鉤曲下垂其瓣自下倒卷以漸而開日止一葉瓣初微青碧一二日稍黃已則純白矣瓣中夾小莖白如水晶含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蕉之開花者次年即萎死蓋其氣洩露太盡故爾

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在殿臺下花數十年一開余兩見之矣其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如筍殼包於外花吐莖端色大類芭蕉花青黃白以漸而變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在莖端初不抽葉與芭蕉異耳始不知從何地來余見其開時一爲甲戌一爲癸未人間無二本也

大內西華門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實生五穀每生一種則其年此種必大熟云白海外移至報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處

紅豆樹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墳有紅豆樹一株幹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爲名樹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無倫於銀杏鴨脚子者是也新澤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僧融時植棲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數人合抱而棲霞一株結乳如石翁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爲尤奇自此數株外余未有大而久者矣乃知此木最壽宜名爲萬年枝俗傳銀杏開花以夜人自未有見者數年前大報恩寺鐘樓傍一株開花滿樹如柳絮人皆見

容座贊語

卷一

...

大紅繡毬花中國無此本沈生子令晉江時海船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子生子輩遺育之數年遂萎生子言海船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為尤

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大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建寺植於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龍爪槐曲如龍龍翠櫻之形樹不甚高僅可丈許花開類桃花微紅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樹有神其影照人宅輒與匪類所照者不在近而在遠如丹王先生宅後一銀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尋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樹之大者多奇異

先恭人曾於北門橋舊宅中夏夜見鄰人陳氏園大椿樹樹杪五色光如瓔珞垂下不可勝數久之方滅其家說無他事

山茶此中二種一單瓣中有黃心一寶珠單瓣中碎小紅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種白者花亦如寶珠色微帶黃香酷烈勝於紅者遠甚

杜鵑花殷紅而繁麗謂血淚染成夏有以也吳中移至此花間時感夏過秋冬則萎育之多不復活

園圃中以樹木多而且長大為勝其最貴者曰天日松曰栝子松曰淡羅樹曰玉蘭曰西府海棠曰垂絲海棠曰秋桐曰銀杏曰龍爪槐曰頻婆曰木瓜曰香櫟曰梨

花曰繡毬花曰羅漢松曰觀音松曰綠萼梅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鳳尾蕉今南都諸名園故多名花珍木然備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園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則有緋桃淺緋桃白桃又揚州桃花如碧桃而葉多又有盒兒桃以其結實核區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麝香桃皆可種李惟白花一色而葉李與黃李異梅自玉蝶綠萼外有深紅

淺紅梅白梅又蠟梅以花大而香為第一馨口者是其次則紫植心而瓣厚者又一種小花瓣尖色滌香殊秀名為狗繩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紅者粉紅者白者而粉紅之嬌豔尤為負絕海棠六種第一為西府第二為

西府海棠

客坐賞語

客坐賞語

垂絲第三為鐵梗第四為毛葉第五為木瓜第六為秋海棠西府則天姿國色絕世無雙垂絲則縹緲飄風流白質纖梗有深紅淺紅合純白四色挺拔韶秀毛葉果稱富豔木瓜獨吐奇芬至秋海棠翠蓋紅妝吟風泣露增樹下尤倍生憐總之海棠無凡格也他如牡丹芍藥菊花名品最多不可勝載

已酉而後竹皆開花結米旋即枯萎先斑竹後牙竹後篔簹竹今則凡竹皆然大固如西華門之郭府園魏公

枯日窮又三年而復榮日復今三年往矣竹地之荒蕪如故也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氣運當爾邪

可謂竹疫矣

几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棠碧

桃黃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幹老而枝葉有盡意者更以古蓂盆

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

几庭畔階砌磚卉之屬擇其尤雅觀者虞美人雙粟石竹翦紅羅秋牡丹玉芙蓉蝴蝶花鴛鴦菊秋海棠殘金

雞冠金鳳花雁來紅雁來黃十樣錦鳳尾草翠雲草腳線柳金絲荷葉玉簪花虎須草為佳至籬落藩援之上

則黃薔薇粉團花紫心白木香除藤玉堂春十姊妹黃

客坐賞語

末春月月紅素馨牽牛蒲桃枸杞西番蓮之類芬菲婀娜搖風漏月最為嬌麗矣

禽魚十一則

穿花鳳萬應初觀音門鱗魚厥前朱家見樹上一鳥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纒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樹中

不停集不懼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識為何鳥或曰此穿花鳳也

紅鸚鵡沈生子自晉安於暹羅海船攜歸形如常青綠鸚鵡而差大金目背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麗血膏

惠動人案宋謝莊希逸為赤鸚鵡賦哀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知此鳥昔

人貴之錦雞萬應三年王藩幕元耀家畜於籠中買之值五兩余從家中忘在襄陽彼中此物甚多而賤節時人以相餉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歌數年前人自粵東籠至求售於余余恐其性不宜水土且不慣調養未畜也毛色玄如鶻鶻微瘦而長翮

距皆作滄紅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殊慧鳴似自呼其名

青鸚大如鸚形體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頂紅而鶻爪皆綠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

孔雀舊罕有至者近董方伯里蒙張都翁蘭池白粵中

家產寶語

翠雞番人自粵東入貢船中有此雞形大略如常雞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爭往看之

黃鸚哥亦前番人船中物色政如鸚黃而嬌膩過之頂上毛一叢有時香發則毛開敷如花作滄粉紅色尤豔

異白鷓大於野雞其形正相似背距紅色毛羽內黑外白

白中間以石青紋如筆畫者于翁工部淇原宅見之性

魯健甚

大長雞萬應壬子小人園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二尺許細髮絲胸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指雞方巾與中

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鸚一白鸚鵡四兩大長雞其一重五十筋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四尺許

花魚舊止金魚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麗血者有白如銀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駁如瑇瑁者有透徹如水晶者

有雙尾者有三尾者有尾者有尾上帶金銀管者有解舞躍游派而戲者有鬪者故是益益間奇物

籠養

自段柯古有肉搜部載養鷹鷹味敵之法今白下富家之家俠少之士往往籠畜禽蟲以供耳目代博奕敵獵則

二橋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互也其人文客豐而主翁
達官健吏日夜馳騁於其間廣參其氣故其小人多應
趁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徐淮清橋達於三山街斗門
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治城轉而東至內橋
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
客多而主少市鬼馴僮于百嘈嘈其中故其小人多攫
攘而浮競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虹
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真院世胃宦族
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
游士豪客競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植裙履浸淫
染於閭閻膏粉輝首傲而傲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喧甚
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宜橋而北自治城轉北
門橋鼓樓以東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
中涓之所羣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
相埒而物力盡可以娛樂耳目獵募之者必從而閩南
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狗狃而勁瘠北出鼓樓
遠三牌樓絡金川儀鳳定淮三門而南至石城其地多
曠土其人又主與容並少物力之在外者營民什三而
軍什七服食之供糶與疏者倍從於梁肉執紼言貌樸
儂城南人常舉以相啣嗃故其小人多悍狃而蹇陋
上元在鄉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甸容深水
其田地多近江與山境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
而負氣江寧在鄉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鄉太
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橫山銅
井而外稍不如而販賈者在在之

浙兵
歲壬辰有倭警遠在朝鮮時參贊大司馬衷公議召募
浙江義烏兵數千人屯於南京龍江關地方備倭也倭
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趨悍間有事故死亡若歸
故土者願歸本地惡少年充之而享其精地方毫無
所益而歲費幾數十萬總議撤已飛語詳謀不可聽
聞矣尤可恨者舉聚劫劫市人之物或公然劫盜好亂無
所不至有被其害鳴於官官畏眾不敢問甚且反答

客坐贊語
一

被書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歸而淫之同人道於牛
馬地方人談之數眉切齒余嘗私計江防既有舊營此
營真可無設御之法或以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如
新江營浦口等處因散其黨庶在此猶資其防守扞禦
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而肆聚如不能然則惟有逃亡
不補久前需其盡耳大校不過一二十年其人可盡昔
張家溪司馬因後忠立振武營後卒兆庚申之變深心
爲案土計者於此可毋慮哉

壬午
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
爲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於紀傳
然余攷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髮髯使當時果有
之於時禁網業已漸弛於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
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爲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鴻
冥矣何天不可靡而飛何地不可鑄而葬孝康之祀忽
諾又何所懸懸於京師一抔土也倉州謂正統復出之
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爲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
搜宮捕奸爬梳亡道當時誰敢指后屍誰以爲帝者紀
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
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
之存疑焉可也頃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
公弼成王以待成祖不知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
弄虛贊語

卒除
輕信之談也請難起兵者何事而爲若言夫騎虎之勢
可中下邪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行東平河間
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
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余嘗謂建文於靖難
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請難
師至潛身遠逝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
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成祖即位之後人言紛紛不
復詔天下大索者或有以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
見允熈等之既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爲
也而爲此迂遠之論哉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
廷又一切以情大行之治化幾等於三代一時士大夫
崇尙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閉有
得遺鈔於地置星摺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
諸臣或死或逐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
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絕
金陵昔稱三絕者五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晉
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高
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稱爲三絕清
涼寺畫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畫霄遠草書稱爲三絕
靈谷寺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清臣書
稱爲三絕又考五官寺陸龜蒙古錦記言寺有陳後主
羊車一輪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幅又南唐時修講堂賜
吻竹箭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如是則五官又當有三絕
也若別論奇黠吳越夫人之機絕針絕絲絕一人而兼
之尤爲最勝金陵有五三絕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有其先
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矮冠服高皇帝所賜袞袍
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有高皇帝御書解道二字字用
硃書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寸許元父曉常
言道之祖與高皇帝微時有舊即大位後召其人問有
五子悉令從軍三子歿於陣後二子亦死高皇帝心憐
之命抱其孫至爲賜今名手書子之既書問左右字佳
否中涓或對曰道字差小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
命斬之投道爲今官長而職隸青州衛高皇帝一日召
問解老而孫安在具言官山東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
衛時年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於班
中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斜儀者
劾其人不做高皇帝召詰所以真人對曰臣不敢言言
則道死矣固問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黑煞神故臣爲加
禮耳高皇帝乃命道上殿解大紅圍領袞袍賜之道

頓首謝歸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丘先生所記且云其字家人以碎紅盒子貯之與像皆萬應戊子仲夏十七日親於解元家見者言當不妄真人云云恐涉傳會但衣之畫以龍文必有以也

寶船廠

本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承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貨賜古里滿刺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所經閩口占城日瓜哇日舊港日暹羅日滿刺加日阿枝日古里日黎伐日南渤里日錫蘭日亞形日溜山日忽魯漢斯日亞魯日蘇門答刺日那孤兒日小葛蘭日祖法見日吸葛刺日天方日阿丹和等歸建二寺一日靜海一日寧海業此一役視漢之張魯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還歷二十餘國者也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傳舟在兵部職方咸化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後詭譎怪誕絕耳目之表者所獲方物亦必不止於奇寶耳補挑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載寥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士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

容庭贊語

取寶為名而不審於周官王命之義哉或曰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假此蹤跡之若然則聖意愈淵遠矣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禮並免稅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即今之壽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即漢之三老公乘傳級也

國初歷式

國初歷民間有藏者其式與今不同有夢傳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無年號案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為吳王時所刊行者以後既建元遵用授時歷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

物怪

萬曆十九年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腹下四足香上三足皆駁前後數各二姚敘卿太守田在其地親見之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

豬形也頂上生一目身長二寸許云是唐房北豬所生

僻姓

介州奇事述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廉上元人譚

導煥邵江甯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迪溱江甯人參

議汝吳宅南京人沁水令賢八江甯人禮部主事通甫

徽志又有達江甯人進士莊遜上元人舉人吳子推官

人舉人政簡上元人舉人澄強上元人舉人英子推官

舉人魏非江甯人舉人康宇龍虎衛人長史賓藍江甯

人推官英榮驍騎衛人知縣虞伊上元人知州伯熊向

京衛人舉人鏡京學志又有乙應天人禮部郎中瓊陽

上元人主事清六江甯人舉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

浦上元人知府鑄丙應天人府同知鍾象應天人學正

義景上元人中允賜鄂南京人歲貢經伊上元人御史

教生甘府軍衛人通判節又平事觀符京縣人訓導尚

浦京縣人歲貢鑿繆京衛人教諭仲選叢錦衣衛人進

士文蔚關驍騎衛人教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册有指

揮夕九經解生麟千戶都相辛蔭指揮給勳千戶桑汝

與左尙忠指揮半天祐百戶姬文舉千汝霖敦應舉指

揮修身百戶尙應和承音戢汝坤南有賢指揮開承澤

百戶回承應翼可久指揮完應舉百戶琴應龍印汝瑛

千戶練承慶百戶束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廷芝百戶昌

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趙光遠百戶汝廷齡千戶封德

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趙光遠百戶汝廷齡千戶封德

慈言必中百戶夢時秀明應高府總轄千戶浩義之千戶花正先俱員之百戶葉仕龍水鑑千戶席武其仕強

百戶艾承祖指揮遠應科千戶素名世百戶佟應秋千

戶燕拱北鈕步吉指揮社弘世千戶曲文禮百戶屈應

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京甄國祥畢應

科千戶戈演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鄧永年指揮蘭應兆

千戶倫遜官志道百戶潘國慶於國忠千戶冷仲仁殿

必克百戶別承應指揮涂禹會百戶刁步吉門養母奴

千戶花從善指揮鎮以忠眾心悅儀柱千戶居承祖蕭

應登火既濟吉逢時全應爵而閩里中又有為神為危

為符為須為玉為瓦為呼一奴為銀為雲為瑞為樂為

宜為匡為剛為杭為欽為談為古為郎為米為苑為左

為黨為柴為壽為荷為後為答為丹為鳳為侍其乃宋

進士作其為額為假為寇為沐為鞠為宜為刺為撤為

相為翟為黑它為余所未睹聞者尙未之紀也

客坐贊語卷一終

兩都	佛會道場
鐵冠道人	施食臺
海水雪景	王謝居址
陶鑊芬鄉	稚川貞白相類
王頤二公像贊	舊扇字
櫻桃圖	營兵
勾軍可罷	石墓十便
南京水陸諸路	前輩鄉紳武弁
巡邏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勢九則
快船	運船二則
漢羅	水利
力征	坊廂鄉
戶口	賦役
雞賦	條編始末
荒白	坊廂始末
鋪行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贊語卷二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傳春官校刊

戶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運五都不別置員周營維色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為京師者大眾之謂物無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員嗚呼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官關陵殿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備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為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陵為其無並建南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皆新鑄給然醜鼎雖奠於北神居終表於南且水殿之舟楫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遠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即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陳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味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侍衛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脉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指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而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通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于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名卉衣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上徵尚師哈立麻於西番尋命同准頂大

國師哈思巴囉等於靈谷寺建大齋為高皇帝后資福又命於山西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願善法事工咒術共兩會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上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縹緲若琉璃狀微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珠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蔚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森灼若蜺旌孔蓋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瑞草之耀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影麗也爾齊而虹光吐也撮空而電影舉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撞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比閣檻之縱橫玲瓏疏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異見於光中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杯小者如錢夫以二祖之神武撥亂而獨於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獨契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眾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領於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破猶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於案以獻歌辭於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素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見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雞鳴寺乃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普承康道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秘密關觀由所出虛徑皆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基於山峯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論祭然則此寺之創固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學
俗傳太學成高皇帝於宮中喜其宏麗孝慈欲一觀之
以龍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奈此地自六代
為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為萬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
尸於此故地多鬼祟既建寺僧徒出入晦冥風雨黑氣
瀰漫往往有所屢者勅西晉僧慧吉堅藏等七人
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由靈運兩解散嘉靖中寺僧
道果著臺記詳夫祖訓聖祖內政甚嚴甯有中宮得
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
陽山觀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
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何人筆今殿與畫
席俱圯余於萬曆甲申曾聞之其廊之壁上荒蕪斷藤
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
至呂涇野柿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鳥巢
佛印畫壁則又為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
粉有元諸名公題又宋璵家書金剛經今亦不復聞
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所有不應至正嘉開吳偉
始為之書云云者相沿誤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案朱雀
橋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衣巷
當窮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橋之東
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於此也今周子隱讀
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士大夫故多
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許書語曰南岡士大夫徒尙風
軟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古事以烏衣巷在
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仍重詳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
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城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
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為始與公占宅有淮水竭
王氏滅之識陳未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
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獨長于也

陶鎮萬鄉

貞白先生史記為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先
生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於此故以名其鄉
萬仙公亦生於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萬仙塘名萬塘是
其證也萬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山又別有
詩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公為最乃俱
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山而已

稚川與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致其生不多所符合
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
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
法既傳立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有抱朴
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撤章表三十卷神
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
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
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僮僕落不修常披榛出門
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
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傳又言洪博
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精辨玄駁析理
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細奇册府總百代
之道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游德樓真超然事外
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南史貞白傳云生三四歲恒以菘
為筆友上學書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雖在
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
焉又上梁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
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
周流天壤惟充志五欲實為可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
當勝於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
集註帝代年歷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
郡記圖像集要玉匣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
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誥冥通
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於世梁邵陵王蕭綸碑
銘云先生質借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龍

王願二公像贊

弁州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義敏王公曰王從
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夫厥才有餘而識亦
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應仕華階
卷席若虛立圭告成遂參廟謀控節萬里為國儲胥師
中三錫圓玉紆朱高塚祁連返魂故都既以全歸復承
令譽于司寇願公曰弘正之間天目厥辭李何借之遊
王與之說跋中原江左其誰昌毅後勁公乃先馳綿履
才情紆徐規矩六季風流德廣庶幾二公之家皆吳莊
國初以富戶問右徒實京師者也

舊扁宇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榜南唐後主撰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閣榜關詩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官慶勝皆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賜額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基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觀輝亭榜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即之書在今何參岳港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甯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白

家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官殿諸榜皆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希源正書
大學門堂榜皆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宋孔賜正書
碧峰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陽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治穀堂扁金琮書

孫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婆羅館扁濟甯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鐘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甯郭外之櫻桃園部道官
兵數百人帥以指揮將飲朱湘祭之時天暑士皆解衣

甲避隔風中若大樹下官袒腹呼盧飲不虞倭之狎至
也倭徐以數人衣可者服若荷荷者來官兵問倭至乎

應曰遠未至茲弛而不為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呼而
前其便旋如風土袒腹而受礮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

潤數尺者於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焚燬

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蒸之須臾皆糜
爛死倭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
執戈而出奔奔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感其
以卒子敵何元朗四友齋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
不戰而自潰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
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
百有奇巡邏遊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
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
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

兵部添設標營額滿參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
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奇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癯居
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概不足恃若江北浦口營
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
重地營衛如此是不為深慮哉

句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於送表日見之羸瘠疲色
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衛備
固容猶不足脫有罪而實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
孫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无之非官
發疾未有不編於伍者又言紀必清句句軍多不樂
去其鄉中道孤逃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
以故句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句軍之害最大句軍
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比句者至衛所官
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竄
少治先生嘗議法窮必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
伍隸籍京衛者毋論即當年為法愈允今懸二百四十
餘年法已不啻盡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無辜
之親戚為也孰親戚食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柳李張張
帽轉拳郡邑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為長計哉余私謂今
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齊力強壯者儘除祖軍有人
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

石起距考考驟張者即以所缺軍糧處之分別名色祖
軍為老軍召募為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
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為召補有
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剝
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於減歟而壁壘必為之變色
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瘵毋得混乎其中便一週有
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句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
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華一事
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滅之法自
上為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營頂有哨官識
而隱隔年歲者便五部科遼東一朝而得數什伯人食
弁不得緣以措勒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
不煩更為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數人皆得為官
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糶
於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鷲之材龍而馭之毋使
流而為奸究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縮較兩畿輻輳四海經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
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
抵龍潭二也從盩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錄中
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滿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
蠡壁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江而抵宇陽
河三也錄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甯鎮而抵
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
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錄下江而
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滄化鎮一也京口
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
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
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於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鏡

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爲僞也辛卯秋漢先生舉於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開里開竊盜頗少至強盜尤稀...

卷二

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皆據當時事勢衛之欲恢復中原...

金陵古志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元廣之金陵地記唐...

許尚建康實錄六朝官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護...

卷二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齊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

卷二

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陵魏魏佛狸軍營至瓜步石季龍嘗至...

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畧如祐言 符堅自項城來...

卷二

金陵控制之畧思過半矣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歷初年極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歷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賄賂之苦...

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耐爾便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署一錢往往憤恨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為運軍通寶聖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額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於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舉則所認之銀隨減舉一當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於誰處補是舉丁之利未及於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較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為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雇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為苦而運軍以改折不出水為苦一權度而明知指掌矣

運船二則

自兌運變而為長運計每米一石兄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提提撥撥等項官給之報填起後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費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為費漕計所以優郵運軍者厚矣何至憂不給哉而亡奈夫軍之自為好也蓋有刃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於米甚而進貨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其則利糧里之金虛收貨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攪和計百石不滿六七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賈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徵幸率批那決以抵符不可補則盡賈餘米墜船沈之托言漂流與脫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賄補勒試曾未有含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乘獄擬罪扣稱實並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為忘明知其然莫敢問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既歸於官而寬於軍且在

客坐實語

途幹轄之法或又密於官而疏於軍以官計軍什不得一以軍計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請罪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悟者不求其本乃徒欲舉修倉屯田快丁之股實者以替之不知三役之丁豈股實即使舉其股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燭制人肥己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為那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尊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眾與守之足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於誅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肆而猶不至於決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濟事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甫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費見下程之費每該清運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軍扣除行糧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償貸無船不官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去已不啻矣用安得不納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擾者強運官收之不收則思有刁捐生事之請收之則每石一經駁晒折去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一端也若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為己物間有身未出門即用行糧大半者有與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軍此又一端也兌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俱運者或求欲速開令漫幫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若夫風水之變與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不險數時米價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錢而饑饉連歲至噉木皮草根砂石以為糧者則以倉庚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庚不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悴於矣頃取田畝收薄人以為憂當事者有出庫金羅米平價實之舉人其稱便余謂所羅有限所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挽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而待哺者必眾以此為當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饑等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為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無思上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臨乎中原左足而資糧於海所謂從用腹間取物者也又日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倚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其害可為僞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馳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龜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係東填以通蘇常或係西填以通宜歛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於萬年而唐宋真不及萬萬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操外糧船馬船運糧丁修倉運運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僅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糧糧丁非是即

免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棧臂不受功矣
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寓之在籍外
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與或家有仕宦即編審
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征平而力役之征
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異有田之流寓者與
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民類多倚寄後詔實縣
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微而行之且計有墳墓房屋
久居鄉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死
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
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荆州排門夫例當
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
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填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日坊附
城郭之外者日廂而原額則籍編戶於郊外者日鄉坊
廂分有以鄉籍有里上元之坊日十八坊十三坊十二
坊織錦坊九坊技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西
南四廂日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
城廂廂其鄉日泉水鄉道德鄉畫節鄉興賢鄉金陵鄉
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甯鄉惟信鄉開常鄉
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甯之
坊日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
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
舊二坊正東新坊鐵局坊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
坊正西技藝坊廂日城南技藝一廂城南技藝二廂儀
鳳門一廂儀鳳門二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廂江東舊
廂城南脚夫廂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
山舊一廂三山舊二廂三山技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
關廟廂公廟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日鳳東鄉鳳
西鄉安德鄉崇禮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
處其鄉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
泰北鄉隨車鄉萬善鄉開聖鄉永豐鄉葛仙鄉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日二十五萬三千
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日一
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千一百
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萬九百九
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甯洪武二十四年
冊戶二萬七千有奇日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戶
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有奇正德十年冊
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口萬曆十年冊
口一千七百三萬歷二十年戶三千二百三十九口同
裡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
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
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
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役滋繁逃亡
窮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
籍於城中而寄莊戶滋多寄莊田數甚多不過戶名一
丁後或加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
逃即不逃而丁日不復隸於冊其日創勢固然也總
之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
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
兩日繁游手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日稅糧以田地山場派徵每
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若干
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倉庫本
折色等川以運之俟存留似本府本縣官吏鹽糧俸給
等用編丁徵銀日丁銀若干以九之四入里
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為國祀國慶供
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門祭祀科貢恤政
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餘餘者日備用以待不時之
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
日矣以其銀為本縣各衙門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
衙夫庫子斗級巡捕弓兵舖司倉腳夫灑掃夫墮夫燈
籠夫進貢打夫內府修車水冰夫內府表背匠園子

監刷印匠太僕寺驛駝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
府為運運所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
中下馬匹驢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
日加派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
矣而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木縣
到任下程酒席紙割飯食刑具供送山路中火及各衙
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貢舉人進士貢士等項之
費此其大畧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日蠶課銀徵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日酒醋課程鈔
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日官地
場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日流移
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
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腳價本寺廚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恩詔應天五府州為興王之土地民產免
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
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斗五升而
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舊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
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併併於民產而國
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賦科二升名
日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日勸耗延及正德
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
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
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
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利
於是民田減價出賃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
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
無名之費一切取資於現年現年現年現年現年現年
後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
然而南都為甚雜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
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己業
實與民日無異而編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執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概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董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夫本等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廢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介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保民易混而奸易托藉靖十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恐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目均攤專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賦初制派賦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該日作

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歷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請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派五千金餘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概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同廢嗜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擬派於貧瘠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

議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存至坊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邇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為哉然此猶日本地方代本地方耕荒田之糧誼難議也查兩縣賦冊中又有一項代盧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甯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甯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接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奈何之計不意遂為承額也至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徵米二項數該二千六百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

客坐談語

歐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那鄉納飛奇之徵可乎不可乎盧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峯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俟那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擷除之亦即護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已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伺攝而無徵派成祖北遷取匠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稱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鄭公整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者編糧銀每季約三百兩折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輸一甲率三十月而一周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節省庫貯糧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微正額常什三而外餘常什七於是人戶流亡更謀脫籍糧銀減少官俸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除其賂賕每一上季則倉收頭派差者一人日總坊倉賂賕之家囊金聽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日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數貼賂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倉撥接票催夫迎送等用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總坊指應而總坊以是恐嚇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行衙門八處至於諸席飾物花燈諸供儀抑又不賞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蔬庸為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聞陳民瘼而狐鼠貫繁旋行旋沮庠生

趙善繼者不忍家難罹披荆園困弊略谷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稱因父老條陳下府勸復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為陳說公論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弊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為之勤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董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都外之繁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附公集議以為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為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行願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剷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百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附遞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賂舊弊復作維時趙平改糧銀為丁銀定為三等九則納之庫不食頭不納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履役支銷夫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頓撫臺哨喇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為京兆甲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恤也因查順天府府皆奏請取自哀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銷錄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賂賂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賂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林公為縣令協心節省為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為講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項銀兩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徵徵百金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舊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賦更抑索之苦矣

舖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買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

舖行

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幾為厲也第一入衙門則得便瀝為奇貨指指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賤賤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進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為厲而其黨遞相振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一番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流承應而其官終不可弭蓋會有一上司買菓餽數劬各鋪家被是肆驅銀十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

各座實語 卷二

於市井間自忠介海公始嚴為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可成郭公之刊榜丁祭革鋪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科場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剷貿易者始得安枕卧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華轂有昔人龍袖鬚民之風浮情者多劬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羅縞者多布服非履者少以是薪菜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貧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細段鋪鹽店皆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幾僮石已質綺羅積未銷銖先替珠翠每見輕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連舉妻孥而遠逝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觀文引園亦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庵

嘉靖間霍文敏公為南大宗伯撤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庵之折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報者開閉間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飭厲禁毋使滋

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雜晝夜靡查尤當禁戢而選年以來僧道無端別為迎接觀音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清規權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軌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擅事權稍與時會又有榜揭妖言逆狀尤者公屬職方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礙緊要人役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粉粉矣旨下天緒等僅得稱正法而公卒解殺去劉左其官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投封號以獻金發衣服得之甚且以有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者頗眾先是江北妖黨扶挈而來崇崇散路及是始奔竄散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鄉猶有崇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不敗眾喜事之疑可歎也

客座實語卷二終

客座實語卷三日錄

改祭	山祭
大臣欽造南京祭告儀	鄉試考官之始
文廟主祭	非三品得監
太學	應天主試用編檢
南部入內閣	尙書一品三品
南部三孤	吏部尙書改南部
他部尙掌南吏部	南部兼北衙
生員任宗伯	北衙理南務
南尙書兼列卿	守備二則
大學士理南部	參贊校務非南兵衛
協同守備	大臣遺腹生子
大臣高壽	蜂蟻
助賊久任二則	新如錄
化俗未易	鄉賢
補蓋	傅大士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名僧
隋樓殿寺前天台智者疏	大師應
碧峯和尚	屏息
孝陵碑石	陳名者住金陵勅
龜松	毛尙書與智者書
介甫絕句	金甲人
徐陵與智者書	秦繪女墓
陳後主沈后處物	羅氏
先祖夢中三人	陳公普謹錄
猿妖	目靜齒動
語怪錄	
怪石	
評花	

明江甯願起元職 同縣傳春官校刊

陵祭

正日祭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 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 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為貞靜順妃張氏墳地... 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為悼熙麗妃李氏墳地... 年道祭六次順妃墳地王遺祭如之...

大臣欽道南京祭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此遺大臣於南京祭告天... 地太廟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擺列金鼓... 隊伍惟用太常寺尉役鋪排扛抬品物或入大內由承...

又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 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 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輕重失倫...

印官行禮

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職近例俱著... 亦少惟萬歷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承...

客坐費諸

三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 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 史素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陸稼...

大學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詁... 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 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

非三品得監

國家設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之... 有論者惟倪文僊諫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 湖村王襄敏以游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

南都入內閣

弁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為新都楊公廷和以戶... 部尚書一為梁公儲一為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尚書... 當時以為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諸勅出為南...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 亦少惟萬歷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承...

集癸未則編修王遠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編修周

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 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南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官... 坊史官主會試亦恆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都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尚... 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焉兵部尚書... 秦金史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 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都尤少一品者...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弁州六卿表紀師公遠承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 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承... 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為戶... 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

吏部尚書改南都

弁州與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部... 者惟莊敬公恭政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政南兵部者... 劉公機案惟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陞止可云起不可云... 改惟取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

生員任宗伯

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為吏... 部尚書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
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街

正德初王公賦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
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計岑猛張公
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
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備臣之典也又弁州鄉董
表嚴隆慶中林公謙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提
督軍務平川貴獲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街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街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舉
景濱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以北
街理南務也弁州所述又有屠殺英以常卿掌南監考
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郎管南禮右侍案
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
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
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為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
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在南京國朝獨珙一人耳

守備

時憲夏三楊輩自完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驟進入閣
典制諸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承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
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甯侯宋琥任守備南京守備
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
十三年魏國公徐鳳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
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俞永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
任自後皆公侯伯為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街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街為戶部尚書黃福張鳳
東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兵部
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即陞尚書仍參贊案
張鳳臨山人李文達賢為神銘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戶
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為戶書天順元年調南戶部
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以右副都御史
奉勅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未陞右都御史明
年奉勅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云以右都御史參
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贊亦未久即選兵部尚
書

容慶壽壽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曰
紫芝見倪文信公謙墓誌銘

助厥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成祖奇其
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至成
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年已二十餘計
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門北諸公主第皆
圮廢獨趙府歸然尚存

徐魏公備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
其孫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數
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
時衛水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庚申春
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嗷呼圍之運明急擊
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橋坊上自下
以箭射之軍四行搶掠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蜂屯蟻
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思七年而始應又不中既於坊
公而中於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然黃公持法太

苛表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治有文
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為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饋大魚酒肆中沽
市無輪舉火富饒致眾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毋得焚楮
祀天糜財犯禮羨風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宿娼之
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娼嫖之人責而枷示二
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美之事行僅游
治之子以為不便繼之奉行而稱不便者怨聲遂載道
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華之地翠情久甘酣營營
口易至濫樂故當事者往往持治大國若烹小解之說
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相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下
古今持據誠否具有依據備記其二則一曰躁心混世
日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
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
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為躁心者省矣一日察政
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司馬退公潛虛日察窮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
三復焉

補益

益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君
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懸孺子孫之強盛遂可以
奪天下為世之公而撥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益矣吾
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闕事余深
畏焉因問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議於祭龍附原
之時其踰高且嘉謨入告覺果由之為固又何尚賢遊
夫不諱之音於批鱗將贊之日其義勇至視死如怡覺
逢千之為易矣童尚書軒學擬天人之奧其立身範俗
也端而殺願尚書璘文並徐劉之駕其撫民弼教也惠
而明諫中丞鎬督學振都魯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滌澤
版宗前遺恩仕挺松筠之素節而恬澹足鎮浮此誠

朝亡之珪璋人倫之弁冕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昔
在後死易能談解

公陵取事謂張文信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不
知何以死同而證異案曹公初諡曰文襄後乃改今諡
頃亦因議諡與當事言文信諡當改引曹爲例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愧色視之
者亡愧辭而後爲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爲嚴
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誌如姚太守隆之深慎王給
事徽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壁之貞恬沈侍
御越之耿介阮憲金屋之廉靜在當時並許瑋璋在今
容歷數語

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尙虛頌深未薦豈子孫之無力抑
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物遺諫厥子太僕曰吾恥入鄉
賢慎毋瀕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菴經

劉魏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之
敘定林寺菴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華今沈
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傅大士

大士傅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維摩時或分
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臂
過於膝胸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峙梁武
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以細目
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
行不碍謂之轉藏

隋樓閣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樓閣寺求保泰等和南彌以肅恭明德友誼屢遷展現
以來災涼甫隔伏法用稟教門定水瀆而無洋詢
筆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
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寬流南北經
論三十餘年求其奧旨口口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
所冀傾囊猶欣腹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
承之遙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

客坐贊語

也恭維疎薄竊欣往彥所居樓閣寺乃宋代明徵君宅
僧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殿殿似若飛來無恙
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紫紆桂樹春芳雲窗畫啟自
昔高行是川遊寓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俯觀襄
詩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
別條謹共開府士柳願言證成斯普庶金剛之域與齊
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難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
八月六日保泰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
筆金陵苾芻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
之願言官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勅
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願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
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屬曰汝蓮華之當生
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爲弟
子既難落受具戒備誦講肆辯性相之學已而持律歎
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
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五往見之公示以道要
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廢食爲廢偶攜篋隨公擯疏忽
寢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日汝
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宿爾曰汝策言之和尚舉篋示公
公非之和尚真篋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

一喝公奮前推其胸使速言和尚舉公胸仆之公猶未
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蟻眉山日採松
柏啖之腸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
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
覓往視之和尚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
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
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詣於公反覆辨詰
其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勸之
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
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
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

十字加四圍成出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
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吾師無
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耶先
是和尙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爛爛諸
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
巖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
游五臺山道逢蓮首女子身披五綵舞衣赤足徐行一
黑髮隨其後和尚問日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日將何爲
曰一切不爲長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
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
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

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卽位於建業又明年
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
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
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園悟開施摩陀伽解法食竣
事罷資後溼夏五月悉弔衣蓋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
徵疾上知之親御輪昇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
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留一言和
尚曰三藏法寶尙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後三
日本齋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
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思慕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
倍爲延仁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細流頗衆若楚黃
莫深有之禪那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
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
之洪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真契洪濟
之守心精持木叉皈依淨土慈悲接物誠感十方余皆
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歎企嘗謂使余
結宇中林棲心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鐘夕
梵晏坐經行便可散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孝陵碑石長十四丈闊三
丈

之二厚一丈二尺動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
葉寺記而屠事郭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葦府山陽
訪碑石高廣中慶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跌既而神遊
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巖下遂得跌材適與碑
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雖今藏孝陵
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圓椅前一朱紅案
案左一紅匣貯龜於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界似而已
右以一空匣配之鄉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
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窗

泰會之丞相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
格謂之太師窗此即今之柳葉窗子也俗又名爲下了

鬼桃

今以越作桃乳形名之曰鬼桃俗沿呼不解所謂考太
常祭物志有麩龜有桃乃知龜自龜桃自桃俗一概
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醴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
袋繫於頸後俗名振鬚非也志名曰屏息太廟以黃羅
它祀以紅綉絹爲之

介甫絕句

客座實話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下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絕
句問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遺情幽景因摘而書之如曰
南蕩東陵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
奈此黃梅細雨何日誰將石黛染春湖復憐黃金作柳
條西陵東渡從此好句真追我莫辭通日雪乾雲淨見
遙岑南北芳菲復可尋換得千翠爲一笑春風吹柳萬
黃金日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春我未參差合風鳴綠
驚點碧弄日鷺黃最晏垂日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葉疎
處見前村問眼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日春風
過柳條如線時日蒸紅出小挑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
清浪河亭草日木末北山丁冉冉草根南澗水冷冷

成白雪柔乘綠刺畫黃雲相正青日石梁茅屋有鸞
流水灘灘度雨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日寺公無閒寄鍾山垣屋青松曉講間長以聲音爲佛
事野風蕭颯水潺湲日卷雲作頂噴噴無衣月爲鈴
稱身木落同松因自飲水歸洲渚得橫陳日稻畦藏水
綠秧齊松鼠初乾尚有泥凝寒尋同歸獨臥東菴殘夢
午時雞日荷葉初開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墮
上俯俯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日北山輪綠漲橫院直
回塘澗澗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日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敬斜照香一陣連風起知
有暮微湖底花日野水從橫激屋除午窗殘夢鳥相呼

春風教詩

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日小雨輕風落棟
花細紅如雪點平沙雜雜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
家日萌蘗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
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日桑條索莫棟花繁風餘餘香
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日青青千
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山無限思日酬川
淨野雲高日午枕花前算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釣人
鳥喚悠悠夢隔水山供宛轉愁日隱隱西南月一鉤春
風落日清如秋房粟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日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蚊蚋黃花晚
菱角蜻蜓翠蔓深日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
回青山綠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日定林青木老
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
游波日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日清日殿
蘆花轉孤孤似春風柳絮時日蕭蕭出屋千竿玉露霽
宿一炷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尙殷勤日冥冥
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湖欲通南澗水南山
正遠北山雲日雨山松樹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侯午
荒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魯若住金陵勸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勸云京師三藏雖弘
皆一途偏頗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深用慰愜宜符

訓物豈遺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
臣景應少主請於光宅寺講仁王經初今欲於寺捨身
僧得大龍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道後閣舍人
李善慶往通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勸光宅是梁武龍潛
之地不整處多今初結量隨由就功一二羅宜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競將
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
泰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明諸未悟自處
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諸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
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披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
懋積歲傾心夢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
餘懶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然老至眼耳聾聞
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天喪痛苦成疾
由未除愈過今月中又有哀故頻歲如此窮感轉深自
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仰何言敬重乘公今還
白誓不次弟子徐陵和南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是聞公
家極相隨喜事是披公口具謹不多略惟遲披公近出
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言無量此
不悉語又其一曰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
羽化既善根微願力菲嚴一願隨終正念成就二願
不更地獄三願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
靈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
策西暮今誓并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尙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深
無極又聞欲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
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
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訪訪爲恨轉積
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
公於山講釋論彼亦色避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
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
邊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

徽滿散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請第
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都陽賜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
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
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學報復遠謫其二日秋色
尚熱道微何如神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
效兼不得自開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龕永恐不復接
顏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瞻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昔
薩曹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訓量等是一山
鎮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
彌可一二因致師口具其開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
其三日適奉南嶽信山泉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
容臣贊語 卷三 式

信來常有音外也今奉寄戲香二片蒸陸香二劬檳榔
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賈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
日今仰參敷說訓往緯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
僻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官五兵
尙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五官法會殺預聽衆
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且
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有者往還是
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獲他志得之鈔
附於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尙陳
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五官開法華經題宣帝
初停朝一日令琴臣往聖陵後身爲法華第六祖嗣章
安之法所願真不虛矣

陳後主沈后施物
五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隱寺後主道主書羅開宜口
初送金像一軀光狀釋論一部開寶樓於案一面山羊
羽鹿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匣東山口二又宜
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送扶月供
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劬黃屑二斗扶
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後住光宅寺
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藉首乞傳
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著菩提眷屬謹和而送扶月供
蒸陸沈檀各十劬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

客坐贊語

潤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大師啓啟云
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主扶月供菩薩香一合檀香三十
劬中藤紙一匣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
寺貴用開元十道志聖州
貢黃屑沈香之類也

附賜帝爲晉王聖戒師衣物有聖種納裝袋一絲黃
效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領黃細臥褥
一領布三十疋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帳一張
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羅靴一雙錢五十
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絲龍須席一領蠟燭十挺鬱泥
羅頭帽一領須彌瓊一領錫視一面高麗青坐布一
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被襦一領南榴枕一
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牙管一管塵尾一柄烏
油鐵鉢一口并發斑竹筆二管銅匕筯一具犀角如
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盤三口石青鐵套
一具山水繩牀一張銅搥券一口銅香火七筯一具
白檀支類一枚銅深鑊一口南甯夾膝挑一枚竹蠅
拂一柄鐵剪刀一口蒲彩木案一具并褥犀莊瓜
刀一口鐵刺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絹巾箱一
具鐵錫子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袖心筆格一
枚銅燭拳一具鑰石莊神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
口白團扇一柄爪篆龍篆懸針垂露飛白倒蓮魚篆
客座贊語 卷三 式

科斗小篆大篆字殼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標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泉
寺五彩四十九尺席二張五色班羅經巾二枚絹五
十疋錦香籠梳十張熏陸香二劬刺刀十口鴉納絮
袋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劬須彌瓊五領又施天
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瓊二領甯牛酥
三瓶薰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
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鐘一口鴉納絮袋
一領鴉納綉衫二領四十九尺燻七日黃綾裙一腰
袍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席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
籠衣物三百段麥麩一金石盤一金酥六瓶二年

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
張光明鹽一石酥五瓶又別賜准頂法師金綾成彌
勒像并夾侍菩薩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七
張織成經袋二口熏陸香一百劬酥合和香一劬陳
隋二主皈依智者悉行五欲自斷普報所賜兜施本
無足紀第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据
間有所遺因附載之爲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
又智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
外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
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
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替之辭永服周旋恒
充布薛常事半月豈惟六日若如來衣深荷慈獎謹
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遠正德中疏諫南巡廷杖死世廟初贈公尙寶
卿官其子一人南繼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也公葬南
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人謂之日亟
改扞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形家亦言地非
吉壤應鼎乃改葬既開擴則棺木已腐而形故不壞面
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酒未變也掘其下果有
磚致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
前人塚而扞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恩已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日今科報中
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
覺而應其說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喪客矣踰三年
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
十二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暉住北門橋
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
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秦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甕
度之漢中多金銀器報於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

女也官亞令人掩之金陵現事載嘉靖末江甯鎮人有
掘得棺墓者所獲不貴官因惡槍而殺其獄案元金陵
志槍墓在牛首山在江甯鎮南木牛亭者其祖堂耳未
知孰是

猿妖

張報市嘉隆間一都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爲
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
論道錄符水即命劫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鑊攝
久之鏢內噴噴有聲吏復以法咒米每用一粒投鏢中
其任即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
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於高座
寺樹抄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
吏以符封鏢口火焚之怪遂絕案宋高僧傳載會稽釋
全清工密藏禁咒法劫治鬼神所治市僧王家之婦草
爲芻豢立壇咒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培驛芻豢入
其中呦呦有聲穢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即
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字名文炳以庠生授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
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字請勸鬼
者治之設壇於所居樓之庭中而置礫以俟久之婦
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趨中悲悽不可聞云
容座錄語 卷三

語怪錄

晉南陳先生者語怪錄中四則一日秦雲字士龍金陵
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定西侯記室不得志卒於
彭城金元玉家嘗召其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也請賦
一章卽降其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幾度花地
下尙憶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哭存青眼玉
壘嶽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

日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廁
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
敢仰視久之遺執燭前尋過廊下門子皆熟睡賊之不
覺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日置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日
劉司空辨初爲刑部郎出理刑於濱瀕夜方寐有物如
木桶圓壓於被遂不能醒強振起去若飄風少寐又復
壓被上如是者三乃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
之若烟從隙隙中去一日周公約巷巡撫延毅時榆林
一婦方產渴思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
人問事矣終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
留一驚越數日厥視猶生城中人以爲神強出之將以
容座錄語 卷三

容座錄語

布畏其難漆而爲供奉公閱而怪之舉其衆召婦至察
訊之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
何治爲竟遺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
或歸京末指家往寓中臥室以席布地夜忽覺有物壓
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了了
強力簾頓之其物墮牀下走藉上察罕有聲急呼僮起
逐之僮倉卒開門送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同皆狐妖
也

陳公普謹錄

司馬王公倣身短紗帽作高頂髻著高底與用高扛人
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日驚
髮亦起復矣
陳彛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
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鼓舞化爲
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
及學正病有傳方被漆頭巾作衣酒服之其子取服頭
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深同舍因爲志其
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官既官於學官今也卒於學官鳴
呼夏公黃鶴之主事爲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既官於頭
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歎曰眞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劄一郡中時陳留劉公忠爲太宰人問

刻何以得其情而點之搗之日王願左右而言他勝王
考功華願驗封璽爲劉所信在故云
蔡承之見碑題跌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龜
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日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壁如玉或深淺紅黃
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
鼻眼處而已余鄉王潛墓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塵觀
音像面目踞踞儼然如生衣袂亦復分曉又程別蜀家
南門外有石子果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
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鵬鶴眼或如桃
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
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
今盡爲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日靜齒動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日有病宜靜齒病
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日有病當存之齒有病
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日治日當如治民治
齒當如治軍治日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
治秦如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繡紗
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
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蘭花似
角花梅花似鱗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王文甫評
花言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似絹花罌粟
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筆墨研冠天下	陸鶴銘
慶奴黃羅扇	吳芝
姿羅樹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湖冊口數	二月生子
秀民二則	二無字碑
石頭城	三段石碑
鑄錢	斗十六度
綠蚶蝶	關魚
女飾	陳南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太學生徒
五祀	靈鸞觀
乘馬衣冠	桃符畫難蒜頭五毒等儀
北斗	祈雨
出母嫁母服	唐潤州貢
孝慈錄二則	生母服
官屏五字	大樂
王符潛夫論	楊元慎嘲
品石螺子石	鑄鼎劍于蔣山
鍾隱	李後主研山
蕪荈草	陶蕪菜
河冰成花	桂
篆太學石經	海陵王墓文
秋娘	受愛
金守心經大寶珠	小史見廬山夫人
張尚書	徐十郎
金陵寺塔記	大檢記
	古志搜訪

客庄贊語 卷四 目錄終

客庄贊語卷四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筆墨研冠天下

灑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
 墨龍尾研三物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廷珪父
 起易水人與廷珪及江至象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
 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郭珪弟廷寬子
 承安孫又用皆有問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榮詢柴
 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費者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
 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宜府字或云
 宜或者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賜近臣墨其文
 筆墨贊語 卷四

日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珪雙香龍樣尤為
 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宜政間佳墨如關珪關珪梅鼎張
 滋可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唐州桐相山張浩製
 作精妙遂歷京都又河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製久藏
 膠力皆不乏符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
 字格非被墨辨說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
 意不覺少有不足避辨錄語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
 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
 今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製墨者墨它如張谷
 陳曉與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齊鶴銘

周吉甫齊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載
 矣案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差小
 於銘而筆勢八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亦未可知
 顧氏第攻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書板帖與此
 銘皆定為陶隱居書耳瓚詩在宋已漫泐其全篇云冬
 與...之舟此山陝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東
 且未歇近臘仍秋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起漸微方舟太
 川上環雨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
 到欲到風引歸滄浪壯觀多心目暫時得得窮日夕
 乘槎何所之請丹陽功曹孫王瓚銘字信弱侯先生摺
 茅山志定以為瓚書

慶奴黃羅扇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官人慶奴云風情
 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
 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蘇而
 與威喜芝之相類耳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
 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內通幹空皮得皆純白下微紅
 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飾處別生一重如
 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圍繞周而以翠柄上相遠不
 加著也其結網羅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
 與威喜芝之相類耳

姿羅樹

今南中有姿羅樹幹直而多葉葉必七數一名曰七葉
 樹初夏作花花挺出於枝上長數寸莖紫青色一莖數
 十花花色白結實如栗實雞籠巴陵有寺僧房林下
 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姿羅也元嘉初
 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道狀言臣所
 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有姿羅樹特為奇絕不花凡草不
 止惡禽聳無怖於松柏成陰不凋於桃李近差官採
 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權擬建章布葉垂
 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軌陸探瑛梁入樂遊苑西門內有油幕下梁
 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
 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
 坐定遣書舍人俊賢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虞設鏡
 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
 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團象舊事隨流而
 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嘗讀六朝人曲水序詩
 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之為此宴者少矣

湖冊口數

侯隋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以

後湖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冊禹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後口千六百一十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宋治平三年口二千五百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口三千八百八十七萬二千二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

客坐實語

卷四

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五萬歷六年戶一千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千九百九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獨多然今之隱漏者實夥總之冊籍雖其漫難悉據會典稱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此探本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蕭皇后傳后梁明帝歸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爰收而養之未幾及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家後隋文帝為晉王訪烟蕭氏歸乃迎后歸受聘為晉王妃當時俗忌如此後漢傳南州俗子生於二月五月與父同生日俱不舉此俗久矣至是相沿於江南也

秀民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秀民其人或心志因曉或努力剛強既不肯勤生力藉以養身家又不能稿項黃馘而老爛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

謀則黨廢人犯科并開橫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眾為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為號曰棒椎日劈柴日稿子者賭博則號告許打搶則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其鹿鹿即有尹賞之符突度之拍括焉而不知畏者眾矣

又有一等既使氣力又具機謀實報匪名施信義或帶財役貧以奔走乎句貨或陽施陰設以籠絡乎奸貪遇婚葬則工為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為打點以閉利甚則官府之健習務吏為之與授開卷之利容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僧甘作使令花鴿梨媚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動手有求必遂無事不干徒黨至數十百人姓名聞數千百里如囊之雀二翼三概可賄矣此尤良民之蟻蟻而善政之蠹賊也可亡禁與

二無字碑

海國晉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為無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為稱述故立白碑程史言牧羊亭蔡氏之丘隴在焉有移思准忠二寺相去五里相墓前殿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按此則金陵有二無字碑

石頭城

程史言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關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速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甫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候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瓦北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遷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墟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案實錄吳天册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聚作黃容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問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象若隸字勢雖俾相傳乃象書也感光類志云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宜居周鼓素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潤書各八行兩傍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日天發神識日。識廣多日將軍神將軍關

容座贊詩

卷四

內侯日詔遣中書郎日章咸李楷賀。吳龍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日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日文字炳曜日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日蘭臺東觀今日巧工九江日吳郡日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為華殿碑辭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力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間局鑄錢獨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怪濫之極至萬曆葉錫片偽為之後乃稍稍嚴乘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上十年前始用萬曆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遂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建大廠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百二十餘處於是戶部與操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鑄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是乃減所增鑄鑄斤管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眾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白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磨砂看火醜服錯邊之法人人具曉之身既不隸於官而無所平利則往往私鑄以市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均且又減其

直以離於市之貨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
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於一孔者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楚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蓋十二次
度數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
我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
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為星紀而實直言起斗十度
蔡邕言起斗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京房張衡諸
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率牛須女為吳楚揚州與固所
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度亦或有無定者

吳南斗六星其狀似北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
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為丞相太宰之位宜褒進賢良乘
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
二星天府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
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粉膩
盤發暗如點漆兩肩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兩
盡後翅末三圓俱紫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為
橋窠所化段公路北戶錄紀虞華員外說一粉蝶如兩
手上大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盡燕支色後翅為
燕尾分與子所見者大牛相似

鰻魚

潘庚生且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黃波斯魚
者俗認為師婆魚其大如指指具五采兩腮有小點如
燕性嬌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蠅
若蠅及蚊何魚吐泡葉叶知其可用乃貯水大缶合
之各揚響相鼓視氣所乘體奪曲如弓鱗甲變黑
久之忽作秋草水聲泠泠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
分當合如矢激聲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旋旋弗解其
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舟外視其身純白
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鬪秋則否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
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
以紗帽之有冠者有翟有雲翟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
晉之大手髻即玄之所謂假髻唐人之所謂雲髻也以
銀絲織為團外編以髮高視善之中單於髻而以髻縮
之名曰鼓在漢曰剪髮高視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猶
道髮之美者獲束之雜髮中助縮為髻名曰頭髮詩之
所謂髦也長摘而首圓式方雜髻華為飾金銀玉瑋瑣
瑪瑙琥珀皆可為之曰髻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
古之所謂笄也掩髮或作雲形或作團花形插於兩鬢
卷四

古之所謂兩博髮也花鈿戴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鑲
嵌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
所謂耳瑤也塞即古之所謂瑤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
曰眉間骨古謂之花子一日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點為
之防也飾於臂曰手鐲鐲也周禮以人金鑄節鼓
形如小鐘而今相沿用於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釧
日臂環日條脫日條連日跳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
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纏而纏之曰纏子即紫釵詩之
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
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垂而垂之或在胸曰墜
領或繫於裙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環繫之行步聲環
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環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
金玉珠石為華飾長而列於鬢飾曰釵古一謂之笄齊
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有也
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取掠髮疑有
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輿或錦幅羅
其首至夫家行合禮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幪北
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幪去幪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制定即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
其事惟重清議禁錮之制若指紳之族犯刑名教不孝
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其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
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
獄建康縣為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為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時私鑄錢多無輪廓不
謂之符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兩此謂之符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鑄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鐵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開皇十年詔晉王廣鑄於揚州立五銖鑄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元年詔揚州置十銖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大
元寶錢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
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嘉靖通寶錢
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家羅異材復具列於教條如詩
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為一科其論甚偉因啟唐西京立
國子監一日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經六十
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
孫為之二日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
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三日四門學
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
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

之四日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五日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為之六日算學生徒三十人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餽糖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

排窠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官之反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間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進諫非之內云江左

可振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裝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衣博帶大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

桃符畫雞

歲除放口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蔴楷冬青樹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雞此亦有所自

郊香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沈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土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復又所雨之祀未異議

祈雨

都中所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額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零祭儀自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第一星曰天樞

唐涇州貢

唐貢賦金陵曰涇州調火麻貢方基水波後今吳綾以松江為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電滑二

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實固不同有出當其母者有出不當其母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為父母舅姑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為五服無依候寒困飢不得已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處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狗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乳哺之恩遠等於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母養母之不若且也同製尙服親麻朋友尙加麻鄰里猶尙無相梓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不為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

鄉里下矣此豈復有人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坐視其母葬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然不忍以其行為得中趙苞之守城船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可以亡媿於人子也如此言為不明大義則或有為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育有為異姓人後而不為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為孝子乎哉

或又問余曰出母而與犯七出之條於父為有辜矣大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辜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象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憫若無所容者何況於出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於兄且然何況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即解官申心喪且跡於重傷父之志也則奈何曰凡吾所為甚出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即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辜無可追而委曲周旋必有不忍忿然遂等於塗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已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學於其父猶不幸

而父之得學於其祖之崩殯得學於靈公殿而逐之也則可輒以父之得學於祖遂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哉如匹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之愛死而後已足是父之所不能得於子者也極而言之文姜預弑相之惡春秋書肆大信然後葬文姜元經傳曰仲尼謂子道不可畧母葬故特書肆大信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孝子仁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當必有道矣

大樂 余爾典南雍三奉了祭見所奏樂舞賦詳諸器實無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諧時人子弟庸妄羽流實不曉律呂為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專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竿一吹未協古人稱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校之今日如持左券國朝樂學最為失傳端冕而聽恐臥宜矣

官應五字 人間官應中每日下注有俄字制字義字專字贊字何說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八卦為學交擊即地財為制交天地為義交天地即交福德為實交子孫也同氣為專交兄弟也應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慎嘲 吳沈慶之使魏楊元慎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袂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菘種為飯若飲作漿呷啜驚羨嗚呼黃手把茱萸口嚼菘種又曰網魚灑籠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拾雞頭蛙葉蚌臚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沉湘江漢鼓棹遊遊隨波颺浪險唱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詭當時南北分疆互相

貳淇南謂北為秦虜北謂南為夷夷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且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馬文飾虛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細紋綺縠冰絨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瑤珉石山隱顯金銀錯鑲靡靡履屐文組絲襪騎者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略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者僭之俗在閭左富戶甚於搢紳誦此論之言可為太息

鑄鼎劍於蔣山 吳陸鎬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歷數八分書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沈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道成於齊中池內見龍鬣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其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沈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若鼎錄宋後廢帝是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承昌篆書見陶弘景刀劍錄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紹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若洞喻怪色稍蒼翠暹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江甯府江水中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合縣巖居若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紫縹石而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常費一研山徑長尺餘前登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陀而中鑿為研及區被研流在土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露寺並江地地多古木蓋晉唐人故居米起巷名曰海岳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鍾隱

海岳畫史云鍾肇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著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為李後主如此按劉道厚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日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恬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開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尤喜畫鶴子白頭翁鴉鳥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為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偽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誤其人耶

陶淵來

鄧椿畫繼載陶淵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德遠詩所作花菓精妙可玩周公謹烟雲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淵來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淵筆乃金陵人也

稀蒼草

稀蒼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氣強筋骨長眉髮烏髮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金梭銀線素根紫葉誰知至處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劑

容庭贊語

耳目聰明漸服滿干鬚豈再黑羅守一墜馬中風不語十服即痊僧知嚴七十口眼喎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忠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豈桂枝味辛釐故也

河冰成花

萬歷丁未冬秦淮河儒學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葉瓣朵無一不具時以為初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之酉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類夢溪筆談

客坐實語

言慶歷中京師集禧觀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如海棠棠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為之以紙摺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沈存中在金陵有賽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諸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爾德方表

客座贊語

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欣成載驟誠微高關代邸庶辟欣欣成儀濟濟亦既負辰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朝淵嘿虔思寶緒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遠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長龍懸夕儼保挽長銷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冢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歿百人物生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收歿詩自述有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人寒魏公深憐之令冢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冢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宋愛愛錢塔倡家女姿體纖素雖登不類人間人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避於京師後逞為父捕歸愛愛即閉戶蔬素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蘇子美為作愛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妾錡為節解云勸君莫惜金釵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子諱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語多奇麗

小史見盧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見盧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見女欣然命婉現板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山兮鬱鬱嗚嗚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禁中問後主書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官人喬氏云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風子儀家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鉉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諸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詩云歸明人僑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戚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勒進外人皆苟息豫讓矣嗚呼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又殿殿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剎部即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宋以前徵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爾也因攷唐僧清徹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備著攝山樓觀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於史志耳此書若存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攷據者山川不改遺蹟莫積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彫落為詩甲之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况復人間羅綺塢寺在昭代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晉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即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稱都豈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舊振尚在然說開過半亦復無他本可備校補者景定建康志開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關金陵者輒紀載其名為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具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是陸羽撰書王顯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哀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著記一卷張應龍三茅山記一卷張情宋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陞金陵訪古詩一卷吳操將子文傳一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口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〇〇口口大概多同

客座黃話卷四終

客座黃話卷五目錄

禮樂羣英像	歌章色
查八十琵琶	苦竹君
前記異聞一百則	三藏塔
長干塔	長干寺金像
長干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金陵古城	回凸登
金陵南唐畫手	趙母授經
古碑刻	閩中長短句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極	風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冶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注蘇司官	葛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李洪	建業風俗記
歟	燕子磯江中龍
冊庫鎖匙	銅僕龍

客座黃話卷五目錄終

客座黃話卷五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禮樂羣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為之記按三十六人為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顧公遜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思遠邵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頴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卜公璽字望之鄒公鑿字道微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曾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暉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顧公合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導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顧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環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妝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干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琴色乃歌章色所隸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魯令仁以伯暗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暗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沈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漢絃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行板欠其可率意為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

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
四絃俱絕須指我申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
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
南一二段其家有聲聲知音速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
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
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姬舊與秀之相
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為諸生有聲神鮮標令烈
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秋如也
研牀筆格楚楚皆有致窗下雜植花卉杞菊倚而幽味
自謂不減古人與發輒復哀舉高歌一引數十觴不倦
詩多刻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為人每慕而效之字法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遺佚後以酒成疾而卒開於
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馬自況也嘗與
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稱標其佳句賞味之至今猶感其
意余嘗飲君歸年而詩好作苦請乃未四十而沒豈其
兆邪道墨猶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前記異聞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吳孫皓天和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黃菜生
吳平家按圖以為瑞封狗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
晉泰始後中國相狗用胡琳獅盤及為羗袁豹灸
王孫首家世居馬其里世號馬養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襪至家開視有虫如
蠅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錢錢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橋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
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中又
議加豹熊熊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鸚不

客生黃話

知何物
泰始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入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三
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帶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濟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盛
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產
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下登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髮髮蒼白而色如
生兩手皆穿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掖者常數人民間語曰四
人挈衣福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
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因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雲騰
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謂
之飛天翁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恕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不
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初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自然有
法大德三字

齊王與二子臨暹同是廢夫人四月二日孿生又以四
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鯉鱖以蜜漬之一頭食數盃鯉鱖乃烏賊魚
腸也又取肥豬肉至二百斤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慈度婢與狗通好如夫妻彌
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披
心

卷五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
遞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草
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逃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令兄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以
夢托之合藥官侍兄疾十三年

鄒超有曠世之度每有舉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為
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與嗣為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章
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視之

心如物燥泥此出異異志與劉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日病人聞多鬼
可畏那可在

東昏為潘妃造殿未施梁稍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不
知精密工匠自夜盜斃猶不副速則取諸寺佛殿漆井
僱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昇種樹朝種
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聞至妃許妃預作半而
放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左
右直長亦暨王寶孫諸人共營者羞云為天子解菜

東昏於開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為市令東昏小有過失
妃輒笞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卿子實中荻

齊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作
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號之

宋明帝多忌諱以駟字似禍字勅改為馬邊駟

宋前廢帝為山陰公主立面前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
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為太子

東昏承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閣於建康淮水漲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蘭入臨無髮號慟俯仰頓迷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笏力率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前上指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懸斤百姓唯置空宅懸幔為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與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容塵雜語 卷五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屨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為男女黨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它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為奴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眾熱許陳高祖永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又除六文時以為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官明帝用為官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呼為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養士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闕板

文云某官養士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

角梳為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即位後皇后生元凶劾自前代惟般帝乙踐祚正妃生紉至劬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為豬王建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為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謚常諷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殿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擗胸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鳥萬許集於門樓徐筆之為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搏衣并春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墜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賊質為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封

容塵雜語 卷五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優禮諸庭樹時天夜雪寒凍久之偃兄板排開詬主乃免

何淵為文惠太子作楊柳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併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敢聚武帝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過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既見瘞聚美如生與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寶東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服有紫痣徐陵日有青精

江泌衣微多綿裘置壁上恐蟲傷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發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照骨微紅而潤澤此出尚書故實又貴

客嘉話作劉夢得

江甯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殿嘗早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日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還日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容塵雜語 卷五

後主侯佛禮拜額生疣齋行坐手常結印為僧寺手削

扇簞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閨中就其會客時寫之為韓熙載夜宴圖中有賓客謂其姬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後主

捨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深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被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

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鸞鴛餅天喜餅脆蹄後春分使靈靈

併餅糖多雜糖餠紅頭發五色餠餠子母餠餠

皇權給使元宗太子官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為爾

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

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甯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園成

畦以真珠口口餘類若種蔬狀布土壤開記類俯拾周

而復始口口為樂

盧鄂姊為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果日未就鄂曰

當試爲君打恩過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郡戲取弄之
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替不
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制爲高番織裳及首翹鬢采之妝人皆效
之
孫忌一名展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拜鋒
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本
以此并玉臂劍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
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開作亭寫極麗而後追僅奉二
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
使其冠弁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
可以屈伸令圍僅於元燧爲九龍繞之功伴鬼神

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媼語一日媼以麻錢
數錢謂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拾箇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詔媚每發書必寫百幅
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增有小塔云是唐玄奘
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

乃攻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爲三
藏國師寺名曰塔後并八報恩疑此是三藏塔院說

認爲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在寺東卽葬
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

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名白塔於是始
灼然知爲唐之三藏塔所謂塔記無從可攷梵刹志亦

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既云石塔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
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千塔

長千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成出舊塔

客坐談話 五

下舍利及爪髮髮背紺色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
之則屈爲齋形如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孫琳尋
毀除之塔亦同俱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
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
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
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
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不敢便殮經七日更蘇說云有
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罪受諸苦毒見觀世音
佛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落齋城丹陽會稽
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
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
利乃築塚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
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
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
門僧尙加爲三層卽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
爲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述
併感應舍利拔進有詔復爲寺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
號聖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金
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國朝
承樂中卽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爲
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
王塔中所函否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千寺金像
寶錄晉咸和丹陽尹高理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
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持視之得金像未有光狀乃下
車載像還至長千巷首牛木首進乃令觀人在牛所之
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
開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
銅花跌浮出水上取送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
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
得佛光盤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
狀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少治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治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
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緻若
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卽陳朽間錯
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余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
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
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者獨首推王文
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客坐談話 五

金陵新志長千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間
曰千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開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
千小長千東長千並是地名小長千在五官寺南巷西
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千寺按是時五官寺在淮水南坡
外不與長千隔而今日築工橋西卽是江水流處其後
洲渚漸生江去長千遂遠而楊吳築城固淮水於內瓦
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千隔遠不相屬矣
少治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治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
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俊精緻若
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卽陳朽間錯
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余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
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
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者獨首推王文
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魏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余對以東晉所
築今有五城渡是後漢前志知唐韓混又築石頭五城
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觀是有二五城矣
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蓋所築
在長千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
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
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
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迴二
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
梁陳因之梁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
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
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
城卽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治城東則運俱在
今下街口西等處治城卽在今之朝天宮也現邪城在
江乘南岸金陵郡金城吳築後主費鼎元年置亦在上
元金陵郡城在長千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治

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 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為東宮城在靈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入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日費縣在古官城西北者開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四凸查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四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四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量如四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四凸寺乃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宜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宜畫花竹翎毛為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鬼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曾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蔭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謀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周志所紀在金陵新志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備預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卷與義咸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日無飾虛以沽名無事倣以奉上處內在畫禮居外則活民見石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埋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真並揚芬藝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嶧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書碑新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為人焚毀橋基柱礎何但魏經鴈角磨刀寧唯漢殿以不刊之退貫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深悲而無名公所猶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心巨石皆是雖係謠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為墓古者動題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淮倫書門人重新在臨淮侯園中

泰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泰泰山碑

泰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 一日天發神讖碑 一日天璽碑 華夏作皇象書 碑事又定為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嶧山樓觀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道撰

開善寺碑 梁王筠作

十公忠烈廟碑 宋明益撰

長干寺庖食碑 陳後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瑛壇寺 蘇魏公五官寺維摩諸畫像碑 唐元實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見篆之以家本刻于補書閣 三限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塔記 徐慶作

梁開善寺法師碑 蕭拙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 具義潤書 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 具義潤書 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開刻銘 隋開皇中 分書或云揚帝所作 一唐開元中 江甯丞王震分書 一太和

嶧山樓觀寺碑文并銘 江總撰 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真卿書 在上元金陵縣乾道中移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 侍相王書 高正臣書 王知敬象莊嚴寺僧法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蔡思慎在牛首

將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贊公畫像 吳道子畫 李太白贊 顏真卿書 趙

南唐玉龍堂玄元像記 徐鉉文在石城

南唐公碑 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字閣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主書 宋僧曇月刻石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 八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道刻之 華嚴寺

高宗孝經 吳讓之刻石 郡學

新澤寺宋紹興兩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朱馬光爾文并書

南唐宋齊回風鳳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 三 宋朱嘉期九言 真德秀文 馬光祖跋

忠義楊公祠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符準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撰 作東山 伍德錫書

定林寺記 朱舜庸文 秦錫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學中 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 太白鳳皇臺詩 馬光祖書 跋倪屋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 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 在白雲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 元時 敬記 宋書

金陵雜咏 黃履詩 溧水尉周沔書 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梅華作

東治亭記 梅華作

高齋記 明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關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廣行作

義井記 李通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園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園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閣珠箔惻惻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迷管見殘照點染時味心方危窘意不在著耳此出西清詩話

當時江南夜雨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藉煙香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為後主與黃保儀等書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詞是臨江仙詞懷煥有政

金陵諸園記

并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觀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柏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園凡有十六一日東園記稱近聚寶門和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北二日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馳騎舍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日鳳臺園記止稱鳳臺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為陳廷尉戴去今廢為上五官寺四日魏公南園本徐

客坐黃閣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日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為諸園之冠六日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日萬竹園在城西開地大竹種竹今為王計部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日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弄之東九日金盤李園在十忠貞廟西今廢地十日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日莫愁湖園在十三山門外莫愁湖南今地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地十二日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它人分據十三日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十四日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魏元白所創者今南半為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御何仲

客坐黃閣 卷五

雅改名是園矣十五日武氏園在南門內小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日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燦令當并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官苑晉及陳皆名華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後改名名顯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高居賦云勝東嶽以流目心懷於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蕭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斐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斐湖苑青林苑在籠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即臺城開武堂為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築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圖齊文惠太子立在意城北南苑宋有之在五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

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遜所寓內有下忠貞家即今治城西地一云即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將嶠之巖峯飛為壘勢泛湖漭之清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白鸚鵡馬光祖新之堂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治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恐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賀朝禮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眺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斐湖柳元景萊園在秦淮南陸僧修萊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陸分作園

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彌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垣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牛橋平泉爭盛哉園初以藉古定制約飭奕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池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為園圃者即并州所紀諸園大抵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慎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加意剷除始稍有喘息之望向有議裁寄莊戶之兼井禁寄莊戶之同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莊戶寄莊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莊戶皆復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錫者安所倚命乎寄莊戶以田一畝子佃戶種必以牛與車子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莊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

利於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眾也何以尤其兼井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質鋪未可議逐也小民且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資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備追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運質焉可以

客坐黃閣 卷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立辨可以亡求人則質儲者窮民之筮庫也可無謀遂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眾此大非是也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聚時值水旱勤借銀貸須此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為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占而計取之假令擗割富民富者必貧閭閻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諒於當事者

鼠拖卷

客座實錄 卷五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殊卷已為房考林擲案下矣後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獲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白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為拖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各客因笑曰物莫小於鼠公序一為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爾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為不為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之極榮也若何僅為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墻之牙而受報於揚屋天之於鼠子何若甚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慨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頽金波猶寫其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山公公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隔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壹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龍駒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式後生膺次幾曾忘坦蕩日端終不挂讖評皆實錄也

少治公注杜詩

少治先生嘗批點杜律庚法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劉吳幸三峽注云魏字不受征字事體又太大後見濟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字公為余言估修奉先殿久殿中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為太祖二為高祖三為熙祖四為仁祖五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六為仁孝皇后殿祀仁孝蓋以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太廟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祀之禮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入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若亦與南京同當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萬壽聖節百官於禮部拜賀後吉服詣孝陵行香京師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請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為世廟以八月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為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送詣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賀壽與祀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為釐正也

注錄司官

前通山台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趨臥入室有二皂衣人尾共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鬼麗甚有見設費人坐於上公庭謂之費人曰呼若至無宅此中飲一注錄司官須汝益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曰舉人年幸未老亦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雙靈言訖淚雨下費人曰此官職殊不庫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鬼麗相埒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

棺屬其固左右指而告公曰此即而所經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曰如前貴人慨然久之曰若既堅不欲不汝強也令左右縱使歸歸而城然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進為通山令家順饒年七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芻雲蒸

芻雲蒸名如龍為應天諸生與試不利謝去之隱於鳳皇臺昨初治居日竹護齊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中其勢窈後徙於上天官寺之北山麓而擗架掘地得一巨石數人昇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為詩極力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子丞稱其驚聲擗出村之句予嘗為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為額者有謂以三十名為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不然兩歲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順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為之建白者耶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齊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慮或細未有講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萃聚誦講之矣疏問諸生願入殿讀而額數乃定為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為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為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若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即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若制則一激而厲其弊反為常額以狗之送今奉加額三名之恩詔而人人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治公為諸生最有聲大京兆其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其榜將察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鑾者國士無雙何以不入登第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編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登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治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強乃爾後公貢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趨赴南門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可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其在今日談論多而嫌疑重即無一人登榜者亦不致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祇

李祇爲明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詩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祇於承樂利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爲建文書法優增錄載之曰祇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遂投縊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即徙宅於聚寶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恐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鄉意徒宅必出於上意無疑而祇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祇之與父驛死也嗚呼可謂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富廣指揮鎮撫未赴官弁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祇以愛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客坐贊語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迄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蓋正嘉以前之風厚而俗後之漸以澆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遺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吳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循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游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言動可觀三四十年来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鄉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鬪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靴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摺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羣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節有號末年奴僕與隸俱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禮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放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官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蓋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開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簷歇者如官衙然固儼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蠅

南都三四十十年前絕無蠅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蠅余家自己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齧者痛楚無異豈疑爲扁箒中攜共種至因遂學有如此南都趙光濟家亦有之按百陽雜俎江南有無蠅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蠅俗呼主簿蠅又曰蝸牛食蠅以跡規之蠅不復去

燕于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請爲輪編時使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涌噴沫夜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懷懷小心今段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絛索繫之傳爲高皇后手所製也會一監生偶探過寓其妻不知謂繩替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替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辜

銅鏡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度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鏡鑄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何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

客坐贊語卷五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絛索繫之傳爲高皇后手所製也會一監生偶探過寓其妻不知謂繩替爲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替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辜

客生贊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金白嶼

策百同語 舉進士復裝指揮

風花生畫 嚴賓

到京兆 警世詞條

海浮贈曲 富文堂聯句

四景聯句 雒山填詞

孫夏工詩 于忠肅公神道碑

夏大理斷獄 康狀元祖墓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樓船附次 李敬中

徐居雲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術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杜叔雅 九六十

舟楫 南內藏書

番僧 利瑪竇

南京殿廟 戴酒亭

釋山記 好石

諺語 介州評詩

金陵人物志 雅游篇

梁公雅量 赤松山農

蔣康之 荷九

外郭門 湖城門

諸橋 十四樓

洞天十友 府治縣治

多宿山寺 平生萬首

東橋先生論詩 戒唐二賦

天神圖 衡山贈孫仙句

客生贊語卷六目錄終 松塢高士圖

客生贊語卷六

明江甯願起元輯 同縣傳春官校刊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賢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嶺也嶺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特嶺岡或名梅嶺營嶺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表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定為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一篇獻之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昔似竊見孔傳者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倫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歐陽泰上其書亡與典一篇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魏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歐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為梅將軍不知有傳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鬱嘗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餘色金憐而為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鑰繫驛中金問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肢體矣忽一人從後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劫之亟哀已囊得銀十三兩贖肉數十筋贈金金臨別語其入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為綠林孫今易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恩臨事而反而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便此盜聞之其不以為非人也與哉

策百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三節五道策皆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為深知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高等丹丘

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以為講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為關節矣

舉進士復裝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裝其祖職為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守之章所著有積百川學海性理彙訓損齋備忘錄

風花生畫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撝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人貌癡甚謂之曰老風花生畫識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心深術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鄉人上錢糧賈絲事發參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鞠遂坐公受賂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聲曰老風花生畫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風知公精岐黃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燕玩無何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開門公工詩善書法以性好談諧遂離此兩陳太史著諸錄常記之往往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園正嘉中為府學博士弟子以翠圓燕齋室史視革之字法米簡粗能詩及畫蘭竹所畜古法皆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瓶根香几天然為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闊語多排調人以嚴狀名嘗為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諱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諱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為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致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遺諫持書為童生道地公距之棘立堂下咕嚕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

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哲考者公覺發置於理它冒
藉者詐偽者聞風欲跡遂去送院者僅八十八人督學
取卷簡公定向不得已汝其八人日例不可廢也

誓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誓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朝
誰似倪宮保萬貫腰纏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遠人
須自曉陶淵遠到頭終是草鷓鴣到頭終是鳥
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飲十萬場大唱三千
有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暮鼓及鐘聽得咱耳聾春燕
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成老翁休思妄容
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

容座贊辭

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齏誰是慳慳誰慳
慳其二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
世亦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靈臺功名安在哉休訪
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
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其三禮拜滿陀
也難憑信他懼怕相離也難迴避他世事在奔波回頭
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半閉著手慎揮戈不如半袖著
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
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其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一枝老跡難羅天壤開心只
在蓬萊上客常來談藝園塵不到草園堂二十年衣錦
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泰山北
斗齊名單只看霞霄南宮放榜果州 想當時冠翠英
賢科第一到如今抱負負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清
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好游世
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
並不敷虛駱王楊有時節千仞同高整雲衣有時節七
星灘輕彩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
我長閒刁搔不把在心頭放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
振紀綱醉也何妨長望長江萬頃歌歌浪對鎮山一帶
排青嶺滿金陵勝賦供游賞任鳥兔且忙喜丰神且康

客坐實話

看春草庭前歲歲長此兩高華供蕩蕩之使人有天際
真人想故與先生之生平壽也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

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日今日佳會習詞非所
用也請二公聯句命工度諸筵末何如於是子仁與
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謂即命工肄習既成而奏之
至今傳為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
百人稱勝上壽稱頭皆美之論者大聲為武弁嘗以盟
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難
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
手挽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隨
地叩頭曰吾侪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日樂王自後教坊
子弟無人不願前見者歸來問德不絕于歲時嗟呼二
公以小伎為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揚黃壽則不然
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蓮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
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旨宅人姓氏甘為狀
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俗人猶知好其知
音者今安在予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博傳咏四景聯句謂日金索挂梧桐 其一
東風轉歲華院院燈籠籠附上升明細雨粉粉下天涯
游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拋拾遺
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懶懶獨坐小窠紗見了些片片
梅花陣陣楊花飛過散離架其二 楊花亂滾綿蕪葉初
浮扇翠葦紅衣出水連新現金釧一縷微風沉烟睡起
紗綉雲帶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流鶯柳外蟬無聊
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眉邊新淚憑邊界破
殘妝面其三 閒拈細雨收翠幕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
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
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頭無聊處懶懶病病幾時休
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西樓正是我愁時候 其四 銀臺
絳蠟籠繡幃金鈎控羅關紅爐少個人見共月明幾時

遇小房梳不教清光照病容無端盡角聲三弄吹落梅
花一夜風無聊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
又到殘冬做不就鴛鴦夢此詞棉麗宛折曲盡個中情
其如二公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雄山填詞

那太史雄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會見其豚壯丹一調云
一枝花雕開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貴五
侯家春色偏佳策巧錄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霞種集
羅列者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著鴛鴦繡榻翠州紅燭
剪頭狀低低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嬈萬種天生
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雲掩翠蜀錦翻霞試
新妝脂粉輕搽吐徐芬蘭麝爭誇喜孜孜相逢著翠玉
山頭頭巍巍款步著瑤臺月下嬌滴滴半籠著翡翠窗
紗仙葩發露的是天香國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
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左繁華居從今後刪抹了
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養
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的燒著綠蠟滿滿的斟著玉斝
一般兒倚翠偎紅受用無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真
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向客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不
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
萬語輒拋棄大肆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出此務
動江東後官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翌字允中嘗
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材煜後為食事
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負詩名扶意氣可皆
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
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臨文悚然按公
第早于公之孫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亦仁利
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為作文避諱者增一事例

夏大理斷獄

夏大理斷獄

惡翁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為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欲
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開報可時
議有謂事下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經據律
奏辯欲下旨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刑囚者
斯不須得因此則不成未成也若謂事下倫理無其
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為差內亂固十
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淫倫理已為所實故不
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妨倫理猶未壞故罪
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
樂宣德開其未成者猶多請成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
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
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請成遂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
太常少卿修太常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文皇帝時為刑部侍郎傳三子長曰
薛侍郎既死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書爵累官
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甯縣新亭南乃薛西太史之
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鏞官平陽府知事實
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承泰寺後許西贈沈侍御越
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塋瞻省媿予生每遇江東客
易勝渭北情

五堰

客座實語 卷六

伍餘福三具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宜欽金陵九陽江
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為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縣界
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為施柘節糧
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版置
障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為阻遂廢去而東西
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開有人蕪湖者亦
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
里宋進士單錞亦嘗言之九陽江正溧陽之所謂類陽
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為瀟清昔子胥避楚乞食於
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日神帛筆料二則守備
衙門日鮮梅批把楊梅條爭待魚三則守備不用冰
者日散糧辦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向膳監不用冰者日
天鵝碗茶芽蜜櫻糕雞鴨五則司苑局日學養羊蔬
菓六則內府供用庫日香稻苗蔬七則御馬監日首
着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
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漕駕者不減千計矣
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開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
隻其一則南京總日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
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
都留守總日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順
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日留守左衛虎賁右衛
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
總日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
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日淮安衛大河衛
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日鎮
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日揚
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日南昌
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日武昌岳州
黃州蕪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遼洋總日水軍龍江
廣洋等十三衛迄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長公
主為駙馬都尉拜樂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幼年七歲
喪父爵成祖朝公主納其請券故中年已長尚未知喪
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讀茂酒落刻意辭翰有
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薨不白齒不搖步履如四五
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暈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
孫璘弟璉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珩王公龍黃公省

謝小娥

曾蔡公子補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訪弟淳為詞
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
若干卷皇甫司黻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定者為之
序既卒又為之墓銘詞甚奧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臨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
賈間與居貞同舟實遷江湖開小娥年十四寓舟中亡
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
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拯之經夕活
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
娥夢父謂日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日殺
我者車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
八年春龍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
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日有覺婦名小娥者
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誓示公佐公佐
惡極凝思俄然了悟起小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
公佐日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前殺汝夫申春何
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猴猴故日車中猴
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申中走是穿田過亦
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
申春四字箱衣中誓將訪賊復誓問公佐姓氏官族
垂涕去改男子服備江湖間歲餘轉至溧陽見戶上書

客座實語 卷六

召備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婦
心憤頓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
出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
嘗入其室暗父之遺書盡在輒時時私泣血泣而申春
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
則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翠塗甯
依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殺於庭下娥乃潛鑽春於
內抽佩刀先斷蘭首鄰人並至春捨於內獲賊貨直
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溧陽太守
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誓
畢歸本里里中家族爭求聘小娥誓不二夫祝髮披褐

客座實語 卷六

召備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婦
心憤頓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
出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
嘗入其室暗父之遺書盡在輒時時私泣血泣而申春
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
則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翠塗甯
依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殺於庭下娥乃潛鑽春於
內抽佩刀先斷蘭首鄰人並至春捨於內獲賊貨直
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溧陽太守
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誓
畢歸本里里中家族爭求聘小娥誓不二夫祝髮披褐

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戒為法戒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涇溪過善義寺謂大德尼小娘侍尼左右目公在日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公佐日然日使我獲報警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娘因泣訴救二申狀公佐嘆息為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儀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為人好修飾雖行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泝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所窺夜深被破獲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為好誇之戒王筠寓國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遺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一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儒公謙與呂文懿公原質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藥品皆曰正六品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待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訶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顧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許陷請成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偽平章王溥全城未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太祖於聚賢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為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官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不許街道中行走於道邊左右行或介作匠穿甲放掃戴皂冠身穿皂靴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

客坐實語

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散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使時更賤之分如此今潮例盡矣

君子舍人二術

太祖於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術為心腹選文官子任居君子術武官子任居舍人術以宜使李謙安子中領之聖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投即此勳術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任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太祖日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撒率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刻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勳舊之賢如襄城伯李公通村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豐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錄如

容座贊語

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兼食敦薄要皆無嫌士論喧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開南都官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園也丹泊龍江關鳥鴉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李空同以為世宗中興之兆又日弘治初侍朝鐘鼓鳴則鳥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日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鳥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環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處守誼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謝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一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營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願若曾見其面者因問日母非常夫人邪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

容座贊語

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即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某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為製衣余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十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誠其家人願其所為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為煮藥進匕飭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達其子伯章泣謂之日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日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日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給以皂事辭去不復顧環

尤六十

奉母環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頰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日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眠環具棺槨斂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後為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為之傳萬歷中焦太史請廟於學宮之鄉賢祠

引其人之裙屐柱下人始知而懸之乃舉柱出衣其力
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
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指之
寸斷以是為婚嫁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為然
如此力用而性不好競後後眾人中類皆徐步若無備
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楫

野記言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橋以免令樹此橋
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
四十年矣有河歲視給一兵世守之舊曆乙亥秋余從
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棚
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
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
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徐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
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摺齊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
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為灰燼矣

番僧

青溪殿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
門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陷菓果數枚而已所
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令人鎖其龕門加紙密
密封之或經月餘警效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矣潛聽
之但聞相念珠愿愿有叩其術者則勤人少思少睡少
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
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有虬鬚深目而睛黃如
猶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
奉天主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
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板而塗五采
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燈上驗之凹凸處
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

釋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釋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百
言而宛然如親日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
然不見土木瑤瓊嵌空翠嶺鬱鬱難茲山之石不相連

陽不盡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
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背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
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
一邊者眼耳鼻口四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
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據其國所印書冊
甚多皆以口紙一面反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雲南綿
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開有圈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
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
面用金銀或銅為屈成鈎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
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
以鐵為之絲繩交絡懸於儀輪轉上下憂憂不停應時
琴瑟擊語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大廟災而
後九廟成

載酒亭

敬酒亭顧東樞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趙
松雲門人相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神嘗推
命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樞先生既以扇
其亭矣且索圖於姑符謝時臣成卷畫亭中人長者面
几坐登身者談前生者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蘇虛舟筆畫祖吳與公見吳開記載酒亭卷

釋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釋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百
言而宛然如親日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
然不見土木瑤瓊嵌空翠嶺鬱鬱難茲山之石不相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王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
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
森秀先生數日周之李生日公得毋愛此石乎當界以
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語何待送即命皂隸以手巾絡之
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
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拽而登舟唯唯動
問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湧竟入江百計
取之送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
次先生意頗款款余解之日據所云云古人以為佳話
即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蒂邪先生
大笑抗手而別

諺語

陸仲記諺語文云僕季南京教坊弟子也甚而滑稽子
每從席上令季為諺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日昔
有病偃者自以為醜也日購醫於市日誰能直我者予
千金或給之日我實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齋爾背斷
爾筋束服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嘗於生曰吾與其
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夜保而臥區而
不能煖也起矣富人之釵字得微遠驚覆而甘彩焉頂
之風作響而磨出一指探遠條外邊縮而入就謂其妻
曰吾與爾養福惡知外與爾爾那三日有富翁山行而
獲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日
利則利母利傷其皮既而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
得虎而售利存乎皮壞斯滅買賣所獲矣吾為是惡
而逐汝請也四曰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
天下無愈已換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
人所肆皆盛篋琵琶琴屬也見南人至喜聚聚而求

聽焉南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音哄然而散惟一人
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擊
而死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振琴於地
而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余州評詩

余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漢氣鬱發辭辯虹蜺
韻固之奇按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賦
石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
果乘奚啻多哉湯參將孤勳曰孤勳雄才蓋世與劉生
原將雁行氣所壓取蕭小巫見大巫耳王太僕章云
太僕宛曲穠輝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掬而言者乃妙

卷六

舞霓裳逸主猶惜其肉觀妝妖婢見人更羞舉止斯為
所短頗號難乘劉司空麟曰司空明爽登朝樂躡八座
急流勇退用諸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
詩如姦女兒能繼鴛鴦謂未幾更更蕭鳳凰並無此鳥
可發一笑願向書瑋曰向書器並瑚璉材應綺繡束髮
班行遂屈羅公之左珥管江表首飾三傑之日如春園
蓋花簾遇難難又如過雨殘荷難復表蒼尙有微情此
介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健作
噉人狀王欽珮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
原盡花苞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
羽伯如東市倡甚青樓價微傳粉澤強一羣笑語涉太
奇感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辨

內兄王孝廉有微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九
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糲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
時惘惘行數十步始信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詫至回
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生平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
詩紀之日鍾山日午首山日梅花水日燕子磯日壘谷
寺日鳳凰臺日林葉渡日雨花臺日方山日落星岡日
獻花巖日莫愁湖日清涼寺日虎洞日長干里日東山
客坐贊語 卷六

日治城日樓霞寺日青溪日連津河因約無潘園未聞
嗣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為一集日雅游篇刊而行
之屬余師葉蘭學為之序一時以為盛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
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為此書歷
有歲時脫稿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屬借
之不得最後於中丞子求得其本錄之余又借司馬
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以母夫人制
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
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謬誤并金陵世紀刊
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鶴息館
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階上自以研承掃溜滑之雲浦
居士盛時奉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
伯年云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
又復履身茂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得之於伯
年有人琴之感因綴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王宰濟清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
松山農自號居常遠視清曠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
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
太宰青筠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朝未果以弘治
辛酉卒山農之標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
有內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為浙江
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某某處人也公以仇
直不為加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摠公十惡奏
之益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
為介日御史言是邪詭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
恒嘗日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
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為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厨小與
行道中一御史前驕呵之較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

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亞尾公與造其
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驕馬行人人傲手遊小輿而
敢笑之必有以可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官中善歌權康藉康江
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逃人歌此曲嘗
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為稻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
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
痛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
聽黃塵染髮無前緣

蔣康之

蔣康之字大和正音諱誠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
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矣未春度南康
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銜輪四無人
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
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途於岸少
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
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
城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
看東門處城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日通濟日
正陽日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
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綠
湖水以北至直濱山而西入里建北門二日神策金川
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連門二日鐘阜儀
鳳自儀鳳遠逝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傳西門而
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闕十有六門東南北六
日餘坊仙鶴麒麟浴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日來岡雙橋
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日江東北三日佛寧上
元柳音周一日八十里北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

海忠介公 東橋先生友誼

子新字 曾大父釋盜

天上見龍 馬文壁竹枝詞

姚叙卿先生 齋品補遺

夢徵 水異

崔老數學 鐵塔寺

承慶寺 香品補遺

自草墓志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容座贊語 卷七目錄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璧 生頌

黃許二老人 丹石隱濼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轍事 少治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室 辛水東流

神教貴人 路傍甲士

南瀛諸賢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鐵斗

延城 與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遺鐵 龜龜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和鶴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替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奇

王元吉 王顯

李冕

容座贊語 卷七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為南石都御史風漢蕭然與李敏肅公管察

事秉公持正即權貴闕白畧不少徇留都清議因之愈

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

極壯麗樞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敬

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紹令人減窮微樂之風公每出

行所至人必擁與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嗷呼致儀

即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蒞在止擲二竹

答習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金

漆屏皆白布蕭然不帝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

一給事中從吏一督學御史以柱後惠文冠之嗟乎坐

烏臺中阿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子

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管莊戶運返致死子新懼夜擗

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違人命事將遠避以吾妻累

叔父先生日毋違爾我為若解之乘燭作書數函五遺

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于新之

才應才嘗室中屏幃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

子新乃爾先生日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真度越流

輩耳蓋彼為之延譽也及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

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自致諸借家

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倦也余內舅少治王公為

先生門下士親為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泰樓詞云虎臥天門龍騰鳳閣書

法王家原妙靈燭衣襟磨荒池水透得舊來關礙更狂

僧醉聖探奇報偈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欲起萬

人稱好喚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鏡那識就中天巧欲

取金丹弄掃洛賦子細從君論詩只恐揮毫遲留送疾

肘腕不禁表老列千金買紙如山僧栗長掃又跋其所

昔南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道起遊海內書名或
者讓其真者希肥余謂莊重沈著脫去佻巧獨得鎮王
道法實愛為極其為之標者如此

會大父釋盜

會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而見樹上
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頰視
之鄰家子也想極之日爾雖貧奈何為此爾第歸質明
來當有以濟爾爾日宿與其人錢粟去終不為人言後
病易質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
且饑寒迫身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如我所遇鄰家子
是也因其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第歸為戒
可耳何用知若人此真王問之滬水燕談曹州于令儀
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順貞先生名九思舉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
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起樓口見空中有龍天矯而
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檐下須其過
乃出時以為瑞已而順貞卒於京邸龍乃符徵曾見占
侯警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蛟虺之屬多不
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壁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
文壁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書皆其
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雨
兼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願見梳
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耳

姚叔卿先生

姚叔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
以事件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
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稱其文不事鑿刻而清真恬淡
類其為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道備家
富而工實鑿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
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

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譽嘗為詩贈余以
貢赴試閣下今猶藏之箝中

畫品補遺

金陵政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致人焉夫臣
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道宗馬遠李唐近效
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戴國繪寶鑑又
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錫金陵
人物志陳別駕銅鑪通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
水壘畫所作著馬贈助如生萬曆中王元燧者以貴郎
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後學郭熙巨然倪
迂等皆有其家法畫畫亦有獨見舊院妓馬守真號湘
客庭畫語 卷七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
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錢而意之必已
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十名而
孫公繼舉第三十三名為鼎元相去恰六人其巧合如
此

木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驟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羅
甫為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竊運苦龍網一日偶揭視
之見籠上有一龍蟠曲之蹟鱗甲爪鬣悉畢具又江
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羣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
木車中生可數月耳羣席下羣蛇蜿蜒結負之漁人
遂收此兒育為己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楚觀
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嘗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
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
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
夫庚午秋間後在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出已入向先
夫日得母為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

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
崔所扶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祥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寺
西作書院有軒名龍法堂西小室為宋高宗元鑄太
子專撰官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
宗復位幸江甯府駐神霄宮改江甯為建康府六月立
勇為太子偶官人持金釭謀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
起高宗立新官人權屠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因
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者開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
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嘗日上蓮信言明受
事相對各橫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為立太子事
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無子深以為憾有寧死不
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得明受為
太子矣立而又何為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
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雅幼無知魏公何忍為此羅景
綸翰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矣

承慶寺

承慶寺有碑塔五級相傳為宋承慶公主所造考前志
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承慶禪院耳而于紀鳥龍
潭下注云在承慶寺前其專名之為寺不知自何時梵
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
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
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前有謝公墩正在治
城北 太白所厥處

書品補遺

項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
孫夏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孫參謀麟明故善書劉
千戶塔能為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
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為行益妙陳自菴欽字
運宜子善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曾書小詩
於牡丹花玉簪花簪子太史折手背而為書至今猶存

王大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
陶詩一幅風神道勁上通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
昔行書師鐵門限圓如流麗翩翩動人幸明府登行書
聖聖教序結構不失小篆學碑山碑于鍾鼎尤妙說
者以為豐南馬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虛苑馬壁黃吏部甲楊太學
希澤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
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為奇偉許奉常憲亦自草
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
此出塵外事也

卷七

吳公揮翰

周約希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酒
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交石尚書門吳公目
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蕭香吳公
出對句云絲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
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
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有長厚名舉承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為
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遲者來報聞公失城今獲
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
時禁盜嚴者死寧亡吾家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
也因薦起為御史

仲衡為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歌酒入察院侮馬泉司
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
人果詣公謝舉人然服其量

宋居進士為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
管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兩典鄉試於時士
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為考試官皇甫錄皇明紀
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為刑部主
事以病痊入京為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異

卷八 吳公後言官有論勸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理滅不恒遺見矣暇常摘其
尤者著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其也湯
參將亂劫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
稿蔣俱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史勝績稿小稿詩法鈞
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借華山雜著張文偉
益有文信公集倪文信謹有王堂稿上各稿歸日稿南
宮稿遼海稿金太守潤有帶虛稿南山十秀集心學探
微子司冠紳有雪心稿青瑣齋稿江西巡視稿王公
游有嘉遜子集吳進士理有石居遺稿重尚書軒有清
風亭稿枕臥集海嶽涓埃論對稿壽邊錄錄徵錄沈金
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
集王參議椒有非齋稿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鋪有石崖
集金竹溪銀有竹溪集詩竹御誼有蕭齋文齋稿未論
紀行錄石屋開鈔吹吹吟音藻翁新錄姚太守麟有休
齋集任憲愈彥常有支齋稿沈憲副鍾有休齋詩集思
古齋文集倪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宜有青田雜
錄吳尚書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參
事曼有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吳有坦抽
稿諸居集徐參議珩有石林稿王吏部鑿有西治遺稿
陳都憲籍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卷七

九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畧春
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日錄青
田稿游稿鄭城稿嶺南日課稿東歸稿乞養堂稿
顧尚書璣有因費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稿山中集
息園集瀾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惠公集顧副
憲璠有樂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詩似錄游名山
錄暗言詩談抑虛集雜稿錄錄存疾錄詞錄錄語
怪錄善講錄梁尚書材有端齋公奏議許山人陸有嘉
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齋詠遊紀北行稿院游錄古
杭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
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

卷七

九

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錄沈封君珩有雪厓詩
王真敏以旂有漕河擬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
谷翰勝二稿徐王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
稿秋碧軒稿張揮使維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
集史廷直忠金元玉珠有江浦二隱稿李副使照有會
友集明農稿張孝廉珩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錄顧
居士源有玉露堂稿陳參政鳳有大華記舟談談選篇
清華堂稿摘存欣慕稿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
錄高郵丞遠有依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陸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頭稿謝台稿身
稿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

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說義
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漣
淵雜著問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
節諸史撮抄三篇編藩錄傳詞譜類集附徐金孝廉大
車有子有集弟大興有子坤集張宗伯邁有道遠山
留錄錄德念室德二編開雲館野語金山人總有從倚
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殿有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
璧有治漳備忘錄關中集兩山墨談客宿問語東齋品
集李儀部逢陽楊太學希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厚工部
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夷集李明府登有治城真傳稿
姚太守汝循有錦石山齋稿黃吏部甲有樂齋稿年集
李臨淮言恭有貝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
士集杜山人大成有師具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
游燕雜記大城山全集玄履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
小州守鐘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朱金
憲存德有鴻雪稿管棧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發有二
淮稿李經應曉有寶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玉隱
君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匯集羅主簿敷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淳
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有軒
居集殷邵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仲有百篇詩倪明
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澗齋集陳文學引

金陵人金陵語志

金陵人金陵語志

陳太史沂有南嶽志應天府志徐翼仙于仁有南京志劉兩有江甯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甯縣志焦太史玆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玆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錦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變有棲霞寺志盛大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新澤寺志牛首山入志僧海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焚判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慤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憲宗皇帝召至閣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遂首垂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謔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上數日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寮客日招偉酣飲願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顧而豪客妓集妓仰之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瀆武宗仰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道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登

術水裁巷楊公督南學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祿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為時聞人癸卯試罷

文誌公文按第一以為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論之曰若勿言解元是題某否答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答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米常家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置某則勿報日置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神卷披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翠敏似胸中有悲苦事神對曰赴試時適喪親考童生首取趙爾以其應無夫里之布文獨謂與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舉應曰汝輩何其塞滯恐終身不可望拜目矣趙後僅贏於岸卒奪精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曰公狀事稱而慕之復者學房發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頌

史蘇翁常預出生頌已獲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為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傲而為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置而棰之曰我在爾前不哭矧異日身後耶爾日極傷物之盛已自乘爾與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七朔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啖對客拜起如壯年御文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謂其致壽之道弗若第問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為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縣殿如飛侍妾數人余嘗問翁有素女之術然子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涎耳意所稟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國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國先生西治東部之幼子也少有高韻為諸生謝去儵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戲聞雙陸決勝負為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京實門外小市西去喇嘛門里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為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忍以重前三驛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鄰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即報罷同年堯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歷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輩老舊居中其門屬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駢事

劉清惠公駢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迨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其某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遠避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矣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垣公也參政大怒沮時參政之與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奇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麩飭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白塔

宜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元為龍翔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異爨為屋障塔前關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為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白塔

宜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元為龍翔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異爨為屋障塔前關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為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京實門外小市西去喇嘛門里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為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忍以重前三驛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鄰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即報罷同年堯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歷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輩老舊居中其門屬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駢事

劉清惠公駢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迨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其某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遠避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矣政問揖者為誰答曰南垣公也參政大怒沮時參政之與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奇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麩飭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治先生里居

少治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開戶讀書門無雜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語而已年七十餘猶蓄少艾開賦詩

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
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
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太
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
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儔儔然公及見弘正開前
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與人猶是舊時矩度
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威舉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工詩惜傳世
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窗外月雞聲忽報屋頭
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
客應贊語 卷七

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致折家政而坊年
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
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
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衣冠據席而談先
生子守亦舉於鄉官舉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別少治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
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已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
八人止用大八仙棹一張殺止四大盤四兩小菜不
設果酒用二大杯輪飲棹中置一大碗注水標杯更斟
送次客曰油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通知次
早再速棹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
始先日用一帖帖潤一寸三四分長可五寸不書某生
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標殺如前再後十
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招長五六寸潤二寸方書卷
生或侍生某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殺七八器亦
已刻入席中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
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
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朝象門內小市口朱
元嘉鳳凰臺在驛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

客坐贊語

亭今石子堤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合
後郭文舉讀書臺在治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
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
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
堪輿謂之日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變辛水向
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字之美秀而文
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圃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
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字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
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尙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垂起禱於城隍
之神市至廟門有一單人奮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
公異日必作尙書矣公怪問之單人曰吾因赴小教場
提演起太丞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
願尙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人入廟禱祠
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即
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袁勅
諸生赴禮部拜碑于時在洪武街舊居借張理甫屋與
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畫余在輿中假寐輒甫與前行
遇供廩棧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滿園雜甫見路
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輒甫憚不敢出
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開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
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
婦人醫曾氏之爲雜症醫白顯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癆
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
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爲實純謹有士君
子之行常服膏布曳敝絮小兒編頂圓帽著白皮靴出

入多步行閒用磁器或用稿止黑油藤板者如問左婦
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
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胃月餘矣飲食不可下
幾屬口輒嘔噴眾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
邀入診之日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脫楊矣小進
食就燒上爭嗽胸次攪攪作惡耳試煎食之當勿藥而
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始從之遂以冷茶投
粥中頭與人二大孟初尙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
而霍然起矣又一病人病羸瘦委頓其百方不效求楊診
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
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
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治治多
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
年十六七而肩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
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
橋邊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曰吾能治
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
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
以一青糝之繫于瘡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
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瘡
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粉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
飯時其子方握七瘤瘡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
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冀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盆
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
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晦冥夜
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湧出夏夏如彈指聲嘉靖庚申
寺被火并其護塔廟殿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

其頂大木朽者年金頂木欒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
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質頂之木又斥
其餘代修塔廟然類還舊觀矣余嘗為文記之無何
為其徒鳩請被逐而於吳之平望殺林中至今為之
慨歎陳大史嘗南瑛瑛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
百尺外旋八面內編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
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庵與塔頂塔一方僧居雪浪座下
晉升高時天新雨僧者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
身以手援塔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眾人目下望之為
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猿易如平地咸詫以為
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胎有肉翅必應大
如斗或能盛乘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發發人西陽雜
俎言唐玉官寺因無遮齋案中有一少年請弄關乃投
蓋而上單履履履皮猴掛鳥跌捷若神鬼復建飯水
於結者下先溜至槽空一足欲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
僧頗相似

獨地得古鐘斗

前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
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為古
歌血漿非也此正是古之鐘斗耳字書以鐘為溫器其
容應詳語 卷七

如如今有柄鏡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本鐘
至熱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無也此地不知何
緣理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非古墓米亦奇
事

巫城

昔時巫史之巫視五城者日行閱卷問地方有異者
甲即執其人詣馬前谷之隨為分別決遣而去正德間
吳交石公為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往往就
所生鄰家染坊中丁其事又有胡州判者住北門橋一
御史與之善偶亦拜生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
人決十板而去家伯雁為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

此其後程甲不復途中咨察惟聞單前御史所居宅呈
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為嚴重視與者事宜益不倖矣

與馬

日友齋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
不為異也頃孫家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
日與同部進士騎驢野客步行入都先伯祖亦言臨慶
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
物者今則新甲科與從馬奕長安中首藉冷官非較籠
肩與腰肩固不出矣又景前漢中允為南司業時家畜
一北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即羸屬小
官絕無乘騎者有之必且為道傍所擗擗戊戌己亥
際余在京師騎驢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與無一
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數而
間里尙多殷實人戶自係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
坊前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
資賂賤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
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耶者何也嘗求其故
役累重時人家畏爾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
一或暴露必招板累今則服令進式婚宴無節自屋之
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盡且最
時人家尙多營殖之計如每歲赴京販酒米販紗穀販
錢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然有
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虛廢連街接
弄幾無餘地長橋烟水清泚瀟瀟碧楊和葉參差映帶
最為歌舞勝處時南院尙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
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為茂草舊院房
屋牛行拆毀近聞自葛洞湖將回光寺改置後益非其
故矣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開
耳淫房衰止此是難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為民間財力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
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鑿鑿驗不可勝記人竭誠祈之
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
有所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
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黃丘已而果物庚子余病三
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
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
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
生暖暖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
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玄帝靈籤

張祖甫言其鄰人歐頓時有霍亂腹中五積去之或
其飯遂思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其為
霍亂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袋中出霍亂毒
枚豈隨碗時遂道種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顯
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邪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參將某某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者
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為蛇所交而成又
一家僕妻產物如蟹螯能行又穩姿劉氏為家人言
曾遇婦人坐蓐產蝦蟇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產
一夜又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噴人跳頭欲上屋穩婆
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產物與牛馬
之生人要之必有所以可慮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
遂見為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態寧有極哉

白兔白狼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甯中有一白
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
投能出入衣袖中亦奇物也後所自得云自天台山
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狼一鵝一穿山甲一
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真珠者橫此

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日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為傳其事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慕其平日元吉年十四歲體與兄行羅勇黑道遇盜劫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為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乘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豈以為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監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為元吉進門請見論事福壽起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軍若將饋之者而賜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而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印金陵為帝元吉因際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紫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閣合奇士也

溪漁子

客座贊語 卷七

溪漁子王顯江甯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閉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謂古人功業過當其意徘徊數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為文張毅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管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振衣跣行起舞為樂驢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批蓋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歐指笑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過適其志鮮衣怒馬行東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

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梅所為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為文章奇偉仗義然恥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驚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為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間巷子弟就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屨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與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半臥室具牀褥燈燭居之數日疑視脈躬為煮糜煉藥且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澳矢食席積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異若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有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借往攜以歸而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告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鄉眾受反賤以貨遺歸平陽耿子廉械送至京師其妻孕將有泉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疑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適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專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疑士似杜環

客座贊語 卷七

客座贊語卷七終

客座贊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姐	蝶磯
鄭生	依虹先生
司馬家婢	黃督學
仕路窄	賞鑒八則
藏書	育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陳侍御
割肝	秋字先生著述
黃贊甫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 十一則
南都詞林	新纂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鄭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贊語卷八目錄終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名公像

便文倍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
 文毅尤為肥頤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
 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得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
 捧香合童子曰以為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
 公會生子視拔山野記亦言文毅願躬廣美如冠玉
 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倍雙目
 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義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
 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此如鏡
 都督劉公璽面嶮削無滌頰鋒眉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鄉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愈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乘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行
 步如飛稱曰壽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行九人稱曰壽九
 許奉常公毅長頭面白哲而圓巨鼻微鬚髮眼如碧色
 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鑿面白哲骨峻峭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髭
 嶺室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而面上員下稍銳白哲小有鬚
 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頰氣韻高遠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大守公可大修軀貌首面長尺白哲眉目疏朗微髭
 髮手掌如噴血長上短下聲如鐘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哲而紅微髭髮豐頤目光
 外現有威重

客坐黃語 卷八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入流
 官吏武生醫士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得取中
 如成化元年章聖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
 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鑑以
 嶺州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川文以武學生
 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
 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
 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
 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
 以太醫院醫士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

醫士中第四十八名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
 一名劉弼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成
 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歲額一百三
 十五名共五名原為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問有
 中者武生間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賸錄果爾則亦非
 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
 吾鄉顧尙書璠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
 附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郡御
 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
 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應天至
 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逐年漸減隆慶以來稀
 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開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晉
 府家公派善園女宅經詣備儒學之文廟坐轎向巽開巽
 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後尊經閣高天主
 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苑金之就陽宅以門為口氣
 生則福尙則禍於是抽爻換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
 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
 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

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
 震巽二木生火以發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
 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
 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官殿不許重修
 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
 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俱效功則皇
 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唐重東都
 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奉陵廟備百官者殊
 例官門在其類敏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

吳思
 王丹因翁言吳交石尙書有姊老而寡居尙書之家姐
 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尙書者值其
 它出輒請姐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若而去當
 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會不以爲異也尙書友愛其
 篤學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營於橋上遇其
 兄跨馬步行即下與扶攜而歸里中老成人至今談之
 以爲盛德事而國史實錄才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
 皆稱之

蠟磯
 蕪湖江有蠟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
 漁人言蠟蓋老龜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

偶游廟入殿殿熱觀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臥旅舍詩
朝費漏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挾屏視之則死於棺矣
陰精流翰汗席上疑為物所壓而然古稱入祠廟者
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謔浪觀此尤信此與三水小牘
所紀晉山縣女靈廟夏侯禎事頗相類後為神所拓以
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懼其禍可異也

鄭生

鄭典者前京兆鄭公登之裔也為府學諸生齒且宿矣
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
門不敢掉鄭令呼以入鄭曰不可盜以刃追之生大言
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為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
豈復有人理邪汝殺我殺吾口不可開也盜不得已掠
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直
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
厲頑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吳之子也舉進士為南御史以上疏請
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理深荷之踰年又
以舊牘中有照名文致徵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
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
方嚴峭直人以為難近順司寇為作墓志亦微見其意
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況其負氣而著墓也李家在浙
容座寶語 卷八

司馬家婢

平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開
家有怪物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三
開百計所獲無驗客為余言其狀余應之日曾憶風
俗通中老姬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察家中男
女當有人作此狡僞者毋信為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
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
追問之始具此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為也其家遂逐

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膏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數行
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
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為引滿賞之遇惡文即大吃擲地
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佳惡不遺
一字人以為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取有出院未
抵膏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靈記亦一時之備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仕
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詔獄獄中
供極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執事校尉
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而不知其人
事解訪此吏詰之日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
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即仕路窄者也
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不恨我我在獄中君
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為不
知人矣遂與約為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
鼎彝尊彝又次之漢玉杯珖之類又次之宋之玉器又
次之密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宜密成化密又次之永
樂密嘉靖密又次之留都雜記有金部虛潤王尙文徽黃
美之琳羅子文風嚴子貢胡懋禮汝嘉顧清甫源姚
元白湖司馬西虹秦朱正伯衣盛仲交時秦姚叙卿汝
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者負偽聲黃與胡多書
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
父鼎最為名器它數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
出而珍秘盈筭盡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為
一煽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賈庫後入魏公家
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賈人以重價購
送藏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

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偽
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
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
此本本也真蹟在吾鄉倪晉溪家此畫其佳當求其真
者嚴為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投書圖
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立敬看畢吐舌曰生
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為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
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存其長子賦子家藏而欲
購者懸于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梅黃庭經肥本
最為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曹
喜記

姚叙卿藏宋精淳化閣帖紙墨光動如漆而字肥後為
其如家鍾相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價
至七百金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字多
香地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為徽買以重價購去

王蒲華元耀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
李成看碑圖為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及金

藏書

容座寶語 卷八

九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奉輝太守風胡太
史汝嘉九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散司馬家書
目尤多私標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家數有
雙依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銀錦軸最為珍異而子孫
式微彫落市肆尤為人所悅歎昔人言藏書八厄水一
也火二也鼠三也盜四也收貯失所五也塗抹無忌六
也遺庸妾人改竄七也為不肖子鬻賣八也周吉甫言
里中謝家小兒喜開裂書聲乳姐日抱至書室恣裂之
以招啼笑此當為藏書九厄乃子又聞里中故家子有
分書不計商數以為不均每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

冊者有殘書不度僅荷狼籍大米桶中或為人踐踏者此其厄况梁元帝南唐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為斯夫作枕頭為村店糊壁格為市肆覆醬缸為婢姬次鞋襪比於前厄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本恡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說不加擇枝書之眾厄又有未易枚舉者矣

哲學家院

哲學家院在南門內舊為皇殿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為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

容應贊語

會同館自後此院屬錫基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為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介州先生丞相府志言太祖初下金陵為吳王以元御史臺為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大福為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省內則所云以為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為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中書省為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為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鬱頭復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皇帝王都只是垣城象多泄洩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鎖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

容應贊語 卷八 客生贊語

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蓋山巖山嶽花岩半首大小石子堤至而花蓋穿城環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治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為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環所為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開而緣江湖衝射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即二公之言均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嶺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瘠王冠者名籍二贅人也家計累巨萬僅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餽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盜橫於牙里閭中人毋敢件視者而冠與方士赤壯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之或到其骨以為粉以是為延年劑家畜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何者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奉法引律凌遲處死衆民大快之公自為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為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日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德嘗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為聲勢畜虎視數十人遇江上買船至者令其攜假衣諸色人給事買人所或為縫紉或為禱祠因得買人鄉里姓氏其祖父諸名字寫偽券仇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買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開游說持之往往如數償聞有識其詐者輒鈎致於家真水半中其人悶絕概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荆州見吾陳公大

實至矜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刺致其報謂比入即令人積中服掉於庭具刑嚴鞠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替為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既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為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深水人也割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割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又割腹取肝獲廉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剖心以療母夏氏女

容應贊語

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獲廉以進母母即愈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提而記之

秋字先生著述

胡秋字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為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點開亦有閉關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章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詭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為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擄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領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閩帖者從宋稱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開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閩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贊南父子

吏部黃公甲字首卿贊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古今頗便獨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鑿錄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癖好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三二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解味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爾送大語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風塵覺集仲成

容應贊語 卷八 客生贊語

備置而最器之蚤死有就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卷詞條調世爾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為諸生見罷有振秀閣稿少治王公嘗稱南詩如一傾錦繡衣或問以庶泉語似太過諸子靡龍競爽而名蹟不著士論其為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信公恣卷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為侍讀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易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母與弟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歎疏上英廟惻然勅下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餘間坐落聚賢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益母暨弟一同居住未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惟中袁州府志都立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珍瑣收有長安舊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為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寺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黑歲志禿而自不覆結南都人呼尹蓮頭云尹得邸寓觀關臥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說餉客適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

公能盡歌之乎曰能取而歌之盡無留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者停焉某戲問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留餘也尹背李員外進僕上病瘧一日辰刻尹於北關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核問果合某御史管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為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召已也魏國節尹於居第嘗假兒輩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仰出袖中兩橋界之一貴人母敬事尹甚度僂而所愛

孫未冠病瘵諸醫謝不可治

孫未冠病瘵諸醫謝不可治選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為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合置兩榻相附昏夜轉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哮喘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校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閣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愀然視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傳偽誕世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騰紳開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

外尹識其偽也

外尹識其偽也傲衣靴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座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為尹禮願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誣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朗音為抽廣成並丘延慶度紀樞真稱論序柱下五千文管內典華嚴楞伽經易卦象文三教渾合之旨翻翻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遠於玄學也尹歸倚牀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語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胡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嚮之謂為真仙人也歸至稱於父都事蓋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臥內都事家多美妾方士盡以咒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胡胡告官為理問諸朝命檻車遞至京修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為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知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為深戒

孔復

常檢校信為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度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補法公曷貸我與兼金至猪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號呼避之復禮之不可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人亦趨避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喻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神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聞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為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猶婦

徒後稍弱且泄瀉不久斃於毛百戶家矣先生為其像
贊有曰希言希言遠頭遠頭吾能聽其名與貌而不能

詰其修能隨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為散仙而
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雷呵休休似涉

微說其後十餘年問弟子李徵度者來李曾止余亡弟
周南所其人滿酒出塵所教人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

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大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
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遊止於紫微閣嘗以清虛秘典

寄余大較亦用僂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
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鬚髮如雪幹偉而善飲歐卿大夫

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為真且曰渠自言
容塵贊語 卷八 元

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頗意頗崇奉之而
葉宗伯李少章都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

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
彭仙翁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

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為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
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詭不知其果

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携數妾而行上河鉅氏嘗迎而館
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

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為最李
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為社日生當可信其品最

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
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且葬遇猶千里矣世間那

有揚州稿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
當國有意引先生為已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

也過先生為其致款款且曰公幸命此言暫出少却當
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

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僕公幸有以昭我公亦默然王
不憚而去既去其子慶答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殮

何不置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暴當有禍王非端
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

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待御清為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班
誅起官至廣西泉會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散廬以

居者學使者林有宇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
其若枕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

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亦貧嗚呼真不愧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泉
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

在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
內有朱油牀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

乃已家徒四壁立深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歲學俸入
千金史念先生貪私以其俸為置子錢比歲甚進之先

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饋公可耻美
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

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歎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
此人其為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為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選用明經

容塵贊語 卷八 元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 因王導戴逵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又
命丹陽尹何尚之立文學著作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參軍謝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立學在
雞籠山東史學文學並在香閣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開
西邸延才俊送命為士林館延集學者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置學官漢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為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做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以

此為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 致願 明道先生程純公 頤

伊川先生程正公 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 熹
容塵贊語 卷八 元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 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 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 俠 通判楊忠襄公 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 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 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勉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 柔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 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大師魯國顏公 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 光

中書傅獻簡公 註 少保馬忠肅公 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 拯 尚書張忠定公 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鼎 丞相張忠獻公 詠

丞相呂忠穆公 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 康伯
尚書黃公 度 樞密忠肅劉公 珪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
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歌

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
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

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華謂位

次當在程純公之下 祠國初已毀 萬曆丁未南少宰葉
公祠祠部郎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開其增
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蹟略志於後

吳太守 初送句
嚴光 水縣 溪
張昭 字子羽 在長干道
是儀 字子羽 在西門門
周處 鹿苑寺
陶侃 事在石
謝安 宅在烏
王羲之 宅在烏
雷次宗 宅在烏
陶弘景 宅在烏
顏真卿 宅在烏
孟郊 宅在烏
潘佑 宅在烏
包拯 宅在烏
程顥 宅在烏
楊時 宅在烏
張浚 宅在烏
庚允文 宅在烏
朱熹 宅在烏
吳德秀 宅在烏

范蠡 築越城在
諸葛亮 在來說吳又
周瑜 在來說吳又
王祥 在來說吳又
王導 在來說吳又
卞壺 在來說吳又
謝玄 在來說吳又
吳隱之 在來說吳又
劉歙 在來說吳又
蕭統 在來說吳又
李白 在來說吳又
李建勳 在來說吳又
曹彬 在來說吳又
李及 在來說吳又
范純仁 在來說吳又
鄭依 在來說吳又
李光 在來說吳又
楊邦乂 在來說吳又
張杓 在來說吳又
吳柔勝 在來說吳又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
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種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
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甯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
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開闢賤隸處
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

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
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
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
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
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
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倅事日
受詬罵不過百餘較劇郡幾十一爾為吏為兵者頗知
容虛贊語 卷八
自愛少德教之風工商負販亦罕闊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城境
為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至此
又為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術謳歌尚傳京城故
事人物敦重質直罕巧浮僞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
賈者釋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
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
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濶淮之清而雅于斯
得之矣
顧華王尙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充朗冲夷
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
驗焉其傲也乃或樂虛淫習侈無麻衣蟋蟀之風士
祿以喪節也
雋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皇帝
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梁天祿彬彬備矣以故
寰寓推為輿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故昔稱游
鹿辨論強射賦石剖析豪養學風分理者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永
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務劉
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府學教
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南禮部尚
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
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倪景成化二
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
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陽正德三年一甲二名
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
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
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
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
至南園子監祭酒焦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
朱之蕃萬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
余小子起元萬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以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承樂十年庶吉
士官御史曹義承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
尚書六台鄭敬承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
景泰二年庶吉士官尙書莊景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
官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派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
政使陳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
園子監司業陳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
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
十八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中丞人物
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改翰苑題
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承
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甯人又承樂成戊丑譯庶
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新纂類
陳參岳鳳作新纂編為梁官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官
保金顧司寇璘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
陳大僕沂景中允陽王太僕韋子遂元附邵愈愷清劉
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雨黃琳琳
弟珍珍子炎果許攝泉陸李鶴據景星周翼齋文登又
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願憲副璵周乃隱於醫者陳序
日如前十數公或以助業者或以德學稱或以節業流

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
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倪景成化二
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
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陽正德三年一甲二名
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
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
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
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
至南園子監祭酒焦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
朱之蕃萬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
余小子起元萬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以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承樂十年庶吉
士官御史曹義承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
尚書六台鄭敬承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
景泰二年庶吉士官尙書莊景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
官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派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
政使陳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
園子監司業陳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
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
十八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中丞人物
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改翰苑題
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承
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甯人又承樂成戊丑譯庶
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部右侍郎倪
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書倪景成化二
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韋弘治十八年庶
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陽正德三年一甲二名
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
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
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
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
至南園子監祭酒焦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
朱之蕃萬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
余小子起元萬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以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承樂十年庶吉
士官御史曹義承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
尚書六台鄭敬承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
景泰二年庶吉士官尙書莊景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
官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派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布
政使陳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至南
園子監司業陳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
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以上共
十八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中丞人物
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今改翰苑題
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詞林志又載承
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甯人又承樂成戊丑譯庶
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群或以風雅修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園之補藻也一
葵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兄亦罕矣庸可使其無
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始燕劉翰林瑛嘗在清涼寺讀書邀聲仲交同沈重巽
上環翠閣劉以狂在張藏庭為韻苦仲交仲走筆書
壁押張字云在彼那詩許少張事頗隱僻接陶隱居許
長史碑館壇碑云長史汝南不與入漢靈帝中平二年
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
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為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
耳諛俠似諛佞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
世者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開劉帝以明
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
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
子並陳梁甫能書市帳通並根峻象對酌其甚得其
妙嚴武字子卿剛棋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
不與善畫孤城郭姬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
抱朴子言有真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
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與奇人快士風赴
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國初周顛仙冷
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類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董公軒擇地而蹈擇言
而言吐辭濡翰必賦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傲事君
以忠行已以義充而不狗因而爾爾矯矯乎遐級君子
矣太僕李公應順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
人翰墨之精贊諸劍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
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愷宜民死無餘藏
而故民懷思再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長

客坐黃語

卷八

厚俸佐有支軍糧誤浮木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
畧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見方稱奉法
吏人信為謀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塗乃遠
方人人樞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頭至
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其人出金
帛謝不受子麟官尙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人
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即見病
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
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為小兒醫時有
楊茂者學古大方脈汝衡相與往來講究益歷闕域茂
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
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起召
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
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
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
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
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
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
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醞釀鍼砭按摩之治是謂
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
會榮衛之所弱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
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
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
專氣舍精以握樞機次穢穢真以固根抵疾疾不作神
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
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
業嗚呼此其指微矣世豈多誰能解者

客座黃語

卷八

客座黃語卷八終

客座黃語卷九目錄

牛山	兩大司馬	
三公知人	三則	達官駢驢
半山詩句	城內外諸水	
守心戒行	盛伯年	
伊逝	五則	象骨
古蒲瀾	師法	
苦節	禮制	七則
小人	息土	
飛盜	命道婆	
山中白雲	吉甫佳句	
服倫	王荆公墓	
石城	郡國老本	
王逢原鐘山詩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無盡頌古	
張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	八則	仁宗皇帝御筆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鳴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酒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杞蟲	二則

客座黃語卷九目錄終

客生贊語 卷九

明江甯顧起元載 同縣傅春官核刊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禾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取得其半故名若禾慶寺在宋江甯府城內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治城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而入引外壕水穿宮將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

半山詩句

敬而半山里正以舊為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為余言疑頗釋為之大快蓋宋江甯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其為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物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湖曉之日五鼓尙未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敬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為左券且兩公皆歷王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 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為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己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秀才公大為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耶以見子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日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子祭葬官峻為上林

李遠老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瑞簡公曉為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為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子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遠巡不敢見先生瑞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遠先生懼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遠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真介如此

劉清惠公以貧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導誤謂之者公性頗下往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獨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泉覆涇厓二公為南部尙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驢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無全車而騎者若大老為此入必以失體謂之矣

連官騎驢

金陵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荆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髮髯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相臺傾尙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芡美菜覆蒲柳亦就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雨後分作園圃整池掃吾虛野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路歷落亭又有曰西臨水冷冷洽洽有游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散土山近乃在肩隄誰謂乘淮廣正可藏一簾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寒日慘如成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運亦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韻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翁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

半山詩句

金陵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荆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髮髯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相臺傾尙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芡美菜覆蒲柳亦就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雨後分作園圃整池掃吾虛野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路歷落亭又有曰西臨水冷冷洽洽有游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散土山近乃在肩隄誰謂乘淮廣正可藏一簾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寒雲靜如癡寒日慘如成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運亦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韻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翁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

客生贊語 卷九

此田里老脫向方局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醉王湄泉詩有曰宋與古刹今長千靈躍臺殿荒檉藥二泉相摩不漂西泉尙索三石架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摧殘蔓草池淺沙栽素舸一水宛宛輪林謫仙人往飯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鑰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如飯新潭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蕊長林黃柳非短筇蒼蒼來畧約桑間斷如乙巳九日登治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治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竹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絕壁并包佳麗入

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潮溝入九疊招提雪峯隱雲

瑞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爾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波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名蹟髮髯見之蓋自國朝以鍾山為陵寢後湖為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瀟瀟燕雀湖迷皆無復有蹟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自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濟與青溪古城環可容舳舻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濟自斗門橋入西至鐵樹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佔者多亦為壅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濟其意甚善然此河之開塞惟城中民家利權運耳若郊外諸湖壩壘既多秦淮源遠而受水復東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甯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浚波門郭內一支自潤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久為田地侵蝕遂多

容蓋長居 卷九

容蓋長居 卷九

狹窄且易淤塞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
咽蓋深水深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閘夏秋江
湖盛大上壅下泛無支流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
而鄉間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
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
城官分程督辦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
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
風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
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
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
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履而清癯余於甲
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又慈悲之意可
矧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度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
曰畜生哉豈不足而歟而殘我像耶既少而鼠之伏
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
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跌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其出
衆其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其半小屋糜碎矣人
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成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
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
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
容庵贊語 卷九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亞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
貌博聞強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荷聲譽實書承慶
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築江甯邑志多出君手筆以
濼例名揚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以耗其雄
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啻口
爲草基志極婉悼之致嗟予自國家以博士養取士高
才生因此者多矣士之懷瑰瓊而就煨塵者獨一伯年
也哉哉

客坐實語 卷九

傳述

余少而頗慢服道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
譚韻時通往來頗諸詩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
薦紳以追草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
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畫跋四
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始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著三山齋稿
姚叔卿汝循 著石山齋稿 沈孟威鳳翔 著中
李士龍登知縣 著城隍廟稿 顧元白顯仁 著大參
周長卿元 著如縣集 有周 張孚之文庫 著太守

容庵贊語

盛伯年敏耕 文庫 焦茂直尊生 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著 著 葛雲蒸如龍 有竹園齋稿
陳延之弘世 著 著 張國度振英 著
謝文學黃鍾 著 汪雲大鍾英 著四六
羅德孚文炳 著 著 何公露湛之 著珠園稿
何仲雅滄之 著 著 王爾嗣堯封 著 著 惠齋稿
馬元赤電 著 著 李中野世澤 著 著 惠齋稿
李惟寅言 著 著 柳陳父應芳 著 著 通州人
朱王孫慶栗 著 著 王德載元坤 著 著 雅興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耕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著 著 有溪上閑情集今
黃上舍方儒 著 著 文庫 著 著 章台詞二記
陳蓋卿所撰 著 著 文庫 著 著 章台詞二記
書法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叔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立予光初 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 小篆 羅惟一萬象 真行
姚封公之齋 真行 小篆 金後林殿 真行
李惟禮寧儉 真行 小篆 金後林殿 真行
沈孟威鳳翔 真行 小篆 金後林殿 真行
焦茂直尊生 真行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尙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
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
時物也南唐此橋爲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
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於此橋
殆不能定其所歸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壅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
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
張陣湖在石頭城迎橋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
白石陂在迎橋湖北程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
而陳魯南南誌志言在佛學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沼化

容庵贊語

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
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
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千湖劉陽湖白社湖
三城湖婁湖梁湖高亭湖石坊湖河湖宜湖銀湖白
都湖頌壩爲田地其名間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
川董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
合謀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靈處必一週優劣勸懲
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
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即既貴

頗老大悛悛執禮謹毋敢慢也後或富貴之家雖有
冠師之意未竟者已集其門始進既不以正矣既入
館則一意阿狗主人之意甘為棄而不辭甚且市肆
於弟子悉其開我於父兄一切課習視為戲具矣又有
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爵聲名黃綠考試以
兼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為主
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為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菜
根定百事可作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呂與
叔詩曰達人便有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
容應贊語 卷九

珠李憲副重節侍御清骨超操嚴冷生事蕭條處人之
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輒常以廢寺田贈李邵二
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清
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開國以
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
者尤為國固之責吾於此有深慕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取恭簡公在商臺為其猶子行冠禮
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
纓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靴然冠禮文繁所用資
費執事人數甚眾自非家有大廳事與方能辦治者未
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俗行流草草而已
留都婚制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日納采二日問
名三日納吉四日納徵五日請期六日親迎今留都初
掃姻具禮往拜女家日謝允次具儀日小定將娶先期
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日通信納幣日行大禮將娶前
數日具儀日催妝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
通信即請期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婿弄婿
婦障車婿坐轎青廬下婿御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婿下
與以馬鞍令步日跨鞍花婿前導日迎花婿彷彿舊事
婿禮古以不親迎為誤留都則婿之親迎者絕少惟婿
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送至

婿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
歸婿隨往謂婿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婿之親見與見舅
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婿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
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婿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
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公已久四日往謁
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
姑而後婿往婿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柏枝及絲線
絡葉作長串或剪紙作鴛鴦或以糖漿成之及用膠
漆丁香粘合絲線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謂為
吉慶之兆致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因循
羊雁清酒白酒糯米稷米蒲葦卷栢嘉禾長命縵膠漆
五色絲合羅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合利獸寶
鴛受福獸鹿鹿九子婦賜綵鏡凡二十八物又有丹
為五色之榮青為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
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矣百勝雜俎
言納采九事日合禮日嘉禾日阿膠日九子蒲日朱草
日雙石日綿絮日長命雞日老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
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流流既久遺難
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親或
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
者亦不以因冠色衣而傷且弔蓋哀感在心故必變服
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
而服之不送即應服而固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
家力不能送共以請備加之而大家復有破孝送帛之
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即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
一誠而問名為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喪之旗
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
本不為服而以帛弔者孝子之敬為酬酢而已向大鴻
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疑之其一曰莫始死
而有莫記所謂俗聞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為之
其在姻友直有聘禮已耳聘以錢帛以衣服贈以

容應贊語 卷九

車馬皆以助飲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
之莫此物而已莫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購之
禮開有行焉則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為喪家致祭屠
割羊豕崇飾菜蔬極致饌餼富錢楮幣之類填塞於庭
客乃為醇酒致敬夫爵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
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
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聘禮以助之
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
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為此無益之糜費是亦
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容應贊語

卷九

容應贊語 卷九
猶著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
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聞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
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
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簪竹人
謂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
所不論至里居遺喪仰期功亦宜示節與常異如非公
事謂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樂不躬行
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賜不敢用香時香
辨凡有婚喪自宗輒輟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
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
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濫用漫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
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弊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瀆小人二
以方籠繫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聲啞
嘶如燕于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其首若
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為余內兄王孝廉肖徵妻家
多見之此前史所謂聾人又小人國海鰲可啄而食者
也

息土

蘇籍帝之息壤以埋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

及送問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半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為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遠爾擊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勸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河下土得舊璽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游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璽子甲一領銅鐘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若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卷九

北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澇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攜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蒼衣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瀝瀟瀟小舟橫於水中最為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工畫佛及鬼神仕南唐李璣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描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類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著墨類細傅彩明澤現曹仲元畫費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蹟今此固其一也其一為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其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蓮漢善賦筆作鬚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畫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畫頌古

張無盡在江甯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參馬祖因承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日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聲聲入懺體三日聲黃葉問之答曰吾江西從此立宗風管舉似和平

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聞臨濟宗派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解師已曉提胸只得哭蒼天蓋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顯時大觀三年也

腹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做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武政賜麟衣賜玉帶又公為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著昔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子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子太保江甯人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官孤則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教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做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賸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做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董公軒以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貓竹筒殼而柔膩如芭蕉葉其言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蟠蟠如蟲豸不識其為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較細嫩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多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院被寺有歷代祖師像黃真甫磨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奉

牛首幽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生其煙烈須臾變熱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開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鐘即所稱景陽鐘也鐘有一百八孔乳孔異聲故名乳鐘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製者

天界寺有佛牙潤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黃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

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無色古澹非宋則元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為人所竊

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毘盧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滿加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症取藥御筆也字真行相開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字形為記元多用印章日東宮圖書日東宮之記日大木之堂日蕭清精

密日謙光日程照日中和小印日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象而書語混厚款曲諷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即晚蠶沙

五月收者揀淨妙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

內通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為細末酸醋煮

糊丸如梧桐子大共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

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尤當歸湯而愈其一阿

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芷一兩三稜

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藜蘆

子一兩妙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妙黃連二兩吳茱萸
二兩湯泡同炒去萊黃阿魏六錢醋煮右為末麩糊為
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舊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皮一投壺其座高
三尺餘上以竹為筵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欹竹
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
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蟬松二株輪形正赤而翠葉
如針葱青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舍之傍家畜
二鴨蓋雖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以饋單之雌即旋
繞其籠逐之不去伺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燻
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
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
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盆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
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
七十餘人獻徵錄趙公老而強健有得於內養之術
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為餌採練有法或言不待練也
取未孕婦人者以糶糶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真數十
粒令姬妾口含過夜食之歐東法嘗聞於方家至若
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開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
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有所不載此又下於紅盆
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例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扉
觀之影於鏡中倒現玲瓏可根承慶寺之塔影在殿左
伽藍小殿窗窺中倒現其閣榭皆歷歷二室皆向東一
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
油房巷塔中荷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
影亦例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

客坐話語

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中之影必西逝與
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
影必先從右上方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
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面無不如此等理自在目
前思之遠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卓而高近而遠於
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開為實
所束皆倒垂焉飛鳥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
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重瑞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更
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
宋唐詩詞
娘子開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敦落
已為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荔枝兒乾荷葉打棗干等
雖音節皆做前譜而其語益為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
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誹淫導慾亦非盛世所
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籍紳及富家凡有燕會小集多
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瑟琵琶
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
套者中開鑼以撥墊圍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
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
閒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
為為棧婉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
腔一為弋陽一為海鹽弋陽則用南曲四方士客喜
聞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不乃拍變
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交海鹽又為清柔而
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京心房之精靡然從
好見海鹽等腔已日欲墮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
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浙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者唐詩言十斛金陵
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醪而自余所耳目市
客坐話語 卷九

沽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
使清日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樽又下則重陽後市店
皆置帶開清醅之日黃酒純以蘆灰昏之羞比於原茅
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醇舌多飲之
香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
味殊淡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醴以藥糝之使勿敗又
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
士大夫家開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窗之其一徐
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濬華澄宇之露華
清施大學鳳鳴之露華清皆名佳醴近日益多造者且
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巷太學之玉
霄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蕩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
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介泉周似鳳
之玉液張雲治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
朱葵赤之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甲麓之金英班嘉祐
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鶴之珍珠露孟錫醇之
鬱金香何丕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海內府之入功泉
香鋪替之國壁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
露者香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蓮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
色味香名之多為冠絕於是市買所附僅以供間轟
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沽之者矣

客坐話語

京師之黃米酒葡萄酒之薏苡酒承平之桑落酒易州之
易酒滄州之滑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
泰和之秦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
之豈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
酒淮安之豈酒苦苣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
稀茶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
者若市沽浦口之金酒蘇州之壇酒三白酒揚州之密
淋酒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
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白酒開有佳者其他色味俱
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郭筒

酒中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神酒東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潮州南漳所釀當為吳越第一若四川之醪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人國朝來所問釀酒朝鮮以稷為酒女直嚼米為酒鞋粗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為酒淳泥亦以椰子為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稷為酒王弁州間之人言此為四夷第一于國國有蒲桃為酒又有藥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摘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妙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為快事稍紀其日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喻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願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為人所珍自鱗魚刀鯨河狹外有鯉青黑魚有金光隱閃大者其有鱗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鱗而鱗微細有鱗巨口細鱗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鱧者也鬚利如錐肉紫而無刺類蟹蟹有白魚身卑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鰻小頭身橫視之門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鰻腹脊多腹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箭背也善嗜諸魚而品下有鱖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嗜為鱖其肥曰玉梭衣有鱗身似鱖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鱖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為美俗曰菊華鱖有鮎頭扁而口哆洞身黃黑曰鮎尾如鮎小者曰汪刺

果木移植

椒櫻椰子榘子楊梅皆南果也榘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椒櫻皆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有楊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太廟薦新者時萎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未有能過冬者類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異類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形不逮也察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良岳種荔枝結實徵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華萍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匪定也

果木移植

椒櫻椰子榘子楊梅皆南果也榘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椒櫻皆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有楊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有數株供太廟薦新者時萎移吳種易之所結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從未有能過冬者類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異類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形不逮也察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良岳種荔枝結實徵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華萍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匪定也

紀蟲二則

客座實語 卷九
南都呼小蟲曰如蟻曰秋娘曰切蝦曰蜻蜒曰梁山伯曰橋寶蟻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蚊蟻曰黃蚊蟻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蠶蜂曰牽牛曰野蠶蟻曰撲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蟻曰蝗曰螻蛄曰蟋蟀曰班蟻曰叫蟻蟬曰小青蟻蟬曰土蟻蟬曰菊虎曰蠅曰蠅曰牛蠅曰狗蠅曰蠅曰蠅曰米牛子
蠅之在木者曰蠅在地者曰蠅曰蠅曰蠅俗曰駱駝在水中者曰蠅又曰蠅俗曰馬蝗曰打拳蠅曰水蛇蠅在水面者曰寫字蠅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蠅虎曰壁蟬子曰蓑衣蠅曰蠅蠅曰蠅蠅又曰蠅蠅曰

蝓蜒在壁下曰蠅蟻雞在木中者曰白蠅在牀壁曰蟻在牆角屋隅窗簾曰蠅蟻曰蠅蟻曰蠅蟻一日風蟻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蠅在地與牀蟻人曰蠅蟻在廁曰蠅

客座實語卷九終

註

官軍糧賞則例

議註二則

山水

寺院

御筆文昌帝君像

寧國公主墨杯

文士二則

書法

畫事

王梅溪研

讀書題識

古詞曲

治城

兩謝公墩

金陵圖

總明觀

城內外諸水獵考

東坡先生金陵詩

放生洲池

入功德水

松江開河議

古蹟僊語

秦人鑿山

建都

橋名

官城都邑二圖

羅寺轉灣

迴龍侯駕二橋

幕府直濱諸山

郭講救荒

各舍米糕

後湖

王荆公疏湖田

李御史後湖聯句

盧玉田過湖蘇詩

諡法解正誤

中書左丞一人

應天人官尙書二十六人

右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有大理寺丞

移四

圖初榜文

追述半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客座贊語卷十目錄終

客座贊語 卷十

明江甯顧起元輯

同縣傅春官校刊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撥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倉庫五石八斗
 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斗百
 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紀錄老疾
 軍三斗把門修倉軍斗係丁各三斗操備舍餘口糧四
 斗軍匠入斗無妻四斗八斗係給指揮千百戶與見在
 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折銀五錢餘月
 支米遇閏月折隨立關支賞賜則例冬賞正軍綿布三
 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紗布一疋每疋折銀
 五錢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銀一疋有母妹幼軍三
 疋內本色二疋折銀一疋無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
 一疋折銀一疋以上俱本色江濟二衛水夫每名折銀
 一疋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
 一疋長三丈二尺折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
 每布行俱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議註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子諡者頃因部議咨訪京
 兆公舉上江二縣應諡諸公為陳公邁顧公璘董公軒
 張公琮何公邁陳公錫殷公邁王公鑾吳公自新邵使
 者駱公聚曾酌而疏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子諡四十
 三人而前諸公尙有待也因思國朝文臣必三品以上
 方子諡然諡雖為優特與而字之上下有辨褒貶之
 意未嘗不寓其中蓋有身為宰執大臣而僅合於好和
 不爭寵光者即而思之其人品已可概見此真春
 秋嚴一字之義也至有倖而得美諡者宜儆吾唐人諡
 賈充與諡許敬宗諡不當之意酌之似不必議奪蓋奪
 則有諡者與賢而無諡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
 削其諡千載之後史策彌疏并其人不可知如何似存
 之而使知清議百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教
 人品卓絕者特恩賜諡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
 別為激揚虛與若宜諡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著在非

山水

帝之例至官三品以上宜做親郡王例但居是官則照
 例賜諡如宋天聖中蔡興等言臣僚奏謝不待本家請
 諡在官品合加諡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諡必嚴其流
 品務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
 之指而近日諡奪諡子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大史於葬前賜諡諡其之日續該後世
 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諡然應
 諡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列都省集議上中
 書門下列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輒據法駁正之得以伸
 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國朝則應諡者必由陳乞其子
 孫舊故於合于衙門豫先請求一無阻礙而後成履歷
 行得旨子諡內閣乃並列二諡請上點定故諡多有美
 而無惡然亦有上推主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褒美一
 字之外如前所云日安日榮者其用意似徇而旨則嚴
 而切矣近日江夏斷斷諡法直以有諡為榮無諡為辱
 似皆美矣深序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諡諡者而不
 知子諡一字之辱有甚於無諡與奪諡即夾深業以定
 為上中下三品之諡孰能掩之矣州諡法紀於古今用
 諡之原可謂斷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者明今日諡法
 禮曹願慎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為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為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故
 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者翠霏青瑩之如古佛
 頂上之螺美人眉閒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拔地刺
 天如瑤瑤玉劍突起於雲霄之上者江水一瀉千里沙
 騰浪涌天日為昏最為怪偉至靜夜無風江聲隱起余
 宵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壁也後溯泓渚
 坦地堤楊洲芙蓉約媚人山色四圍如觀妝鏡鏡湖山
 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寒泉耳鍾山之一人
 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泉祈禱寺之龍王泉衡
 陽寺之龍女泉雖一泓之流未足稱奇然滄海濯纓其
 為已足固可裝袋提挈而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冷城山靈應觀則俯鳥
龍潭虛龍觀則倚獅子山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籠山
永慶寺則傍謝公墩吉祥寺則負鳳凰山清涼寺則屏
四望山金陵寺則展馬鞍山上瓦官寺則時鳳凰臺皆
備登臨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內林木幽深入其門
令人坐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然差與市遠封
崇寺禪閣間中荒涼頽廢致無足言惟承恩寺歸舊內
之右最為城南萃華之地游客販買蜂屯蟻聚於其中
而佛教之木叉刹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練袍束帶履
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真天人也
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賢哲為苑馬卿虛
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畫不知憲宗皇帝宸翰
之二如此真入關之寶也

寧國公主墨杯

寧國大長公主孫繼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
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白蕪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
形鱗鱗具備傾去其酒則不可見矣常見宜寧壺蓋往
往油內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觀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士之士其英俊俊馳聲矜矜者時不乏人周吉甫
博物洽聞奇奧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
才藻溢發世擅離說所著感覽稱出入古今故非恒士
黃徵甫應登古文辭詩賦流奕清果編有諸山暇錄辨
難考據尤為博雅顧孝直端詳賦稟英多矢口而成籠
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旋詩文典則可
誦可傳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日黃叔遜復儒
離文琢章鏗鏘有韻道蹤家學志氣罕倫為貧所羈不
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
博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汝舟奇思灑氣高出一世
所行七幅卷集噫心集步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真
是奇人孫幼如起都少而稱詩長君籍義雅麗宏具錄

古今板才人之致孫燕論謀詩商國多四方之游
所行詩草中文定序之推許甚至李象先全雅意標舉
所著詩集余嘗為之序頗極推托而君心似不肯余言
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垂緇戴維青君子所以其力
肆意於茲其足千秋可名一代余昔得時與往還聞
唱和利其干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踞欲勝者
愈多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隱君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飛
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啜肉飯如壯夫詩法盛
唐饒王孟韋柳之遺胡彭陳宗仁詩奇峭多新致周吉
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余嘗序其知藏齋稿板而
行之葉循甫太學遂家本素封而好韻事所居水石花
木皆有佳致詩與初陳甫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道上
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警編於皆循
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跋歸隱禮
兄弟多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
銀鈎畫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眉
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舉刺日之象
下中立行書節草節勁無期骨望之肅然類其為人
朱元介真行師趙魏公開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
家庶幾矣
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而辦從來書
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和書師飛逸庭勁
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謙見者皆有體韻沈生子真書
師晉諸王而波拂燕燕其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真行法
率更稍益以已意簡峭中微帶風貌故自彬彬余世交
真行師開帖筆勢道美行古雅較乃司成常有出
藍之異孫幼如真書如玉環豐豔而有致行草師米元
章蕪湖學記碑幾如優孟之似叔敬歐陽惟禮真師率
更象入分師二李真梁為結構不疎古雅有意胡彭集
入分書師魏之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陶貞
白坐聽松樓上語語無假無一點塵氣黃叔遜行書法

章草而清勁特甚余嘗讀諸君學魏先悅極香當號策
伯而作字秀肅故是一反許無念為伯倫長子真行似
乃父而秀逸過之真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
所不備魏考叔真書師黃庭冠結構密神采流麗圓
眉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懋
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雅繼之近日
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皆與輒染所募
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工寫生繪梨花
白燕鶻鴛鴦錦雞燐然有生動之狀皆寫於紙以壽余意

容顏修飾

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華甫太學之菊花皆
僕雅趣它如鄒水村仁工寫大幅山水布置渲染具有
成法胡彭舉宗仁畫自文玉峯伯七來晚出入王叔明
黃子入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權
見起兒奕奕皆有父風李紹箕山水草樹皆有勝情皆
法不凡究為能品魏考叔之瑣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
法秀美姿顏輕媚有不勝羅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
畫名者它亦無有卓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尺
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光風而潤益端石也四邊刻
蓬萊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俟之架高
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輒滿注水漬
磨除塵與到投筆揮酒淋漓非此不稱其意氣後其子
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真偽矣

讀書題識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前後副其上必有字或記書所
從來或紀它事往往滿幅印鈐惟謹後多散在人間其
家集所書者悉扯去殊為可惜因見前輩題定字少罕
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殊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
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具區先生
校刊監本諸史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游泳實

味處於此可以想見遠勝於蕭及借人為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閩越歌曲為之亦若今就
荷葉打蕩干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
歌大子夜歌子夜管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歌開歌歌開
變歌前漢歌阿子歌開爾那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
生曲黃鶴曲桃葉歌長樂佳歌好曲僕僕歌黃竹子歌
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節曲
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胡笳曲始曲思曲採蓮童
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
陵樂青陽度青聰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阿羅五
珠碧樂夜度長松松松變行羅黃首百平樂樂楊枝等
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
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伯勞歌休洗紅裙歌在朱吳
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歌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
樂其愁樂鳥夜啼裏陽樂樂陽樂西鳥夜飛在齊西曲
歌則有共戲樂楊飯兒樂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那那
王鉅鹿公主樂羅馬黃淡思地羅樂雀勞利慕容垂體
頭流水龍頭隔谷浮子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曲
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
俗間所歌樂橫吹曲則似開東北土所傳做其音節衍
而成之然其辭雖皆見女閨房裡放哀思之語李廷璋
容歷覽詩 卷一 九

治城

治城最古而最為勝地吳為治城晉初為治城後為西
園宋為魏明觀楊吳於此建業極官宋改天慶觀大中
祥符開賜額為祥符宮元初名固妙觀後改大元興承
壽宮國朝為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宮內火災移門居
東巽方面徑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享之象園武
藏火也

兩謝公墩

金陵志紀治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治城而
北園極文獻之悠揚李白有登金陵治城北謝公墩

客坐實話

詩序云此墩即晉大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
有高世之志於時嘗置其上故作是詩有曰治城訪古
蹟猶有謝安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望想像東山姿
補續右軍言白鶴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
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
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背名康樂坊因謝國
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
恐是園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
說與治城北相違今指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
在今治城北與承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賦荆公宅之
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為太傅
也

金陵園

宋洪道駿楊備覽古詩曰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園六
朝數百載開樂業在日又以前日官園都邑江山為建
康園并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添訂古今徵識其下
客有以前詩示遠玉鑿之木園曾在玉麟堂好事家有
大本此張鉉金陵志所載今此園本亦不復存矣因思
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官園都邑相因不或隋文平陳
諸建康城池并平善耕墾而六朝都邑官室之蹟盡矣
楊吳跨淮水為城宋寇航驟騎航禪靈渡義橋城內而
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國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
是青溪九曲之舊不復可考都邑宮室重為開闢獨高
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下一據冊
問之狹未易得陳雲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為精治
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斷如方山在秦淮之左
而開列於右其諸山名尤多湖畧余嘗欲為一圖據今
日之形勢名字以上選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為某
蓋上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壑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
傳後而病懶未能也

慈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慈明觀於治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
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八人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

學官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
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
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國學在雞籠山
東著作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靈運立文學並在
者開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治城之立學
今人少知之者

城內外諸水續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
日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漕
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城即今
橋以北一帶河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抵秦淮西
至鐘甯橋者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
今北門橋至珍珠一帶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
入城中由城北壑而入後湖此其大畧也自楊溥來淮
立城百至石城門皆是其城之東壑皆通淮水漕門外
一帶是也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
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流往往乾淺今日正同
無異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
河自鎮淮今南門新橋今新入江其分派為青溪神宮
後一段是也自天津橋是也出橋塞門今鎮淮
朱時今水西門外似未有橋塞門近地屬有力
土地如今日廣遠石城下即臨江橋塞門近地屬有力
者因梁斷青溪水口創為花園為游人所賞之地每久
雨水暴至則正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
被害甚多

客歷覽詩

卷一 九
通橋塞門使青溪徑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液
繼孝祥知府詔澈指定以開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橋
塞門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
衆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為好田日多每夏雨暴至
江湖復漲水即泛溢皆經流城內一河入江自源及委
所遇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為木石所堰壅扼及居民
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資柵塞
門河至鐘甯橋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分洩其勢
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特是小事自
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過數日即退其

害亦甚若動鄉外并田則始見其害可畏...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在金陵為詩凡十有五篇...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

入功德水 靈谷寺入功德水自寺塔外由鍾山流出...

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減一沼沸成深...

大浪井不鑿泉無源水旱若初...

古清河一名靖安河在龍濟市上元金陵...

下缺口謂其取運道於青沙之夾...

侯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雜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鐘鳴埭...

衣巷 蒼龍堰上 白葛洲 雁門五十六...

臺日九日 棲霞寺濟星塚 鼓吹山幕府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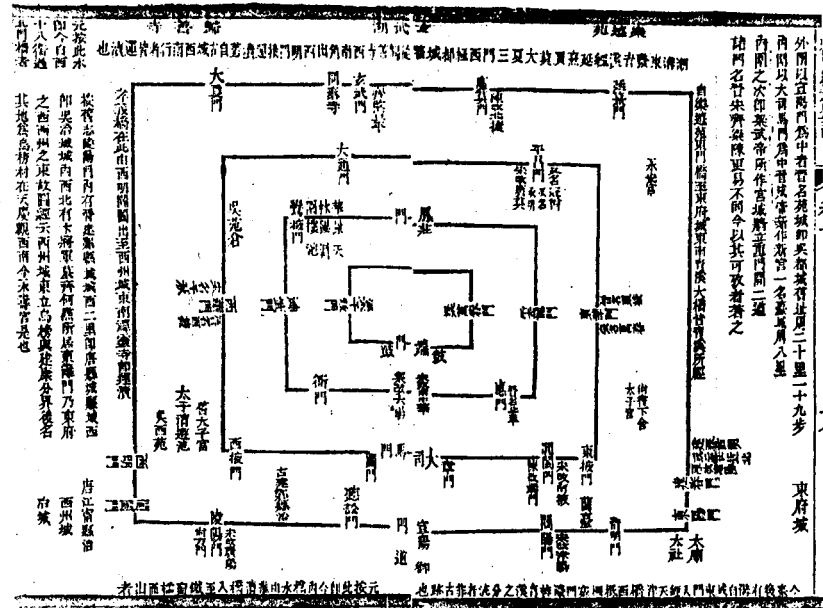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碓山為秦皇鑿山...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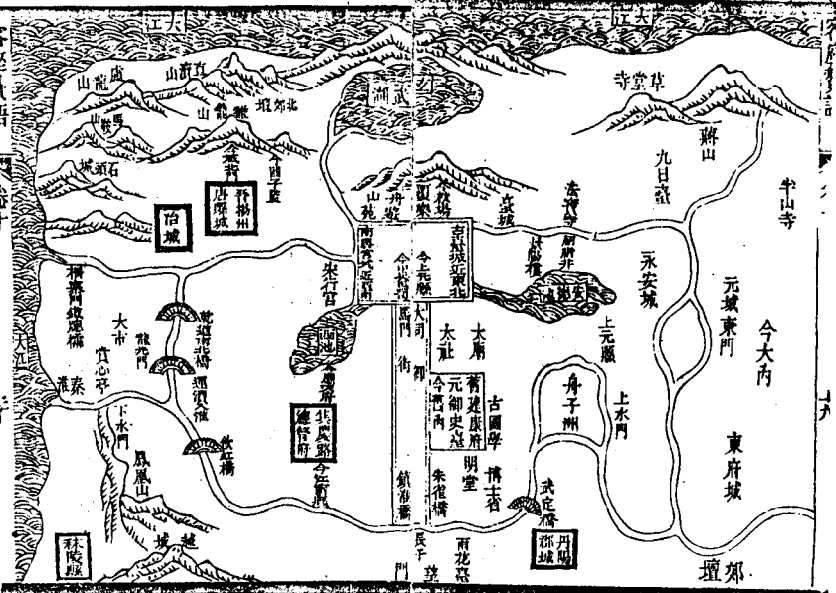
金陵新志紀諸稱名多有複誤如運濟青溪...

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內橋在宋行
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晟建石橋號蔡公橋後改天
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新橋本名萬歲橋唐
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吳時所名又名飲
虹橋羊市橋本名消化俗呼為因駕景定二年馬光祖
重建手自書榜改今名宜橋俗傳茅山二十六代宜宗
師所建舊名欽化馬光祖改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
祖建定今名舊為長樂倉巷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
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
橋南門外橋五代楊吳名長于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
北之獅子橋青溪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
舊名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畫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往
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致參今日都邑官闈之制古今
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愚其久而就徑因列置
於此



入石城門往東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環俗名螺轉轉
或曰訛也路曲處乃鐵塔寺翳脚寺舊名羅寺此路值
其隅角故曰羅寺轉灣耳因改此寺宋太始中邦人捨
地建精舍號延祥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
曠和尚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為建塔寺
內或曰羅寺無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有鐵
塔二座乾興元年鑄今之名鐵塔正以此也俗傳此寺
洪武中聖祖在大內望見其塔中有僧煬焉毀寺為倉
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見在則洪武中寺固亡謬
也其改而為虎賁左衛倉不知當何時耳



迴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十廟西大街有平橋

迴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十廟西大街有平橋而下洞甚巨南通運流至致於橋者即此橋也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亦名迴龍橋則以成祖靖難入城之故又徵塔寺倉前有橋俗訛為侯家故老言本名侯駕二義似有所為借無可攷大都修志所載名目多係地方人開報自非史冊確有證據說外自難糾正士大夫即家於此寓於此足蹟未經耳傳已熟欲一一得其真而識之故未易也

幕府直濱諸山

賓宇志稱幕府山東北臨直濱浦西接寶林山南接寶林山又南接龍山南散志言一名石灰山由此北屬至觀音山突出大江為弘濟寺宋明帝高宗慶在山西晉王導溫嶠亦葬山西寶林山北有交蘿峯俗訛為夾驪言遼東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驪為石所支云直濱山有直濱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流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為直濱今濱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饑荒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糶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街市糶買止收銅錢不必勒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零碎糶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巡撫應天都御史丁某奏准糶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候豐年石商買補或放折色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費則放米或預放二三月尤為便益不我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樣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潞和二州花白米花和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德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梁米白米應天鎮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梁米白米白晚米花白米浙江金

客坐實話 卷十

華衢州紹興三府黃梁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蔗一百價內本色七十折折色三十價雜竹二根為墊履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昔為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滄樂窠如溪澗今為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日陸趾洲一日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即劉宋時龍見處

王荆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荆公官江甯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甯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宜布聖化敢馳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為富者田連阡陌為貧者無置錫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為立武之名前代以為遊觀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滙微波使貧田饑人盡得贏蚌魚鯉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粟效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強大作侵占車駕還狩復為湖則公私兩便矣伏

聖明降章

聖明降章檢懷貧瘼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勅依允紹興二年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為例淳祐十年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鐘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他皆田地國朝平定海宇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衙為湖遂為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為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黑三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瀾關心迢遞鍾山氣鬱蔥雲程須共勉莫遺賢如蓬其二蕭書偶成殿幾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臨水次訪古過

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自遠空李素素有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選湖續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選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遇湖恍如夢中之句因精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永妨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官海何嘗慰此心

謹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謹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誤接連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冢周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為釐正

惟周公且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

謹法解謹法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古者有大功則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號○按此篇博物志謂周公所將葬錫之制謹從此而始四叙謹為後世之制也云此為周公一人揚善賦簡曰聖民無能名曰神無名曰神

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眾曰公

執應八方曰侯

賞賚刑威曰君

從之成羣曰君

平易不替曰簡

道德博聞曰文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剛強直理曰武

威強取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名克服曰武

大志多踰曰武

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 既親之關曰恭 尊長讓善曰恭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題名洪武初設吏部中書省張公銘善為尚書三年召謝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除湖廣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用第中官付詳者在元上諸縣則曹公頌容倪公派元張公瑄黃公敏章董公軒監天倪公岳上吳公文度甯王公敏公敏胡公汝礪源公璠元劉公麟廣洋梁公村金吾周公金甯軍王公以旂江王公暉客鄉舉則陳公恭甯齊公秦甯又祠墓則程公瑄甯又人物則僕公斯源陽河流寓則周公道黃門山次子兼官布政者居於江甯而不及二公與鄉公孫周公楨端木公復初瑣事又

容座贊語 卷一
不戒黃公斌君公瑄以二公別省人它或有據也二書又供不載陳公壽刑部尚書既解官貧不能歸流寓於南京

都御史二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由人才洪武中為刑部左侍郎楊公勉江甯人永樂二十三年為刑部右侍郎蕭山東參政劉公璉江甯人官口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部右侍郎張公志淳江甯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殷公邁京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吳公自新江甯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朱公之華京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郎內張公志淳雲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鼎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臺志載談允溧水人洪武庚午舉人丁濟溧水人弘治己未進士俱官都御史考弁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基
太平門左右高山如圓釜立者名龍廣山園初置大理寺

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隱隱左沁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部志

移四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及安慶南京戒嚴刑部重監監人犯俱移於錦衣衛獄事復初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牆總括三法司京畿道在內而刑部中龐萬建議猶欲於湖北岸增築城樓刑部後燬至鍾山之紅橋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越獄之虞仰瞻寢冊亦增一重并置其說亦是大附藉多圯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取頭的卸脚作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逃吹簫唱曲將上辱逃真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願與本衛小旗姚晏保獄回卸了右脚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刺一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刺留一搭頭者聞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刺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孫孫孫王孫太叔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大監大官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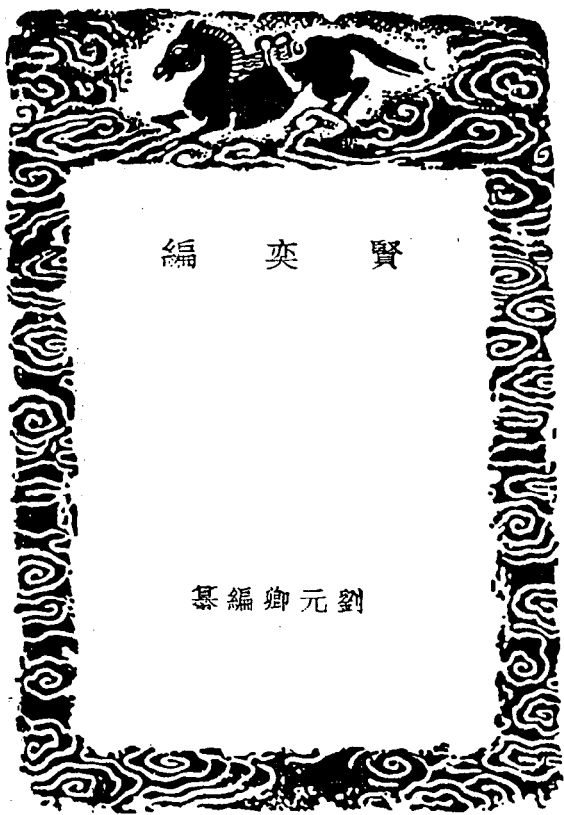
容座贊語 卷一
字樣以為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閹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為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舉送到犯人顏徵住等故將原定皮剝靴樣制更改作半截靴短靴裏兒與靴靴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者或賣與人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靴靴造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頒戮奉旨這等亂法

更的帶押去本家門首了命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承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著部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願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俱有參放帝王聖賢之詞曲即頑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載傳誦即賣一時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道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載的全家殺了此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頭掛好頭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板板矣

遺逸年
俗傳淮清橋北有遺逸樓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弟者按陳大史雜錄錄太祖惡游手博塞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遺逸年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三十舉乙未會試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不滿五十歲居林下踰三十年福祿壽考子孫之盛為留都冠生平無霜鬢之恙體中小極但亟令家人治米粉丸進二五印癯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謝先生時方嬰鍊無老德年八十餘子曹見先生道貌眼碧長頭白鬚飄然真神仙中人也

容座贊語卷十終
容座贊語十卷
明顧起元擬起元有說略已著錄是書所記皆南京故實及諸雜事其不涉南京者不載蓋亦金陵瑣事之流特不分門目仍為說部體例耳雖頗足補志乘之闕而亦多神怪瑣屑之語至前聞紀異一百條全錄舊文取充卷殊尤為無取矣



賢奕編序

余性拙，不曉博奕。客至第相與對坐，又不善勸酒。客或欠伸苦之，因飽食之暇，輯古今人言行可爲法戒者，粗作區目。客至焚香拭几，取書讀一二品，以代弈棋。云爾。讀者因有所觸動，豈獨曰：猶賢乎已。類凡十有六。蓋余嘗從田墅間，聞諸長老，諷宣正成，弘開民物，殷盛閭閻，熙熙由時。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賞行方正，故里風朴略，古意盎然。今民舍無不有愁歎聲，而尚習日侈，則士節之不立，士節之不立，則器不足居之。總其本原，暗於學，斯所蘇不能行古之道也。與述懷古第一。次廉淡，次德器，次方正，繼之以證學。學明而倫佐矣，故絃倫次之。而家正矣，故家閑次之。家閑則官政立，官政立則仁澤遠，仁澤遠則幹局宏。故次官政，廣仁幹局，孰實不才，孰心不仁，有其蔽之，政乃弗達。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達命，繼德豐佛，蠲脫塵埃，宿貴浮雲，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釋，豈惟仙釋，夫物則亦有然。明於庶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道在機樞，是以或琴管而喻，隨於指陳，或前言戲之，莊於法語，或曲引輪迴，感於斧鉞，故復述觀物述警喻，述應諧，而以志怪終焉。

癸巳端陽安福劉元卿書于章南館之處仁堂。

賢奕編序

賢奕編目錄

第一卷

懷古第一

易服遊里 文公古道 東山筮仕 相國野飲 冷齋光牒 古人稱字
 洛中風俗 文貞歸省 枯魚餽相 戴笠乘鹽 二公可法 大宰步行
 馬卒同食 莊事先輩 拔秧布田 蒼頭買油 三君厚德 上京乘馬
 方公端教 步入司門 鎮江雅會 憲使明農

廉淡第二

布裙曳柴 賈大資証 陸公責任 景仁茶具 日知辭官 鹽鼓棋子
 文程卻銳 魏公還帶 之翰辭硯 長公借福 食肉見疎 官下買物
 希文三婢 張公儉約 元衡儉說 羣兒作息 殺雞大費 白袍點墨
 筮仕御膳 蕭帝御史 西涯還帕 皮邊謝餽 籍沒顯康 黃子烹雞

德器第三

忠宜釋蝦

賢奕編目錄

內官宮吏 麟上冠履 壯哉道風 行儉倅盤 銀杯羽化 不校狂生
 竊賊不問 養且雅量 韓公盛德 失劍不言 汲引萊公 受欺不辨
 李京焚帖 善處小人 口稱鴛鴦 務掩人過 楚材解纜 夏公大度
 釋賊薦賢 不罪驛官 莊渠長厚 不校前侮 屠公包荒 失謁不認

方正第四
 常林抗禮 范鎮不阿 蕭引持正 自恥呈身 師道風節 傳察辭婚
 忠襄焚衣 不拜帝師 不畏中官 東州正言 立齋偉節 仲默抗直
 衡山持操 不謁中貴 不私兒婿 自焚關節 不徇權璫 以身庇民

證學第五
 貴學賤思 子野導君 文莊芸噲 創悔屠家 省訟譴產 目攝吳生
 簿書即學 自省先人 呂公忘己 三轉良知 白下論性

第二卷
 做倫第六
 上君畏臣 任臣不疑 列精子高 謫指心動 懷肉自誣 月明臨缶
 新宅推兄 王且友愛 原虛感悔 兄弟爭戍 梁鴻高義 命婦顯夫
 曲江小友 白生交情 吳公友誼

家閑第七
 石奮勸子 遺子一經 柳氏家法 杖落金魚 索杖話子 程氏母儀
 申國內教 寶儀嚴重 王門素風 希文焚燬 了翁童訓 深夜驗問
 溫公家政 賈公戒子 孝肅家訓 橫渠養正 金路陸氏 浦江義門
 文恭殿父 石潭義方

官政第八
 如入暗室 卿譜不載 元之下士 虛坦名昔 一切報罷 范公起廢
 曲全下吏 不官帷宿 事貴詳審 養兵便民 三人推車 叱去例簿
 試科展限 存齋在家 關吏直挺 韓公覆柄 萬士識士 薄禮官官
 荆門善政 西山治績 伯子化民 蘇公禁溺 呂公官箴 政戒兩探
 梅處常秩 三公御賄 不喜彈劾 陶公仁言 散錢買索 石門議論
 爲合要領 兩溪治河

廣仁第九
 元振助喪 鎮江太守 棠府異君 周氏實德 王曾取女 呵六作五

賢文圖 目錄

梅酪埋齒 不受淫奔 平園活吏 政事及物 獄官賢妻 福建士人
 王公幾談
 幹局第十
 鎖熊徹中 處分辭卒 三公處變 魏公蠟書 再遇多智 聞姐擒賊
 敗皮煎膠 漆魚不禁 落響舟底 文正留身 賃借蒼瓦 易去僞詔
 計擒叛將 巧疏滯疑 趙公慧智

達命第十一
 方叔下第 宮陽三古 誠齋任進 禍福倚伏 方滋管用 韓氏夫人
 頭道夢徵 吉凶在人 郭張奇遇 柳庄星術 數不可逃 韓夢捧天
 婚姻前定 禍福由命

第三卷
 仙釋第十二
 師惟度我 玄宗正訣 囚持杯水 真如變易 道無明晦 擁爐悟道
 道在鼻尖 有箇見處 解禪六傷 河陽豬肉 木犀花香 無始習氣
 雲寶禪師 蠅鑽故紙 不加不損 黎子雜釋 佛本於老 讀普門品
 朱子語略 回回尊孔 儒門淡薄 景仁達佛 無垢談禪 耿公距敵

觀物第十三
 高聽嗜殺 泉海巨魚 上林慈鳥 銜鏡水母 孔雀愛尾 義輸報德
 愛犬活主 乳狗復仇 象猴威奮 玉京孤燕 猿子死孝 潛溪紀事
 鷹攫絛巾 金陵義貓 隴山鸚鵡 長安仁鶴 鸞齋烈馬 寺犬鳴冤
 獼猴世情 自藏六根 鸚鵡求道 誌公鳩偈 瀛水二鳥

警喻第十四
 舍羅戶田 盲子問日 操舟天幸 竊履釋疑 鴿鳥東徒 墨魚巧護
 刺山磨餅 櫃金求富 寸鐵殺人 官舟多敵 陽畫論釣 獲獲嗜酒
 物有相假 新婦至言 黎丘惑似 教子私藏 螻蟻死恐 糜鹿狎犬
 南岐安穩 點探蠅虎 南方沒人 點兒竊李 習見先入 田韓責本
 執泥繪像 山魅漆鏡 貝母治病 活人忠告 以水喻性

應諧第十五
 里尹味我 指雁爲羹 道在舟楫 盲子墜橋 妻子索瘁 甲乙相詬
 折金自累 乍解張皇 考父名貓 兩生同病 粵令嗜談 習氣難祛

賢文圖 目錄

賢文圖 目錄

二女醜吃 緩辭救燬 沈屯多憂 儉兒脫死 漢村三老 僻陬三驥
 不識青衿 性嗜臙羹 大癡善諷 侍郎割碑 鵝鴨諫議 天澤口業
 儂耳試筆 壯興滿賦 彼有淫具 瓦衣不瀟 井禁月明 傳宗聲越
 貢交課馬 逆取順守 蘭亭在此 聖轉公頭 作偽日拙 傍人門戶
 酷信風水 兩替相觸

第四卷

志怪第十六

賊殺王蘭

代國殺妖

附錄

開鈔上

開鈔下

妙寂復仇

非熊前生

死不忘廉

泗州屠沽

掠刺使者

春榜榜名

三刀不死

三刀不死

三刀不死

賢奕編卷之一

安成劉元卿調父編纂

懷古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命父老妓樂迎之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已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致送，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誰迎者爾。守嘆曰：君所謂真狀元矣。

朱文公與慶國車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官差遣某竊以為不可。人家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無不做慢縱恣，觸事愆戾，惡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吹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楊東山言某筮仕為零陵簿，太守趙謫，丞相元鎮子也。初泰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卻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趨一揖上階，稟彼禮數既畢，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

魏文信留守西京，有郭延卿居水南，貧而志高，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信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憫，傾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文信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信欣然從之。又數杯，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信登車茫然自失，因稱嘆累日。

周益公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牋。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願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牋謝，年月日具位某牋。蓋改牋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見其豐侈也。

魏雀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世有字其叔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惟平交乃稱字，稍尊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

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郡牧，牧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設止脯醢菜羹，器用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即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怪，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

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聞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楊文真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恭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袂語，遂且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簡易如此。

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為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為贊。司成曰：怕二方也。魯公曰：吾贊亦應如之。入啓筭，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以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交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即事倡和而罷。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攜草堂於先壘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為人通私書，請托，潘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恃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賦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章文懿公懋，嘗謂門人董道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

用一盤委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道。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大宰漁石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恭良讓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顯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輪。姪朴菴公名務及竹澗潘公名希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魯文恪公錄。為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卻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仲縮相加莫漫疑。今富貴家子弟。鞭撻童僕。不知輕重。忍視骨肉疾苦。殆猶秦越。獨何心哉。

尚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韶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儼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微云。○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鄭先生率同志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老不乞言。吾儕第應盡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觴執醕。一遵古養老禮。維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為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吳家宰公琳。入吏部。尋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挾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歐文恪公裕。官禮部尚書時。嘗語人曰。吾暮自部歸。經過三原王公之門。輒見其蒼頭市油。念吾自入仕。未嘗市油。心竊愧也。朝士嘗言王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昇肩輿。其朴如此。

屠襄惠公。致政歸。營第宅。前為老嫗敗屋二楹。適當門。使人從容嘗說欲券之。嫗曰。此吾死所也。露則須徙。老嫗將安歸乎。公曰。今露而不即徙。但去敗屋而更新之。可爾。嫗曰。如是幸甚。公乃出柴薪二錠。付其子。久之。嫗告公曰。賴公之賜。今已立業。妾擇日當徙矣。公曰。嫗幸得所。其如去舊隣何。款以飯食。為之憫。而遺之。○郭洞雲張翁。是尚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為學憲時。應事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於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潛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瓶撤。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為清。公為惻然。欲取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已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欣然。○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鄰居為業。公呼而讓曰。是世與我比居者。何忍令其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按昔趙清獻所居甚隘。子姪以厚貲易隣居。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隣。

忍寒之乎。命而遠之。并其直不取。蘇長公買陽羨田。開田主嫗泣而還券。事亦類此。許襄毅公進。成化中以御史起復。上京。惟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輪。時仲子司徒諱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諱在妊。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諸子姓列大夫。牧守即官者。以十數人。皆推公之能。讓福云。

方司徒公純。當分宜柄國時。龍賂滋章。天下士宦靡不化。公獨峻卻餽遺。其人或言此其薄俸。非取諸民者。公曰。汝俸幾何。奈何推以遺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為汝庇。遺我何為。或復曲為詞曰。此皆一狹耳。公又曰。余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何暇讀他書。竟不受有。郎差臨清者。諱諱之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具豐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資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庶中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具嘗惡草。而情因款洽也。嘗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大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查者勿聞已。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視政刑部。共備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會未及。至而司寇公適至。嗚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會不在。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親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即至於此。為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親今士習。慨又何如。

吳大宰公嶽守廬州。時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蘇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柬徵王公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騎。從越王公同舟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具止是耶。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為。比至命庖人。即所載治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黃憲副公卷解綬歸。春夏間驅家眾田作。而獨與其配操杵。曰。炊釜作飲食。躬荷而饁之。嘗假農具。隣舍隣舍子欲昇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務。遂自肩之。如田。公性故孤介。樞朴。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簪鼻衣。治具。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為常。耿先生一日偕元孚周進士候公。公歡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稟曰。烹雞熟矣。請割。時劇談方適。公曰。少需。如是者三。此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饌出。載筋狼籍。不為意也。先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相與嘆嘆不置云。

廉淡
王良為大司徒。可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操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蕭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謝大傳皆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密為具饗。大傳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假途陳盛讓。

珍裘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范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累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於家。既得請歸。即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日知曰。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既罷。不治田園。惟築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於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留晁美叔同七著。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鹽鼓棋子上有肉兩簋。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呂文穆公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碟子大。安用此爲。王文正公且居家。嘗有貨玉帶者。弟以爲甚佳。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乃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孫之翰八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研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研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橫直三錢。竟不受。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計日分之。貯其餘以待賓客云。嘗與李公澤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仇大然守四明。雅愛一樓官。一日問及日用多少。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大然駭曰。某爲太守。居官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歐陽永叔與其姪書云。歐陽自江南歸。隸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昨書中欲買硃砂。吾不少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私。乃見真僞。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王荆公居鍾山日。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罷。小憩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所竊。使人問之。乃小兒適聚於此。食棗栗。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羣兒作息。乃可耳。

軒輒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

李茂登嘗驚異曰。軒輒使殺雞爲客。大破費。天順間。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請告陸。上問公曰。昔浙江盧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

山雲出鎮廣西。有鄭宰者老。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點墨。不可滴也。公又曰。人云士夷饋送。郊之則疑。且然奈何。宰曰。居官。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饋子邪。公笑而納之。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固不由宰。宰亦可尙云。

天台魯中丞穆登進士後。還鄉杜門讀書。絕迹謁請。嗣戒行還京。有司具贖贖贈之。固辭弗受。或曰。行以贖禮也。奈何拒之。魯公曰。宦仕之始。未有分毫益於鄉里。而先厲之。忍乎。嗣劉忠宣發解時。臺司檄有司。佐贖公里中阻。恐辭之心。與魯公同。窮視其所不取。遂可知已。輒近世俗子。一離饗序。希觀有司。如責償夙負。識趣若此。世何賴焉。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初。仕爲瑞昌令。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文定遣一价往。問之。价還曰。公曰。嚴丈富貴。雅稱官也。劉丈甚廉。布被瓦盆。煤窻。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有難。嚴買劉特先見。贊以幣。公應之。劉嗣見其若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爲御史時。六七八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嘗惟七金云。正統間。文定以展墓歸里。劉公時爲御史在京。公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

李文正公東陽。幼負儻才。藉有清譽。冬月不爐。被冊操。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張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觀事至京。絨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械取扇。而歸其帕云。

劉忠宣公大夏。成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毋敢館。殺三學生徒。輪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公不受。參將某。遣使致餽。勸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邪。尋同成鍾尚書。實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

于肅愷公謙。被書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盃甲袍帶。未幾。代公尙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裏響。汝言賊賊山積。質否相去。奚啻天淵。石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慙。○秦襄毅公紘。被逮時。上命大監尙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劉忠宣宣召時。戶侍劉字觀。柄用。秦陞。識其人曰。字小人也。而字故恨公不爲己地。尋附。得入政府。嗾曰。籍劉尙書家。可得幾萬金。璫因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關公貨產。羅至。廉知公貧。餽以酒器。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夫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沒益顯其廉。先識此耳。俾分宜輩

識云。

識云。

識云。

識云。

識云。

識云。

識云。

識云。

孫龍識此。奚肯以身為溝壑。以家為外府。藏鴿雀。以自毒害其子孫哉。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如此。不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嘗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是以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為累耳。

董損齋公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時劉忠宣公宅髮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賢詰之相與以有成也。豈在情好周洽。語意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絳曠睡。卷無雙雞斗酒之共。而釀成禁學之禍。董公願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德器

丙吉為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耳。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跌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張士簡嗜酒。疎脫於家務。尤所忘懷。在新安時。道家債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問。唐裴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毆鞍墮。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旬。獲瑣寶不貲。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多為主藏。堅所竊。別貯杯盃一筩。緘膝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初化。不復致詰。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乘釣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試其失。公遂謝曰。侯歸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

張文定公齊賢。為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奴竊銀器數事于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名下賸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惘然語曰。爾憶江南盜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千。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平昔。當有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謝而去。

王文正公且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為饜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今其半為饜人所度。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耳。其不發人過類此。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令侍兵持燭作書。燭及公鬚。點然。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更他兵。公恐主吏復之。亟呼曰。毋更。今固當辦此。

彭思永。吉州人。始就舉時。貧無餘貲。獨持數金劍。棲旅舍中。同舉者過之。出劍相示。客有私其一於稱者。公知不言。衆皆驚求之。公曰。數至此耳。將去。劍者揖而劍。衆始稱服。

王大尉薦寇萊公為相。寇公數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大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大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蘇文忠公云。慶曆中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漸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欲求一別。且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麟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己反。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耶律楚材與成得卜有舊。成得卜譖于宗王曰。耶律多用親舊。疑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道之。屬有訟成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寬厚長者。汝曹固當效之。

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污精微文書。

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建事獨持風采。不畏強御。時楊文敏公執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貸。文敏以為賢。特薦為會都御史。正統初。范瑄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嘿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暨一孤姪。至華州。其僕夫偶窺門。役州守怒。封鎖其門。即薪米不供。二瓜餓甚。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訴。

其事。嗣守以事請制府家乘跋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州守。乃公故禮遇之。後復特薦其賢能於朝。三公以國家為念。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吾儕誦法孔孟。將以究安民之術。一旦躋膺。惟悅牧民者之曲意。狗我。執法庇我。而於民。若。則自負所學亦甚矣。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動則多洗。灑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面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惡而起居。丞乃俯伏墀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魏文靖公驍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一蒼頭。乃舉歷年所積俸。召同鄉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請封。公佛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不取。復言。時郎有子培。從官舍。如其輕重。款識以偽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偽也。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嘗為此物。出予手。將無是乎。蒼頭以告公。戒之曰。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備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

王莊毅公坊開府准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論免官。歸過清河。單祇候于江。具饋致殷勤。公嘉其誠款。授受數倍。以為醴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下還官。指揮乃逃。詐為死。家人故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踪迹所在。執而訟之。于公竟平其訟。而遣之。大宰屠襄惠公。蒲堂燕居。令辦事官。研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研汁。狼籍公衣。頓額請罪。公曰。去。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盡吏同。標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置汝父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其人頓首而退。

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扇。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公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扇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邪。又持扇端手。識相辨。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請公奈何。失不認。公曰。不然。吾失扇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邪。生遂謝不及。

方正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踴躍而退。

范縝著神滅論。謂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蕭引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察脫兒多所請托。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懼。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韋澳兄溫與中承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網。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恐無身御史。竟不請元裕之門。

傅公欽之為吏部侍郎。聞陳無已遊京。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伺候乎。公卿之門者。公

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懷金相餽。及聽其議論。竟不敢以此出口。傅忠肅公案未廷試。蔡京輔政。賈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道其子與術。十數輩。視公又託其姻與公相見。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氣識。未易量也。京銜之。

楊忠惠公邦及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舊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飽。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李尤魯紳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懷然。

魏文靖公驍直道自持。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王振怙寵。每出雖部堂。尊官亦飲。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于內。一日上御便殿。召驍。訊以近有何事。公慷慨言。故且曰。臣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溫旨慰之。又布政使陳公選。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汪直。司西廠。調事。差往河南。潘泉。懷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事。擅疏入留中。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出疏示之。二公風節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胡東洲提學兩湖時。有士業者。不率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實也。恨俗眼不識耳。蓋譏公不知己云。公曰。以老夫觀之。似脆薄易綻。終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失言。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籍籍。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里中朝貴謂曰。子見某省解元乎。與子相若也。公意其為同志。亟訪之。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公既第。選館中秘。應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石城吏目。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閔議偉節。到今。燦然烈矣。

何學憲公景明。初授中書舍人。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贈遺犀象珍貝。謝弗受。後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瑾敗。復官。其友李夢陽被誣。衆多媒孽。其短。莫肯為直者。公獨上書。爭之。詔得辨。乾清宮。上書陳時政。極言義子不當蓄。宦官不當寵。詔留中。不下。人為寒心。時錢寧欲交驍。公持古書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公叱卻之。遂自出金為購。

待詔文公徵明。以行誼文翰重一時。諸造請戶外。屢常滿。然先生所與從諸。獨書生故人子。屬為姻黨。而

窘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國守相。連車駟。富商賈人。珍寶填溢于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概

他珍貨而數百金。使者曰：王無所求于先生，先生耳。蓋為一啓封，先生遂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然，竟弗啓。

昔蔡酒陳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撫周公求見。公曰：某忝為人師，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乃謂振曰：陳蔡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見。以此故為蔡酒十八年不遷。

史部尚書劉為英，皇所任信，仰孫以整入殿，秋試持有司印，白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為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培固不遣，悲曰：而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培竟不調。

董大參公朴家居，適按楚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績學者，後亦卒中式，是為三泉公。三泉公為蜀西允令時，以公務至京，有三新進士候之，邸公皆令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輕買田，吾舉人時甚為此累。子謹識之。嗣陞蓬州守，宦十數年，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說。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為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迎之，問請于公曰：往者兒請命為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笑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爾。

吳司空公廷舉，策仕順德，有權璫市萬于縣，公用其值買二疋送之曰：奉此為式，如不可即還金，且葛雷產也。璫怒取金去，蓋璫市買物，率令民自辦而還原金，公獨不從。督府傲公為權璫修廟，且召見款語之，公對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思，一夫不敢役，銖金不敢用，遂辭出嗣，又以事忤逆璫，被逮荷校九日，死而復甦。

蔣司空公瑤為揚州太守，會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宮妾，親軍賂遺，莫可費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則患止于身，乃僅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備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動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視之曰：汝真酸子邪？吾無須于此，其重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自首懸輿，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疑之。

證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昔者晉君之問於師曠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學，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師曠曰：胡而不秉燭？晉君怒以爲其戲之也，師曠進曰：臣聞少而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學如秉燭之明，秉燭者賢

于時行矣，于是乎公悅，以其所御鴈膳師曠。東郭子出與興，見有隳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爲器，而未柄之，俯其身以澆域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五馬山路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質美者易于渾化，猶沙田之草也。大則泥田矣，次則山路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質者。

陽明王先生策仕刑曹，適輪提學，視諸吏象，惻然悲曰：夫囚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象豕，是率獸食人食矣。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到今不復象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裂裳曰：此予少年不學，茲聞之，尚有餘慙，子乃以爲美談邪？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軫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先生復蹙然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邪？只此便不仁矣。

陽明先生家居時，里人有求駕其產者，先生辭卻已。一日先生偕諸門弟遊山，偶經其處，見風景佳勝，衷默悔前之誤卻也。忽惕然內訟曰：是何心哉？有貪心便無恕心矣。且悔且訟，兩念交戰，膺中行里許始化，徐以告從行諸弟曰：克己之難如此云。

黃岡郭孝廉慶，其徒吳良吉往越中謁陽明先生，將抵越郭，一夕呼吳生語曰：吾夜來自省，胞中尚有俗念，如許如此，夾雜難心，安能領受先生教邪？指心痛自刻責不已。徐質吳生曰：子時自省如何？吳對曰：此來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斯夕爭論不合，既至郭，趣吳以前論辯語往質正先生。時燕居樓上，食饋聆吳生語已，不答，第目攝而指示之曰：子視此孟中，下便能盛此體，此几下便能載此孟，此樓下便能載此几，地又下便能載此樓，人貴能下，下乃大語已。更目攝吳生者，再竟無他語。吳生退就舍，郭問先生何言，吳生啞咽不能應，第潛然涕數行下云。先生之鑿鑿人，也不在言論辯析，而在神情衡宇間，即于吳生可類知已。

有士紳官司理者，恨爲職業所縶，無暇爲學。陽明先生曰：凡學官先事雖事爲學，非吾格致旨，即以聽訟言，如因其應對無狀而作惡，因其言語圍轉而生喜，因其囑託而加憎，因其請求而曲從，或以冗劇而怠，或以浸譴而滑，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細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若離事爲學，卻是着空黃藥村，何善山親受陽明之學者，念菴先生赴南宮附其舟，嚴事之以相資切。先生時就鏡步趨，不離繩矩，心疑二孝廉言動舉止若無異于一人者，一日有友來與二孝廉商學，何孝廉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綜其微衷，皆先人心耳。先生側聆之，慍然自省，自是學益近裏，篤信陽明良知之旨。

涇野呂先生，故與鄒文莊同官，先生尊崇朱學，文莊承服師傳，每晤必辨，若聚訟然，述亦甚迂。乃先生與文莊交情不啻同胞，初未嘗以議論異同少生間閼，或曰：二先生意見雖殊，其志行同矣。若武功康廷撰，豪邁任放人也，而先生平生清約如寒賸，即嘯笑不苟者，乃亦與之厚善，更不以行己清濁少生分別，又聞先生之官南都也，與從文敬同僚，文敬故與夏貴溪交惡，先生時時規勸，而文敬疑公黨貴溪，中卿之

既貴溪桐國。欲汲引先生。而先住時。時于貴溪前。據揚文敏。卒致貴溪疑感。能免無悔。今人意見相左。則衷起戈鋌。格調稍殊。則眼分青白。記短則兼折其長。貶過則并伐其善。而猶曰。吾悟本來無物。然耶否耶。耿楚侗先生官南都。有士人為惡僧侮辱。以告先生。白所司治之。其僧遁。先生意窮。遂逐不令復。係諸本寺。士人未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先生曉之曰。人謂子亦有聞矣。良知何廣大也。奈何着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和尚。非良知耶。或以告先生曰。小子此言。即令文成復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難其慎若此。胞中查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即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曰矣。遮莫不是名諷心耶。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是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虞。不肯為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處之少年。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為禮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訟。先生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良知。不更妙耶。

羅近溪先生偕白下諸同志遊大中橋。視諸往來者。無慮千百萬計。近溪因指示諸同志曰。試觀此千百萬人者。同此步趨。同此往來。細細觀之。人人一步一趨。無少差失。箇箇分分明明。未見確據。性體如此廣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識矣。一友咈曰。否否。此情識也。如此論性。相隔遠矣。友述以問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謂此指示者。非性。別求性體。此為楞嚴轉。非能轉楞嚴者。內典亦云。離識歸寂。皆忘己之首。而別求首領矣。曰。識至此已乎。曰。實識到此。便自欲能。不能安肯。歇手。雖然亡者東走。追者亦東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則異也。即茲來往橋上者。或訪友親師。或質遷交易。或傍花隨柳。或至淫蕩邪僻者。亦謂一切皆是。混然無別。此則默識之未真也。學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後。可與論孔孟血脈。孔孟路徑也。若以近溪此示為情識。而別求所謂無上妙理。是舍時行物生。以言天外。視聽言動。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貫之指矣。

賢奕編卷之二

敘倫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狡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右君臣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留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浙之長興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其從父一日。飲諸姻。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饌其饌甚。孝子時時左右。伺賓所不願。急摘諸甘脆。裹納袖中。紙盡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賞客。賓客不勝。酒。冠置樓。屏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乘客約曰。請急。局月。令人相檢之。必得乃

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其故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越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權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我袖將大話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終不忍使孝子無以為悅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

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者聆其下有歌唱聲下觀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嘆僂人聊為阿母憐貴人嘆嘆良久歸明日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問曰以待孝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委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林帳儼然軒虛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訓一日過冬至祀家廟列百壺于堂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公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其後弟忽感悟為善

江州朱原廬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廬匿父所遺綾笥十餘篋逐二弟居外一日鄰人下神原廬適在坐神以詩諷之云何處西風夜捲雷雁行中斷各悲涼吳陵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廬皇恐召二弟歸為妻婦督之業備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廬如父

劉樸嘉性孝友父早喪有族兄當補伍紫刺關將縣吏補其兄獻嘉撰嘉詣縣請行獻嘉曰弟孱弱不可令獨往屬中子養母與俱至關會北虜犯邊兄弟被虜擄嘉向虜哭曰兄嚙啞無為盍舍之執我虜舍獻嘉已而擄嘉亦脫歸投詩主帥憫釋之偕其兄南還母方病猶及起居床下逾日卒人以爲孝感晚節事兄情好益篤 右孝友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家貧尚節介勢家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婦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假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求潔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中者今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彈琴以自娛至吳依泉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梁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及卒為求葬地于要離塚傍妻子歸扶風

命婦者晏子僕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為御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觀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長八尺為人僕御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謝請自改妻喜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于是其夫深自責學道謙謹常若不足晏子問其故升諸景公以為大夫表其妻為命婦 右夫婦

李汝兒時張曲江公嘗引至臥內公與嚴挺之語誠善嚴惡道後勸公絕之公獨念嚴大苦勁不若虛軟美可烹方命左右召湛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顯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為友密令親知通意俾敏中與甚絕敏中許之既而甚果造門左右結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跳出呼左右召甚悉以實告且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飲醉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大學兄事羅坻坻病劇會僕死公為煮粥負之如廁一晝夜十數返坻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坻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 右朋友

家閨

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諱讓為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肉祖謝罪改之乃許少子慶為內史常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祖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祖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鄉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因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柳世隆安貧守分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遺其財也不如一經

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家中門東有小齋每平旦出至小齋諸子仲鄧皆束帶晨省于中門之北令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人定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于中門之北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常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夜學舍之以資勤苦其後仲鄧以禮自守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柳世隆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于地下

陳堯咨精于孤矢守荆南其母馮氏問曰汝典藩有何異政咨曰荆州孔道客以堯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為大官而其父公是時尚無恙每奉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踴躍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韓忠憲公億教子嚴肅知亳州次子為西京通判謁告省觀公喜置酒召僚屬俾諸子坐于隅忽謂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識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伴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必欲撻之衆資力解方已

程大中公响性寬而謙中外相待如賓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必稟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諸子

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公或有所怒。必為之寬釋。唯諸子有過。則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肯。以母嚴其過。而父不知耳。

呂榮公希哲。父申國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甫十歲。祁寒霖雨。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甚熱。在父母之前。不得去巾。機杼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巷之語。鄰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非聖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拜賀。立令止之。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每有賜說。見家人置於庭。乃瞑目。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不敢令公見。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常以儉約訓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祿。耶。子純仁娶婦。將歸。以羅為帷帳。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取持至當火于庭。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肪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胡安國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寒集。雖夜已深。猶不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

司馬溫公治家。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為出。稱家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嘗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名言。

陸象山家金翁。累世義居。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歲選子弟分任家事。田疇租稅。出納廚爨賓客。各有主者。公田僅足給一歲食。每計口授。俸僕各自以米附炊。廚爨者置曆交收。食時按曆給散。賓客至。款以五酌。供具視常。夜則厄酒杯。遠雖久。留不厭。每晨家長率子弟致恭先祠。會揖于廳。婦女道高福。莫安定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飭令更改。不則撻之。度不可容。則白于官。屏之遠方。晨揖三楹鼓。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違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逢天命。聽聽聽。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鏡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公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庭內。如公府。稍有過。雖顛白者。答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盛衣冠。雁行立。左右序下。

以次進。拜跪。上壽畢。皆俯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釋念慈先生會試時。父雙泉君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為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之日短也。得告歸。雙泉君教之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或踞踏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

永新石潭劉先生。文安公定之之父。予觀其所遺文安書。言言古道也。其一曰。吾兒鄉試兩次。舟楫糜食。莫非靡削細民。今有司又擬作牌坊。使人怨謔。詛咒於心。何安。如我往年赴試。縣官鳩布廿餘疋。以贖拒之。不可不得已受之。至今思之。是陷我于惡。日者。陳知府書幣見貽。使者二輩。經由縣官。隣人吳家充甲首。適當供給。費用難酒。惶恐無限。鄉人作官。不被其惠。反令受害。耶。又曰。汝婦本欲送來。盤費又不能辦。昔陶靖節不以家累自隨。趙清獻惟一琴一雀。爾豈不知。若錢學士自在朝。迄今三十年。饒居公廨。爾豈不見。又曰。汝母年未五十。亦稍憔悴。廚竈之事。誰任其勞。嗟乎。前輩風度。規矩乃如此。抑先生序文安易圖中云。大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知道者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即正經亦不用。由此言推之。先生之學。蓋有原本哉。予又嘗觀文安與其子書云。聞爾欲以爾弟種為富人。某培異時。必受其負累。富人之家。多犯官府。干我照顧。托。又往來禮數。需索報答。謗言豪語。無知妄發。彼無禮義。只知自大。時常登門。主僕成羣。十數人者有之。數十人者有之。至于昏娶之日。百數十人者有之。茶湯供應。手忙脚亂。雞鶩狗駭。于我何榮。嘗時以公卿家婚。一富翁。慮供應之難。如村民畏怕官府。然維時。嚼然清苦之狀。亦可想已。文安公之于石潭先生。雅稱克家者哉。

官政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于鄆。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辦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傅僧祐及子球。球子嗣。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傅翹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齊濟善知令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濟。則無敗政矣。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為捕盜。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貴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定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定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定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定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疑脂苟狗。所陳一行之。則所傷定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奉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倘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于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訶乎

張無垢云快意事執不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于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便者發百姓戍邊無慮歲父子兄弟有生死離別之苦饑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飲略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時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蓋其心主于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寇萊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此耳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韓魏公嘗謂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並在九月云

胡存齋參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關人不為通是日苟不出即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槓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槓否則直其槓此語喧於輿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槓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諷甚峻一日視事次關吏忽直其槓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論處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廂人去又呼之復丁事者數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槓之直也范大笑惡諷

韓琦在官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操例在手願金錢惟意所欲與公令刪取舊例除其冗濫者為綱目類次之封牒惟謹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不得高下其間

密學章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題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記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遠乎數世在由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為刑公者幾希刑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流俗所毀耳虞題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刑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數也流毒可勝道哉

劉豫揭榜山東言中官獨益道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諤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閣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諷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見奪職責輕不復致力營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儕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其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寬之法其境內官吏之廉貪習尚之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藏而不知其人九淵署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其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賈德秀知澤州以廉仁公勤四字為榜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拭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權臣除盜解米申兌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立慈幼倉修義阡惠政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孀妻者贖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諸邑二稅皆預借至六七年入境首禁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咎寬恤大驟公謂民困如此甯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酉或勸諸精怡神公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程伯淳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之有勸有取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中啣嚙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在妊也其舅陳道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狀遊獨念其姊將免得無應是乎馳往省之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生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顯公明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諭之約以必行有能告者官即以所犯及隣保罰錢賞之若行

道數人此風便革。後雖勤之使殺亦不肯矣。
 呂居仁官箴曰：予常為秦州獄掾。顏岐夷仲以勸劾于治獄。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聞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辟日色。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事者。須用馮官徵惠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常言。吏人不怕嚴。則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待嚴明也。○後生乍到官。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當官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處事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務。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正。○前輩常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大過。無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常戒屬官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或問謂何。公曰：不要令人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絕早入場等納戶。則自無稽留之弊。
 呂正獻薦常秩後。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豐布政公慶。一日行部。有知縣值。不飭開至。乃以白金為燭。公未之省。既而離子以告。公伴曰：試燃之。離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自今無復爾矣。終亦不明其為銀燭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勝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乘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饒金首飾承篋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而頭發赤。亟擊柝請公入。以語公。公適然不動聲色。但整理其茗。覆篋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之茗。故拜君。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大宰孟山楊公為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勒。公勘得其實。酌處之。將官心德公。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其中絨銀幣若干。致謝公。公即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誠之。諭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備恐若無所容。公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入曰：汝父名將也。觀汝貌。誠不塊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陳司寇公壽字本仁。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長。以沽直名云。楊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昔明道先生為御史。神宗召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神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本仁得之矣。少宰陶文懿公大臨。曾以差出京。尋還朝。

慨然大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間局。遂名清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派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往還凡幾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念茲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寒。跼蹙凍凜。街冒風雪。由此而踏。踏道。委填溝壑。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說。能無惕然乎。嘗聞劉文靖諱丘。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諱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博綜者。特此休心。為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為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為相。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語。永叔之文章。便為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者。莫如瓊山。乃媚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為。文靖謂其無貫索。不虛也。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英邁皎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謂人曰：石門議論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耿先生曰：今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為命者也。其責任蓋重且夥矣。茲于上也。諸所關白。讒毒。吾心盡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煩。則憤懣之心。生。上下之情。咬矣。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特命於我。條有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于吾前。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又如公應執掌。晏食。皇旅賓之。鶴報。踵至。造謠之。干刺。頻投。此非耐煩。則其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非賢之。紉。下士之。誠荒。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項。瑣。繁。疋。捷。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蓋。孔。繁。瑣。纏。于。茲。矣。故。耐。煩。是。為。令。要。領。也。雖。然。此。亦。藥。方。耳。那。須。引。子。辨。認。親。切。方。得。神。效。夫。所。謂。引。子。者。視。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躋。名。卿。騰。仕。須。服。此。方。昔。人。所。謂。喫。得。三。斗。醋。喫。得。三。斗。豈。是。已。如。志。學。仙。佛。長。生。住。世。須。服。此。方。道。釋。家。所。謂。調。火。侯。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賢。聖。則。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謂。勿。助。勿。忘。不。厭。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難。求。引。得。其。引。則。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會。計。亦。是。服。此。藥。耳。引。失。其。引。則。邪。結。耐。煩。甘。笑。罵。師。德。耐。煩。謁。相。門。服。此。藥。而。益。重。其。麻。木。癡。頑。之。病。則。由。辨。之。不。早。也。昔。萬。兩。溪。翁。之。治。河。也。憤。人。言。之。詛。語。慨。腐。功。之。難。奏。向。客。強。曰。方。今。河。工。須。起。程。伊。川。吳。康。齋。任。之。乃。辦。萬。翁。蓋。借。兩。先生。以。嘲。世。講。學。者。之。迂。疎。無。當。也。耿。先。生。聞。之。因。進。說。曰。翁。未。可。易。兩。先生。也。今。講。學。者。恆。言。以。天。下。為。一。身。此。非。兩。先生。所。傳。緒。言。耶。實。是。體。會。于。此。何。有。昔。禹。之。底。績。也。本。之。猶。溺。之。心。而。行。其。所。無。事。之。智。也。當。時。堯。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廷。臣。會。讓。其。能。乃。得。成。永。賴。之。功。此。仁。體。流。行。學。術。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懷。有。我。各。持。意。見。各。私。利。便。馮。雖。神。聖。亦。豈。乎。難。哉。今。才。臣。智。士。談。及。官。政。輒。謂。非。講。學。人。所。能。辦。殆。亦。未。之。思。乎。

廣仁

郭元振在大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緘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

客亦不贊其姓氏。

葛繁為鎮江太守有人于京師鋪中見一靴是其父葬時物詰之鋪翁云適有一官人攜來修整可候之有頃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去隨之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無一言見教父曰汝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其子謁繁言之因問何以為幽案所重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盛人足吾為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推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云

張忠定公詠守成都嘗夜夢謁紫府真君坐定吏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且揖公坐承事之下明日遣人詣西門請黃承事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收糶至明年新陳未接之時糶與細民價值不增升斗如故公曰此宜坐我上也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承事名兼濟後裔繁衍青紫不絕

周氏婦賢而有幹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與衡量各二出入異等婦不悅曰翁平日所為逆天道妾不能為婦願辭去才美曰汝言是今當出入但用其一餘皆毀之婦曰未也問其所用幾年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反其所用以辭前日過取之數才美感悟忻然喜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王台居京師一日過甜子巷聞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通四萬錢止有此女將易客錢債曾乃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則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來取女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會之所館則會已行矣後會官至集賢殿學士封沂國公許知可應舉不第一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赴春閣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閣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李之純為成都轉運使專以掩骼埋骸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其所藏無慮萬計有王生者死而復蘇自言見冥官云汝以誤追今當放還李之純葬枯骨有陰德與知成都府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登第汝宜傳于世間使為善者勸後皆如其言之純以直學士知成都府累遷御史中丞

黃靖國嘉祐間為饒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主者曰卿官饒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茹從志在華亭楊家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強而退奉上帝勅從志特與延壽三紀子孫三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志駭曰此固有之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其後子孫果皆登第

周必大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問子充問局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耳子充遂自諫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而子充適至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宰相封

益國公

張芸叟遊京師同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問其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欲求漢史一觀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張謂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後一杭僧夢遇公於廟中廟神皆拱立曰歐陽相公平生善念及人其衆將來太平宰相也豈敢不敬後果入中書參大政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曰君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獄訟此婦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后一子果登第

福建士人李道經衢州路旁店客姓翁者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果有姓李者至相款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靈甚報公明年登黃甲其士大喜夜思我往去作官但妻不稱夫人當復易之土地復謂主人曰上帝以此士人處心不善便欲棄妻今失舉矣其人省回翁具以實告士人惆悵而歸以此知一念初起鬼神監之矣

王符卿公汝訓家世素饒於貧而父封公尤善經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至晏未食故鄉居時虞盜患竟夕或不能寢符卿家食時即志聖賢之學因論其父曰天生財以養人人之所重則身與心耳大人為此曠者營營競競外累其身內累其心古謂厚積者守財不虛也封公論一日盡招其通責者裂券兌之夙所積藏視親戚族黨之親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無煩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為符卿純孝哉

幹局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樞扇鎖甚固王命發之乃一少女問所自姓莫氏夜遇賊僧劫至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因置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殊麗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隔牌有聲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醜譁紛擾監官懼逃匿公自入倉視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譁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蕭然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禱時天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中盪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拆并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

徐曰今夜誠寒。必欲改造。更有一亭。可虛拆為新樂飲。如常。明日乃空問先拆者。杖而流之前。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司馬幼年之擊。亦皆于倉卒中有變通之術。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光世頗得軍心。祉者不知變。繩東顧。諸軍忿怒。統制鄭瑄率衆。縛祉歸。劉魏公方宴。倏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磨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蠅書。道死士持遺。遺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其分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開闢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橫敗我。再遇夜縛。人敵千。衣以甲冑。持旗。戰。且前。且立。成行。味爽。鳴鼓。敵。人。驚。視。而。放。水。橫。旋。知。其。非。其。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伴。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及。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樓。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黨。人。羅。列。棍。棒。棍。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紹興中京東王禹新淦之漆泥寺。嘗燕客中夕。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者藍姐也。藍姐應曰。毋驚主人。付匙鑰。乘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白衣。妾乘燭時。盡以濁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正統開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賈物。屬尚書周公忱。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處。皮張積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大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紹興中虜趙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皆凍。虜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聞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

丘璠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璠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璠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未幾。殺于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欲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珠崖之行。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為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糶分。俵開舖店。賃借樓屋。腰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蜀守錢。而留張忠。欲於平江為後鎮。時湯東野適為守將。一日聞。敕命當至。乃明受偽詔也。亦走自散。公曰。事已至此。胡可阻。且卒徒急于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乃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因屏僞敕。而取故府所藏。極珍寶。讀之。散給金帛。如郊實時。人情乃定。

叛將范瑄。據上流。存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瑄。俊及劉光世。謂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瑄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壓瑄。瑄曰。上有敕。將軍可謂大理。置對。瑄。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排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瑄。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壓。隸。他。軍。頃。刻。而。定。瑄。伏。誅。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盡。莫。售。京。尹。曹。沐。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頭。諒。之。曰。適。得。旨。欲。變。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富。家。聞。之。大。窘。盡。積。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

趙從善。尹臨安。官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棹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于市中取茶棹一棹。三百隻。糊青紅紙。朱塗之。即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于。娼。家。取。竹。籐。束。之。頃。刻。而。辦。

遂命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緘一簡。送其友人李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曰。曰。曰。皆。來。取。簡。觀。之。乃。楊。雄。優。于。劉。向。論。二。章。驚。喜。攜。去。方。叔。歸。求。簡。不。得。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幾。于。開。筆。及。拆。號。披。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按。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方。叔。竟。下。第。既。出。院。問。其。故。大。恨。愧。其。母。歎。曰。蘇。公。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以。為。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試。何。敢。漏。泄。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殞。于。此。十。年。不。葬。是。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歎。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陳。導。誠。齋。獨。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秀。才。子。口。頭。語。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不。必。容。心。其。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秦檜晚年嘗一夕乘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衡諸君子。凡十一人。既處既定。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胡舜涉欲為檜父立祠。縣令高登堅不奉命。涉大怒。文致其罪。送獄備極慘毒。登不能堪。未數日舜涉忽死。登獲免。又大理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人生禍福之不可預策如此。胡濟垂謫嶺南。士大夫多淺賤之。否則畏避之。方滋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濟甚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送。送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檜旅館。濟垂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檢揭其美。由此遂替用。

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嘗五吏入府伺候。忽于廟廊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就之。問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為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上晏駕。世宗即位。嘗云。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時夢懷刺候謁。廟廊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幸闕。請遊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不欲行。親友相勉。為資之。文公因公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為跼而暮為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張永德陽曲人。初周太祖后柴氏本唐莊宗之嬪御。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數日有一人過其門。敝衣不蔽體。柴見而異之。曰。必嫁是。即郭威也。柴資以金帛。使事智遠。授供奉官。將兵征淮南。過宋州。市人聚觀。有女子從羣衆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為夫矣。召視之。曰。汝何得有貴人為婿。乃俱翠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永德也。未幾威篡漢。為周太祖。除永德駙馬。都尉。妻晉國公主。永德居睢陽時。比隣有書生臥疾。療之獲痊。來謝。因辭去。曰。後當見淮上。周世宗用兵壽春。求德從之。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永德曰。若見二屠猪人。善事之。當保五十年富貴。時宋祖為周點檢。永德問其年。生於亥。見大宗問其年。亦生於亥。永德皆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勝軍節度。太平興國中。拜左衛上將軍。真宗時封衛國公。

正統中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古廉李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明日有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益然。柳莊之術驗矣。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培逆璵於害人。璵敗。玉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妾攜少女逃。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後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流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已。

尊琦知秦州時。臥疾數日。忽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事。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以為東宮。曾崇範妻。凡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矣。乃汝夫也。后嫁乃悟其夢。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初開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開老喜。及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庚辰。曹欽反。連捕其黨。寧波馬益甚急。一尾士馮益就。連亦乘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真有命也。

賢奕編卷之三

仙釋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為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願功行未累也。呂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於世始得。呂曰。弟子窶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毋。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為金。即百萬可立致。子第懷此博施人人。慎勿泄也。呂子喜。受丹藥。飛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惘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為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踪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始化身為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為橫遭仇誣。械繫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為重罹疾。藥費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假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

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生可乎。呂喜說得便。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誦其為師。驚訝曰。嗚呼。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靜宇游大夫問于羅子曰。養生家守中之訣如何。羅子曰。否否。內典謂凡人自咽喉以下。是為鬼窟。天與吾此心神。如此廣大。如此高明。蓋寒兩間。彌六合矣。奈何作此業障。拘囚於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則調息之術如何。羅子曰。否否。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息安用調。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內。萬感紛交。何修而得心和。羅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聞之。竟然歎曰。此玄宗正訣也。不獨伯陽。心稱迦合掌。即尼父復生。當肯肯矣。爰識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因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因。因死。二十載。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爾死。于是作樂。頃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曰。若開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昧。淨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暗。簡曰。明暗智慧。暗沉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為道。

中丞盧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莫向書少處。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委頓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地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開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緣被人問。卻問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為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為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為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者。恨恨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短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安自然。當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燈籠。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子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是

非乎。曰不能也。東坡曰。子昔在陵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善護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曰。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因問曰。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無別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龜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實印入對。還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為心。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悟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為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曉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盡方証菩提。正伊尹所謂于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

有僧居背誦經不絕。其徒游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日指橋間。曰。咄。汝不向寧廓奮飛。而日日汨汨然。鑽此故紙。安得出頭。其師乃有省。

昔有衲子持鉢來。野江。羅近溪遇之。甚謹。居數年。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一言度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嚙出家人。只這等。近溪子聆已。大會于心。頃首數十。以謝。夫衲子所云。只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損處也。吾黨於此等處。能是錯過。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持。下者。惟在書冊上見解。以此隨境流轉。著風動搖。而所謂不加不損者。成虛語。已彼異教家流。乃能於此。當下理會。識取。管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為五胡占據。豈不悲哉。近溪子可謂禮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黎子維釋曰。天地之氣。往者有盡。來者無窮。非往而來。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於崑崙。而消於歸墟。消而復生。非由歸墟。而還於崑崙也。夫夢時魂未離形。固未可與死論。而不散之氣。或偶然棲者。生氣而再生。則朱子亦常有是言矣。

馬端臨曰宋文公嘗言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因是說而推究之。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至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綠葉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層叠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德。反從而依託之。然較其詞采。則邵翁弱甚。蓋羅登設教最久。屬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士。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于是就佛經腳根下。藉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製老之精微。而沂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粗淺。涵而下之其說愈粗愈淺

真西山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常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公文問樂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錫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曠志心。便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樂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驚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怖。如賊自脫。惡人浸淫。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賊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寶爲人。非浪語者。

朱子語錄曰。佛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點者出。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念象言云。回教門。不供佛。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聖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問。意甚不解。乃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披開種種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爲之者。然則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虛無中來。顧此虛無。何可以言。誇侈言之者。由有這見在也。着見便是兩截矣。聖人窮于不容已。處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喪。夫子第即其不安處省之。墨氏貴薄葬。孟子第原其類有此處省之。至其所以不安處。所以有泚處。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嘗觀榜股經中。嘵嘵然于不可加知處。欲使人知。蓋猶獲人丐子。偶見富貴家服飾華靡。便爲張皇誇詡。若孔孟便只以爲家常茶飯。第令人朝夕饜飶耳。且今世之談虛無者。何曾能虛能無。深之傍見高談淺之口足背馳。大都皆兩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觀物
有蛇名高聽。常闖入巨蜂房中。盡收其毒。乃出伏道傍。弄中。伺人過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近處。綠樹末而竊聽之。聞其家有哭聲。診其人既斃。乃愀然去。否則憤憤。復集毒螫人如初。噫。此蛇蓋夙生中惡業者。如所螫人。微天之倖。終無恙。日自集毒無已。毒厚寧不自斃哉。愚矣。

泉海有魚。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衆。持刀斧。梯上魚背。恣意砍取其肉。數十百石。魚猶恬然如故。潮至復乘之去。此猶其小者。雷海有魚。海濱人望之。連亘若大行。自東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長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魚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清潔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魚。不可得矣。

鳥能反哺。世嘉其孝。稱慈鳥云。乃上林鳥。尤有足嘉者。每若爭號。羣飛而集。秩然有序。晚復還棲上林。上林故禁地也。畢弋。射。驚。託身之智。視丘隅之止。益待矣。尤有異焉。闔閭一啓。千官集。羣鳥翔而過其上者。奚啻千萬。更不聞有遺糞。其冠服者。噫。嗚呼。厚德者。自無薄行。安忍輕點。饒朝士。設若別種。喙大而項白者。其聲。驟。飛。止。入。屋。而。號。俗。傳。爲。報。因。但。聞。其。聲。思。揭。竿。而。逐。之。矣。

奔噴虎尾虎帶之以走。稚犬為棘刺掛胃。皮毛殆盡。終不肯脫。虎由此繫累稍遲。追及斃刃下。唐明皇所教舞象。祿山亂。大宴胡宮。出舞象給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令之舞。象皆努力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有猴。能隨班起居。賜緋袍。號孫供奉。後朱全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徑上跳躍奮擊。遂殺之。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為鷺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微如告別。玉京以紅綾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武平產猿。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點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于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

宋濂曰。新昌黃琛甫有杜犬。為暹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子聞無聲。大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譚縣庠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地。做置一窟。移徙於桑間。日夕向桑。啼逾月乃止。此宋元徵中事也。謂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斷薪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步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街市來道。乃徑探探巢者。巾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通責。決意自盡。一日市酒看與妻永訣。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家有貓。哀鳴嚙。其者在案不顧也。數日不食死。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一日問之曰。思鄉否。對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中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有鷓曰。鸚鵡者。穴于長安。屬浮圖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鸚也。必取鳥之盤。振者完而致之。以煖其爪掌。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上。鼓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往背而去。荷東矣。則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成化間。一富商寓京師。化門寺中。僧見其挾有重寶。約乘徒先殺其二僕。遂殺商置坎中。而以二僕尸壓其上。俄有貴官游賞過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白其事。盡捕僧置之。程伯淳遊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獻為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離阿合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誌公斑鳩。鳩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綠了。淵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鶻。色正蒼而喙長。疑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必唼唼然。必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其名曰。謾書。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書均度。一日無鱗。色視。謾書加壯大。然則人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視二物為何如哉。

警喻

昔有十家之隣。皆荒其百畝。日惟轉轉於市。以贖朝夕。隣家之農勸之曰。曷若力耕。可積而富乎。其二人聽之。舍糶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復棄田而窺。竟餓終身。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於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為盡操舟之術。遂謝舟師。惟鼓徑進。頭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見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謝曰。請為友如初。

鼻達鳴鳩。鳩曰。子將安之。鼻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鼻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免於人之惡也。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噀扁鎖固。盜賊喜。用明者。善敵者死。東南有荆山之驢。驢馬。荆山有逐驢者。驢急則挾其驢投諸莽。逐者趨焉。驢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驢耶。

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宗呆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蔽。遂折棹破帆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歟。則愛之者鮮矣。宜其蔽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披繪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大小具列焉。織草為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一一數而罵之。已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矣。相與取小器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辱。吻之甘也。遂大醉。而忘其醉。醉則羶。羶則嬉笑。取草履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習矣。惡其為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為之也。

蓋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鱗。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鵲。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履。前足鼠後足兔。前甘草必啣。以遺。蚤蚤距虛。其性非能蚤蚤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于人。兩臂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毋驂無管。服車至門。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徒之。隨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觸地曰。昔也往。資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噫。是必夫奇鬼也。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此。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遂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頗嫌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取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蹟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在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

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惟恐其不積。及其息而積也。黷棄之。逸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矣。

臨江之人。政得鹿。鹿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主人怒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鹿稍大。忘己之糜也。抵觸。假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時其舌。三年。麋出門。外犬在道。甚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輒病癘。故其地之民。無一人無癘者。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人之頸也。焦而不吾類。外方人曰。爾之鬢然。凸出於頸者。癘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為焦耶。笑者曰。吾鄉之人。皆然。焉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為癘。

獸有狻。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獠。輒使狻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狻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狻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嗟。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狻。狻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跟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是乎。事獨一倡哉。

蘇文忠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得其所沒。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隣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罽墻下。設罽穢。其中。點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窞。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于其曹。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點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語。病。點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嗟。嗟。不。善。者。之。妬。善。人。類。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為。善。者。又。奈。何。懷。負。李。之。私。卒。中。於。其。所。誘。也。哉。

昔人有先世之應。稱。窮。廣。焉。不幸。罹。罪。借。其。妻。孥。幽。於。狴。犴。厥。子。長。育。園。扉。罕。視。天。日。一。日。釋。罪。復。其。故。居。厥。子。猶。以。園。扉。為。家。日。促。毋。以。歸。母。曰。是。乃。家。也。子。終。恆。惑。已。而。其。父。証。之。然。後。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長。行。乞。過。家。而。不。識。也。其。父。識。引。之。子。復。家。授。以。幣。藏。退。不。敢。當。已。而。其。祖。證。之。然。後。肯。從。若。此。者。彼。豈。不。欲。有。先。世。之。家。處。慈。父。之。督。藏。哉。彼。固。無。以。審。習。見。之。先。入。也。況。夫。理。者。非。以。形。體。求。而。証。佐。定。也。又。惡。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難。言。也。

隋田楊與鄭法士俱以能書名。法士自知藝不如楊也。乃從楊求書本。楊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宮闈衣冠人馬車乘。曰。此吾書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藝進。唐韓幹以貌馬名人。供奉。明皇。詔令從陳閱受畫法。幹因奏臣自有師。陛下內。概。飛。黃。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師。也。帝。然。之。其。後。幹。畫。遂。果。踰。閔。若。田。幹。二。子。可。謂。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則。益。遠。矣。今。之。學。者。雖。曰。求。聖。人。之。經。固。已。非。其。真。乃。舍。經。而。專。求。訓。詁。則。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遠。乎。

謂俗多賈。有士人父壯時買秦隴間。去三十餘載矣。獨影堂畫像存焉。一日父歸。其子疑之。潛以畫像比

擬無一官。拒曰。吾父像肥。今併像。像寬。今兼多髮。乃至冠髮。履一何殊也。母出亦曰。果遠矣。已而其父與其母。頭話時。昔及當時。畫史姓名。繪像頗末。乃愜然阿曰。是吾夫也。子於是乎。禮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成者也。乃一泥於繪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獨不知經史。亦帝王聖賢之繪像也。顯泥經史。而忘求聖人之心。是即所謂泥繪像而拒其父者也。

濟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鏡石焉。方三丈餘也。山魅行狀。了了然。鏡中莫之遁。至南燕時。山魅惡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鏡石漆而山魅。人足掃矣。夫人莫不有鏡。能照魑魅。魑魅不皇矣。皇害人哉。雖然。吾見今之人。有自漆其鏡。以悅魑魅者矣。其不為魑魅怖伏者。誰。夫昔宋顏延年。暨其妻且畏之。妾一日。撲跌延年。幾斃。妾死。延年反哭之。憫已而。恍見其妾。出于屏間。驚怖。遂卒。然則魑魅。夫人自為之也。傳宗吟曰。乾乾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固以外逼強藩。內窘家奴。欲棄萬乘。為齊民。而不可得。讀之。彌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黨曰。無令人主。近賢士。親詩書。則吾儕。可以得志。嘗試辟之。斯語也。固亦所謂貝母藥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試以百藥。莫不。欺辱。當之。至貝母。閉口。不欲納。病者喜曰。此藥治矣。因以草。簡灌之。數日。遂愈。故治病者。當求病之所忌。賢士。詩書。閣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閣寺。唯親賢。講學。夙夜。驚於。知人。安民。勿違。其他。寺人。實功。唯實。無惟。名器。唯恩。無惟。事權。亂。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以術取資于世者。諸不可苟。而醫為甚。業此術者。須精。理。辨。地。宜。審。歲。運。而。本。之。恆。心。始。得。維。學。亦。然。今世。談。學。者。多。崇。佛。鬼。孔。島。亦。審。其。脈。耶。惟。吾。孔。氏。之。學。其。脈。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無。朕。遠。之。無。根。猶。脈。之。於。人。也。形。無。可。見。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非。痊。實。驗。於。此。故。曰。切。脈。可。以。體。仁。今。以。學。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尋。之。了。不。可。得。者。為。向。上。第。一。機。豈。不。悖。哉。何。謂。辨。地。宜。往。見。談。學。于。伊。洛。者。多。詆。支。遠。之。玄。詮。為。邪。學。於。江。左。者。則。視。程。朱。之。緒。言。若。詭。言。毋。亦。囿。於。風。氣。然。爾。醫。家。者。言。東。南。地。下。其。病。多。濕。與。寒。治。法。宜。散。以。溫。西。北。地。高。其。病。多。熱。與。燥。治。法。宜。清。而。潤。蓋。五。方。風。氣。異。宜。故。同。病。亦。異。治。也。今。柄。學。者。須。操。何。術。使。兩。地。無。偏。安。邊。見。病。耶。又。歲。序。攸。司。五。行。迭。運。工。于。醫。者。必。審。此。而。節。宣。調。變。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嘆。之。矣。矧。世。愈。趨。狂。之。疾。不。直。蕩。而已。烈。維。蹈。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怨。反。而已。戕。人。盤。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詐。而已。諂。張。傲。詭。不。可。方。物。者。有。之。猶。人。之。病。為。獨。為。顛。為。迷。罔。已。抑。豈。氣。運。到。今。應。有。此。耶。尼。父。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坐。醫。夫。醫。且。不。可。無。恆。而。況。以。學。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恆。性。視。人。之。邪。惡。為。無。關。是。自。私。其。學。而。棄。天。下。後。世。大。罪。也。彼。雖。此。恆。性。而。別。理。無。上。之。妙。道。以。號。於。世。是。誣。枉。其。學。以。殺。天。下。後。世。其。罪。為。尤。大。矣。

今夫水之為水。其狀萬億。或見以湛然而清者為水。彼混然而渌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為水。彼駛然而逝者亦水也。淵然而止者為水。彼滿溢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洑激激。或為聚沫。或為流澌。或為凝冰。或為瀑練。異態殊狀。莫可勝窮。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與寶藏。殖貨財。固水也。或至於懷山襄陵。圯城潰垣。夷墳漂舍。故亦水也。性之萬殊。亦若是已。彼執一以論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難明也。而欲斷絲息。絕離離。以求性之見。覺則連江暫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難制。

也。而欲其情。刻意。矯強。懲。之。求。性。之。定。豈。則。高。防。固。隄。以。制。水。之。橫。即。能。之。不。可。常。也。近。論。性。者。多。執。見。以。論。性。而。漫。謂。一。切。皆。是。豈。則。據。所。見。皆。水。謂。無。非。水。者。任。其。漂。蕩。橫。流。汎。濫。中。國。即。犯。害。民。物。而。不。為。之。所。是。古。聖。人。所。大。不。忍。也。昔。聖。人。審。水。之。所。是。來。而。究。其。水。之。所。由。歸。疏。鑿。決。排。一。舉。而。導。之。海。蓋。聖。人。知。水。雖。萬。狀。異。態。而。水。之。性。則。就。下。也。以。海。為。壑。而。已。是。故。行。所。無。事。而。亦。未。嘗。忘。所。事。也。夫。天。下。固。無。絕。流。之。水。然。觀。泮。水。之。橫。流。而。警。子。者。古。聖。人。不。容。已。天。下。無。離。欲。之。性。乃。墮。欲。境。而。滅。天。理。聖。人。寧。能。安。乎。哉。聖。人。審。人。性。之。本。諸。天。者。原。自。不。容。已。雖。其。發。見。萬。有。不。齊。而。性。之。所。止。止。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軌。真。教。敦。典。崇。禮。敷。政。明。刑。其。術。萬。方。無。非。使。人。同。歸。于。善。而。已。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點。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解已取刀斃其首。改纏已縶反。縶尹項而逸。凌晨里尹窮。求僧不得。自廢其首髮。又縶在項。則大詫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昔人有觀雁翔者。將援弓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舒雁烹宜。翔雁燻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雁烹燻半焉。已而索雁。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以異是。

商季子篤好玄。挾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焉。偶一翁觀取其質。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將授若商季子誠之。遂從之。遊。時。時。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時。授。道。一。日。至。江。濟。狹。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楫。杓。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質。囊。楫。下。遽。援。楫。而。升。楫。自。下。抵。掌。連。呼。趣。之。曰。升。曰。升。至。杓。杓。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質。處。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抱。楫。歡。呼。曰。得。矣。得。矣。猜。質。質。疾。走。季。子。既。下。猶。歎。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猜。也。聖。若。質。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也。

有盲子道涇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柵。兢兢。自。分。失。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實。地。也。盲。子。不。信。握。柵。長。號。久。之。力。盡。失。手。墜。地。乃。自。晒。曰。嘻。蚤。知。即。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執。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省。哉。

昔人有接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內我者。而胡難我。乃自引手一搔而後絕。何則。接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寧弗中乎。

兩人相語於衛。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講學也。門人曰。語也。焉為學。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語。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有牧豎子。敝衣蓬頭。日驅牛羊。牧岡間。時時。抱。壺。而。歌。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時。散。逸。不。擾。矣。又。燕。市。一。釐。子。備。為。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就。主。公。謂。曰。阿。公。微。天。頗。饒。於。實。視。替。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

唯吾第試之。胡日嘗請發履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中。時從旁伺之。替傾麥磨上。忽聞鏗然聲。手探拾之。以為遺也。悅之。踴躍色動。疑字踏踏。竊四聽無人聲。乃蹙之牀下。時作時往。攝之。自是歌作。亦不力。主乘間發取。其金。昏不知也。識時辭主人欲去。主人伴許之。瀕行即地取金。亡矣。冥然自喪。乃復路。懇求復為儲云。

汝有田舍翁。家貧。而累世不識之無。一歲聘楚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搗管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投筆謂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館設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臨時。其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悲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即詭詭自矜。有得。殆類是已。

齊奄家畜一貓。自奇之。號于人曰虎。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龍。又客說之曰。龍固神於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何于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籠蔽天。風條散之。雲固不敵風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颯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龍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隨斯圯矣。墻又如鼠何。即名曰鼠。龍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捕鼠者故貓也。貓即編耳。胡為自失本真哉。

張胡子請一榻。以在臥內。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尤揚子者。新製一榻。亦欲章示其人。故蒙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張胡子觀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粵令性悅。說。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驕。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舉。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自是。之有加。

吳中一老。故微而。初弄蛇為生。其長子行乞。次釣蛙。季。探遠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謀曰。吾起家。則微。今幸饒於貧。須更業。習文學。方可振家聲也。於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年塾師時。時學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資延名儒。試之名儒。則試以偶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柳絮飛。季對曰。哩哩落花。鷓鴣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蝶。仲對云。綠楊樹下釣青蛙。試長子云。九重殿上排兩班。班文武官員。長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聲衣食父母。其老竊聆之。詔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也。吁。夫固于習而欲滿之者。難矣。

燕人有二女。皆護。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戒二女曰。慎。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燕婦。其妹。期日。姊而。火。姊目攝。妹亦。期日。父。胡。又。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謝去。

于。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據。案。閱。書。而。笑。曳。于。火。甚。熾。于。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子。復。謙。讓。如。初。至。再。三。乃。始。遂。巡。言。曰。時。火。燃。君。家。也。友。起。視。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于。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人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困柳州城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蹙然。歸。不。已。友。拉。之。歸。曰。夜。念。不。置。曰。文。廣。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紆。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衛。上。行。人。必。有。受。其。戕。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至。巫。巫。曰。稽。冥。藉。若。來。世。當。輪。迴。為。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圍解。負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戕者。類此也夫。

一偷兒。點。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其。身。日。惡。傳。焉。父。曰。吾。何。傳。為。之。即。是。子。一。夕。乘。間。入。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鎖。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其。櫃。不。得。出。中。夜。傍。復。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聲。聲。主。人。寤。聞。之。慮。鼠。齧。衣。籍。亟。起。發。鑰。逐。鼠。偷。兒。子。露。出。逸。歸。對。其。父。曰。父。奈。何。秘。不。見。傳。幾。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是。奈。何。父。曰。即。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索。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漢村三老。皆。皆。皆。穿。即。之。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經。一。過。歸。向。二。老。考。所。觀。問。二。老。故。動。約。存。糧。住。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婦。笑。須。指。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說。曰。此。何。物。叫。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肉。喚。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擲。泥。為。質。而。火。燬。成。者。安。可。喚。耶。甲。老。蓋。偶。見。範。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夫。竊。腐。末。之。見。而。輒。曉。曉。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替。也。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趨。偵。令。出。視。事。未。時。令。方。釋。圍。領。袍。履。襜。褕。案。而。坐。駮。子。從。門。屏。遙。覷。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長。嘿。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觀。坐。堂。上。者。上。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遙。瞻。案。惟。為。女。籍。而。因。以。裙。襟。為。披。袂。也。其。一。為。郡。吏。長。吏。令。入。署。承。案。駮。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啓。戶。搖。手。媼。友。授。案。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駮。吏。起。拊。其。背。曰。是。何。人。家。即。犬。無。一。吠。者。耶。其。一。直。郡。筮。庫。都。守。退。食。駮。子。從。旁。觀。之。出。大。詔。語。其。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唯。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飲。食。即。道。也。聖。凡。何。殊。焉。彼。視。聖。賢。大。高。其。不。為。中。和。里。民。者。鮮。矣。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詔。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貧。織。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奈。何。不。覓。我。取。足。耶。蓋。不。識。青。衿。為。時。制。服。也。

某。友。素。腐。清。真。薄。滋味。而。性。嗜。家。醪。竟。新。市。屠。家。者。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家。醪。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激。失。其。真。味。淡。既。熟。熱。氣。觸。鼻。不。可。逼。嗅。友。先。自。嘗。噴。噴。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為。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羨實而勢穢。座中間有出而假者。吁世學者穢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貨甲問右。管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解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孫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頤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鑿其表。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一。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並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捕。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姑蘇那天澤者。略涉書。好摘人詩文。字供嬉笑。偶讀羅文懿王立沼上義。訝曰。沼固惠王地也。彼何得言所得非其地。已誦詩至流鶯啼到無聲處。即又曰。啼則有聲。何謂無聲。諸所戲侮。聖言多類。是一日獨坐。有青女二人。卒之去。至一所。殿宇莊嚴。天澤跪階下。遙見柱帖云。日月開羅殿。風雷業鏡臺。始知已死。下問天澤知過否。因引業鏡照之。具得其罪狀。王復命青女引天澤還陽世。道其此。比出門。天澤輒又謂青女曰。願見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獨閣羅殿。偏有日月乎。青女者怒曰。女向敢爾爾。挾之俄。遂然。東坡在傍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憐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熟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燈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燈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見相。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為一笑。

劉壯與齊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說。誤為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挾拾其後耳。

蜀先主嘗因早檢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談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並禁月明。唐僖宗頗工衆藝。於音律。博識。翻。無不精妙。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堵曰。朕若應聲毬進。士羣。

須為狀元。野豬對曰。英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
 劉貢父初入館。乘一課馬而出。或言此豈公所乘。亦不應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奮奔馳之患耶。貢父曰。吾將處之也。或問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轎。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我初幸館閣之際。傳入檢簿。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皆過之深。姑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據援精博。蔡京為進呈。持免過省。以為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為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趙子固嘗得妾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僕被。皆溲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覆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王忠肅公朝。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然。一日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去。

貧家無潤。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伴謂人曰。君觀吾臂。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母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陋。撻而戒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所謂作偽日拙者乎。
 東坡示秀云。林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林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鬪氣耶。此極可為淺學爭辨者之喻。

堪輿者。卜兆執泥天星山川形勢弗論也。自卜一兆。舉其親。謂於天星叫吉。後當興盛。既葬而妻殯子。或說之。朱曰。是故然。據圖識此兆。先凶後吉。拚亡七命乃發也。朱不思身並所屬。董董六人耳。兆後即吉。庇蔭者。時其當之。朱氏今竟贖云。

新市齊有善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怒罵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善。多不較。嗣有梁善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道之相觸。而梁善故不知彼亦善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善間然相詬。市子煽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賢奕編卷之四

志怪

黨氏女韓城縣芝川人。先是有王蘭者舍於芝川蘭如賓家。如賓殺之。匿其錢數百萬。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長。輕裘肥馬。恣其出入。玉童忽暴卒。父母哀之。雖喪畢。每忌日。飯僧施財。自是稍稍致貧。如舊。有僧求食於黨氏。一女子應門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饌。此去數里。有蘭氏者。亡子忌日。方當飯僧。盡往焉。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僧大異之。問其所以。不對而入。僧於是造蘭氏謂曰。主人念亡子若此。要見其前身乎。如賓大驚。乃問之。僧具以告。如賓遂適黨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見則何辭。女曰。第告之云。其兒前身王蘭也。為如賓所殺。死。訴上帝。願為子以耗之。故耗之且盡而死。尼妙寂姓葉氏。江州尋陽女。嫁大賈任華。父昇與華之潭州不復。妙寂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殺爾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妙寂曰。殺汝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故是申字。門東草。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一日夫盜春字耳。妙寂乃易服泛儲江湖之間。聞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默往求備。年餘無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獲之。詞伏就法。得其所喪以歸。竟從釋教云。

賢奕編 卷四

八五

賢奕編 卷四

八六

嘉靖中。泗州將成者。居於鴨嘴湖。有狐客以竹筒包飲其店。成中夜酒之。沉於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餘年。逢端午。置酒會隣友。成於座中。忽舉青絲鬚。棕。汨羅江裏忠魂。劇諸客對一人號古潤者。先夕夢中有人教云。明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潤以為神。即以是答之。成駭然失色。席散獨留古潤。以二十金滅口。古潤亦不求其賞。喜而歸。語其妻曰。此冤鬼假子以害之。不言將有禍。古潤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客屍於湖如生。杜陵草元方外。表瑛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表瑛也。驚喜拜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從吏之。赴赴焉。表曰。吾為陰官。職轄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川掠使。職司人利財而掠之。章曰。何謂利財。表曰。數外之財。即謂之利。故掠之。曰。安知其利而掠之。表曰。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隸籍。陰吏狀。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羅橫事。爾言畢不見。岳州刺史李公俊。與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披成之。勝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僦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門首。榜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側。俄附俊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名。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于本祿耗半。且多屯剝。俊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復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公夷簡名。欲借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下有李春官曰。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于權右耳。請尋勝措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借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措其下李温。曰可矣。及勝出。俊字果在。已前所措處。然俊策仕之後。追教貶降。不敢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卒。永新水憲劉先生。宋末將赴省試。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遂反歸。道遇神卒。挾一策。問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攝諸應死者。出手册示之。册首即先生名。下註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視若為善士。為若改下。不遂去無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住邑城。遇元兵。碎至。死者與諸道。先生乃伏匿亂屍中。被賊斬三刀。幸未斷脛。得等藥。越夕始蘇。人咸謂天活焉。代國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遠望燈火。往投之。既入門。聞東閣有女子哭聲。公問之。曰。此有烏將軍者。每歲求婦。今父母以妾應。運云。公曰。必救之。未幾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而將軍入。公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許鹿脂。得自御廚。願以獻。將軍大悅。公乃取鹿脂削之。將軍引手取。公捉其腕。斷之。失聲走。視之。乃豬蹄也。天方曙。令人執弓矢。刀鎗。循血行入大穴中。因圍而火之。一。大猪突煙走出。斃于圍中。鄉人共相慶。女辭其父母。泣拜從公。公多歧止之不獲。遂納為側室。生子數人。皆任大官。顧況妻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未幾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謝令託生顧家。復

賢奕編 卷四

八七

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諸親滿側。唯語不得。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
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憑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
顧非熊。

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時兩廣流賊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鯨等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于陣。切出
平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文懼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家人。為喪具。是夜僕之
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會憲胡榮
乘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憾。但余文所餘官銀
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污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仆地漸甦。

附錄

閒鈔上

崔銑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譽。三曰便。夫不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
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
信而已矣。

夏蔡威公閉門而哭。傍隣窺之而問曰。子何故哭泣。而至於此乎。對曰。吾國且亡矣。吾數諫吾君。君不
用。於是窺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楚屠數年。楚王舉果兵伐蔡。窺者為司馬。見威公縛在房中。問
曰。若何以至於此。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之役。行之者言之之主也。汝能行我言。汝
為主。我為役。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窺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

劉元城常曰。金陵亦非常人。其實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與司馬公同。但事有邪正。各欲行其
所學者。附而語人。輒盜惡。此所以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
匡衡論朱雲。以為警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凡人有善有惡。若不稱其善。併以為惡
而毀之。則人必不信其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術乖僻。用之將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
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罔位。如李林甫。茲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
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
先置胸中。時以為名言。

宋仁宗時。有張吳二士者。負縱橫才。不事干謁。而規禮聘。嘗作詩有踏破賀蘭掃清海之句。韓范守邊。
成狂視之。異時。二士刻詩石上。洒泣過市。二帥竟弗之省。二士無所適。遂走西夏。夏名張元昊。吳燭夏
主諱。登其聽聞。夏國收為謀主。勢日強大。關右震懼。遂不可制。韓公時為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
提匕首入臥。曰。某西夏張相公。遣取相公頭。不忽加刃。第取金帶去。蓋宋君臣之用人狹矣。出胡字面。
蕭曹之為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至何時如重病方痊。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

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
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將者。歟。無染而識超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
館賓蓋公。而戶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鄭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者。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
客之計。即戶牖多算。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夫用人則裕而足。己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類。謂安石圍棋賭墅。若不事。志國威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
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為重耳。安如仲仲。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即決勝
千里妙算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連茹。有美哉。一葉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儒。由此進焉。世稱茂唐桃李。為梁
公植之。而不知葉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實如梁公。向隱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謂其
與弟訣語。若疑嫉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
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羞女主。享受屈辱。瀆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或曰。假
使公不免於後。後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社稷之臣。身已不存。欲白何為。

有無功之功。有不為之為。以虛懷慎之才。較之姚崇。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
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亦觀其疾時所屬環聲。與所引拔。其中了
了。若此者。豈真伴食者耶。書云。斷斷無技。此亦近似者非歟。

歐陽子謂陽城為諫職。七年止延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
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諫諍相臣者哉。德宗時天下事固多。有一宜公在。已動動懸懸於章奏矣。城之默
默。有以也。彼逐逐聲勢。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為耶。

夷簡雖有崖谷多疵。類要非離。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矣。聖功謂有宰相才。誠才哉。君子多
過。其損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獎放仲淹。頓忘舊卻。此在庸常人亦
難矣。至於附廢郭后。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城中之見者道也。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視
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爭至批上頸。耶可動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最警
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冰之漸乎。武章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為盛德累非矣。夫一
介士。尚可以叱狗燕。放出其妻。而況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父出母。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
矣。仁宗謂公獨忘身殉國。夫有所試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難向人陳
道矣。

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
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為差矣。夫君實以誠為盡心行己之要。且曰。自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
者也。顧其悟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已到九分。誠不虛誣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歐陽子稱其清淨寡

欲有古君子風所獲可知矣。是無論已。即呂聖功之清淨。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同。固各有所得。非齒齒於非。直任性資。榜名誼爲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矯。勵未融。然即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又讀張子厚於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即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初。抗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晚年酷嗜內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見其人。即願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玩其喜雨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欲神功寂若無。其于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爲文章家。余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以上八條。出頤輔寶鑑。

胡子曰。周制閹人。領于冢宰。止供掃除。無假名器。矧曰兵權。唯漢和唐。玄古今至。恐乃首假以權。貽禍至毒。天地爲之倒列。日月彌以晦冥。身穢國亡。室闈不保。千載有餘悲焉。然則爲人主者。尚無以權假刑人。至喉嚨不剪。浸成古今悲感。而卒無抹也。於乎慎哉。其惟明辟。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衆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勞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滿。彼蒙任者。可以使之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將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試之驗也。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重龍頭。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陶士行每飲酒有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士行悽然曰。年少時嘗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懼張巖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婢。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費以嫁。仍是處女。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母后見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因勸國封密市二少婢。或承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謂夫人曰。令二姬。一老翁。甚無謂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奏。邊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俾爲嫁。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豐城侯李公隆居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目之。常以揖指中指自持。翹且眦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云。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作人無長物。

范文正公少貧。依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練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又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今世治黃白風水家言者。即名賢哲士。無不入其說。觀此二事。世尚有足以繫公之念者乎。

楊尚書公致仕歸。長安舊居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公資于里第。及門見。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耶。公曰。公學科第。第。仍。此。故。可。省。某。門。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嘗。謂。人。苟。修。德。即。單。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即。今。市。童。叱。駟。多。相。指。詬。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以。此。煩。擾。有。司。其。誠。何。卑。卑。也。

鶴林玉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槩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薄爲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感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祿故也。然唐時席帽乃梁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風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司馬溫公曰。今人墓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相山川罔鑿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

夫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命實懸繫於人固無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當福祿耶昔者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將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時及曠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曠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煩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世子孫葬必以時知葬書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整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章奏批答相關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則莫若復內朝之法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華蓋護身武英等殿則內朝之遺制乎洪武永樂以來常奏對便殿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內朝以通遠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矣司馬王公瓊曰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恆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後自後日漸承平流弊者悉改充戎故人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耗為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遠徙為軍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為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為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變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開鈔下

國初科舉第一場問四書疑一道五經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猶循元制也洪武甲子鄉試乙丑會試初為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題及中選者之等第籍貫經籍而已其錄前後雖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為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後永為定式但此後五科其間命官列銜或多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樂中各省鄉試猶有儒士主考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數景泰中序文禁稱公考官正用實授教官序為前後二篇以兩

京為法也然南京序文稱臣獨與會試同云按初場例出四書義三道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順天府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為例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備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誤殊不相類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邪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

部州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錄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安誕可笑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園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丈介反十二辨韻豸字下亦云虫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丈辯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廌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相通若有獬字下雖丈爾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丈豸反亦虫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為豸可笑

古人於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遂以其印呼為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民間俗諺各處有之而吳中為甚如舟行諱住諱翻以箸為快兒幡布為抹布諱離散以梨為圓果傘為堅笠諱狼藉以郎趙為與歌諱懶以謝讒為謝歡喜此皆俚俗可笑處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稱快兒者敢當姓石五代時人劉知遠為晉祖押衙遣力士石敢營袖鐵棒侍晉祖與怒王議事敢當闖死殺怒王左右今人家門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羣妾進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環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即今之戒指又云手記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為美

軒轅黃帝周遊元妃累祖死于道今次妃好媿監護因置方相以防夜蓋其始也俗名驗道神阡陌將軍又名是為開路神方相音放象方放也相吏人稱外郎者古有中外郎皆掌省官故僧擬以尊之醫人稱郎中鑄工稱侍郎木工稱博士師巫稱大保茶酒稱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舊習也國初有禁鐘鑄云者以其形如鐘耳今鐘有圓身者古制也方身鑄近世所為唐人云銀鑄卻收金鑄合誤以開鑄具為鑄鑄具自名鑄也亦名鑄也

誤也。二師乃詭詞。張仙乃蘇老泉所夢仙俠二彈。以為誕子之兆。因奉之。果得祇敏二子。見集中。天下有真武廟。按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曾崇聖祖。號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塑黑衣。翻翻披髮。按劍而坐。脚踏龜蛇。一何怪耶。宋祭酒。宋學士。謙常辨之。跣一舉足也。倍跣謂之步。四尺謂之切。倍切謂之尋。尋舒兩腋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丈六尺曰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盜。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噉飯止數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蟻。好于絲髮上自縊而死。故經傍猶益。蟻一名緹女。物性固有如此者。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蛇膽隨擊而護。陳所敏云。鵝能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鵝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蠶穴。能以嘴畫字而成符。蠶魚自出。鴉能隱巢。故鴉鳥莫能見。燕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雀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寄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為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楊用修紀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離。連州水下流有樹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溢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物之瘦者。蜈蚣。輕者。蝴蝶。嶺南異物。志見有物如滿帆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萬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鞣鼓。其肉暴為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角而應陰。麋以冬至。角而應陽。鹿肉暖。以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為末。末者角也。故麋茸補陽。利于男子。鹿茸補陰。利于婦人。見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概作男子補精益血之劑。于鹿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為疑。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措大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新鄭之野。以糶負醅而歸。邑人指其醅馱而號之。又曰。鄭有醅溝。士流多居其州溝之東。以甲乙名。故曰醅太。然則措大當作醅太。曰醅。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不然。乃曰。謂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局取養之。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信乎仁澤之周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陸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妒。離說。飛不越分城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度多延既卒。許歸。其子察護。權屠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欄。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蓋五月五日生也。釋氏得之。當又張大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韓退之。子昶。改名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縮衾皆擢第。衰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衰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陸象係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覆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覆拜亦通。

野客叢書。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三為影。戰陣之陣。古用陳。王右軍小學。旁作車為陣。隋國隋州。古用隨。楊堅以其近遁。走去。走作隋。疊字古作疊。王莽以三日大盛。改從三田作疊。古之對字。辛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罪字自下從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岡。從非。古劭字從刀。劉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召刀。遂改刀為力。

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則洪景虛以為當如本音。且引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誤之。蓋元詞曲皆入秀字。去上韻。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若此。

左傳傳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一端為一兩。一兩一正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正。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纒。二玄三法天。纒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頂有一孔。以絮塞之。發絮則異香出。氣氤氳。室佛圖澄。左乳下一孔。圍七寸。亦以絮塞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時水邊引腸胃。滌之。復納於內。物理有不可致詰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稱法令曰令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傳。註令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蓋長有數見。其理甚明。然則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每見人稱前導者。伍伯。皆言充戲。庚純云。君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為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長也。五人為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憲。每憲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公行戶伯。眾亦稱。率其伍以導引也。

楊用修著赤牀清。既不序赤名。所以唯於秋林伐山。載禽經云。雖上無尋。獨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云亦與尺通。莊子云。斥鴳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謂之赤牀。然則謂之斥牀。亦可乎。按漢西嶽石闕銘云。弘農太守常山元氏。張勳為西嶽華山作石闕。高二丈二寸。亦又北齊平第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尺。廣州記稱蝦蟇長四尺。然則赤果與尺通也。余故於廣赤牀。改正作尺。而記於此。以見用修未親二碑也。

子絕甘冷可謂苦疾。丹鉛錄引五代部陽令胡燭陷虜記云。於回紇得瓜。名曰西瓜。其言與忠宣同。以爲五代始入中國。按忠宣使虜。乃稱創見。則燭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於中國也。其在中國。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中插貂以金爲柱也。漢稱金紫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入銜曰。金紫光祿。紫青光祿。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爲佩服之章。至六朝尙因之。故至小。其丞相侯不過寸餘。不以施秦履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秦履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昔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許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做印製而爲之。金銀印不能存。而銅獨得存故也。唐時宰相皆身用金花五色綬。至宋則用織成花綬。以品次有差。宋教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皆押尙書印。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國朝考最始給與。一品至二品皆藍。六品以下勅。花色殊異。公侯一品玉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鍍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傳伽藍。至續高僧傳則云。周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研處。血斷鼻裏。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砍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湯。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爇。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二記皆開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爲求法。一以爲遇寇。不同乃爾。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搃突中野。禮貫弓而弔。以除鳥獸之害。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蓋上樹柏路口致虎爲此也。

或言狼狽是兩物。俱前足絕短。每行常偃兩狼。狼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鯢魚如鮫。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即吸食之。聲如小兒。蟻中人食之。先縛於樹。覆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汗。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蟬蟬所由。秀才韋嗣莊在社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培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東有蠶母鳥。生池澤。布盧中。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爲化也。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腹。卵生者眼胞自下而腹。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胞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芙蓉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蟹是也。有雄無雌。蜂蟻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能飛而無翼。鴛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兜羅仰行。率然兩頭行。蜈蚣屈伸行。木皆中實。而望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浸其舌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磨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饗。物生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甲。六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菓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鴿。鹿能搏鴿。而不能得飛。鴿雖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蜺或能盜雷。雷或能寄字。草能指佞。虫能書葉。硫黃可以乾汞。水銀可以化錫。德化之水可以煮鐵。爲銅。置陽遂于日中。而火出。陳方諸於月中。而水生。銅山崩而洪鐘自鳴。神劍藏而龍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陰極而飛。或逢陽而起。磁石可以引針。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鶴尾可以占風。終歸知往。狸狽知來。

百粵間有草。結實如小毬。俗名頭茄。服之則心狂顛倒。惑亂叫嘯。騰舞竟日。不能自止。若爲鬼物所憑者。魏寶璫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倉頭善別水。常令乘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可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葡萄酒之芳味。世中所絕。

馮治水獲無支祈。形如獼猴。力能九象。命庚辰制之。鎖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袖。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鬚。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變。而沒乃人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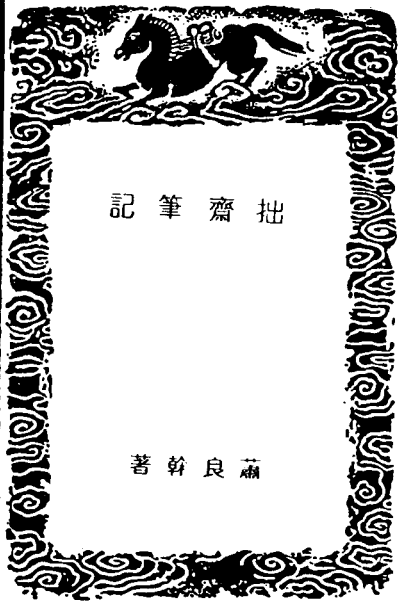
元載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虫。謂之酒塵。即日飲一斗。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隨養時。雙目失明。延一醫療之。云障翳已重。藥不能效。乃先藥之。使不知痛。尋以物撥轉睛睛向內。一面向外。封閉三日。而開視物無一不見。云眼睛惟兩角有筋繫之。故可撥轉。然非削鼻。豈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揭陽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語。人間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自念則知乃疾也。非怪也。丁大用征嶺南。入賊境。掠得寇船。以給軍食。京軍以刀蓋爲白。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鑿之令堅實。乃置船其中。伐木爲杵。以棹甚便。大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棹。有人于囊中取乾豬脬十餘。內氣其中。環著腰間。泗水而南。徑奪舟以

濟。漢時南方有虫其形如蠶其著草葉如蚕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復飛歸循環無已名曰青蚨錢。

後跋

蓋余劉夫子好友之素。實乎天植哉。有朋自遠來則安之。夫子循循。若旨若飴。望廬而至者。依依已已。又曰發舒濼濼。蕩漾神情。則標揭單中。乃或有不中於旁引曲喻也者。所繇賢奕編作焉。博奕猶賢。夫固謂已之則博奕賢也。苟得所以不已。又豈其博奕也者。是賢乎。將抱甕而誦之。而惟之。而有不類觸心。靡然曠然者。真人情甚相遠耶。言論微爲各呈心精。巷說街譚。乃見天則然後而今。知臭腐神奇在所化耳。富哉言乎。以言乎來者之計。則備矣。雖然。奕秋誨奕。致志者得。若猶是二三其德。秋亦未如之何也已。小子固思援繳射鵠者。讀是編而悅之。以告於家大人。家大人曰。有是哉。盡請梨諸。爰圖梨之。以明夫子之好友。門人永新賀應甲跋。



拙齋筆記

蕭良幹著

拙齋蕭良幹著

後學趙

紹祖 繩祖 同校

高皇帝時燕羣臣酒酣惟甚命羣臣賦詩一武臣自陳向未識字不能詩高皇帝曰第強為之其人應聲吟曰自小何曾上學堂全憑手內一條鎗爺爺要我吟詩句恰似文入下戰場高皇帝大喜賞資獨厚

世廟時太宰熊公浹以諫止仙亭得罪上遣緹騎督四籍以即刻就道不得從一僮一笥復遣人偵伺緹

拙齋筆記

騎又遣人密察偵伺者其窘束嚴甚太宰日跨一驢走二舍適貴溪復起過於途莫可避太宰下驢立道傍貴溪為不識也者而過之有憲副某者初以貴溪過大治供具所得一接遇貴溪弗省也方志甚而會太宰來則以其供具享太宰及緹騎輩諸緹騎行數時未有延接者一旦得盛款意殊洽而憲副又各有所贈送益喜過望憲副因請曰太宰年長矣天且寒葛衣何以堪某有一敝裘願為易之何如緹騎許之乃得披羊裘以行又數日行至某處有憲副某者雅

重太宰其延款贈送諸緹騎視前憲副有加諸緹騎又愈喜憲副又請曰太宰以高年涉道終日嘔背何以堪某有一小竹輿蓋以易之緹騎又許之乃得從輿歸初二憲副易裘輿與也固要諸緹騎弗以聞緹騎亦心許之迨反命憚上威明弗敢隱也一具言如前事上領之會吏部以二大忝缺擬名疏請上弗允竟以前二憲副名當之中外驚愕莫知所自嗟嗟此豈人意想所及哉方二公為是舉豈敢有他念孰知竟以此蒙福也世廟恩威不測如此顛倒豪傑

拙齋筆記

鼓舞人羣有餘也夫

曹公爾初會試時中乙榜例應就教職公謂教官無可自效願得親民事即典史亦可銓曹選為典史公既選盡心供職親捕盜無所避一日擒一劇盜盜有所掠人家女子姿容艷麗特異公收得之值夜女侍側公心動默念吾何當壞女節援筆書棹上曰曹爾不可夜分又心動又書曰曹爾不可無何天明遂訪其父母以女還之後入覲疏請就試銓部以典史未入流允之比入場作制義空中忽飄下一方紙

上有曹爾不可四字蓋前完女事徹於上蒼也是年及第卒為相死土木之難云

太宰王公翽為吏部時有人送黃金百兩不受然時時緊念遣不下夜靜出行庭中入而復出者數矣至夜分又出行忽猛省大呼已名曰王翽不長進乃爾為黃金百兩遂賺得一夜不寐耶大掌其面者三遂入睡其火房吏窺得之云前輩當貨色之交難不能不動其用功若此

雍公奉為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鬻販私鹽鄉人

效尤幾至千輩盜竊公行公先收屠家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輩禍屠公公豈知之禁之以助之也如其知也存屠公情耶存朝廷法耶諸寮慚退雍公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置緋衣身歿後家人始置以殮

梁文康儲廣州人為輔願久家無餘財田僅二百畝門前有大池故屬按察使撫按以當公宅門舉以送之公不受也強之則認稅歲輸銀六十兩至今不敢少勝軍門曰梁文康向未有稱也假今徐華亭張江陵在時或舉文康為比當且吐其面乃其清約之風奚啻什百哉前輩遺風至今漸盡矣

王文成少年時為刑部主事提牢入獄中見狴狴一羣異之問曰此誰家狴狴獄官對曰此三堂狴也獄囚有利餘飯可飼故蓄此以待用耳文成叱曰是何誑曾有三堂而狴狴於此乎他日出以問三堂三堂諱無有文成乃召屠者盡屠之以其肉分給獄中囚一時京師艷稱之比晚還越上虞葛君某見贊曰先生真豪傑無論勲業即刑部屠猪一事至今膾炙人口

拙齋筆記

先生慨然有問曰君何言之誤此吾少時不長進所為乃稱之耶葛君駭曰是舉也人皆以為高先生乃用以為耻何也先生曰當是時我則取名矣將置三堂於何地是為長厚者乎於是人知先生晚年進德之妙不可及云

海剛峯瑞瓊州人由舉人為戶部郎上疏世廟疏首語云直言天下第一事言甚切至時上操下凜凜莫有敢撓者而海獨抗言之京師為之語曰大臣不言小臣言科道不言部屬言進士不言舉人言海內不

言海外言初海公疏上聖怒未可測雖下獄日取臨市中待命時徐中丞紳亦在獄中聞其赴市曾往送之值公方飯每進一滿盂如是者三徐曰何用食許公曰自此至市中尚遠不餒即充然安食之食畢謂徐行矣蓋其就死若赴席然此剛腸人世可多見耶余親聞之徐云

海公再起總憲南都年七十餘矣布衣蔬食了不異儒生時一妾一女婢一老僕一小童四口相隨蕭然若寒舍南都行戶故苦各衙門供應而勢要尤橫索

拙齋筆記

五

無忌民殊不堪公至既以身先又有禁毋得濫取百官自兩守備兩衙門而下無敢以票下民間者蓋數年京師帖然民更生焉卒之日檢其笥止一百七十金不能具棺殮百姓巷哭途號如喪考妣噫可謂俯仰無愧者矣先是房侍御督學南畿頗招物議恐不為公所容上疏力詆之公怡然不問也而民間德公者恐其去結黨至千人約公報罷則唾房御史而赴闕陳訴賴留公得復其得人心如此勝軍門曰昔楊

一入相而子儀微樂後世此風微矣乃海公一來南都而百司凜凜罔敢越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也同時諸老有謂予海老不怕死不愛錢此其不可及第無學問少經濟耳予謂苟無學問何以養之定如此且不動聲色而潛消奸宄之心默移非僻之習尚何經濟者能及之也此可為知言者矣

胡端敏公世寧少時家甚貧一日附舟之某處舟中一老人注目良久問曰君曾娶未端敏曰家貧未有聘也抵岸當分道老人曰君第告爾尊人某有女願以歸君端敏歸以告其父父曰家食且不給將安所

六

拙齋筆記

得聘資耶止勿語端敏反命老人曰咄吾豈責汝聘資哉汝弟擇吉來贅耳反告於父允之他日往贅其家老人之妻不憚曰老悖貧不能自支復贅此貧婚何依乎老人曰此非汝所知於是誦吉合卺有日矣而其女暴卒老人夫婦哭治具殮之畢端敏竊計向所以依為是女也今女死彼亦貧家也安可復就養乎乃詣翁告別老人曰汝何之吾有次女少二歲尚可配爾也復留贅焉

女而家日落贅於妻家妻家殊薄之一日其婦翁誕辰戚友競稱觴上壽黃方讀書山中其妻翁聲謂黃來上壽姑攜雜酒可也黃從友人貸得銀數分來

城市雞而銀又遺失惘然莫知所適一賣雞者持雄雞一熟視黃謂黃曰相公何踉蹌不樂也黃告以故賣雞者以雞賒之曰明日還我價黃持抵妻家翁方治具宴會則不使與賓筵而別以草具食黃其妻發得之怒曰黃生宦家子且文學高等寧辱爾筵耶畏所蓄金錢首飾之類於身持大棍出盡碎諸賓筵具

七

拙齋筆記

謂黃生亟行吾與汝寧須渠活耶遂忿忿而行其家亦恨之不復追是時天向暮出門無所之黃同妻暫憩古廟中倦而寐其妻不能寐也聞廟神言曰黃侍即在此可善視之須臾有二燈候門前良久其妻默自喜天稍明促黃起曰何能睡乃爾耶君當有姻戚可暫投之視有若值數十金者吾力能辦之共圖生理也遂行而卜居無何黃連捷以詩魁天下三年後歸省而其翁尚在其家遺孀子孫率繫獄中號黃求救黃欲從所請而其婦執不允蓋婦女恨最深也

沈青霞鍊性嚴氏謫戍邊巡按路楷巡撫楊順承嚴氏指殺之受禍之慘已載諸名筆人人能言之余嘗晤其子襄述當時被逮時甚悉初楊順承以謀逆坐沈公腰斬遂欲除其根已殺其子隨行在邊者矣其長子襄為諸生在越亦坐以同謀差校來械繫襄初踰垣走既復自念彼必不我釋也徒苦戚族何為遂就繫時司馬胡梅林宗憲方鎮越來校囚襄以見胡公泣然出涕已復大罵曰賊賊既殺其父又殺其子耶寧不畏天誅也贈以二十金為路費遣出既而私

拙齋筆記

八

召襄入取二十金碎分之密以與襄曰前者之贈彼差必搜之汝不得有也汝以此散藏之以備時需迨行前所與者果為所攫取分毫不得沾而自越至邊所飲食服用皆賴密賞者胡公慷慨好義其處事情細乃若此既至拷訊誣服置獄中將以次日行刑矣在獄諸人皆邊民有直氣稔知沈公事見襄至謀曰此忠臣子也天乎忠臣何罪而欲滅其家相與大詬罵已復市酒散列陳坐襄於上而羅拜於下為生奠焉哭聲震獄中是夕莫畢獄中人環襄而坐忽夜半

一獄卒趨報曰幸矣幸矣楊某今就逮矣明日沈君其免乎蓋給事中吳恒齋時來論嚴而及此事因逮楊也楊既行掌獄者亦私縱襄逸裝變服丐食至都門外有故人某為序班都下密約之出城謀還家之計兩人皆微服方聚語而已為偵者所獲矣是時陸錦衣炳方柄用雅與嚴相結其所遣偵事者皆市豪大俠故靡不得之襄自思詭說亦死不如直言之遂告曰某係某人之子具道始末并逃歸以無路費就故人商度故偵者嘗冒沈公寃而又聞其艱關茶

九

九

毒狀為心動嘆曰此忠臣孝子義士也吾安忍害之遂捨焉贈以路費二金嗟嗟乘輿之在人固未嘗忘也沈氏之難胡公治裝於始獄中人哀憤於中偵者又贈金於終豈非忠義有同然哉彼何人斯失其本心矣

初路楷與楊順既殺沈隆慶改元始正其罪下楷於獄汨新鄭復相返華亭之政入路楷之賄欲出之刑科都給事中舒公化執不可新鄭曰沈鍊誠冤一楊順尼抵矣寧用而償乎舒抗言曰謀殺宜盡償且沈死於路非死於楊當沈被刑以午時路行刑之牌以已時先至楊之牌以申時至則已行刑矣乃楊又以此罪死獄中何能抵也新鄭語塞遂寢無何而舒遂外補舒既去之數月當熱審新鄭乃以屬中貴人貴人出審時則南面坐三法司官自尚書而下皆列坐一切出入中貴人實秉筆焉比及路楷中貴人擬出三司無敢言者故事出一罪法司長屬俱押字一御史獨不押字同列者諷動之仍押字既而是御史亦外補嗟嗟使終不押字亦不過外補耳豈不成偉

批齋筆記

男子哉情哉其守不固也

員鶴倅青州青人有私貴而忌其兄者殺其兄及其嫂與姪又訟於府曰盜夜殺吾兄與嫂姪府難於稽決移之員員曰渠與兄一宅也盜殺其兄及其妻子馨矣渠尺寸無所傷盜當夜奚擇無亦渠有利焉而手乃耶不爾奚為獨完召訊之不屈內之獄召其妻曰汝夫殺其兄既自首矣器在急獻之不則汝戮其妻備而獻其器乃出其夫於獄曰此非汝殺兄之器耶其人叩頭服

有二人入市一歸一死於野死者之父以歸者殺也訟之官既成獄五年其家人訴於朝下臬司理臬司以屬員員謂死者之父曰汝兒生有饑耶曰東隣之子常盜牛吾兒曾見而嘗之員曰必東隣之子也殺汝兒以滅口耳乃從死者之父以數兵操東隣之子而訊之盡刑不屈聞其家有少女也令人持三十金誘其妻曰汝夫得此金鬻汝女當官其妻及女至府乃置其妻於別所而計訊少女少女歷道殺人之情與其黨及其器復置少女於屏後令言之令其母復聽於前即以訊東隣之子立折也

批齋筆記

冠縣伶人王會為盜既獲誣入比隣周宣父子宜屢訴未辨高選時為臨清巡按以屬之高訊捕吏獲宣何所對曰其家獲會幾日矣對曰閱月公曰同盜既發閱月宜如朋盜逃逃久矣乃獲於家必會離耳拷會會乃服

新城有訴人命於朝者連數百人累拷無驗天子命羅御史往按羅以屬任邱尹胡汝楫胡拘眾訊之因曰此自縊死汝何証眾眾伏不應胡曰先殿後繼地必有炭命工掘之果然眾叩頭稱神明

街輝有賊殺信陽衛行軍并劫馬物遺馬焉厥軍張四者拾得之於是街輝千戶馮林汲縣簿宋浩訪收之繫四於獄輝使孫廉聞之曰世豈有為盜而不掩其賊者耶令其家訴於上官未幾賊再發并首殺信陽軍事四乃釋

孫廉者潼關衛指揮也雖在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遇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則畜之俟其全也置之野地他日一鳥啣金鳳釵墜其前鳴

批齋筆記

數聲而去蓋若相報云臨汾學生孔江居父母喪與其弟涇廬於墓側寢苦枕塊衣不解帶蔬食飲水懸父母像朝夕哭奠沐浴櫛總皆廢日負土築壙晝夜回遇盜劫村落見江涇垢面鬚髮衣履纏繞且負土行以為不利也欲又之詢為親故復嘆其苦釋不忍殺越月再至又遇焉曰汝等猶在此耶取其壁間祀像以付火江涇跪哭曰家再無留像若焚此江等終身不復見吾父母願身代焚伏地悲動羣盜還掛其像羅拜而去

陝人吳份者畜一牛牛善識人意不煩鞭策人誤策之輒觸人子弟欲鬻之份曰是嫁禍也毋鬻他日份出子弟鬻之比份還客已奉其牛去矣份撻其子弟而躬追客以牛性語之且曰客如信份言願還牛值不然恐貽後悔客遂還牛取值去

國朝高第往往得賢且或借出蓋一時氣運云成化中羅一峯倫廷魁章楓山懋禮部第一嘉靖中羅念菴洪先廷魁唐荆川順之禮部第一隆慶中予同年張陽和元林廷魁鄧定字以讚禮部第一數公皆名

批齋筆記

人志同學同人品同又同首舉亦奇遇也前四公以理學者已嘖嘖人口予同年二公若陽和之勇猛精修定字之恬淡卓詣皆予所不及恐亦未少讓四公也此亦昭代奇事可資他日談柄故記之

近時一大臣與必有一番更置自余有識以來聞見稔矣分宜當國黨與最多且久其後株累亦最多且慘泊華亭更置焉華亭號稱廓清一時引用多名士同鄉亦無藉其聲援者然與新鄭相左泊新鄭又更置焉新鄭暴戾恣睢樹私人報睚眦小人多附之治

江陵又更置焉江陵末年氣驕益擅威福二三小人
鼓煽其間實敗乃公事而蒲州默運敗不旋踵矣覆
轍相尋若出一軌殷監不遠恬不知返殊可笑也
浙人葉遇春穆廟時為殿中書以春方進得幸許其
馳驛往某處遇春故往來徐相所新鄭有憾於徐欲
以遇春受徐意進方誤主上為端會遇春子至陝西
有御賜馳驛牌陝中撫按承風旨遂以詐傳詔旨執
送京師高喜以屬刑部據其家所往來書意欲得徐
書為驗也諸曹即初無敢承者即中朱朋求亦浙人

拙齋筆記

當引避獨慨然任之陰欲結於高隨同其寮周美等
往搜之凡所得書納之袖中不與衆看蓋將獨致殷
勤耳周卿之走告高曰朱即中得書即袖之必將匿
之既而朱歸私視之無徐一墨亟携其書白高高謂
匪之信矣大怒遂出朱為某府長史而謂周為兵部
即是時徐書無所得無因以媒孽徒欲斃遇春父子
以滅口而繼朱為即者黃君復不肯聽命劉三川自
強時為司寇同二少司寇入獄中取遇春父子杖六
十立斃之嗟夫此一事也撫按以文致誤狀曹即以
專功召戮同僚以賣文致官司寇以堂官親提牢杖
殺人皆從來未有事可書也

江陵奪情一事有假海中丞名為疏論者業已刊布
盛行矣太平郡丞龍某有所罷門子以其大售也走
金陵翻刻之將以射利為偵者所得致之胡中丞檄
檄曰汝龍同知門子龍得無與知耶龍聞而懼以牘
上請得鞫其事胡乃以屬龍比鞫門子不勝拷則誣
生員王立立至復誣執數輩皆蕪湖人也龍本駐蕪
湖獲者乃其門子而所引又皆蕪湖人恐卒無以自

拙齋筆記

十五

解乃謂立曰汝游道頗廣何所不可招而必蕪人為
也宣城吳士期者故與立同刻時義而士期又雅好
標榜時義後刻有渠上江陵及與沈殿撰少林論不
終喪書人爭傳焉立乃舉士期以對龍以報於胡胡
聞士期宣城人又與沈少林往來喜甚意且有所屬
不在士期矣遂授意於兵馬指揮某俾出同龍會勘
勒且數日矣士期備道筆掠身無完膚終無語兵馬
怒曰生固慙甚但得舉所往來者即生汝耳士期曰
人有天理此事我不識所以既誣執我已矣又令我
誣人哉龍乃謂兵馬曰休矣法至此極矣彼不一出
口奈何寧能代書屠平兵馬猶豫不欲行龍曰非不
盡心力官爵固有定即得罪勿恤也兵馬乃還京復
於胡胡怒甚叱出之已而疏上士期事而先以白江
陵江陵阻弗上以書遺胡曰國君不饑匹夫賣菜之
備殺之不武公不以相聞任為之既以相聞此疏不
必上也胡意無耶乃密囑龍殺士期以滅口龍幽士
期於獄斷其飲食竟餓死士期既死龍則大哭為捐
金買棺以殮士期家人至拒其棺不用載以歸既而

拙齋筆記

其妻貢氏曰究狀龍與胡俱戍邊士論快焉
蕭子曰當逮士期時不佞正在郡送之行云吾鄉貢
安國先生少陵乃翁之師而不佞輩所嚴事士期其
婿也故不佞與少林皆友之事發余二人旬旬為救
不可得既死而知之人知胡之欲死士期而不知其
意在少林人知士期之由龍而死而不知少林之得
龍而免也余故為書之

江陵聞父喪朝議奪情江陵猶未決朱君某時為
御史與此謀者一日自外馳至江陵宅大言曰老師

拙齋筆記

十六

當國社稷為重家為輕若老師不以國事為重私于
所生欲歸守制門生則具疏特奏決不敢稍濟某為
春卿張公子時為司屬江陵議裁各部司官以俸薄
者為始張公子當在裁中潘公對眾言曰各部皆奉
承相公爭裁官屬我必不敢阿徇寧得罪王某為太
宰欲調張公子為吏部江陵曰某在政府而令小兒
居要司不便止之王公曰古人內舉不避親相公何
乃破賢若此都人士傳笑此數事以為都門三直
侯掌科某寧夏人大監張誠得罪已有旨下獄抄沒

拙齋筆記

矣侯乃上疏數其過惡乞究治內稱臣忠憤所激不
避刀斧云云眾皆笑之旨出有汝等平日何無一吹
之忠語人因目為侯一吹時有御史馬經綸上疏言
切直中竅禁都人為之對曰侯吹不如大吹馬鳴宜
似鳳鳴
禍福倚伏自古記之第世人迷惑妄相扳援耳當高
拱為相時勢鑠甚依附者即得美秩張震峯孟男高
妻姪也為縣令既行取撫按並以一日留飯張先赴
撫院按院恨之謂倚高勢耶我特揭言其不當取竟
遷府同知後高敗按附者皆罷去獨張至成以不受
高援擢人咸高之官日起竟登八座云浙全省吾希
曾故亦江陵所知厚忽為朱御史譴吾論罷官朱江
陵最暱者也江陵敗諸附江陵者罷盡盡獨金以為
朱所論得復官尋以道轉巡撫矣余所目擊如此類
甚多何可殫述

有為南都考官者曾受千金賈舉人後為湖州府倅
湖有冒堪輿術者大有聲渠延之俾覓葬地堪輿者
得吉穴將獻矣夜夢神語曰是家以賈舉人天將降

拙齋筆記

十八

禍敗者獻此地禍且及汝次日堪輿者遂託疾歸越數年過之其家傾覆無遺矣余聞之頽冲字云錢塘令徐成德者楚人也初為令赫然有聲撫按舉為卓異一日以三百金託一術士買妾於維揚其術士杭人也私其二百金以百金覓一姬於鄉間偽為揚州者以進既數日不如意返之術者令易之術者已私其金輒以危言挾之謂居官豈可為此事恐損名乃不敢言於是術者令其妻盛飾送姬入術妻故有色蓋獻以餌之也留之四月雙之甚召術者願以前姬加二百金易其妻術者受其金却其姬曰此吾結髮妻何可易也姑且遲留數月可耳無何而事遂著聞先是徐令妻死未明何疾其妻父為敝府別駕至是以為因妾而死也來訟之官遂敗

安世鳳者宋人耽於色通判寧波有二婢甚麗適查盤於杭以二婢男裝為門子自隨婢不善馬適上官導聲至驚而墮馬露女鞋焉從者因識之既至公署僚友邀飲於湖中每竟日前從者入狎婢遂與狎已而諸門吏無不狎也者每出以為常有一水夫知拙齋筆記

之亦欲與狎其門吏不許於是水夫以告直指初不之信水夫曰見在某處物之來可驗耳既而驗之信遂論罷安

諸暨令謝與思廣東人弱冠登第有美才詩得初唐氣骨楷法亦可觀平居溫柔簡默者處子吏材復穎出予甚愛之第聞其見門子優人之類則歡笑縱恣無復檢柙率於廳事傍密室與門子同宿或遇有優人美少年於酒所輒留宿不歸出行見有章妓者無論富家士人子必欲強得之以為門子不從者以法

中之使得罪由是聲聞於上予初不信既而查之果然遂被論調中州之息縣猶諸暨也又復論歸歸而過五日節出江觀競渡渠衣紫鞋首狎諸少年坐龍舟擊鼓唱歌馳逐以為樂須臾舟覆溺於江不知所存矣

余已丑秋盡入京至次年春盡乃還數月內目擊時事大異往昔江陵秉政雖稱操切百僚肅然紀綱可觀近務寬大大阿倒持諸司黨與紛紛忿爭求勝當事者極力調停莫可遏止蓋散而無紀矣且包直日甚雖駕言交際實賄賂耳各缺須求討乃得自守者決無得理即應得理補未有無因而可得者都人好事者作吏部破題云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蓋實錄也

余往在郎署時各衙門清談居寓驛從多從儉約近殊饒足競華後吏部暨兩衙門無論即各部署亦大異往時住房多整齊酒食器用多珍貴出則肩輿馬隨其後絕無寒酸如不肖者聞一要司請告回遠以所得白金易黃金二千兩以歸工部諸司動稱數萬不為諱士人謂為美缺爭得之京師改稱吏兵工戶禮刑云

史之難也有我之私賢者不免其卑者且用為利寶是非垂謬所勿論也歲丙子余都重修郡志檄下六邑各以事上中有欲揚其祖父者輒賂纂修諸文學憚諸縉紳口則為查憲副霍駕部乃祖各立傳而并及于先祖予應之曰先大父棄世早家大人少孤雖有嘉言善行弗知也不知而以為之則為誣其祖予何敢事遂寢嗟乎史之為史類若此矣

吾鄉董五城先生飭躬勵行銳志聖賢無論宦業風節炳耀當世即富訓誥佔畢之時聖學未開之日而獨卓然以學問為事雖謂之無所待而與之豪傑可也其所著八士辨存養省察諸說亦頗有發明乃郡志傳理學而竟不及嗟夫五城而非理學誰更為理學者

余讀涇縣建城記知為文之不可以私意忝也城之築撫臺雖嘗有議然吾涇之城則太守羅侯有獨斷焉方羅侯之始建議也眾論紛紛若不可折乃侯獨委曲轉移且誘且怒期於必成此猶易事也既親回河城不固更欲改築圖一勞永逸計時零水屢發農務方輿無論民所不欲即素相信者上及僚友無一人贊其言有沮撓之耳侯銳然改圖力排羣議迄以成功古所謂惟斷乃成侯之謂矣記事者不原其實而猥以歸之撫臺其書侯之功與諸同事者等真夫輕重哉此無他私累之也

鄉飲國家大典尚齒貴德勸懲其焉今殊大謬不然衣冠而多藏者則為實齊民而多藏者則為介齒與拙齋筆記

德所弗論也邇年來又擇及下族而多藏者蓋下族而多藏或藉此以光顯其謝更厚且可得而挾之也故每年再舉旁觀者竊笑謂舉且盡而忽又有出人意料者若舉邑之人衡度度量不一置且不一失其舉者自學博以至諸文學皆有謝舉有舉之謝迎者有逆之謝不及迎者以刺附迎者往亦索謝謝不當所欲則舉誣而爭此譽焉每一舉費不啻數十金至於今人皆厭之每聞與鄉飲舉中輒百計營免嗟嗟風俗之壞一至於此彼作俑者伊何人哉

魏公驥為秀才時有一人來投云某今有難願公為庇之公許諾夜臥床土其人伏其床下是夜大雷霹靂到床前數四已而止其人出曰難幸免矣公前程遠大福德無量惜緣分未到吾仙也公百歲時吾當來度汝恐門者不納主時幸無忘之公後為吏部尚書至百歲子姓咸文稱觴賀張廷作劇懼甚竟忘前語未以告門者一道人行乞至闔門欲入門者曳出之道人嘆曰果也無緣遂不見日夕席散公忽憶前約急呼門者問之門者言狀公曰吾緣薄將不起矣

拙齋筆記

廿二

次日遂逝
山東有劉姓者不知其名其初庄農人也遇異人授以術為人治病不用藥第手到即痊有掌科某妻某氏患癱疾臥床褥數年矣劉偶至為手一拂之某氏立起人始異之曰必仙也以後遂呼為劉神仙云余同年甘乾齋患鎖口疔口腫且合不容絲水漿不入已數日家人第環而哭莫可奈何左右曰是惟劉神仙來乃可耳其家去省可四百里同年李約齋時為守丞為遣役星夜往請之至則拊其瘡曰此非去處可移之少頃腫消口開能食飲矣家人喜以為更生也既而移為對口家人又倉皇哭如初劉復至曰無妨又拊其瘡曰此亦非去處可再移之已乃移在廂間出少膿而愈甘嗣以金帛堅不受曰吾師有戒自來不受人謝也甘率其妻孥羅拜叩笑而受之范合虛宗伯為予言有小兒病目紅腫特甚令視之渠一吹其眼兒大哭淚流滿面繞拭淚紅腫如失依然一青眼矣有女得寒疾頗劇以誚劉劉欲一見之宗伯曰閨女不肯以身示人曰臥房何處范引至其所

拙齋筆記

廿四

實其意吹氣一口入女帳中大熱遍體汗流愈其神異類若此殆不可解豈真仙耶范宗伯謂可惜其人已逝不可復作矣甘乾齋云其逝時亦甚異既逝之數日有人見其在某處寄數字并一衣與其子云其授乾齋數語皆至理又一塵尾乾齋俱隨身供奉於神廚前余及見之

易州有舉人張姓者會試京師中煤毒以死無何投於東昌劉氏生而能言其姓名及其妻子交遊無不悉也其前所為程墨卷朗誦之不差一字至十歲時猶不昧羅近溪守東昌時呼視之為更名劉繼張云後不知何如矣

羅近溪有妹婿某者以解軍渡海遭風碎舟漂泊一山麓臥地痛哭一髮靡屑皓髮自山中來某意其為仙也長跪哀號曰師父救度我妻曰汝尚有六金可充路費何不覓舟渡海去也某竊計復迷知其所有信仙矣復哀號弟子不願歸願從師父耳妻曰吾有數語汝能解則可從我因請教妻曰一真心動念即乘振議即差安排便錯某亦解其意遂引之入居數

拙齋筆記

廿五

日某夜動歸念形諸夢寐詰朝變曰汝昨思家矣某矍然曰弟子有老母在無所依夜實念之不致隱也妻曰汝世緣未了且回丁之有意可再來因授以藥若干丸為路費謂沿途有病危者詢其為善類即為治之取免費而止毋多索謝其唯唯渡海而歸途中依教令治數病到家尚餘十金遂負其母并餘金以與其姊令養母某仍去不知所之近老乃師後學仙蓋起於此云

馮韓川諱成能慈溪人夙好元由掌科出官廣西一

日公出過巖下巖上一老人手招之謂有密語公可屏翳從獨上巖故陸絕不可步馮舉足若躡空然須臾竟至矣老人曰上帝有命公主某山有玉印在此印文則太乙真人印也因以繫馮臂曰慎勿以示人馮受而下巖坐輿中而歸抵術忽忽若不豫同邑人管稟雲為大泰當貴捧入省往拜馮馮曰吾將行矣告以故管曰印可得見乎馮第舉臂示之云在此然不可見管以手拊之突然一方物也管既別之京馮遂逝逝之夜其妻在家中得夢馮語如前事妻覺而

拙齋筆記

廿六

茫然疑慮終日既管自京回馮妻亟使人詢之述其夢中語管曰誠有之當是已逝矣再數日而訃至云此某親得之於管稟雲者
陝西太白山神最靈孫太宰家居時值大旱鄉人祈雨於山神不得相率詣太宰請曰天久不雨苗將稿吾輩小民無能邀神祝公貴人當能感神願為民祈之太宰敬諾詣太白山中時神有所憑降言者乃庄農素不識字人也見太宰至出迎之揖遜而入雍然甚閑習既入復遷坐曰公朝廷大臣吾上帝勅使均敵也而在我廟中應我為主太宰曰吾方有求於神吾何敢於是東西相向坐太宰請曰早晚甚下民虔禱焉澤久矣惟神圖之憑者曰此上帝實尸之非我所得與吾與公當為表請於上帝耳太宰曰表當云何憑者遂索紙筆寫表一通示太宰表內稱主官太白山臣周亞夫云蓋此神即漢亞夫也其字畫文章俱可觀若素染翰者太宰亦照其式為表以上神日吾當自請於帝翌日奉報太宰回詰且再詣前憑者趨而出跪於道傍太宰訝之謂神何乃爾憑者曰

吾非太白神乃其侍側童子也奉神命告少需之午始得返耳太宰坐候比午神至矣曰此方劫數應若早雨不可得也少頃吾弟私降雨三分以答衆望果如其言於是太宰親神靈異信奉益虔歸而謀諸其夫人將有所獻於神夫人乃白潔滌躬治供具太宰復躬詣山中獻之山巔故有池供者以物納池中受則沉不受則不下太宰供具如投石遂沉不見矣須臾水中一物湧起取視之乃紅羅也特鮮潔可愛太宰曰此神賜也携而歸羅至今藏於家此陝方伯鄭東里親得之太宰者予聞之東里云

吾鄉太平山後王氏有兒生而不茹輩沉靜不好弄三歲輒結腳跌坐終日羣兒故擲之遊行不動也父家頗殷富時以肉食之類納口中輒吐去後稍長五六歲父督之就學不許坐每日猶竊坐二時以爲常其父曾至水西予及觀之因謂曰汝督汝兒讀書欲爲官也汝兒好靜坐入定不爲仙則爲佛其官常有仙與佛不常有苟爲仙與佛矣何有於官何必強其所不欲令兩齋成也其父曰吾寡嗣止有此兒懼其拙齋筆記

長而出家耳予曰彼果欲去汝焉能終繫之其父終不釋日爲謀婚事督益嚴今久不聞耗當爲所壞矣兒有夙根所遇乃不幸如此夫
昌平山中有一僧住洞中真修有年矣一日有老人携少女姿容殊麗求爲徒僧不納已而曰吾有事欲他往女暫寄師所一二日還當携女歸僧又不允老人曰知師戒行嚴其信之故以女相托何拒焉僧不得已容之比晚女號寒求附榻中宿僧初不許女回請令依身傍女則送嬌媚曲媚百計誘僧僧不覺動

情遂解衣與狎既懼洽以手拊摩其遍體柔滑可愛第後有小尾僧驚曰此何物女曰不幸生而有此每惡之可爲我割去僧舉刀爲斷其尾忽自殞其所斷即其腸物也前女不見矣僧既難念修行無力爲魔所惑深自悔責重念凡情未斷魔爲我斷之未必非福也復堅修如初因號曰半空道人以識之王宏岳少恭正與僧居近時往來爲予言如此云

萬歷戊戌蒲州民張國棟家三月十七日驟作人言先是棟父存日有親許清者貧無賴時時來假貸稍拙齋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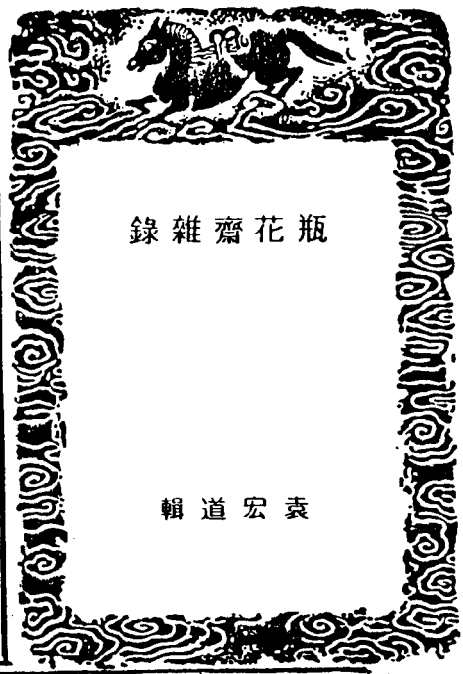
不如意輒割頸詐死必得而後已陸續貸去廿餘金清既死棟父知其不能償也因設醮焚其券舍之後十餘年棟家養一驢頗馴騎載十餘年無異每欲賣輒不售至是日棟往園中被鞍欲他往驢抗拒不服棟歐之驟作人言曰汝無歐我我許清也償汝債已畢餘語不盡解許清事已三十年往棟初不知也驚而仆地既起亟歸述於母母曰有之爲言云云隨往園中問之不復能言矣州以其事異遍報於司道余以爲非異也因憶萬歷丙戌間余近村亦有此事村人故無牛覓人牛耕地慮使之正暑月鞭牛甚牛忽回顧作人言曰汝無鞭我我汝父也欠某債來償之耳村人罷耕大哭而御牛歸余時在京師余叔司徒公正在舍召而問之信既而以爲醜遂秘之云

邑自鄭漢林先生輯涇川文獻而鄉先輩著作萃於其家先生尋歿刊未成書遂散佚後之有志於是者幾無從搜集矣嘉慶四年十月余將有涇川叢書之刻擬徵書於四鄉先輩所藏以手抄家尙軒公賔退錄就商於族兄穎存而蕭

子雲卿適見之曰是何與吾遠祖拙齋公之筆記酷相類也因出篋中拙齋集以授穎存且言慕渠念渠諸先正書尚有存者穎存喜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如學測之沉酣於聖學十議之練達於國計均爲不朽之盛業而此筆記一册雖旁及瑣事而亦多補史所不及因亟錄之而索其餘世俗於金帛田產言善守者稱佳子弟而吾以爲先人著作所存雖兵燹流離未可滅棄使能於是斤焉而徵善守則金帛田產之有無類落不足數也若蕭子雲卿之用心其亦異夫世俗之所云者矣嘉慶四年十二月除夕前三日槩士趙紹祖識

拙齋筆記

拙齋筆記



瓶花齋雜錄

袁宏道輯

瓶花齋雜錄

明 公安袁宏道中郎輯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近溪書多說光景辟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足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東坡諸作圖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習氣

某日入主客署遇南安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罇雕鏤不其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

學海類編 瓶花齋雜錄 一 記述

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遠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開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開草

幾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高故謂之險謂之幸
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邪

瓶花齋雜錄

僕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斷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搗為丸甚效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醫以鴨血點之臨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將帛裏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確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順心地豈易乎哉曾子之學海類編 瓶花齋雜錄 二 記述

絮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當日因自然如不向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卻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為革故所之

必務張皇如耕田鑿井飢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違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

實革不可不知曰儒者亦向自然子曰然曾子所言絮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短字看作理字便不

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為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絮去必至內欺

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為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為理故去治彌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

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為道索隱行怪吾弗為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為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夏日與諸友集城西張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其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謔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

余略為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

呷浪嚼啣終日即長孺如吳牛喘草不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王思鄉非其本情胡仲修如徐

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期許數日

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即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盪行酒一椀

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秋武襄

奪崑崙關巧于乘敵袁小修如破浪之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為漁刀所笑

學海類編 瓶花齋雜錄 四 記述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

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皆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

娘有其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學道人須是豁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清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羽羅高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
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

名爭利只學自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幸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藥用根雪照云心尤用之以治蠱極效

薑絞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候師之年老雙足軟不能行人教之炒蒜子搗碎和

老米飯為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勿為福始勿為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助得破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纖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纖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

是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吁江發得極透孫權遺囑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間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蘇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為士人白麟摹寫甚取往往得厚直金劉元質有

本無趨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人甘心為人所遠邪夫君子不屑為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為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是尊君子而役小人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適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黃恆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而視凡若有所失者至於溷溷汗垣之中一聞其聲躡身疾趨如餓貓見鼠

五盆泥繡偏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繩以為樂又有一種似炸蟻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商人謂之紡織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簾閣露下

涉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為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學海類編一八 瓶花齋雜錄 七 記述

為上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下蠱病有四一仰頭

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頭黃錦裝衣肉鐵頭金

束帶齊臂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扇鈴之類甚多

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肉蘆根蠶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飼帶血蚊蟲內熟

用豈芽尖葉落胎糞結用蝦頭昏川芍茶浴咬傷用蓮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觀情性

織悉必具嗟乎一蠱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蠱蠱蟻蟻若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開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鬪咬至死不休閒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

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決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鬪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

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鬚之法古未聞有友輩散木削為此戲散木少與

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入各數枚養之

窗開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案版下網止數經

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開宜雌不

宜雄雄過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法

先取別蛛未出者粘窗開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己

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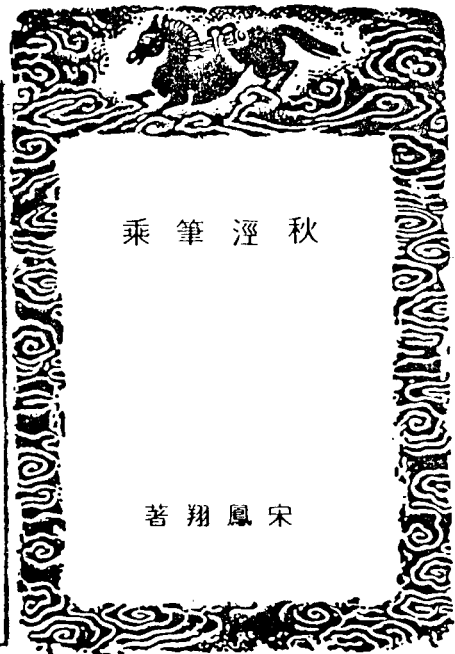
有子及己出子者不可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

交之後猛氣愈厲爪爭猛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

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
圖某不善圖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黑者爲
上衣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元虎鷹爪玳瑁
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
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
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馳慧能詩人閒技巧事一見
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
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
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並
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
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
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龔
春時大彬似至二三千錢龔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
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
扇面稱何符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直千錢敲之
作金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
於吳中獍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資浸
學海類編 瓶花齋雜錄 十 記述

淫至士大夫閒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
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
哉



秋涇筆乘

宋鳳翔著

本傳略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領萬歷壬子解洞明經書理與
為文有脈理一稟宸宏純純選制舉業行世凡事帖括
者莫不服其品騷古文詞亦極有法律所居在秋涇小
巷因以名其集全彙概未授梓子孫零替已皆散亡其
曰秋涇筆乘者特其緒餘耳議論純正有關風教可以
想見其行誼云

秋涇筆乘

明 續水宋鳳翔羽皇著

元史載盧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達蜀人章鄉
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漁陽曾德皆嬰
年罹難故失其父兄母姊弟或身已賣為奴或給養
於人閱二三十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焉骨肉團
聚以孝友終視古朱買臣之難有過之者東坡記朱
壽昌事以配買臣人悉聞之而元史所載多人竟絕
人口由目不涉史書耳

秋涇筆乘

秋涇筆乘

秋涇筆乘

成化三年荊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宗社
危如一髮使非鄭王繼統禍亂何由而平鑿與何出
而還迨先帝復辟其資天功以為己力者途加厚誅
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降祀未稱典禮伏望特敕禮官
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而左庶子黎淳議曰
正統十四年八月間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羣臣
又奉鄭王即皇帝位是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為
者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
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子之位若曰神器不可久虛
共和之時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高瑤

之言特為姦邪進用之地必不可聽帝復敕諭諸文
武曰義者股叔鄭王踐祥勤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
有年屬瘵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與譏搆請
去帝號先帝尊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干法不
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於茲敦念親親
用承先志其鄭王仍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按
景泰廢易儲位憲廟不以為憾營求富貴如黎淳輩
每言易儲事以幹動上心而上竟追成先志復其位
學海類編 卷一 秋涇筆乘 二 記述

推類追復是亦本朝一缺典也

晉明帝問王導首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
及文帝試高貴鄉公事明帝以覆覆林曰若如公言
晉祚復安齊明帝遺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
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
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雖其子孫不能無
憾於好遺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楊遂庵相公致政家居一日遊北固山下見蜂蟻一

蜂王而出其王適遇鷲鳥攫殺羣蜂環守不去數日
俱死其處遂庵令家僮瘞之表其封曰義蜂家為文
以祭蓋忠義人心之良也精神有身惟君父之難而
不卒所事者避害之私障之也然士君子不早見幾
至於尸迫又甘心他事豈其蜂之不若哉

漢平南越樓船伏波兩將軍並進居東南面首攻越
人縱火燒城者樓船也伏波坐受相招降而已功樓
船第一東越持兩端樓船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斯
時也帝已知僕必無越矣帝計居功者易盈慮禍者
學海類編 卷一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當周僕懷綠黃垂三組夸鄉里有石門尋陋功矣脫
僕意氣疏揚兵鋒挫北連禍南海非計也命將萬里
外非堅重將軍不足恃帝責僕書與高帝奪信耳軍
緩急同策高帝得將將之權武帝合將將之律皆英
雄之略也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馳鳥以其足繼以
其鼻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行者以足而蟻蝻以其
背砂按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
其鼻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視者以目而水母借蝦
走者以股而聖蠶借蠶為俱以借狼物理之不齊如
此

梁毗為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家俊遜
相攻奪略無甯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釀金相遺毗置
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
無所納於是蠻夷咸悟不相攻擊隋文帝聞而善之
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梁毗不受金於甯州及為大
理卿抗論楊素無怒則剛耳毗其間張與之風乎

秋涇筆乘

秋涇筆乘

秋涇筆乘

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甚重之即薦擢德安府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楊文貞晚年溺愛其子穉莫知其惡薄吳郡邑或以實告文貞反聽穉語而疑之由是子惡愈甚有奏其殺人命數十者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噫士奇不善教子視南楊有愧矣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日號六詔業舍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為雲南王至今稱之又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開入貢即古朱波國以今推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也

唐貞觀中西城有胡僧來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傳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使呪臣術必不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甦宋陳仲微為莆田尉襄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學海類編 八 秋淫筆乘 五 記述

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又揭其事以為冤巨暮呪詛莫有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夫以曲在己之僧而欲何心公處之士其死也亦邪不勝正之驗歟宣德年間顧佐為都御史極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綱整肅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於妓樓牙牌葉葉懸挂欄檻翠婢奏曲侑觴淫放恣解帶盤礴每至日以後復曹務多費佐奏革之歷朝官妓之弊至我明而始革顧公真有大臣之風力者

秋淫筆乘

餘千民張某商販金陵寓長千里店有少婦自稱比鄰

因細詰之婦曰妾非人也正有事相託耳楊樞非君里人乎曰然其人非始貧暴富乎曰然婦因頓足嗚斷曰此天下負心人也妾本倡女移小瓊少以色名曲中為楊所鍾愛妾誓生死相從頗饒儲蓄以歸之癡心守盟謝客七載聞彼已別娶而竟無一耗致妾抱恨而卒此店即妾故居林下尚有瘞金二筋玉同心盃數事今以贈君君歸欲附舟一探樞之動靜

張如言掘得金玉諸物比歸舟中置一牌書穆小瓊神位夜呼之即出既到別張適楊楊正廉裕無恙而以誕辰張樂讎客忽暴卒所娶亦劇病幾死張心知之而不敢言嗣後呼牌位名亦不至矣

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否曰丁公誠可殺但可為萬世資王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為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為羽將實羽使失天下大不義常諫然使羽能誅之即寸斬無過也漢高乞命其人而又殺之豈得為大義哉

不過假大義為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挑長者長者嘗之挑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容謂挑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嘗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及得天下又恐其賣己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入以為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若誠為大義則始終賣羽使夫天下者無

秋淫筆乘

如項伯而伯不誅故知高帝非為大義特利心以行計也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比京師性儉愷當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邵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雜列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邵生平不用為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動著骸骨哽其喉而死彼笑林所載漢世老人與原化記大賈中相州叟固無怪乎其然也而世有士大夫者猶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子奪哉

願念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恢以問舍舍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豈有邪德乎觀顏舍之言則以佞事人以佞語人者當

是不復知人則有羞恥事者獨馮恢邪章顯舉進士時貧窶甚有章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日風雪沍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顯略無音耗方塊爐愁嘆忽有鳴集來集環窗牖上顯遂去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報兼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顯已登第又鄱陽裴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妖妖作牝雞或晨雞犬或巾幗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貓臥

學海類編 八 秋淫筆乘 八 記述

其側家人謂至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何此
貓耳於是貓人立拱子言曰不敢至大駭而出後數
日捷音至合二事觀之乃知妖異未必為人禍也

湖州董尚書澤陽公得姑蘇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艦
載歸至震澤舟沈石墜水中公募善泅者入水求之
洵者摸石盛在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六抱公駭異
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以石置盤孔毫末湊合蓋
即當時以盛石者異矣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
壺為三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

學海類編 九 記述
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搆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
先生大喜復懸十金令取原墜之底及得吻合完好
藏之以為至寶二事甚相類故併記之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
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祇僧二千
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為
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
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嶺西諸州火
祇官品亦有祇正蓋主祇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
耳宋道君皇帝改佛為金仙僧為道士寺院俱稱宮
觀亦以崇奉道教故也祇胡神疑即受清齋白蓮無
為教之類

韓斲王夫人梁氏京口倡也嘗五更入府伺候判別忽
於榻柱下見一虎蹲以鼻息嗅胸然驚而出不敢
言已而人至者眾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蹤之起問
其姓名為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實非常
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
約為夫婦斲王後立殊功為中興名將梁遂封為兩

國夫人韓王宮選兀水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
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
為之動色其明習英偉如此

山西督學王公嘗命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飽所
欲旁一丐思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寨推殺
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適公呵導警至猴齧繩
走赴公前作訴冤狀公令阜隨之至破寨得屍方在
焚燒猴號鳴越火抱屍與丐俱燼公捕後丐伏罪而
為猴立碑焉語云人猶狗也新王詞之則為用矣此
言人而獸者也猴畜於前丐無甚大義既為報仇而
必欲殉死何烈烈邪故禽獸未嘗無心而人不如亦
可哀也

大司徒馬森父封君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五六歲眉目
如畫夫婦寶愛如拱璧一日婢抱出門從高階失手
跌下破左額死封君見之即令婢奔避去而自抱死
子回曰我自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者數次幸婢避
之無有矣婢走百里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感泣
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亦
學海類編 八 秋涇筆乘 十一 記述

痕即司徒也慈愛人有之獨念其時傷子至痛方憂
絕嗣不暇而愛婢死杖下特逸之而以自任仁心如
此貴子重生有以也

仙傳載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如此亦
何用多壽為梁肅映被徵見鍾離人顧思遠在部伍
中其老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
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之奉
養是以行役若人者其情益甚苦矣又宋張者少給
事章聖藩邸起家歷官侍中太子太師致仕福備富

范甯在豫章遭議曹下屬城採其風政假還微問官長
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
慎其責而人聽不惑矣豈須語邑里飾其遊聲哉非
徒不足以致益乃實吞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
子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
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
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讓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
足下慎選紀綱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
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見
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而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
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
免此此書理正而語奇真為好察者之鍼砭况于非
其事而多所告白以小忠小信而成其大不忠大不
信等語確盡小人之情狀

高士傳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
嘗其榻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兒之變
微守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林肯生埃
惟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言胡潛庵見
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
然後于道有進張無垢誦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
室有短窗每日味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之如
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迹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
學勤苦如此後生所宜知也

學海類編 八 秋涇筆乘 十一 記述

宋鶴池登春趙之新河人負氣任俠工詩善繪貧而無家遂廢王聞其才延至館之鶴因號鶴池道人嗜酒罵坐不避權貴衣敝踉蹌得金輒棄之年八十餘客徐尚書太室公園尊以上客偶不悅於園丁即拂衣去之臨安觀潮潮頭盪起躍身其中嘗自謂我必不死願下如婦人悲涕作可憐狀固其志矣濟南那侍御子愿以詩弔之曰蹈海今看魯仲連誰言魚腹異牛眠難從急景為貪戀肯向彌留作可憐劉枕槽郎無七尺蝦邦繁國有重泉蹴山一任胥游怒白日騎鯨興杳然

始與令楊應隆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巖發之有物數百個長二寸餘見其上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真大米也香美異常食者後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宮讀藏經云太古之穀長五寸食之人壽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壽此豈其餘粒邪劉子敦令保昌與楊令援壤甚懽得之最詳

固原有民家子婦事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記述 一冒絮包頭婦不肯與其子自探一巾于母婦奪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人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偏走求之竟無蹤蹟已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為一驢惟留一面兩乳至昇帥府子之芻豆即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成太史父時為西邊大帥親見其事太史每為人言之蜀亂時臨汝侯囉羅研曰卿蜀人奈何樂禍食亂如是研對曰蜀中積弊已久百家為都不過數家有食窮迫者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有一二貪亂樂禍無足多

秋淫筆乘

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飯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技劍于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嗚呼貧民之情狀羅研數語盡之矣銷項之道何如為州縣者第一勸民耕墾以盡地力第二準行常平以備凶荒如是而民復思亂未之有也

丞相胡惟庸之變首發其謀者贈司禮太監壽奇也奇南海人時奇以內使守西華門去庸居第甚邇庸謀逆詭稱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幸觀而伏甲以待奇偵得之矣當躍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結不能宣上恚甚左右搥筆亂下奇俯折猶奮指逆臣第上悟登西皇城樓瞰逆臣第中皆伏甲因急發禁兵捕之而復召奇則氣絕矣詔贈奇內官監少監賜葬太平門外中山王墓之左有司歲時祭嘉靖中守備高隆王嘗等復上其事請於朝特贈奇禮監太監加諡祭少司空何孟春為文紀之墓雲奇發逆謀功甚大而史佚其名何也

盱眙有商乘寒而行過見二鴉爭技墮地驅寒者攬得其一商曰是不足當一樹盍縱之吾以一樹償汝汝因發翼而見金頗饒其人輒生盜心前途近夜僻寂推商墜地以鞭鞭其喉立死倒置之深莽中羣囊去明發鴉噪邑令堂上若有所訴令遣健卒隨之往得弃屍取鞭于喉然莫知誰何鴉復導至驅寒者家其人甫歸金尙未發見鞭色阻吐實令以抵死商因不忍一鴉而喪其命將無使為善者懼耶但荒僻中以財示人其敝也愚好行其德者貴有仁術亦不可不知也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記述

七

自古神醫首稱秦越人少遇神人長桑君授以禁方兼與懷中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及五臟癥結其診服但為名耳視病隨時隨地便宜治之無定名定藥至視趙簡子疾則上通帝庭下符數世不爽尤為神之神者蘇門昔年曾有鄭醫善脈理有一士移業其比鄰僧寺日與往來居常無病時令其診視一日忽驚曰爾宜速歸家有怪脈見富有奇禍士人素傾信之即治裝行至中途為賊所殺大以扁鵲之神如此後亦為秦醫李醫所刺而不能預見于脈此何以哉抑生死有數雖神如鵲而不能逃即奇如鄧祗令歸而遂死不能預為之謀將奈之何李文達於憲宗朝稱賢相因難倫上疏指陳起復之非大怒內批出倫為提舉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事規之不從文達嘗謂楊文貞于本朝為巨擘則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譴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綱終身與路公所行何遠哉愚謂南楊之得君行志三楊之後一人然晚年因譖言而憾岳季方憾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記述 葉文莊復憾張黃門與羅一峰之議已必欲黜之而後快得非其所以讓文貞者正其所以自狀哉山東人吳友家貧而行潔一日往東昌循山獨行見籬下銀杯十拾納隻袖中即覺玲瓏有聲已變為蜚蠊吳惡而擲之仍杯也復納諸袖又變如是者三因弃去而匿則中以擬俄一人至拾去竟銀杯吳出與語其人頗分取吳僅受其一歸而嘆財有定分因出杯酌酒以享先龜偶因拂塵觸其目病累月及愈計醫藥之費正符杯他夫蜚蠊穢物也而杯能化此以

學海類編 秋淫筆乘 記述 七

垢吳友是其鬼弄人邪

天順初石亭既陷徐有貞降為廣東參政慮其復起令人偽作疏奏誘毀朝政亨因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諫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發究實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文捕募之理且募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以致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祥宜以堯舜為法暴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急則事自覺露急則人情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六 記述

危懼愈求陷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旁請究其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即如往年妖書懸賞捕募亦卒無獲而林連無辜甚取彼時政府院部以至臺省竟無一人敢為呂岳之言亦惕于利害而恐以言買禍耳噫可慨哉

有攜妻往歷陽者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其人曰此地吾多相識爾若妻舟中吾與若登陸訪之行至山下毆其人死長年還舟刳其妻曰汝夫死于虎當與吾偕妻哭謂得遺骸當從汝長年挈之往途間遇虎竟攫長年去婦以夫死為實慟哭於道人問得其故云適自邑中來見人懇為舟人毆死復蘇登爾夫邪婦往尋之果其夫更生也悅其妻而殺其夫虎當不食其餘然以偽虎召真虎即以自殺誰謂神目不如電也

正德二年守仁以兵部主事謫龍場驛丞當在途時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渡度不免途乘夜伴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瀟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三司及杭州楊孟璠皆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七 已見

信之命漁人索屍不得祭於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遂赴龍場陽明此舉或權守臣白其事於瑾故雖詐死而仍赴龍場此亦微服過宋之家法也

相君鵝湖費公在館局時與關中一同年弈棋爭勝一擊其類同年不悅然絕不見于言公悔日詰其門長跪請罪同年終不出或以事聞鵝湖奪人奪人大怒封號一竹板令公自朴于京邸公因持父書及竹板登同年之堂自朴者三次同年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誠在我公何為哭日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而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相驩如平生不惟費公至孝而同年之孝亦至且今世求此父抑又何可得耶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饒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為盜日迫于食耳問其所欲日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數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子 記述

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謂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幸為良民仁人長者獲盜既還之又代為之慮真愛人無已之心可牧者能以是心待百姓何患盜之不可化邪

萬曆十七年建德山中一農夫貨穀回卒與虎遇農告虎曰某知命不可逃但年荒母老需殺度命容送殺到家供母晨昏來此就死不敢失信虎遂曳尾而去幾至家為母言之母止之曰幸脫虎口奈何送死幾日人為虎食命也今縱不往終亦難逃况昨已許之

安可失信母泣送之農至其地虎已先銜一人而不食見幾至惟以爪爪死人而去農不測何意及解衣包中得銀數十兩因取歸以奉母而葬其人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開過山寺有僧出迂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僧賦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安寢益謂僧言虛也旋登山巔見古廟無人廟後崇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燈如水晶照見內有跌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因下尋前所遇僧問

石誰主可傳否僧曰此名龍枕石晴時嘗見二龍來臥其上向言不可道正謂此耳王益疑僧賦已又恃力跋無主命羣力昇至舟中大喜飯畢天上黑雲簇起風雷陡作而港口山自攢合破數十舟如粉塵溺死者無算王與眾竭蹶奔山幸免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尹恭簡公閱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子濟人之厄嘗有買人過其邨恩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買人為章邱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再買買入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己而復畀金若干再買買入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其叩其金多少與囊樣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愛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異者入海為市舟中猝遇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記述

學海類編 秋涇筆乘 三 已見

盜賈即出金獻之盜感其慷慨因以所劫麻一船與之賈遂載賊以歸筆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金麻中而盜不知以子賈耳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騰之報如此

善謀者如奔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翁張從之翁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乘之則韓生以為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圖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荆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箝食並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也及據荆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措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甫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

學海類編 卷八 秋四筆乘 三 記述

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悻胆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為而嚶嚶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為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履健兒衣食也操實斃死于漢中而史諱言之視公如龍視操如鬼之論信矣雖然亦不都荊州之失也

宜和末蔡京病篤人皆幸其必死或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使老死庸下備極哀榮甯復有天道哉京果不死至儂州之窟而死于渾又張覺者字柔直福州

秋涇筆乘

人先為蔡京塾師規教甚嚴一日語諸生曰汝曹皆學走乎諸生曰先生但教某等緩行柔直曰不然天下被汝翁作壞早晚賊發先至汝家學得走緩急亦可逃死諸子驚告京曰先生忍已失心京默然曰此非汝等所知也因就館問計柔直曰為令汝輩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所知柔直以楊龜山對於是始有召命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一龜山亦烏足挽將亡之宋社哉

學海類編 卷八 秋四筆乘 四 記述

或問子陵高士也而又云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為天子而訪之數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咄其聲則何為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己矣豈必張目以視咄咄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以為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為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此態是以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為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為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咄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昔我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大位訪之久而不得一日其人擁雞酒來謁聖祖喜甚命光祿治其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辭去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呼斯人也情慧篤實氣度和平而高節自在其亦優于子陵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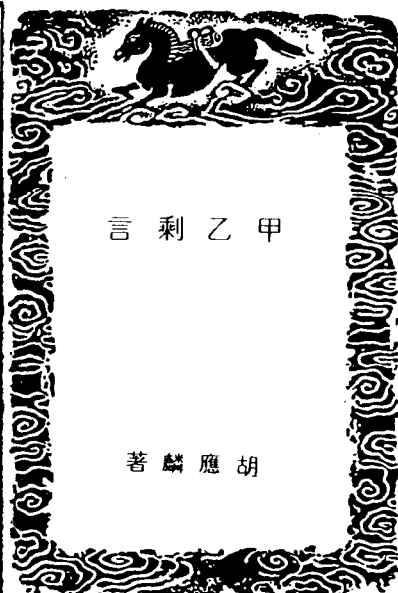
張循王之兄保當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

學海類編 卷八 秋四筆乘 五 記述

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作只得慵眠王曰汝會作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子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及黃白之器紫衣吏軒昂開雅若書司客將者數十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年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馬軍容獨壯大喜問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調或王醜以綾錦奇玩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饒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

學海類編 卷八 秋四筆乘 六 記述

吾不如老圃矣



言剩乙甲

著麟應胡

甲乙剩言叙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已後剩言也君蓋為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麗者足以開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即不越稗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翅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計音言在入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剩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剩其身而剩其言元瑞乎元瑞乎元瑞乎

甲乙剩言序

瑞剩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此言交割之矣聊城傳光宅叙

甲乙剩言

東越胡應麟著

海鹽姚士舜校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侏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有所負迫窄無以應憂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

甲乙剩言

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養茶銅鈔視之曰此論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即以燃炭僧出袖中一包出藥七許以鈔周身擦抹此藥藥盡着火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泮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與我唐昌觀中明日方往則老人已狂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詩朝更期于此方念之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子書案下置局布筭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嘗矣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明無不畢當窳窳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聞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葉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何有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

甲乙剩言

曰母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眾備保曰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人有錢數百于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

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竟為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為不怡者久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姓合為司馬牛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為湯也然亦憤憤書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王司且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踰躡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于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棄懸爾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為嗚絲典漢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姓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仇忌何日出官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官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為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辭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為倭奴殘

甲乙雜言

毀至圓潤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頤子朝議以偽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開尹元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以為偽偽或為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偽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絲繡嘗觀其繡佛纖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玄運筭余所見宋繡家多此繡當不多讓即謂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之第性嚴如長卿往朔方謂周中丞慮有外私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其槩矣未有若峨嵋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相寺于時早秋晚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為體戰齒闐不能止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西極荒番有一點光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云此天竺雪山為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日出而此山隱隱炫燿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為足證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弃精于鑒別法書名國吳用卿所刻新帖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弃鄉人有得一石于水濱狀如鶩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賁于是聲價一旦貴踴有一兩殿供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閣為禁中寶重夫此一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者遂為上方大寶物固有遺與不遺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未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饗餐犧獸諸象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閩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為此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閩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為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悵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歲死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豎冶窈窕永世配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

如作何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鳧僑寓燕中寓傍有間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為僂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賣水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界東事而石龍姬之父表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表言衷中事若身至之者表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為可惜耳

貧啟露布

甲乙刺言
有一近來聞人貧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 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此與昔人身坐銀文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之強彼以山對江有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卯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卯殼為之為燈為蓋為帶為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橫拱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用不異稠水画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

陳紀傳

臨胸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那郵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

甲乙刺言

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表荐拜為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為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表衍一事乃元方為國破好一點赤忠所在竟抹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碑傳不足據也馮為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下便足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繡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變起宇賊誘虜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取不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為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恨之時沈軍固原值虜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毋達固原虜遂猝至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烽喉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丞客姚士粦塞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為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念協力相為乃欲以敗為功欺誤朝廷固罪狂不赦更復嫌忌同官以虜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也

合色杯

都下有高郵守揚君家藏合色玉杯一器此杯形製奇雅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為第一

甲乙刺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姿姿度豔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画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拔彈能以兩彈先後發

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有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象伎翩翩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甲乙刺言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詭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遂枉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平生所遭最大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劍四字大可怪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

甲乙刺言

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之顏曰半畝方塘棟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許凡歷四中丞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鐵也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竟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則竟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前定命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稱太且且斟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少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類最多好事故爲錢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邊道詩

甲乙刺言

共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及楊不弄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不振也

都下詩

胡孟發
胡孟發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着青曠身被布衲手捉一扇來謂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泚水對然長嘯有如風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鬼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在酒清風滿矜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胡孟發

甲乙刺言

胡孟發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頤長髯頭着青曠身被布衲手捉一扇來謂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泚水對然長嘯有如風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鬼饌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在酒清風滿矜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從來今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禱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賁相馮侍郎是壁月鳥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王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秉總憲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蹇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變復

以他事談說許時避者益急言王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

聲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脯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奈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歎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已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珠林苑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握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已傳二卷上有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已者皆錄第諸篇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為有君自取之一語為大不知已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愧金岩石篋遞以語叔祥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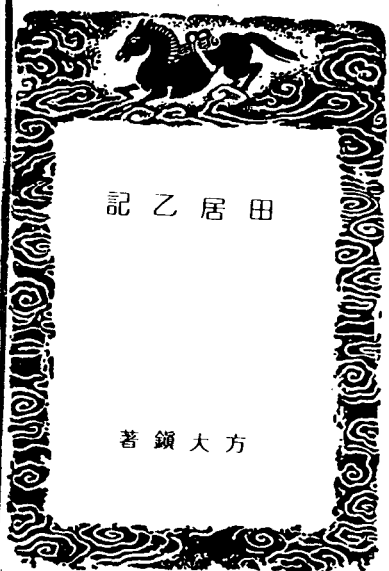
廁箒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為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為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為奈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為君畫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箒是帝皇之專用廁箒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宜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箒是比丘之淨用廁箒而不用紙觀此廁箒

瓦礫均也不能不為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為噴飯滿案

余從綠酣中清冷熱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謂校書如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張元發識



記乙居田

著 鎮大方

田居乙記馬之一

潛見第一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為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田居乙記馬之一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聚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田居乙記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迫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問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

田居乙記馬之一 二 也此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共而盲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

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軌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忘羹饗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田居乙記馬之一

知之及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要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管仲連乎王曰管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孔叢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田居乙記馬之一

四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而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採之其圓中規雖有稿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并

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曰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趙簡子問於成博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田居乙記馬之一

是行晏然對曰臣博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博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也

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之賢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

曰吾出兼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乘旆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胃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行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大馬

田居乙記馬之一
宣說之學而未行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行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行見夫子之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

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聞焉

吾田基歲不收土莫不然而何況于人乎與人田居乙記馬之一
以質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威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不可留意哉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緼絺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廟廊不活貧窮焉得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佛拈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袿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絙衣將入
鼎佛胙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
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
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
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母乃
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
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
哉子列子喚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長鷹鷂下畏網
田居之記 弓之一
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讓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
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
待大命于路稽首曰君子哉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
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
禮魯君問曰機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
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

君之坐管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
哉尚有喫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
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繪繒尚得而加之虎豹
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為

曾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
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
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
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
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
懼之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
道之甚也哀公曰善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于伯禽于
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
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
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
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樂土地博裕而守
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
而守以畏者勝聰明敏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
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

成則缺柱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
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嘽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
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
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
蠶之股搗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
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
股搗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

避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
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
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
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一
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最善為醫
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
於家中兄治病其扞毫毛故名不聞於閭里若
扁鵲者鏡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
侯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其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葉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揀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

曰居乙記馬之一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孔穿與公孫龍論滅三耳甚辨而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謂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曰毋取相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相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怒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願環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針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肯人得矣

黃曾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而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取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七士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齊濟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濟則無敗政矣

枚皐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通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田居乙記馬之一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廢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遍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李叔堅家有人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大見人行效之何傷項之犬戴叔堅冠以

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大又于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犬暴死家卒無繼芥之異

桂陽太守張遷去馬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殺遣客伐之血出客驚怖歸白遼遼大怒曰老樹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遼使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遼遼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遼恬如也餘

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墓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典亦不

田居乙記 馬之一 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

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嘗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

田居乙記 馬之一

田居乙記

馬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若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田居乙記 馬之一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敵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敵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

詩外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

田居乙記 馬之一

田居乙記

田居乙記

田居乙記

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于今視子之鼻問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劫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也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夫人貴人賤哉

孔子弟子有孔叢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叢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叢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斯焉取斯

說苑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于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

田居乙記 馬之一

田居乙記

田居乙記

田居乙記

君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履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
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
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曰居乙記 馬之一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
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獲也今而後知吾子
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
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
見曰巖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
治哉公叔子曰巖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不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纒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八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田居乙記 馬之一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赤去甚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修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諫有五 一曰正諫 二曰降諫 三曰忠諫 四曰
諫 五曰諷諫 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
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
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
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
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
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
末汝將諫邪諸御曰已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

且已開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蠶谷血
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遂趨而
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
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
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
解層臺而罷民

田居乙記 馬之一

惠蓋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
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
教寡人惠蓋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上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蓋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
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皆欲
權然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
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蓋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
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蓋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

服寡人也

孟嘗君寄士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可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矣望兔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固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弛君子誠能形于內則物應於外矣土壤且可為忠況有食穀之君子客曰不然臣見鷓鴣巢於葦若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王使為相

田居乙記

色

還自備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却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怨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故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蟻蠶蠹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田居乙記

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于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兵車之事故諸侯不相私攻而民不私相鬪闕不私相終也故聖王在上位則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而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田居乙記

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第二人能無憂乎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田居乙記 馬之一

謹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各歸聽之猶以為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蓋寬饒自以行清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

田居乙記 馬之一

謹

不用難聽之語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為君痛之

荷榮與傳假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傳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傳難曰能盛功名者一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傳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

田居乙記 馬之一

謹

子瞻乞一言于徐仲車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田居乙記 馬之二

荃宰第二

記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繇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

田居乙記 馬之二

之力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嚮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使封人麥丘以為邑

田居乙記 馬之二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求送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傭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傭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稅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照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荷食鄒之稅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田居乙記

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弗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問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曰希乙記

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清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若己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隲朋其可乎隲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者其于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隲朋可也

田居乙記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子且不愛安能愛君君妬而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君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者也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何不使人問之問之而回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愚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迺夜舉火而爵之為卿

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於曾也使田居乙記

田居乙記

刁鬻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人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讓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為棘喙刀鬻也多矣呼吸之間錫錢行焉孰肯以頸嘗之乎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田居乙記馬之二

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八皆在是以難之也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趙簡子與樂激游將沈於河曰吾甘好聲色矣而樂激致之吾甘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甘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我過而黜吾善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眾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于眾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豎不譽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任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謂申子碎舍請罪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馬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鴛鴦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賞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晏子聘齊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曾不免于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晉國昔盜有郊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何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郊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郊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郊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效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謂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勤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列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

三尺壤階三疊草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亭也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予大夫不弔而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積非其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妾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以攻齊為難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人輟行

田居乙記 馬之二 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飲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無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管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

用是則內無拂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諛諛我者

其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也

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術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術君曰子之為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予我也乃逐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亡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即齊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瘞蠶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卿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烈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

襄楷諫桓帝曰聞官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上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既乖其道豈獲其祥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華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趙襄子出圍賈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張武談曰晉陽之中救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始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孤陶叔孤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

田居乙記 馬之二

田居乙記 馬之二

田居乙記 馬之二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敢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浼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謹蕃援我使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田居乙記 馬之一

未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迺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更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記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

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大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任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春秋

田居乙記 馬之二

大

晏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晏子曰我之謂任人也子之謂任力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必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主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潘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額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狡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于井然惡大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

田居乙記 馬之二

老

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雖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持為靴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末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廉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

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刑蒯賸使晉而反曰擊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賸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地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于心矣何閉于門哉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田居之記馬之二

死子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其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廷其開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主曰今而後不敢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田居之記馬之二

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于人也簡主曰子之言過矣大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池也之命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所驚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不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晉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骨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淮為蜃龜鱉鱉魚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嘗華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田居之記馬之二

為畝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慶封為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越遠其可以安乎

田居之記馬之二

田居乙記与之三

伐閱第三

記操持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

曰居乙記与之三

父兄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

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今復爲相以金賜其母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女牲日乃出使取齊衣占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風俗通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吾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

治乎卒善遇之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閣管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鄉少緩誅

罰思行此術

鄧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有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

田居乙記与之三

諫恢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朱暉于驛爲吏暉辭駭而薦友虞歎息遠召之其義烈如此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賊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備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乃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即爲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移

賈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遵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彈已諤於是起姜肱為健為太守韋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事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

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一碎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王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于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衡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衡蓋勳為言得免衡以黃金二十觔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田居乙記 卷之三 六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為身處脂膏不能目潤徒益苦辛爾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謂股肱曰良遠叔與太守同歲恩結締素段亡其幸臨郡而段二子舊兒俱佳今宜舉其長子舊幸得待罪至後歲

賈魚之次敬及况矣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遠與微繼絕然舊實不如况且舍舊世公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豈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

楊柔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田居乙記 卷之三 七
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權孫權也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

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自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復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重切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友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切宰之怨慙有出於國則亮可以過也

田居乙記 卷之三 八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惰慢則不能研精檢蹊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為介也

將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為慢耶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田居乙記 卷之三 九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亭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宴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矣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

郗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
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
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
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
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
懷璧為罪眾留所贈而服其德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
田居乙記 号之三

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
臺羅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
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
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
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
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
耳安有性性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徐偉長不治高名不吏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
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兼
賤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皆玄遠未
嘗燕否人物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
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
不咨嗟皆曰山少傳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
搆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

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
自見矣人有過先蓋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王右軍與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
同羣碎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
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
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
美譚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嵇康性合垢穢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
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
遜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劉道長王仲祖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贈
其餐肴案甚盛道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若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何次道庾季堅並為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
田居乙記 号之三

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
所以承大業為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
庾冰之功于時微臣之議今不觀盛明之世帝
有慚色

謝公時兵廝連二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撻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為京都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率勢在蜀既久承籍

累業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
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推之王
曰文王之圃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
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云鞭撻糞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使吏送至師家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簞因語
田居乙記 号之三

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
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
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長物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
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
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
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盤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直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郭璞嘗遇顏合欲爲之筮合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毋勞筮龜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皇陶至德也其
後英麥先亡劉頊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又
猶有刑之之餘曩况凡人能無咎乎

梁竟陵守孫嵩鄒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嵩身
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
後皆如其言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知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王秀之爲晉平基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
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
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
爲王晉平恐富未歸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
由居乙記馬之三

夜集容有求唐事五官
傳中一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
懷豈不沮人雄志
蘇瓊幼嘗謂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
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
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
漸變使無跡可尋
鄭子默有名于世李僧伽曰行不違道文勝其
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難得必喪此之徒也
竟如其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彘宅朝廷
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
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陰興與張宗鮮于稟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汎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不知顧時毀暹文
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于才專言卿短此
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實
事不爲癡也

齊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
曰公今貴重軍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
之有世以爲雅言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
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
散愁自以以來不登臺臺之牀不入季女之室
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田居乙記馬之三

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
容置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楊帝遼東之後麥鐵杖請爲前鋒顧賢者吳景
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歎鼻
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
曰阿奴儻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
被殺亦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邪有功荅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
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
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
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恣嘗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
田居乙記馬之三

無彼此于人也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度蔡脫兒多所請托
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
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未安能爲李蔡致
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官
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田居乙記馬之三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寒謬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鵬鸞鷹鸞豈象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

田居乙記 馬之三 元

王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誦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笑語則謝卿以一練絮共伺之不能得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

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郵親友雖致囊空怡然自得嘗願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掎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蠹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于聖世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啻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

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百官各稱職

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為無口瓢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

若疑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憂多儉人

田居乙記 馬之三 主

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邪

范文正公諫劉后與帝同御大安殿受朝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妄

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

獲罪門下殊不能答遂乞外

范文正公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

耶若思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騰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師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寔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

議不因事起之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為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田居乙記 馬之三 主

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遊吾言無以為慮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仁宗天聖七年王清照應宮災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

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言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

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蘇軾與司馬溫公論願役免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

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台安石以速富貴哉

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取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田居乙記馬之三

方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眾望晦叔亦不辯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罷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疏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田居乙記

不可累百官耳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為捕盜盜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王克敬嘗為兩浙鹽運使温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汗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者為命餘姚毛吉舉進士為副使追賊至密岫山眾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幣金四千兩為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為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祭丞往視之睽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

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金銀已付其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汀我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祭酒劉公松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王副使琦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大雪寒侵臥

不能出門戶或暗之曰吾求無愧于心耳雖饑寒亦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

秦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愁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討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享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旌其廉

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逮言官劉蕙戴銑等數十人詔獄牟錦衣斌時蒞事輕刑緩械曲為申救有任御史自懇諸條上奏時置其名時身寔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為忠乃悔邪瑾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閣字公不肯謂其條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郊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

陳公茂烈為節推排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田居乙記馬之三

當道尚深刻徐開解恩信手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具凍幾死拜侍御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者處白沙先生之門夏月不能具一蚊幘書信督兵征南變制詞官殺得專斷迄班不賞級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東攝耳即幸事集輒自專將有奇禍矣

山公雲為都督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公

問半廣西饒珍貨世謂為將不忌貧有諸半曰
白袍點墨終不可渝矣公曰土夷饋送荷不納
彼疑且忿奈何半曰居官贖貨國靈甚嚴公不
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曰教我矣

記作用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
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
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面朝羣

臣有紫衣進者曰盍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

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四境莫衣

紫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
正無以給上屋室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
之奈何管子曰沐浴樹之枝也既沐浴樹之枝
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
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齊夷兼之國也一樹而百乘
息其下者以其不增也眾鳥居其上丁壯者糊
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杖而論終日
不歸歸市者情睨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
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畏時行者疾走父老
歸而治生丁壯歸而薄業臣歸其三不歸此以
不貧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
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固固臣之國
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
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易為不入然後逆襲
公公歸

宋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
人進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
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
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
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
治所其民為吏所克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
其部從事博駐車夾道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
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
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
見所創著其頰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癩辟左右問禁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
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杖用卿能自
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

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
縣令久之召見功曹問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
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
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
博遂成就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

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

問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

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

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

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

坐間里闕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

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梟

鼓希鳴市無偷盜

宋均遷九江太守浚遼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

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

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

絕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眾盛而范兵

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

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

犯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

犯

復向雲中

方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在

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繫亂

絲付儲使理儲振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

事亦然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

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

是太子遂定

陶公性檢厲作荆州時勅船官悉錄鋸木屑官

用竹皆令錄厚頭後元會雪用屑布地宜武伐

蜀裝船悉以竹頭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箐有

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

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十陰至於凡俗當惜

分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樽蒲博奕之具悉投

之江曰樽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

田居乙記 烏之三

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

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

以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

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尉賜若他所

得則呵辱遣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蘇瓊為清河守性情慎沙門道研統貨巨萬在

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為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

田居乙記 三

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為債數見未嘗啓口

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

可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每富交戰

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

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

乃多作勁木白倍選有方精帥五千人為先登

田居乙記 烏之三

盡持楛攸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

計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

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

士人人戴之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

正己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

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慕善走者置

遞相望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

權悉在掌握勾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

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始為轉運時財賦

歲入四百萬緡卒年乃千餘萬緡

田居乙記 烏之三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

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總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

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斬潮營軍大亂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翻作令並著奇績時云諸

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

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傅翺代

為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

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翺為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

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唯

清而動清則憲綱自行動則事無不理

李崇除交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

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

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

田居乙記 烏之三

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柳仲郢為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惠寬為政

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

養

崔郾治陝以寬經月不督一人及治鄂則嚴法

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

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

治政以貴知變也

田居乙記 烏之三

太宗崩宜政事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時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田居之記 卷之三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曰東風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與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六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遺粟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取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着公速行

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為得輔臣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放火閱始出眾遂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譁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趙州知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商賈輸奏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鄒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孫季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擊者甚眾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季老季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其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通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圍為之一空

宋給兩州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

士怒杜黃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眾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後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眾數瓊在圍城中附虜脇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刀曰諾悉麾練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呂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涕泣而請留也上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聖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

宋初遺虜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廡寧中高麗入

田居之記 卷之三

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勝
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州給使者欲盡見兩
折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
且以事關秀公蓋因前事而有所感發也
種世衡所治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
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
習之以銀爲的中人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
銀輕重如故而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
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
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
遂成富強干延州諸寨中獨不求蓋兵運芻糧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
正我輩立功之秋也惟孝不荅扣而問之則曰
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言
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
曰居乙記馬之三

田居乙記

意領 太子造飛語 上動憲遣禮部侍郎胡
漢往覘之漢即 太子所行條爲七事以聞皆
出誠敬孝順之道 上覽大悅
王少保喉御史王溥劾林都諫聰挾吏部甥選
教官得善近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畧
稱病臥數日 上遣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
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
周公忱爲巡撫時淮揚災鹽課虧時蘇州多餘
米公令縣撥一二萬貯鹽場准爲縣明年租時
米貴鹽賤竈戶聽以私鹽易官得鹽民得米公
私兩便焉方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
勅公供其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
還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草歲久朽腐矣請
出前膠歸市革解補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密
兵仗數百萬公出餘米市造上明益者須水磨
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又朝鮮入
貢善建州虜遮道諸改道由鴨綠江下部議公
言朝鮮舊貢道自鴨鴨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
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 祖宗有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遺他日屢不可
從遂止
土木之勦也先挾車駕趨紫荊窺三輔通州糧
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于公
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

田居乙記

日而糧盡
北虜入塞師行乏軍與劉公大夏以戶部侍郎
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
近不在遠侯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要領
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
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容買米自十石以上草自
百束以上者悉聽輸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有餘積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轉買牟利十五此法立
貴子弟收糴無所得于是倉有餘積家有餘財
矣
宣德間嘗遣中貴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求異寶
天順中有中貴上言再遣者 天子然之命兵
部檢察往事時項襄毅公忠爲尚書遣吏檢之
郎中劉大夏先往庫匿其籍吏無所從得其議
田居乙記馬之三
遂罷後三日項公責吏曰案在庫何失去劉公
從旁哂徐曰前下西洋時所費錢穀數十萬軍
民死者萬計縱得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
大臣所宜切諫舊贖雖存亦宜毀之以拔其根
尚足追問有無耶項公悚然避位謝之曰此座
當屬公矣
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復畝
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

田居乙記

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湖廣歲饑張布政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骸尚
值來商卑詞告糴亟修學宮其備直以業餓
者全活甚衆

上官世及輒轉展結勒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
叛輕中朝士人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
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
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
印卷七記馬之三

籍為請官于朝土官大悅服

黃公綏參政四川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權不
得行公曰即有寇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
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起率吏兵
急抵寺繫諸僧諸僧中有一人少而狀甚惡詰
之無詞牌即塗醋聖額上曬洗之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即許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
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
負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隱屏恣淫毒久矣
公盡按殺僧毀其寺

弘治初馬端肅為左都御史奉上耕籍田行九
推禮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端肅厲色
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即斥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徵以諫

俄內批禮部看僧請腴田千畝為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傳尚書廷倅不知
執奏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奏 天子
壞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陶會以父愆授廣東新會丞恪慎不治事都御
史韓雍之討廣盜也嗣賊有最強險難下者都
下文武士百十人度無可任指使欲自往會時
侍左右韓公謾謂丞我何意會曰得非其賊
耶公曰然丞度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耳公
怒謂使若食粟可耳最爾邑不能理乃言易擊
賊妄嘗管會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
也我難其攻賊者也會不解治縣解擊賊公問
若所將幾何曰三百人公少之曰如會猶以為
多也兵貴精不貴多請擇而後行公許之會乃
標式為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
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會復
日片乙記馬之三

下台募募數日足日操練椎牛酒備之甘苦與
共士爭願為死卒以此生登破賊穴所得士女
金帛悉分三百人衆益 任廣東西布政所
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歸陶家軍駭慄道過
即叩首乞為民得無死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贖語有之一夫夫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把漢那吉北虜俺答之孫而會婦之所鍾愛以
郊於俺會揆扶其妻叩邊總督王蔡古留之曰

此奇實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論以執送
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抵償之愛而
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俺會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
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會谷蠶秩置塞外其與
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即助之
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
得報可

田居乙記馬之四

居息第四

記家倫

曾子任於莒得粟二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
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
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
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寤其身而約其
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
田居乙記馬之四

為急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
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
而曾與其巔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官息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至乎官息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至乎官息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至乎官息於官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

棄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什地有頃蘇慶然而趨進曰曩者參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居鼓琴而歌

欲令曾曾聽其歌聲今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未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曾之言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曰居乙記馬之四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

管則待大董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

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

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如

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

難乎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

孰重過對曰始不如父重王忿然曰君何士去

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

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受之

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

以應之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

他曰古之事君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

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

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

田居乙記馬之四

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蒼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

生臣之毋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

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

御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

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曰悲夫悲夫心非

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

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

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

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

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

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

田居乙記馬之四

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

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

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

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

眾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

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

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巫封我矣吾不受

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

有瘠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

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田居乙記馬之四

曾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

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

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

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

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縷經而從者十

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

也

顏延之候其子峻過賓客盈門峻方臥不起怒

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

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

乎

文帝召王敬弘于恢之為祕書郎敬弘為求奉

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

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

周燮生而飲願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

父聽曰吾聞聖人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也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以入淺體之所以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習道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諒接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家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趙文子冠見纁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田居乙記 弓之四 七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諷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枉始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教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教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謂不支乎夫宣子進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謂不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吾必濟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祭授之輝恥越賢兄遂托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八
等密其穿踰奪叔未余窮夜燭處竟無聲響于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歎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醢神坐頌仰因語是月司隸大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御史舉茂才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眾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源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夫其福人不枉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為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

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齊景公有愛子請嫁於晏子公適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曠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當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仲尼志意不立于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辦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童于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田居乙記 弓之四 十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書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平陸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為輕薄章後為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陸人生為

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天子所知

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

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

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賒財分貨吾

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于

財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

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

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之不如藥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之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

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

伯左儒死之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

士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

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

襖撲滿一枚書題移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

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

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王五絲為

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緇倍

緇為緇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

勳故贈君素絲一襖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

具其有人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穢物也錢

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誠歟故贈

君撲滿一枚倚壁盛歛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

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西京雜

記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

甚重之援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

函居乙記馬之四

朱生文季以張先生本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

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苦自往候視厚贖

贖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

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長薦達賢士多所疑進

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

蕭誠善挺之惡誠仗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

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必在

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願喜軟美

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何晏鄧颺夏侯玄傳傳交而嘏亦不許曰

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

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

田居乙記馬之四

箭多言而妬前多言寡譽始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羅禍況可

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

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

之許也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僅從千

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

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

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

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

為不亡矣

巴郡太守但望為司徒掾同產子殺人繫獄望

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

謝太守大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

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身陷罪惡自
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亂乞以代之言甚哀切
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
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
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焉吾是以哀也弟子曰
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
也蓋不忘故也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
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蓄也罷而不為用故
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
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
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
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
曰居乙記 弓之四

急相棄耶遂攜極如初華嬌譜敘曰歆為下邳
令植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
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曰不
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
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
俱行此丈夫中道墮并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
俱行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
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類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
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隣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受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而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
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
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
可無祭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
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滅
為顛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
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無町畦亦
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速不可急去

郭林宗遭母憂賣叔來吊既而鉅鹿孫威直以
林宗賢而受惡人吊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勵終成
善士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
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于兄弟而
以氣勢交陵莫昵於妻子而以豐約為悲歡莫
狎於奴婢而以盛衰為向背又何駟僮之足云
乎故越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為齊相徧召昆弟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
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
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復謁道
曰居乙記 弓之四

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噫不得
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不及而
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為此輩者少
矣一家尚然又況責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
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為見者
也

記性命
仲長統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
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而竹木周布場圃菜前果園樹
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
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
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羔以奉
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味歸高堂之上安神闔

田居乙記 馬之四

王

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違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未保性命之期如是
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
哉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聖人知身之不足貴也知
名之無所著也離身而反屈身去名而不滅名
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
之閉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
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
至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任顧
逾思長林而意豐草頓纓任顧豈與俛受維繫
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闈有異乎異見
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此亦人已攻中
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

田居乙記 馬之四

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
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
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則何往而不適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
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俛俛辭世使
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
來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以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途往機巧好疎縟求在昔渺然如何

田居乙記 馬之四

王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
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
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教養子
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
萬石之風

何琦既喪母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
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
隣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為
媾贖然不為小謙比有贈遺亦不苟讓但于已
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
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

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來今豪富繼踵宛其死
矣知是誰室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
游之所勿久總得意之所勿再往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
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
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
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邠原時亦在遼好
以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沿禍之道也密勸
令西還

田居乙記 馬之四

王

司馬德操有倫鑿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
人乃括囊不談時務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
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
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徵曰如卿
所言亦復佳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
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足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
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禿
禿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
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
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酒
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
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眾
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
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魏相與爭侵地于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櫻之則右手廢右手櫻之則左手廢
然而櫻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櫻之乎昭僖侯曰
寡人不櫻也于華子曰其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
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于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田居乙記 馬之四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
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謂
之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
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平道
可謂有其意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
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
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
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
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
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
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
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
速於其間乎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筆以
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
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從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
所取畏者枉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
者過也

田居乙記 馬之四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
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
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非相為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
夫蚊蚋嗜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
狼生肉者哉

汝南周顒與何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
死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
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自踐
至于晨晷夜鯁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
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
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
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田居乙記 馬之四

伶玄字于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
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于于閒居命
言厭厭不倦于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
力驚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
德占袖顧眇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
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

田居乙記 馬之四

荒

田居之言 莊子則方箕倨鼓盆而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曰方箕倨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然其始也我獨何
能無慙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維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而我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
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
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
同臣奚憂焉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
憐之道非唯情也動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
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
田居乙記 馬之四

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曾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者也主
人以瓊璫收孔子徑庭而起歷級而上曰以寶
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然以救過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
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嘗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受姓受氏以守宗
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

田居乙記 馬之四

荒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大鎮有符新義已著錄是編乃其家
居讀書時所作自序謂遇有實心輒乙其處命兒
子錄之故名乙記分四門一曰憎見分記學記仕
二子曰二曰筆宰分記君記臣三子曰三曰伐閱
分記操持記作用二子曰四曰居息分記家倫記
性命二子曰所錄雖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條綴原
文無所闕發其出處或註或否體例亦不畫一

田居乙記 馬之四

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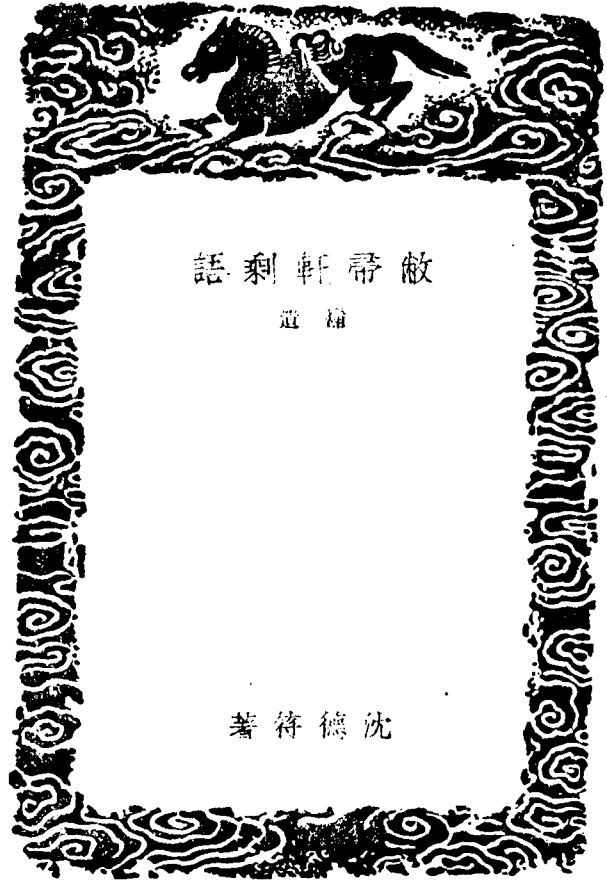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恃
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耶
莊周病劇弟子劉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
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可得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

敝帚軒剩語目錄

卷上

- 類雋類函
- 董伯念
- 雪山
- 金元煥
- 慈山之譴
- 楊學錄孝行
- 釣園
- 蘇州謔語
- 吳江謔語
- 得子失子
- 王上舍刻木
- 順文康陸少白

敝帚軒剩語 目錄



敝帚軒剩語

遺編

沈德符著

- 杜猿化叱
- 季漢書
- 小棺
- 南宋陵寢
- 王弱生續句
- 尙書被嘲
- 松江謔語
- 嘉興謔語
- 無錫謔語
- 戮子
- 大風吹人
- 悔人自悔

一

敝帚軒剩語 目錄

卷中

- 耶律楚材
- 馬鐸李魁同母
- 人化異類
- 神名訛稱
- 認族謔語
- 袁中郎論詩
- 周解元
- 張幼子
- 河套
- 夷入市盜器
- 鬪物
- 太和記
- 婦人弓足
- 人疴
- 偽畫致禍
- 王百戲
- 糟塔
- 瓷器
- 汪南溟文
- 不男
- 年伯
- 男色之靡
- 錄舊文
- 契兄弟
- 奴婢弒逆
- 夢宗汝霖
- 周公瑕
- 鄉賢

敝帚軒剩語 目錄

三

- 黃兵部
- 火把節
- 婦人髭
- 妓鞋行酒
- 太函雲柱二謔詩
- 山人對聯
- 王李晚成
- 史金吾
- 星相
- 戲物
- 種羊
- 諺語
- 春畫
- 妒婦不絕嗣
- 李近樓琵琶
- 立碑
- 成說不學
- 衣內出火
- 徐文長
- 師弟相得
- 縣令處分人命
- 馬仲良戶部
- 祝唐二賦
- 士紳怪癖
- 二季中丞
- 咏頭二謔詩
- 任徐相仇

二

盤司創勢家

寫戶

盜賊賦形之異

水順彭宜楹

唐伯虎

鄭蔣翁壻

縉紳餘技

顏面

塔異

小楷墨刻

寫生

守土吏狎妓

奇鬼

懼內

胡元瑞論纏足

補遺

辛相對聯

妖夢

摺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下隸

三孝廉作鬼

房山縣石經

山人恩妄

太學不文

凶宅

弊生子之異

霍渭厓不認座師

樊隋祠

山人歌

女郎吟咏

四喜詩

吳江異人

塔影

名臣通畫學

嚴恭肅

評書

山西喬御史

奇疾

沈可馬莊怪

劉進士晚達

燬經譎爲冥官

四川貢扇

仇鬼貴人

獻縣盜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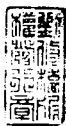
術士使鬼

記前生

司馬濫公

敝帚軒刺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景情著



類舊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隴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王禮之。令彙萃諸書。各分事類。事稍秘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舊。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羨長名安期者。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開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文。三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舊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于友朋。以及妓女。外靡不損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子以未及見爲恨。子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填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詆。名以之頓減。

杜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雌黑猿多有化爲雌者。子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給。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蠶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

凡為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為白，但既白之後，為牡為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眩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免生俱化，望月而孕，近偶畜免，則雌雄各其其尾，如恆獸，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董伯念為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為編氓。時宗伯貨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習悍，至此不以為恩，反其計董氏，直謂諸產俱屬伯念，欲盡徒手得之，麻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為令負清勤名，在西臺亦鏗鏘者，巡方入召，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并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為乃祖所恨，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逃去，并撫臺王洪陽，汝亦能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為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王中丞先為光祿少卿，以利游人吏科都給事陳鵬陽與，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予修式閱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遂往謁，賓主惓惓，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為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陞者，遺朱子綱目，算劉備為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盡斥陳延祚三國志，自以為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為之序，其推許甚至，聞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尚儉者，已曾為此書與為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晉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真州，凡十六年，遂實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彼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為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使出手作，成蓋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劉見，即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晉劉一說，儒家奉為律令，而檳魏者，至與新莽武墨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雅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勳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劉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慈嶺，釋迦佛修道蘆芽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即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為證，而其

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都長官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嶺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即今茂州，而松潘衛之雪欄關，即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崖山，矗立如雪，近白崖又有玉盤積雪，土人以玉傑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為雪山者甚多，王叔士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自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張舜民畫樓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見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八臂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對，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衛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即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對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即位，封為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為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棺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不古昔裝者，予笑以為誕，後偶與李本甯先生談及，云：此子官彼中所目眩者，亦命鍾工，即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圯，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棺，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弁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年，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德僑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狴，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有言西北甘涼甯夏之境，榛莽曠幽，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記者多矣，今何以并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為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鈴轄嶺神，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為蓮葉，下為荷花，榜中有真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諡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即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微，何以有此小家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予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高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鬪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且與金同舉，應天已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為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為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釋上之臺使，時御史

按部金填。金賂押解。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錄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諸僧行。甫至。即具酒肴。盛饌。令一更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即行。更謂笑善。飲。人人以大瓶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則孳累一空。囊橐如洗。陪飲更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香不可得。錄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廢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為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董司徒家為塾師。尋與陳婦兒女。姻至今尚存。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為妖髡楊璉真。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為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真。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成蒙民于遠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珪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不合。况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樞無尸。止有木燈架二枚。按欽宗。樞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樞。我常為汝瘞之。因以一品禮葬于蒙洛之原。樞且不還。安所得燈架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斷神視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衣冠。納之于槨。蓋此舉。始以慰釋人心。一辨真偽。則事體便難收拾矣。况徽宗。樞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樞中。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偽耳。

慈山之謠

慈山。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精神趨之如鶩。慈度不能勝。乃北游至山東萊州。即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闕。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瑞叢墓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遠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縹緲俱難妒之。適即墨有無賴羽人。歌謠者。詭云。其地曾為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慈既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捏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速德清至京治之。携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慈繫獄甚久。後始請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謔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發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慈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成泣慶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蓬萊歸自遼東。修真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燒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歌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瑞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聖。時尚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諸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解何。未數日。已有壁沒之矣。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廣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為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為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水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尚。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勸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孝。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與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尚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為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患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顯。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為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尚書。又顯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路道。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液為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至命。獲進十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為之語曰。千場萬場。屎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呼屎。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為時所薄如此。

釣闊

今南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置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景。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秘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成里。勳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窺。觀。今。兩都。淫室。遂。做。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閨。閣。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詭語

嘉靖末。楚中天。鑒定向。為。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即。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為。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間。士。子。為。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強。為。應。天。尹。以。戶。曹。諫。不。進。奮。擊。殿。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巖。

死乃對曰京卿撰書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驤以高才從翰林講外...

蘇州雜語

吳郡人口吻尤俱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中允瑞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

嘉興雜語

嘉靖開嘉郡城精神有遺大禍及窮窘控辱者里中士人為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鐘...

吳江雜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勸荒簿至邨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

業六則心腹奮辨也又吳俗呼現錢為梢故諺語云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治來述之

無錫雜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峯以尚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謂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即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碑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

謀之妻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即扣母鼻。願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住方憂。復目賭。厥子入室。百端肆。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為厲求償。將無夙世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程忠。報國於背上。豈非真忠。至嘉靖間。黃久庵。尚書。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即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近有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相揖。讓已為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冠履。麻直。被之木人。奉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子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子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為子言。子猶未信。及聞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現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魯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會聞新城王壽字。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為風吹墮。因為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冠。駟。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與孝廉。詢之。云果然。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為封公。晚年婢出。擊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搗木。偶獲。漢供。至糜爛。與諸雜共。人謂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童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吳耳。陸有膂力。強使氣。嘗與同里吳侍御。陸之。有遠。言。鑄一鐵簡。置懷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意。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為王。奔州。從。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該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笑無以答。

悔人自悔

吳中人士。好為滑稽。向有一年少。岸土。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僧曰。禿子之禿字。若何。為僧。僧曰。即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間。吳中。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諺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級。稍為汝製。幘。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載。者。見。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諺。竟。慚。慚。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城。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家。開。根。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為。何。人。葬。地。子。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始。必。異。人。豈。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為。黃。治。開。墻。中。他。物。散。去。多。矣。

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暫。年。登。北。畿。賢。書。懸。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強。仕。即。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整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即。李。卓。吾。所。稱。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殊。麗。能。文。乃。使。說。稱。弟。子。學。禪。於。濠。然。稍。久。亦。喜。其。慧。點。甚。眷。念。之。因。乘。閒。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濠。然。許。諾。謀。於。司。馬。姑。勿。遽。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暗。語。初。亦。伺。伺。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游。之。裝。濠。然。與。訂。期。俾。弟。子。先。至。而。黃。繼。賦。多。謫。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扇。閉。不。復。出。而。濠。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報。不。敢。言。為。鄉。里。所。詬。初。以。雉。媒。往。不。特。如。舉。空。返。且。并。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羅。計。與。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黃。字。季。主。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駟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駟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馬鐸。姓以為名。至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為。駟。二。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倉。州。記。奇。事。亦。以。為。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為。卓。氏。駟。之。母。為。黃。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未。幾。黃。氏。亦。卒。駟。奪。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竝。貴。因。諱。而。易。其。姓。耶。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為火把節。是日人家。纏。菱。蘆。高。七。八。尺。置。門。外。蕭。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筋。和。以。醃。醃。生。食。之。聞。其。原。起。則。是。日。為。洪。武。開。道。待。制。王。忠。文。禱。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為。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昔。人。祭。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為。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為。六。月。即。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人化異類

陸慶聞。雲南。蘭。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為。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斷。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即。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為。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中。有。號。為。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蠶。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即。出。為。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為。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蘭。州。之。西。俱。為。滇。中。內。地。而。幻。化。醢。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賊。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家。畜。幣。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即。夷。以。音。相。近。訛。稱。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斷。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

十以上。爾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鄧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婦如此。其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婦人疑

婦人有疑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婦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翟氏。生兒三十餘。見之。即報。鄧陽婦人。呼為三。最娘。兒之紀載。若官。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董貫。領下。最數十輩。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為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髻。以令其眾。蓋取威重。如關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為。發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嘗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狠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必與其艾。綴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又云。即徐知證。知證。予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禮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鞋。好以妓鞋。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鎮以為。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何元朗。竟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弁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深辯。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糞漬之醜。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為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中相公。因得官鴻臚。為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為尊。行過從甚。時相公婿李為鷓鴣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備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中姊夫。李之配。即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為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為令。與稅。瑞。竹。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狹。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於。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著。蘭。州。窺。但。城。便。使。教。星。夜。起。戍。戍。寒。回。死。守。桃。花。雪。燄。至。生。憎。柳。絮。黏。盡。日。摩。挲。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子。魯。纏。著。毛。衫。便。不。同。方。面。亦。急。通。又。李。本。甫。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為。所。歡。之。婦。李。華。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微。州。何。必。強。尋。人。多。應。白。嶽。尊。神。賦。惹。得。黃。山。老。嫗。瞋。背。上。揮。來。拳。似。鐵。發。邊。掃。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真。馬。四。娘。所。改。名。秦。淮。脫。傳。為。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子。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

以嚴整為宗

袁中郎論詩

邱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實于。麟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即曰。北極風煙。遠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轡。十。下。予。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為。然。偶。案。上。乃。其。新。詩。彙。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為。佳。予。拈。其。聞。鐘。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并。其。鄭。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歸。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跌。麻。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為。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沈。魚。陪。治。使。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弁。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起。異。似。非。文。長。得。意。語。兼。苦。爭。以。為。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晒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為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黃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即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便童對語亦奇。

周解元浮槎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欲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為。蓋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惡。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室。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勸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真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為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癡態而歿。

王李晚成

王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予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為惘然。掩袂。漢陽李愨公。時藝亦為後進傳誦。直至今已未始第。出李嶺溪太史門。初謁房師。日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答。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仰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真有其之。前此嘉靖間。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郵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第。事亦相類。

史金吾

深陽史金吾。繼書故同卿雁峯際。庶子以鄉紳。繼倭陰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衛事。故江陵相客。與王
 舟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能任奉朝請。其平生豪貴自奉如王公。即扣條紀綱之卒。且數千人。
 居後用軍法治其部甚嚴。部下亦頗優容之。偶城南塘。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兇力亦得
 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其裝巨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
 望。遣健婦數十。往迎。至半途。則彼其軍容而來。詎逆者不肅。命縛之。笞挺交集。所謂捆打者。各數十。
 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惶無措。比至。則妾既既。餒復蕭條。日夕恚罵罵罵。駭下尤慘酷。史幸其速
 去。恚其盡連。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算。史性復自用。至是為友朋所譏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
 而已。時子尚孩幼。在都中目擊。金吾從吾念橋。問卿。繼長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開為江西按
 察使。偶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許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簿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
 之皆誣飾。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為之別白。是非盡使在江西。凡正三品
 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為兄弟如初。毫無芥蒂。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
 必終于兩能。向來紛。徒瀆聖聽。亦幸今上大度不詰云。

河套

成化間。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
 守其中。時葉盛為吏部侍郎。上勅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
 遠圖。而王越亦以為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為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自紛紜。率
 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為守出孤遠
 之軍。涉荒殘之地。或作為通逃。濶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
 損矣。時敵人套未久。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
 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陸議大舉。人心已
 搖。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辭。必得售。夏會之功。必不虛。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十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為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
 史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且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為妄。時又有御史蕭風
 鳴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始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即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積
 棘。且命數已定。即就選亦必不諧。張尚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即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
 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風。浙之餘姚人。

夷人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疑粗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

敬帝軒刺語卷中

張幼子

吳中張幼子。鸞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鶴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
 為哉其一。則幼子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癩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
 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荷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且改其名曰。教子。偶
 過伯起。因微諷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所頂。一獻闕下。即就市曹。大非吉
 徵。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我方深慮之。未幾而有將高私妓一事。幼子羅非命。同死
 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手。嘆狂言之驗。先是幼子掌廡。掛十數牌。署曰。張幼子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
 賣癡。賈狀之屬。子甚怪之。以問伯起。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子賣兒。則我危矣。子曰。
 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哈。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風文苑者。宿也。衣大紅深衣。
 備繡存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為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
 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子被難。為辛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比
 鄰。偶大失貨。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稅事再興。市人為成倡議。偏拆毀諸富家。有殿斃者。
 常事置之死法。適幼子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淡漬色財氣四字云。

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隨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擊破者。始以登車。臨裝忽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平常加十倍。蓋館夫辦為此法。無所承授。偶聞周密察。辛難識。則宋宣和間。良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窠。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則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為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蓋出宋勳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爾。

戲物

古來惟弄獅猴為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棹。羊鳴鼓。龜造塔。已為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驅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開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始獨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者。藏二色蠟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羣鬻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為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始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為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亘古奇聞。

國物

聞牛鬪最為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鬪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為蟋蟀鬪。然買秋壑所著經。最為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契丹時。實與契丹地鬪蟋蟀。置邊則不問也。我朝宣宗昂綱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箇。一時語云。促織鬪則宜。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衛中武弁。聞尚有以捕蟋蟀比百功得世職者。今宜靈蟋蟀益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益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買之流毒也。鬪雞為唐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鬪鵝。則見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鬪鵝。一鵝至值錢五十萬。鬪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郎云。曾見鬪鵝。鬪人多誇鬪魚。予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船。南人不信北人有萬人寫。外國人有蟲吐絲成繭。繭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其俗種發。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紫菜。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地中間聲。即跳出小羊無數。但其臍帶尚聯死羊腹內。僧又以法噴誦割之。羊各逃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種蠶。以苜蓿和蠶刺成小蠶。餵與化豕。久之。豕產小蠶。以百計。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蠶是也。又如鄆人之種蠶。

取蠶糞。置竹抄。其脂血滴入斥壘中。一點成一蠶。其種地名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又唐書西域傳。種分國羊。生土中。膾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躡蹄。即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亦云。漢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填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兩既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丁一更。漏雖似出博治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兩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庵太史筆。未知然否。然國公郭勳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勳。下鎮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勳會贊大禮。并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竊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填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寶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鴛鴦。改為成就鴛鴦。餘不盡記矣。

諺語

武備衛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此等諺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了謂云。參政亦為長官。拂鬚亦成陳相。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卻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體。至嘉靖開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為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貢求謁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調。憶得韓昌黎圖難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嚴聞之亦為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為雞。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雞出朝。而朝敵初上。高戲出一僂語云。曉日斜。燕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墮馬。蓋楚人例稱乾魚頭。中人例稱偷賊。又俗語有西風貫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傅瀚。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不以為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迴分。詞林後輩。屏氣。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鋌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寅乙卯間。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鹽御史周如斗。行都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傾酒壺。周諷云。瓶倒壺撒尿。而當工。偶振柁。胡應聲曰。枕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更會飲。璫有意侮。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關。工部君相識者。即云子。請我兩人。我當奉報。然勿噴乃可。遂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站立左右。瑞怒。憤。擲。臂。至於。擲。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於。罵。詈。之。言。徒。嘔。噓。耳。婦人躡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

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為證明。又見則天畫像其芳步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咏被中睡鞋云。雲裏麝鉤落風窩。玉郎沈醉也摩抄。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細尺纖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裝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廣圓光嫩。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為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為宮姬宵娘作新月樣。以為始於此時。似亦未必然。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靴。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顧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作子向。曾高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婢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謬。近年黃岡翟徵君九思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為弓樣。使男子感溺。滅其精力。情於擊刺。以為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騙之出塞。惜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削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中本不愛雙纏。惟君此策。亦未為妙算也。近日刻難事。秘辛紀後。漢遺閩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為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偽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士。首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之太真。遂為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製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秘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摹碑石中。畫此等狀。開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子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元所遺者。兩佛各環瑤殿。狀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瑞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卷。蓋應答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開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賤。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勸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畫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徧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偽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而上寫兩人野合。有蒼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痴

人生具兩形者。古即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又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既非姝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為勳貴家所睨。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懷愁訴病。問之。則知若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雙鬢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

女時。葦枯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倣動倍丈夫。且逼背不乾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理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化。遇女則杜。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為所魅。各自喜為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妒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城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咸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閩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字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約。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為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為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風毛俱絕。望矣。

偽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益。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鄒懋卿以總憲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君冢家。其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畫江王恩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蘇。門即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真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為異寶。用以為諸畫卷。設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為贗。本嚴世蕃大愆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給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身州伯。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為崇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真蹟不知落誰氏。當宋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公各想像街游為圖。不止擇端一人。即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與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為第一。李故籍錦衣。當襲百戶。幼以醫廢。遂專心四技。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為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頃鼓鉦笙簫之屬。無不拉舉。酷似其聲。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為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子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章公莊者。邀往宴集。詔謂予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軒者。亦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擊。但孤坐其中。初作徵人販賣。邸中為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殿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并非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鞠問。兵馬為閩人。御

史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復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闐如市。詎嘗自出。忽究出舖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紛爭辯。各操其鄉音。適時畢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則亦不可得矣。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歸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哀元。宰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爲殿爲底。以誅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幕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羅帶鬚爲花。時王正患瘡毒。徧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即改王詩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日周書爲蚯蚓拖泥。周亦日王書爲螳螂打拱。似亦微有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嶺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舉。其人不遇窮儒強籜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墓疏。以獎勵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階及此者。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楮塔

榜下楮塔。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塔事。亦譏當時風尚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塔於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湖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從師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黠。值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蔡趨光焰。托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塔。一時清議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計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履蹟官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卒於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終居貧。悴困苦。聞今尚存。予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偏在委巷中。詭視之。則趙氏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煒之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傳。有長塔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指揮使。一日具筐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春弟。蓋錢時方丁艱也。聞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

以見毀。乃云汝不過我長塔。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稱許耶。錢心知其謬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窰器

本朝窰器。用白地青花。開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窰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窰。出宣窰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闍雞。白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窰。則又做宜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窰加貴。其值亦第宜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窰酒杯。茗碗。俱繪男女私製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家則鑿瓦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畫册所紀甚具。則杯盤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窰漸少。今絕不復觀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甯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燄燄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備。維根憲長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予知爲何祥。予謔應曰。此離明上燭台。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錨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于樓上。年久。火出油。燄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兗州同年。尚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膺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兗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兗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誦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盛趨。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偏強。未肯攀附者。目爲戎蠻。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脣兗州者。日衆。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略兗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程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兗州公。轉托其緩頰於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兗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翻名鶯鴻者。網繆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恆。飯安期等。又從而傅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兗州太函。俱有障詞。談語太過。不無陳成之憾。兗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誦矣。太函垂沒。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贖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潤。暮年游京師。予尚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面目如隕星。性跡。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一家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沒。徐已癯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

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梅林宗憲。戊午浙開。胡喇按君收之。徐故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為徐所輕。衡之方入骨。值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視。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殺之。論死。死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鄉黨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括不知痛。或持鐵錐自錐其陰。則擊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為祟所激。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抗。獨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為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兗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者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入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養。仍寄詩與定交。憑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予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養仍方欲掃空王李。又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為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墜。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晉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為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閣。隋大將軍楊約之為口所傷。皆是也。本朝潘王。則楚王英。煥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閣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濤。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成。嗣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葬玉。即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自去。舉九。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室故事。此聞之。馮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宋官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首。王濟。蟻。事。腐刑。為。邸。府。典。寶。以。酒。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官。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為。順。帝。所。聞。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費。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仿。佛。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尊。此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茲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為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為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見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論大魁。先大父喜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青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遠。已不用晚字矣。其真率如此。但焦是科為蜀人。范太史。字。醉。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愜。至。於。焦。丁。酉。科。場。之。謗。已。亥。計。典。之。謫。雖。張。新。建。郭。江。夏。諸。公。

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曉矣。癸未。先人以閱尚書分考。得一兩卷。賞異之。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尚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視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人詞林。又六年。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夭。焦雖晚達。又權譎。然年位未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學。同鄉。鄉。同計。途。次。夢。騎。牛。頭。人。京。城。回。如。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壓。騰。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人。因。舉。前。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顯。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即。真。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數。也。

年伯

奔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會陽白瑞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者。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為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山。道。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為。乃。翁。詞。責。勉。強。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空。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督。督。前。遼。以。竹。分。宜。致。重。辟。說。者。謂。鄧。劍。泉。侍。郎。曾。有。力。焉。鄧。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麟。洲。世。分。藩。江。右。與。鄧。絕。不。往。還。鄧。時。坐。成。歸。里。詔。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偏。貽。書。江。省。諸。什。籍。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為。恨。使。鄧。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宣。告。似。不。為。過。而。鄧。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士者。亦視為尋常故套。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溫飽善良。羅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質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盧甘。實幾十板。告者無一不準。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據至聽檢。其誣者。即刻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跡。鄧莅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男色之靡

字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閣閣。開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狴稍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為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殿。計告。提。提。官。亦。為。分。別。曲。直。皆。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戌。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園。中。哭。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童。童。為。廝。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增。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詡。以。為。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

色爲旂維舍。

馬仲良戶部

予友馬仲良之駿。甫過弱冠登第。當今才七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疎外謫。時皆冤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雖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誠一寓。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澗穰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驚叫。馬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再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傲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遇。詰以開闢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再多姬侍。借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驚死。吾室後廢。頗有崇畫。見頃令人拆牆。將崩者。則倒植一好婦。顏貌如生。奔迸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俾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理。人士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過。嗣後乃知馬儼舍之前。有士大夫妒妻殺妾而墜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杆抑。而見形怖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卽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第二名。以尙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間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華亦頌。滅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臆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子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潦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胸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予言。

敬帝軒刺語卷下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培。弟後日坐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尙影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許者。名曰嬰姦。嬰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鬪。溺波中。亦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貨取姿貌韶秀者。與講衾綢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鑿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會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尙亦隨今古變。故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凍州。七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間。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黠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

洞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通賦。則皆俳語也。予少時曾於友人處賭抄本。尚憶得一二聯。如畫室內。傳杯遞盃。參差著玉帳牙旗。繡幕前。品竹彈絲。掩映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捏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卸卸。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作輸。頭顱覷。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開羅。起舞。其他皆不及。蓋二公皆老公。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即見噓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賦述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為羣僕所憐。則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其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雙奴米廷及廷妻金氏。人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腸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貨逸去。不數日。吳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可遠捕。逾半歲始得。三殺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讓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鴉鷂。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鴉鷂。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鷂。偶聞之。必痛詈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許蔡東。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所夢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泉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攝臺。屏儀衛。日出游嬉。最後去城闕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惘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時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呈遞。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尚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二季中丞

頃年潯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竹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潯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遭材官致幣幣致濟上。附以白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胭脂。以供妾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弄聲人甚盛。其須脂澤。不足供用。命廳下更買白金盪去。作我答禮可也。潯河發誓。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倫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背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

忽有魁畫見。大白面如盤。目曠曠。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末及對。即有聲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子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予善。

咏頭二詠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鏡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割人佳卷。以致高擢。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誦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畫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關。雲微細雨衣難溼。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熱蟲成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暖耳者。時嚴冬。忍凍甚苦。同榜一友改崔顯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髮淒淒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腸包權戴使人愁。真與前詩並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既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獲旌旌之詞。暴暴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餐序中途。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度置高閣。閒供齋役。藝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遺善。主在祠中。恥與非類並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尚如此。况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况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構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倔。立意羅織之。讞日嘗受笞。雅堂滿伏哀泣。願代受。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即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備必僞。命痛筆丞。膏臍之。汪歸。應試。即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即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麻舍。徐禮接殷勤。饋餉無間。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酒瞰其篋。駭駭。日。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直指白簡科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陳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綱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贖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承。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監司制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募。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成其子。時陸五臺太

宰以卿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為排解屢以門牆誼勸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為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為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妬嘗之曰吾儕俱與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其羨之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為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為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為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縣什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為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閱卷鼎沸者洩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即真為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為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鄰刁頑正將借此為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龍虎山真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鎮之是夜魅擲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為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構華甍以饋吏部侍郎徐檢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為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為官物矣蓋自嚴相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為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讎則急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為史官時從里居抽官入都僦居亦敏潔與先寓密迤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骸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詛為此稱其人在里巷閒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儉之屬其妻入大家為傭工及婚姻事執保監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即積錢巨富禁不得納貨為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子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衛經歷將授職矣忽為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光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子謂此等名色從不見史冊且楊延昭為太原人其父業與遼戰沒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剪為僕隸自何時首陽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有貨也是皆不可曉

轉生子之異

散帶軒刺語 卷下

五一

轉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為異若累產俱異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為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技亦大行每人謁即以藥為苦問之則云家有二十二兒間幾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天折者以此困於貨給初意其安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為信然則怪矣宇宙真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為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通日急又為仇鄰計其窩盜遂決計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為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間霍渭厓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為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贅有才而伎以譏與獻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峯效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也

永順彭宜愨

湖廣永順宜愨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十會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為上客其言漸不驗遂廢留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穀畀夷婢四人待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爰獲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柄托馮得乘間逸去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開關至郡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為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官途其女初以楊應龍入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娓娓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微馮比鄰問其官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承文其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郎中款之令婢覓於屏後果其嫡兒因相持對泣重敘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世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養此皆予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貨日晚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關州

散帶軒刺語 卷下

五三

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不然。馮君自水順可遷。遂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糜而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徵外保。瑋石柱西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靈。獨據此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為其姻家。安強臣所匿。陳僞尸。說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以此誣構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齒。非故驕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春。即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道令。坐是二端。謀叛輒沮。子謂三川為蜀境。故應世奉武鄉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為吳所轄。何以亦違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為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為會長。今入觀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為之。且禁部內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宜懲司。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做以循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為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為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為主簿。故元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懋。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為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滿翠之後。香即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聖誤開革。因隕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固鄉元敬。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算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簷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郡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毅八歲。亦痛惡王為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友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運別。故有此歌。然亦偏矣。

鄭蔣翁婿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廣西全州人也。在京與偶。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為北直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蔣方秉鎮。鄭謀出鎮。為勢所脅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為華亭相公家孫。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并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為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謫敵禮。不復修半子之敬。然與嘉與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婿舒洪志。為尚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鄭其婿翁。不與往還。鄭為其婿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為戶

部郎。次子為縵紳。同在京邸。亦不甚通聞。舒未及壯。遽夭。人情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為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鷺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都徐夫人在蕪關。語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并及之。

縵紳徐妓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奇之刺技。暨年見與大參國倫善擊鼓。真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縵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瑤。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即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指真不滅。江東公瑾。此習尚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嫺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兩張縵紳。懋忠諸君。蹴鞠俱精絕。此蓋踴躍通於擊刺。正微候本色。不足異也。縵紳藝能有裨時用者。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尚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之之兵鈞。尚矣。又若正德間。蕭御史鳴鳳。精明星命。康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掃空舊誦。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絕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得西域諸祕傳。變與古。崔浩韓渥等爭勝。蓋兼文苑藝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間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為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曰教官。以誼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青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為所歎。和尙乃選驢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為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為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為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人黃黃石。每見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為然。一日相遇於李本宿。憲長術齋。子素不識其人。一見即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飲次。袁小修來。談市治。而袁托故。去子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為兒故人。何以患之。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為吳郡壯縣。然俗器好訟。比於他邑。為難治。而異人則閒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乘鈴。清慎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畫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即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

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鶴鶴能文，蓋往師之。遂代為束脩，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為資遺之。速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宇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為童子，時虹臺研席，亦學為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駁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為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既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嘻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屑與我，願行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為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調選為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荊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為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為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俞亦不矜於文，遂去習為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湖，舟人顧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為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予所稱子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間，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迤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震復裂，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鑿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過方耳。漢世謂滇池為邪龍，雲南蓋苦龍為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毫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儀門外天甯寺塔，每於殿上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開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真，而小楷為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號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即真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張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郎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稱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辛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真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

來字內書法，當推此為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并形似失之。予後晤韓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并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遺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畫，已異矣。本朝吳中善畫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龍、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季恆女也。季恆能鑑古善談，為子父客，暮年始舉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薄，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為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做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揮毫暑氣蒸，滿堂酒氣棋枰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若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為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為一武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

嚴恭肅

嚴貢所太宰，清漢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為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為敘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泉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曾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嚴其名，則利本輩尚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為二司吏者，駭之加峻，蓋修為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為快心事，而予心斷其不宏，然冰燄之操，目中無兩，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不如也。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為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毅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為恆，王因是居閒請托，聚為之充，初，几榻間，數年而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鷹行，并不可列大家，蓋更訂之，其人絕然怒，似

鬼帶軒刺語 卷下

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舉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為庶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

山西衙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

儒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儒內者蓋名官已成慮中弊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

鬼帶軒刺語 卷下

鬼帶軒刺語 卷下

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精練有年甫登第即買一妾此等猶...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為文人游戲非必真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樞吏部深者山東...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為據其說誠誤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陸慶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為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許事時皆因諸生來借沈鄉...

鬼帶軒刺語 卷下

馮歿於家。則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資客。周尋病。又運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減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其司祕。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為一啓齒。
妖夢
宋為楚張邦昌。為中書舍人時。夢乘宜和帝御。擁儀衛以出。回視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册。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妖夢。偽齊劉豫。初為小官。夢拜關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為之起。因自負。決計為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隨起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曰。是果於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為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石坊官賣為文廟前棹椽。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金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譎為冥官
今上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膺尊人也。在官奉慕。勸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為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跨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憊道。當墮泥犁。以愛民故。姑譎為三石牛畜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苦請願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為代祈。始還官舍。則已限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遇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今筆墨尙新。

傲帚軒剩語補遺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語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能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尙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般歷。城龍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為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諷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為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乘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矣。至癸未籍沒。則并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為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之。嘗於都下見一罷閣中書。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為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耶。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為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即署為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開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即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開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尚以二團扇令伴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機飲之用。杜荀管定。闊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為俗製。惟以櫻竹貓竹為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為時尙。往時名手。有馬動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值數銖。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治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婦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卉鳥之屬。尤官掖所尙。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二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

爲例。按獨貢物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資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况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賞。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祜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人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北都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端。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衛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宦家爲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故有佛廬。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謂因得。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悲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蒼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所記。蓋女又傳上元言。徐常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人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無異辭。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字內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間。禮部尚書呂震。謫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見尹爲祟。叩頭呼尹而。天順間。太平侯張軌。以私意殺范廣。後遺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傅濟。欲擢程敏政。程抱忿疽背死。濟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成甯侯仇鸞。恨曾銜。夏言。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請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念所結。得請於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千辰甯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殺蘇石二公。又推呼氏爲主。而已猶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呼氏降。而獻計督撫。俾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推擊之。遂棄其師。披剝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殺父兄。尋見爲祟。乃爲僧而逃者。無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仇鬼下獄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章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資甚夥。顧甚其。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每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一日。步吳城。牌院之。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喧。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咎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爲我代中。已得

請矣。此客驚悸。歸某坊。則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頤。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官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海人。少年頗有顏色。爲海寇所掠。其會娶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且夕死。不忍令汝伴執。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稱饋主。願身去。且人資爲京職。其子名巽。志遂思結姻主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取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聞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無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常道。肯歷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昇之。戴匿其金。給曰。已爲若道地。且夕出。固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願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擾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卽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詭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既知衆鬼。卽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僞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遠。斷其夫婦之愛。藏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謫書。調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卽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詳府。雖改教。不能再出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予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幾填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平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老僕遊都。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徒居京師。因借之來。不復。卽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事。憤排餘習。無所發揮。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粉隨逐。遊。尤狡猾之雄也。然陶卽駐世。不過成地。德禪家所不取。而乃第石。黃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使鬼。客動費之。門一日。徐定公。擊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攘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絲袍袖中。入卽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取出。

蓋亦唐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宜府軍。督府張宏軒。因查其禮之終。以作奸斃。鬼不能脫之福。幸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紜。請以滅賊。關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麾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盾。俱不能入。而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文。帥宋桐。副應昌。宋文。用利器刺之。果皆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纓鳴。九人俱喪。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煉鬼用鐵布衫。飾以爲戲。劇則可。飾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闖入戰場哉。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即少師姚廣孝也。留詠而歸。歷代局閉如故。去年瀾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予。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善冊。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閉此爲迷津寶筏。今輩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鑿。必至散佚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予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庚德園洋縣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間土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至關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慙之。旋謁上帝。大被噴責。云汝且還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閒。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且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餘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感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予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開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搜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嘗爲啞啞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微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願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壁。慣游秣陵。以詩自負。儲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藥中簞甚。與者索履錢。則曰。汝日擲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尙敢索錢耶。與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即交昇此兩靴。亦宜酬我值。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笨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與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感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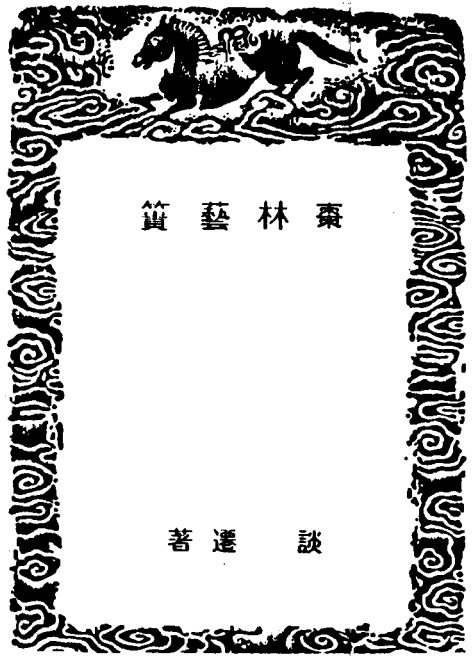
萬倍。何賴於彼而賤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獎借游揚。則立稿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善。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佞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弁州。護其罵坐。反爲所欺也。弁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諱位者。膏袴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誚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溷耳。因思宋人誦人假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逾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詞之曰。簪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勸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尙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藝林藝寶

著 遠 談

藝林藝寶

明 海甯談 遷播木著

論幼儒勸

太祖高皇帝論幼儒勸有曰蓋於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子厚之文無益也柳子厚之兄可牧昌州構亭於馬退山之巔非勞人而勿成既成而無益於民是害民也略不規諫其兄使問民瘼之何如卻乃咏亭之美曰因山之亭為基無雕榑斷棟五采圖梁以青山為屏障此雖無益文尚有理其云白雲為藩籬此果虛耶實耶談遷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寶 文詞

曰讀聖諭得作文真訣矣存誠去浮根理資用今曲學矜句字之開沿誣謾之習於文體人品不相研切如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蓋淵明寓避世之意可一不可再而白樂天陸龜蒙輩效之則誣矣虛實之論誠如宸諭

宣尼遺筆

孔林石刻宜聖遺筆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末書仲尼有草款此作偽者真東家印耶

藝林藝寶

顏子

國初朝鮮獻顏子以偽書卻之

海鹽秦駐山始皇碑

前賢灼灼後聖茂茂始皇承天起受帝命業超上古職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深前王均吳美冠顏黃 蓋七代敬構商堂維聖凝神將記百奄萬餘輝畫壁萬禩梁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有判史敬素立石 此碑史記不載而鄭亡以矣謂始皇滅鄭何也

偽書

藝林藝寶

二

文詞

毛漸偽三墳張昇偽元命苞孫定偽關尹子阮逸偽元經宋成偽孔叢子徐靈府偽文中子戴師愈偽麻衣子袁康偽吳越春秋明崑山王逢年偽大祿關外史海鹽姚士舜偽於陵子

稽康真蹟

錢塘楊廷筠以御史督學南畿有兄弟爭權叔夜手蹟弟請出三十頃易之致訟御史命立寶書堂公貯之

王大令洛神賦

王子敬小楷洛神賦顧凱之畫其一藏內鄉張康侯家購以五百金康侯甲中遊地金陵張鏡山先生借觀

雲慶將軍碑

萬曆六年河南李陸宰宛平構小齋發礎得唐李邕雲慶將軍碑石燕沒長鄉驛舍裂為柱礎可辨字百八千有九首篆存唐故雲三字陸軫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終戶部主事李邕書在蒲城縣西十五里李思訓墓上

百家姓

百家姓相傳宋人作故首越南雅志有舊成世南百家姓一卷

蘇子瞻制義

蘇長公外傳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以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概如此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門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達爾于茅甯爾索綯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果誰為之也故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土之人所自為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不以給共濟勞費共養勞費出少府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民容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謹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大學本義

藝林藝寶

四

文詞

朱文公大學本義葉友人沈世泊嘗見之多刪抹

朱文公集

蘇轍謝家三三寶於亂時購宋板朱子集纔十金亡何又得宋板朱子集文頗不同多所未見包長明說

心史鐵函

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蘇州承天寺後替井得鐵函重積啓之宋鄭所南先生心史一部外標大宋鐵函經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自元世祖癸未歷今三百

棗林藝實

五十六年按心史行世久矣想副本流傳不待智井啓

宋濂

宋學士著作最富潛溪前後集在元季已盛行於世入

道餘錄

學海類編 棗林藝實 五 文詞

姚少師廣孝別號道虛子摘二程先生道書二十八則

御史試豆芽菜賦

蒙城陳疑荐賢良方正考選試豆芽菜賦疑第一拜浙

溪荒綠葵之嫩葉儼白蓮之芽鞋補龍杞移繁蕪磨姑

縷分勝鴨脚波菘寸斷復跨鷓鴣子薑之掌沫醃新

筍之絲梭魚子若脯乳鬚輪菌九沸山藥三炊漢家

邱嫂之鑿冰童先生之蔬至若錢塘之菱白商山之紫

芝大宛之苜蓿二蜀之雞納揀擇加精調而得宜香開

爽脆味適舒眉當舉案之頃會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

溢歡顏顧爾餐之徒餽笑首陽之空飢視彼蔓菁何物

藉菊羹為客曰子若徒知異之為異而不知近之為奇

主人瞭焉語塞拱手噤噤曰然則子所言奇者請備言

而述之客曰有彼物兮冰肌玉質子不入於淤泥根不

資於扶植金芽才長珠鞋雙輕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

評白龍之鬚彷彿春草之碧雖狂風疾雨不滅其芳重

露嚴霜不凋其實物美而價輕單知而易識不勞乎椒

桂之調不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屢餐而不數難

以林乎柱史之蔽有膏粱之子齒牙為矣滷臺之蓬亦

宮款之而深入常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糜食

至于滌清賜漱清臆曲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

奚相去倍徙而趨焉億也與主人聞而嘆曰得非市之

學海類編 棗林藝實 七 文詞

所驚豆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遠矣母語近而

遺遠厭富而樂貧客曰子何見之喚也夫天下之味適

口者為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為貴彼之所云者非不口

欲我之所謂者恐為心累脫若致之勿克則役之於心

役之於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乎養其小者則失其

大者大者既失雖雖五鼎亦惟取羞雖享太牢適增其

醜語既客即揖謝于于而退

周敘修宋史

正統末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吉水周功叙叙請刪修宋

史以畢先志許之功叙會大父以立元繁漢書院山長

上書修宋遂金三史推宋正統後功叙修宋元同上元

陶元素宋就卒

莆陽物史

莆田周梁石瑛與黃太史仲昭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開

有不合自謂莆陽物史

張元植

張東白先生作文屬草每楷掌大作蠅頭細字或用故

紙覆背書之

學海類編 棗林藝實 八 文詞

詩韻辨

華亭張東海先生詩韻辨曰韻書始於江左弊有因

襲雖有覺者力莫辨正我朝始刊定洪武正韻一洗千

載之陋誠萬世之幸也惟詩家猶泥唐韻曰凡古詩之

流可用正韻近體律詩惟用唐韻問其所以則曰律詩

自唐始故也苟依正韻則曰落韻特違今之制耳樂其

寬耳試扣以唐韻冬東青清之屬何以異虞模麻遮之

屬何以同則曰自有五聲七音輕清重濁干其開也噫

是皆因襲而不察淺陋而無見口耳相承臆度妄語殊

不知江左殊韻正生不知七音之當解直據一方之所

習故失立韻之本原也何輕清重濁之分耶借曰唐詩

用唐韻則騷詞用楚韻古選用漢韻耶唐韻類譜而

作故梁韻也何唐詩而用梁韻耶唐韻至宋已加通併

非唐之舊則宋韻矣又何唐詩而用宋韻耶正韻惟取

諸協固寬矣唐韻之警牙者亦得而神豈窄耶且作者

何計寬窄也學士宋景濂所序慎重精密之至凡詩皆

合用正韻且不待辨矣猶慮詩家習觀陰氏韻府羣玉

又以正韻定之則凡韻之不宜用唐韻又可識矣何淺

學海類編 棗林藝實 八 文詞

陋者之困與未復於正又唱傳妄說使為明者亦不得
 錄於正也或曰李杜蘇黃諸家者皆用唐韻人不知病
 差唐宋之世病在韻作者弗病也况雖在唐宋不依唐
 韻者亦多矣泥者弗知惟取諧協則傳會其說曰漏底
 韻出入韻猶韻書上平下平不知由編帙重大而分乃
 曰音有上轉下轉之異也上平始於東終於山之意也
 淺陋類此不足一笑泥者反以正韻為失甯免笑乎

李空同先生曰張東海韻辨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
 應遮何以同夫冬東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
 模應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願歸罪韻者嗚呼人
 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
 不能加思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真先虞尤不得
 通押而說不得說哲不得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
 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今不知茲韻其來
 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張東海自題象
 隨處丹青寫我神故人相見問何人於今百輩張東海
 只有元來一個真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 文詞
 宋王禹偁辨五代史闕文云闕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
 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集賊之亂車駕
 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
 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
 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藉其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
 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
 抑其銳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疏不名官位但稱

棗林藝贊

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任鎮貽溪之上結茅屋
 命曰休休亭書自為記云云以上梁史舊文按圖河中
 虞鄉人少有文采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
 絳州刺史圖以文詞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
 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進之圖感凝知己
 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
 本官分司停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
 文曰戀恩稽命黜係洛師於今十年方參輪閣此豈躁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 文詞

於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於此圖見唐政多僻知天
 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等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
 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州圖以密邇乘輿即時
 奔問後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勿
 趁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耶河東節度使王重榮請圖
 撰碑得絹數千匹圖置於虞鄉市中恐鄉人所取一日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東士人依圖避
 難獲免者甚眾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為柳
 燦傾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
 卒年八十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
 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
 年一旦委質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圖以清直避世終
 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夫
 柳燦為相臣僚多被放逐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
 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衰
 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
 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澗流仕非顯於貪祿匪夷匪惠
 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逐棲之志宜放歸中條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 文詞
 昔人謂文至極弓極遠史序驪姬云云檀弓第曰公安
 驪姬約而該夫經史懸殊經主約史主該譬之畫者形
 容之也貴得象且如非驪姬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
 類是也經者史之安者也曰安而寢寢備矣自檀弓文
 極之論與而天下好古之士或於是惟約之務為滿洗
 為對牙為剗剔使觀者知所事而不知所以事無由衍
 佛其形容西京之後作者無聞矣
 李空同先生刻陶淵明集盡去評注曰青黃者木災也
 大黃之味豈羣口所嚙哉按古人注經史子外集不多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 文詞

山詔辭乃燦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譽之惟僧虛中
 云道裝汀鶴識春醉野人扶特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
 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其尊戴存誠非妻
 君也
 楊守陳
 楊文懿書惟立所作許先生哀頌詞後銘志之言多溢
 美子弟此作蓋眩於銘志之言也後有覽者尚論其世
 則茲人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言其可易哉
 朱夢陽論文

舒芬與友人論文曰六經未可以文法摹擬也書禮序
 述即事見道風雅詠歌以聲和律曾何草法句法不類
 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畫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
 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
 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 文詞

人誤之耳愚當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

李夢陽何景明

李何袁然四傑之首冠冕當代人無異喙閉有微文未
加點璧近常熟錢氏選明詩論李何最嚴不啻輪攻
難非定論錄侯公據 李獻吉生休明之代負雄鷲之
才闊然謂漢後無文唐後無詩以復古為己任信陽何
仲默起而應之厥後齊吳代與江楚特起北地之壇坫
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謂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歷以
迄成化上下千載無餘子焉嗚呼何其詩也夷考其實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七 文詞

平心而論之由本朝之詩派而上之格律差殊風調各
別標舉與會舒寫性情源流則一而已矣獻吉以復古
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二謝今體必初盛盛唐必杜舍
是無學焉亦率擬制賦於何字之閒如嬰兒之學語
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
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獻吉曰不讀唐以後書獻吉
之詩文引據唐以前書紙繆桂漏不一而足又何說也
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衰相材舉伯應運而起雄霸
詞盟流傳誦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
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後有能別裁為體如少
陵者必以斯言為然其以是復非於世之君子則非吾
所惜也

仲默初與獻吉稱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訕兩家
堅壁屹不相下於是低頭下拜王漢厥倒前徒之文
後遂初浮陸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
身後之元黃少息矣子獨仲默之論曰詩源於陶
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
文之法亡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已矣仲默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謂明之詩鍾嶸
以為古今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昭彰抑揚爽
朗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
居運世遠流風雅代起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
不得不變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萬口即曹內無
乏思外無遺物正以暢淡練之風流華孫許之風尚
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則時代為鴻溝洪宋元
荒鬼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後之論昌黎左右六
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自何援據吾不知仲默所謂
文者何文詩者何詩也昔賢論仲默之刺韓以為人
言無當矯誣輕毀為膏肓允為篤論矣獻吉兩書
駁何矛盾互陷陷於斯言了無證據宏正以後謬謬
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俯背不知何方仲默謬
論為之質的也

江河伏流

秦州儲平甫洵正德辛未進士歷福建按察簽事輯華
除錄博採端難諸臣題曰江河伏流平甫辛門人私謚
貞文字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夫 文詞

常倫逸詩
沁水常評事倫題槿山大雲寺壁宿此非一夕游此非
一朝山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十
圍大我欲絕粒柄雲巢字大如斗今存評事集不載
王璜雲中歌
濟縣御史王璜正德辛巳進士中歌八百一曰小王
子時打剛時自稱北狩時龍姿墩上老軍莫相信英皇
元不納胡姬
胡瓚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彭大雅柳州通判常熟桑悅御史江甯余光
貢士盛時泰南京刑部郎中臨川師機並作南京賦光
奏付史館賜鈔千貫安福李學士時勉慈谿陳侍講敬
宗並作北京賦教諭孫鉉作南京賦
兩皇明通紀

張邦奇

張文定邦奇作太監雲奇傳雲奇洪武間以內使守
西華門時丞相藍玉居第去門不數十武一口詭言其
第井中醴泉涌出請上臨觀而還壯士兵甲伏屏幃間
以俟奇知之將一變云云按此胡惟庸事文定宿學不
宜悞或梓人之說
修志

林欽修福州府志人物有邪佞止未入不及國朝孝子
割肝者曰使人割之耶抑自割之耶割之自人則世人
人之句
徐霖
武宗在臨濟召江南徐霖授教坊司官不拜乃授錦衣
衛鎮撫久益幸至呼其字子仁進必敝袍進賜斗牛襲
衣至南京嘗夜過其家從容惟燕四更乃罷
前李攀龍
濟甯李攀龍止白雪樓集偶友人處鴻爪集四帙云濟
南李攀龍于麟著或讀之則常州人官大僕者在正德
時非歷下也曾參殺人之謀良不虛也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七 文詞

學海類編 一 藝林藝賞

不肯無故操刀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
內探五臟腑其所謂肝首而後割之耶其欲其妄也又
福清林榮初則仁成貢兵部尚書本朝列卿年表未載
平涼趙復谷時春嘉靖庚申作平涼府通志官師人物
美惡備列藝文僅記銘若千首無詩

王道書壁帖

順渠子曰我於古人有四恨焉孔子台見老子而孟子
不得見莊子此一恨也孟子得見子思子而荀卿不得
見孟子又從而非之此二恨也楊子雲與鄒子真嚴若
平同時同處且知二人之賢而不能相隨以隱此三恨
也二程親見康節而不能傳其先天之學此四恨也字
宙間有此四大欠事而古今人皆未嘗說破若以為常
然者然此又恨外之一端也

王慎中

王遵宏先生作晉江楊角山墓志銘戶主事李嶺父也
志述續之言曰吾楊姓也世居安仁鄉之鈔舍村以力
農木業自給吾父早孤而婿於陳城居也遂居於城之
東隅陳母故李毅齋公某之甥也毅齋無子故吾父育
學海類編 一八 東林藝叢 九 文詞

於李而為之子補李而姓陳也鄉人之敬愛吾父者知
為李角山翁而不知為楊也惟吾父始配陳繼知之而
繼之張氏則吾兄續亦不能知而繼知之今將
題名於阡作主於廟或於所稱之姓先生其謂之何云
云大宗之必有別異姓之不相為後也載在禮記矣李
君雖欲徇翁之情其如禮何諸志之曰楊角山處士之
墓允合乎禮矣先生作荀江潘翁墓志銘銘作長論又
古法之變

國朝人物編

東林藝叢

江都葛淵子常好讀書撰國朝人物編自國初迄嘉靖
數百卷又為列傳甚悉年七十餘友人私謚正學先生
夏惟訥
崑山夏惟訥好求遺書當必一篋不以示人沒後啓視
禿管數十枚手錄雜記百餘卷

唐觀

江陰貢士唐觀著延州筆記李肇鴛于民家屏帳上斗
麥易之噫文人遺業類觀者何限安得盡錄鴛其人刊
以問世耶

李于鱗王元美手抄

陳眉公曰李于鱗王元美在刑曹時手抄史記文選一
部舉就誦以記否為賞罰大沁山人批閱以及南北史
皆有小識錄他經傳稱是

李于鱗聞史記

嚴正用士 有李于鱗所聞史記于秦始皇本紀止圍
河魚大上人頭寄鳴八字 沈懋孝長水集

王元美說書後毀論

王元美所著讀書後毀論四本捐館後公子吏部士驥于
貨即據中重得今已行世又毀論十本係先生手書無
副本常熟錢氏乞於吏部者閣不示人辛卯九月書至
災不存惜哉噫文人子孫如任昉李太白許渾諸君子筆
湖墨替無論矣有箕裘若吏部而遺簡尚永滅他何望
子

余翔

莆田余翔宗漢嘉靖開貢士任全椒令有治才兩造盈
庭平決無停轡有羅氏寤宅展轉數姓至武氏洵井得
鵲樓四具加釘焉呈于縣公彷彿夢人以羅據屍過其

前時羅氏父死久訊其子已十七自供父本牙倫正德
開四客投店挾重貨父端午日醜殺之釘腦骨投井中
羅子論解其家竟絕後解任歸益肆力文章而游與不
減盧教家人生產不問

穆文熙焚書

東明穆小春憲訓購書十餘萬卷疾篤盡舉所積焚之
謝陞季漢書

新安謝陞少連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予蜀正統吳
魏世家按宋蕭常後漢書鄭雄飛續後漢書翁再蜀漢
書元金華張樞陵川郝經明長洲吳尚倫續後漢書

春雪詩

鄞縣全大敘萬歷開進士試館之先夢大父少司空元
立戒春雪詩勿用六出如其言復選

無名氏詩

僕夫不識路躊躇路旁久寒風吹衣襟落日照馬首吳
中無名氏作蘭溪吳孺子極愛之謂深得古致

明傳

濮州李尚質先共選國朝燕蕭秦晉魯河洛淮揚諸
學海類編 東林藝叢 三 文詞

秋吳越之歌吟

秋吳越之歌吟乃出降而戰國荆楚之騷賦始傳故江
以南之聲則歌吟騷賦之流而風之餘也非始音也原
音之始以北先也 按李尚質初善王元美後元美從
于鱗游改得移好故明傳之外吳越荆楚有以也然所
選多靡靡舒曼

宋登春

宋山人登春讀書嶧山臆薄交游乃作一小戶非匍匐

棗林藝寶

不能入名曰狗洞... 伯承往來其中... 李伯承過山人漢上館... 殷勤開與倡和... 北雍刊史

新建張洪陽位司業刊二寸一史... 西泠社... 萬曆丙戌八月... 學海類編... 孫宛

孫宛字文中江西德化人... 倚崎城別來應是... 夢更多松下小軒... 頭顱自其奈巖花... 去每遲鳥弄落花... 何時醒江上歸舟... 昔堯時

爭詩... 夜月烏啼白門柳... 何无各爭為己句... 喻應益

新班喻叔虞... 各四首... 風詩不散管... 棗林藝寶

芳洲草樹... 春聲出谷鳥... 千古繁華... 滿眼芳華... 於今殿閣... 誰言伯瑛... 訖河蜿蜒... 南唐廢址... 萬壽宮云... 是當年樹... 此拜祠官... 蕤假翠苞... 潭泣老蛟... 地齋心拜... 中氣尚雙... 大歸山鳥... 擁百靈降... 窺窺金穴... 學海類編... 詩不多見

王穉登...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 無關繫則... 一二語耳... 稱之數其人... 棗林藝寶

馮元成論文... 馮文所先生... 無關繫則... 一二語耳... 稱之數其人... 棗林藝寶

居常所為... 為子紀... 時且以... 言荆川... 感歎也... 孫無違... 周元暉... 崑山周俊... 學海類編... 林雜記... 遷補電... 怨家張... 上致... 陳植之... 武林布衣... 摘其佳... 竹午窗... 缺空彈... 名山菜... 陋巷朝... 兒擁絮... 嗜能堪... 居對前... 仍自酬... 人游異... 中祕書... 晉江謝... 棗林藝寶

府書潛隨入翻閱僅抄到後村集三十冊

收書法

南充陳元忠相國子傑好儲書平湖沈幼與太史
勤其據類書注中所引證之書覺篇目不經見者日月
標記令書賈時時博求之無意中忽得奇書又據天下
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時馳尺一託交游開如目
搜羅期得乃已自戊辰至甲戌七年元忠以此法得奇
書三千部及家報寄書京師數載家牛失去

纂書

開國事略本湖廣行都司經歷蔡于璧之龍飛紀略卓
氏漢林本吳興王氏所輯嘉隆以來諸公掠美者頗多
噫仰眠林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幸傳矣
又為宋齊邱所據惜哉凡纂書有三貨得之可也陰得
者次之最下則盜贖

原書

藏書佳事也閩省不數家家不數傳如浦江義門鄭氏
入萬卷燬於火義烏虞侍郎守愚參政德煊父子樓藏
數萬卷署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後蘭谿胡孝廉應麟
學海類編 六 東林藝寶 元 文詞

賤直得之今亦佚盡太倉王元美書最富再傳而失開
封中尉陸聖之萬卷堂會稽鈕氏之萬卷樓吾邑祝侍
即以幽之萬古樓武康駱侍御駱會平湖馮孝廉茂遠
常熟錢氏諸家非流散則如殆矣噫縹緲細而何預天
曹事往往被厄不能久鋼設靈威文人之祕牒元吏使
者之珍符貯如蠟而儲二酉慨如此厄天上司書史地
下修文郎亦寂寂難堪矣楊循吉既老散書親故令蕩
子墨婢無復著手是或一道也
常熟錢氏好儲書尤喜較訂廣蒐博引一編中粉墨

東林藝寶

丹黃唇見錯書有一疑悞千里之外託人研考其購
藏甲於東南亂後撰明史凡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
晦甫就越後日見爐火始作見朱衣者無數是非不
得其平遂以榮感掃之隻字不畱亦一異也

文藝

正德中鄒縣王簡討九思敬夫失官老而表明四方求
文口占授之人疾書不給萬歷末秀水陳學士懿典孟
寓晚表明詩文酬應如故出謁公府侍兒牽其裾即揖
讓道退動如禮廟府輔國將軍字淡 五歲表明從師
學海類編 六 東林藝寶 元 文詞

書掌讀文字日耳紀千言著名獻錄辨疑碑各一卷華
亭唐汝詢仲言五歲目盲父兄抱膝上投詩好聽浸博
通經籍注唐詩解五十卷援據該博著編選姑蔑等集
離使楊鶴旌其虛白耳學淹通捐捧刊其書嘗過常熟
錢氏酒開誦子虛白耳學淹通捐捧刊其書嘗過常熟
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疏放之句云出于向秀賦
稜志遠而疏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鍾惺譚元春

鍾惺詩行於世孟津王鐸宗伯曰如此等詩決不富不
貴不壽不子

洪範明義

漳浦黃石齋道周著孝經集傳又奉命纂洪範明義四
卷成寅被謫即進呈云臣考篇中有錯簡者三說字者
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而在後咸福建極數言錯而
在前說字如晨為晨式為式極為極之類皆伏昆之所
不釋鄭孔之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與諸儒未
竟厥緒云云

蔣德璋日記

蔣德璋日記

晉江蔣相國性嗜書留心經濟有部郎使檢關露之曰
彼處馬豆頗多宜注意部郎初不以為然至則果如其
言見所著日記

爭妾詩

崇禎癸未楚撫宋一鶴敗沒妾金陵陳氏以色藝為門
客王屋所聘貴陽謝參政上選先娶致訟新安貢士程
某詩歌舞叢中度歲華一朝忽散抱琵琶前身定是烏
衣燕不在王家即謝家

虛岐疑

長泰虛岐疑嘉靖甲辰進士終貴州按察使初為戶部
郎與汪道昆同舍有遺脂香油於汪者汪問在古何云
岐疑曰唐人謝賜口脂豆澤此二物也宴席有糟餚象
後問於古何云曰漢光武禁餚糖不許高大此是矣

王九思

郭縣王九思漢陂集自序曰余始為翰林時詩學靡麗
文體委弱其後德涵獻吉導子習其易書獻吉改正于
詩者至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易然亦不獨
子也雖仲默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贊之願子頑鈍不
能勉副其意故今老且朽矣而於所習詩若文者意亦
無所得焉是則可恨也

謝榛

謝榛詩家直說曰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難
盛唐名家亦有罅隙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
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袁宗道

袁宗道曰詩有古今詩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說為奇字
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好曰黨

棗林藝寶

稱楚曰蕭稱跳曰蕭稱取曰挺子生長楚國未聞此言
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故語從今
字者甚多時改爲誰伴爲使格姦爲主姦賦田賦賦爲
其田其賦不可勝紀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文字未嘗
省書也司馬去亦不遠然史記文字亦未嘗省左也
乃自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
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空同諸文尙
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偏其真凡可取者地名官銜俱
因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觀者若
學海類編 八 棗林藝寶 三 文詞

失婢詩

馮李陳詩教和唐人失婢詩集句楚客停機欲問誰
流螢上下燕參差 李商隱 春樓不閉感殘鐘 韓偓 長
路多逢輕薄兒 歐陽修 應爲能歌擊仙席 鄭谷 只緣幽恨
在新詩 步非烟 今朝繞郭花容偏 李涉 別有傳心事豈
知白居易

廣孝錄

邑人周珽青羊善畫葡萄芍晚輯廣孝錄若干卷宏光乙
酉春疾篤夢人語以待廣孝錄成遂蘇亂時失其二卷
後卒

補魁骨行

至元初江浙平章阿魯只班子婦以乳死歸骨于其鄉
西湖北山僧黃龍道人作魁骨行事戒邵衣關臨安雜
志中今其辭亡矣嘉善父京補之雷山中以貽好事者
彩珠天上墜華月掌上珍萬里陰山雪一枝瓊樹春陰
山直北飛蓬逐海上迤東晴沙蹴鳥孫公主懸王門漢

卷之二 棗林藝寶

三

文詞

家明妃厭金屋麗人獨立穹廬地深閨長卷旃裘族名
花曾幄白晝寒異香錦幕清夜煥長白山頭瑤草暉鴨
綠江口蜻蜒飛閣氏如得泣不得奈王求仙祠未歸朝
辭名王聘莫卻翁侯婚妾明璫問瑠珠暗袖溫門庭
設蘭妃望戶塗椒蕊屏射快于飛窗選中連理繡弄未
離秦鵲填初度水一雙翠羽鳴三五金波始翠羽金波
夜復朝銀笳錦瑟曉連宵吳宮闌草吹香佩魏苑彈棊
拂畫綺千金舞買青衣笑百排歌徵小史妖嬌歌豔舞
權不足握架藏鉤戲相促填門車馬多貴臣綠鞵丹羅
座上資記與容語試公子罷就婦飲真天人盈盈天街
北皎皎婺女津一朝臨腸秋風起十萬控弦紫電指將
軍開府浙江頭夫婿承恩官舍裏攜家迢迢入蕭關金
僕如抽璧玉鸞鳳子冠搖碧條脫龍媒驪青連環南
國徵書棘西園宴賞開閣中桃李圖春妍湖上清明放
鶴天寶馬香過烟岫寺錦帆花出畫橋船歸來明月蓮
花炬醉照華堂燕子箋悲中大小不知愁畫裏真真自
起樓紅豆新聲翻綺葉青琴素手劈筵篋辟塵龍女拂
照骨成姬姬強橫波賭射始分燈整翠爭繞泥占體長夏

學海類編 八 棗林藝寶 三 文詞
成陰綠樹好瑤階手種宜男草侍兒私語記江湖入月
停照賀房老玉杯金盤索郎持繡闥珠屏不自支水晶
菡萏葡萄夜珠瑤榻榻榻時時喚啼憤怒重無聊風飛
熊走空相嬌自茲臥此如和冰水迷令服食同迴颯初就
增城館未整政君題冰桃雪汁琉璃酸火棗棗漿琥珀
膠西池王母散仙書南岳夫人降風車風車何威冠雲
璚正杏冥瀛海風冷洽聚窟香烟烟溫明祀器賜東園
南方橘甲龍魚軒紫筋紫錦桃花洞玉匣珠襦青鳥幡
青鳥青珠照青園桃花桃浪巾桃箔鴻都道士訪太真

上林神君見苑若越鳥枝啼南代鳥風嘶北紅顏一旦
化旅魂國俗由來重歸國六下朝煉形三官夜返魄玉
棺啓視儼明妝丹脣含笑露幽芳芝焚蕙剪蕪蕪新鶴
馭螭飛鳳鳳麟鎖子九宵烟摩尼五色露金膏百和拾
空青錦疊千雙疊寶璐大招遙返塞北山選日發引江
南路傾城鞋給盡蟬貂導馬龍貅盡鼓蕭碧雲車酒神
靈雨素奈花符士女髻經梁復經梁渡深復渡遠遼山
分水歷平野廟帳羸膚扶驕馬已矣哉魂歸來雪嶺晨
寄穴冰天夕染臺風姨袂袂月姊溼纓哀服匿承肌
學海類編 八 棗林藝寶 三 文詞
醉留黎藿乳酷珠琲酬送使綵查與臺黃金千百銓
都護跨馳回



筆漫凍呵

纂修談

藝海珠塵

阿凍漫筆 卷上

南滙吳 杏蘭 泉之輯
上海 李丙 應原名友騰校

子部雜家類

談 修纂 修字思承江南無錫人明嘉靖間人坐監
無考所著尚有惠山古今考遊藝漫筆

觀子輿氏論臣品有三足以禦臣道矣及觀之記曰
事君有犯無隱則抗疏直言九人臣立朝大節余錫
入國朝如倪柱史敬華黃門景揚王政准黃柱史正
色張黃門選恣以諫顯嗣後乃寂然不聞有折檻之
風豈朝政果無可言乎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邇來

若顧主政憲成其弟主政允成高大行攀龍安主政
希范先後上疏直言時政有降級者有削籍者朝廷
處分不同誠足以追美倪華諸公為一時盛事第得
如海剛筆公瑞不以敢言自負便謂人莫敢侮而清
介益勵雖處貴盛終身不渝固言官之遺範乎乃有
抗疏廷杖忠義可謂過然未幾起廢躋清要歸而虎
視鄉黨一切兼併侮奪之事肆志橫行而毫無忌憚
上之人心知其非錄其直而姑容之下而小民因囚
首喪命而莫敢誰何則曩者一時抗疏之節祇為終
身家聲之嫌矣是列於臣節哉願今之為言官者

阿凍漫筆 卷上

以剛筆公為法彼敗名於一陳之後者深耻而痛懲
之斯可以語完臣矣

余錫以孝行著聞者自晉華賈而下雖代不乏人而載
諸邑乘者僅十有餘輩爾通者西溪允弘祖故府丞
尤公魯之孫也府丞公歿其子紹芳以糧役偏重破
家至身無立錫弘祖性機巧習雕煥之技凡什器出
其手者人爭翫慕之舊者必高其直父若母日起飲
食費悉取辦焉年三十有餘尚未授室自且抵暮手
雕煥不輟直至舉以授父母無怨言南關鄧弘道者
七齡喪母歲時舉奠與必盡哀終身誓不茹葷以伸

助勞之報萬歷十六年其父夢驚染危疾服藥不效
弘道潛以刀割股肉作藥以進父食之病愈胡家渡
胡起鴻者其父乘備業農而貧萬歷十七年染疫起
瀉苦力不能迎醫思割股為療痛吉廟得吉焚歸即
刀股肉裹創手烹以進父正昏曠食而惺病亦愈
夫弘祖產自膏粱乃及技藝以養其親弘道清貧自
守至割股以愈其親起鴻目不知書亦割股以愈其
親非孝由天植者詎能然乎

傳云婦人從一而終又云烈女不更二夫古訓昭然可
鏡也錫中貞婦未已前無可考自元陳氏華氏追國
朝如劉氏范氏及余祖姑談氏夫死守貞者三十餘
人若單氏熊氏俱未嫁夫死誓不議婚載諸邑乘誠
足以風世余庶母李氏燕女也余父任鴻臚娶之逆
旅時年始十六亡何有娠因搗歸不半載生余弟逾
年而余父病亡年猶未及笄也余聞闔甚肅慮兒入
歲入有禁女奴八歲出有禁因指闔而示之曰汝
未亡人也慎無輕出此闔焉唯唯而退撫其子守
孤惟未嘗輕出闔余其重之弟亦知向學得遊覺
校不幸為說口中傷以誣誤前給母聞子變遂鬱鬱
不伸眉年未及五旬而卒未由上其事於當路以沐

旌典良可悲矣前陳廷簡女許字同里楊達士年
十八而達士卒女聞訃截左耳誓不易志赴夫家慟
哭成服而歸母語之曰汝志誠篤固當養汝脫父母
老且死汝將嚙依乎女曰父母而年七十兒年亦五
十矣人生豈盡高年乎母曰然則家貧奈何乃日起
拮据布衣蔬食以自給歲時必往省舅姑俟姑嫜有
支子可繼歸楊而終老焉東郊陳餘女幼穎慧嫻
察言笑家貧無屏設而閭左罕觀其面女紅暇輒從
母丐錢易孝經列女傳往往焚香祀梁妻秋胡婦高行
年十七字徐氏子文美蓋裝工耳萬歷廿有二年春

文美為人號升屋墮河其病死聞計一慟絕創蘇
而詎其母曰汝第治酒脯作英女乘間經死檢所遺
衣帶間書有生既為夫婦死當為鬼妻同衾既不能
同穴不相離死後鄉學憲迪光為作傳與邑士大夫
購手焉夫李氏不過一媵耳年未及笄而婦居自守
借黃死於鬱也陳氏守貞截耳誠足以媲美單姬若
陳氏聞訃而視死如歸即古烈丈夫何以加焉

溫人趙彥宵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數十二年事兄
雲惟謹彥雲就嗜聲色博奕生業日瘦彥宵諫之兄
怒遂折籍不五年而兄資產蕩盡公私通負尚三千
餘緡彥宵因除夕置酒告其嫂曰向者初無分幾意
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
今幸我一半尚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
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火之誓諭之屬悉以付焉因
言兄所負錢已借備償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弟意
勤懇遂受之次年彥宵與長子俱鄉薦登第彥宵
敦古恭之誼而處視資產誠非人所易及余觀記錫
中得二人焉華光祿封公麟祥庶子也封公家子
正郎雲生有五子光祿生與正郎公象孫同歲封公

同有遺命命與諸孫伍行母四馬光祿年十二而

封公卒正郎好讀書不視家生產悉委之家督以故
光祿析產亦與諸孫伍得六之一光祿父事其兄無
間言正郎好行其德而出入之柄莫能自操常鞅鞅
不樂光祿指已貴千金授之正郎公喜書欲川圖券
酬焉正郎殺圖為諸姪孫行售之他姓弗與較人皆
義之正政安希范父愈憲如山有象子年已長矣後
妾生二子最後復有妾生希范命後其亡弟如陵希
范甫七歲而命憲卒妾前生二子皆不得其死獨希
范存其嗣父所貽生希范年所入計二千餘石命憲
如後悉為兒收事者七載齒十四而長兄歿乃攜
其生母執嗣父餘業蕭然徒四壁也命憲公有頃縣
之富其兄無七嘗歸希范且併其嗣產所入而有之
人皆不平希范獨甘心焉齒二十有二登鄉薦二十
有三舉進士天之報希范也不殊所以報希范者
孰謂天道無知哉第華光祿為邑弟子員食廩數載
乃由胥監授職尚未食報於彼蒼云

朋友居五倫之一尼父損益之辨至哉言矣自我論之
所貴乎友者必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有無相通患難
相維持不以貧賤而污不以富貴而亢斯可言友矣
第自貧賤而相親者則無觀無聽無幾稱道道義
哉若貴而相親是交勢也非交我也富而相親是交
利也非交我也矧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
窮則散文中子之言當矣吾錫如孫貳卿繼舉與沈
孝廉學錢孝廉高善未第窮困全蘭之裝迄今無改
於其初可謂不忘貧賤之交者矣風教友誼而慎所
與平時以意氣相期者鮮甘有餘人惟鄒工部明良
不以登第生驕而情益密高文學捷不以從衰忘規
而義益篤足稱益友奈何有一富人與高文學相與
最久厥子從而執經者亦有年矣乃不念其貧計陷
之重役以益其貧發交道之靈抑亦為富不仁者

哉

楊節潘氏榮曰師道尊而善人多余三復斯言師道之
汚隆信有關於世道哉余錫往年楊長史公文家貧
嗜學以經術教授學者翁然宗之舉進士以直言遷
壽府長史引疾歸與其徒華方伯景居同里閨一日
方伯乘輿過其門長史公廉得之大怒召跪庭中而
斥之方伯奉命惟謹引咎而退澄江肅文學鴻秋家
貧篤學先年應天府鄉試業已掄魁登榜時索卷
無獲也榜出則卷在司床頭悔無及矣遂終身不
第教授生徒以自贖一日其徒徐中書者歸自燕
屏驛從微服往謁時中書方手筆堅因語之曰汝幸
我富有以餉汝而苦無應門之童汝第為我了壁事
中書君謹奉命文學乃從鄰舍袖雞卵數枚烹以共
食而別夫楊公辱其徒於庭蔣公役其徒以堅可謂
忘人之勢矣華公則甘心受辱徐公亦甘心執役非
忘勢者能然哉適者汪少參汝達未第時教授生徒
華光祿露以庶孽執經門下有忌之者陰囑少參公
弛其教將令廢學焉少參公大以為不察悉心訓誘
以大器期之少參公致政家居年七十餘矣貧無以
為棺光祿公擇木之美者贈之工甫就而少參公歿

取以論焉少參公不以人言弛其教光祿公則以術
德殫其師師若弟情義可謂均得之矣
七
范公質訓子詩云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奉親
長不致生驕易戰戰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
祿莫若勤道藝習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
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
人先彼而後已相與與非與非戒詩人刺戒爾勿放
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
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
性化作爾險類古今頹敗者歷歷聞可記戒爾勿多

八

言多言眾所忌苟不慎樞機災禍從此始是非毀譽
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
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注注淡如水舉世好承
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我為玩戲所以古人
嫉讒諂與戚施舉世重遊俠俗呼為義氣為人赴急
難往往陷因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
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
隣還為識者鄙開門歛跡縮首避名藝速成不堅
牢並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
松鬱鬱合晚翠賦節有遲速青雲難力致奇語論諸
八

即臨進往... 戒子云戒爾休貪酒與花纔
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醉花心動自是花迷酒性料
酒後看花情不厭花前酌酒興無涯酒殘花謝黃金
盡花不留人酒不醉二詩誠可為訓及觀家養正語
錄云富者教子須是重道貧者教子須是守節又云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
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
禮則長無不肖之悔元處士王紹汶示其子孫云利
人之事可周旋處雖獨力當為之害人之事雖戲謔
中一念不可妄發均得訓子之道矣晉王文正公歸
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喫
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不使知淡薄之味尤
處富貴者所宜服膺也陸放翁曰人莫不愛其子孫
愛而不知教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奉
其教猶弗思也是不專責於祖父而以由訓望子孫
者人能循往哲之格言而日訓其子若孫為子若孫
者循循然日遵祖父之訓而不解何患家聲不振哉
裴度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能
有成功致身萬乘之相則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
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

書種漸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二公之言誠為至當第讀書而止於涉獵經史博古通今遠謂學問在是而於五倫之道不講非善讀書者也夫學者惟學乎人倫而止爾明此人倫則謂之大事業若離人倫而為言開口便錯離人倫而為行動脚便差縱書滿五車亦何益之有哉

黃通云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為閒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

常若問其友何為而可免耕稼之苦友曰學三十年則可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吾不臥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事之觀董甯二子其學勤苦如此善乎程伊川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

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閑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蠶也吾為學而以董甯為法庶幾免為天地之一蠶乎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姪之視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予竊謂古人叔姪之分固尊若事有可告理有可商度者又何容默

蓋有天下之大分有天下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問也如袁盎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吾叔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則利劍刺叔矣南方卑濕宜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此數矣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為嫌

盎受其說不以為罪卒用種計蓋吳此種進規於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又若文中子有贈兄之官語

柳子厚亦有送兄序則弟亦可進規於兄大都皆在

阿漢漫筆卷上

阿漢漫筆卷上

阿漢漫筆卷上

阿漢漫筆卷上

阿漢漫筆卷上

阿漢漫筆卷上

於伯叔有益於兄長即正言危論無不可者籍令當言而不言乎則視諸父如秦越等耳骨肉之誼安在耶

應驗錄云近世有一士人早失父母依於叔父產業俱叔父總理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曰吾當與汝析居

姪曰如何析產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當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析之

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備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

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

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不第夫士人析產辭多而

受寡知倫理為重而貨財為輕固天植其性者哉年未弱冠而登第天之所以報士人者何其速耶第無

心而尚義則為樹德有心而尚義則為微福樹德者災祥一聽之天君子路上人也微福者天未必一一

報之不爽然視知利而不知義者不啻壤也乎哉大抵兄弟不和多起於婦之凶悍不知婦乃異姓相聚

終不如我兄弟至親隔牛弘為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

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若牛弘者彼於兄弟之愛

豈婦之讒言所能奪也世人若弘者有幾人哉人不幸而娶悍婦豈特傷兄弟之和且不知有舅姑不知

有尊長不知有禮義不知有利害悖倫取禍皆由於此經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為丈夫者可

不謹之於微乎然又有賢婦成失之美者余姊適華光祿露光祿析產得六之一無幾微歟望意者余姊

勸勉之力實居多焉則婦人之賢否又係於習染然則為子娶婦者可無慎擇乎哉

今人於賓朋燕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為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學然自安生

而疎者結其歡親而死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也余謂燕會之禮惟宜稱家所有舉之不宜過豐而祖

宗歲時祭薦如生日忌日春秋掃墓元且元宵端陽中元重陽冬至等節須依期而行其酒饌果品之類

亦稱家厚薄備之惟期於將此心之誠敬而已倘謂死者無知廢而不舉悖德道理甚矣冥冥之中能無

鬼責乎夫祭必以春秋廟祭必以時序非恐於忘親者未有不若是也第誠實則從豐祭先則從儉是

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矣不思祖先者吾所自出也朋友者吾所從遊也而忽於倒置若此此心安乎否

耶有人道者尚其審厚薄而為豐儉哉母之兄弟禮稱曰舅其行尊矣通尺一於甥有直書眷

生者余大不以為然蓋病其通問不異於路人親親之誼安在也惟大母舅存亦翁准每通尺一但書

舅氏某拜手不書姓亦不書拜親親之誼何謫然也余深然之因以為法凡從堂諸姪及余甥余婿皆

書拜手非自亢也從姪甥婿與凡人不同親親之誼不可以一通問問忽之爾

前輩事父執之禮甚嚴漢馬伏波有疾梁松來候之獨

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宋呂晦叔諸子謂歐陽公於頤上疑當拜與否既見叙拜文忠不復辭受之如受子

姪之禮二子既出深歎前輩不可及蓋當時風俗尚厚雖執政之於庶官亦講此禮不為過也余大父鶴

林府君與成進士周少同文社表甚密進士公子州守公憲初遊藝檢余大父及席且並肩大父而斥

之命侍坐州守公謝魯不已執通家之禮終其身矣

每兩州守公必侍坐州守公亦不為飾讓猶有前輩遺風焉

司馬溫公家範曰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別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施加不同中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款裝外言不入於櫛內言不出於櫛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溫公家範所以別嫌疑者當矣同氣且然況家僅女奴出入之謂可無慎乎籍令不爲之限而內外無別或有乘隙起姦而踏牛身馬呂易麻之禍奚翅無顏立身

新海珠塵

新海珠塵

志

新海而宗訪一混則得罪於祖宗者大矣惟嚴其出入家僮非有大工役不得入內庭趨事事畢即出平居供役則於中堂呼遣止於門側勿令擅入庶幾正家之遺教

教家類纂曰親族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姦巧外常柔順習騎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狡或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輩爾故唐史有言妖禽孽狐儘盡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不祥此輩之謂也此言亦善處小人情狀矣

然又有不止於此者大率狡獪之徒多甘言以動愚蒙之聽術刀筆以駭愚蒙之心口誇大以盡愚蒙之志來聲色以中愚蒙之歡因導之習鼠竊之計肆城狐之策於是乎愚蒙子弟攘父兄之膏腴以填狡獪之窟整假令不義而得百金或以十之四五或以十之六七畀愚蒙子弟餘悉爲狡獪輩裝矣脫也愚蒙子弟或有福心則撫掌而共嘔之曰孺子不足與語大事非我輩定盡孔方兄安得爲孺子有乎若爾我輩不復爲孺子用矣遂相與歡然如故益擴竊而無畏忌生產不盡不已終不悟墮其術中信乎狡

偷者之當遠也若平昔延接忠賢剛正之人雖舉事不能快心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凡爲子弟計者可不擇人而與哉

義莊之設以濟貧乏誠睦族之義哉宋吳文肅公范文正公入國朝徐文靖公澠華正郎公雲損賢買田別業貯粟凡族人貧不能養者貧不能婚者貧不能喪者悉仰給焉吳文肅公不可考矣文正公莊在姑蘇已數百年文靖公莊在宜興亦百有餘年適休迄今士大夫曰爲邑中盛事靡不馳慕而樂道之獨吾錫義莊則不然主計者或不能舉白無議遂有毀城社而虎踞焉者聲田屋而棄之以恣其獻諛不經之費俾正郎盛舉一旦漸城無遺曾無有倡義士大夫起而攻之以振其衰也惜哉

胡文定曰善保家者戒與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

長訟長雖富家必敵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誅斯言誠家國之藥石哉然又有不容於不訟者祖宗墓本爲人斬伐脫隱忍而不訟之於官不將濯濯而無存乎祖宗吾本源也此身祖宗遺體也祖宗遺澤而不能守則祖宗所望於賢子孫者謂何即以不孝故

之謂復何辭德一警百亦保家之一道哉第訟而長訟不可保家亦不可與語立身之道矣人家尊卑大小內外名分固爾然然中間情意需要流通和暢無所帶礙如衣食居處禮儀疾苦等事或心有所欲口難直言俱要推心體悉乃能久處一家入如一株樹爲根爲幹爲枝爲葉大小固有不同部要氣脈貫通方能長養不然必有枯槁者矣此言最得直家之道即大學所謂絮矩不過如此有家者誠宜服膺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人有恩於我而忘之

省憶何以異於曹操安祿山之徒也賈之忠孝不亦難乎東漢尚梓舉采齊舉由曹操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家廬墓下逮魏吉輩又伏法選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爲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彼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於君父肯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仗節死義之臣也司馬公之言當矣邇來感恩報者余得江右李公焉余世父先任四川撫治道憲副駐節遂州李州同伯卿江西餘干人也報政最而精耐鵲之業世父公署中凡有疾即延州同公療理屢奏效世父深

德之適州守去任撤視象而報政最久之州同公致政家居世父督撫贛州通塞職以申舊好世父歿余從弟志伊爲羣小遺陷幾罹不測之禍值州同公孫憲副公願飭兵蘇松廉得其寃白之讞獄者而禍始息蓋奉州同公遺命也州同公飲世父之德而其孫能報世父之子州同公高節固不可及而兵憲公克承先志匪特稱厚抑亦可以稱孝矣

鄰子元由翰林外補十餘年不得賜選嘗能僚無聊遂

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守寺者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并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機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見在妄想也或期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如其願或期功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未來妄想也三者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頓觸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

此心若同太虛頓觸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

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寤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綢繆染著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事業不告勸勵禪家謂之事障二者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遺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老僧所言盡攝生之道奈然其要尤先斷慾內訟曰人不斷淫慾猶蒸砂為飯雖有千劫只名熟砂謝上蔡謂有子後一熟不宜漏泄每見世人論此便自為迂而間亦有以為然者余嘗即而營之夜間燈油滿盞或一鼓而油盡者必是燈草加多或延至二鼓三鼓以及終夜者必是燈草加少故此燈長久只肯愛惜盞內之油則燈亦可盡夜矣噫嘻人自情竇既開或有茂年中年而死於色者皆不自愛惜者也肯知愛惜則元精日固而耳目聰明身體輕健老者益壯壯者益強自可長生矣是以古人于此恒有節度如伊川以忘身狗慾為耻雖至七十而筋骨無損於盛年豈非明驗哉世之沉溺者如牽牛往屠市甚至輕信房中採戰之術或手按尾閭或飲服劫藥以閉其淫佚之精謂之曰不泄他日未有不成奇疾而乾枯以死者吁膏燭以明而自煎枯木抱蠶而自朽世之人何不自愛惜也歎此尤攝生者所宜佩服

廖恭敏公莊為人易直表裏坦然不子以爲異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能尤篤於鄉里故舊實至厄酒豆肉輒與爲懷既任法司所親或勸辭謝往來以遠嫌疑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歿之日無以爲殮足以見公之平生焉

吾錫任少參汝達清介自持登癸丑進士官令尹官戶曹官愈憲官參議歷中外者廿有餘年僅置屋一廬別墅數間田二百餘畝而已恭謙廣西時年尚強即致政歸歸而日與親朋治壺觴對劇談竟日而散至貧不能舉舉所居一廬傳之富人立券後即移居別墅未幾身歿幸門人華光祿貽棺以殮庶幾可與廖恭敏並稱者哉

吾人立身霄壤間莫善於無偽莫不善於無耻顧無偽生於有耻而無耻者必多偽人而無耻其存心也與人異其制行也亦與人異謂人可詐而欺也善可詐而飾也惡可作而掩也於是乎有口道德而行則奸回者有口仁義而行則虎狼者有口忠孝而行則鼠獍者有口友愛而行則蛇蝎者有口清介而行則盜跖者有口誠信而行則狙詐者有口推讓而行則伎害者有口謙恭而行則傲戾者外獵美譽而內蓄邪謀陽暢休聲而陰多詭行至有妄希身後之名而實肆千紀之惡波其中非不知素行之乖違而耻心既泯以故敢於作偽而無忌也詎知偽可以欺顯淺之夫而不可以欺明達之士偽可欺人於斯須而不可欺人於積久終有跡跡敗露而不暇掩護者藉令彈智畢力日從事於掩護而家庭之相聚聞之相與故知之從遊戚獲之侍從未嘗不與朝夕左右焉者彼諸人窺其後有不羣聚而竊笑者乎一室之內人皆竊笑而羞屬而邑里孰有起而信我者乎人而不信於鄉黨見笑於同室可耻孰甚焉曾謂有耻者而甘蹈之乎惟耻於爲不善則其爲善也無偽惟耻於爲惡則其無惡也亦無偽惟無偽則此心無日拙之勞日起有弄丸之適幸而置身於廊廟可以爲勿欺之蓋臣縱伏處乎草莽而仰不愧俯不忤非堂堂一丈夫哉

胡計部宗洵曰凡田地基址相連處不可遺有吞謀併得之意或人因家貧事故轉售於我亦必以實價與之不可因彼事窮感意推托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自天地開闢以來此田地賣者買者不知曾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年而不失乎終亦遞相買買無定主爾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吾鄉華屋腴田迭更數主其在他日可知已故魯文恪公云養兒強如我買田做甚麼養兒不如我買田做甚麼又云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財也少產也少後來子孫禍也少此先賢確論也彼魯智聖力勞勞役役厚自封殖其亦未之思乎胡計部所言大有識見第人自不揣度耳大率吞併之謀多起於勢豪矣畜田地相連者恣意攘奪甚至通衢官巷竟侵占爲已有往年起家甲科者當有之今則幸則名鄉薦者亦肆志侵占爲淫醜之場而毫無顧忌至有欲併鄰居嫉弗售先降而有之故令藏蕪置往來於其家且從而侵擾要其減價賤售以爲快與計部所云不相悖也乎哉

有人問呂樂公希哲曰爲小人所害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管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被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樣如此自處念心自消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此能消忿而不與人爭鬪者也余錫華封公慶祥南關外素封翁也一日歸自城中有塗人尾其後大罵封公急趨而歸若弗聞也者其僕語之曰有人肆詈奈何封公曰若安知便罵我乎其僕曰指名而罵故知之封公曰安知無與我同姓名者乎終弗與較庶幾得呂樂公之道者

山樵暇語云：僕薄子衣制，志更古制，謂之時樣。謝文肅

有詩云：廣袖大袖，半成風。古樣今時，盡不同。只合輕

肥任人，去莫教。還問昔，草履又云：濶狹高低，逐旋移

本來尺度，盡參差。眼看見，巧今如此拙。樣何能更入

時文肅公此詩，益有為而作。民俗偷薄，重可憂也。昔

年儂薄之徒，往往效東坡巾。明道巾，幾遍海內。邇來

風俗益偷，變更尤甚。雖朝廷嚴禁，視如故紙。余嘗作

巾，妖慨以警之。而妖風日熾，沈石田有詠戲子一絕

云：末則女且假成，復便謂忠君血。孝親脫落戲衣看

本相，裏頭不見外頭人。彼務時樣者，何以異於是哉

余謂妖風盛行，皆始於巾。工致為異制，以衛人而儆

薄子為其所銜，輒以重價售之。故欲嚴其禁，必重懲

巾。工明示以士人之冠也，以巾庶民之冠也。以帽自

是而外，有創為異制者，備五毒而罪之甚。則關三木

以懲之。庶巾工不敢違古制，以衛奇而妖風自息矣

家語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議人者也。博辨闊

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言之不可不慎也。尚

矣。內篇云：寡詞可以杜忌，薛文清公曰：輕言戲謔，最

害事。益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

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蔡虛齋云：有道德者

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

則言之不足尚也。明矣。及觀陳了翁雜記云：言滿天

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

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也。然則言而中倫，言而論俗，言而可以垂世，言而可

以匡時，安忍默然而已乎。子與氏曰：子豈好辨哉。子

不得已也。又胡可無言耶。第或戲謔以侮人，或許人

之短，直指其名而議之，則招尤之道也。先儒云：聞人

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慎

揚子云：千金之家，必有為之司管鑰者。焉必有為之司

會計者。焉既得其人，則任之。既任其人，則信之。然後

入得以盡其忠，而主得以享其樂。苟付之管鑰，會計

之任，而瑣瑣焉日慮其見欺，而疑其為盜，則入孰不

為盜哉。揚子所言，誠是矣。及觀湛氏家訓曰：每見富

貴之家，於僮僕便捷，有才幹能營聚財貨者，則以為

紀綱之僕，而信用之。有忠實馴謹者，則以為不稱已

意而疎棄之。譬如人好食爽口之物，而不知積久終

成痼疾也。故便捷之僕，暫雖得其資助，快我心意，日

後恃寵驕恣，生事賈禍，卒致壞家業。名節其害可

勝言哉。諺云：養癰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湛

氏所言，尤中今時之弊。富者倘便捷為起家之助，顯

者倘便捷為豪奪之助，明知之而明縱之者，多矣。未

聞有驅而遠之者。余錫巖桂史一鵬，有家僮陸姓者

亦便捷之徒也。嘗生事詐害一山人，桂史廉得之，慮

貽名節之玷，遂出送官究治。亦叔季所僅見者哉。

奴婢小人，最是難處。凡衣食疾病勞苦之事，皆須體悉

周密。莫使嗔怨，則彼感我之恩，其有犯處，無心小過

或可容忍。若故意違犯，輕則輕責，之重則重責之。必

不可縱然，亦不必先期發於聲色，使之畏而逃。不必

過後復追其失使之疑，而畏庶為得體。余錫華學士

察服官京師，有一家僮犯罪，將笞之。僮子不遜，逃出

令人故為甘言諭之，歸俾供使令如舊。及抵家，此僮

復犯罪，乃告官問罪，發遣真老成之見哉。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介休 范 重榮 實夫校

呵東漫筆 卷下

談 修葺

國朝學校之設，非育材地哉。名卿碩輔，樹鴻茂而揚壯

猷，悉從此發軔。迨士人進身，第一步安可不需真材

而令統禱之子，混迹於其中，以希倖進乎。自江陵限

制府錄士，即于縣數不盈百，顯者既以子弟請託，富

者悉操重貲，賄邑中勢要為之請託，始得院試。而孤

寒之士，僅間有之耳。昔人云：始進以正，猶恐以不正

繼之。今士人進步之初，而先之以賄，異日幸登仕籍

安能必其清白自勵乎。彼諸生奉例入胥，豈猶輸財

以充國用人，遂目為白丁而鄙賤之。乃游庠之士，輸

財於私家，而幸沐衣冠，不尤可鄙賤耶。矧士大夫度

子弟有可進之資者，為之請託，猶可言也。至牟厚利

有借名為物者，有借名為婿者，世道至此，良可慨已

郡邑大夫亦感頹憮心，而相沿歲久，卒難謝絕。癸巳

甲午二試，孤寒之士，多得入院就試。而踵故習者，尚

續紛不已也。余熟思之，兩直隸學院及各省學道，於

赴任後，即檄屬縣，通限一日，齊試試卷，毋得填首字

號，亦彌封勿露試單，盡入考卷，於箚封固呈解。試卷

到日，即揭去縣封，院道另行封固，以防吏書玩法。迺

檄踴遠別縣，或別府有聲府佐俾之，秉公詳閱，可取

者，必取勿拘，以敷地遠者限之。半月稍近者，限之數

日，以防狡獪巨室，窺偵以恣交遊，取過考卷，遂還院

道案牘之日，院道發出字號，該縣會集備童，認號填

名，出示免其府錄，徑送院道就試。第項名代考，弊端

百出，未考之前，令廩生認結考日，令廩生認入發落

日，亦令廩生認入聽候，當堂折號，唱名亦以六等別

之凡一等二等者入學三等者進家肄業四等五等
六等者照等之前後爲升實之多寡備置皆有禁
弗率倍之并刑蓋積習既久不如是卒無以杜濫進
及代考之弊也此法果行則郡邑鮮干請之擾士夫
養廉靜之風孤寒之士不負誦讀之勤而其志益專
統稔之子亦絕奔競之念而其志自勵庶幾家詩
書而戶經籍何患無真才乎而清白之風可與太平
之治可望矣

禪寄錄談曰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
止稱生者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
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即子
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即孔孟大聖
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
上下之間靡然諛諛導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
之則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此又古人惟稱字毋
論中古即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爲仲尼子董時入黃
校猶及見前輩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
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子單稱號字而加以翁老
令人酸鼻汗顏風俗之偷薄一至此也余謂稱翁稱
老或加之尊爵或加之高年猶可耳而槩加諸少年
生稱之者爲過誤受之者能無愧色乎且老翁衰
邁之稱而頓加青年之士亦爲不祥行古之道者尚
其監之

鶴林玉露曰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龜壽詩云
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先生嘗言士
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若么忠仁明皆自此生伯
子誠齋公家嗣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師番禺將
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輪租有詩云兩年
枉了餐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不要脂
膏留與小人家東山先生之清介誠足尚矣余錫葉

正耶茂才任留都工曹主政時督稅蕪湖任滿積資
餘萬緡毫不染指悉輸之公府留都文選正郎賜
告休沐歸行棹猶然一儒生也仍設教弟子資
館穀以給日用費視之東山先生其先後一揆者哉
藉令權關時如東山公舉以代荒歲民通上足內帑
之需下解倒懸之苦傳代之者爲可繼而吾之清介
固昭然在乎

吳履齋曰君子如青天白曰小人如陰羅暗霧君子如
祥麟瑞鳳小人如乳虎蝮蛇君子如古栢喬松小人
如叢棘蔓荆君子如圭璧小人如礧砢此君子小人
之氣類窮天地古今而異趨者也君子以義合小人
以利合君子得君則務正教小人得君則務詭隨君
子出處徇道小人向背徇利君子明白正大則其勢
易疎小人迂回曲屈則其勢易親君子無利口言或
不達其心小人之伎舌心實不副其言君子既退則
身安山林雖使之終老無所憾也小人既退則眼穿
市朝凡可以自售無不爲也此君子小人之心得必
審觀詳察而後見者也東谷贊曰或問人與小
人何以異子曰敢於爲惡而無忌憚者小人也其爲
善之名終無爲善之實有爲惡之心初無爲惡之跡
者小人也斯人也從君子則君子愛之從小人則小
人愛之彼奴顏婢膝昏夜乞食之柔者也口蜜腹
劍深情厚貌姦之戾者也姦之柔者志在希寵姦之
戾者志在毒人夫履齋辨君子小人東谷辨小人之
人其論甚微小人爲害也暴而顯姦人之爲害
也密而深辨小人易辨姦人難惟持正大之心秉衡
平之識而濟之以藻鑑之見取二公之辨而詳審之
則官人者可以杜羣枉之進交友者可以免匪人之
傷知人之道其庶幾乎

宦穢集要曰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
海未

無名節猶女不貞雖有他美亦不足噴故前輩謂節
祿易得名節難保爵祿或無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
身不復矣士君子能以此言銘諸心庶不易所守而
趨勢附人也哉大抵名節所係甚重獨官箴乎哉吾
人立身行己不以名節自勵則苟且冒昧利己損人
之事靡所不爲而罔知顧忌其不流而爲小人也者
幾希矣惟顧惜名節則於人無所干而不致取辱於
己無所屈而不致取慢處貧賤無所改而不致取憎
處富貴無所恃而不致取怨行不愧影即不愧妾質
鬼神而無疑聞雷霆而不懼即爲霄壤間一完人也
未必不基於此矣

楊文襄公一清曰當今爲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窮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及觀屬臬錄曰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
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倒懸民心即
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怨
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則是非混
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
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
害又起故又在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
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
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二公
之言誠爲確論爲人上者玩其言而效法之則事不
煩而民不擾寧非安民固本之良策哉

江南糧長迺國計所係國初亦重之先是目爲賤役百
凡供億悉從取辦煩苦不可名狀破家而隕身者往
往有之年來上官洞燭其弊屢下節省之檄視昔民
困稍甦第偏重之法立而民多薄產矣向來輕易舉
之法立而民鮮破家矣譬之重鼎一人舉之未有不
力竭而傷生者舉以數人則易置不難矣譬之萬眾

一艇載之未有不汨沒於江河者載以數艇則轉輸不難矣且以通邑黎庶計之巨富之家不滿十而外更無之矣中產之家可滿百而外又無之矣倘執偏重之法則上戶不足遂及中戶中戶不足必及下戶夫責下戶以中戶之役家有不被者乎責中戶以上戶之役家有不被者乎通行無俟數載彼有田之家不為烏有者幾希矣故不若乘輕易舉之法為公浦民尚得保業而安生也況白糧之春辦糧銀之起解兌糧之勒贖解頭之煩費田甲之侵收吏書之需索早快之拘勾則徵收之賄賂無限也而吞聲忍辱又有不可言者矣糧運之跋涉船戶之抑勒糧夫之暴橫關津之留難盤剝之竊取監收之橫征則解運之賄賂無限也而吞首喪氣又有不可言者矣萬歷已丑吾錫侯黃門先春莆田林柱史祖述上疏洗刷諸弊一時運民亦得稍甦奉行者能實心體國惜民則可久之法也至於官軍交兌旗甲悉領情鹽徒無賴為羽翼以為橫行之地自官贈私贈而外又有酒飯畫會淋尖跌斛沖筭等項計兌壹石加二三斗者輕矣稍不如意輒咆哮兇徒執械鬪狠至飛磚石淨意論傷國體而無畏忌於是乎糧長袖手而莫敢誰何有每石加四五斗者得兌完幸矣縱剝肉賄賂惟有均膺向隅耳將誰告乎官軍何其幸而糧長又何辜耶兌糧以備軍餉白糧以供上用及百官常祿則當重者官權國體之重輕視之軍糧加意撫綏乃稱得體今沿途反目為民運遇關津必有稅遇軍糧不敢先是上供官祿反居軍餉下耶宜土俗以便民權國體以定制能無望於賢士大夫虛已而究心耶

杜正獻公行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及提轉安撫未嘗嘗一官員其間

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怠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因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正獻公之馭下位可謂恕矣邇者淄川韓憲副公名萃善飭兵嘉禾直指使君案部取下位甚嚴凡有過者必繩以法益直指蕭憲體宜然也韓公悉力覆庇嘉郡官下位者無一人就逮且悼大廉明公平周溥士庶咸歸心焉其得正獻公之恕者哉

歐陽秦州公觀為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歎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鄭曰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也知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者猶夫之死况常求其死耶公廉而好施善行種種故其子修後為樞密副使秦大政朝廷推恩三世人知歐陽承叔崇貴矣孰知先秦州公積德哉夫人莫大於生死國制決吏酷與會並一夫在獄舉室廢業厚斂之戕民命其心同其害同也秦州公秉燭夜分發歎此何心哉末世長民者或變怒杖擊或羅織成獄視民命如刈草然無論于公高門事目前光景矣忍乎余願有民社之寄者時時三復秦州公對鄭夫人之言矣畜生民之幸天之所以昌其後者亦當如秦州公矣

五代唐明宗天成二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秦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數秦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告以為失刑減常備十日以謝幽冤劉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笞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與紉五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夫唐明宗不過偏安一隅君耳適能以妄殺檢過雖死者不可復生然視忍於殺人者亦天淵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

刪去之俾後世末由為炯戒也惜哉
或言為政專治豪強則貧弱安矣夫有意治豪強亦非大公至正之體且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只聚矩二字便可了得若意向偏重則人將乘其偏而投之假借誣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莫若虛心以順應之更核其真斯政體之善也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夫豈無見而云哉此言誠為政確論第豪強不鋤則小民將不堪命而此法樂施則奸民乘機有巧詆以行其詐者有羣聚以奪其產者有白晝以行其財者是何異於縱虎復而遊康衢哉惟虛心體訪毋惑讒言毋眩仇口果彘橫公行俾小民手足無措者廉得其寶案法而重懲之不以勢有以情縱彼奸民巧詆奪產賄財之徒亦案法重懲不少貸庶豪強不敢肆其橫而貧弱無所容其奸固公平正大之體哉

今人欲僱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入口無幾祇以厭厭諸僕從爾不知此何益也司馬溫公言其先公判郡牧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散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血非金銀滿案不敵會富友營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荷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而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存世道之責者既不能禁忍助之乎溫公之在洛也與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直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吸粟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即貧范和之云蓋簞屨履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節用惜福極力救弊自世師也今之為士大夫者能儉而行之挽頹弊之風而遵儉約之訓豈非世道之幸

宋神宗初營青澗城有紫山寺僧法樛剛果有謀以
 義烈著名世衛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醃醢
 酒狎博靡所不為世衛遇之甚厚爾歲餘松亦深德
 世衛自慮不疑一日世衛忽怒謂樛曰我待汝如此
 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掠極其苦楚凡
 一月瀆於死矣樛終不服曰樛丈夫也公聽奸人言
 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投然不顧世衛奪
 其不可屈為解縛沐浴復延入臥內厚撫謝之曰爾
 無過那相試耳欲使為爾萬一可勝將博君事設
 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樛默然曰試為公為之世
 衛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樛曰可以此籍手
 仍偽報西羌隨行世衛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
 寒以此為別至彼須爾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
 其心腹遇乞虜中謀主也樛如所教問關求通遇乞
 虜人覺而疑之執送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衛
 與遇乞書詞甚款密樛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
 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樛遷於北境久之遇
 乞終以疑死樛遂得亡歸盡得虛情以報朝廷錄
 其勞補右侍禁師姓為王後官至諸司使夫世衛賣
 樛使為間諜亦奇矣非心乎王室者能然乎方今邊
 睡多事得人如世衛者當一面之奇而任之以經略
 之重何患事之弗濟耶

宋魯肅簡公功直不狗愛惜出於天性素與曹爽不
 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得乘去幸上察其
 情寢前命止從罰條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云今
 日有佳事肅簡聞之頓增張顯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
 試往偵之果真肅簡隨州肅簡曰得上賜乎張曰已
 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
 連追大臣豈宜如此之速利用在樞密院議處於

宋魯肅簡

廷但素不學問個強不敵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

悅久之頓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天不意事
 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獲夫肅簡之被罰以
 裏悼之力瘳也裏悼肅簡而有人密報為肅簡幸耳
 乃過為掩脫以限其身非顯公議而忘私仇者能然
 乎後之處怨者當以肅簡為法

今之講學者得非欲明正道紹孔孟之統哉第偏之一
 字則講學者所宜痛革有宋諸儒關明道學人人推
 朱子為集諸儒之大成然多有偏處所以評論古今
 人品有遺於是而遠人情者揚升卷憤皆指其數端
 謹錄於左三安石引用蘇洵傾覆宗社乃列之名臣
 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蘇洵而可
 名為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
 力詆之謂傷其志其禍甚於安石棄檣之流人欲
 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武穆之死天下垂涕
 者也乃譏其橫諸葛亮則名之為益又譏其為申韓
 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頹往來
 之書屢屢千餘言力詆之而不信為後人偽為之者
 數端皆一偏之論宜項東橋稱升菴所指為後世
 公論也余願今之講學者持公平正直之心發公平
 正直之論幸勿徇一偏之見俾後之人不得以升菴
 議朱子者議之庶可以語正學矣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
 以霸金日理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
 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范瑒李懷光跌跌
 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
 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師矣倘使中國英傑翻致力
 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
 六卿以為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為苻堅用唐
 莊宗不能知韓建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

宋魯肅簡

爵之類其說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異而其事

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叢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
 吳異姚宗賢皆關中人負氣個儻有縱橫才相與友
 善嘗遊遊塞上觀岷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姚題
 詩岷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千戈未息肩五原
 金鼓又轟天岷峒山與笑無語飽聽松聲春盡眠范
 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
 塵之句張為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龍收拾取莫教
 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耻自屈不肯
 往乃釐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
 後吳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購賭未用
 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
 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連兵
 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
 羈縻隨州間使謀者煽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
 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
 士矣姚又有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
 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
 玉龍三十萬敗麟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
 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夫觀張元詩及拽石慟
 哭以動主帥非無意於中國者乃棄之以資敵國而
 貽害於西陲其可痛恨大都綬太平非文學之士不
 可與圖治機禍亂非介冑之士不可與圖功與其捐
 不貨之費中夷虜之欲以圖旦夕之安孰若懸不費
 之費募勇敢之士以收萬全之功以壯國家之氣乎
 倘患無兵則岳武穆嘗驅烏合之眾以破楊公得一
 將安患無兵耶若患無將則漢高將韓信而一軍皆
 驚信初未嘗有聲於漢也以蕭何推轂乃得大用而
 樹奇功推誠延納安患無將耶苟得其人彼為主帥
 者毋輕武弁以挫其氣毋拘文法以求其才而為將

宋魯肅簡

者毋恃才以自矜毋忌功以儉事無論職分文武官
有崇卑凡膺閭外之寄者併力一心賞罰明信何禍
亂之不平乎惟當事者實心體國得將如韓如岳者
而推轂之即由余日礪京用諸人皆為我用况如張
元輩焉忍舍中國而投異域耶脫圖且夕之安而弛
武備則豪傑解體安知無張元輩者反為虜用以擾
中國乎禮國者可無慎哉

邱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食覆祥羊糞首水
淨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
窟室無財舉債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
根木子掘取又空而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
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顧轉號呼喪哀備匍匐氣
息奄奄須臾不保或垂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
哀生民何辜極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
功以欺上肆志於拮据追捕之苦加于富室逼迫之
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詔狀或領官
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
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
告空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順菴公
作清農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
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汲鹽開
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
司食不下咽矣猶謂經行文卷且吏胥刁難里老弄
權強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之而
僻遠者不能得也鰥寡孤獨誰為之求殘疾無告孰
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司又令覆審數赴縣集空
手而歸固不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食而死
者此今日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郡縣之
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小且狹君
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荒不為之害

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夫救荒而至於無者
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救荒之澤淺邱文
莊及胡順菴言救荒之弊詳且當矣萬歷丁亥至庚
寅浙直連遭歲祲正符二公所言邇者河南山東淮
徐大饑楊黃門東明上饑民圖說皇上惻然憫焉皇
太后暨后妃悉捐私帑賑濟可見皇上軫念困窮深
仁而楊黃門此舉亦大有造於窮民矣視己丑歲科
臣齋錄賑饑藥無節供億太煩朝廷曠蕩之恩民
雖沾濡而怨咨叢焉昔日東南之民何不幸今日中
原之民何其幸耶

容齋隨筆曰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為食往往隨所值
以為命如范蠡謂吳人就滄海於東海之濱蘇子卿
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鬻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
煮木為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葛菜野葛重土
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鵝鴨糞糞以給食晉都
鑿在鄒山兖州百姓掘野鼠糞糞州人以桑椹為
糧魏道武亦以供軍糧蜀食至此而已吾州外邑
嶧嶧山在樂平德縣境李善對山在浮梁樂平郡
界皆皆緣山百餘里山出厥蕨蕨道辛卯紹興癸丑
歲皇村民無食爭往取其蕨以時且荷鋤往掘深
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蒸細
者煮食之如糲狀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
冬晴且暖而野間無不出焉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
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掘蕨窮則無方於是始止
蓋救饑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
不知用之傳記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夫蕨即薇也
根如紫草莖亦青紫色春二月發芽如小兒拳山中
人採作茹食之白樂天詩云饑採綠蕨實山谷詩
云饑食有山蕨則蕨之足以濟饑也久矣容齋隨筆
特未詳考耳萬歷丁亥戊子己丑庚寅四歲饑

於無食凡草根樹皮饑民忍取而食之未聞荷鋤而
取蕨根者余錫山中亦有之第未若樂平德興之多
耳援筆記此以備救荒云

兩國漫錄曰照公文升為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於山
西渾源州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始於李唐飛
石之祠而宋地不足北岳所在故議有恒山在境內
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于恒山為允事
下禮部時倪公岳為禮書固執請言不可事遂寢馬
公嘗語予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遺祀
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
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國執不改祀然
蠡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
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
矣予因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朔神不饗而
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通無河朔則踵唐而祀于
曲陽亦理勢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
言誤矣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
歸矣抑倪無嗣以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為吏書一年
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王公朔三
原王公恕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為神降與或曰倪
為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侈
失之然則為神所降顧為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
乃復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五岳之祠自唐虞迄今
大典也自唐失河朔遂無北岳不得已而祀於曲陽
宋亦未嘗恢復此祠實為日固循耳我國朝混一區
宇正宜修明祀典以復帝舜之舊非帝王盛典乎倪
公乃以己私仍偏安之習使馬公正論卒為空言也
惜哉朔渾源州恒山吾錫安希范任行人時奉使其
地登山謁神廟貌壯麗土人奉祠孔嚴又不煩更作
七書登繼馬公而建言惠世庶幾之典為億萬禩

何陳漫筆

明禪之宗余不能無望於振古之賢士大夫云

後魏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
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三
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千槌諸村聞鼓皆守
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除要路有
伏人盜竊始發便而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唐舊
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置
六街鼓號之曰鑿鑿鼓惟兩京有之街衢置鼓於小
樓之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大都盜賊之起雖由
凶荒實好閉遊手博徒蟻聚生靈而然余錫去西郊
六七里而遙地名大瀆頭年來棟宇綿亘里中兒服
飾飲食奢侈相尚郊外夜警不息城中亦間有之幸
扶薄王二尹好義以新城令執法忤上官謫佐吾邑
司捕盜廉得其奸蓋此輩相聚為盜賊常例於捕
役且立誓又甚堅一人被逮至死不株其黨以故其
勢日盛而其迹不敗王公秉公案法眾咸伏辜一時
鄉城亦稍寧息倘司捕盜者如王公勵操銳志果於
戡奸諸村似李兗州樓鼓之制城中街衢仿唐宋鑿
鑿鼓之制而遊民有禁修用有禁博徒有禁羣聚有
禁無辜帶劍者在禁庶幾弭盜之策也談

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魏晉連勃勒所建統萬城也
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德以來浸失其險舍受
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綏險要既失綿遠難
支河套遂為虜醜脫巢穴其中正德之季楊文襄一
清銳志恢復疏上六事悉中機宜又上疏請修邊牆
期於牽績以忤逆瑾遂休工及被逮詔獄李文正救
之以寧夏之役非公不可乃起公總制鎮藩就擒瑾
又矯詔命公專撫寧夏蓋陰奪其權也迨逆奄伏誅
又以乾清宮災上言激切近幸鑿鑿衛之公遂乞謝
事毅皇時變倖用事屢為中官所排公雖不遷其所

守然欲安其位而行其志殊不能奈豈天未欲卿
宇耶謀國之士為之長嘆嘉靖間曾國府統亦銳志
恢復為忌功者竟為營壘詭譎系中人皆悼之嗣後
虜酋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自為樂土矣一
旦欲逐之出境虜酋袖手帖服空套以出乎惟謹我
塞障飾我戎備和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所言更得為國大臣久任而實成之名尊訓練後
有可乘之隙乃為我武一舉而復之俾中國可耕
之地毋為虜人開牧之場固安邊之一快哉

黃河之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余十年
前三歷淮徐觀司治河者役民命鉅鉅築長堤以攔水
勢歲歲增高居民靡寧已與堤齊民欲入室有通穴
俯躬而入者今是跡不至其地已十有餘年不知堤
之高屋之卑竟何如也治河諸公有議浚泗州之水
以暢上流者有議疏徐州之水以疾下流者有議正
青充冀豫之潢流以殺其勢者有議開衛博徐鄆之
月河以折其橫者其為國家漕運計亦殷矣余聞淮
徐之民云前議皆非探本絲絲嘉靖之季倭夷跳梁
勢極猖獗腐腐之寄者謂倭夷入寇必從海口而
進今有司集大木橫亘海口以阻其入寇之路河水
之來批岸激隄勢甚猛而皆潰海過大木則澄清者
退濁滂者滂而淫塞不通黃河之水不得入海矣
漸遠則淫塞之塗亦遠所以淮徐之民幾為魚鼈者
責益有所歸也余不以為然眾乃言曰試考倭夷未
亂之先淮徐水患若有若此滋甚者乎余無以應語云
不一勞者不永遂與其役民築堤孰若役民以通故
道乎審地勢而便宜以從事在體國者加之意耳若
云以不治治之吾不知其可也

徐黃門貞明曰昔廣文靖公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
海可耕之地蓋謂先之以京東之虞以兆其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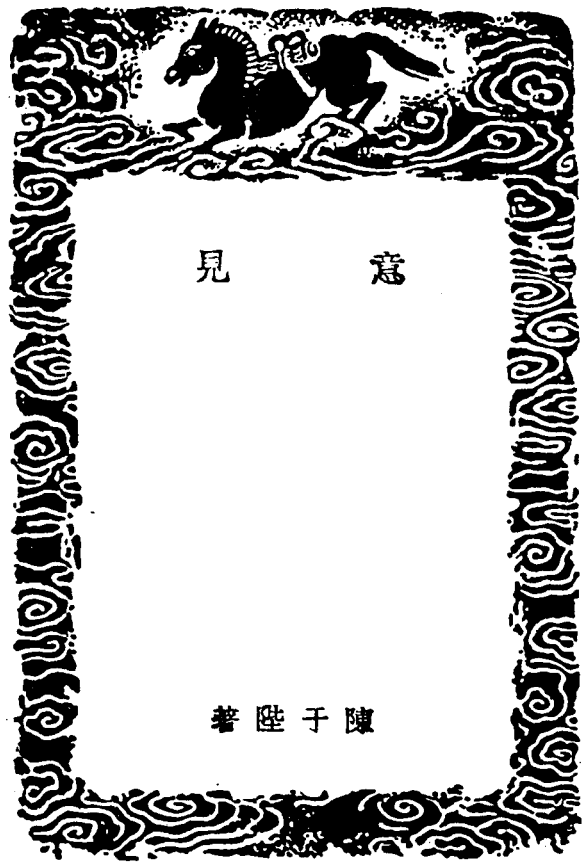
西京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
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
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
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鹽而遼海以東青徐以
南皆可漸而行也因陳西北水利其利有十謂有可
耕之田則有倉庾之積其利一有可入之粟則省東
南轉輸之煩其利二溝漕既通則河流漸被其利三
游民歸農則亂階可弭其利四習耕既久則田漸膏
腴其利五田墾民聚則財賦可增而徭可輕其利六
近邊墾田則轉輸不煩其利七墾田既熟則屯政可
舉其利八屯政既舉則力田者皆可為兵其利九以
墾田授宗室則宗室無流離其利十據黃門所陳皆
鑿鑿可行有識者稱其大有造於西北在此一策惜
乎不行而郭罷豈西北之民安於偷惰而不知享粒
食之利東南之民苦於轉輸而終無暫紓之期也歟
嘗者三代已前不聞有虞患自井田廢阡陌開而虞
患始熾蓋井田未廢之前溝洫經畫各有界限虜騎
雖欲長驅而不可得今溝洫既泯即千里皆曠然平
壤虜騎縱橫惟其所向而無不如意此三代已後所
以多虞患也惟水利豈獨東南而南輸當有息焉之
期而西北備邊亦有暫紓之日矣有能繼黃門之後
上疏極言而奮然行之不為勢豪所撓不為僥占所
阻更如鄒翰林德薄德薄當贖罪之議以期必行固西
北之大利而亦東南之大幸也哉

姑蘇趙處士同魯家進能文辭性剛直遇事敢言無所
諂避引治辛丑歲姑蘇大款同魯上書於巡撫三原
王公恕其大畧云宋元時蘇郡歲入百有六十二萬
五千九百之數以上地言之即昔之土地今倍常數
民如之何況今年天時不利人事欠和積雨累月民
民幾為魚鼈而徵科不已民窮財盡莫此為甚王公

民幾為魚鼈而徵科不已民窮財盡莫此為甚王公

讀之甚加稱賞是年歲糧大減公欲薦之於朝同僚力辭不果夫趙生敢言時事足稱烈士夫王公不怒其拂意而督過之適從其言若轉圜尤得大臣之度矣其以名臣稱而豐功休聞迄今猶膾炙人口也不亦宜乎

余少澁經術期乘時以經世務今年逾六旬壯心已矣去歲避暑漫筆成有識之士不以碎辭見刺而謬許可者不謀同辭今歲春初白雪滿庭獨坐無僞援筆欲草是書則水濂濂微疑几硯矣起而呵之隨筆復成復付剞劂尚以爲無甚高論而竊笑之唯命有惡問苦說而深咎之唯命有以爲足采正計取而折中之唯命人品不同而愛憎判焉鑪鑄則在皇穹也否泰則關世運也余又何計哉



意見

立教

近世高明之士。動稱造化在手。天地萬物在吾度內。實則釋氏之言。害道為甚。釋氏云。心生山河大地。其實有此理。但聖賢不輕言之。此等學問一倡。則人且視天地為無何有。又況于兩間倫物細微。皆看得沒關係了。聖人之心極小。其立言極近。易曰。乾稱父。坤稱母。神明森然在上。在左右。君父之倫。等于天地。下一言一動。一事一物。俱不敢忽。匹夫匹婦。皆能勝于。如此立教。方能扶持世道。彼高奇者。其名教罪人也。

應物

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作官更歷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時。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者之弊。近見胡子衡齋極言理在人。心不在物。斥宋儒非。其實不然。夫吾心之理。與在物之理。雖同。其實有統體脈絡內外虛實之辨。如吾人終身不學醫。則此心不明醫理。不學堪輿。則此心不明堪輿理。而但漫然曰。醫理堪輿理自在吾心也。

意見

一

豈其然乎。聖人于本心之理。渾然融徹。故于萬事萬物之理。亦有明有暗。內外雖相符合。畢竟理有在物在我之異。宋儒未可非也。

恕字

聖賢學問。雖立言多端。只一恕字。終身受享不盡。假如已在患難時。當望人振救。有排擠者。恨之必深。則當無事時。可為人盡力。視人患難。卻不救。或為下石之語。此豈是恕。已當憂病人。來憐恤存問。必成之有禮數。疎闊者。必不悅。若人有愛病。已卻懶慢。不知照管。此豈是恕。已當卑位。去見尊官貴人。使勢輕忽。久候不出。心上必然忿恨。若居尊貴。不肯體恤人。依前慢他。此豈是恕。已有纖過。東掩西藏。惟恐人知。他人有過。卻對衆公言。此豈是恕。人規正己失。中心不能堪。或面發赤。強顏勉受。若直攻人過。不知避忌。此豈是恕。緩急人所時有。己或遭值不如意。就是公法有礙。常一心望人屈法伸情。縱然法難輕屈。如當事的有和美之肯。心便感激。欲為之死。可見人當有急。雖然法上難假借。也不可無美善的言語溫藉他。此方是恕。凡百事體。皆以此意推而行之。大學己所願欲者。即當體人欲。如其願欲。己所憎惡者。即當體人毋犯其憎惡。故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恕乎。己不欲勿施于人。至于己所守廉潔。卻不責人以刻甚。己所行忠厚。卻不望人以過泰。此又是盛德事。加于恕一等矣。

施報

稱物平施。聖賢處己待人之常道也。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此是君子過甚之陰德。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此是小人之尤者所行之陰毒。

學庸

論語是聖人口頭言語。門弟子筆記。一字一句。關係世道。大學中庸。乃聖門成片段的書。今人講大學。只說個明明德。講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為聖人真詮在此。殊不知大學中。至於理財用人。聽訟之類。皆備。中庸至于九經之類。皆備。此見立言本末。兼該處。未可重其本而遺其末也。

出處

中庸論聖人之道。其大至於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至其收斂處。却只說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可見出處事在吾道中最重。

處事

處天下事。有等先事而躁動者。有等後事而遲緩者。有等不先不後。適投機會者。皆見世有迂闊者。徒知躁動為非。而臨事狐疑。儼然自附于投機之人。及至機會已過。尚不覺悟。其壞天下事不在躁動者之下。未可以此而非彼也。此二者何以別之。當機者。識明而意定。後事者。識昏而意擾。

天意

嘗見居權寵之人。雖有忠勞在國家。而行事一不當。輒為天所罰不少恕。其有自甘恬退。早謝爵級者。雖不甚有功力于時。而子孫常受其福。夫人臣鞠躬盡瘁。為難。明哲保身為易。而天意固如此。豈非權勢榮

意見

三

見 禮之地。乃人所難居者乎。由是思之。賢者處世。固當戮力行志。而時時不可忘謙退之圖。大君用才固當慎辨姦良。而時時不可忘保全之道。

造物所福

世稱能知止足急流勇退者。大必予之以有餘不盡之福。夫人有抱奇才大略。或于時阻。或見幾自引。能翰欲而不試。此造化所福也。若芸芸而生。容而進。泯而退。此亦庸人流耳。何福之有。

寬嚴

世論嚴者當嚴于左右吏胥。而不當嚴于窮困之赤子。世論寬者當寬于百姓。而不當寬于奸豪猾黠之徒。若嚴而用之當。則嚴亦寬也。若寬而用之不當。其害民何可言哉。世有縱容左右。毀公玩法。而獨以嚴刑酷罰施於無罪之小民。此最可恨。

三才

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以自立。三才者。交相依附。古今不毀。詳如人在房室之中。房室若無人住居。亦易傾覆也。

續經

予以五經易禮之外。詩書春秋皆可續。或曰。得無蹈僭擬之罪。予曰不然。詳如祖父在前。有所著述。使其子孫能承其意而衍續之。則為祖父者喜悅之不暇。而肯責其僭擬哉。

文字

文字自六經降。而有左傳莊子馬遷以至韓柳諸大家。余謂韓柳諸大家以篇為文。必讀完篇。其旨意乃見。莊子馬遷以句為文。蓋雖一句中便極其工而意足也。左傳以字為文。蓋雖一字必工而意甚妙也。至於六經則無意于文。不求工于字句篇章。而其文自不可及矣。

澄養性情

士大夫功業在外者。不必十分留心。但澄養心源要緊。如中庸所云。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不顯。皆在無聲無臭處。做工夫。大抵心源潔淨。已是七八分地位。舉而措之事業。皆自然而然。無難為者矣。

天道

余嘗與人論造化所生之物。自然而成者。如果實雞卵之類。多是圓。少有方者。山石間成方體。亦非自然。僅有方竹一種。亦非四方。可見造化以圓為貴。而無方截廉隅。老子曲則全之說。非欺我也。直方之道。人所以裁成天道者。亦不可過甚。

文章

作文不必論奇古。須自成一家意見。讀之首尾成章。不逗漏。便是好文。且可觀其人之行事功業受用。今人但務新奇。割竊全無由衷。真之見。余辟之如常人衣布袍。猶是好衣。若以綾羅等割截補綴。其值雖貴。終非完衣。如貧家食菽粟。尚是好食。若乞兒從塔間乞得。酒肉雖多。終賤鄙可恥也。

意見

五

意見

立達

吾儒之學。論仁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達欲立達。則立達人之念。即與之俱。不必真有所立達于人。方可謂仁也。若究竟立達人之事業。所謂博施濟眾者。堯舜猶病。是堯舜亦未盡仁耶。佛家自利利他。亦只是存此心。若必欲實有濟人之惠利。方能證果。則山林孤寂之士。終不可以成聖成佛矣。然觀平人能存濟物之心。亦可以成聖成佛。則夫居可為之位。操得致之權。不能大施惠澤。以福斯世。而顯顯私己。營為身家之計。豈非善道之棄。法門中稱為墮落者哉。

理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詩曰。有物有則。此即理數所由始也。世間有理必有數。相對待。相真勝。對待者兩平也。貞勝者或此分數多。則彼分數減也。如人修學積德。可致功名。此是理。然有算命相面等項。是數亦不可少。兩相兼。乃得成名。此是對待。亦有有德有學的。或不壽不達。人皆歸咎于自修之不足。不知此其數邊分數多也。亦有命好相好的人。然推算不准。或命相不濟。顯達者。此其人有德有才。理邊分數多也。又以淺近譬之。如場屋中看文字。好者中不好者不中。此是定理。然卻分卷各房。有卷多好者。有卷少好者。或南北中數不能停勻。此數也。由此推之。天道人事無不皆然。理數二者。

用人

當事者欲引用一人以代己。當用自己有卓立之見。能作同異者。方得他氣力。嘗見近世大老。多引用與己意見符合。植力為援。以為異日之助。及主已告位。則彼同己者亦且隨流而逝矣。可笑可嘆。凡異己之人。必是賢者。于惡中能知其善。他日得志。還有公道。其同己之人。縱時有巧術。能回彼位。不隨己而去。這等人極會反覆。偏能反前所為。不復顧念。如呂惠卿之于安石是也。

人心

周末晉之請隧。楚之問鼎。實有窺覷周室之意。當時不為公議所容。竟不敢肆。至陳恒篡弑。孔子請討。不遂。人心已漸壞。故莊子有竊國者之嘆。至帝秦之舉。魯連力止之。亦人杰也。漢之興。董公三老勸為義帝發喪。實見人心尚有古意。至操莽而後。人心習見以為恒。古意不復存矣。

知幾

易曰。幾者。吉之先見者也。筆一吉字甚妙。正要以凶為吉。方是知幾之神。若有凶則何貴于知幾乎。樂記則樂之道歸焉耳。且言禮樂。只用一樂字結之。甚妙。蓋其作用處。禮多。效驗成功處。樂多。是禮先樂後之。言若說禮樂之道歸焉耳。又何趣味。

艱業守成

艱業之君。身開草昧者固難。守成之主。身致太平者亦不易。炎漢四百年之祚。高祖創之。孝文成之。唐三百之祚。太宗以一人而兼創守。宋則慈祖創之。其基固。神宗未安也。而仁宗四十年之仁厚。遂大定守成之功。尤在艱業上。至我朝二祖。攝夷安夏之功。固遠超前代艱業之比。而孝廟十八年間。節儉休養。所以

意見

七

萬年之命脈者。實在乎此。千秋之後。當如漢文之不遷者也。

孝廟世宗

人不能無病。得良醫救之。則愈。匪獨人事。天心亦然。成化之濁亂。孝廟以仁厚救之。武宗之放縱。世宗以嚴威救之。國脈晏然。此天眷我明。非前代之比。

太祖除惡

太祖雖是用刑嚴。然皆是除頑惡。正人心。故一傳之後。而建文諸臣赴死如歸。前代絕少。蓋祇除舊惡。新美人心之一驗。

余闕

余闕收拾大元一朝之氣脈。世遇皇祖必不屈。令殲于陳氏。而皇祖得以褒表之。此太祖之幸也。愚嘗謂夷齊之志。不屈于周武。余闕之忠。得表于皇祖。皇祖過武王矣。

劉文成

文成劉公開祖之功。不減子房。道術相類。說者以末節不及。余謂高祖之節。可以情求。我太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誠意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武宗

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武宗八駿西馳。強將在內。皆前代所以致亂。而能信任大臣。朝政不亂。故宗社宴然。

老莊

老莊之徒。動云先道而後德。道德而後有仁義云云。初看似過高。後細思之。彼諸公者。去堯舜尚近。去洪荒之世未遠。尙想見其餘風。而不足于帝王以後事。今人視漢唐。如彼之視堯舜。視堯舜如彼之視洪荒。則今人加尙唐虞而鄙薄漢唐。正彼之思慕洪荒而鄙薄堯舜。亦何異也。

周公

荀子稱周公。今有天下。今無天下。與明堂所稱。皆似謂周公真嫡天子者。意雖以稱周公之忠。而實以啓天下。後世簞子之口實。夫周公受命武王。以輔少主。政令操縱雖由己。而上實有君尊。周公非自以爲威也。討亂定患。以安王室。輔相之責也。周公非有分外之作爲也。萬世而下稱其功。周公實不自知也。今後世稱周公太過。以爲曠世希有之事。若後世之同姓叔侄。弟兄輔幼弱主者。亦往往有之。豈可以爲周公之忠。後世所無乎。世徒見字文。護宋太宗之類。懷盜賊之心。遂以周公爲絕德。不知周公非絕德也。人臣之分當如是耳。

荀孟

世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語甚美。如孔孟開口便道王道。蓋道理本如此。少即非道矣。如荀卿只說法後王。其術已卑。遂流爲李斯之禍。商鞅說君以王伯不合。遂以強國告。可謂愈趨

九

而愈下矣。然孰何知王道。托辭以欺人耳。

張良

因看史記。張良以四皓羽翼太子。夫四皓未必真。前人已辨之者。以高祖之雄杰。其欲易太子與否。豈以四人者爲行止。亦何至見此四人者。而遽歌泣以對戚姬哉。蓋高祖英明之主也。其取天下艱難。誠思得人以負荷之。而常憂惠帝之不任。其欲傳如意者。以其雄武相類。不專以戚姬之愛也。既見四皓之來。以爲平日所致之難者。今慨然爲太子用。必太子之賢足以係天下人心。其足荷大業可知。而吾又何樂于更易儲位也。其對戚姬歌泣。或亦有之。而娶之帝大略偉度。有未易窺測者。此惟張留侯知之。恐太史公亦未易明也。

太祖

太祖雖得天下。易子漢高。而經理太平之業。幾百倍。有三焉。其一高祖不數年而卒。太祖三十年繼悉備具。無以加矣。其二漢高雖承秦火。大抵因襲秦弊。太祖掃胡元而復帝王之制。其三高祖猶有諸臣太祖無輔相。作自聖心。神畫者獨多也。

王陽明

王陽明學。聰明好奇。厭程朱之精實。又自顧訓詁義理無能逾之。乃拈出一致良知。以自標異。子辟之虬髯客。自顧不能敵唐太宗。又恥爲之臣。遂從夫餘國建偏安之業。陽明之學。雖極俊爽通達。畢竟是一天餘國也。

自責實人

今人談人則易。自責則寬。常見當事者。指前前人殆不容口。及至觀其所爲。不若遠甚。宋人詩云。飽老嘗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飽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可謂曲盡事情。

曹沫

曹沫見曹沫爲魯將。三戰失地。後劫桓公而取之。夫已既無勇。乃劫人于無備之時。此乃市井無廉恥者之所爲。何足稱道。假令桓公歸而不還地。將奈之何。此是全見桓公之美。而世有以稱曹子者。誤矣。

寇準

昔人稱寇準瀟湘之役。以爲孤注。亦嘗疑之。後思宋到真宗時。恰四十年。蓋前五代革朝之期。此等大興師。若委之一將。焉保無事。故必親征。而後可。準豈得已哉。

宋南渡

嘗見宋南渡後。用度奢侈。詞臣草一制。賜至一二百金。他可知已。推求其故。有二說焉。蓋北宋每歲府幣甚多。南渡之後。雖疆宇日蹙。而歲幣稍息。肩又北宋時朝廷畏虜舉動之間。務從節省。惟恐詭譎于虜。而南宋諸君。既遭禍亂。漫不知畏忌矣。古稱什虜以爲外懼。不其然耶。

溫公通鑑

溫公通鑑

一一

予謂司馬溫公通鑑。既以正統歸晉。則何不以此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字之後。畢竟是公中之私也。

德創

凡人性氣傑創。人言告誡者。終不能深入。必須自家經涉世途。自知痛痒。其創方深。如人有素性驕矜者。一旦獲交天下英豪。自顧所有如遼東豕。則汗浹不已。其驕放之痛不癢而自除矣。又如人有輕躁妄動者。以未經傾跌。一旦遇事顛簸。深自悔艾。則後有舉動將慎重而不敢妄發矣。此等方是真得學問。

元史

遼金元之亂。乃古今一大變。當時中國冠裳淪胥已久。不復知其非。此風傳至今日。士大夫間亦有以其統為正者。可慨也。宜將遼金史革去。附宋史中。元史亦宜刪正。至于宋以後通鑑。當明示元為變統。此關係世教不小。

兩漢

偶讀史見西漢之君所行政事。大非東漢所及。然西漢之末。王莽容易竊之。海內帖服。而東漢之末。至以曹操之奸雄。不敢遽移漢鼎。天下卒至三分。猶有蜀漢延不絕之緒。蓋東漢之亂。亂在天下。而腹心尚好。朝廷紀綱及正人君子不乏。西漢則奸邪在內。播弄已久。朝廷之間。紀綱凌夷。中正凋喪。所以不同。可見人腹心有病。強不足恃。腹心無病。雖弱可以少延也。

七國

宋人論文帝不除七國為是。其帝用主父之言。除七國。漢卒以安。然使七國尚存。則王莽所不能篡漢。天下事變之。固非一端所能防也。

貴賤分宜

頑進者必速敗。貴賤相以之。多藏者必厚亡。分宜相以之。

易傳孝經

程氏易傳。當與朱子本義并行。孝經當以試士。

王文正

宋王文正相業。器局寬平。廣大處事詳審精密。可為相天下之法。

難易

韓范富歐功名滿天下。然古今如此者多。所謂似難而易。陶淵明劉靜修皆身不與事。然而明光日月。所謂似易而難。

太史公

司馬遷文字。真是千古絕倫。今二千年。文字家極力模擬。僅得其一字一句。便以為工。至其結構變化之神巧處。瞭乎不能及也。豈但文字。至其議論之精妙。如禮書等語。幾于見道者。

韓昌黎

世人云。韓昌黎諱佛骨。卻與大顯厚。是兩截人。余意不然。此正是韓公好處。佛家道理。自家留意。以為清靜開通之資。有何不可。至于扶持世教。卻分毫不容假借。如宋之東坡兄弟。秦少游。晁文元。張商英之徒。皆深于禪者。只是用以調適心性。遊戲筆墨。及觀其立朝大節。垂世之文。何嘗拘拘于禪。我朝之儒。却不把禪理體躬身心。而公然割其言。以立論垂教。自謂前聖之所未發。不知其為聖門之罪人。蓋前代所未有也。

申韓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顏有仁義存耳。老子却以為粗。只說個虛。却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乘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為用。此所以迹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為中正之道也。

真宗王旦

余嘗論真宗宋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于謗議。愚意宋承五代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即易。宋到真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杰未必不與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放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心。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册者。余竊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天文

天去地甚遠。今于河南交廣地方。立表測景于天。上部分相去不過咫尺。而地之相去已千萬里矣。就使通算九州四夷之地。不過一二萬里。所占天上部分亦不多。天極之大。所包羅者宜不止今之華夷。如鄭衍所謂更有九州之說。似不虛妄。然以今之九州。符合天之七政。二十八宿。各有疆次分野。又若天之廣大。只為今中國何也。

議論

自洪荒以來。世變日異。議論紛紛。何時而定。常見持國者。好以己意見。占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許異同。予以為正不必如此。要合衆長。畢集歸于適治而已。辟之飲食。或烹熬之。或裁割之。成調和之。同歸於適口。若以水濟水。誰能嘗之乎。

陰德

古人云。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夫曰陰德。曰冥冥。以人不知也。若使人知之。則為陽德矣。

化書

齊丘化書曰。慳貪者化為狗。暴勇者化為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此言可念。

科目

古之選舉專論行。今之進士專論文。似相背馳。然古以行舉者未必保其終如茲。科目雖以文進。而進士一科。尤為世所崇重。士登其目者。未免自顧科名愛惜。行檢不敢為非。是勵行崇化之道。實默寓其間。與古之辟舉。蓋異轍而同途矣。

相權

本朝置相。不與以相權。匪獨以消專私之弊。其實保全人才甚多。在漢唐宋。誅戮貶竄。何時不有。我朝獨少。正以其權不在耳。近代一二權者。蓋不知避權。而更欲居之。宜其及矣。

房杜文章

世稱房杜無文章。非無文也。特其文如布帛菽粟。不與文士鬪巧耳。

吏才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同吏才能否。設施如何。但民稱便。即是良吏。識者以為知言。

相道

論相道當以持重安靜為先。蓋天下大器也。君相共守此大器者也。辟如有一鼎安頓座上。其傾倒破壞之者。此乃姦邪與國之流。無論已有一人焉。自恃其才勇。將此大器舉往來。仍復安故處。徒自矜耀于鼎何益。幸而不壞。萬一蹶跌。其罪莫贖。此以天下為賭者也。有一人焉。不輕動搖其器。但時時支柱拂拭。其污雖無。舉往來之名。而器得安靜。其功大矣。

陽明之學

陽明之學。分明從佛藏中悟得。即所謂最上一乘之理。孔子豈不知之。但恐太高。悞却後學。故不肯輕談。所以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語上上字。即最上乘上字。孔子立教。只是一中字。故曰。依乎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自家已承當了。不肯輕道上一段。後世惟朱晦庵知道孔子苦心處。衛道最切。陸象山王陽明。則將孔子密秘不可輕談的。只管發揮出來。所以疎動後人。高明之士。欣然慕之。以為千聖不傳之妙。至是始發。然以孔朱崇中正。衛斯道之心。視之。則甚成矣。

講學

學問只當平居講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黨與。朝廷之上。公然設會。微名亂政。罪之尤者。今之講學。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浸成替代之風。司國論者其懲之。

至人無夢

語嘗云。至人無夢。然余自體亦有養心清淨。夢境了然。可應驗者。有時心神昏濁。似夢無夢。無可憑據者。乃悟至人者。夢覺合一。能自持定其心。寤如是。寐亦如是也。其時有夢者。靜極而萌生。誠前知之謂也。常人之有夢者。思慮紛紜。候此候彼。無可憑據之夢也。其無夢者。思慮昏昏。無復一孔之明也。

辨才

世有外渾樸而中炯炯者。真才也。有外渾樸而中墨墨者。庸才也。二者亦難辨。何以察之。真才如人坐紗

帷中秉燭。光雖不甚露。而時亦閃閃燦人。庸者如坐暗室中。無復可觀矣。

小人

小人竊當事者之柄。非必事事干澆。欲行其說也。但窺吾意向之所在。時出以誇示炫露于人。其言偶一中。則人爭趨走我之柄。遂為所播弄矣。當事者一囁一笑。俱慎之可也。

儒名

儒字古列于九流十二家。至荀子乃稱大儒之效。歸之堯舜孔子。至宋儒益加發揮。儒道始彰。儒名始白。荀子之功不減宋儒矣。

張道陵

余嘗怪三氏鼎立。張道陵者。其後稱天師。與孔子後并享崇秩。厚祿。子孫勿替。以天意論之。苟非其人有大功德于世間。何故優異其後。數千載勿替如此。一日覽史冊。知道陵乃留侯之裔。其子孫之繁盛。食報皆留侯貽之。何者。三代之法。至秦滅滅殆盡。留侯親嘗推擊始皇。為六國萬姓報仇。高皇帝掃除虐政。建立炎基。約法三章。所開四百年太平之業。留侯實贊之。而先機引退。辭榮謝寵。留侯有餘不盡之澤于後人。今千百載以來。凡帝王立國垂制。郡縣吏治。誰不推尊漢室。即夷虜亦稱中國為漢人。俗語稱好漢。則漢業之垂光萬祀。留侯力也。猶今讀書者。誰不稱說孔子。則二氏之並沐龍馭于後。以及今代者。蓋以此非謂道陵符籙法教之故也。

庚桑子

莊子論庚桑子。所居豐壤。此非虛語。蓋善人所居。必行好事。足以風動其鄉。皆歸仰效法之。夫一鄉皆崇禮讓忠厚。不為奢淫豪華之事。則天心祐之。錫之豐年。亦理所必有者。又有一說。古稱福人。福將蓋其積世修履。福澤積久。故所至之處。能遠害避災。自有神明默啓其衷。潛相其行。不違不若。要知庚桑者非其人耶。

佛教

佛教流入中國。至于今。海內崇尚極盛。暫熄復興。自王公大夫。下至庶姓男女。無一不尊之。嘗謂凡物之盛。必有造物主之不然。不令其無益而叨享生民之奉也。嘗靜思之。佛說之精者。至于明心見性。超出萬化。世間上智豪杰。往往由此以了達性命。此理吾儒亦有。但聖賢恐于人事不切。反增眩惑。以故略而不言。其實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無不由此中得力濟事也。至如稍涉粗迹處。有益世道者不少。如人生死事輕脫。不甚糾紛。則為國家擔當事任。或臨險難。舍身立節。自覺容易一也。又況世間財貨利慾等事。豈足以動之。足以洗貪廉頑二也。愚民不知官府號令。刑罰亦不能懲。一聞陰果善惡天堂地獄之說。愧悔心。生暗室自改。此助法度之所不及三也。世人沉酣聲利。戕害生命。若縱其欲。何所不至。佛說害物受報。雖惡頑者不為動心。足以全生惜福四也。諸如此者。儒書王政中未嘗不留意勸戒。但不如彼教入人之深。其功大矣。宜其傳之古今不能廢也。

三教
儒釋道三教之分。此後世承說變認爲之分別也。余謂道家養生一事。于人至切。辟之醫藥卜筮一般。乃自天子至于庶人所當理。在儒家範圍中。斯世所不可缺者。安得謂之異端。安得與儒鼎峙。惟釋家與儒不同。儒之定靜安慮。存心養性。釋之止觀般若。明心見性。不甚爭差。但儒者要推出去治天下國家。釋氏要收入到空虛處。至于山河大地。俱不作實。相此之謂異端可也。近世儒者。不知佛理之精。皆吾儒所。有其病痛。則吾儒所無。反謂儒者談理不及。彼教之透。或乃割彼說以文吾儒之論。其罪殊有甚于異端矣。

二氏

莊子說有夫未始有始者。釋氏無無亦無等語。似乎渺茫不可究詰。大抵是精入語。今人粗心不能識得。即如自心生出種種見解。而外邊安能計其層數。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特心相窺測不到耳。

論道

嘗靜思茫茫宇宙間。光明爲日星。融結爲山川。分散爲人物。其能隱能見。能時能流。能貴能賤。能運能動。能知能識。孰主宰。是必有先天太冲太素。一團真性爲之斡旋。即所謂天。所謂帝。所謂乾元。佛道所謂不二之性。日星山川。有形者畢竟有毀物之蠢動。有識者能疑固其神氣。尙能變化奇異。況人爲萬物之靈。能養元神。守正氣。其爲德爲神。與三光共軌。無足怪者。至于佛家道理。却最大。即是吾儒順受全歸之說。蓋衆庶苟生天地。日爲聲色貨利所薰灼。自家真性何曾反照。只是氣盡神散。與草木同朽腐而已。若有聖賢大丈夫時時提點。不肯放過。將此本來真性。不斷喪。不放佚。完完全全。到末後。歸之天地。此即孟子天壽不二。事天立命之說。佛家所謂與混淪打成一片。金剛不壞者。即此理。絕無分別。絕無差異。但佛家恐人不明。多爲新奇幻異。如所謂極樂云者。以誘世人。趨于正法。吾儒則只平平言其理。故世之學者。舍吾儒而趨佛。真醫味之見也。

道理

此道理究竟歸着處。却是無聲無臭。至冲至淡。至淡無滋味的。然却是第一件難事。非至聖大賢。真正英雄豪杰。從千萬劫來。把俗情世態磨洗淨。俱令自然。遇着明師。所言皆契。看着古書。件件合心。擔着脊梁。承當畢竟。要了方到此境界。既到此境界。更何俗情可戀。何名譽可喜。何世態可戀。對人說也不得。也無自家受用處。今世上人口頭談佛。却是戀聲色。喜名譽。貪戀在世界中。長年受用的心。知此聖賢的心。何啻倍萬里。

南方人才之盛

本朝南方數省。人才之盛者。非地氣輪轉之說。蓋當五胡亂華時。晉元都江左。一時中原文物俱從之。南宋金之亂。高宗都南。中原文物又復隨之。南下蓋數百年中華衣冠文物之秀氣。鍾毓在南者甚久。故發之本朝特甚。其中原雖係古帝王所立之處。然遺胡虜穢染。腥膻久而入之深。故今雖人才不乏。亦未免

誠却分數。不能如古昔之盛耳。

清淨無爲

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所謂無爲清淨者。畢竟是異端。自了一身事。乃能清淨無爲耳。吾儒道理有多少細微曲折。大而治天下國家。小而治一身。畢竟有小心兢業功夫。乃能成無爲之治。所謂無爲者。直居敬行簡不煩擾之謂耳。儒者云。帝王必憂勤惕勵。乃能成其端拱無爲。此方是正論。

說事

說事不獨受財容私。爲士君子醜行。凡人央求。皆是無理者。我爲之說。則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怨氣所鍾。豈不招天災人禍乎。今人多以和同做好。謂之有情。不知此乃私情。不謂之公。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補證

如福建蔡清。江西解縉胡儼。浙江豐熙。四川楊慎楊名。鄒智之類。似宜特予一證。以表名節。

莫營私

當事者須自持清正。無所私戀營爲。則出處之際。始能脫然無累。若少有牽縛。則不能矣。如人住居一空房內。要搬開即時可。若有家眷行李等項。在內係心。則不能使搬。人須空其心。若居空房然後可。

鹽井

川中鹽井之法甚斃。有井方有課。因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亦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甦。而利亦興矣。

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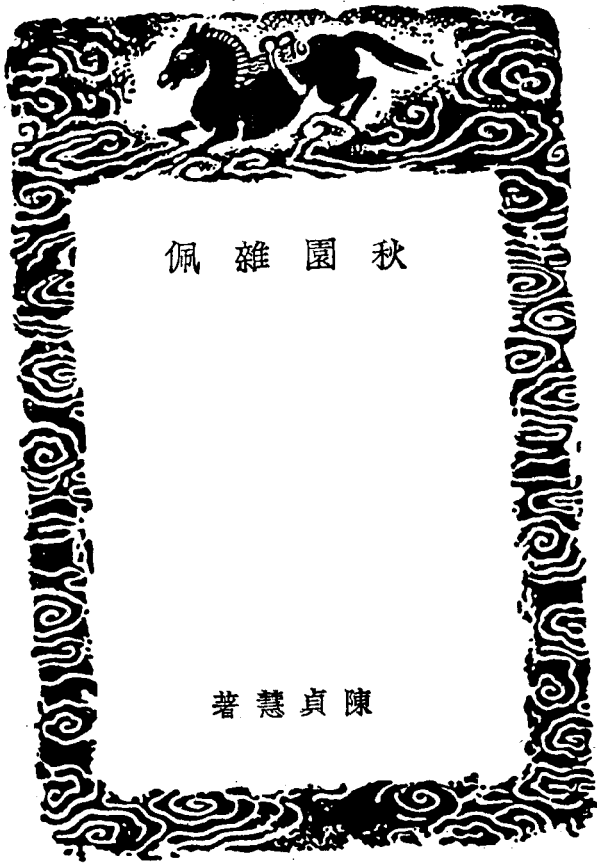
巡撫之職。以保甲爲重。保甲之法行。則盜息民安。又當留心積穀。穀積貯多。則凶旱無憂。此足食足兵。王政之大端也。

不爭

天下有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醒醒富貴者。止如醉人弄酒風。正可耐渠一餉間。言雖謹而可法。

觀世

山居觀世態紛紜。歷歷如視。在中朝混揉未必然。蓋旁觀者明。自古如此。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序

友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間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讖附濃也。曰蘭。自喻也。兼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龐公棹。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探其微也。曰南嶽菴。惟南嶽湖中爲然。易置他所。即萎。成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志閩粵之阻也。款摘香於童僕也。曰書硯。成脾肉也。思良友也。曰鸚鵡啄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稽鑑也。王琴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真也。曰五色石子。質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邱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成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而嘆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古人或佩草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視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微。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爾小云乎哉。梁園姻盟侯方域撰。

秋園雜佩序

秋園雜佩

明 宜興陳貞慧定生父著

荻洲鶴地抱病來此。敗飯頽鐘。時煎惡草。以送日隙。則攤書滌硯。未足以消耗閒心。偶拈數條。以爲寂歷之助。題曰秋園雜佩。道者曰。此子無福。少卻松間一日。瞋睡也。余笑而頷之。戊子秋八月定生識於毫村之雪岑。

廟後茶

陽羨茶數種。芥爲最。芥數種。廟後爲最。廟後方不能畝。外郡人亦爭言之矣。然雜以他茶試之。不辨也。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間。甘入喉。有間。靜入心。脾有間。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雖吾邑士大夫家。知此者可屈指焉。

蘭

蘭龍池銅官開。芋眠館舊。離離如積。山人採摘。入衣香欲滿園。杖挑藤束。篋篋登市。紫熱不絕。每歲正二月之交。自長橋以至大街。鱗次櫛比。春光皆觀也。一幹數花。生於夏月者則名蕙。

龐公棹

秋園雜佩

鹿公棧。生宜邑芙蓉寺。其味冷香幽冽。相傳為鹿居士訪太毓禪師。三到芙蓉。攜棧植此。因名。今寺門有三到亭。

竹菇 註此菇隨風不可食。故能色。不可致也。

竹菇。山中所在。有之。小如錢。色如胭脂新染。生以二月。味絕佳。真山家上物也。王百穀稱為伊蒲第一。

南岳壽

雲間張季鷹。開秋風起。思舊鱸。使拂衣歸。人高之。而壽之風味。始著吳中。他處亦不甚產。崇禎戊寅。問卿從西湖移。至南岳。蘭野洞中。其類遂繁。五六月間。莖長丈許。凝脂甚滑。真如晶透雪葡萄也。味甚淡。而旨想。季鷹秋風正饑。此耳。或曰。惟南岳洞中。為然。移置他所。即不活也。

香櫛

香櫛見嶺表廣記。一名枸櫛子。香與韻遠勝於佛手。以佛手自闕來。爭致之。實不及香櫛之纏結耐久耳。嘗見棧兒一詩。有云。落落此非橘。幽於味外饒。摘香童僕手。分靜素交窳。似能稍趣。自變亂以來。佛手建蘭茉莉。五年不至矣。聞有非山人塞士所得。余庭畔香櫛數株。每當高秋霜月。結珠金實。繁熟懸綴。不下四五百粒。摘置紅囊。幽香一室。凡吾之襟裾夢瀟。皆是物也。以不用錢買。餘得以分贈親知。一時沾沾為貧兒暴富矣。

料硯

陳眉公云。文人之硯。猶美人之鏡。不能離也。甲戌初夏。余過訪眉公於余山。出藏硯相賞於綠陰之下。舉一以贈余。有宋元祐二年學生蔡珪製數字。凡石質之粗者。易墨而敗筆。細潤者。便不能發墨。此硯質潤而仍易墨。可稱佳品。余藏數硯。不能過之。今年城居兩月。親友處假一硯。最不生墨。筆著紙。墨即浮散。且滴滲甚。意以見硯之佳者。足寶也。但余於欲君苗。磨非維翰。負愧眉先生。指佩意耳。

鸚鵡啄金盃

鑿器前朝如官。可定。等器。最有名。今不可多得矣。余家藏白定百折盃。誠茶具之最。為吾鄉吳光祿十友齋中物。履遺兵火。尚歸然魯靈光也。國朝鑿器之精者。無逾宣成二代。宣乃遠不及成。宣則難文。業起佳處。易見。成則淡。淡。程。饒。風。致。如食橄欖。妙有回味耳。余友間柳家藏鸚鵡啄金盃。高足。鑿口。亭亭玉立。一名四妃十六子。又名太平。雙喜。淡白中。見般碧離離之色。真如撒下。嵌空。櫻桃的。歷。實。光。欲。浮。使人不能手。每過雲起。樓。促。膝。飛。觥。出。成。盃。勸。酒。醉。眼。婆。娑。觀。此。太。平。遺。物。不。勝。天。寶。琵琶之感。註。雲。起。樓。與。同。編。先。姑。文。編。中。宅。編。花。石。畫。圖。

時大彬盃

秋園雜俎

時壺名遠甚。即脫陳絕域。猶知之。其制始於供春。壺。式古樸風雅。若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後則如陳壺。徐壺。皆不能勝。大彬。萬一矣。一云。供春之後。四家輩。趙良。袁錫。其一則大彬。文時鵬也。彬弟子李仲芳。芳父小圓壺。李四老官號。養心。在大彬之上。為供春勁敵。今罕有見者。或淪風。或重錫。壺亦有幸有不幸哉。

湘管

湘竹彌竹。出西粵山中。其地多瘴。瘴所居。非糞糞徒步。冒煙瘴。犯霜雪。不致也。舟行六千里。得至江南。擇其筴孫之美。好者。騰肌。凝。斷。以為管。始為徐陵。架。上。物。亦動且勤矣。崇禎戊辰。家仲父別駕桂林。前後多有攜歸。每得百餘管。視之不重也。余年家。文。起。相。國。余。友。吳。次。尾。頗。好。之。多。有。所。遺。二。十。年。來。零。落。殆。盡。所。存。不。及。十。餘。遙。望。西。粵。何。異。天。上。然。中。年。離。亂。江。淹。五。色。湘。東。銀。筆。安。所。用。之。泥。海。內。知。交。積。毀。王。琴。多。化。為。異。物。騷。魂。徒。賦。筆。家。成。封。觀。一。湘。管。而。坡。老。磨。人。之。誥。廣。陵。絕。調。之。悲。茫。茫。交。集。止。有。蘇。州。遺。淚。與。管。上。湘。痕。淫。淫。罷。弱。而已。又何異於龜蒙之誌錦裙也。

黃熟

黃熟出粵中。真臘者為上。香味甚穩。佳者不減角沈。次亦勝沈。速。下。者。謂。之。黃。熟。桶。濃。煙。澆。鼎。不。能。堪。耳。初。價。不。甚。昂。山。家。所。易。辦。今。不。能。多。得。香。肆。中。絕。少。佳。品。每。坐。兩。煮。茶。窗。綠。正。午。輒。思。此。良。友。

五色石子

五色石子。出六合山。瑪瑙洞。雨後。騰。痕。螺。髻。疊。疊。灑。出。然。山。深。地。僻。往。返。六。十。里。非。好。事。者。不。到。自。萬。歷。甲午。餅。師。估。兒。從。旁。結。草。棚。以。市。酒。食。於。是。負。石。者。始。衆。濫。湧。蟻。聚。日。不。下。數。石。以。白。磁。盤。新。水。盪。之。好。者。十。不。得。一。二。其。佳。者。猩。紅。黛。綠。雲。繞。不。一。或。為。羊。脂。玉。或。為。蜀。川。錦。或。為。鸚。鵡。紫。或。為。僧。眼。碧。或。為。嫩。鵝。黃。朱。者。如。美。人。睡。痕。黑。者。如。山。猿。怪。璞。文。采。陸。離。雖。瑤。珠。盤。瓊。珀。映。觸。無。以。加。是。縱。不。敢。望。米。囊。陽。研。山。然。亦。石。骨。中。之。小。有。奇。趣。者。獨。恨。閩。閩。市。兒。寸。許。石。子。索。價。每。以。兩。許。昔。坡。公。餅。餅。易。得。以。二。百。五。十。枚。供。佛。印。令。生。今。日。當。有。同。嘆。

摺疊扇

宋朝摺扇。其摺疊扇。自永樂朝。鮮。貢。始。始。類。其。式。宣。宏。開。扇。名。於。時。者。尖。根。為。李。昭。馬。動。為。單。根。圓。頭。又。方。家。制。方。相。傳。云。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川。扇。戈。扇。以。地。著。後。又。有。蔣。三。蘇。蘇。荷。葉。李。玉。臺。柳。邵。明。若。李。文。甫。博。漢。仲。謙。雕。邊。之。最。精。者。也。遠。者。百。餘。年。近。亦。四。五。十。年。物。即。一。扇。之。制。而。精。堅。脆。薄。其。為。升。降。也。具。矣。註。蘇。文。翁。得。鸚。鵡。子。寫。扇。摺。向。存。孫。孫。傳。注。據。扇。則。廣。人。已。有。矣。見。物。理。小。志。抑。亦。圖。扇。之。摺。疊。者。並。志。以。備。參。考。

邱山胡桃

邱山。邑人。雕刻精工。所製胡桃。壁。人。物。山。水。樹。木。毫。髮。畢。具。余。見。其。有。漁。家。樂。東。坡。遊。亦。壁。百。花。籃。詩。意。

秋園雜俎

秋園雜佩

六

有夜半燒燈照海棠。春色先歸十二樓。數事窗間玲瓏。疏枝密樹。掩映婆娑。即善繪者。無逾其精巧。他有效者。便見刀鑿痕。終不及其雅鍊矣。雖一小技耳。前後莫有工者。且胡桃大不隙寸。幻如許。彼繪令人目擊迷離。亦一奇也。故記之。

杜鵑原文闕

蘇按。取補於此。民德。蘇杜鵑。四方兵亂。此語不知何來。流聞甚久。或云。郭景純之遺也。蘇補字已。杜鵑。忍結。因相。是年。越於。北。上。蘇。蘇。坊亦未。遂有甲申之。杜鵑。蜀中。素有名。宜。善。行。湖。杜。生。石。花。大。國。有。蘇。為。佳。不。蜀中也。杜鵑。以。花。鳥。名。香。少。陳。商。蘇。今。是。花。亦。可。學。矣。戊。辰。秋。日。男。維。岳。補。

永定海棠原文闕

蘇按。海棠。以西府為貴。昔宜永定村海棠。相傳為宋時遺植。即坡公履歷遺迹也。坡公來宜。吟嘯其下。時云。日。風。轉。曉。足。善。於。播。輪。矣。永。定。亦。宜。色。蘇。其。家。之。蘇。與。蘇。亦。不。知。凡。幾。矣。蘇。蘇。蘇。以。永。定。著名。此。杜。鵑。光。影。相。照。花。開。時。遠。近。觀。者。雲。集。噫。故。家。遺。蹟。流。風。餘。韻。向。有。望。而。聞。之。者。其。無。足。津。津。焉。噫。良。可。慨。也。戊。辰。仲。冬。男。宗。石。謹。補。

先大人山陽錄。秋園雜佩兩書。宗石十齡時曾見錄板。丙申。遣先君大故。宗石年甫十三。四壁無存。饑驅渡江。贅雲苑侯公甥館。孑然一身。僅守先大人所撰皇明語林。雪岑集。山陽錄書事七則。秋園雜佩諸稿。皆先大人手自刪改者。癸亥冬。筮仕博陵。丙寅三兄到署。始知前所梓兩板已失。宗石謀共付剞劂。而皇明語林。雪岑集。卷帙稍繁。蓋將有待。乃先刻山陽錄書事七則。質之海內。惟秋園雜佩細校先外舅侯公序。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戊寅春。寄書三兄。搜之家乘。抄稿郵示。較宗石藏稿。又少香檳。書硯。湘管。黃熟四則。文亦稍有異同。嗚呼。先人手澤。一傳已多缺略。況其後焉者乎。宗石不禁淚下沾襟。動弓冶箕裘之感矣。茲同三兄追述先大人立言之旨。以意補之。登之梨棗。即以先外舅侯公序冠其端。諸則悉詳。可作總目。是書雖不能遺舊觀。庶釋郭公夏五之憾於萬一也。戊辰仲冬。四男宗石謹書於安平公署。

右秋園雜佩一卷。明陳貞慧撰。按常州府志。先生字定生。宜興人。少保于廷第六子。吳梅村贈詩所稱茶有一經真處士。橘無千緡舊清卿。知交東冶傳鉤黨。子弟南皮負盛名。者也。徐健菴墓誌銘。稱先生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則其子迎陵太史薦舉博學鴻詞入史局後作也。事蹟詳見壯悔堂集。綏寇紀略。板橋雜記。等書。是書為其子宗石所刊。缺杜鵑。永定海棠二則。補焉。宗石字子萬。侯朝宗壻。壯悔堂集有贈陳郎序。即其人也。黃梨洲稱先生侍少保。宦游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游錄。八大家文選等書。今皆不傳。宗石謂先刻山陽錄七則。質之海內。亦迄今未見。則是書不尤當珍惜耶。梨洲又稱先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成賦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辭離弔往。恍如月泉吟社。乃所著僅同吉光片羽。月苦風酸。以厲麥秀黍離之感。固當重付剞劂。以廣為流佈。嗚呼。方朔萬言。阮咸三語。又必多乎哉。咸豐癸丑大雩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跋。

秋園雜佩

七

秋園雜佩

一



戲瑕自序

松樞十九山中有戲鑑一書。戲瑕者何。劉德嘗云。尹敏戲其深瑕。猶之唐人著刊誤。辨疑也。僅亦攻玉以石。意乎。在昔鄭康成不識車渠。蔡中郎不識反舌。崔融不識瓦松。段文昌亦不識昔耶。貞觀省郎不識杜若。元晏先生不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馬。盧埃淮南子以蠶為蠶。蠶劉孝標以皇初平為雨師。沈休文以轅尊為蠶。鳳皇尾。王子建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若此輩公當時並稱學府。而猶不免于疎漏。瑕固可無戲哉。然羣公博洽之名。何嘗因是少損。千慮一失。尺短寸長。自昔通儒。幾能兼貫。此非其見通蔽殊也。則所經辨究難矣。夫吾識有窮。而學問無窮。學問無窮。則瑕瑜之互見者亦無窮。當其瑕有瑜之用。差足戲也。顧立言者。安能悉收其全瑜。毋亦姑取其瑜。而堅其瑕。以俟世之善戲者歟。古人往往思誤成過。辨究豈必皆精。加以烏焉淵淵。代遠傳說。苟言而非出于大聖。其孰能不瑕。瑕又胡可盡戲也。余學既淺。庸見復幽。非惟當窮愁孤憤之中。不能廢書。見有沿襲舛誤者。隨車輒摘。隨摘輒記。初訂事理字義。兼舉禮儀。稍思與古今立言君子。互相討論。非謂入室操券。聊深查各之致而已。客曰。嘻。君子無戲諛之言。先生其以文為戲乎。豈莊語法言不足向耶。竊恐古今之瑕至繁。不可勝數。必欲以一人之聞見。而盡一人之耳目。亦難矣。余笑而應曰。是殆不然。武公戲不為虐。詩人美之。彼戲之不足以盡古今瑕。與余見聞之不足。以盡余耳目均也。且天地一大戲場也。山河影跡。悉成戲具。俄頃百年。無非戲劇。而古今君子。則

戲 環 自序

戲 環

撰言希錢

戲瑕目錄

卷一

- 沉魚落雁
- 龍鐘
- 中山千日酒
- 支那
- 折衝
- 平反古語
- 稱姬
- 支羅服蒸橫豕
- 纏足
- 御賜月兒羹
- 聖
- 詩叶管絃
- 青泥
- 宋家徵詠
- 障鷓
- 弄
- 三公九卿
- 沿誤
- 秋栢之實
- 玉葉象楮
- 三生石上事
- 寒食上墓
- 墨子
- 朝士
- 高唐雲雨
- 行李
- 排倒秦皇石
- 愛妾換馬
- 浮筠
- 齒路馬
- 緇帷
- 水滸傳
- 昭穆
- 壞東閣為馬廐
- 畫芽帖
- 梳始華

戲 環 目錄

戲人也。余與汝皆囿于大戲之中而不知者也。誰賢誰愚。誰好誰醜。誰尊富而賤貧。桑田乎。滄海乎。昨朝明日。安可定乎。彼孰為戲。此孰不為戲。彼孰為瑕。此孰不為瑕。客以瑕索瑕。而戲窮。吾以不瑕索瑕。而戲幻。庸詎知夫不瑕者之真瑕。而真瑕者之非瑕乎。庸詎知夫不戲者之真戲。而戲者之非戲乎。夫既已謂之戲矣。豈復有真瑕在哉。真亦戲也。以瑕之真。而為吾戲亦戲也。汝猶橫執真。想以求之。不大謬戾歟。客無以難而退。洛中才人馬司農仲良。玩嗜斯編。慨任校訂。先割月俸錢。饒行三卷。使君之美斯戲也。將無然。乃用琉璃之瑜。以補瑛珉之瑕。不終毀于櫝中幸矣。萬曆癸丑八月朔錢希言志。

戲 環 自序

卷二

- 成陽
- 侍兒小名
- 湯草
- 剛論
- 韓湘子
- 王子喬
- 吳荷愛奇
- 鼎中鏡
- 家禮
- 碧油爐
- 天籟
- 平易
- 解衣并糧
- 澆漚
- 安定論史
- 費笄
- 古人墓文字簡
- 機蘇
- 沈郎腰
- 趙飛燕別傳
- 不睡井
- 刮鑪
- 東方朔
- 身毒鏡
- 浮沒
- 銀床
- 陸終氏
- 陵母曾參
- 古人姓名
- 多羅
- 五行先後
- 都皇后
- 大息
- 六朝文法
- 垂拱
- 桑殺雨見于殷庭
- 字義
- 紅鞋藕
- 蘭燕
- 劉李
- 張公喫酒李公醉
- 客星
- 四皓
- 牽牛織女
- 凡鳥
- 雨路
- 不律
- 五大夫松
- 說苑學孟子
- 曹叡宗
- 目送
- 弄琴軍
- 葉子戲
- 匏瓜
- 金屈戌
- 草木
- 東海子公
- 王良
- 瓜祭上環
- 擗類
- 史文矛盾
- 破瓜
- 夢中李白詩
- 秦會稽刻石
- 青鳥
- 勛
- 杜陽學拾遺
- 綠腰舞
- 制草用琵琶記
- 姓俱
- 黃龍傳
- 吳越時忌諱
- 大歸
- 夜航

二

- 蘇童
- 善財悲觀音
- 山人高士
- 同功縣
- 廣籍
- 環珞
- 隨清煥為碑可疑

戲瑕卷一

明 饒希言撰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間浣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元龜負青泥於後。元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備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遇青泥之封，故令人直以青泥為墨矣。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中，楚襄王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瑤瑤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為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說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

高唐賦中且為行雲至今亦莫有稱曰雲者若來古人下語練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濕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

宋家微詠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為王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為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為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遺詩二十二首載笠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贗撰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元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行李

凡圖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為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之為行使亡疑矣

中山千日酒

劉元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非開棺復醒故俗云元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為狄希以沽酒者為姓元名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蹄鴿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蹄鴿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向羊肉答書云損惠蹄鴿唐率府兵曹參軍獨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蹄鴿為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排倒秦皇石

索隱拓跋巖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嶗山碑秦山碑胸山碑之界碑琅琊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嶗山碑刻刻蓋嶗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郎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弄

南齊蕭詡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事有小物弄大物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龍或說為龍余以為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滄浪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術字當弄字者恐誤術即巷字楚辭家術家巷也揚子一闕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鶴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草生紫叱撥為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語云殺有馬者路傍兒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祜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折衝

身不出櫺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地蟻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地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喜輿根為折衝將軍隋沈光為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為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九卿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章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浮筠

家語子貢問玉篇尹旁達信也注字信尹正也尹尹旁達者玉之所窺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字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故尹尹為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考之類聚本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澹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載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尹當讀為浮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尹如字讀讀相傳不及古人遠矣按漢劉向傳名字與浮字同義即浮甲在上稱也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發兵不揀，炎炎奈何。兩軍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後稷之廟，讀金人背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堯末不扎，將葬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夔之奏廢義真，則又平反其說。云臣聞原火不撲，草難除，青宵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魚，重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勞，誠實一揆。

浴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公，故九寺為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為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李為行人，今人以行李為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年矣，孰有稱九寺為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李為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貴耳賤目，有胸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胡盧，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行，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路馬之獨而賦以足者，或謂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荀息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國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下十八，合為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稱姬
 疑姬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學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為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媯，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鄭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姬，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襄陽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為公子盜晉鄆兵符，楚莊王立鼓鐘之問，左仗鄭姬，右擁趙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為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証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為近古，蓋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秋栢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竊言化為異物耳。即婦人化石，莫弘之血成碧，望帝變為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却將化為秋栢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青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幕然。陸士衡招隱詩：緇帷成幕，謝元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與。

支羅服蒸穢麥
 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蒸穢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蒸穢麥合藥。病日店而遂死也。按濟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蒸穢麥，疑即本草穢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穢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為所底止。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為楮，燕韓非子：宋人以象為楮。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箇德勝利市頭過。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汎，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為然，即水滸傳一部，逐週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權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書矣。郭故附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奇文悉被剗，難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稱足尋味，今為閩中坊間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非似不在閩買。竊思傳中真有宋江三十六人故事，是元人編撰先所，有原本耳。一云：蓋正傳宋江故事，是元人編撰先所，有原本耳。一云：蓋正傳宋江故事，是元人編撰先所，有原本耳。一云：蓋正傳宋江故事，是元人編撰先所，有原本耳。

水滸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為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乃方知漢世已有。至以疎陋自嗤，二公該洽，其辨訂閩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章。今廣記中已闕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襪婦人家，却後十二年，如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允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昭昭穆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穆與穆，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溯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昭明穆美，蓋允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昭昭穆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穆與穆，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溯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世傳龍城鏡。是柳宗元撰。而近見一書。載柳誠懸實作龍城記。為錦標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麵月兒鏡。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人王銍誤托名柳州。

寒食上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悅揚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龍城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窆以時。祭則未嘗明言以寒食節。豈其未之讀禮乎。宋劉敞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窆以時。祭則未嘗明言以寒食節。豈其未之讀禮乎。

東閣為馬脫

公孫宏布衣為丞相。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己下士。葛繹彭侯。墮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脫。播舍令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彭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為丞相時。客館已廢為馬脫。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墨子

以白土飾牆為墨。鄧人運斤削而去其墨。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墨。器有漆。注墨。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塗車。蓋車以蒼土塗車。則不獨牆之墨矣。山海經。大戴禮。山中之白。白。白。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效。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遠。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為釋哉。非膠柱子與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董牙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册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董牙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為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董牙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真。董牙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其首篇云。日日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董牙斂手徒。即此事。董牙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於雌覽。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公幸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為病。

詩叶管絃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壇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

鏡歌十八曲而下。歷代樂章。以虞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擲地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何嘗梓瑟。防自窮。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猶蘭。是皆在鏡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

桃始華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桃始華。後禮記改為桃始華耳。留青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鑄。涼風始至。始用行。觀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咸陽

宋秦丞相嘗當國。勢微薰天。士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為典午。唐呼牛僧孺為奇章。意也。又槍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

不睡井

古語云。千里井。不反睡。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睡也。此即食不毀器。陸不折枝之意耳。亡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勳妻王氏作婦詩曰。千里不睡井。況乃昔所奉。而李白為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用其意。而曰。古人不睡井。莫忘昔繡。又六朝詩中。援引睡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草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誤

繆姓通作穆。秦穆公。魯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諡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龍女。恐不如穆。繆為古矣。又葉姓。從葉。孫堅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為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諱姓。即諱姓。皆有征東將軍諱。巴。近余邑。直呼作。噉字。於義亡當。符姓。从草。今並嘗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說外。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為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斯亦可以證歟。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徽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既不免挂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傅婢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亡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釐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恆姪。女。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處烏有亡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妾。常尚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詞籠。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帳書。初則供估客蓬窗之玩。今詞人賦客。並載以出遊。疊疊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黃鬚傳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捐貨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早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翳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年。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管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廣淵瀾。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且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且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博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董初未嘗言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說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說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杖。燒香合眼而唱。東告西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請甚多。遂即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革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問來婆。即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時忌諱

先王諱。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隨婁門婁江之類。竝因嚳字而改。今嘉定縣。卽古嚳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禺婁氏。及婁安。婁仁。祀驅卯金氏。而悉從鄉國之後。此亡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身何歟。王書命簡書詳羅。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襄荊州。都綠亂世孔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千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緣始矣。至夫妻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爲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白麻餅。胡委。胡豆。白國豆。石虎諱言。故呼馬勒曰。魯勒。菜曰。香菜。桓元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籠。宋明帝好鬼神。益尙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卽加戮。改馬字爲馬逸。瓜。以騙字似禍。故也。古諱本。宜陽門謂之白門。以不詳諱之。尙書右丞江。譴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秦符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蓋債債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婁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

身毒鏡

漢宣帝徵時。後繁郡郎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練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飾之。身毒。西夷國名。卽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說不知。然鄒道元注水經。猶味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大歸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者。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

韓湘子于湖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蓋下邳署門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卽升沉之義歟。

夜航

余第聞皮囊美時。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餅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研所載。出何典。

按釋典有體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諱淨住子輯成二十卷未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撮要采摭妙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皇寶懺當時鄒氏方論辨類已承懺法獲搜超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鄒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而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後已化爲毒龍矣烟焰所天入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爲龍天王使於井上立祠此說不知何出豈承變蚌之言而影響之耶楊鑾止如論亦云梁武帝鄒后姓如或云倉庚爲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鄒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鄒氏諱徽善謀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武中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殞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迎崇爲皇后有司議詔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忌妒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亦不宜有此溢美之語也

匏瓜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即匏瓜無匹是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匏瓜星爲天子果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茄茄備矣而荆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則歲大熱也故曰匏瓜無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漿之意乎

解衣并糧

昔戎夷遠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土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乃并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間而羊左之名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絕相類矣

太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潘王亦慨焉太息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爲長太息者六而史家僅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談論定也余嘗疑太當爲大是浩歎之義後人魚家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爲大息亡疑矣今方輿中有太息洞疑是太息之訛也又按宋齊領軍王元謨傷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監監者元謨大息深怨斯亦可証

金屈戌

屈戌亦名屈鄒余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柎棧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銜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銷香金屈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鄒之稱則自李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地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殿輪見水中龜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

者般輪所飾之蠶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地之形似不專於蠶矣

淺瀾

淺瀾水落地聲猶水小聲淺瀾見考工記而宋玉高唐賦中巨石瀾瀾之淺瀾兮李善註曰瀾瀾沒也淺瀾石在水上出沒之貌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琴絃賦遂說爲泉魚淺瀾以躍鱗泉魚二字出吳志有本若言淺瀾是魚直作瀾瀾之類解矣然頭貢子羽已誤淺瀾爲漁父事何怪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疑難舉劉越石贈盧諶詩宜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以爲文法不通不知錯綜其辭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豈乎皇哉唐詩唐詩皇哉皇哉鄰哉鄰哉鄰哉鄰哉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爲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混解草味二字爲草創冥味旨殊未暢夷考羣書草木二字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既秀曰莢草曰榮木曰華草曰天木曰喬草曰豐木曰灌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搖木曰落草曰芳木曰嘉草而不齊味而不可曰草味我輩皆曰用而不知矣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其甚譁之後漢陳壽之三國乎即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文以代降廉陸之勢使然其辭雅馴胡可盡廢焉安定以爲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必仲尼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劇奏美新至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揣而未焉是齊何管千里不曰疑人于其倫耶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義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空前而以垂拱改元爲號矣

東海子公

東海子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齊抱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子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民歌不冤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唐府窮囚著于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爲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禮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淮南子曰：黃帝作靈，死為靈神。夫黃帝，仙矣，不為神，乃為靈乎？鄭元以靈神為祝融之神，亦非也。積石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融，逮妻博頰，死託于靈，故載氏禮云：靈者，老婦之祭，其說可證。然則靈神是祝融之妻，博頰亡，疑遂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應聲，以別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有姓名之謂，而西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靈神姓張，名禎，字子郭，一名隗，吉利姓蘇，夫人姓王，又靈神之名曰隗子，紛紛傳說，豈非偽而託者歟？一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眷屬，邪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為老婦，抑又說之訛矣。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綬，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捩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羸，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蘭燕

少時有前魏閔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至引驚蟬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對不過驚蟬，當是蘭珊之闌，後人誤刻草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間輒進一語，古者不嘗以七月為蘭秋乎，然則七夕之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闌為蘭，殊無意味，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為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顯傳載陳平，管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顯曰：武王滅殷，數妣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寇華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積飛燕別傳

說郛有積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元，元瑞以為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即蘭湯澆，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之中，獨此三語為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敘事如畫，出伶元右，不知此語蓋有所承，按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連開水上，鸞舞鏡中，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于元傳，膚體光發，古燈燭七字，適麗古健，相去奚啻天淵。

劉季

近見史註一種，乃新都某君子撰，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始不然，史記乃太史公撰，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為亭長時，往賀呂公，給為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呂姬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戲 卷三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為吏，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靈畫草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印桃弧，桃棗，桃杖之製，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降之後，世則用桃符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鬱，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三說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稱異耳。據此，則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畫成，或用絹素象形而製，如今午日造辟兵符之類，既云插其傍，必非木板，而今世造桃板着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為桃符，名雖韻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為地窖，遣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用筆書成，以為厭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總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憑據，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塗之，繪盤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薛王沈醉壽王醜之...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芙蓉淺霜染秋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咸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竹管放出後復使高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祐詩曰梨花靜院無人見...

客星

凌氏核劉密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二曰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乘廣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謂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傳寫失其真為君誦...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五二字互書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五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玉也王對應...

四結

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四結者皆河內軼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深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謚高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韋康字宜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軼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皆修道深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亂入商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相合。然而獨載園公姓名。里。亦不稱東園公也。余又得見一書。載四結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往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山。一觀李斯刻石。深以為恨。越州人傳言秦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凡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人稱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者。即古刻潭滅。唐碑宜在。今當置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尅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即此碑耳。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理難歸然。如故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榻本。疑是唐帖。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帶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蒂之帶謂此。而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云華葉之根曰帶。木之根曰柢。通作氏。蓋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元宗天寶十年。侍釐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燭香千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兩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各鳴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悅之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與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也。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遣一金鍼。長寸餘。綴于紙上。置囊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織女。負天帝備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子休。配與河伯。勝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在之載籍。可資溫噓矣。後又聞一小說。稱士人蕭防。夢入藥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天上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騙矣。侍兒譎春。豈應復作藥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為吳音說。而然耳。今吾鄉婁昆之間。有黃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北宮七宿圖。併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蓋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女之下。有漸臺臺道左旗右旗四星分。其下權是河鼓。則荆州呼牽牛為河鼓之說。不為無據矣。而星經却載織女三星。牽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王子三將軍

也是指女牛之牛為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同隔。羅帳一星耳。豈可據以為牽牛也。又考諸緯書云。牽牛神名略。一名天關。織女神名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為天孫。呼織女為北斗佳人。

青鳥

青鳥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別自懷于此山也。一曰龜山。南有三青鳥。取食。一曰女祭女戚。在奇肱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鳥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鷲。一名少鷲。一名青鳥。所使。一曰元丹之山。爰有青鳥。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鳥。一曰平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一曰中容之國。東北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鷓鴣。其見于竹書紀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注云。王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其見于玉篋雲陽記者。則云。鈞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開十餘里。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不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眾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看履一編。在窗下。自此升天。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時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于十二真君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銜符而去。須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遺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拯。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其見于墟城集仙錄者。樵仙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每有人游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名。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為布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歲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于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鸞雀青鳥。飛引于路。有乘朱寶馬。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而注記之難。然不同若此。後人遂說漢宮七夕事。為青鳥傳書。夷考羣籍。所載青鳥。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使命者。乃墟城玉女。姓名子登。是西王母紫雲宮使者。若青鳥。美艷非常。實一女子耳。安得謂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故青鳥氏司啓。然則遠古時已有此鳥。非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得元鸞之說。因賦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元都觀觀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王母即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著紫雲莊漫錄。直以王母為鳥名。作子規對解。老生不窮義理。推事穿鑿。千載而下。使人掩口胡盧。始則。故少昊以之而啓也。

遺忘二事相類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闕元一爲人多忘。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背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曰。吾大錯。願直典向宅取杯酒。懷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飲。出朝野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僕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劊送書者。吾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何罪。藏用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出紀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架空之說矣。唐人小說。往往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禽經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从鳥从凡。凡。總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作朋字。即鳳字。象形耳。以鳳能鳴。飛則羣鳥相隨。故曰朋黨。又古以鳳字當鳳字。亦當鳳字。而淮南子九嬰大風。楊州修鈞元云。大風即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禮閣中程策內有兩月爲朋之語。館中諸公所撰。余實未之見云。

舫

兩舟相竝曰舫。故其字从方舟。今官舟有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真可稱畫舫矣。唐人陶岷彭澤之後。H製三舟。一自乘。一載酒。一載客。又幽真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合當爲徐郎妻。徐隱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綺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舫甚繁。陳朝度支尚書孫瑒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爲舫。歷歷可證。今人一概漏殺。凡船皆稱舫。豈析製字之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爲揖。首與掌皆至地。殊亡所辨。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九德。按江南。見縣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下令于鈴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繁文苛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甬以甬路爲甬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閣之甬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卽古之馳道也。官署中亦云。然者。謂其形隱隱起。象涌出之莖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編。環顧可喜。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優孟。而安定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祖也。似失鑿哉。

尙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尊於左。先軫曰。軍事勝爲右。蘭相如位。應顯右。至近代無不尙左矣。或謂尙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晉以還。右卑于左。卽此可證。尊左卑右之禮。豈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以左爲尊。而主人肅客。從西階而上。北人揖客于右。謂之北禮。如此之類。尙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壬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律入貢士籍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如是。不可改也。中間至以理學爲宋諱。而稱宋尙佛。本朝尙紫陽。宋尙佛尙佛。卽我朝之尙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今之大夫。後兵緩帶。西步。委趨。斯其人。如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尙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木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圖之。邪子才云。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爲綠腰玉樹之舞。建中中。康崑蒼琵琶稱第一。手。登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卽綠腰是也。白樂天楊柳枝詞。則曰六幺。後王建宮詞。亦因其字。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覓裳羽衣之要也。其拍卽唐書吐蕃傳所謂涼州。胡中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爲綠腰耳。

君公

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間。封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夫君者。尊異之辭。歟。漢王鳳項羽爲公。顏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證。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恒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元。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防自漢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爲公矣。獨唐顏真卿撰其父廟碑。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而中間有君之會。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舉集于君諸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爲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澆于松下。遂封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卽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稱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

之說爲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卷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詩云。登封太山五松受。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薪。而獨異志則稱秦山有五松樹。陸贄數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人言。左右咸聞。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敘事。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蘇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幹寧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聞王弼游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虬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秦松考截然不同。

制草用琵琶記

范慈讓允臨官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某官妻儲人給語。直用蘇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錄中。已載其事矣。

蘇意

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驛馬詣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進。蓋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班傳出。傳者聽者。竝誤作蘇州之蘇解。至是臺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意。沿爲常談。後至開于禁掖。至尊亦言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俗脫略不拘也。今實主分東西。又謂之蘇坐。遠近傳訛。悉備于此。伏願弄墨。何代無之。可供闕屬掩口。

同功縣

古樂府有絲用同功縣。今吳興養蠶家。以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縣。價值于常。其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或以充造御服。山龍華蟲。粉米蠶火。竝出于此。土庶家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載及之。據此。則鄉貢八蠶之繭。當時定以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歲之中。竝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環路

人馬之頸飾。竝曰纓絡。而唐元宗合宮妓佩七寶環。環寬綵羽衣。曲釋典亦多稱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附珠和璧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矣。然有樹名纓絡者。形體皆楸。其條弱。倒垂如環。隨風旖旎。俗呼曰纓絡。相添足恐非。

善財參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卽梅子真煉藥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謂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存善薩園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以故祝釐士女。航海而來者。肩駢趾錯。不絕云。考之華嚴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員。補陀觀世音特其一。善耳。後人以五十三員俱附會人觀世音案。中不知何說。而宋李龍眠有畫善財童子參觀世音大士三十二變石本。並作六七歲小兒狀。頓各絕倫。

流傳人間。故當別有據耳。

廣籍

昔人著廣籍。往往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雖假託。其書不得謂之偽也。今人則竊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悅里耳。耳矣。夫廣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現環記。傳是余邑桑民。博悅所藏。視希哲允明編之。第無核據。放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現環語。後此而作者。有緝柳編。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竝是廣籍。不知何人編構。頗多僥倖。致致。書類勝國。要或近時好事者爲之耳。比來盛行溫陵李贊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畫者。刻畫摹倣。次第勸成。託于溫陵之名。以行。往真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藏書板。竝版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遊記。紅拂明珠。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竝出葉筆。何關於李頤。又有廣袁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讓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實以購。秘語帳中。等爲楚璧。良可嘆哉。畫落晚。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卽著書。輒爲人持金囊去。不責其值。卽所著博齋漫錄者也。近又轉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刺進賢。斯真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頭。見雙閣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歎。王先生曰。孟嘗君能得士。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賢。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龍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賦。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埃異世子。豈遂無其目耶。戰國策。十卷。約從五之。連衡五之。鮑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所采書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今元裝絕倒地下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偽託者。余欲起而糾纏。聞者不購其舌乎。

隨清娛墓碑可疑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清娛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留清娛于同。已而遷陷。刑發。憤著書。未幾。病卒于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刺同州。清娛乃成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購得此碑。乞范參議允臨。購取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現九疑。浮沅湘。北游汝洲。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巧作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爲太史令。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獄。納既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據史記自敘。及班固漢書列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暖。豈便有侍姬相隨。夫伶元探趙飛燕外傳。其自敘全

以樊通德立案中稱通德沾袖顧厥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話千載如畫何子長自敘中略不及清煥隻字且後來奉使西蜀遭賊陷刑以迫于死不下二三十年事其能竟置清煥于同州不之顧乎當其下獄室時清煥即宜憤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侍姬之芳名既勝滅于千百年前待補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同聲而詠歌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補公翰墨贈文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漢唐諸公子九京而問之矣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鸕野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概濶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微君通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畧山人為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子為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絕倒此則弁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唐開元初有廬山人于朝者并獻其文宋玠判之曰觀其良辛輪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議豈宜儉合苟容不許矣此真千古快事矣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猶龍子鏡山人挂枝兒飲恩公序葛太學詩直詆山人為大盜為乞兒近有以口舌賈厥者至使縣大夫畧假山人于械上又傳之愛書中汚莫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尚可居耶然南朝或高臥闔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孔珪謂衛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閣誰得與山人交耶僕亦在彼兩君子稱之始無愧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為左拾遺如李渤盧鴻登覽多見哉若盧藏用終南隱便已取識于當世矣我明初猶有以練壁起家者世廟而後蒲輪鶴詔杳然亡聞何為無其實而掩其名耶至于高士之畧尤為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為詭譎之相承至于此晉皇甫謐謬高士傳九十餘人夷齊兩賢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談何容易凡在吾黨得不邱明恥之乎夷考古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命非敢為高也南宋江滿舉王微為吏部郎微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猶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驚變作鳳皇何為干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龍居深巖與蛙蟻為伍於動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如此韻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以處士馮恢為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為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侍之恭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事反與市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今之世即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

四庫全書提要

戲瑕三卷明錢希言撰希言有劍筴已著錄是皆考證之文其名戲瑕者取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義也然此語出文心雕龍正緯篇戲字頗無義理故朱謀埠等校本皆以為詆字之訛其說不為無見希言以其新異採以名書亦好奇而不顧其安矣書中頗以博識自負而所言茫昧無徵如婦人纏足一條不知秘辛為楊慎偽撰已為失考復云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幸妲己妲己狐妖故纏其足此說最古要必有據云云東方朔一條稱又見一書其母夢太白云云不知一書者竟何書也又如稱姬一條引宋玉高唐賦有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語謂婦人稱姬在周以前不知此正周末寓言神女賦改正王二玉引凌初成核謂沈括夢溪筆談無此說而不知實出姚寬西溪叢語古人姓名一條謂馮驩一稱馮媛韓憑一稱韓朋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康俗不知卿姓因漢宣帝而改俗姓以宋太祖諱而改非其本字洗滌一條謂唐人仲子陵賦用泉魚二字出吳志而不知本老子淵魚二字漢唐高祖而改古人墓文一條謂孔子季札碑古法帖中止嗚呼有吳君子六字則併誤記淳化閣帖矣至於因粉盒名多羅而解顧凱遠詩多羅少年為粉少年因七月為蘭秋而解王勃文蘭燕為七月燕尤為穿鑿附會惟引陸龜蒙詩證宋玉真有微賦賦引柳宗元劉禹錫集證曹芳帖辨褚遂良所作司馬遷妻隨清煥墓碑可疑引梁書證梁皇懺都后化蝶之妄引陳鴻長恨歌傳證說郭飛燕外傳之贗托以及記瑯嬛記出桑椹集柳

戲 題 提要

志。女紅餘志。曾出好事偽託。葉畫偽造李贊諸書。顧氏詩史本唐汝詢作。諸條差可資參考耳。

二

羽綜其才性。各負偏長。馳名立本。常熱人。慷慨有大志。對之令人有買太傅之思。無錫友人馬君。常名世奇。文中伏龍。一時韻領。每科房書有選。天下士至奉為斗極。張魯更有闢于時。即其人。如青波白雲。韻格自別。建昌之新城。近日極為多才。有徐子期伯昌。涂不疑大儒。楊因之思本。子期冰心蕙質。其天才邁出。無所不可。因之沉默嗜古。尤擅四六。不疑有不交天下士。枉讀古人書之句。膾炙人口。誦其詩可想見其人。

鄭逸少以尊公武與傳求贊。爰綴數語曰。余以戊午得借鄒子逸少游。即其人。勁骨干霄。品業兼擅。非鍾川岳之淑氣者不能。天其不獨以張鄒氏乎。及觀馮侯所為鄒文學傳。何先後之掩映也。乃家學淵源。論不可諱。始信留夷之國。定多異香。黃河之蜿蜒。必有其發源之自也。世或以文學公不得志于時。為天之報施善人者有所未盡。嗚呼。奮于厥躬。必大昌于厥後。況以鍾川岳淑氣。如吾友逸少者為之子哉。

經國

鄭中丞教未第時。讀書山中。有啄木鳥日來窺開啄樹。公惡其聲。因以板蔽所啄隙。鳥至。將口于地畫數下。板忽墜。公異之。欲做其資。遂俟鳥去。以灰鋪樹底。仍板遮之。鳥果從灰上。口費板復墜。公熟其畫。乃如前加板。以指做鳥迹作畫數。板仍墮地。後公以中丞勳。寇攻一城久不下。還憶其畫法。遂輕騎造城門。以手畫門上。門忽自開。大軍隨進。因獲全功。公為余邑人。舉成化間進士。徵時。有日者推其命云。分茅嶺上埋銅柱。古往今來一馬援。叩之不言其故。及公提兵征蠻洞。登一峻嶺。見有鐵柱。題曰分茅嶺。漢伏波將軍馬援。忽悟曰。吾功名止此矣。因別立一銅柱記之。振旅以歸。隨卒。

黃少卿清。弋陽人。起家小吏。以清勤累官嘉興同知。初視塘工。海鹽吏抱舊案來。自洪武迄萬歷初。積若山。公閱一夜。盡其短長。明晨即呼吏持去。凡上下以舊案質者。舉口誦出。纖悉無遺。年月日都不爽。築塘時與匠作同甘苦。課督有法。塘成。所全活人命甚多。至今彼中人懷之。公初試吏。撫院張中丞時徵令主文奏。忽一日報駕上差人。至時。廟於中外大臣多不測之威。張懼及己。色沮甚。公直前曰。故事凡有審旨。必先令密報所司。未必為公。公宜復出堂從事。若使者從中門入。是從公發。設香案跪堂下。聽制。如從旁門入。是必會本院。為他事者也。出視。為械郭希顏來。張神色始定。得不失儀。退而問曰。適所云何。據答曰。載在會典。張服其博雅過人。

周季侯令仁和。究心民隱。縣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趨回縣。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內張清風。遂至冒觸。甘受責罰。周沉思良久曰。我不爾罪。乃囑能幹捕差二人。各予二金。令往拘張清風。且誡曰。出三日不能拘至。勿復來見也。周德信素著。捕差不敢再請。然莫解所從。拘延至三日。兩人商曰。捕風捉影。世安有此理。然明府賞罰。誠今日再不能拘。何以復其一人。但沽酒少寬解。更作計耳。乃相與登酒樓。樓上飲酒數處。對席中有談某篤疾。諸醫無效。將不起。一人曰。若請張清風去。必

有生理。二差因細問張青峯狀。答曰。其人能回生起死。見居某處。二差隨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未歸。因拘其妻至縣。周一見。正色訊之曰。汝夫平日作甚欺心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因病請藥。調治。渠見妻容。懷不良意。潛投毒於中。致夫身死。尋復謀娶妾。妾初墮計。不知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爾時妾即欲尋死。又私念無人為仰。冤隱偷生。至此。今幸遇天臺。夫冤庶伸。有日。但渠今為某氏延去。若待其歸來。聞此必潛逃矣。須就某處拘之。罪人可得也。周命前差。如言往未幾。拘至。一訊果服。遂抵死。時一縣咸稱快焉。

盧子古。觀象嶺縣人。文而善吏。工詩歌。又嫻為體。真草隸。時旁及弓馬戈劍之技。每舞大刀。能輒能作小楷。為人饒膽幹。遇不可輒止。交遊最廣。居板一揮千金。略無德色。嘗行天津郡。營北多荒地。盧為屯田。以數萬計。善談兵。如聚米為山。虜形在目。令人色壯。舌卷。又善治賓客。有三夷國使臣至。常事以盧主之。盧依周禮。稍飾飾之。無不如儀。三夷使大喜。出英格寶。賦詩而別。

余聞之父老云。李明府鴻波。余邑時。極加意保。秩滿當遷。適潘中使以開鑛至。潘隨從數百人。殊恣橫。明府特裁之。潘初至。欲以上司自處。俾有司參拜。明府往見。從中道昇上。慷慨而前。潘懼之。與講賓主禮。他日潘往視鑛場。明府令導者。從小徑往。崎嶇逼窄。至不能為步。潘往返疲甚。與為稍減。明府乃密報當事。極開封禁之。害常事。疏請遂撤。回中使。然明府亦因此罷官去。夫鑛場連三省。封禁若開。利不必歸朝廷也。徒為吮血。磨牙。輩飽其欲耳。而殃被一時。禍貽無極。明府以一官爭之。卒賴中止。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明府。吳縣人。萬歷乙未進士。

耳新卷之二

正氣

建業僧於淮水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取歸。置一齋。以大士崇奉之。夜見夢曰。吾本翁氏。為黃侍中親妻。侍中殉國難。吾以不辱節。并二女投淮。河身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今以大士崇奉我。令我輩踏不安。耳。查正之。明晨。僧具以夢告人。始知像乃黃侍中夫人翁氏也。友人陳士業。以丁卯遊南都。曾見其像。語余如此。

李仲達亡前一日。有手書。誡子曰。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實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章。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噴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林。未見吾輩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服逮京。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視。今吾不測。汝代吾為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勞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督願兄弟三分。

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庄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年，常足其衣食，撥與贖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備繕，好好錄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何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侯給諫震陽性骨鯁，乙丑入都門，子嗣曾以會試隨侍，傲寓數椽，已逾三月，忽魏瑞遣帖致意，勿復取值，驚問之，知此舍新屬忠賢矣，給諫慨然不應，亟移居會館中，忠賢疑是恨之，尋罷歸。

浙江巡撫首建逆祠，請文於樊學憲良樞，樊稱疾不出者兩月，乃更請於顧輔，樊始出，衡文他郡，又閱數月，祠成，各官趨謁，或諷樊宜往，乃稱舊疾更作，即日掛冠歸。

耿副使如杞，以不拜逆祠，被逮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

高中丞攀龍，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門著書，忽聞繼騎至，焚香沐浴，手寫疏一通，繫衣冠望闕拜畢，自投于園池，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閩中有士人魏姓者，佚其名，憤魏閣恣擅，恥己與之同姓，乃去鬼稱委，彼有儼然朝紳，而稱祖翁，稱殿爺，與夫稱功誦德，雷同附和者，聞此直羞死耳。

魏大中就逮時，道出常州，知府曾櫻泣送，大中顏色不變，謝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贈以百金，堅辭不受。曰：譬如廢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使屬失節，實華而不敢不也，及受殊刑未死，以蕭卷支體倒置之，如是三日，啓視，目精猶自炯炯，其子學泮扶柩歸家，一櫛而絕。

周吏部順昌，聞逮即收束書帙，拜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及下鎮撫司，極刑捶楚，骨斷皮開，血肉飛身，無肌理，周齧指，目不作一哀泣聲，惟罵不絕口，臨死具短章，所以屍諫，不果後家人領埋時，皮肉已腐，止存頭鬚髮，英氣凜冽，尚自逼人。

黃象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入烏臺侃侃直言，以觸權奸能歸，賦詩讀書，偶過西湖遊，時向人推諱，不長時，忌嫉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造與周李諸賢俱遇害。

周侍御宗建，三疏發逆，不為羣兇所容，逮獄時，備極慘毒，而斃，計音尚未至家也，有舟子於清江浦接一秀才來，雇舟許價一金，問姓氏，所從來，答云：我周季侯也，自京師出，舟子因問吳中諸大臣逮京狀，秀才製燈曰：俱死甚慘，甚慘，更問魏監秀才曰：伊罪惡貫盈，不久被顯戮矣，至吳江，秀才曰：爾即相隨，往我家取金，舟子如言至一大家門，秀才先入，待久不出，舟子頻聲促之，一管家出問，何因來此，舟子具言故，管家曰：此吾主人名字，渠前被逮赴京，今存亡未卜，安有附舟之事，正喧嚷間，夫人急出問，故管家將舟子語備述，夫人曰：良然良然，昨夜半夢侍御來家，自稱逮京後備極苦刑，以死，上帝鑒其忠。

直隸為神蘇州，今自清江浦附舟歸，許以舟資一金，明晨來取，當與之，不可令我貧言，夫人言未終，號泣不勝，舉家聞之皆哭，舟子亦哭，與舟資固不受，夫人曰：侍御生而特介，汝不受，值是令其死後有諾責也，舟子始肯受，謝曰：不推侍御精忠貫日，夫人亦且大義凜然，一門正氣，乃爾，因再三歎息而去。李侍御應昇，為曹欽程所播害，曹後能歸，遂不為鄉人所容，江州南康，所至爭唾其面，乃買宅湖口縣，湖口士人相與屏逐之，奉李神主於其中，顏曰李仲達先生祠。

首發魏瑞滔天十罪者，貢生錢嘉徵也，疏上海內傳寫，一時紙為之貴，先是監生陸萬齡等誦善功德，請建祠于國學中，聞者無不唾罵，錢陸俱嘉興人，而一竹素傳芬，一士林播穢，其相越如此，今巨奸既斃，陸萬齡諸人并治冰山之倚，見睨口滑，而正氣之存，居然千古，君子立身可以知所擇矣。

逆祠在蘇州者，聞有旨拆毀，有一人當先入，碎碎魏忠賢首，懷之而去，崇阻之，其人曰：吾生不能嘆其肉，寢其皮，今將沉香首碎碎劈開，燃向各忠臣面前，庶快人心耳。

薄少君，長洲人，婉孌有節操，歸于沈文學承，沈名噪海內，而不得售，以卒，少君哭以詩百首，辭韻憤烈，明歲忌辰方酌酒，一櫛而絕。

魏學濂，是太常次子，痛父兄之慘死，乃刺血上書陳冤，遂得贈恤。

立言

善為文者，觀天之道，類物之情，廣稽乎西臧之秘，冥探乎巧智之淵，煇煇焉，炳炳焉，渾渾焉，噩噩焉，滯于理，審于則，疑于氣，球于辭，澤于理，則不腐，審于則，則則則，疑于氣，則不佻，球于辭，則有觀，不可以一家名，不可以一端測，夫是之謂至文，蜂之為房也，周于采采，或花之藥，或露之英，或水之液，或人身毛孔之所出，以至于于洋楨之精，和焉，而有蜜，而不能以虧其一，故及其成也，無花露氣，無水氣，與夫人身垢滓之氣，夫孰辨其所從成，酒之釀也，漬米而蒸之，稻黍為君，麴蘖為使，數日而米汁出焉，夫乃揚醴其糟粕，而無所用，茹其精也，達斯二者，其于文章之道，思過半矣，俗文則不然，理不足以周衆，法不可以自閉，氣不能以御變，辭不足以暢志，自命以為奇，而耳食者遂相與尸祝之，揚述之，離經畔訓，蔑範毀型，食人之心志，而莫之或罪，蜂之蠟，酒之滓，夫又何則焉。

詩有集唐集古，余友朱鸞儀諷古十首，乃更集諸子，鎔鑄之巧，妙極自然，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半點塵者，安能為也，雷司空賦謂其稟龍沙間氣而出，又謂其不神不仙，而以著作結為大年，誠然。

費文孫弱冠時，擬騷著仙問，余愛其辭以書扇，今更識於此曰：青牛何來，流沙何指，何玄牝之門為天地根，而谷神初何以不死，何彼靈女都而日閑，何抱彼一絃周遊九天，人生幾何，期焉易迫，何壽彼彭聃，終焉八百，回焉何天，蹈焉何詩，何作惡以逢祥，作善以罹咎，何所不死，何所有樂，靈根何固，朱華何落，木公何笑，金母何修，何蟠桃不易結，而曼倩三偷，蓬瀛既逸，夫誰造焉，方靈既廣，夫誰往焉，取彼童男，巡遊海上，何乞彼良藥，終焉以喪，通天何高，金莖何長，玉屑何佳，清露何涼，文成焉死，五利焉誅，何算不能延，卒以伏辜，雞窠何許，容彼小兒，何為飲食不能飽，而吸彼人乳，曰：雉下錫，何取，青鳥致貽，武

何喜焉得廣樂張於帝帳。焉得瓊巖於瑤池。沒有天台。婉彼二女。孰期在斯。得兩男子。豈怪何浮。斗牛何入。何從彼女。紅惠夫機石。長房何術。取夫竹筍。何目不肯閉。終焉化爲龍。采芝煉藥。何所修。嬰兒姪女。何所求。何意彼人。而信有丹邱。

余友鄒逸少名啓衷。爲人個儻真。鑿刻意嗜古。尤工詩。儼儀宗侯。皆評其風力道。翠位之高。岑王孟間。若其時原有一鄒逸少者。于時以爲知言。

文之摹古者。世輒嘲之。謂是優孟衣冠。夫優孟衣冠。徒刻畫于形似。終遜其神耳。誠得其真神。使仲尼不死。顏子如生。又何病焉。易不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宜聖不云述而不作乎。且先天一畫。而後皆擬議也。患擬之而不合。不聞合而病于擬。即邇來牛鬼蛇神之習。亦是互相做。吾謂摹叔放衣冠。猶賢于襲市徒乞兒衣帽。況又張公帽作李公裝乎。

朱儼儀博綜多聞。著述之富。百倍中壘。而謙抑好士。不欲以所有加人。每館閣中。遇故事隱僻者。貽書相問。輒裁答如響。

俞國聲琳。信豐人。爲儼儀王孫。與氏博洽多聞。尤敏捷。編記手錄。子史百家言。每篇略抄起句。下即接以云云。或問錄數句。復接如是。人間故答曰。我所記憶者。不欲復贅耳。俞嘗爲學博值中秋節。諸司道陪御史宴。御史命題賦詩。俞一夕作七言律百首。次早持獻。使事工切。如出夙構。御史一讀。一歎賞。欲特刻薦之。俞耳重聽。先是所親謂曰。君對官長時。第視其開口。隨唯唯。可無重聽之嫌。俞然之。會獻御史詩。出謁一參藩。參藩謂曰。君如此才高。真不減班馬。俞連聲稱是。參藩悲之。言于御史。謂其驕傲異常。遂不得薦。竟以此罷官去。

天啓甲子。閩中顏茂猷。以五經應鄉試。故事。闈牘越格者。不得騰紅。時監臨番公憐其才。命止騰本經。遂爲本房。司李所拔。既放榜。典試顧太史。盡給諫。覆取其四經。閱之。俱澹實深奇之。闈人爲之語曰。商君昔日誇三捷。顏子今朝說五經。可謂有奇勝。又有奇遇。

張文學士鵬。字子紳。鉛山人。博雅。就奇。湛于經術。應試豫章。嘗三收而復棄。人咸爲扼腕。子紳故自若也。益肆力古學。不輟。今贛古說舊。而真寶學問。如吾子紳者。竟修文地下。彼蒼者天。曷我良友。念之悼歎無已也。

耳新卷之三

集雅

余弱冠好言詩。遍搜古今諸體。精輯成帙。各爲一序。冀得早了入股緣。當更定以傳。今陳之篋中。十年許矣。困踣日甚。慙負居諸。倘披往序。其品隨庶幾於作者。不大相謬。覺爾時已知所裁也。漫識于此。古詩序曰。余少受三百篇言。而知詩之所爲詩也。三百篇之外。吾專精古詩。對之靡倦。迨說者謂五言始蘇李。稍變風雅之舊。謂之古者。猶有古之遺也。即今觀蘇李詩。與其所爲十九首。實而宕。婉而多風。政使千百載之下。穆然詠歌。庶幾想見其人。夫能使千百載下。如見其人者。此真得風雅之宗者也。操觚之士。人自矜一隋珠。說扶幽元。以赴其所欲至。而有不至者。則世趨使然耳。是故漢詩所謂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吾錄其瑜之瑜。魏詩取者什之二三。瑜者什居八九。吾舍其瑕。以成其瑜。晉詩取者參焉。爲之存其瑜。不得不汰其瑕。宋齊梁陳。隋北朝詩。瑜一而瑕百。則亦稍示存羊。以備一代之體製而已。昔人評肉勝竹。竹勝絲。以其漸近自然。夫惟知自然之解者。始可與言古詩也。夫唐詩序曰。五言古詩之衰。自劉宋始。至隋而濫觴極矣。唐稍振之。而排偶之習未盡脫去。即其佳者。僅足振管。視漢魏。滋遠矣。七言古詩。唐多作者。高逵夫。遂爲冠軍。太白天才騰逸。咳唾成珠。絕句之美。冠絕三唐。少陵工諸律體。所白云性癖耽佳。語必驚人。大而非常也。迺絕句非其所長。王右丞。岑嘉州之七言律。足稱比玉。至七

言絕句。太白而外。亦屈指二君。他如王龍標。賈舍人之作。逸致翩翩。選唐詩者。無慮數十家。率不免意為去取。至如寒暑之異。候而東西之易。而而馳。吾寧必人厭作者。意乎。立乎中央。不。而四時之氣。咸備。則茲選所謂極難耳。明詩序曰。明詩必首稱濟南。濟南有諸家之長。而不必盡其長也。五言古詩。何仲默。駢體。魏晉間作者。于麟則居然。漢風哉。吾無能名其所至已。七言古詩。氣格稍遜於唐。蓋雁行少陵者有之。竝驅高遠。夫目所未睹。即信陽濟南難之。況其他乎。五言排律。六言詩。要。不。之。八。七言絕。尤多佳句。五言律。體博。而。不。精。吾所取者。高。皆。諸。什。猶。有。開。元。大。歷。之。遺。五。言。絕。句。篇。章。寥。寥。蓋。諸。家。易。之。反。得。難。焉。至。七。言。律。詩。則。觸。目。見。琳。瑯。珠。玉。政。如。王。謝。子。弟。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洋。洋。乎。盛。世。之。首。哉。要。以。此。道。無。兼。詣。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之。不。能。為。此。猶。此。之。不。能。為。彼。也。蓋。括。古。今。兼。總。聲。振。其。在。繼。起。者。乎。其。在。繼。起。者。乎。

劉誠意春興詩。會稽南鎮夏王封。蔽日騰空紫翠重。陰洞煙霞耀草木。古祠風雨出蛟龍。玄夷此日歸何處。玉簡他年豈再逢。安得昔天休戰伐。不令竹箭困輸供。雄偉悲壯。力之杜少陵。秋興。工力悉敵。李侍御。應昇。直言敢諫。屢疏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瓘怒。驛奪而歸。及詔獄起。劾帖至。荷身就道。登舟倚馬。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怨鬱之色。途次詩不能盡述。述其尤者十三首。以傳。其郡中別徐元修。曰。相逢脈脈。其。使。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冠。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其二。曰。南。州。尚。士。舊。知。開。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乘。筆。驚。人。碑。後。勒。遺。文。丹。陽。道。中。曰。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士。風。雨。泣。孤。臣。憂。思。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領。錫。仁。其二。曰。聖。德。方。虛。已。恐。忠。敢。瀝。丹。懸。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為。問。南。冠。大。兄。同。行。因。憶。五。弟。曰。勞。人。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鶴。歸。詩。白。雲。渺。渺。迷。歸。步。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教。讀。聽。黃。鸝。述。懷。曰。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悞。封。事。千。言。罪。業。禪。寄。語。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他。供。餐。鄰。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曰。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于。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為。予。灑。淚。問。蒼。穹。鄰。縣。道。中。有。感。曰。春。申。好。士。抵。虛。名。勢。利。道。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寄。驛。亭。壁。方。壽。州。詩。後。曰。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為。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景。州。道。中。感。懷。曰。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睨。阮。籍。一。狼。狂。形。影。悲。相。吊。昔。昔。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極。首。問。蒼。穹。宿。村。店。曰。日。暮。停。車。塵。滿。衣。誼。誼。土。語。是。還。非。抵。嶺。歸。步。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良。鄉。呈。大。兄。曰。長。途。連。袂。若。為。歡。恩。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纏。綿。清。淚。對。誰。彈。其。二。曰。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睡。難。難。其。莫。遺。離。愛。減。客。肌。諸。作。讀。之。字。字。酸。楚。何。減。屈。平。離。騷。也。

亡友汪恭仲。貴溪人。嘗有南屏三子詩。清新俊逸。不。魏作者。因錄之以傳同好。三子者。鉛山費文孫。雲仍。玉山董求母思王。及余不佞也。其詠文孫者曰。文孫何翩翩。負氣凌霄漢。披閱關雎芳。揆藻雲霞燦。

常荷振逸。時名走治亂。誠曲為傷。悽嘆獨揮。慷慨憶同心。深衷託任誕。長嘯若為狂。沈醉一似。玩。榮。名。等。濁。醪。斗。酒。十。千。換。願。為。晨。風。飛。凌。虛。翔。清。瀚。豪。爽。不。自。持。徒。倚。樽。累。歎。此。意。知。者。稀。長。夜。何。時。且。詠。余。者。曰。阿。誰。故。自。起。婉。婉。揚。眉。宇。世。多。嗚。名。人。之。子。心。獨。苦。天。地。亦。寥。落。而。乃。厲。高。羽。辭。風。遍。西。京。先。秦。以。為。許。悠。悠。千。載。事。流。俗。非。所。伍。長。佩。崑。崙。冠。朝。闈。夕。宿。莽。嗟。哉。薄。世。人。披。襟。久。無。覩。中。心。恨。有。求。著。述。常。局。戶。斯。文。良。未。喪。吾。道。維。其。主。清。商。一。曲。奏。凌。厲。空。千。古。詠。求。母。者。曰。董。生。起。懷。玉。麟。齡。籍。名。士。十。六。人。都。門。香。名。滿。燕。市。高。視。薄。雲。霄。俯。瞰。當。途。子。揆。漢。江。河。傾。結。撰。雲。霞。起。斗。酒。日。百。篇。靈。怪。效。筵。几。雜。糝。謂。不。芳。續。紛。滋。蘭。芷。馨。香。滿。懷。袖。琅。玕。襲。其。裏。排。徊。吾。黨。間。鴻。軒。亦。鳳。止。識。察。信。修。時。局。促。悲。下。里。良。宴。具。陳。歡。時。名。誰。復。爾。

武林友人朱子元。名天璧。年少而才雋。提衡執苑。價重汝南之評。詩取裁於古。不愧作者。嘗寄贈余一律。云。兼。霞。白。露。望。洪。州。如。置。元。龍。百。尺。樓。應。下。清。言。來。紫。氣。篋。中。質。草。渺。丹。邱。共。憐。湖。海。千。秋。骨。獨。富。文。章。萬。石。舟。誰。道。名。高。天。必。忌。臥。龍。飛。即。是。通。侯。此。詩。置。王。右。丞。章。蘇。州。問。真。堪。伯。仲。也。

懿好

蕭穎士家。備杜亮。慕主博奧。至甘簞楚。而不去。趙至年十四。隨車問。稽康姓名。卒走數百里。從學。此二子。真功曹。中散。知己也。今世即有蕭之博學。稽之高韻。人且不必識。安知慕乎。王侍御廷極重黃少卿。少卿。參軍。利州。衛。王家。南充。相距凡數日程。念黃子身萬里外。每歲除。遣長公。續之。次公屏之。以次陪。至燈後始別去。

揚大中丞。建。被。逮。時。士。民。仗。義。叩。官。旂。欲。奪。之。德。安。城。外。集。至。數。萬。府。道。開。諭。不。散。楊。帶。刑。叩。頭。乞。父。老。勿。喚。恐。累。族。誅。然。後。風。解。各。州。縣。為。私。禱。生。還。者。至。數。百。處。士。民。送。之。就。道。者。以。萬。計。下。至。榮。備。乞。兒。等。咸。爭。持。一。錢。以。助。贖。贖。官。旂。亦。咸。泣。為。山。資。設。醮。禱。於。關。帝。廟。河。南。選。過。州。邑。無。不。為。之。請。禱。自。備。資。糧。送。至。黃。河。者。以。千。計。

魏忠賢既敗。諸臣死忠者。竝得昭雪。特加贈。高攀龍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太常寺卿。楊捷左都御史。吳裕中太僕寺卿。萬燾光祿寺卿。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夏之令。俱太僕寺。卿。繆昌期。正詹事。仍各廢一子。左光斗右副都御史。魏大中太常寺卿。周朝瑞。袁化中。劉鐸。顧大章。俱太僕寺少卿。高司馬。楊左都俱與祭。二壇。造墳安葬。周兵侍。左副都。俱與祭。一壇。吳太僕。萬光祿。周太僕。黃太僕。李太僕。夏太僕。繆詹事。魏太常。周太僕。袁太僕。周太常。俱照品祭。葬。劉太僕。顧太僕。亦設一。祭。海。內。聞。而。快。之。

惠濟

信郡南瀕大河。為八閩通道。先是。止有三十六浮橋。以通往來。每歲春夏間。大水汎漲。民病于涉。至辛酉。蔣郡曾。澈。郡。慨。然。念。之。乃。請。明。通。上。人。造。石。橋。焉。因。題。之。曰。鍾。靈。橋。至。民。間。私。稱。則。曰。蔣。公。橋。或。曰。明。通。橋。而。已。蔣。公。名。如。奇。宜。興。人。在。郡。清。操。冰。潔。多。惠。政。士。民。懷。之。明。通。住。持。與。安。之。岑。山。洞。以。普。濟。為。

佛事。尤善于造橋。出入策一塞。已乘則驢跡。疾走。他人欲乘。則頭顱使不得時。喻。南島人。上長安。謁選時。夢數萬人。乞救。隱隱如在水中央。莫知其解。時。靈壁。苦河溢。溝折。民居。漂沒者。千。人。河。使者。憂之。疏請。而。設。主簿。駐。靈壁之雙溝。獨。理。河務。自。萬。歷。癸酉。至。丁丑。因。河。溢。五。年。內。五。易。其。官。悉。坐。以。法。喻。液。任。初。麟。子。河。神。乃。既。厥。心。以。利。導。自。是。河。水。寧。謐。者。三。載。當。道。特。疏。薦。加。銜。縣。丞。仍。督。河。務。又。三。載。寧。謐。如。前。當。道。復。薦。之。遷。肅。縣。知。縣。仍。督。河。務。尋。以。內。報。歸。歸。之。日。輒。步。數。萬人。作。叩。首。謝。狀。其。即。向。者。乞。救。于。長。安。道。者。乎。靈。壁。人。豎。碑。建。祠。祀。之。

姚京兆。思仁。秀水人。萬歷己酉。患熱病。五日不蘇。魂忽離體。信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蕩。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塔。而。上。鬼。卒。列。塔。左。右。姚。上。室。至。殿。見。閻。王。冕。而。登。座。長。揖。不。拜。王。起。舉。手。相。揖。姚。因。請。為。已。較。勸。善。惡。王。命。主。者。持。簿。勘。之。姚。名。下。所。注。惡。即。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未。嘗。為。何。為。善。王。曰。未。為。名。為。過。已。為。即。為。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醇。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救。河。南。之。開。鑿。奏。疏。一。一。具。錄。至。已。亥。歲。歲。南。大。荒。姚。上。疏。請。米。三。十。萬。賑。濟。列。為。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仁。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常。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為。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今。與。一。子。足。報。之。矣。即。舉。手。相。別。姚。遂。甦。次。日。起。居。如。常。賀。久。艱。於。子。至。來。歲。果。舉。一。子。

耳新卷之四

神應

余不慧。不諳相地。乙丑歲。欲買山莊。孟儒兄。尋得林家源塘塘山地。余齋戒叩關帝祠。祈籤以決。得五十。九籤。詩曰。事端百出。慮難長。莫聽人言。自主張。一著先機。君記取。紛紛鬧裏。更思量。余茫然不曉所指。因再懇祈。直示得第二籤。詩曰。登虛消息。總天時。自此若常。百事空。若問前程。歸縮地。更須方寸。好修。為。余。私。喜。有。縮。地。字。是。必。有。地。也。歸。而。捐。贖。買。之。比。遷。穴。相。地。家。或。主。祭。丁。或。主。壬。丙。余。未。能。決。內。弟。方。立。之。直。前。曰。空。質。之。靈。前。以。定。因。焚。香。拜。祝。拈。得。壬。丙。始。悟。籤。詩。方。寸。好。修。為。方。寸。者。為。方。十。一。也。蓋。內。弟。行。十。一。藉。其。一。言。以。決。云。又。方。寸。為。心。費。用。壬。丙。者。陳。心。燭。也。非。時。衆。議。猶。不。一。余。則。決。意。用。壬。丙。所。謂。莫。聽。人。言。自。主。張。也。然。縮。地。二。字。尚。不。甚。解。他。日。客。有。指。前。山。為。可。用。者。陳。云。是。為。我。用。山。蓋。三。山。齊。出。縮。者。為。符。此。其。縮。者。也。余。始。恍。然。縮。地。之。義。而。嘆。且。異。于。籤。詩。之。奇。驗。矣。神。明。有。林。不。啻。耳。提。彼。紛。紛。妄。度。者。胡。為。哉。

辛酉春。弋陽陳某。有耕牛。為。人。盜。去。陳。家。特。審。其。俯。仰。無。措。因。泣。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狂。語。曰。城。隍。差。人。拘。鎖。可。救。我。其。家。多。人。護。持。之。都。聞。鐵。鎖。聲。次。日。復。然。隨。責。杖。數。十。其。人。叫。痛。不。已。衆。又。咸。聞。杖。聲。

神宗時。有大臣出使琉球。艦舟海濱。登岸開步。至一烈婦祠。見金鷄。約三百斤許。因取置舟中。行不數。里。風。浪。大。作。舟。幾。沒。衆。驚。說。咸。謂。取。雞。所。致。亟。以。投。之。海。中。風。浪。隨。息。舉。刑。無。恙。皖。城。謝。文。學。中。一。偶。病。作。召。諸。親。友。永。訣。曰。余。關。帝。香。童。也。今。日。某。時。將。還。解。梁。親。友。皆。以。為。誕。是。時。果。異。香。滿。室。聞。數。里。謝。遂。長。逝。後。數。日。有。一。僧。自。解。梁。還。遇。謝。于。途。更。有。文。學。陳。述。一。并。兩。牧。童。皆。借。素。所。熟。識。者。借。抵。家。初。不。知。謝。卒。也。語。諸。鄉。人。更。詢。陳。與。兩。牧。童。俱。一。時。卒。始。嗟。異。之。

王司李夢陽。字。允。東。為。余。師。退。仲。先。生。尊。人。以。安。慶。司。李。署。潛。山。時。境。內。苦。虎。患。白。晝。嚙。人。前。令。督。督。民。設。捕。而。囑。負。勢。張。捕。者。莫。可。誰。何。公。洩。政。即。齋。沐。自。為。文。禱。神。云。苛。政。猛。於。虎。政。而。苛。也。神。且。以。虎。囓。我。何。虐。百。姓。若。其。苛。未。也。則。神。血。食。百。姓。不。能。扞。焉。而。俾。其。析。骸。委。肉。以。啖。諸。獸。吻。其。謂。神。何。神。已。即。下。令。境。中。如。前。設。捕。不。旬。日。得。虎。十。餘。虎。皆。自。網。網。罟。帖。服。類。羊。家。若。有。所。為。鉗。其。牙。桎。其。爪。鞭。其。背。而。驅。之。亡。敢。跳。者。有。一。虎。薄。網。睨。不。欲。進。獵。者。從。旁。大。呼。曰。吾。奉。王。公。令。來。收。而。屬。以。我。百。姓。而。屬。悉。就。械。矣。而。睨。何。為。者。虎。若。省。人。語。躍。入。網。潛。民。自。是。不。復。虎。患。又。部。民。有。盜。者。公。調。得。之。盜。以。亡。驗。執。不。服。公。釋。之。而。庭。數。曰。若。盜。真。也。吾。釋。若。若。幸。自。新。不。者。神。不。若。若。釋。三。日。而。盜。死。部。民。益。信。公。為。神。明。焉。此。與。捕。虎。事。同。奇。并。志。之。

劉中丞岳皖城人。偶得一刻木神。能言。無事不報。劉督學浙西時。神忽告以某日將有倭變。至期果有報。遂閉城。神又告以城外人不待入者。不下數十萬。請開城放之。劉有難色。神曰。是無害。倭尙有三日不。至。公。空。單。騎。出。城。救。之。勿。遲。劉。從。其。言。城。外。人。盡。入。城。劉。處。後。神。又。曰。倭。至。矣。請。急。進。斷。橋。使。不。得。渡。橋。斷。而。倭。至。劉。得。入。城。神。又。告。以。倭。船。臨。城。下。攻。城。必。無。幸。須。急。召。毛。副。使。可。解。也。召。毛。至。果。出。奇。計。倭。船。盡。沒。海。底。圍。立。解。

監生陸萬齡解刑部時。在聖廟前經過。日將暝。忽見濟寧先生及周程二先生都在廟前。指萬齡罵曰。此人欺侮先聖。濟寧先生曰。因汝倡邪議。建逆祠。時聖廟致江西各處開風。效尤。將吾黨木主丟在泥坪上。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于爾輩及魏忠賢哉。但我君子不與小人鬪。明珠不與瓦礫相觸矣。萬齡正欲奮拳。則已不見。遂望。惟紫雲瑞嶺而已。

戊辰二月八日。鉛山縣三十七都。有顯應壇三聖。忽附兩年少。披髮徒跣。用紅布裹額。身衣神袍。手執小網。又在本都擒獲盜八名。盜或扮施藥。或扮唱道詞。或扮乞丐。人不識其為盜也。兩人直前擒縛。盜來相持。撲殺一人。餘七人。擲至縣。捕官聞之。隨出堂拷訊。兩人作神言曰。此賊大有法術。非人力所能拘捕。須急請令公來重究。時攝縣事者。與安江大尹也。偶未在縣。捕官將盜收監。飛遞報江公。遂送神至廣濟倉三聖壇。神于香案上站立。次早。江公室。偕各屬官詣拜。隨請至縣堂。設公案上坐。江公取盜出。嚴刑拷問。盜招稱係紅巾餘黨。曾在福建劫王家。因彼處緝捕甚急。本月初五日潛逃至此。內有三人。曾經刺背。搜出一包裹。有塗面顏料。并引火物。審畢。神令仍收監。且囑云。此賊不可與點水。若見水。便遁去矣。吾費神通。擒若輩。不可輕視。言訖。辭歸。江公令眾鼓樂送神還本都。舊壇其顯應如此。

空黃都逸少家藏桃源圖相傳十九世祖名梅者登宋治平進士有道人自稱姓回數來謁一日問公欲遊桃源否梅曰是仙境那可到耶道人以手劃壁成一大圈內有朱扉樓閣人物鳥獸山川草木道人先躍入其中以手招梅極欲偕夫人同遊忽覺圈漸小夫人出忙以羅裙印之遂成畫圖一幅其圖睛朗時不甚見稍雨視之纖悉畢具人物大僅如粒而鬚眉宛然真仙筆也

呂貧子有道者也南宋時流寓永豐結庵于三官道院後隱居六十餘載後歿葬于道院之右既二年邑人有誦成河南者道遇之相語平生共飲於酒家至暮曰吾送若歸令閉日久之忽聞雞犬聲振衣而起抵家漏下纔三鼓耳縣尹詰其歸速之故為其述尹使人發其墓止遺像詩讚與二草履在焉履隨化雙鶴飛去遺像供奉觀中傳至明天順間為郡守金銑所得惟詩讚留傳人間讚曰福田多處作孽多福田少處作孽少我是無福人無福無煩惱一箇破燒瓶一領破納襖一不憂生死二不憂賊盜平心待物去候他時日到假饒不作仙也證菩提道又讚曰不管金烏西墜任他玉兔東升住則圓浮且住去時撒手便行詩曰六十年來此地居靈臺光映似冰壺忽朝破屋風吹倒且喜家中事無

洪州萬壽宮內外有井萬歷庚子冬罹于火宮宇灰燼非皆塞工人灌之先及內井窮底得鐵索子蓋圍寸餘連環不知所止次及外井亦然一時觀者如堵許旌陽讚云鐵索繫洪州此足徵矣
鮑仙者不知何許人精相法欲相人時先于幽僻處深地以坐時以手畫空畫為符咒坐至七日有氣從土中起至三三二二則氣出與人齊至七七四十九日則氣作五色遍空瀾漫乃從氣中出以相人榮枯壽夭萬不失一鮑嘗遊贛州有盧子占者師事之能傳其術

南城方文學覺之家供養一異人往來四五載每方所舉念立致如響一日偕出游方偶忘攜扇欲歸取之異人曰無庸因取麥藁數莖納袖中出視則儼然扇也精美異絕值可五百文至今方寶藏之人或遊燕會欲命歌伎侑觴則以袖從空中拂之即有麗人一二攜樂具至皆國色隨所命新聲無不諧譜且歌喉宛轉音嬌媚動人但去人尺許可望不可親耳方里中時疾大作懇異人救之乃于人踪稀僻地為合丸藥有麗人從空降異人曰可為我作每丸以一分重為率須勻稱如一可耳麗人唯唯操作亡何異人取丸藥視之叱曰噫若無得輕重其手何不用命之甚也即揮去更以袖從空招半响有嬰童三五至異人命之如前諸童以目視手皆作矜慎狀製成隨手取數丸稱之重皆一分以投諸篤疾者服之立起矣嘗有信譽命生來與游久之告歸異人曰君囊中無剩物何以為歸計我有微意相贈但不能多耳即于傾箱取鐵算以睡畫之欲攜去其人有難色曰不妨我自重價售若耳乃攜至一園中掃地下落葉燃之少頃鐵算即得白金一兩餘重乃以三百文售匠以七百文有零付命作歸資此天啓年間事

蕪溪柴文學尼孫有一家儲仙風道骨而善藏不露貌樸口訥力作不辭柴顧不知其為仙也以常儲視之白若一日尼孫尊人方與客奕局且輸儲偶在旁指點一二局遂轉勝對奕者請與之奕則謝

不能強至再三終謝不能柴猶不以為意也一日令往所親家值大水無舟可渡乃從浩淼中浮以過見者咸謂其溺死卒還家無恙柴亦不以為意也第愛其勤敏嘗以家婢配之絕無伉儷歡其妻亦不知其為仙也每嘗之初不作答備於其家者數年許忽一日謂妻曰我期滿當告去矣將筆硯來我作一書謝主人去遂拔筆為長翰頃刻立就文情灑麗書法瀟灑書中有戒柴長公者云他日不免藍關之厄後竟如言其他道本家未來事亦往往奇驗余數從尼孫請書觀尼孫尚秘而未出也他日終嘗請之以傳世耳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誅日公卿臺省皆稱觸為毒忽有一道人幅巾布履藤杖履拂踵門求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卿竟日矜候不能接見笑汝一遊食之徒如何使欲見我千歲乎亟走當免汝責稍遲遭亂挺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觀面一言為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頭顱而督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齊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進窺云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事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嘗看汝寸鐵始狗廢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舉座咸驚驚地不見

耳新卷之五

梵勝

唐時有新羅國僧慈大義禪師名自其國來訪至鸞湖義師已寂嘆曰本為法來師亡法亦何在遂捨身投崖越數日異香滿谷乳泉流出其徒覓之乃端坐崖下懷中一偈云三千里外禮師顏師已歸真墟已闕鬼神哭泣嗟無主青山惟見水潺潺遂以沉香固之祀于義師傍至今塑像驚湖云

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一比邱鄒問汝何人敢擅至此答曰吾乃華嚴侍者感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命取袍筒禮謝遂不見

白雲巖僧貯蜂三年不出蜜養公偶至見而問曰蜂窩幾何年收幾何蜜僧曰三年無半點養公乃囑蜂曰蠟可燃燈蜜可供佛代爾懺悔無妨少出是年出蜜不下五六十斤自是生生不絕

養公以弟子無異延至博山一日偕衆登諸峯覽勝忽一猿衝突至渡木穿松向人如欲攫攫狀僧衆惶遽無異亦為動色時師方兀坐松下猿竟奔其頂俄跳坐于肩上為師摘帽簪復復整戴之師了無動容良久猿跳下跪于其前聽師說法師顧諸弟子曰大眾亦知猿之怖汝輩而為以不怖我乎衆默然師曰亦解我之無機心故耳

窺食者七日忽一長蛇盤過其旁師囑曰汝為龍易側大衆使水源出乎屬蛇屈曲購購若唯唯聽命遂不見是夕泉忽湧出自是汲取不竭蘇寺左旋層崖梯級而上另構一靜室留一僧供焚掃晨鐘暮鼓時有虎來叩門僧奔避不敢住師遂獨往果遇虎吐曰若亦其靈根不當隨我禮佛耶虎聞言低首而去因不復至寺旁有桃樹臨崖百尺一日師偶曳杖往值桃實甚盛見樵夫牧豎冒險摘取以食師惻然指樹而言曰若亦安用繁其實將恐誤生命不小自今以往願且開花無結實耳明年果應其言至今桃花爛熳都不結實閩人相傳為香林三異云

大尚上人為靈湖高座弟子戒行清高嘗云人作善事如佛裝金

明通禪師歸寂前三日即絕粒至期謂諸弟子曰吾將西歸可為我拂臥具諸弟子猶默然立師乃自起拂拭坐其中徐曰頂門熱甚因起帽隨整戴之閉目半响復瞪目曰期至矣可念佛遂寂時乙丑三月二十日也師卓錫岑山苦心實行所造橋梁甚多自鍾靈橋外有岑港橋余邑之靈溪橋弋陽之曉港橋西港橋山川橋鉛山之汪泥渡橋凡諸所造橋工費不貲而人咸以師之故樂助好施凡一粟一金出入皆師手自衡量以故工鉅而費毫無濫一時精神及諸名流咸欽其道風願為把臂云

驚湖養大師示寂時喜鵲邊集方丈悲鳴竟夕臨寂拈偈云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須識義輪半夜紅拈拈端坐而逝時丁卯三月二十八日也年八十有一寂後頂煥三日神色如生香氣逸室四衆咸異禮拜者以數萬計

有老僧自緬眉來云見山中一施主齋僧有一僧攜犬來欲化齋四枚施主曰一人二齋足矣何得過取僧曰犬不食乎施主弗從僧曰平日好施今何吝耶有一火者曰我有二枚與之僧受之曰爾立我犬背載爾去僧遂先上晚火者曰可速上二人立犬背飄然而去不知所之

郡城南十餘里有曰接巖為唐宋古刹頽廢者不知幾許年矣丁卯歲僧成學特重興焉巖曠敞可容數千人築垣堵居佛者僅基之半以布施之緣未廣尙虛其半以有待至己巳春夏間虛址處忽時時作聲或如雷吼或如鈺發踰兩三月方已庚午春復然或云巖常再興之兆

同聲
晉安徐振聲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歿吳為鳩金買山桑溪其營阡兆同穴而葬號三友墓

余以戊申秋始交費文孫雲仍至丁巳冬凡十年而文孫卒以己酉冬交汪仲攝至丙辰冬凡八年而恭仲卒以乙卯春友程輔嗣康乘至癸亥秋凡九年而輔嗣卒以乙卯秋友鄒儀王孫謀璋至甲子夏凡十年而鄒儀卒且孫歲失怙大兄孟儒撫愛特至相依者二十五年今歲五月中吾兄又忽舍我去矣西州之勳匪遠杖杜之慘彌新一日余閒步花間悽然含淚念之欲絕不覺成句云有淚應成血無言不痛心時甲子仲冬日也

弋陽朱道微與黃崑來敦同聲之好未嘗遠離黃以應選舉貢入京朱送之郡城相與灑泣而別近日市

交成習意氣日微類官長而不憚跋涉者比比矣至為友而遠于將之余不多見也朱名萬祥黃名中煇俱與余善

知遇

萬紳先生無熱腸者苦門牆之過峻不肯焚借後來而號為憐才者又多溢與無別見似人者而喜余意欲合李少府謝宣城為一人果其英邁不凡不妨破格相遇日為小友苟非其類直自臥百尺樓特之不至借少年以蒙神庶真才得以著稱而賈品無絲絲附國家人材終將賴之矣

余明府桂粵邑之上瀘人為孝感令首拔夏主政時亨于蚤歲夏食貧居無一廬余特為擇配吏指俸為置田宅焉夏得肆力于學未幾余遷巴州守去壽卒越廿餘載夏始舉于鄉入都門遍訪余同鄉人訪其宦後事或告以乏嗣且家世漸替即悲感不已夏聯舉進士乃述余所以收孝感巴州善政致諸當事得兩祀名官又以余繼子與其弟之子力請于學使者得補邑諸生時謂余公知人能待人以國士夏公不自所知能為國士之報

丁巳春比部曹遠生先生以恤刑洩郡事竣余特清言謁之一見深相賞識歡若平生次日即為余清言序已而時時進余相慰問作書與友人論天下名士品題精緻不下汝南月旦而余亦在評次中過蒙獎借復相俸錢為余刻書臨別深用相勸情溢乎辭蓋知己之感常耿耿余衷云先生名徵庸浙之平湖人品望清異文鋒茂峻而恂恂有以自下好善若不足居然有古大臣風

矜奇

張幼于獻翼好為奇詭之行與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銀攬短筇從塔前過旁若無人隨時不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聞從塔前過者即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須見也竟不出幼于置有五色囊每出行攜之滿袖中不數步輒更帶焉其詭異如此

張幼于每喜著紅衣又特妙于樂舞因著舞經家有舞童一班皆親為教演成者舞時非其臭味不欲令見也又每日令家人懸數牌門首如官司司放告牌樣或書張幼于賣漿或書張幼于賣舞或書張幼于賣俠或書張幼于賣癡見者捧腹不已

那孝廉衍曾東莞人有山水之癖少時嘗裹糶遊武夷客久途窮為文以乞食其文楚楚可觀余嘗歲偶一見極愛賞之今不復能記云

懷玉喻希連自稱癡仙一生不用網巾裏髮惟日令家人為畫網巾于首率以為常余嘗延至家作畫見其蓬鬢角巾絕不修容止向人終日談仙鬼變歷不休遇俗客輒謾罵時于坐中低首不語若有所思狀已復數數點頭嬉笑不止人莫喻其故也所著有老莊楞嚴心經解及詠懷詩數種自成一言而名以畫掩

諧趣

臨川傅平叔占術，弱冠而風氣舊上，嘗戲為喉評，不減晉人排調，特錄之以資雅噱。評曰：涂若水如深淵，大澤初無虛滿，劉文伯如膏霖入畝，徐疾相更，吳兌奇如武后宜淫，但恨其少，又如劉雍嗜痴，不恤他人流血，李至昆如無常之管，萬石難盈，劉武叔如初習蒼鷹，一往迅擊，周子會如饑馬競芻，蹄齧不馴，又如席間鬪犬，直令四座縮足，涂伯子如勇卒趨，頭顱無恙，張八和如人面瘡，日食四兩肉，雖費用不多，而求取可厭，周開甫如煙炮，復開，復處，後又如佳卒無級，收骨而已，李蘊卿如千里馬，駛有足無塵，又如羊角風起，鉅野為墟，又如措大噴蔗，欲滓成粉，席錦可如腹臍似口，不能容受，又如進兵咸陽，但阻函谷。

石城縣一學博，好於文移，掉弄書句，嘗以事召諸生，有名儼，名軌，名爲光，及姓熊名兆，顧者未赴，即朱書責之云：王子侃侃如也，王子儼儼之儼，熊子兆顧，其真維熊維熊者乎？陳子軌，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曾子爲光，未得益火之光，先學滔天之勢，此五人者，得無有伍子胥之意乎？聞者絕倒。杭城妓王瑀，字餘青，年十四，婉媚綽約，媚詩歌尺牘，好馳馬及談俠，余友程靜致，豪爽士也，與餘青交歡甚，或數日不相見，餘青即貽知箋，招之往，余遊武林，靜致曾出其箋見示，偶記其一，錄之以傳好事者。箋曰：昨日下午，今日又下雨，老天悶人，足下齋頭攻書，曾知下雨，曾知悶人，知下雨，必知悶人，知悶人，不妨過來走走，又曰：連日冷冷，足下獨居冷，無事過我冷齋，說幾句冷語，萬勿以我爲冷人，又曰：數日不面，想君筆墨之間，自有餘情，瑀瑀王郎，諒應久忘之乎，其致妍而韻冷多類此，亦今之薛濤也。

耳新卷之六

陳風

宜黃獨重七夕，四門各祀一神，至期分門迎賽，先東門，次北門，次南門，前導則綵旗十里，次馬上雜劇，皆白哲少年，或伶人爲之，間以鐵仗，仗高十數尺，以四五歲稚子，綴其上，或魚龍角觸之戲，無不巧妙絕倫，最後威儀驕從，一如王者，間以大旗，皆裂五色帛爲之，近神處，有銀絲燈籠，看馬，曲柄傘，香案，之屬，神戴黃金盃，蟒袍，玉帶，轎做王府制，柱蓋刻蟠龍，飾以黃金，用八人昇之，周遊四門，委蛇竟日，各門爭出奇巧相尙，劣則加罰，至晚，張燈結綵，遊人駢肩，踏踏，賞送達旦，四方奇貨，一時雲集，西門迎賽亦然，獨在中秋，燈亦如之。

新城八月朔至既望，鑼鼓滿城，城中燈火徹旦，朱門蓬戶，無不懸燈，遊人飲食踏歌，竟夕方散，轍輻至十餘座，人家以畫餅相遺，佳者一餅至千錢。

南州中元節，小兒聚瓦石作七層塔，巧緻可觀，每長街一望，許則堆一塔，夜則張燈七盞，自十三至十六，凡三日，夜始毀去。

掠去時，糊其目，有數人掖而行，行許久，導至一所，入門，岩紆迴深巷，又里許，令開目，則巍然殿宇，上有冕者端坐，儀衛如王者，狀掖者令前伏，謁曰：屢餓之甚，厚將贖還，時令謁辭，冕者復與之燕，皆異饌，列燕畢，辭出，復糊其目，掖至出帖處，乃令自取道歸。

紀士

雲貴之界，有八十里無人煙處，環山谷，踐徑皆桃花，虎豹犀象，出沒其間，人莫敢擅經，有猿能制諸獸，欲過其地者，必呼爲鄉道，猿誠人言，召而與之約，用命生，不用命死，令其議送酬以食物，毋相負，遇猛獸，獲即躍至獸首，制之，巨獸畢集，猿一啼，則皆散去，竟其路，猿始還，中途欲炊者，有坑，寄火，不用薪炭。

柳州興寧縣，有湯泉數處，水自地湧出，無間寒暑，其熱如沸，里人晨起，俱盥洗其處，凡衣著垢膩者，投之不滯，自淨，陸田百餘畝，魚池數十，其水皆溫，魚極易肥，出水處，以酒奠之，即熟。

雲南安寧州，溫池，中有碧玉，方廣四寸，高二尺許，有根，凡浴者坐其上。

閩之寧化縣，有圓潭，盈百頃，灌千畝田，深清徹底，作葡萄酒色，水溢出處，有蘆葦蔽之，箭許始流爲湖，蔓衍匯入大江，石城友人熊休甫，曾遊此，自謂水觀之第一也。

興寧兜率巖，其中俱白石，溫潤如玉，奇形怪狀，不可殫舉，有蓮花石，觀音，騎龍，拳，羅漢，拳，虎石，麒麟石，石柱，石座，石鐘，石鼓，石木魚，其普通，真而清亮，過之，僧人即以此代鐘鼓，朝暮擗，有數十洞，紆迴曲折，其深無底，遊人須秉火以觀，第三洞，有石盤，阻口水深數尺，內有盤龍石，長七丈餘，鱗角如生，秋冬可入石上，留題甚多，相傳有一人，深入數十洞，得銅劍短尺，以出，不同時製。

正釋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此史記稱夷齊，諫武王伐商語也，按書，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諸侯五月而葬，豈有十三年而文王猶未葬者乎，大抵史遷之敘商周間事，多摭拾齊東語，而不必嚴加衡武公，嘗聖也，甚至謂其篡父自立，其背謬不經多如此，孟子不欲盡信書，而今人乃盡信史乎。

靈湖，去鉛山縣北十九里，東晉時，有雙鸞育子成羣而去，故名，至唐大義禪師，植錫山中，羣鸞復還，故處俗傳鸞歌，鸞舞者，非，嶺中有荷，又名荷湖。

世咸謂兔無雄，非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又邑之西鄉人，往歲曾獵得一雄兔。

韓太史敬云，峯頂不作語錄，用過狂禪，蓋脫茶破解，煩言矣，益善易者，故不言易也，余久持此解，乃太史實獲我心，嘗憶往歲，有種名僧，每向余諱宗，又自誇其能出世，余晒而應曰：求田問舍，終日僕僕，希謁達官，出世不還入世，僧報而退，此輩名心未破，稍有所窺，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試問太史語，真足常喝棒也。

放生之說，不獨釋家，吾儒亦有之，下車泣罪，大禹之放生也，開三面之網，成湯之放生也，鈞不綱，弋不射宿，宣尼之放生也，此皆仁心爲質，隨觸而見，若有意以出之，便與本體無涉矣，今之俗禪，不達禪理，謂

多買魚鳥放生，便可證佛。捕者希重值，益肆漁獵，不適以滋物之域乎。何如海關從魚鱗，天空任鳥飛，至仁無仁之爲得也。北使李諾之對梁武曰：不取亦不放，斯真善放生矣。

異述

瓊州有粟米泉，是蘇長公所濬，其水梓之較他泉水特重，味復清美。時有粟米從孔中湧出，故名。萬歷初年，上于內府得雲長公家訓書遺失一板，命寺人求之，時有一老高，專收廢書，得其一板，藏之已四十餘年，至是以應得實百金。

秦進士廷承嘯學，每困場屋，因感憤，欲取平日所讀書悉焚之，方簡書，書忽作吼聲，遂不復焚，攻苦如故。明年，舉于鄉，又明年，成進士。

天啓乙丑，關中得華太史琪芳文，方置几案，忽有聲如風箏，從卷中起，亟展讀之，大加賞歎，遂舉南宮第一。是科文趨險極矣，而華獨醜藉淵博，不愧正始之音，固知斯文有在也。

處州劉一介，少年得火疾，遂棄家至一山中，綠竹徑而入者，百二十里許，綠陰無間，劉隱居于此，自題曰：綠天深處。五里一亭，十里一室，無不幽勝，不入城市者六十年，親友莫可踪跡。太守任冲華訪之，覓三日始得見，相與作世外語，厚贈之，劉堅不受，太守留連數日，因泣而別。

海南有鬼，狀類人形，鵝色，長不滿三尺，解人言，不食煙火，入山能取琪而異香，及諸寶，海南人多購而畜之，欲購者必先令其相，果有分得寶，鬼抱膝首約指相隨幾年，不則搖手而退，人得之，擇日始放，置小簣斧與之，以果食盡飽，攜簣斧去，或經年，或數月，或旬日，以取果之多寡爲去時之久近，返則導主人往其處，奇香異寶，無所不有，攜歸價不啻千萬，約滿更依他人，留之不得。

桂侍御榮性就山水，微時讀書靈山至德宮，一日散步里許，忽至一所，見竹籬茅舍，清幽迥別，急歸邀僧同飯，及往，舊路已迷，杳不可覓，因悵悵而還。

昔有客投河北逆旅，室中紙糊甚密，俄一女子過前，言煙來，伏地者再，夜久果有煙，因憶女子言，得不死。明日白官，捕設謀者，而妾女子以去，嘗聞失火之家，須匍伏而遁，不則難出于煙，又有啣水以禦之者，姑蘇要離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墻者，僅尺許耳，相傳初甚低，其後歲高一歲，至萬歷間，好事者爲之豎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時城外往往白晝殺人，咸怪異之，因仆碑，乃止。

南州一小民生子，背有一大佛字。

詹文學在所親處看說齋，偶見一童子，身著青衣，欲走入紙籠內，衆止之曰：是將化資錢，毋入，不願，徑徐行其中去，隨覓之，無所得，攷書，是日爲青衣童子臨世。

畢大參某，其尊人好善，老而艱于子，一夕夢入古廟中，祈嗣，見有三佛在上，因泣拜于地，三佛憐之，左右佛交推其中佛，中佛遂起身下，忽然驚寤，彌十月，大參公主，絕無胎疑，是夕，其尊人復夢入古廟，見三佛中缺一，叩其故，左右佛曰：賢嗣是也，後公登嘉靖戊戌進士，留邊四十日，蓋甲不解，及解下髮髻，盡誣之，致政家居，有劫寇取公緇紳之欲，加蓋楚，忽若有人從衆中奪以出，自是得疾，一日，有老僧攜杖，

從大門直進，竟達寢室，以杖叩公曰：汝尚執戀此，不憶卻歸路耶。時其家戚目之，已而不見，公是日遂終。

時令

貴溪吳氏生一兒，聰穎異人，數歲能詩，父母弄以竹馬，有客呼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即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後因與羣兒嬉，墮水中幾死，急援之出，良久乃甦，嗣是遂茫無所知，竟爲耕夫終世。

歷家謂閏月爲天縱，朱熹儀閏三日飲龍沙詩，且極天縱，相將傾柱，

乙丑元旦前三日放春，爲臘月之二十七日，自是日至正月八日，天無纖翳，次日陰晴相半，又次日之夜始雨，杜工部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則此景蓋少陵所未值也，余詢之故老，亦咸謂一僅見云，每歲三月十五六，俗相戒爲馬和尙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

今文

顧端木環論云：昔之文盛未極也，而甚難，今之文盛極矣，而反甚易，何以故？夫射不難稽天，而難貫蝨，御不難馳陸，而難蟻封，昔之作者，微心靜氣，參對聖賢，以尋絲毫血脈之所在，而又外束於功令，不敢以奇想駭句入而誦諸格，當是時，雖有絕才絕學，絕識，冥然無所用，故其爲道也難，今之作者，內傾腦髓，外窮法象，無端無崖，不肯不尾，可子，可史，可論，策，可詩，賦，可語，錄，可玄，可小說，人各因其性之所近，而縱談其所自得，膽決而氣悍，足蹈而手舞，內無傳註束縛之患，而外無功令桎梏之憂，故其爲道也似難而實易，且不寧惟是，昔之讀書者，自六經而外，多讀左傳國策史記漢書漢唐宋諸大家及通鑑綱目，性理諸書，累年莫能究，而其用之於文也，澹灑然無用古之跡，故用力多而見功速，今之讀書者，止讀陰符考工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騶冠子，太玄，易林，等書，卷帙不繁，而用之於文也，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文難易之故也，顧子真知言哉，顧名成，止崑山人。

子史談事，在數千百年以前，而能使數千百年以後之人讀之，燦若指掌，今四子家言，童而習之，閱近日制舉文，并其題亦茫然不可識矣，所謂青天白日，故與妖霧，使對面不見者也，乃作者自謂子史而說爲之，觀者亦誤以爲子史而說收之，生心之害，莫知所底，吾爲茲懼也。

士人稱明經殊不易，閩中顏孝廉以五經得傳，人聽稱之，今翻閱其所爲二十三篇，風氣道上，不愧作者，雖間出奇師，而紀律自在，至各經款，一一細心合旨，多所發明，即專經家未或過斯，真一時經海也，若徒以己意解書，詭說詭論，誇多闢捷，寧不爲顏君東家施乎。

耳新卷之七

志怪

熊休甫所居。前有二池。萬歷戊午夏間。日正中。忽有物沉香色。圓滾如球。從樹杪乘風躍起。墮前池中。池水為沸。少頃復躍起。墮於近池。視前池沸聲更噪。其墮處翻濤如雪。池水頓黃。久之。奮躍從門旁東角。冲舉而去。不知所向。

大內有一琴。欲其為某操。書粘梁上。風颯然至。則琴自響。聲中律呂。

邑濟下徐姓。鴨產一卵。有狀元二字。臨時狀字稍沒。元字甚分明。徐親友咸見之。已已冬。所知徐姓家方作炊。忽有家奔入窻內。尋以額觸起鐵鍋。從窻頂出。窻門狹而家甚大。又出入烈。

談中。毛都無焦爛。或以為非祥兆。乃其家亦竟安然無事。

永豐縣清湖徐廿九家。處產四豚。初生一家。次生亦家。其三產一物。耳目手足。居然作人形。最後復生一豕。其家驚怪。不敢育。遂溺之。又郡西隅某氏。處產豚一頭。八足四耳二尾。其家因投之湖中。人咸見之。

此俱庚午二月間事。

甲子冬。梧葉街有人瓜。其形特異。眉目口耳畢具。宛若獼猴狀。時復唧唧作聲。怪而剖之。有蛇自孔中逸出。其人因以瓜懸市上。戒人勿食。

戴文六者。家居邑之士。忽一日。衣什等物皆不見。遍覓得之。牆外。所畜雞鴨。盡置於廁。戴父子二人。輒收輒出。數日不事。其兒婦年十四五。見搬衣物者。乃一犬也。其犬能言。自稱犬將軍。為索酒食。他人未見。唯婦見之。來食時。不見其形。但所設之食。立盡。問索不與。則以爪擊門。婦輒死。再四哀求。始甦。一日。犬言我有公公至爾家。可備酒餚。更深果有三人來。長僅二尺餘。冠幘。其中者衣黃。左右衣紅。俱坐于上。犬下拜。忽變作一小黑人。侍坐。三人怒。共以鞭擊之。令往門外草堆食之。餚亦立盡。其婦翁聞此事。往婿家大罵。犬避竈下。婦翁擊之。走。遂挈女歸。寄他所。自是戴安靜者。月一日。婦翁詣戴。議逆女回己家。忽其家衣物四散在外。亦如戴前事。婦復見犬來。謂已曰。爾如何避我來。我今暗隨爾。翁來。爾復能避否。父不得已。送女還婿家。犬亦相隨。戴為其酒食如前。又一日。犬言我公公往太華進香。爾舉家須齋戒。戴從之。婦見犬。挑行李。三人乘馬而去。午後。犬復回。問之言。擔重道遠。我不願去。將行李拋在鍾靈橋上。忽聞馬鈴聲。三人怒。走而入。問犬何在。將鞭重擊之。提其耳而去。三日後。犬又歸。言不耐持齋。特先逃還。須酒肉充腹。戴強與之。七日後。三人歸。戴不齋。致已途中辛苦。將門擊而婦死。舉家哀求云。是犬將軍獨自貪口。吾舉家實未破戒。今犬將軍在。可而質也。頃之。婦醒云。三人將犬鞭死而去。越數日。三人更來曰。我今新買一僕。攜至爾家。婦視之。見一大雄雞。雞亦能言。自稱我雞將軍。不比前犬將軍貪于口腹。又懶惰也。戴父子出耕。婦往饋。又見有三人來。衣冠同前。三人而貌殊不似。自云。我是爾本家三神。三人是客居者。今可備酒食請我。戴怒曰。既是我家三神。我世代供奉無缺。宜謹祐我。如何反使邪神來擾不休。我今家計日乏。那得再有酒食供獻。三人曰。爾請我後。我須令他去。戴不許。三人以手擊地。婦立死。戴父子哀求乃甦。因更為其酒食。安奉于家之黃荆樹下。忽一日。前三人復來。戴令婦向黃荆樹下請三神。三神隨出。戴責神曰。前日神許令彼去。何無信也。三神曰。此三位非他。乃爾親家家神。爾親家遷居。未與偕去。故寄居於此。今爾可將白米一斗。燈一盞。舉三柄。備船一隻。我同爾兒婦送去。以後但偶一來耳。戴如其言。將舟送下。婦果見前船。燈米處。有六神對坐。到己家。令其父亦如言安之。三神隨舟而回。晝夜常出與婦言事。索飲食不休。前三人亦時來擾。戴終苦之。令子赴龍虎山真人。真人與鐵符鎖之。自後亦時一來。但不敢入中堂。置符處。久之始絕。

說鬼

南州上藍寺西樟樹下。有古屋。而多祟。丁卯歲。一文學讀書其中。有狐為好女。惑其從遊。一人死焉。又譚進士昌應未達時。獨居此。白日為三鬼所碎。一鬼謂其貴人。始得免。

新安萬安街有婦孕。將誕。忽死去。殮之。停柩野外。婦于柩內生一子。魂常往來城市。買餅啖之。後好事者踪跡至其處。聞柩內有兒啼聲。以告其家。啓棺視之。則兒儼然生也。抱歸育之。長而大富。人稱為鬼生朝奉。

有張老夜於鄉村歸。忽有童子挑燈前來。言曰。特相接長者。張疑之。以手緊持其臂而行。將至有人煙處。燈忽滅。童子不見。視手中所緊持者。一敗箒耳。

滌溪陸茂才讀書郡北天津橋一夕因暑熱不能寐散步橋上乘涼忽聞橋下有二人相語曰明日水南張氏使家僅送禮至橫山過此必浴浴時俾溺死于此水以代庶我輩可超生矣陸聞疑感不定次早往橋上候之果見有僕攜盒至陸具為述前事勿令於此浴僕諾而去是夕陸復往橋上吏問橋下有誰僕曰我輩守此三載今得一代者又被陸秀才救去良苦其一人曰張氏僕本不應死渠曾於三十人泣曰建一七星橋其功德可折此災語已尋寂然明日僕回至陸館陸問曰汝曾於某處建七星橋否僕曰初無此事陸再四問之乃曰只主人庄前有一田坑闊二尺餘人不能過爾時小人曾以一舊倉板布之耳然不解七星所以得名他日僕往覆板視之見其上有蟲嚼七孔方悟

奸恣

附魏闈者有虎彪之目號十孩兒五虎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李慶龍俱文臣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俱武弁

逆魏特寵一日走馬于御前驀地加鞭騰空飛過上為之震恐親挽玉弓射殺其馬逆魏恬不畏罪請死猶作傲色退而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密布天下丁卯余邑有徐生者偶過渡逢一京師人同舟生問曰魏監甚毒朝紳今復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舉朝奉為天生聖人汝一小書生敢妄誣毀何膽大如斗也時南昌書肆中有一生閱三朝要典偶發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挾以見楊撫院衆為解勸俾生與多金始獲免

醜媚

天啓年間凡一切奏章不敢斥魏忠賢姓名而稱廠臣稽古迄今對君之言從無此體也魏忠賢擅竊威福建祠幾遍天下祠極壯麗莊嚴不但朱戶雕梁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歲或九千九百九十歲北京一地至數祠敢與文廟並峙南直至建於皇陵側有司鄉紳一意媚竊往往以賤直買入墓地甚至侵佔舊祠如周茂叔程正叔澹臺滅明三先生祠堂都被拆毀一時天下如狂廉恥節義掃地至此已極也

災變

相傳萬曆甲戌冬信河俱凍舟人以竹篙削去冰河路闊可丈餘舟從冰傍過以次相望而行又甲申夏月大水舟可入城至十字街

萬曆丁巳應天城外有鼠數千夜渡江去鼠背上咸有肉斗方形盛稻梁之屬行水上如履平地乙丑四月七日有星晝見七月二十七日昧旦有星入鈞月中為月所掩須臾出月上晦日復有一星晝見與日並明時人咸耳目焉

熹宗時徐州有太山神姥廟一日神姥口中出火延燬城樓學宮諸屋遂導白蓮倡亂天啓七年大同宣府某縣地震數日城崩湧出黑鬼不計其數人扣之身堅如鐵四散作祟縣官延僧誦

經之得解豈散不知其處戊辰七月浙江海鹽漂沒民居田產流尸積血腥蔽江河錢塘仁和海寧山陰會稽蕭山等縣俱被其患又是月二十一日杭州城大風吹倒石牌坊十三處

孽召

懷寧阮岳秀與太平寺僧孤雲貸二十金歲暮備母錢遣家僮四兒歸之四兒匿金不與已復竊主人重資出亡後岳秀偶過孤雲語詢及向所還金已為烏有彼此笑曰若非相信幾為不白矣岳秀更曰彼報自有時耳閱一年聞四兒投前山縣三祖寺中三祖寺與太平寺僅隔一江一日岳秀與孤雲閒話間同見四兒來寺竟入馬廐覓之不見但廐中馬生一駒其異之岳秀曰此四兒償師債也後駒大驚之果得償二十金

前山縣人王七負人十三金其人卒妻屢索不還遂訟之縣王七匿不出縣尹捐俸三金給其婦謂曰彼既逃不必追自應作來生報也其婦得金歸市一母鹿畜數月歲生十三豚身全黑每一豚額生白毛文為王七二字

魏忠賢緘死阜城店常時暫行埋掩後三月發塚凌遲身尸未化及臨刑似猶有氣息鮮血迸流此若留以待天刑然時李朝欽亦同緘死發尸惟骸骨一堆而已魯祝榮行廿二以射鳥為生臨終見百鳥來啄之此弋陽乙卯年事獵戶吳賢良每獲一鹿即殺之以口飲其血忽一日無病昏去頻呼曰羣鹿鬪我舉家咸聞其攪索聲遂死

友人朱道徵為余言其先大父佐政嘉興時有陸榆子方七歲手佩兩鐲為人誘至陸家園壓之石下以死官百訪不能得隨囑之神諭數月忽一人取白魚壓死會龍橋下其妻聞變訝曰謀人以石自斃以石報應何不爽乎乃始知為謀殺陸榆子者誰謂天道之遠也

之熊以手格鎗鎗爲立斷。乃說射之矢每發。熊即接去。竟不能中。圍至三日。熊餒而力乏。始爲衆所斃。是年又有鹿入郡城北。

兆先

費文孫生時。錦雞透屋。蚤歲遂擅文名。

萬歷癸卯元旦。南安張孝廉家。忽空中飛一鐵鉢。破屋而下。秤之。重四十二斤。舉家驚懼。咸謂凶兆。是年應鄉舉。中四十二名。

章給諫允儒嘗令家人市魚。獲一鯉。厥狀殊常。剖之中。有物蠕蠕似龍狀。章令送之章江。是秋遂捷。

劉昭孫。大將軍鍾之養子也。死難之夕。其家戶扉俱作聲。明晨啓箱篋。見平日所衣白襦子。忽變鮮紅色。家人咸知爲不祥。未一月。訃音至。又有胡百戶亦與難。其子忽夢父歸。攜妾某氏。閉步塔前。翼日爲其人誕辰。某氏薦其夫一慟而絕。時人異之。

命相

蕭鳴鳳素善星數。以比部郎罷歸。道遇張永嘉。張使爲己推造。忽長嘆曰。是安可惡。我今不復言命矣。

張問故蕭曰。據子之造。八年後當大拜。今尙作一孝廉。那得驟至此。且如我命。宜二品。今一比部郎罷。事復望起耶。因相噴別去。後及八年。張果以議禮入相。因憶蕭言爲起用。仕至方伯。

山陰張太史元汴。生而璋異。左手從背後插。上可捉右耳。右手亦如之。識者知公爲非常人。隆慶辛未。越中臥龍山忽自鳴。聲聞數里。已而公廷試第一。

鉛山友人李倩玉。國球與余門人玉山毛詩。年月日時皆同。而李以辛酉發解。毛至癸亥始食饌于庠。李中戊辰進士。授庶吉士。尋卒于官。無子。毛多子而且令。至今猶在諸生中。又鷺湖在中上人。與浙江徐進士。在中年月日時亦皆同。又皆名在中。而一爲高僧。一爲名進士。此四人八字者。星家將何以推算耶。

徐元鋤田得千金。畏爲人知。每入市。狀邊巡畏縮。忽市中一相者。於稠人中望見元。出而揖之曰。吾視爾氣色。目下常有千金之獲。果否。元密求其低語。相者曰。此爾命也。毋畏。遂去。

南州有道人。洛其鬚。汝川人也。日遊諸王之門。兩耳甚長。而能動。每動則上下左右。聽其自便。諸王孫以次齋供之。

嚴分宜朝退。忽暴疾。家人救不甦。京師名醫延請略遍。而服藥都不少效。舉家皇皇。且欲議後事。有彭孔者。善醫。而甚無名。聞而自薦。入視。修一劑。謂分宜夫人曰。飲此。當嘔出多痰。痰去。至夜半方醒。明晨可全無事。若吾來遲。即無濟矣。諸醫咸目笑之。煎服有頃。果嘔痰數升。再服。復睡去。至三更。忽能言。次日遂愈。彭孔由是知名。大爲分宜用事。

歐陽文學開泰。宜黃人。個儻負奇。兼精攻黃之術。天啓丙寅。值鄉中痢疾大作。君製藥令人遍施。所全活

耳新卷之八

物表

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鸞就水次。以泥自裹。旋盤水底。明年春。又自浮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某王孫亦見春鳥投泥中。又飛就日。如此數次。泥漸厚。飛漸低。乃沉水。

鄞縣于甲子七月間夜半。忽有響如山裂。有一大鳥從東南方飛往西北去。身具五彩。作火燄光。或云當是天蓬鳥。時縣尹與學博士咸見之。因齋戒祈禱七晝夜。

月令。孟春第五候。鳴鴈來。注。謂南自彭蠡來。朔。今大統歷依淮南呂覽作。候。鴈北。孟春五候。實雨水後十日也。一友爲余言。曾於春分後過彭蠡。見鴈羣甚繁。不減秋冬時。甚訝之。士人言。此物飲清泉水。去。

有鳥長尾而五色。略如錦雞而小。每於盛夏。葦葉冒水時。因葦葉之凹。伏卵出雛。人謂之菱雛。

屬燕去來相背。雌雄之情亦異。鴈失偶。終不配。燕則旋配。客有言其家梁上燕。已出雛矣。俄失其雄。獨飛一二日。即有數雄來。一雄得配。餘乃去。雌避隊前。雌或啣葦藜飼之。雛死。復乳。雄失雌。想亦應爾。其毒如此。

崇禎戊辰冬。有熊入郡城。衆逐之。熊從西門出。走入夏公廡。衆相與圍之。熊惶遽奔高梁上。衆持長鎗刺

耳新卷之八

四九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耳新卷之八

者以數百計。余丁卯秋臨場。忽病齒痛不可忍。君與余素味平生。客為談及。即冒暑不遠數里過視。視為修藥。凡往返者數次。余服之。尋愈。此真所謂傾蓋如故者也。君為余言其家藏醫病疾方。為異附特授。百試百效。但秘不肯傳人。

熊湖善戲術。凡梨園子弟至其地。必先禮謁。始多獲利。市不則登場時。湖以手指之去。雖善歌者。啞然失聲。明日來謝。再四懇求。湖笑云。偶然耳。曲在若口。他人安能使絃耶。歌者聲即如故。湖或過酒家。值新釀出。必請伊先嘗。始得速售。不則酒出改味。或竟日無人沽。酒家來謝。味即復舊。沽者忽喧門。其後湖卒之嗣。

寶道

歲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鄉民邢一泰。于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平地風大起。旋轉半响。隨見河岸灘場。聲震如雷。祥光旋繞。直騰而上。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縣尹何可及狀之。見其晶潔異常。光燦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隨審視其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夫河清鳳出。而復玉璽白獻。數年之間。頑符迭見。此真保定孔固。於萬斯年之祥也。

萬歷間。貴溪鄉民鋤田畔。見古鑄脚。掘之。得一石。色澤可愛。取歸。為童子玩具。每至日午。鑿然有聲。夜子復如是。怪之。置神龜上。一日。有所親葉文學新者。過而索觀。怪其聲。因擊碎之。見其中機巧悉備。有字云。碎葉新。識者曰。此諸葛武侯所製定更石也。

費文孫家藏蘇長公墨竹。老幹突兀。枝葉離披。偃仰屈伸。曲盡其妙。卷末一詩云。黃陵廟前春雨足。湖草煙樹錦模糊。憫天大嘆苦無語。二女祠中叫鷓鴣。作者姓字朦朧莫辨。而書法委蛇有恣態。要亦宋元間名筆也。

大理府凌家有點蒼石屏。高一丈五尺。闊丈許。上有三顧圖。生成如畫。又有犀牛望月屏。二屏沐府以重價購之。不得。

陳眉公家園有大石。是松樹所化。而半猶帶松皮。

京中好事者有一聲。是漢明帝時物。每誦一經。書其經名。拈于上。則聲自鳴。經完乃止。

武林一婦人遊西湖。途窮其勝。歸忽有孕。彌月產一球。其家怪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經過。見而留連不去。厚價購之。隨以刀割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此降慶年間事。

番僧利瑪竇有千里鏡。能燭見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既天上星體。皆極大。以既月。其大不可紀。以既天河。則衆星簇聚。不復如常時所見。又能照數百步。蠅頭字。朗朗可誦。瑪竇死。其徒某道人挾以遊南州。好事者皆得見之。

山東有小民家。門前置一枯楊樹根。有夷使過。願以百金售之。其人既受值。乃曰。嚮則嚮汝去。但須為我道所以可寶之故耳。夷使因略取樹根置火。煙氣成雲。忽有白鳥飛集。蓋此樹為白鶴所棲。吸其精久。

故也。

鄧太素刺史。文明南昌人。家藏一周時銅尺。視今尺可八寸許。古幽光黯。不復作銅氣。其上鑲有花紋。絕細。周之尚文。一斑可見。又有劉青田所用羅經。制極精巧。稍缺少許。背有洪武元年青田劉某製字。亦隱隱于上。皆先朝法物也。余以丁卯秋過刺史宿雲亭。因留飲。出二物以視。時同坐彭雲徵。劉出子。咸見焉。

粵中有老人業種者。坐旁置一大石。一日。有一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買去。其人省所以。怪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觀。遂連稱可惜。其人問故。答曰。此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種有草以為養。故得活。今既死其中矣。其人不信。剖碎之。果有馬死其中。

弋陽王孫幼晉家多古法玩。有一經囊。體方作深元色。略飾以金。其合處無縫。可尋。內貯經咒。是唐時番僧所製。佩以渡海。可以鎮風浪。

人瑞

周仙者。四川富順人。永樂時。曾為光祿丞。以訪道棄官。鬻販紅花于關中。至一旅店。入門。主人欣然進食。如有所儲以待者。異之。已而主人詢曰。君篋中得非紅花乎。某縣方缺。速往發售。可得利數倍也。周如其言。以往。輒如券焉。比歸。遂叩以道術。主人曰。汝師某仙。今居某王府。汝往參良。良不易得。見須七八日。乃可。然終當莫逆耳。至某王府。關人果不為通。待至八日。某仙方與王奕。忽謂王曰。外有蜀弟子周某。來謁我。今祇候八日矣。須王出遊。以道王至門。果見其人。遂延以入。坐定。周有饑意。即異饌滿前。夜寒思衣。即重裘在列。相與對坐。凡數日。皆不言不寢。一日。忽欲告別。王問故。答曰。某開府以我為妖人。集甲士且圍王宮。恐相累耳。未幾。果有甲士數百圍王府。某仙方倚門而立。睨視嬉笑。甲士僅尺許。近之不可得。追至一井邊。遂躍入其中。後周復訪道終南山。見一古井。忽一人自井中躍出。視之。即王府中所遇仙也。周因追隨數年。遂得長生。自永樂至萬歷乙卯。二百餘歲矣。而周鶴髮童顏。健健如壯。大夫多師事之。曰為人瑞云。

饒侍郎母劉太夫人。年百歲。而康健殊常。長子位。次子仲。俱官至侍郎。按耳新八卷。分類三十有四。陳言務去。入耳皆新。其命名亦卓爾不羣矣。夫書之以耳名者。如王同軌耳談。李中饋原李耳載。咸推說部上乘。人知珍秘。獨茲編流傳未廣。惟日下舊聞。續采書目中。會一見之。庸耳或未之聞也。余亟以授梓。俾人人快觀其新。勿至喪如充耳云。甌山金忠淳識。



賞 冷

撰 變 仲 鄭

冷賞卷之一

佩纒噴奇花

信州鄭仲葵曾師撰

甲戌將傳臚諸進士在朝房候劉殿元理順所佩纒忽線纒如戟起繞作奇葩樣未幾唱名第一是科初進呈諸卷多未稱旨最後得劉策數陳劉切曲故詳瞻上特首擢之可謂非常遭際矣或云上海未進士永祐是日偶置絲坐椅間纒髮亦如戟噴成奇花蓋劉會坐其椅始起出云

今賞卷一

佩纒噴奇花

衍心宗

郭彥深精易理著衍心宗大意云宗總也總象理而歸之心也乾全三而惕象為不息於心為敬坤全三而含象為載物於心為虛坎命流而信不失離神疑而照四方於心為誠為明至於滄雷之俯首麗澤之未疑兼山之不出重巽之進退則又為慎為和為止為遜衍心宗有卦無爻故著數亦六十四篇中警句如純精自且謹恭乃心繩索為患失其元珠適遭陰方下觀我裳日出西南耳觀日聽教憚之災火雲災

木勿載勿誤畏其谷史巫不信叢棘是虞反身重展安悞則窮征途不宿敦憶來愆其元與真不滅太元彥溪名潘海望人為個儻有至性見余清言贊草諸刻遂貽長書與定交贈詩有絳紗到處還誇鄭元草橋來總似揚之句

留佐治理

魏闈擅恣時吳中貞鯁幾無孑遺然亦有為所側目而適獲天幸者如文太史震孟顧太史錫麟姚太史希孟或以去官免或以清禮全今且同時奮庸海宇

今賞卷一

二

佩纒噴奇花

吾快所謂天祚善人留佐治理者也

饒氣方大旺

吾郡鄉會試第一則七鉛貫皆有之則甲則鉛山有之相國則費公宏與夏公言一為鉛山一為貴溪惟上饒暨玉永雖科名代有而元與相皆寥寥無聞辛未金陵呂選薦來止普庵寺呂素精象緯往往占候有驗謂吾饒氣方大旺尋有蒼黃屏者元魁且踵起踰年鄭公以偉果大拜然則魏科嗣起其理固不誣而余已繼自今之盛真方與未有艾也鄭公與徐上游光啟俱以舊碩升閣一無所援而枚卜自簡在者其遭際尤奇

守隨十日三捷

余友徐不疑尊人名世延知隨州為治不擾專務與民休息王公之間所在盜起公練義勇設武生為請於學使者給張國威以下十六人衣巾而較射習藝無虛日甲戌十二月十九日賊犯隨至城下先是撫臺遣泰將馮時早成隨公乃召馮將兵出戰親代鼓城上以佐之壬氣益厲賊披靡而東斬首五十一級

今賞卷一

三

佩纒噴奇花

二十二日賊後營至知前不利稍遜不敢前馮又趨戰斬首二十一級二十六日賊又至蓋知前不利盡折而東是時公日夜坐城樓身不貼席十日而三捷隨入德之以為神乙亥二月十八日賊萬騎犯隨之南河去城二十里是時馮時早追賊去隨公度賊眾不可爭鋒乃謂神將常世英曰賊屢犯我與其戰而不得志不如夜襲之易以為功且今數日雨賊遠來必憊又偵其欲何生家漁酒色是可圖也常慷慨請行於是選壯士得四十有八人令常世英將之公手酌慰遣開城出脚杖疾走至南河賊果病飲何生家以馬塞其前從賊皆倦而執竦四十八人者先取其馬乃入其中堂見其鬻而丈夫者南向坐有六人者東西相向所獲婦人侑酒其間遂長槍刺之即斬其級既又斬六人趨而出賊眾猶未知也四十八人者從間道夜歸報公城中人無不歡呼舉手加額者翼助賊大至欲逼城未至者二里為棧所阻會天雨棧水暴漲公又令常世英率鄉勇數百人扼棧而陳賊隔棧呼曰我八哥蓋世無雙汝隨人因何竊取其耳我

今賞卷一

佩纒噴奇花

今為仇來矣速歸我首不然且渡河平汝隨城無悔也然竟不得渡公念孤城不足與敵數日日落賊必渡將若之何乃詐傳總兵檄叙其由襄慶隨下黃州之故賊信以為大兵且至宵遁既又犯隨之毛茨畷毛茨畷者入鄂之咽喉鄂重地獻皇帝之陵在焉初公集義勇時度此地要害令張國威成之賊至其地險馬不得長驅人不得善步成卒伏焉賊未知成也為入峒中一賊入即殺之至五十七人賊不能測乃益怯不敢進竟引退過襄陽入中州是役也郭中無

警陵寢不驚以隨為之敵也然公守隨當公私兩置諸城守論功賞勞皆出私橐尤為人所難云

仙詩

薊溪柴尼孫家二十年前有謫仙來力備凡三四載而去其間遺翰墨甚多尼孫秘不肯示人余再四叩之得其一詩曰罷業歸來學九流桃源深處淡忘憂閉觀牧子橫吹笛笑指農家使使牛聲韻飄灑湘非仙筆不能

一時歌再造

冷賞卷一

五

觀雲書屋

乙亥三月初三日郡城大風雨雹大者如雞卵其細者亦如小栗屋瓦多損壞郡城南樓被風吹倒壓死守城軍七人又五月初十夜城市水暴漲浸入民居溪者至丈餘淺者亦不一二尺田園禾稼多被傷損玉山水尤甚民房多漂沒死者相枕藉慘不可言泰藩林公下勝惻閔隨躬為踏勘捐俸金若干賑恤之生有所養死有所收一時民歌再造焉林公名曰瑞閩之詔安人

三悅其父

李大泰一贅陝西漢中人天性篤孝成進士歸置酒宴其親廷所親知來陪席初著儒巾藍衫酌酒奉父告入泮一喜次著舉子巾服奉酒告登鄉書一喜已乃冠幘錦衣奉酒於父告成進士一喜凡三悅其父而後與諸親友更酌後泰藩蜀中丁艱歸哀毀逾常沿途皆步行至家名其父平時所著親知日居極傍有舉奠即酌酒相陪一如生時然晚則以祭餘送其家可謂生盡其禮死盡其孝矣又公居官慈惠而好惠下每以俸錢周恤寒生云

冷賞卷一

六

觀雲書屋

天朝宰相

中國人往南高麗者高麗呼曰天朝宰相

花得氣之先

萬曆戊午秋黃岡樊憲副雜城方在諸生借何蓮宿閣中注閣夫燥南應試武昌止洪山寺小菴菴有千葉蓮植而不花樊浴其庭見之僧云從未開花曰公至之日始發蕾數日後當開耳明日復浴則已數鮮枝頭敷之正得三朵樊公戲謂蓮宿閣夫曰此三花應吾三人及第兆也蓮宿以為然閣夫笑曰異哉二人顛乎誕乎樊公曰予先折一枝供案上如萎則已茂則兆也既而果茂蓮宿亦自摘供之閱三日樊之花盡何之花方茂狂獨不摘任花自槁枝上及榜放三人皆中式然樊聯捷去何至壬戌始第汪止孝廉卒崇禎乙亥樊以憲副投閒何方轉學憲花若得氣之先矣

樊夫人

樊憲副夫人易氏賢德速下尤善應變乙亥春賊寇黃州夫人有內姪時昇妻汪氏以貞烈死於賊其僕承用者與賊通賊委之兵著以鋼鐵二械械固賊之章服也著鐵者領數十人著銅者倍其製範金為圈兩頭作龍共啣圓珠合則無縫量臂大小係之承用遂奉賊指揮入郡城為奸細先獨至其主家將應聲寇攻掠夫人聞承用歸遂匿多人於門外而呼之來見好語之曰爾爾在寇中何以放歸承用猶辭以逃命夫人曰爾主母死而爾歡笑此為寇來非逃命也聞為寇使者有鋼鐵械蓋示我承用推阻夫人命定人試索之捉裏不見將發其衣懼而出之臂夫人詭

冷賞卷一

七

觀雲書屋

曰此物罕觀付外觀之門外數十人齊出縛承用送官賊失內應不敢攻城遂遁去一城賴以安全者夫人之功居多也

嘿祈真賢入教

辛未會試陳明卿太史分較麟經每閱卷必焚香莊誦嘿祈真賢入教以故本房所收佳士較勝如余友劉羽若謫謫吉人之一也最後獲章太史羽侯膺深加賞異取冠本經榜放海內以得人相慶羽侯素心道學自序云年逾壯立漸有無聞之懼遂焚棄筆硯

冷賞卷一

八

觀雲書屋

尚精一路以求所為不隨生在不隨死滅者蓋究心性命土直功名當其庚辛兩試信心信腕得失都忘乃竟取魏科若券登所謂淡心於功名而功名隨之者歟周相國玉繩目之曰雲氣胎英水石嗣秀可謂知言矣陳太史長洲人其淹博類楊用脩實詞林鴻寶章名正宸會稽人劉名士鑄仁和人

三十絕女色

周古矜有道之士年三十即絕女色夫人敬待如賞長子之冠才而早卒次子之策才如乳虎天文地理及內外典無不周曉兩女俱有道韞雋才而貞閑潔秀世居蘄之萬山中一堂師友以作文論道相娛世俗事槩不與聞也

黃仙山

黃仙山一名佛山在北鄉十二都其山高峻左右石壁成紋突起如龍身每遇旱祈禱隨應宋嘉熙元年秋旱衆禱於龍忽觀山正中石壁上有佛現像儼然端坐玉色明學衆即虔禮更禱歸至半山見雲從山起驟雨隨至自是遠近來祈禱者紛集登獲靈應有

冷賞卷一

九

觀雲書屋

司上其事於朝遂勅賜號曰慈應禪師

不問戶外

郝仲輿敬以給諫罷歸遂屏去聲色嗜好左圖右書老而怠倦不問戶外者三十餘年

冷賞卷之二

信州鄭仲慶甫師撰

兄弟友愛

易道昌道且道選兄弟友愛符至道昌善飲兩弟則勺飲不入口且選每待兄飲未嘗不極其量凡有事三人坐議怡怡然也如弟外出兄代主行常歸直仍之不復置問婢僕雖有分主而無分權後僕隨其所便有過徑朴責之不以相告三人無日不促膝坐談內助俱化為一德不分彼此有無兄或有疾弟終夜

冷賞卷之二

坐牀側視藥不俛弟病兄亦如之道昌字文我且字瞻明暹字曉侯楚黃之東鄉人

當於古人中求

楊明府觀音字吉長詒安人以守已無阿諛官信州甫下車即詢余間止折節過訪每從揚扈古今考及當世之務娓娓而談日為移晷公為人澹穆高遠於民生國計尤極留心至其磷才好士若將不及當於古人中求非俗吏所得彷彿萬一也公令如某時值廣陵旱極襄河如山頂人從河底行公步禱於神數日大雨如注備臯邑之騰頭圩頂無不立滿更異者東自泰州北自通州相距二百里並無半滴獨臯民沐此雨澤閩邑稱快

汪烈婦

汪烈婦者為易文學時昇妻賦性孝敬婉婉生子甫遇有她陳乳之同居黃岡之天井畷昇辭婦將適舍館汪曰丈夫自有四方志但聞流冠披猖如至此當以死報君耳因涕泣而別冠至屠戮擊擄鄉無居人以其庄為寨入見汪容色艷麗迫之看以刀罵不從

冷賞卷之二

陳雲書尾

斷其臂不動再斷其臂又不動始刃之陳抱子為哀顯賊有愛婦子見之喜竟就其懷賊婦見之亦喜遂得無恙既而賊與婦欲將其子行陳叩頭曰自吾為易家婢若干年矣夫婦為善僅此一子今其母喪伊父亦未識死所幸哀之婦為代請賊亦即其子而憐陳之順也因得與子俱歸且饋膳焉汪以烈烈舍生而陳能為存孤有丈夫所難者汪之禮為刺史起雲萬歷乙酉冠楚聞其墨蔬清超秀出至今傳誦

海寧塘工

戊辰秋浙江海嘯彌城籠屋沿海居民盡為魚鱉而海寧尤甚主計者築塘禦禦之展轉兩年至今已夏間稍有成績方秋復決滄桑莫辨劉侍御士禎甫下車即單騎閱視塘工先是每屆潮期奔湧沸騰合郡洶洶虞鹽水浸田無望有秋劉至日正應大汛乃風恬浪靜海不揚波士民驚為神祐咸歡呼馬首謂塘工必成劉彈思經畫採石鳩工已而場侯劾劉少積墳起閱數月塘工告成今長虹迢遞銅柱可標巍然萬世之烈矣劉字吉侯萬安人觀風杭州首拔名士徐

冷賞卷之二

三

陳雲書尾

如珩極為優禮一時稱知人云

陳倉師善報德

光山陳倉師此心字如葵幼時極貧師黃蕭文學塵表如葵於諸弟子中最穎敏師特愛之為分衣食教育篤至如葵補博士弟子員食廩矣蕭竟不第且死謂其家曰我積學一生不幸貴志然得吾學者其陳生平其人生死可託也蕭歿而家徒壁立既逾年如葵始魁豫州感師憂意迎養其家人甚厚又數年已未陳成進士奉其師母及弟若毛履親蕭可謂知

人倉部亦善報德者也

女烈

流寇掠黃之東鄉女子烈烈而死者於易姓得六人
汪烈婦之外有方爾文妻易氏賊至日方自祖居奔
山庄遇賊於道被繫大罵賊背以及罵愈甚至及
無完膚尚罵不絕口一為易伯昇妻王氏并其女俱
為賊繫迫之走過塘借投水中賊擊以石破腦沉水
而不悔一為易吉甫妻陳氏聞賊將至即以麻逼束
其身及為賊掠今之治鬻夜深賊呼睡陳曰此身可
殺睡不可得也賊叢紙作炷焚之愈焚罵聲愈烈直
至焚死一為何石父妻易氏被繫不屈刺死

冷賞卷二

四 關陰情風

歸秦蕭然

呂侯董仁原先生彈心撫字清操微冰善政未易枚
述述其異事一二壬申七月偶旬餘不雨人情皇皇
公設誠致禱是日大雨隨注民賴有秋又邑有祝游
二氏不戒於火公馳至就火場度拜須臾風轉火熄
昔劉昆守江陵有反風滅火事後入對世祖則曰偶
然耳茲亦算偶然乎乃遭蓋詔能官報至聞者立下
民為罷市三日乞留者以萬計公竟拂衣去歸秦蕭
然士民捐金佐行李藥却不受公名時選蜀嘉定州
人耽著述尤擅臨池其書法直超蘇黃而上

稱大士以救

樊伯括齊憲副公之長君也祖母熊太恭人暮年
焚脩事大士惟謹五十五尚無孫次年祈得伯括甚
憐愛之辛未夏偕所親往武昌歸至三江口舟覆伯
括足為同溺者抱持幾不能出忽水來衝擊如有稱
大士以救者足遂得脫而身在壞船底與俱漂流十
冷賞卷二 五 觀雲書屋

五里遇一人破舟出之衣仍不濡

卹州李

卹州省祭李馨有女姪適宋年僅十六七宋為卹大
族所居去城百里許流寇至聚族避風窺為賊所
破持李急李度不能免給之曰事已至此身自屬爾
輩吾能資其履見在窰曷寬我往攜賊信其言從之
李至絕頂投崖而下賊急視之死矣州人士感其義
爭往迎其柩入城祭葬盡禮時庚午五月間也李家
故多節孝馨母年七十守節茹苦馨亦以孝聞觀風
使者毋臨卹必具帛粟旌異

蒲圻城隍

郭道士先正者楚人平生端亮每為人設醮事必齋
戒維度一日忽語其徒曰蒲圻有人來迎我明日當
往遂無疾而逝其隣人有以同時死者次日復甦曰
我昨被拘詣蒲圻城隍廟幸遇新任郭某故得放歸
一僧步雪來

冷賞卷二

六

觀雲書屋

章行素會稽人營業儒未就乃發憤下帷獨居深山
古廟中值嚴冬雪山山徑都封忽一僧步雪而來狀
貌飄灑章迎問答曰為君岑寂敬詣相陪伴耳時方
嚴寒僧汗流被頰乃請空房中浴取雪凜體章微窺
之見其溫氣滿室浴竟著衣出顏色愈好章異之稍
與款談僧勸其棄儒從僧章以奇秘相授章不以為
然姑謝曰君言縷縷我不盡記須錄成書授我可耳
僧許之乃就燈下詳寫行筆如飛至明錄就百篇遂
聞筆嘆曰悔不早為君書今期當去所錄僅及半耳
君是解人孰詳其旨他日當以神醫稱語已復踏雪
去俄而不見章後功名終不就始取所遺編覽讀人

精其理於針灸尤為神驗自云腰膝以下異授書未
及皆已以意會者故無全效其鄉中一女子年十四
五就園中摘蔬歸忽似孕久之腹漸大顧其家察女
實無他也延章至家視之章熟審其脈曰脈狀似遠
其為蛇妖乎向女手三針之須臾遺水遍桶有小蛇
無數尚活其腹遂銷又有一生兩足俱癢痺不能步
履者且牛載矣章視其脈曰惜延我不早然一足尚
可愈也取艾炙之至三日往視生起謝曰幸如君言
更有神術使我能揖乎章曰是不難乃向其手一處

冷賞卷二

七

觀雲書屋

針之次日復過其家生出見章與之揖生不覺作谷
自是步履揖止如常惟一足跛耳章醫奇驗多類此
然終以未得一領青衿為歎至今白首尚好與人談
學子業娼媼不休

李太青

余友周介生其人倫鑒聲氣滿天壤李太青與之同
邑而落落潛脩今介生無從物色陳大士深服其異
然聞其庚午闈牘本房評曰大刀湖苑有許子遜風
味則其元品早已有暗中摸索者矣頃司成目之曰
守身如玉礪志如石未嘗入山而有山情未嘗學琴
而有琴理至其文章力斷眾流獨追先進嶺雲自怡
明月共賞一時以為知言

屋宇騰躍

臨穎一太學為人不祥肆橫鄉曲新明府光先廉得
其情送直指使者懲治官事始畢忽其宅內一大聲
響震屋宇用物盡皆騰躍去一無所留次日復從空
墜下凡鐵釜之類都成粉碎至瓦在等物反毫無所
損斬為乙丑進士山西汾陽人

冷賞卷二

八

觀雲書屋

捐金二千賑貧

梅惠連沉毅穎言若不出口及其決大疑任大事則如萬夫之勇疎財樂施救災恤患如恐不及嘗曰赤貧之人當議生財千金之家止當議清萬金之家其財則當議散己已歲荒捐金二千以賑貧乏躬行布散無或冒濫惠連名之煩西陵人

了十

南直隸通州有了十上人能詩有戒行臨寂將生平詩稿封付其徒曰好為我守藏待庚申之歲新州守至當持上之至期周民部長應以已未新進士來刺通州其徒憶師言將所封卷上之周愕然良久開視其詩與己平日所作一字不異周亦字了十蜀人上人蓋其前身也

劉劊包包

苗土音有云劊劊包包者任而不戰也

十六人肩輿

襄陽一諸生身大十數圍屢試不赴止一補考適應天領督學臨郡怒致之生以十六人肩輿而來時正

冷賞卷二

九

視書書日屋

暑令家僮八人掖上黃鶴樓納涼倏稱監司至八人趨避生不能起惟以兩手叉地叩頭請罪監司異而詰焉既得其故乃曰即為汝言於是請督學笑述之次早令見仍以八人掖之不能拜起惟側立一拱傾亦奇其狀給冠帶榮身焉生十六七時舉一子後即屏室家並目不見尺者十六年此其自向監司所述云

冷賞卷之三

信州鄭仲裝曾師撰

吳文定

吳文定在官每朝退執一卷吟嘔過良辰佳節治具召客分韻賦詩為樂若不知有官者其力學嗜古老而靡倦吳中人至今能道之風流蘊藉固未易多得也

共姜再見

馬瑜者余友馬君常太史子也生而穎慧絕人於孝

冷賞卷三

視書書日屋

友尤篤摯年僅十八以攻苦成疾而天所聘鄭氏女天性節烈聞計即痛哭來視殮絕而復甦者數次遂矢志從亡力砥柏舟之操聞者嘖嘖謂共姜再見焉往者余得君常都中書云馬頭馨折忽忽遂及三年家有二親齒皆逾七疾南陔白華兩詩幾為中夜懸寐政覺不如諸生時一往孤情尚堪贊吾兄耳觀此可以見君常終身之慕扶輿仗鍾孝義萃合直足流馨于載也

鐵驗

余鄰近三坊有朝宗祠特祀唐刺史劉將軍神為宋朝勅封殊彰靈應求籤者尤極奇驗鄉溪桂文學家被人盜馬已獲贖而賊反以誣陷平民告文學與其弟來祈籤得下下云濟惡不悛徒自及弄乖逞險竟何如其弟疑為不吉文學喜曰據神意訟官大得理問其故曰濟惡不悛者前訴詞中語也弄乖逞險者伊作賊獲贖而反以誣陷平民告也徒自及者伊嘗問徒刺配也臨斷果一一如響又有兄弟二人同開酒肆生理願好其兄忽欲辦事公門往求籤得詩曰

冷賞卷三

二

視書書日屋

惟儉與勤最是穩登枝焉可捐其本其人悟意遂與弟鬪肆如初益已名克勤弟名克儉故也又有女子問其夫功名事得籤句云丈夫事業原英偉又余族偶有忿爭者且訟矣余力為解紛往祈籤得詩曰親族諸和鄰里歡總無非意得相干更添一段逍遙處不謂公庭不識官竟和解又一人本無意求籤偶從廟前過入問經營事連發來意不專籤二次其人不悟將此籤另置祈請不已乃發一籤云今日何須再四禱神前那許弄機關其人因恐懼拜伏又有人病自問求醫效否得籤曰屯臨困蹇比明夷既濟家人漸解願無妄益謙師坤履復觀大有有謙豐隨明夷目受傷也復觀明便復也果服藥數帖而愈其籤詩之靈驗殊未易枚舉始舉余所稔悉者如此

飛來峰

湖上勝眺當以飛來峰為第一靈隱藉以點綴余有遊飛來寺詩曰一峯何自忽飛來突兀幽奇幻眺哉習習涼生無暑氣陰秀鬱沙塵埃堪遊九品真人駐似有五丁力士開想久頓教煩果盡恍惚身在小

冷賞卷三

三

視書書日屋

蓬萊

名滿長安

余友董求母高才績學清凝孤向惡古來譏邪之橫集誇鏡一編又以工為讓者母善媚作語數君年十六時隨其尊公入都名滿長安

星談

章大力知象緯夜宿旅邸中偕同輩露談忽舉自覘星訝曰某星談甚分野為臨汝吾郡其當罹火災乎越兩日城中果失火民居燼者幾半章名世純臨川

人

兩列婦

詔安有兩列婦曰張氏湯氏張適孫价湯適孫价信為親兄弟年少而篤於伉儷忽相繼同病而卒二婦一慟幾絕累欲以死殉其家守之不可得自是每佩明鏡於胸前夫存日所常攜書以管如理相隨不離晷刻借處夕則借寐至除服之日因相謂曰往之生者以莫有為夫服也今服闋矣未亡人不亡安歸乎遂闔戶同縊死時方烈日忽然陰翳無光益其

冷賞卷三

觀定書屋

烈上感於天云

鬼泣非無因

癸酉閏閏寧波李司李清以分較詩一房聘至忽於八月二十一夜半聞戶外鬼泣聲若怨抑悲苦而嗚嗚不能出諸口者次日搜遺卷得朱大級文深賞之乃閱表聯內有鬼泣非無因一語不覺驚喜絕倒亟薦之得雋第四名甲戌遂聯捷

留心國計

官軍征黔由時兩臺以連珠營運不至今陸兵雲夢龍通行連珠自鎮遠抵省為營四十有二每運十里計費五十文營卒多不逾百少則數十人而食三百人之糈日不百有米狼藉盜匿莫問天雨下溼蒸爛如腐貯鎮遠城者不倉不囤戶積之委地若沙泥積者與受積者莫能舉其數公減去六營搜戶積之米四萬三千有奇以給月餉陸丞督督率而墨與胥及營卒朋比作奸目與陸抵清平五營計運米一萬二千有奇運費亦一萬二千餘金米至雪溪洞復積腐不行公立烈日甚雨中晝夜轉輸通米以肩計者

冷賞卷三

觀定書屋

三萬有奇追運費之乾沒者千五百金陸公之留心國計如此

石人祠

北鄉石人祠中奉胡正祐王東西祀劉李將軍二公俱唐信州刺史先後以禱雨至祠遂立化祠中後同助王師勦賊受宋勅封舊志事辭龐雜不雅馴且謂劉公星使非守土臣者誤致章蘇州集有贈信州刺史劉某詩云龍至乃不驚罪謫非無由莫將遷客程不為勝景畧又鸞湖志稱公典信州時曾請大義禪師建通津橋審此則劉公之為信守而非星使整有據矣聞之北鄉人云每遇旱祈禱三神若隱現空中共得而瞻瞻焉

李子素崖石銘

崑山李子素駱文心道氣余特願交之而山川阻滯未獲早遂把臂偶傳其崖石銘錄之以識同慕之私其文曰古人登山問水必有所得則貯之奚囊或收之肺腑大都虛往實歸聞來見去如吾家長吉負錦囊討幽山泉間竟日所得悉投囊中夜則張燭拈

冷賞卷三

六

觀定書屋

練為句今所流傳強半是裝問物要之流連先景雖美弗實遇境所觸率爾各之足矣安得作此故紙生涯傷其道余實未暇歸時簡閱所收有異是者吾儕小人要以自私自身無補益雖美弗取於邦溝得即字一居民家無垣墉乃即田為塲即樹為牆即河為池即坎地為竇為白隨取隨足啞然自笑平居多泥乃爾於聖隣坐得費字客有述孫太史德行每為人題頌輒費紙數十束要於得意乃已因悟古德云學道若惜精神累劫無入處須費却幾千年眠食始得

冷賞卷三

八

觀定書屋

余懶放正足對病於高淳得離字余故有情癡於友尤甚每相聚無幾別去後輒作數日惡一日從渡船上遇高淳兩生談淡與俱臥起兩生亦依依到岸忽自去余亦竟不復念自幸漸脫漸忘異時臘月盡日當自有傷然處於吉祥寺聞鐘得節字今日喜言馳驟不知天地尚有推遷四時尚有代謝方春念冬已秋驚夏謂之謂是位秋成冬權春借謂之謂諸如老妓作倚門粧公餘作舉子業蹀如小兒盜者衣冠書生借籌帷帳兩者皆譏病正坐不知節耳疾則太喧

冷賞卷三

七

觀定書屋

徐則太竭疾徐之間至音出焉吾以調吾心以調吾世於圓照對鐵佛得捨字鬟一遊僧來鑄佛三易火未就已累八十年僧亦老矣一日鑪鐺方沸僧對眾合掌云吾已三度聚金未得就今須縱身入鑪以償吾志忽翻然如羽下須臾起而相特莊嚴此僧為菩薩顯化身無疑由是論之天下事固未有不以懸敗以捨成者於友人談次得看字一友語我人亦能言若者是若者非且道已出山時經濟何在閉暑看得清世裏做得穩暗裏看得熟亮裏走得快今日看向那一路去言下憬然如披雲霧今思淮陰壇上武侯隆中景畧捫虱長源嗽梨何嘗一語違其生平一事乖其掌握若以成敗論人即後漢持秦亦自不承而直云不討賊王業亦亡竟謂江南雖小正朔猶在不啻揭日月於千年幽室之中而沃冰雪於九夏騰炎之會惟清耳惟熟耳人生既與世接出處亦非細故因友人言隱隱動余執腸亦默默發余深媿遂并前五字次而為文余遊囊則盡此矣偶念前入南都於途次得一且字三年以來每意境不合便拈作一

案儘亦度日今負艾一月驟得此六字山川有靈惠我不淺恐其久而漸忘因撰括為一銘比之韋茲繩其紕繆銘曰即無累費有獲離不流節不逆捨故生看故明惟其明是以不廣於成

墜謎

邑有徐氏婦方夜浴罷見一物如火毬狀從空墜落下迫視之劃然一聲毬忽自碎其臭達室婦因怖成疾毋夜見童子三四人執冠服繞臥牀而走侍婢亦時窺見之未幾婦死

永寧種疹

吉州永寧人種疹初不服藥當其種時則羣聚於土神廟日向神祈請其疹自愈或症重者取香灰調服之亦漸次就安

不遠遊

余友徐楚白如珩孺慕有至性讀書靈隱寶石間以母夫人春秋高適下帷雲居繼又移發曉齋曉齋去家不數武問膳問寢至樂融融嘗有同志邀遊洛陽辭不赴復遲之往姑蘇徐曰姑蘇雖一衣帶水以視

冷賞卷三

九

觀雲書屋

慈幃猶萬里也奈齧指心動何竟不一遊遂

花樹

石人祠前有古樟大數十圍相傳三國時遺植名曰存樹

冷賞卷之四

信州鄭仲愛曾師撰

萬年塘

浙西有萬年塘為黃少卿清所築萬歷乙亥閩黎濟衝決奔馳捍海塘圯數百里河海汎流民廬皆溺士著海濱郡邑士民惕息莫措少卿時為台州別駕謝中丞鵬舉察其才而廉有心計乃自召之至合衆議費衆以五十餘萬言公裁為二十萬衆有言五十萬尚難集事者公曰二十萬尚為貪者設若其自為十萬足矣謝遂薦為公卓與禮嘉興郡司馬職專理塘事公總塘工盡其能無避短長言調匠於浙東諸郡採石於武康梅溪鑿空而力皆募海上被災饑民使取雇直以贖妻孥為救荒之意凡榘木鐵炭麻竹灰等物悉市之民間工既受事俾作治如式用石長廣厚尺寸有度塘基下密傍皆二丈之本深入平之然後以石層砌其上縱橫有數其式準樣塘而工緻過之鍼不可入塘外植擋浪木如維質以砂礮護塘始運石募客舟舟不能過三巨石乃官造舟舟堅且安一舟所勝再倍石運易集公以塘內宜更為上塘疏為內河備決潰壅溢之患乃復行視自金家路至高堰得古白洋河舊跡皆已湮塞而內塘亦夷自草堰歷大小天闕至山間塞舊無塘河乃導舊河即起其土培舊塘開新河即以其土築新塘河可行舟運石並便已復更濬濶計長久石塘既成得土瘠表裏相輔愈為堅完即有巨潮越塘河足受之可分殺其勢不至壅激為害來岸遍植桃柳俟其成林根株盤錯為固河上蓋也真茅曰壤名曰草場今可引溉

冷賞卷四

觀雲書屋

今賞卷四 二 觀雲書屋

以為田人請其成有五利塘凡二千七百有奇若長城隱隱障於洪濤巨浸聞其功為吳會永賴海邦赤子皆出之鯨鯢而置之衽席矣方始議時人皆言塘壞已極欲施功於不測之淵雖十年二十年未必成即費百萬不能卒事公雖斥之人尙未之服竟以十萬匪成成功不爽初議人始服其神算焉

巨竹

羅浮山中有巨竹其大十圍每節長一丈又有桂可以釀酒色味甚佳

心悸還里

郡博士朱公露字公湛文心淵博孝友性成方在諸生時以制舉藝受知羅明府偶鄉間貧家子無方娶妻願得原聘金為餽游計有富家子其思欲得之慮富事不從持十六金來請贖決其事且貧家子利於倍償其聘亦以為言因許之母李孺人聞而責曰此大損陰德亟謝却之色甚毅公隨出其金還之赴館去孺人寄使人偵貧家子完娶需費幾何乃解簪珥簡衣服質與以予之一日其夫婦踵門謝始知其故

冷賞卷四

三

觀雲書屋

公大踈踏不敢見孺人者彌月人謂即古賢母中不多見云公嘗遊金沙秦淮間久逾半載忽然心悸急駕輕船還里至則孺人疾且革也次早命扶掖行園中坐李樹下忽曰聞老子指李樹而生我今乃望李樹而死孺人系李姓忽發此語酸楚異常果以是夕終

師生誼

雲間楊太史汝成癸酉典豫章試榜放諸門生執羔雉來謁一無所受但語之曰余曩出省公陳師之門

賴其提訓以至於茲諸君計偕日孟迂途一見勝饋遺我多耳夫肩公博物比之張茂先楊用脩真堪門時固屬一時人豪然自流俗觀之猶然一布衣耳太史不視爲雲泥分隔而稱師不蓋又能率其門人以翹翹之自師生之誼直當於古人中求之余謂太史有三善焉擇而後師因必可宗一也念厥淵源能篤不忘二也懿好效鍾不以一日誇彼千秋三也一舉而三善備其度越流俗不啻多矣是科得人如余友朱夢得統鈺古心道韻程俊民兆科英瑰不凡皆

青錢之選云

聲歌

宜黃譚司馬綸確心經濟兼好聲歌凡梨園度曲皆親爲教演務窮其妙舊腔一變爲新調至今宜黃子弟咸尸祝譚公惟謹香火云

科場石畫

李司李嗣京蒞南昌時條列科場事宜十餘則一確中利弊多士稱快時謂棘場之石畫科試之芳規李公經國大業於此具見一斑

天寶藏書目

西山天寶洞道書爲十三洞天朱鬱儀嘗曰吾書成其藏諸此乎故後人目其所撰著曰天寶藏書公著書凡一百十二種曰周易象通周易經言周易占林詩故五經稽復毛詩草木蟲魚疏集解駢雅宏雅演爾雅遠古記甲歷歷代紀年考怪史廣國語兩漢遼事南齊記高典三朝甲歷世紀今論明典故藩大記藩獻記皇明序史歷代名臣言行錄默記皇圖隨記江右名勝記江右小史武策南昌舊記較注豫章

冷賞卷四 五 硯雲書屋

古今記廬山記羈縻合志異域圖說方國殊語歷原歷記歷纂合朔算例古今通歷今歷矩度字原表微說文質疑六書貫玉六書緒論六書本原古文奇字輯解三古文釋七音通軌古音攷楚詞古音樂語名隱子新說元象記玉燭記物緯閩海異物志海語小西記古今異林鉛鋸志曠記元覽古今名言國朝善語要言莊子約淮南子要解五苑南北史贈法苑珠林抄金海水經注箋水經注鈔注庚開府哀江南賦較正文心雕龍金石文選廣廣文選六朝殊選祇國語明文繁錄古學府拾遺六朝詩類譬詩韻來詩選元詩選明藻詩菁英藻藻麟角集初雅初園廷稿枳園文集豫章社稿太之全直選擇捷要陰陽通宅兆元經奇門摘要內經要畧內經小傳醫論岐黃鈞元肘後鴻寶秘方罕言編通計百有六種已刊布者十五種未就粹九十一種外有六種天寶藏書目佚其名

象斬

黔國公有象斬之法家畜三象凡犯罪當死者令觸殺之三象每惟命所使一日有犯罪者爲象所執識三象在房互相推諉不出促至再四一象始出含淚不忍前觸沐公乃列此人罪狀備極險惡向象朗誦一過象始大怒將鼻捲其人拋至半空而下墮斃

木樨頭

臨川崇仁界有一巨族聞流寇至集衆議曰與先竄而以貨蓄齋盜糧蓋取而飽我衆圖自固之策於是歎血立盟壯氣特倍造木樨數百以禦探賊且至是夜約衆潛往隘道埋伏賊至鳴金爲號銳石齊發擄

冷賞卷四 六 硯雲書屋

死無算賊倉皇奔入林中隨舉火焚林賊遽畔而走驚相謂曰官兵何足畏也如此木樨頭令我膽沮自後賊不敢蹂躪其地一鄉以寧

天下第一清官

鳳繼祖亂滇南呂中丞光洵征之屢年無效時黃少卿清泰亦州衙移檄召之黃即挺然往相視匝月策萬全乃命工造棺及素盞甲上書籍貫姓名次日令以棺自隨與衆誓曰吾今不滅賊寧死陣中汝輩可收吾骸骨置之棺也乃揮軍出軍感奮生擒首賊

鳳繼祖等二百餘人斬獲渠魁百二十七人滇南平呂公奇之薦之朝時方以資格牽制諫少司馬綸更爲特奏破格擢用於是躡級陞敘州府別駕公時尙在建昌土官鳳氏一夜爲仇家所殺屬公案其事仇家懼以龍馬石商紉硯珍珠衣等寶獻公解罪公悉碎而焚之卒寘之法乃逼求鳳氏應襲者中有以米麩八斛藏萬金爲覬謀襲爵公曰此名器也豈可假拒不與通譚公益高其守檄叙守題石府門曰天下

第一清官自是廉名益著敘地本諸蠻處每橫戈出掠民大作苦即分閭者亦退縮莫敢誰何公率土兵征九絲蠻躍馬先登兵士亦實勇無不一以當百所獲獲甚衆九絲平諸蠻聞之咸誓服莫敢動所若有狂蠻見警聲數萬言今川中控馭諸蠻大要皆其經畧也又謂國初設屯原以養軍而武弁自有常祿乃海內屯糧每乾沒於豪右以故兵饑民疲欲槩復之爲軍資而以所派民間糧爲客兵助饑幾軍民兩蒙其利於是先復敘州一衛爲例請於當事復敘軍屯糧近萬迄今敘術無榜腹脫巾之警民間亦無

冷賞卷四 八 硯雲書屋

轉運糧餉之艱惜乎敘效而公以內艱歸他州不蒙其餘潤也

白龜

玉峯和尚者住錫鷲湖菴嘗蓄一白龜鉢孟內如是者數年忽夜見夢曰明晨吾當去幸勿放鐘伐鼓鉢內有水以報君王奉寤而早起戒徒靜息鐘鼓有頃風雨大作視鉢孟內不見白龜果有水少許取以灌目神光頓倍從此遂精堪輿術為人卜葬咸吉聲馳遠近墨莊毛孟彰請葬地囑曰須掘溪丈許見石板方止下有雙兔幸勿取問何時葬吉曰鯉魚綠樹其家不解所謂但如言掘地果獲雙兔方持火炬以待葬有捕魚者偶獲一鯉望見山上火光因來就觀以鯉魚樹樹上衆始悟前識即下葬後其家隆隆日盛今且人文蔚起矣

大士粉

吾郡自去歲水災後收成僅半今歲丙子夏間米價騰貴斗米至二百文橫民乘機撻奪富者不免餓乏弋陽石窩村小菴有僧數人缺食者兩日矣夜忽夢大士告曰前山掘之下有石粉取水澆去其滓可充饑也次早僧如言往掘果得石粉用水浸之下一半為碎石堅硬不可舂上一半似蘇粉樣取研細作餅蒸熟甘美異常鄉人聞而競採之或有以煎油裹者即苦甚不堪入口乃仍作素餅依然甘美一鄉藉以不饑

數椽不改

劉太史理順恬淡介特所居僅此風雨未大行統經過其間嘆曰陶元每三歲而有以三十年孝廉而數椽不改

椽之屋不改幾同顏氏之陋巷如此品者真不可多得也太史為河南杞縣人以萬歷丙午鄉薦至崇禎甲戌始及第焉

夏菊

丙子五月間余里中人家有菊花盛開者又有木芙蓉花開者誰謂大不能冬蓮夏菊也然關尹氏亦君子道其常耳

葩經藝

葩經藝之富無過陸羽明其行稿至五百餘篇而篇有精理能於詩人之旨多所發明故富推為洪永來葩經第一公名化常熟人也

禪正平當日

禪正平負才凌物卒以殺身千古惜之今攷衡當日所獲罵特曹驍黃祖之流耳使與元德孔明諸公相遇必不作爾態也且曹驍之惡人共含憤而不敢仰視衡能靚面挫辱視之不啻一鼠然不可謂非豪舉矣今之使氣者有是乎

冷賞卷之五

信州鄭仲英曾師撰

見將星焚燹

程繼撫字德安郡之永豐人已卯武薦以奇策干戚繼允佐守薊州有功授天津衛總不就復以辛卯薦就兵部試上大司馬石公書灑灑數千言石大奇之以屬劉將軍延慶下從征關口屢立奇功凱還會劉公投劾去功遂不敘沉淪數年因廣西徭賊亂傳長備奉命專討知繼撫才招致軍中攻賊數月負固不下繼撫夜視天象見將星燦燦照第三營知有奇人即訪之得火頭軍陳慶年尚幼背肉起如龍鱗因問以入險之計慶平時常以貨往市於賊孰其徑路聞言即慨然願復以貨往賊不疑也久之偕數十人各載貨入詎為同輩乃舉火內應賊分卒無備破之功報兵部當事者冀其為穴有重寶憾不之獻乃誣以殺傷無辜免究併良僑亦奪爵而歸賊遂擄慶為主慶勸以禍福歸命乃封慶侯爵至今存焉

蜀水

蜀中山水稱天下奇絕而川道殊險渡舟下流日可行數百里如逆水而上最為艱苦挽索夫或在嶺頭或在轉折處相距凡里許風聞不相及舟子招呼用一人司金一人司鼓如當急則擊鼓以作先欲緩則鳴金以止步履險如夷一無所誤

孫使君

孫使君從龍為政公平持大體而與人坦直宏恕絕無町畦城府鉛山令張某以年少妙手新來蒞任高視闊步於上官不無簡傲態顧其操守介與士民特

宜後當入觀張志平時多開罪使君觀冊中注已下
考無疑也臨啟行同請於使君欲求一觀使君隨出
其冊示之則於七邑推第一注考上上張始服公雅
量不覺俯伏下拜自是每來詢必循禮惟謹

賞脩不事炫耀

余友徐稚調名善箕為人溫厚樂於好賞脩不事炫
鬻亦淡甘約不為苟得自丁卯鄉舉以迄今十載於
祖遺田產毫無所增歲入不給每貸錢以資用次子
當聘至鬻產以成禮初中時監司謝公知其貧送一
犯來令其關說可得百金稚調詰得其情理虧甚却
謝之監司曰君何介而義若此蓋欽重其品為葬親
求善地嘗以四十金質戴姓山此金半保質於親友
者既成交矣知為古塚戴給以年深歲久此中當無
所有乃陰使土工伐塚欲以改葬稚調知其情亟往
止之戴族亦貧眾致請曰吾輩因貧讓山原金隨分
散用訖矣那得償君且今遷去別葬亦以便祭掃耳
必無嫌稚調曰伊先人魂魄依此者久一旦暴而遷
之渠不安我更不安今第仍舊塚原塚吾當不索脩

冷賞卷五

三

觀書書屋

耳戴歸衆商議曰設我更脩塚彼復問原金奈何因
猶豫不脩稚調知之復捐資募工為脩築如初竟不
索原價至今山仍歸戴姓祭掃如舊又其家蓄一鹿
馴擾肥澤極為可愛適一日稚調偕余會文比鄰有
徽商家畜猛犬忽見鹿馳入齧去腿肉鹿幾斃稚調
家嗔怪之徽商願償以半價比稚調歸其人持四金
來再三祈免稚調曰若是人故傷吾鹿價宜償大則
何知之有如鹿死當遺若脯今鹿或幸無恙耳笑而
却之稚調仗義疎財凡親族之貧無立錫者咸解衣

冷賞卷五

推食以給之以故其家食指衆多乙亥秋西陽雁祝
融之慘沿燒數百舍稚調所居三面皆鄰火竟獲然
獨存人謂天之報其善云

命事未封

宋愈憲文木少讀書郊外一日晨起天霽微雲見一
狸自地登床復自床擲地逐之不去宋訝之狸忽化
人前跪曰某命在日午惟公能救之宋笑曰余書生
何能救汝狸曰但藏某書箱中大書愈事未封則某
脫矣因如其言少頃雲雲燦電過午雨收開箱視之
亡去矣夜見夢曰某蒙庇脫難願執役以報後每試
有青衣為執文具磨墨題或先知惟入棘闈不見誣
之則曰彼中鬼神大非有命不敢入也然相公中癸
卯亥後果第仕至愈憲

巴河鎮女子

浣川巴河鎮一女子暮來親家道逢扛木者女云何
不捐作白衣大士像其人怒歸語其妻共詈為狂言
已夫婦俱腹痛不止夜同夢見女子曰必作像方免
難明早其人遂如言命工刻像不成忽女來一斧而
就宛然女貌也女歸不言不食七日而卒至今祀之
神每月一歸置其親守祀者視其履上濕泥為驗其
母常為浣濯其衣云

雨黍

壬申間流寇禍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極被蹂躪
一時真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是冬十月十一日忽天
雨黑黍殼堅類蕎麥狀舂之得小米色白以煮飯油
膩殊可口且食之數日不饑多拾者至石許或斗許
少亦升許惟三縣之鄉多有之貧民少賴以資生天

冷賞卷五

五

觀書書屋

雨黍之地適當被寇之區語云天心仁愛良然

一兔橫秋

錢相國士升未遇時曾夢手持兔經一山下視其巖
有一佳人在樸中乃將所持兔投上佳人云一兔橫
秋驚破天孫織錦後登鄉書其房師乃孫織錦也又
夢有持桂花杏花紫微花相贈者果登狀頭及大拜
皆一一驗焉

金卜公

蕪水金卜公與顯姓對鄰顯姓家一侍妓見卜公而
悅之有紅綃之願不得通餌其鬪者金御下巖閣不
敢達也久之事洩金大怒曰蠢僕違教宜死友力解
之乃杖百而遣焉卜公絕口不言其事顯姓德之

三反

項仲展有三反其人則甚靜其文則甚動反一其書
滿家其言事如不出口反二竟以待衆人嚴以自律
反三仲展名聲國與余友馬君常俱為方書田大史
所錄士本房所雋亦多名流

吟風弄月

冷賞卷五

六

觀書書屋

黃岡陶廉憲家貧嗜酒為諸生時偕任生讀書城隍
廟陶赴友席夜半任猶呶唔不輟聽外忽有聲曰任
某汝苦讀不過一道士耳試看陶廉使吟風弄月來
也後陶成進士官至廣西觀察使任次年以事被黜
去而為巫役鬼頗驗

鬼索觀文

黃之鄉有熊生名洪者讀書館中忽有鬼自牖間索
觀其文洪怖不與次畫文從案上飛出離地數尺若
有人攜之行者少頃圍野掛抹飛復案上墨汁尚淋

瀉也批語俱中文理次日即如題作二文至文亦明順如此者久之一日見文紙飛出隨即逐之至一牆穴得瓦硯麥鬚筆墨一塊其筆濡黑向溼又一日方巾藍袍畫出相見洪逐之至桃樹下不見掘之入土一尺得磚一塊上有朱書大約云甲戌乙亥兵戈滿地父母妻子離散之意

風變

汾陽縣一日午後有暴風殊常揚土拔木初時天變黃色俄而變黑色對面不見人久之又變紅色漸

今賞卷五

七

觀雲書屋

依舊還明尚有餘暉未落事在天啟癸亥三月

五色貓

近鄰有王國賓屋規制宏敞王彈心拮据所成後沒始數載其子不自將屋鬻於楊太學楊來居遂多怪異往往家雞無故不見忽自熱甌中飛出又每日將眼則有貓四五十排列花砌間五色咸備楊以為不祥乃更甯之他姓十餘載問屋凡更幾主今楚中樊亢宗憲副以僑寓其屋居之其妖永絕

損財勿云不幸

易明幾鄉居世高一曰盜入其室攫金帛以去明幾有子大泰公時方五六歲盜見即羅拜謂明幾曰汝家必積德既富如此乃有佳兒必大汝門我為汝家損財益智勿云不幸也後其子果登科甲官至大泰盜蓋善相人者云

歸不應選

周若臨既成進士歸不應選道逢林下家在鄉去縣治百里足跡或歲不一至田夫歲時伏臘之會亦樂與共飲溫溫穆穆有不知其為軒冕者周名振麻城

今賞卷五

八

觀雲書屋

人

五人墓

姑蘇五人墓不詳名姓聞其首事者為一鐵匠富魏閣肆毒心良縱騎至吳人情洶洶五人尤極不平遂慷慨直前蹈萬死不顧一生乃殺身取義民無得稱豈真政全姊恐相累及之故與恨無快烈如毋姊其儔俾五人之終淹沒耳文文起太史題其石曰五人墓噫為五人者亦可以死矣

果滿百壹數

樊伯括家一老僕性醜酒年六十忽死而甦語人曰閻君謂我尚有百壹燒酒未盡且放回自此好飲燒酒每飲輒向鄰探問若有呼應偈語者人亦畏不與言月餘竟死問其子適滿百壹之數

霍山飛釜

霍山縣治忽一日大風過一鐵釜從空飛下不敵不損釜中有白飯一甌其氣尚溫事在癸酉五月

道三

俞君翰墨華永豐縣人少時曾夢入語曰道三得道

冷賞卷五

九

觀雲書屋

四亦得寤而不解所以及天啟辛酉鄉試首題為君子道者三三年登秋榜越十有四載為崇禎甲戌會題其行已也恭上文有君子之道四焉遂捷春官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又弋陽汪進士希甲北上時於夢中問渡一舟子曰汝為廣信耶廣信當有二人載我舟是科吾欲得雋果二人一為汪一為君翰俱出孫太史從度之門

吾在何敢爾

余正希精騎射尤豪爽負奇在山東道上遙望响馬

盜劫一孤客輜重亟呼曰疾去去吾在何敢爾其人前追數里許依稀見盜影亟呼如前且搭弓示將放箭意盜惶遽舍所劫物遁去正希乃勒馬遲後客至將行李付還一一不失

賞松會

楚中劉茂才嘗述渠遊某地一友拉飲東曰賞松會劉私念松何言賞至則園植一松樹高可四五尺置酒其間主人問客肯鄉曾有此奇卉否劉笑曰敝地

冷賞卷五

十

觀雲書屋

乃日以為新主人疑其誕已且藐視園中名植色殊不喜一客解曰劉君甚言其地之多產理或不誣非藐君佳植也主人始信定又鄭大卿在京都一客出寶玩相示且云得自重價售來裹以繡袱閉視則一方水晶也大卿都不一顧徐語以吾鄉廣有價可敬百文耳客終不謂其然二事殊相類俱堪捧腹宋人藏石又何怪乎

信州鄭仲葵曾師撰

何明府

吾省於西之後南昌何明府謙以麟經分閱書四房所錄文皆清超澹遠不染塵氣一時他房士咸以不得當品為恨明府兩試繁劇而正已率物剗割風生由其雷心民隱故能問疾苦為興除而民享其福也觀其初任新昌謁神之文曰維神與令相掖而成今有令政神所式憑今令至矣敬與神盟時和年豐

公賞卷六

視雲書屋

物無天札民無疾厲神之靈也聚欲去惡庭無虎噬里無鯨吞今有志焉蓋當此催科萬急之時而思存撫字一分之意是惟百廢俱張庶免一籌莫展吏道良難我心獨苦神其有知尚其憐之至於清白素秉碧水旌心下吏固有本來明神豈無預察探三尺以相臨矢片詞而作憲何公字非鳴崑山人文學政事兩擅其美洵人倫之冰鏡循吏之羽儀也

三茶和尚

三茶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以嗜茶得名萬歷間流寓鉛山之旁羅羅人皆不知親敬和尚惟李文學某與和尚最善和尚每經月不食然一食斗米可立盡一日跌坐野田中同雲布合大雪紛飛漸堆積和尚至頂畧不見其微動雪深數尺三日始齊人咸謂和尚凍死尸且僵矣好事者跡之撥雪有氣如蒸和尚從深雪中出顏色更鮮聚始歎且異之越數日李方與客圍爐和尚至笑謂曰君亦能從我方外遊乎李未之應和尚曰若然請以此蘊假我李點首和尚隨以兩手撥火於地舉熱爐自加首頂之而去不知所

本賞卷六

二

視雲書屋

冷賞卷六

之

衢州一日兩異

張使君所望泣衢州時民間一日報兩異事有人家宰雞喉間有李林甫三字又一人剖臍腹內有金甲神始能微動後堅如石蓋龍寶也

木相公

杭州有富室孀居者止一子十八齡既婚而卒母妻思念無可解刻木像之習日宛然手足俱動妻仍與共飲食柳沐衣冠皆如生事之家人呼以木相公聞佛日金臺法師修榜嚴戲母妻請為求懺度既畢歸其像遂能言手提筆作字云再為我修懺事七七我當復歸矣母妻欣然擁其像重詣佛日告師再求度焉師對像開示云若本木質安可復肉再生吾今為爾再修懺事七日俾托生人道無落那魔墮爾正念也爾是不復作聲

吹螺致魚

余自錢塘發舟過富陽二十里孤舟夜泊更深忽有小舟吹螺而來搖颺水而去舉舟疑為暴客咸驚起余私念月澄如鏡且同舟人甚眾暴客何能為乃安寢達曙次日眾問舟子夜來船吹螺者何意答云是魚舟魚喜螺聲聞聲躍出受捕吹螺特以致魚耳衆始釋然錄此以識桐江人捕魚之法且俾後來泊舟者聞螺可無過恐也

李小有五奇

李小有情尚孤往心古腸俠雲天在懷時人莫能測其意思之所托余謂小有有五奇奇才情奇學奇交與奇遊覽奇小有一字根大初名長科今改名盤

句客人

高井

戈陽鐵井欄水泉自南方出者味與同井內三方所出水較別汲者須將汲桶向離位承之不令三方水雜入可治百病此井一名高井

大施主到

鎮江小九華山地藏菩薩殊彰靈應求嗣者聯集山下一夕菩薩遺夢任持曰明日有大施主到矣爾意必為家也翼日止有夫婦二人有數斗粟至詰其從來二人曰吾夫婦貧農每刈稻拾田中遺穗而脫之數斗粟已有年矣眾僧始悟前夢

前言戲之耳

張憲卿斌未第時夢神告曰汝戊午第一人也張喜甚至次年臨場又夢前神告曰前言戲之耳張不憚謂神實顛倒我前夢宮不然及就試題為子之武城竟有前言戲之句張始悟夢之奇及榜放名與前列

佛名經

有人於下第後取題名錄日供養度拜人間何意答曰此千佛名經那得不會禮

賊為感動

曾三俊贛州人母孫氏隨父之任南靖賊至不屈投火中以殉三俊從列談中入救之不及得其遺骸以出乃不勝悲悼賊為感動更相率殮屍始去

也通

也通在中二上人俱以鶯湖法嗣精研佛旨禪餘時一吟咏各備天然巧妙偶記也通題羅漢石曰何來飛錫此危顛跌坐忘機不記年花雨六時頻欲下袈

本賞卷六

五

視雲書屋

姿猶帶石爐烟在中和鄭相國來韻曰香膏高峯路
幾重一枝猶壹佛相容書傳萬里來飛雁帶解千秋
鎮毒龍已見乾坤勢隻手偏能山寺問孤蹤林泉法
侶披雲翰斗下時瞻紫氣漫也過名成導一字落空
遺稿曰也通詩句在中名成遠有花雨軒草

鬼張三

崑山縣庠有門役張三貌酷似人間所寫鬼使狀人
因呼為鬼張三庠有文學某某糾立社會素相昵好
一日社中有別約約一友不至因戲謂鬼張三
召之而謬作一牌云是鄭都使者鬼張三至聞而甚
喜第問無官印奈何諸文學笑曰此甚易耳乃取腐
塊刻一印亦在形似間張三懷之與酒一甌飲立盡
輒謝曰某實非人曩奉陰府命特拘庠中某而中路
失脚懼譴訶不敢歸聊托身俟便不謂今日承諸君
惠我至此敢不下拜言已忽不見諸文學相顧大驚
少間則所戲召友竟卒問其家若中惡者然戲固可
以為真耶安知真亦不復為戲耶

十騎馳赴

冷賞卷六

六

觀書屋

官軍征苗時聞賊迫皆欲避去陸兵靈夢龍遠策馬
以前登蔣義寨小山見前軍遇賊盡怖其監軍口吐
不能言大帥副總以下色若死灰陸大言不急下山
擊賊者賊驟而上立盡矣乃麾部討王偉主簿吳家
相等八人共擊賊皆隨勉行賊望山上十騎馳赴之
即歛入右且將奔而後騎無肯繼者陸借僕二人胥
一人大呼馳而下諸將士見賊奔始前擊賊果東獻
首功或擒以請命大帥及監軍禁不敢吐一語陸皆
於馬首梟之賊乃大潰

對鑑

金陵陳寶鑑相術奇異庚午春初過訪白比部自粉
筆氣第一白笑曰信然若安所得雙眸則曰姑試之
先是白嘗撫鏡自惟左顧類開墨氣未盡散是日陳
取手搓髮極熱勻而久之訝曰部位都佳獨左顧類
墨氣未去耳白方心駭陳復曰不日且轉轉仍是南
部其在三月間乎白笑謂主政無幾時又實其後安
得遷倘如若言是刑是兵輒應聲云當是戶部郎中
在坐數人咸目笑之比至三月果轉遷不爽

冷賞卷六

觀書屋

採黃連

黃連出四川義眉縣其產連之地有小蛇尺許盤旋
其中此蛇亦善傷人然性喜竹筒欲採連者先以竹
筒若干暗置其處伺蛇入筒中隨封固之乃得恣採
無患

悟塵上人

悟塵上人法名覺淨福州人住靜吾郡之靈鷲菴者
十閱僧臘日手楞嚴一部名理了了曾赴佛日講席
一鉢之外了無長物為詩多悟境語如坐水邊有要
見水清珠媚處直須雲散月來時山居有收來香黍
堪憑鶴為就黃庭不換鶯鶯熟有休言炎太酷自有
冷來時具見了徹癸酉冬示疾跌坐而逝逝之日其
師問及後事云我生非生我化非化要行便行一絲
不掛可謂生死分明者矣上人俗姓陳年十四補庠
生十六讀楞嚴經有悟遂舍家入道云

數奇

荆州曾文學一唯以錄科第一應楚闈試偶本學一
生夾箬搜出直指怒曰荆楚多材乃有此不肖耶便

冷賞卷六

八

觀書屋

急索案首卷看時尙未彌封取曾卷至直指閱之大
為擊節競傳至房師亦加賞與薦之主司司可一覽
大喜曰此穩入鼓但名姓曾識否房考曰為曾一唯
卷主可推首曰既知名姓便屬嫌疑中之恐滋多口
即棄置不復有今此君尙滯諸生中真數奇也

歸長興

歸太僕有光令長興時極加意訟獄所平反者幾數
百人而不避嫌讒尤不善事上官有童別駕者以事
過縣探者三四報歸適臥未起諒已進縣始趨起
迎之童以為慢已日捫捫縣事不得會歸改官去童
遂黃緣攝縣篆輒榜掠無端事以話之不數日夢謂
城隍神怒叱指其前胸明且瘍發於胸而死

隻眼居中

東隅有人家產一物其首儼然猴狀鼻似象隻眼
居中前二足類人手而遍身青紫絕無纖毛市人共
見之時壬申八月九日也

狗寶

邑溪之南有小民家畜一犬每月出輒跳躍長吠如
是者一年犬形日就瘠其家取而烹之腹間有物一
枚色狀俱類雞卵極其堅實咬潤可愛有識者見之
知為狗寶遂以微直售之而去

冷賞卷六

九

觀書屋

信州鄭仲葵青師撰

踏水脉可得生

丁卯南昌萬孝廉曰嚶往都中會試附一富商舟行夜泊楊子江遇暴客地帶肆掠瀾體受創復舉舟之水萬入水中忽能立已而念聞人在溺時能踏水脉可得生理遂穩定脚跟心神不少亂又念聞人溺水者見水底尤明處拚身鑽入謂是出路因不得活乃偏從暗處移步然必穩踏一步始移一步久之忽有

冷賞卷七

觀雲書屋

物迎眸摸之得竹筏其長無竟取以纏腰間仍繫筏潛行筏盡處見一舟遂緣筏從後舵以上聽其內有喧聲熟視其旁則兩舟並大筏維繫蓋前抽時即以兩舟繫筏放之江中此時正分所劫物將盡而此即暴客舟也萬仍緣筏伏水未幾盜欲殺揚帆而去始從他舵上識為已船其僕僮而相避喜出望外萬縱獲其述其故明日遂回舟是年不復往會試

西陵三老

西陵梅長公慷慨好任事能急人之難不避禍福李孟曰與人油油然無町畦崖岸衆寡大小咸敬不敢慢劉三章刻約自處不妄與交令其縣者倘多不職雖登門不一相見時人目為西陵三老

余孝子

詔安余喬烈少為人奴有至性事母以孝聞每侍膳惟謹未嘗敢先其母一日以事當早出適母有他故未暇食烈即忍饑往歲歛食得米供養先密鑿子輩外出恐分母食也母病衣不解帶日食視母為進止減年益壽每稱願已病知母來省雖在沉昏猶

冷賞卷七

二

觀雲書屋

不作呻吟聲母八九十齡時齒落不能啖堅如桃蔗之類烈亦絕不入口鄉有宴會見新異之味並不肯嘗必懷以遺母家食蔬果亦必薦祖考始就食及母以百歲終烈七日不食老而哀慕甚於少孤三年臥於柩側木骨或以背向比葬朝夕巡謁風雨不廢

住上清許家

蕪溪桂文奎為人好善奉三官帝惟虔後因貴溪安仁兩縣居民爭墓地縣尹帶兵勘山相毆奎往看被安仁人捉去肩之一室欲毒毆奎奎是夜夢三人盛服至駭曰汝為桂七九耶何緣到此夢中告以故三人曰吾當救汝可急出遂開門者半奎走出詢三人姓名居止曰吾住上清許家遂寤時東方未曉見其門果半開乃潛地逃歸竟脫其難他日詣上清三官殿叩謝問其廟主乃許姓也

哀吧篇序

余有哀吧篇初欲單行新城友人楊因之為序既而刪去八首更分為述慈德十首哀吧十二首附入贊草以行然因之序佳甚不可廢也故特識於此序曰

冷賞卷七

三

觀雲書屋

夫以三峽哀矜佑客聞而下淚九臯怨鶴雅人因之作歌良以情感凄其頓來酸楚哀生卒見自爾悲傷何況能若寄懷於慈影念南陔發其痛想北海相其幽思不待三復終篇已自寸腸百折者矣吾友鄭曹師氏孝成天性情本風人桑梓是恭兒時便知鞠踴梨栗不好子舍早嗜詩書學後黃熊丙夜聽啼鳥烏文成白鳳乙榜頻歌鹿茸盡知將母日長未恨立身不早三年別去魚鴈亦稀一旦相逢音容何寂袖中鼓鼓忽投哀吧之篇腹裏幽幽更泣匪我之痛又以

身為人後禮殺從先忍痛服期悲淚度日思本雖未越境久屬通家握手助其悲哀展卷瞻其涕淚行行苦淚鱗鱗食而不甘字字啼聲枯魚過而加泣叶成三十思有萬千寫母愛之勞勞細及空中之雨訴慈仁之惻惻思齊地上之天束哲之詩未補雅門之瑟已稀敬綴小言聊章大孝云爾

繼母周

周氏者方文學主麟之繼母也玉麟母早喪周撫育之不啻已出母夜向玉麟讀書更深必躬者獨烹茶以餉之子或倦息則誠之覆如也玉麟負笈遠方周忍口食貧積百蓄以備饋食師友過其家必留飲食竭誠盡禮

大用

柳州大用上人住靜蓮蓬嶺菴中菴傍沿山多竹每當春筍特盛發村中婦女時來採摘僧徒嬉笑雜沓幸以為常上人見之即向竹矢曰春風何須更長此孽株即嗣後筍亦不發

泣請代父

斷有茂才王佑文父子俱為賊所獲將並殺之佑文泣請代父辭氣軒朗賊遂殺之而釋其父時人傷之西洋貢使攜有異犬以米鋪平地令犬翻身其上便成絕奇山水如一幅圖畫然再令犬翻身一過條成人物俄而不見

冠兆

黃州被流寇之禍備極慘毒而其兆不止一二先見甲戌二月廿七日已刻有聲自西北來如雷地為之

冷賞卷七

五

觀雲書屋

動坐立之人搖搖如在舟中房屋皆震黃州城傾數
梁武昌諸處皆然橫亘凡二千餘里又黃之東北百
里曰林家山遊寇者多匿其處乙亥三月十六日將
夕有大風雷如天崩地湧數圍大木拉如枯朽屋瓦
皆飛行人盡騰起逾更次始定又數年前黃州大江
中有黑水一道流至三日乃絕此俱布有之變也聞
黃邑東鄉有山曰馬坡賊至鄉民團聚其上投石拒
之賊不能攻乃逼搜山之前後得男女近百人引至
大塘盡殺而投之水一男了自知不免于拉一賊偕
投水中俱溺死後鄉人涸水灑屍見男子與賊尙紐
結不解此人亦豪矣哉

乘真人道術

會稽陶家有人娶妻花燭之夕忽有兩塔出衣服容
儀一一相混其家不能辨乃將兩塔各鍵一室多方
延法師治魔終不能去開某山乘真人素有道術特
延致之葉令兩塔各跪庭下乃登壇持咒舉劍鄰空
中劍光落處一巨蟒驚墮下真塔得無恙其妖遂絕
人巧不如天巧

冷賞卷七

六

觀雲書屋

世人好畜黃脰等鳥俟其能作語以為佳然須歷歲
月費心神始漸漸解作一二字語即語或不甚分明
殊為無益也豈知羽族中固有不待教而自然能語
者如當栽種則有布穀喚家家插禾當祭掃則有寒
食鳥鳴清明大醮以至催歸之稱歸去樂此其為語
既有關於人事又聲韻嘹亮不費人力歲月教演故
宋人刻楮葉必三年而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造物不勝勞矣洵哉人巧之不如天巧也

上海令

徐子卿令上海下車日便問徐思曠所在攜一從人
步訪之與談竟日始入解子卿名日久浙之西安人
思曠名方廣諸生有文名

偏中其鳳

易曠侯好接引後進多所成就自是黃人士爭為善
心言財利鄉紳薦士多拔淹滯及一時名譽不欲專
為利媒士相見必汲引某貧而才出其文章相推獎
引見其人相晉接以得士多者為榮既而曠侯遇流
寇同其子為璉罵賊死易王哀辭有曰戈矢滿空
偏中其鳳狐矢滿山偏中其麟或謂遊曠侯之門如
被褐以入衣錦而出良然

冷賞卷七

七

觀雲書屋

純陰不宜淘井

戊辰黃州教場居民六月淘井以竹籃繫身放入井
中少間曳出則遍身青腫而死矣其子駭之復繼籃
而下曳出亦死籃中旁有瞻蒙者不信其事取火酒
醉飲擊籃以大鋼鈴與曳者約曰聞鈴響即連曳出
入半途大搖鈴急曳出曳不能言逾時乃甦問何所
見云一無所見但冷氣射人如刀耳聞之官命瘞其
非後有故老曰六月純陰在地不宜淘井淘則多有
冷氣逼人而死或者其然乎

屠牛

新城一屠牛者好啖牛舌每屠時先將鹽引其舌出
剖之同酒炙食一日方欲食左手執鑿右手執斧往
牛所因舌渴從園茶上吐其舌茶以解舌忽為青蛇
咬立死茶園下又一兵夫與鄉民居止相近六月納
涼鄉民門首忽有蛇過兵夫揭磨盤壓之死久之磨
盤遂為路三年後鄉民揭開磨盤路兵夫仍在旁

冷賞卷七

八

觀雲書屋

以足踏其地曰前年有蛇在此為我壓死足忽為蛇
骨所刺腫痛病死

同役交厚

黃郡刑胥劉某者與捕胥管某同役交厚劉殺經數
載一日詹奉役圍洋口晝與劉遇詹驚問君去世久
適從何來劉云且勿問有急相求自相別後饑寒迫
體思得痛飲惟故人為辦之詹許諾攜入酒肆盡其
醉飽劉復需寒衣詹欲裁與劉曰第焚紙錢及楮幣
我自能製如言焚訖數日復來謝云君此行當獲大
利辛勿盡取盡取則不祥因辭去不復見詹果得巨
盜賊忘劉戒悉匿之密實大被讚賞

夢題句

玉山毛拔穎夏輝兩文學以妙年同學友善崇頌突
西冬夏以病疹亡次年三月其師忽夢夏致書於毛
封筒外題句云山中日落人初靜意外相逢又見君
寤而毛生患疹報至急往其家視之果有夏書并詩
句詢其家以所從得不知也時毛疹已不可藥臨危
惟取夏詩展視不已隨卒

冷賞卷七

九

觀雲書屋

祝壽

永豐祝志壽字如方少為樸吏授開縣簿簿字史公
悅其才令署縣事著有能聲復令署太平天啟三年
徇賊犯蜀警報且至愛祝乃上史公方署親冒矢石
為士卒先梟其渠帥獲驛馬財帛無算兩臺父入薦
終以資格困僅遷汀州幕佐蒞任之日值流寇作當
事者知其能乃屬守禦祝應綏有方賊知不可犯遁
去其功仍不叙以寧波衛泰軍老

條畫破賊箴

流賊至黃鄉易用王以母病不敢離側為賊執去已而逸歸遂知賊中之虛實強弱條畫破賊數策其言俱鑿鑿有用

憾心寺

北地一僧行脚至楚慈湘潭之憾心寺忽然病作此僧殊苦行雖在疾中仍自脩勵精進住持見其病且劇謂曰此間檀越為李太史騰芳其家極好善今李公尙未有嗣上人托生焉往其家僧不之應如是者數日都不作答至第七日住持語如前僧不懌曰何

冷賞卷七

十

觀雲書屋

太相逼不休耶言訖而寂李家是日忽見異僧入門跡之不復見有頃生一子

冷賞卷之八

信州鄭仲葵青師撰

仙巖

仙巖志載二十六景而景實不盡於是文文起相國以使事道鄉溪會遊其勝謂真別有一洞天便萬連盤桓而不能去也巖距龍虎山僅數里

必問舉主

傳大史冠兩分較南宮戊辰首雋者為黃贊伯襄甲戌則傅野情巖一時噴噴以知人歸之後贊伯以癸

冷賞卷八

一

觀雲書屋

西分考順天首錄士為余友洪載之吉臣庚午則黃元公端伯以寧波司李聘考應天首錄楊維斗廷樞以至甲戌李太青之第一為項仲昭司成所拔俱以能得天下士與有榮名然則非常之士固惟非常之座主能賞識而輿情慶名士之遇必問其舉主則升籍中有非常之士亦能為座主重也

湘夢吟

烏程嚴令延或篤兄弟之好與弟羽可狎怡怡相切劇者二十餘年一日羽可前年雋才貨志以歿令延哀憤悲痛情與俱絕踰年遊楚每對友生齒及淚淫淫下不復止見者無不惻然又屢形於夢夢中遂筆諸詩歌為湘夢吟其有序者曰余季歿後幾兩匝月夢中遇之不下數十次或散髮行吟或正襟列坐或骨肉語言或知已聚首忘幽明之隔覺而執之不可得抱枕沉吟涕泗滂沱及時日屢遷追維夢中景會杳然若失第乎吾且奈之何哉今後每獲夢中相避晨起亟命不律錄紀其事紀其地紀一時聚晤之姓氏并余與季或悲或喜之情狀纖悉具載庶幾

冷賞卷八

二

觀雲書屋

音容莫覩猶且按譜如在嗟乎浮生若夢安知覺之離別非假而夢之晤對非真耶獨枕悲思夜以俟之令延以甲戌春過信州相訪出此見示讀之一字一凄絕因錄之

大鐘

姚少師廣孝鑄一大鐘圓廣可數間屋中能容數百人刻法華諸經於上字畫遺精鏤剔精工無比凡墨士文人之遊其地者每流連把玩不忍釋真國寶也其鐘不能高懸賦放於地在都城外一寺中

置廠施粥

詔安林民部而與字君實司李歸德時值中州饑置廠施粥所全活之民以億萬計睦州城環當脩方經始忽郊外有氣起如突烟野人相驚怪公聞往視使人以錐探之下硃硿有聲掘數尺乃古磚窖也登而纍纍相錯磚積如山城藉以完不知作於何年湮沒至今若預設以待用者然財省十之三工省其半

卜孺人

嚴令廷大母卜孺人年二十三即稱未亡人始而撫

冷賞卷八

三

觀雲書屋

孤子于早天繼撫孤孫茹荼飲藥者垂五十年其堂德母範著稱族屬生平不積資糧金錫作佛事而以濟孤解厄敬老惜貧當無重慈嘗曰寧長厚居人事之善毋賂刻為天道所忌其語真堪奉為居身之寶

毛祖

毛生天秩其上祖曰孟彰者尚義好施正統七年歲饑捐穀二千五百石以賑有司上其事勞以羊酒特旌表其閭天順二年又捐金四百買民居地備飭文

廟暨明倫堂高大其規郡守金公嘉之為勒石紀其事毛生子五庸英才時敏自是後來之雋

首倡結寨

流寇本烏合之衆非必真驍勇果無敵也特人自恇怯或聞風便竄或束手待死耳試併力齊心與之角持彼未必能勝也如乙亥春賊至黃岡東鄉易文學道三字象生者首倡結寨之策就白雲山寺為寨山有孤峯崛起四圍陡峭象生礪石斷路賊至新港與山相隔一望象生約其衆曰但固守此山賊將易我

冷賞卷八

四 觀雲書屋

當以數百人執槍下山喊迎我立山巔望賊來勢聽金聲為號倘金止不鳴則亟返踞山以待賊望見山頂旗幟又聞喊聲雷動遂却二十里次日五鼓從嶠山東峽間道遁西北去鄉人始信結寨之有功遂即其山壘石為城九月廿三賊自黃安來止山下先以遊騎上山探視象生率衆禦於半山望其來即以手招之曰疾走吾待爾多時矣賊下馬告以情云迫於歲荒故至此今亦無他意惟借寨中騾馬數十疋前去象生曰此間爾過數次騾馬已盡縱有畜騾馬家皆遠徙惟我貧人數萬在此爾來則殺之耳騾馬無有也遊騎出少選捉一土人送書至云與世王字拜

易先生等今統雄兵數萬前往南京公幹聞貴寨多騾馬幸假數十疋明早當去如不允借放火燒盡爾房屋再來攻寨思之思之書至即以八騎繼上象生

如前問答賊向山發三矢皆被山中熊某手接之象生厲聲叱曰爾若燒我房屋我追三十里亦必殺汝

官軍與爾無仇可貸汝我衆不貸汝也熊某大步向前第一統賊即有退意又有楊某從山上滾一礮石

冷賞卷八

五 觀雲書屋

石與石觸吼聲若雷濺肩如雨賊驚而散象生率衆回寺中宿山下象生命在山者人執火一炬遠山巡走山下望之疑為不可億計夜半放銃三聲若雷衆出師者然賊不及天明即遁去追獲賊僧一人賊女一人及十月賊自南轉則離山三十里西北去不復至此山下矣山中為首督率者象生外更有陳鑾美易錫生俱饒膽智能任事故卒能有立也

可義智

興安一富人坦直而好義毋往鄉必經甲田院過或倦即息止其門由是與諸丐媼坐談笑日相狎也有時值諸丐飲招之即與借飲洽渾無半角已而念從其款游屢次思所以答他日攜二金往付其長曰厚意久不報今微貧為我市酒肴可乎於是遍延諸丐飲盡歡而罷諸丐其德之一日有遊食者扶病來其家行乞入門忽自仆視之已氣絕死矣富人恐其密往謀之於其長曰此小事第熱酒兩壺以待日將夕一丐來家取酒飲訖負其屍出郭門一路故相誓曰戒汝勿多飲今沉醉作死態乃爾微我負汝那得歸

冷賞卷八

六 觀雲書屋

耶富人竟不費一錢丐固義而智富人之坦誠好行其惠取報亦多矣哉

兄弟後之義

嚴羽可六歲時借兄令延就外傳讀書至禮所生也句忽曰兄先弟後之義亦從此出乎其少穎如此羽可績學攻苦庚午之役幾得復失遂鬱鬱成疾及病日甚無一語及身後事令延亦不忍及疾將革令延曰我兩人分形同體今一旦至此生死事第無庸介意第心事惟予之子決不相負也羽可執兄手曰

冷賞卷八

八 觀雲書屋

子不苦予不苦祖母老矣有兄在弟已有子絕無牽念隨以手掩目連呼大母而逝夫人值生死之際曠不忙亂乃羽可當之一似視死如歸者至臨岐而頻呼祖母可謂死猶不忘本始能篤孝思者矣噫斯人而天子人乎

惟有傲骨

桂文學獻丹字赤初貧而嗜書不屑世故見人急難竭力扶濟所與同學及門下士多貴顯者屢謝不與通或勸之答曰生平惟有傲骨耳

冷賞卷八

七 觀雲書屋

善步

松江人黃祖年近九十好遊名勝其舌長五六寸可卷至眼又善步一日能行三百里

夜聞金鼓聲

余門人張賓子居張村癸酉秋榜放寓于附近人家夜聞金鼓聲謂其地演戲相與往觀至則寂然無聲越數步忽聞聲在張祖壠間迫聽之其壠內若走馬者然乃大驚散去次日捷音至後選吉駁旗竿旗再仆不起未幾張疾作家人自省持齋錄歸張從臥榻間隨手取一冊翻閱適落一板已名次佚焉因絕然擲去自是病日劇竟不祿張名在午為人醇謹而嗜學衆咸惜之

迂身為質

己已歲黃州大祿小民有不謀朝夕者易曠候思賑之無其具與兩兄謀曰鄉之富人不信小民而信我輩一言曷不迂其身以為質乎乃立券富室資穀轉資貧者富人以曠侯義士因薄其息貧人息薄易償而一鄉之人遂得舉火待新矣

目可聽

余友陳士業周儒人性敏慧好觀覽動輒圖說則與女及婦輩娓娓道其事有里嫗至亦娓娓言之
忽一日語士業曰觀以目音豈可觀耶士業曰聖人觀不以目聽不以耳所謂六根互用也為陳六根名與互用義入曰大士何至有千目千臂士業曰經所謂有八萬四千燦迦羅首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何止千目千臂耶儒人曰小子識之忘身之至目可以聽臂可八萬四千首可以千也其敏慧誠有大過人者然則士業之博瞻蓋有所本矣

不談靈異事

梅少司馬在寧夏時誘降字賊許以不死後督撫專命殺之司馬恥其言之不行有負於降而死者即日告歸終身不談靈異事

孝感

林贈君大輅性至孝母卒方在視殮海寇猝至焚掠孫家村相去不數十步人盡驚竄林獨留不去泣拜天口稟母而逃寧以身殉乎俄而大風作海浪拍天賊各護舟而去竟獲免人謂孝德所感云

英潭柱

鄉溪梓明哲積穀盈萬慮收入更多無吝可貯與妻李氏謀之李曰與積而腐也何如散盡以半賑貧乏以半備贖序更廣立學租俾吾後人蕃衍如穀數文士聯翩而起不愈今日徒積乎明哲欣然從之其後子孫日蕃科名隆起一一如其言至今英潭柱稱鄉

冷賞卷八

溪望族焉

鸞鏡

余籍區中品傳奇者詳矣近始獲親鸞鏡本其傳事巧造調俊至春閣分韻替人作妾與考試之以馬命題尤為篇中奇絕斯亦張伯起之流亞也又曾見唾紅記為轡金九事極曲中奇幻唾紅取名未善余改曰唾絨

冷賞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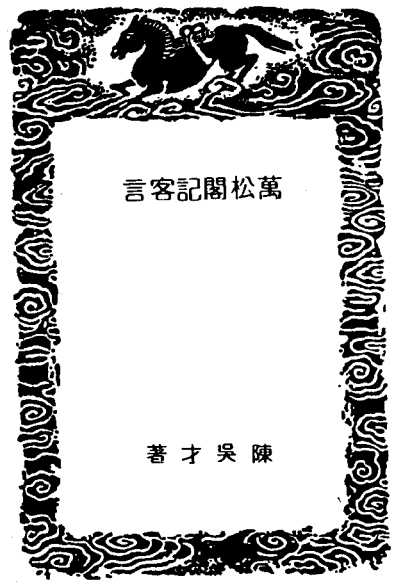
十

觀書序

硯雲甲編八帙乙編八帙為歐山金硯雲先生所輯之叢書先生家藏勝國說部不下數百種大率寫本居多擇其中之尤雅者以存是選惜其板今已模糊不能復印余爰重付梓人以供同志云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二月上浣仲卿蔡苟慈識

跋

觀書序



萬松閣記客言

陳吳才著

萬松閣記客言

陳吳才著

皇城在中都城萬歲山南內有日精月華二殿

因二峯為名制極宏麗洪武初撤中都宮室各

材初大龍興寺于鳳陽府治之北

祖陵在泗州城北三十里 皇陵在泗州太平鄉

御製碑在焉

逸民柳仲所居近水水流聲韻清亮仲作響

泉亭于上時獨坐其中以聽之嘗謂人曰吾以

水聲為爽耳之樂亦自不俗

釋乘 萬松閣記客言

京師人謂百事遂意為風利嘗有大學生遇試忽

曰風不利矣南方人不知所謂驚問曰何故太

學生曰試題不遂意耳

都下士女富者乘舟蔽翠蓋

清明日都下人皆出郊嬉遊或至高門大刹以蹴

毬為戲

北地有鞦韆士女乘之以習便捷曰三花五擊為

吳儂飄皆其名也

都人重僧呼為生天舍利中元節爭出資以為闍

盆會

盛夏于水風林陰處製冷食寒酒晝夜酣飲以為

避暑

披雲樓上有遠樹影離風晴雨晦登者皆見之耶

律楚材詩云閣上披雲第一重離離不黍漢家

宮窓開青瑣招晴色簾捲銀鈞掛晚風

齊政樓在海子東岸名取齊七政之義

凝翠樓在高梁河南樓前植垂楊數十株煙色微

茫之際望之若凝翠然也

中心閣在都城之中故名閣東十餘步有臺繚以

垣刻上有碑刻中心臺三字

釋乘 萬松閣記客言

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于上以翼之

因名飛泉亭

龍虎臺在居庸關南口臺廣二里與積粟山相峙

有龍虎盤踞之狀馬祖常詩云龍虎臺高秋意

多翠華來日似鑿坡天將山海為城塹人倚雲

霞作綺羅

仰山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中多禪

刹金章宗石刻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

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彈琴峽在居庸中水流石罅聲若彈琴陳孚詩

云月作金微風作絃清聲豈待指中彈伯牙別

有高山調寫在松風亂石間 本朝楊士奇詩

云峽石記彈琴冷流水聲請作不知行路者

誰有聽琴心

海子在府西三里宋本詩云度橋西望似江鄉隔

岸樓臺盡畫柱十頂玻璃秋影碧照人騎馬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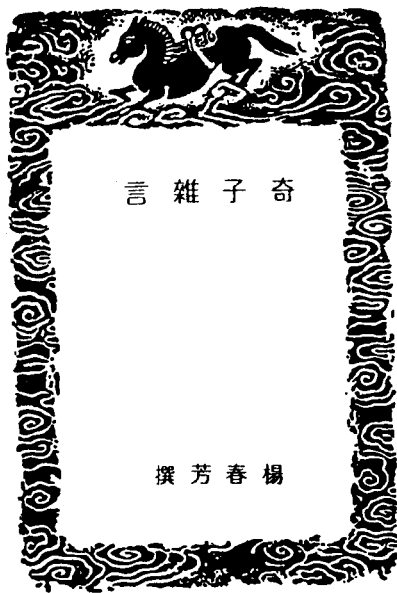
官塙

玉河源白玉泉山流經大內出都城東南至大通

河馬祖常詩云御溝春水曉潺湲直似長虹曲

似環流入官塙幾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承天閣 萬松閣記客言 三十一 歲內有紅螺玉帶一山士夫饒別或賀承恩寵者 多以此作詩題曰紅螺春色玉帶生光是也



奇子雜言

楊春芳撰

奇子雜言

奇峯楊春芳子舍

顏淵問仁孔子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細密也問為邦孔子教以四代禮樂何宏大也使其任伊周事業恐做不來終是純粹氣質

曾子治世用人理財盡之矣子思治世九經三重盡之矣曾子得其要子思識其全

季氏魯強臣衛出公無道諸侯當再求任季氏子路仕衛孔子豈不能止哉其用意亦微矣

觀陽貨好從事而亟失時等語不數句章法句法已備其詞辨其理直亦文足以飾奸者也有才如此而

不善用惜哉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

多以四十為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孟子養得浩然之氣故富饒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說大人則藐之豈養其氣哉養其心也

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孟子工夫亦精密矣孰謂氣象之巖巖也

天地間人與物奇數多偶數少本陽數多陰數少也

陽主生陰主受故陽多陰少

奇子雜言

古之同姓名者多如武王臣南宮适孔門有南宮适鄭行人子羽齊有行人子羽往督學取士校書至問子馬以馬字誤齊學不可不博也

廣雖警悍高飛不加大鵬上能擢大鵬下者氣制之也故曰禽之制在氣良將用兵能敵三軍直前克敵者豈徒號令嚴明哉亦氣足以帥之耳

婦人首飾金本來重又加珠寶亦華美矣復常尚玉况碾玉多珉石價及寶于金是猶真才不用假者多得銜售也可嘆哉

春秋惡世官愚謂史官不可不世也史不世官班馬

復生不過傳聞往代近習一方而已先朝典故尚未

成問 今代人才不及宋室何邪曰天地生才有數

輩除忠節盡矣嗣後振擢權人才銷鑠吉祥又銷鑠

之直又銷鑠之理又銷鑠之嵩又銷鑠之人才何由

盛邪 弘治間振復古雅如李空同何大復者詩又宗匠不

送翰館何邪嘉靖間徧訪將材如劉誠意者挺身平

亂不授間數何邪 聖執中儒致中仙守中醫補中其要一也

人生或軀長十尺或力舉百鈞天觀內照一氣呼吸

云耳生呼吸間先示呼吸間何其微哉 夫精生氣氣生神故學真先乎養氣傳曰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彼竭我盈克之故善師者不可不養氣也

易曰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故善為國者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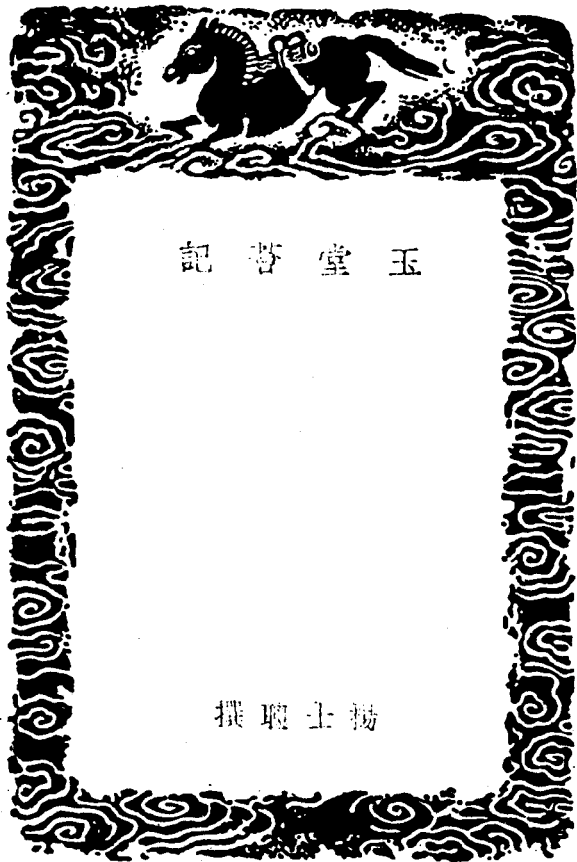
不養氣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非氣乎孟子養氣之言大有功于聖門 書曰紂有億兆人離心心不聯屬氣不貫通也故有元氣焉有神氣焉培元氣仁也振神氣義也 舜臣五人禹稷契後皆王天下皋陶之後封英六卷

商臣滅之伯益之後封秦呂不韋絕之豈真陶作官

刑絕人之後伯益英山澤珍天之物故邪 宋多人才漢唐皆不及者蓋宋之待士其勤恤也重

其熱逐也輕如有慶賞陰子及甥有罪止貶職杖

罵辱不及焉此雖垂以得養士之力也



玉堂書記提要

玉堂書記一卷

國朝楊士聰撰。士聰字朝微，號堯輔，濟寧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國朝官至諭德。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僅百餘日。自序謂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為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觀其書，於當日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政刑顛倒之故，頗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聰為延儒門生，筆墨之間，頗為回護。而於黃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滿之意。至謂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與宦官，皆為太過。其記張溥試詩，亦証其已甚，皆不免於恩怨之詞。又孔有德之變，乃新城王氏所激，毛繼平叛，記言之最詳，而以爲由於誅袁崇煥，失遼人之心，殊非實錄。至於鄙諷諸語，皆備載之，尤爲猥雜。又非歸田錄諸書偶記俳諧之例矣。是書自序稱一帙，而書首題卷一字，則當有二卷。中間癸未九月經筵以下，他本別爲一頁，與前不屬，疑爲下卷之首，傳寫佚其標題也。

玉堂書記 提要

玉堂書記

楊士聰撰

玉堂書記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之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蠅，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爲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川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書者曰：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諭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也。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為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書記，明其雜亂無統，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據實而不敢爲隱，余亦竊自信焉。或歎微曰：此味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

玉堂書記 序

玉堂齋記卷上

明 荷水楊士聰朝微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淺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為末流。或若酒醉潦倒者然。殊為可笑。戊寅冬。乃見之。與擬曰。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不合。答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滿持為講官。為日不多。而能致主上之聽。一日講次。上方加足於都。講中有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上為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筵。何事不可得之於上。此等講書。方為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問也。乙亥册封。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托人以三品為請。烏程固靳之。指已坐曰。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御劉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亦琛。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

文滿持性疎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不及。凡稟擬及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信齋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許說城事。遂之矣。

許說城事。鄉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傳兼論之。

玉堂齋記 卷上

玉堂齋記 卷上

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離之者耳。難許即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溫無所依倚。但公事細斷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鄭者。曰。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但復舊常。烏程對言。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爭之。蓋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即溫開籍見朝之日。開更溫投報。單稟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溫曰。不妨。至次日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溫。溫亦還拜一揖。一茶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真所謂一鵬挾兩兔者非耶。

黎左嚴元寬為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盡備浙中人情。其為部科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辨儼為秀才。儼為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日中豈有督學溫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儼與惡少年游狹斜。為言官所糾。事頗猥。儼宜自引咎。乃曉曉置辯。且云。儼不幸而為臣子。衛編修允文笑語余曰。烏程襲王荆石語。誤矣。彼時王巖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為臣子。阻其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為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和君歿於戍所。同鄉總憲張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勒令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即日具摺。至次日而准給勒令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為首輔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體。上怒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疏上矣。於是即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宜興與能去。實則用王坤之言也。陳為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木漸淑泰疏言獄因淹滯。有旨實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陳遂疏糾宜興。甫上面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是好。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興對曰。開疏原不發抄。此可以支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實。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名。如舒芬。劉國蒙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中成曾就義刻樹牌。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兩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

玉堂齋記 卷上

三

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每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嘗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懷恨。翌日竟以進呈。上既不暇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聖也。故幸未嘗遺。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慎旂。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即烏程房師也。又江右本擬來徵。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閣。力薦羅小遯。宜興以爲年老。唐忿然曰。場中尙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宜興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限省。不知撰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師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者。撫按提問。上駭改。乃悟。絲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啓營說。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症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主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爲絕句云。萬歷年間老庶常。光宗已未復登堂。蓋己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歷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光宗即位。以明年辛酉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屬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貽嗤笑。而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章奏中有改爲恒者。頗因諱由之。謬。天啓年間。魏厓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樸爲田樸。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高皇二十字何以說。爲改由字已。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祁見。祐。厚。戴。翊。何字不當諱。至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樂不聞諱。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讀由爲答。絲之。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單諱下一字。其諱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亦不諱也。此論未經通。乃諱諱如故矣。我朝諱字原甚疎闊。英廟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改也。即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嘗諱四點者。故自世廟至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焯。甚無謂也。

吳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提。今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斃之也。

孝純皇后。上生母也。崩時在神廟。平間。未嘗傳寫御容。辛巳。忽傳上意。於新樂侯家求子姪似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某貌。酷肖。遂寫成大軸。懸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宜。即甚似矣。果可認爲真否。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又別爲先帝御容。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孝純御容。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孝元亦依倣爲之。豈倪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

止。而竟無一人首者。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關矣。亦未到。乃上揭參班役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赴寓遲也。參裁縫以其緝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冊。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況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下相業。

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歸德知府楊本誠。操守治行俱無。大計忽以浮蹤。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止以本誠爲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惡。撫按而惡劣紳之仇。揭家宰之執法安在也。即以同鄉示公。詎足逃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嘗不縱不狗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苛求以示公。此輩心事。真不可令人見也。張瑞。號海淵。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屑爲人下。幸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高樞齋爲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與更怒。且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青致爲吏科。而黜張爲同知。其實兩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責焉。

張指宋爲借人代書。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借人代書。皆驕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上竟令覆試。與前卷無異。或云宋之原卷。非己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疑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青瑣非世及之官。既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窺鳴梧刺書宗伯。致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普本以餉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致轉都垣。之普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致轉大理少卿。之普歷都垣。僅升僕少。益不樂。致旋升太常。之普即升副憲以做之。致未幾升刑部侍郎。之普乃升戶部侍郎。以班更在上。做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穢氣。

任者。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姻家。幸未爲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餘年來選。復館其家。余語以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結紳。接見。任意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普用拜帖。又不跪。之普大不然而之。到任未久。曠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陞令屯留。卒於任。余時奉差及旋京。問之。普何不爲令親地。之普云。甚以爲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云。吾劾疏須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頓首云。卻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其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成國宋純臣。及協理陸完舉。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上臨視。大加稱獎。於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梳。便以梳賜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

城殊不思南面有城，尚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諭其無益於勝敗之算也。

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又濬大陸於五里之外。壞百姓家，以千萬計。工竟未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羊馬牆，諸內瑞助築此計，輒萬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遂以石灰覆之。既而墜，霖雨時作，不旋踵而圮。墜中矣。王者守在四境，况三百年來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耶。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半起空中，人家驚顛，或移寓屋脊而暫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太學丁祭，陳井研為祭酒，黎明祭畢，飛甍及陳之屑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而至，地如簸揚，絲門隱股，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破作極細，真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腐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為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餘也。監督主事劉某，飛石傷甚重。是日約御史宋學朱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曰：年兄必有殊福。宋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也。

遵化知縣秦世英，已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已之警，不為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裔京師人，為青州道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後，母妻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裔後改名之馮，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中賁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祖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舊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已為定制。今上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製有歌，未之聞也。是其以為官矣。每朝時，牽馬一人，繫光金帶，馬一。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未可濫用金銀。此預政之漸，識者懼焉。自宜與帥再入，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往來。雖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慈足之地，皆不得入。於禮甚正。其質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不過一金。彼密通與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各官即有錢糧相關，遺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係，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恥。異日翔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於此中，為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中堂體統，不為不尊。即吏部尚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雖坐之禮。至於總兵及兩司會，俱報門行跪禮。王京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爾何事不可為。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為言。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委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怪。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為公忠。如峻其界限，以示屏絕一事，也不能作。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傲然屬禮。舊例，管誥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教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已卯，衙門人少，王炳燾部，韓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教，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為過也。新中堂謝恩，尚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精微科，此一事甚無謂，所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出。自尙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尙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尙書尙書，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坊，列街在講讀後，自萬曆己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舊制，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即升正詹，侍郎不遜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尙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為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為兼官，並不正授。其故何也。

錦衣治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重輕也。如王世盛鞫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而溫慰勉留。一面嚴鞠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熊魚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其款繁夥。錦衣匿不以聞。則以相君之寵未衰也。嚴刑之下。當蔽反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屢於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發偶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路公矣。巴縣雖然不悅口。道簡皇上如何作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申救。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上為過於仁宗乎。以上為不及仁宗乎。諉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

巴縣在開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風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楊崑岑為巴縣座師也。湯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確。其實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冬。陵工肇興。開中隨例捐助。范木漸署工料。乃出疏駁正。言陵寢失事。實崑岑。崑岑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尤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離年也。

楊崑岑名一鵬。為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為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日。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蓬仆地。昇歸。未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其盜之情云云。宜乎楊之見形也。

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非專責。豈得與內閣同罪。竊謂此案。以內閣楊澤富失陷城堡律。而撫按從遞遞得其中。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噴噴於溫之親。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揜主上之知。宜乎楊與成。而二輔仍如故也。乙亥春。成德為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璽上制實制。疏與少宰張捷爭辨。又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通政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遂言於巡按御史。馮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擊他不到。故造列多款。然而任清操。不可派也。成既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為范木漸所阻。迨范以難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作矣。

成事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構訐不已。又遣母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託言至朝門。烏程具揭。上乃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絲是不待追賊而以發戍結局。蓋烏程亦畏之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職。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為無見。而袁為人疎直。於大瑞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權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職。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察然以為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勸。而先入之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臨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違人之心。而然賊封疆之事。自此不可聞矣。

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為辭。於是連及大學士錢謙忠。連入獄。論死。初。華寧陳繼儒曾贊成誅毛師之議。既論死。其家子弟。日往陳家加詣。也。辛未大旱。上釋死罪六位。張山與焉。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真可惕然思已。

蘇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在監車中飲酒放歌。勞苦無人。及破旨處死。而其夜自演案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丐酒不已。亦奇事也。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寰。皆曾相與。致樞假富順湖潭二種。幸未揀選。為一富順孝廉所發。乃一書辦姓任。因致樞卒於京。得將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寰不知所假何人。曾伴濟寧半年。後居儀真。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真起文會試。選得郎縣令。為僕役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楊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其虛懷。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主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以孝廉著濟寧學官。甚少年。為陝西華亭令。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視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也。

楊武陵之柄。用管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中宮不相得。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諷刺。未幾。而武陵入關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詩誦華嚴。相稱僅旬月耳。異哉。控鼓之相應也。

薛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得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駟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抄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為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喪所有。其房無人。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楊除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偵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終舉劾兩房官。此例始自韓城。

韓城。遂劾二人。開任。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韓城夜歸。下與見楊周二人在門內。怒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遣為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風。而九首。乃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為之。寺僧傳菩薩為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身折不止一人。這都婆喚去。大都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

皇五子寬莫乃心念此事曾轉韓城發端欲除韓城以謝奉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忍西疏判韓城遂有
成何制軍之旨而望日列款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振拾其於韓城海惡百未審一乃上意先定於是揚馬
二其班下獄蒙錄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勳令自盡韓城將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末如此非
盡昌時之力也

韓城初置上令人潘伺有有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陸查往焉遂執赴詔獄陸查孝廉試中書撰文者從無
筆房之例庚辰閣後與梁維樞俱轉尙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
皆避空結構爲之陸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舅爲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教
矣陸查死後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
也未知所謂大報應者何也

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
之賊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爲韓城諷冤也末幾而有宜與之事分明殺得手
滑後來何所底止

上召雷演詐方拱乾此宜與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鞠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
時么磨小吏上曰昌時是么磨難道周某也是么磨厥後刑部擬罪會昌時而專言封疆明係逢迎上意
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與一人之罪且親師不過末一段事始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與何
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肯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能內撤撤衛督機械也此內理所日夜文致於上者
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值枚卜譴怒之時麻衙因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與不在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宜與豈不
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况以此復設麻衙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議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
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擬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開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麻衙
既罷復設亦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鞅以快私忿何歎易曰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宜與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上問城山易被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與奏曰飛在當時固
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柏論議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
即如黃道周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作得時文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羶蕩之
鄉一旦不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上微笑而不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幾年只是讀書
及成最重恩會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皇上教他上曰既是解道等說
豈止教他就是用他也不難翌日降御劄云永茂黃道周罪無可道今特赦免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以見朕重學情才教過有罪之意

壬申學司農之入獄也教者多人軍政合疏共四十餘而未有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嚴之罪豈
獨在嚴狗哉嚴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入之年

制入獄萬一殞死獄中使人疑皇土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翌日遂令寓所候議是上未嘗不受言
也在此二條以爲諫法

宜與師再入即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冒東林之名也久之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
知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上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對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
宜與乃稟駁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故於是削去前疏單言耳垢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與如此之
妙坐此留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爲道成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即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者惟宜與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
耳其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與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烏程最久不歸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
轉相攀做不離烏程一孤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麟一事文衡之子而劉澹石安行之培也更有韓源爲之
房師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爲禮科都磨勘之際未免爲澹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
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覆試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
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文頃刻而就開揭云覆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爲異日展辯之地也
上乃親閱其文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爲覆試支離其支離也即其首篇有承前人陰險等語蓋自寓爲
文衡之子也於題何涉非支離而何不意聖鑒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爲翁遠總督革職爲民而去豈宜樹坊乃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提文衡杖之
二十資於獄此河南鄉紳橫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捕地矣

閣下書刺科知道友舊例也萬歷中有上疏爭之者未能改也王邑縣曾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
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垣中諸公憤憤至形諸抄參未幾文
長洲入閣乃梁用通家侍生於是益省諸公爲然稱之而體局遂爲一變矣後此人入閣者欲仍舊則不取
梁用侍生則不甘乃改用通家生夫通家則有之矣安有身爲大臣而在廷官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
虧體甚甚皆自長洲開端長洲雖賢吾不敢談此一事

宋之僑山西人登州僑事梁衡爲萊陽知縣皆當孔賊叛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錢不和遂至互訐宋
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何不得已之事乃陳陳啓
新直鼓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鞠問親覽啓新垂涕哀求縣是問官不敢爲梁伸雪至擬併坐贓二萬梁
在萊陽僅一年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即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爲禮部
未幾每歲事發遣戍人咸快之而梁非如故曹瑞清獄乃歸職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欲銀濟之
而宋在京尚有典舖賄賂把持黑獄嗚呼天朝明畏其反噬甘心出閣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漸滅盡矣

論成遼東而啓新被參乃獨逸去斯一大關事也

淮安人文寥寥頗多出高材近年若丙辰之邱可孫辛未之夏曰翔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僅僅黃河岸上一村落乃有狀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

天壽山真大地蓋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自太行東連山海層層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上陵望諸山之氣鬱鬱蔥蔥石之骨脈極其龐厚下下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惟長陵規模甚大德陵甚草草面前有橫嶺蓋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

皇陵之規模燦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連陷藩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邵周二程張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駁辨陸象山語余意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必自樹籬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真端者流乎乃煩此嗷嗷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刪之為朱先生恢復然上之為此實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官者不得借口耳

章醮之舉為中外多事將以弭災求福而娶之事天以質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道羽流於南城為之上與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駕返道避入文華門西直房於隱隙中窺見上乘小蓋前立兩宮娥端履無比其次后蓋又次田袁二妃登歷歷見之甚真不知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姓名對上復道論之至外勿言也

田妃父宏遇陝西人久住在京曾為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偏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宏遇誕日各聯餅類往祝一日高驚磯名術為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請啓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迨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繼河張玉筍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以在京從不往還且田太宰認為同宗前參太宰時太宰欲使宏遇講和宏遇遂巡不敢至也何以拜為然田見他客往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遇早上方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為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大瑞曹化淳帶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上甚寵之即辛巳册立為嬪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諫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宏遇家每持以示人臺省諸公多有曾見之者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宏遇妹為妾近為前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辨稱臣之妾即都督田宏遇胞妹妾已多年臣近得陽痿之症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大無禮於吾君矣又山中走出一熊為兵士所得乃疏陳練兵之效未幾全軍陷沒

女寵愛去田遠甚即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結交袁之友名佑謹仿自畏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

田妃宮謂之承乾宮袁宮為坤宮坤宮即神廟帝系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即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廚費七百金其管事內瑞奏曰奴婢為娘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問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照樣再作便作不來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曰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廚尚不及此蓋宮中費用大略如此只恐內瑞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考

袁又言上住乾清雖時過后妃各宮至莫必歸乾清然後宣召后妃不奉宣召則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即妒忌無所施矣又言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板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於開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

戚晚遇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為多寡大要以千金出則以五六百金入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行紅面揭帖首開坤宮字後列段數目時袁妃差內瑞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祈福云

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出內儀每衙門益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為看菜二盒杭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

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照例辦宴及講讀畢東宮諭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為非體夫預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恡惜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於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時當展書頗懼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瑞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喜如此只是賜宴即與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一宿科省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後相問其人曰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且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容知一章分疏敬信說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敷衍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卻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欺誑者乃黃綱存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辨上不憚而罷同官衛紫庵充文語余曰黃前輩講書恰似哭了一場余曰正為王前輩講不稱旨可為痛哭者此也

作軟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白池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增王有三談諧狎出。言射覆者畫一中貴賭牀。是為獨坐無聊。又畫女陰數十。推一無毛。是為光陰有幾。時有三方為中書。余因曰。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作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不詳。為大司空。每怪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務火房有寥寥十八員等語。尋值祈禱。預戒諸進士。分為兩班。須皆齊到。一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尚口口大倫也。稍間。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不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

庶常每日進館。無力雇長馬。多是暫雇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雇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何為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雇馬。立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見有一馬一贏。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道箇人馬。惟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為長。固言不甚正。每晨說假。以給假為即籍。以王邵為黃笑。以趙之英為醜資英。英字仍音而。每遇二人不入館。則預做其說假之狀。以為戲笑。然李端方厚重。不為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所服者。惟李及吳默。吳太冲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勝王開序。故序余使郭吟。亦云。昔王子安於落齒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更屢言之。一日。冬寒燭火。復言及此。而所衣絨裘。不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袂齊飛。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伯。銜紫庵。共為律詩咏之。略云。何物崔嵬起面間。土星高挂大於拳。稱來重有三斤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鞭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龍驤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脚腫。多於沙塵中。遺尿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屎搗滿袖也。初。鄭方水師。每入館。甫及未刻。即出。推豐城。唐師久之不出。同節苦之。迨壬申秋。鄭師入開。一日。值程有事欲歸。而唐師至。中末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須當打。枚下可曾到老唐。蓋院堂有鐵案版。必擊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開試商。案賦題本明白。乃有用祖宗皇上字高接者。吳澹人顧奎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宵象之靈云云。移文似非賦體。前此賦聽言動四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韻者。又遼師凱歌四章。有云。閃電颯颯。此成何語。雪夜入城。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督撫之儀。故其內城曰牙城。今裁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曰。此即彈琵琶唱山之流。蓋俚語。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獲有。乃其開賦。賦得兵氣銷。為日月光。句云。不把高官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昔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

曹秋林。籍清未。沒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恒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

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日。餘而發。病中。同年視之。橫一張目。即合。忽作鳳皇賦。至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間兩日而終。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夫沒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曰。素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且。別遷一寓。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欲之。婦先往。曹在寓發諸裝。梁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莫。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家。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絕無懼色。大言曰。我不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處。曹默然。久之。有呵殿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失體。即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曹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婦頻來。試挑之。欣然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姝麗。姚自以為奇遇。然而真受清。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究其故。乃窺姚之清。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即此二人。可為羈旅妾者之戒。

李春淵。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為梅長公之換所強占。最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許王用子。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妾。既歸。用子僅數月。用子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輅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謾以為寡居兒婦。而嫁楊翠屏。繻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輅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於外。縣是士章為人所薄。此等穢。乃煩章奏。未幾。竟轉年例。刑部尋審。德輅在京。安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宗女。僅擬杖罪。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適化任。後三年。翠屏卒於適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木漸曰。朱氏在京。數年。楚人幾至嫁遍。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官朱氏如何風力。蓋江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為何動此惡念。惟言情願命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於是指揮坐大辟。革職。不知何人後也。田宏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上見而喜之。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蓋上意在宏遇女。宏遇亦願以女入宮。俟後來富貴也。未幾。以邊警。能其事。至秋而宏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曆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啓年間。如故。余乙丑。計借所親見也。辛未。乃增至八文。因錢難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日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徒為販鬻者。苦搜其所以。昔因有力者。為之。如田宏遇。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易錢幾萬萬。宏遇用此錢於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歸何處也。在商之錢。百文價值二分。宏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利。萬萬之錢。賺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欺騙。罪之罪。將何辭焉。

雜錢既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於上。而

馬其在衛府甚久適歸宜城談藝遂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其哉蔡逢頭王赤脚可作的對也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逾十年忽於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未燃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處宜興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頭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猶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兒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於難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曰自知再來必至嗣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為非研欲據首輔故逐之去并研即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縱騎催候旨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書約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稽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縣上疏懇獎舉及延行等語俱為上所刪查此豈非研意也

京師囚宅選選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秀尋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闢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郡仙元龜在朝仆於班次傳者聞然皆以為可寶且爭奪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沒於此宅繼之者亦以愛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素因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孫以考選獄居未一月而斃同館吳慎旂移入余以為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吳病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宅業師以序實就選暫館余寓倉猝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則囚宅果有之也

戶部員外涂有結四川人廚役為妻扑殺埋宅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冠帶圍住妻迫致命也哀怨西懷參宋之昔亦以鶴啄死屍為言至煩御史接驗在涂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妻之此等非所以濯聖聽也至居恩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穢媒以閨房不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為也戲居恩仙駕鳳真為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上始出而鳳真自辰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狀潦倒謂不可入鳳真力爭欲入奮袖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後加留阻鳳真怒辱殿之復操俚語呼曰皇帝老官召我何人敢阻是數人力遏之而止然上已知矣諸人對舉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不敢入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憚而罷居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舉在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謀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遺書文舉升過為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為難事乃又遣人於京中明前事因被緝獲其稟云所請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與敝座師言之韓城也韓城出揭委之文舉時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鞠乃封翁應之與文舉無涉於是封翁論成而文舉一疏之後恬然復官余竊為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仰所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蓋以嘉善和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

死不足惜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噴噴歎服上益怒聞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謂休但語涉涉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誤而院乃以為民議矣向令議借稍加抵觸即謂傳無不允者此中機括頗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積直之理良可恨也

仇維順以侍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墻守禦之能御史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白樹巧借內撥於維順責備極當而上召對平蕩怒甚曰仇維順方至通州亦須讓地展布使爾借題沾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霹靂光辰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關一時俱折如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既復內揀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然於其間歟

陳啓新既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委卿野塚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上不悅諭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同本欲因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間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啓新曾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其考官房中一切借辦榜出天尚未明而底役率行戶百餘索取喧嘩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於此在啓新固所不知乃啓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尚仍其隨則順天府官亦去啓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游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學生多一學字丁丑一榜乃於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為副考官填寫紙條不甚留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刊乃便進呈句容曰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子監舉行上江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曰應天府學不祭濟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仍其故至壬午余一切正之

往年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審其銜而不用鄉貫世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允皆中書出身仍書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官則房考為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為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幸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曾俱以中州教育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此又何也

自甲戌茂茂飲五經特准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照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為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為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旨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為首而繼不肯也曰正為五經不可論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茂於正榜之前即元且居後矣乃不可論魁乎文章公器聞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各卷殿舉始入羅小遜曰既是兩卷止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濫就如佳雖有十卷也須中他小遜曰然

既而兩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便分房。因書各房於小紙。與小進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貼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也。黃方俸滿考選。小進欲以次卷陳補。余甚不愜意。至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得書經春秋。則以五經卷為魁。以專經卷為第六名。庶幾丁丑總裁之選。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為第二卷矣。豈數為之歟。或者不知。以為丁丑舊例。而實非也。猶幸小進俯聽余言。開五經兩卷之例。明年兩卷皆捷。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曠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亦在中列。兩榜之際。并研及通州。五經只好二卷。如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原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於欺也。請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兩卷之例。豈中堂擅當。反不如兩宮坊耶。并研不足道。通州是如。何實際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上。小事如此。大事如何去得。

丁丑閣中。羅小進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嘗有夢。而接閱卷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節。惡字來。從惡說到好。又從好說到惡。不作兩平。其先為同事。蕭歷室。塗京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薦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適至。遂收之。即烏程閣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非所。蓋謂此也。

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關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挂議。丁見事蹟頗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進因而加慎。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閣中安知其為東人而法去之。若拆卷之時。衆目其注。已定之卷。誰得有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陸之所為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胡麒生行人。俸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閣。中書陳龍正閱。或記借其擬題一。榜出。所中有胡維字者。物議騰沸。龍正為醒迷記一通。後維字為部科。磨勘。四義刻布。於木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抄。故維字革職。麒生降處。即副考閱中。畏亦降贊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擬題。其出題在龍正。閱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為者。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議之。更加詆毀。不受其醜。何有發好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驪。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馬於陳。遂至疏開。於是主考黃東庄上疏。自明云。史料無衡文之責。啓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史料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駁字不雅。謂至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即專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啓新不足。責備制案。皇。遂迎啓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自庚午。姚現開。希孟。以中武生。破處。北閣。遂為良途。蓋策。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縣序。及先期託疾。杜門。因以方遂安為主考。是科獨無議為希孟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為宜與師所不。甘心。入北閣。或詰余曰。業已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奇貨。謂其首篇。套用。收。以崇禮。復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然也。一二司官。更加狼戾。稍欲伸說。其間。便執巨富為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為出脫者。此等閹氣。大不可耐。

子罕言命。理乎抑數也。子罕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建子也。以十一月為去年。而以子時。時為今日。即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共以為神驗。一日與傳海峯鍾秀訪之。方市道袍。屏去僕從。託言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傳相視而笑。壬午。枚下。曾以柄用。許宋九清。又言。六月二十二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

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奇之癖。日用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為主。沒後。欠債二三千金。皆費於所好者也。余嘗做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宣廟壇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傳海峯得其一鼎。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蓋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

徐愈。憲鐵。攜一元章石卷。凡百餘種。五色皆備。其石各有相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奇狀。歷落。目所未覩。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梅檀佛立像。在鷲峯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間有似木處。乃西國真王當釋迦佛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榜檀像。萬歷年間。覆之以金。殊為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相為香烟所侵。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髮髻。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盡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為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著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既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允培。為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其正文。隆起者。藏番人處。大篆云。皇帝聖旨。下為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為套。冒之。旁有細字。曰。撒刺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石刻。畫馬有二。一史道頌。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為奇。筋骨。較對。更加峻峭。借此以久其傳。實為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畫外有帷。帷中。然。繪。彩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兼四配像。則宜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暨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濫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入內書堂其司禮章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選冷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爲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造爲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蒲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蒲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成辰會試錄觀之內外廉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瑞帶卿銜及都御史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可營競雖諸諫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

杜毅齋三策册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而爲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擊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舟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炊許時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千里晴日勞航可見有參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澎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鹿筋皆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爲太守或以爲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郡新書言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考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審元爾朱欽人永樂十三年則有巴爾都魯人宣德五年則有陸琦正統十三年則有越堅景泰五年則有上泰上字與尚茂彪人聊讓入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泰又與省則有登茂福年公安有陳嗣宗成化二年則有乙順人沃順人五年則有勸爾人八年則有閻鉅人蘭玉人十一年則有仰昇人滑清人

十四年則有才寬人鈕清人那欽人二十年則有稅新漢人二十三年則有作紳人戈福人宏治六年則有薛春人院賢字與苑與閻深人仰儒引與省九年則有汝安人十二年則有收相人十五平則有管綬人正德元年則有堯弼人三年則有銀鏡人六年則有顧鏡人九年則有底龜人及官人十二年則有伴謙人十五年則有組班人睦紘武進人初某嘉靖二年則有阿其人五平則有拱廷臣人八年則有睦提丹陽人與鄉鼎人十一年則有承林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人順境人步允遷人聊文瑞人蕭賢人二十年則有鈕緯人戈中和與省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人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人隆慶二年則有成懷良人五年則有由門人令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少有相認者即收之甚至姓胡人亦曰稱令狐或

嘲以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爲歷中有進士令狐沁近日有新城令狐永輝不知其爲宰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錄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鄭姓本毛詩鄭伯勞之鄭乃音環不音旬鄭城有糕姓亦巨族也黃縣有淳于即冕之後歷代墓其存大顯於唐碑表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又山東有舉人雖坤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音雖坤又非不識

甄卷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未可盡記也

玉堂書記卷下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并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最厭宜改之余即易以別語因思堯舜舜業古來帝王憂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爲厭也此語可厭則講章亦可厭矣區區小臣不敢違執己見并研恐不得辭其責

辛未羅黃江喻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疏奏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魏不能表率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義嘖嘖多言遂以閑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況多少之間惟視文義盡否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講書爲也一枝一誤後來講官無所措手矣

日講與上其究一几實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知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爲講官時講尚書至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冥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日上疏引罪韓片城四維壬午冬杪自少司成加中允爲講官舊本知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能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於是准辭日講但帶官銜佐成均也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起過宰咄來歸仲子之贈一條上問何爲遺此不講蓋宰咄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則字耳至于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公錫袋爲

選以速事遲滯一切嚴禁。問遇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焉。運軍日貨商販裹足。刺殺既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惟袖手而觀。諒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乘船而潛逃者矣。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王者所不靳也。不然適足以致悞而已。夫公爾忘私。爾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以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海謀國者宜熟思而慎處之。

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上命取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預備等夫。夫去而為賊。則復驛遞為平賊。急者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為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觸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夫言有可採。即芻蕘不廢。況貢生乎。自驛遞裁減。册封大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輿之外。備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冊之用。乃有封王妃者。冠服或二三。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多至八九。其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雇脚羸。馱之暨道途。大為褻體。夫臣子奉差。即自雇脚力。非過也。冠服乃朝廷之法物。願降藩王。典禮何等隆重。而下同商販。動輒驛費。此甚非所以重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至濟。有見過者。攢眉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銀者乎。夫馬俱足。更加護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者出入之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待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

宗藩之陵替久矣。非官紳諸人敢與抗禮。而其勢既窮。雖欲沿舊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官拜。亦舊制也。國初將軍甚少。間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即受各官之拜。彼此交愜。今傳經累葉。其非皇支者毋論。即列在皇支。皆王孫。非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欲撫按司府而下一拜。有是理乎。今上蘇信邸承統。故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國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隆。若邇來宗姓。即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當祿。況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

國初親王不時來朝。故高皇帝定親王與皇太孫相見禮。公見之後。仍有家人禮。至陵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旁。在前。天順初召親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二祖時。何可得也。況熙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異囚拘。各官之於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通融。請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皆出守郡。陟陟行焉。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然江陵盛時於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受封在江陵。為宗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即云勢微所標。頗為非宜。然而朝廷益尊。不親親王。遂以此貶重也。矯枉過正。將生事端。亦受親親之道。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藩。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款。各藩率不聞有此。獨中州為然。此誠各官之咎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於獄。傳聞上怒甚。欲加廷杖。曹璠跪諫。乃止。未幾。唐藩杖殺二郡王。上乃不憚。而發。尋又疏請統兵勦王。總亦內不自安之意。非真有他志也。上密收撫按。押發高牆。其旨云。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祖訓。莫此為甚。向使不讓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

從而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上而不愛宗藩。則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魯王濬。所寵孫氏。濟寧人。其出甚微。晚年以五千金助餉。為孫氏益求名號。部議魯王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為世子地耶。上從部議。并卻其所獻云。

魯世子以派自號。乾山。其宮中所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為窟室。極其深遠。以錢貯油。晝夜然鏡。凡諸用物。靡不具。蓋因德王被擄。中州福伊等藩。相繼淪陷。為此山以備緩急。可避也。壬午。兗州破。世子走入穴中。宮奴引兵至穴中。得之。拷逼金銀。略盡。以弓弦殺世子。方縊。世子呼曰。當先殺我子。不知何意。竟如其言。世子身短多鬚。通體皆黑。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

濟南破於正月初三日。歲內二十九日。在圍城中。猶令歷城令追債。兗州被圍。世子止捐三百金。乃預借。祿糧。取之兗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衛王號泣。召各官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之後。將客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泮城八月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真強人意矣。

宗藩以科自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為最。楚蜀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俊。何必限以定額。各省屢請不允。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去。民生一名。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濫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授。每滿多至五七人。選除未盡。繼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旁及換授。苟藉廣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事鑽刺。未為得策也。換授之法。皆自袁王保舉。莫多於江西。寧府統字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則各郡王所保舉也。羅小遜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復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為州縣正官。吏部田唯嘉。專以此為奇貨。夫宗才換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開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者。使帝室之胃。金錢橫行。垂垂於臺者。其恩疏宗貢。號為正途。反遠遜不及。此所謂外也。舉人朱由櫻。益藩宗室。以會試副榜。求准殿試。此宜允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議者。在昔則有孔濤。在近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對。何用靳之。朱露一朝。親縣官。率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言人所不能言也。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錫。祖習用之。開僥倖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

朱統錫。亦藩宗室。錫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多呼為布。何也。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使人館者。改授中書。即告假云。又三年。值宜興師。為首揆。因太宰洪學乘銓。乃入京。籍復統錫。本宜興。辛酉所錄士。而太宰為江右左轄。曾賞其文也。蘇是得復庶常。癸酉授職。壬午。南開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乃兄比下式。蓋辛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選得光祿署丞者。也。比下式。恐亦非其倫矣。

甲戌。進士朱寶符。賜名為朱統銓。朱鈔。賜名為朱春。錫。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恩出特賜。准入玉牒。是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何歟。

庚辰。就教舉人一百餘人。就教歲貢生近二百人。既試。上傳諭吏部。悉與部屬及州縣正官。又言此係特

五堂書紀 卷下

五堂書紀 卷下

五堂書紀 卷下

用後不爲例云云。於是舉員間選。俱照甲科資格。惟吏部選得兩司務。其餘部費無不遺授。諸人出於不意。自詫特典。一時意氣出於甲科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費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若選得外官。其勢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儘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負債多。以千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諸者亦將坐困。究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爲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京七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後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而受累如此。則其餘可類推矣。

欲行保舉之法。但限某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預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自然格登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未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於是每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稱與不稱。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疎謬。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承簿。擬權歸己。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肖耳。

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宋今礎之。昔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爲官。聊復奉責。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爲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即於里中其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爲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於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於官。未及訊實。而童生亦斃矣。

副榜准貢。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焉。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方者爲之。新城王與攻王與。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丙辰。歷科副榜原卷。於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駁者矣。明年復令禮部校閱原卷。量留數名。以信前旨。其餘發本學肄業。於是未選諸人。什九罷回。已卯。楊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或多賈增。議於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於是奉副榜充爲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優次。便以科道自居。移駕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同一鄉試也。爲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爲副榜者。乃人懷贈治。希冀得官。此真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事。非有異同商確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

國學撥納。原非祖制。以首善之地。廣收銅臭。最爲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議罷者。乙亥。忽傳諭一舉。停止。一時以爲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撥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耳。又問何時當罷。余曰。外患悉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能之期矣。余曰。撥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能撥納。可乎。即罷亦暫罷耳。明年丙子。科場屆期。撥納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戶部言之。日。急欲得銀。而停止方新。不敢言開。於是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繼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爲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益其名而爲之也。

其意以爲增廣多冒稱也。乃并糜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稱乃如故矣。久沿之例。即聖人無如之何。坊戶計算。徒以偽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邊惠通額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結月而所誦益多。一主政接管。驟減舊額。縣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關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清德州。即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道俱完。新課充溢。此公借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尙書。與撥納加銀之議。異事而相反也。

撥納既停。監生漸少。於是開選貢之例。膠錄分卷。一如場中事宜。第減七卷爲五卷。省三場爲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爲破格大用。即在旦夕。遂欲凌科甲而上之。及廷試畢。一槩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准就教。勉完監事。歸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去糜騰之資。強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還選貢之爲得也。

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瑞。爲受卷官。與共事諸人。言文昌入豫。分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臆果杞縣劉湛。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縣孫賢爲第一。宜與徐博爲第三。至是劉爲第一。宜與吳國華爲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

庚辰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上取餘卷。至再三。皆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緩邊靖忠報。響雪恥之策。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曰。以吾所見。不離明問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爲傾耳久之。時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爲狀元。已而果然。然中庸曰。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單括一字。易於見奇。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俟之矣。

壬午六月。宜與師薦用將管江。黃竹江。吳興化。至十一月。復薦王巴縣。六月之薦。從衆舉也。其薦將管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選述。一切委焉。明與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能。姜楊家。諸人漸有異議。將管江巴縣之辣手。以爲援也。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與師絕不與聞。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出視師何也。宜與既罷。興化同時閒住。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兩管江及巴縣之罷。必也。癸未主考。越兩管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閣之日。黃以一疏。准辭。將管江去。而因循未決。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難也如此。

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常談。惟借以爲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說知。既出。又至閣。言上加獎。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與對諸老。言曰。衙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房。今又別用。奈何。蓋以魏陳言。事疑上。或用爲樞式。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論出。宜與見之駭然。而上之疑已殊未之覺。嗚呼。明者見於未形。況彰著若此乎。

軍用東閣大學士乎。學士五品衙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宋拘沿襲之陋。開議未嘗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極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岳正彭時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已之入閣辦事。不為編等。但不必降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居其重而辭其輕。以為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於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誥。韓魏公以為不可。復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鄰。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處人者如此。萬非吾輩所能及。稍做其意。一再固辭。未必上之遂中止也。今貪鄙怙惡之狀。先見於辭疏之中。異日遇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賢輔之效。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

本兵之難久矣。外與鎮鎮為二。內與輔臣為二。就己所能為者。又不能盡得之於上。故無事則虛度日月。有事則高難。支持張象風。鳳翼為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宿本兵梁廷棟為總督。梁歸南。至張自京出一籌。莫展。幾輔數十城皆被殘破。兵退。二人尾其後。途中但見大樹白面。書曰。各官免送。所皆是。二人度既出。且羅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為宜。張之死為不幸也。

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開翔與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右手。然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撫三鎮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為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皆撫為贅。既成贅。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繼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朝廷畏之。而欲督撫制。是必督撫有稱尊於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日章疏中論撫鎮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上塗抹之。批云。制其死命。是為何語。兵法曰。實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事也。自古善以將者。皆云。往往得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為過否。嗟乎。難言之矣。

上重武臣。外衛指揮而下。戒飭撲責之法。一切不得行。但許參劾而已。不知事有不至參劾。而但須撲責者。一槩停止。則廢法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以參劾為過者。相沿已久。今一旦更之。不以為優其體。而以為大不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得降處。遂相戒以為不可。而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奪官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衛不卑於外衛。巡視不重於巡方。而其分別若此。良有所未解矣。

武舉非祖制也。洪武歷三十年。諸凡法制。罔有不備。繼以靖難。而用武極矣。獨未及武舉者。以為兵事非可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得也。且國初將才。不可勝用。焉用此為。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做文試而為之。既試騎射。加以策論。以為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者之地。鄉試積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得實職。其有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為者。淹滯終身而止。似捍禦所資。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實之。蓋以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遏之徒。有所階以自進。即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為患。此引亂之微權。非論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尊之。與文試等。無論非祖宗之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

辛未。武場定命。技勇策論兼優者為最。策論優而技勇稍劣者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劣者。不准榜出。榜出者。遂至下主考於試。至甲戌二場。大風。步箭中者甚少。監者恐入場人數不及原額。上疏請之。但有一箭。亦准入場。是所重又不在于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於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九箭者。為狀元。假使上親至武場。見所為馬箭者。未有不嘖其見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使人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插箭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木偶泥塑而後可也。將焉用之。

武場原止騎射。辛未加以刀石。刀石三等。自一百二十斤至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開場之日。有武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啟者曰。今日臨場盛典。以應主上指禱之求。何云選家丁也。對曰。既選將才。須存將體。須識將略。為將者。全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間。即武經七書。猶患其為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套。至於騎射。雖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際事。聊復試之。規見其一斑耳。若在臨陣之時。全不恃此。況復增此刀石。無論力有強弱。未必能勝。即其能舉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則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為戰將且不可。況大將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請辭而退。於是長揖而去。監者魏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

會舉舊例。卷分邊腹。每十分為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練習戰陣。故多少懸絕如此。京師舊為腹卷。入者少。辛未改為邊卷。蓋動衛諸人。以腹卷額少。頗入邊卷。故請之耳。緣是八分之中。京卷居十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策殺之下。事事諳熟。窮邊健兒。安能與爭多少。此於諸人誠便。而於分卷初意。能無相戾否。無論鷹揚之選。強半執務。非所以光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曰。邊卷。顧名思義。可乎。可乎。乃無一人言者。何也。

初議。臆傳武榜。謂殿廷不使於騎射。若止令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濫就。非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地。殊為未稱。後升昌平參將。丙子。死於敵。亦可以無愧矣。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不囚於地。必驗於天。惜倪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算耳。

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糧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於是畢司農下獄。能魚山開元。鄭濟庵友元。俱以謫去矣。自是考期將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問催科。而循良內召之典。化為錢穀銷算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奸吏。上下其手。不惟多通為累。即少通亦足以為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為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僅一分者。免。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糧原分款項。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銀。必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銀兩。亦為搭配。間或遺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奸吏且將借以為題。而以十分未完革職矣。既經革職。須向此吏更求開復。故有欠債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控告者也。今不敢復未完之數。曲從寬假。但求已完之數。概許通融。一戶部尚

昔能為瑣瑣對策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歷俸已深。乃轉正郎。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
前總憲更甚其稿。但知未完為真。誰肯因彼貸此。嗟乎吏治而止核錢糧。既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為
縣官仲此冤乎。

錢糧之累。莫甚於內庫。尤莫甚於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即拖欠亦
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於鋪墊之費。或浮於本色。而盤用水脚不與焉。積累通計。曷嘗相倍蓰。相千萬也。
鋪墊之外。又有需索。需索滿意。不問美惡而收之。徒為內庫之朽蠹耳。嘗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照舊
解入者。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內庫之意。非上意也。

本色外解。一畷一累。其甚莫如弓甲。凡弓皆自上開試。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
半開者乃留。及細給行開。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庫有力者以利矢射
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或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
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為可惜也。

自壬申冬。每一開。則令百官進馬。并及鞍轡。動賊有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餘每衙
門共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於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常繫數馬。其進馬者。皆道役費銀以往。就彼
易馬。旋即交納。如有以他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共進二馬。每次合貨。使當該吏至彼為
之。審疑其不無侵費。皮寅冬張垣公裕。查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乃託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
金以上。同官謂必且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於是取原值如故事納之。仍餘銀數多。此事未審
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公。乃適為內庫射利之端。彼所鬻之馬。官馬乎。私馬乎。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
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假使按以軍法。當真何典。而莫
敢誰何。徒勞竊歎。余之所深惑也。德州為太宰時。亦有此論。閣臣之外。惟衍聖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
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蘇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體。第心吝而外。以清自給耳。事
平。上於進馬。每一匹。每一表裏。蓋有所不悅於中。而復難於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

官方之散要。費賤其來久矣。非可以驟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掉其實。而為人所借以行其私。則
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為所借者操也。此謂權不自用。而例授以予人。何若仍其舊之為便乎。如
科道年例之隴本屬劣轉。而上以為優。不知所謂優者安在。其例陸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
借以排斥異己。遇有反唇。則以優陸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此優陸也。論其實。果優陸否。是上
所名為優陸者。究不優。而但為借川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
道。一以章疏為最。則無辭矣。問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陷於狼狽之手。幾弄於主使之入。中外
盡知。而美其名曰優陸。吾不知其將誰欺也。

年例之法。壞於德州而未甚。田唯嘉而手腳盡露矣。每一番推陸。即有一番喧鬧。廟堂之上。時時敲手
露。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持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
陸。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持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

陸。之不可勝記。獨凌若何義渠。以兵部垣陸福建參政。則烏程為之也。凌與烏程同里。而素不相能。烏
程已歸。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入京。傳語唯嘉。以年例與之。唯嘉奉命惟謹。不謀一人。而分登啓事矣。
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而陸持朝局。驅逐言官。意欲何為。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
僅兩月耳。一息尚存。萬萬不肯歇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矣。

年例每次不過科一道。二蓋約略人數多寡。而斟酌其間。止合如此。連三年而計之。其人不少矣。吳昌
時為選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軟無能者。其用意至深。此時鄭元岳為太宰。從儀郎調為文選。亟欲
以特達之知。大伸其清孤孤特之意。以見知於上。而昌時別有肺腸。特創此不畏強禦之說。以恐嚇臺省。
為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劾敵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眾。以劫之。方自喜其無遺策。而不虞人之
有煩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絕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太宰不
失為君子之謙。而昌時為狡狴。為無賴矣。

科道陸京堂。原不為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即均有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
小為別。如事繫宗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奸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俸滿之日。宜陞四品京堂。其次遇
事敢言。不為阿狗。及屢有指陳。俱切利病者。俸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建白。頗彰才幹。當
以年例陞三四品。或更次則保持職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陞五品。或更次則雖無建白。頗彰才幹。當
後役。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俸滿五年。便以京堂為分內之物。無怪乎寒蟬之結舌矣。
初萬歷二十年間。抗章言事。多在南部。時人為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箇大知府。北京科道綿
似羊。六年一箇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

宋九青政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蘭旋京。示余以試錄。余即於坐上閱之。一策中無一字
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
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做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具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為。余曰。應之而
心不謂然。大都敢言之士。有觸即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為疏。為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尚不敢言。而望其
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著一人。但將清通簡要四字。衍為
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嘉事。屢有陳奏。未見余。即曰。年兄。何將衙門
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趨。宋有魏色而笑。蓋余之疑。而頗難於言也。
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欺實。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為身謀。不
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萊陽城陷。被殺。漆園所云。豹養其內。虎賊其外。殺養其外。病賊其
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官由科道升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曉湘。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間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
宰永淳。為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為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為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
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即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即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翰林考滿升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書。各有彼升。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蓋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間。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鼎甲庶常。以科相次。三年轉選。又及後資。不至滿。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即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為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選則多踰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

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而前。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為後輩。則以故館授職為準。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結升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真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實授。與鼎甲認為同年。是矣。及羅吳卓。吳若谷。以庶常繼至。乃相率謂鳥程講說。以已實授在先。欲據羅吳之上。鳥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創改。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稍變法。乃遂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

辛未。館選未幾。楊翠屏細武以粵西兵亂。告假省母。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故館方得留用。甫歲一年。而翠屏至矣。則以向曾夢為倉部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以此來也。既授西臺兩差之後。升倉部御史。巡撫遵化三年。升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夢又少異也。

壬申四月。上賜麥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說也。至端節。又有宴。六都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優者方授詞林。次者授敝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敝衙門之上。二館師皆以自有舊規。都垣復謂光祿言之。光祿知其不可。而難於盡批。乃以六都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至期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聞中宜與師曰。自來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為科道。豈有在都垣下者。使典籍傳語光祿。於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於下。六都垣快快不悅。不就坐而去。

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為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蓋是宴為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改。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序於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置。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為史官。必不輕於一坐矣。

莊任公罷職。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談良久。又復如此。既散館。授給事中。上疏論廠衛為害。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責之旨。回奏三款。俱非廠衛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矣。

莊既被謫。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蔽之者。移牀帷出居外房。又具一疏。稿有桓靈等語。內一歎。言福王為魏。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欲都戒班役不許寫本人至寓。緣是得止。同館移尊候之。出此稿相示。以上為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

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復入。有宛在堂詩稿。及山居一嘯。多李邕大罵之句。以饋鳥程。鳥程大不然而之。至散館。卷中有別字五十餘。鳥程以為戲。將授部屬。宜求浣白。欲得臺中。鳥程略無轉意。但云原卷見在。徒勞言說而已。鳥程雖刻。要之少年乘興之詩。未宜輕以示人。況於前輩。尤不可也。

乙丑館選。僅十八人。山東僅一人。而世家爭者甚多。故馬勝子之驕。以無意得之。晚年尤嗜佛。初此索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亦不妄安。官邸十年。磨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子因曰。耳語多是習慣。有客於間。處細語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雖耳此語。豈其然否。滿眼不堪。代人解嘲。聊以自遣。吾以識勝子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卒之日。自言胸中空洞。洞以辭世為樂。蓋幽寂恬淡。自與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

鄭太白之元。癸酉。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為執政所不喜。尋以差歸。未幾病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與師云。此以歇後和嘲也。其題乃女為君子儒。不知當日命題之際。真有此意否。然則幸未論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為斥鳥程名矣。豈首輔於次輔。又在所不避耶。

黃石齋。浙閩處分。實以制榜有尚觀。陸向觀法者。其一所延先生也。尚姓。冒稱在春秋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石齋異之。然有他弊。欲去其一卷。乃重閱兩卷。後者於前。於是割去一字。改補以印覆之。榜出。閱然。由是有議。其辨疏言。異雖五桂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無。兄弟同經。不礙於人。設有同經。又同房者。如丙辰侯木庵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重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即精明之過。其人既有貧富之分。何怪乎其有言也。既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一疏。引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已策得此交。語狀與京房至新豐及陳所上封事。正同上。其不悅。乃革職為民矣。

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嘗為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城。葉塞講宜興。數次弗得一面。蓋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為余後輩。而煩余五六次者。使石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出館而交情如故者。惟楊翠屏。其餘在密疎之間。不甚相遠也。倪百宜在館時。最相睦。即休沐之際。過從無虛日。及授西臺。屏異自高。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黃氏。孤女也。全家遭寇。殺其母。自投於江。但黃雖宦家。而性不慧。又無子。倪既入館。家中為別聘一喻氏女。倪五年不歸。未安也。度接前時。當娶之矣。其在東省。屢有人告狀。認為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即有父何父之多也。發該縣杖之三十。倘其萬一為真。如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固多不幸。而處之亦未為善也。

倪學士元。為倪百宜撰救命。其所封之妻。即黃氏也。文中有美在其中。聲聞於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絕不相涉。殆近於戲矣。一日。早熱。遇沈憲中。言近日敝座師。為舍親作一救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往逐子語。不解所謂。蓋其人本以曾孫補餘。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為釋之。憲中乃了。然學士語救文字。多不覺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辭矣。

語救自有體。前輩為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餘字。近者率為大篇。非其質矣。且詳切事蹟。以天子而譽匹夫。屑越王言。莫此為甚。謂青方起。震可資之父。善畫墨竹。乃至為救命中一聯。此何足以辱絲綸。讀之。但訝其不倫也。

酒陳芝求卸。有接孔孟之真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公攀龍贈語。乃借許石門士柔代作。而注中書之名。有身任斯文之重語。上皆加塗抹。劉陳至停開卸典。許以此降調也。

禮部主事盧洪春。萬曆中。以國本建官廷杖。天啓中。贈光祿寺少卿。蔭子官生。以監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余為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為中憲大夫。爾子之官。爾所遺也。天末長更。伏不重於清卿云云。

納銀給誥。此倪學士元瑞策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武官二品而下。上更定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僅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則及食憲而不及侍郎。在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副少參而不

及憲長。大參官不相遠。例何異也。至武職。惟都關參遊而上官重而實裕。守把而下。餉口不遑。何以封贈。為由是納者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被其名。乃不取其實。何也。

構武陟初。欲練兵十二萬。為剿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勦餉所難加也。驗時。問其兵安在。則歷指陝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勦餉未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宜餉等邊兵不堪戰。於是議挑選數多。別自為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册耳。已而果然。

凡加派兵餉。但能加於未亂之處。其楚豫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其勢必至於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等事。皆自武陟開端。厥後服毒自盡。擬辟立案。尙未盡厥辜也。議未上而忽傳諭祭。旋奉免議之旨。何歟。

軍興以來。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米倉及光祿寺白糧。除本年足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蘇民困。上不允。蓋將留為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即裕一分。其效在上不在下也。惟精於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神廟年間。為外官者。一遣人人京。自關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即至厚不過四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皆割往返儀物。俱備。其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習何曾禁得。但禁其開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祕萬端。乃所謂賄賂。非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為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

邊功之盛。莫如神廟初年。江陵柄政。一切機宜。皆從書割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卒履往來。固非至計。蓋奏疏拘而書割暢。奏疏板而書割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割不嫌於再三。奏疏或虞洩漏。而書割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割。概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跡於數千里之外。無惑乎其不及前人也。

寸楮之製。通行不過十餘年。前此所未有也。即如近年等值遺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並帖而無之。皆取心照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

烟酒古不經見。遠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啓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已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

入京。游出醫之。遂為過者所獲。越日而僕入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烟為燕。人言喫烟。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獨者檢初。以為異。已而知為洪竹所請開禁也。

塞外有鳥。缺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鴛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蓋古突厥留也。丙子。宜遊有警。舉朝無一人知者。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邇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如此者。矣。

火藥之災。始於王恭廠。遷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人或以為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聲響若有所視。至翌日而王恭廠災。

丙子。邊警總兵劉澤清。赴援。至河間府。擁衆不進。上疏參東撫李元。自誇已為戰將。無奈愁芳悽撫。標而不發也。上怒。下部議處革職。其實撫標三千。自用不足。能分以與澤清乎。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人有抗章之志。非復昔撫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負隅。莫敢誰何。此治亂一大關也。

愁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自負。復恨愁芳代之。遂禪其職。去香稅七千金。上震怒。遣驍騎逮之。李已去。半道了艱。距家百里而逃。其香稅自在庫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驗平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命守德。難兼顧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為上所原。復得勦遼。此三千之兵。從來如是。非至王而始試也。即東撫一事。數年之間。不得其平若此。

萬元吉。江西人。為歸德府推官。嘗孔賊亂時。有安邱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城。為內瑞呂直所糾。將家費抄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送。遂至降調。義聲震於人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為人。後以大理寺副。隨武陟督師。人已訝之。及武陟自盡。上疏頌武陟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陟。何如生呂。直乃至前後兩載。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

萊州知府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下不肯盡從。須一位老翁宣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毅然請往。絕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輿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火炮。即可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數武。亂刀交下。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純。上疏爭之。云。如萬年者。宜贈以尚書侍郎之官。又云。今之為尚書侍郎者。若有殊功異能。優於萬年者。不過累資而上。今日升侍郎矣。明日升尚書矣。及其考終。臨下乞請。與反若執勢責債者。然。人人以為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遠接張銓加贈尚書。人以爲宜。今萬年之死。與銓不殊。而生前官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張銓與部議。俱不從也。

以村之敗。本山催促。慮總督象昇。感憤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馬勒。慮以鞫其督師。失痛脫手。慮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藉。皆被衣暴露。歷日既多。了不可辨。屍屍尚設一白細巾。人以爲

忠孝之報也。

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問以事之始終，欲錄飾返法之狀。據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怒，夾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為返，力戰而以為住，何可諱也。吳駿公曰：國棟不知何許人，此即士大夫有不能者矣。

會二雲櫻為福建兵備，不知何事為鄭芝龍所深成，乃以己財入京為之謀。一旦緝獲，上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為姪納監之報，又列其在閩治狀。其事得解，會曾逮至。上夜半傳諭刑部，曾櫻免入獄。由是得釋，未幾升登萊巡撫。

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葛令聲，葛上疏自辨，復指同部來方焯、浙人而鄭所謀之缺，乃浙缺也。故葛疏稱曰：一縣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總其成於浙江之吏部乎。末又引來一事為證，蓋數日之前，本部考定選官，來會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託葛真前到也。來由此提問，葛得免。人多弗與葛者，初吏部前後輩相與無聞，言至是而雅道無存，戈矛競起矣。

會素有清名，其為登撫也，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為衙役，未有不貪者，已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百數人也。會係守昆陵，當魏璠用事之時，宜與師曰：曾有一詳申撫按，內有十餘款皆稱體上公，又毛禹門士魂論成，遁跡，因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曾之品未定也。御史楊新期頗著清素，歷資多年，不得遷陞，所用冠服皆二十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寒滿其中，擁腫外見，上覽見，深厭之，以為無才也。故內轉及年例，皆不允。以未進士至丁丑，暮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升陝西參議，新期慨然曰：焉得有此。越數日卒矣。楊墓垣世芳亦以久疾不遷，疽發於背，腐爛之日，乃報升少詹也。官職何物，乃至與生死相連。二公皆山右人，秉性頗剛直，不耐摧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身為殉也。

固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查本官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別處，篋室傾倒，篋搜得銀七百兩，坐贖論成。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於本縣大璫，入毀言於上，故出其不意而為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貨，但以所有坐贖亦非法甚矣。是時上新誅魏忠賢，而復用璠言如此，至丁丑，復有潘益達、白慧元事，傳中旨令巡按御史參奏，御史迫於上命，遂臆列多款，不知縣官果貪，巡方所司何事，乃待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未然而唯諾雷同，使縣官銜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職矣。自此後，令不務職業，專以調停大璫為事，阿封即墨者恐不當爾爾。

余鄉試房師段德劉公諱華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性撫才也。為大同左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為監視所惡。一旦從撫公薦疏中批云：劉某貪污狼籍，若會同監視，據實參來，重處達其四款，以進速入獄。刑部問官于元協任子也，復不能執持，硬坐兩款論成。此與秦士奇等事略同，初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欺，不令彈其肘，今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聖躬必如何而後為聖躬也。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道皆有所恃矣。故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

揆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辛一至於此。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即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合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取徑武陵，乃上疏自言不願，夫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知其心事矣。

楊顯名總理淮鹽，驟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商而為之。鹽法自此大壞，而上以為能，蓋徒見目前有多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為憂者也。巡鹽御史張緒倫獨深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值余過廣陵，復津津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納可，慎勿向他人再言之矣。余尋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訝者，冬盡內察，以不謹處分歸而卒也。

顯名治衙宇於揚，內起高樓，落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構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吹導至懸焉。梁素好大書，所至多留題額，若此，事似可省也。

雲構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日，雲構牙牌及羽明絲羅皆奮起怒張，見者異之。良久復故，人以為羽明且為狀元，榜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人而已。意下體所佩，近尾之象也。

馮留仙元殿，以運判粟濟寧道，德茂寅之警，守備空虛，拮据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游兵數十人，掠濟寧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馮即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馮不顧，蓋此城不守，則身與之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之何，無非見到誠定而已。此等方是與斷大事。

西長安街有僧為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為日久矣。辛未，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為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日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

人之休咎，有兆於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宋泰斗鳴精騎馬在途，馬驚墮深溝，衣冠污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冠易之，尋以武崗分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冠帶前行，為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

楊慕垣世芳，劉士徵必達，既下獄，兩人共坐一室，每日講論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夏侯授經之風，部擬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楊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即卒。

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略盡，而欽程獨存，遂為平順。每一指紳入獄，雷索萬端，必大有所獲，而後已。乙亥，滋陽令成德入獄，欽程亦如例索成，大怒，拳擊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精神在獄者莫不快之。

凡提騎有所遺繫，須奉憲帖，其憲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防增入也。辛未，以神場火，逮巡青馬思理等錦衣以科員在內，徑接駕帖而行之，事訖乃送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守，上疏爭之，乃復故矣。

坤場之災。上以為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濕氣入

刑部決罪。乃上所自勾。當日始下。其先無從而知也。庚辰秋。御史魏景琦將未勾諸人。一槩處決。一誤而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為劉所殺。全家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即是年進士。召擢擢用者。其齒序至此。先是楚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節推為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後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科道。蓋其慎也。禮科胡周鼎上疏請加恩。安既處分而去。兵科宜國柱於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為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狗情面之狀。以受知於上。是明明自開破綻。為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班役。怨為之。向使稍歷仕途。萬萬不至如此。以若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沈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

劉半舫榮。能詩好畫。門下多遊客。山人既為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創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涿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湖。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聞有入者。大都苦於淺灘。力甚艱於南科曹大吉。景參疏論。尋被逮也。平其獄。中。余在儀真。初聞此。即私計之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濬。曰排。從不開口。挽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况黃河非他水之比。挽少則淤。挽多則潰。誰為此公畫此策者。及過邳州。見所為新河者。已知其功難成。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創開此河。行且為國家垂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為行得一年。便可開消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况一次亦不可行乎。

劉初為諸人。簞食有倖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復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除二分。又派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派夫一名。官給銀五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甲貼費。乃至五兩。既至邳州。日食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烟。皆遠出買米。於沙中埋鍋炊飯。隆冬挑擔。驟遇風雪。因而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僱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罰也。

河工之興。為中河信地。郎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呼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以魏景琦之誤。竟殺之。璉。漢人。弟璉。亦進士。為吏部。冤橫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曹大吉為南科。踰年值鳥程被論紛紜。乃出疏為兩請之辭。使輔臣而去也。則宜從眾議而充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眾論以安其留。於是糾鳥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辨流。支吾不足觀。

也。未幾。以平例升廬州府知府。曹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改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升府者。乃上疏自鳴。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為之門生。非為天子之門生也。曹之引此。亦不倫矣。

五陵注略者。監生許某之所輯也。自嘉靖至天啓。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如以葉福清為媚璫之尤。當避繆醜之類。又世廟廟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為鄉人擁戴。大都或因循論而論及之。乃為誠意伯孔昭所深惡。至倪學士元璫為祭酒。再四嗾使劾之。倪逡巡未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為辭。倪甚懼。俾母上疏陳棄婦之由。竟以開住去也。

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於其間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并其王氏而虛之。或待陳之沒。以王為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可知。謂其牽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明。即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於開住矣。部議曲徇誠意之請。果何心也。

倪望甚重。駁駭乎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鄭黃者。不知何許人。謬薦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欲為黃所辱。與誠意上疏。相去旬耳。昔不為人所辱。今乃為人所辱。劾矣。

王穉公昌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成行傳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即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西互替之議。西府更無他人。王得之。不為倖也。未數日。愈憲卒。給諫去。延至庚寅。方預考選。復以書卷之誤。授南戶部。升淮安府知府。值陳啓新奉差里。欲昌時照例。見吏科疏。昌時移文各府。開會。凡見里居科員。並無此禮。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贛州府。余謂王即得為吏部。不如為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尚書。不得與爭貴賤也。

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駁。會場惟初次呈卷。最得一二卷。故往往以不甚佳者先呈。至於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商定。惟甲戌鳥程主考。魁卷皆自定。多從後列。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全駁者。或駁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漫取充數。寒責而已。文氣委靡。名雋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二公之用心矣。

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開雅。魁須鋒穎逼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遜初以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墨也。後乃為元人。不盡許也。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遜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才峻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箇偏錄。不如元作多矣。小遜曰。然。遂不易也。

文至今日。飽釘滿紙。幾於無處着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知也。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觀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索落卷。多用此法。即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適者。

宣城一派。人人戶祝者。三十餘年。至今日而橫加詬厲。幾為戎首。今以平心論之。按脈察神。落勢卷局之法。在今日為之。但苦其易薄耳。若行以沉入之意。現理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於今日。斷不為當日之文。不須以後人而苦前人也。

湯賓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微服往觀。一有屬意，千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文人無行，遂為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昔義畏聖人之言，特三畏中一事耳。起中突川非言無由，非畏長山入於書意，則脈脈有何干涉。而諛者以為雙楨直入，余不能味心附和也。

乙丑以後，多苦偽子。至今又苦偽經。論者曰：偽子可也，偽經不可也。不知一涉於偽，無一可者。昔學問無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原自戊辰，至今日而凌難極矣。

劉士微必遂于戊辰元年已亥矣。起語云天佑人國，必佑之以敬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竟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矣。楊瓊芳復用入孟義曰：必佑之以為國之大臣，益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

文章須分真贋。昧者見之如鳥之雌雄，其眼者見之猶鳥之雌也。獨怪以倪鴻寶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賸物也。滿楮飽餉了無餘味，而俾俚於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真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

丙子吳駿公為湖廣主考，首題燃乎其有文章，先是戊辰張榮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余曰：世乃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見者，為何全寫庚午浙江元表破中天憲初申日華先甲二語，乃石齋墨而石齋不以為嫌，何也。

乙卯四川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聞一善言四句，有易為柱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也，野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其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議論得之豪莊，而不離本色，是以為奇。部中以為破碎文體，語復荒唐，謂至三科，今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否耶。

熊子侯師且，亦以是科聯第，品尤孤貴，無一時語。人傳其年十九始學為文，入學即中鄉試。甲子，典試山西二策及序，幾不可句，大率取材於古，而採用太元及逸周書尤多。其中縱言魏瑞，而文字古奧，少有喻者。明年春，以試錄處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焉。旋出為督學，卒於任。年未及四十。

庚午，福建試文無足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為簡凝，而部中磨勘者，即此人。摘其毛詩文微彼桑土，分桑土為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為背注，而不知載在全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謂科已過而革去，舉人冤哉。

艾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中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已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為異。至其自比古人，締造艱難，將述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會試，入項水心燈房中，榜後自刻其卷，痛誦主司項甚思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誇甚英傑，即居於一夜，即不足道也。况未必乎。

首善書院，鄭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葉臺山作記，董元宰書石，一時稱為雙絕。然書雖名蹟，猶可及也。葉記中有偽學一段，若逆知其後來之禍者，今川為歷局，徐元冠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

十餘年，無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樂陵宋侍郎魁，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率成以儉約為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真先輩之言，視後進如子弟。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不以為迂矣。

張玉節國維為總河侍郎，虛懷惠政，近年所未有，而非戡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窺汶上，警報甚急，時漕舟凍阻者，自上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兵於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曰：賊之不可為，漕舟之乘虛以窺濟乎，即濟城萬萬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間，聲援不及，聞風奔潰，將奈之何，張以為然，而遂巡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

寄園一事，稟擬者宜加酌量二字，方於事體為便，想當日未曾深慮，漫然決策，無論一下一上，車脚所費，皆米也。漕卒乘機私竊，溯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侵之後，此於地方甚宜，而拖欠益多，追賠無路，亦大可憂矣。又有阻凍在曠野者，即於岸上作窰貯米，不知此等窰，將焉用之。

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處去景皇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下二字，用得絕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頃聞馬崇永固疏請追諡稱皇帝，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追復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

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繫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禮恩門內，皆有碑，亭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欄圍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難著述之意耶。至於大瑤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為假借與否，未可知矣。

中國之山，莫高於峨眉，西域之山，莫高於雪山，峨眉絕頂，半夜能見，雪山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宇，以板為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瓦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於內，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前，有隙罅尺許，露僧之面，今露處且欲合矣。

衛紫庵允文，讀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側壑之石，無大小皆奔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

太白武功諸山，往往有積雪在深澗，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厚，肉味極肥美，以療瘵毒及熱病甚效。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主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窟之選，將書作箇字，則誤矣。

古人以鹿心上脂膜，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鹿，吹笛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疑，則以計取之。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僅三十里，志以為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溧州之

鮑與此相類。又食矣物而肥。余以為地氣然。鮑魚大者絕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於鯉魚。杭州重湖鮑。視此不及遠矣。

菌之美者。以滇之雞蹩為第一。然道遠而值貴也。孔林楮樹生菌。鮮者亦佳。總不如青州之松織。生老松下。類華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

京師花芹瓜果之屬。皆穴地燼火而種植其上。不時澆灌。無弗茂盛結實。故隆冬之際。一切蔬菜皆有之。每正且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為舊例。今上惡其不時。樂從禁絕。惟冬月所藏。類紫命桃。尚如故也。

萬歷初。有進赤黑二種鸚鵡者。曾出示輔臣。命賦詩。余近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圈毛。每鳴則毛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綠者。別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上之不重。故好如此。

吳越錢。以金印玉册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為玉册天子所用。中國境內。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以時方多難。從其請。蓋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興國王。不知何人所擬。竟爾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蓋與國州名。無妨於事。楚中縣名。可用者何限。乃必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

有韓經。韓西人為濟寧衛候。缺經。經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遺册。問其所以。韓曰。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册。僅見有一濟字。其人頓掩之。驚而歸。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幸往。會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為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建文帝既禪。允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為建文。願詔至燕。成祖曰。何重復如此。慈聖太后。向諡為孝定皇后。神廟之陵曰定陵。今上皇子復封定王。得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留心。豈無一字可易者。執政之憤。憤至此。

今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孝純皇后之父。贈為瀛國公。以河間為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邑自封邑。亦何用切切如此。嫡孝定皇后之父。贈為安國公。不聞鄆縣為安州地也。按宋德佑皇帝降元。

封為瀛國公。雖與成晚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儘多何苦而不避也。

此。



21101000170439